《内参记者》一名“非传统”记者颠覆你三观的采访实录

有骨难画

写在前面

在这里，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不符合你“三观”的内容，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你一时无法接受的内容，这里有发生在战场上的诡异事件，有电影里才存在的妖魔鬼怪，有小说情节中的离奇探险，也有传说中的珍奇异兽以及匪夷所思的大案要案.....

不接受不要紧，不相信无所谓，不接受，大可不看，不相信，大可当它是一部小说而已，作为作者，为了保证可以正常的更文，以及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口水战，我谢绝回答一切与本文内容有关的问题，总之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写不写在我，也包括下面这段话。

你若问我我写的这些故事是真的假的，我会告诉你它是真的，但我只负责写，不负责向你做任何解释。

说完了以上的基本声明，我感觉有还有必要再说明一下我的职业：我是一名记者，不过这个记者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XXX 日报》、《XXX 晚报》的记者，也不是各类电视台的记者，而是如本文书名写的那样，我是一名“内参记者”，相比于上述的“传统记者”，“内参记者”也可以姑

且称作是“非传统记者”，那么什么叫做“内参记者”呢？去伪存真，剥掉那些神秘主义色彩直来直去的说，就是专门行走在涉密事件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追访、亲身经历等方式掌握相关事件的第一手资料，经过整理与润色，将破碎的信息变成一篇篇相对通俗易懂的文章，然后发表出去给可以看的人看。

当然了，发表的地方不是公开可见的任何对外刊物，还是如本文的书名所讲，这些文章主要刊发在“内参”上“内参”既只在内部发行的刊物，它主要提供给相应级别、相关领域的人员阅览。

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领域，凡是涉及到官方的，基本都有各自这样的刊物，中纪委有反腐的“内参”，公安部有大案的“内参”，作为国家最顶级暴力职能部门的部队的“内参”种类那就更是多如繁星了，连负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饮食的“营养科”（负责此事的那个单位就叫这个名字）也有自己的“内参”，在那里面讨论的是世界最前沿的饮食营养学。

而我自认为也算是一名军迷，就以军事类杂志做一个例子，说几种部队“内参”的名字：《火力与指挥控制》、《陆军装备》、《装备》、《弹道理学》等，这些杂志都是涉密的内部刊物，有一些虽然在网上可以查阅的到，但绝对购买不到，更订阅不到，在部队的相关单位，每月发行的这类杂志在过

期之后都要进行集中销毁，以免外传泄密，而与之相对的市场化，或者说是公开发行的军事类杂志，比如《现代兵器》、《兵器知识》、《兵器》、《坦克装甲车辆》等，则是可以花钱买到，每月订购的，这前者对内，后者对外，在内容上的区别是十分巨大的，对内刊物内容，一般专业性非常强，会追踪当今世界相关领域上的最新近况，并相应提及我国在该领域的目前状况，为有关人员提供最权威、最及时的资料参考，所用语言绝大多数皆为专业术语，如果不是业内人士，那阅读起来基本都会感觉其枯燥晦涩，但对外杂志上则不然，因为要考虑销量等经济利益，所以对文章的文笔有一定要求，让普通读者也感觉有较强的可读性，面对的人群不同，刊发的目的不同，所以两种刊物的风格也就截然不同。

而我虽然写的是“内参”，但不是技术性“内参”，作为一名记者，我更加注重的是事件本身的细节与事后的发展，对于那些难懂的技术理论，我基本不写，而且术业有专攻，倘若真要我写，以我的能力也写不了，而且我面对的读者人群，也不以技术人员为主，这就决定了我写出来的东西，兴许大家会更好理解一下。

除了职业以外，还有一点也十分有必要在正文开始之前讲清楚：因为我决定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并发出去，那么就要考虑到它的可读性。所以我在其中原则上采用采访稿的写作模式，但相比于我刊登在各种“内参”上的文章，很多地

方都会在必要的部分更加倾向于小说的结构，以便于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我用一个自然段说明这件事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它可能看着有点像小说，但它不是。

那么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结案既然是刊发到“内参”上的，既然是涉密内容，又怎么能堂而皇之的写出来发表在网络论坛上呢？首先，我所写的这些，即便涉密，也只是曾经涉密，现已脱密的内容而已，并且即便在涉密期间，这些内容的保密级别也属于非常低的水平，说到涉密问题，我还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件事情，从我国的保密制度上来说，一般分为“秘密”、“机密”、“绝密”，三大级别，保密级别依次向上递增，而“绝密”又分为五个子级别，仍然是以部队为例，通常来说，最为常见的“秘密”内容，相关的营连级干部就有权阅读，“机密”级则要上升到团级以上，至于“绝密”级，最低也得是军区大佬才可以，如果上了“三级绝密”及以上，那阅读权限就得是巨佬级别才能拥有的了，所以，请放心，真正涉密还未脱密的东西我出于纪律约束与个人操守那肯定是不会乱写的，而那些毁天灭地，事关国家安全的东西，我就更不会写了（关键是即便让我写，以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另外，虽然文中的所有事件都是真实的，但细节上有真有假，这是为了多方面的需要，而在具体的人名上，我也都做了化名处理，所以不要试图去用搜索引擎搜索相关人名，

即便搜出来同名同姓的，那也跟我写的东西没有关系，在报刊上刊登的内容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常常在采访时会使用各种化名，完全公开的报刊内容如此，更何况是曾经涉密现在要拿出来说说的“内参”。

（注：上面关于保密级别的问题，是我所在单位的情况，也许每个单位并不完全一样，如果有业内同行在场，那么欢迎指教，不欢迎乱喷，也奉劝想乱喷的不要乱喷，因为那样我会鄙视你。）

在这段话的最后，如果要有人问我写这些东西的动机是什么，那么说的简单而又文艺点就是：我想让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并不仅仅是双眼所看到的那么简单，你所看到的，未必就是事情的全部，更遑论有无数的事情，你压根儿就看不到，而让世人了解的更多，引导正确的舆论走向，这是我作为一名与“媒体”、“记者”这些行业沾边儿的一点职业追求，说的再简单点就是：为了职业道德。

基于此，我敲打键盘，写下了以后我会更新的那些文字。

好了，前面的话，就说到这里吧。

人打赏

0

人 点赞

主帖获得的天涯分：0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2 21:34

一、越战诡事

（前言）

公元1984年04月28日，我人民解放军经过18昼夜血战，成功使老山、者阴山回归祖国怀抱。

是役，越军不甘失败，从全国各地调集精锐8个团共计一万八千余人，意图于老山一线与我军展开决战，并于1984年07月12日发动大规模进攻，战斗开始时越军分为四个主攻方向，我守军则依托有利地形奋力还击。

此役便是老山战役乃至整个中越边境战争期间非常著名的“7.12大战”，既“松毛岭”战役。

初期由于潜伏在阵地前500米处的越军精锐被我军火力覆盖，在2名营长被当场击毙的情况下仍表现出了较高的战场纪律，没有暴露行踪，导致我军判断失误，直接造成越军偷袭成功，168号阵地失守。

随后通过情报显示，我军迅速掌握越军的进攻动向，遂调集大量火炮，为我14军40师119炮群配属119团的40师炮团（欠第4营、85加农炮营7连），赵言斌团长部配备2.5个基数的弹药，准备在守山战中重创意欲进犯的越军。

在具体的战斗中，我军炮兵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越军曾试图与我军进行正面“对炮”，但双方不仅是火炮数量、弹药基数悬殊极大，我军还投入了当时最新型的火炮定位雷达，

越军火炮刚刚发出声音，炮弹还在空中飞行，我军的反击火力就已经上路，这一系列的优势使我军的反击极为高效，在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中，用纯粹的炮击就将越军一个精锐炮兵旅完全歼灭在阵地上，部分越军火炮试图在开炮后迅速转移，但火炮还未收起，我军的炮弹就已经飞到，将越军连人带炮全部炸飞，甚至出现过我军炮弹打进越军火炮炮管的奇迹战例。

在炮战最激烈的169号阵地上，由59-1式130毫米加农炮、66式152毫米加榴炮、100毫米迫击炮、130毫米自行火箭炮等火器组成的火力在阵地前方组成了一道让越军付出极大代价也无法逾越的“火墙”，战后经过统计，我方每一名单兵在作战时，背后平均有2-3门大口径火炮作为支援，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参战重型火炮比步兵还多的先例，这莫说是在越军，就是在当时主流军事强国下也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火力，为我军最终赢得整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正是因为如此，战后，“向炮兵致敬”的口号，在老山前线响彻天空。

由于越军并不知道我军火炮打击极为精准的原因是使用了炮兵定位雷达，所以便误以为是169号阵地上的炮兵瞭望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随即组织大量兵力不惜一切代价攻击169号阵地，认为如果拿不下该阵地就无法使自己的炮兵

火力为前沿部队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上述我军多型火炮组成“火墙”的经典战例。

而当时169号阵地上的我军守军力量非常薄弱，只有一个步兵排，虽然在火炮的支援下最终成功将越军击退，但战斗的过程十分惨烈，除了越军投入兵力多，不惜代价外，丧心病狂的越军为了保证拿下169号阵地，更是投入了一些战后正规战史资料中永远不会提及的“秘密武器”，它们的使用，造成了短时间内的战场恐慌。

在这些“秘密武器”参战之后，我军官方经过研究，将其划入“活体生物兵器”的范畴之内，随后迅速组织力量制定出了大量的应对方法并予以坚决反击，同时也间接的促进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气功热”与“特异功能”研究狂潮的推进。

“活体生物兵器”的应用零星分布在了众多战术级别的战斗中，其中规模较大的除了在上述的169号阵地外，还有142号阵地、149号阵地，这三个位置可以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战场，也是越军投入最大，手段最恶劣的三处。

而“活体生物兵器”这个学术色彩浓厚的称谓，则取自于战后总参谋部的内部官方文件与国防科技大学相关论文中的用词，属于非常权威的“官方定义”。

（未完待续）

1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2 21:37

（一）

（1）169 号阵地

按照顺序来说，从 169 号阵地开始：

越军对此阵地的攻击是三处阵地中最为凶猛的，再加上当时该阵地上的我军守卫部队只有一个轻装步兵排，装备的都是 81-1 式自动步枪、69-1 式 40 毫米火箭筒等步兵班常见的轻武器，面对穷凶极恶的越军进攻，防守压力极为巨大，但幸好有炮群的及时支援，使越军虽然在局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却在付出惨重伤亡后不能如愿达成战术目的，不过，战局进入到第二天中午时分，之前动用 427 辆军用卡车拉上来的炮弹已经全部打完，补充弹药的车辆还在路上，就此形成了一个小时的火力缺口，而最惨烈的战斗也就发生在这一个小时内，也是在这一个小时内，越军投入了“活体生物兵器”。

前面被我军炮群轮番打击后，越军对我军火炮十分忌惮，虽然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炮群由于缺少“口粮”暂时“哑巴”了，但由于害怕这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所以越军并未敢轻举妄动，遂将准备多时的“活体生物兵器”发上火线。

为了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到当年发生在 169 号阵地上有关“活体生物兵器”战斗的情况，我辗转多地试图寻找当年的亲历者进行采访，最终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根据曾经亲身经历该场战斗的老兵齐士成回忆：

“当时那些奇怪的东西是在中午出现的，因为参战时带的那块表被炮弹激起的碎石打坏不走‘字儿’了，所以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是记点，我印象里看太阳的位置，应该是快吃饭的那个点。我们排当时一共45个人，手榴弹一枚贴着一枚整整齐齐的摆放在战壕的边沿上，所有直射武器在全部冒着青烟的状态下重新装填弹药，准备抵御随时可能再次扑上来的越军士兵，不过就在大家的神经绷到最紧的那会，比越军士兵反扑更让我们精神集中的事情发生了，在我旁边的轻机枪射手小李眼神比较好，一眼就看见了阵地下方大概不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上，有这么七八个身影正在往上移动，看衣着是越军没错，不过显得非常破烂，而且双手空空没有武器，那个年头越南国内因为连年的战争，所有生产力已经全部瘫痪，甚至连驱蚊药都不能自产，把咱们国家云南产的驱蚊药上的中文抠掉，贴上越南文就自称是‘国产’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衣着破烂也成了他们的一个特征，类似的事情见惯了我们也就没去多想，想他们空着手走过来，可能是给他们自己人收尸的‘收尸队’，那时候我们出于人道主义，一般不打越南那边的‘收尸队’，但前提是他们不能带武器，人数不能超过50人，这次他们就7、8个人，也的确没有武器，刚开始也就放松了警惕，心想如果他们走的太近了就朝脚下开枪警告他们，离的再近了到时候就击毙他们，

那样也不晚。

但开始让人比较纳闷的是他们的速度很慢，根本不是‘收尸队’害怕我军射击而匆匆忙忙收尸的样子，更不是之前进攻中那种发疯冲锋的状态，而是类似有点跌跌撞撞的感觉。

想到那会儿，这些‘人’就已经晃悠到距离我们主阵地不到60米的距离上了，看那意思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我们就不干了，即便他们真的是‘收尸队’，也绝对不能客气了，更何况看他们那个样子，也不像是来收尸的。

这么近的距离上，在那种情况下，只要不是自己人，就是一只苍蝇也不能让它飞上来，更何况是七八个身着敌军军装的‘人’，谁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眼看他们还往上走，排长当机立断就命令小李用轻机枪给他们打了一个长点射，那个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共8发子弹从枪口射击而出，划着弹道的弧线就飞向目标，虽然不能看清对方的面目，但子弹击没击中目标还是可以确定的，小李那是我们团里有名的机枪神射手，3发长点射与8发长点射，还有扇面射击是他最擅长的，这种距离上对于他来说，那几乎就是百发百中，可是那8发子弹打在这几个‘人’最前面的3个身上以后，好像根本没起什么作用，特别是最中间的那个，我用肉眼可以确定，起码有4发机枪弹先后命中了他的胸部，可他只是在原地顿了一下，然后仍然可以保持之前的节奏继续前进。”

（未完待续）

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2 23:47

“你们的机枪手小李当时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机枪，你还记得吗？”我插嘴问。

“记得，是 56 式班用轻机枪，7.62 毫米的。”齐士成说。

“56 式班用轻机枪发射的是 7.62×39 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用它（56 式班用轻机枪）来射击的话，有效射程 800 米，子弹到 1500 米还有足够致命的杀伤力，假设在 60 来米的距离上胸部被连续命中 4 发，就弹丸的动能也足够把人打散架了，你说的那‘人’不仅没死，居然还能继续走路？”我说。

“是啊，以前我们团里组织射击训练的时候，为了练射手的胆子，曾经打过好几次活物，基本只要打中身子，就是一枪死，我记得有一次部队驻地附近一个村儿里，一户老乡家里养的牛不知道为什么疯了，谁也拉不住，最后去我们单位求助，后来没办法给击毙了，用的是 56 半自动，一枪打在肚子上，前后通透的大窟窿，那牛是头大黄牛，足有 400 多斤呢，也就这一枪，就给‘撂倒了’，一百来斤的人挨上 4 枪，根本没有不死的道理啊，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不过呢，后来这几个‘人’的表现除了中枪不倒之外，其它方面也的确不像是人。”齐士成说。

“嗯，那你继续往下说。”我说。

“当时我用肉眼都能看得见，带着望远镜的正副排长看的更清楚，记得排长当时都骂娘了，他说‘他妈的身上都被打了好几个窟窿了，怎么还不死？!’就这样，排长又命令小李进行了大概3到4次长点射，情况依然如故，子弹击中目标后只能迟滞对方的行动，却不能将其击毙，甚至都不能将其击倒，经过这一番折腾，时间大概过去了5分多钟，这七八个身影就已经走的很近了，当时目测距离最多也就30来米的样子吧，这时候再看，他们，特别是前面这几个，身上别说是衣服，肚子，胸口上的皮肉已经被子弹打烂了，上面布满弹坑，不过里面并不流血，反而是黑乎乎的一片，按照常理来说，被子弹击中这么多次，而且先后间隔又这么短，足以没有防护的人体给击碎，用你的话说，就是能把人打散架了，可他们虽然被打的伤痕累累却还能活动，这让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很震惊。”

排长看到这情景是彻底急眼了，命令全排所有火力一块上，往死里招呼着这几个不人不鬼的东西，45个人，除了3名40火箭筒手、3名机枪手以外，每人一支81-1式自动步枪，加上那3挺机枪，就是42条枪，在一个狭小的正面上几十条自动武器一块开火那场面还是挺壮观的，说实话，打疯狂进攻的越军时都没这么打过，这么多射出去的子弹组成的火网一下子就把还在移动的几个‘人’给‘裹’住了，这

一次齐射每条步枪起码打光了一个弹匣，机枪打掉了半个弹鼓，上千发子弹在几十米的距离上打不到 10 个目标，不出我们所有人的判断，这些子弹直接把他们全部打碎了，我看着机步枪子弹 5、6 发先后命中在一个‘人’的脑袋上，那脑袋瞬间就只剩下一个‘腔子’了。把他们全打倒了之后，我还听见副排长和排长讨论刚才怎么打这么多枪打不死这些‘人’的事，结果还没说出个子丑寅某来，我所在的一班，班长指着正前方的 10 点钟方向、1 点钟方向和 2 点钟方向惊呼‘又来了！又来了!’，被他的声音吸引，全班的战士都往他指的方向看，果然，在这三个方向上，每一个又来了一波跟上面那些被打倒的家伙动作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不过数量多得多，距离大概都在一百多米左右，他们每一波最少都有三四十个，最多的 10 点钟方向，我估摸着起码得有小一百号，最少八九十号是绝对有的。班长看到了自然就把情况报告给排长，排长拿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下，表情非常的难看，看他用手攥成拳头咬着牙猛的一捶战壕上的土坡，给 3 名火箭筒说‘你们三个，一人负责一个方向，用钢珠弹给我狠狠的炸!’，然后又给我们说‘剩下的等离近了，就用手榴弹给我招呼!’”

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2 23:47

（未完待续）

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3 00:04

@快卡助手 2018-06-12 23:46:32

顶起来

谢谢支持

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3 09:17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过关于对面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的想法？比如说一个念头或者是其它什么的，就以你为例吧，你那会儿心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问。

“我最开始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是不是都‘吃药’了？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虽然我是汉族人，但老家在内蒙，我们家那边早年有不少当地的土宗教，我记得小时候看见过一个神汉给他的一个徒弟喂了一碗红色的水，然后这个人就不怕疼，也不怕冷，光着脚在碎玻璃上走，内蒙的冬天零下几十度，这人脱光了在湖里游泳，上来之后身上还能冒热气，不光是这些，而且还特别听话，他让做什么，那人就做什么。他给我们说这是‘神药’，喝了之后能刀枪不入，虽然现在想起来他的这些鬼话自然不会当回事，可这药倒也的确挺厉害的，除了在碎玻璃上走路，冬天下湖游泳之外，我还亲眼见识过两次这种药的威力：一次是后来这个神汉跟别的镇子

里的同行抢生意打起来了，他就给他手下二十多个徒弟都喝了这种药，然后这些人就瞪着眼跟对方叫来的人拼命，因为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疼，打的满头满身都是血也不后退，所以最后跟他抢生意的那一帮人被连吓带打的都跑了，发生这事的那年月虽然全国早就解放了，我还是个小孩子，但内蒙地处北疆，民俗民风很重，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这才让这些活动还有发展空间，一直到文革前夕的‘破四旧’，才消灭的差不多了。

另一次则是到了文革期间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十来岁冒头，也当了红卫兵，就跟着一大帮年龄比我大得多的红小将一起去对付那个神汉，这家伙急了眼给自己灌了一大碗那种药，结果这人变的力大无穷，我们将近三十个人跟他折腾了一天都摁不住他，最后还是等太阳快落山了，估计是他那药的药劲儿过了，我们才用绳子把他给捆住的，事后一检查，我们这边被他打伤了十几个人，最严重的一个叫他一巴掌把下巴都给打掉了，反正上前伸手的基本都或轻或重的受伤了，不过因为我年纪最小，插不上手，都是那些大孩子在前面打，我也因为这个算是免挨了一顿揍。

因为有这个经历吧，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些用枪打不倒的‘人’是不是也喝了类似的药了？不过再想想感觉也不对，因为那药再厉害中枪了也得流血啊，被打中了要害也得死啊！可那些‘人’中了枪一点血都没有，而且子弹打在他们身上

就跟打在破轮胎上的那种感觉似得，一点不像打在正常人身上的样子，就更不用说胸前连中 4 枪还能走路了，所以最后我就推翻了自己的这个想法。”齐士成说。

“嗯，第二次大量出现这些怪人之后，你们接下来的战斗又是如何进行的？”我点了点头，示意把话题拉回正轨，便这样问道。

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3 09:33

“看见第二批这怪人之后，虽然我们也跟正副排长一样很纳闷，而且面对这种解释不清的情况时，心里多少也都有一些恐惧，不过军令如山，既然说了那就全身心的投入战斗，我就一边盯着那些怪人的动向，一边把我自己面前的几枚还没拧开盖子的手榴弹挨个拧开，把里面的引线都拽出来，到用的时候好随时扒了就能往外扔，不过还没等着我弄完，就听见‘咚-咚-咚’的三声闷响，抬眼一看，正是那三名火箭筒手每人先后发射了一枚火箭弹，打的都非常准，钢珠弹通过调整引信，都在那些怪人的中间凌空爆炸了，一枚就能炸倒一大片，但是很多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打趴下的怪人，过了没多会儿又晃晃悠悠的从地上从新站了起来了，浑身上下被钢珠已经给打成了马蜂窝，却跟没事儿人一样，后来火箭弹又接连发射了几枚，直到把把其中一些离得最近的全给炸碎了，才算没再爬起来，不过打到这会儿，这三个方向上移

动的怪人也就距离我们还有不到40米了，我们还想等再走的近一点，就拿手榴弹招呼它们，结果跟第一次碰见七八个的那波并不一样，眼看到跟前了，这些怪人不再用慢吞吞的速度往前走，而是毫无征兆的撒开腿就往上冲，那速度快极了，而且他们跑步的姿势不是正常人上身直立，双腿、双臂快速摆动的跑法，而是上半身往前爬到几乎与地面平行，两条腿也不是有规律的迈动，而是类似在‘刨地’，怎么形容呢，嗯——这么说吧，它们当时的样子就像一群只用后腿狂跑的疯狗一样。

我们这时候就顾不上等什么最佳投掷距离了，一手拉出引线来抡起‘呲呲’冒着白眼的手榴弹就往外扔，火箭筒也又打了几发，不过后来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近了，火箭筒也发挥不了作用，火箭筒手就索性放下火箭筒跟着一起往外扔手榴弹，除了扔手榴弹以外，我们手里的枪也玩命的打，这一通打，手榴弹和火箭弹炸翻了它们起码三分之一，还有一部分被密集的火力给打烂在了阵地前沿，但这么激烈的射击，枪上装的弹药转眼就打没了，趁着我们换弹匣、弹鼓的这个间隙，后面那一批还是冲上来了，这时候不用班排长的命令，每个人都本能的去摸别在腰上的刺刀，有的抽出来装在了步枪上，有的没来得及装的就直接拿在手里用，那三个火箭筒手直接把40火扔在一边，把挖单兵掩体的工兵锹拿了出来，然后我们就跟冲上来的这群长得像人，但绝对不是人的东西

打成了一团。”

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4 15:07

“也就是说，你们陷入近战，甚至是白刃战了？”我问。

“是啊，不仅仅是白刃战，更是有什么就用什么的肉搏战，但是跟这种东西比起来，我们与它们肉搏的劣势太大了。”齐士成说。

“是不是你们手中刺刀很难杀死它们？”我问。

“嗯，就是这样，其实之前也早有心理准备，子弹打在这些东西身上要很多发才能击倒一个，那么用刺刀去捅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即便作用不大也不能坐以待毙不是？那会儿我跟其中直冲着我这个方向冲上来的一个就打滚到了地上，我用手里的刺刀往他身上狠命的扎了起码五六刀吧，每一刀都最少把整个刀身全给扎进去了，但就只能是扎出一个跟刀刃截面差不多的竖条形黑窟窿出来，被扎了之后它也基本没有反应，而且力气还特别的大，把我摁在地上张嘴就想咬我的脸，这时候我才看清楚，这东西的手指甲又长又快跟小刀子似得，前面还带着点钩。

两只眼睛里面是花的，完全不是正常人的白眼球跟黑眼球还有瞳孔，而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颜色都有，瞳孔都碎成了好几块，如果要形容一下的话，我感觉它的那双眼球就像两个被砸碎了的玻璃球，而它那嘴里的牙，比狗牙都尖，还长

短不齐，它咬我的时候我当然是死命不让他咬到，就使出吃奶的劲儿挣扎，最后是抓住机会一刀从他下巴下面穿进去，一直刺穿了他的整个脑袋，我记得我扎的有点斜，刀尖儿都从它左边太阳穴的位置冒出来了，就这样我才摆脱它，然后顺势骑在了它的身上，不过它脑袋都被我扎‘漏’了却还没死，我又用刀对着他的脸连扎带砸的弄了十几下，直到把它大半个脑袋都打没了，它才彻底消停，看样子是死了，而那烂脑袋里流出来的东西，全是黑色的一些絮状物体，跟正常人的花红脑子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4 15:08

“其他人的情况是不是也跟你差不多？”我问。

“当然差不多了，那种拼命的当口谁敢懈怠？谁懈怠谁就没命啊！都是杀红眼了，刚开始还有点害怕，弄死了这个之后就什么也不怕了，然后我爬起来再看其他的战友，唉，那个惨啊，我是属于比较幸运的，干掉了一个还没几乎没受伤，但有些就没那么幸运了，离我最近的彭宝仁就是，他被两个这种鬼东西摁在地上，一个趴在他身上，一个蹲坐在他头顶的位置，因为趴在他身上的那个挡住了我的视线，我一时也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但从两旁淌出来两大滩的鲜血我是看的清清楚楚的，不管怎么样吧，看见战友被摁住了肯定得去救啊，我就倒抓手里的刺刀对准背对着我的这个上去就

是一下，正好扎在后脖颈上，我把刺刀在手里使劲儿一转个，扩大了创口，搅了几下之后就向外猛的一割，把那东西的颈椎以及脖子右侧的皮肉全给豁开了，这家伙被我攻击了之后就从地上站起来了，不过脑袋向左边歪，只剩下一层皮在连着，头顶都耷拉到肩膀上了。

我趁它还没转身就把刺刀正过来又补了一刀，把它脖子上连着的那点皮全给切断了，这脑袋正好掉在了我的脚前，那张狰狞的脸上，烂牙呲出唇外的嘴巴还一张一合的，也许是我的本能吧，我就用脚用力的去踩，记得大概是踩了五六脚，这脑袋硬被我全给踩碎了，才罢休，而眼前这个无头的身子也倒在了一边彻底死透了。不过没了他的遮挡，彭宝仁也全露了出来，那一幕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彭宝仁躺在地上，整个肚子到胸膛，全部被抓开了，里面的五脏六腑还有肠子流了一地，我甚至都看见了他身后的那条脊椎骨，而趴在他头顶的那个东西还在动弹，仔细一看，他竟然在吃彭宝仁的脑子！从额头往上，小半个头骨全被掀开了，脑子早已被吃了个差不多，还有一些残渣流到了两旁，说实在的，如果平时让我看了这些东西，估计得吐，但当时看了，没有别的想法，甚至连恐惧感都没有，完全是满腔怒火，就是一心要给战友报仇，没有任何犹豫，我就拿刺刀继续去扎这个蹲着的，它低着头对着我，我第一下就刺进了他的天灵盖，然后照样用力去搅，等三两下把他的脑袋也扎了个稀巴烂之后，再跟

前面一样，用刀刃去割它的脖子，别看这些东西非常抗打，生命力顽强，但动作比较迟钝，这也让我有机会得手，我印象里就用了两刀，也把这一个的脑袋给削掉了，然后照样踩碎，那会儿打完这一仗之后我还在庆幸，我闲的没事干用一块从连长那里要来的小磨石经常去磨这把刺刀的刀刃还真磨对了，假使着是一把钝刀，说什么也割不掉这两个东西的头”。

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4 15:08

（未完待续）

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5 13:24

“你刚才说它们的瞳孔都‘碎’了，还有好几种颜色？”齐士成说完后我突然感觉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就趁着他说话的空隙发问。

“是啊，红的绿的，蓝的紫的都有，反正五颜六色的，就像一堆彩色的碎玻璃。”齐士成说。

“再加上你说它们颅骨里的脑组织已经完全‘异化’了，那么结合晶体的情况，按理说这些东西应该是不具备视力的，那它们又是靠什么对你们进行定位的呢？”我说。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是靠闻吧，毕竟它们的动作就有点像狗，可能是通过气味来辨别目标的。”齐士成说。

“嗯，也有这种可能，那阵地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后来，后来再看这整条战壕里，已经是血流成河了，互相扭打在一起难分彼此，不过总体讲我们是处于劣势的，因为那些东西好像不知道疼，也不会畏惧，就会拼命的攻击，可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么近的距离，手里的枪、手榴弹什么的要都发挥不了作用，只能拿刺刀、工兵楸之类的东西进行肉搏，但和这些怪物相比，肉搏并不是我们的强项。

我一边拼命一边就想啊，完了，再这么打下去，用不了十分钟我们全排都得交代在这里，没死在敌人的枪炮下，被这种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给咬死抓死了，太冤了，正想拿刺刀跟它们干到底的时候，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前一天因为越军在攻山的时候使用了少量的化学炮弹，所以排长通过步话机要求上级派一个防化班来支援一下169号阵地的防守任务，结果这个班应该在今天早晨就到的，因为遭遇的越军临时布置的临时雷场所以耽搁了好一段时间，被工兵排了雷之后才再上的路，等到现在才到，晚到了四五个小时，不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碰上我们排和这些东西打的不可开交，防化班的同志来了之后也是吓了一大跳，想伸手帮忙却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也就愣了这么几秒钟，之前说的那个机枪手小李，用工兵锹拍死一个那东西之后从战壕里爬出来了，对着防化班的班长就喊‘用火焰喷射器烧死他们!’这

话一下就把防化班的班长给提醒了，立马命令手下两个喷射手把74式火焰喷射器摘下来进入战斗状态，可一瞄准就又犯愁了，双方厮打在一起，就这么喷的话，那喷出来的可都是流体燃料，到处飞溅，肯定得误伤到自己人，那小李也是急中生智，对着战壕里又喊了句‘要喷火了，快上来!’

下面的战友倒也听得明白，包括我在内，暂时只要能脱身的，要不直接打死眼前的怪物，要不就是打翻了之后从战壕里跃了出来，总之，能跑的全跑出来了，下面剩下的这些没跑出来的，放眼一看，其实也都差不多都牺牲了，死相和彭宝仁基本没什么区别，都惨极了。赶到这会，那些东西就也想跃出来继续撕咬，防化班班长趁着自己人脱离火焰覆盖区的这一霎那，就下了喷火的命令，两具火焰喷射器，一头一个，两条火舌相对着就把不长的这条战壕给覆盖了个满满当当，我离着起码有将近十米的距离，都能感觉火焰发出的热浪蒸的脸疼，在烈焰之中，还能依稀看到一些人形的影子在拼命的扭动，但再怎么挣扎也架不住上千摄氏度的流体高温，两个人各带了3个燃料罐，一人喷完了1个，才停手看下面的情况，只见战壕里十几个我们的战士尸体，以及几十个那种东西，都被烧成了一团焦炭，被喷了个满怀的直接化化为了乌有，剩下的都还在熊熊燃烧，但是彭宝仁的尸体却还保持着死前的样子，虽然身上满是烈焰，可我一眼就能认出来那是他，在他双手的位置，泥土有大量抓挠的痕迹，看

得出来在死前他经受了很多痛苦和挣扎。”

2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5 13:40

齐士成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双眼也有些许湿润，我不知道他与这名叫彭宝仁的战士生前是否关系很好，但看得出，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恶战过去几十年了，对于战友惨死在自己眼前，他所流露出的悲伤，依然是无法抑制的。

随后用双手用力的抹了一把双眼中的泪花，他整理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经过这一阵恶战，排长清点了一下人数，之前一共 45 人，打完之后还剩下 31 人，牺牲了 14 名战友，其中包括三名班长以及副排长，不过有防化班的补充，添进来 12 人，相比战斗开始之前，相当于战斗减员了 2 人，从人数来说总体损失不算太大。我们后来从新进入战壕，可能是越军发现刚才放出的那些东西效果不错，算是正式展开了强攻，前面就是刚才那些跟疯狗一样的东西，而通过它们摇晃的缝隙就能依稀看到后面有人影晃动，那些就是端着枪的越军士兵，很明显，他们是想用这些东西当人肉盾牌，消耗阻滞我们打下去的火力，企图在距离够近之后发动冲锋，一举拿下 169 号阵地，那会看到下面乌央乌央一大帮人，有那东西也有越军，数量起码几十倍于我们，就心想这次是得实践在军旗下的誓言了，排长也简单地讲了几句话给我们鼓气，所有人都

做好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准备，本想着就要再这里以身殉国来者，结果再一次发生了奇迹：中断了有一个来钟头的炮兵火力居然又开始重新发言了！那炮声、那爆炸声、那弹丸的呼啸声，我们第一次听着是那么亲切，就见数不清的各型炮弹‘呼啦啦’的从天而降就倾泻到了距离主阵地还有百余米的位置，把往上摸的越军以及那些东西炸了个正着，虽然说那东西比一般人抗揍的多，但被大口径的炮弹近距离覆盖，岂有不死之理，基本上是全被炸碎了，我趴在战壕里面能清楚的看见那东西和越军被炸飞的身体碎块在半空中‘打转儿’，从那儿以后，炮兵的火力一直到整场战斗的结束也没有中断过，越军强攻的企图也彻底化为了泡影，不过战斗虽然胜利了，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却永远也看不到了，更让我遗憾的是，这么些年过去了，那些用残忍手段杀死我的战友，穿着破烂越军军装，挨上十几枪也打不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也没有搞清楚。”

我将他说的话忠实的记录在了采访笔记本上，中间出了必要的几个问题以外我就没再插多余的话，只是静静的听着，虽然因为工作原因经历的奇闻怪事不在少数，但这次所听所闻还是很有颠覆性的，齐士成将他的那段经历娓娓道来，我作为听者，听罢之后虽然出于一个记者要站在相对旁观者的位置上保持冷静的职业素养而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但在内心伸出，实际上还是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以上是由当年全程参与169号阵地与越军“活体生物兵器”作战的战士齐士成的战后口述回忆整理而成。

虽然说169号阵地的该类战斗打的最惨烈，但排除越军不惜一切代价攻击该阵地的客观原因外，也有由于炮兵火力由于弹药打空在补充时间上出现一个小时的空白期，以及守卫力量薄弱所造成的主观原因，而169号阵地因为投入“活体生物兵器”的时间最早，我军没有相关的作战经验（就像索姆河战役中在人类战争史上英军第一次投入坦克一样，虽然数量少，性能不可靠，但却在战术层面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而同时也给德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当然了，在老山战役169号阵地上出现的“活体生物兵器”从作战效能上来看，无法与索姆河战役中的坦克相提并论，不过也的确是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战场恐慌，为了此事，我军还在169号阵地该战的事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相关的阵前教育课，以打消战士们心中的恐惧），所以虽然造成的损失最大（导致14名我军战士牺牲），但就投入的种类以及相关的战斗力而言，随后同样出现“活体生物兵器”的142号与149号阵地则更甚一筹。

3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6 13:15

（2）142号阵地

按照顺序来说，下面将要介绍的是142号阵地与“活体

生物兵器”发生交战的记录：

142 号阵地面对越军的疯狂进攻一度失守，从公开战史资料来看，失守的原因与 169 号阵地险些失守的原因相同，都是因为炮群打光了弹药，在运送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火力上的空白区，导致掩护守军的兵力不足而致使虽然李海欣带领所属部队的战士拼尽全力死守阵地，但仍然被越军一个营攻了上来占领了地表工事，随后我军的炮群在当天的 13 点整弹药运送到位后遂展开反击，通过火力延伸，层层摧毁的战术，配合步兵营连步步推进，最终成功收复一度失守的 142 号阵地。

战后，为表彰率领 14 名战士在 142 号高地上连续奋战直至壮烈牺牲的李海欣，曾经的 142 号高地被永远的命名为“李海欣高地”,而与他一起的那 14 名战士，也被统称为“15 勇士”。

这是党和国家对英雄的最大肯定与缅怀。

（注：这里出现的人名“李海欣”是历史上的真实人名，相关历史事件与“15 勇士”的事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因为李海欣乃至“15 勇士”的光荣事迹是对外公开的，所以再次提及，处于对英雄的敬仰，以及对历史的尊重，所以使用原名。）

以上所讲的是失守的笼统原因，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容易被后人忽略，那就是当时是什么造成了炮群弹药的“断

顿”，但根据战史资料中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火炮在一段时间内无弹可打是因为战斗的激烈程度远超预期，弹药的消耗量大大的超过了之前准备的2.5个基数，所以才导致了先前准备的弹药在猛烈的倾泻中迅速告罄，那么追根寻源的去探究，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弹药消耗量远超了预期呢？

通过我军曾经参加过那场阵地守卫战战斗的战士所提供的的线索，也许可以从中找出答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军在这里投入了相比169号阵地上更加复杂，数量更加庞大的“活体生物兵器”。

根据当年亲身参加过该场战斗的二连连长康长元回忆：

“战斗的前半段打的很顺利，莫说是进攻，越军只要敢集结较大规模的兵力，都会遭到我军炮群的火力覆盖，每次都是死伤惨重，所以几次之后越军也长了记性，不敢在集结大规模的部队，发布规定最大不超过营级，其中以连级作为主要建制单位，必要时可以直接拆分成班分散投入作战，以求最大限度上避免出现被我军的炮群‘一锅端’的情况。除此之外，越军还把部队尽量龟缩在我军火炮的有效射程之外，但这种做法属于缩头乌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要向前迈进，就会遭到迎头痛击，我军火炮也为我方阵地支起了一层‘金钟罩’，即便有踩着友军尸骨侥幸逃过火力覆盖，突击到近距离的越军部队，也会被我方守军手中的各型轻重武器当场击退，甚至是全歼，越军有一次连级进攻就被火炮封锁

住了退路，撤不下去又攻不上来，又在没有掩体的情况下，被我方守军全部击毙在了进攻的路上。”

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6 13:30

在这场战斗中，越军投入战斗的主要力量为 316 师 174 团的一个营，其在黄罗北侧展开，先以两个排的兵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 142 号阵地进行了偷袭，被我军以轻重机枪组成的火力打退之后，继而采取了“添油战术”，以不断增加兵力的方式继续进攻，之所以采取这种战术，是因为越近在此之前通过侦查情报得知 142 号阵地上的守备力量薄弱，只有我军 119 团 3 营 8 连 3 连代理连长，李海辛带领的 9 班及 3 营机枪连共 15 名人，不过虽然在拥有兵力优势的前提下，我军依托有利地形与高超的战斗素养，多次将越军击退并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只是战斗激烈，弹药消耗量非常之大。

在这种情况下，越军如同在攻击 169 号阵地时一样，投入了当时我军前先战士闻所未闻的“活体生物兵器”。

为了能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情况，我再次踏上了寻找当年参战老兵的路途，这次较为顺利，一次就找到了当年“15 勇士”其中之一的刘广源（再次注明：除李海辛以外，其余人名出于保密与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原则均使化名，不是真实姓名，下同），经过简单的交流，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

根据当年亲身参加过该场战斗的战士刘广源回忆：

“我记得当时我们当时的战术分工非常明确，先把手头的自动步枪全部调整到半自动射击模式，15 个人里除了机枪手跟火箭筒手以外，其他大部分用的是‘81 杠’，还有一小部分是 63 式，我用的就是 63 式，这枪与 81 杠的一大特点就是单发射击精度特别好，甚至比‘56 半’还好，比 56 冲还有从越南人那边缴获来的一些毛子枪械强多了，当时也是为了发挥这个精度上的优势，连长才命令我们用这种战术的，具体执行起来就是用重机枪在隐蔽处进行火力压制，除了尽可能的击毙敌人以外，如果敌人采取卧倒等战术动作躲避射击，则利用机枪火力限制其移动范围，也就是把他们压制在原地，然后拿步枪发挥半自动射击精度高的优势，一枪一枪给他们‘点名’，这个战术在对付第一二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时还是非常管用的，效率特别高，几乎把攻上来的越军全部打死在了进攻的路上。

后来的战斗大同小异，又反反复复的打了几次，弹药消耗了大半，阵地前沿上也被敌人的尸体给铺满了，我记得应该是顶住第 5 次进攻之后，越军那边就消停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发动新的进攻，一直等到下午 3 点多，越军竟然‘放狗咬人’！对于那‘狗’的样子我印象太深了，外形跟我老家养的家狗差不多大，但浑身上下一点毛都没有，两只眼睛还离得特别远，关键是跑动的速度极快，阵地前面原本

有一些草，被后来的炮击炸的到处都是弹坑，那一枚 152 的炮弹打下去就是一个直径 5、6 米的大坑，可这种‘狗’一跃就能轻松越过一个，而且连续跳跃根本不用减速，那冲击的速度绝对不是人能比的了的。”

“‘放狗咬人’？你说的‘狗’是真的狗，还是行为像狗的其它什么东西？”我闻听此言有点经验，便打断以“确定”的口气又问了一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 169 号阵地的采访中，齐士成提到过越军那种穿着破烂军装的人形怪物在跑起来的时候像狗一样，所以在听到刘广源也说到“狗”的时候，我不确定他所说的这个“狗”是不是与齐士成说的是一种“活体生物兵器”。

“呃——这个怎么说呢，按照外形上来说，应该就是狗，不过那狗长得很丑，我是认不出来是什么品种，而且也从没见过这么凶的狗。”刘广源说。

“你的意思是说，攻击 142 号阵地的这些‘狗’，的确是一些，与常见犬类外形相似的动物了？”我说。

“嗯，都是四条腿，跑起来飞快，而且咬人厉害得很。”刘广源说。

“好吧，那你继续说。”我说，经过这番询问，我确定了刘广源所说的“狗”与齐士成所说的“狗”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的意思只是一种行为上的形容，而前者的意思这是在说明该生物的性质与种类，我当时也明白了这应该是越军

不同于人形怪物的另一种全新的“活体生物兵器。”

3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7 22:59

“因为之前听几个从敌人后方下来的侦察兵同志说过，越军有用狗咬人的习惯，他们就是利用狗身材低矮，移动速度快的优势，躲避火力，然后携带爆炸物冲上阵地与我们同归于尽，还有就是用狗冲上去撕咬我们的机枪手，好干扰机枪手的射击，为他们的进攻争取时间，听说他们这个战术是跟毛子那边学来的，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了，反正那种‘狗’邪乎的很，数量又多，速度又快，我们手头的各种轻重火力很难打中，越是逼近阵地的时候，它们还会采取一些简单的躲避动作，防不胜防。

第一次遭遇这种‘狗’的时候，连长看了一眼也没多说什么，立马就命令我们开火，在居高临下的地形上射击本来就有优势，我们几乎是从 100 米开外就进行精确点射，瞄好了再打，一直打到 30 来米的距离上却并没有打死几条这样的‘狗’，最后眼看这些东西要冲上来了，阵地前突然发生了爆炸，这一阵爆炸算是暂时挡住了它们，等炸完了我们才想起来幸亏之前在阵地前 30 米部署过一部分 66 式定向反步兵地雷，以及一些 72 式反步兵地雷，那些‘狗’一样的东西虽然跑得快，但因为身子矮，所以都是‘贴着地皮’，触动了地雷的导引线，然后就导致了爆炸，反步兵地雷这种东

西在有效攻击范围内那几乎是没有死角的，特别是‘圆脑袋’的那种（既 72 式反步兵地雷，内含 650 颗杀伤钢珠，爆炸后 360 度无死角覆盖），不少离得近的‘狗’直接被炸碎了，远一些的也被钢珠打成了‘麻子’，躺在那里就死了。

这次地雷发挥作用之后，连长又命令我们趁着作战间隙，去把已经触发爆炸的地雷再补上新的，我当时就是去执行这个任务的 4 人中的一个，记得那会下去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些‘狗’的尸体，炸碎了的就不说了，那些被钢珠打死但相对完整的我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有一个地方我非常奇怪：就是它们虽然被钢珠打的满身是窟窿躺在那里死了，可却一点血都没有，但在弹孔的周围则有一些绿油油的东西，看着还挺恶心人。”

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7 23:22

“那你们当时用枪射击这些‘狗’的时候，平均需要几枪能打死一只？”我问。

“只要打中，基本一枪一个，钢珠的杀伤力比子弹小得多，崩上十几二十颗也能炸死一只，它们再邪乎也毕竟是动物嘛，还是怕子弹的，不过这个速度快，的确是难对付的很呐。”刘广源说。

我听完这些话在采访记录本上将 169 号阵地上与 142 号阵地上两种不同“活体生物兵器”的特点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记录，并进行了比较：

前者出现的人形怪物动作相对迟缓，但抗击打能力非常强悍，对穿刺攻击不敏感，可以抵挡中口径中间威力步枪弹，面对火力打击时，只有被彻底击碎或者是割掉头颅才能将其击毙，而后者这种类似“狗”的不明生物，则目标小，速度快，且具有闪避能力，听过刘广源的描述，其可以轻松跨越直径 5-6 米的大型弹坑后冲击速度还不减弱，那么可以看出该不明生物的爆发力极强，动作迅猛，且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较强，但防御力较差，被较弱的杀伤（如反步兵地雷中的高速钢珠）累计击中较多次数后便会死亡。

而对比 169 号阵地与 142 号阵地上我军守备力量的异同，就会发现 169 号阵地上人数多（一个加强排共 45 人，并装备有无后坐力炮等步兵大威力攻坚武器，后得到防化班增援后，虽然总人数战斗减员 2 人，但增加了 2 支 74 式火焰喷射器，近战与攻坚能力实际上是得到了加强），火力相对强大，越军进攻这里时派出了防御力强悍的人形怪物，而 142 号阵地上人数较少（只有以李海辛领导的“15 勇士”，且只装备有火箭筒，没有无后坐力炮及火焰喷射器，不过有反步兵地雷布置的简易雷场，这一点比 169 号阵地上强，如果 169 号阵地也布置了简易雷场，虽然不能一次性彻底击毙人形怪物，但肯定可以起到明显的阻滞作用，为主阵地发扬火力对其进行歼灭性射击提供有利条件），火力相对较弱，越军进

攻这里便派出的是这种目标小，速度快，类似“狗”的不明生物，综上所述——以防御力强的人形怪物强攻火力强大的169号阵地，以目标小，速度快难以击中的类似“狗”的不明生物快攻142号阵地，这应该不是巧合，可以看出越军在运用“活体生物兵器”时有一定的战术考虑，用不同的“活体生物兵器”攻击更适合自身特点的阵地，而不是简单的随意投入战场。

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越军使用“活体生物兵器”不仅仅是蓄谋已久，更是在使用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演练，甚至是实弹试验，并根据所获得的数据，制定了相应的使用方法与战术，甚至还有可能形成了相关的文字章程及规定。

3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7 23:33

在刘广源等4人完成从新布雷准备返回的时候，越军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这次进攻的主要力量还是那些外形类似“狗”的“活体生物兵器”，而负责继续坚守阵地的战士中，机枪手王泽端由于被部署在较高的有利射击地形上，所以他看的非常清楚，在采访时他回忆道：

“我是北京人，祖上是给朝廷里养犬的，那养的犬不是王公贵族的宠物，就是皇亲国戚的赛犬，一条赛一条的，都金贵得很，论辈分得是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再往前的事儿了，所以家里世世代代有养犬的传承，也就攒下了很多这方面的

古籍以及资料，其中一部分在破四旧时期被搜出来烧了，还因为这个在文革的时候被批斗过，不过这些都不打紧，关键是我会看犬啊，有这个成长环境，所以从小我就对犬特别有感情，你看我除非是非用不可了，比如现在，要不然我从来不说‘狗’这个字眼儿，而只说‘犬’，因为这是对犬的一种尊重，这就好比形容人论‘个’是正常的，那论‘只’或者是‘条’，那就是骂人了。

除了家里保存下来的资料以外，我借阅了很多有关的书，反正就是只要有关犬的，我基本都看，当年我从老山前线上玩儿命的时候，家里还千里迢迢的给我来信，说让我注意点，好好活着，现在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要在北京附近弄起一座集中养犬、训犬、赛犬为一体的名犬基地，从纯血宠物犬，到专门训练的赛犬、斗犬一应俱全，要什么有什么，这个就跟赛马一样，做好了那赚个盆满钵满都是小意思.....”

我听到这里便轻轻的咳嗽了一声，示意他的话有点跑题了，王泽端先是有些尴尬，看表情他也的确感觉自己说的有点跟主题无关了，不过随后他一笑了之也没有在意，而是接着说：

“那个什么，我说这些的主要意思是想说明我对犬还是很了解的，起码市面上常见的种类，只要‘有名有姓’的，就没有我叫不上来的，但是呢，在当时那次战斗中冲上来的

那种犬，简直太凶了，外形我看的真儿真儿的，从四肢来看的确是犬没错儿，身体结构也附和犬类的特征，但那样子我却从来没见过，不论是书上还是亲眼见的，在此之前，都没见过。”

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8 00:26

（未完待续）

3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8 14:15

“那么接下来你们之间有没有爆发近战？或者说那些‘狗’有没有突破 142 号阵地上的防线？”我问。

“近战是有的，不过那是后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它们往上冲，我们就打呗，因为速度太快，大部分都打不着，只有机枪用扫射的方式打趴下了几只，自动步枪单发打难度太大，全自动射击又控制不住，好在最后地雷把它们丫的给炸了，虽然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不过任谁也看的明白是地雷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能抵御有可能的下一次类似的进攻，连长就派了 4 个战友去从新布雷，我们在上面提供掩护，结果他们刚布完准备回来，也就是前后脚的时间，下面又冲上来一批，这次的数量比上回多多了，我打眼一看，估计至少有 30 多只，等反应过来的那会儿，它们就冲到那 4 个战友的跟前了，这下敌我双方混在了一起，不敢扔手榴弹，害怕

炸到自己人，射击也很受限制，还是怕误伤，这么一耽误的功夫，4 个战友就被那些东西扑倒了 3 个，剩下的那一个腿脚麻利，我记得他先是反手一枪，打掉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只，然后就想去救人，我们这边除了连长以外，还有个排副，排副用破锣嗓子没命的喊，喊的就两个字，是‘回来!’，可能是出于本能再加上命令的作用吧，他迟疑了一下就转身跑回来了，而他这跑回来，算是捡了一条命，可其余那 3 个战友，生生的就被那些东西给撕烂了，有咬断喉咙的，还有被撕掉胳膊的，最惨的一个是被 3 只夹攻，两个咬住腰两边，一只咬住头，也就一眨眼的功夫，我眼睁睁的看着那两边的两只把这个兄弟的腰给咬断了，头随后也被拽下来了。”王泽端说。

“腰被咬断了？是脊椎断了吗？”我问。

“不是，就是整个腰全断了，人被从中间分成两截儿了。”王泽端说。

“那当时你们没有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吗？”我问。

“想是想，但根本来不及，我现在坐在这里给你说，是一板一眼的讲，但当时发生这事儿的时候，基本就是在电光火石之间，连长的军事素质这么厉害，也看在眼里没有办法，他眼看那 3 个人是救不了了，我看他也是一股急劲儿，从身后抄起一根三段连成一根的爆破筒，拧开后盖把引线拉着了然后举在肩膀上就像奥运会上的那标枪运动员一样，把那根

爆破筒就给横着掷了出去，这么重的东西竟然被他掷出去这么远，都快比我扔手榴弹扔的还远了，因为阵地前面被火炮‘犁’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满是浮土，松软的很，所以爆破筒落地的时候最后斜着就插在了地上，还不偏不倚插在了那群怪犬最密集的位置，接着爆破筒就炸了，那威力可相当大啊，我感觉比一枚炮弹的威力都大，整个阵地前方十来米的宽度全部被覆盖住了，当场就把还在撕咬尸体以及冲在半路上的怪犬都给炸死了，我的军帽，都被冲击波给掀飞了。”王泽端说。

“你们连长当时使用的那根爆破筒是什么型号你还记得吗？”我问。

“呃.....型号我还真记不太住，就是绿色的，大概这么粗吧。”王泽端记不清爆破筒的具体型号，只是说了一下颜色又用手比划了一下大概的尺寸，后来我查阅资料得知，在142号阵地上使用的那批爆破筒全部都是68式爆破筒，这也是一种在整个中越边境战争中广泛使用的经典爆破筒，这种型号的爆破筒每段长60厘米，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无限拼接，每一段的装药为2.2公斤，按照王泽端的描述，当时的爆破筒是三段组合而成，那么总装药就高达6.6公斤，而66式152毫米加榴炮所使用的高爆弹，装药为6公斤，换句话说，这三段爆破筒的装药比一枚152毫米榴弹还高了0.6公斤，这也基本符合他说比一枚炮弹威力还大的描述，再加

上插入地面后上半部分的两截距离地面形成了一定的炸高，这样就无形之中可以更好的发挥爆炸的威力从而覆盖更广的面积，那么一根爆破筒能达到成功为142号阵地第二次解围（第一次解围为66式定向反步兵地雷与72式压发/绊发反步兵地雷）的战术目的，也的确在情理之中。

（未完待续）

4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9 14:36

而王泽端所说的这个他，就是前面提供口述回忆的刘广源，他是当时4名从新布置雷场的战士中唯一的幸存者，在刚才的回忆中，他一直为作为当年最一线的亲历者却没能拯救自己的战友而一人跑回来而自责不已，讲到那里的时候，数度哽咽无法讲话，并要求不想再去多想当年的事，我则尊重了他的要求，所以没有催问，也就没有记录从刘广源视角讲述这段历史的资料，从心里讲还是比较遗憾的，不过还好，王泽端的回忆算是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

在之后的采访中，我又找到了当时142号阵地上仅有的一名班长：赵明凯，班长在部队中虽然不是军官，不是干部，但作为带队骨干，有“军中之母”的称号，是一个班的灵魂，在战斗中所要起到的作用，远超过一个普通战士，所以以他的视角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战士，更具有相对大的深度与广度，在采访中，我也的确从整理他的回忆中，也能发掘到很多不

一样的东西。

在采访刚开始的时候，他先是点了一颗烟，吐出一个烟圈眯着眼睛先是沉吟了片刻，像是在思索并组织语言，隔着香烟的烟雾，我能看到他在灯光下略微闪烁的眼神，好似当年那炮火连天的场景又再次浮现在了他的眼前，最后他抽了第二口香烟并弹掉烟灰后，这才开始说道：

“当时刚出现这玩意儿（既那种类似犬的‘活体生物兵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交战的枪炮声惊吓到了附近林子里的野兽，不过后来一想也不对，虽然我并没有多么高的文凭，受过的最高教育也就是高中，不过在上前线之前，部队为了让我们更好的适应在越南的战斗以及生活，每个从副班长一直到正营级之间的所有骨干、干部都经过了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突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恶补跟越南有关的知识，其中与当地热带雨林，还有其中有什么生物的部分占了起码将近一半的课时，什么蚂蟥啊、水蛭啊、各种毒蛇毒虫啊，都讲道了，但并没有提到这里有群居的食肉动物，而且还会这么凶猛的主动攻击人类，我想如果有的话，‘突击学习’的教材中不可能不写，那么不是自然生物，我当时就琢磨着，它们出现的时间正好是越军进攻受挫这个当口，会不会跟他们有关呢？

不过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想这些作用不大，因为这些东西被我们打掉了一下之后，开始以更多的数量集结起来从四

面八方对阵地发起了进攻，从进攻形式上来看，有相当的组织性，绝对不是一般的野生动物可以做到的。

我记得战斗打的很激烈，几乎每个人的枪管都打红了，可就是这样，这些东西里还是有‘漏网之鱼’，第三次交火临近结束那会儿，就从阵地的右侧窜上来一只，我转过身子开枪打它，扣动扳机之后，一枪打在了它的一条后腿上，我眼睁睁的看着子弹的冲击力把它的后腿从身子上打掉了，可它好像并不在乎，仍然是一个箭步向前跃起，扑在了我身边一名叫周晓林的战士身上，死死的咬住大腿不松口，葛晓林疼的‘哇哇’乱叫，我看刚顶过一阵进攻，稍有喘息的机会，就招呼了两个人跟我一起帮他把这东西从腿上弄下来，结果忙活了将近5分钟，用匕首都把这东西给扎烂了，可它还是不松口，最后还是用一把比较快的刀，把它的嘴整个儿从外到里给豁开这才让它松口的，但周晓林还是比较不幸的，虽然那东西是松口了，不过他被咬中的左大腿上，几乎一个小西瓜面积的肉都被撕了下来，从正面一看就能看见里面的大腿骨，大腿外侧一条青色的动脉也都露出来了一段，而他本人则更是因为失血过多和剧痛昏迷了过去。

随后我一边再招呼卫生员对周晓林进行抢救，一边查看那个东西，经过仔细辨认，这才发现这东西的嘴巴不是一般动物上下开合的那种，而是像个4个瓣的‘花儿’一样，足足有4片嘴唇，分别以上2下2的方式向心排列，张开的时

候也像极了一朵盛开的花，结构上有点像英文字母里的‘X’，而且这 4 瓣嘴唇里面长得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尖牙，看得人头皮都发麻。”赵明凯说。

“那它们的牙齿形状与普通肉食动物的犬齿有什么区别吗？”我插嘴发问。

“有，普通肉食动物，不管是狗啊，狼啊，还是狮子老虎的犬齿，都是锥形的截面，前面带个尖儿，但这种东西的不一样，它们的所有牙齿都一样，全部都是倒三角的形状，而且非常的薄，两边就像刀一样，全都‘开刃’了，锋利的很，并且特别特别的硬，我当时用匕首撬它的嘴的时候，等撬开之后，迎着阳光就能发现匕首的刀刃上多了很多很细但很明显的划痕，我用的那把匕首可是钢制的啊，牙齿能在上面留下这种痕迹，真是挺让我吃惊的。”赵明凯说。

“你的意思是说它的牙齿两侧有‘刃’？”我说。

“嗯，就像刀一样，不过没有‘刀背’，两面都是‘刃’，头也特别的尖锐。”赵明凯说。

听到这里，我想起了著名的食肉鱼类——锯齿鲑，这种生活在热带水域里的群居鱼类让几乎所有与它们同居一处的生物都闻风丧胆，包括有淡水霸主之称的鳄鱼，它还有一个更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也就是“食人鱼”。而锯齿鲑以如此小巧的体形打出这样“威震天下”的名声，除了数量众多，性情凶狠以外，与它们独特的牙齿结构也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锯齿鲑的牙齿，就是两边锋利，中间尖锐，排列密集，对各类皮肉都有极强的切割功能，所以虽然其嘴不大，但一口咬下去基本就能撕下来一大块肉，类似的例子还有大白鲨的牙齿，也具有此类功能，只是大白鲨的个体体量比锯齿鲑大的太多，杀伤力也就无法同日而语，。

而鳄鱼那种短小、周遭圆润且排列稀疏的牙齿则不具备对皮肉的切割功能，其主要作用是在捕猎时钩挂注猎物的外皮，防止猎物逃跑，陆地食肉动物则更注重咀嚼，所以也不具备此类功能。

如赵明凯所述，这种外形像狗的不明生物拥有与锯齿鲑类似的牙齿，在咬合力的驱动下对皮肉可以构成很恐怖的杀伤，再加上特殊的“X”形花瓣状的嘴巴结构，同样一口的情况下，这种嘴形可以覆盖更大的面积，或者说可以咬住更大体积的目标，虽然这种结构可能比常见的上下结构的嘴巴更难发挥咬合力，但该怪犬的咬合力是多少我并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小，特殊的嘴形+类似锯齿鲑的切割牙齿，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样一直体形不大的这种怪犬可以一口把一个成年男性大腿接近三分之二的肌肉（西瓜大小，即便是小西瓜，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买一个放到自己的大腿上比划一下，看看所占体积达到了大腿肌肉总量的多少）全部撕下来了。

从这个角度说，142 号阵地上出现的这种怪犬的攻击力

不比 169 号阵地上出现的人形怪物低，甚至是更高。

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19 14:36

（未完待续）

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0 18:47

我在采访记录本上记下了我的观点，赵明凯看我写完后便接着说：

“我还记得排副跟我一起检查完了之后，因为气愤不已，当场就骂娘了，还用枪托砸烂了它的脑袋，不过里面流出来的东西可不是白色的，而是绿油油的一些玩意，很粘稠的样子，就像是一种带颜色的油，或者说是像很稠的绿油漆更合适一些。”

之前王泽端描述这种怪犬被反步兵地雷爆炸后产生的钢珠击中后流出类似血液的液体也是绿色的，再结合现在赵明凯的说法，可以确定对于这种怪犬来说，就像血液以红色代表着人类体液的基色一样，它们的体液基色则是绿色，而且比人类更加统一，毕竟人类的脑溶液是乳白色，与血液不同，而它们不论是血液还是脑溶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它们的血液和脑溶液，所以在前面才用了一个“像”字来形容，毕竟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它们这都属于未知物种，不过为了方便形容，还是用已知常识来“命名”吧），

全部都是绿色。

说完这段话之后，赵明凯眼睛望着采访室的灯陷入了一阵沉默，我知道他这是想起伤心事来了，就试探性的问他后来周晓林怎么样了，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用一种惋惜的口气说道：

“命是保住了，不过那伤口太深太大，你想想，这么大一块肌肉愣生生被咬下去了，别说是放到80年代，就是放到现在也不好治，更何况当时还在前线，手头仅有一点绷带、碘伏、消炎药、止痛片等简单的医疗物资，哪里处理得了这么严重的外伤，最后等战斗打完，把他送到后方战地医院的时候，大夫也没办法，就把他那条腿给截肢了，而且还给他说，这么严重的外伤，没因为失血过多和伤口感染而死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再后来国家给他评了残，每个月定期发生活费和抚恤金，我退伍以后也去看过他几次，虽然娶妻生子生活过的还算可以，但那条腿，却是永远也回不来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赵明凯的回忆差不多也就到此结束了，没想到真正的“高潮”才刚刚开始，相比他后来所说的，之前那两次进攻只不过是“开胃菜”而已，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很有代表性，就是把抽到底的烟头没有按灭在面前的烟灰缸里，而是用力的向地上一扔，用脚碾灭，眼神从刚才想起周晓林时的惋惜瞬间变得杀气腾腾起来，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但看他的神情就能预感到这

里面的内容起码对于他本人乃至整个142号阵地上的十几名战士而言，都非同小可。

我静静的等了一会儿，赵明凯回忆了一番后又组织好了语言，这才开口说道：

“有了上面两次的经验，我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比如说我当时观察到这些类似狗，但又绝对不是狗的怪东西除了数量多速度快，进攻意识非常强以外，居然还有一定的战术性，用我在军校学习时教员的话说，‘战术意识是基本组织性的进一步升华’，这话用在这些怪东西的身上我感觉是再合适不过了，它们知道出其不意，还知道在攻击正面的同时从侧翼包抄，我还假设过它们是不是越军训练出来的，不过没想出个头绪也就没再继续往下想。

这么说吧，接下来的进攻中，第一次出现了越军和这种东西混编作战的情况，这也就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猜测：这东西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动物，而是敌人驯养的某种‘武器’，至于作战的过程，与之前大同小异，只是这会我们占了绝对上风，因为炮群的支援来了，在十多公里外，152、130的大炮弹成基数成基数的往这边‘扔’，阵地前炮弹爆炸掀起来的浮土最厚的时候能没过小半个胳膊，所以虽然偷袭不成改为强攻的越军兵力上比我们多得多，又有那种东西‘帮忙’，不过在强大的火力面前，还是寸步难行，除了被炸的人仰马翻之外，基本也没啥别的下场，反正看的我们是

特别解气，我还心说这也算是给所有死去的战友，给一条腿废了的周晓林报仇了。”

“那后来呢？”我知道故事远没有结束，就有点迫不及待的问他。

“后来的事情就比较严重了，越军又连续进攻了不下七八次，但基本都被炮群的火力给消灭在半路上了，偶尔有零星躲过炮火的，也躲不开我们的精确射击，因为炮弹的爆炸威力非常大，除了较远距离上会被弹片杀伤以外，距离近一些的被炸个死无全尸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会儿我们这边因为地形开阔，所以上级就比较‘大方’，为了能更好的了解敌情发挥142号阵地的地形优势，就给我们班长及以上职务的所有前线官兵都配了望远镜，这在其他阵地上是绝对没有的待遇，别的阵地想要有自己的望远镜，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副排长才行，像我一个班长，能混到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最近的一次炮击结束之后，我就举着望远镜往下一看，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尸体，几乎覆盖了阵地的整个宽度，而且被风一刮，有一股特别重的血腥味，那时那刻的风向因为气味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所在位置正好处于上风口，风贴着地皮就刮上来了，这股味道也是这阵风带上来的。

本来在战场上打的时间也不短了，血腥味谁没闻过？花红脑子、一堆一堆的肠子、断胳膊断腿谁没见过？按理说对

于这种味道应该是早就适应的才对，可那次不一样，说是血腥味，但非常非常的浓，浓到让我们这些闻惯的人也无法适应，我刚闻到的时候就在奇怪，感觉这种味道绝不是人类尸体可以散发的出来的，后来才弄明白，这味道是下面一种跟之前的像狗又不是狗的东西有些类似的玩意发出来的。”赵明凯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还可能是出于本能皱了一下鼻子，好像又闻到了当年那股让他难忘且难闻的味道。

“你说‘类似’？意思是说除了那种之前袭击过你们两次的不明生物外，又有了新的不明生物‘参战’吗？”我问。

“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些都是之后才搞清楚的，那时候味道刚刚散开，开始只是感觉难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持续了一会儿就发现不对劲了，凡是闻了这个味道的人，都有严重的头晕和恶心的不适感，不一会儿就有人忍不住在阵地上呕吐了起来，我闻了也就几次，之后也是胃里翻腾的难受，不仅胃里难受，眼睛还特别胀，好像要‘挣’开眼眶从里面‘跳’出来似得，当时我想‘坏了’，这不会是越军那边用了化学武器了吧？回想突击学习时学过的战地常识，记得越军没有会引起类似反应的化学武器啊？不过那时候光顾着难受了，也就没再往深处想。

反正那个味道是难闻极了，我感觉我活这么大闻过最难闻的味道也就是它了，可这都是小意思，恶心难受了没几分钟，越军的进攻再次开始，从这开始也可以说是整个 142 号

阵地防御战最艰难的一个时段。”赵明凯说。

（未完待续）

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0 18:55

“为什么？”我接着问。

“因为炮兵突然‘哑火’了，后来都说是跟 169 号阵地那边一样，因为弹药消耗量太大，打的太多一时半会供给补上，要这么说的话倒也不是不对，因为在进攻最高峰的时候，下面越军放出来的那两种怪东西数量多到根本数不过来，你见过蚂蚁过河没有？就是那种感觉，它们要是堆在一起的话，那密度都快团成一个“球”了，所以介于这种情况，炮群的火力强度才特别的大，弹药消耗量远超了之前的预期，毕竟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能碰上这种东西，我们在前线用步话机往回发送消息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只是说敌人的数量非常多，要狠狠的打，那也是我见过炮击密度最大的一次，一眨眼的功夫，一平米左右的面积上先后甚至是同时落上个 4-6 枚炮弹那都是很正常的，整个 142 号阵地都在炮击之下颤抖，最后我一度感觉打的脚下的地面都要被掀翻了，现在想想，要不是炮兵同志们这么卖力的支援我们，就凭我们当时那十几个人，以及手里的家伙，根本顶不住这么多怪东西的进攻，要是叫它们冲上来，非把我们撕烂嚼碎了不可。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 142 号阵地上的火力断档完全与 169

号阵地那边的原因一样也不完全对，因为火力遮蔽空档期除了弹药消耗量大以外，还有一个也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会儿有侦察部队的同志发现了越军因为偷袭没有得手，将事先准备好的大批大口径火炮从林子里拉了出来，准备对强攻各个阵地的步兵进行支援，这个消息传递到后方之后，我方炮群的第一任务也就从阻断越军进攻变成了压制、摧毁越军的炮群，双方就此展开了炮战，虽然说我军火炮不论是性能让还是数量，都占有压倒性优势，再加上有侦察部队的同志精确定位，所以用了 20 来分钟就完成了对越军炮群的彻底消灭，后来我在一本军事杂志上还看到说炮战最激烈的时候，有些拉炮栓的炮兵同志把胳膊都给拉肿了，这打的有多么凶可想而知。”李海辛说道。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应该就是炮群转移火力的这 20 分钟吧？那么从本质上来说，其实造成火力空档的原因并不是炮兵群没有弹药了，而是弹药用在别的地方上了，也就是用在歼灭越军突然出现的炮兵群的任务上去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顶住越军进攻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对吧？”我说道。

（未完待续）

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0 19:26

“对，就是这 20 分钟，也的确是这个原因，唉，这 20

分钟纳，我当时感觉比2年都长，因为没了炮兵的支援，阵地上‘消停’了不少，所以我也看清楚了那种发出怪味的东西是什么，我怎么形容呢——跟之前那种类似狗的怪东西样子差不多，也是四只脚，又圆又粗的身子，跑的很快，不过不一样的是它的后背，上面不是没毛的那种皮肤，而是一个个足有小桃子大小的紫色‘血泡’，一条这种怪东西身上起码能带着十多个，它一跑起来，这些‘血泡’就前后左右的乱颤，那样子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本以为这玩意跟之前那种一样，就是冲上来咬人，所以我们就是拿枪打，距离近了就用手榴弹扔，最危险的时候连地雷都往外扔，那时候‘圆脑袋’的反步兵地雷（仍然指的是72式反步兵地雷）下面有一个‘插销’（既保险环），只要把它拔掉，随手扔出去效果就跟手榴弹一样，但威力比手榴弹大多了，一炸一大片，不过因为比较重，能顶3枚手榴弹还多，所以投掷能力弱的一般不敢这么用，因为怕扔不出安全范围再炸到自己，不过幸好不论是什么，只要想攻上来，就必须是仰攻，我们居高临下优势很大，从高处向低处扔爆炸物可以增加投掷距离，即便扔不远，落地之后也能往下再滚一段距离，所以有一些扔手榴弹不算远的同志也能把地雷扔到安全距离以外去打击敌人，再有就是爆破筒，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像连长那样一口气把三段连成一整根的爆破筒扔出去，而且真都那样扔也太浪费，所以就把爆破筒一段一

段的往外扔，当‘大手榴弹’用，之所以敢这么干，出手这么‘阔气’，是因为我们阵地上别的不多，就是手榴弹跟地雷以及爆破筒这种爆炸物有的是，多到‘管够儿’，也多亏了这些，要不然在没有炮兵支援的那段时间里，越军的进攻兵力增加了好几倍，单凭手里的枪，是完全顶不住的。

打到后来，原本堆积的跟个小山包儿似得多手榴弹和地雷以及爆破筒，居然都快被扔的见底了，冲击到距离我们最近的有 3 只怪东西，当时我记得目测直线距离也就是不到 10 米了，其中有 2 只是那种类似狗的怪物，还有 1 只是满身‘血泡’的那种，本来以为打死它们就完事了，没想到击毙 2 只类似狗的怪物之后，那个带‘血泡’的居然一跃而起跳到了空中，大概不到 2 米高的样子，然后身上的那些‘血泡’凌空就炸开了，它的身体也在爆炸中炸的稀碎，然后从血泡以及它的身体里面迸溅出来好多黏糊糊的紫色液体，这些液体弄的到处都是，然后那股难闻的味道就更浓了，我那时才精确的确定之前那股气味就是这种液体上散发出来的，如果只是味道难闻的话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它沾在皮肤上后果很严重，我记得有个叫姜勇的战士，因为离得最近，结果被一股液体弄到左边的小胳膊上。

因为越南天气热，所以打仗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还是越军，都撸着袖子，所以连衣服都没得遮挡，那股液体飞溅上来就与皮肤‘糊’了个满满当当，我当时眼看着他整条小胳膊就

开始起泡，那泡猛一看就像磨破脚的水泡差不多，但要比水泡大得多，而且从起到迅速膨胀到炸，也就几秒钟的事情，不过炸了的水泡的位置上，还会起新的水泡，一层接一层，根本没有中断，那样子就好像一个物体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高速腐烂一样，嗯——这样形容也不太准确，这么说吧，你见过用凉水往生石灰块儿上慢慢的浇是什么样吗？就是生石灰块儿接触凉水之后一层一层、一块一块往下膨胀脱落的样子，就跟那个差不多，只是这个不是脱落的不是块儿，而是起成片的大水泡，每起一层水泡，姜勇的小臂就往下塌陷一层，不是我们胆小，但那个场景实在是太吓人了，我上‘三打三防’（注：‘三打三防’是我国在冷战时期向全军、全民提出的一项为准备大打、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类学习科目，具体说来，‘三打’为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三防’为：防原子【既核武器】、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课时看过录像里被芥子气攻击后造成的皮肤糜烂，但跟这个比简直就是小儿科。

阵地上在场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这个架势，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有人用水壶里的水去浇姜勇的那条小胳膊，意思是想给他冲洗一下，结果不冲还好，一冲更严重了，水泡起的速度不仅没有减弱，还加快了不少，我后来想这可能就是越军的诡计，能让这种有毒物质跟水发生剧烈反应，就是防止我们用水冲洗，用心真是太歹毒了！

后来，姜勇的那条小胳膊就硬生生的给烂没了，只剩下两根臂骨白森森的在那里戳着，他疼的嗷嗷叫，可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没见过没办法以外，也是时间太短了，从被这种绿色液体溅到，再到小胳膊腐烂到只剩骨头，全程最多也就 5 秒钟左右，即便不用水冲，估计也就能再拖延个 2、3 秒也就了不得了。

给他冲水的那名战士后来挺自责的，我还劝那个小伙子，说这是没办法的事，谁也不想这样，但真的没办法。”

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0 19:26

（未完待续）

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1 13:12

“那姜勇的受伤左臂最后怎么处理的？”我问。

“还能怎么样，皮肉、血管什么的都没了，只剩两根骨头那顶什么用，只能截肢，从胳膊肘开始截的，后来他的左胳膊就只剩下上半截了。”赵明凯说。

“除了姜勇以外，还有其他人因为这种攻击而受伤或者是牺牲吗？”我问。

“嗯，还有一个，这个战士，我印象挺深，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王元和，他跟姜勇一样，都被这种有毒液体溅到了，不过他比较倒霉的是溅到了脸上，但他反应很快，随手抓起

了旁边一块为处理战伤而准备的医用绷带就擦，第一时间把大部分的液体给擦掉了，剩下的不多，所以虽然也起泡了，可不算严重，后来我还特意检查过他擦毒液用的那团绷带，原本是白色的，结果与毒液接触后就全变成黑的了，而且一碰就烂，就跟被虫子咬糟了的破布似得。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不算严重，那也是溅到脸上了，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他的整张脸皮也得跟姜勇的小胳膊一样，给烂没了不可，因为有了他擦脸的这个过程，算是给了旁边其他人一个准备的时间，在他脸上开始起泡的时候，副排长就踹了他一脚，把他横着给踹倒了，然后也不知道是本能还是实现想好的办法，副排长就从地上抓起来一大把炮弹炸起的浮土就往他脸上起泡的位置摁，然后上面就‘呲呲’的冒白烟，但没想到还有奇效，浮土‘糊’在上面之后过了一会儿，等清理开了再看，发现王元和的脸已经不起泡了，只是上面掉了层皮，还有好几个能直接透到口腔里的小圆洞，他张开嘴迎着阳光看，阳光都能透过这些洞直接照进他嘴里去，不过这张脸总算是保住了。

再想起来这件事，我感觉他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中的万幸，在被迸溅的位置上他比姜勇更要命，但因为采取的自救措施，又有人帮忙，才能最后侥幸伤的不重。

总之吧，那 20 分钟真是每分钟都度日如年，之后又反复交火了几次，反正多多少少都有挂彩，特别是那种紫色的

毒液，太可怕了，沾到身上那就得扒一层皮，好在有了王元和的经验，凡是被溅到的都用浮土去盖，不过被那种像狗一样的怪物咬到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只能是来硬的去干它们，这两种怪东西都在我的身上留下了点记号，算是给我参战的‘随身纪念’吧。”赵明凯把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就先是塌腰去挽自己左小腿的裤腿，等挽到膝盖下面的时候把腿一侧，示意我去看，我这才发现他的小腿肚子上有一块成年人拳头大小的缺失，上面的皮都皱巴巴的，不用想，按照他之前的说法，这肯定是那种像狗一样的“活体生物兵器”咬伤所致，而展示完了腿上的伤痕之后，他又给我看了看右手的虎口，上面也有一个面积很大的疤痕，据他所说是在炮群恢复射击之前的最后一场战斗中被那种紫色毒液给溅到了，当时表皮迅速消解腐烂，以至于都能看到里面的拇指韧带了，不过总算是抢救还算及时，把手保住了，但是这么大面积且深度不小的疤痕，是永远都祛不掉了，用他的话说：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吧。

“那我军炮群打掉越军炮群后又恢复了对142号阵地的火力支援，撑到那时候情况是不是就好多了？”我问。

“那是肯定的啊，有了炮群重新调转回来的火力遮蔽，那‘日子’就不难过了，任凭敌人数量再多，也冲不过炮弹覆盖面组成的‘无人区’，除了牺牲的战友以外，周晓林和姜勇都挺可惜的，他俩一个少了条腿，一个没了半条胳膊，

虽然都疼晕了过去，但醒来之后一个靠在战壕的墙边，一个单手持枪仍然坚持战斗到了最好一刻，他们都是好样的.....”赵明凯与我采访的其他参战老兵都一样，说到最后也是有些动情，刚毅的嘴唇有些微微颤抖，我知道他在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情绪，不想痛哭失声。

我想关于142号阵地上的作战细节这个话题，对于今天的他来说，也可以到此为止了，便安慰他几句后完成了此次采访。

以上为早前参加142号战斗的二连连长康元连，及后来负责守卫142号阵地并全程参与与越军2种“活体生物兵器”作战的战士刘广源、王泽端、班长赵明凯的战后口述回忆整理而成。

接下来要讲的149号阵地交战情况相比前面所说的169、142号阵地又有了许多不同，因为149号阵地上出现的“活体生物兵器”中，第一次有了“飞行单位”。

（未完待续）

5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1 13:21

（3）149号阵地

依然是按照顺序，下面将要介绍的是149号阵地与“活体生物兵器”发生交战的记录：

如果以弹药消耗量、持续时间为标准的话，149号阵地

的交战情况并没有前面两处阵地激烈，但伤亡却是最大的，究其原因，正是因为越军此次投入战场的“活体生物武器”有“飞行单位”，不仅如此，还配合一种可以在地下展开行动的另一型“活体生物兵器”，一天一地之下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空地配合”的立体打击，这就让142号阵地上的我军战士一时间有些应接不暇，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找到了当年的一名参战老兵，他叫张晓波，在回忆起那场战斗的时候，无论是语气还是神态，我都能看出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还心有余悸。

根据当年亲身参加过该场战斗的战士张晓波回忆：

“两山轮战的时候，我参加过不少战斗，不过印象最深的一场，就是在7.12大战时的149号阵地保卫战，原以为打仗嘛，就是人跟人打，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还要跟动物打，不仅是动物，而且是天上飞的，土里钻的都有，要不是后来支援我们时使用了新型炮弹，估计阵地就得失守了。”

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引起了我的兴趣，平时采访，我都是尽量静静的听陈述人说完一整段回忆后才会适当的安插几个问题，但这次他只说了一个开头，我就忍不住提问了，因为他首先提到了动物，那是我还在想，有可能是类似142号阵地上那种像狗一样的可怖生物？不过他又说到了还有会飞的，我就知道这里肯定有前面两处阵地上都没出现过的“新东西”了，所以见缝插针的插了一句嘴：

“动物？是我们常见的动物嘛？还有会飞的？那是什么？”

“呃.....这个怎么说呢，要是按照外表那个样子来说的话，应该算得上是常见的，但体格要比常见的大的很多，在地里钻的那种是一种大老鼠，在天上飞的好像大马蜂，它们都是成群结队，而且速度很快，又特别灵活，用枪打不容易打到，一旦被他们围住，基本上就完了。”张晓波说。

（未完待续）

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2 13:21

“越南盛产竹鼠，我倒是听闻一些参加过 79 年边境反击战的老同志说过，说很多伤病员在阵地上来不及撤下去，被竹鼠咬伤甚至是咬死的，不论是越军还是我们这边，都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竹鼠还喜欢集体出动啃食战场上遗留下来的尸体，难道是成群的竹鼠袭击了 142 号阵地？不过竹鼠的体积不大，说是‘大老鼠’，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吧？”我接着发问。

“当然不是竹鼠，我是云南人，竹鼠我见的多了，我说那是大老鼠，自然就比一般老鼠大得多，竹鼠在它面前根本不算什么，这种老鼠有多大呢？简单的说吧，不比家养的猫小多少，甚至有的还大一点，身子是个圆柱形的，屁股后面的尾巴就比正常人的小拇指还粗，而且跟一般老鼠皮质松软

不一样，这种大老鼠浑身都是硬的，就是肌肉特别发达，没有什么脂肪的那种硬。”张晓波说着，就伸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按照他比划的体积，如果老鼠能长到这个尺寸，那的确是极其骇人了，一只尚且如此，而成群出现，其场景的确得非常恐怖。

“那大马蜂又是什么？”我问。

“就是一种会飞的蜂子，翅膀特别多，浑身是黄黑相间的，就是一道黄一道黑这么排列下去的那样儿，一个个足有人张开手的巴掌那么大，一飞起来就是一大片，肚子后面有一根毒针，蜇到人身上，一根就能要命，我身边的战友，因为这个牺牲的就不下5个，记得战斗快结束的时候，我帮着被蜇伤的一个战友往外挤毒，挤着挤着，那快赶上大米粒大小的伤口里就喷出来一股淡黄色的‘水儿’来，直接喷到了我的脖子上，当时我就感觉脖子上火辣辣的，然后先是疼，接着是麻，最麻的时候我整个头都失去知觉了，脖子耷拉下来被战友用河水把被溅到的地方冲洗了好几遍，又过了好半天才恢复，想想喷到身上都是这样，如果直接蜇进身体里，那基本就没活了。”张晓波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我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讲讲作战经过了，张晓波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开始说道：

“战斗的前几个小时跟之前的打法一样，我们在阵地上利用手中的各种武器，对进攻的越军进行打击，交火非常激

烈，阵地前铺满了越军的尸体，我们这边也有不少伤员，不过毕竟是依托有坚固工事，伤的多，死的少，特别是伤员主要都是轻伤员，都是还可以不下火线的继续坚持战斗的，那会儿我的班长还挺高兴，说照这样打的话，守住149号阵地的压力一点也不大，能打的越军连阵地前400米开外都靠不近，结果他说这话之后也就一个多小时吧，我记得当时是下午一两点钟这个时间，情况就有点不对劲了，阵地的左右两翼，是两片稀稀拉拉的雨林，本来正面也是的，但在战前为了方便进攻力量突击，都被越军组织人力给砍伐干净了，不过这也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可两边的雨林里是什么情况还是看不清楚，就在感到不对劲的时候，先是听到里面发出一阵‘嗡嗡’的响声，开始是一点，后来越来越大，最后大到几乎能盖住开枪时的枪响了，我们阵地上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伸着头向着声音发出的方向张望，等这种‘嗡嗡’的声音达到顶峰的时候，这才看见，居然从两翼雨林之中，垂直飞起来一大片飞虫，本来如果数量少的话，不管是声音还是飞虫，在这个距离上是即听不见也看不见的，可现在听的清楚也看的明白，原因就是它们的数量太多了，这么形容吧——那样子就好像是在雨林里凭空升起来一块乌云似得。”张晓波说。

（未完待续）

5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2 13:42

“你们看到这些飞虫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问

“刚开始都没反应过来，而且当时它们发出的那种‘嗡嗡’声实在是太大了，我刚才不说了吗，都能遮住枪响了，我身边一个战友给我说话，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巴在动，却听不见他说的任何一个字，满耳朵里都是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吵得要死。”张晓波说。

“然后它们完成集结后就立即对149号阵地发起了攻击么？”我问。

“嗯，基本是这样的，它们全部飞起来之后在空中停留了一小会儿，接着就黑压压的向着阵地这边扑了过来，飞的越近声音就越大，最后等飞的近在眼前了，那声音震的我耳朵都有点疼，不过因为离得近了，能看清楚一些细节，这些东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大马蜂，但比普通马蜂大个至少几十倍，一个个好似一只只小鸟，它们翅膀扇动的频率极快，而且因为数量太多，当它们飞到距离我们不到30米左右的时候吧，我甚至都能感到因为它们翅膀集体扇动而刮起的一阵微风。

最开始那会儿，没人把这些大马蜂跟越军联系到一起，不过谁都知道这种东西飞过来肯定没好事，我也不知道是谁，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打’，这一声喊声音那叫一个大，我竟然能通过‘嗡嗡’声的干扰听的非常清楚，事后我还在想，

如果没有这些大马蜂的‘嗡嗡’声，那这人的声音的多大？恐怕高音喇叭也比不上吧？

这一嗓子不仅我听见了，整个149号阵地上几乎一大半人都听见了，然后阵地上就炸窝了，战士们个个端起手中的武器对着空中的大马蜂群就拼命的‘搂火儿’（注：意思就是扣动扳机开火），即便有一些没听见喊‘打’的战友，在看见别人开火自己也就跟着开打了，那些大马蜂数量多，飞的密，而且体积也大，所以开始射击的时候，命中率相当高，枪声响成一片之后也渐渐的与‘嗡嗡’声形成了持平，谁也压不倒谁，两种声音混杂在一起感觉很奇怪，现在想来，就像是摇滚乐队在玩‘重金属’一样（这里指的‘重金属’是摇滚音乐中的一个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摇滚风格被称为‘硬摇滚’，之后则被改称为‘重金属’，当然了，这是关于摇滚音乐‘重金属’流派来源的众多解释中认知度较高的一种，还有其它几种不同的解释，由于与本文无关，在此就不再详述了），然后也就集火射击了十几秒的时间吧，阵地的左右两侧就跟下雨一样落满了这种大马蜂被打烂的尸体，可后来子弹打的它们在空中越分越散，最后形成了一个‘圈’，把整个阵地罩在了下面，然后一个个就往地面上俯冲，虽然把它们打散了，但这样一来它们分布的面积就更广了，而且间距拉大，没有之前这么密集，再加上飞的又快，所以再打的时候，命中率反而不如之前，就这么持续打了有

将近3分钟吧，阵地上的战友就开始有陆续‘中招’的，我亲眼看见一个战士，被这种大马蜂蜇在了太阳穴上，那里骨头又薄，这大马蜂的毒针又厉害，所以那根针直接穿透骨头扎到了脑袋里，在太阳穴的外面还能看见毒针露出了一个‘尾巴’，其余部分全部都扎到骨头里面去了。

那个战士被蜇中之后先是抽搐，接着枪就从手里掉了，最后整个人口吐白沫，两个眼睛的白眼球全翻出来了，躺在地上又哆嗦了两下就彻底不动了，后来检查尸体的时候，发现他的瞳孔完全散开了，而且脸色也变成了灰黑色，一看就是身中剧毒而死的。”张晓波说，通过这段叙述，我看得出他明显是一个表达能力比较强的人，不仅说的绘声绘色，肢体语言也特别丰富，手势比划起来配合语言配合的基本都恰到好处。

（未完待续）

5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2 14:17

“这么说的话，这种飞虫的致死率相当高了，你有没有被蜇伤？你们的防护装具在抵御它们的攻击中起到作用了吗？”我问。

“整个149号阵地上没人完全没被蜇到，我当然也不例外，在打的时候就挨了好几下，不过我比较幸运，都没有蜇到要害部位，有两只飞下来的大马蜂蜇在了我的胸前这一片，

幸亏当时上面挂着子弹袋，子弹袋里塞着四个梭子（注：这里所说的梭子既指的是自动步枪的弹匣），四个梭子把整个前胸都盖住了，所以直接挡住了那两枚毒针，毒针再厉害当然扎不透梭子，就只扎破了子弹袋上的帆布，挂在了上面，不过虽然扎不透梭子，可稍微薄一点的金属它照样能穿过去，因为我脑袋上也中了好几下，战斗完全结束的时候，我头顶足足有5根毒针，每一根都是前面的尖儿已经扎进去了，后半截露在外面，我当时戴的可是钢盔啊！连钢盔都能扎穿，怪不得带布帽子的好几个战友头骨都被钉透了。

所以你说防护装具起没起到保护作用，那当然是起到了，那个年代，防弹衣什么的还不普及，钢盔就是最重要的防护装具，我就是幸亏戴了钢盔，要不然早就当烈士了，而且戴钢盔还是戴布帽子是自己选的，没有强制性规定，我是听说149号阵地上越军的火炮比较猛，这才选了钢盔增强一下对头部的保护，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有了大用了，说真的，我每次想起这事儿，还都挺‘感谢自己’的。”张晓波说到这里又下意识的摸了自己的脑袋，仿佛是在庆幸自己当时戴了钢盔，要不然根据所描述的这种大型杀人昆虫的杀伤力，莫说是5根，1根钉在脑袋上，其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

而在当时，我军佩戴的钢盔为GK80型防弹钢盔，经过了解，我确定张晓波佩戴的就是这种型号，制作它的材料采用的是232型防弹钢，性能优良，对破片、被爆炸掀起的碎

石等各种高速飞行的硬物有很好的防护效果，但由于是纯金属钢盔，所以的确存在在炎热条件下作战时比较闷热的缺点。

除此之外，正如张晓波所说，在当时的前线，戴不戴钢盔属于“选择项目”，因为越南地处东南亚，气候湿热，钢盔重量大又不透气，戴了非常容易导致中暑，特别是在快速机动，进行奔跑等剧烈活动时最容易如此，所以很多参战单位为了部队能更高效的战斗，就没有强制性命令每一个人都要佩戴钢盔，不想戴的可以选择戴有檐布制军帽，所以在绝大多数相关历史照片中可以发现，我军参战部队中，佩戴钢盔率最高的是炮兵，主要是在炮战中防御敌方火炮的破片以及爆炸带起的各种硬物，甚至是部分边防民兵都大量佩戴了钢盔，反而是冲击在最一线，执行大量机动作战任务的步兵部队很少佩戴，究其原因，就是为了步兵部队要经常进行大范围穿插作战，运动量极大，佩戴钢盔的确很不方便，这种做法有利有弊，在此不好评判对错，但在 149 号这地上面对如此恐怖的“杀人蜂”时，由于钢盔佩戴率不高导致的重大伤亡却不能不说是令人感到遗憾与惋惜，如果当初都像张晓波一样，不戴军帽而是戴钢盔的话，因为“杀人蜂”蜇伤攻击而导致的伤亡应该会小的多。

（未完待续）

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3 22:37

张晓波说完这些话后眨了眨眼睛，停顿了片刻又轻叹了一口气，与每个接受采访的老兵一样，这些都是他们不愿意再提起的回忆，他的表情更告诉了我他肯定又想起了什么更加让他感到心情沉重的细节，我在写完刚才刚刚采集下来的采访信息后看到了他这个面部变化的细节，便问道：

“这样说来的话，以当时的形势，应该是对149号阵地的防守极为不利，这么多巨型‘杀人蜂’围攻你们，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可以造成全军覆没啊，你们当时是怎么渡过难关的？”

“这个说来我个人感觉还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面，在把大马蜂群打散之后，又稀里糊涂的打了几分钟我也不知道，因为头一次碰上这样的‘对手’，谁也没有经验，反正打下来一只算一只，用枪打的确是打不完，幸亏当时阵地上有为了反冲击而准备的火焰喷射器，型号我记得是74式，在当时还是比较新的型号，从性能上说，‘74喷’（74式火焰喷射器的简称）的直射距离在50-75米左右，操作它的战士如果没有经过特殊训练，一般只能打击直线目标，撑死了稍微有点坡度，不过在经过专门训练的老兵手里，‘74喷’可以对空射击，虽然射程比直射少了很多，只有25-30米，可毕竟不是拿着它打飞机的，而是用来在巷战中对付矮层楼房里的敌人，所以也算够用了，但用火焰喷射器喷高处目标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毕竟喷出来的燃料都是液态的，一旦把

握不好距离与风向，很容易让喷出的燃料再撒落回来，如果一不小心溅到了自己身上，那真可就是‘引火烧身’了。

可在那种情况下，也顾不得那么多危险了，这次‘74 喷’的这个性能算的上是派上了大用场，我记得当时阵地上有 4 具‘74 喷’，操作它们里的有 2 个新兵，2 个老兵，这两个老兵都是班长，全具备对空喷射的技能，面对铺面而下的大马蜂，他们俩也明显是被逼急了，端起‘74 喷’对准天上大马蜂相对最集中的位置就喷了出去，如果不是放在当时那种千钧一发的情况，这两位班长是肯定不会有这种‘危险操作’的，而另外 2 个新兵看老兵带头，也学着这么干，虽然没有受过相关训练，喷射的精度不如老兵，但总算是喷出去了，而且没有伤到自己或者是其他战友。

在后来发生的一幕我印象很深，火焰喷出去之后在空中形成了 2 条再到 4 条短暂的火蛇，但覆盖的面积并不大，可那大马蜂明显很惧怕高温，见到火蛇窜上来之后就像疯了一样往两边撤，一时间竟然在空中让开了两条‘缺口’，我们一边用枪打一边看着，其实心里都没有底，因为用‘74 喷’喷这么多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大马蜂，效率想想就很低，但奇迹就在这时候出现了，虽然火焰射程近，存在的时间短，可由于喷射的十分突然，所以还是引燃了几十只大马蜂，这些大马蜂接触到火焰之后比汽油还易燃，立马就变成了一个个在空中飞舞的‘小火球’，而‘74 喷’那喷出的火舌温度相

当高，我曾经看到过直接被它喷了个满头满脸的越南兵，那不是被火焰烧死，而是直接当场被融化掉了，真真的融化掉了，一点灰都没剩下，就在他被喷中的那个地方留下了一个焦黑色的人印儿。

还见过它喷射在汽车上，那燃料燃烧到让火焰熄灭足足可以持续5分多钟，最后熄灭的时候，整个车头被烧化了一大半，那温度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数字，但防化班的战友说至少有1300-1500摄氏度，所以我当时就寻思着，连钢板都能在几分钟内融化成铁水的烈焰，烧这种昆虫那不是小菜一碟？即便你体型比一般的马蜂大得多得多，可能有钢板耐烧吗？被火焰点燃之后应该是在顷刻之间就被烧成灰才对，可结果还真不是我想的这么回事，那大马蜂被点燃之后还就是相当耐烧，居然在空中乱飞了十多秒才被烧的凌空解体掉了下来死掉，不过这却成了一件好事，正是因为它一时半会不会被烧死，所以带着满身的火焰在空中飞那肯定要么式因为剧痛，要么是因为别的什么失去了方向，反正就是在空中乱飞乱撞，结果在乱飞的过程中撞到了不少它们的同类，然后又把被撞到的同类给引燃了，被引燃的同类再乱撞，再去引燃另外的同类，就这么循环了几次，竟然把绝大部分大马蜂都给点着了，那样烧起来可就快了，天上全是‘噼里啪啦’火烧肉的声音，还有一股烤肉烤糊了的味道，那些烧散了架，掉下来的黑乎乎的马蜂尸体和被子弹打烂的马蜂尸体堆积

在一起最多的地方，一脚踩进去厚度足能没过膝盖，那个景象，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张晓波说。

“如果形势按照这样发展的话，那也算得上是找到这种‘杀人蜂’的弱点了吧？只要掌握弱点，要求上级多配备一些火焰喷射器，情况会不会好的多？或者说你们之后利用这4具74式火焰喷射器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打击这些‘杀人蜂’群并相对这第一次遭遇‘杀人蜂’来说较为轻松的守住阵地了？”我问。

（未完待续）

5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3 23:33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情况可没这么简单，‘74喷’这种东西，每个人一次最多背3个燃料罐，一个燃料罐只能喷一次，这样的好处是一次喷的很猛，可喷的次数就太少了，149号阵地上的4名防化兵每人只有2个弹药基数，就是每个人有6个燃料罐，也就是一共有24个燃料罐，在遭遇这些大马蜂之前，因为战斗激烈，他们四个就已经消耗掉19个燃料罐，还剩下的那5个燃料罐平分到4个人身上，只有喷射技术最好的那个防化班的老班长多拿了一个，这是为了尽可能的让有限的燃料发挥更大的威力，经过跟大马蜂的第一次战斗，5个燃料罐就全喷完了，补给又一时半会儿上不来，但大马蜂可没有就这么一次性死绝了。”张晓波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在之后与‘杀人蜂’的作战中，你们还是依靠手中的枪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又是有什么有效手段坚持作战的呢？”我问。

“这个‘学问’就出在弹药上了，之前我们打这些大马蜂用的就是普通子弹，所以杀伤效率不高，经过用‘74 喷’对它们的打击之后，我们就发现它们非常怕火，所以把压在箱底的那些曳光穿甲燃烧弹都拿了出来，这些子弹比普通子弹多了发光、穿甲、燃烧这三种功能，这种子弹主要是为了利用曳光功能给友军射击提供目标指示的，在晚上用效果最好，然后就是使用这种弹药集火射击越军的弹药、燃料堆积地，因为能穿甲，所以可以击穿一些比较硬的外壳，比如汽车门啊，油桶外皮啊之类的，然后把弹药、汽油之类的易燃易爆物打爆掉，以达到毁伤敌人军用物资的目的，因为之前上面的设想是越军可能会与我军打互有攻防的阵地战，就是双方对打的那种阵地战，所以才会配发这么多这种弹药，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越军并没有耐心构筑阵地与我军对战，而是直接发起了进攻，预想的阵地战变成了防御战，就这么着，149 号阵地之前的战斗中用得到上面我说的这三个功能的地方就基本没有了，这样一来那些曳光穿甲燃烧弹也就基本没怎么用，为了不让它们碍事，才把它们堆在了所有弹药的最下面了，那时候拿出来正好，我们利用战斗间隙，把所有普通子弹全部换成了曳光穿甲燃烧弹去打第二批大马蜂，

效果非常的好。”张晓波说。

“‘效果非常好’是好到什么程度？”我问。

“这么说吧，用普通子弹打大马蜂，一枪最多打死一只，但曳光穿甲燃烧弹不一样，它只要打中了大马蜂，大马蜂瞬间就能烧成一个火球，然后只要稍稍碰到周围的同类，就能把它们也给点燃了，让它们之间自己烧死自己，普通子弹没有这个功能就打不出这个效果了，其实跟用‘74 喷’的原理一样，虽然燃烧的覆盖面积没法跟‘74 喷’喷出去的火舌相比，但曳光穿甲燃烧弹的有效射程远啊，隔着几百米就能打它们，比要靠到 30 来米才能开火的‘74’喷可要强的多，你想想看，成百上千的大马蜂一股脑的飞到距离你 30 来米的地方我们才能高效杀伤它们，那压力不是一般的大，是相当的打。

而用了曳光穿甲燃烧弹，高效杀伤的距离远 10 多倍，给我们反应以及缓冲的时间也就多了，等它们离得近了也就被打被烧的不剩多少了，那防守阵地的压力自然也就小了。

另外还有一点，因为曳光穿甲燃烧弹之前几乎没用，经过这么多次补给，攒了一大堆，数量几乎跟普通子弹是齐平的，所以我们可以可‘可劲儿’打，不用担心弹药不够用，这比‘74 喷’喷起来还得蹑手蹑脚的省着用也强多了，弹药充足我们输出的火力就高，这就这么简单。”张晓波说。

我听了这段话频频点头，明白张晓波说的的确有理，绝

不是瞎话，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给各位看官科普一件事情，所以就得说点题外话：真正的子弹击中汽油桶后的结果并不像绝大多数电影中演的那样，一枪就可以把汽油桶打的爆炸，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单纯的金属弹丸虽然在以每秒钟数百米的飞行速度下会与空气摩擦产生相当的热量，并且在击中金属油桶后会产生火花，但这些都不足以引燃汽油，尤其是总量较多的汽油，要引燃汽油，请记住一点——一定要使用明火，除此之外，汽油是易燃物品不假，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易爆物品，只要达到一定的总量后才能引起爆炸，如果总量不足，那么就只能引起燃烧，而没有爆炸。

而曳光穿甲燃烧弹在弹头尾部装填有曳光剂与燃烧剂，在发射药推动弹头的压力下会自燃产生明火，所以可以击穿油桶后引燃或引爆汽油，不过老式的曳光穿甲燃烧弹因为在发射时由于曳光的原因导致弹道明显，所以给友军指示目标的同时也非常容易暴露自己，又所以，现在装备的新型曳光穿甲燃烧弹都是弹丸飞出枪口一段距离后才开始燃烧发光（一般设定的安全距离是100米，这个距离可以让敌方无法判断带有曳光弹药的发射位置，而100米之内的目标，就不需要使用曳光来指示了），原理一般是通过弹头飞行一定距离后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热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点燃弹丸所携带的曳光剂与燃烧剂。

关于这个话题最后再说一件事情，81-1式枪族所发射的

7.62 毫米曳光穿甲燃烧弹，虽然名字上有些长，但与普通弹药相比，区别还是很好理解的：曳光与燃烧很简单，就是增加了两种相应的药剂，而穿甲，则是将子弹黄铜背甲（也就是俗称的子弹头）后的钢制弹芯换成了更硬、对硬目标穿透力更强的钨合金弹芯，后者也是现代第三代主战坦克上使用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英文缩写简称：APFSDS）的穿甲弹芯的两种主要材料之一（另一种则是臭名昭著、具有极强放射性危害的贫铀穿甲弹芯，使用国主要是美国，而我国则主要使用钨合金穿甲弹，污染小，且性能更好，美国不用一来是美国对钨的处理技术不过关，远达不到我国的水平，二来是美国是贫钨国，它也想全面用钨合金弹，但它用不起，但它作为核大国，作为核废料的贫铀非常多，也就选用的贫铀作为替代品，至于钨合金与贫铀这两种材料在抛开放射性污染这个很关键的附加条件后，纯粹的比较穿甲性能上谁更优秀的问题，介于该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就不在详述了）。

言归正传，此时我看张晓波的表情神采奕奕，他明显为使用曳光穿甲弹燃烧痛打“杀人蜂”感到非常的自豪与解恨，联想到他刚才略显惆怅的表情，显然让他惆怅的事情不是这一件，我不是那种有揭人伤疤喜好的人，但处于工作原因，我还是得问：

“我想与这些‘杀人蜂’的战斗不会就这么简单的结束

了吧？那么149号阵地上是不是在后来又发生了更加惨烈的战斗？”

（未完待续）

59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4 12:56

“也可以这么说，但前提是只有大马蜂，但不止有大马蜂，所以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只是大马蜂的话，也不至于打成后来那个样子。”张晓波说。

“是不是还有之前你提到过的那种大老鼠？”我问。

“对，就是那种大老鼠，它们他娘的比大马蜂还难对付，尤其是这两种东西一起上的时候，一个在天上，一个地下，打的我们应顾不暇，而且那种大老鼠的牙齿非常厉害，三两口咬断胳膊咬断腿那都是小菜一碟儿，动作也十分迅捷。”张晓波说。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老鼠有家猫这么大，而且还是成群结队的往上冲，那应该非常密集，目标相当大才对，按照149号阵地上的武器配备，我感觉压力不会太大，如果与那种大型‘杀人蜂’形成空地配合的话，你们也完全可以抽调部分火力使用曳光穿甲燃烧弹对空，其它武器对地，不管是步机枪，还是火箭筒、无后坐力炮这些武器，只要指挥得当，集火射击的话，抵挡住一群老鼠的进攻，我想不太难吧？难道这种大老鼠不仅体积大，皮毛还能抵挡子弹的攻击？还是

说它们的速度快到不容易被击中？”我对张晓波所叙述的内容有些不解，便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看看他有什么解答，有之前采访的142号阵地关于怪犬的经验，再加上他刚才说大老鼠动作相当迅捷，所以我便先入为主的以为他会说这些老鼠难对付的原因是和那种怪犬相似，因为速度快，动作灵活，导致火力杀伤效率低，反应时间短才导致阵地防守压力大的，结果没想到他竟然给出了一种完全不是我众多所有设想中任何一个的答案：

“皮毛抵挡子弹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只要打的准一点，一枪最多两枪就能打死一只，速度是不慢，不过还不至于打不到，如果它们只是在平地上跑的话，那也就真没什么威胁了，但是——它们会钻地！”

“钻地？！你是说钻入地下然后躲避攻击？”我闻听此言感到十分惊讶，便如此反问道。

“是啊，就是钻到地底下去，钻的浅一点的还能用强大，钻的深的就真没什么办法了，只能瞪眼等着它们靠过来冒出来之后再打，那样就很危险了，不少战友被它们咬死咬伤就是因为这个。”张晓波说。

“老鼠属于啮齿类动物，善于挖洞钻地的确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但能利用这个技能就地躲避火力的打击，这得有多么高效的挖掘效率啊？”我依然不敢相信，就继续问。

“总之很快，不会给你留下多少反应时间。”张晓波说。

“好吧，那你继续说，在这种巨型老鼠参战之后，你们又是怎么接着战斗的。”我问，虽然心里还有很多不解，但不能停在这个问题上，就示意张晓波继续往下说，说到有关的地方，相信会自有答案的。

“后来就是用曳光穿甲燃烧弹集火射击的老办法又击退了两次大马蜂的进攻吧，阵地上又传来一阵很特殊的声音，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又有大马蜂来了，但看了半天并没有发现什么，过了不大会儿，也是那种特殊声音越来越近，才听出来不是那种大马蜂发出的‘嗡嗡’声，而是一种‘悉悉索索’的声音，外带‘咯吱咯吱’的，就好像有很多人在一起磨牙一样，然后就是一片黑乎乎的东西奔着阵地方向就过来了，这次的方向是正前方，那些东西一开始离得远我们用肉眼看不清楚，是一名带望远镜的指导员用望远镜看才看出来那片东西是一大堆老鼠，而且个头都特别大，这个消息传遍整个阵地后，我还有所有战友，都做好战斗准备，知道这跟那种大马蜂一样，肯定也不是什么善茬，正想着等放的再近一点就开打来者，没想到它们在距离阵地大概一百多米外的位置吧，竟然突然停下，开始集体向下挖洞，我感觉他们挖洞的速度比在平地上跑还快，一只一只的几乎转眼就从地面消失，不多会儿，那一大片黑压压的老鼠就都不见了，用望远镜看，在它们消失的那片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海碗粗细的洞，快要比弹坑还密集了。

然后又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有眼尖的战友就发现距离阵地不到20米的地方开始隆起一道道‘土梁’，而且这些‘土梁’还在不断的向前移动，速度是肉眼可见的，很明显，我记得最先用望远镜发现那些大老鼠的那名指导员，他对着周围的人喊‘下面是那些老鼠，它们想钻上来，快打!’，接下来我们这一帮人就全体自由开火，各种武器就对准那些‘土梁’狠命的打，那些‘土梁’被弹雨打中后土末四溅，时不时的能看到里面有鲜红色的液体渗出来，我知道那是打中了，崩出来的肯定就是它们的血，而里面也的确是那种大老鼠，像火箭筒、无后坐力炮这些威力较大的武器，一发打上去就能炸出一个大坑来，从从坑里还能看到很多被炸碎的老鼠尸体，有的被打个正着，不光身体被炸了个稀巴烂，被炸烂的那些身体碎块还扬的到处都是，那场面比打退越军的强攻还血腥。

不过一直打到第一只大老鼠从阵地战壕之中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那些‘土梁’下的大老鼠只是少数挖洞挖的比较浅的，大多数挖的深的从地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挖的浅的还能勉强打一下，挖的深的你看不见，就根本没有办法，最后这东西挖到直接从战壕的壕壁上就钻出来了，然后连身上的土都不抖，见人就咬，随着钻出来的数量越来越多，最后阵地上的大老鼠比人还要多了好几倍，形成几只围攻一个战士的态势，眼看着形势紧急，

可‘瘸子又赶上路不平’（这是一句民间谚语，意思与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相近），那些第一次被击退的大马蜂再次发动进攻，还是从左右两翼，用你的话说，这也就形成了的‘空地’配合作战，很奇怪的是，那些大马蜂一次也不攻击地面上的大老鼠，只蜇人，它们这些狗日的明显是‘一伙儿’的，唉，接下来我们可就打的太惨喽。”张晓波说道这里长叹了一口气，我听罢也不由的感到惊奇，这种大老鼠竟然能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在地下挖出100多米长的通道，这得是多快的速度？那可是每分钟就要向前掘进30多公分的速度，虽然说南疆边境的土制比较松软，不比北方的坚硬，但每分钟就能挖30多公分，这速度也着实是令人咋舌。

（未完待续）

62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4 13:07

“能挖的这么快的确是不可思议，我也可以想见当时你们的情况有多恶劣了，漫天的‘杀人蜂’本来就很不好对付，命中身体几乎一击就能置人于死地，大老鼠两三口便能咬断人的肢体，那几只围攻一人，这简直比狼群的杀伤力还大，不过从战史上来看，149号阵地上虽然打的惨烈，但最终还是成功完成了防守任务，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或者说是怎么摆脱困境的？”我写下之前的关键点，停住笔头接着问道。

“这次能让阵地脱险，全靠一部电台，当时我们用枪托、

用石头、用刺刀甚至是用皮带、钢盔去跟这些大老鼠肉搏，但不行啊，它们太多了，而且你顾得了地下顾不了天上，不是被大老鼠咬死就是被大马蜂蜇死，甚至有的战士打急了眼跟大老鼠抱在一块，也用牙去咬那东西，不过这样也改变不了149号阵地上整体对我们非常不利的局势，所以之后又打了没多长时间，眼看着阵地就要失守了，印象是我们连队里的一个人，应该是个连部的通讯员，他就直接用电台向后发报，要求炮群覆盖149号阵地，用‘向我开炮’的方式与阵地共存亡，因为我离着他很近，所以他喊的什么我听的清清楚楚，本以为想要英勇就义来着，不过等到最后，通过他转达的上级命令，我们所得到的回复是让我们在3分钟内撤离到149号阵地正北方向的一处山坡上去，也就是意味着要暂时放弃对主阵地的防守，说实在的，当时已经杀红眼了，谁也不想撤，眼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被大马蜂蜇死，被大老鼠咬死，还动不动就落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全都一心想着多杀一只算一只的给战友报仇，我记得很清楚，我亲眼看着有起码三个战友，被那种大老鼠咬掉了胳膊，咬断了脖子，其中一个肚子被咬穿了，肠子流了一地，但还在坚持战斗，最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个被咬穿肚皮的战友，一开始还有战斗力的时候，他肚子上被咬出个大窟窿，一大截肠子挂在外面滴着血，左右来回晃，但他也不去管，还用手里的匕首还插死了一只大老鼠，可最后还是在围攻之下牺牲了。

我那会儿也打的两眼冒火，用枪一会儿打大马蜂，一会儿打大老鼠，梭子里的子弹打完了也来不及换，装上刺刀就往地上戳，后来把刺刀都捅弯了，就把枪倒过来用枪托砸，反正是打疯了。”张晓波说。

“那最后你们撤到149号阵地正北面的那个山坡上了吗？”我问。

（未完待续）

6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4 13:26

“当然是撤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哪能听了命令还我行我素的，既然上级命令我们后撤，那心里再有火也还是要执行的，所以就在连长、指导员等几个连级干部的带领下且战且退，最后成功退到了预定方向，等通过步话机将这个信息传递回去之后，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我们背对着山的另一边就是一亮，飞过来一个东西，飞的笔直笔直的，到了阵地上空之后一头就垂直扎了下来，然后就爆炸了，那种爆炸特别剧烈，跟我以往听到的任何炮弹的爆炸声都不一样，炮弹爆炸的声音都很震，但这种爆炸的声音却十分的闷，就好像打了一个很响的闷雷一样，炸出烟雾也不一样，它炸出来的是一团白烟，而且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冲击波把周围浮在地目标上的东西都掀到天上去了，这种情况虽然在普通炮弹爆炸的时候也有，但总感觉这种爆炸的时间特别长，我当

时猜这应该是一种新型武器，我开始说的新型炮弹，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张晓波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睛看着写着看着天花板，在尽力回忆当年那场爆炸的细节。

我把这段话总结成为精华之后也一字不落的记录下来，我想张晓波能说出这段回忆，也就与我之前查阅的资料对上了，不过这显然并不是什么新型炮弹，而是一枚战术弹道导弹！当时有内部资料记录显示在149号阵地上使用过一枚战术弹道导弹，而所装备的战斗部是一种空气燃料弹头，这种战斗部与一般使用烈性炸药的战斗部不同，它对人类等生命体的软目标杀伤力极大，爆轰波与覆盖面积是同质量黄色炸药（既TNT，下同）的数倍，而空气燃料装药之所以毁伤力要比传统黄色炸药强的多，是因为爆轰波延续的时间更长，这也是他说感觉爆炸时间特别长的原因所在，而一团白烟的出现，则是因为空气燃料装药在爆炸后会产生非常剧烈而快速的燃烧，通过这些特征的采集，基本可以确定，张晓波所说的那枚“新型炮弹”，就是在149号阵地上投入使用，装备空气燃料战斗部的战术弹道导弹。

而空气燃料这种装药在1955-1975年越南战争时，美军曾大量应用于对越共的打击之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代号“炸弹之王”的BLU-82型巨型空气燃料炸弹，由于该弹体形巨大，歼击机与轰炸机通常无法携带，所以经常要由运输机进行投放，一般用来对付大量集群目标，或者是在丛林中

大面积炸毁树林等植被，为机降部队开辟安全的降落点，而我军研制同类武器的时间也非常早，但并没有公开投入战场使用的记录，不过在不对外发行的内参中则有相关记载，张晓波作为基层战士，未见过此类弹药也实属正常，所以将其误认为了是一种“新型炮弹”。

“那么后来呢？这次打击的效果怎么样？”我思索过后接着问。

“效果那是好极了，后来我们就在山坡上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步话机中传来命令，要求我们报告打击情况，如果打击效果较好，就返回阵地继续执行坚守任务，如果打击的效果不够理想，就如实反馈，还会进行第二次打击，得到命令后，所有同志开始全员回防，准备跑回去看看阵地那边是什么情况，当时在山坡上看的时候，看的不算清楚，毕竟距离有好几百米远，只是听见一声闷响后就看到一团巨大的白色烟雾，但到了地方再看，那还是相当震撼的，在爆炸的中心点，炸的除了焦土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而在外围则是大量大马蜂和大老鼠的尸体，而且它们的尸体很奇怪，不是像其它爆炸那样直接被炸碎了，或者是被破片杀死，而是尸体都很完整，从外表几乎看不出来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但是凡事有‘孔’的地方，全都爆了。”张晓波说道“爆”这个字眼的时候，还攥紧拳头在空中猛的一张开，做了一个表达“爆”这个现象的手势，再加上他的表情，看的出他回忆到这个地方时，

非常兴奋，大有给战友报仇的畅快感。

“有‘孔’的地方？什么是有‘孔’的地方？”我问。

“就是七孔这些孔了，比如眼睛、鼻子、嘴巴还有耳朵，以及肛门，甚至是肚脐眼也包括在内。”张晓波说。

“这些‘孔’怎么了？”我问，不过虽然我出于采访的原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询问，但实际上在确定那个爆炸是空气燃料装药产生的，再到他说这些“孔”都爆了，以及是什么的时候，我在心中就已经有了答案。

“我检查了几十具大马蜂和大老鼠的尸体，凡是眼睛，全部爆裂，特别是大老鼠的，大马蜂的耳朵在那里我不知道，但大老鼠的耳朵里都在往外流血，嘴巴里也是，全是血，不过最明显的还是肛门，大老鼠尸体的身子都是瘪的，因为内脏全从肛门里喷了出来，不是流出来，而是喷出来，虽然我没看见，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们的肛门都被撑破了，一个个都跟个鸡蛋差不多大，而且内脏都是呈放射状溅射在地上的，大部分还都是扇形，明显是有种很大的压力瞬间把它们的五脏六腑都给从肛门里挤的喷出来了。

那些大马蜂也是，后面长毒针的那个地方破了，里面花红柳绿的东西也喷的到处都是。”张晓波说。

“那你还说过有肚脐，难道这两种巨型化的动物的肚脐很明显吗？或者说和人类差不多？”我问，而他上面所说的巨型老鼠与“杀人蜂”被炸死的情况全都在我的意料之内。

“肚脐说的不是他们，说的是人的尸体，可惜啊，当时情况紧急，阵地上还有很多被它们蜇死和咬死的战友尸体，甚至是还有没彻底咽气的战友，但撤退的命令非常紧急，想把尸体和一息尚存的战友转移走是根本来不及的，只能让没受伤以及受伤不重的先撤，等刚撤到地方不一会儿，那个新型炮弹就飞过来了，然后就是爆炸，虽然把阵地上的大马蜂和大老鼠全都给炸死了，但那些还没咽气的战友、以及那些尸体也跟着一起被炸了，距离炸点最近附近半径起码 50 米内的人或尸体跟着那些大老鼠、大马蜂一起，直接被炸的连灰都找不到了，而外围的人体情况则跟我上面说的大马蜂和大老鼠一样，凡是有‘孔’的地方全都爆掉，只不过多了一个肚脐眼，后面是肛门，前面是肚脐眼，全都破了，五脏六腑就像是被一股很强很强的力量从里面给用力的掏出来或者是挤出来一样。”马晓波说。

（未完待续）

6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5 12:28

“反正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没跑开的，全都给炸死了。”张晓波顿了一下之后又补充强调了一句。

“那‘全都给炸死了’，就是说当时的打击让所有的巨型‘杀人蜂’和大老鼠一个都没剩，全都死了？”我问。

“对，一个都没剩，当时我们有三分之二的人进入战壕

以及之前的其它工事继续做好战斗准备，防止敌人偷袭，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则负责警戒和临时检查战场，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以防再有什么东西伤人，不过来回里里外外的检查了至少三遍，没发现一个活口，的确是全死了，虽然可惜那些战友的尸体也跟着一起遭到了蹂躏，但想到把这些狗日的东西都炸死了，也算是给他们报了仇了。”张晓波说。

“这场战斗之后，还出现过巨型‘杀人蜂’或者是大老鼠吗？”我问。

“没再出现，这一次好像是把它们给打怕了，我们之后有击退了几次越军的连排级的偷袭以及正面强攻，直到战役结束，就都没再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当时凡是参与149阵地保卫战的所有战友，都获得了嘉奖，最高的是集体二等功，我在后来的作战中因为毙敌数量较多，还立了一个个人三等功。”张晓波说到这里，用手指了指为了准备接受参访而事并排先挂在胸前的两枚奖章，他当时的表情非常复杂，我看得出，这复杂之中，一半是对获得荣誉的自豪，一半是对牺牲战友的追思与哀伤。

随着采访临近尾声，我本想着给张晓波提及一下他所说的“新型炮弹”并不是炮弹，而是一种比炮弹级别高的多的武器，后来转念一想，他既不是高级指战员，也不是军迷，他所了解的军事知识都是与他当年所当兵种与所参加过的战斗有关的，而“战术弹道导弹”、“空气燃料战斗部”等专

业名词他并不知晓，这么多年过去了，认为那是“新型炮弹”的概念也早已在他心里根深蒂固，我没有必要去强行纠正一位老兵的这样一个无关大局的错误，而且倘若真要去纠正，恐怕惯性思维下也很难让他在短时间内接受，所以想到这里又决定不说了，到最后我也就没把这些话讲出口。

接着我们又聊了一点他战后生活的闲话，从交流中得知，他之后从亲戚那里借钱开了一家“老兵饭店”，生意一直不错，而且每年都会坚持到当年老山前线的烈士陵园去祭奠曾经生死与共的兄弟，并且逢年过节有机会便会联系一些尚在的老战友聚聚餐，像今天一样，讲讲当年硝烟弥漫的往事。

“老兵饭店”的生意让他这些年来的生活过的相当殷实，看到当年的英雄如今生活如意，我心情也算舒畅了不少，只是张晓波在提起自己生活的时候，就不停的念叨跟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我又宽慰了他几句，话罢，我向张晓波表达了我对参与149号阵地战斗乃至所有整个对越作战的所有官兵的敬意后，结束了此次采访。

以上为参加149号阵地战斗的张晓波战后口述回忆整理而成，由于149号阵地上出现的“活体生物兵器”种类相较于169号阵地上较多，而且与包括142号阵地在内的前两处阵地相比，还出现了罕见的“空地配合”作战，所以本来预想至少采访3名当年的149号阵地参战老兵进行口述回忆采访，以求获得不同视角的立体回忆，但无奈时间过去太久，

有些老兵已经很难联系，有些则不愿意提起当年的往事，最后无奈只采访并整理了张晓波一人的战后回忆。

关于“7.12”大战中主要出现“活体生物兵器”的169、142、149三处阵地，当年的交战情况大致可以通过上述的回忆管中窥豹，不过这些“活体生物兵器”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比这些兵器本身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接下来将继续跟踪采访有关人士，以亲历者与专业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权威解答。

（未完待续）

66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5 12:39

（二）

战场上的玄门中人

关于在三处阵地上出现的“活体生物兵器”，经过简单统计可以得知分别在169号阵地上出现了1种，142号阵地上出现了2种，均为“地面单位”，149号阵地上出现了2种，其中1种“空中单位”，1种“地面单位”，一共是4种“地面单位”，1种空中单位，合计有5种各有特点的“活体生物兵器”。

在整理资料时我曾思考过，如果说这5种“活体生物兵器”均为越军所为，那么越南要在相关领域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才能做到，可无论从科技还是经济角度讲，无论是1984

年还在连年战火中燃烧的越南，还是到了现代的越南，都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强国，那些骇人听闻的“活体生物兵器”就是用现在越南的国力去研究、去生产制造，也是难以用科技手段实现的，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而越南、越军与这些“活体生物兵器”之间虽然通过参访可以得知是前者驱使后者作战的一种关系，但它们之间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建立的这么重关系呢？带着这些疑问，我成功预约了第一个采访对象，由于职业原因，他不方便向我透露真实姓名，按照他的要求，我在交流中称呼他为“散人”，在下文中亦沿用这个称呼。

这次的采访没有像往常一样选在记者站的采访室，而是找了一家相对僻静的茶楼，在茶楼二层东北角的一个靠窗角落里，我与散人相对而坐，为了方便起见，采访以全程录音的方式进行，不过出于他职业的特殊性，所以在录音中对他的声音进行了模糊处理。

现在，我将用文字来还原我与他的这段让我茅塞顿开的同时而又震惊不已的对话：

“根据之前的描述，你也是老山战役的亲历者之一，我很好奇，同时也是本次采访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你本身的身份并非是军人，甚至其工作与‘战争’这个事情相去甚远，但为什么会成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在老山战役的第一线呢？是自发的还是有什么其它原因？”我调整好录音

器打开按键后，率先发问。

“我 13 岁出道跟着师父‘学手艺’，学到 22 岁出师，27 岁那年正好遇上中越边境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这类人以‘除魔卫道’为己任，碰上这种事情就没有置之不顾之理，而且经过事前的一些了解，这次贼人来势甚凶，师父便想亲自出手解决，再加上也算是给我一个历练的机会，毕竟在此之前我经历过的事情，大多数都是‘小场面’，老山战役的那次，算得上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大活’，或者说，相对于老山战役那次，之前我所经历过的，都是‘小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与师父的加入，算是一种自发行为，不过又不全是，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师徒二人在打点好行装，准备足了应用之物后，准备第二天赶火车前往中越边境时，我的大师伯，也就是我师父的师兄所写的一封亲笔信，以军方专用邮递通道送到了我们手里，虽然信中的内容我没看，但信封上印有‘绝密’二字的红戳，我印象非常深刻，师父看了信后只是告诉我大师伯请我们出山帮忙，帮忙的具体事情，便是此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又算是为‘官家’（注：‘官家’一词为江湖人士对政府的代称）办事。”

散人自始至终表情平静，他说话时的语速平缓而富有张力，我采访过的对象无数，可以自豪的说是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从表情上表现出的内心变化是很难逃过我的眼睛的，比如之前采访的那些老兵，他们

的真情流露，我会第一时间看在眼里并判断出他们此时的心理状态，但这次我却碰上了“对手”，从面前这位散人的脸上，我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就好像他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而且应该说比说别人事情的人更加没有波澜，毕竟人有七情六欲，在讲他人之事时多少也会掺杂进去一点自己的情感，所以最起码的情绪波动还是会有的，但他，的确是一点都没有，起码以我的水平是完全看不出来。

（未完待续）

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6 15:19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4445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44462.jpg{EIMAGE}

1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6 15:43

“那你所说的这位大师伯，听你的叙述，他应该是有官方背景，要不然不会能通过军方专用邮寄通道发送信件，如果方便的话，能讲讲他的事情吗？”我问。

“这个说来倒也无妨，毕竟你能找到我来采访当年的事情，想必肯定是得到‘官家’（意思同之前解释，下同）授权的，所以给你说也算是支援国家建设吧（他说这句话的是

我有感觉特别有意思，因为结合他之前‘官家官家’的称呼，总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很有老江湖规矩的这么一个人，但后面这句‘支援国家建设’又让人感觉他接受过正统的红色教育，两种风格虽然颇有些矛盾，但此情此景之下结合在一起，却为他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大师伯工作的地方我听师父讲过几次，但都没有往深里说，想当年师父与大师伯一同在师爷那里‘学手艺’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就非常要好，相约出师那天一起闯荡江湖，匡扶天下，只是后来，赶上的形势不好，全国上下都在组织‘破四旧’，然后又是十年政治动荡，吃我们这碗饭的人极不受待见，最严重的时候那简直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奈之下，师爷带着满门上下一起隐遁深山，一直过了十多年，偶然派人下山砍柴，在路上偶遇附近县城里的山民遇险，搭救之后经过一番攀谈这才知道外面的形势早已翻天覆地，动荡已平，浩劫不在，那些当年扣在我们头上，林林总总的‘大帽子’也都被扫的干干净净，这个消息传到了师爷的耳朵里，他为了验证真伪，还特地亲自下山跑了一趟，一看山民所言非虚，回山之后这才又带着我师父、大师伯等一众人下了山，返回了当年师门所在地，不过回来的时候，原先的大殿、厢房、练功房什么的都已经没有了，打听了才知道是在‘破四旧’的时候被民兵给拆了，不过这么一大帮人总得有个去处，我师爷就联系了一些江湖上的老朋友，筹了一笔钱，重新修

建了馆舍，那一年我听我师父说是1980年。

后来，改革开放讲究的是市场经济嘛，虽然我们所学所用用现在的话说是非常‘边缘化’的，但人总得生活是不是？为了减少师门的财务压力，也为了能让本门本派的奥妙传承下去并顺带创造点经济效益，师爷就允许身边大部分弟子出师，只要不是作恶，可以用所学所会，挣点外快回来，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正好赶上国内流行‘气功热’，我师父与大师伯就一起下山创办了一个气功班，毕竟有真才实学，一时间风头无二，膝下门人弟子有数千之众，这不是那些空有其名，只凭着两张嘴皮子就骗人钱财的假大师和神棍能比得了的，后来就引起了官家的重视，官家从全国各地召集了一大帮这类人，集体进京进行测试，那时候的说辞好像叫什么‘特异功能研究’，不过这些人里绝大多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假大师和神棍，都是只会玩一些障眼法甚至是靠坑蒙拐骗为生的泛泛之辈，经过几个月的测试下来，他们里十之有九，都从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了，而我师父与大师伯算是凭着真本事留下来的极少数人中的之一，不过在去留问题上，师父跟大师伯发生了分歧，师父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所以不愿意‘端’官家的‘饭碗’，大师伯当时还劝他，说官家的饭碗是铁饭碗，只要‘端’上了，就一辈子衣食无忧，假使‘端’的好了，像你我（这是散人大师伯说的话，所以这里的‘你我’指的是散人的师父与他大师伯）这种人，更是前途无量，

而师父却说凭自己的性子，在‘学手艺’期间就向往的是闲云野鹤的生活，官家的‘饭碗’，莫说是‘铁饭碗’，就是‘金饭碗’自己也不喜欢。

师父是这个态度，但大师伯则不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意思是说有一身本事，不管是文韬还是武略，最好、最大的舞台与归宿就是给‘官家’效命，只有这样的舞台才能让他学有所用，所以他十分乐意留下来任职，这种事情嘛，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最后师父与大师伯争执一番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各自去了，大师伯留了下来，师父退出，但因为师父有真本事，所以在‘特异功能研究’期间留下了一份非常详实的能力档案，等回到地方上，师父带着我，继续开气功班，以教徒弟收学费为生，每月我们还会把总收入的五分之二拿出来孝敬师爷，用师父的话说，这叫报答师爷的授业之恩，师爷的弟子徒孙们甚多，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像我师父这样把‘买卖’做大的不在少数，每个人都孝敬一点，一月一年下来那也是个十分不菲的数字，所以我师爷晚年倒也过的富足快活。

再再后来，就是老山前线出事，师父得到同行的口信儿之后准备出山，他这个人，虽然不愿意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不愿意在‘官家’的体制下干活，但却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以前常教育我说——‘大丈夫七尺之躯，国若无难便罢，有难便要以身许国’，所以以他的脾气，这个事从他的

内心深处来讲，他不知道便罢，但从他知道的那一天起，他就‘管定了’，虽然他的决心大在我意料之内，不过他在出发前的一个月，竟然解散了气功班，退还了数千名弟子或者说是学员的学费，我当时很惊讶，毕竟善财难舍，这么一大笔钱说不要就不要了，更何况遣散了他们回来我们吃什么？不过经过后期的了解我才知道，师父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这次所要面对的对手非同小可，他这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去的。”

（未完待续）

1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6 15:54

“你们决定之后就立即动身了吗？”我问。

“是的，是立即动身，有师父求战报国的决心，再加上出发前大师伯的盛情邀请，况且我本人在当时那个年纪虽然对家国天下的概念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但也非常想去试试身手，所以我们师徒二人几乎是连夜打点好行囊，就以官家名义出发了，在到了老山前线后，我见到大师伯竟然穿着一身军装，我那时不懂军衔，但从他的样子来看，他的级别不低。”也许是性格原因，我最开始的发问初衷只是想问一下他大师伯在官方体制内是什么任职，但没想到他从他师爷的那一辈开始讲了个透彻，刚开始我还感觉有点拖沓，但仔细听完，感觉这都是些不可多得的素材，所以也就没有了开始

时那种烦躁的情绪，而后来又安插一个关于“何时动身”的问题，则是想找个切入点，将话题引入正轨。

“那进入正题，在意识到对手‘非同小可’之后，你们在前线遭遇了什么？我经过之前的了解，据说在前线的三处高地（既前文中所说的169、142、149三处高地）的战斗中，发生了与不明生物规模较大的战斗（由于不确定他是不是习惯用‘活体生物兵器’这个军方命名的学术名词，所以就用了更加通俗易懂一些的‘不明生物’来代替），这些不明生物与你刚才所说的对手有什么关系吗？”我听完散人的叙述后点点头，按照我事先准备的问题与安排，继续发问。

“你说的那些东西，有些归我们管，有些不归我们管，归我们管的那几种，倒也的确是‘行货’，对手没有50年以上的道行，的确玩不转，那时候我学艺14载，本想着以我的本事足以独当一面，何必又是我师父又是我大师伯如此兴师动众的全体出马？还为了这事把好好的气功班给解散了？这是不是太给越南人‘脸’了？结果我把这个想法给师父说了之后被他言措词严厉的好一番责备，说我不知深浅，我不明白师父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脾气大，不服输，就把胸脯拍的‘啪啪’响，给师父说就那些东西以我当时所会的手艺，没有解决不了的，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师父说人家解放军有枪有炮，有坦克有飞机，用得着你去解决那些玩意？真需要我们解决的是制造和控制这

些玩意的那个幕后主使，也就是那个真正的对手，就凭你的能耐，真跟那个主儿碰上了，你都不够给他塞牙缝的！

师父给我说这话时的那个凝重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跟着他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他如此如临大敌，我被他批评了一顿，虽然心里还是一百二十个不服气，迫切的想要见识见识这让我们师门上下如此重视的对手到底有多少能耐，不过师父毕竟是师父，他把事情描述的这么严重，绝对不是跟我开玩笑闹着玩的，所以我纵使不服气，但也打心底也非常紧张，晚上睡觉的时候，心里默默的把自己所会的本事都回想了一遍，遇到什么情况用什么办法，逐一想过，最后想的累了，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散人说。

（未完待续）

1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6 16:08

“那这些东西里什么是归你们管的，什么又是不归你们管的呢？”我问。

“和玄门、法术有关的，就归我们管，而跟这方面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就不归我们管，这么说吧，解放军战士们在 169、142 这两处遇到的那些东西，属于我们的业务范畴，但 149 号阵地上的出现那些东西则不是。”散人说。

“那你们当时是从北京出发直接到的老山前线吗？”我点头作为回应，随后接着问。

“是的，我们是从北京直接出发的，而且还是坐的飞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规格还挺高，听说是一架首长专机，我跟师父带着一大堆‘家当’，上了飞机之后一路从北京飞到昆明，再从昆明搭乘军列到中越边境，最后坐军车到的老山前线的第一线。”散人说。

“看得出来，国家对这件事也的确是非常重视，我这里多问一个问题，你说你们带着一大堆‘家当’，那是些什么‘家当’？难道是开办气功班攒下的存款？在前线也用不着这么多钱吧？”我问，之所以说是多问一个问题，是因为我感觉可能这个问题会涉及到一些他不方便回答的事情，所以我问的小心翼翼，如果他拒绝回答或不正面回答，那也在我的意料之内，我也不会继续追问。另外，我当然不是真的以为他们会带着巨额存款去前线，这是一种采访手法，算是在较为常规而沉闷的问答环节中加一点“趣味”，用来环节气氛，属于一种小小的“采访技巧”。

“那些‘家当’当然不是钱了，而且这个不是我说大话，那个年头，没有移动支付什么的，有钱也都是现金，要是我们把所有存款都带上的话，还真拿不了，因为太多了，不过我师父是个把财看的很轻的人，钱多钱少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多了就多花，少了就少花。

至于那些‘家当’是什么，那都是我师父从学艺到出师再到当时去前线之前积攒下的‘宝贝’，有师爷传给师父的，

有师父自己花钱在外面淘来的，还有师父根据需要自己动手制作的，等等吧，反正什么来路的都有。它们的作用很大，打个比方吧，如果说枪炮是军队的武器装备，那些‘宝贝’就是我们这种人的武器装备，有它们在手里，才能更好的对付恶人还有恶事，比如那次老山前线上出现的东西和它们的幕后主使。”散人说。

（未完待续）

10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4:48

“那方便说说这些‘宝贝’具体都有什么吗？”我对这个问题颇感兴趣，也感觉其中内容应该很有价值，所以看他口风并不是很紧，就增加了这个提问。

“我只能在不破坏行规的前提下给你说几种，而有些关键的是不能说的。

在我们带的这些‘宝贝’里，有整整一箱的红绳（关于这种红绳的作用，他没在这里说，但后面提到了，我会在下文有详细说明），还有满满 5 大缸的特制香灰，这缸可不是一般的缸，每一个缸如果盛满了，能盛下起码 1000 斤的水，而 5 大缸的香灰就是装的满满当当,要不是有个大封口封住，都能冒出来，另外还有一只玉石做的龟、一只纯金的如意、3 大瓶牛眼泪，以及整整一车的用黑狗血浸泡过的坟头土，具体有多少我不太好说，总之很多，起码 2 吨以上吧，这么

多东西原本我们是想自己带着去的，幸亏这几年开办气功班，师父挣了不少钱，他事先是想雇上几辆车从北京出发运到老山前线的，那个念头基础设施建设跟经济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干公路货运的本来就不多，干长途货运的就更少了，从北京到云南，隔着万水千山，要把这么多东西运过数千公里的距离，就是放到现在，仅运费也十分不菲，更不用说在当年了，但他根本不在乎，反正我师父为了这事也算是下了血本，不过正在想找车还没找到的这个时候，我大师伯的信就到了，军方直接派专机来接我们，连同我们的东西一起带走，把这些‘宝贝’送上飞机货仓的时候，我记得我师父还对负责搬运的那几名小战士嘱咐了半天，千万不要让大缸里的香灰见阳光，那整整一车坟头土也一样，大缸里的香灰还好说，有我们特质的封口，只要不撕开，一滴水也渗不进去，但那车坟头土就比较难办了，当初为了保证避光性，费了好一番力气，在北京郊区转了一大圈，买了不少大棚养殖用的那种黑色塑料篷布，是完全不透光的那种，把这些坟头土全部用黑色塑料篷布盖住，盖的严严实实，一点都不能露出来。

那些像玉石乌龟，金如意什么的小件儿‘宝贝’，则是让我师父随身带着，几乎不离手，别看它们个头都不大，但全是浸透了几代先人功力的大法器，威力大得很，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两件东西都起到关键作用了。”散人说。

“‘特制香灰’？‘用黑狗血浸泡过的坟头土’？这些

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它们又为什么不能见光？”我听到他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本能的感觉接下来会有一场绝对堪称“精彩”的大斗法，而从他接下来的回忆与描述中，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当我问完这个问题后，散人笑了笑，这是自采访以来，我第一次见他有比较明显的表情，他笑完之后这样说道：

“这些东西都是用秘术炼制出来的，我说的简单，实际上里面的工序很多，就拿那个用黑狗血泡过的坟头土来说吧，不是说弄来黑狗血浇在坟头上找来的土上就行的，黑狗的狗血，只能要公狗的，而且全身上下要通体黢黑，不能有半点杂毛，而坟头土也不能使寻常百姓的坟头，最好是达官显贵，如果能使王侯将相则最好不过，而且取黑狗血的时候还不能伤了黑狗的性命，也就是说，不能杀死黑狗，一条狗一次只能取一只海碗这么多的血，如果取的多了，那就会伤及狗的性命，如果狗死了，那么这血的功效也就会被极大的削弱，甚至是毫无作用，用我师父的话说，取黑狗血本身就是一种索取的行为，取完了要用上好饭食供养黑狗作为报答才行，假设黑狗因为此事丧命，那么将损伤阴德，对制作这种土的功效极为不利。

至于坟头土，达官显贵的坟墓哪有这么好找的，王侯将相那就更是在古墓的范畴之内了，如果能准确的找到古墓的位置，恐怕更多的人不会去费如此精力去制作这种土，而是

会选择盗墓发财，而我师父那次所动用的坟头土，全部都是从古墓中找来的，年代据我所知，最晚的也是北宋时期的，而这些坟头土的来路，我也不怕告诉你，是我师父花大价钱从很多盗墓团伙手里买来的，买卖之前，先通过多方渠道跟他们联系上，要求发现大型古墓之后把棺椁附近‘质地’最好的坟头土带回来，说到这个事情，我师父花钱买坟头土出的价格，比文物黑市上出售的绝大多数的明器还要高，而坟头土对于盗墓团伙来说又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在我师父这里还能卖出高价，他们也就都很乐意跟我师父做这种生意，不过毕竟大型古墓不好找，所以这种坟头土也就非常稀少，而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们在别人眼里可能一文不值，但我们，特别是在我师父的眼里，不说是无价之宝也差不了许多。

当时我们随行带去的那些，是我师父从下山开办气功班到出发前为止积攒的所有存货，买下它们所花的价钱如果放在日常生活中的话，不敢说的太夸张，但富甲一方还是绝对没问题的。

你刚才还问‘特制香灰’与坟头土为什么不能见光，这个事情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两种东西，尤其是后者，都是经过精心调制的‘阴阳混合’之物，其中阴阳二气的比例非常精确，比如说坟头土是至阴之物，而公黑狗血则是至阳之物，两者按照比例混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效能，假设阴阳失衡，就会折损此物的威力，甚至是让它完全无用，刚才我提到过

不能让黑狗因为取血而死亡，假设死亡会损阴德，从而让坟头土受到负面影响也是这个原理，而阳光是自然界者阳气最盛的存在，假设被它直射，坟头土中的阴气将被驱散殆尽，到时就阴阳就会失衡，其结果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情况了。”散人说。

我听完他的这番解释后，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我对他这一行完全是一窍不通，不过听他讲的倒也感觉有几分道理，起码还算得上是通俗易懂，而非常见的江湖神棍喜欢用的把简单的问题讲的玄而又玄的套路，再加上他说取黑狗血不能伤黑狗的性命，这一点也让我增加了几分对他以及他师父的好感，这里说一下，我本人非常喜欢小动物，尤其是狗。不过对于他讲的其他事情，我暂时还是持一种保留态度，虽然这不妨碍在此次参访结束之后我因为客观事实又改变了我的看法（至于是什么客观事实，我也会在下文相关的位置有个清楚的交代）。

（未完待续）

1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5:24

“那之后你们到达目的地后是怎样展开行动的？是直接就参加战斗还是先制定详细的计划？”思索片刻后，我接着问。

“计划当然是必须有的，特别又是在这种对手道行非常

高的情况下。

当时我们到了地方之后先跟我大师伯见了一面，在军方的安排下进行了接洽，果然不出我之前的猜测，他的级别的确不低，是军方在这方面的总负责人，那会儿大师伯征求我师父的意见，问他准备怎么干，我师父说之前的打算是花点钱在当地顾上一些民夫，带上我们应用的东西，然后潜入越南境内，从背后敲掉他们，即便不能一次性将他们全部消灭，也要打乱他们的行动，阻止他们使用法术对前线的战事造成干扰，不过难点是我们只知道对方的大致范围，没有精确的定位信息，这样就还得到了现场再找，耽误时间而且容易节外生枝。

大师伯一笑，他说这些事情都好办，既然有军方支持哪里还用得着什么民夫，直接派了一个侦察排来协助我们的行动，除了帮助搬运与携带所需物资之外，还提供武装保护，毕竟如果碰上越军的袭击，没有武装在身边是很难办的，至于行动范围，经过事先得周密侦查，已经大致圈定好了，预定范围内有两座山头，中间夹着一块开阔地，还有一条小溪，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要对付的那个对手，或者说是个妖人，就在这个区域活动，只要进去了，想找到他并不难，关键是怎么消灭他。”散人说。

“那你们最后与越军方面的相关力量正面遭遇了吗？如果遭遇了的话，战果如何？”我问。

“当然是遭遇了，如果连遭遇都没有，只是隔空斗法的话，以敌我双方都不是泛泛之辈的造诣，最多只能给对方造成一点暂时的小麻烦，想要消灭或者最起码是击败对方，就必须有一场面对面的较量。

至于战果，那场较量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从我们这行的角度来说，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其残酷性也绝不亚于老山一线的正面战场，而这种较量必然是你死我活的结局，我们若不赢，我今天也就没法坐在这里给你讲这段历史了。”散人说到这里，又是轻轻一笑，不过这次的笑容我看得出有很明显的骄傲的意味，看的出，虽然此事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但再提起来，即便像散人这种个人情绪非常内敛的人也忍不住让成就感溢于言表，那么无需猜测就能知道，此战他们师徒二人在这次面对强敌时打的非常漂亮。

“那么，能详细说说当时的交战细节吗？”这是我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虽然是肯定要问的，虽然我那时还有一点点不相信他，但在问出口的那一瞬间竟还是感觉一阵激动，这是我入了内参记者这个行业以来至今为止都非常少有的，因为我知道，他讲了这么多，最精彩的地方要来了。

“当然，这是你要问的重点，也是我要说的重点，不过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具体细节我能说的肯定会知无不言，但可能会破坏行规的东西，我肯定不会说，希望你理解一下。”散人说，我听后自然是表示理解，毕竟像他们这种行业，忌

讳的话、事比较多，能说的如此开诚布公已经在我的意料之外，随后我点头示意，表示可以进入正题了，散人则轻轻的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比较郑重的语气开始娓娓道来：

“我们到的时候前线战事正酣，我师父的意思是连夜启程当天晚上就出发，不过大师伯说没那个必要，本来战斗就是我们压着越南打，他们用点法术的手段虽然会造成一些麻烦，但终归是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只要火力保障到位，前线就没什么问题，而我们的任务则是渗透到敌军的浅纵深，把那个在幕后作祟的妖人给揪出来，然后打掉，而在这之前，大师伯要我们先休息一晚上，他则安排人把最后的准备工作做完，第二天七点钟准时出发。

用现在的军事术语说，我们当时的行动称得上是一场特种作战，而且还是一场“斩首行动”（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心说这位散人竟然还懂特种作战与斩首行动这些军事术语，不过经过再往后的交流才知道，他也是一位资深军迷，了解的军事知识也远不止与老山前线有关这一点）。

然后我师父考虑了一下感觉也有道理，毕竟客随主便，这里是大师伯说了算，而且我跟他也是初来乍到，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情况，所以不便多说什么。

大师伯接着就招呼过来一个人，这人是一名团部文书，我们就在他的安排下到行军帐篷里睡了一晚上，修道之人一般起的都早，我跟师父平时的习惯是早上 5 点准时起床并开

始吐故纳新，也就是练气，练到1个小时到6点钟整再吃早饭，接下来再开始一天的工作，而那天起来之后练完气，我师父拿出自带的东西准备吃，才又被那名团部文书告知部队管饭，本来是不想麻烦他们的，但盛情难却，就去了作为临时餐厅的另一个大型帐篷里，那时候大师伯看样子早已等候多时了，在他面前的一张大桌子上摆满了十几个罐头，我记得有一半是荤，一半是素，荤的有牛肉、羊肉、猪肉罐头，素的有黄瓜、土豆还有卷心菜，虽然都是罐装食品，但放到一起还是很丰盛的，在炮火连天的前线能吃一顿这样的早饭，也的确是高规格待遇了。”散人说。

“这么多荤菜，你们不介意吗？”我问，散人听罢又是一笑，不过他这个笑跟之前不一样，很显然他看出来我把他以及他的师父、大师伯当成是出家人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略显尴尬，而对于我这个有点“低级”的疑问，他并没有不耐烦，而是回答道：

“我们门派虽然是玄门，但非道非僧，而且绝大多数玄门中人都是如此，对食荤与饮酒并不忌讳，但是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禁忌，比如说我，我从来不吃各种动物的‘肠’，尤其是猪大肠，当然了，我不吃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门派不让吃，而是我自己不喜欢吃。”

我当时听到这个回答心说这个散人还真是挺幽默的，把自己的忌口跟我的这个问题联系到一起了，可能是他看到我

的表情有点不自然，想转移一下话题把这个尴尬冲淡一些吧。

“那然后呢？”我也不想在这个显得我很外行，并且与主题关系不大的问题上再问下去了，便开口将话题继续往下引。

（未完待续）

13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5:26

“然后——师父、大师伯以及我都不是那种细嚼慢咽的人，不大会儿就吃完了，大师伯说让我们看看他给我们做的准备还满不满意，就让人把搭帐篷中将的帆布门撩开，我们这才看见，在门外集结了一整个排的解放军战士，他们都穿着那种很经典的丛林三色迷彩，带着钢盔，钢盔上面插着各种用于伪装的植被，身上挎着武器，一个个都是满脸杀气，眼神能影射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仅凭这个，我就知道这些战士都是精锐。

而在他们的后面则是整整 12 头‘大轿驴’（注：一种比一般驴大得多，更加善于负重与奔跑的驴种），这种驴的块头比一般的马匹还大，特别擅长在山地等崎岖地形上负重行走，而且驮着人在平地上跑起来比好马是比不了，但比稀松平常的马，那只快不慢，在看它们后背上背着的，都是一包一包的东西，那是打包好的我们带来的特制香灰还有黑狗血坟头土，大师伯说一会儿出发的时候，以这 12 头驴子作为

运输力量，一个排的战士都是精挑细选，实战经验丰富的侦察兵，他们负责对我们俩进行武装保护，然后到了指定地点，就看我们俩的本事了，不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所以不能跟着一起去，为了这事他还给我师父赔了半天的不是。”

“准备了 12 头驴子作为交通工具，看来你们需要渗透的路线肯定非常难走，而且也看得出军方的确是用心了。”我说。

这里我再多说一句：大家不要小看牲口在现代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莫说是几十年前的老山战役期间，就是发生在 21 世纪的阿富汗战争，美军在阿富汗山地执行运输任务最倚重的力量就是牲口，其中又以骡子与驴子为主，阿富汗多山地，机械化平台很难畅通无阻的将所需物资及时运送到指定地点，而空中运输成本又太高，至于人背肩扛，那在体力的限制下就更不现实了，所以牲口是在恶劣地形下最可靠的运输工具，还是以阿富汗为例，为了制约塔利班等反美武装的力量发展与补给，美军甚至将骡子与驴子的贩卖控制的比枪支弹药以及交战区最需要的抗生素等战地医疗物资还严格，将山地运输牲口划为当地的“战略物资”，从这里就足见牲口对于一些特殊地形条件下战争与战斗的重要性。

“那是自然，军方比我们想的要周到的多，我们想到的没想到的细节他们都做的面面俱到，说实在的，这事儿之后，

每每想起这些细节，我跟师父还都挺感动的。”散人说。

（未完待续）

1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5:33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007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008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008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0114.jpg{EIMAGE}

1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7:02

今天稍微有点闲空，就各位看官发一点在 169、142、149 这三处阵地上我军使用过的轻武器图片吧，也算是丰富一下帖子的内容：

13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7:07

56 式 7.62 毫米半自动步枪：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00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006.jpg{EIMAGE}

1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7:08

再补一张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075.jpg{EIMAGE}

1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7:11

56 式 7.62 毫米班用轻机枪，169 号阵地上机枪手小李使用的就是它：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20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214.jpg{EIMAGE}

1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7:14

63 式 7.62 毫米自动步枪，该枪也算得上是一代名枪了，可惜受到特殊年代的冲击，再后来刚有出头之日又被日后名满天下的“81 杠”给挤了下去，不多说了，看图：

（注：图 1 与图 2 虽然都是 63 式，但略有不同，图 1 护木为双孔设计，图 2 为三孔设计，这是不同生产批次上进

行微调改进产生的区别）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33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346.jpg{EIMAGE}

1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7:24

56 式 7.62 毫米冲锋枪（实际上是自动步枪，只是我军当时沿用了对轻机枪以外单兵自动武器的老式命名规则，才将其命名为了冲锋枪，该枪与 AK-47、AKM 外形极为相似，非常容易混淆，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区分区分三者的一点简单常识：56 式的准星为全包围，而 AK-47、AKM 的准星则为半包围，大家可以自行将图 1、2 中的 56 式与图 3 中的准星结构 AKM 进行一下比较【尤其是比较图 1 与图 3，因为图 1 的角度对 56 式的准星结构展示的比较明显】）：

（注：该枪虽然并没有在本文的回忆内容中出现，但也是在对越边境作战，保卫南疆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型号，其虽然连发精度略低【远不如 81-1】，但近距离极其猛烈的自动火力给了越军极大杀伤并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再次为了纪念一下这位越战“老兵”，也发一下它的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91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92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6933.jpg{EIMAGE}

1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7:27

74 式火焰喷射器（图 2 中就是该喷射器对高处目标喷射时的场景，在 149 号阵地上 4 名防化兵使用它对付“杀人蜂”便用的是此种战术动作，只是根据我的设想，当时的喷射角度应该更大，甚至是在保证不伤及自己及友军的情况下已经接近于垂直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721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5997222.jpg{EIMAGE}

1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7 17:29

楼主又来事了，今天的武器图就更到这里吧，下次有机会再更

（未完待续）

1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6:48

“然后你们就分开行动了？”我问。

“嗯，我师父当然不能因为这个说大师伯什么，两人互道了珍重，随即出发。

一路上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遭遇了两次小股越军的袭击，不过他们应该并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从外表来看，我们更像是一支规模不大的物资运送部队，有短暂的交火，所幸负责保护的侦察排战士都军事素质过硬，武器装备在那个时代也是最先进的，可以比较轻松的全歼来袭越军，有一个地方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亲眼看见我军这边一名侦察兵战士单手开枪，枪法不能说百发百中，但平均三四枪就能打死一个越军，而他的另一只手还能向外投掷手榴弹，就是那种像鸭蛋一样的手榴弹（根据描述可知，他所讲的这种手榴弹应当为我军在对越作战时广泛装备一线部队，特别是侦察部队的 82-2 式无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我见别人扔过，都得双手配合，一手握紧弹体，一手去拉那个圆环，但他不用，全程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就能把拉环给拨开，然后扔出去，而且扔的还特别准，后来我还借了一枚这种手榴弹的教练弹试了试，我是完全做不到单手拉环扔出去，我请教他他说要靠大拇指的力量把它顶开，我顶的大拇指生疼，那拉环也不动分毫，我知道这是隔行如隔山，我在这方面的功夫不到家，我又问他怎么练，他笑着说什么时候能用一个大拇指顶开啤酒瓶盖，什么时候就能单手顶拉环扔这种手榴弹了。

另外，这事发生在第二次小规模遭遇战的时候，那会儿越军数量比我们多很多，听他们副排长说至少有一个连，大概是我们的3倍左右，但打起来他们毫无优势，甚至被我们压制，最后因为伤亡过大而被迫撤退，就拿那名战士来说，他一个人右手开枪，左手投弹，几乎一个人就顶住了5、6名越军的进攻，还击毙了其中至少4个，另外一个或者两个最起码也被他打伤了，我那是就趴在他的后面，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我既兴奋，又有些害怕，我就感觉啊，我们的战士真是厉害，有他们这样的人在，何愁南疆战事打不赢？

对了，还有那些‘大轿驴’，只要枪声一响，这些驴子居然会自己找地方躲起来，甚至没有地方可躲了就趴卧在地上就地卧倒，那些躲起来的也是卧在遮蔽物后面，战斗一结束，只要打一个呼哨，驴子们就能自动返回来从新组成运输队形，甚至连之前的站位都不变，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些驴子绝对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再看看那些以一当十的战士，这配给我们的不管是人还是驴，都堪称是精兵强将，想想估计这应该全是大师伯的安排，我跟师父事后还在想，如果没有大师伯的帮助，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花钱雇佣民夫去干这件事，能不能找到对方先不说，恐怕碰上连级规模的越军袭击，早就全军覆没了，所以想来也真是感谢大师伯的良苦用心。”散人说话的风格比较细腻，从前面的对话中我已经发现他善于把事情的细节很完整的讲述出来，这说明他的记忆

力与表达能力都非常好，开始我还有点不喜欢，因为采访这种事情，对时间的把控一般都比较严格，不能直奔主题就容易说过多与主题无关的话，除了导致时间拖长外，还容易让无用的话掩盖住真正的重点，不过又想到这次是录音采访，与笔录不一样，我不用费力去记录，至于重点，我可以在采访完事之后再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听，慢慢的找，而且散人的叙述也让我掌握了很多在其它地方很难接触到的第一当事人的回忆史料，我也就能耐下心来一字一句的听他讲，并咀嚼其中的各个细节。

（未完待续）

1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6:48

说到这里，仍然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在我军的正规军语当中，并不存在“手雷”这个词，带柄的叫“长柄手榴弹”，如 67 式、77 式等，不带柄，被一些军迷或者是按照外军叫法称呼为“手雷”的，则叫“无柄手榴弹”，比如上述的 82-2 式，还有新型的罐装手榴弹，具体样子各位看官玩过 CS 的应该都知道，基本上就是那个外形，一个圆柱体，上面有拉环，罐装手榴弹体积大，爆炸威力大，因为设计冗余量大，所以适合制作成闪光弹、烟雾弹等多用途弹种，但投掷距离较近，不适用于野战而更适用于城市近距离巷战中的攻坚作战，这也是特警相对于军队装备罐装手榴弹更多的

原因，因为特警所要面对的战斗环境，大部分以“CQB”为主，而CQB的意思，既:“室内近距离战斗”的英文缩写（全拼为：CLOSE QUARTER BATTLE)。

（未完待续）

172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6:49

言归正传，有了这个基础，我也就不再急于追问，而是根据他讲的内容随机提问道：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么形容你们对不对，在我的印象里，你们应该在宽泛的意义上都属于玄门中人，那么就肯定掌握有一些普通人掌握不了的手段或者是能力，那么如果说你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军时，你们直接利用法术一类的手段能不能做到有效反击？或者说，如果没有那些侦察排的战士们保护，你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应对什么级别的战斗？

那个——我提问这个问题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到比如对面那个为越军提供法术帮助的妖人，既然他能够在后方作怪，对前线部队造成杀伤，那么假设他与战士们面对面的话，他还有反抗或者是发动进攻的能力吗？”

“这个我实话实说，我入行一来到现在，始终最不想的，就是让别人误认为我是一个大吹大擂的神棍，所以呢，说实在的，如果只有我跟师父我们两个人的话，面对越军的进攻，

以我们俩在当时的情况，对付一个班的精锐越军应该问题不大，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第二次遭遇战时，越军的规模足有一个步兵连，还携带了火箭筒、无后坐力炮、迫击炮等武器，这样打的话，我们虽然有些手段，但我们并不是神，中枪了也会死，被弹片打中也会流血，也会疼，在面对火器的杀伤上，我们并不比普通人强到哪儿去，所以要是当时没有侦察排的保护，我跟我师父就比较危险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利用一些秘术手段逃跑是可以的，但是跑了也就把携带的东西扔下了，要带着东西一起跑，我听说有非常厉害的高手能做的到，但起码以当时我跟我师父的能力是不行，估计也就师爷还有点可能，话又说回来，人跑了但东西没了，那说白了还是等于任务失败，总的来说吧，如果对面人数较多，火力较强的话，我跟师父两人脱身有把握，但要打赢对方，那不太可能，两个人跟上百名拿着自动步枪带着火箭筒乃至好几种火炮的敌人硬碰硬，这可不是上策。

至于那个妖人，他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虽然是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短兵相接的战斗，他当时面对的情况，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种遭遇大批全副武装的战士的打击，以他的表现来看，他的反击手段让我们一时间非常被动，要不是我们这边准备的十分充分，还真不好对付他。”散人说这段的时候非常坦然，这让我由衷的感到敬佩，不管是其中说法，还是看他的神情，我都能凭着我的经验断定他说的是肺

腑之言，是实话，因为在此之前我也采访过一些用他的话说就是喜欢大吹大擂之人，以那些人的口风，能对付 1 个人到了他们那里能至少翻上 10 倍，上面这些话如果换了他们说，他们恐怕会说自己一、两个人就能对付敌军一个师都不为过。

（未完待续）

1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6:55

“那么你们在遭遇目标（既散人口中的妖人）后是直接面对面的交战，还是运用了战术？”我问。

“那当然是运用战术了，带了这么多东西就是为事先想好的战术而准备的，当时那可是上战场，不是比武打擂，还讲什么君子战，战场上决胜负定生死才是王道，讲规则的那都是傻子，而这种傻子差不多都已经变成死人了。”散人说。

“那看来我是多虑了，我刚开始还以为从事你们这一行的，作为老江湖，面对同行会讲‘行规’一类的规矩，先立个场子，然后再打。”我说。

“哈哈，那你的确是多虑了，如果是我们内部交流的话，立场子，拜祖师爷，焚香叩头，净面洗手这一类的规矩一样也少不了，也不能少，但对付这种妖人，那当然不能讲这些了，而且刚才我也说了，这可是两军交战的战场，我们到了这里还讲江湖道义，那岂不是害了身边的战士？”散人笑答，他这一笑让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感觉显得我刚才的问题问

的有点低级，虽然作为一个玄门外行，在此之前我已经问过不止一个“低级”的问题了。

（未完待续）

1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8:43

楼主又来更武器图了

1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8:46

这是我军在老山战役中使用最多的（尤其是前者）两种无后坐力炮：65 式 82 毫米无后坐力炮（图 1）与 78 式 82 毫米无后坐力炮（图 2）：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4605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46058.jpg{EIMAGE}

1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8:51

老山战役期间与上面两种无后坐力炮齐名的我军另一种攻坚反坦克神器——69-1 式 40 毫米火箭筒,人称“40 火”,除了发射聚能破甲弹打击装甲目标外，还可以使用跳炸钢珠杀伤弹（详见图 3，外形与图 1、2 中的破甲弹明显不同）打击集群步兵与低空低速目标（比如直升机），而 169 号阵地

上使用火箭筒发射的钢珠弹暴打“活体生物兵器”的就是它，单发威力超过一枚105毫米榴弹,相当于一枚122毫米榴弹，对各种软目标的杀伤力极强，对付“活体生物兵器”这类目标正合适不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4627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4627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46280.jpg{EIMAGE}

179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8:56

142号阵地上临时雷场上的两种反步兵地雷：66式定向反步兵地雷（详见图1、2，其中图1为正面，图2为反面）与72式反步兵地雷（详见图3、4）【看看72式反步兵地雷的形状，各位看官就能理解参展老兵刘广源为什么把它叫做“圆脑袋”了，因为它就是个圆形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4639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4640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

2F29604640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46410.jpg{EIMAGE}

1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9:03

再补充说一句：我军名叫“72 式”的地雷中比较有名的除了上述的 72 式反步兵地雷外,还有两种 72 式反坦克地雷，这两种的主要区别是外壳材质，一种为铁壳，即称为 72 式铁壳反坦克地雷（详见图 1，该图中的地雷是一枚教练雷，没有装药不会爆炸，不能用于作战，只用于教学与训练使用，不过外形与实战雷是一样的），另一种为塑料壳，既成为 72 式塑料壳反步兵地雷（详见图 2），后者比前者的优势是金属材料大大减少，特别是面积最大、重量占比最大的外壳，极大的减少了被敌方使用金属探测器扫雷的可能性，即便被探测到，也能大幅度降低敌方探测器的功效效率，达到使用雷场迟滞敌方行动的目的，而且造价也更低，重量也更轻，还不会生锈，抗腐蚀性更好。

1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8 19:04

好了，今天楼主的武器贴图就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2:59

“那你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做什么？”既然是“低级”的问题那自然就不能再继续讨论下去了，所以我立马转入正题接着问。

“当时我们在路上经过两次遭遇战之后穿越火线，到了我大师伯提供的地图上标定位置的边缘，那个负责保护我们的侦察排的排长，是我大师伯亲自安排的，他拿着一张比例及其精确的军用地图用笔划出了具体方位，我不会太会看军用地图，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等高线，看着眼晕，而且因为画的太过详细，连区域内有几棵树有几条沟都画出来了，不会看的真是看几眼就能看糊涂了，但通过他给我做的讲解，我跟师父大致了解这个位置的地形，除了是之前确定的两座山中间有一块开阔地，以及一条河以外，在开阔地的中央，还有一个人工修建的不明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作用是什么，他们没搞清楚，但起码应该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军事用途，更不是民事用途，而在这个不明建筑的正后方，还摆放着一口超大型的锅，这口锅看样子最起码有一人半高，粗细上至少也得有五人才能环抱过来，在里面煮着慢慢一锅的夜色液体，看着黏糊糊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当然了，大锅以及里面煮的东西这个在地图上是画不出来的，这是侦察排排长根据之前的亲自侦查获取的情况口述告诉我跟师父的。

而通过侦察排的前期摸排得知，那个妖人主要就在这个建筑物上活动，他们的意思是想引导我们去看看，确定一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按原计划进行，后来我们越过最后一道山梁，全体人员都伏在山梁上往前隐蔽观察的时候，的确发现了那座不明建筑物，确切的说也不是‘不明’，因为侦察排的战士们毕竟是外行，他们看不出来很正常，可从干我们这行的人眼里来看，这个东西的作用很明显，就是一座法台，而且搭建的非常考究，外形只是个简单的正方形，但所处的方位绝对是高人所摆，我师父利用罗盘计算之后都称赞不已，说以这人的能为绝对称得上是个玄门大家，只可惜干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有悖天道，再高的道行也不行。

至于法台的上面，当时正好看到那个妖人正在手舞足蹈的在做什么，虽然门派不一样，使出手段的方法不一样，所以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想使用什么招数，不过我跟师父通过感受他身边散发出来的‘场’，可以很确定他用的是‘下五门’的手段”散人说。

“我突然有个疑问吗，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解答一下？”我听散人讲到一半的时候，心中就腾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与主题的关系不大，但出于作为记者，有“刨根问底”的职业病，所以还是打断并开口发问。

“请讲，我能说的，自然会说。”散人已经习惯了我的临时发问，所以倒也不反感。

“我先前做的是战地记者，报道不少国外动荡地区的一线战事，根据我所知道的经验来看，如果那座法台就是妖人‘做法’的关键地点的话，为什么部队没有组织力量直接将其打掉？比如用炮群对其火力覆盖，甚至是用弹道导弹对目标进行‘点名’，再不济也可以侦察部队进行一次‘斩首作战’，把这个妖人直接击毙，那样岂不是更简单，为什么非要请你们来确认了之后再打呢？虽然都是‘斩首行动’，但如果部队能动用自己手头的力量直接完成这个任务的话，那又何必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兜一个这么大的圈子呢？当然，我知道你们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对付他更对路，但我总感觉这样反复折腾，倒是容易贻误战机，同时也留下了时间让他给我军造成更大的损失。”我问。

“这个问题其实你去问当年制定这次作战行动的首长更合适，不过我回答一下也没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军方不是没有对他进行过你说的那几种打击，比如说，火炮覆盖的话，想要打的准，以当时的技术，起码要推进到距离目标 20 公里左右甚至更近的距离上，而从炮兵阵地所在位置到我们潜伏的那个位置，根本无路可走，要不然也不会给我们准备 12 头大驴子作为驮运重物的‘交通工具’，开始给我们配备驴子的时候我以为考虑的是驴子虽然慢，但声音小，没有汽车路过时的发动机轰鸣声，不容易被发现，但实际上走起来才知道不是不想上汽车，而是这段路的条件实在是太艰难了，

汽车压根儿走不了，人靠两条腿，驴子靠四条腿，走起来都是深一脚浅一脚，非常费劲，汽车的话，估计开不出去几百米就得全被陷住，就更不用说有很多地方需要翻山通过，一条用脚硬踩出来的‘羊肠小道’，汽车连通过的可能都没有，而且我们在去的路上还碰上了两场大雨，越南那地方雨水多，大雨两场，小雨就不知道有多少场了，地面除了上面我说的难走以外，被雨水一浇，还特别泥泞，烂泥最深的地方能没过膝盖，汽车要开到那里面去，估计没有吊车是弄不出来的，如果那样搞，估计才会贻误战机。

所以啊，连汽车都过不去，那些每一门都好几吨重的火炮怎么过得去？除非把这一片的区域彻底扫清，让工兵部队临时修路，可要是能做到那一点，那时间就得拖得更久，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留给妖人在前线作怪的时间也就更多了，反过来说，要是军方不在乎这个，那也就不必这么着急的把我们找来对付那个妖人了。

至于用侦察部队搞‘斩首作战’，那可以说是有血的教训了，这也是我在路上听那个侦察排长说起才知道的，在军方刚刚确定有这个妖人在作怪的时候，综合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最先决定的就是用侦察兵干掉他，结果呢，去了三个班，左右夹攻各用一个班，还有一个班打正面主攻，人倒是不难找，就在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可找到之后一交手就傻眼了，根本不是对手啊！对面这个妖人，那道行非常深，用

的手段又阴狠又卑劣，把三个班的侦察兵战士打的伤亡惨重，一个照面下来，战斗减员就超过了三分之一，最后不得不放弃任务撤退，连战友的尸体都没能带回来。

所以有了这个教训，才有了后面的事情，那会儿侦察排长给我说这个事的时候，我还在心里埋怨大师伯怎么不提前给我们说？对手如此厉害总得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吧？后来我把这个想法给师父说了，师父告诉我其实大师伯把这事给他说了，只是他没告诉我，是担心我第一次对付这么‘硬’的‘茬儿’，没打之前知道的太多了，容易影响心态，我听了这个解释先是感觉师父的话有点自相矛盾，之前警告我说对手厉害，不能掉以轻心的是他，现在又把话藏起来不说，担心影响我的也是他，不过后来我琢磨，师父他还是为了我好，想让我能尽量处于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也就是既不大意，也不害怕的这么一个状态，从这里也是能看得出，师父对这次的事，是用心良苦了。

至于你说为什么不用弹道导弹，我虽然除了修道以外，业余时间也挺喜欢军事，但这里面涉及到的专业知识比较多，那些我不太懂，所以我回答不了。”散人说。

（未完待续）

2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3:09

“嗯，弹道导弹的事情先不说，刚才你说越军的那个妖

人一人对付三个侦察班，还能把三个侦察班全部击退，而且造成了重大伤亡，不过你之前说你与你师父两人可以对付一个步兵班，这么看来，难道是你们师徒二人合力的战斗力还不如这个妖人吗？”我问，关于弹道导弹的事情，我细细一琢磨，不用也有不用的道理，毕竟我是有点以当下的物质条件，惯性思维的考虑当年的事情，别的不说，就说那时候的弹道导弹命中精度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想点对点的摧毁一座不大的建筑物并歼灭掉一个活动的人，难度相当大，除非用覆盖的方式进行打击，但那样的话成本又太高，总而言之其可执行性还不如派出侦察部队进行近距离斩首，至于在149号阵地上用弹道导弹带着大当量空气燃料战斗部去打击“活体生物兵器”的事情，那则属于覆盖打击，打击的属于“面目标”（既大面积、数量多的目标，如集群步兵、火炮阵地等），而妖人以及他的法台还有那些什么大锅之类的东西的话，就属于典型的“点目标”（既小面积、数量少目标，如单辆坦克、永备工事等），要打这样的“点目标”，对于当时的弹道导弹来说，的确不太容易做到。

话又说回来，我自知刚才的问题问的有点咄咄逼人，所以问完之后我便仔细观察散人的表情变化，看看他想怎么回答，果然，被我这么一问之后，他眉头微微的一皱，显然是有点不悦，不过转既又恢复了正常，回答我说：

“这个事情说来也简单，对付的了侦察班，可未必就对

付的了步兵班，虽然侦察班的战士在军事素质上要比普通步兵更强，但是就拿损失惨重的那一次来说吧，为了能尽快、灵活的靠近目标并将其消灭，我军派出去的那三个侦察班都只携带了轻武器，火力最强的武器也不过就是轻机枪而已，连一具火箭筒都没有，这些武器对付那个妖人的话，如果他毫无防备，倒也是能杀死他，但如果在他做法期间，准备充分的情况，那可就是难于登天了，可步兵班不一样，火箭筒那是常备武器，像在老山前线，不论是我军还是越军，战斗在一线的步兵班都是加强班，特别是我军，一个班至少 2 具‘40 火’（既 69-1 式 40 毫米火箭筒的简称，属于部队乃至后来军迷对它的一种专用称呼，甚至说得上是‘爱称’，就像把 81-1 式自动步枪简称为‘81 杠’一样），还有 82 毫米的无后坐力炮，甚至还有火焰喷射器跟狙击步枪（既当时刚刚定型批量生产便投放战场的 85 式狙击步枪），有了这些东西，那再打就不一样了，那个妖人再厉害，如果被几枚火箭弹密集覆盖，该死也得死，但还是那句话，想用单纯的枪械干掉他，可没那么容易。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上面说的这些火力干掉没有准备的他是很容易的，没准备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更个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如果做上法，使上手段，那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散人说。

“所以你们那次行动，侦察排也携带这些单兵以及班组

的重火力了？”我问。

（未完待续）

2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3:20

“嗯，是带了一些，不过也不多，我印象里一个班就一具火箭筒，一个排就是 3 具，外加一门无后坐力炮，弹药也不多，不带多的原因说到底还是路太难走，为了节省体力，这些铁家伙如果带的多了，在那种路上根本就走不动，驴子又得扛着我师父带着那些‘宝贝’，腾不出身子给战士们扛武器装备还有弹药。”散人说。

“你刚才说你除了修道之外业余时间还喜欢军事，的确，不得不说你作为一个玄门中人，对军事领域的了解还是非常到位的。”我说。

“这个也算是个个人爱好吧，我时常在想，如果命运能从头再来一次，我不入玄门的话，肯定会入军门，纵横沙场，马革裹尸也是我的一大向往，所以我除了玄门中的事情以外，平时比较关注军事方面的信息。”散人说。

“嗯，我最关注的还是你们与那个妖人具体的交战过程，或者说是消灭他的具体过程，详细说说吧。”我说。

“这个过程说来也挺曲折的，我们发现他的时候，法台周围堆满了尸体，尸体的数量非常多，层层叠叠有起码三四层楼这么高，我借用侦察排长的望远镜看了看，发现这些尸

体基本都是战死军人的尸体，有完整的，也有残缺不全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越军的，有少量我军的，偶尔还能发现一两具穿着老百姓衣服的尸体，我当时脑袋里转了好几个圈，以前见过不少搭设法台做法的法师，但不论是什么门派，对法台的要求都特别高，除了五行、方位以外，最严的一条当属‘卫生指标’，换句话说，法台周围的环境必须非常干净才行，不论你是想请神，还是想请祖师爷，都要把‘场子’打扫的一尘不染，这既是对你要请的力量的尊重，也是一个必备的条件，如果弄的法台以及周围脏兮兮的，请不来你要请的力量是轻的，重的那股力量就会以你不尊重它为由过来现身收拾你，起码在当时我的认知范围里是这样的，可眼前这个妖人的法台，四周密布尸体，这些尸体在中越边境那种亚热带的湿热环境下腐烂的非常快，我用望远镜都能看到上面露出皮肉的累累白骨，再加上大量的血污，以及隔着那么老远就能在我们当时潜伏的位置闻到的尸体腐烂的腐臭味道，可想而知当时那座法台附近的卫生条件得有多么的恶劣，这样肮脏的法台能做什么法呢？能请来什么力量给自己帮忙呢？我那会儿想不通，就问师父，这个事上，师父毕竟是师父，他的回答干脆通透，他当时给我说，这座建筑物与其说是法台，更不如说是一座‘祭台’，那些堆积成山的尸体，其实都是‘祭品’，他是在用这些祭品祭祀他所信奉的那个力量，以获取那股力量的帮助。

说完他还让我用望远镜仔细看看尸堆有什么毛病，我看了半天，除了腐烂和血污以外就没看到别的了，不过转念又一想，的确有不太对劲的地方，刚才看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但没深想，现在被师父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这么多的尸体堆在高温湿热的环境下高度腐烂，可居然没有一只苍蝇！那绝对不是我看不到，当时我用望远镜都能看清楚一些大块伤口的细节，如果有成群的苍蝇来回飞的话，以我的视力加上望远镜，别说是能看见，估计都能用手指头点着挨个数有多少只，但我记得很清楚，看了半天没发现有一只苍蝇！

大惑不解之下当然还是得问师父，师父说没苍蝇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要祭祀的这个主儿在‘享用’这些作为祭品的尸体，这是一股很强的念力，有它在周围，什么蛇虫鼠蚁的，根本一只也别想靠近，靠近就得死，别说是这些东西，就是人，如果不明所以强行靠近，也得死在当场，那杀伤力不比高浓度的核辐射差!”散人说。

（未完待续）

2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4:08

楼主又来更武器图了

20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4:11

81-1 式自动步枪（图 1 中上面的是 81-1，下面的是 81

式基本型，两者的区别主要为前者使用金属镂空折叠枪托替代了后者的木制固定枪托，长度变化更加灵活，也更加坚固，在越南这种湿热环境下的抗腐蚀能力也更好【木制枪托在东南亚地区很容易朽烂，即便是优质木材也很高的变质几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7477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7478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74783.jpg{EIMAGE}

2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4:16

81 系列自动步枪（含基本型与 81-1 式）使用的配套刺刀，既 81 式刺刀（图中含皮质刀鞘，用于保护刀身与防止误伤），该刀刀身厚度大，强度高，可适应各种恶劣的战场环境，正反各有 2 道各 4 道血槽，刺杀时杀伤力极强，其刀刃在配发时一般原则上不进行开刃处理，一来开刃后容易造成误伤，二来是开刃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刀身强度，但介于刺刀多功能化的趋势，改刀的原始设计是允许开刃的，据说在对越作战前线，有的老兵没有刮胡刀就能把它磨的快到可以刮胡子，其中 169 号阵地上的参战老兵齐士成接连击杀两具“活体生物兵器”，用的就是开刃后，反复打磨，磨到极

其锋利的 81 式刺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7510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75118.jpg{EIMAGE}

2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4:17

这张是 81 式刺刀与 81-1 式自动步枪结合后的状态，图中的战士正在进行刺杀操的套路练习：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75207.jpg{EIMAGE}

20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4:21

68 式爆破筒，在 142 号阵地上代理连长李海辛就是使用该型爆破筒三段连成一根像投标枪一样投掷出去炸翻了一整片进攻阵地的“活体生物兵器”（注：图 2 为教练筒，与实战筒的区别也是像教练雷与实战雷一样，前者不装药，不能爆炸，但外形与实战筒一样）：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7538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75390.jpg{EIMAGE}

20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4:29

最后，关于代理连长李海辛投掷 68 式爆破筒时的动作，既然参战老兵王泽端说那个动作像投标枪一样，那么大家就可以参加下图，只是把运动员手中的标枪换成一样是柱状体的 68 式爆破筒就行了（只是当时处于战场上那种特殊环境，再加上形势紧急，所以姿势估计与这个不同，但意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075942.jpg{EIMAGE}

21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29 14:31

好了，今天的武器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30 17:11

“‘念力’？这个词用的有点抽象，它具体是一种什么力量？看得见，摸得着吗？”我问。

“嗯——这么说吧，你们做记者的，应该都见多识广，听说过‘笔仙’、‘碟仙’、‘镜仙’之类的东西吧？”散人反问我。

“这个倒是有所耳闻，特别是前两个，前几年是校园里

很流行的‘招灵游戏’，但听说很危险，搞不好会引火烧身。”我说。

“是的，这三种‘仙’，实际上就是三种念力，根据念力的大小，它们的能力也不同，当然了，一般来说，笔仙与碟仙除了是念力以外，更多的是灵体冒充的，一些游荡在人间不愿意离开的灵体，会附在笔、碟子、筷子乃至是铜钱一类物品上，用特定的仪式可以将它们召唤出来，而附在什么上面也就成了什么‘仙’，不过这个‘镜仙’不太一样，它一般就是一股超强的念力，而且有的个别极厉害的甚至拥有自我意识，而且通常都比较凶。

如果谁召唤出来了它，它就能凭着这种念力替这个人完成心愿，但是代价也是很重的，最常见的代价就是拿着这个人的阳寿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道行，而且如果这个人只把它召唤出来了，使唤完了不管了，没有用仪式将它送走，那么后果更严重，它将在七天之内将召唤者置于死地，换句话说，就是拿走召唤人的所有阳寿，而笔仙与碟仙虽然通常也是这个套路，但这两种东西有好有坏，碰上好的还好说，碰上坏的也可以看看这家伙的斤两，而且它替召唤人办事，召唤人再替它完成个未了心愿，两边也就清了，说白了就是还有商量的余地，但镜仙就没有了，召唤人不把它送走，它就要他的命。

当然了，镜仙虽然‘仙如其名’，是住在镜子里的‘仙’，

而镜子又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再加上它比较凶，可能有些人会感到害怕，天天要面对镜子，岂不是见到镜仙的几率非常大？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完全不用害怕，镜仙，没有特殊且非常到位的仪式是根本召唤不出来的，它不会随随便便现身，所以只要不主动招惹它，就没有问题。

另外，国外的‘血腥玛丽’你应该也听说过吧？它其实就是国外的镜仙，是同一种东西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不同称呼。”散人说。

“召唤出来不送走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搭上性命，这就是老话常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吧？”我问。

“是的，应该说这句话说的这些‘仙’，尤其是镜仙。”散人说

“对了，你刚才提到了‘灵体’这个词，什么是灵体？它们怎么还会游荡在人间不愿意离开？”我看他解释的头头是道，感觉有一肚子问题但不知道从哪里插嘴，忽然就想到这个了，便问了出来。

“就是世人常说的‘鬼’，人死之后，灵体与身体脱离，正常人的灵体都有念力，但非常微弱，所以与‘双体’脱离之后也就会去它该去的地方，但有个别念力较强的，就会‘赖着’不走，比如有上面说的心里有未了心愿的，还有想复仇、有执念的，后面这两种灵体留在人间不走，一般就会变成你们所说的‘恶鬼’或者是‘厉鬼’，这种灵体对人有害，如

前潜伏下来不作恶也就罢了，假设它们作恶，就得有我们这种玄门中人去收拾它们。”散人说，而且说的很淡定。

“呃，好吧，看来你的意思是，鬼是真的存在的了。”我说。

“是的，的确存在，但数量不多，要是谁死都能变成鬼，那这个世界岂不乱套了。”散人说。

“好吧，那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你们后来和那个妖人是怎么交上手的？”我问，我感觉这个话题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虽然我对灵异也挺感兴趣的，而且因为工作原因也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事情（以后有机会我会写写有关灵异的采访实录，以饕各位有兴趣并且一直支持我的看官。而前面那个问题，通过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我在心底也确定‘鬼’这种东西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还要这么问散人，则是想看看他作为一名玄门高手，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解释，没想到他还真不愧是个高手，不玩故弄玄虚的那一套，有就是有，说的直接了当，称得上是一颗唾沫一颗钉），但毕竟它与本次的采访主题关系不大，再说下去就有跑题之嫌，所以就把话题又拉了回来。

（未完待续）

2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30 17:24

“这个你得听我慢慢说，后来师父又叫我继续看，我持

续观察了一分多钟吧，看到了比尸堆上没有苍蝇更奇怪的事情：那些些尸体的伤口上，四周的皮肉的确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消失，伤口按照原有的形状再快速向外扩大，而且原本被躯体撑起来的军装，也在渐渐的干瘪下去，我没有再问，知道这肯定就是师父刚才所说的——那个力量正在‘享用’这些属于它的‘祭品’。

侦察排长摸过来问我师父接下来怎么办，我也跟着问了一句，师父说现在首先是在周围按照原计划布置好一会儿用来对付他的‘大阵’，等布置完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打破他与那股力量之间的联系，因为对付他本人兴许不难，但要对付有那股力量帮助下的他，那难度就得是呈几何数增长，而打破他与那股力量的联系，最好的方法就是毁坏祭品，让那股力量无法‘进食’，然后‘生气’，只要它生气了，自然就会离开，如果他不死，事后可能还会找他的麻烦，不过我们是不准备给他俩（妖人与那股力量）再见面的机会了，等他俩的关系一断，这个期间他会非常虚弱，我们就一鼓作气将其击毙，如果不行，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引进大阵之中，然后把他消灭掉，反正不能让他再见到第二天的太阳。

至于大阵具体怎么布置，这个涉及到业内行规，用现在的话说，这属于‘行业机密’，所以恕我不能细说，我只能告诉你，就是用我们驮在驴子身上的那些东西布置的，当然了，这么大的一个阵，仅靠我跟师父两个人布置那肯定是不

行的，所以在暂时不惊动妖人的情况下，整个侦察排全上了，每个人负责一小块，按照我师父的指挥，一直折腾到太阳快落山才大概弄好，要知道我们到地方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上午10点钟左右，30多个人一齐动手，还弄了七个多小时，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这里我想说一句，解放军战士的工作效率还真就是高，同样的事如果换成我们门下的弟子干，绝对干不了这么快，要是换成从外面雇来的人干的话，那估计赶到天黑也干不完，这有铁的纪律作保障的队伍，的确是不一样，这是他们除了英勇作战以外，第二个让我心生敬意的地方。

而等大阵布置完毕之后，我们又回到最初潜伏的那个小山坡上，再看那个妖人还在手舞足蹈，我当时心里还在想，这家伙难道也不嫌累吗？还是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他休息了一会儿？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几个小时前还跟小山一样的几座尸堆，那会儿已经‘矮’了将近一半，最上层的尸体已经完全成了骷髅，不过我却发现虽然是骷髅，却只局限于身体上，尸体的头部除了有些干瘪之外，皮肉和眼睛都还在，只是因为好像被吸走了水分和血液，那些头全是眼窝深陷，两张嘴唇向上萎缩，两排灰色的牙床还有两排白森森的牙齿都呲在外面，看着相当骇人。”

“为什么那股力量‘吃’掉了尸体身子上的皮肉却不吃头上的？”我问。

“这跟这个妖人的门派以及他使用的手段有关系，他留着这些脑袋是有用的，往后还给我们造成了大麻烦。”散人说。

（未完待续）

2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30 17:37

“一些干瘪的脑袋能对你们造成什么大麻烦？”我问。

“那可不是一般的麻烦，是让我们伤亡惨重的麻烦。”散人说。

“嗯——你都这么说了，估计这些脑袋肯定不是‘善茬’，那你继续往下说。”我说，我一看散人没有像之前那样直来直去的直接给我解释清楚，还想卖个关子，便不好再问下去，而是接着把话题往下引。

“眼看一切万事俱备，我师父正想下令动手的这会儿，大概从距离法台或者说是祭台往西 100 多米外的一片雨林里吧，踉踉跄跄的走出一群人来，这群人穿的五花八门，以越军的军装为主，以各种越南民间服饰为辅，他们走路的姿势非常奇怪，要么低着头看着地面，要么仰着头看着天空，身体还特别的僵硬，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他们的身上，每人至少都以叠罗汉的方式背着 3 个人，我很惊讶，心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力量怎么这么大？能一口气背着 3 个人，这平均负重不得将近 400 斤啊？而且被背着的这 3 个人

也很奇怪，以这种方式叠压在一起，不难受吗？尤其是被压在中间和最下面那一个，正常人这么压在一起不得把吃的饭都给压出来？而我有个小毛病，每次一有问题，表情上就能体现出来，所以上面说的那些疑问当时基本就全‘写’在脸上了，还没开口问，师父就开门见山的说那些不管是背人的，还是被背的，都是死人，我仔细看了看，的确发现其中有一个背人的人左小腿居然只有一条胫骨！没有一点皮肉包裹，还有一个喉咙已经完全撕裂开了，但没有血流出来，往里面看，黑洞洞的，但就是这样，他们依然能够踉跄着往前走，速度不快也不慢。

师父说这些背着尸体的东西，全都是‘行尸’，这个词你能理解吧？毕竟在电影电视剧以及小说上出现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而这些‘行尸’全部是被那个妖人施法控制的，不要觉得驱动死人干活或者是走路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这在我们这行里属于小儿科，不过那时候的我虽然知道，可并没有亲眼见过，那次第一回亲眼所见就见到这么多，感觉还是挺震撼的。

至于它们背过来的尸体是干嘛用的，说白了主要作用就是给那个力量做祭品，没猜错的话，堆在那里的尸体也是通过这种方法运过来的，听师父这么解释，我以为这些被称作行尸的东西会把背着的尸体扔到尸堆上或者是附近，结果它

们只有一部分这么做了，还有一部分是把尸体扔进了那口大锅里，在这群行尸的最后面，有一些背的不是人的尸体，而是动物的尸体，这些动物都不大，一个行尸后背少了能背七八个，多了能有十多个，摞起来一大摞，超过脑袋老高一块，它这些动物的尸体跟人的不一样，没有一个放到尸堆旁边的，全部扔进了大锅里。”散人说。

“扔进大锅里？这妖人这是还要‘生火做饭’啊？”我问。

“当然不是，这妖人可没心情在这里吃饭，而且虽然他用的都是‘下五门’的法术，但他也干不出来用锅煮尸体吃这么恶心的事情来。”散人说。

（未完待续）

2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30 18:42

楼主又来更武器图了：

2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30 18:52

79/85 式狙击步枪，这是我军在对越边反击战中大量投入实战的一型狙击步枪，之所以有两个型号名称，是因为 79 式为 1979 年设计定型，并在 1985 年最终生产定型，并被命名 85 式狙击步枪，两者本质上是一个型号，在文中出现的狙击步枪按照当时（1984 年）的称呼应该为 79 式，不过我

按照现在的标准去写，所以将其写为85式狙击步枪。

另外，85式相对79式有一定的改进，如79式的瞄准镜用小灯泡照亮分划板，而85式则改为二极管，还有就是在生产工艺上85式也更加先进，枪管质量与寿命更高，发射同型号弹药时，85式的精度比79式更好。

（注：图2中的85式装备的“枪载火控系统”，具备夜视、自动测距、自动解算弹道、自动计算提前量、自动生成瞄准点的功能，只要掌握基础射击技能的人用上这类瞄准系统，按照系统给出的瞄准点射击，即便没有经过艰苦的训练，也可以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非常先进，这还只是第一代产品，相关产品我国目前已经至少研发到了第三代，水平领先世界，除了美国以外没有第二个国家拥有同类系统，而且我国的产品性能远优于美国产品。

不过该系统在老山战役期间还未出现【如果那时候就出现的话，会让我军狙击手痛宰越军的效率再提升几倍都不止】，而这张照片也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拍摄的，特此说明）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2747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27473.jpg{EIMAGE}

25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30 18:57

这是4种我军在老山战役期间常用的手榴：67式（详见图1）、67式加重型（详见图2）、77-1式（详见图3、4）、82-2式（详见图5、6），其中前三者为木柄/长柄手榴弹，最后者为无柄手榴弹，散人所说的侦察排战士单手射击的同时还能单手顶开拉环保险投掷的手榴弹，就是它，也就是82-2式无柄手榴弹。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2777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2778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2780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2780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2780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27814.jpg{EIMAGE}

25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6-30 18:58

今天的武器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1:55

“那是不是跟他在前线捣的那些鬼有关系？”我问。

“是的，不过开始观察的时候我们也不了解他想干什么，后来观察的差不多了，师父告诉侦察排长集中手头的所有威力尽可能大的直射武器，比如火箭筒、无后坐力炮什么的，然后不打别的，直接去打那两座尸堆，打的越碎越好，越烂越好，侦察排长问为什么还要打尸体？那不是浪费弹药吗？直接干掉那个妖人不就完了？我知道师父这样做是要以破坏祭品的手段达到把那股力量‘赶走’的目的，但侦察排长不知道啊，师父就又解释说现在杀他还太难，炮弹未必伤的了他，侦察排长没再说话，但当时他那个表情显然是对师父的这种说法不太服气，不过碍于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临场相关的指挥都得听我师父的，所以就召集部下按照我师父的要求开始打尸堆，枪炮声一响，把那个妖人吓了一跳，他显然不知道我们已经摸到距离他这么近的位置上了，炮弹跟火箭弹的威力还是很大的，把堆叠在一起的尸体炸了个七零八落，尤其是82毫米无后坐力炮发射的高爆弹，那威力比火箭筒，也就是‘40火’（之前说过一回，这里再说一下：‘40火’是部队与军迷对69-1式40毫米火箭筒的简称，不过严格来说这里所说的‘40火’是‘新40’，在它前面还有一个‘老40’，也是56式40毫米火箭筒，但后者的知名度远不如前

者，所以一般说 40 火指的就是前者，后者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暂且就不做赘述了）强太多了，装填手装填的速度也非常快，一眨眼的功夫就打出去 3 发弹，别看尸堆堆的有好几层楼那么高，但毕竟只是尸体而已，不结实，又被那股力量‘吃’了不少，所以 3 发 82 毫米高爆弹+1 发‘40 火’发射的钢珠杀伤弹，就把左边的尸堆给炸翻了，各种胳膊腿的被炸的满天飞，而右边那个尸堆比左边的还好打，可能是堆放的方法不太科学，就一枚 82 毫米高爆弹，击中之后直接拦腰打塌，又补射了一发，彻底歇菜，打右边这个，前后就用了 2 枚 82 毫米高爆弹，都没让‘40 火’上，对这两个尸堆的打击是同时开始的，前后也就用了五秒钟吧，战士们的速度相当快，根本没给那个妖人反应时间。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那名侦察排长实在是不认同我师父的说炮弹现在还可能伤不了那个妖人的话，不信能打坦克炸碉堡的无后坐力炮、火箭筒还杀不了一个人？就非要试试，所以在打完尸堆之后他便从一名战士手里几乎是用‘抢’的方式要过来一具火箭筒，装上火箭弹就往妖人脚下打，他是想用火箭弹接触地面后的爆炸炸死他，结果火箭弹再飞到距离妖人还有 10 米左右的位置吧，速度就突然大幅度减慢，好像是被什么看不见但很稠密的东西给阻挡住了，接着又艰难的前进了 5 米左右后最后慢到了用肉眼可以清晰看到火箭弹后面火箭发动机喷出的尾焰，当

时那枚火箭弹几乎就停在了半空中，然后可能是火箭弹的助推燃料耗尽了，里面有自爆引信，它就在半空自行爆炸了，爆炸的冲击波与弹片以及钢珠距离妖人近在咫尺却几乎没有伤到他，他只是本能的向后倾斜了一下身子，抬起右臂遮挡了一下面门，就再无其它反应了。

不过这一炸，再加上同时打尸堆的爆炸，这些场面给他的刺激相当大，这家伙顿了片刻之后立马就展开了反击，那场战斗现在想想，还是相当残酷的。”散人说。

（未完待续）

2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2:10

“从个人角度说，这个话题我比较感兴趣，之前也说过，这个妖人能独立对抗 3 个精锐侦察班的突然袭击，那枚火箭弹原本应该在他脚下爆炸，却被‘定’在了半空中，你还说过用常见的枪械很难杀死他，那么我想他再会法术那也是个人，是人就是一个碳基生物，他真的有这么邪乎？或者说练习了你们玄门中的某种‘功’，所以才变的这么厉害的？”我问。这个疑问也是从对散人采访开始之后就有的，对于火箭弹被“定”在半空中的这种说法，我一时间难以接受，毕竟能做到这一点，那简直就是科幻片中的情节，在几十年前的老山前线，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用疑问，甚至是质疑的语气发问，而散人则不同于刚才我对比他们师徒二人

和这个妖人孰强孰弱的问题时的微怒，反而好像是料到了我会这么问，只见他表情没有丝毫波动，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回答我的问题：

“以他自己的道行，自然不足以用那种方式抵挡住火箭弹的攻击，而且火箭弹也不是被‘定’在空中了，只是被一种密度很高的能量所阻挡，飞行速度变的非常慢而已，就好像子弹在空气中飞的很快，但射入水中后会迅速失速是一个道理，只是子弹飞行的动力是发射药燃烧后一次性给予的，而火箭弹后面装着一台小型发动机，可以在燃料消耗殆尽前给予一个持续的推进力，所以才能出现当时的那种情况，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他用那些尸体作为祭品‘请’出来的那股力量，这股力量具体是什么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我们玄门阙内也很难对它有一个精确的定义，还是沿用之前我师父说的那个概念吧：它是一股非常非常强大的‘念力’，它有可能是被某些玄门中的顶级高手‘养’出来的，也有可能是在某个风水地势特殊的地方多年不间断的吸收日月精华而‘野生’出来的，不过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这股力量非常的‘贪吃’，你若有办法找到一个，给它它喜欢的供养，时间久了，它就会听你的召唤，为你做事，就像‘养小鬼’一样，不过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首先它的胃口很大，就好像现在说的这个，它喜欢吸食人的血肉，这么多尸体才能够它吃，这是在战场上，有大量阵亡士兵的尸

体能为此事提供便利，那若是在平时呢？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尸体去给它吃？没有了供养，或者供养不足的时候，它轻则会闹情绪，重则就会对付供养者，到时候玩砸了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当初问过师父，问这东西有没有自己的思想，到底只是单纯的一股能量，还是一种‘动物’，师父说就像镜仙一样，当道行够高的时候，它们是会形成一定的自我意识的，那种意识是贪婪、凶残且极具攻击性的，至于它算不算做一种‘动物’，师父说他更倾向于这是一种不同于我们这种碳基生物存在的另一种形态的生命形式，而自我意识方面，拔高到思想的高度不敢说，但起码有情绪，不过貌似智商不太高，大部分时候都只是依靠本能在行动，比如你给它它想要的，它就给你帮忙，你惹它不高兴了，它就对付你，就像养一条狗一样，只不过狗可比它忠诚的多，好狗不嫌家贫，饿死了也不会埋怨主人没给它饭吃，而狗也通人性，但这东西可不通，它要是没‘饭’吃了可是会‘发飙’的。

而且你在供养之初，并不清楚它喜欢什么，这个喜欢吃人肉，别的就可能喜欢其它东西，比如我就还见过喜欢‘喝水’甚至是喜欢‘吃金子’的，前者还好说，后者你说有谁养得起？假设你给错东西了，结果也极有可能向我上面说的那样，让它不高兴，然后它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来，所以我说，这种力量，或者说是‘生命’，虽然厉害，但真要想掌

握在自己手中让它为己所用，开始的时候能摸对门路的难度就极大，即便摸对了之后供养起来的成本还极大，然后是一旦供养出现了问题，危险性更是极大，当时那妖人用这么多尸体供养这个东西，可以想见其体量是十分巨大的，它的本质是一种密度极高的、可以以肉眼不见的形式影响周遭事物的能量，就好像电磁波一样，但比电磁波厉害多了，更接近于核辐射，而且还具备很多核辐射没有的功能，毕竟核辐射不会‘吃’东西，更没有主动攻击性。

又所以，当火箭弹去打那妖人的时候，这股力量就出于在此之前因为供养关系养成的保护‘主人’的本能，在他前面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墙’，生生的把火箭弹给拦下来了。”

（未完待续）

27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2:14

“那这种不同于碳基生命的生命形式从你的描述来看，力量强大且无形无态，这样岂不是没人可以奈何的了它了？看不见它，即便看见了也杀不死，而且攻击性还这么强，如果有这种东西作为武器，那应该是非常恐怖的，越军，或者说是那个妖人为什么不直接驱使它去作战而是要多此一举放出那些奇奇怪怪的怪物呢？”我问。

“它虽然厉害，但当然不是无敌的，想要消灭它也非常简单，就是找一股比它更大的能量来将它吞噬或者说是打散，

那也就完了，吞噬这个太苛刻，先不用说，就说打散吧，这个很简单，找到它的位置，扔一枚核弹过去，核弹爆炸释放的能量高于它本身的承载力，就会将其打散，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就相当于将它‘击毙’了，当时那一只的水平，也用不着核弹，真要打的话，确定了位置用大口径火炮来一个急速射的火力覆盖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而看不见的事情，用肉眼的确是很难分辨，毕竟它是完全透明的，但使用特殊器材还是能看到的，比如用具有夜视能力的摄像机，就能拍到有一大团类似雾气的东西悬在空中，那个就是它了，看到之后再去打，只要下的‘药’够狠，那打死它就不成问题。

至于那妖人为什么不驱使它直接参战，我估计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舍不得，因为毕竟如果这东西是他一手养起来的话，那其中花费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真弄出去打仗，如果被我军这边懂行的人识破了，给它直接弄死，那他哭都没地儿哭去，第二个是这东西的移动速度很慢，别看它是个透明的看不见，还飘在空中，但真要动起来的话，是非常迟钝的，你知道湘西的赶尸匠吗？有些赶尸匠驱赶尸体的方法就是养一个‘小号’的这东西，然后让它来驱动尸体前进，而尸体前进的速度就是这东西本身的速度，比正常人慢走还慢不少，真要拉着它去争分夺秒的战场上打仗，别说是打，就是等它到了地方，那黄瓜菜都凉了好几次了，除非赶巧了

它当时就在现场。”散人说。

（未完待续）

2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3:37

楼主又来更武器图了：

2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3:38

昨天更武器图的时候少发了一张 67 式手榴弹的图，今天补上：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48829.jpg{EIMAGE}

2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3:41

今天来发点让越南人闻风丧胆，至今心有余悸的我军在老山战役期间投入使用的主要重炮（文中提到过的，没提到过的就暂时不发了),先来个 66 式 152 毫米牵引式加榴炮(图 2 为对越作战期间我军 66 式加榴炮的炮群阵地,野战环境下的简易炮兵工事的结构清晰可见)：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4889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48899.jpg{EIMAGE}

2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3:52

然后是 59-1 式 130 毫米加农炮，因为该炮的射程非常远（使用底排增程弹时有效射程高达 40 公里，这个性能指标即便放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比一下也依然是一流，而在当时，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相比之下，作为同时代产品，上面发的 66 式加榴炮的有效射程则是由 17 公里左右，59-1 式那修长的身管【既炮管】便已经体现出了有效射程上的“暴力美学”），所以遭到该炮集火的射击后甚至让越军以为我军出动了轰炸机群对其进行打击，事后弄清楚了这是 59-1 式所为，便给 59-1 式取了一个“土轰炸机”或者是“地面轰炸机”的江湖诨号。

（注：图 1 为老山战役中我军参加战斗的 59-1 式 130 毫米加农炮，图 2 为在车间里正在批量生产的 59-1 式 130 毫米加农炮）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4929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49294.jpg{EIMAGE}

2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3:53

另外，刚刚经历过越南战争的越军，认为经受过美国使

用以 B-52 型战略轰炸机为主力航空兵火力的洗礼，完全不惧我军的火力，但经过交战之后才发现，我军的炮兵火力的打击效率与火力强度远超只是纸面指标看着强大的美国航空兵，最后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

“你们中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比美国佬的 B52 轰炸机还厉害，藏没处藏，躲没处躲，炸死了我们很多人。”

2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4:14

可能有些看官会对我上面的话表示质疑，认为我有夸大之嫌，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也为了进一步科普这个问题，我特地找来了相关资料，并以截图的方式发上来，有兴趣的各位可以看看，在实战中，我军炮兵的表现的确远超美国战略航空兵，前者对越南人造成的打击与震撼是后者无法相提并论的，下面请看详细资料：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4995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4995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4996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49967.png{EIMAGE}

2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4:23

上面发的 66 式与 59-1 式都是身管火炮，现在再发点火箭炮的图，在本文中曾提到过的 130 毫米火箭炮，从型号的角度上讲，参加老山战役的有好几种，我在这里就贴最主要的一种，也就是 70 式 130 毫米自行火箭炮，该炮属于近程火箭炮，虽然不打远处只负责歼灭 10 公里以内的敌军目标，但该炮集中使用时火力极其猛烈，一门炮就有 19 根定向管，一个炮连甚至是一个炮营的齐射那就是一阵铺天盖地的“钢铁弹雨”，被覆盖的地表目标基本没有存活的可能，而且还装备有破甲火箭弹与混凝土爆破火箭弹，即便是坦克与永备工事这样的“硬点”目标被击中了也难逃一死，就更不用说步兵这种“软目标”了，而越南人被此炮打的悲惨程度可以说是仅次于上述两种身管火炮，好了，话不多说，请看图：

（注：图 1 为发射状态，图 2 为行军状态）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5024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50246.jpg{EIMAGE}

2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4:25

本文中还提到了我军步兵当年在老山战役中的一种主

力火炮，既100毫米迫击炮，具体型号上便是它了：71式100毫米迫击炮（详见下图），该炮的火力那也是相当猛的，是我军步兵部队曲射火力的中坚力量，为我军步兵在支援火力层面彻底压倒越军奠定了非常重要与关键的物质基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50393.jpg{EIMAGE}

286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14:25

今天的武器图与资料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8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1 21:04

就不一一回复了，总之谢谢各位看官的支持！

30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2 13:38

“你说湘西赶尸匠里有一部分是用这种方法？也是养了一个这种东西，那跟这个妖人养的这个有什么不同吗？还有，妖人把它养的这个东西带到这里来只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保护吗？”我问。

“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就是大小的区别而已，养的越大，对供养者的能力要求就越高，消耗的就越大，当然它的能力也越强，赶尸匠养的那个比如是条小京巴，而当时那个妖人

养的这个，就得说是一头大棕熊。

记得我上面的那些扛尸体的行尸吗？也是用它来控制的，其实它们跟湘西赶尸匠赶的尸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驱动尸体的这股力量是大是小，被驱动的尸体也的能力也会有大有小，比如说，赶尸匠赶的尸只是让尸体站起来自己走路而已，这是最低的一个级别，而这个则能让尸体搬动重物，干一下重体力活，这就上升到另一个级别了，再往上则可以驱使尸体作战，一般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的，差不多就到顶儿了，我是没见过能让尸体干更复杂的事情的。

至于让尸体作战，我想你之前的采访应该都采访到了，在169号阵地上的战士们碰上的那些似人非人的怪物，就是典型，那些尸体之所以能这么凶猛，让它们动起来的力量源头便是此物，而且那些尸体里大部分都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不同的人缝合在一起的。

给你说个战例你肯定知道:“7.12大战”,就是“松毛岭”战役，这一战我军炮兵发挥的威力极其巨大，几乎是在非接触的距离上纯粹用炮击就摧毁了越军的团级作战单位，仅仅是在松毛岭那一个小山头上，我军就一口气用炮群火力击毙了越军3700多人，尸体把整个山头的一面都铺满了，伤者就更不计其数，你想想看，被炮群覆盖炸死的人有几个能有全尸的？几乎都是被炸成了‘零碎’，这个妖人就是把‘7.12大战’时那些被炸碎的越军尸体中相对完整一些的挑出来，

然后用一种特质的针线缝合在一起，最后再用他养的那股念力进行驱动，就有了169号上的那些人形怪物，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据我后来的了解，主要是应越军‘废物（尸体）再利用’的要求，而且越南政府和越军作为他的雇主，他想在雇主面前‘露一手’，这才用了缝合尸体这种比较少见的手段。

不过呢，我刚才说了，如果只是靠那股念力来驱动的话，尸体的行动会非常缓慢，这个跟念力的强弱无关，再强也就是赶尸匠赶尸走路的那个速度，但是，这也是这个妖人与众不同之处，在老山战役结束之后的调查之中，我们才弄清楚他除了是个玄门高手外，同时还是个用药的高手，给这些被驱动的尸体上用了一种他研制的秘药，才有了运步如飞的效果，这也就是169号阵地上那些人形怪物最后发动冲击的时候能跑这么快的根本原因。

而战场上的尸体，完整的，绝大多数都拿来供养这个东西了，‘7.12大战’以及其它战斗中被打成‘零碎’的，则尽量收集在一起然后配合秘药做成人形怪物投入战场了，想杀死它们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简单是简单在它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气球’，如果你把它们的身体打烂了，那驱动它们的那股力量就会‘泄露’出来，然后它们就会失去动力，重新变回一具真正意义上的尸体，这时候用大威力武器去打，效果最好，炸烂了就什么都解决了，而难是难在这种能量密

度甚大，你用枪打，打上几个小孔，以它的密度那点面积它根本‘漏’不出来，再加上已经是死掉的尸体了，所以没有人体生理上的那些弱点，什么打心脏啊，打头啊，亦或者是打脚啊，对于它们说来都一样，除非你把它脑袋打爆或者是给割下来，而且它们也没有恐惧，没有痛觉，这个也是个挺让人棘手的地方。另外，因为它们被那种力量所驱动，无形之中也被它强化了尸体的强度，子弹打在上面的破坏效果远没有打在普通人身上好，就好像打在肉和打在硬木头上的区别差不多，不过好在当时的枪械，终点动能都够大，可以在造成贯通伤的同时‘开个大洞’出来，所以多打几枪倒也能打死，只是相比一枪就能打死的一个普通人来说，要费劲的多。”

（未完待续）

3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2 14:01

“你是说‘7.12 大战’中越军被击毙的碎尸都被这个妖人拿来改造成那些人形怪物了？怪不得，我之前还听人说被击毙的那些怪物里有的同一个身上手脚长短粗细都不一样，原来不是一具尸体上的，这样说来就讲得通了，不过你说用特制的针线缝合，这个跟其它普通针线有什么区别吗？”我问。

“当然是有的，那些针线是通过他施法炼出来的，属于

法器的级别，不是俗物，就跟我与师父随身带着的红绳一样，只是门派不同作用不同而已，用军事术语说，这些都是就是在各自玄门体系下的‘武器装备’。”散人说。

“你还说他是个用药高手，什么药能让尸体健步如飞？听着有点不可思议。”我说。

“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呢，你一点一点听我说，一会儿我会详细提到这件事的。”散人说。

我一看他这话锋真是转变的够快的，之前直言不讳，现在开始频繁卖关子，不过想来也正常，之前说的那些可能对于他来说都没什么技术含量，而现在要讲的内容就比较敏感了，所以卖卖关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毕竟有些话说的太直白了反而没有说服力，跟我们做记者的一样，得会营　秘感”。

说到“7.12 大战”的“松毛岭战役”，我在本篇采访实录的前言中曾经提到过，这里就再补充两句题外话（各位看官不要嫌烦啊）——当时叶剑英元帅看过此战的内部录像后不禁感慨道：

“淮海战役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多敌人尸体。”

用散人在上文中的描述就是“尸体把整个山头的一面都铺满了”，这话的确不假，因为在我军的官方报道中也有过类似的文字记录，原话是：“7.12 一战，越军在松毛岭上留下了 3700 多条生命，尸体把山坡都盖满了。”

不过可能大家对3700人被炮群击毙这个数字不太敏感，因为听着好像不太多，看过那些波澜壮阔的战争史，类似斯大林格勒会战这种极其残酷的超级大战，一战之下双方阵亡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人都不在话下，那么相比之下3700多人的数字的确好像有点“拿不出手”，但是，如果要这样对比的话请不要忽略一个前提，那就是这3700多名越军只是在1984年07月12日凌晨5整到下午13点左右之间这8个小时之间完全被我军炮火击毙的，而且地域仅限于松毛岭这一个地点，换句话说，被击毙的这些越军根本没见着我军的人影，未发生任何视距内的交火，就被铺天盖地的炮弹给“送回老家”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小的交战地域内，完全用火炮完成视距外的、如此高效的大规模歼敌，并彻底挫败粉碎敌方团级战役作战行动与企图的战例，“松毛岭战役”在世界战争史上可以说的上是绝无仅有的，而那些动辄伤亡几十万上百万的超级大战则是交战双方在广大的交战区域内反拉锯数个月甚至是轮年计算的时间才累计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伤亡数字，相比之下，单位时间内的伤亡程度与战果，这些战例还真比不过“松毛岭战役”，尤其是后者纯粹用火炮歼敌的战果，更让目前其它所有已知战例自愧不如。

（未完待续）

32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2 14:17

“那么142号阵地上的那两种怪犬又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咬人，一种以自爆的方式溅射有毒液体的那两种。”我见散人暂时还不准备说用药的事情，便把话题拉回到原先的轨迹上，顺着他的话锋继续往下问。

“在142号阵地上碰到的那两种像狗似得玩意，那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俩属于那妖人所在地域的一种‘特产’吧，我跟师父属于标准的中原派系，刚开始还真不了解这玩意的来路，后来干掉妖人之后研究了一番，才大致弄清楚妖人在祭台后面弄的那口大锅，就是‘生产’，更确切的说是‘熬制’这玩意用的，具体过程比较重口味，我就不给你细说了，反正也离不开尸体，这里我给你说个冷门的小知识：在玄门之中，一般不论高低，只要是法器，其诞生的过程都被称为‘炼’，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们门派的红绳还有妖人的针线，就是‘炼’出来的，因为这个过程是对原本普通物品的一种升华，所以用‘炼’这个字眼，而那些被用于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的东西，比如169号阵地上的人形怪物，还有现在说的这两种怪犬，那都被称作‘熬’，因为这个过程是对生命的一种摧残，所以才‘熬’用这个字眼。

至于在142号阵地上出现的第二种，也就是你说的那种可以‘自爆’，向外溅射有毒液体的那种怪犬，它背后类似‘瘤子’里的液体，就是这妖人自配的一种液体剧毒，腐蚀性非常强，尤其是对皮肉的伤害特别大，我们当时还提取了

一点样本拿回去做了测试，发现它对肉体的腐蚀性比‘王水’（注：什么是王水大家可以自行百度一下，它又称“王酸”或“硝基盐酸”，是一种虽然不如魔酸，但完爆浓硫酸与浓盐酸的强腐蚀性化学物质）还要强，最关键的是持续性比‘王水’这种化学产物强多了，而且现代的话来说还状态稳定，不易变质，并极其不易挥发，粘在身上要么腐蚀到它消耗殆尽，要么足量的话就把你腐蚀个前后通透为止，反正是阴毒的很。

我师父这个人呐，生性认真，喜欢钻研，我前面说的那些林林总总的东西，在此之前虽然同道中人大部分都有所耳闻，甚至是精通此道的，不过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后来我师父就根据此战的经验，进行了一个很详细的总结，并起草了一本小册子，在小册子里面给它们逐一进行了命名和特点注解，比如那种不同于碳基生命的能量生命形式，用我师父起的名字就叫做‘雾仙’，用‘雾仙’与秘药驱动的那种人形怪物，则叫做‘走影’，两种外形像狗的怪物，不带腐蚀液体的叫做‘花口’，带腐蚀液体的叫做‘肿毒’，这些都是根据它们或内在或外在的特点进行命名的。

后来这本小册子还在我们同道之中传开了，再加上我师父在这个圈子里也算得上是德高望重，我们门派也属于大派，又有大师伯这种身居显官，乃至师爷这种老前辈的影响力，最后经过这几十年的时间吧，册子里的内容也就成了玄门中

约定俗成的‘官方内容’，大家都这么叫，基本全都引用我师父总结的成果，前几年我给他过大寿的时候他在席间还提起过此事，对此他非常自豪，说这也算是为同道做了一点事情。

不过他虽然总结了这些东西的成因、形态、克制方法以及取了统一的名称，但都没有写具体的炼制或培养方法，原因也很简单，不是他不知道，而是这种东西如果公开出去，那被心术不正之人掌握了，将是非常危险的，还是那句话：这些内容属于顶级的‘行业机密’。”散人说。

（未完待续）

3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2 15:18

昨天发 66 式 152 毫米牵引加榴炮的图又少发了一张，今天补上，这张图也是对越作战期间的我军 66 式加榴炮炮群，图为正在向越军猛烈开火：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91049.jpg{EIMAGE}

3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2 15:48

这两天更武器图都在说火炮，那么今天楼主来更武器图就说两种在本篇采访实记中没有提到，但在对越作战中发挥作用非常重大的火炮，第一种是 56 式 85 毫米加农炮，该炮

到了对越作战期间，不论是1979年的边境反击战还是1984年的“两山轮战”，都已经不算是什么先进武器，其射程与威力也远不如在大规模炮击中大放异彩的66式与59-1式，但它却凭借着自身的一些独有优势与我军的正确运用，斩获了非常丰硕的战果，简单地说，就是该炮战斗全重非常轻，只有1.725吨，在越南山地、林地密集，交通恶劣的环境下，可以由步兵直接以人力牵引部署到各种山头、树丛之中，然后以递进直射的方式对目标发起猛烈且突然的打击，并且可以跟随步兵一同发起进攻战斗，在最一线为步兵提供直射火力支援，这是

在此引用两段我军对85毫米加农炮在对越作战期间的评价：

“85加进入阵地之后，头疼的就是敌军了，它的威力虽然不如重炮，但毕竟是炮，炮弹无论是威力还是射程都不是敌军步兵手里的40火，无后坐力炮、掷弹筒这些东西可以比的，同时，它射程要远于对面的重机枪、高射机枪。由于分散配置并构筑了坚固的炮阵地，对面少量重炮也难以威胁。这玩意是越军步兵的心腹大患，一次最惊心动魄的抵近射击中，我军炮兵把85加推到了离敌阵地只有200米的发射阵地上，只有轻武器的越军只能对着85炮的防盾绝望地射击，叮叮当当声中被一发炮弹炸上天。”

“与攻击发起前的炮兵准备不同，85加的火力可以一直

伴随步兵到几十米，甚至可以在我军正在冲锋时突然开火一发入魂，这样精准而突然的火力根本无法防御，是口径再大的榴弹炮都做不到的。”

——

有上面的两段话可以看出，我军对85毫米加农炮的评价非常高，而能让这种并不算先进的武器发挥出如此出色的作战效能，简单的讲，其精髓就是我军将85毫米加农炮“降级使用”，作为“步兵炮”来使用，该炮虽然火力比不上重炮，但吊打无后坐力炮、火箭筒一类的步兵携行重火力还是轻而易举的，属于“碾压式打法”，既不搞平级对抗，用高级武器打你的低级力量，比如用坦克打步兵就属于这种打法，而用85毫米加农炮压制越军的轻武器，也属于这种打法，到了现代，我军则用各种威力更强，机动性更好，防护性能更高，火控系统更好，综合战斗力更加强大的自行突击炮（如02式100毫米轮式突击炮）取代了当年85毫米加农炮的战术地位，光荣的传统不仅得以延续，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军对85毫米加农炮的使用亮点的话，那就是：

“精心选点靠前配置，抵近直瞄，百发百中，见血封喉”。

如果当年与散人师徒一起执行对妖人“斩首行动”的侦

察排能带着一门85毫米加农炮，那也许情况就会简单的多了，不过毕竟85毫米加农炮有将近2吨的战斗全重，执行渗透作战的单位携带这种武器不太现实，这里就是我自己姑且这么一说，各位看官也姑且这么一看，不必当真。

下面4张图中，图1、2为56式85毫米加农炮的正面（图1）与反面（图2），图3为该炮的直射状态，图4为对越作战期间我军步兵使用人力牵引的方式将该炮拉上山地进行部署的珍贵历史照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9267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9268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9269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92714.jpg{EIMAGE}

331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2 16:08

第二个要说的同样也是一种“老炮”，而且与56式85毫米加农炮一样，都是“56年生人”，该炮既——56式160毫米迫击炮，该炮虽然有自重大、射程不远、射速较低等缺点，但正所谓“一白遮百丑”，该炮有一个最突出的优点就

是弹丸威力极大，甚至远远的超过了以毁伤力著称的66式加榴炮的152毫米弹丸（因为迫击炮对射程要求低，初速可以较慢，所以弹丸承受的推进药压力就较低，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弹丸弹壳做的更薄，内部装药更多，从而单发威力更大，所以该炮单纯从口径上来说只比152毫米弹丸大了8毫米，但实际装药则成倍提升，所以单发毁伤力极强），在实战中创造过一炮击毙40余名越军外加一个前沿指挥所的光辉战例。

除了对越作战以外，该炮还参加了时间更早，发生于1958年08也23至10月25的“炮击金门”（也称“金门炮战”）之战中，它的炮击让挨炸的国民党金门驻军以为“共军”装备了小型原子弹炮。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该炮可怖的毁伤力。

（注：该炮与一般常见的炮口装弹的迫击炮不同，它采用了后膛装药，图1中可以看出该炮得益于这种设计，也可以在炮架上进行抵近直射，以该炮的毁伤力，抵近直射的效果那是极其恐怖的，而图3中大家则可以看一看该炮炮弹的大小，就不能想象它为什么威力这么大了，图4则是该炮炮弹的清晰彩照【中间两枚最大灰色者】，两边其它弹药在它的映衬下都显得十分的“娇小”

注-2：图2中该炮炮口的环状物为炮口密封器上的牵引环，用于使用汽车等平台牵引该炮进行机动时时候）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9446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9447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9448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194485.jpg{EIMAGE}

3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2 16:09

好了，今天的武器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3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2:21

“那真是术业有专攻，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不过也由此可见，这场较量的‘含金量’非常高了，是顶级高手之间的对决。”我说。

“不谦虚的说，是这样的，不论是我师父还是对面那个妖人，以其能力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算得上是玄门中的顶尖高手，而我在当年虽然称不上顶尖，但在‘第一梯队’的末尾挂个名头还是没问题的，说出去个名字，圈里还是有人知道的。”散人这话说的倒也不客气。

“那你们在之后与他的交战中又遇到了什么困难吗？”我问，前面铺垫了这么多内容就是想听到底他们之间是怎么打的，所以问出这个问题之后，便做好了“洗耳恭听”的准备。

“困难当然是有的，而且不小，当时伴随着火箭弹的爆炸，侦察排的战士们几乎是同时开火，几十条自动武器集中火力对准那妖人就往死里打，但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的是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反正远超正常人，怎么说呢，那快的就像是一条鬼影一样，虽然说不上能在近距离躲开子弹，但绝对在那个间隔上可以让你来不及瞄准，你刚刚瞄准好准备击发，他就闪到别的地方去了，子弹只能‘跟着’他跑很难真正的击中他，不过从子弹打在他身边的地面上然后掀起的‘土柱儿’来看，之前用火箭筒与无后坐力炮集火攻击尸堆的目的达到了，因为‘进食’的过程被外力强行打破，‘雾仙’受到了惊吓，离开了现场，虽然侦查排长打他的那枚火箭弹被‘雾仙’给挡了下来，但那是出于‘主仆’关系的本能，等时间一拖长，尸堆被打了个乱七八糟，‘雾仙’‘没饭吃’或者是不能好好‘吃饭’了，它就不干了，这就好像是一个重要的玄门仪式被强行从中间打断了一样，自然就不能完全的发挥作用，后来我师父还说，当时幸亏赶上了‘雾仙’正在‘进食’，如果碰上的是这家伙已经吃完了尸体，那个时候是它最强大也是最听话的时候，那可就麻烦大了，妖人

指挥着它跟我们斗，我们这些个人能不能奈何得了它完全没有把握，就更不用说妖人本人也是个极难对付的‘茬儿’了。

对了，刚才我忘了说，‘雾仙’这个东西，虽然‘脾气不好’而且很厉害，但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在‘进食’的时候非常脆弱，这个时候如果你攻击它攻击的比较到位，那么虽然不能将其杀死，但可以把它吓走，我师父要求打掉尸堆的原理也就是这个，没了‘雾仙’的保护，妖人的能力就减掉了一大半，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也还是太不好打了，之前说过，他是个用药高手，从他的身法上来看，他肯定也是常年给自己用药，然后再加以一些他们那些旁门左道的术法，让他获得远超常人生理极限的能力，比如我方才说的他能让战士拿着枪追着他打却打不中，要知道侦察排的那些战士，枪法可都是‘杠杠的’，所以当时他本人体现出来的第一个碾压普通人的能力就是跑得快！

这么说吧，整整一个排的侦察战士，在距离不远且每人射击技术都十分精湛的情况下，对着几乎没有遮蔽物的开阔地上这么一个大活人进行集中火力射击，几乎每个人都打掉了至少一个弹匣，地面上打的‘土柱儿’‘蹭蹭’直冒，却一枪都没有打到，你可以想象他的速度有多么快，而且不仅是直线速度快，转弯时也非常灵活，经常性的可以直接进行直角转弯，一点缓冲余地都没有，太可怕了，凭着这个能力，他在密度非常高的火力下频繁的进行蛇形走位，才能如此从

容的避开这么猛烈的打击。

然后赶在大部分人都在换弹匣这个火力最弱的空档，妖人双手在空中一挥，怪叫了一声，那些堆在一起的尸体，以及后面还没扔进大锅里的尸体，还有充当苦力背尸的那些行尸——他们的脑袋，统统被一股外力从身子上给‘拔’了下来，你想想看，那可是至少数百具尸体上的数百颗脑袋啊，这些脑袋因为是被硬生生拔下来的，所以脖子的断口处参差不齐，长短不一什么样的都有，还有的下面连着一大截颈椎和脊柱，这些脑袋在脱离身体之后先是悬浮在了空中，然后等妖人张开双手往我们这个方向一挥，数百颗高度腐烂，露着腐肉和白骨，丑陋无比的人头就直奔我们而来，那个场面，说实在的，我当时看了腿肚子都有点转筋，我师父也是一惊，他后来给我说，千算万算还是小看这个妖人了，开始以为他就是靠养着的那个‘雾仙’才能这么作祟，外加吃点药，练一些邪功而已，可见到这一幕之后才知道，这家伙的本功练的居然是降头，越南地处中南半岛，是典型的东南亚国家，在那一片会降头术并不稀奇，几乎每一个玄门中人，不论正邪，多少都会一点，但练到他这个程度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传说中练成之后可以刀枪不入的飞头降也没有他这个这么可怖，据我所知，曾经有降头师练飞头降，可以把自己的脑袋从身体上移出去，脑袋下面还挂着一大串心肝脾胃肾，然后晚上吸食活物的鲜血，在日出前再回到身体上，吸满七

七四十九天之后，功力与道行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到那时候脑袋飞出去，就可以不挂着内脏，只飞一颗头，而且习练者本身也将达到铜皮铁骨、水火不侵的境界，但相比之下，这妖人使出的这一招，明显比飞头降厉害多了，首先当时虽然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但距离天黑还早着呢，飞头降是不能见阳光的，而且必须在晚上子时中刻（大家都知道，我国古时一个时辰相当于现代 2 个小时，而子时既是 23 点至凌晨 1 点这两个小时之间的时间段，所谓‘中刻’，便是指子时过了一半处于中间的那个点，也就是凌晨 0 点以后，既夜间 12 点以后）以后才能使用，可他却无所谓，其次就是即便练成飞头降的降头师能控制自己的脑袋飞出去已经极为不易，他居然能随随便便控制这么多尸体的脑袋同时飞出去，从他发功不需要任何准备步骤与仪式来看，这在他的手里完全就是一种很普通的技法，但这种技法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认知甚至是理解能力，而我师父那会儿虽然见多识广，但毕竟是中原人士，对东南亚那一片的同行了解的并不多，所以也只是听说过但没见过真正的飞头降，那一次是头一回开眼，而且头一次阵仗就这么大。”散人说。

（未完待续）

3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2:39

“几百颗脑袋在天上飞？这个场面要不是亲眼所见的

话的确不好想象，感觉肯定相当恐怖，不过脑袋飞过来是怎么攻击呢？是像‘肿毒’一样靠近目标后爆炸吗？”我问，其实我刚一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是很震惊的，但转念又一想，既然前面都说了他能驱使死人走路、干活甚至是作战，那让脑袋在天上飞貌似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虽然按照散人的说法，前面这些事情是主要依靠“雾仙”来完成的，然后再辅以药物，而现在“雾仙”跑了，他纯粹凭借的是自己的力量，虽然还是很不可思议，不过毕竟散人再三强调这个妖人的道行极深，再加上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信与不信都得先说完再论，所以我便没有像之前一样发出刨根问底的疑问，而只是接着这个话题进行推动性的提问。

“不是，是靠咬!”散人说这句话时，特意加重了语气。

“脱离身体的脑袋还能咬人？!”这个就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我虽然经过这些采访后已经对老山前线的这段历史有了一个比较具象的认知，早已做好了再出现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可以“欣然”接受的心理准备，可当散人这么说的时候，还是不免有一些惊讶。

“是的，而且咬的很厉害，那些头的飞行速度不慢，跟麻雀差不多，但是有个弱点，就是在飞的过程中几乎不能转向，转向就得完全停下来，所以只能飞直线，脑袋有比麻雀的体积大多的，所以如果稳住心神用枪打，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侦察排的战士们都是在两山轮战中身经百战的精兵，

可即便是见惯了生死的他们，头一次见到这种有悖常理的场面，还是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不过毕竟是精锐，骚动很快被控制住，没有发展为恐慌，在排长的指挥下，这些战士们就开始依托潜伏点抗击飞过来的这一堆脑袋，但我想从那一天起，这些战士的世界观也因此遭到了完全的颠覆。

话说回来，也幸好那些脑袋的防护力并不高，都已经在严重的腐烂之下‘糠心儿’了，一个短点射，甚至是一个单发直接命中，就能将其凌空击碎一个，81-1 式自动步枪真是把好枪，精度非常高，而且皮实耐用，威力也大，打这些脑袋基本上就是一枪一个，我记得就在潜伏地的正前方上空，不断有脑袋被击碎落地，随着距离越近，子弹击碎头颅的密度就越来越大，被打爆的颅骨碎片与干瘪的皮肉跟下雨一样往地上掉，而枪声与‘啪-啪-啪’的骨头爆裂声都响成一片了，从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偏侧面的位置看去，就好像再‘放礼花’一样。

但是虽然战士们枪法很好，手中的武器也顶用，但奈何这些‘飞头’实在是太多了，去处我跟师父没有强，一个满编的侦查排一共就 36 个人，36 个人要在短时间内面对近距离上数百个高速移动的空中目标，那难度太大了。

你想想看，就几十米的这么一个间隔上，好几百颗脑袋一起往这边飞，你要克服恐惧去打它，它飞的还相当快，我们人又少，36 个人就是每人都是枪枪命中，打上三次才能消

灭100零几个，那还有上百在后面等着呢，到了那时候就已经飞到跟前来了，再想拉开距离打就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们就跟那些脑袋陷入了混战，那‘飞头’不仅外形恐怖，数量多，而且咬合力还十分惊人，这期间有两个场景我印象非常深，第一个是一个战士拿着步枪一口气打掉了几乎5、6个‘飞头’吧，结果因为之前的消耗打的没子弹了，正想伸手去掏子弹袋上的弹匣重新换弹，就被一个‘飞头’咬在了拿枪的右手手腕上，这个飞头的上面还带着顶越军特有的那种扁头盔，一看就是个越军尸体的头。

而他被咬中后就是一声惨叫，我听的清清楚楚，眼看着那个‘飞头’直接就把他的手给从手腕处咬断了，那只断手握着步枪掉在了地上，紧接着又是一个‘飞头’，这次咬在了他的脖子上，就一下，整个颈动脉都被撕开了，当场血流如注，那名战士口鼻里喷着血，瞪着眼睛就这么栽倒在了地上，但那两个‘飞头’还不放过他，追到地上去继续啃咬，第二个是另一个名战士，他因为距离太近，没有射击空间，也可能是担心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开火会误伤自己人，他就把枪倒过来当棒子用，拿枪托去抡这些‘飞头’，打掉在半空中的两个之后又有一个飞过来正要咬他，他情急之下把手里的步枪一横，挡在了自己面前，那颗‘飞头’一口就咬在了步枪的护木上，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也就2、3秒多种的时间吧，那只81-1自动步枪上的护木就被咬烂了！

里面包裹的金属部分都露了出来，那个脑袋还在咬，但毕竟81-1的金属部分可是高强度蓝钢制造的，尤其是承受压力最多的枪管部分，所以任它咬的很凶，但也咬不动，不过最后牙齿都咬掉了，可照样不松口，那个战士见甩不掉咬在上面的脑袋，就索性把枪扔到了地上，然后捡起身边的一块石头把这颗脑袋给砸碎了，这才算脱了身。”散人说。

（未完待续）

361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3:02

“那你跟你师父没有采取什么手段对付这些‘飞头’吗？”我问。

“这个.....说来惭愧，刚才也讲了，这种控制如此之多的脑袋飞起来攻击他人的招数，我以前压根儿就是闻所未闻，我师父虽然听说过，但也没亲眼见过，至于如何克制，那就几乎是无从谈起了，当时我俩为了抵御这些‘飞头’的攻击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效果不大，作为‘官家’请来的专业人士，我事后每每想起这件事都感觉有些愧疚，如果当时我跟师父有办法对付这些‘飞头’的话，也就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了，我从心里总感觉对不起那些因此而受伤乃至是牺牲的战士。”散人说，说到这里我发现他这是自接受我的采访一来，第一次有些动情了，不在是毫无情绪波动的讲述，虽然这个波动是一种悲伤的情绪。

“那么，你们当时手中有武器吗？之前没听你提起过携带武器的事情，难道要空手应对这些‘飞头’吗？或者说与妖人交手的时候也要赤手空拳去打？”我不想玩煽情去拿着他的这种伤悲与自责的情绪进行借题发挥，所以还是顺着主题继续往下问。

“那倒不是，武器自然是有的，具体说来，我跟师父的武器就是每人一条绳子，当然了，说是绳子其实不太恰当，因为在使用的时候，这种武器的方法更类似于鞭子，所以我们就叫它‘绳鞭’，还记得我之前说我们带的‘宝贝’里有好一大箱的红绳吗？就是这个东西，只是当时它是处于散装状态的，是一条条能缠在手腕上的小红绳，而到了前线之后，我跟师父就把它们编在了一起，形成了两条大红绳，作为贴身的武器之一。

它的长度全部拉开在 1.5 米左右，平时我们都是把它缠在腰上，它具体是由 999 根细绳编制在一起的，每根细绳都要用我们门派的秘法炼制九九八十一天，最后编织在一起再炼 81 天，如此用 162 天才能炼成，如果不用的时候，一般都是把它拆开存放，这样做有个缺点就是要用的时候还得现编，紧急情况下容易来不及，但好处也很多，这样可以保证红绳法力的持久性，打个比方，每次用完或者是不用的时候将大红绳拆成小红绳存放，就好像部队上射击完了要将枪拆开擦拭干净然后再涂抹枪油并最后统一存放一样，属于一种

保养吧。

不过最初炼成的绳子并不是红色的，而是白色的，然后会随着使用者能力的高地而渐渐变化，白色就是给新手用的，再往上是绿色、黄色、红色、紫色，最高一级是黑色，我当年用的是绿色，师父用的是红色，至于紫色跟黑色，我听说师爷后来练到了紫色，但黑色就只是传说中的传说了，起码我在本门本派中还没曾听闻有人能用黑色的这种绳鞭。

说到这里我倒是得说清楚一个问题，‘红绳红绳’的叫惯了，是因为我见师父练它练的特别多，而师父的那根绳鞭又是红色的，所以才顺嘴都叫成是红绳，我的那根当时应该叫‘绿绳’，拆开的时候也是绿色的，跟师父的并排挨着放在大箱子里，一边是绿的，一边是红的，我那会儿每次看见红绳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练到那个境界。

至于使用方法，就跟武术中如九节鞭啊、盘鞭（一种牛皮制成的长鞭）的软兵器差不多，只是我们的绳鞭要短的多，攻击距离要近不少，不过因为长短正合适，所以抽起来力道比较大，并且我们门派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还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绳鞭打法跟套路，绳鞭因为经过炼制，再加上使用者基本都有玄门的道行，所以打人未必厉害，但对怪力乱神之物有奇效，我跟师父拿着绳鞭抽这些‘飞头’，我大概需要两到三下，能打烂一个‘飞头’，师父只要一下，我打的时候，每打中一次，‘飞头’上就‘嘶嘶’冒白烟，被打中的

位置就好像被电烙铁给烫过一样，留下一条绳鞭抽过的黑色的烧焦痕迹，痕迹的宽度正好跟绳鞭的宽度相当，因为打上去是这种效果，所以死在我手下的都是变成一颗满脸焦糊的黑脑袋，死的样子就是直接掉在地上不动了，而死在师父手里的，则直接能在空中自燃，然后掉在地上烧成灰为止，这种打击效果上的区别也是我跟师父在道行上的差距导致的吧。”散人说。

（未完待续）

3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3:56

楼主又来更武器图了，今天更点小玩意儿，对越作战期间我军主要的头盔与单兵装具：

3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3:59

GK-80 型头盔，采用 232 型防弹钢冲压成形，如果当年全部佩戴它，那么我军的伤亡会进一步缩小，而 149 号阵地上出现的“杀人蜂”能将这种钢盔蜇穿（虽然只是穿进去一点，远做到完全穿透），足见其骇人的穿透力。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043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0444.jpg{EIMAGE}

3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4:00

56 式冲锋枪/自动步枪子弹袋（装具）：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047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0484.jpg{EIMAGE}

3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4:01

63 式自动步枪子弹袋（装具）：

（注：关于 63 式自动步枪子弹袋【装具】的完整图比较少，所以就只找来了一张，局部图倒是有一些，但是展示效果都不好，所以就不贴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0516.jpg{EIMAGE}

3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4:03

81 式自动步枪子弹袋（装具），它与 56 式冲锋枪/自动步枪子弹袋（装具）的最大区别与进步就是将胸前的弹匣袋从 3 个增加到了 4 个。

（注：该子弹袋【装具】也通用语 81-1 式自动步枪）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

2F29623067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0685.jpg{EIMAGE}

3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4:08

由于 56 式冲锋枪/子弹袋设计的极为优秀实用，这让美国、前苏联等军事强国的士兵甚至包括身经百战的国际雇佣兵也争相使用，这两张图为当年入侵阿富汗的苏军特种兵穿戴我国生产的 56 式冲锋枪/子弹袋，不要被电影跟电视剧误导，认为特种兵一定就是满身先进装备屌炸天的样子，其实很多时候，特种兵为了执行任务更加方便，会选择一些很实用但非常土气的装备，比如 56 式冲锋枪/子弹袋，从颜值角度来说，并不突出，但用过的人没有谁能否认它的优秀设计与性能，毕竟武器装备这东西，实用才是王道。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087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0885.png{EIMAGE}

37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4:14

这三张图则为后来入侵阿富汗的美军特种兵使用我国生产的 56 式冲锋枪/子弹袋，而且美军士兵对其评价极高，

便宜耐用而且舒适空间大，比美军自己配发的M16、M4等制式步枪的配套装具要强的多，其中最主要的地方就在于56式冲锋枪/子弹袋的弹匣袋是为装中间威力步枪弹弧形弹匣而设计的，所以空间非常充裕，塞装小口径步枪弹的M16、M4系列突击步枪所使用的弹匣轻而易举，3个弹匣袋里可以塞进去6个甚至更多的装小口径步枪弹的弹夹，而在阿富汗这样伏击战术频繁使用的战场环境下，只要戴的动，弹药那是多多益善，尤其是主武器的弹药，这是美军特种兵乃至普通步兵喜爱56式冲锋枪/子弹袋的最主要原因。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133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140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1412.jpg{EIMAGE}

37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4:19

如果说国家建制下的特种兵有可能为宣传而摆拍的话，那么混迹于私人武装这个血腥圈子里的国际雇佣兵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实战经验丰富且逐利性非常强，所以他们对武器装备的要求是最讲究实用的，任何花里胡哨但效费比不高的“花瓶”武器装备在他们这里是都不会得到待见，而他们

也大批使用我国生产的56式冲锋枪/子弹袋，甚至为了得到这种装具而不惜花大价钱在军火黑市上购买，这一切就是对56式冲锋枪/子弹袋优异性能的最好肯定。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31767.png{EIMAGE}

37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3 14:20

好了，今天的武器装备贴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7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18:00

今天有点事，刚刚坐下来，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楼主来更新了

42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18:26

“这已经算是很有效的克制办法了啊，你也说了，对付怪力乱神的东西有奇效，为什么还说效果不大呢？”我问。

“我这么说主要是因为用绳鞭打效率太低了，你想我们就两个人，即便会一些常人不会的玄门法术，但那也不是超人，挥舞的速度不可能无限制的快，得一个一个的打，这么多‘飞头’，挨个去抽，而且还不是固定目标，得瞄准了打，这样一来速度肯定是快不起来的，就是墙上趴着几百只不动

的苍蝇让你用苍蝇拍去挨个打，那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吧？更何况这些‘飞头’不仅会动还飞的不慢，我跟师父用绳鞭战斗，只能保证自保，要想帮助侦察排的战士们解围，那时候的确是做不到。”散人说。

“嗯，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你们当时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没想到那个妖人竟然这么厉害，那么我猜你们当时下一步的行动应该就是直奔主题——去对付那个妖人吧？”我问。

“是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师父打掉十几个‘飞头’之后就把我喊到了一边，给我说按照原计划进行，去夹击那个妖人，然后把他引出来，往事先布置好的‘大阵’那边引，我问师父那这里怎么办，师父说没办法，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如果站在这里继续这么打下去，只能越来越被动，对手的实力强劲，这一招之后不一定还有什么其它狠毒招数，所以得抢在他再用别的手段之前争取主动权，眼下已经是‘后下手遭殃’了，就要想办法把这个不利局面给扳回来。

然后我俩从潜伏点一跃而出，直奔妖人就去，因为就隔着几十米的距离，我们还是从上坡往下冲，所以也就一转眼的功夫便冲到了跟前，那家伙看我们来了，完全是毫无惧色，我们与他之间隔着一条小溪，那条小溪虽然不算太宽，但也有个七八米，这家伙脚下一发力就跟飞一样便跳过来了，要知道他跳的这么远还跟玩儿一样，奥运会跳远冠军跟他比都

得黯然失色，估计也就袋鼠能跟他较量较量，等落到小溪对面后就开始主动迎击我们。

他一只手操纵剩下的‘飞头’继续攻击上面的战士，再腾出一只手来和我们打，要说他真不是个善茬，一心二用，仅用一只手还能在短时间内跟我们两人打个不上不下，我们一前一后夹攻他，打了半天他居然可以不落下风，那会儿我便又想起师父之前警告我的话，如果没有师父在，我自己一个人单干，恐怕早就‘归位’了，以我当时的道行，10 个捆在一起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不过呢，毕竟我们俩也不是吃干饭的，特别是我师父，这妖人虽然厉害，但一只手对付我们两个，时间短了行，长了他也架不住，打了快到三分钟左右的时候吧，他就坚持不下去了，开始频频露出破绽，被我师父连续抽了他起码不少于 5 鞭子，每一鞭子打上去不是‘啪啪’的响，而是生肉放进油锅里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他身上被打中的地方都是一道一道的焦黑，不过这跟我打‘飞头’还不太一样，因为师父打中他的地方，上面冒出的烟是乌黑乌黑的，就跟一团墨汁冒出来了一样，而且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极其难闻的味道，看场面我以为应该是糊肉味，可闻了才发现是一种腐臭中带着腥臊的味道，简直是太难闻了，而且闻又头疼又恶心，那绝对说我活到现在闻过最难闻的味道了。

接着他被打的疼了，呲着牙‘嗷嗷’乱叫，看他打的发

了狂，我师父就从身上抽出一根信号棒来，拧开了往空中一打，还在潜伏点山坡上跟‘飞头’奋战的侦察排战士看了就且战且退，开始往我们事先商议好的伏击点撤，师父这边则卖了个破绽，被妖人抓破了衣服，然后我俩也撒腿往伏击点跑，妖人打急了从后面追，而那些‘飞头’得有他控制才行，但侦察排的战士跟我们俩跑的不是一条路线，这是我们事先故意安排好的，而他没法两头都兼顾，像刚才他能一心二用是因为两边都在他的视线内，现在侦察排拍到山坡另一面去了，跑出了他的视线范围，他再想追击，就得跟过去继续操纵‘飞头’，可能是他感觉我们俩更重要，就直接放弃了对‘飞头’的控制，就追着我俩打，不过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也算是正中下怀吧。”散人说。

（未完待续）

4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18:37

“那如果他不去追你们，而是继续操纵‘飞头’对付侦察排呢？你们怎么办？”我问。

“这个好说，如果他去专心对付侦察排，那我俩就不跑，而是反过来再追着他打，直到把他打急了为止，这么说吧，其实除了他操纵‘飞头’攻击我们以外，其余的基本都在计划的预料之内，后面的事情，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君入瓮’直至最终干掉他了。”散人说。

“之前带来的这么多特制香灰，还有坟头土，用它们制成的‘大阵’这次该派上用场了吧？”我问。

“是的，它们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东西，如果没有它们在，还真未必对付的了这个妖人，毕竟他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太多了，事后我跟师父还说，幸亏准备的齐全，料敌从宽了，要不然如果当初不重视这间事情就空手而来的话，那弄不好我俩就得死在他的手里，别说完成任务，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能成功而退。”散人说。

“我想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话，那么这里应该就是最精彩的一部分了。”我说。

“差不多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准备的充分才能打的相对顺利，不过中间还是出现了几次反复，但好歹最后是达到目的了，我师父在这里下了血本，如果这都收拾不了他，那恐怕大罗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

“你说中间又出现了几次反复，是什么反复？”我问。

“不用急，这个事情我马上就会说到了。

当时他追着我俩跑，前面也说了，这人跑起来速度非常快，所以平地跑直线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好几次都被追上了，幸亏是师父出手解围，要不然还得去‘见祖师爷’，就这么打一段跑一段，算是打的‘运动战’吧，最后就到了伏击点，因为我们这边要边打边跑，所以来的晚一些，而没有了‘飞头’纠缠的侦察排这时候已经部署到位，在周围的树

林里都埋伏了起来，等我们进了伏击点的核心区域后，面前还有十几米就是用坟头土铺成的一块圆形地面，这妖人前脚踏上坟头土后，脚底板上立马开始冒烟，还是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他看事情不妙，就想往回撤脚，但脚还没抬起来，我师父已经从前面一个急停后转头往回跑，两者的直线距离就几米远而已，三步并两步跳过来用手中的绳鞭往前一绕，一下就勒住了他的后脖颈，然后身体一用力想把他拽进来，但他力气还真大，我师父第一次没拽动，我就上去帮忙，一人抓住绳鞭的一头，一起往里拽，我为了防止他把头从下面钻出来，我还揪住了他的衣领，那种粗麻布的衣服倒是能抓的很结实，而我俩一起发力，他吃不住劲儿就一个趔趄摔了进来，等他完全进入坟头土的覆盖范围之后，那样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顿时就是上蹿下跳，看他的表情，绝对称得上是痛苦不堪，接着他又被我师父趁着他被坟头土弄的手忙脚乱的这个空档给一脚踹翻了在了地上，然后那些坟头土就粘的他满头满脸满身都是，这家伙就更难受了。”散人说。

（未完待续）

4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19:33

“最后就是依靠这种方法把他打败的吗？”我问。

“当然不是，他要就这点能耐也不至于动用这么大的阵仗了。

在来之前，师父告诉我，这种高级坟头土+黑狗血炼制出来的黑色土壤，可以轻易的打掉一个玄门中人的道行，我俩之所以没事是因为在制作坟头土的时候，在里面烧了写有我俩生辰八字的符，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随意活动而不受到伤害，要不然结果比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按理说，一般的修道者被这种坟头土粘的浑身都是，道行早就被打的一干二净了，而且别说是满身都是，就是被扔到身上一把，只要沾到皮肤上，那也是会吃不消的，可这妖人厉害啊，就这么弄他，他还有能力反抗，但我估计坟头土起码把他的道行打掉了一大半，等他从地上艰难的爬起来再出手的时候，其实力就已经大不如刚才了，我俩便再次这么一前一后夹住他，防止他逃跑，然后消耗他，最后再想办法把他弄进伏击点中心的那个大坑里去，而那个坑里面，装的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特质香灰，这东西可比坟头土更厉害，如果他调进坑里，那结果就不是被打掉多少年道行的问题了，而是会灰飞烟灭。

在树林里待命的侦察排战士这会儿也都冲出来了，他们不是玄门中人，所以进来无所谓，那排长端起自动步枪对准这家伙就打，一个弹匣几秒钟全部打完，结果子弹打在他身上就像打进烂木头里一样，发出‘噗噗’的声音但也不见流血，打的他满身是窟窿，却还是死不了，我师父就急了，给排长说让人帮忙一起把他扔到中心的坑里去，排长一招呼，周围的战士七手八脚就全上了，加上我俩，连拖带拽就把他

往那边扯，按理说，这个妖人是个中等身材，看样子，那体重撑死不会超过150斤，我们这么多人想抬起他来往里扔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却抬不动！他死沉死沉的，就像一块深埋在地下的大石头，我感觉像他这么大体积的实心铁块也没这重，不过抬不动还是拉的动的，把吃奶得劲儿都使出来了，好歹把他拽到坑跟前，正要往里推他，没成想这家伙临死前还狗急跳墙，垂死挣扎了一番，在被推下去的那一刻吧，他转身用手就是一抓，正抓到排长的肚子上，一下子就把排长肚子上的子弹袋外加里面的弹匣全给抓烂了，81-1的弹匣可是纯钢冲压而成的啊，竟然被他用手给抓烂了，里面的子弹跟弹簧都飞出来了，而且还抓破了最后面的迷彩服，在排长的肚子上留下了五道血口，后来想起这事，那排长也是一阵后怕，说要不是有子弹袋，特别是那4个弹匣作为遮挡，这一下就那力道与破坏力来看，非被他开膛破肚不可。”散人说。

（未完待续）

42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21:50

楼主又来更武器图咯:

43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22:02

在本篇采访实录中提到过我军使用重机枪痛击越军进

攻，但没有说明具体型号，这里就贴一下我军在对越作战期间使用最多、运用最广泛的两种重机枪，第一种：53 式 7.62 毫米重机枪，该枪虽然在战斗全重上比较沉重，不利于快速移动，但火力持续性非常强，且弹丸杀伤力高，所以在经常需要轻武器高强度对射的对越作战中表现优秀，发挥了重要作用，杀伤了大量越军有生力量。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9900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9901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9901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99021.jpg{EIMAGE}

4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22:18

第二种是 57 式 7.62 毫米重机枪，该枪的性能与表现都不逊色于上述的 53 式重机枪，而且接受了参加 1962 年对印边境作战时实心轮式结构太重不利于复杂地形上迅速转移的缺点，将其改为了更加请便的三脚架（虽然有一些 57 式重机枪也使用了实心轮式结构，但那是出于与 53 式重机枪配件的通用性考虑而设计的，属于个别状态，不是常态），

经过对越作战的实战检验后，其表现突出，使用过它的参战部队对57式重机枪的评价都颇高。

（注：图1、2、3中在枪上面的那个圆形装置为高射瞄具，主要用于对空或者是超远距离利用弹丸密集下落覆盖杀伤敌方有生力量的射击时使用，而图4则是未安装高射瞄具的正常的对地平射模式）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9954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9954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9954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99549.jpg{EIMAGE}

43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22:23

不好意思，贴完发现435楼的图4贴错了，那不是57式重机枪，而是67-2式7.62毫米通用机枪的重机枪状态，这里就再贴一张使用实心轮式枪架的57式重机枪的图作为补充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299634.jpg{EIMAGE}

43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22:34

再贴两张我军在对越作战期间的一种单兵便携式夜视装备，散人说能看见“雾仙”的技术设备中，除了具有夜视能力的摄像机以外，这这种单兵夜视仪也是其中之一，它便是 83 式手持式微光夜视仪，由于它具备热像功能，所以能看见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比如采访中所说的妖人“养”的这种“雾仙”。

（注：图 3 为经过对越作战实战考验的一台 83 式手持微光夜视仪，彩色照片可以比打开储存箱的图 2 黑白照片更能看清楚它的细节，不过就是拍摄者拍的时候有点手抖，所以画面略显模糊）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0003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0003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00043.jpg{EIMAGE}

43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4 22:34

今天的武器装备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3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5 14:02

“他被推进去之后就死了吗？”我问，其实在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不甘”的，因为如果散人做了这么多的铺垫，结果如此简单的就把这位最终“BOSS”给消灭了的话，那就有点太没劲了。

“开始呢，从外表看我们都以为他死了，不过.....唉，我现在还好奇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材料’做的，怎么这么扛折腾。”散人说着就叹了一口，我一看有门儿，不过就他叹气的这个神态来说，应该后面还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但不管是什么，先顺着讲下来再说，所以我接着问：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掉进去之后还没彻底完蛋？”

“对啊，那个坑足有 3 米多深，是做准备的时候挖好的，里面填满了特制香灰，他一掉进去就‘噗’的一声把香灰压的四处飞，弄的我们这些人一身都是，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特制香灰也是只针对玄门中人，或者是怪力乱神之物，如果未做保护措施的话，像当时我跟我师父被香灰弄一身，下场就是去见祖师爷，比沾一身脚下的那种坟头土还要惨，但之所以没事，是跟坟头土一样，是做足了保护，这种保护就像是在医院接种疫苗一样，能保护我们面受某一个方面的影响，只是针对香灰的保护措施的代价要比坟头土高的多：师父事先在我的，以及他自己的手腕上用二两的酒盅取了足足一盅

的血，在炼制香灰的时候洒了进去，让香灰能‘认’我们，对我们不会造成伤害。

而后来，妖人被香灰包裹住之后，也就挣扎了几秒钟吧，整个人就开始冒烟，然后就自燃烧着了，他变的跟个大火炬一样，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虽然他的身体在燃烧，可透过火焰仔细看，还能看到在他的皮肤里面，在往外渗出类似水珠的东西，就好像他在出汗，或者说他在迅速溶解一样，就这么烧了至少一炷香（注：我国民间江湖上对一炷香的时间一般并没有太精确的规定，因为不同的香，即便长度一样，但介于材料不同，所以实际上的燃烧速度也是不同的，不过经过多年的演化，大致上被约定俗成的最终确定为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上下，才彻底把他给烧的找不着了，他和那整整一个大坑里的香灰最后从外表看就已经彻底融为了一体，香灰也因此变成了一种黑色的粘稠物，满坑都是，还溢出来了一些，上面偶尔冒着几个泡，就像沼泽里的烂泥一样，看着相当让人反胃。”散人说。

“你刚才说他经过这次打击后还没有彻底死亡，但听的描述，他已经都被‘融化’了才对，难道他还能以这种黑色粘稠物的流体形势继续作怪？”我问，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刁钻，不过我并不是故意这么问的，而是前后结合散人所说，从我当时的出发点来说，只能这么问了。

“那当然不是，谁能以那种样子还活着并且作怪啊，《西

游记》里也没有这么离奇的情节。”散人说，他这么回答，有点打乱了我的提问节奏，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散人看出了我的疑问，便又接着说：

“既然说到了《西游记》，我就索性打个比方吧：在之前的谈话中我一直将他称之为‘妖人’，实际上把旁门左道练到这个程度，拥有如此道行的家伙，称其为‘人’已经不太合适了，从我的角度来说，叫他‘妖怪’更恰当一些，不过为了方便，我还是叫他‘妖人’吧，总之，像他这样的‘妖人’，是没这么容易死的。”

“嗯——可你刚才说他已经与香灰融为一体变成一整个坑的黑色粘稠液体了啊？既然已经被‘融化’了，他到底是怎么还可能没死的？”我说。

（未完待续）

45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5 14:28

“那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香灰虽然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并没有把他真正的‘融化’掉，所以我在叙述的时候用了‘从外表看’这四个字，如果拨开外表从实际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散人说。

“原来是这样，那看来后面是又有一番‘好打’才彻底把他击毙的。”我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感觉挺有意思，这个散人还喜欢玩“文字游戏”，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

算是有问必答，但在讲述整件事情的时候则很喜欢做铺垫，跟前面那些从死人堆里滚过几个来回的老兵的直来直去相比，反差明显，也许是性格原因，也许是他作为玄门中人，已经把有话不直说当成了一种风格了吧，这倒不是说他故弄玄虚，而更像是一种职业习惯。

“是的，当时我们在场的所有人看到那个场景，没谁还会以为他仍然活着，原本站在较远处的侦察排战士也围拢过来想看看里面的事情，也就是刚刚围过来那会儿吧，我师父双眼瞪的跟包子一样大，看着坑中还在冒泡向外溢出的黑色液体突然大吼了一声‘快闪开!’，然后拉着我就往一边跳，他拉着我的手是左手，右手还顺便拽上了一名战士，就这么抓着我们两个人直接向身后扑出去起码两三米远，落在地上之后摔的我跟那小战士可都不轻，但根本顾不上疼，就听见身后‘噗’的一声，扭头一看，就见从刚才的香灰坑里，在一个‘大气泡’的裹挟之下，就蹦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只剩下了一个‘人形’，身体上的肌肉与皮肤被融化掉了起码八成左右，我都能透过被融化掉的位置看到里面的内脏，其中有一幕我印象极深：在这人斑驳的胸骨下面有一个正在‘扑通扑通’狂跳的心脏，但在这颗心脏的右下方，居然还有一颗小心脏，比那颗大的大概小了一半多吧，虽然小，但跳的速度更快，看那频率，我感觉一分钟起码得 180 次以上。

事情发生后的一瞬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过等反应

过来就知道蹦出来的这个家伙肯定就是刚才被我们扔进去的那个妖人，心想他是真厉害啊，这么弄都死不了，而四面原本围拢在坑边的侦察排战士们更是被这一幕给吓呆了，就像之前的数百颗追着人跑的‘飞头’一样，纵然他们身经百战，可是如此诡异的景象毕竟是平生第一次见，而侦察排长毕竟是排长，他是众多战士中反应速度最快的，在妖人跳出来之后我估计也就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吧，他率先端起手中的自动步枪，对准他就要打，经过之前的折腾，他肯定知道用枪很难杀死对方，但他仍然举枪要打，估计应该是一种本能行为，不过结果那妖人的动作更快，脚下一动，身体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前一纵，就纵到了距离他起码有 5 米开外的排长身前，然后举起右手，以一个张开五指的‘爪子’形式往下就抓，我当时想如果这侦察排着被抓个正着，估计是活不了了，而且还极有可能死的非常难看，但妖人的速度快，他的反应也不慢，原本对着妖人还没有打响的自动步枪以最快的速度就调转枪口横着架在了自己的头顶，去阻挡打下来的手，几乎就是同时吧，他的枪横过来了，那只手也打下来了，打在枪上打了个结结实实，当场就把这支枪身为纯钢制造的 81-1 型自动步枪给打烂了，直接给拦腰打成了两截，枪体变形，而里面大大小小的各种零件跟之前被打散的那个弹匣一样，崩出去好远。

可就是这样，那只手也只是被减慢了速度，并没有完全

停下，继续往下落又打在了排长的钢盔上，硬生生把钢盔上抓出来了5道平均起码有1厘米深的指印，钢盔上的绿漆都被抓掉了，5道指印都露出了钢盔原本银白色的底色。

不过正是因为有自动步枪的阻挡，才让钢盔能勉强阻挡住妖人的攻击，要是没有自动步枪在前面挡了那一下，被直接抓到头上的话，即便戴着钢盔，估计那排长也得被抓个脑浆迸裂，如果只有枪挡，而他没戴钢盔，光着脑袋或者是戴着布制军帽的话，结果也好不了，起码头顶上得多出几个窟窿，甚至是整个前额都得被‘掀’开，而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让他在这一击中没死也没受重伤，用我们的话说，他这叫‘命不该绝’。

随后那个妖人一抓结束之后接着又是一脚，这一脚正蹬在排长的肚子上，把他蹬出去了少说也有七八米远的距离，当时我清楚的看到他被蹬到之后嘴里吐出来了一口鲜血。”

（未完待续）

456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5 15:14

“根据之前的信息来看，这个妖人力大无穷，爆发力惊人，可以轻松跳过7、8米宽的溪流，那他这一脚踢上去，这侦察排的排长吃得消吗？”我问。

“所以他被踢的吐血了，还好踢的是腹部，要是踢到什么要害部位那就完了，而且当时妖人已经被坟头土、特制香

灰连续两次重创，虽然后来发疯还要负隅顽抗，但毕竟整体实力被削弱了大半，所以那一脚的力度我估计也没法跟他状态良好的时候比，如果是按照他跳过小溪来斗我跟师父两人那会儿的状态来踢出这一脚的话，估计侦察排长肯定难逃一死，就不是吐血的问题了，估计腰都得被踢断咯。”散人说。

“我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画面，应该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了吧，之前交战毕竟还是有跑有撤，现在是面对面的硬‘怼’，而且谁要先撑不住劲谁就得先完蛋，对吧？”我说。

“嗯，这么形容很准确，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经过这么一折腾，周围的战士也都反应过来了，开始集火射击他，这次子弹对他造成的杀伤还是比他调进坑里之前要强的，密集的火力打的他身上各种残渣乱飞，但他竟然顶着火力连续徒手杀死了两名距离他最近的战士，第一名被他用手抓穿了整个腹部，就是手从正面进去，从后面穿出来了，第二名是被他横着一掌打碎了头，钢盔彻底给打瘪了，而且他打死两人的用时几乎就是一转身的事情，全程不超过 2 秒钟吧，打到这时候我跟我师父当然不能看着，但是这种场面，以那个时候我的道行来说，已经基本插不上手了，还是多亏我师父，他先是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了那只玉龟，甩手就往外扔，看他扔的挺随便，就是一甩手，但却很准确的正好砸在还在想继续攻击其他战士的妖人脑门上，这玉龟可是我师父从我师爷那里得来的祖传门派宝物，属于标准的高级法器，不是

绿绳、红绳这种初级法器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法力非常强大，之后砸中他的那一瞬间，原本通体墨绿的龟体竟然向外放出一阵短暂，但相当强烈的绿光，那绿光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非常的亮，刺的我们这一帮人都是一闭眼，有的战士还抬手去挡住眼睛，在绿光消失的瞬间，它就把这么多子弹都阻挡不住的妖人给当场砸了个仰面朝天的跟头，而且更让我惊讶的是玉龟并没有像其它东西扔出去砸到目标后向外弹开或向下掉落，而是直挺挺的压在了妖人残缺身躯的头顶上，这个妖人怪力无穷我不用多说，玉龟的体积只有一个成年男人的拳头大小，我师父拿着十分轻松，我拿着也感觉并不沉，可压在妖人的头顶却似重如泰山，竟然把他小半个脑袋都压进了地里面，但他的身体和手脚还在空中和地面上拼命乱抓，做拼死挣扎状，甚至用手把地面两边抓出来两条长短深浅不一的土沟，但就是这样他的脑袋还是被死死的压在地上，让他整个人无法站起来。

而那次也是我第一回见识到这只玉龟发挥威力。

我估计这个结果也是我师父预料之内的，所以他接下来的动作基本上是一气呵成，再从腰间一拽，把那柄事先准备好的金如意给掏了出来，这东西我之前提过但没深说，我在这里简单一讲：这柄金如意与那只玉龟是我师门上三件传世宝物之一，另外一件是一定微型的丹炉，大概有一个饮水机这么大吧，那个丹炉里炼制出来的丹药，服下之后的效果不

是你能想象的到的，我师爷在分宝的时候算是对我师父偏心一点，所以分给他了三件宝物中的两件，那件香炉就给了我大师伯，上次我见他，也就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相比1984年老山战役那会儿我见他，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因为他工作的特殊性，所以我跟我师父以及师门里的其他同道都根本见不着他，但那次一见，着实是吓了我一大跳，因为相比1984年，他的容貌几乎没有变化，看不出丝毫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不仅没有衰老，反而感觉他比以前更加神采奕奕了，而且道行绝对又长了不止几个层次，这就是他服用丹炉中所炼丹药的效果，所以那个丹炉是个什么宝贝，你可想而知了吧，其实这样讲来，也不能说师爷他老人家就偏向我师父，毕竟大师伯手里的丹炉功效太强了，说它一件顶我师父手里的两件，倒也不过分。”散人说。

“这么说来的话，其实你大师伯也应该算得上是个‘用药高手’才对，那跟那个也擅长用药的妖人相比，孰高孰低？”我听他说到这里了，便临时加了这个问题问道。

“万物分阴阳，凡事有正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个妖人走的是旁门左道，自然无法与我大师伯的光明大道相提并论，如果单从功效与实力上来说，我还真不好下结论，因为大师伯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其实我也没见过，只知道他跟我师父比是各有所长，不过呢，从几十年来他丝毫不老且道行还在不断突破瓶颈，始终处于进步状态的话，我不是护短啊，

我认为我大师伯在用药方面的造诣比那妖人更胜一筹。”散人说。

“你说‘始终处于进步状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玄门中人不是每个人都越修炼道行越高的吗？”我问。

“那当然不是，如果道行可以一直提升的话那还了得，这跟运动员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瓶颈与极限，一旦到达之后就很难再有突破，天赋极高的人可能能突破多个瓶颈，但天赋不高或者是一般的人可能碰上一个瓶颈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正常来说，修炼 20 年就是个‘坎儿’，50 年则是一个‘大坎儿’，像我大师伯，他修炼的时间到我上次见他为止又何止 50 年，而他本人就属于天赋极高的人，再加上又有丹炉炼制的丹药的辅助，他才能在这么长的修炼过程中始终都在不断突破自我，也许，他在玄门法术上的最终成就，会超过师爷，说不定紫色甚至是黑色的绳鞭，有朝一日他就能用的了。”散人说到这里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来他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大师伯还是很感到自豪的。

（未完待续）

46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5 15:41

“飞头”袭击侦察排及散人师徒二人的情景楼主个人认为算是该篇采访实录中玄门部分场面比较大，同时也是比较凶险刺激的一个了，所以楼主为了能让各位看官更直观的感

受当时的情形，就专门请人画了这么一副画，来尽量还原散人在相关口述回忆中的画面，当然了，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把数百颗“飞头”与整个侦察排36名战士全部展现出来，所以只以部分战斗场景与散人师徒二人以及“飞头”、远处的祭台、两侧的尸堆、上面的妖人、他身后的大锅等主要元素作为核心画了一下，好了，话不多说，各位看官请上眼（大家一定要喜欢啊，请人画这幅画可不是白画的，楼主可是花了800大元呐）：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29076.jpg{EIMAGE}

461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5 19:27

楼主又来更图了，与本篇采访实录有关的武器装备的图片今天差不多就全部更完了，完后再本篇结束前楼主还会更一些相关的历史图片。

47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5 19:36

65式工兵铲，由过硬6411工厂研制生产，内部代号为“205型工兵铲”,这是我国的第二代制式工兵铲,钢口极好，非常耐用，在我军军中口碑颇高，同时它也是对越作战期间我军最主要的工兵铲型号，在149号阵地上机枪手小李等人在肉搏战中使用工兵铲有力的打击了“活体生物兵器”，而

他们使用的工兵铲便是上面所说的65式，另外，461楼画中右下角横81-1式自动步枪抵挡“飞头”攻击的我军型侦察兵背后携带的工兵铲也是该型号，虽然由于画幅问题没有展现出相关的细节来。

（注：图3为在军迷与野外生存、户外旅行达人中“喜闻乐见”的工兵铲煎鸡蛋，图4为65式工兵铲的破坏力试验，常见的硬物它都可以进行有效破坏，其破坏力还是相当强的，同时也体现出了6411工程当相关厂家用料良心且技术扎实）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4104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4105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4105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41060.jpg{EIMAGE}

47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5 19:45

现在楼主发点当年对越作战期间的历史图片（其中图1、2、3为历史照片，图4为复原画），图1为即将出征的我军战士，图2为攻克越军阵地后欢呼的我军战士，图3为正在

向前搜索前进的我军战士，图 4 为正在与越军激烈交战的我军战士。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4141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4141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4142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41423.jpg{EIMAGE}

4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5 19:4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4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6 12:39

“好吧，那咱们还是继续说说怎么消灭妖人的过程吧。”我再次把话题拉回正轨。

“嗯，刚才那是个题外话，话说回来，我师父当时拿着金如意，也不管会不会打到玉龟把它打坏了，就直接双手拿住玉如意的尾部，用探出去的头部像打高尔夫球一样对准被压在地上不能动的妖人的脑袋，抡圆了胳膊往上狠命的打，因为妖人的头被压进地里一截儿，玉如意又不是很长，师父

想要打到他就稍微弯了些身子，那姿势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跟打高尔夫球如出一辙，我记得师父一共打了三下，第一下把他的脑袋打瘪进去大概一个拳头这么深的坑，第二下就把小半个脑袋给打飞了，第三下才这地把他脑袋打碎，然后玉龟也落了地，被我师父又给伸手捡了回来挂在身上，我还留神看了看玉龟，发现上面毫发无损，只是好像那墨绿的颜色比用之前更深了。

而那妖人脑袋都被打碎了，按理说这他这次是得死透了才对，但可能是因为他身体有异于常人，躯干里残存的神经一时半会还没全死透，所以他的四肢还在不断的乱抓乱挠，而且因为没有了玉龟的压制，那具无头的身子也在疯狂扭动，扭的最凶的时候甚至都有想再站起来的架势，那周围的战士可不干了，继续端枪打他，但子弹对他的杀伤效果的确不高，我跟师父眼看这个场面都挺着急，虽然笃定妖人这次是死定了，但这种诡异的场景看在眼里纵使担心会再节外生枝，可一时又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情急之下一眼瞥见了身边一名战士在腰间悬挂的手榴弹，突然灵机一动，就扯着嗓子在跟前喊了一声‘用手榴弹炸他!’这句话还挺管用，在场几乎所有的战士吧，听到我这么喊之后都受到了提醒去掏手榴弹，侦察排的战士每人携带 6 枚手榴弹，根据个人使用习惯，有的携带的是 77-1 式木柄手榴弹，有的携带的是那种鹅卵形手榴弹（既前文中提到过的 82-2 式无柄手榴弹，下同），反

正不管是什么型号的手榴弹，几乎是跟我喊那句话前后脚的功夫，每名战士就平均一人扔了一颗，那个侦察排是标准的‘三三制’编制，一共36个人，排长被打成重伤倒地不起，之前又陆续牺牲了若干战士，但剩下的人也足有20多号啊，每人扔一颗就是20多颗，虽然说不管是77-1式还是那种鹅卵式手榴弹，都属于进攻型手榴弹，装药一般就是几十克，如果不装预制破片外套的话，仅靠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进行杀伤，一次也就能覆盖个几十平米的面积，不过20多颗堆在一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先后爆炸，那集中产生的威力也是不可小觑的，起码不是自动步枪扫射的破坏力可以比拟的。

（注：前面散人提到的‘三三制’属于我军的经典编制，以步兵部队为例，具体上为一个班12个人，三个班组成一个排，三个排组成一个连，三个连组成一个营，依次向上类推，由于人数较少而被部队及部分军迷、专家称作‘小班’的现代全机械+信息化时代常见的9-10人制的步兵班不同，传统‘三三制’中的12人班因为人数较多所以又被称为‘大班’，而从散人说这个侦察排共有36人的总人数上来看，其编制的确是‘三三制’中由三个12人制‘大班’组成的排级作战单位）

我记得那会儿手榴弹扔完的一瞬间，所有战士都本能的卧倒在地，做出保护姿势，我跟师父不是军人，也没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虽然话是我喊的，但我的自我保护意识并没

有这么强，结果别人都趴下了，就我跟师父俩人还在那里傻站着，最后被左后方扑上来的一名战士给摁倒在地，才算是‘被动卧倒’了一下，我俩刚一趴下，那一堆手榴弹先后爆炸的声音也就想起来了，‘砰砰砰’跟放大炮仗似得，连续炸了得2、3秒钟吧，才归于平静，等我们甩掉因为爆炸而掀起来并落在头上的泥土去看时，发现刚才那妖人还在不断挣扎的无头身子已经被炸的稀碎稀碎的了，最大的残块也就跟个鸡蛋差不多大，小的则跟指甲盖相当，不管是大是小，上面都冒着青烟，而且虽然没刚把他推进香灰坑里那会儿的味道重了，但依然很难闻，再加上他身体的碎屑被炸的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当时所站的那一大片区域，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腥臭味。”散人说。

“那这次这个妖人应该是彻底死了吧？”我问，我想如果他要说再不死，那我就不是像前面一样去期待一段精彩的打斗经过，而是该从记者的角度怀疑一下他的话的真实性了，不过这次他回答的非常干脆，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说道：

“这次是死了，死的彻底的不能再彻底了，我师父常说，作恶之人死后的灵体容易变成孤魂野鬼，而尸身不全的恶人，一般连鬼都做不成，直接魂飞魄散，不过也有万一，就是他如果有极强的执念，那么就能化成一只非常难对付的厉鬼，毕竟这个妖人非等闲之辈，所以师父为了以防这个万一，还在四周用罗盘感应了好一阵子，发现他的确是魂飞魄散，四

下里已经没有灵体的痕迹了，这才把心放下。

虽然以前不认识他，但看他修炼的手段就知道他往日里肯定作恶无数，现在他落了一个这样的下场，也算是恶有恶报吧。”散人说。

（未完待续）

5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6 12:54

“那之后的事情是怎么发展的？你们搞清楚了这个妖人的具体身份了吗？说实话，抛开采访记录的工作原因以外，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是从哪儿来的？又是为什么替越军卖命的？”我问。

“事后我们把那个妖人被炸碎的尸块，还有被师父用金如意打烂的脑袋都收集了起来，再用侦察排携带的固体燃料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按理说骨头皮肉这种东西应该是比较好烧的，更何况军用固体燃料的温度还非常高，但烧他的尸块时，烧了好半天，用掉了两罐半还多，将近三罐固体燃料才彻底烧干净，当时很应景的是正好在完全烧完，火焰自行熄灭只剩下一团残渣的时候，东边刮起一阵清风，把那股臭味以及残渣全部刮跑了，看着在风中飞散的灰烬，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场景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是：灰飞烟灭。

然后就是清点伤亡人数，其实打起来的时候没空算，等打完了再一算，损失还是很大的，伤的不多，就排长一个人，

他后来到后方野战医院检查的时候，检查结果就是大面积内出血，而且脊柱还被那一脚踢的错位了，不过幸好出血的面积虽然大，但深度较潜，而脊柱错位的程度也在可手术修复的范围之内，听说他后来从野战医院转院到条件更好的城市大医院里去，养了大半年才把伤给养好。

不过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在‘飞头’围攻的时候，牺牲了整整 10 名战士，跟妖人交战的时候，最后又牺牲了 2 名，36 个人的侦察排，牺牲了 12 人，重伤了 1 人，战斗减员超过了三分之一，牺牲的人数正好是一个班。而且这还都是在对付一个目标时产生的伤亡，算得上是损失惨重了，不过说来也挺有意思的是，那些跟着我们走这一趟的那 12 头大‘轿驴’，都毫发无损完完整整的回来了。

至于这个妖人具体是谁，一开始我们也没弄清楚，此战胜利结束之后，又回去摧毁了他的那个祭台和大锅，同样是一把火给他烧了个干净，然后撤离，一直顺着原路撤回了老山后方，也就是我们当初出发的地方，这一路上倒也算是相安无事，几次跟小股越军遭遇过，也交了几次火，不过他们貌似无心恋战，打上几枪就自己溃退了，反正我们在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伤亡，还在这几次交火中断断续续的击毙了起码 10 名以上的越军，我原以为回去之后就能见到大师伯，师父好把这边的事给他说一下，结果回去了发现他不在，一打听才知道他在我们走之后也立马出发了，执行的任务规模比我

们要大得多，这个就是他在老山与我们临分别时说的‘更重要的任务’。

然后就是在当地停留了两天作为修整，修整结束后再坐着军车回到来时的机场，住了足足一个星期，才等到大师伯赶回来，当时看他一脸的征尘，满身都是杀气，我大师伯这个人在我印象里一直都是一副挺慈祥的样子，他的这种状态，我自认识他以来到现在为止就见过那么一次。

在部队给我跟师父安排的临时招待所房间里，他大致给我们讲了讲，他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其中也提到了之前我们干掉的那个妖人是个什么来路。

话说在我们出发的第二天，他就跟着一大帮同道直接坐着直升机来了一个大范围迂回，跑到越军的大后方去了，大概位置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越南和柬埔寨接境的位置，他们一共去了 40 个人，这些人与我们那支队伍不一样，里面除了大师伯等几个挂着军衔为国家效命的玄门中人外，其他人都不是军人，更没有像侦察排那样的纯粹的军人，他们全部都是玄门中的顶级高手，而去的任务就是对付越南那边请来的‘援兵’。”散人说。

（未完待续）

5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6 13:32

“去越柬边境消灭越南的‘援兵’？那他们这是深入敌

人腹地去作战啊？”问。

“是的，我大师伯带着这么多高手去，就是先下手为强，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趁他们当时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消灭掉。”散人说。

“那么如果用的到你大师伯带着这么多玄门高手去对付的话，我想这肯定不是一般常见的军方力量，应该也是类似妖人的那种吧？或者说，那这股援兵和妖人是什么关系？”我问。

“具体说来，这股援兵是妖人帮越南方面请来的，大概来了 20 多号，不到 30 人吧，这帮人都是东南亚地区，尤其是缅甸、泰国以及马来西亚那一片的玄门高手，不过跟我们法术种类众多不一样，他们虽然门派也各有区别，但主力大致上就三种：降头师，放蛊师，还有养鬼师，修炼的都是些比较阴毒、残忍的法子，像这个妖人，他就属于降头师，在东南亚那块地儿，如果从宏观的风水格局角度上来说，属于多山多水多气但整体‘阻滞’的格局，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因为终年湿热，地势低洼外加风水位的原因，其很容易产生阴气但又不容易散出去，久而久之积攒的越来越深，最后渗透到了每一寸土壤里，是一块比较‘凶’的所在，在这种氛围的土地上产生的地方法术，也跑不了就是走阴毒的风格，不过呢，不论是降头术还是蛊术亦或者是养鬼术，都是从我国这边传过去的，被他们当地人经过二次发展变成了现在的模

样，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吧，它们与我国术法的关系就好像是，《辟邪剑谱》与《葵花宝典》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的一种发展。

而这个妖人姓甚名谁已经无从可考，但有个很有名的‘江湖诨号’，叫做‘大柏郎’，我刚知道他这个诨号的时候还笑了半天，后来才清楚这是他们同行之间对他的一种尊称，或者说是表达畏惧的称呼，跟我们中原玄门的江湖名号一比，不得不说别看都是在亚洲，但这一南一北的地域差异造成的文化区别还真是大。

在法术方面，这位‘大柏郎’的主要修炼的便是降头术，那些‘飞头’就是在原有飞头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叫做‘群头降’，可以看做是飞头降的‘升级版’，除了降头术外，他还修炼蛊术，蛊术一般以用药下毒为主，所以我在前面还提到过他是个用药方面的高手，他不仅用药攻击敌人，同时也长期自己服药，并给自己下一些能提升个人能力但副作用很大的蛊，其服药下蛊的历史起码有 30 年以上，这些药物与蛊物给了他非常强大的生理能力，这也就是他跑的特别快，跳的特别远，力量特别大的原因，还记得我说他在大心脏下面还长着一颗跳的特别快的小心脏吗？那个器官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虽然我不清楚，但据我所知，也是他多年用药、用蛊的结果。他本人除了道行高深以外，这人在东南亚一片的玄门中地位还非常的高，是当地的‘降头三圣’之一，

旗下门人弟子无数，势力大的很，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因为他的法术多与尸体有关，所以这个组织的名字就叫‘拜尸会’，其在当地影响力颇大，特别是在他经常混迹的国家里，那些当地的‘官家’当权者，都对他忌惮三分。

另外，据说他并不是纯粹的越南人，而是父亲为泰国人，母亲为越南人的泰越混血，并且还是个无国籍人士，他的父母，也是当地的玄门中人，但道行一般，远没有他这么高，而且在他到老山来作怪的时候，他的父母早已经‘归位’（‘归位’就是死了的意思）了。

关于他与越南方面的关系，其实跟他母亲是越南人关系不大，而之所以他去帮越南做事，主要是因为越南对他许以重金，听大师伯说那是真金白银的交易，直接用千足金的金砖作为报酬，为了请他来，越南方面还动用了仅存的那点外汇储备黄金，并且许诺他如果能帮忙把老山拿下来，就给他个官儿，官职我记不住了，反正很高，用咱们的话说，就是类似‘宗教部长’，或者用武侠小说、电视剧里常说的‘国师’比较确切一点，比如《神雕侠侣》里金轮法王不就是蒙古帝国的国师嘛。

而他找来的那些援兵则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已经出去自立门户的徒弟，还有的是与他平辈的同门，请人的原因当然也很简单，他的道行再高强，那也不可能对付的了坦克飞机大炮一起上的军队，所以仅靠他一个人想颠覆老山的

战局，那是不现实的，最多用一些常人之前没见过以及无法理解的手段制造一些战场混乱，增加一些伤亡而已，对大局产生不了根本性的影响，所以他在老山前线的浅纵深，也就是我们跟他决战的那个地方作恶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一个人独木难支，便开始四处找帮手去了，而这个事情被我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直接送到了有关部门再传达到我大师伯那里，最后‘官家’直接下的命令就是让大师伯带人去先下手为强，趁着这些人还没有机会发挥各自手段的时机下将他们一网打尽，万万不能等他们到了地方站稳了脚跟再动手，因为到那时候，凭着这些人的本事，虽然 20 来号也不能颠覆战局，但可以造成的负面后果可就太大了，人员上的伤亡先不说，在前线产生的恐慌是最严重的，169、142 号阵地上发生的事情时候被严密封锁了消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旦外泄，再被以讹传讹，甚至是被居心叵测的敌特势力所利用，那产生的负面影响几乎就是不可估量的，而一个妖人都兴风作浪到了这种程度，他们这一帮要是都折腾开了，其后果的严重程度绝对可以说是不堪设想，所以我大师伯领到的命令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打掉他们。”

（未完待续）

5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6 21:53

楼主又来更图了，这 4 张图都是当年我军对越作战时参

战侦察兵的合影，从这些照片中大家也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我军那个年代侦察兵的装备与装束，话不多说，上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8755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8756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8756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387578.jpg{EIMAGE}

5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6 21:54

今天的图比较少，就先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7 13:36

“那我有种预感，这场由你大师伯主导的战斗肯定比你们师徒二人对付那个妖人的更加精彩激烈。”我说。

“这是自然，他们那边的战斗规模摆在那里，双方 60 多号高手对打，肯定不是我们 2 打 1 能比得了的，至于战斗的细节，大师伯没有讲的太细，只是说打的非常激烈，这可以说得上是数千年来，中原大地上的玄门中人与东南亚地区

玄门中人的第一次组团大规模对抗，而且不论是技术含量还是参与人员的水平，几乎都是高到无法复制的，在我们行内来说，怎么形容跟宣传这件事情都不为过，通过大师伯的讲述，我总结的是我们这边在宝物上占优势，但经常受到对方一些我们不清楚、不了解，甚至是完全闻所未闻的术法的攻击，一时间找不到方法来有效应对，因为这个产生了一些被动，不过还好，他们都是行内的顶尖人才，经过几次较量之后也就大致适应了对方的打法跟手段，再发起反击的时候还是打的比较顺的，况且大师伯那边足足有 40 多人，而对方只有不到 30 人，人数上我们这边也占着很大的优势，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的大斗法持续了两天多，将近三天，战线拉的很长，我们这边才打了几个小时而已，相比之下就可以看得出对抗强度的区别了。”散人说。

“那结果如何？”我问。

“那毫无疑问是我大师伯这边赢了，以对方全面溃败而结束，要不然我大师伯也不会提起此事时还说的这么痛快，不过既然是战斗嘛，那双方自然就各有损失，大师伯这边一个跟他平辈的同道，带来的一个外形是个白瓷瓶的宝物被打碎了，这就是个不小的物质损失，人员方面万幸的是大师伯那边虽然受伤的不少，但没有死人，而对方足足被打死了 5 个，重伤了好几个，再加上请他们来的妖人被我们给干掉了，所以他们一看再打下去既打不过也没有必要拼命，就跑了。”

散人说。

“听你说了这些，因为我平时爱看电影，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联想到电影，如果可以，不论是发生在169、142号阵地，以及你们铲除妖人，特别是你大师伯带人集体会斗对方援兵的事情给拍出来，那绝对能拍出一个‘现象级系列片’来。”我笑着说。

“那还得等到彻底解密以后再说咯。”散人也笑着回答。

“那好，谢谢你的合作。”我说。

“应该的。”散人说。

在采访的最后，我向散人提出一个要求，要求他给我稍稍的展示一下自己的玄门功法，他欣然接受，说只要在行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散人所说，凡是玄门中人，不论是何门何派，都有一个不成文但很有约束效力的规矩，那就是不能在常人面前随意展露术法方面的能力，但有一个‘门槛’，这个‘门槛’是只要不会引起大范围人群关注与恐慌的术法，适当展示一下也并不是完全禁止）就可以，我便四下寻找一点“道具”，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厉害。

采访地点是一家茶楼，不过在距离我们所坐的角落位置处的隔壁，有一个以中餐为主题的自助餐厅，中间由一道透明的玻璃门相隔，看样子与这家茶楼是一个老板。而在自助餐厅摆放餐具的地方，整齐的排列着很多崭新的木筷子，我便起身拿过来一双抽出一支回来将其放在桌面上，对散人说：

“就用这根筷子吧，让我开开眼界。”说这话的时候我心想我这人涉猎比较广泛，平时也算是个手法魔术爱好者，诸如经典的“三仙归洞”以及扑克牌、香烟一类的魔术我已经司空见惯，对其中的原理更是了然于胸，所以如果他只是摆弄把这根筷子“变没”变没之类的把戏的话，我是很容易就能看出破绽的，那么他的话不能说完全不可信，但至少也要挤掉很多的“水分”。

散人此时也不言语，他看着我把筷子推到面前的桌面上之后，伸出一只手指轻轻向自己的方向做了一个“勾”的手势，并同时说了一声“起”，那根筷子便真的与他手势的动作相同，从平躺着变成了就这么直挺挺的立在了桌面上，不等我说话，他先对我说：

“你可以试试能不能把这根筷子弄倒，如果你能弄倒它，就算我这几十年的道行，白修了。”

我一听这话甚是不服气，心说虽然我不知道你这里面是什么原理，我作为一名记者也不是什么身强力壮之人，但也是常年去健身房，属于“撸铁”（注：这是健身圈的一句“行话”，意思是使用杠铃、哑铃等金属器械进行力量训练）大军中的一员，我会弄不倒一根立起来的筷子？这也太小看我了吧？如果这用的是魔术手法，我就不可能弄不倒，除非这真的是传说中的法术。

想罢我就先是拿着另一根筷子去打这根筷子，果然打了

几下就像打在墙上一样，立着的筷子毫无反应，还是在那里直挺挺的杵着，我放下拿着的筷子，直接伸手去拔，试了几次，仍然拔不动，接下来索性用手攥住筷子往一边掰，结果是掰不动，然后上两只手，最后我直接站起来压上全身的体重，去掰这根筷子，前后左右几个方向我都试过了，这根筷子照样纹丝不动，一通忙活下来竟然出了一身汗，散人就坐在对面静静的看着我，一言不发。

（未完待续）

5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7 13:51

之后我又徒劳的尝试了几次，最终只能无奈放弃了，盯着那根依然“屹立不倒”的筷子，想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它，散人看我没脾气了，抬手一摆，说了句“倒”，那根筷子就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啪”的一声轻响，便自行倒在了桌子上。

“厉害。”我搓了搓手，缓解一下尴尬的场面后对散人说。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散人不以为然的说。

到这里，我对于散人的采访到此算是告一段落，不过只是在最后的最后，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与散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消费了两盏铁观音，而散人则是两盏西湖龙井，各自免费续杯了一次，临走前我正要起身去结账，却在恍惚

之间发现散人已经不见了，对面的座位上空无一人，消失的无声无息，就像他从来都没来过一样，只有那根被他当做道具来战士法术的筷子还躺在那里作为他刚才还在这里的“证据”，而我到了前台付账时却又被告知已经有人付过了，我以丢失财物为由，要求这家茶楼给我看之前我所在座位附近的监控录像，想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消失的，通过观察录像，根据时间上推算，我发现我在最后起身要付账时扭头的那一瞬间，他还在我对面坐着，但随后屏幕就闪动了一下，出现了大概 0.5 秒钟左右的雪花，随即又恢复正常，再看对面，便已经是空无一人，看到这里我深吸了一口冷气，顿感脊背发凉，心说这就是所说的世外高人吧，之前对他的质疑的确是显得我有些见识短浅了，他先付了账，然后不辞而别，也许也是想表达对我这种并不高明的质疑的一种不满吧，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想像他这种人，幸亏是正直的，如果要是阴暗的，比如那个被他们师徒二人消灭的妖人，利用自己所绘的法术站在了社会对立面的，那可以造成的危害简直无法想象。

以上，就是对当年老山前线浅纵深剿灭敌方重点目标主要参与者的口述回忆及一点小插曲，他所讲的这些事情，对于整理、揭秘老山战役时那些隐藏在幕后不为人知的战斗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他提到其大师伯率领人马通过直升机群越境渗透的方式出其不意到达指定地域与对方同类援兵展开大战的地方，让我兴趣倍增，感觉十分有必要将其

深入挖掘并像今天这样通过互动采访的方式整理出来，并形成文字稿件，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军方支持下，以玄门术法作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大规模跨国“特种战”，不论是从探索国防力量组成结构、研究战史、还是总结经验，甚至是对经典物理学、化学乃至人文科学等领域来说，这都将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而对于提高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实力，更是意义非凡。

事后，我辗转多地，终于找到了散人所说的大师伯，并成功的预约他进行了一场类似的采访，在他口中我更加直观与震撼的了解到了当年越境斗法战的全貌，其过程更加的波澜壮阔，不过那就是另一篇采访实录了，这个在以后我会根据那次的采访实录详细做一期像这次一样的专门的采访稿，力求把它完整、详实的整理并展现出来，以饕各位看官。

（未完待续）

5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7 14:41

（三）

冷兵器、热兵器、“温兵器”

在 169、142 号阵地上的“活体生物兵器”是玄门术法的产物，用前文中散人的解释，这属于他们“该管”的范畴，那么在第三个出现“活体生物兵器”的 149 号阵地上出现的巨型“杀人蜂”与巨型老鼠是何来历，在对他展开具体采访

之前，我咨询过，他明确的说那不是玄门之物，他不了解，所以解释不了，我在查阅了大量内刊资料后，终于找到了一名对此事所涉及的领域有权威发言权的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他叫何树华，在采访中我才得知，在149号阵地上出现的两种“活体生物兵器”的确不是玄门产物，不仅不是，而且还是当时最新的生物科技的产物，换句话说，169、142号阵地上的“活体生物兵器”可以用玄学来解释，那么149号阵地上的“活体生物兵器”就只能用科学来解释。

以下，是经过整理、润色后，我与何树华研究员的采访稿对话：

“你好，这次采访的主题是关于当年老山战役中，149号阵地上出现的两种‘活体生物兵器’，可以把你所了解的情况说一下吗？”我并不客套，直奔主题。

“你好，这个事情要讲清楚还得从老山战役开始再往前追溯几年，而且涉及到的国外力量也不止越南一个，老山战役爆发的时间是在1984年，而要讲起它的源头，就得说说1981年的阿富汗。”何树华说。

“阿富汗？阿富汗地处西亚，与远在东南亚的越南远隔千山万水，两者之间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交集吗？”我问，他说此事还牵扯到阿富汗让我比较意外，毕竟两者之间不论是地域文化还是地里间隔亦或者是军事、政治、经济上，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点“八竿子打不着”的意思。

“没有直接交集，但间接的还是有的，而且是具有决定性的间接交集，如果没有在阿富汗发生的情况，也许也就不会有后来老山战役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1979 年 12 月，前苏联大举进攻阿富汗，长达 10 年之久的阿富汗战争由此爆发，战争开始之初，苏军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正面战场上的胜利，但随着战争发展的深入，也陷入到了无法自拔的游击泥潭之中，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之中，地形复杂，山洞众多，抵抗组织多如牛毛，其中最被外界所熟知的，就是后来在 1996-2001 年间掌握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

而这些抵抗组织被统称为‘圣战者’，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地方部落提供掩护，他们利用地形特点与游击战术相结合，对苏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这种情况持续到 1981 年初时，数个阿富汗反政府抵抗武装联合成立了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并开始接受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的军事援助，拥有稳定而大量的先进武器及活动资金支援的圣战者们对苏军的各种打击已经愈演愈烈，苏军为了解决圣战者的袭扰，使用了除核武器之外，当时拥有的几乎一切武器种类与型号，但仍然难以彻底铲除抵抗组织，同年，苏军决定投入使用一种研发已久但刚刚成功的新型武器来对付这些神出鬼没的圣战者。”何树华就像是一位战史讲师一样，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娓娓道来的说道。

“新型武器？难道是——‘活体生物兵器’？跟巨型杀人蜂还有巨型老鼠有关？”我说。

“是的，第一批投入阿富汗的‘活体生物兵器’，就是你所说的巨型‘杀人蜂’，只不过当时投入的那种型号还不算完善，相比老山战役中越军使用的那种还不太成熟，至于巨型老鼠，那则要更晚一些，不过叫巨型老鼠不太严谨，按照当时苏军内部的官方称呼，应当称之为‘食人鼠’。”何树华说。

“那这么说来的话，越军在149号阵地上所使用的这两种‘活体生物兵器’是由前苏联提供的？”我问。

“是的。”何数华的回答相当肯定。

（未完待续）

546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7 15:20

楼主又来更图了，既然提到了阿富汗战争（前苏联发动），那楼主就来几张图应景一下吧，图1、2、3、4为侵阿苏军的历史照片，图5、6为活跃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圣战者”们，也就是当地的反苏抵抗武装。

（注：图6中“圣战者”们扛的是进行过“粗分解”（既大部件拆开）后的DShK（德什卡）-38/46型12.7毫米大口径机枪，这样便于在山地这种复杂地形下进行徒步机动，方便转移以及打完后的撤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0925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0925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0925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0926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0927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09280.jpg{EIMAGE}

5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7 15:27

下面继续更对越作战期间的我军历史图片，这两张图是我军对越作战时两支战功显赫的劲旅各自某部的合影，其中图 2 摆在战士面前的武器中从左往右数可以看到 3 种不同的武器装备，分别是：56 式 7.62 毫米班用轻机枪、67 式系列 7.62 毫米通用机枪、65 式 78 毫米无后坐力炮、69-1 式 40 毫米火箭筒。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0935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09360.jpg{EIMAGE}

5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7 15:27

好了，今天的图楼主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15:07

我听罢此言突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便赶紧记下了这段话中的核心内容,甚至都来不及再次提问,何树华见我“奋笔疾书”，便停了下来没有继续往下说，等看我写的差不多了，这才再次开口：

“具体说来，当时经过在阿富汗的数年实战后，苏军内部通过总结实战经验开始了二代‘杀人蜂’和‘食人鼠’项目，在 1981 年首先投入战场的则是第一代，而 1984 年老山战场上越军使用的那些则就是第二代。”何树华说，他的这番话算是彻底解开了我之前采访老兵时心中的一个疑团，也是刚才我有恍然大悟的原因：

越南作为一个国力贫弱的国家，如何有能力研制这种水平的“活体生物兵器”？要知道使用大型生物作为生物武器的难度要远高于释放致病微生物的原始“生物战”，但即便如此，想要研制以致病微生物作为生物战剂的生物战技术，

最起码也要拥有一整套相关的研发体系，这套体系不是小国可以负担的，如恶名昭彰的二战期间日军731部队，以及不太出名但同样罪恶滔天的185部队（注：如果各位看官要想在搜索引擎搜索后者的更多详细信息的话，那么在搜索时请用“一八五”的文字字样搜索，数字搜索效果不好），都使用的是最原始的细菌战，即便如此，其背后也还有一整套相关科研系统作为支撑，并且旧日本时期为了发展这套体系耗费了几十年的光景与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越南在老山战役期间，不过刚刚从对美作战中解脱出来而已，再往前则在进行抗法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反复蹂躏着这片土地几乎从未停歇，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刚刚统一全国不久的越共政府又如何能建立一套这样的体系？更遑论现代的先进生物战剂的必备研制基础中就有P4级别的生物实验室（关于“P4”的含义与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等级划分，我会在下面附加解释，有兴趣了解的看官可以看一下），这更不是小国可以负担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一种先进生物战剂的研制成本，不次于核武器，相比之下，生物战剂与大型生物兵器（既“活体生物兵器”）又是两个时代的产物，直接使用生物战剂作战与研制大型生物兵器作战之间的代沟就像前装药枪械发展到自动武器一样，有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牵扯到的领域十分广泛而深入，所以当初我想不通越南为什么会有此类技术，但现在牵扯到了前苏联，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前苏联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之一，在国力上具备研制“活体生物兵器”的基础，而且也的确有不少资料显示前苏联的确进行过大量的相关研究，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俄罗斯也没有停止。而早在 1979 年，越南为了对抗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领域全面倒向前苏联，前苏联也因为边境及意识形态问题和我国水火不容，这种矛盾到了 1984 年老山战役期间，更是达到顶峰，在这个大背景下，越南获得前苏联的此类援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另外，这里我加一点刚才关于 P4 级别生物实验室的题外话——

“P”的含义为英文“protect”的简称，意为“保护”，“4”则为该保护级别的第四级，同时也是目前的最高级别，下面是这 4 个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相关简介（如果有看官有兴趣阅读更加详细的资料可以自行搜索）：

P1 实验室：

实验室具备跟一般微生物学实验室相同等级的设备。其研究与处理的致病微生物典型代表有：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

P2 实验室：

符合 BSL-2 实验室建设要求，既进行试验研究用的物质是一些已知的中等程度危险性的并且与人类某些常见疾病相关的物质。其研究与处理的致病微生物典型代表有：流感

病毒。

P3 实验室：

全称叫“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整个实验室完全密封，室内处于负压状态，从而使实验室内部的气体不会跑到外面而造成污染，进行试验研究的物质一般都是本土或者外来的有通过呼吸传染使人们致病或者有生命危险可能的物质。其研究与处理的致病微生物典型代表有：炭疽芽孢杆菌、鼠疫杆菌、结核分枝杆菌、狂犬病毒。

P4 实验室：

P4 实验室是从事致病性微生物实验的单位，进行试验研究的物质是一些极高危险性并且可以致命的有毒物质，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并且现今并没有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来处理，作为各类传染病菌（毒）研究操作的基本单元，实验室必须有防止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的制度和人体防护措施；不同危害群的微生物，必须在不同的物理性防护条件下操作，一方面防止实验人员和其他物品受污染，同时也防止其释放到环境中。其研究与处理的致病微生物典型代表有：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病毒。

（注：目前对外公开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四大级别，便是上述四种）

（未完待续）

5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15:20

“那么我想前苏联为越南提供这类‘活体生物兵器’除了是支持它和我国进行对抗以外，更多的也是想用中越战争作为新型产品的试验场并以此来搜集作战参数吧？”我问。

“对，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也很准确，前苏联军方之所以这么做，如何给我国制造麻烦倒还是次要的，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对新型‘活体生物兵器’进行试验。”何树华说。

“那么自然界中具有强大攻击力的生物种类这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蜂类和鼠类呢？”我问。

“因为要作为一种在战场上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武器，首先要满足的条件就是必须是群居生物，独居生物的个体战斗力以当时的技术，提升比较有限，在实战中的效费比比群居动物低得多，然后就是目标生物还要尽量满足三大条件，既‘小、快、多’，也就是前者要求目标尽量要小，不容易被敌方击中。中者要求速度尽量要快，一是进一步降低被打击的几率，二是缩短进攻全程。后者要求数量尽量要多，可以尽快大量的投入战场并对敌方造成覆盖面广泛的打击，这最后一条说的再深入一点就是‘活体生物兵器’这种当时的新兴产物在那个年代还属于比较低端的消耗品，既然要作为消耗品，那么数量庞大就是其基本特点，或者说是必须达到的刚性要求，而当年前苏联在进行生物筛选的时候，还考虑过

蚁类，但最终因为蚁类虽然数量庞大，但移动缓慢，且体积太小，个体攻击力严重不足，并因为行动过于集中，容易遭到敌方多种方式的集群杀伤，所以最后在具体方案的竞标中被淘汰掉了，最终进入试验乃至投入实战阶段的，就是‘杀人蜂’项目与‘食人鼠’项目，因为这两者完全满足了我上面说的那三个基础条件，都是目标小，速度快，数量多的典型，而且繁殖能力还超强，只是繁殖能力强是柄双刃剑，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容易造成数量失控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在一代‘食人鼠’投入阿富汗山区进行作战时，虽然凭借着超大的数量与强大的攻击力，以及优秀的可控性，硬是啃下了一个多次使用传统手段打击都无法摧毁掉的塔利班大型营盘，能啃掉这块‘硬骨头’，苏军军方自然是非常满意，认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遂继续加强研制这类以数量取胜的‘活体生物兵器’，但是因为战斗结束之后未对战区的‘食人鼠’进行繁殖干预，导致大量新生‘食人鼠’诞生，第一批投入战斗的‘食人鼠’接受控制，但繁衍出的第二批属于‘自然鼠’，完全不受控制，而且鼠类的繁衍速度极快，所以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繁衍出多批完全新生的自然‘食人鼠’，结果当苏军再次进入该区域执行任务时，遭到了当初第一批‘食人鼠’后代们的围攻，其直接结果就是人员与武器装备都遭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

所以在投入越南的第二代‘食人鼠’上，除了其它方面

的改进以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第二代‘食人鼠’都是‘无性别食人鼠’，它们不具备繁殖能力，这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大量繁殖后失控的问题。

不过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苏军曾经考虑过将繁殖能力非常强的第一代‘食人鼠’提供给越军，意图让这种害处极大的生物在中越边境附近快速繁殖，特别是那里的亚热带环境潮湿、多植被，比多山、植被烧、干燥的阿富汗高原更适合‘食人鼠’的种群扩张，苏军深知以越军的实力断不是我军的对手，而在这种前提下，有这样的用心就像当年的日军 731 部队在撤离之前将细菌武器深埋地下是一个道理，目的是即便不能达成阴谋，也要尽可能的给我方造成麻烦与伤亡，但所幸经过多次论证，苏军内部最后认为如果使用第一代‘食人鼠’并导致超量繁殖的话，那么就极有可能导致我军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注：国际定义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为三种非常规武器，既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进行‘区域清除’，为了防止事态的失控，再加上更重要的是为第二代‘食人鼠’提供技术验证的机会与场合，所以最后出现在老山前线上的是没有繁殖能力的第二代产品，也就没有发生我上面说的那种繁殖失控的情况。”何树华说。

（未完待续）

5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15:42

“看来当年党中央强调的打倒‘苏修美帝’是没错的，大国沙文主义主导下的前苏联，因为地理原因其对我国造成的威胁要甚于美国。”我说。

“是的，对待敌人，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象。”何树华说。

“那可以讲一讲这两种‘活体生物兵器’的发展史吗？”我说。

“可以，如果先从‘杀人蜂’说起，那么我们还得把目光投放到美洲的玛雅文明的身上。”何树华说。

“玛雅文明？关于它我的第一印象就是2012世界末日预言，还有用于活人祭祀的金字塔，从地理角度上说，玛雅文明远在中美洲的墨西哥，而从历史学角度上说，玛雅文明的内核还没有脱离石器文明的发展阶段，严格的讲，是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阶段，那么这样一个形态非常初级的文明又能与发生在欧亚大陆上且技术含量极高的‘活体生物兵器’有什么关系呢？”我问。

而在问这段话的时候，我当时的内心活动是比较复杂的——我当时一听他这么说，那会儿的表情用现在的网络流行文化来形容的话，就绝对是一张“黑人问号脸”，因为这比在此事上把阿富汗和越南拉上关系更让人无法理解，不过我这次采访的对象不同以往，他可是在相关领域经过高等教育

且科班出身的人才，用一个带点时代感的词来形容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说话我想应该不会有夸张事实的毛病，而且从前面的对话来看，的确相当严谨，但这些无法打消我的疑问，所以我便搜肠刮肚把脑袋里那点关于玛雅文明的几个知识要点连带着说了出来，以加重我问话中“不解”意思的分量。

“与玛雅文明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与玛雅文明所分布的区域的一种当地特产有直接关系。”面对我的疑问甚至可以说是质疑，何树华面不改色的说。

“——这个恕我直言，玛雅文明所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现今墨西哥东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国家，这些地方有什么特产我虽然不太了解，但能涉及到作为‘活体生物兵器’的‘杀人蜂’的，我实在是想不出两者在什么地方能有交集点。”我说。

“玛雅文明虽然是新石器时期文明，但在天文学、数学、艺术、原始农业、艺术、文字以及建筑学方面有极高的成就，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涉及到建筑学中的玛雅金字塔，在外界各种涉及到玛雅文明的读物中，往往会有一座大型的灰白色石制玛雅金字塔作为封面，这种建筑物也就成了除了末日预言以外玛雅文明的另一大象征性文化符号，而在封面中‘出镜率’最高的那座玛雅金字塔，位于‘奇琴伊察’，那里是玛雅文明当年最繁华的地区，相当于它的首都，占地方

圆 25 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地区的中央，建造有一座最大的玛雅风格金字塔，被命名为‘库库尔坎’，这座金字塔在被发现以后，经过多年的研究，在国际考古界较为统一的主流认知上，一直将其作为玛雅文明的一个高级祭祀平台，以及具有玛雅人所崇拜的天文中的天文学象征意义来看待，比如它的四周各有 91 层台阶，台阶与阶梯平台的数目分别代表了一年的天数和月数，52 块有雕刻图案的石板则象征着玛雅日历中每 52 年的一次轮回年等等，不过这些都只是表象，可以这么说，这世界上最热衷于发掘各类神秘事物的组织或者说是力量，各国军方绝对是位居第一的，因为所有人都想在这些神秘事物中找到可以提升自身实力的元素，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那个冷战正酣的时期更是如此，当时前苏联和美国除了在正面进行军备竞赛以及地缘政治角逐等全球争霸之外，更是下了大力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类古文明遗迹及相关神秘事件进行了大范围筛查，双方都想捷足先登，所以也就形成了一场以军方为主导的类似军备竞赛的‘考古竞赛’，这种考古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考古截然不同，它不以研究文化历史为目的，而是以发掘事物背后有可能存在的神秘力量，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叫非常规力量为目的。”何树华说。

“这么说的话，‘杀人蜂’项目牵扯到了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我问。

“这倒也不是，只是在这场考古竞赛中发现的一种特殊物质，对‘杀人蜂’项目起到了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没有这个发现，就不会有‘杀人蜂’项目的出现，而且这个发现也可以说是‘活体生物兵器’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突破了当时在相关领域上的众多瓶颈，单纯从学术与技术角度讲，该发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何树华说。

（未完待续）

5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15:57

楼主直接来更图了，这里提到了“库库尔坎”金字塔，那么楼主就感觉有必要贴几张高质量的相关图片来给各位看官看看，要不然单凭文字，不够直观。

图 1、2 为位于玛雅城市“奇琴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图 3 为该金字塔阶梯下方两边的“羽蛇神”雕像，这是一种中美洲印第安文化普遍崇拜的神灵，在玛雅文化的设定中，它主宰着晨星、发明了书籍、立法，而且给人类带来了玉米，还代表着死亡和重生，也是祭司们的保护神（好吧，我承认，从“主宰开始到保护神”结束的这段话我是直接复制的百度百科）。

比较有趣的是羽蛇神的形象与中国龙非常相似（比较明显的差异是羽蛇神没有龙一样的角），而关于玛雅文明是华

夏文明分支的推论也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殷人东渡论”。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4518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4543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4544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45454.jpg{EIMAGE}

5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16:01

这两张图是特奥蒂瓦坎庙上的羽蛇神头部石像，保存的相比库库尔坎金字塔石阶底部的羽蛇神雕像来说要完好的多，磨损比较少，在这种状态下更可以看出其与中国龙的相似之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4568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45690.jpg{EIMAGE}

5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16:11

最后还是再贴两张我军对越作战期间的历史照片，毕竟这才是本篇采访实录的绝对主题。图 1 为当年老山战役期间成都军区的某指挥所内讨论前指（“前指”为简称，全称为“前线指挥”）侦查作战计划的情景，从这张照片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后面那张写有“老山地区地形”字样的沙盘。

图 2 为当年携带火焰喷射器正在匍匐前进的我军官兵。

图 3 为对越作战期间我军集中使用火焰喷射器猛烈打击越军的历史照片（图中集中出现了至少 2 具火焰喷射器）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4609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4609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46101.jpg{EIMAGE}

58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16:16

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关于“杀人蜂”与“食人鼠”项目来源的文字可能会比较枯燥，因为没有激烈的战斗场景，更多的是一些学术名词的解释，如果各位看官感觉看之无味，楼主表示万分理解，不过既然写了，楼主想还是发出来的好，既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尊重各位看官对内容完整性的基本要求，不过枯燥的内容不会太多，楼主会尽快发完，然后

展开一篇全新的、更精彩的故事（亲身经历）。

最最后，还是那句话：谢谢各位的支持。

（未完待续）

59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19:06

今天更新的第三段被吞楼了，补发一下：

5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19:07

“看来当年国家强调打倒‘苏修美帝’是没错的，大国沙文主义主导下的前苏联，因为地理原因再加上其专横跋扈的作风，它对我国造成的威胁要甚于美国。”我说。

“是的，对待敌人，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象。”何树华说。

“那可以讲一讲这两种‘活体生物兵器’的发展史吗？”我说。

“可以，如果先从‘杀人蜂’说起，那么我们还得把目光投放到美洲的玛雅文明的身上。”何树华说。

“玛雅文明？关于它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2012 世界末日预言，还有用于活人祭祀的金字塔，从地理角度上说，玛雅文明远在中美洲的墨西哥，而从历史学角度上说，玛雅文明的内核还没有脱离石器文明的发展阶段，严格的讲，是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阶段，那么这样一个形态非常初级的文明又能

与发生在欧亚大陆上且技术含量极高的‘活体生物兵器’有什么关系呢？”我问。

而在问这段话的时候，我当时的内心活动是比较复杂的——我当时一听他这么说，那会儿的表情用现在的网络流行文化来形容的话，就绝对是一张“黑人问号脸”，因为这比在此事上把阿富汗和越南拉上关系更让人无法理解，不过我这次采访的对象不同以往，他可是在相关领域经过高等教育且科班出身的人才，用一个带点时代感的词来形容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说话我想应该不会有夸张事实的毛病，而且从前面的对话来看，的确相当严谨，但这些无法打消我的疑问，所以我便搜肠刮肚把脑袋里那点关于玛雅文明的几个知识要点连带着说了出来，以加重我问话中“不解”意思的分量。

“与玛雅文明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与玛雅文明所分布的区域的一种当地特产有直接关系。”面对我的疑问甚至可以说是质疑，何树华面不改色的说。

“——这个恕我直言，玛雅文明所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现今墨西哥东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国家，这些地方有什么特产我虽然不太了解，但能涉及到作为‘活体生物兵器’的‘杀人蜂’的，我实在是想不出两者在什么地方能有交集点。”我说。

“玛雅文明虽然是新石器时期文明，但在天文学、数学、

艺术、原始农业、艺术、文字以及建筑学方面有极高的成就，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涉及到建筑学中的玛雅金字塔，在外界各种涉及到玛雅文明的读物中，往往会有一座大型的灰白色石制玛雅金字塔作为封面，这种建筑物也就成了除了末日预言以外玛雅文明的另一大象征性文化符号，而在封面中‘出镜率’最高的那座玛雅金字塔，位于‘奇琴伊察’，那里是玛雅文明当年最繁华的地区，相当于它的首都，占地方圆 25 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地区的中央，建造有一座最大的玛雅风格金字塔，被命名为‘库库尔坎’，这座金字塔在被发现以后，经过多年的研究，在国际考古界较为统一的主流认知上，一直将其作为玛雅文明的一个高级祭祀平台，以及具有玛雅人所崇拜的天文中的天文学象征意义来看待，比如它的四周各有 91 层台阶，台阶与阶梯平台的数目分别代表了一年的天数和月数，52 块有雕刻图案的石板则象征着玛雅日历中每 52 年的一次轮回年等等，不过这些都只是表象，可以这么说，这世界上最热衷于发掘各类神秘事物的组织或者说是力量，各国军方绝对是位居第一的，因为所有人都想在这些神秘事物中找到可以提升自身实力的元素，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那个冷战正酣的时期更是如此，当时前苏联和美国除了在正面进行军备竞赛以及地缘政治角逐等全球争霸之外，更是下了大力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类古文明遗迹及相关神秘事件进行了大范围筛查，双方都想捷足先登，

所以也就形成了一场以军方为主导的类似军备竞赛的‘考古竞赛’，这种考古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考古截然不同，它不以研究文化历史为目的，而是以发掘事物背后有可能存在的神秘力量，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叫非常规力量为目的。”何树华说。

“这么说的话，‘杀人蜂’项目牵扯到了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我问。

“这倒也不是，只是在这场考古竞赛中发现的一种特殊物质，对‘杀人蜂’项目起到了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没有这个发现，就不会有‘杀人蜂’项目的出现，而且这个发现也可以说是‘活体生物兵器’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突破了当时在相关领域上的众多瓶颈，单纯从学术与技术角度讲，该发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何树华说。

（未完待续）

6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20:35

第三段怎么又被吞楼了.....再发一遍试试:

“看来当年国家强调打倒‘苏修美帝’是没错的，大国沙文主义主导下的前苏联，因为地理原因再加上其专横跋扈的作风，它对我国造成的威胁要甚于美国。”我说。

“是的，对待敌人，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象。”

何树华说。

“那可以讲一讲这两种‘活体生物兵器’的发展史吗？”我说。

“可以，如果先从‘杀人蜂’说起，那么我们还得把目光投放到美洲的玛雅文明的身上。”何树华说。

“玛雅文明？关于它我的第一印象就是2012世界末日预言，还有用于活人祭祀的金字塔，从地理角度上说，玛雅文明远在中美洲的墨西哥，而从历史学角度上说，玛雅文明的内核还没有脱离石器文明的发展阶段，严格的讲，是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阶段，那么这样一个形态非常初级的文明又能与发生在欧亚大陆上且技术含量极高的‘活体生物兵器’有什么关系呢？”我问。

而在问这段话的时候，我当时的内心活动是比较复杂的——我当时一听他这么说，那会儿的表情用现在的网络流行文化来形容的话，就绝对是一张“黑人问号脸”，因为这比在此事上把阿富汗和越南拉上关系更让人无法理解，不过我这次采访的对象不同以往，他可是在相关领域经过高等教育且科班出身的人才，用一个带点时代感的词来形容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说话我想应该不会有夸张事实的毛病，而且从前面的对话来看，的确相当严谨，但这些无法打消我的疑问，所以我便搜肠刮肚把脑袋里那点关于玛雅文明的几个知识要点连带着说了出来，以加重我问话中“不解”意思

的分量。

“与玛雅文明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与玛雅文明所分布的区域的一种当地特产有直接关系。”面对我的疑问甚至可以说是质疑，何树华面不改色的说。

“——这个恕我直言，玛雅文明所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现今墨西哥东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国家，这些地方有什么特产我虽然不太了解，但能涉及到作为‘活体生物兵器’的‘杀人蜂’的，我实在是想不出两者在什么地方能有交集点。”我说。

“玛雅文明虽然是新石器时期文明，但在天文学、数学、艺术、原始农业、艺术、文字以及建筑学方面有极高的成就，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涉及到建筑学中的玛雅金字塔，在外界各种涉及到玛雅文明的读物中，往往会有一座大型的灰白色石制玛雅金字塔作为封面，这种建筑物也就成了除了末日预言以外玛雅文明的另一大象征性文化符号，而在封面中‘出镜率’最高的那座玛雅金字塔，位于‘奇琴伊察’，那里是玛雅文明当年最繁华的地区，相当于它的首都，占地方圆 25 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地区的中央，建造有一座最大的玛雅风格金字塔，被命名为‘库库尔坎’，这座金字塔在被发现以后，经过多年的研究，在国际考古界较为统一的主流认知上，一直将其作为玛雅文明的一个高级祭祀平台，以及具有玛雅人所崇拜的天文中的天文学象征意义来看待，比

如它的四周各有91层台阶，台阶与阶梯平台的数目分别代表了一年的天数和月数，52块有雕刻图案的石板则象征着玛雅日历中每52年的一次轮回年等等，不过这些都只是表象，可以这么说，这世界上最热衷于发掘各类神秘事物的组织或者说是力量，各国军方绝对是位居第一的，因为所有人都想在这些神秘事物中找到可以提升自身实力的元素，在20世纪70至80年代，那个冷战正酣的时期更是如此，当时前苏联和美国除了在正面进行军备竞赛以及地缘政治角逐等全球争霸之外，更是下了大力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类古文明遗迹及相关神秘事件进行了大范围筛查，双方都想捷足先登，所以也就形成了一场以军方为主导的类似军备竞赛的‘考古竞赛’，这种考古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考古截然不同，它不以研究文化历史为目的，而是以发掘事物背后有可能存在的神秘力量，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叫非常规力量为目的。”何树华说。

“这么说的话，‘杀人蜂’项目牵扯到了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我问。

“这倒也不是，只是在这场考古竞赛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物质，或者说是特殊植物，它对‘杀人蜂’项目起到了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没有这个发现，就不会有‘杀人蜂’项目的出现。”何树华说。

（未完待续）

6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21:11

楼主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在采访 149 号阵地上与“活体生物兵器”“杀人蜂”、“食人鼠”作战时候提到了美军的 BLU-82 型空气燃料炸弹与我军的某型战术弹道导弹，当时忘了发图了，这里补上一下：

60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21:14

美军的 BLU-82“炸弹之王”型空气燃料炸弹，当年这玩意在越南没少使用，破坏力非常之大，在采访实录中楼主提到了美军经常用它在密林中强行开辟直升机着陆场的事情，这里就发 5 张图，体现的就是从挂载到最终爆炸完成后全过程，特别是可以仔细看看图 5，直接炸出一个“圆圈”来。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5556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5557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5557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5558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

2F296455588.jpg{EIMAGE}

60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21:26

而我军使用携带空气燃料战斗部的某型战术弹道导弹，虽然楼主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但都未提及具体型号，所以只能用“某型”来形容，不过从年代与型号上来说，这个“莫某型”最有可能的就是东风-11 型战术弹道导弹的早期型了，虽然 800-1000 公斤的战斗部没有 BLU-82 那么大，但由于是弹道导弹作为载体携带，其突防能力要比用慢吞吞的飞机才能投掷的 BLU-82 强的多的多的多，而且导弹高速飞行下来所携带的动能也是除了战斗部以外的另一大毁伤力，这同样不是挂着降落伞慢慢从天上飘下来的 BLU-82 能比得了的，好了，话不多说，上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5602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5603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56042.jpg{EIMAGE}

（注：虽然图 1、2 中的东风-11 是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大阅兵时的照片，而且该弹首次从官方角度公开露面也是在 1999 年的大阅兵中，公开资料声称该弹在 1992 年批量服役，

但实际上，早在1980年，该弹就已经小规模进入部队，作为当时的一种新型武器，在1984年的老山战场上拿出来试验一下威力也的确在情理之中。

另外再补充一句：图3就是空气燃料炸弹爆炸瞬间的景象，那种对无防护软目标的粉碎感与压迫感各位看官自行体会一下，用这玩意覆盖149号阵地的前沿，也就不以为能一发“敲掉”这么多“杀人蜂”和“食人鼠”了）

61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21:27

补充内容发完，楼主又要忙去了。

（未完待续）

611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8 22:06

第三段再次被吞.....我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5740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2F296457417.png{EIMAGE}

61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9 12:15

“那这场‘考古竞赛’是直接从玛雅遗迹开始的吗？”我问。

“不是，双方第一个角逐的地点是在非洲，传说在非洲中部的一个原始部落里，有一块‘魔石’，这块石头拥有无穷的法力，两边经过抓捕相关部落成员，并审讯口供，对其口供中声称这块‘魔石’拥有自行发热能力等特征描述进行判断，最终双方的科研人员一致认定这块‘魔石’中所蕴藏的力量是反物质，谁能拥有反物质，就可以在其基础上研制反物质武器，在它的面前，即便是毁伤力巨大的聚变核武器也显得不值一提，谁能先掌握反物质武器，其意义不亚于当年谁先掌握核武器，所以为了取得战略武器方面的绝对优势，苏美双方都派出包括特工、特种部队在内的各路精锐力量前往目的地展开争夺，结果双方激烈交火互有伤亡后，苏联方面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付出相当大的伤亡后终于夺到了这颗‘魔石’，在运回莫斯科后经过检测发现里面有某种液体，苏方科学家认为这种液体就是反物质，但完成进一步的取样鉴定后才搞清楚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反物质，之前被误认为是反物质的液体实际上就是海水，而‘魔石’本身只是一颗远古时期在火山喷发中形成的玻璃岩而已，它掉进了海里又被冲上陆地，再被部落人员长时期把玩、供奉，最后磨的圆滑光亮，至于它能自发热，也只是基于它作为一种混有多种矿物质的火山玻璃岩的自带特性——热交换效应，能够很快的导热并保持较长时间。

当然了，这个故事现在早已不是秘密，网络发达的今天

在网上随便都可以搜到，不过，虽然苏联的这次行动可以说是鸡飞狗跳，第二次发生在美洲的相关领域的较量，他们还是大有收获的，因为有了这次的前车之鉴，美方对这类‘没谱儿’的事情热情大减，所以第二次较量之中，美方虽然也派出力量收集情报，但仅仅局限于收集情报而已，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实质性行动，但苏方却一如既往，投入的人力物力不亚于上一次在非洲的行动，所以到了这场‘考古竞赛’的‘后半场’，苏方的坚持和美方的懈怠也是苏方能在此次‘非常规’竞赛上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原因。

而这次他们经过多方面深入考察之后，发现位于‘奇琴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并不是像考古界所说的那么简单，是一座玛雅人为了祭祀与彰显天文意义的建筑物，而是一座守护着某种当地稀有特产的建筑物，其意义主要是保护这种稀有特产不被外人所发现。”何树华说。

（未完待续）

6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9 12:30

“如此说来，库库尔坎金字塔的意义的确已经远远超出考古学的范畴了，要不然也不至于让前苏联方面如此着迷。”我说。

“是的，当时速苏方对这件事的投入几乎是不计成本的。后来通过克格勃和前苏联军方的通力协作，他们经过半

年的准备工作之后最终确定这种稀有特产是一种植物，具体说来是一种花，用玛雅人的语言翻译过来，这种花叫做‘生命阶梯’，意为可以作为阶梯让生命走上更高层次的力量，虽然是花，但它可以结出一种浆果，这种浆果在给动物服用后，会使其‘巨大化’，并拥有与其体形相应的巨大力量，在那次考察的同时，苏方也发现了数百个玛雅人遗留下来的‘巨人墓穴’，其中最矮的骨骼都在 3 米以上，最高的足有 5 米左右，并且根据石刻所记载的内容发现，这些 3-5 米高，且强壮无比的巨人在后来反抗西班牙人入侵时起到了重要作用，给西班牙人造成了沉重打击，但这一段‘黑历史’并没有写进西方的相关历史资料中。

不过虽然可以使动物更加巨大，更加强壮，可巨大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对食物、饮水等基础资源的过度消耗，玛雅人的文明阶段非常初级，农牧业生产力低下，根本无力养活这么多巨大化的巨人，几百个巨人的每日消耗就险些在数年之内让最繁华的‘奇琴伊察’的走向衰败，玛雅人最终制定了制度，将巨人的数量控制在很少的一个范围内，哪个部落的后代要成为巨人，是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的，而为了防止滥用这种可以让身体巨大化的浆果，玛雅人便将当时‘生命阶梯’的所有现存样本都集中到了一个地方，并在其上建造了一座金字塔作为守护，这座金字塔就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库库尔坎’，再后来因为食物的短缺，大部分巨人都因此死去，

少部分则在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阵亡，巨人也便就此陨落，根据进一步的研究，有军方相关专家认为这种浆果之所以能让人类巨大化，是因为它含有一种融合度超高的基因片段，这种基因片段极有可能就是上古传说中各种已经灭绝的‘巨人族’的‘基因片段’，这个就了不得了，因为这意味着在‘生命阶梯’的浆果中不仅发现了植物蛋白，还更不可思议的发现了与人类接近的类人形生命的动物蛋白，换句话说，说‘生命阶梯’是一种植物，那是从形态上来讲，但从基因角度讲，它也可以被称作是一种动物。

前面说了，这些‘基因片段’的融合性超强，或者说是入侵性很强，仅仅通过口服，就可以‘挤’掉普通人类的部分基因片段，然后自己取而代之，如此一来，普通人类服用之后会在身体上产生一种‘超进化’反应，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巨大化，然后其直接产物就是 3-5 米高的巨人，不过毕竟是口服，属于一种效率相对低下的摄入，所以这要在幼儿阶段就开始持续服用才能奏效，而根据苏方的研究结论现实，16 岁以后再服用，几乎就没有作用了，而在 5 岁左右服用的效果最好，生长速度是不服用该浆果的同龄人的几十倍，一直服用到 16 岁，也就是到达浆果效用最大化的顶点时间，被培养的目标人群也就会生长到 3-5 米的庞大身躯，至于从 3 米到 5 米之间的区别，则是取决于食用者本身的脑垂体生长激素分泌水平，这与普通人类的身高有高有矮是一个道理。

根据相关报告中提及的资料，认为‘生命阶梯’及其结下浆果之所以有巨人族的基因片段，是因为它们应该为某种或某些巨人族死后的尸体降解后产生的一种特殊产物，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巨人族尸体的一部分，当时这个报告传回来的时候，我们研究所里的前辈们还曾感叹过，也许盘古开天在死后身体化作万物的神话并不仅仅是神话，在上古的某一个时期，真的存在着一种甚至是多种在死后身体可以降解成为周遭有机物的巨人族。

苏方在获得‘生命阶梯’及其浆果之后又进行了长时间的，相当彻底的研究，经过统计学的大量分析之后，认为将该物质进行提纯并量产，应用在群居生物上产生‘活体生物兵器’最为合适，而‘杀人蜂’项目就是该技术的直接产物，其完成试验量产的‘杀人蜂’原型，则是胡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蜂’。”何树华说。

（未完待续）

6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9 12:48

“那么如果这种‘浆果’及其量产产品的效果这么神奇的话，那前苏联方面为什么会偏偏选择用胡蜂作为提升样本？之前那些原因我都懂，作为群居且带有强大毒性的昆虫，胡蜂的确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我不明白的是，我想这项技术如果应用在其它物种身上也许效果会更好，比如应用在人体

身上，虽然巨大化的人体也不足以抵御热武器的攻击，但可以利用现代科技为其配备相应的护甲兵器，作为一种‘人形坦克’来使用，在复杂地形上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还要比坦克高的多，难道苏联方面没有做类似的试验吗？如果做了的话，为什么最终出现在战场上的成品只是‘杀人蜂’呢？”我问。

“这个想法他们当然考虑过了，而且也进行了实体验证，但结果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首先，虽然在冷战时期前苏联的生产力已经可以完全满足巨人的食物与饮水消耗，可以在基础的物质层面保证这种‘新型人种’的批量出现，但是，巨人却有着非常大的生理缺陷，他们身体巨大，可心脏功率与肺部效率严重不足，换句话说，从普通人类的健康角度讲，巨人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先天性心脏病以及缺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从生理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这种巨人的本质只是普通人类的简单放大而已，这种放大的隐患很多，就好比你做一辆 2 吨级的汽车是一个结构，但做一辆 50 吨级的汽车就必须从新设计，无论用途是否一样，如果只是直线放大的话，那放大出现的产物就必然出现各种各样的缺陷，毕竟那套‘原始设计’只是为使用‘原始体量’而存在的，如果要成倍增加体量，内部的结构势必也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以当时的技术，做不到对巨人的如此改变，换句话说，在那个相关基因编辑技术还没有成熟的年代，是无法人为‘设计’或者是改变已有人体构造的。

所以，这种生理结构只是简单放大于普通人类的巨人，在生产出来的样品虽然在力量等基础生理指标上比普通人类强得多，但也动作迟缓且持续行动能力差，而造成这两个缺陷的原因，还是我上面所说的那两条：心脏功率不足与肺部效率不高，抛开心脏的问题不说，巨人肺部效率低下不仅仅是因为结构上的简单放大而产生的不合理造成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类主导地球的时代，地表含氧量相对于上古时期是非常低的，比如说与恐龙时代相比，现在地球的含氧量就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下降了几十个百分点，而高含氧量的环境是支撑生物巨大化的最基础条件之一，这也是恐龙时代的生物体机尺寸往往非常庞大的原因之一，当然了，也有恐龙作为爬行动物可以在生命周期内无限生长的原因，不过那并没有含氧量这一条有决定性，否则现代的爬行动物也不会相比恐龙时代的在体积上成倍缩小了。

话说回来，这种巨人拥有着上古时期生物的身体尺寸，却要生活在现代条件下的地球上，那环境的不适应也就是首当其冲的了，虽然钱苏联方面试图为他们研制外置的辅助呼吸装置，以及在其体内安装一套人造心脏，与巨人自身的自然心脏相配合，共同达到可以支撑这副巨大身体供能的目的，不过这种技术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极少数国家掌握的尖端技术，在当年来看，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属于‘科幻’的范畴内了。

所以呢，经过以上种种的研究与对不足的了解之后，苏联方面只好选择了以胡蜂这种小型昆虫作为原型，利用从‘生命阶梯’浆果上提纯出的技术产物对其进行放大化，早先放大的过度，搞出来‘杀人蜂’样本和鸽子差不多大，所以也产生过早衰的现象，后来经过大量实验之后，才找到了最合适的身体尺寸，如果要找一个其它物种作为参照物作为比较的话，那就是与蜂鸟相当的身体尺寸，从鸽子大小缩减到蜂鸟大小，你想想这是缩小了多少倍？所以说身体尺寸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绝对不是越大越好的。

具体说来，这时候完成技术固定的验证型‘杀人蜂’，其外貌体积也就和老山前线上战士们所遭遇到的二代‘杀人蜂’的基本相当了。”何树华说。

（未完待续）

6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9 13:49

何树华以蜂鸟作为参照比例，这里就发两张蜂鸟与人手同框的照片，大家可以以此作为参照，想象一下那在 149 号阵地上肆虐的“杀人蜂”有多么大。

（注：图 1 中的蜂鸟种类是黑喉辉蜂鸟，图 2 中的则是辉绿蜂鸟）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47992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479935.jpg{EIMAGE}

62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9 14:00

楼主继续来更我军对越作战期间的图片。

图 1 是老山战役期间的著名战斗英雄向小平（这个是真名，没有做化名处理，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去自行搜索一下），他以 31 枪击毙 30 名越军，重伤 1 人（重伤那人虽然救活了，但被子弹掀翻了头盖骨永远成了植物人），命中率 100%，被称为“老山第一杀手”，1988 年 5 月，中央军委授予向小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1989 年，向小平被评为全国“十佳”青年。

图 2 是两名我军对越作战的官兵，手中所持的都是 81-1 式自动步枪。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48073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480751.jpg{EIMAGE}

6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09 14:0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0 12:51

“那么有没有关于‘杀人蜂’的具体参数？”我问。

“第一代‘杀人蜂’，只在阿富汗参加过少量实战，数据很少，生产的数量也不多，据我们了解是因为第一代‘杀人蜂’有重大缺陷，还残存大量作为胡蜂时的天性，经常在作战行动中离群分散不受控制，而且其毒针对硬物的穿透性也有不足，远远无法穿透钢盔，毒液的致死率也不高，在试验中经常十几只无法致死一只 50 公斤左右的猪，对人体的杀伤效果也相当有限，特别是如果经过有效的医疗手段抢救，那么死亡率还会下降的更多。

所以前苏联对第一代‘杀人蜂’的性能并不满意，在试生产了一段时间后便关闭了生产线，直到真正可以大规模投入实战的第二代‘杀人蜂’出现，总的来说，同样是经过两代产品的发展，‘杀人蜂’的发展速度略快于‘食人鼠’，第二代‘杀人蜂’定型量产的时候，第二代‘食人鼠’还在研发之中。

而定型量产的第二代‘杀人蜂’，也就是老山战役中 149 号阵地上遭遇的那种，其尾部毒针在试验中瞬时产生的毒液毒性与毒量理论上可以毒死任何一种体重在 100 公斤及以下的生物，但在实践中略差一些，而穿透力则可以在近距离以爆发攻击的形式击穿 5 毫米厚的均质钢板，能做到这一点，

前苏联方面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他们大大提升了毒针的硬度，并用药物刺激的方式提高了‘杀人蜂’的短距离爆发力，要不然即便是巨大化的‘杀人蜂’，也不可能击穿这么厚的均质钢板。

另外，二代‘杀人蜂’的飞行速度上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 50 公里，是天然胡蜂的 2 倍左右，飞行高度最高可达 1000 米，是天然胡蜂的几十倍。

通常情况下‘杀人蜂’的巢穴在 2-3 立方米左右，一个巢穴里是一个家族或者说是群体，一个群体的数量一般在 50-100 只之间，平均 75 只左右。

不过虽然二代‘杀人蜂’已经相当强悍了，但其弱点也很明显，因为为了保证在潮湿环境下也能高速、敏捷的飞行，‘杀人蜂’的身体表面，特别是翅膀表面会分泌一种油脂层将其包裹，这层油脂可以很好的保护身体及翅膀不被潮气沾湿导致飞行速度变慢甚至是无法起飞，不过，这层油脂极其易燃，易燃程度超过 93 号汽油，所以对付群体行动的‘杀人蜂’时，使用可以产生明火的高温类武器是最合适的，轻轻一触，甚至是不需要触碰，只需要接触温度达到其燃点，就能将其点燃，然后就是一烧一大片。”何树华说。

“果然对付昆虫最好的方法就是火攻，还真是没有什么生物是不怕火的。”我笑着说，因为想起了之前采访在 149 号阵地上战斗过，并与“杀人蜂”直接面对面较量过的张晓

波时他就着重提过使用火焰喷射器与穿甲曳光燃烧弹对“杀人蜂”的杀伤效果极好，它们被点燃之后会来回乱撞，并进而点燃自己的同伴，如此一来，在空中集群飞行的“杀人蜂”只要有一部分被点燃，那场面发展下去还真就像何树华所说的那样：“一烧一大片”。

“当然，起码只要是碳基生物，对火焰与高温就不可能不惧怕。”何树华说。

“那前苏联方面在这个领域有了这些成果，而且还是在被誉为‘美国后花园’的美洲完成的关键一步，尤其是墨西哥作为玛雅文明的主要分部国家还是美国的邻国，前苏联在它‘家门口’这么‘搞事情’，那么美方的反应应该会很激烈吧？”我问。

“是的，美方通过情报部门得知此事后首先是大为震惊，然后是愤怒，紧接着组织力量也到‘库库尔坎’金字塔处寻找‘生命阶梯’，但无奈前苏联早已捷足先登，在提取完所有有价值的样本后，将剩余的‘生命阶梯’全部销毁，结果就是美方扑了一个空，后来美方拨专款对相关领域进行持续攻关，但因为不得要领导致一直没有较大的突破，最终一直到 1991 年前苏联解体，趁着整个东欧政治局势天下大乱的时候，美方才得以使用高价收买的方式，趁乱将当年在相关领域的部分关键人才和资料买回国内，然后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才算有了相应的成果。”何树华说。

“看来虽然前苏联最终解体，美国获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在冷战时期这种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的确与印象里差不多，美国一直被前苏联压制‘一头’。”我说。

“是的，冷战期间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相比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在硬实力上，特别是综合国力上整体处于劣势，所以前者在隐蔽战线等非常规领域下的功夫比较大，以求可以尽量弥补正面力量不足的缺陷，前苏联投入的多了，自然也就占了上风。”何树华说。

“说完了‘杀人蜂’，那么另一种‘活体生物兵器’，也就是‘食人鼠’的来历与‘杀人蜂’一样吗？也是通过‘生命阶梯’的浆果为基础，在当时现有的普通鼠类的基础上研制出的巨大化产物吗？”我问。

（未完待续）

66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0 13:08

“不是的，‘食人鼠’的产生是利用的另外一种技术，一种与‘生命阶梯’完全无关的全新技术。”何树华说。

“这样说来的话，那来除了使用‘生命阶梯’的浆果之外，前苏联方面还有其它的技术手段让原本小型的生物巨大化。”我说。

“嗯，不过这种技术路线风险更大，非常容易失控，当初几乎是同时立项的‘杀人蜂’与‘食人鼠’项目其实并不

是在老山前线上所表现的那样以‘一天一地’的形式进行一种纯生物的‘空地一体化’的配合作战，而且两者不仅不是配合关系，更是竞争关系，大致就是前苏联两家都是体制内的官方部门，在同一时间都投入到了‘活体生物兵器’的研制中去，但走的技术路线完全不同，而谁的更优秀，谁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技术，并在这个领域占得先机，研制‘杀人蜂’的单位与研制‘食人鼠’的单位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虽然各自的产品属性不同，攻击方式也不同，产品本身并没有竞争性，但两家单位的技术路线是存在直接竞争的，谁赢了，以后的‘活体生物兵器’就会以谁的技术路线为主，谁就是这个领域的‘老大’，而当‘老大’的好处自然是很多了，不仅是荣誉上的，更是利益上的，前苏联对‘活体生物兵器’的投入非常舍得，每年都有大量的国家资金作为研制经费注入进去，所以谁是‘老大’，谁起码就可以拿到这个领域上70%以上的国家资金，获得更多的研发资源，最终彻底挤跨对手，在该领域做到‘一家独大’，而落败者则正好相反，只能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喝汤’，最后可能被挤兑的连‘汤’都喝不上。”何树华说。

“明白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说，这就好像是‘中国兵器集团’与‘保利军工’之间的关系一样，虽然都是在国家体制下的大型涉军央企，而且其研制的具体武器平台相重叠的也并不多，但在陆战武器装备这个大范围内的技术上，

竞争的却是非常激烈。”我说。

在打这个比方之前，我其实是想以前苏联时期的苏霍伊公司与米高扬公司作为对比的，毕竟现在说的主要涉事国还是前苏联，而这两家公司则是当时前苏联在歼击机领域的两大巨头，其关系就是直接且残酷的竞争关系，前者的典型代表作是军迷之中人尽皆知的苏-27 系列双发重型歼击机，而后者的则是名气不输于前者的米格-29 系列双发中型歼击机（注：其实米高扬公司在第三代【前苏联划分为第四代】重型歼击机的竞标中失败后就已经露出败势，一般情况下，军事理论圈都将其视为米高扬开始走下坡路，并被苏霍伊压制的开始，不过这个话题与本篇采访实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就不再赘述了），不过后来一想，这两者的竞争非常直接，主要集中在了歼击机领域，而“杀人蜂”与“食人鼠”则不同，这两者虽然都是“活体生物兵器”，但彼此并不能互相取代，因为作战方式完全不一样，毕竟一个是天上飞的，一个是地上跑的，这就好像是歼击机与坦克一样，虽然都是武器装备，但并不会构成对对方战术地位的威胁，所以思考片刻后，我就改变了主意，换成了我国的两家央企军工巨头作为这个比方的“主角”。

“嗯，这个比方不是不恰当，而是非常恰当。”何树华笑道。

（未完待续）

6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0 13:31

“那能具体说说‘食人鼠’采用的技术路线具体是什么吗？”我问。

“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你肯定听说过吧？”何树话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我。

“这个当然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大名估计不知道的不多，人类利用核能的历史至今，只有两次被评定为七级，也就是最严重的事故等级，第一次就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第二次则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我说。

“是的，而在这次核事故之后，催生了很多传说，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在 1996 年，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联合派遣了一个由 9 名专家组成的科学工作组，深入当时已经成为死地的普里皮亚季城进行取样工作，然后他们遭了当地大群巨型老鼠的攻击，这些巨型老鼠的体积足有海狸鼠这么大，它们的攻击性非常强，9 名专家在它们的围攻下最终死亡 8 人，只有一人幸存，并将事件上报，最后当事国（也就是乌克兰）出动武装力量对巨型老鼠进行了剿灭，这才将事态平息下来。

以上是传说中的内容，后来被很多民间的科普人士质疑，并找到其中的漏洞进行逐条反驳，不过虽然传说中的一些细节与事实不符，但这件事，的确是真的，遭到核辐射变异的

巨型老鼠也是真实存在的，除了巨型老鼠以外，当地有很多动物都发生了巨大化，比如普里皮亚季城辐射强度最强的区域内，其地下的蚯蚓都足有竹叶青蛇粗细，长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那9名专家，人数上的确是有9个人不假，但根据我们的了解，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负责取样的科学工作组，干的自然也不是什么‘人畜无害’的事情，而是一个由美国军方主导，进行的一次具有间谍性质的行动，那9个人里，一共有6名美国人，2名乌克兰人，1名俄罗斯人，其中在这6名美国人里，有4人是美国军方的生物武器专家，说的精确点就是搞‘活体生物兵器’的专家，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活捉当地巨型化生物的样本回去好做研究，另外2人则是绿色贝雷帽的成员，负责保护4名生物武器专家，2名乌克兰人是当年参与过切尔诺贝利事故救援的前苏联军官，负责作为向导，最后那个俄罗斯人是个精通乌克兰语和英语的自由职业者，平时喜欢在普里皮亚季城附近拍一些照片，寄给各种街头小报或者是地摊杂志换点稿费，并给民间探险者当有偿向导，他是这个调查组成立的最后临时找来的，主要作为美国这边6人和乌克兰那边2人的翻译。

而他们在当地深入到核辐射最严重的腹地时，不仅遭到了巨型老鼠的围攻，还有另外一下变异生物，比如遭到核辐射后性情异常残暴的野狼，这些野狼也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不过攻击他们的主力的确是巨型老鼠，9人中也确实

是死了 8 人,活下来的那一个是 2 名乌克兰前军官中的一个，他因为比较熟悉地形，躲进了当年苏军丢弃在当地的一辆救援装甲车中才逃过一劫，而这些信息也是他逃出去之后带出来的。

至于第二批到这里来的武装力量，其目的更不是为了剿灭巨型老鼠，而是寻找已经死亡的那 4 名生物武器专家所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如果找不到，就按照原计划继续抓样本，这支武装力量的规模要比之前的 9 人小组大得多，人数超过百人，而且带有一些大威力的班组重型武器，由美国军方和乌克兰军方共同组成，因为与变异生物发生了大规模交火，击毙了很多变异生物，所以被误传成了军队进入剿灭巨型老鼠，但实则不然。

虽然这个传说是谁最先说出去我不清楚，不过我估计应该就是那名幸存的乌克兰前苏军军官，因为第二次进入普里皮亚季城，他再次参与了。”何树华说。

“原来如此，没想到国防科技大学对这些事情掌握的这么清楚。”我说，这话不是恭维，而是发自肺腑，我以为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一家顶尖的军方科研单位，更注重的应该是技术方面的情报，没想到在事件本身上也丝毫不差。

“那当然，别看国防科技大学挂着的是军校大学的牌子，但我们也有独立直属于我们的特战单位与情报部门，这可都是实打实的作战力量，那也都不是‘吃素’的。”何树华说。

“那我问一句题外话，这样的配置不就造成与专门从事特战与情报的部门之间有任务重叠了吗？会不会浪费相关领域的建设资源啊？”我问。

“不是的，这跟现在部队上每个集团军都有自己的特战旅是一个道理，国家给我们配备这些力量，就是为了能在关键时刻迅速调度，省去不必要的环节，提高任务效率与能力，如此就不用在碰上需要武力或者是情报支持的时候还得上报请求支援，那样太耽误时间，如果真有我们直属特战与情报力量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再上报请求支援也不晚。

所以，不要以为大学里就只有知识分子。”何树华说到这最够一句的时候，再次笑了起来。

（未完待续）

6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0 15:57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张很珍贵的历史照片，这是一名名叫马占福的战士的请战书（图 2），什么都不说了，向英雄致敬！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472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4726.jpg{EIMAGE}

6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0 16:31

既然说到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普里皮亚季城，那楼主就来贴几张相关图片：

图 1 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爆炸的 4 号核反应堆，这张照片是事故当天第一时间航拍到的。

图 2 是普里皮亚季城废弃的游乐园，这个小型摩天轮非常有名，玩过《使命召唤 4：现代战争 1》的看官肯定对这里不会陌生。

图 3 是普里皮亚季城废弃游乐园的另一角，也就是碰碰车池。

图 4 是普里皮亚季城废弃游泳馆的跳水台，这个地方同小型摩天轮一样，也是《使命召唤 4：现代战争 1》中的著名“景点”，里面的野狗非常难缠，数量特别多，还一击毙命，惹到了打不好就很容易挂掉。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686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678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605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6006.jpg{EIMAGE}

6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0 16:35

这张是普里皮亚季城废弃的 polissya 酒店，不管是游戏还是现实中，它算是仅次于楼上游乐园摩天轮与游泳馆的另一处著名“经典”。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7179.jpg{EIMAGE}

6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0 16:42

这两张图是当年第一时间参与救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苏军装甲车与直升机及其它各型装备，由于事态紧急，所以没有做防护措施就直接冲进了辐射浓度极高的事故核心区域，这也就导致了它们身上沾染的放射性物质非常多，常规进行洗消作业无法将其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洗消与回收成本太高，所以再拉回来就不值得了，所以便废弃在了这里，何树华提到的美国和乌克兰 9 人间谍小组中那个唯一的幸存者，也就是两名当过前苏军军官的乌克兰人的其中一个，他躲进废弃装甲车中才躲过了变异巨鼠与其它遭到核辐射后变异的生物袭击中的废弃装甲车指的就是这些车辆，不过他当时能去参加这种深入核禁地的间谍活动，自然是穿了非常厚重的防护服，要不然不用说当地，就是装甲车上残留的高浓度放射性物质及核辐射也足以置其于死地。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758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7588.jpg{EIMAGE}

6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0 16:47

今天的最后两张图，这是在高处拍摄的两张已经沦为废城的普里皮亚季城的照片，黑洞洞的窗户与无人修剪而导致疯长的植被都带来一种强烈的荒凉感，其中图 2 里那个废弃游乐场的小型摩天轮再次“上镜”，它也算得上是普里皮亚季城的一座“地标”性建筑物了，凡是为了寻求刺激而到这里来探险的各路旅行者、游客基本没有不去那里的，而普里皮亚季城也是上述这类旅行者与游客心目中的“圣地”之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789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37909.jpg{EIMAGE}

6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0 16:48

好了，今天的图楼主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1 12:35

“这样说的话，你的意思是说，这‘食人鼠’采取的技术路线是利用核辐射进行变异才实现巨大化的？不过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在1986年04月26日，而老山战役则是开始在1984年04月28日，而一线战斗中出现的‘食人鼠’则是在‘7.12大战’前后（既1984年07月12日），两者相差将近两年，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问。

“是的，至于时间问题，虽然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在1986年,但利用核辐射使生物发生强化变异的试验早在1949年于塞米巴拉斯克试验（注：该实验为前苏联的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成功代号为‘RDS-1’的第一枚原子弹（注：该原子弹为试验弹，核装药为钚-239，采用内爆式原理）之后，前苏联发现核辐射影响生物发育甚至是进化进程的现象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可是核辐射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生物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恶性肿瘤、畸形等都会让人体遭到非常严重的伤害，其它动物也是如此，所以要达到使生物巨大化且战斗力得到提升的目的，难度相当高。

而且在无数次试验中，苏联人发现核辐射造成的变异几乎是不可控的，因为变异有无数种可能性，有无数种方向，你不知道变异会向着哪一个可能性和哪一个方向发展，在变异时，有可能变大，也就有可能变小，这种不可控性极大的影响了这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从1949年一直到1980年，

苏联在利用核辐射强化生物的技术上发展了足足31年，才终于有了点眉目，通过这三十多年间采集到的海量数据进行对比，他们找到了让生物巨大化与缩小化以及其它变异方向的精确核辐射剂量数据，如此一来，也就可以以可控的形式批量生产经核辐射而巨大化的作战生物，成功率在60%左右，虽然不算太高，但相比之前全靠碰运气的辐射剂量输出，的确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

然后就是第一代‘食人鼠’的诞生，于1981年投入到阿富汗战场上进行实战测试，经过两年的改进，在1983年推出第二代‘食人鼠’，为了采集不同地形以及更新的实战数据，便将第二代‘食人鼠’的成品提供给了越南军方，并投入到了1984年开始的老山战役中。”何树华说。

“我在之前参访当年的参战老兵时得知‘食人鼠’的攻击性相当骇人，几口就能咬断人腿，而且还具备非常强的掘进能力，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在泥土下完成超过100米距离的掘进，鼠类擅长打洞这个不假，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但如此强大的掘进能力，我感觉实在是有些太不符合常理了，这也是核辐射强化后带来的效果吗？”我问。

“这就是第二代‘食人鼠’比第一代的一大进步之一，除了我之前说过的繁殖能力以外，第二代‘食人鼠’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强化了这个能力，不过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应对

中越边境的战场形势，而还是为了应对阿富汗战场，阿富汗多山多岭，岩洞星罗棋布，苏军在总结了第一代‘食人鼠’的实战数据之后，认为其掘进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虽然第一代‘食人鼠’并称鼠类的本性，掘进能力也很强，但面对阿富汗的山地岩洞，有些力不从心，如果可以加强到能快速有效的应对岩石洞壁，在战斗中高效的将其打穿，然后通过洞口钻进去展开攻击，那么对清缴洞内反抗军武装、增加战斗突然性都有极大的帮助，比如可以事先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不被对方发现的前提下掘进到尽量近的距离上，然后突然发动攻击，相比于以量取胜的正面强攻，行动的成功率会大大提升，损失率也会大大减小。

所以在这个需求下，就像为了能让‘杀人蜂’拥有更强的穿透力而穿透钢盔等硬物而强化毒针硬度与蜂体本身爆发力一样，第二代‘食人鼠’的掘进能力就被有针对性的大大强化了，经过试验证明，第二代‘食人鼠’在面对花岗岩时，每小时的掘进能力超过 30 公分，同样时间下对无钢筋的纯混凝土则超过 70 公分，同样时间下对砖墙则超过 1 米，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在山地环境下对付阿富汗反抗军的能力，更让‘食人鼠’具备了啃食对方永备工事的强大攻坚能力，所以，以这种掘进能力面对松软湿润的东南亚泥土，半个小时掘进 100 多米，属于非常正常的水平，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老山战役期间的我军各处阵地前沿为了

阻挡越军进攻，早已被大量火炮‘犁’过不知道多少遍了，地表平均起码半米以上泥土被炮弹给炸成了浮土，这样就更加利于第二代‘食人鼠’的快速掘进了，那时候别说是‘食人鼠’，就是让人挖，也比平时在普通泥质地面上快得多。

至于几口就能咬断人腿，那对于它们来说，更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了，你想想人体组织与骨骼的硬度及强度与花岗岩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对于第二代‘食人鼠’来说，咬人的轻松程度就好比是‘热刀子切黄油’一样，简单的说就是四个字：‘小菜一碟’。

另外，根据情报显示，苏联还计划发展第三代‘食人鼠’，这一代‘食人鼠’的掘进能力或者说是对硬物的破坏能力相比第二代又有了更上一层楼的大幅度提升，要求可以破坏半硬目标，甚至是薄壁装甲目标，前者比如各类军车，后者比如装甲运输车、轻型步兵战车等，还要求可以破坏坦克等重型装甲目标的外置设备，比如红外大灯、顶置机枪、烟雾弹发射器、潜望镜、炮手热视仪以及车长周视仪乃至是爆炸反应装甲和其它各类附加装甲等等，以达到削弱其战斗力的战术目的，而在静态下则可以以啃食方式破坏坦克等履带式车辆的履带，使其丧失机动能力或迟滞其行动，不过这第三代‘食人鼠’还只是一个计划的时候，没来得及付诸于实施，苏联就解体了，变成了‘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生凋敝，国内混乱，连大量常规军备领域与项目都已经无力保障，

‘活体生物兵器’这种比较‘偏门’的领域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第三代‘食人鼠’项目也就被彻底的尘封了起来。”何树华说。

（未完待续）

7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1 13:04

“的确，苏联解体后很多诸如主战坦克一类它之前非常重视的主力常规武器项目都已经无力进行进而永远下马了，类似‘活体生物兵器’这种‘剑走偏锋’的武器，肯定更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不论述‘杀人蜂’还是‘食人鼠’，苏军方面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对这两者进行有效控制的，在自然界中，驯化这两种生物的可能性极低，尤其是智商相对不高的前者，那么要让这两者在战场上充当炮灰，前提是必须让这两者完全服从命令，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而它们又是怎么在战场上实现敌我识别的？不攻击同类这个很好理解，但两种彼此不攻击是为什么？比如‘食人鼠’可能很难攻击到在空中飞行的‘杀人蜂’，但‘杀人蜂’为什么不会攻击‘食人鼠’，反而会有一定的配合行动？最关键的是，这两者为什么不会攻击释放它们的人，比如它们为什么不会攻击苏军和越军。”我问。

“这是通过用携带微型电子项圈与植入芯片，再通过它

们来刺激目标生命体大脑来实现的，其中微型电子项圈主要应用于第一代‘杀人蜂’与第一代‘食人鼠’，而植入芯片则应用于这两者的第二代产品上。

曾经在人体试验中，通过特殊药物或者是内置芯片来刺激人脑的额叶下侧（注：额叶下侧为人脑负责控制与感受的部位），就会使该人的攻击性急剧增强，从原理上来说，不论是‘杀人蜂’还是‘食人鼠’，也都是通过这种手段来激发它们的攻击性的，至于敌我识别的问题，则比较简单，是通过信息素来完成的，使用这个技术的灵感来自于蚂蚁之间的交流，通过特制的信息素，可以让‘杀人蜂’和‘食人鼠’在大脑中将彼此‘默认’对方为‘自己人’甚至是‘同类’，同样，身上携带有此类信息素释放体的人类也会被它们‘默认’为‘自己人’乃至‘同类’，如此一来，自然就不会发生误伤的现象了，就像我之前说的，在1981年初在阿富汗投入的第一代‘食人鼠’过量繁殖之后，其产生的后代没有电子脖圈的控制，更没有经过在技术上对信息素识别能力的加工，所以就给再次进入的苏军造成了惨重伤亡。

至于第二代‘杀人蜂’和第二代‘食人鼠’上的芯片控制技术就更不用说了，原理就是用芯片影响受控生物的脑电波，以达到调控其复杂行为的目的，比如集结、隐蔽、攻击、撤退等等。”何树华说。

“最后一个问题，老山战役结束之后的中越边境冲突中，

这些‘活体生物兵器’几乎就没有再出现，是因为越军方面害怕我军的报复性打击而收手，还是有其它原因？”我问。

而关于脑控芯片的话题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国际上已有多家民间生物科技公司或者是组织利用脑控芯片对白鼠、海豚进行复杂性为控制的试验，甚至是控制海豚进行深海洞穴拍照，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不过这都是近 3 年以内的事情，没想到早在 30 多年前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军用领域就有这个技术了，再结合一些其它领域大量的类似情况，由此看来，最尖端的军用技术领先最尖端的民用技术起码 30 甚至是 50 年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

“以越军不计后果，穷兵黩武的风格，自然不会是因为害怕我军的报复性打击才收手，我在前面提到过，前苏联方面没有使用可以大量繁殖的第一代‘杀人鼠’是为了防止激怒我国，导致我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的非常规武器（注：非常规武器的定义与解释请看上文相关部分），但越南鼠目寸光，并没有考虑这些。

而究其他们放弃或者说是不再敢随便使用‘杀人蜂’和‘食人鼠’这两种‘活体生物兵器’原因，是我军也投入了相应的‘活体生物兵器’，而且水平更高，双方之间也由此爆发了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活体生物兵器’之间的战斗，用我们所里面的官方术语来说，那次以及那几次战斗开启了战争史上的‘温兵器’时代——既直接使用大型生物作为武

器装备进行作战，有别于直接杀伤敌人的冷兵器，也有别于利用火药动能的热兵器，更不同于通过特殊反应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介于这种新兴且完全有别于当时已有武器的新型武器的特点，为了与上述这些传统兵器的划分区别开来，我们所在世界上第一次，将‘活体生物兵器’在性质与门类上，命名为‘温兵器’。”何树华说。

“那就是说，将‘活体生物兵器’改名为‘温兵器’了？”我问。

“这样说也不准确，这两个名称之间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层级’关系，‘温兵器’的层级更高一下，而‘活体生物兵器’的层级则相对低一些，确切的说就是‘活体生物兵器’属于‘温兵器’的一部分，只要是‘活体生物兵器’就一定属于‘温兵器’，但属于‘温兵器’的，不一定就是‘活体生物兵器’，就好比突击步枪与主战坦克都属于热兵器，但你总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者是互相取代吧？”何树华说。

“明白了，就是说‘活体生物兵器’仍然是我国或者是全世界相关领域上官方的正式学术名称，而它只是划分到‘温兵器’领域内的一个分类，或者说是‘温兵器’领域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说。

“是的。”何树华说。

“那么再说回刚才的话题，我军以国产的‘活体生物兵

器’对阵越军从前苏联进口的‘活体生物兵器’，那种场面想来肯定是非常壮观的，这个话题，能给我详细的讲讲吗？”我说。

（未完待续）

70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1 13:13

“关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的确不是很了解，因为当时很不凑巧，‘温兵器’战斗爆发后，我正好被组织委派到一个新项目上，那时候忙得很，没有多少时间去了解这件事，虽然后来看过很多相关的内部报道与资料，但并没有深入研究，所以我之知道一个大概，至于其中细节，我在只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况下，自然是不能乱说的，我得我说的话负责任，不过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他是我的老前辈，也是当年我军‘活体生物兵器’的项目总师，更为了收集数据，他曾亲自抵达一线全程观看了那场‘温兵器’大战，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去采访一下他，他为人随和，只要在纪律允许的范围内，他对你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而且他现在也已经退居二线，时间充裕的很，应该很好约。”何树华说，由于采访地点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所以他话音落下就伸手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在里面翻找出一张附带照片的通讯录来，在上面，他给我指了一个叫做“李明培”

的名字，照片上的李明培略显清瘦，一副金丝眼镜横于梁间，仅从面相上来讲，的确有一股学富五车的总师风范，而在他的名字后面所的标注职务的最后两个字是“团委书记”，以我的常识，我知道从总师变成团委书记，不再负责技术，而是以政工为主，这的确是退居二线的一种典型表现，我将通讯录上的信息写在采访本上后对何树华表示感谢，此次的采访，也就到此结束了，而对于李明培总师的采访，则要安排在下一次，具体的采访内容，自然也要像准备采访的另一个目标，也就是散人的大师伯一样，从新起稿，以此更好的将那段历史直观而通俗的展现出来。

（未完待续）

7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1 14:19

今天先更两张很催泪的英雄图：图 1 是我军某部侦察兵烈士被越军俘虏后，越军逼迫其下跪，但其宁死不屈，最后越军以外国记者的名义杀害了他。

（注：很多资料中说这名战士叫周秋波，在网络上最多的相关资料如下：周秋波，师直侦察连四班战士，湖北省京山县人，汉族，1964 年 9 月出生。初中文化。1983 年入伍，1985 年火线入党。1985 年 9.23 号对越南军队 395 高地战斗中，他四次身负重伤，三次抢救战友。毙敌四名，伤敌一名，炸毁越军屯兵洞一个，最后壮烈牺牲。追记一等功。

但是，这个周秋波烈士明显不是第一张照片中那个战士，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周秋波烈士是在一次拔点作战中，为救战友而牺牲的，并不是被越南人给处决的，抛开这个误传的信息，这名烈士的姓名生辰等基本信息已经无从可考，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一名为保卫祖国南疆而牺牲的英雄!)

图 2 是反应在 1984 年老三战役中，某团四班班长，代理排长史光柱英雄事迹的艺术画。他在进攻越军阵地过程中，先后 4 次 8 处负伤，左眼球被打掉了，右眼球被打进两块弹片，一直坚持指挥战斗，带领全排攻占了 57、50 号高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尽了一个革命战士应尽的责任，中央军委授予其“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551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5517.jpg{EIMAGE}

70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1 14:28

在《越战诡事》马上结束的时候，楼主再贴一些当年的历史照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604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657604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605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607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607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608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609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611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612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576132.jpg{EIMAGE}

71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1 14:29

最后再来一张比较解气的，这是越军进攻我军阵地时被成群击毙在阵地前沿上惨相：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6576188.jpg{EIMAGE}

7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1 14:30

好了，今天的图楼主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1:54

（结语）

如本文中那些参战老兵的回忆所讲，他们所经历的那些战斗就发生在“7.12 大战”时期，在我军以绝对优势于此次大战将越军击败之后，越军彻底丧失了与我军展开师、团级及以上单位大规模交战的勇气，更丧失了大规模运用火炮与我军对射的能力，从狭义上的角度上来讲，老山战役至此便告一段落，不过这相对于漫长而残酷的中越边境战争而言，这还远远没有结束，一直到 1993 年 04 月 01 日，血腥与硝烟气息弥漫的中越边境才终于渐渐恢复平静，而在这期间，团级及以下规模的交战还非常频繁，介于在常规作战中面临被我军压着打的被动劣势局面无法改变，在“7.12 大战”结束之后，越军虽然在常规兵力的使用规模上开始慢慢缩小，但同时却在使用“活体生物兵器”上更加的肆无忌惮，企图利用这种在当时还属于新生事物的“温兵器”将这场无法取胜的战争翻盘，而我军则出于“对等反击，有限报复”的打

击原则，也投入使用了同类武器，并像何树华研究员口述的一样，我军凭借着我国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使用国产“活体生物兵器”在这场由越军首先挑起的“温兵器”战争中多次大获全胜，在这条常规战线背后不为人知的战线上继续痛击越军，最后让他们像在正面战场上一样，失去了与我军作战的勇气，当看见那面鲜红的八一军旗，想起“中国军人”四个大字时，就会瑟瑟发抖！

相比于使用“活体生物兵器”进行的“温兵器”战争这种纯官方行为，牵扯到大量民间力量的玄门之中的斗争，在“7.12 大战”胜利之后也同样远未结束。

散人师徒在侦察排的配合下成功击杀无国籍妖人“大柏郎”，而其大师伯当年在“7.12 大战”期间率领众人击败并重创“大柏郎”的援军之后，原本交际并不多的中原玄门与东南亚玄门至此也就此彻底结下了“梁子”,双方一直到 2000 年之前，还有零星的或单人或群体的约战、斗法事件发生，不过那与中越边境战争已无直接关系，就不再花笔墨叙述，不过散人大师伯率众击溃“大柏郎”所请援军的那一战，还是很有必要进行详细记录的，所以正如前文所说，我会另起一篇独立的采访稿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届时将会把它与李明培总师关于我军使用国产“活体生物兵器”怎样击败越军进口前苏联的同类武器的采访细节进行汇总整理，各位看官尽请期待。

在公开的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广为人知的战史战例、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可我作为一名记者，在接触到林林种种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当年那场保卫南疆、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做出贡献的人们时，我认为已有资料上所写的那些还远远不够，还远远不能反映出当年腥风血雨的南疆战事的全貌，相比看得见的血雨腥风，那些看不见的，往往更加令人震撼，令人动容。

而撰下本文，也算是我为这件事情贡献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

正如网络时代爱国志士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

“你之所以看不到黑暗，是因为有人把黑暗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坐在电脑桌前敲打着键盘，看着一行行文字写到这里，我口中情不自禁的哼唱起了那首军歌：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做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血染的风采！”

本篇完

完稿于 2018 年 06 月 11 日

73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2:00

烈士虽死，但军旗不倒！

（注：图中擎红旗的战士已经中弹牺牲，生前所在部队：35207 部队 65 分队，姓名：张大权，职务：副连长，政治面貌：党员。籍贯：贵州省金沙人，汉族。文化程度：小学。1957 年 5 月出生，1976 年 3 月入伍，牺牲时间：1984 年 4 月 28 日，牺牲后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上述这段资料在网络上很容易查到，贴在这里，以表对英雄的无限缅怀与敬意！）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6617144.jpg{EIMAGE}

73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2:01

干了这碗壮行酒，英雄路上莫回头。

丈夫许国，不必相送！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17374.jpg{EIMAGE}

74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2:23

二、《喋血神农架》

（前言）

说起神农架，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被誉为世界四大未解之谜之首的“野人之谜”（注：另外三个分别是“百慕大三角洲之谜”、“UFO 之谜”、“尼斯湖水怪之谜”），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神农架附近就开始陆出现野人目击报告，且数量还在逐年增加，也是从那时起，从官方层面到民间团体，累计组织过不下数百次规模不等的神农架考察活动，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野人。

有关于野人，特别是神农架野人的公开资料中，最出名，也最具权威性的当属又原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刘民壮在 1993 年出版的《中国神农架》，该书全方位的对神农架的动植物与地理地貌进行了详细记录与解读，尤其是对神农

架存在的神秘生物，有非常详实的描述，除了驰名中外的野人之外，更有驴头狼、山彪、过山黄、长潭水怪等一众奇珍异兽，这些动物虽然没有活体或者是标本公诸于世，但通过书中的内容，向世人勾勒出了在神农架的深处，存在这一个与外界区别甚大的独特生物圈。

作为该书的作者，刘民壮教授截至此书公开发行的1993年，已经亲自九上神农架，也正是由于这种丰富的实地考察经历与经验，才成为了该书权威性的最重要保障。

我本人非常向往神农架的神秘，一直想找一个机会亲自前往神农架一探究竟，即便不能一睹野人的风采，也能好好领略一下能孕育出如此多奇珍异兽的自然环境与外界到底有何不同，但碍于没有机会，所以很久以来都未能如愿。

不过由于工作原因，我也曾多次参与过有关神农架神秘生物的内部报道，其中关于野人的便是重中之重，倘若有人问我野人是不是真的存在，我的答案会像之前谈过的那些古怪见闻一样，给对方一个肯定的答案，只不过相比于“野人”这个民间约定俗成的称呼，学术上目前对其较为正规的称呼应该为“直立高等灵长目奇异动物”，这个词虽然有些拗口，不过倒也是为了较为准确的体现该生物的特性。

除此之外，在不少内参的相关内容中，也会把野人称作是“超灵长类”，这个词在西方电影文化的设定中曾经频繁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金刚》系列电影，金刚的原始设

定，就是“超灵长类”，不过金刚这种外形只是一个“巨大化的大猩猩”的动物，毕竟只是影视作品，当一种生物的体积出现成倍增长时，它的外形是不可能出现等比例放大的情况的。

（注：比如将一个身高 1.75 米的人“进化”增大 10 倍，变成拥有 17.5 米身高的巨人，那么假设这个人存在，他的身体一定会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而不可能是简单的把原来的人体进行拉长，人类现有的身体结构，不足以支撑如此巨大的身体，即便全部放大也不可能，就好像坦克与轿车的结构不同一样，将轿车的结构放大，也达不到坦克的要求。

这就像我在上一篇《越战诡事》中采访国防科技大学高级研究员何树华时，他在巨人身上做的那个比方一样：“就好比你做一辆 2 吨级的汽车是一个结构，但做一辆 50 吨级的汽车就必须从新设计，无论用途是否一样，如果只是直线放大的话，那放大出现的产物就必然出现各种各样的缺陷，毕竟那套‘原始设计’只是为使用‘原始体量’而存在的，如果要成倍增加体量，内部的结构势必也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换句话说，金刚的设定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违背了生物，尤其是哺乳类生物的基本生长常识，而且在金刚系列电影的表现中，其个体在没有种群的情况下独立存在，这也是概念设定上的一大常识漏洞，但野人则不同，野人是一种拥

有完整进化体系、血脉、族群关系，且拥有相当智能，身体极为强壮的、未被主流人类社会了解的新型物种（相对于人类的了解而言，虽然野人砸地球上存在的时间并不短于人类，甚至还更长），如果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科考还没有找到野人活体的蛛丝马迹的话，那就完全是出于宣传需要，实际上，野人的活体，据我所知，迄今为止的确没有捕捉到过，但野人的尸体，在相关的科研部门，陈列的数量早已超过两位数，高清照片与视频，更是多如牛毛，只是这些资料是不可能出现在对外公开的科普电视节目上的，不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地方电视台。

7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2:40

而经过对野人尸体的解剖与充分研究，相关部门总结出野人的身体结构与人类差别巨大，尤其是脏器效率相比人类要成倍高出，并且野人同人类有黄、白、黑、棕的肤色区分一样，也有根据毛色而划分的不同“野人人种”，而且每一种毛色的野人，在基因上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可以这样说，野人相比人类，同样也是一个完整且独立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与人类或许有共同的祖先，但并不是人类的分支，如果非要“论关系”的话，野人更像是人类在进化中的“表亲”。

说了这么多关于野人的事情，一来是因为神农架的野人标签举世闻名，二来是这次的追访稿件以亲身经历为主，我

全程参加了一次对于神农架核心地带的科考活动，而这次科考活动发起的直接起因，就是因为野人。

这还要从2015年初夏的一天讲起，时任“中国探险协会”委员的程先理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在电话中他说要帮我圆了去神农架走一趟的梦，因为我与他私交甚好，之前闲谈之间我曾表达过想去神农架的想法，对于神农架，我手头上虽然文字资料甚为丰富，但不亲自去转一转，总是遗憾的，所以除了满足自己上述的猎奇心里之外，也想做一期以我为第一视角的相关专题报道，以此来增长实地考察经验并丰富一下自己的内参内容。

电话打来的当天下午，我便驱车赶到，在程先理的办公室里，他向外介绍了一下情况，我这才知道这趟旅程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告诉我此次科考行动，由“中国探险协会”的官方名义承办，由民间资本出资，而出资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找到野人活体，按照对方的说法，该出资人的家族资产继承人，罹患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程先理说这是一种凝血症，病程越向后期，病人的血液粘稠度就越高，直至变为膏状，病人到此也就会毫无疑问的撒手人寰），经过所有医疗手段的救治，效果均不理想，且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还越来越严重，为了将该病治愈，他们斥巨资上下走动，获取了一些治疗此病的关键消息，而这就与野人有关，后来联系到了保存有野人尸体样本的中科院某生物研究所，虽然

得不到尸体样本，但却拿到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的资料（其实也属于内部资料），根据资料证实，已知的五大野人亚种中，其中一种的造血干细胞可以在造血的同时分泌一种天然的抗凝血剂，对于治疗该投资人家族资产继承人的凝血症具有特效，通过静脉注射可以大大的延缓病情，但要想彻底根治这种病，就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既然要进行骨髓移植，莫说是接触不到，就是接触的到，那些野人的死体标本也完全起不了作用。

换句话说，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从神农架中抓到一个野人活体，并并将其带回来做手术，将野人身上的骨髓移植到患病者的身上，以达到治愈该病的目的（我知道这种说法看看起来很扯，我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但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事情的真想远没有这么简单，预知后事如何，就请继续往下看，谢谢支持）。

我不敢说自己见多识广，但干这行多年以来也算有些眼界，虽然对医学常识一知半解，但排异问题我还是有所耳闻的，当时便问程先理，他们这么做有没有科学依据？野人在物种上与人类就有先天的基因隔离，如何做到跨物种移植骨髓？这样做恐怕不仅不能治好那位继承人的凝血症，还极有可能提前要了他的命，人与人之间的同种骨髓移植已经是困难重重，更何况是要是异种移植？这不是在搞笑吗？

而程先理则无奈的笑笑，表示自己之前早已劝过了，但

是完全不管用，而且人家为了这次行动的确是花了大价钱，在我的追问之下，才知道这家投资人仅向“中国探险协会”就投资了7000万元，为的是换取探险协会的支持，由此便能把这场民间团队的行动变为官方行动，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据我所知，神农架虽然名声在外，但其3200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只有外围的2000平方公里是人类经常涉足或涉足过的，其中最深处的1200余平方公里迄今为止，都还未被人类染指过，那些在外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生物的核心栖息地，最有可能就是在这1200余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野人。

（未完待续）

74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2:55

曾经有过想要进入这片无人区进行科考的团队，但碍于当年技术相对落后，目标地带自然环境实在凶险，最后全部作罢。

后来出于各种原因，神农架的无人区在2000年以后，被分块逐一划为了军事禁区，换句话说，从那开始，再有团队想要进入这片区域，即便你资金充足，技术先进，信息准确，但没有官方许可那也是进不去的，而这家投资方用7000万元的投资换来了探险协会的“名头”，将私人探险变为官方科考，也就为进入无人区扫清了第一层的政策障碍，既然

是以探险协会的名头出发，那探险协会不出点人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成员之中，探险协会要来了两个名额，毕竟这种高级别的行动，有自己人在场是比较方便的。

我当时与他对话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些纳闷，说了这么半天这事儿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而程先理给我的答案是：“官方”的定义虽然是“中国探险协会”，但实际上还要向上报，上面同意了之后才行，出于民间资本出钱干这件极有可能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同意白不同意，所以上面最后就批准了，但是批准规避批准，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在这个团队里安排一名随行人员，这个人必须要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骨干担任，他负责将此次行动的全程都记录下来，然后上报，说白了，就是要起到一个监视作用，把行动全程都通过各种手段记录下来，然后再层层上报，最后提炼出其中的精华以供所需，如此一来，也就不枉对这次行动的批准了，然后在这个前提条件之下，他就想起了我，感觉不论从私人关系还是工作性质上来说，我都是负责此次行动全程记录的最佳人选，所以才一通电话，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来，还说是为了圆我一个去神农架的梦。

最后他还说，神农架核心区域的军事禁区隶属于陆军中部战区管理，为了配合地方上的行动，部队的相关单位也派人来了，一共派了两个人，都是精兵强将，按照程先理的解

释，探险协会安排的那两位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科考人员，而我本人又只是一个以“耍笔杆子”为主的内参记者，都不能很好的保护自己，所以部队派的人，主要起一个保镖的作用，保护的目标，就是我们三人。

另外，在程先理的言下之意，与其说保护我们是为了不受神农架地区野生动物乃至神秘生物的袭击，更有点平衡团队，让官方一面在现场更有发言权的意思，毕竟到时候发生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有部队武装到牙齿的人马在场，说话就要“硬气”的多。

听到这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沉默了良久在心中细细的盘算权衡了一番后，心想不答应一来不给老朋友面子，毕竟他有这个机会第一个想起我，不论结果如何，这总是一个人情在里面，二来是这个机会的确难得，毕竟深入神农架最深处的无人区，寻找并抓捕野人活体这种行动，不论成与不成，我们都极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波人，如果我现在拒绝，那么以后再想起此事时肯定会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至于危险，我做这一行这么久，采访还好，在经常要出的实地追访任务中，危险完全是工作的一部分，我早已　　。

所以经过深思熟虑，我拍板答应了程先理的邀请，同意加入这个由三方人马组成的团队，提供全程的拍摄与记录支持。

但在我答应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此行我将面临的是

九死一生的考验，我在盛夏的深夜一边回忆一边写下当时的经历时，身上仍然会因为一些当时的画面在脑海中闪过而脊背发凉。

（注：在前言结束的最后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本篇内容由于是我亲身经历的追访回忆录，我作为当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是那场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会以我为“主角”，在叙事手法上更会“无限”的接近小说，如果各位看官把本文当做小说来看，我完全没有意见，但只要求在评价的时候可以客气点。

另外，由于叙事风格会与小说非常相似，在《越战诡事》中有看管提到的“文学性”比例可能会略有增多，起码比《越战诡事》中以纪实性为主的叙事风格要多得多，当然了，以我粗糙的文笔，断不敢与“文学”二字挂钩，我没有什么奢求，只求能用平实的语言把我要说的事情说清楚就好）

（未完待续）

7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3:32

楼主又来更图了，别的不说，先贴几张神农架自然风光的美景图，每每看到这种环境，都感觉什么生态奇迹与神秘生物隐藏在里面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已经深入其中一次，但只要再看到相关图片与资料，还是对它神之向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054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055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055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056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060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0615.png{EIMAGE}

7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3:40

再发两张野人的想象图，不过这种图看看就是，真实的野人跟这种图片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注：图 1 为雄性野人，图 2 为雌性野人）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106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1074.jpg{EIMAGE}

7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3:42

这是我在文中提到过的那本由已故院士刘民壮撰写并于在1993年公开出版的《中国神农架》，恰好这本书我手里就有一本，有机会拍张照发上来。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1176.jpg{EIMAGE}

751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3:47

这是CCTV-10《真相》节目中公开的一张对人类与野人在进化及血缘上是何种关系的猜测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21309.png{EIMAGE}

752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2 13:4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楼主还有很多关于野人的公开资料截图，因为数量很多，所以今天就不发了，图发的太多影响各位看官对正文的阅读，以后有机会会专门发一下的，尽请期待。

（未完待续）

75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3 12:13

（一）启程

结束了当天的谈话，程先理要先我回去等信儿，顺便也准备一下相应的装备，探险协会的人倒是随时待命，但投资方与部队那边的人还没到位，所以可能还要再等上个十天半个月左右，而时间在工作的忙碌中过的很快，没用十天，仅仅过了一个星期，程先理便再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让我来一趟，地点还是他的办公室，待我一路风到了地方推门进去这一看，这宽大的办公室有坐有站的足足挤了满满一屋子人。

其中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男一女，这两个人外形甚是乍眼，以我的目测，女人的净身高绝对不小于 1.7 米，还穿着一双 8 分的细高跟，这然她显得比穿平底鞋不到一米八的我还高了一点，短发瓜子脸，一对柳眉下生着一双丹凤眼，身材高挑且凹凸有致，我这人自问对“美女”二字的门槛儿是还挺高的，不会像那些标题党一样，是个女的就称呼为“美女”、甚至是“女神”，但这个女人，实话实说，绝对算的上是大美人儿，倾国倾城先不说，但绝对是万中无一的，从她精致的外表与轩昂的气质来看，就知道此人来历不凡，那种精明强干的气场，加上冷峻表情所带来的压迫感，不是市面上不化妆不出门，比比皆是的普通花瓶美女可以相提并论的，我想但凡是有点阅历，尤其是对女人比较了解的人，看到她的第一印象都会非常深刻，都会有种惊艳中带着些许敬畏的的感觉。

而站在她旁边的那个男人，则显得更像是一头怪物，此

人的净身高少说也在2米以上,比正常人高了2个脑袋还多，而且身材不仅高大，还极其宽厚，站在那里好似一面巨墙，从侧面看真的就比标准商业楼的混凝土承重墙还要厚实，除此之外，他脖子的正面投影宽度超过了整张脸，最宽的位置甚至接近了耳垂所在的宽度，多年的体育锻炼及健身经验告诉我,这个人绝对是力大无穷的那种,曾经有位格斗高手(主攻摔跤)告诉我,怎么第一眼从外形来判断一个人能不能打，身形强不强壮这自不用说，但更主要的是看三个部位，这三个部位分别是：大腿、臀部以及颈部，而判断标准则是：大腿粗壮，臀部宽大突出，颈部宽度等于或者是超过面部，但凡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人，都不好惹，要么是有多年习武功底的练家子，要不就是从事与对抗性体育项目有关的高手，总之比普通人要强得多，而眼前这位，全部符合不说，而且还要更加突出，不仅如此，他的头顶空空如也没有一根头发，而且头型也比较特殊，带着一个“尖儿”，不浓不淡的半截眉毛下还带着副哈八经，再加上不苟言笑的表情，显得极其凶悍。

然后是在左手边的茶几后面站着两个人，这二位一看就是军人，无论是气质还是站姿，透露出的都是一身浓浓的阳刚之气，这应该就是程先理之前所说的部队派下来的那两名精兵强将，从外形来看，他俩一高一矮，高的与我相当（我净身高1.79米），矮的那个则比高的那个矮了大半头，看样

子不到 1.7 米，与那名 2 米多的秃头凶汉对比非常鲜明，从侧面来说，他俩前后贴在一起也几乎没有那个凶汉厚，不过因为工作原因，我感觉我还是可以大言不惭的说自己一句“阅人无数”的，在这个基础上以我的经验来说，别看他俩外形并不显眼，但眼神之中流露出的杀气那是盖不住的，与凶汉的霸气外露相比，这两人虽然站在人群之中并不显眼，但绝对是可以在关键时刻给敌人致命一击的狠角色，部队训练出来的高手，往往都是这种气质。

再往下看就是另一对男女，男的是个中年人，女的 20 岁冒头，正值年少，这两位打眼一看我认识，男的是探险协会的资深探险家，名叫季成云，时年 40 来岁，身体健壮，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野外生存经验极其丰富，也是研究野人的一把好手，是前文中多次提到过的素有“野人教授”之称的已故教授刘民壮当年的得意门生，当年跟着刘民壮教授上神农架考察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各方面能力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可恩师却已经走远，再也看不见了。而女的则是探险协会的珍稀动植物专家，名叫范小雨，别看年纪轻轻，但学识渊博，外表清纯甜美，在探险协会这个阳刚气比较重的单位，绝对算的上是众星捧月的存在，也是全探险协会公认的第一“女神”，她的父母都是中科院动植物尤其是昆虫方面的顶尖专家，她学习的专业与父母也略有不同，毕竟是女孩子，对昆虫有些天生的抵触，

这一点她没有继承其母亲的性格特点，不过她对大型珍稀野生动物的研究造诣却在年纪轻轻之下已经超越了她的父辈。

但说到底她走上这条学术道路也还算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只不过与在研究室中搞研究的父母不同，她性情刚毅活泼，更喜欢实地考察，用行内的话说，她的父母属于学院派，她则属于实干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毕业后放弃了到天天坐研究室的中科院实习的机会，选择到有更多机会“闯天下”的探险协会任职。

（未完待续）

7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3 12:45

与他们俩打过招呼之后，再环顾四周，还有一大帮男男女女，其中男多女少，都是生面孔。程先理见我来了就牵线让我们之间互相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在介绍中我才知道，那个气场强大的美女，就是这次行动的投资人，是一家大型跨国家族企业的千金小姐，名叫尤琦，而患病的那位则是她的亲弟弟，这次行动她志在必得，一定要找到野人救她弟弟不死，虽然我对将野人骨髓移植到人类身上这种近似于“神话”的事情仍然持有保留态度。至于那个戴墨镜的光头大汉，则是她的贴身保镖，名叫李龙沛，据说是西藏康巴训练营练出来的拳王，在那些看不见的黑市拳赛上，其身价超过正规职业拳击比赛中的吸金王弗洛伊德.梅威瑟（关于此人各位

看官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他多么的能“吸金”，他在役期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运动员，退役后仍保持着这个记录并是最富有的退役运动员），还当过雇佣兵，现在专门从事私人保镖，其人在黑市拳与雇佣兵以及私人保镖这三个圈子里都非常有名，他也会随行参加此次行动。

注：这里楼主又要说两句题外话了，可能了解格斗赛事的看官会说黑市拳都是低级拳手打的比赛，可怜的奖金，没有荣誉，没有保障，但凡实力高超的拳手都会去打正规比赛，打赢了可以名利双收，即便打输了也有正规的赛会体制做保障，起码医疗费不用自己承担，更是只要不出意外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什么黑市拳王多么多么厉害都是小说、电影意淫出来的情节。

这种说法我不置可否，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低水平黑市拳手来说的确是这样，他们被打烂下巴，踢断肋骨无人医治，只能靠自己，在擂台上被对手打死更是只能怨自己技不如人，谁叫这是“黑市拳”呢？但是，黑市拳与黑市拳也是有区别的，富豪的世界普通人是无法想象的，好色的富豪会购买小岛圈养美女供自己玩乐，好斗的富豪会出资组织一支自己的私人武装出去跟不相干的人干仗（这种情况有，但不普遍，毕竟能当上富豪的人，爱干这种傻事的并不多），而喜欢拳赛的富豪，除了用资本的力量在背后暗箱操作正规拳赛输赢以外，他们更喜欢的是在私下里搞自己的比赛，正规的拳赛

可以用资本左右胜负，这对于他们来说是“赌拳”，是一种赚钱的手段（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正规拳赛都是这样，我只是说正规拳赛里有这种现象，而且比较普遍，尤其是“一切向钱看”的职业拳赛），但如此一来就没有了观看拳赛的乐趣，所以他们花重金在世界各地寻找顶尖的格斗高手，在自己所设立的比赛上进行绝对公平的厮杀，而且规则上无限接近无限制，除了不能使用武器以外，基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攻击对手，当然，也有使用武器的“兵击”比赛，而且与正规兵击比赛身穿护具不同，这是只穿一条短裤手拿致死性极强的武器互博，甚至有人兽大战，而这种比赛更加类似于古罗马的角斗场，与主题关系不大，就不再赘述了。

富豪们各自带着自己的拳王来比赛，押下赌注，虽然也是赌，但赌的不是谁的能量大，而是赌的手下拳王的实力，那里没有暗箱操作，没有资本控制，就是凭真本事打，比赛场地也十分多样，有漂浮在公海上的豪华游轮，有还海拔数千米的山巅或者是地下数百米的裂谷，甚至还有经过改装的大型私人飞机（经过改装后在飞机中设立一个擂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介于经费充足，这些比赛虽然也是不受正规拳赛承认的所谓“黑市拳”，但它的保障力度与奖金回报要比正规拳赛优越的多，丰厚的多，所以这种比赛里的高手，绝对都是真正的高手。

这种比赛，处于富豪的隐私、赛事的合法性、争议性等

各方面原因，都不会呈现在普通民众面前，就像那些写在内参上的隐秘事件一样。

而李龙沛，就是这种无限制拳赛中无差别级的数界总冠军，同时也是多界斗兽冠军（多次在人兽大战中成功杀死野兽），在这个圈子里，他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可能对此不感兴趣的看官已经看烦了，那么我就言归正传：

不过在这位跨国企业大小姐的身边除了这位凶汉以外，还有一人，这人十分低调不起眼，要不是程先理“发起”互相介绍的环节，我都没发现角落里还站着这么一个人，其人外形看着比较中性，若不点明，恐怕很多人第一眼都认不出此人是男是女，不过要是经过仔细分辨，通过平缓的咽喉与相对细腻的皮肤，还是能认出她是一名女性的，与尤琦一样，也是留着一头短发，只是将其染成了银灰色，而且左半边脸还被头发遮挡，显得有些奇怪，而且在她的左臂上，还套着一个十分粗大的，材料类似皮质的物体，这个物体就好似一个单手的暖手套，只是要比暖手套显得更加粗大且坚硬的多，除此之外，这个物体的外表还有很多细小且深的痕迹，不知道是什么留下的，我对这个细节很好奇，但一直到数天之后才知晓了答案。而她的名字叫乌兰百克，是一名柯尔克孜族姑娘，关于这位姑娘为何如此奇怪，我好奇她左臂上戴的物体又有何用，后文自会有交代，这里暂且不表。

（未完待续）

7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3 12:59

至于那两名军人，他们俩都来自中部战区某特种大队，两人中高个子的那个曾经在位于委内瑞拉的猎人学校学习 2 年，极其精通丛林作战与水下渗透，获得过“特种作战专业硕士学位”，特战高手有不少，但作为特战高手的同时又能获得该学位的则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他是将高战斗力与高智商完美集于一身的“文武双全”型人才，名叫王虎。而矮个子那个，则曾夺得过“爱尔纳.突击”全球侦察兵大赛的 8 项个人第一，并保持有 3 项赛会记录，名叫张楠锋。

不论是从履历还是从外形气质来看，这两人都是标准的特战尖兵。

除了这些主要成员之外，屋里其他人我在心中默数了一下，去掉在人群中来回引荐介绍的程先理，足足有 23 人，比我预想的要多得多，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团队的规模不会超过 10 人，应该在 6-8 人之间，但在交谈之中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人还不是全体人员，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会一起随行，但因为主要提供的是外围服务，所以就没上来，而是在“中国探险协会”办公大楼的大厅里待命，加上这帮人，整支队伍不多不少，正好 40 人！

看看这间办公室，虽然宽大，但要站下40来人，那还是挺困难的。

而这40人中去掉上面介绍过的这些团队主要成员之外，其余那些都是干什么的，我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才知道他们其中有随队医生、医生助手、司机、机械师、无线电通讯员、甚至还有一名厨师外加一名营养师等等等等，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跟我基本同龄，并且也同我一样，对这次科考探险行动充满了期待与憧憬。

关于他们的具体细节，这里为了节省篇幅，就不做一一介绍了，只是在搞清楚这帮人各自负责什么之后，我才由衷的感叹发起此次行动的——那位叫尤琦的富家千金也真是财大气粗，可以说是把能想到的人全给带上了，但神农架核心地带那可是当地老猎人都不敢涉足的危险“禁地”，这么一堆没有经受过专业野外科考训练的人能否适应得了之后高强度的考察活动乃至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虽然我也没受过野外科考的专业训练，但我对我自己的身体素质还是十分有信心的，但看着这些起码从职业上几乎与此事毫不相干的男男女女，我认为他们如果跟着一起进入神农架腹地，总有一点点让他们充当“炮灰”的意思，而时候所发生的一切，证明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在双方这次见面会后我还问程先理他跟不跟着去，程先理笑着说自己这把老骨头坐坐办公室就行了，深赴神农架这

种事情，还是留给我这样的“年轻人”去做，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去，有意跟他开个玩笑才如此发问，笑别之后依照在见面会上的商讨结果，距离出发还有最后一晚的准备时间，次日早上七点钟准时在探险协会大楼前集合，届时会有车队等着我们。

这一晚上我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行囊又重新检查了一遍，知道神农架深处凶险，我还特地托关系找了一位在龙泉以制作高端复古刀剑的老师傅为我做了一柄短刀，刃长 45 厘米，柄长 20 厘米，开刃后可劈可刺，然后又在网上淘了一支在油管网（既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上火到让老外想到我国参军的多功能工兵铲，铲刃也被我开了刃，这两柄武器前者插在左腿（我是左撇子，插在左边好在有突发情况时随时抽出）的定制专用皮质刀鞘内，后者则挂载背包的右侧，也是可以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位置，有了它们在身边，心里多少了有些底。

其余的物资诸如冷烟火、信号枪、能量棒、固体燃料等原本都不需要我自己携带，但出于作为记者这个职业比较胆大心细的习惯，我还是自己都准备了一点，一股脑的都装在一个大背囊里倒也方便。

（未完待续）

7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3 17:41

楼主忙了一通又回来了，继续更点图。

8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3 17:44

这是我在文中提到的“油管网”上火了好几年，让老外想来我国参军的工兵铲，它的正式全名成为“中国万能工兵铲”: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08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086.jpg{EIMAGE}

8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3 17:47

关于该工兵铲的功能有多么丰富，各位看官可以想见本楼多图:

（注：图 1、2 都是功能“挖”）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38.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45.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50.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6685152.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55.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60.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61.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62.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63.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65.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70.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71.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76.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77.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6685180.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188.gif{EIMAGE}

8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3 17:51

这张是一张万能工兵铲的功能合集图，相比上面的型号，这个是更先进的改进产品，增加了诸如探针、穿刺一类的功能，握柄改为复合材料制成，相比木质握柄强度更高，重量更轻，更耐腐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364.jpg{EIMAGE}

8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3 17:57

而我使用的这是这个型号，也是木柄型号的一种更先进的改进型，在保留了不明型号的所有优点与功能之外，具体改进也与楼上的那种差不多，型号为：1403 型，图中为中柄型号，还有长柄型号（既与常见铁锹长度相当的型号），而我购买使用的则是短柄折叠型号，总重 0.8 公斤，全长 60 厘米，折叠后不到 40 厘米，这样利于携带，也利于在狭小空间与近距离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使用。

想起在《越战诡事》里采访的参战老兵口述回忆中，有多次使用工兵铲歼敌战斗的记录，我拿着它作为随身武器，

往自己脸上贴点金说，也算是继承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685441.jpg{EIMAGE}

80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3 18:09

虽然都是工兵铲的图，但图比较多，再贴别的话就影响各位看官阅读了，所以就今天的图就先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8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4 00:59

今天给各位看官预告一下，因为楼主有事在身，所以明天与后天的更新会比较晚，估计在得晚上了，见谅见谅。

81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4 19:01

楼主回来了，一会儿更贴，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8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4 19:26

当然了，我此行被邀请的原因是我要代表官方将此次也许是人类第一次深入神农架无人区的探险科考行动全程记录下来，所以拍摄器材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像市电视台的那些同行们扛着巨大的摄像机在原始森林里长途跋涉显然不现实，但这点困难对于我这样经常要到普通记者去不了的涉

密事件第一线的内参记者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的“家伙”更好：我有一台单位配发的“肩扛式摄像机”，这台摄像机体积不大，与DV机类似，主要设置在左肩膀上，内置电池一次充满后可以持续拍摄15天之久，续航能力与容量都十分巨大，而且它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性能，就是有一定的AI（既人工智能）功能，在肩膀上处于工作状态时，它会随着我的头部转动而转动，将我视角下一切都忠实的记录下来。

（由于在我的肩膀上，所以想要记录我视角下的全部内容，它的覆盖面积就要比我的视角更大，其实不仅能做到这一点，它的广角模式甚至可以360度全覆盖，但那样的记录方式我之前尝试过，限于人眼的结构，环形画面反而不好让观看者接受并作出快速而正确的判断，所以几次使用经过后期处理录像后感觉效果不佳，我就不再使用这种可以全覆盖的广角模式，而是使用与我本人视角相同的“第一人称模式”【该型摄像机的这个模式就叫这个名字】，至于它“长什么样儿”，我不能发照片，因为这玩意说实在的是涉密工具，不过各位看官看过《铁血战士》电影的，可以参照一下其中外星人肩膀上的那门激光“肩炮”，我的这个“肩扛式摄像机”与那个不论从大小还是工作起来的形态，都非常类似）

相比之下，虽然这种肩扛式智能摄像机的体积比胸挂式记录仪（如警用的出警记录仪就属于最底端的胸挂式记录仪）要大一些，价格上也要贵的多，但其记录的角度与清晰度乃

至续航时间，后者都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每每看到我的这些内参记者“特供”装备，想想我那些得扛着巨大摄像机，跟着采访车带着电池甚至要拖着一大堆线路到处跑的同行们，我还会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并无恶意，只是想小小的“秀”一下而已，哈哈）。

言归正传，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我提前十分钟于 6 点 50 分准时到达集合点，往这里一看，心说嚯！好气派的车队！默数一下一共有 12 辆各种参与此次行动的车辆，其中最显眼的一是一辆巨大且豪华的房车，但与一般只用于公路行驶的房车不同，这辆房车的底盘距地面起码有 1 米以上，轮胎宽大防滑纹十分粗犷，而其它车辆也全部都是全驱动越野车，看得出，参加此次行动的车辆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探险协会的探险家季成云与珍稀动植物专家范小雨跟我都是老相识，所以在这么一帮陌生人之中，互相熟络的人自然就会更加亲近，范小雨看着这些车，用纳闷的口气说：

“神农架外围已经被高度开发，旅游化推进的进度已经很广，盘山公路随处可见，使用常见商务车辆完全可以游刃有余的进出，使用大马力的越野车辆反而会造成油耗方面的浪费，即便行动投资人‘不差钱’，那也没有必要花这种冤枉钱啊。

而且听你们说过很多次，说神农架核心无人区从未有人类涉足过，但我为了这次行动恶补了一些关于神农架的常识，

发现有很多人以自费旅行的方式穿越无人区，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或者是无法解释的怪事啊。”

“小范，你这就错了，网络上那些所谓的无人区，实际上只是‘无常住居民’的区域而已，说白了也是人迹经常涉足的区域，只是没有固定的人类定居群落而已，而真正的无人区，是根本没有人类进入过的地方，那里面有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别看我去了神农架这么多次，但没有越过这道‘雷池’，也是我的一大遗憾，这次，要把这个遗憾给弥补上。”季成云说。

“关于这个事情我也说两句，我以前做过野人的专题报道，虽然没去过神农架，但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内部资料，就神农架的地形地貌来说，有些路是可以以车辆的方式逼近核心地带的，当然了，我说的这些‘路’，是一些在旱季时水流不大的干涸河床，没有河水覆盖，这些河床就是一条条乱石滩，说它是路，是因为如果有马力足够、地形适应能力够强的车辆，是可以在上面行进的，不过一般的民用车就别想了，进去之后别说被乱石卡主，就是碰上比较尖锐的石块，被扎破车胎就是无法避免的，可即便是可以在上面行驶的特殊车辆，速度自然也快不了，当然了，比坐‘11 路’（注：所谓坐“11 路”其实就是步行的一种俏皮话说法，‘11’这个数字就是形象的用来形容双腿的）还是快的多的。

就眼下来看，这些车的轮胎都是‘实心胎’，而且还都

是全驱动+独立悬挂，为的就是适应极其颠簸的地形，我估计，他们是想开着车顺着干涸河道一直往里走，走到不能再走的程度再下车徒步行进，以达到节省时间与体力，特别是后者的目的，至于燃料费用，那对于能出得起资助这种活动的人来说，那点钱就完全不值一提了。”我说。

范小雨听完了我俩的解释，感叹自己还是太年轻，去过的地方还是太少，我们仨又闲聊了两句，时间一到，就听见房车车顶的一个高音喇叭以每隔一秒喊一次的方式连喊了三遍“准备登车”，然后就有一男一女两个穿着冲锋衣的团队成员挨个给所有人发什么东西，发到我手里我才看明白这是个登车牌，上面标注着我上“1 号车”，也就是那辆房车，再问旁边的季成云与范小雨，他俩也都是，看来每个人坐哪辆车，这个投资人都做了详细的安排，我不得不佩服她为了此事真是下了功夫，费了精力。

拿着登车牌，我们三人先后登上房车，等车上的人来齐之后我发现原来上这辆车的就是昨天在办公室里的那帮人，我们上来的时候，尤琦已经在车上了，巨大而豪华的车厢内，她坐在左上角一个明显是指挥席的位子上，她面前有一个尺寸巨大的屏幕，上面显示的画面是整个车队的当下情况，我注意看了一会儿，发现其中数据栏里连车队全部 12 辆车的目前油量等整个车况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而且为了这次探险行动的原因，她的装束也与昨天完全

不同，昨天她的打扮更像是去参加某个重要的社交场合，浑身珠光宝气，而今天则是英气逼人，叫上蹬着高腰的登山靴，修身的连体冲锋衣，这衣服在初夏时节穿外表会看着有一点厚，但在她的后背两侧，我能看到 4 道明显的隆起，并且腰间挂着一个类似“小盒子”的长方形装置，我以前见过这东西，知道那 4 道隆起是 4 根循环管，而里面装的是自循环的“散热液”，腰间的“小盒子”则是驱动装置，换句话说，她穿的这身衣服是“空调服”，可以在高温条件下自动调节穿戴者体温的高端户外服装，这个设计可以保证穿戴者在 45 摄氏度的环境里仍然保持体感温度在较为舒适的恒温范围内，可以太阳能充电，阴天等阳光不足或夜间时则可以进行有线充电，一次充满可以使用 72 个小时，也就是整整三天三夜。

而超强的性能带来的自然是不菲的价格，不过这衣服穿在她身上，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倒也都很应景。

（未完待续）

8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4 19:35

在其他人陆续上来之后，凶汉保镖李龙沛，还有打扮中性的乌兰百克，以及两名特战战士最后上的车，这四个人除了乌兰百克以外，其余三人的穿着与昨天开会时也都完全不一样，李龙沛的衣服十分厚重，显得他原本就强壮无比的身

材又大了一整圈，除了一个脑袋以外，连手都包括在内，他全身上下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现在的室外气温足有25摄氏度以上，他为什么要穿的这么厚？而且穿这么厚还一点没有热的表现，这让我一度有些纳闷，难道也穿的是空调服？可即便穿上空调服也不至于把双手也“捂”上啊？

除此之外，在他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很巨大的柱状物，外面套着一层的外罩，跟他本人一样，都裹得严严实实，显得神神秘秘的。

而乌兰百克则还是那身中性的打扮，只是右手里多了一个十分巨大的笼子，这个笼子大的都快能塞进去一个人了，别看她身体纤细，提着这个巨大的笼子却毫不费力，单手就将其放到了车厢之中，离近了我便发现，在笼子里关着一只什么动物，但碍于笼子的网眼十分绵密，虽然距离很近，却看的并不真切。

至于最后上来的两名特战战士，这二位的行头就换的非常职业化了：两人都穿着三色割裂式的数码丛林迷彩，背后都被这一个硬壳背包，杀气腾腾的往那里一坐，谁也不说话，甚至连眼睛都不怎么眨动。

我不知道这些人箱子、笼子、背包里都放的是些什么，但估计都是些“硬家伙”，反正这帮人在当时让我摸不到头脑的地方太多了，但以后都会搞清楚的。

有事则说无事带过，这支由各多方力量组成的探险科考

对在准备就绪之后随即出发，根据计划，此次行动要控制在10天以内，听着不短，但要完成计划中的工作量，压力还是十分巨大的，我扭头看了看一脸兴奋的范小雨，知道在这个小姑娘的内心深处，还是把这事当成一次高级版的旅游了，还有坐在其他车上的那些男男女女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心理，他们都未意识到，随着车子的发动，奔向的不是游山玩水的惬意与浪漫，而是那丛林深处未知的血腥与极度的危险。

（未完待续）

846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4 19:48

（二）第一日（1）：神农架的“下马威”（上）

等车子跑起来了我才想起，出发点是北京，难道这支车队要一路从北京开到湖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时间还早得很，可眼前的这几位都是一副下了车就要“开干”的架势，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过事实证明我想错了，也再一次低估了这位投资人尤琦大小姐的财力与魄力，她居然出资租赁来了一架大型运输机停在了首都国际机场，这架飞机这载着整个车队一口气飞向湖北，并在当地的十堰武当山机场降落，然后放下车队将燃油补给满后直接开奔神农架，这个消息还是在路上我听尤琦本人说的，由于租赁一架运输机把整个车队都空运过去这种“壕无人性”(“壕”拆开等于“土

豪”的意思，是一种网络语言，而“壕无人性”则一般用于某人做某事舍得一掷千金的意思）的做法实在是出乎了我的意料，所以乍听之下都有点不敢相信，而且作为军迷的我，对运输机还是比较了解的，心里盘算着这样一支车队，12 辆车的总重，最起码不会低于 80 吨，就我所在的这辆房车，看样子净重起码就得在 30 吨以上，而另外的 11 辆车，全部都是定制车型，虽然我不知道它们的具体重量，但全车都实现了装甲化，肯定远不是一般的私家车可以比的，估计每一辆都至少在 5 吨左右，甚至更多。

综上所述，能将 80 至 90 吨的东西一口气从北京运到湖北的大型运输机全世界所有型号加起来也就那么几个，而且还全都是军用运输机，既然她是租赁来了，那肯定就属于商业化活动，我军的飞机先可以排除了，思来想去，我在路上估摸着她租赁的大型运输机是俄式军用运输机可能性最大，毕竟俄式军用运输机在世界商业空运市场上是最活跃的的谱系。

等到了机场我透过窗户往外一看，果然没让我猜错，在停机坪上，一架巨大无比的安-124 型喷气式运输机矗立在那里，其它的支线客机在它面前简直如同玩具一般，而从纸面数据来说，安-124 的最大载重高达 150 吨，是投入商用的仅次于安-225 的世界第二大运输机，运送此次 80 至 90 吨的商业载荷的确可以轻松应付。

我们40号人将所携带的装备都留在车上，这起码又增加了成吨的重量，但对于安-124在此次运输任务中60-70吨的载荷冗余量来说，那完全不是问题。

随后司机在导引员的指挥下将车依次开进货仓之中，11辆小车并排摆放，房车自己独占一席，出于平衡方面的安全考虑，房车因为自重最大，所以被安排固定在了货仓的正中间，而其它小车则全部安排在了货仓的左右两侧，将房车包围在了中间。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范小雨说。

“什么话？”我问，我接这个话茬是因为我也想起了一句话。

“那咱俩一起说，看看想到的是不是一样的。”范小雨说。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我俩同时说出了这句著名的网络名言（注：这句话的出处是香港TVB制作的电视剧《读心神探》第17集，麦永希与同伴跟踪梁永泰被发现，又被迫亮明警察身份却又找不到证据，在梁永泰手下嘲笑二人时与梁永泰对中说出了这句‘名言’）话罢之下我俩都哈哈大笑。

不过更加土豪的行为还在下面：本以为我们会随着安-124一起飞往湖北十堰机场，却没想到尤大小姐认为运输机打的舒适性太低了，安-124只是专门用来运输车辆与装备的，

而我们，则单独乘坐另一家私人商务机，这架飞机倒不算大，双发支线型号，但内部的设计与搭配与那辆“狂拽炫酷”的房车一样，既豪华，又科技感十足，虽然因为彼此都不熟悉，所以在坐车来的路之上交流甚少，但毕竟想到未来起码一个星期的时间都要在一起共事，甚至是共生死，再加上除了季成云是个中年人以外，其余所有人基本都在30岁以下，也就李龙沛刚好30岁整，一帮年轻人凑在一起，时间不大便打成一片，一时间机舱内充满了欢声笑语，就连最不爱说话的那两位特战战士——王虎与张楠锋也加入到了交流的“大部队”中来，紧绷的脸上也有了笑容，我想特种大队每天繁重的训练任务与相对压抑的环境让他们俩养成这种面如冰霜的习惯，但再次融入到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时，还是非常开心的。

搭载人员的商务飞机在前，搭载车辆与装备的安-124型运输机在后，两架飞机依次起飞，经过数小时的飞行后在目的地机场平稳降落，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下机，等待车队从运输机中卸下，然后再登车，按照我预先的想法，估计要在当地找个酒店什么的住上一晚，次日开拔出发，没想到尤琦把行程安排的这么紧，这到达十堰机场的第一天，就是行动开始的第一天，不过时间上倒也忙的开，毕竟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还不到吃午饭的时间。

随着车队以任务状态排着长队驶出机场，这场“公私合

营”的科考探险行动正式宣告开始。

（未完待续）

8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4 23:49

楼主来更图咯，虽然有点晚，但不会缺席。

这 4 张图都是安-124 型大型运输机，通过图 3 各位看官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飞机与常见汽车的大小比例，而通过图 4 则可以看到该飞机的运载能力以及货仓尺寸有多大——能够直接把一整节地铁给塞进去然后直接运走。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73293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73293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73293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732936.jpg{EIMAGE}

85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5 00:10

再贴两张《铁血战士》系列中外星人的肩炮图片，我那个“肩扛式摄像机”差不多就是这种大小，当然细节并不一样，位置上与图 1 更加接近（图 2 太高了），楼主要特别提

醒一下：咳，除了摄像机与肩炮的相似之处以外，我跟这外星人的造型可就没有任何挨边儿的地方了。

另外，我为什么叫它外星人，而不直接称呼其为铁血战士，这里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了：

《铁血战士 1》上映于 1987 年 6 月 12 日。阿诺德·施瓦辛格扮演的特种部队队长艾伦·薛弗奉上级指令深入美洲丛林执行救援任务。一行人完成任务后俘虏一名女性，在返程途中遭遇不明敌人袭击。在小队成员几近全灭后薛弗与这个外星战士斗智斗勇，最终获得胜利并被美军救援。

中文译名中的“铁血战士”其实指的是薛弗小队的这些大兵，而英文“Predator”直译过来应该是“掠食者”。后来“铁血战士”一词就很自然地沿用到了 Predator 身上，但因为本身并没有什么违和感，反而体现了 Predator 们的危险与残暴，所以这个美丽的误会就在大陆地区延续了下来。而在非电影宇宙中，铁血战士更多时候被称作“Yautja”。

好吧，我承认这段话是我复制过来的，不过这里说清了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就没必要再重新手打了一遍不是？上文说了它的直译名称为“掠食者”，但楼主个人不习惯这样叫它，因为这个称呼太没有特点了，在其它娱乐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不说明白了直接用容易引起歧义，所以一般就直接称其为《铁血战士》里的外星人，虽然这样叫有点啰嗦。好了，话不多说，上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73331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733314.jpg{EIMAGE}

8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5 00:1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8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5 12:03

车队在神农架外围的旅游区自不用说，如巨蟒一般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除了拐弯很多以外，其余都非常好走，12 辆车以房车开头，其余小车跟随的队形不紧不慢的在公路上向前推进，而车厢里大家则天南海北的聊着，尤琦则仍然在看着那台监控整个车队以及各种当地气象、地质数据的屏幕，之前虽然有过两次正面接触，但都没来得及仔细看，刚上车的时候忙着跟这些未来几天内的队友们打成一片，只看了个大概，而现在就有机会了我便好好的端详了她一番了（大家不要吐槽我，男人嘛，谁不爱美女），虽然我坐在她的斜后方，视角不算太好，但在一身修身户外装束下，她几近完美的身材还是显露无余，蜂腰翘臀统统都有，拥有多年“撸铁”经验的我，看得出她平时有健身的习惯，而且绝不是寻常女

孩穿着速干紧身裤在健身房里“训练五分钟，自拍两小时”的那种，而是经过专业且高强度的训练，丰满健硕的腿部肌肉与稍稍用力就显出沟壑的小臂都是证据，配上一头干练的短发与霸道女总裁的先天气质，一股“刚气”，油然而生。

不过出于作为男性骨子里自带的骄傲，我还是对她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次科考行动对身体与意志产生的极端考验表示怀疑，毕竟神农架核心腹地的凶险，可不是带有恒温空调的健身工作室或高端健身会所，那里没有温文尔雅，能说会道的健身私教，只有杀机四伏的自然环境与神鬼莫测的神秘生物。

由于盘山公路“九转山路十八弯”，所以车队的速度不可能太快，这就让我们行动开始后的第一次午饭是在车上吃的，其它小车上怎么用的餐我不知道，但在作为领队与中心的豪华房车里，她雄厚的财力再一次刷新了我对土豪的认识——尤琦带来的厨师在房车的厨房里一通煎炒烹炸，居然没用半个小时就给我们这帮人做了一顿几乎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大城市顶级馆子里也非常拿的出手的菜肴，要知道这顿饭拿到上述一线城市去以人民币来衡量的话，其消费是至少要达到五位数的，我虽然知道这点钱于这次行动乃至她来说完全属于毛毛雨，不过吃顿饭都这样，也实在是让人咋舌。而午餐之中丰盛、可口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还非常的秀色可餐，不用吃，仅仅是让人看着便产生无限的食欲，对细节的

观察是我作为一个记者多年来养成的众多职业习惯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所以我就发现这顿大餐里的所有菜品，全部都是高热量，鱼子酱、鹅肝什么的都不在话下，如果这是尤琦的安排，我估计她这也是为日后的高强度体力活动做准备，毕竟人在体力消耗巨大的行为中，热量是第一能源。

“过一会儿车队就会进入无人区的外围，会顺着干涸河道继续前进，到那时候前进的速度会非常缓慢，根据事先的预估，大致会在今天傍晚到达车辆可以行驶的最末端，过夜后，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徒步行进了。

在睡觉之前每人去领自己的补能食品，在无人区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要靠它们补充能量，虽然能量够足，但味道却不怎么好，所以今晚的晚餐我还会安排高热量的食物，算上这一顿，再加上今晚的晚餐，这是你们未来至少一个星期内可以吃到的最后的正常饮食了，所以大家都尽量多吃点，尤其是女队员，不要害怕吃多了影响你们正在进行或者准备进行的减肥活动，因为之后的徒步行进过程中对热量的消耗是极大的，你们身体里储存的那点‘存货’根本不够用，所以多吃点没坏处，而且有句老话说的很好，叫：吃饱了，不想家。”尤琦坐在餐桌的主宾位置上，一字一顿的说道，一副主人翁的范儿跃然眼前，我在感叹这个女人气场强大的同时，也被她最后一句“吃饱了，不想家”说的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句话在这里说出来，所表达

的寓意并不怎么好，而王虎与张楠锋作为军人，对这句话是最熟悉不过的了，那是每一名从新兵连阶段走过来的战士都听过的话，所以他们两人闻听此言，都是撇嘴一笑。

（未完待续）

8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5 12:13

正如尤琦所言，在午饭接近尾声的时候，车队离开了盘山公路，进入到无人区外围的河道之中，我通过车窗向外看着，想看看布满乱世的河滩之上，车子怎么行驶，依然是与我想象的不同，我以为这么大的车在崎岖不平的石头上开动，即便底盘距地尺寸够大，独立悬挂性能够先进，那开起来也得是像坐着在坑洼地面上飞奔的马车一样上下颠簸，可开进来我才发现车队排成一长“溜”在河滩上就像一条巨大的千足虫一样，紧贴着地面的起伏与坎坷缓慢向前，而车内的人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哪怕是轻微的起伏，剧烈的就更不用说了，其波动程度甚至比市区内的公交车还小，坐在我旁边的范小雨在笔记本上写着随行笔记都完全不受影响。

惊叹的同时，我决定看个明白，经过一番观察，我最终发现整个车队的 12 辆车，悬挂系统不仅仅是简单的独立悬挂，而是更先进的智能悬挂，这种悬挂系统的设计以往只会用在月球车、火星车等地外探测车辆上，可以让车轮大幅度上下活动，在车体高度不变的情况下，让车轮的活动空间“吃”

掉路面不平带来的起伏，我通过尤琦观看的那个屏幕，看到房车的前车轮轧到一块起码半米高的石头时整个车轮全部向上缩了进去，缩了将近一半，在通过石头后又自动落回来，后面凡是轧到这块石头的车轮都是如此。

这种智能悬挂之所以没有推广的原因就是因为制造难度大，成本高昂，在航天这种高精尖领域应用在地外探测无人车上还可以，但要用在民用车辆上，普通人既没有需求，也很难负担的起，而这 12 辆车居然全部采用这种比我预想中的独立悬挂更加先进的智能悬挂设计，再一次坚定了我对整个车队的所有车型都是特别定制的想法，不过回头再一琢磨，这样虽然奢侈，但相比租赁一架安-124，再动用一架双发私人支线飞机把整个团队的人与装备全部从北京运到这里来的一掷千金，定制 12 辆车也真的不算什么。

当车队行驶到河道尽头，彻底无路可走之后，天色已经渐晚，在车上吃过一顿比午餐还要丰盛的晚餐后，开始领取各自的补给品，这中间有一个细节与尤琦在午餐时提醒的话非常应景，挺让人忍俊不禁，就是团队中那些双十年华的姑娘们，一个个都说吃了这么多高热量的食物又要长胖多少斤，回去要如何节食运动减肥，却一个个比谁吃的都香。

在统一个人补给品与我想象的基本一致：每人 50 根冷烟火、2 个手持式探照灯、一把信号枪附带 10 枚信号弹等个人照明、求救设备，每人一包共 25 根蛋白质棒、一包共 25

根维生素/微量元素能量棒、5罐每罐550毫升的充能饮品(一种乳白色，热量极高的液态饮料，可以迅速补充消耗的体能，喝一大口就能抵得上一顿正餐）的饮食补给，以及一人一个的多功能恒温单人睡袋、一人一柄多功能刀的休息与防身工具组成，这些装备与我自己准备的东西大多重复，但在眼下的环境中，能让自己好过一点，舒服一点，甚至是能在关键时刻救命的物资那是多多益善的物资，所以我就“毫不客气”的都收下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箱公共物资，我撇了一眼，看见里面有饮用水净化片（具备杀菌消毒，消灭寄生虫，除异味，将生有浮藻的严重污染水质精化到饮用级别水的功能)、固体燃料、小型手摇式/太阳能发电机等，总之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天完全黑下来后，夜色笼罩着大地，气温也快速下降，大家团坐在一起点起一堆篝火，一会儿唱唱歌，一会儿俩聊天，气氛好不其乐融融，最后在众人的强烈建议之下，季成云与范小雨还一人献唱了一首歌，范小雨更是跳了一段舞，看着篝火下映照的舞姿，我心说这姑娘清纯可人，又能歌善舞，性情开朗豁达，怪不得是探险协会这么多未婚青年追捧的对象，而季成云虽已人到中年，却在多年的野外历练中打磨出了一种中年男人独有的魅力，随队里的这些小姑娘对他颇有好感，相比之下，就我这么一个“光杆儿司令”坐在一

块秃石头上喝饮料，但左右环顾之下，我发现“离群索居”的不止我自己，尤琦独自坐在车边，双目如炬，不知道在想什么，如一座小山一样的李龙沛则紧挨着她，一言不发，不远处是乌兰百克，看她的动作，她好像再给那个大铁笼子里不知道是什么的动物喂食，而王虎与张楠锋则在篝火对的另一面，两人连比划带说，不知道在讨论些什么。

等到众人都玩儿累了，这才纷纷回到车上或者是找一块干燥平摊的地面或铺下睡袋，或支持帐篷各自睡去。

这进入神农架的第一夜，相安无事，我心里还在庆幸这些小伙子姑娘们没有因为太过兴奋而搞出什么麻烦来，结果在次日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麻烦就来了，包含着无数秘密的神农架，给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

（未完待续）

8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5 12:22

这话得从我被这里的一缕阳光刺穿眼皮给“强行”唤醒之后说起，由于这一天才算是进入神农架的展开行动的第一天，所以虽然加上进入的那一天，名义上它是行动的第二天，但我在记录时还是将其注明为了“第一日”，这第一个在神农架醒来的早晨，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我从睡袋里钻了出来，看看周围的人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已经醒了，醒了的人

有在河边洗脸的，还有居然在跑到干涸河滩尽头水深较大的位置钓鱼的，更有甚者，还有小姑娘拿着镜子正在给自己划账，倒是尤琦与范小雨，前者沉鱼落雁，后者天生丽质，她们俩都在没忙自己的事情而没有类似行为。

不大会儿的时间，钓鱼的那个小伙竟真的有了收获，在这么小的河沟里居然钓上来一条又长又黑的大黑鱼，这条鱼离开水面之后奋力的扑腾，但被他牢牢的抓在手里不得解脱，最后又被按在一块大石头上让他拿着另一块小石头砸击头部数下而死在了当场，小伙把大黑鱼交给厨师，说要做一碗鱼汤给大家喝，不用再吃车上做的那油腻腻的饭菜，大早晨起来每人一碗什么作料都不放的鲜鱼汤入肚，这一天都有精神，而且既然到了神农架，不吃点神农架当地的“土特产”，那“成何体统”？看着这个小伙口若悬河的说着，房车里的大厨师傅看了看这条鱼，估计是也这鱼的成色的确不错，也就答应了。

之后又有差不多十个人陆陆续续的从四周的树林里回来了，说采了很多的野果，把它们堆积在一起，喝着鱼汤再吃上几个山里纯天然无污染的果子，的确是美事一桩。

鱼汤很快就做好了，一帮人“呼啦啦”的围坐了过去，尤琦与她的保镖李龙沛还有乌兰百克三人在一起说话没有靠前，我则跟季成云站在了一起，季成云看着眼前这帮年轻人的兴奋劲儿微微的摇了摇头，说：

“昨天晚上兴奋一下也就罢了，今天就应该是科考行动正式开始了，他们这个样子那里像是来搞探险的，完全是来春游的。”

“年轻人嘛，老季你理解一点，虽然他们也都是科班出身，但大多数都是搞理论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你这么丰富的野外实地作业经验，初来乍到头一遭就深入神农架无人区，兴奋是在所难免的，我想你第一次参与类似的行动时，肯定也是热血澎湃吧？就跟我一样，我第一回去跟踪采访一个高智商变态罪犯的案子，那把我给兴奋的，行动起来比警察跑的都快，他们事后说拉都拉不住我，害怕我在因为这个被那变态干掉而‘因公殉职’了。”我笑着打圆场道。

结果还没等季成云再回话，围坐着喝鱼汤的那群人就乱了套了，我打眼一看，范小雨也在里面，她正拉着一个男人的手往回拽，像是再夺什么，而那个男人根本不回头看她，仍然自顾自的将整个身子往做鱼汤的大锅里探，以范小雨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撼动这个男人，后面又来了几个男女去帮忙，却依然拉不动他，看到这时，我们这帮人就凑过去了，等走进了一看，我不由的大吃一惊，这个行为失常的男人正在拿着一只厨师炒菜的大勺去舀锅里的鱼汤喝，要知道那锅鱼汤可是刚刚烧开不久的，还在“咕嘟咕嘟”的冒着泡泡，温度以摄氏度为单位的话，那没有100，也得有95，这要是硬往嘴里灌，那不烫伤了才怪。

（未完待续）

8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5 12:26

（三）第一日（2）：神农架的“下马威”（下）

但是，这个小伙的嘴巴已经被烫的皮肉外翻，满是大燎泡了，却依然阻挡不住他去喝汤的动作，不仅喝汤，他没拿大勺的左手还直接伸进锅里去捞鱼肉吃，自然也是被烫的大面积脱皮，最后发展到扔掉大勺想把整个头都塞到锅里去，照这个架势非得闹出人命来不可，我与季成云在惊愕之际反应过来正要过去帮忙，就见一个矫健的身影飞身而出，垫步向上一个勾踢，直接将大锅踢翻在地，一整锅鱼汤全部洒在了地上，而大锅也倒扣在了地面，定睛一看，紧急时刻飞出这一脚的是王虎，他见局面有失控的苗头，这才出手。

可那个小伙好似被鬼迷了心窍一样，锅翻了也不在乎，趴到地上去舔那些鱼汤，并把鹅卵石捡起来往嘴里摁，好像那是鱼肉，并用力去嚼，鹅卵石的硬度用牙齿去咬，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我甚至都听见了因为强行啃咬硬物导致牙根断裂的声音，这声音配合上他满嘴冒血的画面让我浑身打了一个冷战，单单是看着都感觉自己的嘴里一阵“剧痛”。

眼看着踢翻了鱼汤锅还不行，第二个出手的便是李龙沛，可能他与王虎一样，本来不想插手，但看到眼前这帮人实在无力控制事态的恶化，这才过来帮忙，他两米多高的身材往

跟前一凑就像一座移动的山包，到了跟前左右两下便像翻书一样把围在周围的人群拨开，随后伸出大手一把摁住了这个小伙的脑袋，另一只手按照从左至右的顺序，抓住小伙的大臂依次用力，只听得“咔-咔”两声，李龙沛居然将他的双肩给“卸”了下来，说白了，就是人为制造的脱臼，因为肩膀脱臼，小伙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臂，头又被巨力无比的李龙沛摁着，便只有双腿还在空中乱蹬，蹬的小块石头都四处飞溅，一只鞋更是跟着石头一起飞了出去。

至此，这小伙身体仍然在不停扭动，奋力的挣扎，不过普通人几个一起上都拉不住他，但一个李龙沛就足够了，任他再怎么翻腾，也无法撼动压在他上面的大手。

（未完待续）

8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5 18:3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两张，关于汽车如何在乱石滩上行进，这两图就有点当时的在河水枯竭，乱石纵横的河滩上行进的意思，只是当时车队的独立智能悬挂系统运用的是航天车的悬挂技术，比图中所示使用常见民用技术制造的车型的悬挂系统更加先进，除了可以智能的自行调控收缩幅度外，其极限收缩幅度也更大的多的多，再加上车速缓慢，所以就达到了坐在车内几乎感觉不到颠簸的程度。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675633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756334.jpg{EIMAGE}

89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5 18:3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8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6 15:08

楼主又有不少事，抽了点时间上来告个假，今天的更新得晚点了，不过肯定会更的，各位看官见谅（抱拳）。

91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6 18:57

“快拿绳子把他捆住!”季成云大手一挥，对着众人喊道，旁边已经被吓傻的一众男女这才如梦方醒，找来物资中的攀登绳，一通七手八脚就把这个小伙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别看捆住了，他的身体还在不断扭动，好似有什么东西要从他的身体里钻出来一样，而且仔细去看，这人太惨了，已经没了人形，整张脸，特别是嘴巴的位置被高温鱼汤严重烫伤，两片嘴唇都已经有剥落的倾向，伸到锅里去捞鱼的左手则也一样，鲜肉都翻在外面，而且由于双肩脱臼再被绑住，导致两条手臂以一种常人根本无法做出的角度反背在背后，配合

上那眼白中满是血丝，瞳孔浑浊，犹如死鱼眼一样的眼睛，他当时的状态不可谓不恐怖。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纵横南北见过的怪事不少，但这种场面还真是第一次见，所以也是一脸懵逼，再看他的行为和外形都是如此骇人，便脱口问出。

“这鱼汤谁先喝的？”季成云冷静了一下率先发问。

“就是他。”一个女队员一脸怯怯的回答道，并同时指了指被捆在地上惨不忍睹的那个小伙，看她的脸色，也明显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给吓坏了。

“这鱼有毒，以后谁也不许钓鱼！尤小姐，咱们得谈一下，这种高级别的探险任务，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这样像春游一样的瞎搞，是会出人命.....”季成云给众人说罢又找到了不远处的尤琦，正想强调纪律对于此次行动的重要性时，却仍然是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又出事了——

随着众人哄乱的方向，我向前看去，就看见一个女队员这在拿刀割自己的脸！

等有人过去阻止她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整张脸皮几乎都被割掉了，而且还割断了喉部的动脉，鲜血正在血压的压力之下向外喷溅，“快点止血！”“拿止血带来！”等声音一时间便在随队医生的嘶吼中不绝于耳。

不过，这都不算完，随后的短短五分钟里，又有七个人先后有不同的方式自残或互残，有用石头打自己头的，有两

人互相打对方耳光最后发展到用昨天统一配发的多功能刀捅对方的，等等等等。原本在前一天晚上还满满都是惬意与浪漫气息的营地，顿时就变成了恐怖的地狱。

这下凡是正常的人就都不能在袖手旁观了，我、季成云、范小雨、王虎、张楠锋，以及李龙沛、乌兰百克等人一起动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几个人疯狂至极的举动给全部制止住，待细细检查之后，发现之前用刀割断自己颈动脉的那位女队员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不治身亡，被鱼汤严重烫伤的小伙虽然命是保住了，但早已面目全非，毁容是毁定了，而且这么大面积的烫伤，倘若发生感染，他将面对的也是一场极其凶险的生死考验，另外用刀互捅的则双双毙命，算下来一共有 9 人自残或互残杀，当场死亡 3 人，其余 6 人均为不同形式的重伤，王虎、张楠锋、李龙沛，前两者是久经战阵的特战精兵，后者是纵横黑市拳、雇佣兵、私人保镖界的顶尖高手，三人的心理素质都极其过硬，但面对这种境况，也均显的有些手足无措。

（未完待续）

9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6 19:08

原本是野外探险经验最足的季成云也同样傻了眼，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极端情况，他本来是认为那条不知名的大黑鱼有毒，但喝鱼汤的只有那小伙一个人，另外的 8 人并没有

喝鱼汤，为什么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实在是解释不了了，双眼瞪的跟巴掌似得这么大，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由于整个40人的队伍里就一名队医，外加一名助手，所以这些接连而来的突发事件把这两个人给忙了个底儿掉，局势稳定后他俩，尤其是队医累的直接瘫坐在石头上背靠着车轮，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也不说话。

看着众人的眼神，我知道，此时此刻，一种惶恐的气氛正在人群中蔓延，如果此事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这种恐慌的情绪将会把这支还未展开任何行动的队伍彻底击垮掉！

不是我自夸，做记者这么些年来，我最得意的就是练出了两项“绝技”，一是洞察力，二是胆子，我一遍又一遍的扫描着这或死或伤的9人，想要从中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感觉有点眉目了，不经意的一抬眼，看到了范小雨，突然间灵关一闪，我便问她：

“小雨，听说你在大学里还选修过统计学，并在国际大赛上拿过奖，那你帮我看看，这些出现情况的人里，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范小雨听了我的话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她扭过头去也看着这排成一排的死伤者，手摸着下巴像一个名侦探一样沉吟了片刻之后，突然用惊呼的口气对我说道：

“我知道了！这些人在早上醒来之后都去过附近的林

子!”

“那你的意思是说没去过的就没事了？”我问。

“嗯——目前来看是这样的，我们这些没事的，全部都是留在营地附近的，出事的基本都是去摘过野果的。”范小雨又经过一番思考后，确认了道。

“那这个喝鱼汤的小伙子是怎么回事？我起来的时候还见他在钓鱼，没有跟着去采摘野果，还有那个用刀割脸的姑娘，我记得她刚才还在给自己化妆（这个用刀自杀的姑娘就是我开始提到过那个化妆的姑娘，只是一转眼，手中的化妆笔变成了锋利的尖刀，而她的生命也在自己的刀尖下转瞬消逝.....），也没有到林子里去，可他俩是最先出现问题的，这怎么解释？”我问。

“那个.....他们两个是情侣，起的最早，之前去林子里面亲热来着，我在河边洗手的时候远远看见的。”一个年纪看似十分显小，好似还在上高中模样的一个女队员用小心翼翼的声音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一听，以我平时的作风，如果这是件轻松愉快的事，那么我肯定得以“老司机”的角度去调侃两句，比如“带着对象来就是好啊”、“年轻人也得注意身体啊”之类的，但现在这种骇人的情况哪里容得我丢半句闲话，抛开这些，我又琢磨一番，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已经在我脑中大致形成之后，这才对众人说：

“应该是这样的，凡是去过附近林子里的人，都出现了情况，去的越早的，出现情况的时间就越早，他们俩是最先去的，所以最先出事，摘野果的 7 人是随后去的，所以随后出事，那么也就是说，导致他们这些自残、自杀、互残乃至互杀行为的原因就在附近的林子里，然后问题就来了：林子里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精神失常到如此地步？”

我说罢这番话又环顾了一番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人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想法，范小雨不愧是珍稀动植物方面的专家，她接话道：

“难道是附近的林子里有有毒植物？看他们的情况，应该是受到了某种具有致幻功能的神经毒气的攻击，我刚才也想过是不是被什么有毒动物袭击了，不过一想也不对，如果是有毒动物，不太可能一次性覆盖这么多人。”

（未完待续）

9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6 19:21

我刚要再说点什么，但听尤琦面无表情的对李龙沛说：

“大龙，把防毒面具跟毒物测量器拿来，咱们去林子里面看看。”

“什么？还有防毒面具跟毒物测量器？还带这种装备了？”我心里嘀咕起来，看着那房车后面的一个巨型储物空间，以及另外 11 辆小车上的巨大后备箱，我想在这里面可

能还真装了不知道多少我想都想不到的装备，这个尤琦到底是做了怎样的准备？她的目的真的只是要找到野人进行骨髓移植去拯救自己的弟弟吗？看这个架势，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至于她所称呼的大龙，那肯定不是别人，就是李龙沛了，起码在在场其他人的名字里也没有带“龙”字的。

“你们来不来？”尤琦转脸问我、季成云、范小雨以及王虎、张楠锋，张楠锋说：

“去看看也无妨，把‘家伙’给我们一套就行。”

王虎则表示同意。

季成云看架势是也想去看看，我感觉这里这帮男男女女已经被吓丢了魂，现在要是没有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压着，非得再弄出点什么事情来不可，再加上季成云人到中年，有家有口，所以这种危险性比较高的行动，还是尽量少让他做为妙，想到这里，我便抢在他前面对他说：

“内个什么（注：“内个”是一个北方系方言发音的一个口语词汇，这里用的“内”字，为音译，而用标准普通话来表达的话，就是“那个”的意思），老季，你就留下来吧，你看看这里，没个人看着绝对不行，这里你年龄最大，资历最老，冒险的事情还是交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吧，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及时给你说的。”

季成云考虑再三最终答应了我的建议，到附近林子中寻找毒源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范小雨、王虎、张楠锋以及尤琦

还有她的保镖李龙沛身上，让我有点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带乌兰百克，也许她见我留下了季成云，也想留下一个自己人吧，反正这个女人的城府，不论是从哪个方面看，都深的很。

跟着尤琦把防毒装备领出来，等打开才发面这并不止是一副防毒面具，而是一整套连体防化服，可以把全身都包裹进去，其外形我就不多做形容了，反正是逼格很高，价值不菲。

按照上面的使用说明将其穿戴在身上，王张二人不愧是特战尖兵，穿这种东西简直像吃饭一样熟练，“三下五除二”就穿了个整整齐齐，范小雨与李龙沛穿的比较慢，前者因为从没接触过此类装备，后者是因为块头太大，即便是穿给他特别定制的超大码型号，也依然有点费劲，而我与尤琦则速度相当，我虽然也没怎么接触过，但没吃过猪肉可见过猪跑，所以速度不慢，尤琦则一看不是第一次接触，动作总体来讲不算快，但相当的干净利落。

等六个人全部穿好防化服将防护功能调整到位之后，这就出发，先向着出事几人采野果的方位走，早上七点来钟的神农架深处，晨雾弥漫，那种雾气有的半悬在空中，有的则在地上滚动，给原本就紧张而沉重的行动又增加了几分诡异感。

尤琦的手里拿着毒物测量器，这个东西的外形类似酒精测试机，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仪器，与酒精测试机不同的是，

它的顶部有一个弧形结构，看着好似一个微型雷达，而在其上的小屏幕上则密密麻麻的都是各种四周环境的数值，包括含氧量、二氧化碳含量、PM2.5 含量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在这些常规数据的旁边，罗列着一大排学术名词，里面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但有几个我还是认出了来，其中除了瘴气、一氧化碳等常见有毒气体之外，甚至还有二氯二乙硫醚（既芥子气）、氯代甲酰氯（既光气）、α-氯乙烯二氯胂（既路易斯气）、氯气等早期的军用毒剂，再往后居然有“ S-（既 2-二异丙基氨乙基）- 甲基硫代膦酸乙酯”这个拗口的化学名称，乍一看我没认出来是什么，但仔细回想一下，心说这不是 VX 毒气的学术全称吗？我的天，她手里拿的这个毒物测量器是个什么来路？居然收录了这么多军用化学武器毒剂的测量方式？看来这个小东西最起码是个高级的军用产品。

而相对着这些名称的左侧，则都有一个绿色的亮点，按照尤琦之前的解释，哪一种有毒物质前面的绿点一直保持不变，就说明这里没有该类有毒物质（由于该探测的灵敏度极高，所以如果没有探测到，那基本可以视为不存在），而如果绿点变黄，则说明存在能对人造成危害的该有毒物质，再如果变成红色，则说明该毒物的浓度达到了致死级别，现在看来，眼下的这些毒物在这里都没有，说来也对，记录表上大部分都是人造有毒气体，在这里基本没有存在的可能，最多有瘴气一类的自然毒气，不过在瘴气的那一栏上开始是绿

色，最后至多只变成了黄色，以瘴气的毒理，这个浓度吸多了的确有害，但肯定没有生命危险，最多是有头痛、恶心、胸闷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更何况即便浓度高到可以致死，也绝对不会产生那 9 人如此骇人的情况。

（未完待续）

93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6 23:40

楼主又来更图了，当时尤琦所提供的防护服型号我不清楚，但外形与我国的 FFY-03 型防毒服比较相似，所以就找来两张相关图片（外形方面详见图 1），根据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当时 6 个人进入附近林子里寻找毒源时的形象，不过当时的防护服颜色不是图片中的银灰色，而是纯黑色，不过这种黑色反光明显，具有一定的防光辐射能力，可以减少核爆炸后光辐射对人体的杀伤。

（注：图 2 为 FFY-03 型防毒服的适用场合与可防护对象等相关资料，对核生化等伤害因素都有很好的防护作用，有兴趣的看官可以看一下，而尤琦提供的防护服型号，相比它只强不弱）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0887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08877.png{EIMAGE}

9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6 23:4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9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7 13:11

找来找去始终没有发现中毒源头在哪里，不过当走到一片不知名的矮灌木旁边，我不经意间看见了这颗矮灌木上一些被折断枝叶的新鲜痕迹，便说：

“你们看，这上面的果子看断口应该是在不久前被摘掉的，会不是他们摘的？”

其他人闻言也去看，范小雨对植物相当了解，她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后说：

“这是‘蛇泡’，也叫‘蛇莓’，是神农架地区很常见的一种可使用野果，外围有人区的地方经常有人采集作为水果食用，是完全无毒无害的，一般能生长这种东西地方都是适宜人类居住，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不过.....不过这些‘蛇泡’怎么长的这么大？比我平时见的大了好多倍，而且颜色这么深，看样子除了那些新摘的以外，这里其它的‘蛇泡’都是生长很久没人触碰过的样子，这应该是‘蛇泡’经过长时间发育，熟透了的样子，还真是比较少见。

可按理说也不对啊，这里虽然是无人区，没人摘有可能，

但总得有野生动物吧，神农架灵长类动物非常多，这些野果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长这么大了没有被采集吃掉，有点奇怪。”

“我看正常，没人来也没有动物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附近的确有危险，应该就是导致他们中毒的源头，日久天长，动物也知道这里来不得，所以也就没有外力的采摘了。”我说。

“不用猜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尤琦拿着毒物探测器说道，再看那个小屏幕上，有一个学名左侧的绿灯变成了红色，正在闪闪发光，还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这个颜色变红发出警报声的名词是“裸盖菇素”。

尤琦用戴着隔离手套的手轻轻左右扇动几下，将地面的那层薄雾驱散，随后在这丛矮灌木之下就露出来了一撮一撮的白色小蘑菇，这些蘑菇大多都已经自然腐烂，以各种七歪八斜的姿势摊在地上。

“这是裸盖菇啊，这种蘑菇一般生在墨西哥，在亚洲也有分布，但并不多见，这种蘑菇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国外对它的应用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了，像墨西哥的巫毒等土著宗教，就用裸盖菇晒干后研磨成粉末状给教徒服用，利用其中具有致幻功能的裸盖菇素达到宣传并控制教徒的目的，这种传统起码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只不过他们用的浓度都很低，只能造成轻微幻觉，比如面色潮红，兴奋，多语等，

但这个能让探测器亮起红灯，是致死级别的毒物，那只能说明其浓度肯定非常非常的高。”范小雨说。

“这些裸盖菇在这种潮湿不通风的环境下生长迅速，腐烂的也十分迅速，面积大数量多，造早上露水、晨雾最重的时候产生集体腐烂，从而释放出大量裸盖菇素含量极高的致幻气体，然后被深入这里的那 9 个人吸入后导致严重的伤害性行为，现在看来，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它了，如果吸入一点点，不仅无害，还能用于治疗抑郁症以及术后镇痛等方面，但他们吸得太多了，就造成了这个结果。”尤琦不紧不慢的接着范小雨的话说，我心说要知道或死或伤的这 9 个人可都是她团队里的人，可现在看么看都好像这些人的生死跟她完全没有关系呢？这一段话说下来没有一丁点的感情色彩，虽然因为都戴着毒气面具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看到她那双眼睛，再结合她说这段话时的因为面具阻碍而在冰冷中显得有些低沉的语气，那种冷冰冰的感觉让人不寒而栗。

（未完待续）

95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7 13:12

找来找去始终没有发现中毒源头在哪里，不过当走到一片不知名的矮灌木旁边，我不经意间看见了这颗矮灌木上一些被折断枝叶的新鲜痕迹，便说：

“你们看，这上面的果子看断口应该是在不久前被摘掉

的，会不是他们摘的？”

其他人闻言也去看，范小雨对植物相当了解，她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后说：

“这是‘蛇泡’，也叫‘蛇莓’，是神农架地区很常见的一种可使用野果，外围有人区的地方经常有人采集作为水果食用，是完全无毒无害的，一般能生长这种东西地方都是适宜人类居住，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不过.....不过这些‘蛇泡’怎么长的这么大？比我平时见的大了好多倍，而且颜色这么深，看样子除了那些新摘的以外，这里其它的‘蛇泡’都是生长很久没人触碰过的样子，这应该是‘蛇泡’经过长时间发育，熟透了的样子，还真是比较少见。

可按理说也不对啊，这里虽然是无人区，没人摘有可能，但总得有野生动物吧，神农架灵长类动物非常多，这些野果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长这么大了没有被采集吃掉，有点奇怪。”

“我看正常，没人来也没有动物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附近的确有危险，应该就是导致他们中毒的源头，日久天长，动物也知道这里来不得，所以也就没有外力的采摘了。”我说。

“不用猜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尤琦拿着毒物探测器说道，再看那个小屏幕上，有一个学名左侧的绿灯变成了红色，正在闪闪发光，还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这个颜色变红发出警报声的名词是“裸盖菇素”。

尤琦用戴着隔离手套的手轻轻左右扇动几下，将地面的那层薄雾驱散，随后在这丛矮灌木之下就露出来了一撮一撮的白色小蘑菇，这些蘑菇大多都已经自然腐烂，以各种七歪八斜的姿势摊在地上。

“这是裸盖菇啊，这种蘑菇一般生在墨西哥，在亚洲也有分布，但并不多见，这种蘑菇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国外对它的应用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了，像墨西哥的巫毒等土著宗教，就用裸盖菇晒干后研磨成粉末状给教徒服用，利用其中具有致幻功能的裸盖菇素达到宣传并控制教徒的目的，这种传统起码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只不过他们用的浓度都很低，只能造成轻微幻觉，比如面色潮红，兴奋，多语等，但这个能让探测器亮起红灯，是致死级别的毒物，那只能说明其浓度肯定非常非常的高。”范小雨说。

“这些裸盖菇在这种潮湿不通风的环境下生长迅速，腐烂的也十分迅速，面积大数量多，造早上露水、晨雾最重的时候产生集体腐烂，从而释放出大量裸盖菇素含量极高的致幻气体，然后被深入这里的那9个人吸入后导致严重的伤害性行为，现在看来，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它了，如果吸入一点点，不仅无害，还能用于治疗抑郁症以及术后镇痛等方面，但他们吸得太多了，就造成了这个结果。”尤琦不紧不慢的接着范小雨的话说，我心说要知道或死或伤的这9个人可都

是她团队里的人，可现在看么看都好像这些人的生死跟她完全没有关系呢？这一段话说下来没有一丁点的感情色彩，虽然因为都戴着毒气面具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看到她那双眼睛，再结合她说这段话时的因为面具阻碍而在冰冷中显得有些低沉的语气，那种冷冰冰的感觉让人不寒而栗。

（未完待续）

9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7 13:16

我对这种蘑菇与这种神经毒素的了解并不多，事后在总结此次神农架之旅时我查阅了一下一些相关的资料，其中在找到了一片这样的新闻报道：

《新民晚报》2007 年 08 月 09 日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康炘冬）

“吃“蘑菇”的美丽小姑娘跳楼身亡

——荷兰下月决定是否颁布该致幻产品禁令

2007 年 03 月，清纯美丽的 17 岁法国少女卡罗芙在荷兰买到一种“神奇蘑菇”，吃下后随即跳楼身亡。卡罗芙的父母认为，女儿的死亡与她吃下的那种致幻蘑菇有关。荷兰是否应像其他国家那样，禁止出售致幻蘑菇？这成为几个月来荷兰国内激烈争论的问题，有关方面将在下个月就此做出决定。”

回想起那 9 人自残或互残的症状，与这个小姑娘非常相

似，只是因为他们吸入的总量更多，所以行为更加严重、激进，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两年有余，但每每想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受到了如此伤害，便感到十分难过。

（未完待续）

9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7 13:36

（四）第二日（1）：血腥一夜（上）

言归正传，为了最终确定是否为这些裸盖菇腐烂后释放的致幻气体造成了此次悲剧，尤琦在使用密封袋采集了一些样品之后拿回到之前停车的临时营地，在随队医生及其助手的配合下又对依然被五花大绑的几名幸存者进行了抽血，然后将裸盖菇样品与血液样本进行化验对比，最终提取出两者之中含有的致幻物质完全一致，都为裸盖菇素，彻底盖棺定论之后，队医这才敢对症下药，还好，准备极其充分的药品之中，就有可以中和各类致幻药物的静脉注射剂，之前虽然队医也像范小雨一样，猜测这是由于植物导致的致幻行为，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敢随便用药，因为假设这些人的疯狂行为玩意不是致幻导致的，那么轻易注射这种中和药剂，将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产生非常严重的损伤。

严重的外伤、烫伤等伤情都得到了消毒、消炎与包扎处理，中和药剂发挥药效后，原本还在扭动的几人也渐渐安静了下来，直至恢复了正常，伤痕累累的他们被身边的朋友告

知具体情况后反应各不相同，这里我就不再详述了，总之是比较惨，各种哭喊声都有。

我问尤琦死了的3人怎么处理，她说不能因为这3个人就放弃此次行动，就先把她们放入到了房车自带的冷库中存放，那冷库看样子就像停尸房里储存尸体的“冰抽屉”（停尸房的尸体冷藏室的设计就像一个抽屉，所以被起了一个这样的外号，有兴趣的看官可以查阅一下相关图片，就能比较直观的体会到这个外号的意思了）里，看到这么专业的设计，我甚至开始怀疑尤琦知道会有人死，就是准备用这东西来暂时存放尸体的。

死者放入冷库，行动继续。至于受伤的那6人，伤势都比较严重，肯定是不能再跟着了，就被安排在了房车上，因为接下来的路，车辆也无法行驶，必须依靠徒步行进，所以这个临时营地在整个任务结束之前不会搬地方，而队医与助手则继续跟队行进，留下来的房车司机与大厨负责帮助照顾伤员，安排妥当之后，我们一行人打点行装开始上路。我开始还纳闷怎么不见那11辆小车的司机，等反应过来才在心里骂了自己两句“太傻”，那些小车就是搭乘在上面的队员自己开的，没有专职的司机，只有房车属于特殊车型，才专门配备了一名司机。

“队医与助手我们都带走了，这里怎么办？这里有6名重伤员，司机和厨师没有受过系统的医疗培训，万一伤情有

所恶化，我怕他俩应付不过来，我看怎么着也得把助手留下吧，要不然不太合适。”季成云看了尤琦对人员新的安排后走上前去说道。

“司机和厨师以及我带来的这些所有团队成员，在来之前都已经培训过野外医疗救助了，而且还拿到了初级专业资格证，应对眼下的情况，他们所掌握的相关技能与知识已经绰绰有余，另外，这 6 个人的伤情虽然不轻，但也还具有一定的自理能力，车队留下的物资里，医疗物资非常充足，只要他们不作死，就足以克服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

而相比之下，我们这些继续前进的人，才更需要队医与他的助手的帮助。”尤琦回复说，她的回复口气又冷又硬，按年级来说，她叫他一声叔叔不为过，但显然尤琦没打算用这种比较亲切的称呼和语气，再加上自己的提议被“断然”拒绝了，所以季成云有些不爽，但又无话可说，最后只能在原地顿了片刻后，说了句“好吧”，就转身离开了。

去掉 9 名减员，再去掉一名房车司机、一名大厨，40 名成员减掉 11 人，第二天的行程，整个队伍缩小到 29 人的规模，不过看着依然浩浩荡荡，我之前还在那纳闷儿，尤琦准备了这么多装备，前面可以用车辆运送携带，现在要徒步前进，这么多东西难道要人抬肩扛？那太不现实了，如果不带的话，那深入丛林之后假设有所需要，再回来取？那根本来不及啊，如此一来，这与不带又有什么区别？在出发前我带

着这样的疑问想看看她在这事上是怎么想的，结果事实证明，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懂，她居然让李龙沛从 11 辆小车的其中 5 辆中挨个拿出一台处于折叠状态的“机器大狗”，这东西是什么，看官们可以去某著名搜索引擎上去搜索一下，现在该类产品是复杂地形上无人运输工具的新宠，其发展水平上以我国与美国最为先进，设计初衷是为了给山地部队提供一种可靠的、节省人力的运输平台，在车辆无法行驶的地方就用该类平台执行分担、携带相对大重量的物资跟随或运输任务，填补车辆运输的空白并取代骡马等牲口的畜力运输。

起码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该类产品有民用的，换句话说，她这 5 只机器大狗估计跟之前的那个手持式毒物探测器以及连体式防护服、防毒面具是一样的，都是军用级的产品，而且还是高级军用产品。

把所需物资一件一件全部摞列在机器大狗身上后，设定好跟随程序，队伍走在前面，这五条大狗就不紧不慢的跟在后面，人快它们也快，人慢它们也慢，还可以通过语音控制，你喊停，它就会自动停下，喊走，它们又会自动跟进，智能水品相当高，再加上它们负重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前后左右的轻轻摇晃着，仿佛有生命一样。

（未完待续）

9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7 14:01

神农架的动物与植被种类异常丰富，特别是珍稀动物极多，其中除了那些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生物外，还有一些已经确认存在但现代生物学无法解释的存在，最有名的就是“白化动物”，包括野生白化猴、野生白化毛冠鹿、野生白化乌鸦、野生白化喜鹊、野生白化熊等，其中以野生白化熊最为著名，从外形来看该类熊与常见的亚洲黑熊基本一致，但毛色非常浅，略深者为淡褐色，浅者则完全为纯白色，与世人所熟知的白色熊类北极熊完全不同，有学者认为这是亚洲黑熊的一种近亲，有学者则认为这是亚洲黑熊受到了当地某种特殊条件的影响造成了毛发白化，是一种病态体征，就像人类的白化病一样，也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一种独立的新型熊类物种，不管怎么说，神农架野生白化熊至今为止在相关的学术界尚无权威定论。

它主要生活在神农架海拔1500米及以上的区域，数量稀少，非常珍贵。

在路上，我们“撞了大运”就碰到了这么一只，这头白化熊正在食用植物上结出的大个儿果实，范小雨看到如此稀有的动物就近在眼前，显得非常兴奋，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单反相机连拍数张之后，用小女生高兴时特有的声音说：

“太好了太好了！有了这几张照片，我这一趟就没算白来！”

“省着点相机空间，未来几天，有的是让你想拍的东西，

这些白化动物根本算不得什么。”尤琦头也不转的接话道。

这两个人从队伍组建以来除了在几个小时前寻找毒源时隔着防毒面具交谈过几句以外就几乎没有对话，看得出来可能是因为同性相斥的原因，漂亮女人彼此之间都有戒备感，再加上尤琦这人说话从一开始就一直冷冰冰的，更给人一种带有敌意的感觉，范小雨听后略显不悦，回道：

“神农架白化动物可是这里的未解之谜之一，在生物学上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你怎么能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呢？除非真的碰见野人，要不然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吸引我的了。”

“你要清楚，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已经几乎没有人烟来过，再有一天的行程，我们就将真正的进入从未有人类踏足过的区域，与那里面的物种相比，白化熊一类的东西，真的不算什么，甚至是不值一提。”尤琦说。

“既然是人类从未踏足过的地方，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范小雨杏眼圆翻，回道。

我一看这俩人是想抬杠，赶紧插言说：

“哎哎哎，在如此好的景致映衬下拌嘴岂不大煞风景？你们俩看看那头白熊，看样子是吃饱了，正高兴呢。”

我指着白熊说完，身旁的好多男女也纷纷去看，果然，那头白熊正在肚皮朝天手舞足蹈的打滚，那圆滚滚的样子非常惹人爱，不少女队员都发出了“哎呀，好萌啊”之类的感

慨，并看着它滑稽的动作笑作一团。

前面没说，但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遇到这只白化熊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下午 16 点左右，太阳已经西斜，相对于早上处理完中毒致幻事件再出发之后，我们这一帮人已经走出来了 6 个多小时，因为这件事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为了赶进度，午饭几乎是一边走一边在路上吃完的，这一路走了几个小时基本没停，王虎、张楠锋是看不出一丝的疲惫，而李龙沛别看块头巨大，却也不赖，按理说像他这种身材是不适合这种长距离有氧消耗的，就好像大力士不擅长跑马拉松一样，可他这一路走来始终速度不减，而且那张只有两道淡淡半截眉毛还算是点毛的光秃秃大脑袋与大脸上连点汗珠都没有，这让我感到挺意外的，季成云常年在外，体能上也没有问题，最让我惊讶的是尤琦，这女人的体质简直出奇的好，我略感疲乏的情况下看她依然神采奕奕，明显比呼吸有些粗重的范小雨强得多，还有乌兰百克，她依然提留着那个大铁笼子，我看着都踢她感觉累，她却完全不受影响，毫无所谓。至于其他人，那全都累的够呛，所以赶在碰上白化熊的当口，不管有没有兴趣看的，全都停了下来，因为好歹算是找到一个休息的借口。

“都别停，再往前走 3 公里左右，我们就可以安营了，然后过夜，但这里不是能注脚的地方，都快点走!”尤琦说，口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

（未完待续）

95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00:23

楼主又来更图了，虽然晚了点，理论上已经过了一天了，话不多说，先上两张神农架白化熊的图，其中图 1 位白化较为彻底的一头，图 2 为颜色相对深的一头，也就是我在文中提到的“褐色略深者”。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496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4962.jpg{EIMAGE}

9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00:25

这两张则是通过致幻成分造成 9 人重大伤亡的罪魁祸首裸盖菇的真身模样：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01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014.png{EIMAGE}

9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00:30

裸盖菇的英文全称为“psilocybe”，美洲地区，特别是

五毒教盛行的中美及北美洲地区，讲裸盖菇称为“神圣的蘑菇”或“幻觉蘑菇”，下面两张截图是当年对裸盖菇致幻源头，既裸盖菇素（英文全称为“psilocybin”）造成伤亡的具体报道的完整资料（我在文中所提到的只是报道部分，后面的解读部分没有写上去，在这里也算是做一个补充）：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14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148.png{EIMAGE}

9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00:3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9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01:46

不好意思，楼主又两组图忘了发了，趁着晚上有点空闲，先补上第一组：

图 1、2 位我军目前公开的机器大狗型号，尤琦所使用的与这个在外形与整体设计上基本一致，都是将载荷物资固定放置于机械大狗的背部与事先安装好在两边的储物架，只不过尤琦的这 5 只尺寸更大，承重能力与速度都更强。

虽然它肯定比不上我军实际最先进的机械大狗，但作为

一股民间资本力量，能弄到这种水平的四足机器人（注：机械大狗是一种昵称，严格来说，它属于“四足机器人”中的一种），已经是极不简单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89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898.jpg{EIMAGE}

9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01:54

第二组：

这是范小雨在检查毒源时提到过的“蛇泡”，它的英文学名为：“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还有很多别名：蛇泡、蛇泡草、龙吐珠、三爪风、鼻血果果、珠爪、蛇果、鸡冠果、野草莓、蛇蔗、地莓、蚕莓、三点红、狮子尾、疔疮药、蛇蛋果、地锦、三匹风、蛇泡草、三皮风、三爪龙、老蛇泡、蛇蓉草、三脚虎、蛇皮藤、蛇八瓣、龙衔珠、小草莓、地杨梅、蛇不见、金蝉草、三叶蔗、老蛇刺占、老蛇蔂、龙球草、蛇葡萄、蛇果藤、蛇枕头、蛇含草、蛇盘草、哈哈果、麻蛇果、九龙草、三匹草、蛇婆、蛇龟草、落地杨梅、红顶果、血疔草、野草莓。

只是相比图 1、2、3、4 中鲜红色的小“蛇泡”，我们 6 人在毒源处发现的“蛇泡”发育的十分异常，不仅比 4 张图

中的要大数倍不止（最大的都接近山鸡蛋大小了），而且还不止于红色，很多都已经变成了紫色甚至是接近黑色。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94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94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94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45950.jpg{EIMAGE}

9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01:55

好了，这回是彻底吧这次的图更完了。

（未完待续）

9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12:16

楼主又来告假了，今天有任务估计更新会晚一些，不过肯定会更新的，诸君见谅。

10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20:54

楼主回来了，准备更贴，让各位看官就等了。

10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21:13

“队长，你看这白熊吃东西的那个地方不就有一大片空地吗？在这里扎营不行吗？3 公里也不算远，今天大家都被那事儿吓的不轻，又走的实在是累了，能不能先休息休息，等养足了精神，3 公里一使劲儿就过去了。”队伍之中一个看似地位较高的男队员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对尤琦说。

作为投资方，自然是说话的权力最大，所以尤琦“当之无愧”的就成为了这次探险科考行动的总队长，负责整个队伍在行动期间的一切计划安排，我开始对她的个人能力能否胜任这个职务而感到怀疑，现在来看，能力她是有的，只是太过于冷血，可能在很有钱人的世界里，最不值钱的就是感情吧。

“不行，这片地是‘有主儿’的，我们在这里呆的久了，那‘主人’是会来找麻烦的!”尤琦斩钉截铁的说。

我听这话感觉有点别扭，什么叫“有主儿”？这个会来找麻烦的‘主人’又是谁？难道她指的是那头大白熊？季成云可能与我想的差不多，便接话说：

“那头白化熊没什么，神农架的白化动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温顺，这种白化熊几乎不食肉，只以各种浆果、树叶、鲜嫩的植物根茎为食，用老话说，它是一种‘善兽’，以我的经验看，这片地的确适合我们扎营，现在这种地形再往前走 3 公里，恐怕要进入山坳之中，到那地方再要找这么

合适的地方恐怕就没有了。”

“是啊，神农架白化动物这么多，还从没听说过有伤人的记录。”范小雨也跟着说。

“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是队长，要在这里过夜会面临什么后果你们知道吗？都快走！”尤琦对两人话非常不耐烦，随后用一种几乎是微怒的语气说道，而季成云的年纪再大上几岁都可以当她爹了，在他眼里，这已经是第二次被这么一个不到30岁的小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给“呛”了，而且这一次不仅是“呛”，更是被训斥了一顿，感觉脸上实在是过不去，随即就想发作，结果一阵男女的嬉笑声“赶在前面”从不远处传来将他要发作的情绪给打断了，闻声去看，发现竟然有3名队员，分别是一男两女跑到白化熊的身边像抚摸狗市宠物犬一样跟这头大白熊玩儿在了一起，虽然白化熊性情温顺，但这样弄也未免十分危险，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心说看尤琦本人能耐的都快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了，带的装备也全都是顶尖水平，但找的这帮队员都是些什么人啊？别说是纪律意识单薄，就连最起码的科考常识也没有，想到这里不禁为自己当初给季成云说他们都是感到一阵后悔。

“都给我回来！”听口气，尤琦这次是真的发怒了，她玉手一抬，指着三人大喝一声，三人被吓了一跳，随后顿了一下，只好悻悻的往回走，前面一男一女走的挺快，转眼就

回到了人群之中，最后面的那个女队员走在几乎要达到膝盖高度的杂草种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一个面朝下就趴在了地上，触地的一瞬间，传来“砰”的一声闷响，仅听声音就知道摔了个结结实实，接着赶紧有人去把她扶起来，女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被尤琦这个“冰山女魔”训斥一顿后又摔了一跤，顿感十分委屈，就抬手挡住眼睛“呜呜”的哭了起来，旁人自然是一顿好言相劝，再检查一下她摔的那一下有没有受伤，还好，除了衣服弄脏了一点之外，就是右手手掌在撑地的时候被一块比较尖锐的碎石给割伤了，割出了一道几厘米长的口子，不算深，不过也流了不少血，简单的消毒包扎一下也就没问题了，排除这些，基本没有再有什么严重损伤。

尤琦看着队医给这名女队员处理伤口的全程都冷冰冰的，没有表示出一点关心的意思。

经过这一番折腾，又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还多，不过不是因为上面这句话就能说这么长时间，而是我言简意赅的挑选了众人对话中的重点，实际上在当时还说了很多，仅仅是季成云与范小雨两人和尤琦在这期间又断断续续的吵吵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实放开范小雨的小女生心理活动不谈，就说季成云，他这么大的火也情有可原，除了年纪大被训斥吃一顿感觉没面子以外，更是感觉自己与范小雨作为“中国探险协会”的代表，受到了尤琦的蔑视和侮辱，季成云心想

这次行动虽然你是投资然，你财大气粗，但怎么说你的官方探险名头是从探险协会要下来的，没有探险协会你也不会走的这么顺当，这才第二天就说话这么呛，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到时候还不被的我们给“吃了”？这也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

当然，季成云的这段心里独白是我自己猜的，不过我自信以我察言观色能力，这段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大差不差的。

换句话说，当时的时间已经是下午 17 点 30 分往后了，虽然季节是初夏，天黑的已经比冬天晚的多，但毕竟不是盛夏，17 点 30 分左右的时间已经让天空擦黑，而恰在此时，天空中打过一个闷雷，一大片乌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由西向东就扑了过来，乌云十分厚重，移动的也非常快，它的到来迅速将原本就所剩无几的阳光遮了个严严实实，原本还有一丝夕阳余晖的天空迅速暗了下来，暗的程度仅能让面对面站着的人看到对方的轮廓，随后天空之中就开始向下滴落豆大的雨滴。

一场大雨，要来了。

（未完待续）

10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21:26

神农架腹地的天气非常善变，遇到这种情况也在常识与

意料之内，但来势汹汹的乌云，与突然变暗的天空，总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而且我们还被这雨淋的有点猝不及防，一时间都纷纷在把雨衣拿出来披在身上，而那头大白熊倒是毫不在意，毕竟这里是它的家，风吹还是雨淋，对于它来说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依然泰然自若的在那里与自己玩耍，乐在其中。

不过相比天气突变带来的不安，更让我们不安的情况随后而至——在四面八方的树林里，一阵接一阵快速而激烈的树枝抖动声传来，即使四周光线很暗，但仔细观察还能看到远处一些树冠在大幅度的左右摆动，除了这些，森林深处还传来了一声声尖锐的啸叫声，以我的知识储备，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动物发出的，但总感觉是什么不速之客（这话其实说的有点讽刺，相对于神农架无人区，我们这一群文明世界的人贸然闯进来，才是真正的不速之客），因为我对这些是何方神圣心里没底，就问范小雨：

“小雨，你能听出这是什么动物吗？”

“应该是某种灵长类，只听声音我也分辨不出，怎么了？”范小雨说。

范小雨刚说完，又是一阵啸叫声传来，而且听声音，比刚才距离我们又近了一大截儿，更加奇怪的是，随着啸叫声的越来越近，刚才还怡然自得的大白熊突然变得躁动不安起来，显得十分恐惧，然后一个翻身从地上爬了起来，转身撒

腿就跑，圆滚滚的白色身影一眨眼就消失在了不远处的密林之中。

“怎么了？！都是你们这帮白痴干的好事！特别是你！现在都赶快跑！不想死就给我拿出你们最快的速度来！”尤琦用更加严厉的声音呵斥道，在说的同时还用手指了一下那个刚才从大白熊身边返回时摔倒划破手掌的女队员，她说这话时侧脸对我，但即使是这样我都能感受到她那满脸的肃杀之气。

“你先别发火儿，先说清楚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一脸懵逼的发问，但问完之后又感觉自己这句话实在是多余了，尤琦也没搭理我，而是大踏步的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接着喊道：

“所有手里有‘家伙’的全都拿出来，做好战斗准备，现在我们得抓紧时间逃命，如果逃不过了，就得拼命！”喊完她第一个纵身跑了出去，她的贴身保镖李龙沛，还有乌兰百克一前一后紧随而去，其余人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听到“逃命”与“拼命”这两个词后也大概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哗啦啦”的开始跟着跑。

而在随后到来的这一夜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不得老年痴呆，那就一定不会忘记。

在这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深处，脚下崎岖不平，完全没有任何道路可言，之前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我们以走的方式

仍然感到十分费力，现在这种视线模糊的情况下还要撒开双腿使劲跑，那难度可想而知，跑了不多会儿，身边就不时传来有人摔倒的声音，男性队员还好，女性队员就遭了罪了，再加上紧张与惊恐的情绪影响，让她们更迈不开腿，范小雨平时体能还算可以，但在眼下这种情况上那是完全不够用的，看她一脚踩空摔倒在地我只好停下脚步搀她起来拽着她一起跑。

跑着跑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不由的大骂自己真傻，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在临行前，我见尤琦在让李龙沛给机器大狗装物资装备的时候，里面有夜视仪，这种夜视仪是双目设计，虽然比不上现在军用的四目设计，但也要比一般的民用胜强万倍，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军用产品，只是与最新的军用产品相比是上一代的而已，而我看过了这里的地形，感觉晚上走路没有充足的照明非摔跟头不可，就把自己的那一套取了下来带在身上，其他人有的像我一样也带在身上，有的则嫌沉，就放在了机器大狗身上，没带身上的人都是怀着一种晚上宿营用不着走路，白天就更用不着，这么大的玩意塞在背包里还是个累赘的想法，但现在事出突然，等用得着了却也拿不到了，不过虽然有一部分人没带，可毕竟还有带了的，我就一边跑一边喊：

“身上有夜视仪的都带上!”

这一句话提醒了好多人，我以为尤琦也是跑的太急忘了，

结果等我带上夜视仪往前一看的时候却发现她早就戴上了，还他娘的是四目的最新型夜视仪！当时我那个气啊，心说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把她身后的这群队员当自己人看？

（未完待续）

10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21:47

顾不了这么许多，等一通手忙脚乱将夜视仪戴上之后一切就好的多了，双目的设计虽然视野比四目的狭小一些，但毕竟也是四代产品，具有全彩成像功能，换句话说，即便天黑，戴上它看四周也跟白天一样，各种物体都是彩色的，都是原本的颜色，完全不是老式夜视仪中那种一片绿油油的成像质量可以比的。

因为有了夜视仪的帮助，这让我得以看清了四周的景物以及发生的一切，扭头的时候就见四个黑影从两旁的树上高速掠了下来，把一个崴脚的女队员当场就摁在了地上，我来不及仔细看，但能看分辨的出那是一种类似狒狒的生物，不过通体纯黑色，女队员被按在地上之后接着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出于本能我想转身去救她，可当看到类似的黑影已经以几十个的规模先后从树丛中飞跃而出的时候，我便在理智与自我保护意识的作用下迅速放弃了这种以卵击石的想法，只能拉着范小雨继续玩命儿的往前跑。

因为要照顾范小雨的速度，所以我自己也不能跑的太快，

而身后那些黑色的身影虽然在平地上跑的不快，但它们四肢灵活，可以借助两旁茂密的树木进行向前荡，这样的行进效率就不是我们凭着两条腿在这种根本没有路的地面上跑步能比得了的了，我这还算跑得快的，那些男男女女中落在我身后的大有人在，就像第一个被黑影扑倒的那名女队员一样，又陆续有起码不下五个人被扑倒，我知道具体的数字并不是我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还有心情去看这些，而是在那名女队员之后，我当时听到的惨叫声又有至少五次，每一次都是一阵让人心脏极度收缩的声嘶力竭。

天上的雨也越下越大，雨水落在布满青苔的石头上让脚下更加打滑，脚下的艰难，眼中剧烈晃动的夜视仪画面，耳中我与范小雨的沉重呼吸声，外加浑身湿乎乎的一片，都让我感觉当时的状态糟透了。

经过一番夺路而逃之后，耳边由远及近开始传来隆隆的水声，眼前也出现了一条小河，在顺着河往上跑，等到了跟前这才发现，我们竟然跑到了一处小瀑布的跟前，这条瀑布虽然规模不大，但垂直落差也在 10 米以上，而且水流十分湍急，两边除了茂密的丛林以外再无其它，想来如果在开阔地上都不是它们的对手，那么贸然进入树林躲避只可能死的更快，因为相比开阔地带，这种不知名的灵长类动物显然更擅长在密林之中攻击目标，而那些发出惨叫的队员我此时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但就那个叫声而言，估计是凶多

吉少。

结合眼前的情况，直白的说——除了转身直面背后穷追猛打的不明生物，我们一行人已经无路可退。

不过略微让我安心的是，这么多人陆陆续续全部集中到这条瀑布之下后，起码这两天来我已经脸熟的人一个没少，季成云双手扶着膝盖快把肺都“跑出来”了，范小雨也在我的身边喘一团，而尤琦虽然身体素质极佳，但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狂奔之后，胸口也是大幅度的一起一伏，只是王虎、张楠锋、李龙沛以及乌兰百克这四个人看那样子几乎没受到此次奔跑的影响，至于其他男女队员，自然无一例外全部累的上气不接下气，我想若不是有隆隆的水声遮掩，我可能就会听见一片此起彼伏的沉重喘息声。

“大龙，小鸟，你们俩顶住，看来狠狠地‘打一架’是免不了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尤琦对李龙沛与乌兰百克喊了一声，大龙说的是李龙沛，这个我知道，那么“小鸟”难道喊的是乌兰百克？为什么这么喊？我一时不得其意（注：当然，这个问题我后来搞清楚了，详细解释后文中会提到的），不过这会儿也不是琢磨这种事的时候，只见这两人，前者被背在背后的那根粗大柱状物甩到了面前，褪掉上面的黑色袋子，从里面拔出一根犹如特大号棒球杆的圆柱形物体来，只不过这东西与棒球杆不同的是它除了最下面的双手握把相对细一些以外，整个棒体就是一个标准的圆柱体，上下一样

粗。

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等他将其伸展开并按动底部的一个按钮后才看明白，这居然是一根满身带着蓝色电火花的超大型电棒！而后者将手里的笼子放在地上，我以为她也要跟李龙沛一样从随身物品，特别是那个笼子里面掏出来一件什么秘密武器来，但她并没有打开笼子，而是放下笼子腾出双手，从背后抽出一把带有异域风情的弯刀来，那弯刀上面布满花纹，好像是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腾，看样子是他们柯尔克孜族的民族产物，就像藏刀是藏族的民族产物之一一样。

“你们两位，也帮一下忙吧!”尤琦接着又对王虎与李楠锋喊了一句，王虎回道：

“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这个不用你说。”

说罢，他俩也开始捣鼓来时就没离过身的箱子，不大会儿就没人从里面抽出来两支黑乎乎的东西，然后就是一阵“嘁哩喀喳”的机械闭合的声音，我打眼一看不禁感觉十分震惊，因为他来从箱子里掏出来的不是别的，竟然是两支QTS-11 式/型单兵综合作战系统！

（未完待续）

10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23:5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图，就给大家看一下尤其

所佩戴的四目全彩夜视仪大概什么样——型号不同所以在细节上肯定有区别，但总体设计就是这个外形，不过当时她没戴头盔，所以是通过一个类似镂空头套的装置将夜视仪固定在头上的，然后打开电源，将四个目镜下翻到双眼部位，就可以使用了，视场大于120度，性能非常强大。

（注：图1与图2、3虽然都是我国的四目夜视仪，但不是一个型号，从外形就能看出来有一定区别，而尤琦当时所使用的更接近图1中的型号，当然了，除了四目夜视仪以外，图1中白色胸牌中所提到的“星云”L70型单兵外骨骼机器人【既机械外骨骼】也是该图的亮点之一，至于机械外骨骼是个什么东西，在本篇实访实记中会有所提及，到时候再给各位看官细说）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9119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9119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891198.jpg{EIMAGE}

103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8 23:5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0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9 11:59

（五）第二日（2）：血腥一夜（下）

这里我又要说点题外话了，这个 QTS-11 式/型单兵作战系统是个什么呢？如果是关心轻武器军迷一定就会知道，这就是当年被误传为 ZH-05 式的“战略步枪”（虽然我军的确有叫 ZH-05 的自动步枪，但与 QTS-11 相比，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该武器系统属于多口径轻武器，除了拥有发射 5.8 毫米机步枪弹的枪管外，上面还设计有一支 20 毫米智能轻型榴弹发射器，该系统在 2017 年时正式对外公开并大批量装备部队，在事发的 2015 年时还处于试验阶段，那时候有两个版本同时小规模试装部队进行测试，还没有最终定型，而王虎与张楠锋手里的这两支从外形上看就略有不同，前者的是带有榴弹发射装置栓动结构，少了一个弹匣，这说明它是非自动榴弹型号，而后者则多了一个弹匣少了一个栓动结构，这说名它是半自动榴弹型号。

至于这套系统的威力，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它们在轻武器当中绝对属于大杀器级别的存在，相比常见的包括国内的 95 式（包括 95-1 式），以及国外诸如美国的 M16A4、M4A1，俄罗斯的 AK-74、AK-12、AK-103 等突击步枪，该武器在交战效率与战斗力上有压倒性的优势，特别是其装备有可控编程榴弹，配合上微型枪载火控系统乃至整个单兵网络中心战

体系，对步兵战的意义可以说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跨度不亚于从非自动与半自动武器跨越到全自动武器，这也是网络论坛上有部分网友将其称作是“战略步枪”的另一个原因（其它原因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戏称，也就是军迷之间的日常玩笑），因为它对轻武器的影响的确已经达到了战略层面。

到了我写这篇回忆的时候（也就是2018年），QTS-11式单兵综合作战系统（以下简称QTS-11）早已定型全面装备部队，回想起当初王虎与张楠锋两人各拿一支不同版本的QTS-11时，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军方派这二位来，应该还有试验一种新型武器不同版本的意思，估计在使用完之后，他俩回去都要写详细的使用评价报告，好提供给部队及相关军工科研单位作为参考以提出改进意见及予以改进。

回到正文，后面的那些黑影因为连续扑倒了至少6人，可能是分散了大量精力去攻击这6人，所以它们追逐我们的速度就放慢了许多，这也给我们做好战斗准备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一直等到上述这四人全都拉开架势之后，第一批黑影才迎头冲了上来，之前因为光顾着跑了没留意去看，现在面对面的我就看了个明明白白：这是一种体形比人类稍小，身高1.3-1.4米,体重估计在35-40公斤左右的灵长类动物，身形佝偻，速度迅捷，通体乌黑，甚至连眼球都是全黑的，没有一点眼白，不论手脚，都有极为锋利的爪，而且嘴巴上下生有犬齿，长而尖锐。

这些黑色犹如鬼魅一般的身影上蹿下跳成群结队而来，第一批追上来的我目测之下就不少于20只，看着四周绝大多数眼神中都带着惊恐的队员，一种大无畏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我顺手摘下了背上的多功能工兵铲，然后迎风一甩，开了锋的铲头“咔”的一声在卡榫的作用下与铲柄固定在了一起，接着我喊道：

“女人都往后面站，男人都给我抄起家伙来，跟它们拼了！”

鬼知道当时我那股热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反正我突然就从一心想着逃命的状态瞬间变成了“杀神附体”，想要与这些东西血战一场，想想当初采访对越作战老兵面对“活体生物兵器”时，我是切身的体会到了他们从紧张害怕到战友惨死在眼前变到杀红了眼的状态，虽然我当时的情况没到那个程度，但在心态上已经十分接近。

（未完待续）

104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9 12:10

不幸之中的万幸——对面那种不知名的可怖灵长类生物成群结队冲过来的时候，我们这边在各种因素促成下的整体士气已经被提起来了，冷静与勇敢压倒了恐惧，起码被寄予最大希望的那四位是这样，或者说也许这样的战斗他们四人以前未曾遭遇过，但就场面来说，还达不到让他们感到恐

惧的程度。

由于王虎与李楠锋使用的是枪械这种可以远距离射击拒敌的热兵器，所以率先开火，两人均用 QTS-11 发射着 5.8 毫米的步枪弹向对面射去，为了节省弹药并控制后坐力，他俩打的十分有节奏，大多数情况下以单发射击为主，最多偶尔来一个 3-5 发的短点射，而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出来了他们是战斗力不俗的精英，因为端着自动武器龇牙咧嘴一通瞎扫的人，除非是在极近距离上的清扫战斗，要不然基本都是要军事素质没军事素质，要心理素质没心理素质的小白和菜鸟，但看着二人，打的是面不改色，而且打了片刻之后我还发现他俩使用的是交替射击的战术，虽然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开火，但第一轮王虎打的速度明显比张楠锋慢很多，换句话说，这一轮中，张楠锋为主射手，王虎为副射手，前者主要输出强大的火力杀伤敌方，后者则是掩护主射手，防止其被包抄，专门打向两边快速靠拢或者是有迂回企图的这种不明灵长类生物，这样一来，等张楠锋一个 30 发的弹匣打空之后，王虎的弹匣里还有至少一半以上的弹药，接着他俩就心照不宣的迅速转换角色，王虎突然加强火力秒变主射手，先掩护张楠锋换弹匣，换完弹匣后开始担任第二轮的副射手，射击模式与第一轮一模一样，只是两人换了一下各自的侧重点。

不论是娴熟的动作还是精准的射击，两人都配合的天衣无缝。

等第二轮临近打完，枪声渐渐的稀疏了下来，因为眼前的形势很明显，这些不明灵长类生物从当下的情况来看是被击退了，刚才还带着几分疯狂的攻势现在已经烟消云散，而扔下的则是最近也距离众人起码30米开外总共不少于50具横七竖八被子弹击毙的尸体，其中第一波冲上来的20多只的尸体几乎倒在了一条横线上，这说明它们是在间隔时间非常短的情况下被二人开枪射杀的，看在眼里，我感慨先进的枪配上屌爆的枪法，所发挥出的战斗力就是不俗。

QTS-11使用的DPB-10式5.8毫米步枪弹，是为95-1式突击步枪及其枪族以及为统一“老95枪族”（既95式突击步枪枪族）弹药（因为“老95”枪族使用的DBP-87式5.8毫米子弹有轻重之分，轻弹主要提供给95式突击步枪、95B式短突击步枪使用，重弹主要提供给95式班用轻机枪、88式狙击步枪使用），其弹头重量标准完全像DBP-87弹中的重弹看齐，并且采用全新工艺与拥有6条膛线的重型枪管，在步枪模式下发射的侵彻力超过了DBP-87弹中的重弹，同时也超过了53式7.62×53毫米中口径全威力机枪弹，所以别看它口径小，但不论是压制能力与侵彻力都非常强大，而且还因为口径小，弹丸长径经过具有针对提高杀伤力的优化，所以进入目标体内后易翻滚，可以造成的空腔体积更大，从而使用杀伤力更强，又所以，对面那种身材比人类小了一圈，平均体重最少轻了30%-50%的不明灵长类生物被它击中，基

本上只要是躯干中弹，都是一枪毙命，被爆头就更不用说了，而少数的3-5发短点射则是为了应对它们在刚才部分时候出现横排数量较为密集为了提高杀伤效率而采用的射击模式。

（未完待续）

104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19 13:03

经过两轮的射击，两人每人平均消耗了一个半30发子弹容量的弹匣，总计约3个弹匣90发子弹，而下面的尸体我粗略的估计了一下，刚才所说的不少于50具是在我目所能及的范围内所看到的，而后面好像还有，假设是60具尸体的话，那么约90发子弹在能见度如此低下的环境里能击毙这么多目标，其杀伤效率绝对堪称顶级，即便带了夜视仪，QTS-11的综合瞄具上也有夜视功能，但这也不能抹杀他们俩堪称“神射”的枪法。

也许大家对神射的要求至少是“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弹无虚发，越90发子弹消灭越60个目标貌似还无法称得上是顶级水平，但是，我在这里举上一组数据，大家就可以直观的对比出二人的枪法有多么强大了——要知道，美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平均每2.5万发子弹才能杀死一个目标，到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则增加到了10万发，再到2007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更是增加到了25万发，虽然这些子弹中绝大多数都用在了压制与盲射上，真正因为精确射击而消

耗的并不多，但这也反应了一个用轻武器歼敌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么简单的问题，带着“主角光环”在激烈交火或者是高密度单向射击（比如前面的这场战斗）达到“枪枪毙命”的场景也只有电影里才存在，而反观王虎与张楠锋，在黑夜之中射击目标体积比人类小得多，速度快得多，灵活的多的这种不明灵长类动物，还能取得如此战绩，不可谓不强悍！作为资深军迷的我，在当时他俩体现出的军事素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不愧是共和国的特战精英！

“这就完了？”季成云还没从刚才的狂奔逃命中把那一口老气缓过来，一边大口大口的喘气一边有些盲目的问着，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想问谁。

“这也不过如此，还没我在四川搞山地集训的时候碰上的狼群难对付。”王虎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幽幽说道。

“哈哈，就知道你又得提这事儿。”张楠锋回了一句，看来这件事他们之间都非常熟悉，或者说是他们俩的共同经历。

现在击退了这些不明灵长类生物，可不远处还再回荡着它们那种灵长类生物特有的，长长短短的呼嚎声。

“那是，又找回当时的感觉了嘛。”王虎说。

“这次可没打狼群那么简单，等着吧，过不了三分钟，它们就会卷土重来，而且攻势会比现在猛烈几十倍，我劝大家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一会儿再打估计就得打近战了。”

尤琦接着王虎的话口吻就像“旁白”一样的说，感觉她的语气比天空中落下的雨滴还要让人身上发凉，范小雨由于跟她不太对付，听她这么说就忍不住想反驳一番，便说：

“那还在这里傻站的干什么啊？还不快跑？等着它们来了杀死我们啊!”这话虽然有抬杠的意思，但也的确是在场很多其他人的疑问，所以范小雨这么一说，大家都看向尤琦，想看看她怎么回答。

“小姑娘你不懂就不要乱发言，眼下四周都是树林，为有这里是个背后有这座小型瀑布是可以作为依托的，对于我们来说相对有利的地形，我们背靠这里与它们殊死一战还有五分胜算，但如果盲目逃进树林只能陷入它们的四面围攻，到时候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十死无生，还是说你认为凭借着你的两条腿，在林地中能跑过它们在树梢上每小时能超过50公里的最快移动速度？

而且你听到林中那些叫声了吗？那是它们在呼唤同伴，也就是寻求支援，所以我刚才才说下一次攻势来临时，它们的数量会比这次多得多，如果我们现在跑，结果就是跟大批正在往这里赶来的那些东西在它们所擅长的地形下碰个正着，然后死无葬身之地。”尤琦这次回答不仅冷冰冰，而且口气中还得有几分的不屑，范小雨被说的一时哑口无言，气了半天也没想出怎么接话，只好嘟着嘴到一边站着去了，众人听罢顿感的确有道理，这种简单的事我倒是早已看出来了，

而我最关心的也不是这个，就问了个我从出了情况再到目前为止，憋在心里好几个小时的一个问题：

“看你从开始跑到现在的话，好像你对这种动物很熟悉啊，咱说点有用的，这是些什么东西？”

（未完待续）

10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0 14:04

昨天忘了更图了，楼主先来把图更完，再更新新文。

10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0 14:26

图 1、2、3、4、5 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 QTS-11 式/型单兵综合作战系统，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图 3，图 3 中枪管上方那个直径比较粗，比较短的黑洞洞发射口就是 QTS-11 的 20 毫米榴弹/霰弹发射管，在枪载火控系统与智能可编程榴弹/霰弹等配套子系统的支持下，这可是可以垫付轻武器作战模式的一件超级“大杀器”，所以网络上将其戏称为“战略步枪”倒也是名副其实。

而图 6 则为当年 QTS-11 竞标时落选的带有榴弹弹匣的半自动榴弹发射器的方案站姿射击时的大致状态。

前 5 张图为王虎使用的带栓拉结构的非自动榴弹型号，也就是后来竞标胜利大批量装备我军的型号，第 6 张图则为当年还在测试时张楠锋使用的半自动榴弹型号，由于该型号

随着竞标失败已经下马，所以找不到实物图，只能用这张当年内部论文（已脱秘）中所使用的模拟图替代一下，大家凑合着看吧。

可能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半自动型号应该比非自动的栓拉型号更先进才对，那么为什么更先进的却竞标失败了呢，这里我简单的讲两句：原因很简单，具体有二，一是半自动型号需要有弹匣及相关结构，整枪的战斗全重高达 5 公斤，比非自动的栓拉型号的 3.7 公斤要重不少，作为要跟随战士左冲右杀的贴身轻武器，这多出来的 1.3 公斤可不是个小数字，这样很不利于战士保存体力，也就会影响的持续战斗力，二是弹匣供弹是将弹药临时装好，但实战中并不能预知会使用什么弹药，所以事先装好的弹药往往会出现不符合使用环境的情况出现，比如有需要破甲榴弹的地方里面却装着杀伤榴弹，需要里霰弹的地方里面却装着可编程榴弹，如果想要更换弹药，就得拆下弹夹抠出弹药从新按照需要进行装填，如此一来，将大大的延长开火时间，很容易造成贻误战机，而非自动的栓拉式结构虽然一次只能装一发弹药，而且还需要手动退出弹壳，但却可以随时根据所需环境调整弹药的类型，非常灵活。

所以通过部队的试用，没有半自动型号活力持续性强、没有它外形炫酷，但更加轻便与弹药转换更加灵活的非自动栓拉式型号便最终取得了竞标的胜利，这也体现出了我军武

器装备发展始终是以“实用为王”的第一原则，毕竟战斗力才是衡量一支军队好坏的第一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其它因素在战斗力面前都要靠边站。

说了不少，估计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的看官得看烦了，不过看在楼主临时手打这么多字的份儿上，不喜欢看我理解，但不要喷楼主就好。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5867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5867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5867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5868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5868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58689.jpg{EIMAGE}

10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0 14:50

图为文中提到过的 DBP-10 式（型）5.8 毫米步枪弹，其中全黄色者为黄铜弹壳，而绿色弹身者为钢制弹壳。图 2 为

DBP-87 式（型）5.8 毫米步枪弹，也就是所说的“轻弹”。图 3 从左至右：53 式 7.62 毫米机枪弹、56 式 7.62 毫米步枪弹、DBP-87 式（型）步枪弹、DVP-88 式（型）机枪弹，其中 DVP-88 也就是所说的“重弹”，主要应用于老 95 枪族中的 95 式班用轻机枪、88 式通用机枪以及 88 式狙击步枪，到了新 95 枪族，也就是 95-1 式枪族时，则使用 DBP-10 统一了弹药，该弹的设计标准与性能超过了 DVP-88 重弹，更远超DBP-87 轻弹,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可以理解为我国把95-1 枪族的弹药整体提升到了机枪弹药的水平，甚至更高，这让我军的突击步枪具备了对抗甚至是压制外军轻机枪的实力，这也比较充分的体现出了我军“火力至上”的武器装备建设原则。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6078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6078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60792.jpg{EIMAGE}

10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0 15:30

“那叫‘挖心猿’，是神农架地区的一种异化猿类，据说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有人用山魈与鬼狒杂交出来的一种品

种，属于人造物种，不是自然界中进化而来的原生物种，原本杂交这个品种的目的是想在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培育出一种可以为人体器官移植提供‘培养缸’的生命体，也就是让这种新物种的器官可以为人类所用，大致的操作就是供养大量活体为人类提供器官，在那个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个信息爆发的时代，总有一些疯狂的想法，类似这样的项目还有很多，但不具备现实基础的疯狂就只能面临着失败，比如这个想法放到现在都很难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同种器官移植要面临严重的排异反应，就更不用说异种移植了，所以计划毫无疑问的失败了。

不过却因为实验的过程而留下了一批试验品，其中这种‘挖心猿’就是典型，按理说，这类失败试验品最终的结果都是被集体‘人道毁灭’的，但可能是当时处理这件事的人员突然动了了恻隐之心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竟然把它们放生了，放生的地点就在你们现在脚下的神农架，经过 20 多年的优胜劣汰，它们不仅没有灭绝，反而逐渐的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有了可观的规模，虽然杂食却以肉食为主，可继承了山魈与鬼狒生性好斗、嗜血的基因，所以起杂食的食谱中以肉食为主，素食为辅，其猎食方式主要依靠集体围攻的战术，偶尔也会有强壮的个体单干，由于它们最喜欢挖出猎物的心脏食用，所以被取名为‘挖心猿’，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就是这样，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从栖息地的角度说，

就在它们的地盘上，而且还是腹地。”尤琦娓娓道来，这一番叙述把精于珍稀动植物研究并是该领域科班出身的范小雨都给说愣住了，虽然我对这个“挖心猿”之前也是闻所未闻，但看样子不像是编的，不过其中她自己也提到了异种器官移植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她所谓的活捉野人并自己重病的弟弟进行骨髓移植的行动动机就更加值得怀疑了。

范小雨听尤琦说的话与自己的专业有关，自然是有诸多疑问，正要开口询问，但听得四周树梢顶部又是一阵激烈的骚动，尤琦轻喝了一声：

“来了!”

果然，她这句话话音还未落下，就见那些被她称作是“挖心猿”的黑色身影以比之前那一拨目测就多了数倍的数量直奔我们而来，而且它们在进攻之中还发出阵阵之前没有过的集体啸叫声，这种啸叫不是刚才那种个体之间的胡乱吼叫，而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甚至是组织性，就好像人类军队在冲锋前的杀声震天一样，霎时间，整个山林一时间都在回荡着这种让人汗毛倒竖的声音，等着距离略近之后，还是王虎与张楠锋两人率先开火，由于只有他俩用的是枪械，攻击距离最远，再加上他俩之前的表现，所以我们都盼着还能像上次一样，在爆发近战之前，就能将对面的挖心猿击退，但是这次事与愿违，挖心猿此次进攻不仅强度大，数量多，而且也不

在是像第一次那样进攻方向单一，而是除了在背后瀑布以外的三个方向上同时合围上来，王张二人的交替射击战术之前面对只有一个主攻方向顺带照顾四周的零星目标时还能应付，但面对三个方向都是主攻方向，都是黑压压一片挖心猿时便明显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毕竟两人的能力再大，也不可能同时顶得住起码数百只这种挖心猿的高速冲击。

“上大家伙!”王虎一边上弹一边对张楠锋喊，张楠锋点了一下头，我不看也猜得出，他俩是终于要动用 QTS-11 上的那 20 毫米榴弹发射器了，只是二人发射的弹药不同，王虎用非自动栓拉设计的 QTS-11 打的是 20 毫米空炸榴弹，而张楠锋用半自动则打的是榴霰弹，这种打法正好弥补了后者射速快而单发威力小，前者单发威力大而射速慢的缺点，张楠锋发射的 20 毫米榴霰弹三发横着打出去，几乎就能覆盖 50 米外 150 度范围内的所有目标，被击中的挖心猿，轻则被爆炸所产生的弹片打成了筛子，重则被打个满头满脸就给击成了碎肉，而王虎发射的 20 毫米空炸榴弹更不用说了，一发在可将威力发挥到最大的最佳高度爆炸，能轻易无死角覆盖 300 平米以上的面积，巨大的爆炸威力甚至都将不远处的矮灌木与一些离群的树木炸的东倒西歪，还有被掀翻的泥土飘出的特有土腥味钻入鼻孔，两人就这么又坚持了好一阵子，脚前的挖心猿已经被炸了个尸横片野，但它们仍不放弃，踏着同伴的尸体继续进攻，此时此刻，正如前面所说，它们

的行为已经脱离野生动物的范畴，而更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最终，质量败在了数量之下，趁着王张二人更换榴弹发射器弹药的空档，终于有一波大约 30 只挖心猿先后冲破了远射防线，一场人猿之间近距离的厮杀，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未完待续）

10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0 15:42

近战之中，李龙沛先下手为强，他的任务主要是保护尤琦的人身安全，所以就在尤琦身边左右拼杀，而他手里那根超大型的电棒也发挥了威力，我虽然不知道这根冒着蓝色电火花的电棒有多大功率，不过当它击中一只凌空飞扑的挖心猿时我算是又长见识了：就听空中“啪!”的传来一声电击响动，再看那只挖心猿当场浑身冒火在瓢泼大雨中就瞬间变成了一个火球，随后落地四肢伸展到了极限化作了一团黢黑黢黑的焦炭，很明显这根巨型电棒的功率不可小觑，但为什么在雨天里使用还如此安全，没有丝毫的导电现象发生，我却一时想不明白，后来想到李龙沛穿着厚重还带着一副很厚的手套，估计是不论是衣服还是手套都是高等绝缘的设计，肯定是在选择着装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这根巨型电棒的使用安全问题。

（注：这里告诉大家两个小常识：一般被火烧死的人尸

体都呈蜷缩状，因为高温会让人体在自我保护意识下尽力减小自身的过火面积，但不可避免的死亡来临时，死前与死后就都是缩成一团的样子，而被电击致死的人，则因为电流作为一种强大的能量瞬间击穿身体时，导致身体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伸展，所以死于电击的尸体都是四肢张开到了极限，人是如此，动物也是如此，挖心猿被李龙沛的巨型电棒电死就呈现出了典型的极限伸展状态）

接下来李龙沛以与他身材不相称的超高频率挥动这根超大型电棒，可以说是“棒无虚打”，几乎就是一棒打死一只挖心猿，而被打中的挖心猿也则没有例外，都想第一只一样，被超强的电流电成了一具焦尸，看着李龙沛在尤琦身前身后打的电光四射，焦尸乱飞，电击肉体而产生的“噼里啪啦”声不绝于耳，因为电击的间隔越来越小，最后竟有种在夏天用电蚊拍打一大群蚊子的感觉，不一会儿的功夫，在他身边就起码被打趴下了不少于 20 只挖心猿。

而尤琦本人也不含糊，这个女人把手里那个在第一波战斗中没用得上，所以没有摘掉外层的黑色外罩导致我看不清楚是什么的装备掀去蒙布，露出来的竟是一支短小精悍，但做工极其考究的转子连发弩，这弩虽然不能像自动武器那样扣住扳机就把待发弹药全部打出去，但却能像半自动武器那样扣动一下扳机就发射一支弩箭，这相对于弩这种冷兵器来说已经极为不易了，传说中的诸葛连弩虽然发射速度比普通

弩快，但实际上是需要拉一下拉柄才能发射一支箭，用现代轻武器的分类来说，属于“非自动武器”，而相比之下，“诸葛连弩”在结构设计上就明显不如尤琦手里的这只先进、精妙了，而且诸葛连弩为了增加射速而牺牲了箭矢的有效射程与穿透力，其有效射程只有区区不到30米，距离稍远甚至不能射穿较厚的冬装，与动辄能射数百步、一箭射穿重甲厚盾的强弩不可同日而语，但尤琦这只连发弩，不仅射速超快（相对于其它弩来说），而且穿透力与杀伤力均十分可观，凡是在企图贴近她，且距离已经小于50米的，只要被她一箭射中，其下场都是被射个前后通透死于当场，除此之外，她的箭法也不赖，不敢说百发百中，也得是十之中七八，所以几十只箭射出去，以她为中心的外围，也倒下了一大圈挖心猿的尸体，至于依靠数量与速度优势冲破弩箭射击的，便由上面所说的李龙沛对付，他那条大电棒，可真真的是不饶人，猿猴也一样。

两人就这么一远一近配合起来，还真就打了个风雨不透，让挖心猿损失惨重却也不能靠近半步。

一开始我还担心李龙沛的电棒挥动速度太快而电到尤琦或者是身边的其他人，但看了一会儿才发现他俩的默契程度不次于王虎与张楠锋，我的担心也明显是多余的。

（未完待续）

109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0 15:56

而我本人，因为事先的位置就与乌兰百克站的比较近，所以很自然的就也配组成了临时搭档，再加上季成云，我们三个形成一个扇面，把范小雨以及数名已经吓得连叫都叫不出来的女队员护在身后，虽然有王张二人的犀利火力，有李龙沛尤琦两人的默契配合，但毕竟这才四个人，他们自保有余，想要把这几十口子人一块都保护了就不太现实了，所以当时那个危急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男人，还得靠自己。

我与季成云的情况差不多，都属于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但身体素质不错，我对自己的力量比较有信心，因为平时在健身房最爱练的就是“经典三大项”(深蹲、硬拉、卧推)，而季成云因为常年在野外科考探险，也锤炼出了一般人比不了的体能，并且应对野生动物的袭击也有自己的一套拌饭，除此之外，我俩拿的武器还“英雄所见略同”，都是工兵铲，只是我不知道他的那柄有没有给铲锋开刃，但通过他用工兵铲铲面拍击目标来看，估计他是没开，而我就不同了，既然开了刃就让它见见血，所以就抡圆了工兵铲当大砍刀用，对准冲上来的挖心猿就猛劈，我劈死的第一只挖心猿是天灵盖中招，因为用力过猛，几乎整个铲刃都劈进了它的身体里，脑袋不仅被劈开了，脖子与身子也被撕裂了好大一块，它的脑容物和鲜血迸溅了我一脸一身，那种温热中带着血腥味的

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有点恶心但更多的却是一种不太合时宜的因为刺激而带来的兴奋！带着脸上的血迹，当时管不了那么许多，踩住它的尸体猛的向后拔出工兵铲继续战斗，季成云那边也频频得手，一铲子就能拍死一只，即便拍不死也拍的七荤八素丧失了战斗力，而且从“叮叮当当”到“咔咔咔咔”的铲面击中乃至击碎颅骨的声音在这时候听着还挺“悦耳”。

战斗间隙，我偷眼看了一下乌兰百克，这位中性的少数民族姑娘果然也不含糊，她正手拿着那把充满柯尔克孜族异域风情的弯刀以割、划、切、挑为主要攻击方式，几乎不用刺击，其攻击的部位更是刀刀不离哽嗓咽喉，企图袭击她的挖心猿，几乎都是被斩断了颈部大动脉而死，由此也足见她刀法精奇与刀锋的锐利。

说到正手拿刀，这里我又要说一句题外话了：曾经我采访过一名国家军/警用格斗术教研中心的专家，此人人到中年，拳脚一般，但极其擅长使用短刀一类的冷兵器格斗，正所谓“拳怕少壮，棍/刀怕老郎”指的就是这种人，因为拳脚主要靠身体素质，而冷兵器格斗则更注重经验与心态，所以往往有些年纪的人在这方面比年轻人更厉害。

他就曾经告诉我，碰见反手拿刀的还可以与对方周旋，一般小混混都喜欢这样用刀（但也不是说反手用刀的人里面就没有高手，只是相对于小混混一类的菜鸟而言非常少而

已)，而正手用刀的人，则十有八九是高手，因为不经过大量的训练，根本无法掌握正手拿刀的技巧，他本人就是正手用刀，是个高手，而乌兰百克也是正手用刀，很明显也是个高手，看来他当年给我说的这几句话的确是所言非虚。

言归正传，战斗不知道又进行了多久，突然我的背后传来一阵那种让人耳膜都要穿孔的尖叫声，我心里一沉，担心是范小雨遭到了袭击，忙转身去看，这才发现的确是有一只挖心猿与范小雨扭打在了一起，这只挖心猿正张牙舞爪的想要咬范小雨的脖子，而她身边的那几个女队员早已吓的瘫倒在地了，有的双手抱头坐在地上的，有的捂住眼睛不敢看的，还有一个就知道尖叫，而刚才那声刺儿的尖叫声还真不是范小雨，而是她发出来。

（未完待续）

109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1 12:02

昨天楼主有事，就没来得及更图，今天补上，首先先说一下关于正手持刀与反手持刀的区别，这个事情可能与大家通常情况下理解的不同，在民间一般将刀刃向上为正手，向下为反手，但我军官方的定义完全相反，为刀刃向下为正手，刀刃向上为反手，而这里楼主以我军的官方定义为准，也就是刀刃向下为正手（虽然在所贴截图中已经有所说明，但说的比较简单，所以楼主在这里就再啰嗦这么几句，各位看官

不要嫌烦哦)，这种持刀方式在没有相当的短兵特别是短刃训练基础的情况下是很难发挥作用的，而且没有经过针对性训练的人也一般不习惯如此持刀，所以但凡敢于这样持刀的人，十有八九都是用刀的高手，不可小觑，反之反手持刀的人里水货就比较多了，这些都在正文的相关内容中提到过，就不再赘述了，好了，话不多说，上图：

（注：当然有一些国外军队对正反手持刀的定义与我国民间一致，也就是与我军相反，不过国外的定义显然不适合作为我国的标准，所以楼主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叙述一下表明有这件事情，在定义方面对国外标准不作考虑，对本文的相关内容也不产生任何影响）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394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395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396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3962.png{EIMAGE}

11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1 13:50

之前有看官问楼主转子连发弩的事情，尤琦使用的那支

我自然是没有照片了，不过其外形与原理可以参见这三张图，该弩使用电机驱动（通过图 3 可以清晰的看到安装该弩身后部的电机），可自动上弦，并在弩机下部设有“弩箭仓”，其作用相当于枪械的弹匣，用于储存代发弹药，不过尤琦的转子连发弩虽然也是电动原理，但要比图中的小巧很多，射速也快得多，图中这个只是一种原理演示，并不是实战品。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83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84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843.png{EIMAGE}

112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1 13:55

关于产生挖心猿的两种物种来源，也就是鬼狒与山魈，这里楼主也贴上几张高清大图给各位看官看看，其中图 1、2、3、4 位鬼狒，图 5、6、7、8 位山魈，通过图片可以看出，不论是鬼狒还是山魈，其口中的犬齿均又尖又长，在撕咬猎物时杀伤力十分巨大，尤其是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挖心猿的体型要比这两者大一些，力量也更强一些，最关键的是，数量也更多，攻击性也更强，所以给当时的探险队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93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94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94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94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95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95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95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6996964.jpg{EIMAGE}

11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1 14:18

不过等我转身看的时候，范小雨与这只挖心猿的交锋已经接近尾声，我突然发现挖心猿的单只战斗力并不强，它在与范小雨这种不算强壮的女性对抗中甚至是力量上处于下风，经过一番短暂而激烈的搏斗，最终被她翻身压倒在地面

上，从刚才的挖心猿压着她变成了她压着挖心猿，然后范小雨高举手中尤琦发的匕首就往下猛扎，其中一下直接扎进了这只挖心猿的右眼眼眶之中，将其击毙，不过在拔出匕首的时候，飞溅出的鲜血也崩了她一脸。

又经过一阵昏天黑地的打斗，直打到天边破晓，一轮红日开始冲破黑暗要冉冉升起的时候，挖心猿的攻势终于停止了，扔下无数同类的尸体，就如同来时的攻势一样，它们又像潮水一般向密林中退去，众人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有一种大难不死后获得新生的感觉，最后太阳完全高挂在天空之上后，所有人摘掉夜视仪，通过自然光这才可以清清楚楚看清各自的样子，大雨下了不到三个小时后就停了，所以之后战斗留下的血迹没有被冲刷掉，在这种情况下这么一看，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几乎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有大片的血污，有的是自己的，而大部分是挖心猿的。

其他队员之中，男性队员损失不大，几乎都只是受伤但不致命，其中被抓伤居多，偶有被咬伤肩膀或者是手臂的，而女队员则比较惨，由于心理素质较低，很多人是吓傻之后以任人宰割的状态被挖心猿围攻的，重伤的、死亡的都有，其实如果她们都能像范小雨一样勇敢，只要不是以寡敌众，其实一对一面对挖心猿时，人类的胜算还是很大的，女性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是男性，这也是男队员损失较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幸亏它们跑了，要是再打一会儿下去，我这把老骨头就得累散架了。”季成云因为奋力拼杀，流出的汗水已经浸透衣服，他一边用空闲的左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一边喘着粗气说。

“它们不是跑了，只是撤退了而已，如果不是后半夜雨过天晴，天亮的比较早，我们这些人，就真的危险了。”尤琦说。

“什么意思？”季成云问。

“挖心猿惧怕强光，所以它们不会在大白天行动，它们捕猎都在夜间或者是光线较弱的情况下进行，其实我们进入它们的领地之后早就被它们给盯上了，只是当时天光大亮它们不敢贸然出动，后来天阴下来光线变弱，再加上她的手摔破之后流出的血腥气息也对挖心猿起到了很强的引诱作用，它们这才展开攻势，我之前要你们加速前进，就是想要在天阴下来之前走出挖心猿的领地，可你们不听，才换来了刚才的一场恶战。”尤琦说的时候用手指了一下一名受伤缠着纱布的女队员，也就是那个去看白化熊往回跑摔倒磕破手掌的女队员。

季成云这次等于又被尤琦给“训斥”了一顿，不过她说的的确有道理，季成云即便心情不爽也说不出什么来，更何况他现在累的喘气都费劲，就更没有精力去跟尤琦吵架了。

（未完待续）

11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1 14:39

（六）第三日（1）：一刻不得“闲”（上）

“我再重申一遍：所有人都尽量不要让自己流血，血腥的味道会引来很多不友好的生物，另外，所有擦拭过血液的绷带与纱布，都不能随意丢弃，全部放进我发的密封袋里!”尤琦说完之前的话，也不再理会季成云，而是高声对众人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放下他俩的对话以及尤琦的“通知”不说，见强敌已退，经过一夜奋战的众人紧绷的那根神经一松，纷纷瘫倒在地，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范小雨，问：

“你没受伤吧？”

“没，就是弄了我一身血，不过回想起来还挺刺激的，这次报告有的写了，怎么说我也打死了一只呢!”范小雨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没有任何恐惧，反而还挺兴奋，我一看她这个反应，心说她真不愧是新一代的野外科考实干派新星，标准的女汉子。

见范小雨没事，我又来找尤琦，她当时正在给弩箭更换箭匣（一种相当于枪械弹匣的储存弹药的装置，那些短小但杀伤力极强的箭，就以双排列的方式存在在这里面），看她两鬓秀发被汗水浸透了，知道她肯定也累得不轻，我用因为用力过度而在微微颤抖的左手倒拿着工兵铲当拐杖撑住地

面艰难坐下后，问她：

“这帮东西怎么突然撤了？因为损失惨重坚持不了了？还是突然‘良心发现’了？听你刚才给老季说是因为它们惧怕强光，这真的假的？我还没听说有灵长类动物有这种缺陷。

其实按照我的判断，我感觉它们应该就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伤亡，主动跑了。”

“挖心猿的个体战斗力不高，但组织纪律性极强，比狼群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的上是动物中的军队，你想依靠大量杀伤它们的同类把它们吓走，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一晚上有 20 个小时的话，它们就会把我们消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尽之后再赶尽杀绝。”尤琦看了我一眼，然后淡淡的说道。

我一听，她前面这段话我也深有体会，这个自不用再多费口舌询问，但她这个“如果一晚上有 20 个小时的话”是什么意思？想了片刻之后我看着洒在她秀面上的晨光，又联想了一下之前的一些细节，便说：

“你的意思还是它们怕光才撤走的，如果夜晚的时间再长一些，我们就会坚持不住，对吧？”

“嗯，它们惧怕强光是有原因的，第一，它们是穴居动物，白天全天都躲在终年不见阳光的洞穴里，只有夜间才出来活动。

它们昨天出现的时候就是在马上天黑时的傍晚，按照正常情况下，它们会在天彻底黑透的20点左右集群出来觅食，但是因为昨天有雷雨，乌云很厚，让天黑的从感觉角度上变的早了好几个小时，再加上一些不小心留下的血腥味，让它们抵不住诱惑就提前出动了。”尤琦说。

“什么是‘不小心留下的血腥味’？我知道你想说那个女队员的血，但这么点血不至于引来这么多的挖心猿吧？”我问。

“挖心猿生性嗜血，喜食心脏，对其它气息并不敏感，但唯独对血液在空气中挥发时产生的气味尤其灵敏，她手摔破了之后流出的血足以把那些躲在暗处的挖心猿给引出来，而那条瀑布实际上是个边界，是挖心猿地盘的边界，如果我们当时不在白化熊那里过多的时间，在天黑之前找到路翻过那个瀑布的话，就不会有昨晚的血战了，这会儿我们可能刚起床，还在洗漱，准备吃早饭。”尤琦说的很平淡，但我听的出，她话里带刺非常有针对性，我被说的一阵沉默，想了半天这才又说：

“那第二个让挖心猿惧怕强光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与它们的基因有关，也是主要原因或者说是先天原因，毕竟穴居只是一种后天的居住环境而已，不是不可改变的因素，而且穴居哺乳动物不少，如此惧怕强光，目前已知的也就它们一种。

我之前说过，人类制造出这种物种的初衷是想为器官移植提供一个‘培养缸’，除了心肝脾胃肾这些常见器官外，还有骨髓、眼角膜等，为了让失明患者在使用它的眼角膜后能获得更好的视力，或者说是恢复的更快，便用技术手段改变了挖心猿的视神经与眼角膜、视网膜结构，让它们对光线的采集效率远高于人类，它们在黑夜中视物的清晰度不次于我们在白昼，但正是因为对光线的采集效率太高，反而在白昼时因为受不了强光的刺激而无法行动，白昼状态下的挖心猿，会出于类似人类遭到强光照射后的‘暴盲’状态。”尤琦说。

“明白了，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挖心猿在白天出来，就像当于一直被一颗‘超大号’的闪光弹‘亮瞎狗眼’？”我说。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尤琦说。

11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1 14:49

“加上你之前的话，看来你对神农架无人区的一草一木，乃至是有什么危险源都非常了解啊。”我借着这个话题，问了一个我这两天来一直想问的一个疑问。

“唉，了解这里的一草一木和所有的危险源这话我不敢说，但如果我作为团队与活动的组织者都像你们一样对这里这么无知的话，那我们连这里都走不到早就全军覆没了。”尤琦轻叹了一口气随后说，而她这话说的可就有点刻薄了，

我自视自己文采口才都还说得过去，比拌嘴还真没碰上过什么对手，但前后有两次问答都被这个女人说的如鲠在喉，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最后我如坐下时一样再艰难的站起来，拍了拍屁股，说了句：

“我去那边看看了。”然后带着被她说的灰头土脸，悻悻离开。

转了几圈，发现整队人中死亡的共有三人，两女一男，都是被围攻时咬断了咽喉，最惨的是个女队员，尸体是在距离我们与挖心猿交战的“主战场”往西 100 多米外找到的，而挖心猿就是从西边而来的，看样子有把她拽回老巢的企图。

这名女队员中等身材比较清瘦，尸体已经面目全非，在她的身下有大片的血迹，断断续续的一只从被我们的方位延伸到找到她尸体的地方，再看她浑身上下都是细小伤口，很明显，她是被多个挖心猿轮番强行拖拽到此的，而在求生欲的作用下她也曾奋力挣扎过，但奈何身体瘦弱，寡不敌众，至于为什么没有把她拽回去，而是只拽了 100 多米远，估计是她反抗激烈，最终被挖心猿就地杀死了。

在她满身伤痕之中，最显眼，也是最致命的一处，就在她的胸腔左侧，也就是心脏所在的位置，通过那里能看见上面有一个直径与饭碗相当的大洞，里面空空如也，心脏已经不翼而飞，而且左边的乳房也已经跟着心脏一起不见了，不用说，这肯定是被挖心猿用尖牙利爪给掏出来吃掉了，因为

失血过多而变成灰白色的尸体上，她死不瞑目，两眼瞪着看向湛蓝的天空，来的时候那么兴奋的人群里肯定有她一个，但她在那是绝不会想到十几个小时过后自己竟会落得如此下场。

我将这边的发现返回告诉众人之后，才知道尤琦早已有了安排，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派李龙沛顺着之前我们跑过的那条路又原路返了回去，一路上专门找有没有落单的幸存者以及队员尸体，我虽然没跟着去，而且从那名女队员被拖走的位置处刚回来不久，李龙沛就也从来时的路上走回来了，这家伙的力量简直大的邪乎，我目测一下一共有五具尸体，三女两男，竟然都被他摞成一摞扛在了肩膀上，就算一个人只有 50 公斤，那么 5 个人最少也得有 250 公斤啊，这么崎岖的地形下扛着这么重的东西走起来却还毫不费力，即便他身材魁梧高大，但拥有这种力量，也绝对称得上是天生神力了，当然，后来我才知道他力量之所以如此骇人，除了他本人本来就力量大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技术因素，这里暂且不表，后文说到了会有详细解释。

除了肩膀上的尸体外，他右手还牵着一个人，这人也是个女性队员，但头发已经散乱，外形可以说的上是蓬头垢面，据了解她是一名跑散了的幸存者，我们问了她一些昨晚的具体经历，这才发现她在亲眼目睹了两个队友被挖心猿挖出心脏惨死于面前的时候就已经被吓疯了，神志处于非常不稳定

的状态，而她本人之所以能幸存，则是因为在黑夜里狂奔，脚下不慎掉进了一个自然形成的树坑里，树坑里都是落叶，一个大活人掉进去一点声音都没有，通过树坑的边沿，可以看见外面发生的事情，由于挖心猿的存在，她又不敢出去，所以就在里面呆了整整一夜，直至被李龙沛找到并带回这里。

5+3=8，这一下就死了 8 人，原本就只剩下 29 人的队伍再次缩小，变成了 21 人，而且还有一个疯了。

不过尤琦好像并不太在乎死了几个人，她命令众人修整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乌兰百克去联系因为逃跑时而跑散了的那五只机器大狗，看她的神情，这五只机器大狗明显要比这 8 条人命来的重要的多的多，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第一次见识到了乌兰百克那个大笼子里到底放了个什么东西，只看她拉开笼子前段的顶盖，然后打了一个声音很特别的呼哨，从里面“唰——”的一下就飞出一个身影来，这个身影随后在半空中一摇，展开双翅飞向高空，好似撒欢一样在空中盘旋了好几圈后这才落了下来，落在了乌兰百克右小臂那个特质的皮套上，而此物不是旁的，竟是一只大鹰！

“我的天呐，这是一只大金雕啊！”范小雨看到此鹰时不禁惊呼道。

大金雕，这三个字像我这种对动物不怎么了解的人也并不陌生，它是一种北半球知名的大型猛禽，翼展可达 2.3 米，体重可达 6.5 公斤，别看体重不大，却能将中小型陆生动物

直接拎到空中，一对大翅膀发起狠来，升力极大，这种鸟类在西藏较为多见，当地所说的“黄羊大雕”指的就是此物，至于为什么叫“黄羊大雕”，正是因为它经常捕食黄羊，可以将几十斤重的小羊羔从地面上直接凌空叼走。

再联系到乌兰百克是柯尔克孜族的情况，我就都明白了，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最擅长训鹰，熬鹰，将野生鹰训练成猎鹰的民族，就是柯尔克孜族，而她始终待在右小臂上的那段皮套，则是给大金雕落脚用的，因为大金雕的双爪太过锋利，如果不加以保护直接落在手臂上，即便是主人也不可避免的被抓伤，至于那上面的细小抓痕，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大金雕无数次在上面起飞降落时留下的。

（未完待续）

11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2 00:58

楼主来更图了，这次不更别的，先来 4 张大金雕的高清大图，一代猛禽之王的雄姿那不是盖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1925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1925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1925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19256.jpg{EIMAGE}

115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2 01:22

这 4 张图则为柯尔克孜族传统训鹰人，其中图 3 可以清楚的看到训鹰人右手供鹰降落与起飞的护臂，就是为了防止鹰的利爪抓伤主人，不过乌兰百克的护臂比这个精致的多，也厚重的多，用料也更好的多。

（注：训鹰人训练的鹰的种类并不一定，除了大金雕以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苍鹰、隼等，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有一个天赋训鹰人【类似西藏的天赋唱诗人，就是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得了一场大病，甚至是遭到了雷击等）后突然获得了某项技能（比如之前从未接触过，却在病好或者是伤好了之后突然可以流利背诵数百万字的叙事唱诗以及与上面提到的内容有关的训鹰技巧)】，驯服了一只东海青作为自己的猎鹰，这个就比较牛逼了，因为东海青的性情非常孤高，极难被驯服，甚至有东海青猎杀高原登山客为食的记录，是猛禽中战斗力爆表的一种存在，不管这个天赋训鹰人驯服东海青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总之东海青的实力是不容置疑的，而乌兰百克的大金雕虽然没有东海青这么具有传奇般名声，但也不是俗物。

在我国，除了柯尔克孜族以外，就是哈萨克族最擅长训

鹰，而且尤其擅长训练大金雕，一只强壮的大金雕甚至可以看护一个数百只规模的羊群不受狼群或者是其它食肉动物的袭击，其战斗力除了东海青以外，没有任何猛禽可以与其相提并论，最关键的是它还没有东海青那么稀少与难以驯服，算得上是传统训鹰人的训鹰种类里，“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种类）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1938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1938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1939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19391.jpg{EIMAGE}

11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2 01:23

好了，这次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16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2 13:23

通过尤琦所说，我得知大金雕的身上装有与机械大狗连同的“北斗”卫星组件，换句话说，大金雕起飞后就相当于

一个信号探测器，可以接受方圆100公里内的相关信号，也就是机械大狗身上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信号，然后再将具体定位反馈到尤琦的手持显示终端上来，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用卫星定位，还得用一只大鸟在空中作为“中介”，她说一来是这附近地磁干扰很强，站在地面直接链接会经常导致信号丢失，大金雕则可以飞到200米以上的高度，避开地磁干扰，这样作为中介点的信号传输段的传输质量有了保证，两头处于地面的信号发射与接收就可以保证准确无忧了，二来则是这只大金雕还肩负着另一个任务，那便是充当“侦察机”，在它的脖子下面有一个高精度广角摄像机，可以快速准确的记录地形地貌以及当下该地区所发生的事情。

怎样把那五只机械大狗找回来的过程就不用细说了，在机械大狗上，尤琦与李龙沛抽出来一共8个小正方体，然后按动了一下其侧面的一个按钮，这些正方体开始迅速膨胀，最后变成了一个个与睡袋大小相当的袋子，不出我之所料，这是尤琦准备的——裹尸袋。

8个袋子放进去8具尸体，然后抽干里面的空气，可以支持尸体在高热高盐环境下7天不腐烂，然后她让李龙沛挖了一个坑，将尸体安放在其中，上面盖上了不少树叶以作遮挡，我看到这里忍不住问她：

“你这是准备先临时放在这里，然后等行动结束后再来把他们带走？”

“那当然，难道接下来的行动要带着8具尸体干？还是说你想背着这8具尸体？如果你有这种‘奉献精神’的话，那我不介意把他们交给你带着。”尤琦说。

“我.....好吧，不过你得考虑一下其他人的感受吧，你看看吓疯的那个，他们现在还敢跟你继续走下去吗？”我这回再次被这个漂亮女人呛的时候竟然感觉已经渐渐习惯了，再加上我不是想跟她就这个问题抬杠，所以接着就把正题摆出来问她，这个问题我感觉是很难办的，我倒要看看她想怎么解决，没想到她却轻描淡写的说：

“这个事情我自由安排，用不着你操心。”

但是说完这话不多久，果然与我想的一样，在剩余的这些队员里，开始有人带头不干了，经历了神经毒素入侵导致的惨烈自残，再到奋战一夜被挖心猿袭击的伤亡惨重，心理素质一般的人根本承受不了，所以他们有这个反应也的确有情可原。

在这些人中，带头的是一名男队员，他声嘶力竭的吼着“我不干了”，他这么一喊，就有人响应，一传十十传到所有人，除了我们这几个主要的骨干以外，其他队员几乎全面“倒戈”，男队员就扯着嗓子“咋呼”，女队员就有的蹲在地上哭，有的一边抽泣一边说“我想回家”之类的话，尤琦见状也不着急，还是摆着那张没有表情的“扑克脸”，一个箭步跳到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居高临下俯视这这帮人，那股

不可一世的女王范儿再次扑面而来，她看着众人，挑了挑眉毛，冷冷的如此说：

“我当初找你们来的时候，危险性已经说的清清楚楚，你们把这次行动当野游，做事不守规矩，这才有了这两次的恶果，我在团队纪律里多次强调建立营地后不准擅自行动，你们呢？跑到山里去摘野果，甚至还想‘打野战’，结果怎么样？

昨天白天，我一再命令你们不要在白化熊那里逗留，要在天黑前到达指定地点，谁都不听，最后怎么样？

行了——我没心思在这里教训你们，我现在要再次强调的是：你们都给我好好回忆一下来的时候签的合同里的内容，再考虑要不要继续往下走的问题！”

不得不说，她不仅长得美，那种压倒性的气场比一般的男性都要强很多，我当时甚至都在想，这样一个有钱有势有颜值又有气场的女人，得找一个什么档次的男人才能驾驭的了她？

当然，这是我胡思乱想的题外话，题内话是我听到“合同”二字，就立马联想到估计这些男女队员们与尤琦之间应该有某种经济上的协定，这些人很有可能也是被雇来的，拿了钱就得办事，看尤琦的架势是即便让这些人都死在这里，也不能让他们就地返回而导致白花了这笔钱，唉——果然是漂亮脸蛋儿下的心往往都是狠毒的。

不出所料，这番话前半段没什么作用，毕竟只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再拎出来训斥一遍，这对脸皮厚的人都没什么用，更不用说是对这些已经只想着逃命的男女了，但是，后面那段牵扯到合同的话就非常管用了，好似一剂强心针一样，把这帮哭的哭叫的叫的队员全给镇住了，我虽然不知道合同里写的具体是什么内容，但从他们由之前的愤怒甚至有点癫狂的状态瞬间回归于平静就知道，这内容生效之后估计不论好坏，是有都足以影响他们整个人生乃至命运的分量。

（未完待续）

117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2 13:24

临时有点事，就先更这一点，等楼主忙完了一定接着更。

11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2 19:57

这些人从片刻前的咆哮又集体陷入了沉默，连哭哭啼啼的女队员居然也都止住了悲声，这种巨大的反差更让我感受到了这份合同的“威力”。

尤琦看到此番话效果甚好，便接着添油加醋的补充了一句：

“合同里的内容，往好里说，能让你们每个人都少奋斗至少 20 年，甚至是你奋斗 20 年都无法企及的财富，如果不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你们难道还以为只是陪我到这里来转

一圈就能赚到手的吗？有这样的好事还轮得到你们？！而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们不遵守合同里的协议，把事情给搞砸了，那么往坏里说，即便你们可以活着离开这里，但等待你们的人生也将是万劫不复，懂吗？

最后，送你们一句话：富贵险中求！人上人都这么好当，那这世界早就实现共产主义了！”

唉，我在心里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即便我眼下仍然不清楚到底尤琦在这份合同里给了这帮人什么好处，亦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死死的捏住了他们的命门，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起了另外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事情到了这里，人心基本被尤琦用语言与合同的“左右夹攻”给暂时“稳定”住了，然后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地方休息，要知道我们这帮人打了一晚上，而且还什么东西都没吃，又累又乏又渴又饿，尤琦明亮的眸子里虽然带着一点疲惫的血丝，但从精气神上却看不出她有丝毫的懈怠，基本是在一切打点就绪之后，她便立马带着众人开始继续前进，还好的确像她说的那样路程不算长，之前在遇见白化熊那里就已经还有 3 公里左右的路程，为了躲避挖心猿的追击，又跑出来至少 1 公里多，而剩下 2 公里不到的路程即便非常疲惫也就是一咬牙便走过去了，所以时间不大，终于按照预定路线翻过了这座小瀑布，到了瀑布的上游，按照她的话说，这里已经离开挖心猿的“地盘”，即便到了晚上，那些东西

也不敢再来了，当到达一处平缓地界儿后，本来她还想继续走，走到那个她在地图上规划的休息点再扎营，虽然只有区区几百米，但众人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说什么也要就地休息了，她眼见此景当然不能故技重施再用合同吓唬人，再说了，她的合同吓唬这些队员行，对我、季成云、范小雨以及王虎、张楠锋毫无作用，我们不亏不欠她的，所以也不在乎，我带头要求休息，一来是我也实在是太累了，二来我想杀杀她的威风，别整天呼来喝去整的自己跟武则天似得，我带头，那些队员也来了底气，都纷纷要求休息，季成云、范小雨也是这个意思，王虎与张楠锋虽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从架势上明显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李龙沛与乌兰百克都不说话，只是跟着尤琦的决定走，而尤琦一看如果硬来那就会造成团队分裂，这个损失至少在此时此刻她是承受不了的，所以看她仿佛经历了一阵很激烈的思想斗争过后，这才说：

“就地扎营，不过都提高警惕，这里也不是多么安全。”

我懒得反驳她，心说不安全就不安全吧，妈的被活活累死也不比被什么野兽吃掉强到哪里去。

因为是在大白天，所以众人的即便被尤琦强调了半天，但警惕性依然不知不觉的就放松了下来，我坐在快石头上吃了几根蛋白质棒，又吃了一个鱼子酱罐头，这就准备睡觉，范小雨跑过来塞到我手里一个长方形的东西，我拿着这个东西上下翻看了一下，因为此时状态太差，看的时候基本没什

么耐心，所以我几乎连印在上面的产品名称都没看清，就更别提具体介绍了，如此也就自然没看出来个“子丑寅某”，便问：

“这是什么？”

“压缩饼干啊，野外科考哪有不带这个的，你光吃蛋白质棒可不行，鱼子酱又是高胆固醇食物，这两者都得有碳水化合物的‘运送’，才能达到身体疲劳部位，起到营养补充的作用，你不吃主食只吃这个，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小心消化不良！

还有那个尤大小姐发的高能饮料也少喝为妙，热量跟蛋白质含量那么老高，喝多了对肾脏的压力太大，你年纪轻轻的，可要保护好肾哟！”范小雨摆出一副“我有经验”的表情说，而且还坏坏的一笑，充满了一股“老司机”的味道。

“呃，压缩饼干？现在哪儿还有吃这个的啊？小雨，你怎么说越是90后，怎么还这么老土啊？”我说。

“看了吧，你个堂堂的内参记者见多识广却认不出这是什么，你不会以为这是几十年前的那种761式压缩饼干或者是超市里卖的那种小麦压缩饼干吧？告诉你吧，这可不是一般的压缩饼干，这可是探险协会联合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在军用09式压缩干粮的基础上专门为我国科考人员研制的13式自助充能饼干，遇水不会膨胀，所以不必担心吃多了喝水会撑到，在体力消耗不大的前提下，每50克就

能保证一个80公斤体重的人在24小时内除饮水之外的所有营养需求，我给你这一包有250克，够吃了，不过你可别都吃了啊，吃多了也是不容易消化的。”范小雨一看我不知道，便面带得意的给我介绍了起来。

“250克？哎呦，这个数字倒是不错啊。”我打趣道。

“切，我看你就是个250，还整天自称自己是军迷，连这个都不知道。”范小雨撇了一下嘴，说完就走了，我拿着手里的这份250克的“13式自助充能饼干”，撕开包装掰下来一块放在嘴里试了试，嘿！还真别说，还真挺好吃的，酥酥脆脆，入口之后有股清香的味道，比市面上卖的那种放到嘴里就变成一团渣的，吃一口嘴里“黏成一锅粥”的小麦压缩饼干的确是强太多了。

不过再好吃的压缩饼干也抵不住奋战一夜未睡带来的疲倦感，吃完这一小块之后，我还是按照“原计划”，连钻都懒得钻了，直接找了块相对干净平整的空地把睡袋铺在上面，把遮光眼罩一戴，脑袋再一沾睡袋上的自带枕头，顿感一阵天旋地转，随即也就5秒钟左右，便失去知觉沉沉睡去。

（未完待续）

118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2 20:22

关于扎营的事情，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在睡之前我还打量了一下这个临时营地的整体情况，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

睡了，就是尤琦这种“女铁人”也背靠在一棵树上正在闭目养神，看样子也是非常累了，王虎与张楠锋各自抱着自己的那支 QTS-11 也半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季成云虽然体能不错，但毕竟是中年人了，连紧张带玩儿命，他睡的比我还早，而且躺下不到一眨眼的功夫便已经是鼾声震天，范小雨给了我饼干之后自己把自带的小帐篷支起来，然后躺在里面也睡了，大块头李龙沛坐在尤琦的身边，一边起到保护的职责，一边也在打盹，此时此刻，完全处于清醒状态的人，在这个营地上不存在。

想起尤琦那句“这里也不是多么安全”的那句话，再看看他们的状态，心里闪过一丝不安，可是不安终究敌不过困意，我便回到上面说的那样，躺下之后便瞬间就睡的像个死人一样。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阵刺儿的尖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呼”的一下从睡袋上坐起来，那个动作简直就跟“诈尸”了一样，随后第一眼看到了也同样是刚刚醒来的范小雨，以及还他妈在打呼噜的季成云，我一边揉眼睛一边惊问：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好像谁叫了一声，然后就把我吵醒了。”

我没再回话，本能的扭头来回看，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就见一个女队员捂着嘴巴，面部表情因为惊恐过度都已经有些扭曲了，我心头一凉，知道这他娘的又出事了，

就开始四下寻找到底是什么让她感到恐惧，可把营地看了一圈也没看见有什么东西啊，倒是睡觉的人被她吵醒了一大半，这些人都在一脸茫然的看着她，显然他们跟我一样同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什么事了？”尤琦听见这么刺耳的叫声自然早已反应过来，大踏步走到女队员身边用她那标志性的，没有“人味儿”的口气问道。

那名女队员一脸惊恐，先是不自主的摇头，然后就是双手捂脸，好像有什么很可怕的景象就在她的眼前。

“到底怎么了？！”尤琦有点不耐烦了，其实经过我后来细细的感觉与分析，发现她这人其实并不是多么冷血，只是她很看不起胆怯，所以面对弱者的时候，显得很没有同情心。

当然，这是题外话，言归正传：

而那名女队员还是吓得体似筛糠，不过被尤琦这么一吼，她颤抖着带起手指了指不远处斜对着她的一个睡袋，之前把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的众人这才把目光都挪到了这个睡袋上，我这会儿也站起来了，走到睡袋跟前一看，这睡袋很奇怪，里面明显躺了一个人，但却整个人都钻到了底，换句话说，里面这个人把自己的脸也给蒙上了，尤琦给我们统一配发的这种睡袋为了有冗余量，所以不论身高多少，都是2米的长度，以保证有足够的纵深空间（当然了，像李龙沛这种

身高超过 2 米的巨人，他的睡袋是定制版，总长度高达 3.5 米，内部有效长度也足有 3.3 米，而且也更宽更厚，从任何角度上来说，其尺寸都比别人的大了好几圈），但正常人睡觉一般都把头露出来的，而且即便假设这人有蒙脸睡觉的习惯，可这种睡袋防水防潮，用料非常致密，要把脑袋也塞在里面，那岂不是很憋闷？在毫不通风且闷热的局部环境下，这人是怎么睡着的？我要这样肯定没法正常入睡。

另外，这个睡袋的封口闭合着，但从痕迹与角度上来说，明显是被人从外面而不是睡袋里的人自己从里面关上的，这就说明不论里面发生了什么，在别人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里面的人就已经这个样子了，而且应该是从外面打开睡袋封口时发现的问题，然后出于惊慌，又顺手给盖了回去，从这一点上讲，倒也符合那名发出惊叫的女队员明显受到惊吓的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让那名女队员惊恐不已的事情，全程都发生在睡袋的里面以及睡袋里那个人的身上。

还有就是除非事情发生在外面，然后又有谁把这个人塞回了睡袋里，不过要这么做的话，动静太大，即便营地里的人都睡着了，也不可能不惊动所有人，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比国足进世界杯的几率还低，基本不能将其算进考虑范围之内。

（未完待续）

11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1:41

（七）第三日（2）：一刻不得“闲”（下）

不过问题又来了，如果这人在睡觉，那么肯定就得呼吸，有呼吸这睡袋就得有上下起伏，这睡袋并不厚重，有起伏的话不可能看不出来，可现在怎么一点起伏都没有？难道里面这人死了？还是里面躺的压根儿就不是人？

我脑子里瞬间划过了上述一大堆自说自话的语言及问题后，尤琦一看从这个女队员嘴里一时半会儿是问不出什么有效信息来了，就决定亲自动手，她从自己的背包里抽出一根探路棒（注：就是用于试探可能有危险的不明环境与物质的绝缘棍状装备，一般 1-1.5 米长，可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选择，尤琦手里的这根长度正好介于中间，是 1.2 米的尺寸），然后侧过身子谨慎的将睡袋的封口挑开，李龙沛则虽然没拿大电棒，却拔出了一把开山大刀，这柄刀的样式比较普通，但尺寸看着就像那电视剧中在菜市口砍头的刽子手用的鬼头刀一样，正常人拿着会显得非常巨大，不过在他手里拿着却有一种“袖珍”的感觉。

其他人都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个睡袋，想知道里面到底怎么了，当尤琦用探路棒挑开睡袋封口之后，里面露出的画面的确让我心脏就是一缩，为什么？因为吓得！里面躺了另一名女队员，但非常可怖的是她的双眼位置已经空空如也，只

剩下两个黑洞洞的眼眶和眼窝，里面的眼球不翼而飞，看着一个人脸上有两个大黑窟窿，而且在你知道那是眼睛被某种力量挖走的情况下，这的确是很恐怖的，更何况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做好会是这种情况的心理准备。

尤琦的表情微微一怔，显然也被吓了一跳，不过她还是非常镇定的，眯着眼睛看了片刻后，又扭过头去问刚才尖叫哭泣的女队员：

“是你先发现她这个样子的？”

女队员闭着眼睛不敢去看，只是紧闭着双眼并别过头脑袋去点了点头。

“你是怎么发现她眼睛没了的？”尤琦接着问。

这女队员支支吾吾看样子是想说，不过还没等着说出第一个字来，就见睡袋里的这位那黑洞洞的眼洞里“咻——”的一声飞蹿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因为速度太快我没看清楚，不过可以确定是灰色的，它直奔尤琦的脖子就去，而我当时因为为了防止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事先已经把工兵铲拿了出来并抖开了铲头，做好万一有事可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这下可用上了。与尤琦把精力都放在问那个女队员的事情上不一样，我是把精力主要放在了睡袋里的这具尸体上，所以非常集中的精神让我反应极快，又所以，在看到此物出现之后，我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就抡动了手中的工兵铲，用铲头的背面迎着它就打了出去，瞬间之后便准确的命中在了这个

灰色飞窜而出的东西上，那东西与铲头背面在碰撞之后，发出“铛”的一声脆响，随着声音落下，它被我打到了一边的岩石上。

四周的众人都被这声音一惊，转既纷纷去看，我本人也是一样，低头去瞧被我打掉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只见那是一只类似蜘蛛一样的生物，身体完全伸展开后大概有成年男性巴掌的平均尺寸那么大，在左右两侧各有四条腿，浑身还有一层肉眼可见的白色长毛，一根一根立在那里就好像很多针一样，其身体呈灰色，与周遭的岩石基本一致，它趴在岩石上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而与蜘蛛不同的是，这个生物的后部，有一条尾巴，是一种类似蝎子的尾巴，细长条，可以左右摆动，但与蝎子尾巴卷曲的方向正好想方，蝎子的尾巴向上卷曲，而它的是完全向下。

我之所以能分清楚这个不知名的物种哪儿是头哪儿是尾，并不是看着长的那头像尾巴就先入为主的这么下定论，而是在与尾巴相对的另一头，长着一对细小的螯，在螯的中间还有一个相对于它体形来说，又粗又长的“管子”，直径与快餐店里可乐吸管差不多，看到长得像蜘蛛，又有螯又有这么一个器官，我不由的感觉此物估计身带剧毒，再加上它从一个没了双眼的尸体眼眶中钻出来，那铁定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了，所以等看清楚之后这家伙还在地上扭动，并且后面的那条倒卷曲的尾巴以及两边的八条腿向下一沉，大有蓄

力再次跳起发动攻击的架势，我立马把工兵铲在手中转了个90度，将平缓的铲面变成了锋利的铲锋，随后手起铲落，“咔嚓”一下，便将此物从中间劈成了两半。

（未完待续）

120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1:59

这个生物被劈开之后，被切成两段的尸体在两个断口之中流出两股乳白色的液体来，液体与岩石稍稍接触，便发出“嘶嘶”的声音，而且还升起一股淡黄色的烟雾来，好像产生了某种剧烈的化学反应，岩石被乳白色液体触碰过的位置，竟然发生了表皮碎裂崩落的现象，而与这种乳白色液体顺着岩石留下来又接触到的那一块草皮，上面的野草瞬间变成了灰黑色，随即死亡，我看罢不禁心中大骇，本能的抬起工兵铲，仔细查看与这个生物接触的铲刃有没有沾到这个东西，不用看的太认真，打眼一瞧就能发现刚才劈开此物的铲刃位置，被这种乳白色液体腐蚀除了一些犹如小米粒大小的坑来，密密麻麻的足有十好几个，我拿着工兵铲把这个情况给尤琦说了个明白，最后讲道：

“这工兵铲的钢口虽然比不上制造坦克装甲基甲（既基础装甲，‘基甲’是它的简称，该装甲也就是抛开主装甲、附加装甲、爆炸反应装甲外构成车身与炮塔外层结构的装甲）的特种钢，但那也是能切断钢筋而不留划痕的品质，但就这

种质量居然还能被腐蚀出痕迹来，我滴乖乖，这要弄到身上，还不瞬间就把人化成水了？武侠小说里的‘化尸水’也没这么邪乎啊。”说完这话，我想起了当初采访老山战役参战老兵时在142号阵地上出现的那种被散人称为“肿毒”的“活体生物兵器”，那玩意在自爆后背后溅射出的有毒液体就是腐蚀性极强，不过怎么感觉这个比那个还要更甚一筹呢。

“我说这东西怎么长得跟《异形》里的抱头虫似得，连体液有腐蚀性的特点都一样，好可怕啊。”范小雨说。

“我再问一遍，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她这个样子的？”尤琦没有接我的话，而是听罢之后顿了一下，继续问那名女队员，我当时看她这反应，顿时大为不悦，心说这女人也太高傲了吧？刚才先不说算不算的上是救命之恩，但起码也是帮了个忙啊，连句谢谢都没有，整天摆着张臭脸，我见过有钱有势的人也不少，爱装逼的倒是有不少的，但像她这样如此傲慢又如此刻薄的，她还真是第一个。

“当时.....当时我在睡觉，中间想小便，就爬起来了，但是我看你们都睡了，周围静悄悄的就有点害怕，想拉着她一起，结果发现她把头也盖住了，叫了她几声她没反应，我就掀开看了看，一看就这样了，叫了一声之后，接着你们就都醒了。”那女队员瑟瑟发抖，而且依然是不敢看已经死去那具尸体，还是歪着脑袋避开视线去说。

“大龙，带上防毒面具，你给我打下手。”尤琦说，李

龙沛点头回应，随即去拿防毒面具，我问：

“你想干什么？”

“我得把尸体就地解剖一下，看看她体内到底发生什么了情况。”尤琦头也不回的一边准备一边说。

“你要解刨她的尸体？这有意义吗？”我说。

“当然有意义，刚才那个东西是从她体内爬出来的，你也不是没看见，既然能钻出一只来，估计她体内现在还有其它的同类，现在想进一步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只能解刨了她。”尤琦说，她这么一说我突然感觉有点道理，一时间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赶在说话的这个功夫，李龙沛已经取来了防毒面具，也许是嫌穿全套的防化服太麻烦，也许是她看那种腐蚀性体液不会入侵呼吸系统，所以就只戴了防毒面具，防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弄到脸上。

女人这种存在啊，就是最在乎自己的脸蛋儿了。

这两个人说干就干，李龙沛就像拎小鸡仔一样就掐着这名女队员的脖子，单手把这具尸体从睡袋里像从筷子筒里抽出一根筷子一样轻松的给拽了出来，然后是尤琦操刀，不知道是不是出于真要准备解刨尸体或者是如果遭遇必要的情况需要在做外科手术的目的，她居然还真准备了一整套的外科工具与消毒设备，当然，都是便携式的。

我开始还在想，这活儿她怎么不让随队的队医还有他的助手来干？他俩干这事儿才是“正门正路”啊，除了医科大

学或者是法医一类的专业，其余极少数会有女性会适应得了解刨尸体这种事情，但看她这个熟练的感觉，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干，后来一想，也许是她认为此事有风险，所以不想让应变能力并不强的队医以及他的助手来冒险，如果是出于这个原因的话，她对于团队，也还是有一定的责任感的。

至于怎么消毒，怎么开刀这些琐碎的过程就不必细讲了，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外科医生怎么用手术刀切开人体，但倒是见过法医怎么用各种工具切开尸体，相比之下，尤琦的刀功还真就说的上是专业，“三下五除二”便将这名女队员的整个腹腔全部从头切到尾，随后两人用手各自抓住切口的一头，向着两边一拉，接着让人既震惊又感觉恶心的一幕便随即出现了：在尸体的内部，已经不见任何内脏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刚才那种生物，请注意我的用词，是“一大堆”，说白了意思就是少数也有十多只，除了这些以外，通过我的视角能看见的地方，比如在这具尸体的腹腔壁上，密密麻麻粘满了一种椭圆形的白色物体，看样子像是某种生物产下的卵，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一定得被吓得犯病。

（未完待续）

12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2:16

随后这些东西被外力一惊，纷纷顺着这个口子就往外跳，李龙沛反应的极为迅速，伸手就捏住了第一只，随后另一只

手又捏住了另外一只，接着一用力，“啪啪”两声，将其捏爆，不过奇怪的是虽然爆裂后的腐蚀性液体发出阵阵黄烟，却不见李龙沛带着黑色手套的手有任何损伤。

但尸体内的这东西还在往外跳，我拿着工兵铲就像打苍蝇一样连续打飞了三只，却还是有一只击中了当时正在围观的一名男队员身上，他一脸的惊恐想要将这只生物从身上拍打下去，却根本来不及，因为那只生物在落到他身上的一刹那，就从头部类似吸管一样的器官里吐出一股如刚才从它的同类身体中爆裂出来的那种乳白色液体，随后以电光火石的速度在他的衣服乃至下面的皮肤上融开了一个洞，接着它的身体就顺着这个洞往里钻，不过好在他身边有一人眼疾手快，拽住了还露在外面的尾巴将其一甩，又从融开的伤口里甩了出去。

这个伤口是个椭圆形的，面积足有一个小芒果大小，还好位置是在肩膀上，处理的又非常及时，要不然必有生命危险。

紧急关头，王虎与张楠锋再次出手，他俩前者把刚才包裹尸体的睡袋抄在手中，然后往前一扑一摁，将尸体腹部在解刨时产生的创口死死盖住，让那种东西无法再继续通过这个位置往外钻，而后者则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一卷宽胶带来，把尸体的眼耳口鼻都给缠了好几圈，封了个严严实实，张楠锋说：

“老虎，把尸体翻过来，谁搭把手？把她的肛门也堵住！”

“老虎”这个称谓，那便明显是张楠锋对王虎的一种比较亲切的称呼了，属于非常熟络乃至要好、亲近的人才能这样叫，就像尤琦叫李龙沛“大龙”，叫乌兰百克“小鸟”一样。

话说回来，由于众人谁也没干过这活儿，所以听闻此言都是一脸懵逼，而尤琦却面不改色的说：

“不必，这东西怕石灰，我准备了一些，给尸体撒上就可以了。”

说着就在空中招了招手，一直在人群外围的乌兰百克走了进来，果真就提着一大桶石灰粉，王张二人见状就撒开了手，王虎还把睡袋一起也给揭开了，好让尸体露出来，然后乌兰百克二话不说拧开盖子就往尸体上倾倒这桶石灰，石灰很快就将尸体的正面盖住了，结果那还真是比“化尸水”还管用，凡是与皮肤接触的地方，立马开始消解，因为刚才为了解刨，所以尸体早已被脱了个精光，再撤掉那张睡袋，就什么都不剩了，石灰便把她盖了个满满当当，我心里估摸着也就是5到8秒钟左右吧，这具尸体便像在高温下被融化的巧克力一样，化成了一滩浅灰色的粘稠物，如果不说，便已经完全看不出这刚才还是一具尸体了。

看着尸体已经被消解成了这副模样，尤琦依然用那根

1.2 米长的探路棒在上面左右拨弄了几下，然后淡淡的说：

“行了，都死了。”

“刚才那十几只像蜘蛛一样的东西呢？”我问。

“喏，这个就是。”尤琦用探路棒的棒头挑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粘稠物，然后对我说。

“石灰怎么会跟尸体发生这么强烈的反应？”季成云问。

“不是与尸体噶生反应，是与里面的那东西的体液发生了反应，对了，那东西说的正式一点，应该叫‘跳尾蛛’，虽然名字里有一个‘蛛’字，但它跟蜘蛛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有这个名字，只是因为它的身体结构与蜘蛛有相似之处，另外，这是一种肉食群居动物，繁殖能力非常强，常以大型动物的身体作为孵化所，而它们的食物就是各种大型动物的内脏，刚才我解刨尸体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尸体里面已经全部空了，虽然肌肉与骨骼都还在，但所有脏器都没留下，除了脏器以外，还有大脑以及眼睛也一样，她双眼消失就是这个原因，它的嘴前的那个‘口器’（也就是那个吸管形状的器官，类似的还有雌性蚊子嘴巴前面用于吸血的那根‘针’，生物界中这类器官都被称为‘口器’）可以向外注射腐蚀性液体，能帮助它将猎物的内脏以及大脑等组织全部融化成液体，然后再通过它吸入腹中以作为营养，由于它们在捕猎中可以分泌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导致作用范围附近猎物的肌肉及神经组织坏死，而坏死的

组织丧失了通过神经传递信号的能力，所以被咬中者虽然身上被开了一个大洞，但却完全感觉不到疼痛，直至因为被它钻入体内融化并吸走所有的内脏而死，整个过程都不会有痛苦，或者说是似得不知不觉。

你的伤口，是不是感觉不到疼？”尤琦说到这里突然转脸问那个刚才被这种被称之为跳尾蛛的生物攻击的男队员说，男队员原本一脸痛苦的呲着牙，被尤琦这么一说就本能的去感受了一下，紧接着他就是一副很惊奇的表情，很显然，正像尤琦说的那样，他的肩膀上虽然有一个小芒果大小的伤口，却几乎感觉不到痛楚。

（未完待续）

120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2:27

楼主昨天没更图，主要是与昨天内容相关的好图基本没有，所以今天就补上 4 张柯尔克孜族美女的图作为送给大家的福利吧，以作补偿{SIMAGE}http%3A%2F%2Fbq.tianyaui.com%2Fd%2Fzy.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600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601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601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6017.jpg{EIMAGE}

12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2:29

李龙沛使用的超大号开山刀基本就是这个设计（详见下图），但尺寸上要大出好多倍，其刀身净长度就起码在 1 米以上，加上刀柄，不比尤琦手中 1.2 米长的探路杆短。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615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6145.jpg{EIMAGE}

121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2:48

尤琦手中的探路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她的可以伸缩，装上其它相关配件还可以钓鱼，属于野外生存工具，而现在很多鱼竿厂家设计的鱼竿就是平时在野外当探路杆用（比如图中这个就是根鱼竿+探路杆的多功能杆），用来触及直接用手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地方或者是因素，以尽量保护使用者的安全。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7067004.jpg{EIMAGE}

12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2:57

这是《异形》系列电影中的“抱脸虫”(也可以用范小雨所说的“抱头虫”来称呼，说的都是一个东西)，是一种很恶心的科幻生物，在神农架遭遇的跳尾蛛与它的外形有点像，只不过要小得多，而且颜色也不同，浑身长有白色的硬质绒毛，尾巴卷曲向下，没有那么长，也不会像“抱脸虫”这样盘转弯曲。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745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7454.jpg{EIMAGE}

12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3:10

关于跳尾蛛的外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蜘蛛与蝎子的结合体（通过图 1、2 与图 3、4 进行一下想象会比较具象一些)，但是尾巴与蝎子向空中卷曲的方向完全相反，是向地面卷曲的，并且没有蝎子前面的那一对“钳子”，这么说吧，它应该是“蜘蛛的腿+蝎子的身子及反方向的尾巴+超大号的雌性蚊子的嘴（也就是口器)”。

至于范小雨所说的“抱头虫”(也称作“抱脸虫”) 是个

什么玩意，那是一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科幻生物，比较恶心，详见图 5、6。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784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785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785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7864.jpg{EIMAGE}

12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3:11

不好意思，楼上光说忘了发图 5、6 了，补上：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801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068017.jpg{EIMAGE}

121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3:1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21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3 13:14

擦，又是网络原因.....楼主以为 1213 楼的图没法出去呢，就从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又在 1216 与 1217 楼把相关文字及图片又发了一遍,结果妈的发重了,要看的话,就看 1213 楼的吧，那里说的比较详细，不好意思了各位，这种恶心的图片还发了两次，见谅见谅.....

121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4 14:32

“跳尾蛛一次能分泌的坏死毒素虽然不多，但你受伤的肩头恐怕是保不住了，等回去以后如果你还能活着，就得做切除手术，除非有奇迹发生。现在你能做的就是先赶紧去处理一下伤口，防止感染。”尤琦看那男队员的表情完全是在她的意料之内，所以也没多说别的，而是如此嘱咐道，不过她这话说的实在是太让人毛骨悚然了，一个肩膀坏死了，那基本就宣告了这条手臂的彻底残疾，这个男队员还风华正茂，听到自己回去以后要被切掉一个肩膀，不禁吓得大哭了起来，旁边有人劝他但根本劝不住，现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个人的心理防线都是极其脆弱的，男女谁也不例外，即便心理素质强大的人，也会感到压抑，可尤琦的表现让我实在难以接受，原本对她“冷血”的印象刚刚有所改变，现在却又不得不重新给她戴上了这个“标签”。

“哎！你站住，我有话问你!”季成云突然大喝一声，

他明显是冲尤琦喊的，老季这个人实在的很，但也脾气火爆，看他这一路走来对尤琦的意见早就不是一丁半点了，上次就要发作，但碍于当时的形势只好压住火气，现在终于忍无可忍，这才爆发了出来，尤琦背对着他，听闻此言后口气不变，身子也不转的问道：

“有事吗？”

“一开始我还以为你跟我们一样，对神农架核心无人区都是一无所知，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好像对这里有什么危险都了如指掌，这倒没什么，但为什么每次有危险你都不事先说明？非要等到闹出人命来之后才当‘事后诸葛亮’在这里‘叭叭叭’的讲上一通？你以为这里是大学课堂吗？来时一共 40 个人，你现在数数还剩几个人？死的死伤的伤，这笔比用人命写成的账都得算在你头上，你懂吗？!”季成云本来就生气，再看尤琦连转身都没转，加上第一天致幻气体导致队员自残自杀的那一回，他感觉自己再一次被尤琦用这种方式藐视了，所以便指着尤琦的背影大声吼道，那声音震的周围的山谷都在应着回音，众人全都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季成云发这么大的火不是没有道理，只要不傻的人都看出来了这个问题。

很显然，尤琦这几个人对这里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与了解，但却不给我们说，拿我们当“杠子”(就是傻子的意思)，每次出事之后就淡淡的解释几句便拉倒了，可妈的每次“挨

雷”的都不是她，所以季成云这样一说，我也有点来火，其他人，特别是那些队员，虽然因为那份合同的制约而敢怒不敢言，但也都静静的观察，看看尤琦还有什么话要说。

“哼，我给你们解释你们听吗？这些生物不是我看不起你们，我事先说了你们谁会相信？至于提醒危险，我提醒的次数还少吗？第一天，我不要你们乱走，偏不听，结果呢？第二天，我叫你们不要逗留，还不听，结果呢？这些我前面提过一次了，再说也没什么意思，那就说说今天，我在路上就说要你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说过这里也不是多么安全，要你们继续走你们不走，然后你们躺在这里睡的都跟死猪一样，碰上这种事情了还想怪谁？野外宿营要轮番休息，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必须有人放哨，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这些搞野外工作的人难道不知道吗？！”尤琦这回转过身子来，以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把季成云的质问如数都给“怼”了回去，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之前刚刚扎营的时候，虽然刚开始我看见她、李龙沛还有乌兰百克三人都在休息，但谁也没有铺开睡袋躺下的，都是坐着的，当我醒来的时候，他们三人的位置就有了变化，再听她这么一说，估计这三个人应该是轮番休息的，在休息期间总有一个人是处于清醒状态，而王虎与张楠锋应该也是如此，一人睡一人把风，然后一小时一轮换，这种方式在极度疲劳之下虽然让人很难受，但却最大限度上保证了自身的安全。

而包括我在内，范小雨、季成云以及其他那些所有队员的确都睡得太死了，尤其是季成云，那名女队员都尖叫了半天了他还没醒，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确没什么资格指责尤琦，不过同样是基于此，抛开对尤琦冷血的意见，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超强的自律性，心里盘算一个人有钱有势又有能力又自律，还特么颜值这么高，简直是太可怕了。

（未完待续）

125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4 14:45

“我——那你总得提醒我们一下吧？你还有没有一点最起码的团队精神？”季成云被问了大红脸，憋了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尤琦则淡淡的说：

“对有脑子的人，提醒一遍就够了，对没脑子的人，说一万遍他也记不住。”这话说的明显就有所指，季成云说了个“你”字之后就再也说不出别的来了，最后又跟前几次一样——实在是气不过，找个了石头一坐，自己生闷气去了，而我还有几个疑问，便问她：

“你刚才说那那个什么跳尾蛛能在人体外制造局部坏死，然后分泌酸性溶液打开创口再进入体内对不对？”

“是的，怎么了？”尤琦面无表情的看着我说。

“不怎么，只是我想不明白跳尾蛛既然可以融化人的皮肉然后钻进体内，那么在体内的时候为什么不用这一招出来

呢？只要融开皮肤，那从哪儿都能再钻出来，那么堵住眼耳口鼻还有肛门貌似意义不大啊。”我说。

“要堵住尸体七窍以及肛门的又不是我，不过这样做倒也正确，因为跳尾蛛还有正常昆虫的本性，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趋孔性’，说成白话就是喜欢往有孔的地方钻，有类似天性的节肢类动物还有很多，比如蚰蜒。而跳尾蛛，它们在如果要从体内出来，一般都是找有与外界相通的地方，七窍与肛门也就是首选，而硬钻皮肤不符合它们的天性，所以它们极少这么做。

如果你想问它们有‘趋孔性’为什么钻入人体的时候不从这些地方钻而是直接从皮肤上开洞以及它们为什么怕石灰，那我就一并回答了你：这是它们经过进化而形成的猎食行为，你想想看，如果它们用毒素坏死掉的是你的七窍或者是肛门，你是不是会立即察觉？但坏死掉一块无关痛痒的皮肤则就会大大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像刚才他肩膀被击中属于个例，绝大部分情况下，跳尾蛛都会攻击人的大腿及背部，尤其是在人处于睡眠状态时，这样才最容易得手，人在进入睡眠后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信息素，它们能探测的到，然后就会悄无声息的发动袭击，而对于其它作为它们猎物的大型动物来说，上述规则也完全适用。

至于怕石灰的事情，这与它们的生理结构有关系，看到它们后背上那些白色的绒毛了吗？那些绒毛不是毛，而是中

空的‘管’，是它们用于呼吸的器官，只是这个器官在呼吸时会向外喷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惰性气体，就像人类呼吸会吐出二氧化碳一样，这种气体与它们体内的酸性液体有直接关系，不过这与你的问题关系不大，有关系的是这种惰性气体与石灰接触后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化学反应，只要一丁点就让它们化为乌有，而人的尸体也会被化掉则是因为这么多跳尾蛛在她的体内，这种惰性气体早已充斥在了她的整个腹腔及胸腔里，浓度极高，而她的腹部被我切开的时候这种气体就已经泄露出来了，再被石灰一接触，结果就是你看到的那样了，还有，石灰必须是生石灰，熟石灰无效。

怎么样？我的解释你还满意吗？”尤琦说。

她对我说话的口气一直是冷冰冰的，但经过我的总结才发现这种冷冰冰的态度实际上还是算比较好的，因为最起码不带有任何感情，可她对另外一些人，比如季成云、范小雨以及那一帮队员说话时，总有或多或少的一点蔑视感，但这种蔑视又不是出于一个富家千金对普通人那种常规意义上的看不起，可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绪存在，当时我还没有搞清楚。

换句话说，她与我对话起码是把我摆在平等的地位上，而上述的那些人，她则是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慑于各方面原因，这些人对她还真没脾气，不过范小雨不服气那是真的，这俩女人在这几天一有机会就抬杠，虽然总是后者挑

起“战争”却又从来没占过上风。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我在提到堵住眼耳口鼻及肛门没有意义的时候，尤琦回答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也有点脸红，因为这么做的是王张二人，的确不是她，但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看了这二人一眼，那个眼神很奇怪，让我感觉他们之前就认识，这些疑问在最后被一一解开，但在那会儿，我还是被蒙在鼓里。

（未完待续）

12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4 14:47

“唉，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那么为了团队的安全，这次听你的，下一步你想怎么办？”我说。

“继续前进，你们都想睡个好觉这我当然知道，再坚持坚持，从这里出发，再走不到 2 个小时就能到达一片相对安全的宿营地了，在那里扎营，我们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尤琦说。

（未完待续）

12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4 14:58

（八）第四日（1):“狼虫虎豹”（1）

众人一听她都说是安全的宿营地了，那就走吧，加上之前的睡觉，之后的这些事，这足足又过去了好几个小时，等

我们再次启程的时候，天空又擦黑了，一路无话，团队里到了此时此刻，彻底没有了刚开始那种欢喜雀跃的气氛，每个人都把脸拉的跟驴脸差不多长，或是阴沉或是悲伤，总之是没有高兴的，因为经过这三天可以称得上是腥风血雨的折腾，死伤了这么多人，见了这么多可能下辈子都见不到的惨烈场面，我估计别人不说，就这些男男女女的小年轻们，用尤琦的话说，如果还能活着走出这里，那估计后半生都得对野外探险、科考一类的项目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比如之前被吓哭了的小姑娘，恐怕得被吓的以后连《动物世界》都不敢看了。

不过说到情绪，尤琦、李龙沛、乌兰百克还有王虎、张楠锋这五个人例外，因为他们五个人当时相比出发那会儿就压根儿没有任何改变，一路走下来全都是喜怒不行于色，基本看不出来什么情绪波动，完全是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都在意料之内”的架势。

虽然刚才那一觉睡的并不太平，但众人好歹基本都算是睡了几个小时，又吃了些东西，体能上恢复了不少，所以虽然情绪不佳，士气低落，但支撑接下来这不到 2 个小时的路程还能应付的了，如此中间也没有停顿，亦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最终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

打眼一看，这块被尤琦这种有点“变态”的女强人都称之为“安全”的宿营地的确与之前宿营的位置都与众不同，

这块宿营地不仅地势平坦，而且出奇的干燥，上来之后根本不用生火去烤干被露水弄的潮乎乎的衣服与随身物品，不一会儿自己就干了，而且摸着地面，也有种温热的感觉，并不是其它地方那种空气虽热但地面却阴湿的样子，最神奇的是这种温热让人很舒服，就好像待在一个具有恒温空调的房间里一样，不热也不冷，几乎所有因为气候与环境造成的不适感，在进入这里的那一瞬间，就都消失了，并且在不远处，还有一处山泉，清澈至极的泉水涌流不息，看着就让人有种喝一口的冲动。

不得不说，不论是对于宿营还是进行其它活动，这里都称得上是一块“宝地”，能符合这个女强人安全标准的宿营地点，果然不一般。

不过到底还是因为乏累，现在没谁有兴致去理会这口泉水，都各自找了块舒服的地方躺下了，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经过商议，尤琦与李龙沛、乌兰百克三人负责营地东面的安全，王虎与张楠锋负责北面，两边都用上了技术手段，一种插在地面的激光感应装置，如果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通过激光感应器的覆盖范围，那么就将触发警报，让营地里休息的人知道，为了有预警空间，他们把感应器部署到了距离营地 1 公里以外的地方，其激光以扇形面积覆盖，众多感情器组成 360 度无死角的覆盖区，只要踏入其中就肯定会被发现，从外形来看，两边使用的器材不太一样，尤琦这边是

柱状体，使用时要尖头朝下并插入地面，而王张二人那边使用的是一种圆形物体，使用时可直接放在地上，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

当时我还想为什么上次白天宿营的时候他们不用这个？仔细琢磨一下也对，那次宿营不是晚上又没想过夜，所以就没那个必要，不过也许当时用了这种手段，可能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了，而且看着他们五个人为了营地安全而忙前忙后，突然心生一丝愧疚，这几个人在别人都睡的又香又甜的时候却在轮流值夜，尤琦除了在一些基本行为规范方面以外，也的确对这些人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只是态度差了一点而已，所以归根结底的去想，从奉献与责任的角度说一说，我们这些人还真没什么资格去说他们，尤其是尤琦那三人。

躺在温暖干燥的地面上，困意袭来，在这种情况下一夜的时间过得飞快，包括我在内，绝大多数人都睡了个昏天黑地，直到第二天白天都日晒三竿了才陆续起床。

125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5 12:45

不少人起床后为了精神一下，纷纷跑到泉水跟前洗脸，一洗之下，一名男队员用惊奇的语气说：

“哎！这还是一口温泉啊，水是温热温热的，不冷不烫，温度正好。”

“这里是一口‘医泉’，或者叫‘药泉’也可以，同事

的确也是一处温泉，泉水常年保持在40摄氏度，你们脚下的这片干燥地面之所以如此温热，也是拜它所赐，不过最关键的是这里的泉水中富含有一种极为珍贵且神奇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现在在生物学界还没有明确的定名，有个临时的暂定名叫做‘闪复’或者是‘人体粘合剂’，这两个名字里我个人更倾向于前者，后者的字面意思太直白了。

它的作用十分了得，可以快速修复人或动物的外伤，正如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名字，全意就是‘闪电般的修复’，你们谁身上有外伤的赶快去泉水中泡一泡,长度不超过2厘米，深度超过1厘米的小伤，今夜就能恢复，对重伤也有镇痛作用。

康廉，你肩膀上的伤抓紧机会去处理一下吧，虽然这么一大片的坏死，泉水不能让它再生，但加速已有伤口的愈合还是没问题的，而且会阻止坏死部分的继续腐坏。”尤琦介绍道。

这名叫康廉的人，就是之前被跳尾蛛用能令局部机体迅速坏死的毒素与强酸性溶液击伤肩膀，导致肩头出现一个小芒果大小孔洞形伤口的男队员。

“传说成吉思汗发现过一处泉眼，具有疗伤功效，他胯下的宝马在征战中中了箭伤，躺在泉水中几个小时就完好如初了，后来成吉思汗得了天下，也将其命名为‘药泉’，并对它顶礼膜拜，这里的这处泉眼看上去是挺漂亮的，不过会

有这种一夜之间修复外伤的神奇功效？

你还不如说这是不老泉的好，喝了它能青春永驻，这不更加吸引人吗？

而且我还是那个疑问，上次你也没回答我：这里是从未有人类踏足过的无人区，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别说你做的准备充分，因为即便你之前做的准备再充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吧？”范小雨接上尤琦的话，现在她俩一说话我就感觉别扭，因为言语之间充满了火药味，果不其然，尤琦对于范小雨这种明显带有挑衅意味的问话做出了她一贯的反应：先是斜了范小雨一眼，然后用那种我前面提到过的轻蔑眼神外加口气这样回答回复：

“成吉思汗所封的药泉原理非常简单，因为那口泉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四周常年生有各种药用价值较高的中草药植物，泉水滋润这些植物的生长，而泉水也在多年浸泡植物的过程中受到药力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杀菌、止血功效。

除此之外，在呼伦贝尔盟鄂温克自治旗还有另一种‘药泉’，它则是地下水流出地面形成的，那里的地下水的本质是由地面水渗入地下而成，而在下渗和在地下流动的这个过程中，要经过不同的岩层，水中也就溶解了不同的矿物质，地下水流经的路线不一样，流程长短不一样，碰到的岩石不一样，水中溶解的矿物质就各不相同，当它们经过岩层裂隙涌出地面之后，就成为矿物质成分不同的各种泉水，如果在

这些泉水中含有某种疾病有治疗作用的矿物质，这个泉就是所谓的药泉了，不过讲到底，它的学名应该叫矿泉，市面上所谓的医用矿泉水就是这种水源，这个没什么稀奇的，除了呼伦贝尔，在黑龙江省德都县、云南省腾冲县，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神农架都有，矿泉的种类不同，治疗的疾病不同，治疗的方法也不同，有的用于洗浴，有的可以饮用，另外，在神农架发现的这类矿泉还是‘医饮两用矿泉水’，开发价值更高。

但不论是上面哪一种‘药泉’，都与眼前这口‘药泉’无法相提并论，那些常见的中草药成分以及对人有益的矿物质在医用价值上相比于‘闪复’微生物群来说，说是根本不值一提也并不过分。

至于不老泉，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即便从浪漫主义的角度讲愿意去相信真的有一口可以让人返老还童、青春永驻的泉眼，那么至少迄今为止，也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它，就像亚特兰蒂斯大陆一样，都说有，可谁也没见过。

最后，人没进来过，不代表无人平台没进来过，或者是不代表其它受人类控制的生物没进来过，比如无人机，比如大金雕，等等等等。这里的泉水我们之前用大型旋翼无人机进来取样过不下百次，经过严谨的化验与分析后得出了我刚才所说的研究成果，不瞒你说，现在这种微生物的人造量产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有些事情，所站的高度达不到，即便

学历够高也没有用。”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明显是尤琦在嘲笑范小雨的层次太低，即便是珍稀动植物领域的科班出身，也照样不清楚这些“道道儿”（注：这是一个北方方言的词汇，大致就是具体内容的意思），范小雨这次也学聪明了，不与尤琦争辩她擅长的领域，而是借着季成云上次的话题如此回道：

“哼，对，我是层次不够高，看不见你看见的那些东西，不过呢，看看眼前这些‘残兵败将’吧，都是在你的‘英明领导’下才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

这个事情本来已经说过去了，范小雨再提，也许是认为这是从语言攻势上来说，眼下尤琦身上最大的软肋吧，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猜测。

（未完待续）

12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5 13:00

“看来你不仅蛮横，而且听力也不太好，那我就再说一遍：此次行动的危险性在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任务途中我该提醒的地方也都提醒过了，是我的责任我会承担，不是我的，也休想扣到我的头上。”尤琦甩了甩手，不以为然的说。

“这里谁最蛮横谁心里清楚，大家看的明白！而且你再说一百遍也是死了这么多人！不是死了一个两个，而是至今

就已经死了整整8个人，重伤了起码3个，如果加上前面的那些，那就是死了11个，重伤了9个！你作为领队居然在这里振振有词的推卸责任，你不感到羞耻吗？！

我告诉你，要不是现在不是地方，我就抽你丫的了，看你那个人模狗样的德行我就来气!”范小雨“腾”的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指着尤琦厉声说着，范小雨虽然天生丽质，姿色颇高，且心肠很热，不过心肠热的人通常也心直口快肚子里憋不住话，生气起来有什么就说什么，从这一点来讲，她倒是符合作为一个标准北方姑娘骨子里透着豪气的特点，不过她骨子里有豪气，那尤琦又岂是小家碧玉？这女人什么范儿前文已经将过多次，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所以她当然不会吃范小雨这一套，一听范小雨说要不是在这里就要抽自己，尤琦冷笑一声，抖了抖肩膀，说：

“早就看出来你想‘乍刺’（注：这个词在部队上用的比较多，意思为找茬儿、找麻烦）儿，想打架吗？不用到别出去，这里就挺宽敞，我奉陪到底。”

我一看事情要糟糕，这他娘的要从“文斗”上升到“武斗”的节奏啊！

不过按理说像尤琦这么理性的人能说出这种话，有点让我意外，我事后琢磨了一下她之所以这么决定估计是想杀鸡儆猴，毕竟范小雨跟她犯呛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事到如今，我见周围的人都“哑巴”了，好像都在等她俩打起来一样，

我也不是第一次在她俩中间当和事老了，所以这次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看热闹，赶紧站起来再次作为调解人冲到两人的中间把身子一侧，左手挡住尤琦，右手遮住范小雨，连忙说：

“咱们现在就够惨的了，你们俩还想趁着这个时候再来打一场‘70公斤级女子搏击赛’啊？你说你是此次行动的组织者，一个见多识广又富有领导能力，而你呢，则是学富五车的高等人才，你俩这种身份的人用这种街头斗殴的方式解决矛盾，你们自己觉得合适吗？”我前半句对着尤琦说，后半句对着范小雨说，其实她俩都是聪明人，谁也不想真动手，只是话赶话说到这里了，谁后退那谁就栽了，现在有个人出来说和，这番话又各自给了她俩一个台阶下，她俩自然是乐意的，尤琦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范小雨一眼，说：

“算了，这不是我的风格。”

说完就转身径直走了，范小雨则不服气的冷哼了一声，不过见尤琦走了，心里也痛快了不少，不过她倒是“冲”我来了，瞪起一双杏眼对我说：

“傻蛋！你才有70公斤呢！”，说完就又坐回到了原位置，我这才松了一空气，笑着回道：

“我可不止70公斤呦。”，说着还拍了拍肚子，范小雨则也是一笑，我看这阵风波到此算是彻底平复下来了，心里才说这两位奶奶，真是难对付，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才两个，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经过这一段小插曲之后，众人再次打点行囊准备出发，走了不多时，忽见前方一团十分茂密的矮灌木中又一阵骚动，众人闻声变的非常紧张，这些天来的经历已经让他们成了惊弓之鸟，草木皆兵之下看到什么动静都很害怕，不过定睛看了一会儿，才发现矮灌木的下面，露出来一根不算长但也有20多厘米左右的尾巴，这条尾巴上面长着一层厚厚的绒毛，短粗短粗的，看着还挺可爱，一名男队员看罢之后兴奋的叫道：

“这是长尾兔！肉可好吃啦！我小时候在家我爸没少带我从后山逮，用火一烤，呲呲冒油，这几天吃蛋白质棒都快吃的吐了，我说各位，咱改善一下伙食怎么样？”他说着，就从腰间拔出来一柄匕首，那是在出发的第一天发装备的时候，尤琦统一配发给他们的那种匕首。

（未完待续）

128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5 13:16

我看了看这截露出来的尾巴，心想这是长尾兔？这尾巴虽然不算太长，但放到兔类里来说的确算是长的了。

“还是别去了，万一是什么野兽呢？”我正瞎琢磨着，一个女队员从后面拉住那个男队员的衣服后襟然后拽了拽，小声劝道，但他不听，如果当时尤琦在场，那肯定就制止他了，但当时尤琦正在路边与李龙沛还有乌兰百克研究地图，

距离事发地有将近10米的距离，看见队伍停下来了，她这才赶上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等了解清楚了准备去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名作死的男队员身子猛的一摆，甩开身后拉他的女队员的手，借着脚下一跃便扑了出去，正手拿着匕首，刀刃朝下就往尾巴晃动的地方扎，随着“噗”的一声，刀身穿过灌木叶子的遮挡扎了进去，然后就是一种似驴非驴似狗非狗的叫声从里面传了出来，而且声音大得很，把周围树上的各种鸟类都吓跑了一大帮，就这声音，傻子也能听出来这一下扎中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长尾兔，随即便是一阵大乱，女队员纷纷往男人身后躲，男人则紧张的拉开架势准备战斗，我也不例外，拎着工兵铲紧盯着那片灌木丛，一旦里面扑出来什么猛兽，要是体型不大，就先给它一家伙再说，要是体型太大，就先闪开，避其锋芒。

那名男队员也感觉到了不对劲，看他的表情知道他有点害怕了，感觉自己捅娄子了，不过碍于面子又不想这么撒手，就见他把原本松着的左手也伸了上去，与右手一起合力握紧刀柄就往回拽，那个惨叫声就更严重了，不过好像这东西并不算太重，被这男队员用力一拽，竟然从灌木丛里给拽了出来，这时众人才算彻底看清楚，拽出来的这玩意是个不大不小的动物，看外形很陌生，不是常见的任何一种动物，又长又宽的脸，强壮的咀嚼肌，两只巨大的眼睛，还有锋利的獠牙与爪子，都说明这是种食肉动物，但体积的确不算太大，

只是比作为宠物饲养的成年金毛犬要略大一点，这也是那名男队员能拖动它的原因。

我开始还在纳闷为什么他扎中那一刀之后这动物不跑，按理说一种动物被突然惊吓之后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都会逃离现场，就更不用说是屁股上被人扎了一刀了，可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扎了之后叫的这么惨，却直到被拖出来却也没有逃跑呢？后来我仔细打量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男队员扎的这一刀非常刁钻，他拿刀的时候刀刃不是竖着的，而是横着的，换句话说，刀刃是平着扎下去的，而扎中的位置是这只动物往上的一段脊柱，刀刃顺着脊柱段与段之间的缝隙插进去直接插断了脊柱内的主神经，让这只动物瞬间就下身瘫痪了，除了脑袋还稍微管用能控制着叫唤两声之外，就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所以才出现了上述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这是这个男队员真有这么高超的打猎技能与刀法，从而可以有意的精准扎中这个位置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无意中蒙中的，不过从他开始以为这是一只长尾兔的无知表现来看，估计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事到了这会儿，尤琦已经赶过来了，同时季成云与范小雨也凑了过来，这三个人探头往里一看，均是脸色一变，之前的这几天里这三个人净掐架了，而这次却不同以往，态度变的出奇的一致起来，一致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异口同声的程度，只听这三位混着着两女一男的声音同时用惊讶的语

气说出了让在场所有其他有人既了解一二但说深了又很陌生的三个字：

“驴头狼!”

（未完待续）

12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5 17:2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来贴 3 张文字资料截图，是关于药泉的，第一张是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药泉简介，第二张是黑龙江省德都县的五大连池矿泉/药泉简介，第三张是云南省腾冲县药泉，第四张则是在神农架发现的药泉，也就是在其外围发现的“医饮两用矿泉水”，相比前三处已经有被人类发现并开发利用成百上千年历史，拥有各种故事与传说的药泉而言，神农架的这处药泉的相关历史还很“年轻”，是 2011 年才发现的，相关文化方面的积累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当然了，这并不是能说明它比前三者诞生的时间晚，而只是神农架地理位置较为特殊，所以被发现的晚，而被发现的晚，被开发利用也就自然晚了。

除此之外，药泉与药泉的水温也并不一样，比如黑龙江的药泉是冷泉（还是世界三大冷泉之一，另外两个分别为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而神农架的药泉则为温泉。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m%

2F2971847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18498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18505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185064.png{EIMAGE}

13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5 18:27

楼主刚刚发现在 1300 楼的第一张图给发错了，与第四张图发重了，第一张图应该是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药泉简介，这里从新发一遍，各位看官见谅。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188061.png{EIMAGE}

13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5 18:33

因为第一次发错了，楼主就再补一张关于呼伦贝尔药泉更详细的介绍吧，7 个不同的泉眼里冒出的泉水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另外再补充一句，这口泉与黑龙江的药泉一样，也属于冷泉，而不是像神农架药泉那样的温泉，相比之下，神农架的药泉除了引用以外，也更适合洗浴，功能更加多样化。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188270.png{EIMAGE}

130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02:02

楼主又来告假了，明天事情比较多，更新可能会比较晚，但一定会更的，届时如果让各位看官久等的话，还请见谅。

13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18:50

楼主回来了，马上更贴，诸位看官稍等片刻{SIMAGE}http%3A%2F%2Fbq.tianyaui.com%2Fd%2Ffd.gif{EIMAGE}！

13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19:11

驴头狼，对于这个词相对于什么跳尾蛛之类的玩意来说，我还说的上是有几分了解，它可以说是神农架地区名气仅次于野人的神秘生物之一，物如其名，据说此物生的是狼的身子驴的脑袋，肉食动物，生性极其凶残，不仅能吃猪吃羊吃牛马这样的大型家畜，更有甚者说它能以华南虎为食，而能把素有“百兽之王”之称的老虎当食物吃的动物得有多么凶猛，那就可想而知了。

曾经有一个寓言故事是关于驴头狼的，我把它作为一个题外话给大家讲讲：

这个故事大概的意思是说曾经有一个水平不怎样的猎人，他的家与其他猎人一样都住在山里，因为打猎技术不过关，经常性的空手而归，为了作为弥补，他就屋子的旁边辟了一块地，种了点自产自销的农作物，但是山里野猪非常多，总是有野猪趁他因为出门打猎或者是其它原因不在家的时候跑来把他地里种的东西给“拱了”（注：就是吃了以及糟蹋了的意思，正所谓“好菜都让猪给拱了”里的“拱了”就是这个意思），到后来发展到他即便在家，那群野猪也照样敢成群结队的来他家抢东西吃外加捣乱，他气不过啊，就想打，但上面说，这是个水平不咋地的猎人，他不仅对付不了这么多野猪，反而还在一次驱赶野猪的过程中被咬伤了小腿，无奈之下他去找也是当猎人的朋友打听打听怎么办，得到的一个办法是野猪最怕老虎，可以做一只假的老虎，再弄一点虎尿和虎粪放在假老虎的身边，这样凭借着视觉以及气味的结合，就能吓得的野猪群退避三舍。

这个猎人感觉此法可行，便下山到县城里花了点钱找了个纸匠，用竹子跟硬油纸糊了一只假老虎，再雇了辆牛车运回家之后，又根据这么多年打猎的经验在山里搜集了不少被老虎尿湿过的土，以及虎粪，他捣鼓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还在琢磨，心说自己虽然能耐不济，打不了老虎，但弄点老虎的排泄物还是可以的不是？这也算是怂人特有的一种自我安慰吧。

长话短说，等弄好了之后，还真别说，的确很管用！自从摆上这只假老虎并铺上虎尿和虎粪的那天起，别说野猪，连野猪毛都没再见过，又过了些日子，这个猎人就发现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驱赶野猪，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能吓瘫别的动物，好几次他早上起床都发现距离假老虎不远的地方有獐狍野鹿等动物被吓得瘫软在地瑟瑟发抖不能动弹，他过去将其捉住不费吹灰之力，哎呀！猎人颜见此经心中不禁灵光一闪，感觉找到了发家致富的好办法，那次以后，他不仅在家门口摆着这只老虎，还又下山做了一只新的更大的、外形更加逼真的假老虎，然后收集了更多的虎尿和虎粪，带着它们专门到山里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去，把假老虎等东西摆放好了，自己再躲起来，最多一个上午，就能收获的盆满钵满，那些动物都跟前面说的一样，被假老虎与老虎排泄物的气息下的瘫软在地动弹不得，然后任他宰割。

日子就这么日复一日的过着，因为有了这种方法，他的小生活过的越来越好，后来有一天又碰见了那个教给他这个方法的猎人朋友，他倒是挺实在，夸夸其谈的将自己致富方法讲给了朋友，并喜笑颜开的表示感谢，感谢幸亏是他告诉了自己这么好的一个方法，要不然自己还得被一群野猪欺负，还得继续受穷。可他那朋友听罢不仅没有表示出高兴或者是惊讶，反而是脸色一沉，劝他赶紧收手，并警告他在家门口摆一个就行了，在外面摆抓动物是找死，早晚得引来大祸，

他问是什么大祸，朋友告诉他说山里有种很厉害的野兽，名唤“驴头狼”，不仅不怕老虎还经常拿老虎当点心吃，你这么弄个假老虎在山里瞎转悠，要是哪一天倒霉碰上了驴头狼，非做了它的腹中食不可。

可此时的这个猎人早已是鬼迷心窍，哪里听得进去朋友的劝告，被这位朋友说的不悦之余又不好反驳什么，便敷衍几句之后就回家去了，然后继续我行我素。

作为一个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这个猎人后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终于有一次在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取巧”大搞不劳而获的时候，就感觉迎面一阵恶风不善，然后就是一声似驴非驴似狗非狗的叫声从山林不远处传了出来，不过片刻，发出这个叫声的那个动物就已经窜到了跟前，这东西身体健硕，巨大无比，比自己用纸糊的这只大老虎还要大着好起码三圈，它在看到纸老虎之后不仅没有害怕，反而一个腾跃就跳了起来，将纸老虎扑倒在地然后一阵撕拿啃咬将其咬烂撕碎，这时这个猎人与此物已经近在咫尺，他吓得大小便失禁坐在地上，想要逃跑身体却根本不听使唤，然后这个庞然大物便一口咬断了猎人的脖子，将其生吞活嚼当了午餐。

到头来也这猎人也尝到了自己手段的滋味——被吓瘫在地不能动弹后任人宰割，这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故事中没有说明这件事是发

生在什么地方，不过通过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驴头狼的栖息地来判断，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显然就是神农架。

另外，虽然这只是一个寓言故事，告诉大家要勤劳，不要投机取巧，以免日后贪小便宜吃大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故事中的这个根本不怕老虎的恐怖生物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只是随着栖息地的减少，数量变的越来越少见了，不过少不代表着没有，何况神农架又是传说中它最大乃至唯一的栖息地，这便是让无数猎人、野兽闻风丧胆的驴头狼。

（未完待续）

13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19:28

（九）第四日（2):“狼虫虎豹”（2）

故事讲完，言归正传——不过既然说这是驴头狼，我印象里也好，还是现有的资料中也罢，驴头狼的身形应该非常巨大才对，要不然也不可能轻易的猎杀老虎，但这个跟条大狗差不多大，根本与“庞然大物”这四个字挨不上边啊，难道——

我正要在心中有个结论，尤琦一脸怒气的瞪着那个男队员，然后二话不说，飞起一脚就踢在了刚从趴着转为蹲着姿势的这名男队员的脸上，由于出脚迅速，力道非常大，再加上踢的还猝不及防，所以当场就把他踢的侧着身子滚出去三米多远，脸上顿时在登山靴坚硬鞋底的猛烈撞击下口鼻窜血。

虽然尤琦是队长，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一个女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踢了这么一脚，颜面何在？自尊心得受到了多么大的打击？所以不出所预料，这男队员“嗷”的一声叫就从地上蹦了起来，用几乎是嚎叫的声音骂道：

“艹，你他妈干什么？忍了你一路了，骂两句就算了，你还动手打人，我今天非收拾你不可！”

说着就挥舞着手里的匕首冲着尤琦便来，那尤琦根本不慌不忙，连闪避的意思都没有，当这男队员到了距离她还有三四米的位置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往前一闪，一只大手对准他的胸膛就是一推，接着他应力向后倒去，那倒的姿势就好像狂风下的一片枯叶一样不堪一击，向后滚了起码5个滚才撞到了一棵树上被强行停了下来，这个巨大的身影是谁自不用多说，就是尤琦的贴身保镖李龙沛，我对格斗搏击略有点研究，知道李龙沛刚才那一下用的是“虚劲儿”，就是想把他推开，如果用的是“实劲儿”，那这个男队员的胸骨都得被李龙沛推断了，这是格斗高手才能掌握的发力技巧，从这里也看得出他不愧是一名顶尖的黑市拳拳王，而且如果李龙沛要痛下杀手的话，比如换成拳头想致这个人于死地，那么不客气的说，跟碾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这人的身子骨倒也结实，被这么一推一摔再一撞，竟然连停顿都没有，立马一“轱辘身”（注：这也是一句北

方方言，既快速翻身的意思）就又站了起来，他擦了一把嘴角因为摔击而流出的血，看了看李龙沛，自知远不是眼前这个秃头凶汉的对手，便用听着发狠，但实则无奈的语气说道：

“好，你们仗势欺人，等我回去非告你们不可!”

尤琦此时也是额角的青筋暴起，从行动开始我从未见过她表现的如此生气，之前在挖心猿那里虽然她也发了火儿，但那只是单纯的训斥，而这次她二话不说直接出手打人不说，且这种情绪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气，更是一种担忧与焦躁，很明显，她的情绪变化与这人的这些话无关，因为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我很清楚的知道，她没这么容易被激怒。

看着她平时如此冷静却都变成了这般模样，我知道这次的事情估计比较严重，本想凑过去问问大致情况，还未来得及挪动地方，就先听她声色俱厉的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驴头狼！这是一种大型的群居食肉动物，它刚才的叫声会引来它的同伴，到时候我们会被吃的连骨渣都剩不下!”

“你放屁！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驴头狼还两说，而且传说中的驴头狼都是那么老大的一只，哪有这么小的？!”那名男队员不服气，气呼呼的分辩道，在说到驴头狼“那么老大一只”的时候，还用双臂在空中画着椭圆形，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比划动作。

“废话，这只当然不大，因为这只只是驴头狼的幼崽！

按照习性，驴头狼的父母一般会在幼崽的500-1000米范围内，我们跑是来不及了，估计它们一会儿就能到!”尤琦怒喝着说，她这么一说也解决了我心中刚才的那个疑问，我那会儿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看到这只动物身上的毛发还处于绒毛状态，这是明显还没有发育到成年的表现，只是还不确定这种论断，但现在是彻底确定了，她的话虽然很多时候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的感觉，但数次事实都证明了她只要敢说出口的，就绝对不是吓唬人玩儿的。

那名男队员听罢也是一惊，估计被尤琦的话给震住了，但他还是不想咽下这口气，还想再说点什么，就在这时，由山林西北角就刮过来一阵带着浓重腥臊气息的风，根据常识我身上就是被惊的一凉，因为我深切的知道，这是大型猛兽出没时的典型前兆，心说坏了，真是说什么来什么，这来的主儿不会真的是传说中的驴头狼吧？！

结果，我的这个疑问在发出的不到3秒钟后就有了答案——一头脑袋呈一个不规则三角形，其体积至少能塞进去至少七八个人头都不止的大脑袋，外加一个体格快赶得上双峰骆驼魁梧的巨大野兽从腥风刮过来的方向的一片小树下就扑了出来，然后由由左向右的斜侧面一口咬住那名刚才和尤琦争执，此时面对着我们，斜侧面对着这头野兽的男队员，这张血盆大口张开之后直接将他拦腰咬住，然后咬合肌一发力，伴随着“啪嚓-噗呲”两种声音一前一后紧贴在一起的

发出，前者是肋骨与脊柱被咬断的声音，后者是皮肉被撕开，鲜血喷溅出来的声音，这个刚才还大骂不绝的男队员在此时此刻，已经被这头野兽，或者说是成年驴头狼给硬生生的从腰部一口给咬断成了两截儿，残缺的上半身与两条腿“哗啦”一下伴着大量的鲜血与内脏就掉落泼洒到了地面上。

是的，完成这拦腰斩断的一击，这只成年驴头狼干净利落到只用了一口。

（未完待续）

135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19:50

众人见此情景自然是吓得大骇不已，不论是身体素质强悍，心理素质过硬的那几位还是一路上经常性被“吓破胆”的普通队员，全都本能的向后退了几步，而那名倒霉的男队员则在临死之前连吭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落了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随后驴头狼脖子一低一甩再一扬，居然先是把男队员的尸体下半身远远的甩开，然后再把他的上半身叼起来几口就嚼碎了给吞了下去，咀嚼的过程十分血腥，鲜血混合着它的口水从嘴巴两侧流淌下来，这么一头巨兽在眼前生吃活人，说实在的，那种压迫感与视觉冲击力已经完全不是用语言能来形容的了，我当时就觉着，不用说别的，只要是身在现场的人，没有大小便失禁就他娘的能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了，而

已我的水平，刚刚达到这个标准，但从空气中传出来的一些异味显示，有些人还真不达标。

不过精英毕竟就是精英，整个团队里最能打的这几个人立即做出反应，王张二人接下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拿背在身后的QTS-11，结果等拿出来刚刚拨到身前还没端起来这个瞬间，那驴头狼就抢先发难了，这家伙好像有狼一样狡黠的智商，一眼便能看得出谁对自己的威胁最大，所以没有理会距离它更近的尤琦与李龙沛，而是直奔王张二人，这两人条件反射的速度堪称是神速，迅速向两边一闪，驴头狼从中间扑过扑了个空，不过这家伙不愧是称为“驴头狼”，居然会驴马一类蹄脚类动物“撂脚子”

（注：这应该也是一句方言里的形容词，但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方言我不确定，反正其意思就是用后腿向后猛踢，以此来攻击目标，除了驴马骡子以外，诸如斑马、角马、长颈鹿、牛类都会这种攻击方式，属于草食动物比较有限的自我防卫的招式之一。

曾经还有故事专门提过此事：说四川、贵州一带的老虎在第一次碰到驴时看驴生的高大，不知道它有什么本事，结果几次试探后发现驴除了会大声的叫以外，就只会用后脚踢，随即老虎也就放心了，将驴子给吃掉，由此诞生的一个著名成语既“黔驴技穷”【因为贵州简称“黔”，所以便称其为“黔驴”】，表示已经没招儿了【由于这个故事与本文内容没有直

接关系，所以就不详细说了，只是简单的讲一下，有兴趣知道详情的看官可以去搜索引擎上查一查相关资料，比如查一下黔驴技穷一词的来历以及背后的故事】但当时眼前这个可不是驴子，而是驴头狼，它“撂脚子”的水平自然也不是普通驴子可以相提并论的。）

这一招，只见它屁股稍微一甩，右后腿就对准了张楠锋，随后在电光火石之间就飞起一脚，由于速度太快，距离也太近，张楠锋刚刚从地上站起来，即便是有再快的反应也躲闪不及了，如果被直接体重裆部、腹部或者是胸部乃至是头部，看这家伙这一脚的力道，那基本上就是必死无疑，即便踢中的是腿部与手臂，那也得骨断筋折，但张楠锋不亏为特战精兵，虽然已经完全躲闪不开了，可还是能为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自身的伤害而做出了应对动作：他将身前的 QTS-11 以闪电般的速度就是一横，枪身便挡在了胸前，该武器系统由于集合了两种口径，所以侧截面比较宽大，正好能挡住几乎整个胸部，而且在挡住胸部之余还挡住了一部分腹部，接着几乎就在他将 QTS-11 横过来的那一瞬间，驴头狼的“旋风踢”也到了，“咣”的一脚，给踢了个结结实实，张楠锋受力向后飞了出去，直接摔进了灌木丛中看不见人影了。

另一头的王虎还要端枪去打驴头狼，这畜生前后开工，几乎在踢完张楠锋的同时，也不把踢出去的右后腿收回落地，只用左后腿配合两条前腿一个骤然发力就一跃而起，然后探

出两个前爪来了一个“左右左”的交叉“组合”挥击，王虎躲过了前两下，但没躲开第三下，右臂被击中，爪出了数道又深又长的血口，而手中的QTS-11也被打飞了到了一边。

顺着向前扑出的惯性，驴头狼将王虎扑倒在地，这就要下口，如果这一口咬下去，那王虎的下场不会比刚才被“腰斩”的男队员好到哪里去，不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驴头狼的右侧面腾起一股巨力，因为我站在它的左侧，有它的身子阻挡，所以我看不清楚是什么，只见这股巨力命中了它的脑袋,把它这至少有500斤以上的体重就给打了一个趔趄，王虎趁着这个机会，迅速的一翻身，从地上站了起来，在这种千钧一发，生死只在一瞬间的时候，再去找被打飞的枪是肯定来不及了，所以他就索性直接掏出了身上的战术刀准备继续玩儿命。

（未完待续）

135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19:55

众人见此情景自然是吓得大骇不已，不论是身体素质强悍，心理素质过硬的那几位还是一路上经常性被“吓破胆”的普通队员，全都本能的向后退了几步，而那名倒霉的男队员则在临死之前连吭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落了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随后驴头狼脖子一低一甩再一扬，居然先是把男队员的

尸体下半身远远的甩开，然后再把他的上半身叼起来几口就嚼碎了给吞了下去，咀嚼的过程十分血腥，鲜血混合着它的口水从嘴巴两侧流淌下来，这么一头巨兽在眼前生吃活人，说实在的，那种压迫感与视觉冲击力已经完全不是用语言能来形容的了，我当时就觉着，不用说别的，只要是身在现场的人，没有大小便失禁就他娘的能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了，而已我的水平，刚刚达到这个标准，但从空气中传出来的一些异味显示，有些人还真不达标。

不过精英毕竟就是精英，整个团队里最能打的这几个人立即做出反应，王张二人接下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拿背在身后的QTS-11，结果等拿出来刚刚拨到身前还没端起来这个瞬间，那驴头狼就抢先发难了，这家伙好像有狼一样狡黠的智商，一眼便能看得出谁对自己的威胁最大，所以没有理会距离它更近的尤琦与李龙沛，而是直奔王张二人，这两人条件反射的速度堪称是神速，迅速向两边一闪，驴头狼从中间扑过扑了个空，不过这家伙不愧是称为“驴头狼”，居然会驴马一类蹄脚类动物“撂脚子”

（注：这应该也是一句方言里的形容词，但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方言我不确定，反正其意思就是用后腿向后猛踢，以此来攻击目标，除了驴马骡子以外，诸如斑马、角马、长颈鹿、牛类都会这种攻击方式，属于草食动物比较有限的自我防卫的招式之一。

曾经还有故事专门提过此事：说四川、贵州一带的老虎在第一次碰到驴时看驴生的高大，不知道它有什么本事，结果几次试探后发现驴除了会大声的叫以外，就只会用后脚踢，随即老虎也就放心了，将驴子给吃掉，由此诞生的一个著名成语既“黔驴技穷”【因为贵州简称“黔”，所以便称其为“黔驴”】，表示已经没招儿了【由于这个故事与本文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就不详细说了，只是简单的讲一下，有兴趣知道详情的看官可以去搜索引擎上查一查相关资料，比如查一下黔驴技穷一词的来历以及背后的故事】但当时眼前这个可不是驴子，而是驴头狼，它“撂脚子”的水平自然也不是普通驴子可以相提并论的。）

这一招，只见它屁股稍微一甩，右后腿就对准了张楠锋，随后在电光火石之间就飞起一脚，由于速度太快，距离也太近，张楠锋刚刚从地上站起来，即便是有再快的反应也躲闪不及了，如果被直接体重裆部、腹部或者是胸部乃至是头部，看这家伙这一脚的力道，那基本上就是必死无疑，即便踢中的是腿部与手臂，那也得骨断筋折，但张楠锋不亏为特战精兵，虽然已经完全躲闪不开了，可还是能为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自身的伤害而做出了应对动作：他将身前的 QTS-11 以闪电般的速度就是一横，枪身便挡在了胸前，该武器系统由于集合了两种口径，所以侧截面比较宽大，正好能挡住几乎整个胸部，而且在挡住胸部之余还挡住了一部分腹部，接着几

乎就在他将QTS-11横过来的那一瞬间，驴头狼的“旋风踢”也到了，“咣”的一脚，给踢了个结结实实，张楠锋受力向后飞了出去，直接摔进了灌木丛中看不见人影了。

另一头的王虎还要端枪去打驴头狼，这畜生前后开工，几乎在踢完张楠锋的同时，也不把踢出去的右后腿收回落地，只用左后腿配合两条前腿一个骤然发力就一跃而起，然后探出两个前爪来了一个“左右左”的交叉“组合”挥击，王虎躲过了前两下，但没躲开第三下，右臂被击中，爪出了数道又深又长的血口，而手中的QTS-11也被打飞了到了一边。

顺着向前扑出的惯性，驴头狼将王虎扑倒在地，这就要下口，如果这一口咬下去，那王虎的下场不会比刚才被“腰斩”的男队员好到哪里去，不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驴头狼的右侧面腾起一股巨力，因为我站在它的左侧，有它的身子阻挡，所以我看不清楚是什么，只见这股巨力命中了它的脑袋,把它这至少有500斤以上的体重就给打了一个趔趄，王虎趁着这个机会，迅速的一翻身，从地上站了起来，在这种千钧一发，生死只在一瞬间的时候，再去找被打飞的枪是肯定来不及了，所以他就索性直接掏出了身上的战术刀准备继续玩儿命。

（未完待续）

135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0:00

刚才又发生了吞楼“吃掉”正文的现象，现在已经补发了，如果一会儿再出现的话，楼主就像上次一样以截图的方式进行再次补发，以防止再被吞楼。

13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1:29

第三段又被吞了，楼主还是发截图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24549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245506.png{EIMAGE}

13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2:09

看截图有些模糊，楼主还是再尝试发一遍文字吧，这里面又稍微完善了一点内容，字数上会比截图里的多一些：

众人见此情景自然是吓得大骇不已，不论是身体素质强悍，心理素质过硬的那几位还是一路上经常性被“吓破胆”的普通队员，全都本能的向后退了几步，而那名倒霉的男队员则在临死之前连吭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落了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随后驴头狼脖子一低一甩再一扬，居然先是把男队员的尸体下半身远远的甩开，然后再把他的上半身叼起来几口就嚼碎了给吞了下去，咀嚼的过程十分血腥，鲜血混合着它的

口水从嘴巴两侧流淌下来，这么一头巨兽在眼前生吃活人，说实在的，那种压迫感与视觉冲击力已经完全不是用语言能来形容的了，我当时就觉着，不用说别的，只要是身在现场的人，没有大小便失禁就他娘的能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了，而已我的水平，刚刚达到这个标准，但从空气中传出来的一些异味显示，有些人还真不达标。

不过精英毕竟就是精英，整个团队里最能打的这几个人立即做出反应，王张二人接下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拿背在身后的QTS-11，结果等拿出来刚刚拨到身前还没端起来这个瞬间，那驴头狼就抢先发难了，这家伙好像有狼一样狡黠的智商，一眼便能看得出谁对自己的威胁最大，所以没有理会距离它更近的尤琦与李龙沛，而是直奔王张二人，这两人条件反射的速度堪称是神速，迅速向两边一闪，驴头狼从中间扑过扑了个空，不过这家伙不愧是称为“驴头狼”，居然会驴马一类蹄脚类动物“撂脚子”

（注：这应该也是一句方言里的形容词，但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方言我不确定，反正其意思就是用后腿向后猛踢，以此来攻击目标，除了驴马骡子以外，诸如斑马、角马、长颈鹿、牛类都会这种攻击方式，属于草食动物比较有限的自我防卫的招式之一。

曾经还有故事专门提过此事：说四川、贵州一带以前没有驴子，后来有人为了用来干活，就把驴子引入到了这两个

地方，而这两地的老虎在第一次碰到驴时看驴生的高大，不知道它有什么本事，所以不敢贸然行动，只是进行观察与试探，结果经过几次试探后发现驴除了会大声的叫以外，就只会用后脚踢，随即老虎也就放心了，将驴子给吃掉，由此诞生的一个著名成语既“黔驴技穷”【因为贵州简称“黔”，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又有贵州，所以便称其为“黔驴”，至于为什么不叫“川驴技穷”，这个事出于哪儿方面的考虑我就不清楚了，也许是“黔驴”比“川驴”叫着顺嘴吧，这是我瞎猜的，如果错了，有知道原因的看官还请不吝赐教，我洗耳恭听】，表示已经没招儿了【由于这个故事与本文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就不详细说了，只是简单的讲一下，有兴趣知道详情的看官可以去搜索引擎上查一查相关资料，比如查一下黔驴技穷一词的来历以及背后的故事】但当时眼前这个可不是驴子，而是驴头狼，它“撂脚子”的水平自然也不是普通驴子可以相提并论的。）

这一招，只见它屁股稍微一甩，右后腿就对准了张楠锋，随后在电光火石之间就飞起一脚，由于速度太快，距离也太近，张楠锋刚刚从地上站起来，即便是有再快的反应也躲闪不及了，如果被直接体重裆部、腹部或者是胸部乃至是头部，看这家伙这一脚的力道，那基本上就是必死无疑，即便踢中的是腿部与手臂，那也得骨断筋折，但张楠锋不亏为特战精兵，虽然已经完全躲闪不开了，可还是能为最大限度的减少

对自身的伤害而做出了应对动作：他将身前的 QTS-11 以闪电般的速度就是一横，枪身便挡在了胸前，该武器系统由于集合了两种口径，所以侧截面比较宽大，正好能挡住几乎整个胸部，而且在挡住胸部之余还挡住了一部分腹部，接着几乎就在他将 QTS-11 横过来的那一瞬间，驴头狼的“旋风踢”也到了，“咣”的一脚，给踢了个结结实实，张楠锋受力向后飞了出去，直接摔进了灌木丛中看不见人影了。

另一头的王虎还要端枪去打驴头狼，这畜生前后开工，几乎在踢完张楠锋的同时，也不把踢出去的右后腿收回落地，只用左后腿配合两条前腿一个骤然发力就一跃而起，然后探出两个前爪来了一个“左右左”的交叉“组合”挥击，王虎躲过了前两下，但没躲开第三下，右臂被击中，爪出了数道又深又长的血口，而手中的 QTS-11 也被打飞了到了一边。

顺着向前扑出的惯性，驴头狼将王虎扑倒在地，这就要下口，如果这一口咬下去，那王虎的下场不会比刚才被“腰斩”的男队员好到哪里去，不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驴头狼的右侧面腾起一股巨力，因为我站在它的左侧，有它的身子阻挡，所以我看不清楚是什么，只见这股巨力命中了它的脑袋,把它这至少有 500 斤以上的体重就给打了一个趔趄，王虎趁着这个机会，迅速的一翻身，从地上站了起来，在这种千钧一发，生死只在一瞬间的时候，再去找被打飞的枪是肯定来不及了，所以他就索性直接掏出了身上的战术刀准备

继续玩儿命。

（未完待续）

13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2:13

楼主一起把今天的图片更了，关于驴头狼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参见下图，虽然有不同的复原模型会有因为描述等原因有一些区别，但是整体上差别并不大，先发一种比较常见的驴头狼复原模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24690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246908.jpg{EIMAGE}

13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2:15

这个则是另一种驴头狼的复原模型，不过就是头部偏小，嘴巴偏细长了一点，有些太趋近于普通狼类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246940.jpg{EIMAGE}

13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2:22

图 1 中表现的驴头狼形象明显与 1368 楼中的复原模型是一类，而图 2 中表现的驴头狼形象则与 137 楼中的复原模

型是一类。

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两种驴头狼的形象应该都是正确的，有区别只是因为这是驴头狼这个动物门类的不同亚种，就好像老虎中分东北虎、华南虎、苏门答腊虎、巴厘虎（已灭绝）、孟加拉虎、里海虎（曾经被世界动物保护组织宣布灭绝，但在 2017 年又有野生活体出现）等一样。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24708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247090.jpg{EIMAGE}

13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2:30

在《中国神农架》一书中，作者刘民壮教授认为驴头狼是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沙犴的现在近亲，而沙犴属于一种爪蹄兽类，图 1 为沙犴的头骨化石，图 2 位爪蹄兽类的标准外形，当然了，这个外形与身体构造明显是一种草食或者是杂食以草食为主的动物，与凶猛至极的驴头狼也好，沙犴也罢都不能直接划等号，只能说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24746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7247502.jpg{EIMAGE}

13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2:33

这是另一种驴头狼复原图，对于这个形象，楼主表示只是为了丰富一下资料发一下罢了，实际上驴头狼可长得没有这么“慈眉善目”，这个明显是受了“驴头狼”这个名字的影响，把脑袋做的和驴很相似，实际上驴头狼之所以叫驴头狼，并不是因为它长得像驴，而是它的叫声类似于驴（当然，又不完全一样，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大的），身材普遍和驴子差不多大（而更大的相当于马匹甚至于骆驼）。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247588.jpg{EIMAGE}

137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2:36

这张据说是欧洲人遭遇到驴头狼后与之交战经过回忆画下来的图，不过欧洲人在那个时期怎么会跟驴头狼有交集，这个楼主没想明白，也差不到关于这张图更深入的相关资料，不过楼主有一句话一定要在本楼的最后吐槽一下：这张图中的驴头狼还不如叫“猪头狼”的好，整个脑袋就是一个放大号的猪头，而且还是家猪，与家猪的区别只不过是在家猪的嘴巴里多画了两颗尖牙。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7247711.jpg{EIMAGE}

13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2:51

今天最后这张图楼主认为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楼主估计前面那些驴头狼的图片各位看官看完了对它也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概念，毕竟没有参照物，即便 1373 楼中与人体同框出现，但那副画楼主认为画的已经严重失真了，所以不足为信。

而这张图则据称是驴头狼头骨与北美大灰狼头骨的比例对比图（左边大着为驴头狼头骨轮廓，右上角小者为北美大灰狼头骨轮廓），北美大灰狼相比于蒙古草原上常见的蒙古狼（也称为草原狼）以及四川山林里常见的山狼（也称山林狼、郊狼）要大不少，但即便如此，在驴头狼的面前仍然显的非常“小家碧玉”，甚至是有些渺小，所以，能拿老虎当盘中餐腹中食的驴头狼，名字中虽然带一个“狼”字，但与通常意义上的狼可完全是两码事。

另外，这张图中驴头狼的头骨轮廓与 1367 楼、1368 楼以及 1370 楼这三层楼里两种驴头狼的形象已经十分接近，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该图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而就楼主个人而言，真实的驴头狼相比北美大灰狼以及其它普通狼类的比例，相比这张图片中的，只会更大，不会缩小。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7248392.jpg{EIMAGE}

13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6 22:5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3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7 11:42

接下来，当驴头狼身子一歪的时候，我看清楚了右侧发出巨力的果然就是李龙沛，因为换了别人也做不到，再看他什么武器也没拿，竟然是赤手空拳发出一记重拳就将驴头狼给打的站立不稳，我心中大惊，心说这一拳的力道就是 1987 年巅峰时期的泰森巅峰也比不了啊，关于泰森一拳的力道有多大，坊间有一个最著名的传闻就是他曾经一拳打死过一头牛，不过这是标准的地摊文学胡扯的，他右摆拳最大的击打记录是接近 500 公斤（注：网络误传为 800 公斤，实际上这都是地摊文学的数据，没有丝毫的可信度），也不过是把一头 150 公斤左右的黄牛给打的歪了歪脑袋而已，后来被以讹传讹传成了一拳把牛打死了，就一拳 800 公斤这个假数据而言，要知道以扫腿创造过世界最大重击记录的荷兰前踢拳（注：这是一种在大体上说就是经过现代擂台搏击改良的泰拳，以泰拳为站立式格斗技术为核心，融合了西式拳击的拳法以及一些类似空手道的侧踢技术的较为“年轻”的格斗流

派）冠军彼得.阿兹号称“荷兰伐木机”的右扫腿只不过才850公斤的打击力道（注：一说836公斤），泰森与彼得.阿兹都作为最顶尖的擂台格斗高手，在体重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都为100公斤级，虽然泰森比彼得.阿兹矮了不少，同样的体重级别下力量会更大，但这也不能产生如此夸张的重拳数据），泰森除非是“强化人”，要不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用拳头打出接近扫腿的威力来。

上面又说了一点题外话，言归正传——抛开格斗圈的那些谣言不谈,这驴头狼的块头目测其体重不会小于250公斤，而李龙沛一击便将其打成这样，那如果此时此刻有一台测力计给他测试一下的话，估计1000公斤都未必挡得住，这种力道的拳头要是打在让人脑袋上，那还不跟大铁锤砸西瓜一样“轻松愉快”？

当然，李龙沛的拳头能这么重，与他可以扛着5具尸体在山路上走的还像在平地上散步一样毫无压力的原因是相同的，也就是天赋神力+技术增强，具体是怎么增强的，咱们后文再说。

而驴头狼被这一击打的毫无防备，它甩了甩脑袋，显然是被打蒙了，不过凭借着极其强壮的体格，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又恢复了过来，调转过身子就直奔李龙沛而去，李龙沛随即拔出背后的巨型电棒展开反击，不过经过数次交手我发现，这根电棒电挖心猿那种体重不足50公斤的小身板儿

没问题，可对付这种数百公斤的大家伙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电棒抽击在它的皮毛上几乎没有反应，那种电流击穿皮肉的“噼啪”声一声也没有，不过这好像又不是体重的问题，看情形好像是驴头狼的皮毛就像李龙沛的手套一样，有很强的绝缘功能，让电流无法在身体上扩散，不过这个想法只是在我脑中一闪而过，当时那种情形，也容不得我对这个问题细细琢磨。

（未完待续）

13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7 11:54

李龙沛作为“第一当事人”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能发挥电击优势的电棒那还用个什么劲？还不如掰一根粗树枝来的有杀伤力，所以李龙沛索性一甩手，将巨型电棒扔掉，把另一把兵器，也就是那柄超大号的开山刀从腰后抽了出来，拉开架子继续战斗，此时此刻，王虎也加入战团，而尤琦更是拿出了她那支精致的转子连发弩，三个人围成一个三角便与这只驴头狼斗在一处。

范小雨这会儿还想上去搭把手，比划了半天发现根本没她插手的地方，我一把把她拉到身后，说：

“你在这里老实呆着，我去上去帮忙!”

说干就干，依然是把柄我用着十分顺手的折叠工兵铲，我的加入，让三人变成了四人，不过经过几次攻击我也无奈

的发现，能砍断小拇指粗细钢筋的工兵铲砍在这个皮糙肉厚的东西身上，别说能不能伤到它，而是好像能不能打疼它都是个问题，王虎手里的那柄刀身只有25公分的战术刀自然是更白给了，先不讲杀伤力够不够，就说这尺寸根本近不了身，而尤琦的连发弩倒是比较犀利，一连射出去十几箭，全部“钉”在了驴头狼的身上，但是只没进去一个箭头，这点伤对于这头驴头狼来说，就是最轻的皮肉伤，就好像人被缝衣针给轻轻扎了十几下一样，可能挺疼，但根本无法伤筋动骨，照这个架势，就算把它全身都射满了这种弩箭，它也照样能活蹦乱跳。原本我还想提醒尤琦去射它的眼睛，不过看到一来是这驴头狼动作迅捷，根本没有那个瞄准的机会，二来是它的眼睛与硕大无比的脑袋相比，小的出奇，就是它站在那里不动让你去射也未必射的中，就更不用说它在这里上蹿下跳、闪转腾挪了，所以考虑到这些后我便在这个已经“顶”到喉咙的话又给咽了回去。

而通过现场的表现来说，我们唯一能指望的就只有李龙沛一人了，“一力降十会”、“身大力不亏”这些词在这个场合被无比精确且生动的体现了出来，2米多的身高，外加170公斤还打不住的体重，以及极强的爆发力、绝对力量外加格斗技巧，还有那柄开山刀，这些硬实力指标加在一起让他有了与这只驴头狼正面对抗的资本，而且他在此战中的表现也绝对说得上是超水平发挥，体现出了堪称恐怖的近战能力，

一柄砍刀舞动的上下纷飞，速度又快，攻势又猛，最关键的是除了进攻与闪避之外，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这正是高手的表现！我看的清清楚楚，他在几次组合进攻之后抓住一个空挡，闪电般的挥出一刀，直接削掉了这巨兽的半个鼻子，趁着它一疼，身子一缩的这么一瞬间，李龙沛的左肩往后一拉，接着蓄力发出一记左直拳，拳锋直接击中驴头狼的右眼，前面说了，驴头狼的眼睛相对于头部来说非常小，但同时又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就是从侧面看几乎一大半都突出在外面，就好像人类佩戴了很久高度近视镜导致眼球形变一样，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它的右眼被拳锋击中之后可以说是挨的结结实实，那李龙沛的拳头有多重上面已有体现，就不在赘述了，虽然这是左拳，没有他作为一个传统“右撇子”（注：此词相对于“左撇子”而言）的右拳力道大，但也小不到哪儿去，驴头狼之前被重拳打在下巴上还能承受，可眼睛这种“娇贵”的器官就顶不住了，随着这一重击的拳出拳落，“啪”的一声，驴头狼的右眼生生的被李龙沛给打爆了！

哺乳动物几乎都以视力作为主要感官，驴头狼也不例外，眼球被击碎的那种好像扯断神经的剧痛那自不用说，顿时间就疼的它鬼哭狼嚎，就地打滚。

（未完待续）

13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7 12:20

我当时呢，正好站在它的尾巴方向，它打滚的时候身子一撅，肚皮向上，挂在身下的两个作为雄性特征的巨大睾丸就露了出来，我知道这么打有点不太地道，但现在是生死关头，不能讲这些妇人之仁，便找准一个机会，拉开膀臂，拼出全力向下一挥，铲锋直接劈中了它的睾丸，任凭驴头狼正面皮糙肉厚，但这地方那可是所有雄性的命根子，遭受利器的如此重击结果不用多少，两个睾丸被我这一下劈掉了一个半还多，鲜血当场就溅起来一尺多高，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直刺鼻孔。

李龙沛的两次，外加我的一次，短时间内成功三次重创这只驴头狼，让众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正要再一鼓作气把它置于死地永绝后患的时候，又是一阵腥风扑鼻，在它扑出来的对角方向，窜出来了第二只驴头狼，这只的体形比地上打滚的这只小了一圈，看样子是只雌性成年驴头狼，我一看刚刚因为胜利在望而“热乎”不少的心就又凉了一大半，心说完了，这是一对儿夫妻啊，对付一个公的就够费劲的了，又来一只母的，它俩要左右夹攻，我们哪里抵挡的了！

我正担心，地上那只也疼的差不多了，而且剧烈的疼痛让它发起狂来，瞪着仅剩的那一只左眼看见谁就咬谁，从方向上来说，第一个被攻击的又是李龙沛，而那只母的直接来了个“夫唱妇随”，同样去对李龙沛发难，李龙沛再怎么神勇无敌，也无法同时对付两只发狂的成年驴头狼，以当时的

形势，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几秒钟，李龙沛就得交代了，他要是死了，就我们这一帮人眼下的自保能力，估计谁也跑不了。

结果，就在我感觉一切都要完蛋的时候，一声十分熟悉而又震耳欲聋的闷响震动了整个山林，巨大的响动让我本能的一缩脖子，等定睛仔细一看，发现在不远处站着一个人，手里端着一支枪，这人正是之前被雄性驴头狼一脚踢飞的张楠锋，而他手里拿的则是一支 QTS-11，凭这个爆炸声我知道，他是真急眼了，也没开枪，而是在这么近的距离他也不怕误伤到别人的直接发射了一枚 20 毫米榴弹，不过还好，这枚榴弹在他的操作下命中精度非常高，直接击中了那只雄性驴头狼的腰部，因为 QTS-11 发射的 20 毫米榴弹属于小口径高速榴弹，初速能达到 450 米每秒，虽然与步枪弹相比比较慢，但在初速普遍只有 70-200 米每秒的低初速榴弹发射器当中已经是相当于汽车中的“超跑”了，再加上弹丸重量大，距离又只有几十米，所以动能相当之强，这些都让射出去的弹头直接钻进了这只驴头狼的体内，然后由弹头内可编程芯片对爆炸距离的设定控制下在其腹腔内爆炸，那弹头里装的可是 100 克 GL-20 型超级炸药，这种炸药的爆炸威力是同等质量下 TNT 的 9-10 倍，也就是相当于 900 克至 1 公斤的 TNT 爆炸，要知道我军早年装备的 67 式手榴弹的装药也不过才 38 克 TNT，那就能把几十平米内的无防护软目标（注：比如

步兵）给炸个人仰马翻了，1 公斤的 TNT 当量集中释放在一个软目标上那也不是闹着玩儿的，即便驴头狼有 250 公斤级的体量，但那也白搭啊！别说是 250 公斤，就是 1000 公斤也架不住！所以，那只被击中的驴头狼，毫无疑问的被当场炸成了碎片，一段也分不清楚是左边还是右边的小半截儿后腿被炸起的高度足有十多米，最后向下落的时候还挂在了树枝上，整个后半身更是直接变成了稀巴烂，前半身也只剩下了不到半个脑袋，也在爆炸冲击力的作用下翻飞出去好远，这样的下场自然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未完待续）

13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7 12:29

而离着它近的，不论是我们这几个人还是那只雌性驴头狼，都被因为炸碎身体而溅射出来的大量血肉崩了个满头满脸外加一身上下。

“艹你 M 的，叫你再他妈踢老子!”张楠锋大骂着也不给榴弹重新装弹，而是左手一掰，将射击模式从榴弹发射又转回了步枪模式，然后端着它对准那只雌性驴头狼就是一阵将扳机“搂”（注：既抠的意思）到底的扫射。

虽然当时不清楚，但后来我弄明白了王张二人所使用的 QTS-11，不仅在榴弹发射器的弹药上上用的是最新型的可编程智能榴弹、霰弹，在子弹上照样不是等闲之辈，其型号居

然不是我之前所猜想的在95-1型突击步枪常用的DBP-10式5.8毫米步枪弹，而是DBP-12式5.8毫米钨芯穿甲弹，这种弹药别看是由小口径枪械发射的，但穿透力绝对可以用“极强”来形容，原本从DBP-87再到DBP-10式，5.8毫米步/机枪弹的穿透力就已经非常强悍了，前者在300米100%击穿10毫米厚钢板，后者则将同样穿透力下的射击距离提高到了500-600米，这是国外诸如5.56毫米（注：美制口径）、5.45毫米（注：俄制口径）所远远不能及的，而DBP-12式这个型号的子弹，那就是子弹，特别是小口径子弹中的“妖孽”，别说是打带有硬质防弹插板3、4级甚至是5级防弹衣，几百米外就是BMP-1、M113这类的轻型装甲车辆也是能打个对穿，对于作为一种小口径子弹而言，它已经具备了相当恐怖的反装甲能力，弹丸的1000米终点动能更是比53式7.62×54毫米的全威力中口径穿甲燃烧弹还高出了一大截儿，而用这种子弹对付血肉之躯的软目标，属于杀鸡焉用宰牛刀的典型，那驴头狼再皮糙肉厚，它可以抵挡我手中开了刃的工兵铲，但在DBP-12子弹的穿透下，其抵抗力基本跟没有没什么区别，而以QTS-11的性能以及张楠锋的枪法，在这种距离上，别看是全自动的扫射，但子弹一发也没浪费，全部悉数打在了那头雌性驴头狼的脑袋上，当前10发子弹先后击中它的时候，我先是看到血沫四溅，到后来那就是血肉横飞了，驴头狼偌大的头骨在子弹的连续打击下最终土崩瓦解，

当30发子弹全部倾泻完毕后，再看这只可怜的驴头狼——整个头被打的只剩下一个残缺的下巴了。

如此，也自然是没有不死的道理了，温热的尸体还在冒着股股热气，可我们这几个人的脸就太难看了，从头顶到胸前，全是两只驴头狼的血，这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李龙沛，因为他正面对着两只驴头狼，再加上距离又是众人之中最近的，所以被溅射的面积也最大，除了血之外，之前的榴弹爆炸更是把一整块那只雄性驴头狼的皮给炸飞了出去，整个“糊”在了李龙沛光秃秃的大脑袋上。

（未完待续）

1391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7 12:30

天涯管理的还真是严格，楼上因为有一句张楠锋叫骂声就发布出去，把“妈”改成了字母才发出去的，了解了。

1392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11:27

昨天临时有点事，没更图片，今天补上再更新，图1是国产20毫米智能榴弹的三维模型图，张楠锋用它“一发入魂”将雄性驴头狼炸成粉碎，而图2、3则为DBP-12式/型5.8毫米穿甲弹（图2位左下角者），30发打下去，打掉了雌性驴头狼的大半个脑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730983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0950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09510.jpg{EIMAGE}

14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11:31

关于 QTS-11 这个“大杀器”到底有多厉害，楼主再多发一张图，这张图中所说的“某型单兵系统”指的就是它，它与传统的轻武器相比，作战效能成倍增加，使用以碰炸、空炸榴弹主要弹药的榴弹武器时，其杀伤效能已经完爆重机枪、火箭筒甚至是迫击炮，有这个硬实力作为基础，它便成了对驴头狼的战斗中反败为胜的最关键的物质保证。

（注：此图为我军官方数据，绝对权威）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10049.jpg{EIMAGE}

14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11:45

而尤琦与我相比之下稍微好一点，都是满脸满身的血点，但都不是自己的，所以看着挺吓人，不过洗一把脸也就没什么了，至于王虎，他身上被溅射的血液倒是不多，但一块被剧烈爆炸而崩飞出来的驴头狼骨头打中了腹部，撕破了三色

迷彩服后在皮肤上划出了一道不深不浅但流了不少血的伤口，好在随身装备中消毒、包扎以及各种抗感染的药物都准备的十分充足，再加上王虎那是千锤百炼出身的特战精兵，所以这点伤对于他来说，也基本上是不值一提。

（未完待续）

143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11:46

（十）第四日（3):“狼虫虎豹”（3）

相对来说，在我们身后的众人之中，范小雨是比较倒霉的，因为这场战斗严格来说她并没有参加，可她却诠释了一会什么叫“躺着也中枪”——一段儿驴头狼的肠子在爆炸后打着转飞山半空，然后划出一个抛物线，等落下的时候正好像条项链一样挂在了她的脖子上，范小雨生性乐观坚强，且不拘小节，胆子也大，野生动物的肠子在平时是吓不到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一段儿鲜血淋漓的肠子突然落到了自己的脖子上，那换了谁估计也得心里一惊，所以范小雨当看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之后，出于女生的本能，“啊——”的一声尖叫了起来。

我跟季成云作为她在这支队伍里最熟的熟人，立马上前安慰，好在她的确是“女中豪杰”，把肠子扔到一边，再用湿巾擦干净了脸与脖子上蹭上的血，这事也就算过去了。

王虎看了看张楠锋手里的 QTS-11，有点纳闷的说：

“哎？疯子，你怎么用的是我那支枪啊？”

“疯子”，是王虎对张楠锋比较亲近的称呼，就好像张楠锋叫王虎是“老虎”一样，不过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只是王虎用了“锋”与“疯”同音不同字的念法，除此之外，张楠锋有这么一个外号还有一个另外的由头，就是张楠锋在部队的训练中极其刻苦，刻苦到近乎于不要命，所以战友给他起了“疯子”这么一个外号。

言归正传，王虎问出此言后我也才注意到张楠锋手里拿的那支刚才连续击毙两只驴头狼的 QTS-11 是之前恶战挖心猿时王虎所用的那支，因为王虎用的那支是非自动型号，有枪栓这个结构露在外面，而且没有榴弹的供弹弹匣，所以从外形上比较好区别。

张楠锋听罢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

“我的那支是彻底报销了，不过还有一些弹药没用，都归你了。”说着，他腾出一手来从旁边的草丛里拽出一支枪，就是他用的那支半自动榴弹型的 QTS-11，不过此时这支枪已经严重变形，整个枪体的中心位置向内大幅度凹陷，整个枪明显是被一股巨大的爆发力击中后才导致了这种损伤。

“我艹，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王虎见状惊讶道。

“刚才咱俩站在两个角上你没看见，我还没来得及开枪呢，这畜生就撩起后腿踢了我一脚，我当时闪不开了，就横枪去挡，然后就被踹了结结实实，它那力道太大了，枪就是

这么被踢坏的，要不是这支枪，估计现在被踢变形的就得是我了，但我虽然有枪挡着，可也差点踢死我，五脏六腑都被踢得“移位”了，我躺在灌木丛里缓了好一阵子才能站起来，后来你们跟它以及后来的那只打，我就想帮忙，但看你们拿着那些家伙根本打不动它俩，就想用枪，结果自己的枪已经成了这样是肯定不能用了，可我看见你手里也没枪，而是拿着刀子在那儿比划，我就估计你的枪应该也被打飞了，就摸索着找，好在不算难找，一个来回就找到了，最关键的是还能用，剩下的事情你们就都看见了，这两头畜生就都报销在我手里了，这也算是报了刚才的一脚+毁枪之仇了吧。”张楠锋看着手里自己那支被踢变形的枪，语气悠长的把事情经过简单的解释了一遍。

“你这王八蛋在那里一通‘射’倒是爽了，打之前也不说一声，那榴弹威力这么猛，你要打歪了，我们这帮人都得进‘小盒子’（注：既骨灰盒）里去。

还有啊，你的弹药你自己拿着，我不替你背，还都给我了，想得美!”王虎听完一扬手，不满的说。

“妈的，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还能站在这里跟我瞎扯蛋吗？不让你请客还人情就不错了，你这个兵啊，别的都好，就是屁话太多。

给你弹药你还不要，真是不知好歹，算了算了，不要拉倒，打完了别来找我要啊，要我也不给!”张楠锋“寸步不

让”的唇齿相讥了回去，明白人一听都知道这是他俩在拌嘴，虽然王虎的抱怨在我们几人的心中也有，毕竟的确是太危险了，而且又被溅了一身血，但听到张楠锋的“理直气壮”之后，也都不禁释然了，他说的不假，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考虑时间，如果他出手再晚上几秒钟，那不说别人，就李龙沛来而言，至少就得落一个非死即残的下场，所以即便这个山一般的男人被血肉溅到的最惨，但他也是刀尖上混生活的人，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扔掉贴在自己头顶的那张残皮并抹了一把脸上的血之后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

而我作为旁观者，仅仅是听这两句对话，就知道他来之间的感情绝对称得上是“生死情谊”，要不然绝对不可能在这种千钧一发之后还能如此插科打诨的开玩笑，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老兵之间钢铁一般的情谊，有时候往往比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具有战斗力。

分分钟前还紧张到让人窒息的气氛被这两个老兵的一顿“互掐”就给完全打消了，但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本能的扫视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这才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乌兰百克上哪里去了？！

（未完待续）

14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12:04

之前尤琦看地图的时候，她还在，但到大战驴头狼的时候，她就好像不在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现在再一看，还不在，毕竟这么一大帮人里，我对她的印象还算相对深刻，这个团队虽然是七拼八凑而成的，但我不愿再见到任何一个人出现意外甚至是死去，所以一时间竟有些担心起来，转既便把这个情况给尤琦说了个清楚，毕竟乌兰百克是“她的人”。

尤琦还是那副表情，淡淡的说：

“刚才看完地图的时候，我就给了她一个前期侦察的任务，遭遇成年驴头狼之前，她就已经出发了，只是你没看见而已，而她现在的位置，估计距离我们有500-1000米左右，派她出去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里的植被太密集了，而大金雕翼展太大，它是生活在荒漠高原植被稀疏环境下的猛禽，所以在这种环境里无法正常起飞，但现在我们已经很接近神农架的中心地带了，而越是接近目标就越是危险，那么前期侦查就是十分必要的，又所以，我才派她出去，主要是让她找一个制高点，能避开茂密的树林，把大金雕放出去，完成方圆5公里内的大致侦查后再回来，然后归队。”

我一听，这是早有安排啊，看来我又瞎操心了，但也就是尤琦的话音也刚落下这会儿，挂在她左肩头上的对讲机就响了起来，里面传来了乌兰百克的声音，只不过这声音里充

满了焦虑与恐慌，只听她用几乎是一种咆哮的声音喊着：

“小姐，你们快跑！快跑！往来时的反方向跑，最好散开！快快快!!!”

尤琦一听就是眉头一皱，别说是她，连我都知道这是出大事了，因为这几天的接触下来我发现乌兰百克这个人性情阴郁的很，她没有主动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表情也是特别木讷，好像除了她那只大金雕以外，就不对任何其他人或者是其它事感兴趣了，我当时还在想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她跟尤琦凑在一起，完全就是一对儿“面瘫”，不过好歹尤琦还是口齿伶俐的那种，但乌兰百克则是多一个字的话都没有，可惜这两位都长了一副俊俏的面孔，怎么就不爱笑呢？尤其是尤琦，所以基于这种性格的人能喊的如此歇斯底里，可想而知她看到的情况绝对非同小可，我的第一直觉就是情况之严峻，不亚于片刻前刚刚解决掉的驴头狼，而尤琦也是反应迅速，立即招呼道：

“能打的照样做好战斗准备，马上开动起来往回跑！大龙，你去开路，二位，左右两翼就交给你们了，小记者，你跟我殿后，能行吗？”

“大龙”说的是李龙沛，“二位”说的是王张二人这都不用重述，而这个“小记者”那自然说的就是我了，毕竟在场的人只有我是记者，我当时听了竟然忘了那会儿还身处险境之中，脑子里冒出来一顿吐槽：嘿！你倒也不客气啊。不

过她一个女人把这话说到我脸上了，我岂能拒绝？随即回道：

“没问题!”

可之后的一分钟之内我就后悔了，因为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我们下面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众人开始撒开腿按照来时的路一顿狂奔，路上尤琦通过对讲机问乌兰百克：

“小鸟小鸟，你到底看见什么了？！具体有什么危险？！听到请回答!”

“有一群野兽在向你们那个方向高速移动，应该就是冲你们去的!”乌兰百克说。

“什么野兽？是驴头狼吗？”尤琦继续问，因为刚刚与驴头狼交过手，所以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比驴头狼更麻烦的事情，不是因为那一阵折腾引来了更多的驴头狼？毕竟不论是资料还是尤琦，都提到过驴头狼是群居动物，要是这样的话，那可太糟糕了，两只都如此难对付，更何况是一群？不过现实给我开了个玩笑，因为来的这东西比驴头狼更加可怕，而且要可怕的多的多！

“不是，是‘山彪’！重复，是‘山彪!’”乌兰白克嚎道。

“山彪”，名气比驴头狼更大的一种神农架神秘生物，“彪”这个字，本身的基础含义就是一种顶级猛兽的名字，其知名度有多高呢？说“山彪”可能不知道，但提到这几个

词，大部分人肯定都知道：如“彪形大汉”、“彪炳史册”、“彪虎生翼”以及“彪悍”、“彪勇”等等等等，这些成语及词汇中的“彪”字，指的就是“山彪”的“彪”，用“彪”的强大来证明被形容的人或事的厉害，从这里也由此可见这种生物的“武力值”高超到了什么程度，而“山彪”，顾名思义，就是生活在山里的“彪”。

（未完待续）

14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12:15

关于山彪的“江湖传说”，也比绝大多数动物或者说是猛兽都更加具有传奇性：曾经有一群大青猴遇到一只山彪，知道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山彪的追捕。于是猴子们开会，选出一只上年纪的老猴子和一只生病的幼猴，像交买路钱一样送给山彪吃，以求得群体的幸免于难。

更有传言说山彪的猎食范围不同于其它食肉猛兽有严格的领地意识，在它眼里，是完全没有禁区的，哪里有它想吃的猎物，它就能杀到哪里，在明朝甚至有记载说山彪在西双版纳等区域会经常性的把大象作为猎物吃掉，这与把老虎作为猎食目标的驴头狼比起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刘民壮教授的著作《中国神农架》一书中也有关于山彪的记载,其中提到该生物的平均体重大约在 180 公斤上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与雄性平均体重达到 300 公斤

的东北虎相比，山彪只是一个“小块头”，而与体重达到接近400公斤，在九大虎类亚种中身体尺寸与体重至今仍保持着世界纪录大型东北虎相比，就更不算什么了，比体重在250公斤左右的驴头狼也小了不少，可这样一种生物又怎么可能强悍到可以以猎杀亚洲象为食呢？

在一些零散的资料中兴许有一些答案：山彪的奔跑速度超过猎豹，攀爬树木尤其是在树林之中的穿梭能力超过猿猴（注：要不让也不会有一只山彪就把猴群逼的走投无路的传说）、弹跳能力接近于“飞”，可以跳过十几丈宽的悬崖等等等等.....如果上面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山彪就是一种体形不大，但身体机能与各项指标均达到几乎“完美”的生物，拥有高度的灵活性与速度，也许正是它体型适中的原因之一，毕竟太过高大的身躯会对爆发力、弹跳力等这些能力有负面影响。

说到这里，也许大家就已经在各自的脑海里勾勒出了山彪是一种怎样的猛兽，而一只山彪尚且如此，可乌兰百克说的却是“一群”，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的危急无需多言，尤琦这种处事极其冷静的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也不由的在面色中流露出了对她来说极其少有的恐惧，不过与对战挖心猿那次她跑在最前面完全不顾后面人死活的做法不同，这次她竟然要与我一起殿后，热血澎湃之下我没有过多考虑是什么原因让她有这种转变，而更多的是对一位有“巾帼英雄”之

气的女子的敬佩，虽然以我俩的身手，如果真遭遇了传说中的山彪，那基本就是十死无生，即便是李龙沛，恐怕也支撑不了许久。

果然，以山彪的奔跑速度，人类凭借双腿的移动在它们面前与静止并没有太多的区别，而同样是狼狈逃窜的我们，当时的情况相比与挖心猿遭遇的那次只有一点要好一些：就是那会儿是白天，而且路相对好走一些，被挖心猿追的满山跑的时候即便戴着全彩夜视仪，但也毕竟比不过青天白日之下的能见度，更何况那夜视仪也不轻，跑的时间长了，对整个脑袋特别是颈椎都是个不小的负担，另外，再加上这次没有下雨，没有那次雨夜之中的泥泞，除了这些，其它的都更加恶劣，尤其是所面对的对手，比挖心猿可要恐怖万倍。

（未完待续）

14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12:25

（十）第四日（3):“狼虫虎豹”（3）

相对来说，在我们身后的众人之中，范小雨是比较倒霉的，因为这场战斗严格来说她并没有参加，可她却诠释了一会什么叫“躺着也中枪”——一段儿驴头狼的肠子在爆炸后打着转飞山半空，然后划出一个抛物线，等落下的时候正好像条项链一样挂在了她的脖子上，范小雨生性乐观坚强，且不拘小节，胆子也大，野生动物的肠子在平时是吓不到她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一段儿鲜血淋漓的肠子突然落到了自己的脖子上，那换了谁估计也得心里一惊，所以范小雨当看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之后，出于女生的本能，“啊——”的一声尖叫了起来。

我跟季成云作为她在这支队伍里最熟的熟人，立马上前安慰，好在她的确是“女中豪杰”，把肠子扔到一边，再用湿巾擦干净了脸与脖子上蹭上的血，这事也就算过去了。

王虎看了看张楠锋手里的QTS-11，有点纳闷的说：

“哎？疯子，你怎么用的是我那支枪啊？”

“疯子”，是王虎对张楠锋比较亲近的称呼，就好像张楠锋叫王虎是“老虎”一样，不过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只是王虎用了“锋”与“疯”同音不同字的念法，除此之外，张楠锋有这么一个外号还有一个另外的由头，就是张楠锋在部队的训练中极其刻苦，刻苦到近乎于不要命，所以战友给他起了“疯子”这么一个外号。

言归正传，王虎问出此言后我也才注意到张楠锋手里拿的那支刚才连续击毙两只驴头狼的QTS-11是之前恶战挖心猿时王虎所用的那支，因为王虎用的那支是非自动型号，有枪栓这个结构露在外面，而且没有榴弹的供弹弹匣，所以从外形上比较好区别。

张楠锋听罢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

“我的那支是彻底报销了，不过还有一些弹药没用，都

归你了。”说着，他腾出一手来从旁边的草丛里拽出一支枪，就是他用的那支半自动榴弹型的QTS-11，不过此时这支枪已经严重变形，整个枪体的中心位置向内大幅度凹陷，整个枪明显是被一股巨大的爆发力击中后才导致了这种损伤。

“我艹，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王虎见状惊讶道。

“刚才咱俩站在两个角上你没看见，我还没来得及开枪呢，这畜生就撩起后腿踢了我一脚，我当时闪不开了，就横枪去挡，然后就被踹了结结实实，它那力道太大了，枪就是这么被踢坏的，要不是这支枪，估计现在被踢变形的就得是我了，但我虽然有枪挡着，可也差点踢死我，五脏六腑都被踢得“移位”了，我躺在灌木丛里缓了好一阵子才能站起来，后来你们跟它以及后来的那只打，我就想帮忙，但看你们拿着那些家伙根本打不动它俩，就想用枪，结果自己的枪已经成了这样是肯定不能用了，可我看见你手里也没枪，而是拿着刀子在那儿比划，我就估计你的枪应该也被打飞了，就摸索着找，好在不算难找，一个来回就找到了，最关键的是还能用，剩下的事情你们就都看见了，这两头畜生就都报销在我手里了，这也算是报了刚才的一脚+毁枪之仇了吧。”张楠锋看着手里自己那支被踢变形的枪，语气悠长的把事情经过简单的解释了一遍。

“你这王八蛋在那里一通‘射’倒是爽了，打之前也不说一声，那榴弹威力这么猛，你要打歪了，我们这帮人都得

进‘小盒子’（注：既骨灰盒）里去。

还有啊，你的弹药你自己拿着，我不替你背，还都给我了，想得美!”王虎听完一扬手，不满的说。

“妈的，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还能站在这里跟我瞎扯蛋吗？不让你请客还人情就不错了，你这个兵啊，别的都好，就是屁话太多。

给你弹药你还不要，真是不知好歹，算了算了，不要拉倒，打完了别来找我要啊，要我也不给!”张楠锋“寸步不让”的唇齿相讥了回去，明白人一听都知道这是他俩在拌嘴，虽然王虎的抱怨在我们几人的心中也有，毕竟的确是太危险了，而且又被溅了一身血，但听到张楠锋的“理直气壮”之后，也都不禁释然了，他说的不假，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考虑时间，如果他出手再晚上几秒钟，那不说别人，就李龙沛来而言，至少就得落一个非死即残的下场，所以即便这个山一般的男人被血肉溅到的最惨，但他也是刀尖上混生活的人，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扔掉贴在自己头顶的那张残皮并抹了一把脸上的血之后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

而我作为旁观者，仅仅是听这两句对话，就知道他来之间的感情绝对称得上是“生死情谊”，要不然绝对不可能在这种千钧一发之后还能如此插科打诨的开玩笑，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老兵之间钢铁一般的情谊，有时候往往比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具有战斗力。

分分钟前还紧张到让人窒息的气氛被这两个老兵的一顿“互掐”就给完全打消了，但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本能的扫视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这才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乌兰百克上哪里去了？！

（未完待续）

14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12:28

1431 楼的内容楼主在楼上重新发了，为了防止再次被吞楼，这里在发一遍文字截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1256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1257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12575.png{EIMAGE}

14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13:52

对于系统吞楼导致楼层顺序错乱的事情，楼主深表歉意，实在是没有办法，各位看官见谅.....

144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8 21:30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发一个有“动物故事大王”之称的沈石溪写的一篇关于山彪的文章的截图，文章的名字就叫《山彪》，文中在开头也提到了楼主说的那个关于山彪追杀猴群的传说。

其它方面，文中除了主要讲山彪捕杀崖羊之外，山彪去吃被它扫下摔死的崖羊，更是利用大金雕作为“降落伞”下落到悬崖之下，这智商与能力简直就是动物之中的“超级英雄”，而且最关键的是，按照坐着对这只山彪体型不足老虎三分之一的描述来看，这还只是一只未发育完全的未成年山彪，一个“未成年”都尚且如此，成年的山彪有什么本事就可想而知了。

好了，话不多说，上截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3176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3176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31769.png{EIMAGE}

14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9 12:18

我攥着工兵铲的手因为紧张与剧烈运动而不断出汗，不

用回头，仅仅是听见树丛被某种巨大物体快速移动而冲开的声音越来越近，我就知道它们来了，我想即便要死，也得看清楚是死在什么东西的手里吧，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扭头一看，但见起码有三只山彪已经进入到了我的视线之内，与各种资料的记载中写的基本一致，我身后的这种食肉猛兽与常见的老虎种类的外形相似，但是身上的花纹比较稀少，肤色更深，毛发更细密，躯干生长走势从结构的科学性的角度来说完全是融合了猫科动物与犬科动物的所有优点，体形修长且臀部、肩部乃至四肢的肌肉都极其发达，几乎没有丝毫的赘肉，向上缩进去的腹部与在全身占比几乎最大的腰部都说明着这生物极其善于奔跑与跳跃，而那张写满“丛林法则”残酷的大脸上，更是没有一丁点对生命的怜悯！

而这三只山彪，左边的一只最快，三蹿两纵之下已经到了近前，随后就是一扑，起身扑向尤琦，我心说不好！这要是扑中了，即便没有其它的攻击，仅凭着将近 200 公斤的体重与跃起的高度加上高速奔跑所产生的动能就能将她活活压死或者是撞死，情况紧急，我几乎是在本能的支配下把身子一拧，左手一挥，将手中的工兵铲给掷了出去，这一招原先我在采访空降兵的时候，“雷神突击队”（注：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第 15 军’，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军’部队中的特种大队）的队员教过我，我个人对这招比较感兴趣，感觉比电影里用烂了的扔飞刀情节更有“逼格”，所以

自己还练过好一段时间，平均10米的距离上，静对静的扔，击中易拉罐大小的目标我有80%左右的把握，但在这种玩命跑，且目标也在高速移动并心里极其紧张的情况能有几成的命中率我就完全没有谱儿了，在掷出去的那一刻脑子里完全是一阵空白。

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事发多年之后想起来虽然心有余悸但还感到一些自豪，因为那柄工兵铲扔出去之后旋转着正好用铲头击中了那只已经凌空跃起的山彪耳朵，不论是犬科动物还是猫科动物，耳朵是它们的一大要害，内部结构复杂带来的是超好的听力，但随之而来的代价则是非常娇贵，山彪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宠物犬的耳朵对吹气都比较敏感（注：家里有养犬的看官可以去试一试，轻轻一吹，狗狗的反应就很明显），对重击更是无法抵抗，而一支工兵铲全速飞行了不到五米这么短的距离之后命中了它的耳朵，虽然远远不够造成什么重大杀伤，但对它的确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

只见这只山彪脑袋一歪，“嗷”的叫了一声，很明显是把它给打疼了，而正是因为它在空中一甩头，扑出去的方向就略有改变，当落地的时候正好错开了一个身位，落在了尤琦的右边，落地之后这家伙身子一抖，张开大嘴一阵咆哮，像是在发泄愤怒，随后腰身一弓，那架势是是再次发动攻击，在它一步可及的范围内就我、尤琦两个人，它不论扑谁，那我俩谁被扑中了都必死无疑，但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一道火

光闪过，精准无比的从嚎叫后还没有来得及闭上嘴巴的山彪口中钻了进去，随后再看它的屁股处，令人咋舌不已的一幕就发生了：它整个肛门的位置向着正后方就爆裂开来，里面各种内脏都跟着一起呈溅射状喷出去的距离起码达到 10 米开外。

这只山彪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我莫名其妙一脸懵哔的顺着火光飞过来的方向一看，但见张楠锋手里端着 QTS-11，那 20 毫米的榴弹枪口上还在冒着烟，从刚才他射击的效果来看，其发射的是一枚榴霰弹，而不是榴弹，如果是榴弹的话，我与尤琦都得受到爆炸的波及，也许是处于这个考虑，他才换装了榴霰弹，不过能在这种情况下打进目标的嘴里，这射击技术就不是强大的问题了，而是叼炸天啊！我正在发愣，他大吼一声：

“别看了，快跑!”

被他一喊，我与尤琦才都从刚才的震惊之中缓过神来，再看另外两只山彪已经越过我们冲进了人群之中，一顿撕拿啃咬，我看见起码有三个人被扑倒在地，生死不明，我快跑两步捡回工兵铲就冲上去想要帮忙，但那山彪实在是太厉害了，与驴头狼那种仗着皮糙肉厚猛打猛冲的风格不同，它的身手极其矫健灵活，从开路位置赶回来支援众人的李龙沛挥舞着开山刀加入战团，但左劈右砍之下居然打不到这两只山彪中的任何一只，而且不仅打不到，在不到 3 秒钟的交手事

件里，他的身上还被其中一只抓破了数处，我事后还在想，估计李龙沛加上打黑市拳的人兽大战时，以及上方才才打败的驴头狼，他活这么大碰到过的最难对付的野兽对手。

不过有一点我看着奇怪，因为李龙沛衣服被抓破后，里面露出来的既不是血肉也不是衣服，更是一种类似机械的结构，只是与身体很贴身，有外套遮住几乎分辨不出来，我心说难道这壮汉是个机器人？机器人现在都做的这么像人了？终结者啊？

两只山彪扑倒数人之后，一只与李龙沛战在一处，另一只则与旁边的王虎、张楠锋打成一团，如此近距离的缠斗，根本没有机会给 QTS-11 再重新装填弹药，而且这山彪与王虎的距离极近，即便步枪之中还要待发的子弹，张楠锋也不敢贸然开火，毕竟误伤到自己人那可就太不应该了，他最后索性把枪往背后一背，同样抽出战术刀与王虎前后配合，开始与这只山彪展开白刃战，可李龙沛那边拿着柄大刀都打的十分吃力，这两人都拿着主要作为工具使用的战术刀面对这么难对付的山彪，又岂能占到便宜？

（未完待续）

14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9 12:25

等我与尤琦赶过来的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双方的战斗已经分出胜负，李龙沛被压在地上，山彪想要咬断他的喉咙，

他伸出右臂进行阻挡，便被咬住了右臂，而右臂之中竟然冒出了一流火花，他是机器人的这种猜测事后想起来虽然只是个笑谈，但这的确更让我确定了他身上的确存在某种机械结构的装置，而王张二人则被逼的退到了一颗大树的前面，两人满脸都是血水，浑身的迷彩服已经快被抓咬成破布了，很多伤口都在滴着血，看样子已经走投无路，危在旦夕。

我想也就是他们三个，还能与两只传说中战无不胜的成年山彪打斗这么多个回合，倘若换了旁人，恐怕第一个照面就已经做了山彪的口下或爪下亡魂了。

这时候即便我跟尤琦去舍命助战，无非是多两条被山彪“送走投胎”去的冤死鬼罢了，一个绝望的年头在我脑中闪过，我想这次是真的完了，上次在驴头狼那里能翻盘获胜，是因为有张楠锋操着犀利火器，现在则谁也没有了，即便乌兰百克有可能出现，但她加上她那只大金雕也对这两只山彪无可奈何，我也没见她还有什么秘密武器，除非是再有奇迹发生，要不然此次神农架之旅，就要到此为“止”了。

不过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如果真没有奇迹发生我也就没机会坐在这里敲打键盘写下这段回忆了，而且最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奇迹与人无关，唯心的讲更像是天意——就在这两只山彪要对眼下目标发动致命一击的时候，在山林的深处，传来一声啸叫，这声叫那可以说是震天撼地，虽然感觉距离很远，但听的让人振聋发聩，我被这声波穿透耳膜之后顿觉

精神一振，而那两只山彪在听见这个声音之后做出的表现更加令人意外，它们就好像是被家长严厉训斥的孩子，上一秒钟还凶神恶煞欲致人于死地，这一秒钟立马就“怂”了，身子向后一缩，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而且我仔细观察发现它们的身体居然还在颤抖，很明显，刚才的那个叫声是一种它们极其恐惧的生物发出来的，那么能让两只成年山彪都瑟瑟发抖的生物，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基于此，我担心刚离狼穴又入虎口，所以便紧握着工兵铲猫着腰伏在地上警觉的盯着四周，要是真碰上更难厉害的家伙，那大不了也是一死，事到如今反正也没什么好怕的了，死也要死个脸朝上！而其他凡是还没有跑散，仍然在现场的人也都大气不敢出，都在等待着下面将发生什么。

（未完待续）

14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9 12:41

（十一）第四日（4）:“狼虫虎豹”（4）

时间仅仅过去了几秒钟，却像几年一样漫长，在这几秒钟里一个奇怪的画面就产生了:几十个人、两只山彪,都“定”在了原地，谁也不动，丛林里静的出奇，原本在山彪追赶我们的时候，林中还有各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可在那声啸叫之后，鸟鸣声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除了风吹过树梢带起的树叶沙沙声，这世界好像被按了“静音”键一样，声息皆无。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大约有一分钟左右，在林子的正北方向，一个硕大、魁梧到无法形容的身影，慢慢的信步走了出来，看到这个身影，我一度怀疑刚才听到密林深处的声音是不是它发出来的，因为那声音听着很远，但现在发出这声音的主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到了我们的面前，是它拥有太过不可思议的速度，还是它一直就在身边？不过仔细回忆一下，那声音虽然听着很远，却又好像无处不在！

随着这个巨大身影的慢慢逼近，那两只山彪发抖的频率更快了，到最后简直可以用体似筛糠来形容，而我们每个人也感到了一股不可名状的压迫感，那是一股来自真正王者的威严。

最后待它完全走出密林的遮挡，将全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尤琦如此见多识广且冷静异常，从开始到前一刻从未因为某件事而感到过度惊奇的人，竟然都惊讶到有些口吃的说道：

“这.....这是.....过山黄！”

这个过山黄是何方神圣，在这里我又要说点题外话解释一下了，咳，尽量长话短说：如果要将神农架中的神秘生物分出等级的话，那么驴头狼与山彪属于一级，而过山黄则与野人属于更高一级，如果套用国家对保护动物的等级划分，那么前两者就是一级保护动物，而后两者则是特级保护动物，该物同样在刘民壮教授的《中国神农架》中有所提及，其体

形硕大无比，重达千斤，远超过现有的任何猫科或犬科动物，毛色呈枯黄色，没有固定领地，会在栖息地四周不停的游走，翻山越岭无谁敢挡，基于它的河中外形与习性，所以被人们命名为“过山黄”，而根传说说，这是一种善兽，虽然关于它的事迹有很多很多，却从来没有过它伤人的记录，也没有过它偷吃百姓家牲口的记录，它行踪诡秘，极其罕见，如果能有幸见到，则是一种幸运与受到上天眷顾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讲，过山黄于神农架的意义，就好像在塔克拉玛大沙漠中白毛神驼（注：在新疆，白毛骆驼是沙漠中的神，危难时刻遇见它，跟着它走，就能死里逃生）一样，都是具有一定神话色彩、且祥瑞的象征，尤琦说来者是过山黄，我便想到了这些事情，心中不禁一喜，想到如果过山黄真的是祥瑞之兆，再结合眼前两只山彪的反应，也许我们这群人还真的有救。

话说回来，这只硕大无比的过山黄当走到距离两只山彪还有 3 米左右的距离时就停下了脚步，然后定睛看了它们半晌，接着向着空中轻轻一吼，那两只山彪好似如获大赦一般，拔腿就跑，而且那跑的速度比刚才追我们的时候还要快，可见它们迫切离开这里的心有多么的急，以山彪的速度，一眨眼的功夫，便消失在密林之中不见了踪影，而我们则仍然不敢懈怠，毕竟传说是传说，现实是现实，眼前近在咫尺这么大一头猛兽，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众人都看着过山黄，

生怕它只是赶走相对弱小的竞争对手来独吞我们这些“猎物”。

看到山彪跑没影儿了之后，过山黄扭过头来又打量起我们来，在它的眼神中没有其它猛兽挂在脸上那种猎杀猎物的戾气，而是时而像是一个审视着我们这些闯入它家里的“不速之客”的主人，时而像是俯视着自己子民的君主，不仅如此，不论是气场还是动作，它浑身上下都散发出的是不可亵渎的威严，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与人类相比，它才是这里的王！是这里的主宰与皇帝！

最终，它身子向上一挺，对着天空发出一声让我们感到耳膜发麻的长啸之声后转身以散步似的样子离去，步伐轻松且悠扬，每一步之间都充满了自信，那股“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气势，跃然眼前。

待众人都确定过山黄的确对我们没有恶意并且的确是走远了之后，这才开始窃窃私语到放声交流了起来，我这会儿才发现我因为一直猫着腰，腰都酸了，这才站起来扶着一棵树扭动了几下活动开有些僵硬的筋骨，往人群中一看，发现竟有一人面向着过山黄离开的方向双膝拜倒，以头杵地跪在那里，虔诚的就像见到心目中真神的教徒，我走过去上下一打量，这才发现这人居然是季成云，我大惑不解的问：

“哎？老季你干嘛呢？这是在拜谁啊？”

“他这是在拜过山黄，我在探险协会待了一年多，听说

季叔特别迷这种动物，他说他作为野外探险科考大军中的一员，这辈子最想见到的两种动物就是野人与过山黄，这次他能跟着再来一次神农架，主要就是为了这个，过山黄对于他来说，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这个整个探险协会都知道，好多人还在背后议论他有精神病，为了一种还不确定到底存不存在的生物就玩儿命的在神农架跑，早晚把自己作死。”范小雨把我拉到一边，低声给我解释了一下，我若有所悟，再看季成云的时候，他已经抬起脸来，我发现他已经有了些许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甚至连鼻涕都流出来了，我虽然能为自己在有生之年可以亲眼看到这种威严到无以复加的神秘生物也感到无限的激动与自豪，但还达不到季成云这个程度，尤琦站在另一头，仿佛看出了我的不理解，接着范小雨的话补充道：

“传说，整个神农架只有一只过山黄，它雌雄同体可无性繁殖，平均寿命高达200年之久，是神农架的守护神，不同于其它猛兽，它没有固定的巢穴，常年游走在整个山林之中，它虽然居无定所，但不像鬣狗那样流浪，而是因为对它而言，整个山林，都是它的巢穴，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它的家。”

（未完待续）

1472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29 18:23

楼主又来更图了，不过这次更的图“迟到”的有点多：这是在整理资料后写《越战诡事》时找朋友画的两幅画，存在电脑里有日子了，一直忘了更，虽然相关正文早就更完了，不过既然画了不发出来就可惜了，黑白画，画的也比较简笔，各位看官看的时候不要挑剔，毕竟我这个画这两幅画的朋友也并不是专业的，只是业余喜欢而已。

关于画的内容，就是我军战士与“杀人蜂”和“食人鼠”的大致比例，当然了，这是人工画的，比例肯定不怎么精确，但通过采访老兵的描述，大致就是这么个尺寸，其中图 1 中的“杀人蜂”以中间正面那只与右侧人体的大小比例为准，左右略小的只是用来体现“杀人蜂”两侧大致外形的，而图 2 中的“食人鼠”以最下面那只与左侧人体的大小比例为准，上面两只略小的只是用来体现“食人鼠”的两种姿态。

（注：除了“杀人蜂”与“食人鼠”本身以外，我军战士的枪械等细节画可能与实际情况多有出入，这个没办法，我这朋友也不是军迷，不能强求人家画的这么细致）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5912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59124.jpg{EIMAGE}

14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3:11

“除了在神农架，在鄂西、渝东等地区，过山黄也在民间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尊重它的人们将它称之为‘山神’、‘山王’、‘山君’、‘山王菩萨’、‘黄老爷’，甚至为它修祠建庙供以香火，这些淳朴的山民会向过山黄祈求平安，抛开这些神话色彩的成分不说，从珍稀动物的角度来讲，过山黄的确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巨型猫科或犬科动物，根据我老师（注：既刘民壮教授）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在《山海经》中记载的古代神兽驺虞指的就是此物，而更加广为人知的‘四大神兽’，也就是青龙、白虎、玄武、朱雀中代表着至高武力的白虎，也是过山黄，关于过山黄的外貌，你们刚才也都看见了，毛色呈枯草的浅黄色，黑斑很少，在阳光的照耀下会反射出一种近似于雪白的颜色，这也是它被传颂称为神兽白虎的原因，另外，它那两颗长度超过 20 厘米突出唇外的獠牙也是其显著特征之一，介于此，有一些人认为它是晚中新世到上新世末更新世初曾经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及北美洲少部分区域的剑齿虎的后裔或者是亚种。

可通过化石来看，经过技术复原后剑齿虎已知最大个体的体重估计在 400 公斤左右，但过山黄则超过了 500 公斤，明显要大出不少，另外，从习性上也说不通，剑齿虎是一种极其凶猛的史前肉食猫科动物，对待猎物时绝不手软的，而过山黄素有‘善兽’与‘仁兽’之称，与剑齿虎乃至几乎所有的肉食猛兽的习性都相左，这一点，实在是无法解释。

不过，刚才那只过山黄发出第一声吼的时候，听声音应该距离我们还很远，但转眼就到了近前，这正好也与传说中神兽驺虞或者是白虎可日行千里的神速相对应了，看来硕大的体型并没有影响它的速度，反而是速度与耐力俱佳的最顶尖奔跑高手。”季成云说，一提起过山黄来，他果然就开始滔滔不绝起来，言语之间对这种巨大神秘生物的敬仰与崇拜之情溢于言表，联想到他老师刘民壮几乎为神农架的珍稀动物，尤琦是神秘生物的科考视野奉献了一生的心血，而他则继承老师的遗志，对过山黄有这种特殊的情怀，倒也不难理解。

“呃.....如果现在咱们已经暂时安全了，那么我插句嘴：那三只山彪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而且看攻击方向，对我们这些人非常的有针对性，如果说是打遭遇战还说的过去，可之前还离着这么远，它们为什么要一路奔袭过来攻击我们？是不是跟我们与驴头狼交手有关？难道是因为这个而惊扰激怒它们了？”我说。

“安全是安全了，过山黄在这大山之中的‘威信’还是没的说的，山彪纵然凶悍绝伦，但也不敢在距离过山黄不远的地方撒野。

至于你的问题，刚才我又跟乌兰通过话了，她说据她观察，我们遭到山彪的袭击是因为触动了一整个的‘生物连锁反应’，杨江汉，也就是之前被驴头狼咬死的那个，他扎伤

了驴头狼幼崽，导致它的父母，也就是那两头成年了驴头狼来攻击我们，而我们战斗的地方，是山彪用尿液划下的领地，虽然山彪没有固定的捕食范围，根据它们所能移动到的范围，所到之处都是它们的捕猎区，但它们在某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还是有相对固定的栖息地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用尿液以气味划下的领地，这一点山彪与其它的食肉猛兽并没有什么不同。

说的简单一点也就是：也就是山彪的捕猎范围没有禁区，所以它敢去其它猛兽划定的领地捕猎，而它的栖息地有划定，又所以其它猛兽休想到它划定的范围内捕猎，否则就是杀无赦，这是一种基于硬实力而养成的“霸道”。

而按照常理来说，驴头狼是不敢在山彪的地盘上撒野的，这两只成年带着一只幼崽，估计到这里来时为了寻找水源，正在喝水的时候发生了幼崽被杨江汉袭击的这件事，出于护仔的本性，那两只成年驴头狼也就顾不得对山彪的忌惮，返回这里对付我们，但战斗产生的声音，特别是浓烈的血腥味将自己的领地遭到入侵的信息传递到了附近的山彪群那里，为了捍卫族群在自己领地上的统治力，那三只山彪便杀到这里，确切的说，它们的原意是对付驴头狼，却不巧碰上了还没来得及撤走的我们，自然也就把我们一并当成了入侵者，随即发动进攻。

另外，如果还有关于过山黄的疑问，我就一并说两句：

偌大的神农架，过山黄神龙见首不见尾，但能被我们碰上，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碰上了好到不能再好的运气了，不过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说，过山黄出现在这里也不奇怪，因为在它眼里，它就是这里的国王，什么驴头狼、山彪，都不过是它‘子民’而已，所以你看它的低吼声更像是在教训山彪，但之后并没有将它们怎么样，对于我们，它也比较友好，看来传说中过山黄是带有祥瑞之兆的善兽果然并不是虚传。

而一个人见到了心心念念已久的神秘生物，倒身下拜、老泪纵横，这要用执念来解释的话，倒也在情理之中。”尤琦对我解释道，而她最后一段话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说的就是季成云，而季成云显然还没有从能在如此近的距离上亲眼目睹过山黄的激动中缓过神来，眼神还有点直勾勾的，呼吸也因为这么大的情绪波动而没有完全平复下来，所以对尤琦的话也根本没有反应。

（未完待续）

15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3:25

“如果要拿民间传说以及未经证实的资料作为讨论依据的话，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在神秘生物这个圈子里听过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说山彪就是过山黄，只是未成年状态的过山黄而已，可按照你的解释，又明显不是这么一回事，尤

小姐，这个你有何高见呐？”范小雨说，不论是问题还是口气，都依然是带着刺儿，而她这个问题实际上也相当于质问了季成云刚才说的话，因为季成云说的话里引用的民间传说比尤琦更多，但出于个人成见，所以她把话锋只对准了尤琦一人。

我估计尤琦肯定会长篇大论的回击她一番，果然这位尤大小姐没让我“失望”，她转身继续摆着那副标准的、丝毫看不出喜怒哀乐的“扑克脸”来回道：

“你怎么说也挂着‘珍稀动植物专家’名头的研究员，今天亲眼见到了过山黄与山彪，这两种生物有没有亲缘关系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还有，既然你说到了民间传说，那我在这里就再给你科普一个常识：我国古语中有‘狼虫虎豹’一词，用来泛指各种食肉猛兽，但其中的狼，指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普通狼，而是这里所见到的驴头狼，而这个虫，则就是山彪，虎豹自不用说，在《水浒传》中有‘白额吊睛大虫’一词，用来形容巨虎，在其第二十二回《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中，武松醉酒打死的那只便是，其实抛开这是《水浒传》作为小说的虚构情节不谈，就从生物特性的角度说，武松打死的那只野兽并不是普通的虎，而是一只比虎更加凶猛的山彪，只是山彪的外形与虎类相似，便久而久之的被不懂的人误传成老虎了而已，所以，‘大虫’并不是寻常虎类的代言

词，而是特指‘彪’这种生物。

最后提醒你一下，学习这件事，从来都不只是记住已有的资料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要在不迷信权威的前提下，结合各种情况然后学会自主思考，这样才能不断的进步，懂吗？”

范小雨果然还是“嫩”一点，话锋远没有尤琦这么犀利，被这一反问之下有些脸红，不知道怎么回答，正想不出怎么应对的这会儿，一名男队员的声音传来：

“奇怪，你看这伤口，都只有一处，完全不像是狩猎时展开全面攻击的样子。”我们闻声而望，就见几名队员凑在一起，指着地上一具尸体的伤口说，我知道那肯定是刚才被山彪追逐时咬死的三人中的其中之一，心说这些人心他妈的也是够大的，可能一路走来看过的死亡太多了，再见到同伴惨死于眼前居然没有恐惧与背上，而是兴致勃勃的在讨论为什么只有一个伤口。

“山彪追击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全部杀死，因为在它们眼里，我们是闯入它们地盘的入侵者，所以，只要能一口置于死地，自然不需要再费劲多咬一口或者是多打一爪。”尤琦说道，随后又有一些人问东问西，大致都是我与范小雨上面那些问题的翻版，而她则将刚才给我俩的解释“浓缩”后言简意赅的又讲了一遍，那些队员说，那些人听罢频频点头，认为说的有道理。

（未完待续）

150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3:47

剩下的事情与以前一样，拿出机械大狗上的防腐密封裹尸袋将三具被干净利落咬断脖子完全没有遭到第二次攻击的尸体装进去，然后又挖了一个临时的坑埋了起来并做上了记号，美其名曰以后有机会再挖出来送回去火化，如此算来，到现在为止，整支队伍伤者不算，仅仅是死亡人数就已经飙升到 11 人了，想到这里，我心里暗骂居然还说还要等下次再来，那不知道得到哪个地老天荒的时候呢，再说了，有这一次，下次这帮人里还有谁愿意再来一回？除非是要钱不要命了，或者是启用新人，但启用新人，按照本次的经验，那估计有得有新的死亡者与尸体出现，这不就变成了一个“死人、埋尸体、下次再来挖尸体、再死人、再埋尸体、再下次来挖尸体”的死循环了？

可估计尤琦这么精明的人肯定不会干这种蠢事，所以必定是有另外的解决办法，不过那跟我关系就不大了，所以也没有再去多想。

对于那具被张楠锋用榴霰弹“从头穿到尾”的山彪尸体，这些狼狈不堪的队员们还很感兴趣，一名女队员看了半天后说：

“我记得老虎都是独来独往的啊，怎么在这里碰上的是

成群的呢？3只一块出来，这场面除了动物园以外，别的地方恐怕都见不到吧。”

“这不是老虎，你没听别人说吗？这叫山彪，只是跟老虎长得有点像而已，不是一回事。”另一名男队员插话解释了起来。

“即便是老虎，也不是没有成群的，老虎不成群的主要原因是虎类的数量比较稀少，为了形成对猎物资源的独占欲独享，所以对领地内的其它食肉动物有很强烈的排斥性，但如果情况特殊，比如猎物严重不够而导致领地重叠、种群集中起来的话，那也会有群体行动甚至是过群居生活的。”季成云说。

“那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和相关记载呢？”那名女队员继续发问，大有刨根问底的架势。

“这个当然有，比如说，从两宋时期一直到明代，都有群虎伤人的事件发生，这种情况在史书上一般被称之为‘虎患’，特别是在大灾大难过后，虎患就是大概率出现的‘次生灾害’，历史上危害巨大的虎患造成的损失要远超过西北地区所谓的狼灾，在福建、广东、湖北、湖南都出现过虎群白天进村吃人的事件，虎群的规模小则5、6只，多则3、40只，而最严重的则是在1952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的湖南，在这几年中湖南陆续丧命于虎口之下的人不下2000,在1957年的雪峰山脚下，更有‘百虎围村’的记录，上百只老虎围

住一个村庄，一天之内被老虎吃掉的村民就有32人，伤者则多达数百，后来号召全国打虎，加上又有部队支援，枪炮齐上，才把那次的虎患给强行打压了回去，在这其中，出现了不少打虎能手，有一个叫钟永泰，因为猎杀的老虎数量多，还上了《湖南日报》，他一生利用陷阱活捉过11只老虎，猎杀的野猪、山牛等动物数以万计，据说高达4.69万只，他的猎杀野兽数量占了当时炎陵全部猎杀总量的三分之二。

而福建那边甚至一度因为打虎的原因，村民把虎肉拿到集市上贩卖，而且因为虎肉太多，导致其价格比牛肉、羊肉还要便宜，仅比猪肉略贵，那个时候的老虎，还真不是保护动物，简直比狗都常见。

另外说一下，当时出现虎患的地区基本都是在南方，因为南方多山多林，虎类的栖息地比较集中，介于地域原因，伤人的老虎品种差不多都是华南虎，虽然东北虎更加凶猛强悍，但因为生活在苦寒之地，地广人稀，所以伤人吃人的记录反而少的多。”季成云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刚才顶礼膜拜过山黄的情绪中恢复了正常，他三言两句把话头接过去之后，那就开始了一顿说，听的那些小青年们都是目瞪口呆。

“叔叔，我还是不理解，不管是华南虎还是东北虎，它们的繁衍以及生长周期都是不变的，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呢？上百只老虎同时出现，这想都不敢想啊。”那名女队员看来的确是要刨根问底，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说实在的，

一开始这个事情我没有深究下去的时候，跟这名女队员所纳闷的问题差不多，虎类一般深居于深山之中，如果说在人类出没的地区偶尔伤人这倒有情可愿，但这么多老虎主动围攻人类聚居区，这的确就有点匪夷所思了，而且说虎患一般出现在大灾大难之后，这大灾难之后共有的情况就是死人多，那老虎在这个时候集体出动，难不成是因为老虎爱吃人肉？估计不太可能。不过季成云毕竟是这方面的行家，他的一番由浅入深的解释让我以及所有在场有这个疑问的人都茅塞顿开，他是这样说的：

“虎患的出现当然不是因为老虎的数量突然增多的，只是某种外界原因刺激的老虎都集中起来了而已，之前为什么说虎患一般发生在大灾大难之后？那是因为不管是战乱还是瘟疫，亦或者是饥荒，导致人口剧减之后为了增加人口恢复生产，人们都会采取开垦新地，增加耕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的方式来养育更多的人口的办法，但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新开垦的耕地侵入到原本虎类的领地，虎类作为一种领地意识极强的猛兽，自然会以武力捍卫自己的领地，之后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造成了人虎冲突，而湖南的‘百虎围村’虽然深层原因不同，但直接原因却是一样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湖南的土地改革正进行的火热，被压迫了上千年的底层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当地省政府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号召全省的青壮年进行大规模的

荒山开垦工程，由于开垦的速度太快，导致原本生存在这里的野猪、山牛等动物栖息地被占，没有了栖息地，这些动物就下山去吃农民的农作物，双方的厮杀也就此爆发。

由于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缺乏生态方面的知识，所以不仅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反而继续发出命令，号召所有猎人上山捕杀这些动物，其中还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比如打死野猪一头奖励谷子一斗，打死山牛一头奖励谷子两斗。

简单的讲，就耕地占领了草食动物与杂食动物的栖息地，然后它们被迫下山吃农作物为生，人类再组织力量大规模捕杀这类动物，野猪、山牛、羚羊、野兔被捕杀殆尽后，接着又导致山林深处的华南虎没有猎物可以充饥，其引发的后果就是饿虎出山，袭击人畜，并最终发展到直接将目标锁定在了人类的身上并开始群体主动攻击村庄的程度，情况最恶劣的时候，山治长沙城都遭到了虎群的威胁。

总的来说，这是一幅‘生态多米诺骨牌’，从一开始打倒第一个，后面的跟着倒下去并最终产生严重后果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般来说，一直华南虎的生存空间至少需要70平方公里的山林，以草食性动物野猪、梅花鹿、狍、兔等为食，在这个范围内起码要生存有200只梅花鹿、300只羚羊以及150只野猪，这才能维持得起一个小型生态圈的平衡，你想这些动物都被打了个精光，华南虎没的可吃，那它饿急眼了，不

吃人吃什么？”

季成云这一通滔滔不绝的讲解倒的确有几分知识渊博的教授、讲师的风采，我以及有此疑问的众人都听的茅塞顿开，在这神农架核心无人区的原始密林之中，站在这里听上一趟有关“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主题的现场课，还真是既应景又有趣。

（未完待续）

15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5:24

楼主又来更图了，先更第一部分，关于过山黄的一点资料，下图中便有刘民壮教授在《中国神农架》中对过山黄的描述原话：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93174.png{EIMAGE}

15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5:25

这下是关于过山黄的民间传说资料：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9334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93362.png{EIMAGE}

15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5:30

这是关于过山黄的目击资料，不过如果其中描述属实，那看来至少在某一个时代，过山黄的数量还是有一定规模的，能经常与人类发生接触，虽然各种传说与目击描述中对过山黄的形容有所出入，但总的来讲，有两条是基本确定的：一是过山黄体长在 4 米以上重大 900-1000 斤，远超现今已知的任何猫科及犬科动物，二是不论处于什么动机，过山黄对人类不感兴趣，极少或者是根本不伤人。

（注：图 2 中第二自然段提到过山黄也会吃人，吃的少的原因是人类不够吃，对于这个说法我持保留态度）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9369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9370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393711.png{EIMAGE}

15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5:31

第一部分的图更完了，一会儿楼主忙完了会再来更第二部分的。

（未完待续）

15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8:40

楼主又来更图了，更第二组图片，这次更的前两张是过山黄的衍生神兽之一的驺虞：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40370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403705.jpg{EIMAGE}

15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8:45

第二组图片的后两张，过山黄衍生出来的另一更著名的神兽——四大神兽中的白虎：

（注：图 1 是四大神兽的合集图与简介，图 2 是白虎的独立图，而这两张图中的画风是标准的我国对四大神兽的传统画像，那些后人画的花里胡哨的图片楼主不想用，感觉贴上来不仅起不到彰显过山黄形象的效果，反而会破坏气氛）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40374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403752.png{EIMAGE}

15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0 18:4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5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1 12:39

除了我们这几个人，范小雨也听得入神，见季成云讲完了，便说：

“季叔，你是怎么这么了解这些事情的？我记得你的专业好像跟这个关系不大啊，你说的这些话倒应该是在我的专业范畴内才对，但是说来惭愧，你讲的这些有几个地方我听说过，但都没你知道的这么清楚。”

“唉，1956 年，国家正式从战略层面提出‘上山下乡’，我父母就是在那时候出去的，其中我父亲去的就是湖南，便赶上了 1957 年的虎患，那一年也正好是虎患最严重的一年，他写了很多关于这件事的日记，后来都保存了下来，我的第一手资料就是从那里看来的，后来我又查阅了一些相关的县志文献，这才有了这些了解。”季成云轻叹了一口气，如此说。

“那季叔你的父亲是亲身经历 1957 年的湖南虎患了？”范小雨问。

“是啊，不仅是亲身经历了，而且还参加了位于耒阳县境内被‘百虎围村’的那个村子，要不是那里的解放军同志还有地方上的老乡拿我父亲这种知情当宝贝，爱护有加，那次事件中我父亲估计就‘交代’（注：既死了的意思，与‘归

位’这种形容类似）了，那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季成云说着，眼神之中流露出的情感就仿佛跟着父亲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以后等回了探险协会，你可得好好给我详细说说，我感觉有必要以这个事情为背景，写上一篇关于华南虎栖息、繁殖、捕猎以及与人类如何共存的开放式论文。”范小雨说。

“嗯，这个好说，你想问什么，只要我知道的，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季成云说。

之后这几人又你一句我一句的说了一会儿关于此事的话，而季成云在这里讲着，尤琦那边没有催促立即出发，是因为她在等乌兰百克回来，等收拾好所有的残局，众人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了当时可以达到的最佳水平后，又等了不到五分钟，乌兰百克便架着她那只大金雕就赶回来了，随后队伍再次开拔，不过担心再次遭遇驴头狼或者是山彪，尤琦利用乌兰百克的大金雕搜集到的信息重新规划了路线，绕开了原定路线中要穿过去的山彪栖息地，一直到下一个临时宿营地，相当于减少了一次中途休息的机会（注：原计划中这次被取消的休息地点正好就在山彪的栖息地当中），没了这次休息，我们便一直走了将近 5 个小时的路，虽然很累，但还好途中基本平安无事，从中午一直走到了傍晚，到了地方之后依然是按照以往的套路安营扎寨，补充食物与饮水，然后休息，到了这会儿，天就再次从黑透了，我坐在睡袋上看

着璀璨的星空，心里感叹又熬过了要人命的一天呐。

我看着天空发呆，脑子里胡思乱想了很多，从出发到现在，这些天里发生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的思绪里来回闪过，我突然想到白天的那只过山黄有两颗特别长的牙齿，突出唇外起码60厘米以上，就像两柄弯刀按在了嘴巴的上面一样，再加上那枯黄几乎没有花纹的毛色，虽然季成云已经提到了一次了，但这让是我不禁再次联想起了那种已经灭绝的大型猫科动物，也就是剑齿虎，严格来说，两者在生理数据其实是比较接近的，只是过山黄略大一些，而且剑齿虎也的确是现代虎类的直系祖先之一，那么难道说神农架中的过山黄真的有可能是残存没有灭绝的剑齿虎活体？

不对不对，根据化石复原外形来看，剑齿虎是标准的猫科动物，面门宽而短，但过山黄的脸却比较长，有大量犬科动物的特征，可庞大的身躯在林中穿梭毫无声息却又是猫科动物的特征，难道是犬科的头+猫科的身子？或者是剑齿虎残存活体与某种不知名的大型犬科动物杂交而成的？

但尤琦又说它是雌雄同体可以无性繁殖，剑齿虎乃至其它任何哺乳类动物可都没这个本事，不过也说不定是这么多年来为了在数量极少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而进化出的新的生理功能，比如著名的科莫多巨蜥，就是有异性的时候便进行有性繁殖，而没有的时候则可以无性繁殖，虽然科莫多

巨蜥属于冷血爬行动物，与过山黄这种哺乳动物没有什么可比性。

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在我脑袋里转了半天，最后想的我头昏脑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想去找个人讨论一下，一看他们都累得够呛，就算了，而且我也不是铁人，想到累，我浑身也快散架了，便索性什么也不想了，把鞋子一脱，钻进睡袋就呼呼大睡了起来。

（未完待续）

15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1 12:54

（十二）第五日（1）：水里也不太平（上）

疲劳的时候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睡上一大觉，这一夜我睡得还算安稳，早上被林间的鸟语虫鸣声叫醒，揉了揉惺忪的双眼转头看看四周，还跟之前一样，我起来的算是早的，其他队员大多数还在酣睡，而以尤琦“为首”的铁人们已经早早的就起来了，我侧躺在睡袋里看着她风姿绰约的身影，心说大早晨起来能看见这么一个满分美女站在眼前，也算是一件享受的事情，不过她的表情依然是扑克脸，看到这里我心中不禁有些恼火，想起算上扔出飞铲干扰山彪的那一次，我已经第二次救她于危难之中了，她竟然连一个谢字都没有，不仅如此，那副神态更是理所应当，但想来也许是像她这样的大美人比较“面矮”（注：既“脸皮薄”，不好意思），没

跟别人说过道谢的话，所以拉不下这个脸来，不管怎么样，谢与不谢都对我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反正我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行。

接下来的事情是按部就班的进行，就着山间的清澈溪水刷牙洗脸，然后胡乱吃了点早饭，队伍还得继续赶路，一路上我发现一个问题，按照尤琦等人事先规划好的行动路线，这越往里走，神农架的水域就越多，前面先碰到一个自然温泉，现在各种小溪、支流越来越密集，到后来简直就是纵横交错，原本一整块一整块的密林被这些溪水切割成了无数小块，很多地方就是四五棵树被水流环绕形成了一座“小岛”，而这类地形在当时的脚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乍一看上去还有点身处于热带的亚马逊丛林的味道，不过其植被种类却又是典型温带的模样，两者结合，感觉颇为神奇。

这段路上虽然水流众多，但并不难走，因为相对平坦，所以相比之前那些深一脚浅一脚的山地要容易的多，而且常年被溪水浸透的突然也十分松软，踩在上面可以缓冲不少脚力，这样一来就能大大的减小足部的疲劳感（注：喜欢徒步旅行的人应该都知道，最容易造成足部疲劳的路，往往不是那些看着难走，坑坑洼洼的野路，反而是最平整不过的人工柏油路与水泥路，因为这种路的路面平整坚硬，脚步踩在上面受到的反作用力几乎是100%的，即便鞋子的缓冲性能再好，但只要这种硬质路面走的多了，足部的疲劳感也会来的非常

快），再加上周围的环境又比较好，空气清新且这一天阳光明媚，相对于前面以“亡命天涯”的状态跋涉的那几天来说，可以说得上是十分轻松，甚至是愉快惬意，就这么一直走了大约两小时四十分钟左右，眼前突然豁然开朗，没有了密林，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湖水，这些细小的溪水全部由高至低向这座湖中流去，一眼望去，这片堪称壮阔的湖面大有“海纳百川”之势，之所以说它堪称壮阔，是因为这片湖水极为宽大，用肉眼几乎不能穷其边缘，只能影戳戳的看到对岸有些许树木，目测宽度起码超过了1000米以上，好似一个巨型水库。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片水域？神农架的卫星地图我看过多少遍了，外围有一个长潭水库，属于半人工半天然的所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早就过了才对啊，而且长潭水库周围人口比较密集，光渔民就有不少，而这里却一个人都没有，卫星图片上显示神农架腹地应该基本全是陆地，没有如此之大的水域才对，我们这到底是走到哪里来了？”范小雨看着眼前碧波千顷的水面，一脸疑惑的说，我知道她这时半自言自语半向别人询问，其实我也不知道，但处于担心尤琦再接她的话茬跟她再“杠”起来，便硬着头皮不懂装懂的回答起来：

“你没看见这周围有这么多的溪流嘛，现在正好是初夏季节，是神农架的丰水期，而这里地势低洼，整个神农架地

区的大小水流都向着低处汇集，估计这里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汇集点，所以才能形成这么一大片的湖面，另外，上次看到的泉眼离这里也不远，地下存在有地下水甚至是大型地下暗河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如果就在这下面的话，地上地下的水在丰水期凑到一起，平地‘冒’出来这么一个湖也就不足为奇了，等到了秋冬季节的枯水期，我估摸着这片湖水起码得缩小个几十倍，到那时候就看着不明显了。

至于你看的那些卫星照片，基本上都是秋冬季节的枯水期拍摄的，因为神农架地区山多林密，森林防火的任务很重，而秋冬季节又是火灾高发季节，所以卫星照片主要就照那个时段的情况，好一旦发现火情就立即采取灭火措施，以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达到减少损失的目的，而春夏时节的神农架雨量丰沛且空气湿润，除非是有人蓄意纵火，要不然很难发生自然火灾，卫星也就自然不怎么拍了。

丰水期的照片不拍，枯水期拍了这里的水又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所以你以前才通过卫星图像发现这里有这么一大片湖水。”我扪心自问，上面这段话70%都是我“临时起意”胡扯的，因为在此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神农架的丰水期与枯水期都在什么时节，每个地方因为维度不同，所以具体的雨季与旱季是不一样的，前面说的什么春夏季、秋冬季的都是按照以往的经验瞎掰而已，我知道范小雨的专长是珍稀动植物，而不是地理，所以我才敢如此“明目张胆”的“跳”出来“忽

悠”她，并在心里默默祈祷不要撞到枪口上，要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人拆穿了，就实在是太没面子了。

（未完待续）

15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1 13:06

我说完之后偷眼观瞧范小雨的表情，发现她并没有表现出质疑，反而是一脸信服的看着我，暗自松了口气，正准备接受范小雨的夸奖呢，尤琦冷冰冰的声音接过话头，我心里又是一紧，知道这女人见多识广知识储备量极大，而且从不给别人留面子，我要是说错了她肯定得挑明了直接说出来，不过她既然要说我也不能堵她的嘴，只能故作镇定的在一边听着，只听她说：

“说的完全正确，这片湖水在进入 10 月份以后一直到来年 4 月份之间是非常小的，大概会破碎成十几个游泳池这么大小的面积，最少的时候则几乎完全消失，基本看不见，在这期间用卫星拍摄照片当然就看不到这么大的一片水域了，即便看到的完全只是陆地，那也是正常现象。”

我听罢之后便乐的差点想在原地翻个跟头来庆祝一下（注：虽然我根本就不会翻跟头），心说真是老天有眼啊！这都能叫我蒙对了！

不过还没等我高兴完，尤琦便稍稍顿了一下，然后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表情略带凝重的接着说：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这片湖水是环形的，长度非常大，从形状上来说，与其说是湖，不如说是一条河，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论从哪个方向绕开它继续前进，那至少都要多走5天以上的路程，而且路上还有很多不次于你们前几天遇到的危险，所以，不论是从时间还是风险上来说，我们都承受不了，而如果不绕路走，那就得强渡这片湖水然后到达对岸，可强渡过去的风险也不小，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尤小姐，你有话就直说，这片湖水虽然宽大，但看着也没什么，我看你带来的机械狗身上就放着充气皮筏艇，有它在想划过去轻而易举，甚至比徒步走过一段同样距离的山路都来的容易，而神农架地区我还没听说有过什么大型水生生物可以威胁到人类的性命，这样一来你说的风险又来自于哪儿呢？用何必用‘强渡’一词呢？”季成云对神农架的了解按理说是这群人里最深的，但自从行动开始以来，发生了太多出乎他意料甚至是不在他“三观”之内的事情，搞的他既很意外又很没脸，这次尤琦这么说，他忍不住质问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跟尤琦不对付的人里第一是范小雨，其次就是他了，而且我心里也在犯嘀咕，琢磨着这不就是片湖吗？怎么还说的跟壮士赴死一样？犯得上吗？但以尤琦的作风，她既然这么说了，就肯定有她这么说的道理，所以我把疑问暂时憋在肚子里，想听听她怎么说。

“我分别来回答你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神农架的水域里有没有可以威胁到人类生命的大型水生生物？当然有，长潭水怪你听过吗？实话给你说，这里就是长潭水怪的老家，它们枯水期的时候会躲在湿润的河床洞穴里，丰水期的时候就会‘冒’出来捕食，我们一会儿如果要强渡此湖，就必须被直接面对它们的威胁，现在我把这个危险源就摆在面前告诉你们，别不等回事真出了问题再来说我‘侵害’了你们的知情权。

第二个问题，湖水里有水怪还不是我们的唯一一威胁，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里是‘万沉’之水，可以让鹅毛都沉底的三千弱水各位一定都知道吧？这里就是现实版的三千弱水，不论你的水性有多么好，只要掉进水中，就会在顷刻之间沉入水底并被溺死，为了这个，我准备的皮筏艇要在下水前准备好‘纳米张力增强组件’，这种组件的材料接触水面后会将皮筏艇的张力增大上千倍，由此才能保证皮筏艇勉强不沉入水下，但人体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没有皮筏艇的触水面积大，所以如果是人的话，即便使用上这种增强组件，也照样下沉，只是沉的速度比不使用慢一点而已。

在这种什么都能沉底的水里，还要面对水怪的袭击，一旦落水就将必死无疑，你们说风险大不大？”尤琦开始对着季成云说，最后对着所有人说。

（未完待续）

15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1 18:5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两张图，是关于当年湖南省虎患的，图 1 是当年有关打虎英雄新闻的报纸，图 2 是在正文中季成云提到的打虎英雄钟永泰，不过正如图中所说，他登上《湖南日报》的时候已经是 1962 年了，而实际上这事儿发生的时间要比 1962 年早的多。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45000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450014.png{EIMAGE}

15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7-31 18:5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56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1 16:58

楼主回来了，今天有事，来的晚了点。

15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1 17:10

“你先等等，长潭水怪的事情我倒是听说过，咱先不讨论那是真的假的，毕竟昨天连过山黄这种神兽都见到了，真

要是有长潭水怪的存在我也不奇怪，不过这都是生物层面的问题，可你说这湖水能让鹅毛都沉底，那我就想不通，我只听说过能让人浮在上面看书的死海，还真不晓得天下还有你说的这种湖水，这可就是物理层面的问题了，弱水三千什么的那是神话传说，自然不能作为论据，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想请教尤小姐一下，你能否不吝赐教？”季成云说，我站在旁边心里这个膩歪，感觉这一老一少怎么都这么不省心呢？范小雨刚消停了会儿，你又上了，范小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年轻气盛还可以理解，你都四十好几了，怎么还犯这种毛病？关键是这次她又没找你的事儿，你当什么出头鸟？算了，看尤琦怎么说吧，弄到这个份儿上，看来还得跟以前一样，不把话说死了，双方是都不会罢休的。

“你打开手机里的浏览器，搜索‘自制小实验：水中浮不起来的乒乓球’，看看里面的试验是个什么原理，这里则是大同小异——湖水之下通着大型地下暗河，但地下暗河向湖水输入水源的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主要方式为先通过向周围的溪流输出水源，然后再通过溪流回流到这里，换句话说，暗河里的河水与这里的湖水并不直接接触，中间要经过溪流这一道‘程序’，而暗河存在的地下空间非常巨大，中空的内部与湖水隔了一层岩石地层，在这些岩石地层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大小不等的空洞，湖水存在一天，就会不停的向这些孔中大量注水，而注入的水与暗河河水合并供

给到四周小溪之中，小溪再回流，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非常平衡的循环。

我说这些的目的是要告诉你，那些孔因为向下漏水的原因，由此具有了很强的吸力，只是这水面面积宽广，进水量与漏水量还处于平衡状态，所以你用肉眼看不到而已，到了9月份的丰水期末期，也就是临近枯水期的时候，四周的溪流干枯，湖面进水量与漏水量的平衡被打破，如果那时候你再到这里来，你就会看到无数的小型漩涡在湖面飞速旋转，几乎任何东西都会被吸入其中，换句话说，这里表面平静，实际上下面暗潮汹涌，无数孔洞向下漏水形成了无数肉眼不可见的微型旋涡，其产生的吸力就是鹅毛沉底的根本原因，你只要掉进去，它们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一样，把你死死地拽住，然后等待你的就只有死亡，而每年的枯水期，河床之上都会有大量溺水因为饮水时不慎跌落或者是企图渡水而溺死的动物尸骨，在整个丰水期期间，它们一直到完全腐烂成白骨，尸体也不会浮出水面。

至于我给你提到过的那个实验，便是这个原理：乒乓球因为水向下瓶口流去的吸力，或者说是压力而被控制在了水面以下，任凭材质再轻也无法浮出来，我讲了这么多，你不会没听懂吧？”尤琦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不紧不慢的把这些话说了个通透，她的这番话虽然一气呵成，但通俗易懂，季成云那怎么说是个高智商的高材生，由有多年积累的野外科

考经验，所以自然不可能听不懂，只是被说的哑口无言，临了还再一次的被对方以嘲讽的语气质问了一句，结果闹了个脸红脖子粗，我心说看了吧？老季你这纯属自己找刺激，弄个没脸也赖不了别人，这个女人什么做派这么多天了你难道没看出来？她敢说的话哪个不是有100%把握的？范小雨的前车之鉴这么多你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你这么龇牙咧嘴的去质问她，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啊。

不过想归想，这些话可不能给季成云说，他现在已经被气成这样了，我要再私下给他说了这番话，那以他那强烈的自尊心，非被气疯了不可，到时候万一再不理智，干出点什么出格的事情来那可就太糟了，所以这些话我只能自己想完了有“自行消化”了拉倒。

（未完待续）

159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1 17:19

“呃.....队长，那我能问一下吗？那个水怪是怎么攻击人的啊？还有它长得什么样子啊？”一个男队员问道。

“当然吃人，至于它们的外貌，如果一会儿我们‘走运’能见到它或者是它们的话，那么绝对是不会让你感到陌生的。”尤琦把话说了一半便不在往下说了，这不太像她的风格，但那名男队员也不敢再继续往下问，就这样，众人又经历了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决定现在湖边吃午饭，吃完午饭

开始“强渡”面前这个暗藏凶险的“无名湖”，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吃饭之前，她让李龙沛在湖岸距离水面还有20米的位置用红色喷漆喷了一条很粗很显眼的的红线，并告诉所有人不准越过这条红线。

午饭吃的什么就不用细表了，还是那一套，不过我看着湖水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尤琦：

“这湖水里有没有鱼啊？”

“没有，因为吸力的原因，这个湖里基本没有任何体长超过1厘米的生物，当然，除了那水怪。”尤琦面向湖面头也不扭的回答我。

“那没有鱼这水怪吃什么？”我问。

“四周岸上的生物都是它的猎物，凡是到这里来饮水的动物，基本都躲不开它的猎杀，我让大龙画的那条红线就是安全距离，如果进入红线以内大声喧哗，就有等于进入了它们的攻击范围，也极有可能惊动它们，然后引来杀身之祸。”尤琦说。

“那别的生物因为吸力无法在这片水域里存活，那这水怪怎么能行？还有，要是连岸边都不能靠近的话，我们一会儿怎么下水啊？”我问。

“知道我说贴在皮筏艇上的纳米材料套是哪儿来的吗？”尤琦反问。

“不知道。”我说。

“就是通过研究这种水怪的皮肤以仿生原理制造出来的。”尤琦说，她这么一解释那我再接着问水怪为什么可以不沉底的问题那可就真是个傻子了。

“其次，一会儿下水的时候我自有安排，你们看着就行了。”尤琦说完第一句，喝了一口那种乳白色的高浓度能量饮料，然后停顿了片刻，不等我再说话便把第二个问题也跟着一起回答了，我一听这种“没人味儿”的答复倒也是她的一贯风格，所以便也没有往下追问，毕竟被一个女人在语言上“怼”一顿的感觉不好受。

等吃完了午饭，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机械大狗上处于高度压缩折叠状态只有大约3、4个鞋盒大小的充气皮筏艇拿下来，然后用充气机开始充气，基本上是3分钟充好一个，全部充气完成后一共是4艘皮筏艇，我看了看上面的设置，前3个每个可以乘坐7个人，3个就可以乘坐21人，而第4艘则没有座位标志，但同时却有货物固定标志，看了一会儿我才想明白，这第四艘是给机械大狗准备的，这4只机械大狗每个重120公斤，基本上就是个“铁疙瘩”，即便是普通的水那掉进去也准沉无疑，更不用说在鹅毛都浮不起来的湖水里了。

不过我又一琢磨，心想不对啊，3艘乘坐21人，而队伍的原始人数是40人，虽然中途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减员大半，但如果按照原始人数来准备的话，根本不够坐的，剩下

的那将近一半人难道要游过去？还是要往返接送两趟？那样的话岂不是要至少面对两次水怪的威胁？带着这个疑问，我找了个空档问了一下尤琦，而她的回答则让我极其无语，她说根据计算，队伍走到这里的伤亡其实是连 10 个人都不到的，现在还能剩下这将近二十个人，已经是出乎意料了，我对这个回答表示无法接受，而她则耸了耸肩，一副“你爱接受不接受”的表情。

这个探险行动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中间交织了几股力量，现在看来是越加的扑朔迷离了，最起码肯定不是刚开始明面上讲的那么简单，而在当时看来，这些问题，都得等到整个探险行动结束之后才可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如果现在想要探究明白的话，从各方面来说都不太现实。

（未完待续）

159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1 19:41

皮筏艇准备完毕后，尤琦吩咐李龙沛从最后一只机械大狗两侧的黑色背包里往外掏东西，一共掏出三大包，等打开之后仔细一看，这是 3 根剥了皮的羊腿，不知道采用了什么技术手段，能在这种天气下储存了数天还保持着好似刚刚宰杀时的新鲜感，甚至其切割的创面上还有一点点鲜红的血丝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我不知道弄三根这玩意是想干什么，难道是要作为鱼饵

钓水怪？既然不知道就在旁边看着吧，不过我还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起码还算沾点边儿——三根羊腿摆放好之后，也不用尤琦吩咐，乌兰百克直接打了一个呼哨，那只大金雕就飞了起来，随后一个俯冲，将第一根羊腿抓到了空中，紧接着便向着湖中心飞去，到达指定空域后在上面盘旋了片刻，大金雕就开始逐渐降低自己的飞行高度，最后竟然将两只利爪向下一垂，将那根抓在爪子上的羊腿掠向水面，以当时它的高度，羊腿已经有一大半都没入水中了，随着高速的飞行，羊腿在水中激起一路水线，圈圈涟漪扩散开来，就这么反复来了三四回，水面之下就开始有动静了，也就几秒钟的时间，一个巨大的气泡冒出，一张黑绿色的大脸从水下钻了出来，这张脸仅仅是露出水面的那一点部分就有一米多宽，还有大部分在被水遮住看不真切，众人见状便是一阵惊呼，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长潭水怪，而这只水怪将脸对准在空中翱翔的大金雕，仿佛是在瞄准，大金雕好像也在拿捏时机，在空中转了小半圈后，身子向下一沉，双爪松开，羊腿凌空砸向水面，就在羊腿距离水面还有 10 米左右的高度时，令人更加震惊的一幕就出现了：只见这只水怪猛的一张嘴，从嘴中就吐出好似“大大卷”牌泡泡糖的舌头，这卷舌头飞速从盘在一起的状态以极高的爆发力弹射向空中，随后几乎在眨眼之间，连让羊腿继续向下掉落连一米的时间与距离都不用，便将羊腿牢牢缠住，然后以同样快的速度往回一收，吞入肚中。

不管是尤琦还是乌兰百克，都根本不理会还处于惊讶状的众人，而是立马吩咐大金雕回来去取第二根羊腿，随后的一幕与刚才一样，接着便是第三根羊腿，情况也完全相同，只是吃掉这三根羊腿的水怪从出现的位置来看，都不是同一只，也就是说在这片湖水下面，至少有 3 只这样的水怪。

“所有人现在马上登艇，这些羊腿是为了引开它们的注意力，好给我们登艇的时间，但时间不多，只有不到几十秒，动作都给我快起来！”尤琦把手一挥，高声喊道，那架势，颇有一种挥斥方遒的范儿。

被她这么一说，这一大帮人才明白她这么做的用意，所以我才在上面说我之前瞎猜的还真跟实际情况沾点边儿，因为虽然不是为了钓水怪，但也是拿三根羊腿作为诱饵。

众人“呼呼啦啦”登上前三艘皮筏艇，这倒好，因为人少了，所以空间反而宽敞了不少，而且载重少了也可以前进的更快。

马达早已与皮筏艇结合在了一起，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起，四艘快艇一艘挨着一艘接连出发，除了李龙沛一人待在第四艘艇上作为驾驶员以外，其余人员全部都在前三艘上，第一艘由乌兰百克驾驶，第二艘由王虎驾驶，第三艘则由张楠锋驾驶，刚才那水怪吃羊腿的样子所有人都看的清楚，怀揣着恐惧与紧张，众人便在四名驾驶员开足了马力之下向着对岸狂奔出去。

湖面的宽度与我目测的数据大差不差，的确在1公里左右，这皮筏艇在高速水面马达的带动下，速度达到了50节，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那每小时的速度就足有92.6公里(注：1节相当于1海里，1海里则相当于1.852公里)，在这种速度下，皮筏艇的头部都因为水面提供的“地效力”而翘了起来（注：经典的“贴水飞机”——地效飞行器，便是利用这种原理，不过那个速度更快，整个机身完全离开了水面，进行贴水飞行，气动外形也更趋近于常见的固定翼飞机，比如客机与运输机)，按照这个速度，冲过宽度1公里上下的湖面最多只需要不到一分钟，不过尤琦在皮筏艇下水前也说了，三根羊腿只能提供几十秒的空档，也就是说三只水怪在吃掉羊腿后的几十秒内就能恢复到捕猎状态，如果在这个时间里皮筏艇还没有成功上岸的话，就面临着被攻击的危险，为了安全到达对岸，四艘皮筏艇可以说得上是争分夺秒。

之前还遥不可及小如米粒的对岸景物随着距离的迅速拉近而被“成倍扩大”起来，我所乘坐的是第一艘皮筏艇，冲在了最前面，眼看还有不到20米就要登陆对岸了，我用余光看见在左侧水面上，出现一道因为水下有大型物体高速游过而留下的水痕，眼见此景我心头就是一沉，但还没等我再多想片刻，一张巨脸便刺破激荡的水面，随后便是飞射而出一根那种超长的巨舌！

（未完待续）

16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1 22:2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介于有看官又提到了机械打狗，楼主就再发两张，这两图是在 CCTV-7《军事报道》报道的我军于 2016 年于北京房山区举行的“跨越险阻 2016”地面无人系统挑战赛决赛中公开亮相的某型机械大狗，图 1 中可以看到安装在它身侧面的大型散热风扇系统，当然了，这只是样机，实机是不会有这么多部件裸露在外面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散热风扇系统。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0248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02497.jpg{EIMAGE}

16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1 22:37

再来两张动态图，这样大家就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此类机械大狗的行动/机动性能了，其中图 1 是机械大狗在奔跑中转弯，图 2 是抗侧面冲击力测试（注：在测试中的主要内容是被人从侧面大力蹬踹时其平衡系统可以尽力保证自身的平衡从而尽量不跌倒），不过这两张图中的机械大狗不是我国的，是美国产品，图 1 与图 2 的型号也不一样，贴两张国外同类产品的动态图是因为我国同类产品的动态图不好

找，所以就找这两张作为替代，大家看懂这个意思，楼主的目的就达到了。

最后再说一句：1610 楼中贴的图中的我国机械大狗性能相比这两张动态图中美国机械大狗，只强不弱。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02994.gif{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03004.gif{EIMAGE}

16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2 13:19

（十三）第五日（2）：水里也不太平（下）

这舌头那弹出来的速度，说真的，我感觉绝对不比初速在音速上下徘徊的各种手枪弹慢，要不是这么一大坨紫呼呼的东西横着飞出，这速度下体积小一点的东西，单凭肉眼根本无法有效捕捉它的运动轨迹。

所以在这种速度下，皮筏艇上的人自然也不可能做出有效的应对反应，电光石火之间，就见这根大舌头的末端命中了坐在我身后的一名男队员的左边面部，因为舌头的面积太大，除了整个左半边脸以外，还有左边的颈部也被打了个满满当当，随后那舌头就迅速的往回收，这男队员加上装备将近 200 斤的重量在这舌头的回收力道之下根本不值一提，立马就身子一翻，要被拉到那水怪的嘴里。

我自认为我的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起码比一般人快得多，在这男队员身子被拉的开始打横的那一刹那，我伸手拽住了他的背包，接着就发全力往回拽，但以我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对抗那根大舌头，所以一边拽一边拼命的喊“快来帮忙啊!”不过即便不能与之抗衡，但也减缓了它的收回速度，这让其他人在我的呼喊声中有了反应过来的时间，这艘皮筏艇上除了还在开船的乌兰百克以外，剩下所有人全部上来帮忙把这名男队员向着相反的方向扯，6 个人合力，这才勉强与大舌头的力量僵持了一下，趁着这个机会我才看清楚，原来这舌头并不是靠缠绕目标将其带回到嘴里的，而是舌头上有一种粘度极高，近乎于白色的粘稠附着物，它只要接触到目标就能将其死死的粘住，现在这命男队员的左边脸与颈部皮肉就被粘了个结结实实。

较力持续了不到 3 秒钟，悲剧就发生了，因为双方的力道都很大，最终这命男队员被粘住的皮肉不堪重负，直接被撕扯了下来，接着人是拽回来了，但半张脸被撕了个干净，其下面骨全部“见了阳光”，左边上下两排白森森的牙齿没有了腮肉的遮挡赫然暴露在空气之中，不过最致命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颈部被扯掉的那一大块皮肉，导致一小节颈椎骨都已经用肉眼可见，颈部大动脉更是在撕扯中被拉断，鲜血因为突如其来的破口与血压的共同作用下当场就喷溅起 2 米多高，我本能的一低头，倒是没喷到我的脸上，却喷到我额

头以及头发上不少，眨眼之后，这命男队员便因为失血过多直接死在了皮筏艇上，甚至连挣扎都来得及挣扎一下。

因为这场较力，皮筏艇的速度被拖慢了很多，而且还被拽偏了方向，导致乌兰百克还要重新在水中转弯调整船头，在这一霎那，明明是近在咫尺的岸边却感觉怎么也到不了，而那只水怪一击没有得手紧接着便发起第二次攻击，这次势头更凶，其大半个身子都露出水面，直冲着我们便再次吐出舌头，而且这次是奔我来的！我之前因为那名男队员的鲜血喷到了额头上，正在本能的抬手去擦，如果在我精力集中的情况下，还是有把握闪开的，但现在我因为擦额头一走神的功夫，等看清楚了那团紫色的影子扑面而来时，一切已经都来不及了。

（未完待续）

16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2 13:34

那一瞬间，我心说自己就要这么完了？前车之鉴就在几秒钟前，被这玩意粘住那要么是被拖入水中叫水怪吃掉或者是淹死，要么就是跟那个男队员一样，在别人救我的时候双方拉扯，把我身上某一部位给扯下来一大块，看眼前这个走向，是直奔我面门而来，要是真跟刚才一样发生双方较力的话，那还不把整张脸都给拽下来啊？死不死的先不说，就说我长得虽然说不上英俊，但也不想被毁容啊，要是整张脸都

没了，那以后还怎么活？还不如直接被水怪吃了或者是一口水呛死来的痛快呢。

这件事发生在弹指一挥间，而这些心理活动也自然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我那会儿连本能的去闭眼的时间都没有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团紫色的大舌头如入无人之境的弹射过来，我估摸着就在距离我鼻尖还有三十来公分的距离时，突然从我右侧闪出一道刺眼的寒光，紧随寒光其后，一流冲天的血水喷涌出来，接着便是“扑腾”一声，不知道是个什么重物砸在了皮筏艇的充气甲板上，等我反应过来之后，才发现，刚才那团攻击我的舌头居然被这道寒光给斩断了，那个掉下来的重物就是这根大舌头的舌头尖儿！足有半米长，厚度略小于被斩断的这段长度，但少说也在 40 厘米左右，整体看来快接近于一个正方体了，而那冲天的血柱就不用说了，便是断舌伤口喷洒出来的，这次我没躲开，不仅被血喷了一脸，还被喷了一身。

不过相对于这些，我更关心那道寒光是哪里来的，难道是我平日里人品太好，各路神仙都见不得我死？这当然又是我瞎琢磨的，顺着刚才寒光闪过的方向看去，只见尤琦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柄长条状的武器，仔细看竟是一柄又细又长的长剑！我纳闷这几天一直跟她在一起，怎么没发现她身上还带了这么一个东西？结果下一秒钟她就用实际行动给了我答案：剑锋扫过之后她将剑往湖水里一插，然后

拿上来用布再一擦，对准腰部往里用力一蓄，这柄剑居然就缠在了她的腰上，回想起来，我之前还一直以为那是她的腰带呢，想不到竟然是柄可以绕指柔的软剑！要知道绕指柔的软剑不难做，但既能绕指柔的同时又如此锋利，这绝对就堪称是一柄宝剑了，但想想也不奇怪，以尤琦的家庭背景，她身上的哪一件东西能次的了？而相比这个，让我惊讶更甚一筹的则是她对剑术还有如此高深的造诣，因为冷兵器的时其实与徒手搏击一样，一招一式练与没练过的，即便不懂行的人也能一看便知，就从她刚才那闪电般的一击来看，其动作之快准狠，之干净利落，没有个五年甚至是八年以上的苦功是绝对练不出来的，而且不仅要吃苦去练，更要有名师指导以及相当的天赋，这三者缺一不可，而在她身上却全都齐了。

这次算她救了我一命，不过从人情的角度说我救过她两次，她要是“还债”的话，那还欠我一次，当然了，这些想法都是我上岸之后闲来无事想着玩儿的，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水怪的舌头被斩断之后，皮筏艇紧接着也就冲上了岸边，还因为速度太快，直接在岸上又滑行了十多米直到撞击在一棵树上才停了下来，我扭头再看身后，另外三艘皮筏艇也就李龙沛那艘还算轻松一点，不知道水怪是不是知道他的那艘艇上人少，所以另外两只分别攻击的是王虎与张楠锋驾驶的第二与第三艘皮筏艇，王虎也真是厉害，他单手在后面把住马达的方向舵，然后另一只手单手端起 QTS-11 就往水里打，

这枪虽然在世界各国的单兵作战系统里属于十分轻便的，但那也有 3.7 公斤的战斗全重，单手拿着打一般人可绝对驾驭不了，不过在他手里，却稳定的如手枪一样，比普通人双手端步枪还要来的从容镇定，而且他还将射击模式调到了三连发，两次紧挨在一起的“哒哒哒”连续枪响，6 发子弹先后准确无误的击中了追逐它的那只水怪的大脑袋，我看着那脑袋上打的血沫四溅，水怪吃痛向下一沉，消失在了水面之下，不知是死是活，而趁着这个时间，王虎驾驶着第二艘皮筏艇也冲到了岸上。

相比之下，张楠锋就比较吃力了，他自己的 QTS-11 在与驴头狼的战斗中被踢的严重损坏无法使用，后来拿着王虎的那一支才连续击毙了两匹驴头狼，然后他“物归原主”将枪还给了王虎，并真如拌嘴中说的那样，把自己身上用不到的子弹与榴弹及榴霰弹等弹药也一并给了王虎，王虎后来还开玩笑的骂他是故意的，说他枪坏了倒是落了一身轻松，枪、弹药什么的都不用带了，来了个彻底的“减负”，而且那只坏掉的 QTS-11 虽然作为有严格编码的军用物资不能随便扔掉，但也无需拿在手里，就由机械大狗进行驮运，这样一来在平时跋山涉水的时候，张楠锋的确轻松了不少，不过现在可就轻松不起来了，他手里没有远程武器，只有一柄战术刀，所以面对水怪他非常被动，这只水怪也比较特殊，它不像前两只是直接对准目标吐出舌头然后粘住往回拽，而是先把舌

头吐出来，接着以横扫的方式来回猛甩，这样一来，其速度与劲道虽然比直来直去的打法小了不少，但覆盖的面积可成本增加，从之前的一条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扇面，想要躲闪十分困难，而张楠锋一边对着自己这艘皮筏艇上的众人大喊“趴下!”一边驾驶着皮筏艇在水上跑“S”路线，利用精湛的驾驶技艺躲避着水怪巨舌的攻击，接连躲过三次之后水怪在第四次攻击中成功得手，它的舌头横着甩过来没有打中艇上的人，却打中了艇尾的马达，然后就粘了个结结实实，皮筏艇的充沛动力在它的反向拉扯之下竟然不能向前，此时第三艘皮筏艇距离岸边还有不到 5 米的距离，但在反向拉撤的较力中怎么也不能前进分毫，正在着紧急关头，第四艘，也就是李龙沛驾驶的那艘负责运送机械大狗的皮筏艇从后面跟了上来，眼看与第三艘追到了艇头接艇尾的位置，这个凶汉一伸手，把那根巨型电棒从背后拔了出来，然后按动开关，上面“噼噼啪啪”的蓝色火花一阵闪烁，接着他就将电棒毫不犹豫的插进了水中。

那巨大的电流被水向外一导，距离最近且全身几乎都泡在水里的还在用舌头拉扯张楠锋所在皮筏艇的水怪就被电了个正着，这电流电不了皮毛绝缘的驴头狼，但对这种浑身湿滑的水怪效果好像比对付人类和挖心猿还好，而且即便电流不足以电死它这么大体格的东西，却也能让它感到被电流击穿身体所带来的剧痛，毕竟这可是有着一下就能把挖心猿

电成焦炭的功率，所以在电流在水中扩散开来之后，这只水怪便被迫自行松开了舌头，从鼻子上方的一个圆孔里喷出一道水柱，随后潜入到了水中消失不见。

好在皮筏艇与马达方向舵都是绝缘材料，要不然艇上的人也得遭殃，不过话说回来，也许李龙沛知道这些，要不然他也不敢使用这招。

（未完待续）

16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2 13:40

没了水怪的纠缠，张楠锋驾驶的第三艘皮筏艇很快上岸，李龙沛也顺利登陆，众人从新在岸边集合，均喘着粗气，显然都还没有从之前的惊心动魄中缓过神来。

“你日它姥姥的，谁看清楚它长什么样儿了？”张楠锋狠狠的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后气呼呼的发问。

“它们都只是露出一个头来，身子有水挡着看不见，要不你再跳下去‘扑腾’几个狗刨，说不定就看见了。”王虎说。

“去你大爷的。”张楠锋用拳头怼了王虎一下，回道。

不过这两人的调侃话音还未落下，岸边的水花猛然一阵剧烈的翻腾，一个巨大的墨绿色但皮肤表面好像带着一层灰白色薄膜的身影就冲上岸来，来者不是旁物，正是三只水怪中的一只，现在它整个身体都露出水面了，长得什么样也可

以看的清清楚楚，如果要用文字来形容的话，那就可以说这是一只长了尾巴的大蟾蜍！

这玩意仅正面的这张与身子几乎同宽的脸，从左往右用尺子量一下的话那就至少得有两米多长,身长则超过了 4 米，四肢十分强壮，其末端有 5 根被脚蹼相连的爪指，均是锋利异常，而且它浑身上下还都长满了海碗大小的瘤状物，突出体表看着十分恶心，那一双圆溜溜鼓出来的眼睛比农村常见的海碗还大，而且出水之后还一眨一眨的，配上它这幅“尊容”，显得诡异异常。

这家伙上岸之后略作停顿，立马就开始对众人发难，当它吐出舌头之后我才发现这竟然是那只要攻击我但被尤琦用软剑斩断舌尖的水怪，可能是它对“断舌之恨”心有不甘，这才追杀众人一路到了岸上，但既然已经面对面了，那就跑不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斗，王虎手中的武器最为犀利，他端起 QTS-11 便要射击，却被水怪抢先一步弹射出舌头粘了个正着，别看没了舌尖，伤口断口位置还有血迹，但粘度一点也不见减弱，碰到枪体之后立即粘牢随后往回就收，事情发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旁人来不及去帮王虎，而王虎本人则被拉了一个踉跄，他深知以这只水怪舌头上的力道十分了得，自己与之较力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所以出于“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原则，索性直接放手，让水怪将仅存的这支可以使用的 QTS-11 给用舌头带入了嘴里，然后就看它下

巴一扬，喉咙的位置前后一动，这块“铁疙瘩”便被它吞入肚中。

这下最能重创乃至杀死水怪的武器没了，当时我就像难道要靠肉搏战干掉这个玩意？不过即便只有拳头，也不能坐以待毙，队伍中几个最能打的主力纷纷抄起手里还仅存的武器就分散开将水怪围住。

一场人怪大战即将开始。

（未完待续）

16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2 23:00

楼主今天有两句话要说，其实通过这么多天来的观察，楼主发现各位看官更喜欢《越战诡事》的叙事风格，这个楼主比较理解，因为以回忆的方式把那些隐匿在繁华背后的真相说出来，更具有代入感，不过在楼主的计划中，有一些事情是亲身经历的，所以不可能以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讲述。

说了这么多，其实楼主想说的是在未来的更文过程中，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两种叙事结构会交叉进行，用小说的术语来讲，就是会形成两条故事线，一条是类似《越战诡事》的采访实录，一条是类似《喋血神农架》的第一人称视角跟访实录。

最后，楼主向大家预告一下，在《喋血神农架》结束之后的下一篇将回归采访实录的叙事结构，欢迎各位看官多多

支持。

16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2 23:20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发一点关于长潭水怪的资料：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5143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5143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5144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51445.png{EIMAGE}

16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2 23:30

这两图中图 1 是长潭水怪的想象图，图 2 则据说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一支国外探险队来到神农架寻找神秘生物时遭到了长潭水怪袭击后的场景，场景的细节主要由该团队的目击者回忆内容提供，这张图里有一部分与神农架的实际情况不符，比如图中的植被明显有热带特征，但神农架的植被以温带品种为主，这些偏差楼主估计是由于记忆与实际的偏差所导致的。

好了，还不多说，上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5149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51505.jpg{EIMAGE}

16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2 23:3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6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3 12:47

战斗随即开始，简单的讲，这个过程是乏善可陈的，在这期间，我们成功找到了水怪的弱点，就是这东西属于两栖生物，在水中灵活凶猛异常，但在陆地上动作非常迟缓，再加上它那庞大而肥硕的身躯，使其连转个身都需要一分多钟，所以与之周旋压力并不算太大，只是它的那条舌头极其的厉害，而令人有些无可奈何的是这东西的“防护力”非常高，别看子弹能打穿它的皮肤，但你要用去砍去刺，它那滑腻腻的皮肤根本不吃这一套，工兵铲也好，开山刀也罢，打在上面只能看到被击中的位置来回一颤，就好像果冻一样，连点痕迹都留不下。

而李龙沛的大电棒也不行了，之前在水里有水作为导电介质可以发挥作用，现在直接划破空气往上抡，反而不见效，

尤琦的软剑出其不意的用一下还可以，在这种正面硬碰硬的交锋中，更是完全起不到作用。

双方就这么谁也拿不下谁的僵持了10多分钟，最终破局的一击出自乌兰百克之手，她当时扭头看了一样落在自己肩膀上的大金雕，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就是一个呼哨，大金雕听到声音纵身飞起，接着她指着水怪的面门说了一句什么，好像是柯尔克孜族语言，我听不懂，但肯定是一句具有命令含义的语言。

而大金雕飞起之后在空中盘旋了不到一圈，转而将巨大的双翅往后一缩，像一枚航空炸弹一样就头朝下的俯冲了下来，水怪的精力全放在了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没有注意空中，而大金雕就趁着这个机会从容的发动了进攻——几乎就在要撞在水怪身上的时候，双翅又突然张开，身子在双翅产生的张力之下极速减缓，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大金雕的两只钢钩一样的爪子就伸出来了，紧接着便是“唰——”的一声，还没等众人看清发生了什么大金雕已经再次振翅飞上了天空，而那只水怪可就惨了，我定睛瞧看，方发现大金雕刚才的一起一落，竟然直接用利爪抓瞎了水怪的左眼！水怪疼的方向感全失，开始无序的扭动着身体狂甩舌头，舌头所到之处打的草木皆断，众人急忙躲避之下总算是没人被击中，而乌兰百科则爬上了一颗起码四、五人环抱都不能拉手的大树，她半蹲在一根人要粗细的粗壮树叉上，继续通过口哨与语言

对天空中的大金雕发号施令，大金雕通过主人的命令像上一次一样，如法炮制，迅猛而准确的将水怪仅存的右眼也给抓瞎了，我那会儿在一边看着甚至突然感觉这水怪有点可怜，被这只体重只有不到自己几十分甚至是上百分之一的大金雕打的毫无还手之力。

双眼俱瞎的水怪在剧痛之下像疯了一样，但它只能无谓的发狂却没有任何办法，按理说，打到这个程度，闪人撤退也就行了，起码那只水怪是威胁不到我们了，但乌兰百克明显不想就这么算了，从她冷气逼人的眼神中看得出来，不把这只水怪置于死地，她是不会轻易罢休的，真是人以类聚，尤琦就是个典型的“狠茬子”，再加上该出手时绝不手软的李龙沛，她这一男一女两名部下与之相比也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我当时还一时想不通乌兰百克要用什么办法弄死水怪，毕竟虽然抓瞎了它的双眼，可它这么大的体量，看样子体重最起码也是数百公斤级别的，仅靠大金雕的抓啄在一时半会儿之内想将其干掉，恐怕不太现实，不过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人家乌兰百克果然是有办法，而且这办法足以让在场所有没见过这一招的人都瞠目结舌——

只见她先是又呼唤了一声，将在空中盘旋的大金雕唤了回来，然后从随身携带的一个挎包里掏出一套金属器具，我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等她拿着这套器具在大金雕身上摆

弄完了，我才看明白，这竟然是一套为大金雕专门打造的“头盔”！不过与其说是头盔，更准确点应该说是一个“嘴套”，其头部为一个极其尖锐的枪尖形状，后面有保护头部的部分及支撑颈部的部分，并使用某种柔性材料连接在一起，大金雕戴上它之后，整个头除了眼睛以外，其它位置就全部被包裹覆盖在了金属器具的保护之下，特别是嘴巴的方向，因为器具的设计，将原本大金雕向下弯曲的钩状喙部变成了一个仿佛能刺破一切的锥形结构，待一切安装就绪之后，乌兰百克再次下令，大金雕腾空而起，飞到大概五十米左右的空中随后纵身向下俯冲，这次俯冲与之前攻击水怪双眼的时候不同，到最后也没有丝毫的减速，而是像一道闪电一样直刺下来，而鹰头前部的尖锐结构对准的正是水怪双眼中间的部位，用人体的同等部位来打比方的话，就是天灵盖。

一只成年健壮的大金雕的俯冲速度最高可超过300公里每小时，如果中途不减速的话，那动能所带来的杀伤力将是十分可观的，而乌兰百克的这只，速度明显更快。

随后随着一道迅影划过，耳边传来“噗——”的一声厚重肉体被击穿的声音，抬眼再看，只见大金雕已经只剩尾巴上的几根毛还露在外面，整个身体全部扎进了水怪的头颅之中，鹰头最前端的尖锐结构则直接从水怪的下巴下面穿刺了出来，顺带还露出了大金雕的整个脑袋以及脖子。

简单的说，就是乌兰百克利用给大金雕加装这个金属器

具来增强它身体的攻击力与结构强度，然后大金雕以高速俯冲积攒的动能，以自己作为“弹药”直击水怪，并将水怪的头颅从上到下钻了个对穿！

还是那句话，这一下令在场除了尤琦与李龙沛这两个见过这一招的人以外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即便可以将各种先进武器手拿把攥的王张二人也没见过这种打法。

（未完待续）

16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3 12:54

在攻击完成之后，水怪头顶被击穿，脑袋被穿了一个我本人对掐都掐不过来的大洞，它的脑组织面对这种打击，已经遭到彻底而毁灭性的破坏，随后在地上挣扎了没几下，就死透了，而乌兰百克则立马从树上跳下来，将大金雕从水怪的脑袋里拔出来，清理掉上面的脑容物及鲜血，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发现大金雕双目入炬，什么问题都没有，便摘掉上面的金属器具，接着再从挎包里拿出来一块好似是肉的东西喂给大金雕吃，算作是漂亮完成任务后的奖励，而这种人雕之间的信任，就是在这种一次次的训练与实战中磨练出来的，不过我也心说这乌兰百克也是心宽，不说击中不了怎么办，那时候大金雕倒是可以张开双翅突然减速，也不至于伤到自己，但如果目标太“薄”，这一下击穿了还有很大的动能没有消耗掉，那大金雕一脑袋扎在地面上岂不是要把自己

给“怼”死了？可看她这么爱惜自己这只大金雕的样子，估计她应该是心里有数，否则也不会让大金雕冒这种必要性不是很强的风险。

这只水怪是彻底到不能再彻底的死了，而且死相非常的惨：舌尖被削掉了，接着两只眼睛也都被抓爆了，然后脑袋上又被“开”了一个前后透光的大洞，绝对算得上是被“爆了头”，花红脑子以及鲜血通过这个大洞流了一地，从外表来看，简直不能直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是它自找的，若不是追到岸上把我们逼到死路，也不至于落一个这样的下场。

至此，与水怪在登岸后的这一战才算结束，虽然没有伤亡，但打的非常狼狈，王虎不甘心自己的 QTS-11 就这么被吃了，毕竟未来还有什么凶险情况还不知道，没了这支枪，那就等于少了一份最强的战斗力，所以他在李龙沛的帮忙之下将水怪的尸体整个儿给翻了过来，然后用战术刀豁开了它的肚子，摸索了半天才将 QTS-11 从新拿回，上面沾了不少水怪的胃液，但冲洗过后倒也不影响使用。

众人经过此番折腾，谁也不敢在水边久留了，害怕那两只水怪也再上来，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东西离开了此地，其实那两只水怪要上来早就上来了，毕竟刚才的动静这么大，没上来的原因估计是一只被电击，一只中了 6 枪，都跑去养伤了，或者是直接死了，特别是后者，被 12 式穿甲弹在身上开 6 个窟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战斗刚刚结束，任谁都

心有余悸，这倒也可以理解。

经过一阵加紧脚步的赶路，走到肉眼已经看不见那片湖水的密林深处后这才稍稍安心，正在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王虎脑袋一歪，一本正经的说：

“嘘！我们后面好像有尾巴!”

“嗯，我也听见了，从咱们上岸之后，四周就不干净，一路走到这里，的确有什么在一直干着咱们。”张楠锋说。

尤琦脸色一沉，好像在想什么，想了一会儿，正色道：

“得加紧脚步,都给我走快点!看看能不能甩开这个‘尾巴’，要是甩不开，那就是个大麻烦!”

（未完待续）

16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3 13:28

（十四）第六日（1）：野人!!! 野人!!!（上）

与水怪斗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有前几次的经验，那些小男女们再也没有人再敢质疑尤琦命令的权威性，而且她催的非常急，一众人几乎是马不停蹄的赶路，从下午一口气连跑带颠的跑到太阳落山这才停下，把这些人可累的都够呛，尤琦本人也呼吸略显粗重，不过连着跑了几个小时，整支队伍的体力消耗都十分巨大，更何况已经入夜，这种形势下，只要还没到生死关头就必须找地方休息了，她心里也明白的很，在警惕的看了看四周之后，决定就地安营扎寨，还是按

照老办法，把几名主力分成两拨，分别负责营地的各一半，然后两拨人再各自用技术手段在1000米为为营地设置好预警措施，以防在睡觉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摸”进来，看着他们采取轮班制睡觉，我不得不佩服这几位真心是铁打的身子，每天这么大的身体与精力的输出及消耗，一夜只睡三四个小时，第二天依然生龙活虎，尤琦作为一个肤如凝脂的大美女，她这些天来几乎每天都处于对于正常人来说是属于睡眠严重不足状态，却也没有丝毫的黑眼圈与明显的疲态，这都是靠什么做到的？纳闷儿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特种部队有种叫做“夜鹰”的抗疲劳药物，吃过一颗之后可以保持72小时也就是三天三夜之内不需要休息，精神一直保持最佳状态，但使用之后要连续休息数天才能恢复过来，说白了就是一种提前透支体力的药物，可看表现，他们的状态貌似比吃了这种药还来得生猛，真是不理解，而且即便是药物作用，那这所使用的药物也要比“夜鹰”强得多。

不过说是吃药，那是瞎猜的，毕竟服用过这类刺激神经的药物后，人体会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反应，比如神经过敏，一惊一乍，因为兴奋过度而说话语无伦次等等等等，但经过我的观察，这几位“铁人”们都没有类似的症状，这也就是说，他们能做到这种程度，凭借的就说过硬的身体素质，与我们这些“普通人”相比，他们无论是在体质，还是训练上，都甩开我们“八条街”不止，拥有先天与后天的双重优势。

而正如前面已经多次所提到过的，我作为一名记者，刨根问底以及强烈的求知欲是我的职业习惯，换个角度说，我也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干了记者这一行，白天与水怪在水面以及岸上的搏斗让我有颇多疑问，见尤琦值夜没睡，她对这东西好像很了解，所以就起身去问问她，以解心中好奇，顺便再找个机会感谢她白天救我的那一次，她不讲人情不谢我可以，我无所谓，但我讲人情，所以不能不谢她。

来到她身边往地上一坐，她看了我一眼，然后说：

“肚子饿想吃东西的话，我包里有，比蛋白质棒好吃的多。”

“我肚子不饿，但‘脑子饿’，想问你点事情。”我说。

“说吧。”尤琦说。

“我看这水怪的样子好像就是个放大号的蟾蜍，只是多了条尾巴，而且看它们的身子，又肥又大，这种身材完全不符合流体力学，在水里应该游不快才对，那是怎么能追上时速 50 节的皮筏艇的？”我问。

“第一，这种水怪的皮肤张力非常大，这个我给你说过了，你们用工兵铲、开山刀砍它的时候不是总是打滑吗？那是因为在它的皮肤表面会常态化分泌一种体液以保持体表湿润，这种体液会让它们的皮肤与水流之间的摩擦力减小的几乎为零，换句话说，它们在水中的阻力比我们在陆地上行走受到的空气摩擦的阻力还小，所以自然快的很。

第二，最后王虎抛开水怪肚子取出单兵作战系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水怪的尾巴两侧，各有一个处于闭合状态的器官，那两个器官实际上是它身上的‘喷水装置’，水从它的口中吸入，如果是用于饮用，就会直接进到胃里，如果是用于在水下推进身体，则会进入到胃部下方的另一个储存空间，一次吸满可以让它高速喷射数百米的距离，而喷水的动力则来自压缩气体，它那满身的瘤状物不是白长的，其内部都为中空结构，顶部有一个吸气孔，包括它后颈上的那个类似鲸类喷水孔的器官也是干这个用的，在高速滑行之前，它会先浮出水面，用后背及后脖颈上的吸气孔先吸满空气，气体会先于水储存到胃部下方的器官内，然后再吸水，最后将这些气体在体内进行压缩，驱动吸进去的水一起喷出去，就起到了推进效果。

除了这些，它的那条粗壮尾巴也有很强的推进作用，你看它是不是像一只没有发育完全的巨型蝌蚪？就是蝌蚪还没有完全变态成蟾蜍或者是青蛙时，在蟾蜍或者是青蛙的身子后面残留着一段蝌蚪尾巴的那个样子，那条尾巴呈扁状竖着生长在水怪的尾部，左右摆动起来即使不用喷水与四肢的配合，也能保证它在水中高速穿梭，速度甩开人类游泳冠军几十倍还是没问题的，而它们在追逐猎杀皮筏艇的时候，是四肢、尾巴、喷水器官全部投入使用，水下时速达到了最高状态，所以它们才能在短距离上轻易追上皮筏艇，不过它们

太过肥大，耐力不足，超过1000米之后，速度衰减的就非常快，但横渡湖水的距离也就1000米上下，如此一来。它们的优势也就全部发挥出来了。”尤琦说，我看她讲的头头是道，便接着问：

“你也把它们水怪水怪的叫着，难道这个物种就没有一个正式一点的学术名称吗？”

“目前来说是没有，因为它最早是出现于长潭，就被命名为‘长潭水怪’，很多资格不够的学术单位根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知道的为了研究方便，也就这么一直叫下去了，这种以最早发现地进行约定俗成的命名及称呼的方式与尼斯湖水怪差不多。

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将其称之为‘蛤蟆龙’，而蛤蟆龙就是一种史前巨型两栖爬行生物，这种观点就是认为长潭水怪是一种史前物种的现代遗存，还有的说它和曾经频繁出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一种名叫‘尖啸龙’的神秘生物是近亲，但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可，所以我也就不加引用了。”尤琦说。

“好吧，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天在皮筏艇上谢谢你出手相救！”我看我想问的都问完了，便提到了白天被她搭救的事，说完之后还半开玩笑的做了一个抱拳礼。

“举手之劳而已，不足为谢。”尤琦对我的感谢的反应在我的意料之内，果然还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不过话说

到此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便接着这个话茬往下问：

“对了，你的那柄软剑这么厉害，当时怎么不救那个队员啊？要是你及时出手，说不定他还死不了呢。”

“首先，当时在我与那个队员的中间有两个人的间隔，如果当时我出手的话，不管是先拔剑再赶过去还是先赶过去再拔剑，都已经来不及了，而你则就在我的身后，我不用挪动身就可以在持剑状态下攻击到水怪的舌头，拔剑既出手，所以就完全来得及，另外，这柄剑跟随我左右也有几个年头了，我对它很有感情，不是对我来说重要的人或事，我不想用它出手。”尤琦说。

我听闻此言心说“呀嗬？这是在暗示我还是在撩我啊？我最不怕的就是美女撩我，见招拆招，谁怕谁啊？”想罢便说：

“那这么说，我对你还挺重要的嘛？”其实我这么问后来一想挺没意思的，结果果然被尤琦“将了一军”，她说：

“你不用自作多情，我说你重要是因为你死了，这次行动的官方记录人就没了，你的活儿别人替代不了，这才是重要的原因，说的直白一点就是重要的是技能与身份，而不是人本身，懂吗？”如果这话是旁人说的，不管我打不打得过，都得蹦起来给对方一个大耳刮子才能解气，但面对的是她，我却怎么也发不起火儿来，最后我尴尬的“嘎巴嘎巴”嘴（注：这个词来形容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嘴唇干动不出声的

样子)，硬挤出一个笑脸来说：

“好吧，看来我这职业还有‘救命’的作用，估计要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在前面几天中的哪一天中就已经被人装进你准备的那种裹尸袋里了。”

说完，我也不去看她什么反应，起身就走，可刚站起身子来，就听见身后不远处有一阵枯叶被踩碎的声音，这声音要是在平时那再正常不过了，但在现在这种月黑风高，整个营地除了鼾声以外几乎一片寂静的时候，就显得极其诡异，我连忙回头，想问尤琦听见没有，而她明显是听见了，只见她竖起右手食指贴在唇边做了一个嘘声的手势，接着也开始侧耳仔细听，我找她聊天的时候就已经过了零点，现在则已经到了凌晨一点钟左右，这么晚了难道是哪个队员还像我这样没睡觉在瞎溜达？还是起夜尿到周围林子里去上厕所了？我想着便数了数在场的人，1、2、3.....去除死亡或受伤退出的，其余应该在的全体都在，我这心就更提到嗓子眼儿了，就这声音，即便不是野兽也是什么大家伙，因为小动物发不出这种声音来！而且这几天的经历让我的神经始终保持在紧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感觉只要在这里碰上的东西，就肯定不是什么善类！

（未完待续）

16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4 00:12

楼主又来更图了，先贴3张缠腰软剑的图，这种剑也叫“腰带剑”（正如其名，在正文中楼主也说过，由于太像腰带，我一开始见到尤琦腰间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还真就以为它是个腰带，但后来想想也不对，因为她穿的是连体衣，根本用不着腰带），笼统的讲，它是软剑中的一种，柔软到可以长时间盘在腰间，使用时将其抽出后即可恢复原状，主要作为最贴身的武器在情势紧急的情况下出手，因为剑身太过柔软，所以其不适合砍与刺，主要依靠高速而准确的挥舞去割伤目标，使用难度较大，但长时间练习有益于强身健体，使身体柔软如绢，非常适合女性使用，尤琦使用该类软剑，正好非常合适。

（注：除了腰带剑外，有一些其它软剑的柔韧性也可以盘在腰间，但时间不能太久，太久了会导致剑身形变，而腰带剑则专门为盘腰而设计，所以可以长时间盘绕，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比一般软剑更上一层楼的柔软）

（注-2：图1为设计样式较为传统的腰带剑，特别是剑柄，而尤琦所使用的则类似于图2与图3中的腰带剑，不过在设计与细节上都要比图中所示精致、高档不止一个档次）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9844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9844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98452.jpg{EIMAGE}

169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4 00:17

再更 4 张关于在正文中提到的吃一颗就能保持 72 小时不困倦的“夜鹰”抗疲劳药物的图,公布该药的存在可是 CCTV “亲自出马”:

（注：图中所提到的该药的研制单位，也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个极其牛逼且神奇的单位，以后的文中的一些事情会对它有所涉及，到时候楼主会详细的说一说它牛逼与神奇在哪儿，以及到了什么程度）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9848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9848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9848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598487.png{EIMAGE}

16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4 00:2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69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4 14:54

过了不一会儿，又是一声枯叶被踩碎的声响，前后这两个声音就好像是一个人将一只脚落地之后过了老半天才落下了第二只，我只能听出这应该是某种大型动物踩出来的，但具体是什么动物就无从判断了，不得不说，尤琦的确是厉害，她在我胡思乱想的这个时间里听完了声音，压低声音对我说：

“跟着我们的那个家伙，已经贴到身边来了，看来是没怀好意。”

我一听就又是吓了一跳，忙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你们白天说的那个‘尾巴’就是这个？什么动物智商这么高啊？野兽应该没有这种行为吧？难道是个人吗？”

“说的就是它，不过我暂时还不知道它跟着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可鬼鬼祟祟的肯定非奸即歹，还有，这当然不是人，起码不是像你我这样的人，刚才的声音我听了一下，这是一个为了减小冲击力而采用的碾压动作，也就是后脚跟先落地，前脚掌再落地的缓慢过程，做这个动作就是不想让我们发现它，而已人类足部的大小，是不可能碾压出持续时间这么长

的这种声音的，这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脚要比普通人大得多，从声音的持续时间来判断，起码比正常人类的平均水平要大三分之一以上，即便是大龙这种鞋码达到50的人也不会有持续这么久的碾压声长。”

我听完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明白她的意思，只是突然感觉这女人心思细腻的程度已经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见我没有回话，她又说：

“你跟我过来，别惊动其他人。”尤琦说完也再不等我是不是还要再说什么，就慢慢的拿起她那支转子连发弩，然后拉上了弓弦，打开了保险，蹑手蹑脚的开始向着林子里走去，我担心她一个人去真碰上事情会出危险，便将工兵铲抽出甩开铲刃朝前也跟了上去，随时准备大打一仗。

不知道为什么，她在前面带路的时候走的是一个弧形，而且看方向好像还是往我们来时走过的路上走，我想问她到底葫芦里买的什么药，可又害怕惊动了那个不明身份的潜伏者（或者叫偷窥者更合适），所以就只能憋着，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蹑足潜行，她终于停了下来，此时我已经累的出了一身汗，说实在的，让我狂奔几十分钟我倒不怕，可这种高抬腿轻落足，大气都不敢喘，浑身都紧绷在一起的走路方式实在是太难受了，我见她的两鬓也见潮湿，肯定也累得够呛。

她停下之后，用手指了指地面，示意让我去看，我低头用手电照着仔细瞧了瞧，发现这是个脚印，而且还他妈的居

然是个人的脚印！但又不对，这脚印怎么还有脚趾头？难道这人没穿鞋赤足在原始森林里行走？难道不扎脚吗？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这脚印怎么这么大？！我拿手比量了一下，居然接近三只我的脚前后叠加在一起的长度了，足有80多公分，我滴个姥姥，这如果是个直立动物踩出来的话，按照正常比例来推算，这玩意得有多高啊？另外，我比划了一下，这个脚印的深度最浅处也有6厘米多，最深的后脚跟处则接近10厘米！要知道我的净体重在82公斤左右，尤琦的虽然我不知道，但她身材高挑匀称且结实，估计在65公斤上下，去掉留在营地的大件儿装备，再加上乱七八糟的随身小装备，我此时的总重超过90公斤，而她应该在75公斤上下，但即便如此，我们俩在这片地面上也根本踩不出脚印，可眼前脚印的主人——这大家伙的脚这么大，踩到地面上的受力压强要比我们俩小得多，而即便如此，我们都踩不出脚印的地面，它居然还能踩出这么深的脚印来，如此推算，这个大家伙除了身高惊人外，其体重也是极其惊人，估计在800公斤以上，起码相当于超过10个我的净体重的总和，甚至可以数以吨计！

不过想来也对，一个这么高大的直立动物，拥有这么大的体重，也是想匹配的，如果如此之高还特别的轻，那只能说明这个野人是个“电线杆子”（注：意思是形容一个人特别瘦特别高，这里用来形容野人也正好合适）身材了。

大晚上我身处神农架腹地，又看到了一个如此巨大的类人形脚印，那么就不得不联想到神农架的“头牌”神秘生物了，那就是驰名中外的——野人！

野人的大名恐怕不用我多做介绍，与驴头狼、山彪、过山黄等不同，因为各种科普节目的“狂轰滥炸”，让不关心这些事情的寻常百姓也大多都对其有所耳闻，如我在本篇开篇前言里说的那样，野人是世界四大未解之谜之首，同时也是被外界认为是其中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最高的一个，几十年来从国家层面到私人探险，寻找野人，尤其是到神农架来寻找野人的活动不胜枚举，足见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生物的独特魅力。

虽然世界各国也都由野人的目击记录，比如北美洲的大脚怪，远东地区的“阿尔玛斯”（注：该生物也被称为“森林人”或高加索野人，这种野人的目击记录主要分布在我国内蒙、蒙古国及俄罗斯，关于它的情况，在后文中我与尤琦的对话里会有所提及，感兴趣的看官可以留意一下），西伯利亚地区的“丘丘纳”、澳洲大陆上的“幽微”等等等等，但在这些众多不同地域的野人或类似野人的生物之中，名气最大且证据最多，研究价值最高，并最可信的便是神农架野人，可以这么说，神农架野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野人的代表。

早在数年之前，我曾经撰写过一篇关于野人的内参报道，

那是一篇短文，在里面引用过一组数据：在神农架发现过大量步幅超过一米甚至达到一米五以上的巨型类人形脚印，这意味着什么？普通人类，以身高2米为计，如果不刻意的去迈大步的话，其平均步长也不过只有50公分左右，而1.75-1.8米左右身高的人，步幅则通常在40公分以下，1.5米的步幅与其身高成正比的话，这就意味着踩出这个脚印来的野人，净身高起码在4米甚至是5米以上。

除此之外，在我引用的数据中还列举了大量植被末梢被剐蹭的情况，其中剐蹭的最高高度就在5米左右，这是某种直立生物在路过时蹭到树枝与树叶留下痕迹的高度，而这个高度有可能是它们的身高，甚至还有可能只是它们的肩高！

回想起那些我曾经引用过的数据，再看看眼前的脚印，如果这只脚印的主人站在我们面前的话，在先确定它是直立生物的基础上，假设这个脚印的大小要与它的身高成正比的话，那么它从头到脚的总高度恐怕相对于4-5米的身高推测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之后，我俩向前又找到了另一只脚印，正好是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两只脚，大小也基本相当，明显是一个单个个体在行走中踩出来的，我掏出卷尺量了一下，步幅足有1.63米！这个数字太惊人了，这更加坐实了我上面的推测。

（未完待续）

170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4 14:57

“这是野人？！”虽然惊讶，但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踪，我按耐住激动的情绪，用几乎是从嗓子眼儿里往外挤出声音来问尤琦，没想到她却恢复了正常讲话的声音，说：

“在这里不用压低声音，我们已经走远了，那家伙应该还在营地附近‘猫’着（注：就是躲着的意思），我们正常说话它听不见的。”

“靠！怎么不早说，害得我神经兮兮了半天。”当然，这句话是我的心里活动，并没有说出来。

“那你的意思是说，跟着我们的这个玩意就是踩出脚印的这个？”我说。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但即便不是，也是这一类的，反正都是野人。”尤琦说，她这话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她对野人同之前遭遇的那些神秘生物一样，也早就已经非常熟悉了似得，而且也完全没有我预想中的兴奋感，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找野人吗？怎么现在成了“反正都是野人”？一种司空见惯的情绪被这句话表达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的不解，转念又一想，也对，从她的种种行为来看，我也早就想到了她的目的肯定不是来找野人给弟弟治病这么简单，但具体是什么目的我当时还猜不透，而到后来等一切都水落石出之后，我才搞清楚自己彻彻底底的被这帮人“下一盘大棋”，而我就是那身在其中不明真相的“棋子”

中的一员。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

“现在我们回去，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通知大龙还有王虎、张楠锋，得先下手为强，干掉这个家伙，即便不干掉它，也得不能让它再跟着我们!”尤琦说完这话，借着朦胧的月光，我看到她明亮的眸子当中闪过一丝杀气，我顿感一阵寒意上涌，现在这里她说了算，她说怎么着那就怎么着吧，我随后点头答应，但在回去的路上，她让我继续按照刚才来时的动作走，我有点不满，问她：

“我们在这里能正常说话，怎么就不能正常走路了？这样走很累的啊，等先正常走一段，到了距离近的时候再‘摸’（注：就是悄悄行进的意思）回去不行吗？”

“语言交流在这里传播的不远，声波衰弱的很快，20 米外基本就听不见了，但如果我们大摇大摆的走路，如果脚下踩断了枯树枝或者是踩碎了枯树叶，这种声音在静夜里传播的距离会非常远，很容易暴露我的行踪，懂吗？”尤琦说。

我被说的哑口无言，只感觉“懂吗？”这两个字已经快成了她的口头禅了，再配上她那张扑克脸，可以说就是她在我心目中的“典型形象”与“经典台词”了。

我俩这回去的路上一边走的蹑手蹑脚，一边却正常的声音说话，显得非常奇怪，当看到脚下的枯枝败叶后，我便问：

“这里看着四季如春，所有的植被都郁郁葱葱的，怎么

会有这么多看着好像是刚刚枯死或者是掉落的枯树枝、枯树叶？这些看样子应该是深秋季节才应该有的啊？”

“神农架腹地植被种类异常丰富且密度极大，所以混杂生长在一片区域内的植物个体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这就导致了它们为了适应这种竞争的环境而拼命加快自身的代谢速度，以达到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土壤中最多的养分与水分的目的，作为植物，如果在这里像外面的植物一样‘慢吞吞’的生长，那么早就被同类通过挤占生长资源而死亡淘汰掉了，又所以，这里的植被只要是生长年龄超过 1 年的，都是代谢速度出类拔萃的，如果用人类的标准作为比喻的话，它们就是植物中最强壮的那一部分。

而在这种基础之下，对于这些植物来说，它们几乎一个月甚至是一周之内就要完成一次自身内部的四季转换，换句话说，其它地方的植物一年的生长量在这里只相当于一个月乃至一周，而这些枯叶枯枝，便是它们相当于转换到秋冬季时产生的。”尤琦说。

（未完待续）

170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4 14:58

“那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掰断一根树枝，它会以远快于外界同类的速度再从新生长出来？”我问。

“可以这么理解。”尤琦说。

“怪不得这里的大型树木都生长的参天蔽日，就连矮灌木的高度和旺盛成都也都快赶上外面的行道树了，不过这种类似‘恶性竞争’的生态模式难道不会造成土地养分被植被榨干而贫瘠化吗？”我问。

“如果是在外面，那当然会，但这里就不会，首先，这里的植物虽然竞争激烈数量也多，可这就意味着在单位时间内死亡的数量也多，这些死亡的植物会被土壤迅速消解，而得益于这种独特的“快节奏”生态系统，所以土壤对其的消解速度也远高于外界，而被消解的植物尸体便成了土壤的养分补充，这样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封闭内循环’，既——植物高速消耗土地养分以保证自身的生长于生存，而激烈竞争直接带来的就是大量弱势植物的死亡，然后土地吸纳这些死亡植物尸体作为养分，因为强势而存活下来的植物便继续西区土地中的养分，基于此，便形成了我刚才所说的‘封闭内循环’，也就是相当于强大的植物间接的‘吃掉’了弱小的植物，这与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这种杀戮并不直接，而是有了土地作为‘中介’。

其次，神农架腹地各种野生动物种群也十分庞大，它们之间的互相猎杀或者是自然死亡产生的尸体以及留下的粪便总量也相当可观，尸体与粪便被土地分解后便也成了土壤养分中的一部分。

有了长两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加上这里丰沛的全

年降雨量与地下水以及湿度相当高的空气，才能让神农架这种‘快节奏’的生态圈得以生生不息数千年。”尤琦说。

“对了，在我国，除了神农架野人，我以前做专题报道的时候，听说在内蒙还有一种叫‘阿尔玛斯’的野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元宝山上也有一种‘元宝山野人’，特别是后者，虽然没听说过抓住了活体，但相关目击记录非常的多，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是近距离、长时间的目击记录，这两者与神农架野人相比，研究价值上有什么异同吗？”我问。

“‘阿尔玛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野人还不好说，因为在众多目击记录与证词中显示，这个物种连一个具体可靠的形象都没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描述很有可能就是当地牧民的错觉，一个连外形都还不能完全确定的物种，其研究价值自然不能与已经‘板上钉钉’的神农架野人相提并论了。

至于元宝山野人，这个倒是真实存在的，不过研究价值偏小，起码不能与神农架野人相提并论，就从体型上来说，元宝山野人与普通人类相当，相关研究更倾向于它们是没有完全灭绝的尼安德特人，也就观点更是直接认为它们就是某些与世隔绝的人类野化后的产物，说白了就还是人类，所以，元宝山野人至今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物种，而神农架野人，从身体结构、尺寸再到已经发现的五大亚种，都可以证明它与人类在血脉上无关，起码不是近亲，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立物种体系，从这些方面来说，神农架野人的研究价值自然

也就远超过元宝山野人了。”尤琦说。

“你了解的还真是多啊。”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随口便如此说道。

“你的问题也真是多。”尤琦头也不回的说。

“职业习惯使然，理解一下啊。”我见她这么说，一撇嘴如此回道。

（未完待续）

17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4 15:08

今天楼主有点事比较着急，所以抽空更新就把图与正文一起更了——今天的图比较多，是已经公开的神农架野人足迹目击与采集记录，这里提到的野人脚印已经达到了 8 厘米深（详见第一组图中的图 5），步幅达到了 1.5 米上下（详见第二组图中的图 12），虽然比楼主在文中提到的那个略小，但体量也已经十分惊人了，好了，话不多说，先上第一组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09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09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11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761712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12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13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178.jpg{EIMAGE}

17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4 15:13

第二组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0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0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1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2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4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6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7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8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9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39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41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41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45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45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46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17475.jpg{EIMAGE}

17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4 15:1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7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5 15:33

尤琦的机械大狗使用的是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石墨烯超级电容，前者是标准的军用技术，由我国海军的马伟明院士在全世界率先研制成功，比传统的中压交流电系统领先一整代，简单地讲，用上这套系统的舰艇的发电能力与发电效率将成倍增长，可以轻易超过传统中压交流电系统下的核动力舰船，而该供电技术对供电效率的提高让机械大狗的续航能力与负重能力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然后就是石墨烯超级电容，该技术从公开层面已经运用到中车的无轨与有轨电车上了，军用方面，除了机械大狗以外，还有机械外骨骼（注：关于机械外骨骼，楼主在本篇正文的后文中也会提到，到时候会有相关介绍，感兴趣的看官可以留意一下）也将此作为驱动能源，从完全无电到充满电能的一次充电过程只需要 30 秒。

以上两种技术的成功结合，就是利用了中压直流电的高效、高能与石墨烯超级电容的超大容量、超快速充放电性能，将机械大狗的单次满电满负荷续航能力从目前公开数据中最高的 2 小时提高到 24 小时，至于充电的电源在哪里，那就是太阳能了，石墨烯超级电容连接着同样适用石墨烯技术

制造出来的石墨烯太阳能电池板，即便在雨天，对阳光的能量转化率也在7%以上，在白天则可以高达10-12%，最高能达到15%上下，除了黑夜，其它时段只要有阳光，均可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储存起来再交由中压直流电系统发出去以驱动机械大狗，最后，它还运用了纳米摩擦发电技术，在走动产生的机械能也可以转化为电能，不过运用的不多，毕竟在当时这个技术还不太成熟，转化率不算高，但也算是发电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机械大狗在这些电能技术的“加持”下，续航能力完全不是问题，在它运动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个充电的过程（尤其是在白天），只要不发生软硬件的损坏，它们可以走很远很久.....而且为了预防它们在野外发生损坏后进行维修，主要备件也是它们的载荷之一，虽然没用到。

最后，为了证明楼主不是在堆砌技术名词而故弄玄虚，楼主要说的是上述这些话中提到的这些技术的能力都属于基础信息，而不是什么机密，在网络上就能查的到，尤其是马伟明院士这位“大牛”牛到什么程度，各位看官可以仔细看看，那绝对不是“盖”的。

174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5 15:50

因为往回走的路上我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了不少与神农架有关的话题，所以来时的那种紧张气氛就被冲淡很多，

同样的距离，同样的动作再走回去反而让我感觉不到那么累了，等返回营地之后，我们两人没有惊动其他队员，而是分头向还在两边值夜的主力们通报了情况，尤琦将发现告诉了李龙沛与乌兰百克，我则去通知了王虎与张楠锋，这几人在营地中心凑到了一起，张楠锋率先说道：

“我们在1000米外设立第一层预警线，但未被触发，在300米外设立第二层，也未被触发，这就说明来者跟踪我们的距离始终保持在300米以内，我们虽有察觉，却只知道对方的存在而无法定位它的位置，看来，我们遇到高手了。”

“按照尤小姐所说，如果是野人的话，的确不容易被发现，毕竟这里是它们的‘主场’，我们艰难跋涉的道在它们眼里不过是天天回家的路而已，利用对地形的高度了解，想要藏起来倒也并不难，但是，它跟踪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王虎接话继续说，在场的众人里，关于他们俩是对丛林行动最有发言权的人，尤其是王虎，不仅有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硕士学位他也有，并且丛林作战就是他的两大专长之一，所以他俩在这个事情上做“开场白”，没人有异议，都静静的听着。

“这个我也在想，它到底有什么目——”尤琦想说“到底有什么目的”，但最后一个“的”字还没说出来，耳后便传来一声“我艹”的叫骂声，这声音是个男声，而且不用看谁喊的，仅听声音就能听出其中充满了惊恐，众人随即转头

向声音发出的位置去看，只见一个黑乎乎的高大身影正蹲在一个男队员的身旁好像在吃东西，而那名男队员已经从睡袋里站了起来满脸惶恐的看着这个身影，刚才那声因为害怕而都有些破音的叫骂声便是从他口中发出来的。

（未完待续）

17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5 16:02

（十五）第六日（2）：野人!!! 野人!!!（中）

事发的时候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可以看到一丝微微的晨光，有些晚上饮水太多的队员起夜方便，也被这眼前的一幕吓了一大跳，另外这叫骂声的声音非常大，众人几天以来积攒下的紧张情绪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大喊大叫，所以他这一声喊几乎“叫醒”了绝大多数人，除了极个别睡得很死的以外（比如一如既往睡的跟“死人”一样的季成云），其余的全爬起来了，显然还没睡够的范小雨也被吵醒了，用带着一股“起床气”的声音一边爬出来一边说：

“怎么回事啊？又出什么事儿了？”说着就也看到了面前这个黑色身影，此时这个身影正好背对着她，光线比较弱，她又刚起床，便看不清楚，结果就是她反而不害怕，还上前拍了这个身影一巴掌，接着说：

“这谁啊？干嘛呢？”

看着她的这个行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心里一紧，那个身

影则扭过脑袋冲她呲牙一笑，两排雪白雪白的大板儿牙露了出来，这下范小雨可看清楚了，那张大脸快赶上小型装载机的轮胎了，一颗门牙的面积好似一片成年男性的大母脚趾盖，那范小雨再性情泼辣，胆大心细也受不了如此一幕，接近着也跟着一声“啊——”的尖叫，这下四周所有的人彻底全醒了。

可能是这声尖叫给了这个黑色身影某种刺激，它“呼”的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我们这才看清楚，这家伙蹲着都跟大半个人这么高，站起来足有 2 米多，与李龙沛的身材大差不差，但因为有一身蓬松的棕毛覆盖在体表，所以显得更加魁梧，它起身之后身形一转，便面对面的冲着范小雨，随后竟然伸手一搂，把范小雨单手抱在了右臂的臂弯之中，紧接着撒腿就跑。

那我们一看哪儿能干吗？自然是追啊！我心说怎么还有这种事——野人不光偷吃东西还跑出来抢女人？！当时想这些也没用，只能玩了命的追，吃点东西可以，但不能让它把人给掳走了，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这野人一双大长腿甩开了运步如飞，别看胳膊里夹着一个体重 90 多斤的范小雨，却丝毫不见速度减慢，再加上正如王虎所说，这里是它的“主场”，它在这密林之中跑起来如鱼得水，可我们就不行了，磕磕绊绊不说，步幅也远没有它大，频率也没有它高，即便是在平地上跑也肯定跑不过它，就更不用说是

在这种有利于它的地形上了。

范小雨一路上不停的因为惊吓过度而扯着嗓子尖叫着，那声音凄厉极了，我知道她现在肯定快要吓死了，但我们再心急也没用，追不上就是追不上，眼看着这个棕毛野人的身影越来越远，王虎就端起了 QTS-11，看他调整扳机的位置，这老哥居然想用 20 毫米榴弹去炸那野人，我一把摁住了枪口拦住了他，吼道：

“你疯了？！你炸死了那个野人，小雨还活不活了？!”

王虎可能是感觉我说的有道理，就迟疑了一下，我当时也是一股急劲儿，余光看到了尤琦手中手中因为准备战斗而拿起来的转子连发弩，问也没问她，直接伸手就抢了过来，随后使出我平生最大的速度往前便追。

按理说，以我的速度是绝对不可能追上那个棕毛野人的，但也许这就是天意，当那野人掳着范小雨翻过一道矮山梁的时候，下面竟然是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坡，目测足有 80 度左右，已经接近垂直，山坡上虽然是土质而不是山岩，但表面却光秃秃的，除了一些杂草以外几乎没有植被，而且除了角度以外，山坡的高度也同样很大，垂直落差估计至少在百米以上，所以野人纵然身体强壮，却也不敢直接就往下跳，只能手脚并用迈着小碎步往下蹭，如果四肢都参与发力那还好说，可它右臂被范小雨占着，所以又减慢了它不少速度，这就给我追上去提供了客观基础，等我跑到山坡顶端的时候，

那野人已经下到了山坡的中间位置，要是让我像它那样也往下蹭，我可办不到，强行下去那非得一失足一路滚下去摔个口歪眼斜不可，但更不能干看着让它跑掉，在情急之下我端起了手中的连发弩，对着下面的野人背影就开始瞄准。

我其实对这种武器毫无射击经验，如果换了枪械那还好说，毕竟我在当战地记者的时候没少在靶场训练实弹射击，但我对弩箭的弹道特点完全不了解，我估计这样野人皮糙肉厚，得往头部射击才能有一定的杀伤效果，所以便把连发弩瞄的很高，在最有把握命中目标的那一瞬间扣动了扳机，一支短箭在弓弦的巨大弹力下飞射而出，虽然我已经尽力抬高了转子连发弩，可弩箭的初速毕竟比不了子弹，所以弹道高度相当大，速度衰减的也快，这些直接导致了其相比子弹在同等射击距离上的中途下坠幅度要严重的多，再加上我是居高临下射击，这对我对真实的弹道高度的估算又产生了一个干扰作用，总之，出于以上种种原因，直接造成的一幕就是弩箭并没有击中我预想中的野人头部，或者说是后脑，甚至连上半身都没有击中，而是击中了屁股。

（未完待续）

17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5 16:22

野人被命中之后“嗷”的一声惨叫，此时太阳已经从山的那一边升起来了，而我与它之间间隔的直线距离实际上也

只有几十米，所以借着晨光我清晰的看见我的那只弩箭居然不偏不倚的射在了这野人的肛门位置上，而且因为尤琦使用的这种弩箭身短小，从目视角度来看，整支箭已经完全没了进去，我能看到这些并不是因为我的视力好到了能在几十米外看清野人的肛门，而是因为有棕色的浓密毛发挡着，我看不太真切，但估计的位置差不多就是那里，毕竟两边巨大的臀大肌还是可以分辨清楚的，以它为参照物来判断应该错不了，毕竟野人的生理结构与人类虽然不同，但也十分接近。

看到此处，心说哎呦！这个地方被射进去一支箭，我想想都顿感“菊花”一紧，不过比“菊花”一紧更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来了——这个野人明显被我发射的弩箭所造成的剧痛给激怒了，他先是用左手伸到屁股的位置摸索了片刻，用两根手指捏住，将弩箭整个给拽了出来，上面还带着血丝，扔到一边后转过身来发出一声怪叫，就开始往上跑，我一看完了！这家伙是疯了，要上来“怼”我，就我这水平，估计都扛不住它半下，而且在强悍身体素质与暴怒的双重作用下，足有 80 度的陡峭山坡，这野人跑起来竟然比正常人在平地上跑的还快，比它刚才下去的速度可快了不知道多少倍，几乎是三步并两步就窜了上来与我在山坡上面对面对峙了起来。

出于求生与自我保护意识下的本能，我把转子连发弩扔到了一边，右手把插在腿上的定制短刀拔了出来，这柄刀自

从参加此次行动以来，只当做工具来削削砍砍了，并没有像工兵铲那样投入到实战中那么多次，这次是它的“第一战”，却就碰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而左手则照理甩开了工兵铲，我两手各自拿着两柄武器，想抵住这个野人的威胁，但事与愿违，经过极其短暂的对峙之后，或者说是对峙更不说是它爬上来之后经过总长度不超过几秒钟的略微调整，这家伙便做好了打死我的准备，当它站到我的面前时，我才深切的感受到就我这水平，刚才还幻想着能凭借一刀一铲连吓带打跟它周旋一段时间，但现在一看根本就是胡扯蛋，我手里的两件武器在它眼里可能跟树枝没有任何区别，既吓不住，更打不过。

在暴怒之下，野人随即开始对我发难，它右臂仍然夹着范小雨，左手攥成一个大拳头奔我面门便打，速度极快，挂着风声就到了，当时我躲是完全躲不开了，眼看着拳头扑面而来，虽然恐惧已经抵达了大脑深处，但神经已经来不及做出反应，心说这回是彻底玩儿完！这一拳要是挨上，脑袋被揍成碎西瓜那都是客气的，但这么想又有什么办法？在那一霎那，我自己最后能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再次在本能的驱使下闭上双眼，等待死亡的降临。

（未完待续）

17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5 23:02

楼主又来更图片了，上次就应该发来着，但事太多忘记了，这次补上，是三张不同角度神农架长潭地区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其河溪及陆地、树木交错纵横的地形地貌，图 2 不知道是谁制作的，为了衬托长潭有水怪的事情，还特地把水怪的回忆图（下）与现实照片（上）拼接在了一起。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6641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6641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666421.jpg{EIMAGE}

17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5 23:0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76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6 12:12

就在我的鼻尖以及脸上的汗毛都已经感到野人拳头带起来的劲风的时候，我的身子突然遭到了一股来自正右侧的巨力的撞击，在撞击之下我不由自主的向左侧飞去，整个人就就横着在距地面 1 米左右的空中平移了起码 5 米以上，最后狠狠的摔在了地上，当时摔的我就冒泡了，左手铲右手刀

也在撞击之下撒了手，等我再睁眼去看，就看到一个光头凶汉站在了我刚才所在的位置上，并交叉双臂硬接住了这野人的一击左手重拳。

这个光头凶汉自然不是别人，正是李龙沛！原来在我抢过尤琦的转子连发弩追上去后，其他人也赶了上来，虽然出发有先后导致了进度上的差别，但我在用弩箭射击野人的这段时间时，他们便追了上来，随后就出现了千钧一发之际李龙沛救我一命的场景。

再看李龙沛，把双臂往下一撤，抖了抖被震麻的肌肉，接着好似习惯性的在原地跳了几下拳击步，锃明瓦亮的大脑袋左右一晃，颈部与肩膀发出一连串“咔咔”的关节响动声，随即对野人说道：

“行啊大个子，有点力气，把那姑娘放下，咱俩玩玩！”

说实话，这是我从参加此次行动以来，第一次听李龙沛主动说话，声音浑厚且刚气十足，与他的身形特征可以说是完美匹配。

而那棕毛野人虽然肯定听不懂李龙沛在说什么，但估计它一看李龙沛这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块头，也顿时不敢大意，随即真的一松手，把范小雨放到了一边，接着拉开架子便大打出手，这两个身高都在 2 米以上的大块头四臂齐摇就战在一处，棕毛野人的打法从格斗技巧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粗糙的，但极其凶狠凌厉，其中抓、挠、扑、撞等招式使用的相当熟

练与频繁，我从旁观者的角度也看得出它这是用上了平时与野兽搏斗时的方法，而李龙沛那自然就更不用说了，他是顶级的黑市拳拳王出身，在斗兽台上杀死过的老虎狮子棕熊北美大灰狼等野兽的数量加起来起码两只手外带两只脚是数不过来的，死在他拳下的人类格斗高手更是不计其数，而当了雇佣兵之后又积攒了大量的野战技能，凭着这些雄厚的资本，他才能后来在私人保镖这个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这样一个人，一身过硬的格斗能力自然是他赖以生存的看家本事，再加上棕毛野人是个直立动物，即便习性不同，但整体上的打斗动作与人类相似，所以李龙沛打的倒也是游刃有余，只是我发现他对于这种捕猎式的攻击一时还很不适应，不过好在经验丰富，反应迅速，闪转腾挪之间并没有吃亏。

他俩在一起互殴那就像两头巨兽之间的战斗，旁人根本插不上手，王虎数次想要抬枪射击，但都因为害怕误伤到李龙沛而作罢，所以众人只能干瞪眼看着他俩打，一时也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办法。

战斗到 1 分钟左右的时候，李龙沛一记有勾拳击中棕毛野人的下巴，我看着一块白色的东西从它嘴里飞了出来，落地之后便看清这竟然是一颗被那记重拳打飞出来的牙齿，棕毛野人嘴角顿时流出鲜血，不过也因此发起狂来，这要换了别的动物，即便是虎狮一类的大型猛兽也得被打蒙了，而它却比那之前驴头狼还强着三分，仗凭着皮糙肉厚悍勇绝伦，

被击中并打飞了一颗牙之后身体和步伐都没有乱，仅仅是歪了一下脑袋，紧接着便加紧反扑，最后一记右手的巨掌从上打下来，直奔李龙沛的天灵盖，如果躲闪不及被击中的话，当场就得脑浆迸裂，棕毛野人这一招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其速度却绝对说得上是出手如电，也就是李龙沛，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往后撤了半步，巨掌落空没有击中他的头部，但指尖却划过并被撕破了他所穿黑色冲锋衣的胸前部分，若换了别人，恐怕就不是衣服被划破而是脑袋被拍碎的下场了。

（未完待续）

17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6 12:26

冲锋衣破损后，里面露出来了一层黑色机械结构，与我上次看到他和驴头狼搏斗时露出来的那一样，只是这次露出的面积更大而已，李龙沛见衣服已经被划破了，索性伸手一抓，把整身冲锋衣直接撕烂从身上拽了下来，没有了外套的遮挡，我这才看清楚，他身下的那层机械结构竟然是一身量身定制的柔性机械外骨骼！这种东西穿上之后可以让人的体能与绝对力量成本增长，同样，与不穿的情况下相比，做同样的动作，其体力的消耗也会成倍减少，不用说，这肯定是尤琦出资给他配备的专用装备，他这么大的体重带着如此多的装备，一路翻山越岭运步如飞却都不见喘粗气，甚至连汗都没有，当时我还想他的体能再好能好到这种程度？再说了，

就像前面我提到过的那样，以他的块头，应该不适合这种长时间的有氧消耗才对，原来秘密都在这里。

另外，他双手一直戴着手套的问题也在于此，这套机械外骨骼的覆盖面一直抵达了每根手指的指尖，为了保护里面的精密机械结构，这才套上了一层保护层，除了机械外骨骼本身，里面的循环散热系统也露了出来，与尤琦所穿的空调服结构类似，只是运行冷却液的循环管要更加粗壮，而且从尤琦的四根增加到了六根，这也难怪，李龙沛的身形跟尤琦不在一个重量级的层面上，再加上要给机械外骨骼散人，这套散热系统自然也就起码要在功率上大的多才行。

言归正传，简短节说，两人的搏斗有持续了 2 分钟，打到第 3 分钟的时候，李龙沛逐渐占了上风，一来是他的格斗技巧的确要比这个棕毛野人精湛太多，棕毛野人依仗的不过是过硬的身体素质与超强的爆发力，外加一些捕猎的经验，这样打，对付和它一样没有掌握系统格斗技巧的对手行，但面对顶尖高手，凭着一股猛劲儿开始过几招还勉强能招架一番，甚至在气势上先占据上风，可如果打的久了就肯定会露出破绽，二来是李龙沛的那身机械外骨骼几乎给了他无限的体力，这棕毛野人拼尽全力的攻击，没有打倒李龙沛，却因为体力消耗过大而动作越发缓慢起来，但李龙沛却像刚开始时一样灵活凶猛，攻守之间的迅捷丝毫不减。

所以在这种情况，棕毛野人渐渐体力不支，李龙沛经验

丰富，一看对手要不行了，立马抓住机会展开猛烈反攻，一套直拳与摆拳、膝法与腿法的组合，便将这棕毛野人数次打倒在地，最后，棕毛野人估计是在求生欲与恼羞成怒的支撑下，一翻身从地上站起后，伸手抓起了身边的一块一人环抱不能及的巨石，将其高高举起奔李龙沛便砸。

这种攻击实际上在此时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虽然凶狠，但速度太慢，对付高手，命中率基本为零，不仅如此，搬动石头再进行砸击的动作也会进一步消耗所剩不多的体力，而且还会因为动作过大而暴露出更多、更致命的破绽。

（未完待续）

17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6 12:44

果不其然，李龙沛很轻易的一侧身就躲开了巨石的攻击，随后自言自语的甩了一句话出来：

“嗬，想动家伙？来啊!”话一出口接着就是“啊!”的发一声喊，从腰间将那柄巨型开山大刀抽出来，紧接着抓住棕毛野人挥动巨石一击未中后身体左侧露出的巨大空档，一个垫步进身就冲到了它的近前，随后持刀的右手往前狠狠的一送，足足米余长的刀身，全部没入到了棕毛野人的左腹部，棕毛野人疼的一呲牙，但这还不算完，李龙沛又一翻手腕，让宽大的刀身在伤口中猛的一拧，原本一个“I”型的数条伤口就被搅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巨大创口，创口面积瞬间扩大

了数倍不止，成股的鲜血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从伤口中喷涌了出来，溅了他一身。

棕毛野人受此重创，一时间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不过也许是担心对方太过强壮，这一下还死不了，李龙沛完成这一系列的攻击动作后拔刀撤步，对准棕毛野人将开山大刀抡圆了猛的一挥，一道血光闪光，“噗——”的一下，棕毛野人的大脑袋应声落地，无头的身子站在地上抖了两下便重重的摔入尘埃之中。

看到彻底将对手置于死地了，李龙沛在自己的裤子上抹了抹刀身上的鲜血，竟然撇嘴一笑道：

“哈哈，好久没有打这么过瘾的架了。”

这场可以称得上是“精彩绝伦”的徒手+兵器的“混合格斗大赛”全程将近 4 分钟，最终以李龙沛击杀对手取得完胜而告终，而李龙沛最后用开山大刀一捅一削两招之下干净利落的杀死棕毛野人的动作我虽然说得虽然很详细，但全过程仅仅发生在两秒钟之内，可以说是疾如闪电。

“大龙，别光在那里‘傻乐’，你干掉的你来收拾，从现在开始算，10 分钟后，给我处理的干净点。”尤琦说，她的意思很明白，是让李龙沛把这具尸首分离的棕毛野人的尸体给处理掉，至少不能就这么在这里摆着，虽然我当时还没意识到她这么做的具体道理是什么，但也感觉毕竟处理还是比不处理的好。

“明白。”李龙沛也不多说，摆了一个“OK”的手势并回复道。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在棕毛野人死后，我站起来跑到范小雨身边问她有没有受伤，没想到她抱住我就是一通嚎啕大哭，尤琦吩咐完了任务又询问了一下李龙沛有没有受伤，看问题不大便走到棕毛野人的无头尸体跟前检查了一番，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说 10 分钟后再处理棕毛野人的尸体，原来是这 10 分钟是留给她自己检查用的，等检查的差不多了，她便径直来到了我跟前，看着哭的梨花带雨的范小雨，没有半句安慰的话，而是说：

“这个野人跟踪我们这么长时间，看来都是因为你。”

“嗯？你什么意思？”我扭头问尤琦，范小雨听她这么说，也渐渐止住了哭声，看着她，意思与我一样，想听听她说这话到底是何用意，尤琦也没多做解释，而是伸手拿起了一样东西，往我俩眼前一方，接着对范小雨说：

“你我都是女人，这事都懂的，这是你的吧？”

我心说什么玩意还都是女人才能懂？低头就去看，一看才感觉十分“辣眼睛”，搞了半天这竟然是一张日用型卫生巾，在那卫生巾的中间有一块很显眼的鲜红血渍，很明显，这还是张用过的卫生巾。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雨的？”我问，我问这个问题的确是心里有点纳闷，因为整个队伍里除了尤琦与范小雨是女性

以外还有不少别其他女队员呢，尤琦是凭什么确定这个用过的卫生巾是范小雨扔下的呢？

“这个简单，我带来的女队员，身上所有的随身物品，全部是我统一配发的，包括卫生巾，而统一配发之前就是统一购买的，所以品牌完全一致，而这张卫生巾与我配发的牌子不一样，这就能排除其他所有女队员，再排除我自己，那我们这群人里还剩谁是女的？”尤琦反问道，我一听，再次语塞，没想到她的准备工作做的这么细致，而且说得也合情合理，的确是无法质疑，这种情况下我就去看范小雨，看她是什么反应，结果她一脸委屈的表情，我知道凭她的性格以及与尤琦的关系，如果这不是她的，她早就跳着脚的跟尤琦吵起来了，而现在却是这种反应，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张卫生巾的确是她用过的。

“干什么嘛？女人哪有不用卫生巾？难道你不用啊？！我最近正好来例假，这跟野人有什么关系啊？!”范小雨憋了半天，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又反问尤琦。

“当然有关系，你在更换卫生巾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随手就扔了？然后上面带有雌性激素的血腥味就是把那只棕毛野人给引过来的罪魁祸首，它捡到了这张卫生巾并当宝贝一样藏在身上，然后一路跟踪我们到了这里，就是想找机会把你掳走，至于掳走你干什么还用我直说么？”尤琦说。

“掳走干什么？生小野人？”我说。

此话一出我就后悔了，感觉言语冒失，搞的尤琦斜了我一眼，范小雨则瞪了我片刻，然后用拳头使劲捶了我好几下，我为了缓解尴尬，便轻咳了两声，接着又说：

“呃，那看来这个野人还挺有眼光的嘛，掳走个目标还知道挑着美女来。”

“你.....你别胡说！这野人智商能有这么高吗？！还知道潜伏期来伺机下手啊？！”范小雨涨红了脸进行最后的徒劳“反击”。

“这算什么，它们高智商的地方你还没见识到，等见到了，绝对出乎你的想象，珍稀动植物专家。”尤琦表情冷峻的说，而最后这句的讽刺效果太明显了，把范小雨原本涨红的脸说的又是一阵发白。

（未完待续）

17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7 00:1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张图，来一张棕毛野人举起巨石攻击对手的图，与李龙沛打斗到末尾时的情况非常应景，当然了，这张图是别人做的，可不是楼主拍的照片，各位看官不要误会，好了，话不多说，上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13131.jpg{EIMAGE}

17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7 00:1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7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7 19:07

楼主来更新了，今天有点事，现在才抽出点空，各位看官见谅

18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7 19:17

“行了，以此为鉴，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第二次，我告诉你，这里已经距离神农架最核心的无人区只有一步之遥，各种野人在这里很集中，宽泛的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它们的领地之中，而今天要不是这么多巧合凑在一起，你就已经回不来了，懂吗？”尤琦讽刺完了顿了一下，紧接着又开始了她那套说教，范小雨又气又脑，忍无可忍之下当即反驳道：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换卫生巾是不假，但是我用土埋起来了，我哪儿知道野人还能找的到？再说了，你把换下来的卫生巾随身带着啊？！”

“野人共有五大亚种，这是其中比较低级的一种棕毛野人，但即便比较低级，其嗅觉也与科迪亚克岛棕熊相当，换句话说就相当于优秀猎犬的 7 倍，人类的 2000 多倍，你埋在几十厘米深的土里对它而言跟挂在树枝上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我这里有密封的废物盛放袋，以后再换卫生巾，就扔到这里面然后塞到包里，可以对气味进行物理隔绝，等到离开这里之后再处理掉，省得再惹麻烦。”尤琦说着，扔给了范小雨一沓透明的密封袋，袋子是折叠起来的，伸开之后容积很大，别说一张卫生巾，就是一盒也能装的进去，而且类似卫生巾这种比较私密的物品，要塞到这里面倒也比较合适，尤琦说话几乎句句滴水不漏，而且还几乎不带有任何情绪，这让范小雨实在无法招架，最后不管那沓密封袋，两手一环竟然搂住了我的脖子，对我说：

“你救我一命，出去以后我好好报答你。”说完还含情脉脉的看着我，不是我多想，反正那眼神有点暧昧，尤琦见状冷哼了一声起身就走了，我被她说的脸一红，只好僵硬的笑了笑，最后说：

“请我吃顿饭就行，听说聚宝源（我本人最爱吃羊肉，而聚宝源则是一家专注于涮羊肉的火锅老店，当然了，也提供牛肉等其它肉类）新开了一家店不错，那里就可以。”

（未完待续）

18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7 19:26

（十六）第六日（3）：野人!!! 野人!!!（下）

随后的事情，就是众人返回营地，留下来安抚其他队员情绪的这个重任还是落在了季成云的身上，等我们走回来时，

他正在给围坐在他身边的男女队员们讲他当年怎么“上山打虎，下海擒龙”的野外科考光荣事迹，他口才相当不错，说的又绘声绘色，所以把这些小年轻都听的入迷了，完全忘记了我们这帮人追出去与野人拼命的事情，等看到我们出现在面前，才恍然大悟的问东问西，尤琦也不说半句题外话，还是前几次一样，找了块高一些的石头站在上面，把卫生巾的事情当着众人的面大声的讲了一遍，主要是再次强调不要把随身的消耗品随手丢弃，即便是掩埋也不行，因为这样很容易招来麻烦。

当然，她没有提这次野人事件是因为范小雨用过的卫生巾引发的，更没有提及范小雨的名字，毕竟她虽然冷酷，虽然跟范小雨不对付，可对其最起码的尊重她还是有的。

这段风波结束之后，整支队伍按照地图划定的路线继续前进，又走出去整整一个下午，到了接近下午 13 点的时候才找到了一块崎岖不平的地面准备宿营吃午饭，结果众人的行囊还没放下，在东北偏西的方向传来了一阵一阵的怪异嚎叫，这叫声让人不寒而栗，原因并不是它多么的恐怖骇人，而是这种叫声听上去陌生可又有点像人的声音，另外，这声音里如果用人的主观角度去解析的话，就是充满了一股伤心欲绝的味道，尤琦竖着耳朵一听眼神就是一变，问道：

“大龙，早晨被你杀死的那个野人的尸体你是怎么处理的？”

“呃——我踢到那个陡坡下面去了。”李龙沛被尤琦这句没头没尾的突然发问就是问的一愣，随后拉着长音想了片刻后回道。

“这下遭了!”尤琦把左手手背往右手掌心上猛的一拍，发出“啪”的一声响，同时双眉紧皱的说。

“怎么了又？”我问。

“怎么了？！当时光顾着给你们俩说卫生巾的事情了，忘了提醒大龙应该把那具尸体焚毁掉才行，现在只是扔到陡坡下面，这下好了，这个野人死了之后肯定就不能与它的同类去的联系，这段时间没了联系，它的同类就会去找它，结果顺着气味最终找到的是它的尸体，然后它们还会根据我们在现场留下的气味一路追踪到我们这里，真要那样，那我们的麻烦可就是进入神农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了!”尤琦说。

“不至于吧？这也太夸张了，那野人之间没了联系还会主动去找？这完全是智能生物的行为啊？”之前那名被吓得叫骂的那队员说。

“不至于？听到那哀嚎声了吗？那估计是它父母发出来的，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面对成年野人的攻击了。”尤琦紧缩双眉，一脸忧虑的说。

“成年野人？你的意思是说那个2米多高的野人还只是个未成年？!”这次轮到我惊讶的发问了。

“废话！我们在树林里看见的脚印还有步幅宽度，那才

是成年野人留下的，你认为 2 米多的身高能有你比大三倍的脚和 1.63 米的步幅吗？！早晨被大龙杀死的那只棕毛野人不仅是个未成年，而且换算成人类的发育阶段的话，也就相当于一个 7 岁左右的人类男性!”尤琦瞪着眼睛对我说，那架势就像要“吃了”我一样。

被她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怎么感觉之前看到那个棕毛野人的时候感觉哪里不对，但形势紧急又没反应过来，现在想过来了也出事了，2 米多高，比李龙沛还强壮的野人还只是个相当于人类 7 岁左右的未成年，这要是长到相当于人类 20-30 来岁的青壮年，得是什么样儿啊？！看来，通过脚印大小与步幅长短以及剐蹭植被高度而推算出的身高至少在 5 米以上的那些才是真正的成年野人，而且发出哀嚎声的东北偏西方向，也正是之前我追过去救下范小雨，乃至后来李龙沛大战那个棕毛野人的陡坡方向，如此一来的话，尤琦说来者是死亡棕毛野人的父母，的确也有一定的依据，如果这是真的，那说明这是给它们儿子来报仇来了，这下可好，跟这棕毛野人结下了“杀子之仇”，这仇可真说得上是“不共戴天”了，我一时之间甚至突然想去跟那棕毛野人讲讲道理，但转念反应过来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这他娘的都胡琢磨什么呢？

而李龙沛的表情也露出了一丝惊讶，看得出，他虽然是尤琦最贴身的“自己人”，但也不知道刚才尤琦说的这些内

容，看到这里想到这里，我不禁感觉脊背发凉汗毛倒竖：李龙沛这种格斗能力强大到变态的人穿着当下最先进的柔性机械外骨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败的黑毛野人只是一个野人中的“小孩儿”，那他妈的要是来个野人中的“大人”，李龙沛估计就够呛啊，他要都够呛，我们这帮人那都得完蛋。

（未完待续）

18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7 19:39

片刻之后，众人都琢磨过来了尤琦这些话的含义，大部分人都露出了恐慌的神色，即便是那几位主力，也不免感到紧张，比如我看见王虎捏着 QTS-11 握把的手，不自觉的又紧了紧，倒是尤琦本人，反而显得非常镇定，那个样子不同于她以往的冷漠，而是有种“反正已经这样了，爱咋咋地”，或者说的文绉一点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的意思，别看她是个女人，但这几天几夜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起到决策中枢、团队主心骨乃至团队灵魂作用的人几乎都是她，再加上她名义上就是这支考察队的队长，特别是数次危难之际，她都能临危不乱指出正确的方向，所以众人慌乱之余都看着正在沉思的她，将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等待她的意见，尤琦望着远处的树林静静的过了将近一分钟，期间有个女队员实在耐不住了，说道：

“队长，这野人这么可怕，要不我们赶紧跑吧？还待在

这里不是等于等死吗？你放心，这次我们一定尽力跑，绝对不拖后腿！”这女队员的话最后一句意思很明显，是在“下保证”，保证不会再出现遭遇挖心猿时那样不听警告最终造成惨重伤亡的事情了，而尤琦没有回话，只是举起右手在空中一摆，表示让她先别说话，那女队员见此情景便不敢再多说什么，时间到了她打定主意的那一瞬间，她好像想到了什么让她在危难之中看到希望，但同时也下了很大决心的样子，对众人说：

“诸位，为了我们整个团队的利益，我决定冒一个险，就是全体人员留在这里不动，如果那几个成年的棕毛野人来了，那就跟它们拼到底！如果你们要问我为什么不跑，很简单，因为逃跑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根本就是徒劳，我们在这里根本跑不过它们，要知道成年棕毛野人的平地时速超过85公里，最大速度下可以持续奔跑半小时以上，在山地里的平均速度也高达50公里每小时以上，所以，无谓的逃跑只能浪费体力和宝贵的准备时间，相比之下，还不如在这里以逸待劳。”

我心说“哈？这也算决定？用那女队员的话说，她真是要我们在这里等死啊！”

很显然有这个疑问的不止我一个，大家看着她的眼光瞬间从刚才的期待，变成了统一的质疑，她看着我们的质疑，轻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

“如果有想逃命的，我不拦着，尽管跑就是，但死了可别怪我没把丑化说在前头。”

话是这么说，但几名核心成员是肯定不会自己跑的，至于那些队员，就更不敢了，他们要是乱跑，即便没有野人，没有其它危险，就这片密林让他们迷了路也足以要他们的命，所以尤琦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她心里肯定也明白，要不然也不会说的这么“风轻云淡”。

话说到此，四周的树林已经开始发生大规模的骚动，甚至连地面都开始发出微微的震荡，那些树林的晃动不同于挖心猿只是因为在树梢上快速的荡来荡去而拉扯了树冠，而是整棵树都在剧烈的晃动，很显然，有什么大家伙正从地面上高速向我们这个方向奔来，树木就是被它们的身体所碰撞才出现了这种情况，尤琦见状，大喊一声：

“准备战斗!”说着便拨开了转子连发弩的保险。

我一听心说行啊，这句我军的战斗口令她喊的这么顺嘴，看来平时没少用，王虎与张楠锋听到这四个字那是最亲切不过的了，当即抄家伙在手就准备开打，有枪的王虎找了处巨石作为掩体，别看是临时找的，但高手寻找的地方就是讲究，他选择的这块射击位，其射界覆盖了我们所有人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上利用面前那块巨石掩护自己的安全，而没有枪的张楠锋则与我们一起，抽刀就要玩命儿，李龙沛更是左手巨型电棒，右手开山大刀，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写在脸上还真

是充满了震慑力，我则还是左手工兵铲，右手定制短刀，乌兰百克将大金雕放到了空中，好随时可以参战，在她的手里，也仍然是那柄柯尔克孜族的传统弯刀。

其他人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想起了当初跟挖心猿拼命的那个夜晚，也纷纷掏出各自的武器，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整支队伍的士气立马提升了几十个百分点，不过这种提升所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当真正成年的棕毛野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种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所带来的恐惧感如同雪崩一般几乎在一瞬间就压倒了一切——

（未完待续）

18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7 23:4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来说说机械外骨骼是何方神圣，李龙沛就是因为穿上了它，才让原本就极其强悍的身体素质又拔高到了一个突破人类生理极限的高度，好了，话不多说，上图：

（注：通过图 1、2 的文字介绍，大家就可以比较直观的感受到公开的二代机械外骨骼的威力，普通人穿上它便能获得超过泰森的出拳力道，将原本无法撼动的重量轻松举起，而图 3、4 便是这种公开二代机械外骨骼的在野外测试时的照片，图 5 便是公开二代与公开一代产品的对比图，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二代比一代在系统小型化上进步明显，在其它性

能指标上也更是全面超越。

另外，李龙沛所穿的柔性机械外骨骼，也就是可以贴合人体曲线的定制产品，就像机械大狗一样，在此次行动中使用的型号，要比相关图片中介绍的更加先进的多的多，一个普通人在上述我国公开的二代机械外骨骼的“加持”下就可以获得质变的加强，而李龙沛这种本来就远超常人的存在再穿上比公开二代机械外骨骼更加强大不止一个数量级的同类产品，那所获得的提升以及在实际情况中所发挥出的战斗力有多么强悍就更不用说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5908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5909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5910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5910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59109.png{EIMAGE}

183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7 23:4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8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8 18:20

楼主来更新了，这几天因为有事比较忙，所以可能更新的时间都会比较晚

18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8 18:30

还是那个东北偏西的方向，伴随着密林由远而近的剧烈晃动，先后有 5 个成年棕毛野人从树与树之间窜了出来，这 5 个棕色大个儿，最矮的一个也在 4 米多，最高的少说得有五米半，而且它们不止是单纯的高，同时还极其强壮，身体的围度与这巨大的身高基本成正比，那一条胳膊比普通队员的腰还粗好几圈，之前那个 2 米多的野人跟它们一比，简直就是不值一提，李龙沛这种在人类中属于巨人的块头站在它们面前，还真就跟“未成年”一样。

这五个棕毛野人一看到我们，那立马就进入到了血灌瞳仁的状态，没有半刻迟疑，冲上来就打，这种比我们高了两倍有余的直立生物发起飙来那万万不是单纯的人力可以抵挡的，不过几乎是与此同时，一声“砰”的闷响之后就是一阵爆炸，迎头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四米多中等身高的野人面门被炸了个稀巴烂，整个脑袋被炸的只剩下一点点后脑的脑骨，其余部分都炸碎了，各种碎渣与脑容物崩的到处都是，这一

击，原来是在我们身后早已占领射击位的王虎，射出一枚20毫米榴弹直接打在了这个野人的脸上，威力巨大的榴弹即便是野人也抵挡不了，被命中后瞬间就被轰碎了脑袋死在了当场。

这一下倒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看到同伴以如此它们从未见过的方式惨死，另外的四个棕毛野人被这一击所震慑，暂时停住了脚步，没有再直接往上冲，不过它们并不是停止进攻，而是立马分散开了队形，从四个角上把我们包围了起来，除此之外，与之相比更加能体现出它们智能的是这些家伙居然可以分辨谁对己方的威胁最大，其中一个顺着弹道打过来的方向一眼就发现了王虎，这会儿他正在给非自动的榴弹发射器重新装填弹药，那棕毛野人毫不犹豫的展开反击，它顺手就从地上抄起一块西瓜大小的石头对准王虎便扔，这石头扔的稍微低了点，砸在了王虎面前作为掩体的巨石上，随后在两箱碰撞之下，扔过来的石头被击了个粉碎，虽然没有直接命中，但击碎崩裂后的碎石子有不少打在了王虎的脸上，我与他距离不算太远，能清楚的看到那些石子最浅的都嵌进了他的皮肉之中，最深的一个好像把他的左腮都给打穿了，几“溜”鲜血当场就淌了下来，我心中大骇，这得是把石头扔出了多高的初速才能产生这种近乎于爆炸的效果？那飞溅而出的小石子简直犹如炮弹弹片一样犀利，这幸亏是没打在眼睛上，要不然肯定的当场被打瞎，而且要不是他选

的地方比较好，有一块巨石挡着，否则被那块下挂西瓜大的石头打个正着，就得被当场砸成铁锹都铲不起来的肉酱。

而王虎因为剧痛与石子的冲击力口中“哎呀”的大叫了一声，随即向后倒去，整个人被打翻在了地上，手中还未来得及装填进去的榴弹也撒了手，那棕毛野人见状可能是以为把王虎给打死了，所以便没有再继续扔石头，而是与另外那三个棕毛野人一起，对我们就发动了总攻。

（未完待续）

18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8 18:54

怎么发不出去了？怎么又是“抱歉，您所提交的内容可能含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或通过未授权的第三方应用进行操作，请确认后再提交”这句话？

18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8 19:00

没办法，实在找不出哪里违规了，就是不让发，那只能发原稿截图了，各位看官看的时候凑合一下吧，见谅：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9591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9592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779592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95932.png{EIMAGE}

186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8 19:15

棕毛野人见这一掌没有将李龙沛打死，不禁大怒，便飞起右腿，一脚将还半跪着的李龙沛给踹了出去，这个从来没被打过这么惨的凶汉这一次被踢出去的距离比乌兰百克被扔出去的距离还远，只是他是贴着地皮滚出去的，在地上滚了十几个滚掉进了一个天然形成的浅沟里才停住，而掉进沟里的李龙沛还一息尚存，但再也无力站起来继续战斗了。

“艹N妈的，来啊！大不了同归于尽!”张楠锋见此情景一声大喝，我听闻感到奇怪，这种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他用什么来同归于尽？没想到一眼看过去，竟然发现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来两枚圆柱形的罐状手榴弹，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以他持握的样子来看，手掌全部张开也只能握住其弹体的一半左右，长度更是比常见型号多出来起码三分之一，我滴姥姥，这么大的个头里面得塞了多少装药？罐状手榴弹的装药本来就比无柄与长柄手榴弹多，这个又是加强型号，而他所携带的装备都不是泛泛之辈，里面装的肯定不是TNT之流，至少得是CL-20甚至是全氮阴离子盐、金属氮一类的超级炸药，那不论是上述哪一种或者是级别相当的其它型号

炸药，不用多了，它这一枚爆炸产生的效果绝不次于一枚 TNT 装药的 100 公斤级航弹，更何况他还拿了两枚，的确是足以同归于尽了，只是真要那样，那么包括这 4 个棕毛野人以及我们所有人在内，都将被炸成一阵血雾，甚至连一点点的碎片都找不到。

这棕毛野人虽然比一般的野兽聪明的多的多，但毕竟不是人类，没有接触过文明社会的产物，它们不知道手榴弹是何物，在无知者无畏的前提现，所以自然也不害怕，面对张楠锋的“警告”根本没有理会，就要继续往前冲，而张楠锋那也不是闹着玩儿的，他的两个大拇指都顶在了拉环上，以他的能力，肯定可以做到单手起开保险将这两枚“超级手榴弹”同时引爆，瞪大到极限的眼睛死死的盯着继续逼近的棕毛野人，他已经准备将拉环顶开，最后带着我们所有人“杀身成仁”了。

我眼睛一闭，静静的等待着下一个瞬间身体被爆炸的冲击波撕成碎片，但这一幕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地面上出来的一声闷响，外加一阵震动，我睁眼去看，发现在我们这些人的正中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身高与那个五米半野人相当，但更加强壮的野人，这个野人与它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毛色，围攻我们的野人都是一身棕毛，而新出现的这个却是一身火红色的毛发，从刚才的声音和震动来判断，估计这野人是从哪个方向一下跳进来的，看样子这估计

跟刚打完驴头狼就遭遇山彪的那次一样，这真是又一次“前门狼没走，后门又进虎“啊！难道是因为这里的打斗把别处的野人也给吸引过来了，然后后加入的准备“分一杯羹”？

时间没给我机会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组织在一起，那个新来的红毛野人就有所行动了，它一出现，那四个角上的四个棕毛野人立即就停住了进攻，不仅如此，还以十分敬畏的样子向后连连倒退了几步，看这表现好像非常惧怕这个红毛野人，而红毛野人则是一努嘴，两只大手在空中一通挥舞，嘴里“叽里呱啦”的发出一连串我一个也听不懂的音节，接下来更加奇迹的情景随即出现——四个棕毛野人听到这堆音节之后居然全部双膝一曲，跪在了地上，然后连连做出磕头的姿势。

而相比之下，这四个棕毛野人比之前山彪见到过山黄时显得还要惶恐，那红毛野人见状又“哇啦哇啦”的说了一通什么，它们四个的反应与也山彪十分相似，均是站起身来转身就跑，一溜烟的就跑没影了，我一看心说哎呀！这看来比我想象的要好，眼前的此情此景的确类似于驴头狼那回，但这红毛野人“扮演”的不是山彪，而是过山黄的“角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原来神农架的高等生物们还都这么游“侠义之心”？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换个角度说，难道外面是过山黄的地盘，而这里则是这

个红毛野人的地盘？这生物链的相似性也太高了吧？

不过事实随即便证明了我的猜想是错误的，这个红毛野人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与外面的过山黄完全不一样，只是机缘巧合之间让两者的行为及后果产生了一定的相似性，至于完全不一样在哪里，这还得从尤琦的反应说起——

（未完待续）

18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8 20:0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我军新型的罐状手榴弹，不过张楠锋拿出来的型号是特制品，体积比这个大两倍以上，而且顶部的结构也略有区别，不过虽然有所不同，但罐状的大致轮廓还是差不多的，所以这次发图虽然发的也不是张楠锋在那次科考行动中使用的型号，但起码可以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罐状手榴弹的基本外形。

（注：大家还可以注意一下这两张图上的原水印，显示着这是我军“东部战区”发布的官方图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9802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798025.jpg{EIMAGE}

18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8 20:0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8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9 17:07

她见到这个红毛野人出现之后，眼神与表情都十分的从容淡定，甚至还有几分欣喜之情挂在脸上，好像两者是老相识一样，等棕毛野人彻底跑远了，尤琦转到红毛野人的正面，用双手在空中比划了起来，然后又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听着像中文，但发音又与标准中文有很大区别，就好像是一种方言，再加上她与我有一段距离，所以我听不真切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不过这还不算完，等她说完之后，接着便从背囊里掏出了一个类似老式半导体声音机的矩形物体，在上面摆弄了一阵后，这个矩形物体里发出一阵与刚才红毛野人对棕毛野人发出的那种“叽里呱啦”一模一样的声音，红毛野人看完尤琦的手势再听完那些声音，竟然点了点头。

（未完待续）

189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9 17:07

（十七）第七日（1）：真相大白（1）

我在一边都看傻了，如果说刚才红毛野人“骂走”棕毛野人是一种野人与野人之间同种的交流的话，那么尤琦的行为就称得上是跨物种之间的“翻译”了，她拿的那个矩形物

体很明显就是一个类似翻译机的装置，这个装置把她刚才说的那种奇怪语言给翻译成了红毛野人能听懂的话，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间早就有联系！说明这次行动的目的也根本不是什么活捉野人活体然后给她亲弟弟进行骨髓移植来治疗家族遗传的绝症！妈的，我有种被深深欺骗的感觉，经历了九死一生，千难万险，都快吓出精神病来了，但竟然连出发的动机都被人糊弄了，我说怎么一开始就感觉这里面没这么简单好像有阴谋似的呢，要不是看在当时形势不允许的情况下，我非得冲过去抓住尤琦的衣领去质问她。

而后，尤琦又用双手手语+翻译器的组合方式与那名红毛野人交流了将近二十分钟，期间我慢慢靠近，竖着耳朵听了半天，才发现完完全是徒劳的——她对野人讲的那种语言到了我的耳朵里就像“听天书”一样，能不能知不知道其中所讲的内容是什么根本不关距离远近的事，即便听的再清楚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压根儿就听不懂里面的任何一个音节！一直等到对话结束，她正要转身往另一边走，我立即一个大跨步跳到了她的面前，厉声问道：

“这怎么回事？！啊？！你根本不是来抓什么野人移植骨髓给亲弟弟治病的，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还有你来刚才在那里一会儿手势一会儿说外加翻译的都说了些什么？！”

尤琦还是那副处事不惊的样子，她淡淡的说：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一时半会儿也给你说不清楚，继

续往里走，你会明白一切的，你有这个资格知道，要不然也不会让你来。

至于我刚才给它说的什么，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大概意思就是表明了我们的身份并说明我们这边有人受伤了，请它帮帮忙。”

“你‘哇啦哇啦’的跟它扯了二十多分钟，就说了这点话？!”我问。

“是啊，要不然你以为呢？野人的语言还很初级，只能通过手语与口语的结合才能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而且效率非常低，做很多手势说很多音节才能形成一个很简单的意思，要不然你以为我愿意费这么大的劲去跟它交流？不过这也是它们为什么不如我们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野人方方面面都像人类一样先进，那这个世界也就没我们什么事情了。”尤琦用像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他妈感觉我现在的确就是个傻子，被人糊弄了这么多天却浑然不知。

“那这个红毛大个儿是干什么的？”我问，其实通过尤琦与它的对话行为以及给我的解释，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果然，尤琦随后的回答印证了我的猜测，她说：

“它是野人那边派来的代表，过来接我们的，如果你要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它来接，那我可以说的是：我们是人类这边的代表。”

“嗯——好吧，那我们这边的伤亡它能帮什么忙？就我

们现在手里的这点医疗资源，可不足以应对这么惨重的伤亡情况。”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听到类似答案的心理准备，但当真正得到确认的时候，还是在心中感到无比的震惊，我拉着长音“嗯”了一声，趁这个机会平复了一下复杂的心情，随后如此问。

“它会带我们去‘神泉’疗伤，到了那里，只要没死，剩下的情况都好办，还记得我说的那个内含特殊微生物可以迅速治疗外伤的泉眼吗？”尤琦说。

“当然记得，怎么你的意思是说再往前走还有这样的泉眼？”我问。

“是的，不仅有，而且那才是主泉眼，之前你看到的那个只是一个地下泉脉的小小分支，其泉水中的微生物含量还不足主泉眼的百万分之一，疗效原理是一样的，但疗效就差得多了，等到了主泉眼，在那里泡个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尤琦说。

（未完待续）

18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09 17:20

她不是那种胡乱吹牛，说话没谱的人，既然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再问，只能跟着走，只是在检查伤亡情况的时候，要不是后来亲眼所见，我当时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泡个澡能恢复如此严重的内外伤，被摔死的女队员就不用说了，王虎的

脸被打成了“麻子”，但好歹没有伤到要害，所以止血消毒之后包扎好了还能坚持，只是整个头都被包成了“木乃伊”，但李龙沛与乌兰百克就太严重了，前者肩部、肘部、脊柱总共有不下10处严重的错位，很明显就是被那个棕毛野人最后一掌给打的，而乌兰百克因为剧烈摔打和撞击，到了大面积内出血，肚子肿的老大，不用说，在她的腹腔内肯定有大量的积血，这两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只能展开机械大狗上的折叠担架，把他俩驮在上面，尤琦看着伤势严重的二人，数次眼睛有些湿润，我知道她看到在这里与自己两个关系最近的人伤成这样肯定想哭，但出于女强人的性格以及为了维持自己在整支队伍中的形象，她都忍住了。

那时候我心里还有点不忿，心说一路上死了这么多人，都没见你动过一分一毫的感情，现在他俩只是受了重伤还有口气，你就要哭，看出来同样是一条命，但厚此薄彼，有亲有疏了啊！

而接下来尤琦又跟红毛野人断断续续说了很久的话，时长起码在两个小时上下，除了队医与其助手全力救治李龙沛、乌兰百克等伤员外，我们这些“残兵败将”便趁着她与野人对话的机会好好歇了歇，待对话彻底结束，在尤琦的安排下，我们在之后所做的事情，就是跟在这个红毛野人的身后不停的往前走，走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家伙居然不是赤身裸体也

不是赤脚，它居然有兽皮制作的衣服，还有同样是兽皮制作的鞋子，因为身体尺寸太大，所以是用很多张兽皮缝合在一起制成的，那粗糙的缝合线不知道是什么材料，而且在它的背后还背着一柄兵器，外形像是一柄巨大的双手刀，轮廓清晰，横平竖直几乎没有参差，不管这柄兵器是什么做的，起码就这个光滑程度来说，肯定是经过了非常细致的打磨，那么有打磨，就必然涉及到打磨的工具。

综上所述，会手语，有口语，掌握了缝制、打磨工具的使用.....看来这个红毛野人要比那种只会嚎叫的棕毛野人高级不少，而且野人的文明程度也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起码高级的野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有一定的文明痕迹。

与五个棕毛野人爆发战斗的时候已经是第六日的下午14点多，等经过这一阵折腾，加上尤琦与那个红毛野人的对话竟然说了两个多小时，这就到了将近17点，然后又跟着这个红毛野人不停的跋涉，一直走到了夜间00点10分左右才停下，7个多小时的行走快把这些人的脚都走肿了，这红毛野人也不停，它脚大腿长，又在它的“主场”上，所以走的十分轻松，可我们就遭殃了，但它又不停，我们也不能喊它，尤琦根本不做声，就是闷着头跟在它的身后，那我们只能没完没了的跟着走，最后等它停下的时候，队伍里体能比较差的已经快走的虚脱了，要不是有高能饮料顶着，肯定早

就趴窝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等到这家伙停住之后，它转过身子来又一通比划一通说的跟尤琦又说了起来，双方再次交流了好半天，尤琦才对我们说：

“它说今晚就在这里休息，翻过这个小山坡就是‘神泉’，有伤的都别闲着，赶紧去里面泡一泡。”

这会儿谁还有精力去泡澡？听到可以休息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瘫坐在了地上，就停下那会儿听他俩说话也是扶着树听的，要不然都快站不住了。

（未完待续）

18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0 12:22

楼主昨天回来的太晚，就没发图，今天先把昨天的图补上再更新，图 1 是世界主要的野人种类，不过将神农架野人描述为“人猿杂交”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神农架野人与人类、猿类都没有任何直系关系，是一种完全独立的高级灵长类物种，用神农架林区外围有人发现的数百根毛发与粪便进行 DNA 检测的结果来说，就是：“其基因明显高于其它灵长目动物，但又明显低于现代人类。”

而图 2 则是新疆生态学会理事长、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国映对于我国野人分布的公开结论，其发表的具体年月日为 2013 年 07 月 24 日。

另外，关于我国在神农架、西藏、阿尔金山等地残存的野人总数量为200-500个的结论我个人是不能赞同的，因为仅仅在神农架，野人的数量把这个数字再翻10倍也远远不止。

最后再说一下，西藏除了野人以外更有更加具有其地域特色的“雪人”，藏语被称为“米贵”，既“人形怪物”的意思，此物力大无穷，曾经在牧民的亲眼目睹之下单臂将数百斤的牦牛夹在腋下掳走，更能一拳就轻易打碎反抗的牦牛和与之对抗的棕熊的脑袋，浑身有很重的体味，除了上述名称外，雪人还有“雪怪”、“夜帝”（Yeti）等称呼，雪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纯白的毛发，黑色的皮肤，可以与白黑相间（白色为雪，黑色为未被雪覆盖的裸露山岩）的雪山背景色融为一体。

关于这个东西，以后还有机会详细提及，这里就不详述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87013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870490.png{EIMAGE}

192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0 12:26

在1925楼的图1中提到了大脚怪，这里就发一张大脚

怪的图，其中内容是几名旅行者在加拿大拍摄到的疑似大脚怪照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870802.jpg{EIMAGE}

19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0 13:43

不过话是这么说，等到休息了十来分钟，乏累稍微有所缓解的时候，我咬着牙起身与季成云、王虎、张楠锋外加尤琦、范小雨，四男两女一共六个人合力准备把李龙沛与乌兰百克搬进那“神泉”的泉水池里，最糟糕的是机械大狗就像人一样，走着的时候还能坚持，一旦停下来，那些积累下来的毛病就都出来了——经过数天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摔打和运作，五只机械大狗多少都有不同程度的零部件损坏，需要进行现场维修与更换，否则连启动都启动不起来，所以暂时不能使用，也就是说，要把身受重伤得到这两人弄到神泉里面去疗伤，就得完全依靠人力，那乌兰百克还好说，不到50 公斤的体重一个男人就能轻松的扛起来，但李龙沛就太重了，170 多公斤的净重，再加上他身上的柔性机械外骨骼，那就是更沉了，还因为他的伤情太过严重，不敢擅自拆掉他身上的东西，就只能连着一起搬，而且人体是软的，抬的时候很难有着力点，所以六个人里四个男的一起上才勉强能挪动他，而尤琦与范小雨一人一边，架着乌兰百克的两条胳膊

勉强前进，我们四个则抬着死沉死沉的李龙沛，在艰难的翻过小山坡的时候，我们这几个人都傻眼了，一瞬间全部愣在了周围，甚至连疲惫与肩头的沉重都给暂时的忘掉了，因为眼前的这神泉真是名副其实，其景色之神奇秀美，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在一个泉眼的四周，有五彩斑斓的七个泉水池，每一个池子都是无限接近圆形的，直径完全一样，全部都在30米上下,而且每一个池子的颜色都不一样,正好凑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色，除此之外，这七个池子的排列也十分讲究，缤纷的颜色加上有序的排列，让这里显得更加瑰丽异常，特别是当天晚上的月光十分充足，整个大地都被披上了一层银光，月光与照射在池水上再发生反射，那就真真的是美不胜收了，神奇之处还不仅如此，围绕在泉水周围，生长有各种奇花异草，这些无比美丽的植物将一个拥有七色泉池的泉眼簇拥在中间，又有月光作美，人置身其中，那简直就好像到了仙境一般。

如果不说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一定会以为这是哪家富豪出巨资请匠人设计的私家花园。

我对植物并没有太多的知识储备，而范小雨则是珍稀动植物专家，她对植物是再了解不过的了，如果说我们这些人看到如此美丽的景色只是被其绚烂所震撼的话，那范小雨就是无比的激动了，她甚至一度失去了控制，“哇——”的大叫了起来，我看她想从架着乌兰百克的肩膀下钻出来去看那

些植物，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说道：

“咱们先把人放下，一会儿有的是时间观察这周围的情况。”

众人附议，都纷纷从静止状态转回到刚才的“搬运”状态，七手八脚的将两人弄到了池水边，我问：

“你说能疗伤，这里有七个池子，放到哪一个里面啊？”

“放到哪一个都一样，这里不同的颜色是泉水下面不同颜色的结晶体反射造成的，那些结晶体是什么颜色，这些池水就是什么颜色，对疗效没有任何影响。”尤琦说。

到了这里要泡澡了，身上的那些东西不脱不行，随后男人给男人脱衣服，女人给女人脱衣服，我们四个男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李龙沛身上已经严重损坏的柔性机械外骨骼给“扒”下来，幸亏有王虎跟张楠锋在场，要不然其他人还真不知道怎么卸掉这身东西，然后为了避嫌，把他们二位分别放进了两个相隔较远的泉水池中，接下来我便累的不想再动一下，找了棵树往后一倚，感觉浑身已经处于散架和瘫痪的状态了，其他人也大差不差，唯独范小雨例外，她就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前后左右的来回跑，而且不时的发出各种因为惊喜而产生的惊呼声，她一边跑一边喊着：

“托洛米罗树！琥珀金马钱子！舌羊齿！串叶松香草！拟林木！翡翠绿！幽灵兰花！鹦鹉的嘴！这怎么可能！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未完待续）

192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0 13:52

我虽然知道她口中所说的那些拗口的名词都是植物的学术名称，她这么兴奋，估计是这些植物本身非常珍稀或者是有什么很高的利用价值，但除了漂亮以外，我对它们哪里珍贵还真一时没有一个具象的概念，尤琦一塌腰，坐在了我的旁边，撇了撇嘴，做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后说：

“也不怪她这么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对范小雨用比较客气的语言，顿感奇怪，遂问：

“何出此言啊？”

“这些植物，刚才她说出来的那 8 种植物，前五种是在几百年前甚至是几万几百万年前就已经被宣布灭绝的品种，而后三种则是存世不足百株的极濒危花种，这些植物，她作为珍稀动植物专家，肯定几乎所有时候都是在书籍以及影像资料中见到的，而能在现实生活中亲眼见到的少之又少，尤其是前五种被认定完全灭绝的，在外面想看的话就只能看化石与复原画了，而她在这里却见到了大量且长势良好的活体，你说能不兴奋吗？”尤琦说。

“嗯——看你了解的这么清楚，可你不说兴奋，怎么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你看我这种对植物一窍不通的人被

你说的都想上去看看。”我说，她这个答案我倒是不一样外，跟我上面在心里的猜测差不多，至于这里有大批的外界已灭绝或濒临灭绝的植物，我一点也不奇怪：连野人都能分人种的地方有点奇花异草根本不足为谈。

“这些虽然珍贵，但跟真正的宝贝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该让我兴奋的东西，现在还没出现，不过快了。”尤琦说。

“能让你称呼为‘宝贝’的东西，那肯定不是‘凡物’了，能说说吗？”我说。

“说是可以说，但我现在不想说，你就先暂时抑制一下你的好奇心吧，最迟再过一天，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尤琦说。

“好好好，你这个‘关子’，我‘买’了。”我说。

“先生，需要包装袋吗？”尤琦扭脸看着我面带一丝俏皮，微微一笑的说，我一呲牙，回她：

“呀嗬，你这不也会开玩笑吗？我以为你天生就是张扑克脸呢。”不过我嘴上这么吊儿郎当的回答，但摸着良心实话实说，在这种良宵美景之下，银色的月光，七彩的泉水，还有醉人的花香，无一不让人心驰，但它们加在一起都无法比拟这张在我面前的脸庞的俊俏，而她冲着我笑的时候，我是真被电到了，但一瞬间我又恢复了清醒，有些事，幻象一下就可以，想多了不益于身心健康。

“我要是扑克，那也是黑桃 A，你当个老 K 就行了。”尤琦说。

“什么意思？”我一时间没理解她的话，便问。

“笨蛋，黑桃 A 管着老 K!”尤琦说道，并再次用那种看“傻子”的眼神看我，说完之后起身就走，我一听心说嘿！上次说救我那回不算，眼下这回，你别不承认啊，你这就是在撩我！但看她要走，就转既问她干嘛去，她说肚子饿了去吃点东西，我为了让自己显得“矜持”一点，便没再接话。

（未完待续）

193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0 14:01

范小雨在这些花花绿绿的花丛草丛中一直兴奋的“疯”到凌晨两点多才去睡觉，而我早已睡了晕头转向，到第二天早晨，才被尤琦用高音喇叭喊众人起床的声音给叫醒，我听着这个声音，感觉与几天起床的时候对比十分鲜明，她一般是起得最早的几个人之一，在那几天里，一般看到了时间还有人没起来，就挨个人去叫，在这个过程中尽量不发出太大的噪音。

而现在，估计是真到了安全地带了，连她这么谨慎的人，都开始用如此“粗暴”的方式喊起床，这肯定与那个红毛野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在愈加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与不想再当“傻子”的心理让我决定一定要在路上把这个问题搞明

白，她休想再用什么“到地方就知道了”的话搪塞我。

在我起床之后，发现李龙沛已经从“神泉”里面自己走出来了，他穿好了一条裤子但还光着上半身，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清醒状态下的肌肉状态，虽然与穿着机械外骨骼相比小了一大圈，但依然是强壮无比，完全可以轻易的“塞”进去 2-3 个正常人，看着他从前一晚还大面积内出血外加多处骨折、错位然后不省人事到现在居然只经过了几个小时就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真是感叹这种泉水的神奇作用，之前听的次数已经不少，但百闻不如一见。

而乌兰百克的伤势要比李龙沛重得多，所以她还在泉水池中泡着没有起身，但已经苏醒过来，病不避医，在队医与助手的帮助之下将赤身裸体的她从泉水中拉了出来，然后再将其衣服穿好，做了一个简单但全面的检查，结论是她的伤情恢复是由内往外的，由于外力打击造成的深度损伤已经全部修复，只有一些表层的小伤还未完全康复，所以从她的手臂、面部还能看到一些淤青，估计在衣服遮挡下的身上也有不少，之后她又吃了点东西，喝了几大口能量饮料，再加上本来就十分强健的体魄，乌兰百克在上岸后缓了一个多小时，也逐渐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别说什么到了地方自然就明白了，我这人求知欲强的很，现在你不说，等到了地方我就给‘憋炸了’。”我对尤琦说。

“唉，还有不到半天我们就能到达此行的最终目的地了，你连这点时间都耐不住了？”尤琦轻叹了一口气反问我。

“嗬，咱‘水贼过河别用狗刨’（注：这是一句用来形容“内行人之间对话别装蒜，因为大家都明白”的歇后语），我虽然不明真相但可不傻，这次行动的实际情况与最初的公开信息相比隐藏了多少秘密，你心里明白，走到目的地再看，我怕信息量太大，一时‘消化’不了，所以你还得给我提前讲讲，我好‘预习’一下。”我说，而我这样说完全是出于不想把话说的太过刺耳，实际上按照我真实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相信她说还有“小半天”就能抵达最终目的地的话，毕竟关于这件事，她一开始就隐瞒了大半。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看在你救过我的人情上，可以知无不以言言无不尽的把事情的细节提前告诉你，不过我们虽然距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且相对安全了，但处于需要，最后这点路还得尽快赶过去，所以我不能坐在这里慢慢给你说，而是得路上边走边说。”尤琦说。

“嗯，这个不碍事。”我说。

“好吧，那一会儿你有什么问题，问就是了。”尤琦说。

接下来，正如她所说，全队人在她的催促之下，以最快的速度随便吃了点早饭，随即整理好所有装备再踏征程，这次依然是那个红毛野人在前面一言不发的领路，我们这些人排着稀疏的队形在后面跟着，我与尤琦走在野人的身后队伍

的最前面，扭头对她说：

“第一个问题，这次任务的真是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别糊弄我，我即便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但我起码知道肯定不是什么抓个野人活体给你弟弟做骨髓移植那么扯蛋的事情。”

“这是当然，而真实的目的，是要来找一种对能源领域具有颠覆性的木材。”尤琦说。

“‘对能源领域具有颠覆性的木材’？我没听错吧？能源领域与这种木材之间的联系是什么？难道是这种木材比别的木材烧的久？并且其能量密度高到可以撼动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地位？这不太可能吧？直接燃烧本来就是一种效率很低的释能（注：既‘释放能量’的简称）方式，再说了，低效率的释能方式就意味着高污染，运用这种东西作为能源，这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嘛？！”我说。

“小记者，你在我把话说完之前能不能别这么激动？我说是要把这种木材直接燃烧了吗？不跟你说这些废话，我问你，你知道秸秆炼制生物油的技术吗？”尤琦问我。

（未完待续）

19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1 00:1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三种正文中范小雨提到的已灭绝或极濒危植物，图 1 是琥珀金马钱子（复原图，在除神农

架核心以外的地区已被认为已灭绝)，图 2 是托洛米罗树（在除神农架核心以外的地区已被认为已灭绝，但在复活节岛上貌似还有少数活体，这张照片据称就是拍自于复活节岛），图 3 是“鹦鹉的嘴”（这个名字因为其形状形似鹦鹉的喙而得名，非常直白的形容，另外，该花现在在外界还未灭绝，但已经属于极濒危花种）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0187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0194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01942.jpg{EIMAGE}

19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1 00:1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19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1 13:19

“那怎么不知道，这的确是对能源领域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可以将大量农业废物转化成化石燃料，对减轻现有能源结构严重依赖天然石油具有极大的意义。”我说。

“那么这个技术的原理是什么你知道吗？”尤琦又问。

“这个就更知道了，我还做过相关的专题报道呢，说白了，世界上现有的所有石油、煤矿、天然气乃至可燃冰等资源，都是无数上古时期动植物，特别是是植物死亡后尸体沉淀在土地中经过几千万年到几亿年的演化而来的，而这个技术就是将成千万上亿年的自然演化时间用科学的手段缩短成了论小时甚至是分钟计算，把亿万年的演化过程变成‘分分钟’的事儿，而原料仍然是利用植物尸体，只是需要人工制造出满足短时间内迅速演化的极端物理条件，然后将其‘压榨’成化石燃料，这个就好像用核爆爆心内的超高压环境制造人造钻石差不多是一个道理。”我说。

“既然你清楚是这个原理，那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吗？”尤琦说。

“哈？你又没说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听她这么说便随口回道，但话出口的一瞬间我就明白了什么，便接着又说：

“等等！你的意思是说——你刚所说的这种此次前来寻找的木材，是一种可以通过此种技术产生优质化石燃料的木材？！”

“是的。”尤琦淡淡的回答。

（未完待续）

19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1 13:47

（十八）第七日（2）：真相大白（2）

“那也不对啊——木材的本质也是植物尸体，这种木材能产生化石燃料，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秸秆也能，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到这里来寻找这种木材呢？难道是都在可以产生化石燃料的前提下，它有什么别的植物种类尸体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吗？”我说。

“那自然是有，而且是具有颠覆性的优势，要不然我们历尽千难万险，付出了这么多血的代价，为的是什么？这么说吧，这种木材，经过提纯后，将纯度达到95%的内部纤维提取出来，然后再用超高压将其强行压缩组织成一个个球体，而后以其为原料，通过与你刚才提到过的类似的技术手段炼化成化石燃料，这种燃料经完全释放后，每公斤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100吨石油，如果换算成煤炭的话则相当于2700吨。

而基于这种木材属于可再生能源，并有相当高的可重复利用性，所以就目前来看，如果大规模开发应用，它的潜力将几乎是无限的，可以满足人类目前对能源所有的需求乃至期盼。

另外，我们给这个项目或者说是这种新型化石燃料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金乌子’，金乌是我国古代神话中象征着太阳的神鸟，而子则是对这种强大能源的一个拟人尊称，这个名字的含义，象征的便是它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光与热。”

尤琦说。

（注：“子”作为尊称在我国古代一般主要用于对生人，比如对兵圣孙武的尊称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孙子”，其中最著名的便莫过于其相关著作《孙子兵法》，还有对文圣孔丘的尊称则是更让世人耳熟能详的“孔子”，而尤琦说用“金乌子”来命名此种新型燃料是一种拟人的尊称，如此解释倒也是名正言顺）

在她的这段话中，提到的确切能量释放数字着实令我震惊不已，当我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其心情真的是除了震惊以外再也没有其它的词汇可以来形容了，而且要比之前领教了野人具备一定的文明特征更让我震惊，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听完她所说的之后，就立马想起了几组数据：用于制造第一与第二代核武器，以及作为目前主流核电站燃料的铀-235，其浓度达到95%时，每公斤经过裂变反应所完全释放出的理论能量相当于2000吨石油，或者是相当于2700吨煤炭，在有这个理论基础上，我瞪大了眼睛对尤琦说：

“你是说这种木材产生的化石燃料在能量密度上与武器级（注：武器级既可以用于制作核武器的浓度，既上述的95%或更高的浓度）高浓度的铀-235相当？！”

“是的，如果用石油作为单位的话，它还比铀略强一些，如果用煤炭作为单位的话，则基本相当，而且由它产生的化石燃料，燃烧极其充分，以现在的探测技术与标准来看，是

可以认定为完全没有任何污染物的，在达到与核能比肩甚至略高一筹的同时，完全实现零碳排放、可再生，更为关键的是，它产生的化石燃料更可以完美的应用于现在的所有内燃机载具，不需要对现有炼化产业进行大规模调整就能实现自然化石燃料与‘金乌子’燃料的‘无缝对接’，而这时核能与其它现有能源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对能源领域，对环保领域乃至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也将是战略级与颠覆性的，假设将其大规模推广使用，它作为动力燃料完全可以取代现有的所有化石燃料，而作为供能燃料，则可以完全取代前三代的所有型号核电站。”尤琦说。

“我滴乖乖.....我实在是有点不敢相信，的确，如果有这么一种燃料存在的话，其意义甚至足以撼动可控核聚变了的地位了.....”我对尤琦的话还处于极度的震惊之中，并且一时之间不敢完全相信。

“‘金乌子’将与可控核聚变将会是未来我国能源领域的‘双巨头’，有了这两个法宝在手里，彻底将全人类的能源格局完全‘改天换地’也不是什么难事。”尤琦说。

（未完待续）

19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1 14:08

“那么.....好吧，我先不纠结这件事的细节，我继续往下问：找这种木材又与前面那个红毛野人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

“这个问题想要解释清楚就说来话长了，这种木材目前的官方名称叫做‘巨鸿乔’，其生长的高度比分布在美国西海岸的‘巨杉’树还要大，通过卫星图片分析，最大的个体高度已超过百米，底部直径能达到20米以上，而其它个体的平均高度也超过了55米，底部直径超过了8米，‘巨鸿乔’是神农架腹地的独有特产，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天然原产地，更严谨而宽泛的说，就是全世界除了这里，就没有第二个地方存在‘巨鸿乔’，不管是天然还是非天然的。

而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就已经发现了‘巨鸿乔’的存在，起因是当年神农架地区发生了极其罕见的大雨，持续大范围降雨持续了50多天，随即便形成了巨大山洪，山洪所到之处席卷了大量动植物，而‘巨鸿乔’虽然树木粗大而坚硬，但在这么大规模的洪水摧残下也被冲断了一些生长位置较为低矮的枝杈，这些枝杈随着洪水一直被从神农架腹地带到了外围，然后又被几名在山中以打猎捡柴为生的山民捡到，作为柴火回家进行燃烧，其它植物倒还好说，正常燃烧下不久就燃烧殆尽，但唯独这‘巨鸿乔’的枝杈，小小的一根，比一大捆其它柴火烧起来所产生的热量总和还要高，而且连续烧一个月也几乎不见有任何缩小的趋势，就更不用说完全烧掉了。

山民惊奇便将此事口口相传传了出去，当年正值我国改

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野外科考高峰，来神农架地区探险的官方、私人团队有详细记载的便不胜枚举，要是再算上没有记录在案的那就更多如牛毛了，而这些探险团队在走访林间山民时就几乎都听过这个事情，但由于细节太过于夸张，并没有多少人当真，而其中一位随官方团队而来的教授在得知此事后有意要弄个明白，就一路找到了当初使用过‘巨鸿乔’枝权的山民，当时这家山民还有未烧完的枝权，就展示给这位教授看，距离开始燃烧时，这根枝权已经烧了足足半年有余，也只是烧掉了不足总长度的十分之一左右，教授看完并了解具体情况后自然是大惊，遂花了 800 元，将这根枝权买了下来并带回去做了深入研究，在之后的 3 年时间里又一边研究一边撰写了长达 10 万字的研究报告，报告上交后期初并未引起重视，直到在一次内部展示会上，教授用那根买来的枝权当众演示，这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

再后来，高层便组织了相关队伍，展开了针对寻找‘巨鸿乔’的第一次科考行动，行动的主要成员就是与其相关的各领域的顶尖专家，经过充分研究，他们确定了对当年洪水经过的路线进行逆推，以此来找到这根‘巨鸿乔’的来源地，这个方针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他们也就理所当然的最后接近了神农架的核心地区，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武装保卫方面未做好充足的准备，导致这支 21 人，除去当地向导以外几乎全部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在各种神秘生物的攻

击下几乎全军覆没，而那些神秘生物我们在路上也差不多都碰到了，我想就不用我解释是什么了吧？最终，21 人只有 9 人在向导的带领下逃了出来，其余人全部命丧于此，这次行动也因此未能进入神农架核心地区，更谈不上找到‘巨鸿乔’的来源，再加上惨重的伤亡，所以第一次科考宣告彻底失败。

而 9 人死里逃生回去之后，经历此事的专家通过携带相机拍下的照片以及通过回忆写下的事情经过，最后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经过写联名信等渠道，阐明了当时所遭遇到的情况，高层也因此大为震惊，到现在为止，这些照片与报告里的具体内容还是机密级。”尤琦话到此处就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样，好像是在给我一个提问的机会，我这会儿还沉浸在她的叙述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想问的问题，为了尽快听到下面的事情经过，便提出一个可有可无的催问，毕竟这个催问的答案根本不用说也知道，我说：

“那在这之后还有后续行动吗？”

尤琦一听我这么问，就猜出了我的想法，便也没多说别的，开始接着往下讲：

“当然，事情自然不会就这么完了，官方为了找到‘巨鸿乔’的来源，同时也是为了给死去的人们一个交代，相关部门就筹集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为期一年半的准备，展开了第二次科考行动，这一次，吸取了第一次武装保卫力量不足的经验，联合部队，在全国上下七大军区挑选精兵强将共

109 人，组成一支连级规模的护卫队，武器装备全部使用当时最好最先进的型号，甚至一些还处于验证期间的武器也被装备到了他们的手中，为的就是在这场实战中发挥威力，顺便收集一下参考数据。

有了这 109 人的保护，再加上此前的经验，由 18 人组成的专家队几乎没有费力，就杀过了第一次科考行动时折戟沉沙的地带，并击毙击伤了大量诸如驴头狼一类的神秘生物并成功挺进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神农架核心地带，不过，他们到此之后又遭遇了更加强大的阻力，那就是——野人。

神农架野人分为 5 大亚种，这你也知道，除了已经见到的棕毛野人、红毛野人外，还有黑毛野人、灰毛野人以及黄毛野人，这五种野人以部落的形式祖祖辈辈生长于神农架地区，它们主要以其腹地的大型山洞作为定居区，一些山洞延伸到山体内乃至地下，内部大小分支的纵横总长度可高达上千公里，如此巨大的空间便保证了它们的繁衍，而野人部落的智能水平也远超人类的一般想想，它们各有所长，比如说红毛野人的语言与文字能力最强，它们的交流方式是五大野人部落的‘官方方式’，而灰毛野人的计算能力最强，可以制造简单的工具，棕毛野人最擅长冶炼，它们掌握有初级的锻造能力，但是我事先要说明一下，它们锻造的材料并不是金属，而黑毛野人最擅长制药，它们会使用神农架山林里的各种草本植物制作药材，药效极佳，它们的部落，就是整个

野人部落中的‘医院’。”尤琦说到这里，我不同于上次那个可有可无的催问，而是的确有了问题，便主动打断她的话问道：

“那么棕毛野人呢？”

（未完待续）

19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1 22:16

在 1967 楼中最后关于五大野人部落各自擅长的方面写的有一些错误并有一点混乱，出现了歧义，楼主就在这里再重新理一遍：

红毛野人擅长交流与文字，黑毛野人擅长治疗与医药，灰毛野人擅长计算，黄毛野人最擅长冶炼，还没有说的是棕毛野人。

对于因此而出现的阅读问题，楼主深表歉意。

20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2 12:47

昨天楼主又因为有事没更图，今天先补上再更文，这次更的图就是关于我国秸秆炼油技术的，除了秸秆，其它木料废材及植物尸体都可以加以利用，所产生的生物油经过提纯后可以直接给车辆使用，可替代重油、柴油以及汽油，最关键的是完全无污染。

从图 1 来看，该技术替代化石燃料的潜力极其巨大，从

时间上来说，则是于2006年开始公开吹风，2007年实现突破，随后则完全实现产业化，如今已经成熟并大规模推广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6351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6351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6351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6352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6352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6352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63532.png{EIMAGE}

2021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2 13:11

“棕毛野人是野人中最野蛮的一个种类，相对智力最低，并没有特别的擅长，好斗而且猥琐，你知道的那些神农架外围有关于野人下山抢男人、抢女人的各种传说，基本都是棕毛野人所为，也正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棕毛野人在野

人部落中比较不入流，遭到其它四大部落的排挤与鄙视，久而久之，它们的地位被边缘化，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被驱逐出了野人部落，所以在最核心的区域内，你不会发现棕毛野人的存在，它们主要在核心地带的相对外围活动，其组织结构也相对最为松散，是五大野人部落中最为弱小且被流放的一个，我们之前与数个棕毛野人遭遇后，这个红毛野人出现，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将其吓退也是因为从地位上来说，棕毛野人就比红毛野人低了很多，这是一种因为实力差距而后天形成的恐惧感。”尤琦说。

“怪不得当时那几个棕毛野人都是赤身裸体，而这个红毛野人却有衣服有鞋子甚至还有兵器，从这一点来看，的确是智力上有较大的差距。

不过，这与第二次科考的关系是什么呢？你说野人是他们更大的阻力，难道是说他们到了这里之后遭到了野人部落的袭击？”我问。

“是的，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先是打死打伤了一批棕毛野人，但达到‘巨鸿乔’的所在地时，遭到了野人部落有组织的攻击，数量上与体形上的差距，再加上猝不及防，导致队伍遭受了严重损失，109 人的武装护卫队经过三场血战，以战死 82 人的代价带着专家组冲出了包围圈，而专家组也在战斗中损失了 5 人，这次损失对该系列专项行动的打击非常大，在那个一切向经济建设让路的年代，相关报告上报之后

得到的回复并不是继续加强力量进行第三次科考行动，而是以节约相关项目资金，主要精力放在产业升级为由将其永久封存了起来，没有了相关拨款，科考行动也就自然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科考组随后便就地解散，第二次科考到此，又以失败而结束，而且从死亡人数上来说，损失比第一次还大。

但是，神农架地区存在着一种能量密度可以与铀-235 相媲美甚至是略胜一筹的‘巨鸿乔’，以及内部存在着五个野人部落的消息已经被官方所获知并完全认可，虽然没有紧接着进行第三次相关的科考行动，但对这件事密切且追踪式的摸排却就此展开且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而官方认为，获得“巨鸿乔”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于野人部落，不过之前时机未到，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直到两年前的 2013 年，经过这么多年的密切关注所得到的情报显示，这五个野人部落，除去不入流的棕毛野人，其它四大部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因为野人人口的发展也资源的相对紧张，导致了其内部分崩离析，红毛野人与黑毛野人组成了联盟，灰毛野人与黄毛野人组成了联盟，以争夺‘巨鸿乔’产地为根本原因，爆发了激烈内战，‘巨鸿乔’对于我们来说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对于野人部落来说也一样，它们日常生活中的生火取暖、煮饭乃至生产都要依靠‘巨鸿乔’，因为要拿它作为燃料，特别是擅长冶炼的黄毛野人，它们只有利用‘巨鸿乔’在燃烧时产生的巨大热能才能将那

种非金属材料软化乃至融化并锻打成所需要的形状，没有了‘巨鸿乔’，它们也就失去了对这种材料的锻造能力，因为‘巨鸿乔’所释放的热能与温度不是其它植物燃烧时可以相提并论的。”尤琦说。

“那么那种非金属材料是什么呢？一般来说，非金属材料可以进行锻打的几乎没有，可以满足在高温条件下锻打冶炼的材料，那应该就是一种金属才对啊，我实在想不出什么非金属材料可以满足这些特性，而为什么要将你说的这种材料定义为非金属材料呢？有什么依据吗？”我问。

“当然有，因为这种材料本身，就是‘巨鸿乔’身上的一部分，其实也可以说是‘巨鸿乔’木材经过某种快速的演变而产生的一种‘次生状态’，也就是源于木材但由不是木材，我说‘某种’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演化将‘巨鸿乔’的木材变成了这种材料。

具体说来就是它们每次经过神农架清晨潮湿空气与晨露滋润后再树干巨大缝隙之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增生物，颜色灰白，质地极其坚硬，我们得到过样本进行测试，与轧制钢相当，但延展性更好，熔点在1800摄氏度左右，融化后会成为液态，这也是它们可以接受锻打的原因所在，除了制造兵器以外，黄毛野人制造的简单工具与器械也主要由这种材料构成，不过钢属于合金，而铁属于单质金属，那么这种材料从机械性能上来说与钢类似，但成分上来说更接近于铁，

再加上它是从树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在命名的时候，我们便将其称之为‘生物铁’或‘有机铁’。

而黑毛野人所采集的本草植物中也以‘巨鸿乔’的叶子与露出地面的根茎作为主要品种，其它药材则只是辅助。

换句话说，四大野人部落所需要的燃料、兵器及工具乃至药物所需要的原材料几乎都来自于‘巨鸿乔’，谁掌握了‘巨鸿乔’，谁就掌握了野人部落的未来，谁就能作为野人部落的领导者，所以当控制权发生分歧的时候，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与人类在古代因为争夺水源，在现代因为争夺石油等自然资源而引发的战争是一个道理。”尤琦说。

（未完待续）

20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2 13:24

“看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走到哪里都是真理，人类如此，野人也不能免俗。”我说。

“凡是智慧达到一定层次的生物，都不能免俗。”尤琦说。

“嗯，那么后来呢？”我答应了一声继续问。

“后来，官方高层掌握了野人部落爆发内战的消息后便派出一支 8 人的精英小队，通过精确伞降的方式进入这里，与交战的两股野人势力都取得了联系，联系的内容大概就是人类可以帮助野人中的一方获得战争的胜利，但条件是开放

‘巨鸿乔’的发源地以供人类研究，换句话说，谁答应这个条件，人类就帮助谁，如果两边都答应，就帮助占据优势的一方。经过交涉，其中红毛野人与黑毛野人所组成的联盟表示愿意接受人类的条件，而灰毛野人与黄毛野人所代表的另一方则断然拒绝了小队的谈判条件。”尤琦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说道：

“我先插句嘴，我想我知道为什么红黑联盟一方答应而灰黄一方拒绝了——前者的两个部落按照你所说的，分别擅长的是语言、文字与医药，而后者两个部落所擅长的则分别是冶炼、计算与制造器械，那么很明显了，在战争中后者所擅长的领域可以发挥的作用更大，所以，这场野人部落之间的内战肯定是后者一直处于上风，而且前者马上就要落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前者为了自保以及胜利，这才答应了人类小队的条件，我说的对不对？”

“厉害，不愧是记者，对信息细节的处理能力就是不一般，正如你所说，红黑联盟从一开始就不是灰黄联盟的对手，它们是在已经几乎被逼上绝路的份儿上才答应了我们的条件的。”尤琦说。

“话说到这里我就要抛出我的终极问题了——以上这些跟我们眼下这支队伍的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对她的褒奖微微一笑以示回应，随后接着问道。

“严格来说，我们就是那支‘迟来的’第三次科考队伍。”

尤琦说，我听罢后点点头，因为这个答案就算她不明说，有上述那些话里的信息作为铺垫，我心中也早已猜的八九不离十了。

“明白了，那么还有一些细节我还没搞清楚，如果有之前空降小队的经验，那我们这次为什么还要搞的这么麻烦，徒步穿越进来呢？另外，既然以前就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危险，为什么还要带这么点武装呢？军方的力量只有王虎跟张楠锋，虽然一人一支 QTS-11 已经很厉害了，但对于需求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啊，简单的说吧，我的疑问有两个：第一是为什么高层不把第三支科考队也以空投的方式投放到这里来，第二是即便不使用空投模式，那么在选择以徒步穿越为行动方式时为什么不配备更多的武装力量，现在不是当年了，现在有两人两支 QTS-11 就能打的‘不亦乐乎’，而如果以眼下最新型的武器装备作为配置标准的话，那么再组织一支 109 人的武装护卫队，再做好了准备，到时候别说是一进一出，就是在这里杀个几进几出都没问题。”我说。

“我知道以你的性格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这么说吧，之所以这样安排，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红黑野人联盟的要求。”尤琦说。

“要求？它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我问。

“用它们的意思来说，就是要让我们体现出‘诚意’，只有它们看到了这种‘诚意’，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否则

即使是被灰黄野人联盟消灭掉，也不会让我们达到目标。

具体说来就是因为当年第二次科考行动时，那109人的武装护卫队与野人部落交手，红毛野人也好，黑毛野人也罢，都参与其中，并在护卫队的犀利火器的打击之下伤亡惨重，由此，它们对人类的武器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们担心我们再派出一支这样的队伍进入它们的家园大开杀戒，所以明确要求我们不能有大规模的武装人员进入，这也是我、大龙以及小鸟没有装备枪械的原因。至于不用空投，它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给神农架‘留下点什么’作为‘礼物’，神农架是它们的家，更是它们心中信仰的神，这是一种非常原始而纯粹的自然崇拜，十分的虔诚，如果我们拒绝，那么它们是决对不会帮助我们达到所想达成的目标的，这一点，我们虽然有整体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但还是‘入乡随俗’的好，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么说吧，我们以徒步方式艰难跋涉进来，就是一个给神农架‘献礼’的过程。”尤琦说。

（未完待续）

202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2 13:29

我听到这里脑中如同在黑夜中打过一道利闪一样，瞬间明白了什么，而明白的这个事情也让我头发根儿都“乍”了起来，我随后再说话时，嘴唇与声音甚至都因此有一些颤抖：

“你，你的意思是说——你带来的这些队员，他们这么多人以各种方式死在路上，就是在给神农架‘献礼’？！或者说兑现对红黑野人联盟的承诺？”

尤琦直接没有开口回答，而是用眼睛看着我，轻轻的点了一下头，表示肯定，看的出来，她这么冷酷且决绝的人也会感觉此事非常的难以启齿。

到了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怪不得在路上她对这些队员的生死病伤毫不在乎，原来一切早已是安排好的.....

“那么谁死谁不死，这也是你们事先安排好的吗？”我颤抖着声音接着问。

“原则上说是没有，但有几名重要的队员要进行特别保护是真的，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几名，他们是真正的人才，比如那个肩膀被跳尾蛛击伤的队员，他此行主要负责的事情就是对‘巨鸿乔’木质的能量密度进行现场鉴定，以确定是否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潜力，以防止只是个别枝权拥有如此效果而等到大规模开发的时候才发现白费力气。

还有那个女队员，她是材料方面的人才，主要负责对‘生物铁’这种非金属材料进行现场鉴定。

而队医与他的助手，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队医，而是医科大学的顶级专家，他们俩此行主要负责的是对‘巨鸿乔’树叶、根茎等有药用效果的部分的具体组成成分、特别是医用价值进行现场鉴定。”尤琦说到“那个女队员”时，回身

抬手指了一下身后的一人，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出，看到一个正在一边走一遍呼呼喘气的女人，这个人我这几天来一直没怎么注意，是个存在感很低的队员，没想到却是尤琦要优先保护的重要人物之一。

“那么别的队员呢？那些死去的队员呢？他们知道自己来这里的命运是已经被注定了的吗？”我说。

（未完待续）

20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3 01:47

楼主又来更图了，既然在正文中提到了神农架中草药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就更一些相关的图片及资料，由此大家可以通过数据直观的感受一下神农架拥有药用价值植物的丰富性。

图片分为两组发，第一组发 4 张神农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药用植物，图 1 的名字叫“江边一碗水”，图 2 中的名字叫“七叶一枝花”，图 3 中的名字叫“头顶一颗珠”，图 4 中的名字叫“文王一支笔”，这些形象生动的命名，也体现出了汉语言的伟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75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75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75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764.jpg{EIMAGE}

20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3 01:54

第二组图片是文字资料，其中包括 2050 楼中 4 张图片中药用植物的简介，图 4、5 则是部分药用植物的名单，而图 6、7 则是相关著作《中国中药资源大典——神农架中药资源图志》的简介，其中提到神农架有 3000 多种中药资源则像楼主在楼上所说的那样——可以从这里“直观的感受一下神农架拥有药用价值植物的丰富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81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81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81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81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82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82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7988822.png{EIMAGE}

20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3 01:5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05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3 13:14

（十九）第七日（3）：真相大白（3）

“应该说是不知道，我事先只告诉了他们这次行动很危险，但危险到什么程度我并没有明说，至于为什么很危险他们还这么积极的来，这就是钱的力量了，我在此之前与他们除了那几名专家、人才以及核心人物外，每一名有可能作为‘献礼礼物’的人都签订了一份合同，也就是之前教训他们时提到过的那份合同，在这份合同里我给他们每人都买了一份巨额保险，如果他们能活着走出这里，那就将自动解锁获得一个将保险兑现的机会，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足以改变他们的一生。不过只要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也就没有退路了，如果中途返回，面临的将是数倍于保险金额的违约金，这是他们不可能承受得了的，假设又要返回还无力支付违约金，

那等待他们的将是足以把牢底坐穿的牢狱之灾，而设置这一条主要是防止他们在行动前或开始不久后反悔，因为在行动深入之后，没有团队，他们即便反悔也根本没有能力自己再走出神农架的腹地无人区，所以他们不傻的情况就不可能在行动深入后反悔，即便有‘一根筋’的一个或者是几个人非要脱离我们自行返回，那他们面临的结果基本上就只有死路一条，而死在神农架的范围内，那‘献礼’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尤琦说这段话时，那种没有感情的语调就又回来了。

“那如果他们命大，全体走到了这里却死伤轻微甚至是没有死伤呢？你难道还要因为‘献礼’这个理由而动手杀了他们吗？!”我听到这里时就有些愤怒了，瞪大了双眼瞪着尤琦用相当激烈的口气质问她道。

“这个.....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的，首先是以我们对神农架腹地危险源的评估以及这些人的个人能力，他们想要没有死亡的走到终点，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可能只存在于概率学上，然后是比如在此之前他们死伤惨重的那几次遭遇中，其实我都是有能力也有机会救他们不死的，至于我为什么不救，还用我多说吗？因为他们，或者说至少是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必须要‘留下’。”尤琦说。

“你!”我一腔怒火被她的这个答案给彻底被点燃了，要不是她是个女人，以及这种环境，我真想跳起来先给她一拳再说，虽说真要拉开架子打一架我还甚至未必是这个女人

的对手。最后我憋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尤琦见状，不冷不热的说：

“知道你作为记者满腔都是正义感，肯定已经气到想要打死我的地步了，但很遗憾，这一点你目前是做不到，不过我对你的心情表示理解。”

“因为你，我对‘心狠手辣’这个词又有了全新高度的认识，听过一句话吗？叫‘鹤顶头上一点红，不及妇人一颗心’，现在在我看来，刚才我说的这个词，这句话，简直就是给你的‘标配’!”我愤愤的说道。

“谢谢夸奖。”尤琦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轻轻地一笑，我也不知道她这个笑是什么意思，随后如此回答，我听了自然更没脾气了，只好继续瞪着眼睛生闷气。

（未完待续）

20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3 13:56

想了一会儿，我想我得趁着这个机会多问她几个问题，如果现在不问，以后很可能就“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打定主意后便从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开口说：

“从你上面的叙述来看，你貌似代表的是官方，那你这个跨国企业千金的身份难道也是编的？这些装备都是官方拨款配备的？”

“这个倒没有骗你，千金不千金的先不说，但我的确是

我们家族的企业继承人，至于我以及这支团队此行的背景，应当说是半官方半私人，之前说的那些事都是官方的目的，我为了我们家族企业着想，自然也有我们的利益，官方提供政策、人员上的支持，而我们则直接出资，说白了就是官方出力，我们出钱，然后在这次行动中双方都能达成各自的目的，所以一拍即合，就背景的性质而言，你最开始了解的就是真相，只是这个‘半官方’中的官方并不是‘中国探险协会’，而是包括军方的总参谋部，其它相关单位诸如中科院、能源部、环保部等多个部门，甚至‘三桶油’也派出了代表，只不过他们都在千里之外等消息，肯定不会出现在现场。”尤琦说。

“哎呦，这么说来，‘中国探险协会’在这里面只是个‘小角色’了，你刚才说的那些部门或者是企业，随便拿出一个论分量来都能把它甩出去八条街。”我说，而在说这话的同时我也明白了怪不得为什么尤琦对季成云的指指点点这么不屑，因为探险协会的地位在这里的确实在是太没分量了。

另外，所谓“三桶油”便是我国的石化企业三巨头，既中石油（注：既“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的简称）、中石化（注：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简称）、中海油（注：既“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巨鸿乔”所带来的“金乌子”项目对能源格局的震动与冲击最大，而这三

家企业都是能源界的大佬，他们作为央企，派出相关代表，这倒也在情理之内。

“是的，探险协会在这次行动中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让一些对这件事比较感兴趣的其它势力真的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探险活动而已，要不然你以为我把车队扎在这么靠近外围的位置干嘛？那就是个障眼法，实际上，以车队车辆的性能，以及我所掌握的路线信息来说，所有人都完全可以继续乘车向内深入至少上百公里，只是出于保密需要，才离开车辆提前展开了步行。”尤琦说。

“好吧——不过你说你是家族企业继承人，我看不像。”我应了一声后拖了个长腔如此说。

“那像什么？”尤琦又一次很难得的有了点表情——她一脸好奇的问我。

“我看你更像是‘国安局’（注：既‘中国国家安全局’的简称）训练出来的特工，不论是身手还是城府，007 邦德在你跟前也得逊色三分。”我说。

“那你就过奖了，我哪里来的什么城府，这一路上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本色出演’而已，平时我也这个样子。”尤琦说。

“那跟你做朋友压力可真是够大的。哦对了，我对你们家的企业到底是干什么的比较感兴趣，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是一家超大型的跨国企业，在世界 500 强中排名靠前，其余的

就不清楚了，这个你方便说一下吗？”我问，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敏感性相比上面的问题要低得多，她上面说的都这么明白，这个问题上应该不会有所隐瞒，但没想到我居然猜错了，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想说的太透：

“我只能告诉你涉及的几个主要领域，其中包括：军工、生物科技、装备制造、海上救援以沉船打捞等，至于什么世界500强的排名，我从来不屑于那种东西，一个在汇率不统一的前提下以年销售额作为评定标准的排名，不值一比。”

“呃.....你说的这几个领域哪一个都得是‘怪兽’级企业才敢涉及的，能做一个就已经是相当了得了，你们居然全都有所涉及，这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你作为这种体量企业的继承人，还说不是千金？我看说是万金都不足以形容，还有，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家族企业继承给你，那他怎么办？还是说你这个弟弟是个富家子弟，比较顽劣，没有继承这么大家产的能力？”我说。

“你这人真有意思，最开始你发问的时候就先说了此行肯定不是来抓野人给我弟弟治病的，现在怎么又把这事儿当真了？”尤琦反问我。

“啊？你什么意思？”我对她的话有点一时不解。

“我压根儿就没有弟弟，那就是编出来的理由，我就这个意思。”尤琦说。

“我晕.....这也能编，我只想到了你给你弟弟治病这

个理由是假的，但真没想到连这个人的存在都是假的。”我听完她的这番话，一脸无语的说。

尤琦没说话，只是一摊手，一副“怪我咯”的表情。

（未完待续）

20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3 14:03

“那这么大的家族产业，你们肯定也是个大家族，就你一位继承人吗？”我说。

“我倒是有姐姐也有妹妹，不过她们用你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继承能力，我跟她们不一样，有机会说不定你能见到她们，等见到了就知道了。”尤琦说。

“上次听你跟那个红毛大个儿说话，你说的是什么语言，听着像某种方言，可又一个字都听不懂，那是野人的语言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还要使用翻译器才能跟它对话呢？”我感觉关于她的家事，说到这里就可以了，省的言多语失，所以一换话题，如此发问。

“我说的那种不是野人的语言，那是一种为了与野人交流，在来之前请了全国或者说是全世界最出类拔萃的 12 位语言专家用了 2 年零 3 个月的时间全新创造出来的一种语言，目前全世界能听懂、能使用这个语言的人，不超过 20 人，我算是其中一个吧。

而翻译器翻译的便是这种语言，而不是汉语，不过它与

汉语的关系比较近，是在汉语的发音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尤琦说。

“怪不得听着像汉语但又听不明白，不过我还是不明白，直接用汉语不行吗？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出来？感觉有点多此一举，浪费人力物力啊？”我说。

“这也是为了保密需要，我先给你说的这些对话，即便被听到也没什么，毕竟外围已经密布我们准备好的预备力量，即便有敌对势力想要涉足其中，那他们也做不到，但我与这个红黑联盟的野人代表所说的话，论级别，算的上是二级绝密，非常敏感，为了防止遭到技术监听，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但也要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就创造了这种语言，让不友好的势力即便听到了也完全破译不了，这个与二战时期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风语者’用印第安人纳瓦霍语制成专用的交流语言使日军无法破译的战例基本差不多，不过我们的这种语言，比纳瓦霍语更难懂，在这个世界上，恐怕除了量子通信以外，就没有比它更难破译的信息载体了。”尤琦说。

（注：量子通信技术由于其物理特性与传统的电磁波通信载体相比，具有“天然的不可破译性”，被称为“绝对安全的通信方式”，而我国便是该领域在全世界范围上的魁首）

“等等，你不是说你与野人只是互相表明了一下你们之间的身份吗？怎么还有涉及到二级绝密的内容？”我说。

“那只是那二十分钟的对话，后面我又跟它交流了很多。”尤琦说。

“也对。”我说，问完之后我也感觉自己说的有点失误，因为除了那二十分钟以外，尤琦的确还跟这个在前面领路的红毛野人说了两个多小时的话，看来涉及到二级绝密的关键内容，就在这里面了，而她作为一个跨国企业的私人资本代表，居然能介入到这么高级的行动与直接掌握绝密级的信息，这个女人还说她没城府，她这城府，她这潭水简直比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

“我想想，貌似能活下来的好像都是有重任在身的人，那么留守在车队驻扎地的那个房车司机还有大厨是什么来路？不会真的只是一个司机和大厨吧？”我说完“也对”之后她没再说话，我思索了片刻，又想到了关于司机与大厨的事儿，这纯粹是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但既然想到了，便问了出来。

“这次你还真才对了，他俩就只是一个司机和一个大厨。”尤琦说。

“那他俩真心属于比较幸运的了，要跟着来非得是第一批就被你给送到‘枪口’上去不可。”我说，尤琦听闻此言一歪头看样子是想说什么，但一个字还没说出口，在前面不远处，就突然传来了震天的喊杀声，仔细听，并不是人类的语言，我心说难道是赶上野人部落之间的战斗了？出于记者

“抢头条”的职业习惯，我谁也没说，迈开大步就往前跑，越过那个带路的红毛野人一直冲出去了 30 多米，就看见一个角度很缓，但非常非常长的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这个坡向着左右两侧延伸出去，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如果面积比较小的话，面前的这可以称作是一个大坑，但就目测的面积来看，称其为大坑就不太合适了，而是应该叫“盆地”更加准确一些。

（未完待续）

20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3 22:4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点关于量子通信的资料图，图 1、2 是我国“墨子”号量子卫星完成任务，领跑全球，图 3、4 是“墨子”号卫星在世界首次完成千公里级的量子通信，图 5、6 则是在“墨子”号卫星的协助下，我国使用“京沪干线”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洲际级量子通信，至此，我国的量子通信技术在公开范围上已经完全成熟并投入使用，而未公开的进度则更进一步。

图 7 则是从原则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量子通信的“绝对安全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3532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803533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3534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3536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3537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3540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3540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35405.png{EIMAGE}

20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4 12:46

不过相比于这个盆地及四周的地形地貌，更吸引我的则是在这个盆地里发生的事情——下面有两帮野人，正在激烈的互相攻杀，以我为中心的话，那么当时在我的左手边，从毛色上看就是所谓的红黑联盟，而右手边则是所谓的灰黄联盟，人数上明显是后者多于前者，兵器手中的兵器也比前者先进强大，除了形状各异的大型冷兵器外，它们甚至还装备了诸如巨型抛石机、结构类似三弓床弩，但要粗糙且大得多

的，同样堪称“巨型”的弩机发射装置，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这种巨型弩机里发射的不是经过统一规格加工的弩箭，而是直接发射去掉树根与树冠，将前部削成尖锐形状的树干！甚至连树干上的树皮都未曾处理，还挂在上面。因为距离较远，我无法精确判断出树干的粗细与长短，但通过与旁边野人的身材比例来看，这树干底部的直径起码在一人环抱左右，长度则在 8-10 米上下，但就这么一根树干，放在那个弩机上却显得有几分小巧，如果走进了去看这个弩机，它有多么庞大，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出于交战前沿较后位置的巨型抛石机上不停抛射的“弹药”里也不仅仅是石头，还有很多直接就是一整个树冠，树冠上被灰黄联盟这边的野人浇上了某种粘稠的液体，然后用火把一点，整个树冠瞬间便熊熊燃烧了起来，火焰在片刻就蔓延到了整个树冠，然后将其变成了一个大火球，接下来立马再被抛石机利用杠杆原理在四名高大如山的野人的同时发力下被高高远远的甩了出去，由于树冠体积庞大，在空中飞行速度较慢，不过在空中飞行时借着与空气摩擦产生的风力，上面的火势有增无减，比在地面上处于静止状态时又凶猛了三分，待落地之后便能制造出一大片的火海，见惯了人类武装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我，相比之下，这种武器与“弹药”在我眼里自然显得非常原始，但这一切真真的发生在眼前时，其视觉冲击力不能说不是极大的。

处于始终处于思考的习惯，我当时还在想，估计抛石机发射的用树冠制造的“燃烧弹”与弩机上发射的用树干制造的“弩箭”应该是来自同一批树，树冠与树干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一点也不浪费。

而在这两种重型远程武器的攻击下，红黑联盟的野人们节节败退，死伤惨重，就这么一分钟还不到的时间里，我就亲眼所见以因为距离较近切站位重叠的 2 名红毛野人外加 1 名黑毛野人，一共 3 个野人被对方一根弩机弹射出去的尖头树干以“穿糖葫芦”的形式从胸口处贯穿，树干被削减的头部一直从第三个黑毛野人的后背“钻”出来，才慢慢停下，而这三名野人被射穿之后也在树干在飞行中所携带的巨大动能之下被击倒，随后由这根树干前后“连”在一起，血流满地，干干脆脆的就死在了当场。

至于抛石机抛射的各类杂物，杀伤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其发射的巨石少说也在一吨以上，野人却能单人上弹，那一个甩出去不砸中便罢，只要是砸中了，轻则骨断筋折，重则当场就被砸成肉泥，成吨的石头从十多米的高空落下直接命中身体，即便 5 米多高的野人身躯强壮至极也是完全无法承受的。

而燃烧的树冠除了发射过程与落地后的景象“气势如虹”之外，杀伤力也一点都不含糊，那种类似油的助燃物让它产生了可怕的高温，具体温度我不知道，但我看到了被它点燃

的野人，在地面上狂奔着挣扎的时间最多不超过 10 秒钟，就会倒地被烧成一具焦尸，然后直至被烧成一团灰烬，以这些成年野人的厚重毛发与皮肉作为遮挡，外加它们巨大的块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这种火焰吞噬掉生命，想来其助燃物与树冠结合之下产生的高温至少不会次于点燃的汽油。

视线转移到另一边：红黑联盟这边的野人没有对面灰黄联盟类似的重型武器，只有一些手持的冷兵器，在这种“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显然无法对抗对手的攻势，起码从我跑过来目睹这一场战斗开始，红黑联盟的败势就已经十分明显了。

（未完待续）

21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4 13:07

不过虽然处于劣势，但红黑联盟打的异常勇猛，在武器装备的巨大劣势下凭借着血肉之躯构成的防线，没有在短时间内被击溃，即便形势不利，却还有非常强的组织性，不仅如此，一批作为先锋甚至是“敢死队”的红黑联盟野人还在一次次的发动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突击与反冲锋，以我的军事知识，我想它们应该是想尽量冲到近距离上与灰黄联盟的野人展开近战，以双方混杂在一起，对方重型远程武器为了避免伤及自己人而不能再继续开火的方式来抵消对方拥有

该类武器的优势，如果我猜测的没错，那么就说明野人部落的智慧水平就不是单纯比除人类以外其它生物高的问题了，而是起码在作战战术方面，已经与人类有相当高的共通之处，完全不是野蛮的胡打乱撞，比一些非洲、南美等封闭环境下的人类原始部落更加先进。

结合这些现象，说的直白再直白一些就是：野人部落的文明也会像人类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而不是像其他生物一样只是为了适应环境而被动进化，只是野人的进步速度相对于人类来说自然是十分缓慢的，否则人类可能就不是这个星球上的唯一主宰了。

言归正传——皇天不负有心人，红黑联盟的野人们经过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动的三次勇猛无比，置生死与度外，甚至是“自杀式”的反冲锋，终于在第三次成功的在灰黄联盟进攻力量的前沿“撕开了一条口子”，紧接着就立马如潮水一般杀将进去，双方的兵力由此便当即纠缠在了一起，而随之而来的这场白刃战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震撼、最惨烈的白刃战！因为参战双方不是人类，而都是身高最矮也有4米以上，高则甚至接近6米的野人！它们的攻击方式略显笨拙，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就是抡动着重量至少也是数以百公斤甚至是以吨为计的冷兵器猛砸猛打，双方参战士兵都穿有用多张野兽皮毛缝合制作而成的皮甲，但这种皮甲在这种互相不留余力的巨力攻击下形同无物，除非使用兵器进行

格挡，否则只要命中，当即便是一阵血肉横飞，整个战场上没用多久，就已经打的惨烈至极，野人身高体大，血液总量比人类多得多，这些高大的躯体轰然倒下之后，所流出的鲜血甚至将我目所能及的所有低洼处都给灌满了，“血流成河”这个词，用在当时可以说是毫不夸张！

一眼望去，被鲜血灌满的低洼所形成的临时“血湖”目测至少有上百个之多！

而残肢断臂之类就更不用说了，巨大的血腥气息让我站在盆地的上面都闻的清清楚楚，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后面的人就已经赶到了，实际上我说了这么多，这一切却只是仅仅发生在几分钟之内，尤琦第一个赶上来，探头往前一看，用一个“早就知道”的表情对我说：

“你现在看到的这场交战，是一场双方为争夺‘巨鸿乔’原产地而展开的决定性战役，可以说是红黑联盟和灰黄联盟之间的决战。而下面这个一个盆地在亿万年前曾是一片汪洋，形成陆地之后变成了一个类似‘隘口’的地形，两边都是连野人都攀爬不上的陡峭峭壁，完全无路可走，所以想要进入‘巨鸿乔’的原生地并将其大批量的运送出来，以野人的能力，就必须走这条路，所以说，谁掌握了这条路的入口，就等于谁掌握了‘巨鸿乔’的控制权，而眼下它们正在拼命的这个地方，便是这个入口，双方都是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拿下这里，用人类的话说，这就是一场争夺战略要地的大会战。

如果没有外力插手，那么此战的胜负就将决定未来野人部落是谁的天下，同样是没有外力插手，红黑联盟基本上是败局已定了，你看，那边那片最高的树木，就是‘巨鸿乔’，据说有5000多颗长在一起，形成了一片‘巨林’，人若走在里面，都会有一种自己被‘缩小’了的错觉。”尤琦说着用手往前一指，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才看到，就在大概一公里左右的位置上，有一篇巨大到无与伦比的树林，但因为距离太远，所以看着并不觉得有多么震撼，但之所以能看出它巨大无比是因为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还能分辨的如此清晰，而且关键是再以旁边其它树木作为参照物一看，这就了不得了，普通的植被在它们的面前就好像“盆景”一样渺小。

（未完待续）

2102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4 13:17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就这么站在这里像看电影一眼看着吗？虽然这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都要震撼一万倍！可我总感觉只是站在这里看着而不做点什么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啊!”我被这种场面的冲击力所感染，再加上距离此行真正的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所以激动的有些颤抖的说。

“你就不用‘皇上不急太监急’了，跟着它走就行，不用担心下面的战况，胜败之事，我们自由安排。”尤琦一扬下巴，指了一下刚才带路的那个红毛野人说。

我听罢一愣，心说也对，如果真的没有外力干涉导致灰黄联盟取得此战的最终胜利的话，那么对于人类，严格的说是我国的利益是非常不利的，尤琦不管代表的是官还是私，她都肯定不想看到这个结局，所以既然连她也这么淡定了，就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涉及到事情成败的大问题，我也的确没有担心的理由，只是看着这些大块头们以死相拼，自己作为大局利益上的其中一方，只能袖手旁观，便感觉非常难受，虽然以我的能力，估计跑下去什么也做不了不说，最后还得落一个类似被一脚踩死的悲惨结局。

其他人全部赶上来之后，也都被这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不论是眼睛还是嘴巴都因为惊讶而瞪的、张的比包子还大，而那名红毛野人向下看了看，一双巨大无比的拳头攥的“嘎嘎”响，虽然语言不通，但我知道，它跟我一样，都想冲下去尽自己的一份力，不过与我的这种战斗情节相比，它的动机就更加具象且强烈了，毕竟下面的交战双方中有一方是它的同胞，而且还是站在劣势的那一方。

看了片刻，红毛野人没有做出任何动作，而是转身向着北侧的密林深处走去，我们这帮人即便被这场战斗给牢牢的吸引住了，但毕竟还是正事儿要紧，所以一看它走了，便都纷纷跟上。

后来我也不知道又走了多远，估计距离不近，因为除了时间长以外，原本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渐渐减弱最终直至彻底

听不见了，除了因为植被茂密有一定的天然隔音的效果外，那就只能说明是走出来的距离已经很远了。

最终，这个红毛野人在一处巨大的山洞前停下了脚步，这个山洞的宽度足能并列开进去三辆99A型主战坦克，高度上则在里面操纵航模飞来飞去都没问题，不可谓不巨大，我站在洞口前被里面吹出来的风从身上略过，在当时已是初夏时节的季节下甚至还感到了一丝凉意。随后这个红毛野人把头高高的仰起来，噘着嘴，对着洞口里面发出一阵上下起伏但只有“哦哦哦啊啊啊”的单音节发音，看那意思好像是在“对暗号”，果然，它这通“哦哦哦啊啊啊”的声音喊完了没多久，里面也传出来了一阵类似的声音，接着再片刻之后就跑出来两个红毛野人，这三个野人连比划带说的交流了一番，这才带着我们继续往里走，随着深入，那种凉意已经变成了微寒，这山洞的深邃程度简直犹如一个山中迷宫，而且其内温度不仅很低，还是越来越低，我的多功能腕表上显示当时洞内的气温只有不到9摄氏度，我们身上这些衣服，穿在外面有点热，可在这里面反而就有点冷了，有个别体质较弱的女队员甚至都打起了喷嚏。

不过这个山洞有一个亮点，就是除了洞口前大约几十米的距离没有以外，其余地方一直延伸到山洞的尽头，每隔30米，就会有一把巨大的火把被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固定在岩壁上，用来照明。

而且山洞内部的地面也平整的出奇，明显是天然形成的基础上又经过后天加工过的，再借助着火把的亮度，在这里行走即便不戴夜视仪，也完全不用担心脚下被绊倒。

（未完待续）

21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4 23:53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两组，第一组是关于 2010 年湖北省成立“野考会”（注：既“野人考察会”的简称）的相关新闻及资料，文中提到了成立七年来未组织一次科考行动，说到底就是因为没有资金，正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说的就是这种窘境，在没有准确情报的支援下，五六十人的队伍进山半年需要至少 1000 万的资金，而尤琦的这支队伍一共 40 人，用投资 7 倍于上述预算的 7000 万资金，只用了不到 10 天就抵达了核心地域（虽然付出了重大伤亡，但的确事出有因），能造成如此鲜明对比的原因，除了情报的功劳以外，那就是钱的力量了。

比如夜视仪、机械大狗、军用级的毒剂探测器、防毒服、拥有专用纳米张力增强组件的皮筏艇等等等等装备，这些都是缺钱的“野考会”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更不用说还有随队的高手保驾护航了，而与“野考会”缺钱的情况形成巨大反差的是，7000 万的资金对于在此之后我所了解到的尤琦所掌握的真正财力来说，莫说是九牛一毛，连百牛一毛都算不上。

总而言之一句话，对于这种用人力物力财力去“堆”才能出成果的行动来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136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136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136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136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1366.png{EIMAGE}

21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5 01:26

楼主有点事，忙完回来了，更第二组图片，这一组图片的题目就是《中国人形动物考察大事记》，从 1959 年到 2005 年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人形动物的公开发现与行动，其中野人便是这里所说的“人形动物”中当之无愧的“主角儿”，虽然从 2005 年之后至今的公开资料属于空白，但这并不是因为这段时间里没有相关的行动及发现了，恰恰相反，这段时间内的相关成果比上述那近半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

而不公开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其中涉及的内容都很具有颠覆性，说的再确切一点就是都非常敏感，完全不是那种可以往猎奇电视节目上播放以及刊登在公开刊物上的内容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从公开的角度看不见这些内容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264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264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264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264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264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092648.png{EIMAGE}

21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5 01:33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1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5 01:35

楼主又要告个假了，明天又有活儿要忙，可能更新会晚一些。

212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5 19:15

楼主回来咯，更新开始

21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5 19:33

长话短说，我们一行人跟着红毛野人大概走了十多分钟，终于来到了目的地，这里的空间十分巨大，仔细分辨一下大概是一个半球形，在这个空间的正中央，有一个尺寸十分巨大的石制桌子，桌子的高度是按照这些野人的身高来制造的，所以比我们整个人都还高出很多，因此我看不见上面是什么情况，只能看到有一帮大概七八个野人围着这张桌子忙忙碌碌，时而指指点点，时而转来转去，然后就是不停的说着那种单音节的“野人语”以及比划着“配套”的手势，看得出，桌子上的东西应该比较重要。

带路的红毛野人转过身与尤琦又交流了一番，大概意思是说让我们原地等着，它要进去汇报一声，随后说完就走了，而那两名出来迎接的野人，则站在我们不远处不动了，眼睛不时往这边瞟，好像是在监视我们，又好像是在站岗。

我们这些人在这个洞穴里感觉就好像到了“大人国”一

样，看什么都得仰着头看，我发现除了这个主洞穴之外，在四周还有大量子洞穴，有一些与主洞穴之间的连接通道非常悠长，不走进去根本不知道里面所通往的地方是个什么所在，但有一些就相当的浅，最浅的一些只隔着一层被外力凿开或者是天然就有洞口后又被后天加工、扩大过的石壁，其相邻距离就好像一座房子的里外屋，看着眼前的一切，所有都是新奇的，这让我有种眼睛“不够用”的感觉，在看了半晌之后，众多洞穴之中，有一个就好似这个主洞穴的里屋一样的子洞穴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与其它洞穴相比，它显得最为忙碌，我看到有很多黑毛野人在里面忙前忙后，而且从那里飘出来了一股很重的血腥味，注目观察了一会儿后我才发现，这居然是这里的一处“野战医院”!

在里面，处理的都是在前线作战受伤的其它野人，因为伤病员太多，有一些都堆到外面来了，其中有一名黑毛野人，正在给一名坐在地上背靠着石壁的红毛野人疗伤，它的伤口在左侧大腿上，那里有一个十分骇人的伤口，长度几乎竖着覆盖了整个大腿，皮肉外翻，深可见骨，而这么大的伤口自然是血流不止，可即便是这样，也不见那个黑毛野人对它采取什么包扎或者是其它的止血措施，而是拿着一个类似捣蒜泥的石制器械在捶打着什么东西，等了一会儿便伸手从里面抓出来一把还在向下滴撒着绿汁液的绿色糊状物，接着又在双手掌心之中来回团了团，团成一个椭圆形之后就按在了那

名红毛野人的伤口上，这个野人本按的疼痛加剧从而身体一绷，一嘴的大白牙呲了出来，不过也就是片刻之后，本来还因为剧痛而呻吟不止的这个野人，在被按上这把糊状物后竟然渐渐的停止了哀声，并且巨大的伤口也快速停止了流血。

接着，黄毛野人又往石制器械里扔进去一点类似干茶叶的东西，然后再倒了一些水，就开始等着，等了大约 1 分钟左右，它伸手将按在伤口上的椭圆状绿色糊状物整个给抠出来，接着就把刚才混着水，现在已经被水给泡开的，类似干茶叶的东西浇在了伤口上，伤口与它接触以后，神奇的一幕便出现了：整个破损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结痂，然后结痂松动脱落，最终竟然就这么好了，除了上面的毛发相比周围还有些稀疏之外，其余地方几乎看不出来有受伤的痕迹，这看的我是震惊不已，我便转头问尤琦，而尤琦则回答说：

“那绿色的糊状物就是捣碎的‘巨鸿乔’的叶子，刚才黑色干枯用水冲泡的则是它的叶茎，被太阳晒干后用水泡开，对治疗外伤拥有奇效，其原理是加快新陈代谢，让伤口加速修复。”

“那这岂不比外面那口‘神泉’还来的厉害？”我说。

（未完待续）

21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5 20:04

（二十）第七日（4）：真相大白（4）

“两者是共生关系，我之前说过，‘神泉’里的水中，大量含有一种可以促进机体快速修复的微生物，但这种微生物并不是‘神泉’自带的，而是依附于‘巨鸿乔’之上，只不过这种微生物在干燥状态下永远处于休眠状态，只有遇水才会被从新唤醒拥有活性，也只有拥有活性之后才能发挥功效治疗伤病，在每一颗‘巨鸿乔’上，浑身都是这种微生物，不论是树冠亦或者是树根，但此时的它们都处于休眠状态，而当‘巨鸿乔’生长到一定程度时候，其根系生长范围就会大到覆盖到‘神泉’所在的位置，然后便将这种微生物带入了泉水之中，泉水又激活了微生物，所以泉水才有了神奇功效，换句话说，没有‘巨鸿乔’，那泉水就只是一滩普通的泉水，而没有泉水，‘巨鸿乔’的药用价值就无从发挥，两者之间缺了谁都不行。”尤琦说。

“等等，‘巨鸿乔’的源生地距离‘神泉’的距离可不近啊，其根系能长出去这么远？”我说。

“你以为呢？‘巨鸿乔’露在泥土外面的部分实际上只是小部分，只占全树的五分之一左右，剩下的五分之四都在地表以下，你想想看，目前已知的最大‘巨鸿乔’高度超过百米，它下面的根系得有多大？而且根系的生长也并不完全是垂直的，要向四周呈蛛网状扩散生长，如果只是纯垂直的话那岂不要深入地下数百米了？所以在向四周扩散的时候，

其根系最末端可以延伸出去以公里计的距离，另外，‘巨鸿乔’的生长速度快，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宝，而且生长周期明显比其它树木短的多，再生能力也更强，而它能拥有这些堪称植物中的‘超能力’的原因，是因为它对土壤及阳光乃至是空气中的各种微量元素、能量都可以进行吸收，尤其是对土壤养分的吸收能力非常强，几乎‘不挑食’，换句话说就是效率与适应范围远高于其它植物，很多对于其它植物来说没有利用价值的微量元素它都可以收为己用，而能做到上述这些的根本，可以说地面部分的作用只起了30%左右，其余70%则都是它下面那庞大根系的功劳，这就好比一个壮汉一样，一颗成年‘巨鸿乔’的耗能与储能超过一片1000颗其它大型树木的总和，也就是一棵树顶的上一片森林，但这种巨大的消耗是非常值得的，因为1颗成年‘巨鸿乔’所能回馈的，是即便10000颗其它大型树木加在一起也不能及的，这就好比是一个大力士，他比普通人吃得多，消耗的多，但他同时也比普通人强壮的多，能做到很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而‘巨鸿乔’就堪称树木中的大力士。”尤琦说。

“那想要挖走一颗成年‘巨鸿乔’，这简直就是个大工程啊，感觉会比建一栋楼都要费劲。”我说。

“当然，它的根系在泥土之中的抓力极强，想连根挖走一颗的话，比盖楼可难多了。”尤琦说。

“呃——我感觉咱俩说的有点跑题了，还是说说那种微

生物的事情吧，按照你的意思是只要有水就能激活这种微生物？这样说来的话，岂不是靠近‘巨鸿乔’的水源就都是‘神泉’了？”我说。

（未完待续）

21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5 20:16

“也不尽然，不是什么水都能激活这种微生物的，‘神泉’里的水，矿物质种类比普通水源丰富上百倍，而且里面的众多矿物质是在除这里以外的其它地方根本见不到的，其酸碱度也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数值上，如果稍微有不论是向酸性还是碱性的小幅度失衡，就都会导致微生物的大面积死亡，那也就失效了，而能达到并维持这种平衡，也是别的水源做不到的，总的来说，以上这些条件几乎都是其它地方所不可复制的，所以没有这些条件的水，即便去冲泡‘巨鸿乔’的叶子以及根茎，那也没有用。

你看这些黑毛野人给红毛野人疗伤，用这种方法可以让只要不死以及不出现肢体残缺的野人个体在受伤之后以极短的时间内恢复健康从新投入战斗，要不是凭借着这个优势，红黑联盟早就被拥有武器装备优势的灰黄联盟给打败了，这也是前者在战争方面少有的一个比后者有优势的领域吧。”尤琦说。

“这样说来倒也在理，毕竟那眼‘神泉’明显还处于红

黑联盟的控制范围内。”我说。

“是的，在开战之前那里就是黑毛野人的领地，开战之后黑毛野人与红毛野人组成同盟，‘神泉’也就成了重要的战略资源，用于对伤病员的快速康复。”尤琦说。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用泉水疗伤，而是多此一举还要配合‘巨鸿乔’的根叶呢？”我问。

“你刚才也说，这冲泡干枯根叶的水要比纯粹的‘神泉’水疗效更好，原因很简单，就是‘神泉’水里的微生物常年处于活性状态，缺少一种‘爆发力’，而这些‘巨鸿乔’上的根叶则被黑毛野人进行了晾晒处理，里面的水分全部被晒干，上面的微生物在极端干燥的情况下就会极端收缩，然后进入到一种‘极致休眠’的状态，而一旦遇到‘神泉’水的浸泡就会瞬间被激活，它们就会出现一个瞬间从极端收缩到极端伸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下又会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膨胀，并同时释放出比常年处于活性状态的微生物更强的生命力，或者说就是‘爆发力’，这种‘爆发力’让它们可以更加高效的修复伤口，这就好比是人，你伸直腿的时候肯定没有将腿弯曲蓄力后跳得远。

所以，冲泡干枯根叶的神泉水比纯粹的神泉水效果要好，而且还不是好一点半点，是好很多很多倍，以‘大龙’与‘小鸟’的伤势为例，在‘神泉’水中浸泡一夜才刚刚恢复了十之七八，而在这里，那么重的外伤，完全修复不过片刻之功。

另外，晾晒干化处理‘巨鸿乔’根叶也是个技术活，五大野人部落里只有黑毛野人懂得具体怎么做，这也是它们作为整个野人部落中最擅长医术的最主要资本所在。”尤琦说。

“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种常年处于活性的微生物的疗效是立定跳远的话，那休眠后又被泉水激活的微生物的疗效则相当于助跑跳远，对吧？”我说。

“嗯，可以这么理解。”尤琦说。

“好吧，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套路’.....不过又说到野人部落的事情，我倒是想起一个问题来，那个一路带我们来这里的红毛大个子对我们也算是有救命之恩吧，当初要不是它及时出现，喝退了四个棕毛野人，我们这些人估计早就被它们的大巴掌拍成肉泥了。”我说。

“这又不是拍电影，世上哪有这么多的巧合。”尤琦说。

“嗯？你什么意思？”我一听她这是话里有话，便立马追问起来。

（未完待续）

216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5 23:3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点公开的相关资料中关于神农架野人在灵长类动物中“定位”的问题，既：高于类人猿，低于人类，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高级灵长类动物，而且极有可能是人科动物，虽然图片中的内容没有提，但说的再准

确一点就是神农架野人是目前已知的，仅次于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比除了人类以外的其它灵长类动物在智能与体能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这也符合这些野人们已经具备一定基础文明创造能力的特征。

（注：关于类人猿的定义与分类——主要分有两大科：长臂猿科【较小的类人猿：长臂猿与合趾猿】与猩猩科【较大的类人猿：黑猩猩、猩猩与大猩猩】，不过从无尾、类人灵长类动物的广义划分标准来看，人类也属于类人猿，但这里所说的是将人类独立出来，将神农架野人与其它灵长类动物作比较）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4104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4104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41050.png{EIMAGE}

21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5 23:3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1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6 18:20

今天依然很忙，忙到刚才刚刚有点空，楼主就赶快来更新了

21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6 18:39

“带路的那个红毛野人是红黑联盟排出来接应我们的代表，在我们踏入神农架的那一刻起，它就一直在跟着我们，任务有二，主要是暗中监视我们有没有大队人马或者是携带大量武器进来，次要是保护我们，当然了，这个保护是很宽泛的保护，不到最后关头它不会出手，到了与棕毛野人交手的时候，它看我们是实在是撑不住了，这才杀了出来。”尤琦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一直知道它在暗中跟着我们？”我问。

“是的，要不然我当时命令所有人在原地等着干嘛？就是为了等它出现，如果继续跑的话，不仅跑不了，还只能徒增伤亡。”尤琦说。

“那最后被棕毛野人摔死的女队员也太冤了，再撑过几分钟，说不定就完全可以避免最落一个这么凄惨的下场。”我说。

“还好吧，她的死对此次任务没有本质上的影响，等回去以后，她的家人以及所有在此次任务中死亡者的家人，都会收到一笔我名下基金会发出的补偿，也就是那笔合同里签订的金额，只要不挥霍，足够他们富足的生活余生了。”尤

琦说。

“那每个人的死亡赔款是多少？”我问。

“3000 万。”尤琦说。

“一个人头 3000 万，的确不是个小数目，但你认为生命的价值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我又有点气愤，当即质问她。

“在我国的《劳动保护法》里，一名因工伤死亡的职工，平均可以获得大约 77 万左右的赔款，而我给出的是这个数字的接近 39 倍，我没有让人起死回生的能力，所以我只能尽力去用金钱去弥补，而我个人认为，我做的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况且，除了几个个别的核心人员外，其他队员只要能活着回去，也能获得金额同样为 3000 万的报酬，这些钱是绝大多数人奋斗一生都无法企及的，如果不去顶住这些风险，难道你以为这笔钱是白拿的吗？”尤琦说。

她用工伤赔偿的数字来作比较，我的确没什么可说的，同样是死亡，她给出的金额的确已经是极高极高的了，要知道在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军士兵，阵亡后的现金抚恤也不过 65 万美元，再加上每月能领到 948 美元的补贴，每个孩子可得到 237 美元等杂七杂八的款项，平均水平也就刚刚达到 100 万美元的门槛，折合成人民币不到 700 万元，这的确没法与 3000 万元的死亡赔偿相提并论，更何况这笔钱还是他们只要能活下来回去就也可以拿到手的，并且总时长不会超过 10

天，与经年累月在外乃至是在战争地区服役的士兵也完全没有可比性，如果将它作为一项“劳动所得”的话，的确是无可挑剔，不过总感觉把钱与生命划上等号太过冷血，我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在这时感觉大地一阵微微颤抖，然后就是一片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的传来，顺着脚步声传来的方向看去，在这个主洞穴左上角的一条通道里，一群高大的人影在火把光芒的映照下疾步走来，待它们走出这通道的拐角，加上之前那个带路的红毛野人，一共6个身材如山的野人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走在最前面的有两个，左边的是红毛，右边的是黑毛，这两个野人满身的戎装，浑身都被血给染红了，看得出来这是刚从前线把它们给找回来，而且从其前呼后拥以及华丽的兽皮铠甲来看，它俩即便不是红毛与黑毛野人部落的首领，也得是大将军一类的高级将领，果不其然，尤琦告诉我说，这两个，就是这两大部落的大首领，作为联盟，它们分别率领自己部落的力量在战场上并肩作战，而且此时此刻战斗已经进行到最后时刻，作为大首领也不得不“御驾亲征”亲自上场了。

由于我们的身高还没有它们的腿高，所以为了方便交谈，它们还给我们准备了一种类似演讲台似的“基座”，这个基座的高度与那张巨大的石桌相当，我站上去再稍稍垫着脚就可以直视它们，不过与它们对话不是我的责任，除了完成我的拍摄录像工作以外，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就是之前说过的石

桌上的东西了，站在这里，石桌之上的摆放一目了然，我大致看了一下，上面是一张用兽皮缝制完成后又用不知道什么颜料绘画而成的地图，虽然用人类的眼光看，这地图画的非常粗糙，但上面除了山川河流之外，还将敌我双方的交战态势给标定了出来，并且在地形高低不同之处还有类似等高线的画图痕迹，这些细节都说明这是一张军用地图，也更说明了野人的智慧水平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特别是军事地形学的知识储备，那么也就是说，它们除了文字落后以外，其社会结构已经相当先进了，绝不是现在一些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可以相提并论的。

（未完待续）

219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6 18:50

而尤琦怎么利用手势与那个便携式翻译器与这两个作为部落大首领的野人进行对话就不细表了，总之是口语与手语全都用上，说了好半天也才说明了我们大致的来意，我看尤琦脖颈后面都出了一层薄薄的汗珠，心说要是用这种交流方式说话，不用多了，做上一次演讲，估计主讲人跟听众就都得累死。

最后，经过长达 3 个多小时的交流或者是谈判，尤琦这才转过脸来对我们如释重负的说了三个字：

“谈拢了。”

看她的神情，感觉比大战挖心猿的那一夜还要疲惫。

“怎么叫谈拢了？我们接下来干什么？”我问。

“你等会就知道了。二位，下面看你们的了。”尤琦回了我一句后不再理我，而是轻轻蘸去额头与下巴上的汗水，对王虎与张楠锋说。我不解，不过看他俩一点头，看来是早有安排，这两人点完头后就地将背包从后背甩到前面来，然后蹲下从里面取出一台墨绿色的三防便携式基站，这玩意我认识，还真是“说曹操操到”——这是一种量子通讯基站。

之前提过量子通信技术，这里不再赘述，它的诞生可以看做是通信技术的一次重大革命，而比量子通信更加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量子计算技术我国在全世界范围上也是拔得头筹，不过由于其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所以就不详解了。

在此次神农架之行的 2015 年，我国的便携式量子通讯基站还有笔记本电脑这么大小，而到了 2018 年，则已经缩小到了智能手机大小，而且功能更加强大，在部队、中科院等保密程度需求高的单位已经普及应用，当时王虎与张楠锋所携带的这种笔记本式的量子通讯基站虽然技术上不如现在的手机式基站先进，但功能也十分强大，除了可以语音通话之外，实时传输图片甚至是视频都不在话下，可以将一线的情况转播到任何有相应接收设备的地方，莫说是在地球上，就是在地外星体上，在理论上也是可以做到的，而这正是利用了量子信号可以无视物理距离进行超光速传播的巨大优

势特性。

言归正传，等他俩把基站摆好之后，由王虎代表，向着屏幕说道：

“报告首长，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行动!”

由于我站在基站屏幕的背面，看不到屏幕上的人是谁，但听见屏幕一侧的音响里传出声音说：

“打击将在 15 点 00 分准时开始，请你们注意做好防护!”

“是!”王虎与张楠锋同时答道并庄重的敬了一个军礼，随后关闭了基站，又将其从新放回了背包里，我听见“15 点 00 分”这个时间点，便不由自主的抬手去看了一下手表，手表当时的指针正好指在 14 点 57 分的位置，也就是还有 3 分钟，而且基站那边提到了“打击”二字，这么说来，难道军方要采取军事行动？我正在胡思乱想着，尤琦说：

“你不是想知道接下来干什么吗？跟我来，我请你‘看戏’，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不明就里，看尤琦说完就径直朝着那两个部落大首领来时的山洞走去，便快步跟上，其他人不管是出于好奇，还是不想被扔在原地跟这些大块头待在一起的心理，也都纷纷跟上，我卡着时间，不多不少，以我们的脚程，甩开步子使劲走，正好走了两分钟，就走到了这个通道的一个分叉出口，再从这个出口出去，左右一看，方知道已经到了山的另一头，

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走过的山洞，无论是天然形成的还是后天开凿的，都已经贯通了整个山体，而通过这两个山洞及其通道的连接，我们已经穿山而过。出口的外面，是一个300多平米左右的平台，平台右侧，有一段经过后天加工修筑过的巨型台阶，不过这台阶明显是给野人的身材准备的，每个都有7、80公分高，对于我们来说，就跟一堵堵矮墙相似。

（未完待续）

2196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6 19:12

向外远眺，我惊奇的发现之前目测还在1公里左右以外的‘巨鸿乔’树林已经近在咫尺，眼见此景，我知道我们自从进入山洞以后直到现在穿过山的这段路程，如果是放在外面的话,就是横穿了整个作为战场的盆地。而我当时站在‘巨鸿乔’树林的跟前，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观察这种巨大的树木，那种恢弘壮阔的气势所带来的压迫感不言而喻，一种渺小感油然而生，围绕着它们巨大树干飞行的鸟类更是显得犹如小米粒一般，相比于“巨鸿乔”的震撼，其四周传来的喊杀声则更加吸引众人的注意力，原来在这树林四周，还有一处战场，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而且其惨烈程度远甚于我之前在盆地那里所见到的那次，我心说怎么都打到这里来了？这里是“巨鸿乔”的产地啊,刚才不还在进入的隘口决战吗？难道战线拉的这么长吗？想到此就自言自语的脱口而出：

“这打的是‘全面开花’啊，里外都打成‘一锅粥’了。”

尤琦听出了我这句话中的意思，一边看着下面的厮杀，一边对我说：

“这里与你第一次看到的战斗不是同时进行的，那场战斗严格来说已经结束了，红黑联盟没能守住隘口，灰黄联盟的野人已经杀到了这里，如果这里再失守了，那红黑联盟就彻底失败了，别忘了，我们前后从等待到谈判可是花了 4 个多小时的时间，外面的战斗可不会因为我们的等待而停止不前。”

她这么一说，我茅塞顿开，心说是啊，从进入山洞等着那个红毛野人代表去找它们的大首领，到两个大首领来与尤琦完成交谈，的确是时间不短，而且我在盆地上面观察那会儿，红黑联盟就已经露出了败势，又打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败退到这里，倒也的确合情合理。

而这里作为最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拼死守卫之下肯定比盆地之战更加惨烈，再结合那两名大首领回来的方向以及身上的斑斑血迹，估计它俩就是被那个红毛野人从下面这个战场上给找回来的，其实话说回来，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基本都是浪费在野人部落效率低下的交流方式上了，不过这还是五大野人部落中最擅长文字与语言的红毛野人，这要换了其它部落的野人，估计说个话就能赶上《指环王 2》中的树人了（注：在《指环王 2：双塔奇兵》中，树人开会，从早上

醒来到太阳落山说了一天，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只是问候了一声早安而已，而我把这个例子放在这里就是想形容野人的交流效率太低下了）。

等尤琦说完那段话，上述的这些想法在我脑子里转了一个圈儿后，我再看手表，时间正好到达了 15 点 00 分，也就是预定的攻击时间，我集中注意力，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形式的攻击，一会儿侧耳倾听，一会儿极目远眺，终于，在十几秒之后，一些小小的黑点在天地相接的地平线上出现了，由于太远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随着它们越来越近，我看清楚了，那竟然是 8 架直-10 型专用武装直升机！不仅如此，在天边也出现了 4 个因为距离更远显的更小的黑点，我拿出一直带在身上没怎么用过的望远镜去看，分辨出那分别是 4 架“攻击-1”型大型固定翼式察打一体无人机！

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随着距离的拉近而越发清晰起来，无人机则拉开了范围，4 架正好占据了“东南西北”4 个方位在上空盘旋，而那个给我们带路的红毛野人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站在了我们的右侧后，只是他的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个与它的体型相比都略显巨大的牙号！牙号，是一种传统的发声工具，在我国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当中，均有用牛角、象牙制作号角的传统，不过没想到这野人部落也有，不过它这牙号也太大了点，我能想到的最大非洲象的象牙也没有这么大，难道是用史前猛犸象的象牙做

的？也不对，猛犸象的象牙也没这么粗，而且猛犸象的象牙都弯曲的很，没有这么平缓。

不管是什么牙制作的了，看它那架势，是要吹，这么大的牙号又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我对还没反应过来的其他人喊道：

“都把耳朵堵上！”

一句惊醒梦中人，众人随即跟我一样，纷纷用手指塞住耳孔，也就在刚刚堵住耳孔的那一刹那，这口巨大的牙号就吹响了，那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堵着耳朵都感觉耳膜被震得一阵发疼，这要是不堵直接就这么听着，那非得给当场震聋了不可。

牙号的声音有小到大一直持续了 10 秒钟左右，居然能吹这么长的时间！我也真是对那红毛野人超大的肺活量佩服的五体投地，等它吹完了，我们纷纷放下塞住耳朵的手，再看下面的战场上，红黑联盟的野人明显是受到了这种声音的召唤，非常迅速的停止战斗，转身就开始了如同退潮一般的撤退，一眨眼的功夫便撤离了战场，纷纷钻进四周的茂密植被之中消失在了视野里，除了地面上的一片狼藉与惨烈，以及它们庞大的身躯冲进树丛中导致树冠剧烈摇摆以外，其撤退之迅速与干净，甚至都给人一种它们刚才就不曾出现的错觉，而战场上刚才还在玩儿命的灰黄联盟野人明显是“一脸懵逼”，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敌人前一秒还拼死抵抗，后一

秒就撒腿跑干净了，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管它们想不想的明白，都要将这本已板上钉钉、毫无悬念的局势彻底翻盘——

（未完待续）

219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6 20:0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还是更两组图，第一组便是关于我国量子手机的，图 1、2 介绍的是全球首款商用的量子加密手机，而图 3、4、5 则介绍的是正文中提到的则是“Q-NET BOX 量子安全移动专网应用设备”,也就是在量子卫星的配合下真正实现量子传输的便携式“量子基站-终端”系统，王虎与张楠锋使用的便是此类系统，只不过在小型化上更加先进，只有笔记本大小，比上述终端有台式电脑主机大小的水平略高一些。

而此类系统在 2015 年时就已经在我军军内推广了，到了 2018 年才在新闻中公开，目前就楼主所知的我军最新型的同类产品，小型化水平已经达到了整个移动基站+终端全部整合进一个智能手机这么大小的设备里，比文中王虎、张楠锋所用以及图 3、4、5 所说的“Q-NET BOX 量子安全移动专网应用设备”先进至少一代以上。

大家如果要吐槽楼主说的 2018 年才有的东西怎么到了 2015 年就用上了，而且好像还更先进，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上面的解释之中，如果感觉楼主说的太啰嗦，那就看这里，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国公开的永远都不可能是最好的，尤其是尖端科技，未公开的最新型至少都要比比已公开的最新型领先 15-20 年，或者是一代及以上。

所以，王虎与张楠锋在 2015 年使用比 2018 年公开的同类系统还略显紧的产品纯属正常。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8415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8416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8416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8417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84179.png{EIMAGE}

22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6 20:13

关于“Q-NET BOX 量子安全移动专网应用设备”的实物，就“长”这个样子啦，非常小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8439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84393.png{EIMAGE}

22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6 20:17

再来发第二组图片，这个内容就很简单了，是我国瑶族分支之一的白裤瑶族所吹的世界最大的牛角号，用水牛角制成，而水牛角的号就这么大，象牙角的号有多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好了，话不多说，上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8457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184580.jpg{EIMAGE}

22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6 20:1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2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7 15:22

楼主这几天都有点琐事，更新在时间上可能都会晚一点，不过肯定会更，各位看官见谅

22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7 17:55

楼主来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22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7 18:23

远远的在天边停下的那些武装直升机，还有在头顶盘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很显然是事先已经“通过气”的，红黑联盟这边的野人一撤，他们立即展开了攻击，先是来了一拨 AKD-10 型多用途空地/反坦克导弹（注：以下简称“AKD-10”）的覆盖，所有导弹都是距离地面还有五六十米高的时候就纷纷爆炸，爆炸并不剧烈，但里面抛洒出来的却是一个个钨合金制造的箭头！

以 AKD-10 那大于 170 毫米的弹径，内部可以一次装数百枚箭形弹头，8 架直-10 每架齐射 2 枚，这一下就是 16 枚，16 枚导弹将数千枚箭形弹头像“倾盆大雨”一样就“泼洒”到了地面上，这种箭霰弹对软目标的杀伤力极大，不过一般用于各类口径的身管火炮上，比如榴弹炮、加农炮亦或者是将二者弹道与弹种特征及功能合一的加榴炮，直接用在导弹上的机会很少，主要是使用这种弹丸攻击软目标基本上都是大面积的集群目标，所采用的打法也都是火力覆盖，而导弹的价格相对于上述火炮所使用的炮弹来说在成本上要高很多，覆盖射击的“效费比”不是很好，所以就很少见这种战斗部装在导弹上使用，但这次军方明显是下了本钱了，区区几十枚 AKD-10 型多用途空地/反坦克导弹还是打得起的，而

在这种打击之下，任凭野人皮糙肉厚身穿皮甲，那也根本无力抵挡这可以穿透建筑物承重墙的一枚枚箭形弹头，如此，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霎时间凡是在覆盖范围之内的灰黄联盟野人便被打成了筛子乃至是碎肉！

而在更高处的4架攻击-1型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也没闲着，紧跟在武装直升机的攻势之后便一架齐射了两枚AR-1型多用途空地导弹，不过该导弹上面装的不是箭霰弹，而是温压战斗部，这是一种空气燃料战斗部的进化版本，如果看过我在《越战诡事》中的相关描述，相信就不会对空气燃料战斗部感到陌生，这玩意同样是软目标的“粉碎机”，比箭形弹头更加厉害的是它能带来超高温、超高压以及毫无死角的覆盖，更能消耗掉打击范围之内的氧气时目标窒息而死，片刻之前已经遭到16枚箭霰弹蹂躏过的灰黄联盟的野人们已经被尽数打翻在地，只是还有个别伤情较轻的还在扭动着身体挣扎并未完全死去，结果等待它们的便是随之而来的8枚温压弹的摧残，那场景简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在身体被箭霰弹打烂的基础之上又都是七窍流血，内脏被温压装药在爆炸时产生的超高温与超高压从七孔、肛门甚至是箭霰弹打出的较大、较深的伤口中挤压到了体外，其状仿佛到了“阿鼻地狱”之中。

就这第一波的攻击，战场上目视范围内可见的灰黄联盟

的野人就已经被打掉了十之七八以上，接着第二波攻击就是武装直升机携带的90毫米无指导火箭弹与察打一体无人机用反步兵子母弹组成的覆盖攻击，这种火力覆盖的密度不次于在地面上集中使用火箭炮，只是把活力终端从地面摆到了空中而已，而结合上面将导弹用来作为投放箭霰弹、温压弹的使用方法，军方这次明显是将武装直升机与察打一体无人机组成的中低空打击力量当成了“会飞的炮兵”来使用。

而在第二波攻击中那一枚枚火箭弹从火箭发射巢中拖着发动机喷射的烈焰飞射而出，一枚枚子母弹脱离挂架向着地面飞驰而去，在最密集的时候，这两种弹药形成的打击面直接形成了一个“弹幕”（注：跟视频网站的那个弹幕可没关系哦），把开阔地无死角的全部覆盖在了这股钢铁弹雨之下，随着冲击波、弹片的肆虐过后，再看地面上的情况，已然是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存在了，随后这些武装直升机不再编队行动，而是分散开来各自为战，上空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则开启了搜索模式，一种有人一种无人的机型以“巨鸿乔”为中心的地带开始来回反复的飞，并不时的有“哒哒哒”的声音——那是直-10机头上的23毫米长身管机炮开火时发出的声音，我知道，他们这是在猎杀在刚才的打击中“漏网”的灰棕联盟野人。

（未完待续）

224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7 19:15

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灰黄联盟原本凭借着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距离战胜红黄联盟还有一步之遥，结果却因为不接受人类的条件，被瞬间团灭，整个战场局势也在最后一刻发生了180度的逆转，我在心里默数着那一枚枚从天而降的导弹、火箭弹以及炸弹，看着灰棕联盟的那点装备优势在人类的高科技武器面前自然是只有被屠戮的份儿，我当时就在想，眼前这一幕估计红黄联盟的那两位大首领也都看的清清楚楚，以它们的智商会不会为是自己这一方答应了人类的条件，做出了正确的“战略抉择”而感到庆幸呢？也许如果有那么一念之差，下面灰黄联盟的下场就会变成它们的下场。

至此，一切都非常明白了：尤琦作为一个私人资本的代表联合了官方各个相关领域及部门，尤其是军方力量组织了这个探险队，作为与红黑野人部落接洽的代表团，双方的条件也很明白：人类帮助红黄黑盟以武力击败灰黄联盟并夺取整个野人部落的控制权，而获胜后的红黑联盟则向人类输出这里以“巨鸿乔”为代表的高价值战略资源，思来想去，这与人类世界中扶植可合作力量发动代理人战争的情况何其相似，当然了，有一点是不同的，毕竟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国的领土之内，所以无论结局、立场而如何，都与那些国际问题有本质的区别，更何况这次的这个“代理人”还不是人类

的同类。

（未完待续）

22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7 20:08

（二十一）第八日：尾声

接下来的战斗，以及人类与红黄联盟野人怎样交接谈之前的谈判成果，我在这里就不细做叙述了，因为这些内容比较枯燥，也比较政治，更比较敏感。

不过有一点作为“插曲”我还是有必要说明白的，就是在神农架腹地当中所存在的神秘生物远远不止在上述正文中所述的这一些，还有其它很多很多，只是它们并没有对我们的队伍以及行动造成影响或者说是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就没有提及，不过本着尽力呈现出神农架核心地带物种多样性与未知性的原则，这里我根据我所见到的，开列了一个有 9 种上榜神秘生物的相关名单并写了一点简单的介绍，以饕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看官：

1、“驴头獐”。不要因为名字而将它与驴头狼之间产生什么联系，两者除了名字之中都有“驴头”二字之外就再无其它共同之处了，特别是与凶残嗜血并身躯庞大的驴头狼相比，驴头獐的身体很小，且十分可爱，与常见的“獐狍野鹿”中的“獐”十分相似，只是头部略大，略微像驴而已，也正是因为长了一副类似驴的脑袋结合类似獐的身子的墨阳，才

故此得名。

2、“巨蛇”。这种蛇有好几种类型，我们清晰看到的是其中一种叫做“黄喉蛇”的，身体直径高达半米，扁平头部，头部最宽处超过一米，根据古籍记载其成年后的平均长度可达三丈以上（注：既超过9米），而且还有更长、更粗的，生性凶狠，不仅在神农架腹地，在外围也有活动，可吃儿童乃至羊羔与牛犊，对人畜的威胁较大，当时我们看到那一条正盘在树下，从它饱满的腹部来看，应该是正吃饱了在阴凉处休息，其身长足有十多米，头大如斗，幸好因为它吃饱了，对我们没有兴趣，而我们在这种环境下也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去招惹它，特别是已经因为死伤惨重而神经紧绷的其他队员更是不敢轻举妄动，这才保证了双方没有发生血腥冲突。

3、“小型独角兽”。这个东西的来头就比较大了，从外形来说，它是一种长得与成年山羊大小类似，外貌酷似麒麟的神秘生物，弹跳力非常强大，即便与与此见长的山彪相比也不遑多让，经过后来查阅资料得知，此物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神兽“獬豸”（拼音注解：xiè zhì）的原型，为杂食性动物，勇猛坚毅，且智商极高，有点非洲“平头哥”（注：既蜜獾，它为什么被称作“平头哥”，以及它有哪些“光荣事迹”，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去搜索引擎上查一下）的感觉，与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神兽“獬豸”十分吻合，当然了，

相比蜜獾，小型独角兽不论是外形还是战斗力都不是前者能比的了的，这里将两者相提并论只是想表明它们之间共同拥有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以及超高的智商有几分神似。而“小型独角兽”这个称呼也不是我自己看到它的外形加以胡乱联想之后临时起意随便乱起的，而是在后期查阅资料中，刘民壮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神农架》中有相关记载并对其如此称呼，我只是沿用而已。

4、“大型独角兽”。这个比上面那个更厉害，它是一种身形与马匹相当，外形极其酷似麒麟（注：注意是“极其酷似”，不是一般的像，简直就是麒麟从传说中走出来了），而它更是我国神话中神兽麒麟的正种原形，除此之外，它不仅弹跳能力同样超强，还具备让人匪夷所思的短距离飞行能力，可以在平地助跑起飞，然后吃到高达几十米的树木顶端的最嫩枝叶，是纯草食性动物，不伤人性命，这倒也与麒麟是“瑞兽”、“善兽”的良好名声相符合，至于其“大型独角兽”的名字，与上面的“小型独角兽”一样，也是《中国神农架》中刘民壮教授撰写的相关记载中所起。

5、“垂耳大兽/神农顶大兽”。这是一种体重约200公斤，外形为犀牛与河马结合体的大型哺乳类生物，生性憨厚，纯草食性动物，力量大，动作有些笨拙，只要不主动招惹，就基本对人类无害，它的皮毛质地非常坚韧，上文中提到的作为交战双方的红黑与辉煌野人部落均多以它的皮毛缝制皮

甲以保护自己抵挡攻击。

6、“鸡冠蛇”。一种头部长有红色鸡冠状器官的剧毒蛇类，攻击性很强，在行进过程中，季成云被此毒蛇咬伤，不过幸好准备充分，队医及其助手携带了够用的针对性蛇毒血清，及时足量的注射之后方才化险为夷，这也是老季这人在此次行动中唯一一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发生在他的身上。

7、“鸡冠龙”。一种身体似蛇，长有四肢的爬行类动物，这玩意除了头部以外，其它部分长的都很像一个放大版的变色龙，不过不会变色，但比变色龙要大很多，眼睛不是变色龙的那种“小黑点”，而是很大的一双没有眼白的纯黑眼睛，并在头部巨大且前端长有两条类似龙虾的“须”，仔细去看，还真有几分传统“五爪金龙”的意思，它既能像蛇一样盘树而上，也能像其它有足爬行动物那样在地面上飞驰，其肤色主要有翠绿色与墨绿色（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只看到了这两种颜色的，还有没有其它颜色的“鸡冠龙”，我暂时还不清楚），当时先后看到的两条，第一条翠绿的在睡觉，第二条墨绿色的在树上盘绕着，从肤色来判断应该是翠绿色的年龄较小，而墨绿色的年龄较大，该物种的肤色话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愈加变深。至于其生性，这个没有接触，不好下定论，大队人马从这两条“鸡冠龙”身边经过的时候它们都没有什么反应，应该是对人类无害的，不过就是长得比较吓人（想象一下你在近距离上看到一条超大号且眼睛同样很大

的翠绿色或墨绿色，与变色龙外形相似度在70%以上的生物时是什么感觉)。

8、“蛇头怪”。一种身高约1.3米，头部扁平像蛇，浑身有短而稀疏的羽毛，直立行走，走路形态像一个放大化的鸡，疑似为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的史前鸟类，至于是哪一种符合上述条件的史前鸟类暂时无法确定，从其习性上来看，它主要以大型昆虫喂食，对人类无害。

9、“扁蛇”。一种特别特别神奇的小型蛇类（注：是“特别特别神奇”，神奇到可以改变自己身体的形状，具体怎么改变，详见下文），它在遭到攻击或惊吓后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向扁平化变形以此来钻入各类缝隙中躲避攻击，最薄可以达到一张犹如A4纸的厚度，但变薄的同时，其身体面积会增大，也就是由蛇类的条形柱状身体变成扁平状，该物种毫无攻击性，对人类无害。

关于这种“扁蛇”，中间还出了一点小插曲：范小雨在照了足够的照片之后还说想要带回去养一只，但季成云喝止了，他对范小雨说我们对于神农架来说本身就是外来入侵者，将这里的任何东西或者是动物带走都不是一件好事，范小雨只好惺惺作罢，不过这话我听完之后到后来了解全部真相后现在为止想起来都感觉很别扭，因为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开发神农架腹地以“巨鸿乔”为代表的宝贵的战略资源，不索取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索取，是能利用的一个也不

放过，说这是贪婪也好，欲望也罢，总之它有时候将人类变的丑恶，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与源动力。

（未完待续）

22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7 22:53

楼主又来更图了，图 1、2、3、4 便是正文所说的直-10 型专用武装直升机（注“以下简称“直-10”），其中图 1 为直-10 机群发射 90 毫米火箭弹火力覆盖目标，图 2 直-10 机群在军演（注：既“军事演习”的简称）中挂弹低空突袭，图 3、4 则是两种不同状态下的直-10“日常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38810.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3881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3881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38818.jpg{EIMAGE}

22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7 23:00

再来两张图，这两张图中则是正文中提到的我军“攻击-1”型固定翼式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所谓“察打一体”，

便是“侦察-打击一体”的简称，被称为“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一般都拥有完善的鸡仔观察-瞄准设备，同时可以挂载多种弹药，在发现目标后可以立即使用自带弹药对其实施打击，是对付“时敏目标”的利器，而“攻击-1”就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典型。

另外，“攻击-1”是我军的自用型官方型号名称，而它的外贸出口型号则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名称，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翼龙-1”。

（注：上面提到的“时敏目标”就是“对时间敏感目标”的简称，也就是稍纵即逝的目标，打击这类目标需要反应速度快，而“察打一体无人机”集中了侦察与打击能力于一身，免去了单纯的侦察平台完成侦察后再呼叫火力进行打击的过程，大大加快了反应速度，所以适合执行上述任务）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3911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39115.jpg{EIMAGE}

225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7 23:0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2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8 18:59

楼主来了，昨天忙了一个通宵，现在刚刚坐下，快累死了，马上就更文

229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8 19:23

介绍完了那些神农架里其它我们遇到的神秘生物，话再说回来，就说我们这些人中，王虎、张楠锋留了下来，因为他们是军方人员，所以任务结束后还要听从军方的调遣，上层给他们俩的命令是原地待命，并与前来到此的机降分队会合，在空中力量的支援下展开地面作战，继续清缴残存并负隅顽抗的灰黄联盟野人。

而我与尤琦带领的这些人，还有季成云、范小雨以及少数幸存者则在尤琦完成了她的目的之后，一起返回，因为已经与红黑联盟的野人达成了协议，所以除了已经到此的武装直升机以外，其它直升机只要获得行动许可，也是可以进入的，并且会得到红黑联盟力量的保护，而不遭到神农架本地力量的袭击（注：所谓“本地力量”，既残存的灰黄联盟野人以及各种危险的神秘生物），而我们在顺着原路返回到“神泉”位置的时候，一架蓝白相间的 AC313 型大型直升机就在事先划定好的临时着陆场落了下来，直接把我们送回了当初出发时的车队驻扎地，车队的 12 辆车还在那里停着，与我们走的时候相比连位置都没有变化，当透过直升机机舱的舷

窗看到下面的车队后，有一名女队员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她一哭，引得我也鼻子一算，眼眶发热，是啊——区区一个多星期不见，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存亡之后，再见之时却已感觉恍如隔世，那种之前只有在看电影时才能体会到的“逃出生天”的感觉，以从未有过的强烈涌上心头，只不过看电影自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为毕竟这次旅程，我不再是坐在屏幕前的旁观者，而是全程经历下来且活着回来的“主角儿”之一。

等直升机缓缓落下，舱门打开，尤琦还是走在第一个，她走到门口突然站住，转过身来对着那几名幸存的队员郑重的说：

“能活着回来，就是你们的造化，明天，你们会统一收到我的酬金，调整一下心态，准备拥抱你们的新生活去吧。”她这话说完，那些队员再也忍不住了，不论男女，纷纷相拥而泣，哭了个稀里哗啦，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高兴获得了那3000万的酬金，还是为了自己能在鬼门关前走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最终还能囫囵个儿的回到这里而高兴，也许都有吧，也许后者的比重更多一点，毕竟，经历了如此一场生死考验，这些年轻人对于生命的意义与可贵，肯定会有更加升华的认识。

出发前在营地负责看守的司机与大厨见我们回来了也是非常高兴，但看我们这幅狼狈的样子，都快认不出来了，

大厨晃着没有脖子的大脑袋迎出来说道：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不是——怎么又少了这么多人啊？”

“他们.....永远的长眠在神农架了。”季成云拍了大厨的肩膀一下说，说完之后也不等厨师回话，就径自走到一块石头跟前坐了下来，然后望着远处郁郁葱葱的山巅发呆，厨师在之前也见识过中了裸盖菇素神经毒气而自杀互杀而死的那3个人，以及又照顾了这么多天也是因为中了此毒而自残重伤的那6名伤员，所以被季成云的话一说，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我们走后这些天都面对了一些什么事情，便不再多问，而我卸掉身上沉重的装备，发现那6名伤员已经不见了，就问司机他们去哪儿了，司机说在我们走之后的第三天，因为感觉让他们在这里“干靠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就开上一辆小车把他们送到神农架景区的医院去了，后来又转移到大医院，由此而产生的费用，花的是尤琦留下的一张卡的钱，那张卡里存了不多不少正好200万，这些钱放在这里的目的就是作为杂项经费，而用于这6人的治疗费用也正当其时，数额上也更不成问题，况且其中情况较轻的已经基本恢复正常，6名伤者之中最严重的，则还是当属那个强行喝烧开鱼汤的小伙，因为以他的情况，不管是面部还是手臂，都需要进行植皮，不过这就是后话了，这里暂不细表。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这帮人，轮流在房车上洗了

一个热水澡，精神的放松与身体的疲惫在热水的冲击下一股脑的都“喷薄而出”，由于队员死亡、受伤等原因，现在还剩下的这些人，只用一辆房车就能装得下，况且现有人员都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再让他们自己开车回去恐怕会有危险，尤琦便安排把 11 辆小车全部锁死，留在原地，其余人全部上房车，然后直奔十堰机场而去，至于尤琦再怎么派人来开走小车，那就是后话了，与主要事件无关，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房车发动起来按照原路返回的整整一天时间里，车上的人没有一个说话的，因为都实在是太累了，在行动期间，尤琦睡觉的时间比其他队员少得多，自始至终都保持了极高的警惕性，现在所有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她终于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躺下沉沉的睡去，李龙沛、乌兰百克大伤初愈，外加连日来的疲劳更需要多多休息，范小雨与季成云，前者毕竟是个相对娇嫩的女孩子，后者则是个中年人了（更何况季成云睡觉本来就很死，这个在前文中有过多次交代），基本上也是躺下就“着”，至于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景象要不是我的“肩扛式摄像机”放的位置比较好全程而给拍摄了下来的话，那我也不会知道，因为我当时也睡得跟个死人一样。

（未完待续）

229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8 19:33

总之，整个车队里的人，除了大厨与司机以外，都睡了个昏天黑地，等一觉醒来的时候，正好是中午，通过窗户，车子行驶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而且已经马上快到了，这一觉睡了十几个小时，肚子早已饿的“咕咕”直叫，很及时的是，大厨正好将做好的饭菜正一个碟子一个碗的端上来，看到我们陆续醒了过来，他面带憨态可掬的笑容说道：

“之前看你们太累了，肯定没胃口吃饭，现在都睡醒了，肯定都饿坏了吧？来来来，我特地给你们准备了一桌‘解馋’大餐！”

我呲牙冲他一笑，表示自己的谢意，然后一看这桌子上的菜品，顿时嘴里的口水就多的能养鱼了：手抓羊排、梅菜扣肉、油焖大虾、红烧中华鲟、酸汤牛肉等等等等，全都是“硬菜”！每人还各自都有一大碗海参汤，其中一碗汤里起码有 3 个婴儿腕粗细的肥大海参，而即便是三五个作为点缀的凉菜也没有凑合的，比如蘸醋蟹肉、爽口鱼皮、以及堪称“凉菜之王”的“海鲜拌捞”，

（注：该菜是由小海参【与上面海参汤中的大海参营养成分不一样，所以放在一起并不冲突】、瑶柱、虾仁、扇贝、海虹、鸟贝、海肠、鲍鱼切片为原料，辅以蒜泥、酱汁、辣椒、芥末油、麻油、盐、白糖、金针菇等等制作而成）

而且这种堪称奢侈的凉菜不是共餐，而也是一人一碗！

要知道一般来说，这种档次的凉菜只有五星级及以上档次的大型酒店才能做，一碗正宗的“海鲜拌捞”能抵得过普通中小型饭店一桌上好饭菜的总价值，除了奢侈之外，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房车里准备的食材竟然如此丰富，而且做出来色香味之俱全，毫无因为存放过久而带来的不新鲜之感，就从这一点上来说，这辆房车上的冷藏保鲜技术也不是一般市面上能随便买得到的，起码不是常见冰箱可以比得了的。

我顿了几秒钟，再一次感慨尤琦的财大气粗之外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瞬间就进入到“甩开腮帮子，颠起后槽牙”的状态，开始“往死里造”，这一顿饭恐怕是我有生以来并且迄今为止吃过最香也最撑的一顿饭了，一直吃到身子都不能向前探了才算罢休，这当然不是为了满足眼前的口腹之欲就如此贪吃，而是一来睡得太久导致太饿了，二来是吃了将近一个星期的能量棒、压缩饼干以及喝那种没什么味道还黏糊糊的能量饮料，肚子的“抗议”早已让我抓狂，在回到“文明世界”后的第一顿饭就能这么上档次，自然是少吃不了的，而周围其他人也都将一样，都吃了个沟满壕平才算拉倒，好在车上食材丰富且储量巨大，而这大厨师傅的手艺也是不仅好还快，我们吃空一个盘子他就能再填上来一个新菜来，一直让我们吃到彻底饱了为止，这整个期间都没又断过档。

（未完待续）

22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8 19:39

在吃饭中间，还出了点小插曲，就是又有队员哭了，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回想起来的时候在同样的位置吃的那顿高热量大餐，那气氛是多么的其乐融融，多么的浪漫而有情调，现在再看，一个个狼不狼狈先不说，就说少了这么多人，的确令人心生悲痛，毕竟其中很多人之间是朋友，尤琦对这些人的悲痛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注定的。

不过话说回来，尤琦不愧是富家千金，她再饿，再想吃点像样的饭菜，那吃相也是十分有节制的，优雅又不失干练，不像我们，吃的舌头都快甩出来了。而我心里在这些天来一直在纳闷儿一个问题，就是她这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在此之前是到底经历过什么才能历练出来的呢？关键是她还这么年轻，而这个事情的答案，得交到以后去解开了。

长话短说，到达机场后离开房车坐上来时的那架商务支线客机，一路飞回北京，在“中国探险协会”的办公楼大厅里，也是此次行动开始的地方，一行人“走程序”一样的把“面儿”上的事情处理完了之后，这就要各自散去了，而我则还得回去整理录像、笔记等第一手的资料，好做好在相关内参上发表的准备，众人在临分手前，范小雨对我说：

“你在野人手里把我抢下来那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记着，我一定会以我的方式报答你的。”说完也不等我回

答，蹦蹦跳跳的就走了。

季成云走过来挥起右手横着狠狠的拍了我肩膀一巴掌，咧着嘴对我说：

“听说你还单身，好好把握啊。”说完也笑着就走了。

我站在原地心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什么叫“以我的方式报答你”？这是要以身相许吗？还好好把握？范小雨有那么多追求者，我这种颜值平平，收入一般，而且还经常出生入死的“路人”99%是没有机会的，或者说又是我自作多情想多了？她说她的方式也许只是想请我吃顿饭而已？“切”（语气词）——不管了，这些事都是闲事，先等我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完了再说。

想罢我转身就要走，结果一转脸吓我一跳，尤琦几乎是脸贴脸的距离上站在我的身后，我被吓得本能倒退了两步，问她：

“你搞什么飞机啊？”

（未完待续）

229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9 00:09

楼主又来更图了，几天还是更一点昨天没更完的武器图，先来 4 张关于箭霰弹的相关图片，图 1 为箭霰弹当中的“箭弹”，图 2 为装满箭霰弹的炮弹实物剖面，图 3 为我国的 130 毫米箭霰弹，主要用 59-1 式/型 130 毫米加农炮发射，图 4

则是箭霰弹的“近亲”榴霰弹的打击效果，那满墙的弹孔都是其中的“箭弹”打出来的，这种弹药对软目标的杀伤力有多么的强，从这些弹孔的深度与密集程度就可见一斑，要说两者的区别，就是榴霰弹比箭霰弹多了更多的预制破片（注：箭霰弹也有预制破片，但没有榴霰弹那么多），而图 4 中人手里拿着展示的那些金属片就是榴霰弹在爆炸时产生的大块高速破片（这个在图 4 图中的文字上有简单的介绍）。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7823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7823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7823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78234.jpg{EIMAGE}

23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9 00:28

再来三张图，图 1 中是文中提到的直-10 型专用武装直升机（注：以下简称“直-10”）使用的 AKD-10 型空地/反坦克多用途导弹，不过因为这张图是张老图，所以图中将直-10 称为“武直-10”，而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武直”的说法是早期民间军迷根据直-10 作为专用武装直升机的定位与设计

而约定俗成的称呼，而我国官方对其的权威型号就是“直-10”。

图2是文中提到的直-10发射的90毫米无指导航空火箭弹，以密集发射的方式火力覆盖敌方目标，杀伤力很高，尤其是对软目标。

图3则是文中提到“攻击-1”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使用的AR-1型空地/反坦克多用途导弹。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7854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7854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278545.jpg{EIMAGE}

230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9 00:2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30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9 13:15

“范小雨谢完了，我也得谢谢你呀，谢谢你在神农架救了我两次，别以为我不说就等于不记得，我在当时不说，是有自己的苦衷，希望你能理解，现在没那个必要了，所以感

谢的话，我还是想给你说一句，起码让你知道我不是‘油盐不进’的‘木头人’。”尤琦说。

我后来仔细琢磨过这句话，也貌似理解了：尤琦在当时要保持一副冷酷到接近无情的样子才能以高压态势控制住人心涣散的队员，如果在当时她跟我扯人情长短，很容易让人感觉她对人厚此薄彼，而且用小说与影视作品的话说，就是更容易造成她的“人设崩塌”，所以她才对我的出手相救多次毫无反应，这也许就是她所说的苦衷吧。

“好吧——那我就接受你诚恳的感谢！”我一看她这样说，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在说完之后伸出右手，想跟她握个手，以示这段并不怎么愉快但终身难忘的合作终于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没想到她连看都没看我的手，更没跟我握手，而是把一张玉面凑了过来，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就愣愣的站在原地，最后她把双唇贴在我的耳边，口吐兰芳道：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可以找我，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未来合作的机会，还有的是。”

从她秀口之中发出的气息让我耳朵一阵发痒，如此近距离的贴近她更是闻到了她那股令人心旷神怡的体香与口中的馥郁，还未等我反应过来，她说完这话转身就走，临走前还侧脸对我一笑，笑的非常妩媚，与认识她这么多天来的冰冷表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一瞬间我感觉我又被电到了，而且比在神泉那次还要“严重”的多的多，专既我便用巴掌

狠狠拍了拍自己的脸，好让自己清醒过来，再一摸身上，发现她刚才在说话的同时，往我的上衣口袋里塞进去了一张名片，掏出来一看，这张名片是纯黑色的，围绕着的一圈边缘与上面“尤琦”两个字居然是纯金的，而且仔细看上面还有极其精美的花纹，我不是因为知道她有钱再看到是金色就联想到这是黄金的，而是我之前接触过的人里也有用这种名片的，造价极其不菲，只接受私人订制，卡片本身的工艺与用料都非常考究，上面的人名、联系方式等字体以及卡片四面的框，都是千足金制作而成，而其上的花纹也采用个性定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而不一样，但都是出自大师的手工雕刻，仅仅是这手工费便价值不菲，能用得起这种名片的人，身家过亿是最低标准的，而尤琦使用这种超高档的名片倒也符合她的身份与背景，所以以她的社会层次，当然不会弄一张假的这种名片来骗我，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毕竟她的确家资巨富，而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退一万步说，此类名片想要造假，难度都是颇高的，没见过的不认识，见过的能通过真品无不考究的细节识破出来。

好了，神农架一行的事情到此也就基本告一段落，而尤琦的话却真的在不久后应验——我跟她还有合作机会。

本篇完

完稿于 2018 年 07 月 23 日

231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9 13:21

三、都市传说（总）

（前言）

本篇采访实录为一篇由三个独立事件组合而成的系列，其中内容均选取自我国在民间、网络流传甚广并真实发生过的三个著名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顾名思义，就是在人口密集的都市内形成亚文化现象的故事乃至是故事体系，这些故事有一些是人们茶余饭后凭空想象，口耳相传后诞生的，而有的则是具有可考可查的现实基础，而我在本系列中要讲的这三个，便是如此。

不过，虽然有现实基础，但进入到网络时代后，在飞速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传说的种种加工，这些曾经真的发生过的事情的真相，也变的愈发模糊起来，将隐匿在传说背后的真相挖掘并用文字呈现出来，是我作为一名内参记者最大的工作职责之一，所以我这次依然还是“老套路”，拿起采访笔记本，抱定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精神，寻找当年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通过他们的回忆与语言，尽力将事件的本来面貌清晰的呈现出来。

关于这三个都市传说分别是什么，我就不在前言里过多透露了，如果在这里就“指名道姓”说出来的话，那么凡是喜欢灵异事件的朋友，肯定对它们都耳熟能详，至于到底是什么，各位看官赏脸往下看，自然就会知晓。而我之所以把

这三个事件放在一起写，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它们都发生在同一年，也就是1995年。

好了，闲话不多讲，我们切入正题，从第一个真实的“传说”开始——

（未完待续）

2319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19 13:46

都市传说（壹）之1995年成都僵尸事件

公元1995年07月29日，此时的成都已经进入“三伏天”的中伏，亦为全年中最热的一个时间段，府南河发生多起人员疑似溺亡惨案，盛夏时节，在那个空调还未普及的年代，人们为了消暑避热，选择进入河道、水库等地点游泳者不在少数，而每年这个时间段也是溺亡发生率最高的一个时期，所以河道中发生此类事件虽然令人惋惜，但并不稀奇，但为什么偏偏在1995年发生的这几次要用“惨案”来形容呢？因为这些漂浮在河道里的尸体，并不寻常。

根据成都市府南河府南派出所的出警日志中的记录，当日有市民杨某在河边钓鱼，发现河中有黑色大块漂浮物，用鱼竿将其翻转后发现乃是一具浮尸，惊吓之余遂报警，府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出动警员两名，先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后联系当地武警消防单位在城市管理部门的协助下，使用河道垃圾清理船只对尸体进行打捞，但在打捞过程中，又先后

在距离第一处捞尸点150米、170米及230米外的两处地点发现3具尸体，加上第1具，死亡人数上升至4人，更为关键的是，这4具尸体呈现出的死亡特征十分诡异且几乎完全一致，而从尸体上所穿服装等细节则可以判断出其死前并未下河游泳，由于死因不明且死者人数较多，公安等有关部门当即便立案调查。

也许当时所有在场人员并不知道，这4具尸体将揭开一次建国后的著名“涉灵事件”的大幕！

这就是曾经让整个成都城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的1995年僵尸事件。

关于该事件，我事先利用权限便利查阅了部分当地相关部门的记载，在排除掉民间特别是网络传言的不实部分后发现此事在细节方面的复杂性远超过之前的想象，从警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一下警员配发一种以桃木作为弹头材料的特殊木质子弹以及身带桃木挂件等细节来看，这就绝不是一起简单的“古尸暴起伤人”灵异事件，否则也不会对警用装备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要知道专门从立项到开始研制并研制成功建造专门的生产线生产一种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木质子弹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办到的小事情。

（注：关于桃木子弹，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与普通子弹的不同：我在多次努力之后终于经过协调找到了一枚当年使用桃木木质弹头的特殊子弹，并且还是原装产品，规格与

51 式 7.62×25 毫米手枪弹一样，只是弹头为纯桃木加工而成，这种子弹与现在常见的非致命橡胶子弹有诸如都是采用“异质材料弹头”【既非金属材料制作的弹头都被称作异质材料弹头”】的类似之处，不过也有明显不同，就是橡胶子弹的本质是非致命弹药，而桃木子弹则是“正经八百”的致命弹药，具体说来就是该弹弹头外部依然有像普通子弹一样由黄铜制成的被甲，只是将弹头更确切说是弹芯将金属材料变成了优质桃木，而用黄铜被甲包裹桃木弹芯主要目的为了增强桃木弹头的强度，因为毕竟桃木是木材，机械性能不比金属，在发射药与膛压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发射木制弹头容易导致弹头还未出膛就已经因为巨大的膛压而碎裂，丧失射击能力，而黄铜被甲则可以在发射的一瞬间作为“护套”，帮助桃木弹头抵消膛压，然后让弹头完整的顺利飞出，但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这种被甲比普通子弹的被甲多了一道工序，就是沿着被甲中线有一条用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切割缝，这条缝保证了弹头飞出后被甲保证了桃木弹头不受到破坏的同时，也在发射药燃烧后产生的膛压作用下自动沿着这条切割缝开裂脱落，让桃木弹头露出来以击中目标发挥效用，要在大批量生产的子弹上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海量且严禁的计算。而如果黄铜被甲没有这条切割线，就会使桃木弹头飞出后一直包裹在黄铜被甲之下，无法或者是很难直接接触目标，那样将导致桃木弹头完全无法或者是很难发挥效用，这也是

此设计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至于该子弹的使用效果如何，下面的正文相关内容中会有详细提及）

介于以上种种情况所反馈回来的信息，我出于作为记者对事件的敏锐性，我断定这期重大“涉灵事件”一定非同小可，否则不会同时在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同时引起这么强烈的关注，那么我就决定将它作为此次《都市传说》系列采访实录的开篇事件，打定主意后，我带好已经查阅的大量相关资料立即动身前往当年的事发地——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市。

经过以成都市落脚点的多地走访，我在走访了大量相关人员后并在他们之中进行了筛选，制定出了要详细采访的名单，然后再逐一预约，这个过程听到了很多无法证实真伪的细节，更有很多与事件本身完全无关的内容，那为了本篇事件还原的质量，就不表了，只将提炼出的关键部分汇总成文字，向各位看官展现出来。

不过由于整个事件牵扯面较广、人员较多，过程相对复杂，所以在采访中除了与事件直接相关的内容以外，还会涉及到大量的相关话题，尤其是在作为本篇重点的玄门部分中，虽然这些话题可能不牵扯到事件发展的主干，但为了能将整个事件展现的更加立体与饱满，以及体现出一些文化层面的东西，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写一写，说一说的。

除此之外，在牵扯到国家、灵异、玄门等方面，从“构

成元素”的角度讲，该事件与《越战诡事》中与“活体生物兵器”交手乃至斗法的事件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的不同，比如老山战役中所发生的种种情况，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而这起发生在成都这个我国腹地城市中的灵异事件相比之下少了一些惨烈的正面战斗（注意：只是少了，但不是没有，具体情况这里暂且不表），多的则是艰难的侦破与追查过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力量也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好了，说在前面的话就写到这里，按照我的采访顺序，先从第一个讲起：

（未完待续）

23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01:00

看到各位看官的支持，楼主非常感动，你们的捧场就是楼主最大的动力，不过介于时间问题，在这里就不一一回复了，但楼主还是要再次独立开一楼向大家谢过（抱拳）

23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01:2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的主要是一些有关《喋血神农架》篇之前没来得及发完的图片：

图 1、2 为野人脚印的石膏模型，长度约为 48 厘米，而 42 码的人类脚长换算成厘米也不过只有 26 厘米左右，对比

之下就显示出野人的脚掌之大来了，不过即便是48厘米的大脚也只是未成年野人的水平而已，真正的成年雄性野人，脚掌长度可在70甚至是80厘米以上，宽度则超过30厘米。

图3是包括野人在内的几种典型灵长类动物的脚印外形（注意：图中的脚印图画只是用于分辨外形区别，但为了方便对比，所以讲比例进行了统一，实际上这四周灵长类动物的脚印大小都各不相同，而野人无疑是其中最大的）。

图4为野人在神农架外围遗留下的睡窝，从这一点来看就能分析出野人的智能水平远在除人类之外的其它所有已知的灵长类动物之上，而且从细节与出现地点来看，这种睡窝还只是智能水平在野人种群之中最低的棕毛野人所为，至于高水平的另外四种野人，则已经发明出了初级意义上的“床”。

图5为刘民壮教授搜集到的带有头皮的野人毛发。

图6为神农架外围旅游区的“野人目击地”，曾经有人在这里与野人近距离遭遇过，牌子上则是相关简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1431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1431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14317.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1431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1432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14324.jpg{EIMAGE}

23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01:3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3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18:35

让各位久等了，楼主来更贴了

23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18:50

（1）受访者：法医张公昌

在采访室准备好后，我率先发问：“我在翻阅相关资料时发现，这次溺亡事件被称为‘惨案’，是因为死亡人数达到 4 人的原因吗？”

“不是，确切的说那 4 名死者也不是死于溺水，而是出于一种非常特殊且无法解释的原因导致了死亡，是一种不可抗力的外力。”张公昌说。

“‘不可抗力的外力’是一种什么力量？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或者说这是一种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我说。

“当时我们首先排除的就是自然因素，因为经过市局十几名法医的联合判断，都没有见过以及处理这种死亡原因的尸体的经验，而如果说是人为因素的话，我们也不敢确定，因为实在是太蹊跷了，这么说吧，4 具尸体在打捞上来交到我们手里的时候，通体冰凉，甚至在体表有霜挂现象，要知道在自然界中出现霜挂起码要在 0 摄氏度或者以下才可能出现，但当天的气温我记得很清楚，捞出尸体的时候正好是下午 1 点半左右，正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工具箱里携带的温度计指数一直在 39 到 40 摄氏度之间徘徊，这么高的气温下，在来之前我们听说是 4 具泡在河水里的尸体，都担心尸体会不会已经发生‘巨人观’一类的严重腐烂现象从而导致难以摸清真正的死因，但实际接触到尸体后才发现，尸体不仅没有腐烂，反而机体上出现了一种类似蜡化的现象，表皮发黑，肌肉组织萎缩向内塌陷，然后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体表温度极低，并有霜挂现象。

这种情况，一般常见于死于体温过低后又常年躺卧在低温环境下的尸体，比如在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等山峰的登山通道上的那些因为登山或者是其它原因在上面遇难的遇难者尸体，基本都是这种样子，换句话说，当时那 4 具尸体类似于一种天然的‘冰川木乃伊’状态，可盛夏时期的成都

府南河里怎么会出现有符合‘冰川木乃伊’特征的尸体，这就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了，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在高温环境下这 4 具尸体居然没有发生解冻，也就是说，它们从被捞上来以后，就一直处于这种低温状态。

另外，死者身上的衣物也很特别，其外观就好像是化纤材料被高温炙烤时瞬间萎缩之后再定形的样子，这又与尸体上的低温特征相左，实在是太奇怪了。”张公昌说。

“那么这种无法解释的现象是特殊的死亡原因造成的吗？或者说是与死亡原因有关吗？”我问。

（未完待续）

23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19:11

“应该说是的，这种情况在此之前我以及我的同事们都是没从没有遇到过的，完全没有处理经验，最后经过简短的商讨，决定对尸体进行逐个解刨，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共同点或者是另外有用的线索。

而在解刨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些新发现，但也出现了更多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说 4 具尸体的内脏全部呈现极度干瘪的状态，好像经过了脱水处理，腹腔、胸腔内部则有烧灼痕迹，但与一般的高温烧灼又有不同，那种烧灼是一种低温灼烧伤，用专业术语说这是‘辐射型烧伤’，一般情况下常出现于液氮直接并长时间的接触人体后导致细胞组织迅速脱

水而干燥并形成的肿胀、发红直至受伤组织坏死变为黑色痂的伤痕，这种极其特殊的伤痕为什么会出现在死者的体内，那会儿我就在想，难道是有人向着 4 名死者的体内注入了大量的液态氮？可仔细琢磨一下这又完全不可能，首先尸体表面完好，没有大型创口，其次如果是通过口腔注入的话，那么食道与胃部肯定会留下明显的，相应的低温灼伤痕迹，但也没有，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完全搞不懂了。

不过事关重大，市局里的法医组连夜开会讨论，然后各自提出观点进行汇总并形成文字报告，最后配合司法鉴定，将其定性为一次‘特殊手段的他杀案件’，案件性质被明确为‘他杀’之后就立马进入到了刑事案的侦破程序，然后接着便是全力攻关，不过因为的确是缺乏经验外加情况棘手，当时所有人都是一筹莫展，无法解释尸体的死因以及出现的这些奇怪现象。”张公昌说。

“那么后来事件的突破点在哪里？是通过什么手段发现死者死因的？”我问。

“突破是有突破，但让我说确切的死因，我到现在为止也不敢下定论。”张公昌说。

“好吧，那咱们就先来说说有哪些突破吧。”我说。

“这个事说来还有一点巧合的因素，当时因为实在是毫无头绪，不知道从何入手，在开了好几个会之后，市局领导也没办法，就只能搁置起来，但催促我们要尽快拿出可靠可

信的结论来，我回家之后正巧赶上有个朋友约我吃饭，我这个朋友从广义上来说也算是我的同行，他是中医世家出身，之后承祖业也在当中医，家里有块祖上传下来的牌匾，在成都市还有一家古香古色的药铺，他的药铺很有特点，是开出药方后完全用手工研磨的中药材给病人治病，‘望、闻、问、切’这一些中医的传统技巧他都很在行。

他平时比较爱喝酒，而我高兴不高兴了也喜欢小酌几杯，所以闲来无事的时候我俩就喜欢我找他或者是他找我在一起小聚一下，当时那次就是他找我，在吃饭的那天我们俩在一家小饭馆坐下，因为这事搞的我挺郁闷，所以喝了点酒之后我就把事情经过给他说了，大致意思就是说明了尸体上那些难以解释的伤痕以及现象，本来嘛，我只是想排解一下心情而已，也没报任何希望他能给我什么意见，没想到他听完之后立马就从微醺的状态精神了起来，拉着我非要让我带着他去看看那具尸体，你要知道，那时候虽然不像现在管理的这么严格，但带外人进入法医解刨室可是严重违反管理条例与纪律的行为，在这个领域里，与法医有关的事情都非常敏感，因为往往涉及到一个案件的重要证据，如果被毁坏或者是出现其它情况，损失是很难弥补的，甚至是会影响和改变一个案件的最终结果的。

可我拧不过他，再加上我也多喝了点酒，被他三说两说就说的心活了，我当时考虑的是这么耗下去也的确没办法给

局里一个交代，除非昧着良心瞎编一套自己都不相信的说词，但我又不甘心，第一回碰上这种离奇的情况，不想就这么蒙混过关了，毕竟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我那时候的第一动机就是想搞清楚这4具尸体到底是怎么死的,所以他既然感兴趣，那就叫他看看，只要不对尸体造成器质性的改变，也就无所谓了，当天晚上，我带着他到了解剖室，那4具尸体就摆在那里，他先是围着尸体各转了一圈，在第一具的身边停下，然后就开始翻眼皮、摸脉搏这一套，我一看之下还挺生气，心想这人都死成这样了，还摸脉搏有什么用？眼珠都瘪成葡萄干了，要能从这里面看出猫腻来，我们这一群医科大学毕业的人也不至于这么大眼瞪小眼的毫无办法了，可他连看带摸弄了半天，就‘嘶嘶’的连续倒抽了好几口冷气，我想可能是发现什么了，就问他，他说死人虽然没有脉搏，阳气会随着机体的消亡而消失殆尽，但同样的道理，平衡阳气的阴气也是如此，可这具尸体的阴气极重，几乎充斥在尸体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此阴气非彼阴气，之后他让我试试是不是站到尸体旁边的时候比别的地方冷，那种冷是一种彻骨的冷，而不是单纯物理上的低温能造成的，我这里要说明一下，我在原则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我尊重科学的同时也尊重未知，所以我对于他的说法并没有给予否认，而是亲身尝试了一下。

的确，在白天我们搬动这具尸体的时候在感到尸体又凉

又硬的同时也稍稍感觉只要靠近尸体就有点不对劲，但当时头上‘顶’着一个大太阳，感觉不明显，但现在到了晚上，那种透骨的寒气就特别明显了，完全不是心理作用，更何况作为法医，尸体我见得太多了，绝对不会因为害怕或者什么的而对自己有心理暗示，这一点我还是很有自信的。然后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尸体散发出的是阴寒之气，是一种中医理论上很容易让人生病的浊气，它能通过人体的七窍、伤口甚至是皮肤、毛孔侵入体内，造成病变，这也是阴寒之气不同于普通物理低温的原因。

他后来又说了很多，大多与中医理论有关，最后他的判断是这 4 个人生前被一股极阴极寒的气息，或者是元阳瞬间骤减甚至是消失所伤，如果因其致死也完全在意料之内。另外他还建议我们第二天继续解刨的时候一定要用显微镜观察尸体的神经系统，看看除了死亡以外还有没有其它什么异常。”张公昌说。

（未完待续）

23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19:22

“在后来的解刨中，尸体的神经系统的确是有不同于常理的异样情况发生吗？”我问。

“不仅有，而且非常大，在与他接触后的第二天，我给法医组提出建议，要求解刨尸体的四肢及肢体末端，并使用

显微镜重点观察神经系统，法医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接受了我的建议，在经过解刨后发现，4 具尸体的神经全部出现了极为彻底的结晶化。”张公昌说。

“我感觉经过这一些列的深入调查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疑问越来越多，你们那时候的压力是不是特别的大？”我说。

“可以说是相当大了，市局领导不断在催问事件进展，我们又没有好办法，后来实在是在彻底没有头绪的情况下，我把我那位中医朋友的见解就给法医组的其他同事包括组长说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当时也是巧，大家刚讨论完这个事情，市局里的电话就又来了，没别的事情，还是要死因报告，我就借着这个话茬，壮了壮胆子，给我们的组长建议说要不把我那个中医朋友找来作为外援，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张宗昌说。

“这也算是个比较有价值的建议，为什么还有‘壮了壮胆子’才说呢？”我问。

（未完待续）

238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20:2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两组图，第一组是关于液氮烧/烫伤的，可能很多看官不理解液氮烧/烫伤是怎么回事，毕竟液氮作为一种温度极低的物质，按理说应该是冻伤人体才

对，怎么会烧/烫呢？这里楼主就简单的科普一下：液氮的沸点极低（-196 摄氏度），所以在接触皮肤之后会迅速因为温度的升高为剧烈沸腾，这个时候液氮与皮肤之间会因为巨大的温度差而形成一层薄膜，将两者隔开，在薄膜存在的时间里，液氮是不会伤害到皮肤的，但等薄膜被皮肤的温度所蒸发后，液氮会直接接触皮肤，并将皮肤的温度降低到一个很低很低的水平，而空气的温度与皮肤被液氮降低的温度差相结合，就会产生一个足以伤害皮肤的温度，结果就是造成液氮烧/烫伤了。

另外，冷冻点痣技术中一般也使用液氮作为原料，这个则更直接，是用液氮的超低温大幅度超过细胞组织的耐受下限，然后导致细胞坏死并脱落，其形成的效果也与烧/烫伤类似，假设覆盖面积或者是液氮量过大并且接触皮肤人体时间过长，是会导致致残甚至是致死的。

这种现象有点应了老祖宗的那个词：物极必反，温度低到了极致也会造成烧/烫伤。

楼主在下面就贴 3 张液氮烧/烫伤的图，图 1 就是上面所说的液氮在降低皮肤温度后导致皮肤与空气之间有巨大温度差导致的严重烧/烫伤，而图 2 中掌心里的发白部分便是在与液氮有相对长时间接触后导致的组织坏死的现象，图 3 为皮肤及人体组织与液氮相对大面积与长时间接触后产生的巨大伤害。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5596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5597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56012.png{EIMAGE}

23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20:28

第二组是关于低温干尸的，根据法医张公昌的描述，再看看这张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从府南河里打捞出来的那 4 具尸体是什么样子，两者之间大差不差。

另外多说一句关于本图来历，这是俄罗斯考古人员在该国秋明州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首府萨列哈尔德（Salekhard）发现的 5 具疑似距今约 800 年左右的中世纪干尸中的 1 具，不论从任何细节上来说，该具干尸都是标准的“低温干尸”。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356193.jpg{EIMAGE}

238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0 20:2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3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1 14:22

“原因很简单啊，你想——确定尸体死亡原因这种法医分内的事情遇到困难解决不了，然后却要找个中医来帮忙，说的小点了这让我们这帮人脸上无光，说的大一点，传出去就是让整个法医行业蒙羞，我当时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就想到肯定有人不乐意，而且还得得罪一些人，不过话已出口也就没什么好后悔的了，假设当时组长反对，那也就只能当我没说，可他却同意的很痛快，这让我感觉挺意外的，期间正如我所想的那样，组内成员有一大半持反对意见，但组长最终力排众议，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去办，后来事情过去了很久以后我偶然间与组长有一次聊天，才知道那时候他为什么会这么坚定的支持我，因为他也在尸体的死因上看出了一些与中医理论相关的端倪，这些信息以当时法医理论体系是解释不了的，而他本人虽然看出来了却不精通于此道，再加上作为组长更不能带头找个中医来打全体法医的脸，所以他一来时需要有个真正懂行的中医高手来帮忙，二来是他需要有人替他说出这个建议，结果我提的意见非常‘及时’，自然也就被他毫不犹豫的采纳了。

而意见采纳之后，我就把这话转达给了我那个朋友，他也是个爽快人，答应的很干脆，只是可能他感觉自己应付不了这么大的场面，毕竟第二次去看，他的话就很可能影响到尸体死因的最终结论，所以他还叫上了一个家族里的同行，

听说是他表哥，按照事先约定好的那天，他们俩就一起来了，每个人都挎着一个那种老式的皮质医药箱，就是旧社会郎中出诊或者是赤脚医生常用的那种，那两个药箱子很大，外表磨的非常亮，一看就是经过几代人使用的家传之物。

然后他俩的分工与我们差不多，一个负责实操，一个负责记录，实操的是他表哥，他本人进行记录，从这一点看，应该是他表哥在这方面的能力更高他一筹。两人先是对尸体进行了‘尸灸’，这个词我也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据说这是一种宋代仵作研究出来的验尸方法，而仵作就是那时候的法医，这种传统法子我们不会，开药铺的老中医却会，这个事说来也真是惭愧。

要说‘尸灸’的具体操作的话，就是用一种专门的针去扎尸体的穴位与经络，这种针比普通针灸用的针长很多，也粗很多，看着有点像手工缝制粗麻布的那种大针，而且长短不一，最短的也跟筷子相当，最长的则与成年男性的小臂臂骨差不多，按照他们的说法，用针刺破皮肤，深入到经脉所在之处，予以刺激，不同的反应就能显示出一些不同的信息，人在死后一年之内，经络特征都不会消失，所以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对尸体进行‘尸灸’，就有效果。

不过他俩当时做完‘尸灸’之后脸色比我们还难看，因为尸体在遭到长针刺激之后不仅毫无反应，甚至连经络还存在的特征都已经完全找不到了，用他俩的话说，就是这 4 具

尸体的经络‘没了’。”张宗昌说。

（未完待续）

24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1 14:39

“经络没了？呃.....以我的掌握的知识来看，的确应该是没了才对，我对医学不甚了解，谈不上有什么常识，但据我所知，经络应该是一种用肉眼不可见的存在，按照当代中医的理论，人死之后经络就消失了，为什么他们俩会说人在死后一年之内都还能找得到呢？”我说。

“这个属于中医的知识范畴，我其实没法跟你深入讨论下去，说白了，别看我是学医的，但术业有专攻，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水平不比你高到哪里去，说不定还不如你呢。不过也是出于好奇，我后来问过我那朋友，大致的疑问跟你刚才问的差不多，而他的答案是人死之后经络是处于一个‘消亡’的过程，但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他们所用的那种‘尸灸’针的针头，并不是金属的，而是一种很特殊的磁石，磁石进入人体后可以与残存经络产生类似共振的反应，从而让操作者捕捉到想要得到的信息，一般是通过共振的强度来作为判断依据。

当然了，这是他给我这么说的，那磁石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我也不得而知。不过不论怎么样，他俩当年的工作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记得很清楚，他俩对 4 具尸体全部测

量完毕之后，我这个朋友就把我给拽出去了，在走廊拐角的一个挺僻静的地方，他面色凝重的悄悄告诉我，让我小心点，我问他出什么事儿了，他神神秘秘的给我说这事儿（指这4具河中尸体的案子）麻烦，里面有很多细节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他估计这四个人可能是被什么‘脏东西’给害死了。

学中医的人嘛，一般接触传统文化比较多，他这么说我开始有点吃惊，后来想想感觉也没什么意外的，我就一笑，谢过了他的好意。

至于4具尸体的具体死因，最后他俩在现场只是说尸体生前疑似死于‘元阳’散尽，且非自然之力所为，亦非人力之所为，这话说的比较‘玄’，有没有明确的结论，在场的法医同行们本来大半就对他俩的到来很不服气，后来听了这个更是嗤之以鼻，当面不好意思说，因为毕竟是我找来的，也是经过组长同意的，但背后他们不止一次的说他俩是江湖骗子或者是神棍一类的话，我也没法反驳他们，不过我个人仍然坚持认为，他俩的结论绝不是胡说，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跟组长也讨论过这件事，他也同意我的观点，但叫我不要深究，说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一般司法意义上刑事案件的范围，涉及到的东西很敏感。

所以呢，还是很惭愧的说，关于那4具尸体的真正死因，我现在也没搞清楚，当年写验尸报告的时候又不能把‘元阳散尽’之类的中医结论写进去，就只能稀里糊涂的写了我在

前面说过的那句话，说全了就是‘死于不明不可抗力因素’，局里对我们法医组的这种措词大为光火，但也没用，因为后来把全市甚至是省里的最顶尖法医都找来了，也照样干瞪眼，摆在面前的解释不了的问题太多，这些事都弄不明白还查什么确切死因？结果翻来覆去整个事情还被搞的神神秘秘的，市局领导最后在无奈之下，只能把尸体临时放入市局的罪案科停尸房里保存。

再后来，听说成都市郊区一带又出了几个案子，好像与这事儿有关，不过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我出差到上海去学习，一个多月之后才回来，回来之后那事儿也就完了，所以具体是怎么个经过我就不太清楚了。”张公昌说。

“嗯，谢谢您接受我的这次采访。”我看了一下时间与预约好的采访名单，感觉从张公昌这里可以采集的有价值信息已经基本齐全了，所以采访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便起身向他握手道谢，随后采访结束。

作为事情起因的4具在府南河中被打捞上来的怪异尸体，不明的死亡原因以及解释不了的众多谜团给这件事情的开端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又阴森的色彩，在张公昌的叙述中，他提到了当年在他出差的那一段时间里，成都市郊又发生了数起与之相关的案件，而我预约好的下一个采访对象，便是这段事件的亲历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整个“1995年成都僵尸事件”的开端，由此才正式浮出水面，而前面的

那些，不过是冰山一角的“事前热身”。

（未完待续）

24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1 14:51

（2）受访者：时任刑警队副队长龚锦华

在正文开始之前我要事先说明一下，这位曾经的刑警副队长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已经退休了，但他的年龄也并不大，1995 年时不过 30 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纪，按理说即便凭借多年积累下的资历，到现在也应该在警界打出一片广阔天地来了，但之所以早早选择了隐退回家，是因为他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身负重伤，后经过全力抢救方才保住了这条性命，不过因此而留下的各种后遗症导致他已经不适合在一线继续作为刑警执行各类出警任务，而是退居二线作为行政警员又工作了 5 年之后，然后由于旧伤一次严重的复发，被迫选择以退休的形式告别了自己的警服，令人欣慰的是，在体制的照顾下，他每月都有相比在所在城市平均收入而言较为可观的抚恤金，又有妻子以及一对儿女，所以生活可以保证无忧，只是他的伤在此之前我的确没想到竟然如此严重且特殊，而使他被迫离开这份工作的这次重伤，就是在下面要说这场行动中所造成的，而这次行动便与本事件直接相关。

由于他身体状况不太乐观，所以为了方便起见，经过他的同意，这次采访的地点选择在了他的家里，这是一间 75

平米左右的房间，是当年市局分配给他的福利房，内部陈设比较简单，但非常整洁，看得出他应该是个爱干净的人，而他的妻子在看到我来之后，忙前忙后沏茶倒水，十分的热情，其相貌也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谈笑举止更是落落大方，最后可能看我要开始采访了，就找了一个买菜的理由便出门去了，这些细节我看在眼里，忍不住开口道：

“龚警官好福气啊，能有这样一位于你是贤妻，于儿女是良母的贤内助在家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也应该非常舒心吧。”

“哪里话，这么些年来是我拖累她了，她本来是市话剧团的演员，年轻的时候漂亮的很，追她的人多的是，其中也不乏条件比我好的，而且她演的也好，不敢说前途无量但也是一片光明，她说她喜欢警察，就在众多追求者里选择了我，但可惜了，我受了这伤之后，她就辞掉了话剧团的工作回家专心照顾我，当时我们虽然结了婚，但还没有孩子，我还劝过她，要她跟我离婚再找一个更好的，可她不愿意，最后就一直陪我到了今天，要不是我，她现在最起码也得是话剧团的团长了，而不是一个只能终日围在孩子与灶台以及菜市场周围转悠的家庭妇女，是我耽误了她的理想，这一点，我每次想起来，都很自责。”龚锦华说，看他说的真情流露，肯定不是假的，我没有类似的切身体会，所以也无法多说什么，只能说：

“这件事上，不需要自责，只需要自豪，现在有句话很流行，叫‘嫁给了爱情’，我看龚太太就是嫁给了爱情，她既然这么选择，那说明她是真的爱你，真爱无价，能在爱人身边不离不弃，何尝不是一种世间难得的幸福呢？”

（未完待续）

241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1 22:52

楼主在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就是在关于采访法医的正文中多次将“解剖”打成了“解刨”，真的不是楼主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怎么打啊，的确是打的时候好几次没注意给顺手打错了，虽然发帖至今，错别字、用词不当以及各种瑕疵都有存在，但频繁独立发一层楼改动毕竟影响大家的阅读，所以基本没有像这次一样单独说出来，而这次之所以说是因为在同一个问题上出错的次数有点多，再加上容易误导各位，所以楼主才感觉有必要出来纠正一下。

最后，感谢看官“香馥子 514”在 2382 楼的评论区中对上述问题的提醒，要不然楼主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再次感谢。

24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2 01:55

楼主又来更图了，之前在正文中提到了 4 具尸体的末端神经都已经极为彻底的结晶化了，而今天楼主又恰好看到了

一张有关神经的图，就索性发上来吧：这是一副完整的人类神经系统标本，不过由于年代较早而导致的技术局限性，使这副神经系统的标本中缺少一些比较细小的末端神经，但包括所有主要神经的绝大多数神经都已经在了，而它诞生的年代是 1925 年，由两名外科医生用了 1500 个小时通过解剖一具尸体得来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415811.jpg{EIMAGE}

24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2 02:00

再发两张关于人体经络的图：

图 1 是我国中医学的官方“国家标准经穴部位挂图”，虽然上面的字有点小，但楼主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图片完整且字体清晰的，那些字体清晰的都是局部图而不是完整的，所以为了一次呈现出来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这一张了，各位看官莫怪。

图 2 是人体经络谱系及其相应名称，其中将“经脉”与“络脉”系统的分开并同时说明，让人了解与分辨起来一目了然。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415839.jpg{EIMAGE}

24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2 02:01

不好意思，2443 楼忘了发图 2 了，这里补上：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415856.jpg{EIMAGE}

24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2 02:09

今天更图的最后两张图则是关于正文中提到的‘尸灸’所使用的“大针”，其中图 1 下方横着摆放的与图 2 中的疑似为上述的“大针”（之所以说是疑似是因为到底是不是楼主也不知道，不过应该是），通过图 1 对比一下上面竖着排放的针灸针与下面横着摆放的“大针”，两者的粗细与长度差别非常具象，而图 2 虽然没有针灸针作为参照物对其大小感觉并不明显（尽管最右侧有一个类似螺母的东西【楼主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由于不清楚它的大小，所以无法作为一个“合格”的参照物来提供大小的比对），但体现出了“尸灸大针”每一种根据功能不同而长短不一的特点。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415866.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415870.jpg{EIMAGE}

24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2 02:0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4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2 12:13

“哈哈，还是你们记者会说话!”龚锦华咧嘴一笑，说道，但他笑过之后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咳的面色更变显的很难看，我见状便说：

“龚警官，家长里短的话咱们有时间再叙，现在咱们能聊聊当时你所参与的案件的整个过程吗？你慢慢讲，不用急，我看情绪激动对你的病恐怕不太好。”

“不碍事不碍事，那咱们就说说当年的这个案子。”龚锦华咳的差不多了，又喝了好几口水，勉强平复下来之后对我摆了摆手表示自己没事，随后如此说，说完之后他先看了看摆在茶几上的烟灰缸，又看了看屋顶的吊灯，看样子应该是在回忆细节，组织语言。片刻之后，他再次开口道：

“一转眼，事情过去 20 多年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历历在目，你来采访我，那当时在府南河里捞出来的 4 具怪尸你肯定已经知道了吧？”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他便接着说：

“事发的那段时间里吧，局领导给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可能你不做这一行不知道，通过报警发现的死者如果鉴定为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的话，那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而如果

是鉴定为他杀的话，那就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将其划入刑事案件之后，就会启动相应的调查机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做刑警的展开破案工作，而倘若说这是一件普通的命案倒还好说，可首先死亡人数不少，一次就是4个，然后是死亡细节非常耸人听闻，用我们当时内部的官方‘定语’来说，就是‘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罪行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坏，社会危害性极大。’

而按照我国‘故意杀人手段的司法认定’中的定义，认定主要是通过出现‘一般人难以接受的方法’作为标准，所以通常来说，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组合词’在其他的命案当中都是单独出现的，凡是出现一个，就已经是大案级别的了，能出现两个，就可以进入到‘特事特办’，优先侦破的级别，可我从警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些‘组合词’同时出现在一个案子里，这个案子的棘手程度不难想象。另外，大部分案子在写上这些定性语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案件已经侦破完毕，司法机关开始审判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直接用在审理乃至是成功抓捕之前，也是比较少见的。

总而言之吧，当年即便没有局里十万火急的传达命令，我从这些种种迹象中也能‘嗅’出此事非同小可的味道，而之后该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也的确证明了我的这种直觉是没错的。

这种堪称‘惊天大案’的案子，局里是毫无疑问会要求

我们限期破案的，除了被害人的数量与死因这些硬性因素以外，主要还因为当时发现和打捞尸体的时候，目击群众太多了，所以衍生出来了各种谣言，也正是因为此，案件定性时才有了‘社会影响极坏’这一条，可更让人挠头的是法医那边又说不明白四具尸体是怎么死的，这就很难办了，搞不清楚死因，这就等于没了最关键的破案线索，比如你无法确定凶手是用什么手段杀的人，杀人的时候是否使用了工具，使用了什么工具，没有这些信息，我们想要侦破案件，那就是‘两眼一抹黑’，法医迟迟无法确定死因的消息让我们队里很不满，说什么的都有，但我也明白，法医肯定也不想这样，一定有他们过不去的‘坎儿’，但不满也好，抱怨也罢，事情就摆在那里，又不能放手不管，没办法，就只能硬着头皮上，那时候又没有这么多现在才有的高科技刑侦手段，我们只能全靠人的作用了，说白了就是‘广撒网’，让整个刑警队全体出动，满世界的打听，想先搞清楚这几个人的身份，大概忙活到第四天左右吧，算是有了一点进展，就是弄清了第一名死者是一个卖担担面的小摊老板，根据他的同行说，他接到了一单生意，是往市郊送 20 份担担面，他那会儿正好马上要收摊了，正好想做完最后这单就回家，更何况对于他这种小摊来说，20 份担担面也算是‘大生意’了，等他做完之后就开着一辆小型机动三轮去送，然后他那个同行就说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通过 DNA 鉴定，最后才确定了第一

具尸体是他，唉，那个年代想做一个 DNA 鉴定太费劲了，一直到把样本送到省里的法医单位才做出来的，要是放到现在的话，我听我还在局里干的警校老同学说，刑警队自己就能拿着样本去完成 DNA 鉴定，这在当时是完全不敢想的，太奢侈了。

虽然另外三个受害者是干什么的还没搞清楚，但有一个总比没有强，就顺着他的身份往下查，首先就查出来了从他那里订购 20 份担担面的人是一个外面来的考古单位，级别还挺高，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就准备组织警力进行进一步走访调查，结果调查还没开始，就又出事了。”龚锦华说到这里把后背靠在了沙发上，用力的喘了几口气，好像仅仅是说完上面这段话，就耗费了他很大一部分的体力，我看他这个样子便没有紧接着追问，而是像刚才他因为大笑而咳嗽那样，等了片刻等他呼吸平稳的差不多了，这才说：

“是再次有人遇害吗？”

（未完待续）

24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2 12:26

“可比有人遇害要严重的多，最开始，我们接到一个下级派出所报上来的案子，说他们辖区内有家禽死亡，当时接到上报文件的人就是我，我刚一看到文件的时候还很恼火，因为那时候全局上下都在为这 4 名不明死因的尸体忙的焦头

烂额，这个派出所竟然把家禽死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写成正式文件报道市刑警队里来，这要放在平时，简直就是胡闹！不过既然有文件，还写了满满一张纸，我出于职责所在，还是翻开仔细看了看，一看之下才发现问题，问题首先是家禽的死亡数量很多，根本不是我想的一只两只，而是好几百，并且几乎是当时事发地区周围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数十户群众在外散养的鸡鸭鹅狗猫全都死了，1995 年的时候，除了市区里，别的地方楼房并不多，大家都住平房，有平房一般就有自己家的院子，所以养鸡养鸭的住户就比较多，这也算是能发生这个事件的一个基础条件吧。而更关键的问题则是根据文件上的描述，这些死亡的家禽家畜死的都很奇怪，身体僵硬，体表温度非常低，肌肉有大面积萎缩的情况出现，我一看到这里就立马兴奋起来了，因为这些特征与那 4 具尸体的死亡特征是完全相符的！

接下来我也没打招呼，直接带了 2 个队里的兄弟开车就去了，到地方的时候，这些动物尸体已经被集中到了一起，我进行了反复对比，确定起码从外形上来看，的确与 4 具人尸高度相似，然后又挑了 1 具鸡尸、1 具鸭尸、1 具狗尸、1 具猫尸作为样本带回来交给法医组，法医组用了一个下午给了我们答案，经过解剖发现，内部创伤的特征与人尸完全一致，在此基础上，这两件事就可以并案处理了，但以我当时的刑侦经验来判断，我实在想不出是什么人或力量能用这么

奇怪的方法在短时间内杀死这么多人畜，关键是还丧心病狂到连家禽都不放过的地步。

不过通过一些细节上的分析，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比如说 4 具尸体都不是溺亡，那么出现在河里肯定就是凶手行凶之后抛尸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造成的，而第一名受害者应该是死在送餐的路上，那么他当时就肯定已经距离市区已经比较远了，相比之下，那些同样莫名被害的家禽和家畜则也在郊区，这样我就判断这个凶手估计习惯于在远离市区的地区作案，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认为他肯定还会再在这附近下手的，再加上当时也没有其它的侦破方向，我有了这个构思之后，就立马告诉了队长，他同意我的推理，然后又请示了局长，动用了几乎整个刑警队的所有警力，轮番在成都市主要的几个郊区进行布控蹲守。

后来我想，这其实是个笨办法，因为凶手完全可以袭击某个犄角旮旯里的落单人员，那样的话我们这点人手根本不够用，到时候别说是抓住他，就是能不能见到这个人都还两说。

不过有些事情就是非常的巧合，轮班蹲守的第二个晚上，正好赶上我值班，我们那会儿负责监视 3 个区域，开着 1 辆拆掉警灯的猎豹车，以机动巡逻的方式在这三个地方交叉着来回转，哪里有事就往哪里奔，加上我，车上一共 4 个人，因为知道凶手很有可能不好对付，就申请了使用枪械，4 个

人每人都带了一支54式手枪4个弹匣以及一共28发子弹，当晚我们每个半个小时就转一趟，连转了3趟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到第4趟的时候就已经到夜里12点了，前面3趟没有异常情况，再加上夏天天气又热，搞的我们也没什么精神，都昏昏欲睡，我想趁着这个机会打会儿盹儿的时候，对讲机突然响了，里面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他对着我们喊‘快到殡仪馆这边来！快过来!’

（未完待续）

246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2 12:36

在我们巡逻的区域里，的确有一座殡仪馆，而且还是在当时的成都市比较大的殡仪馆，你也知道，这种地方不可能建在市区里，给死人待的地方乱放活人肯定不愿意，所以就建在了郊区，这个殡仪馆规模比较大，一次能同时停放100多具尸体，有比较完整的冷藏、储存设备。

话说回来，虽然一时没想起来在对讲机里对我们喊话的是谁，但既然说了，就去过去看看，随后便驱车前往，等到了地方，就看见两个人正在奋力的堵住殡仪馆正面的大铁门，这俩人一人穿着警服，一人是个群众，可能是听见汽车的声音了，穿警服的那个扭头看见我们就喊‘诈尸了！诈尸了!’我这会儿也认出来喊话的这人是谁了，他是当地这一带的一个片警，因为刑警对某地进行蹲守的时候，只要不是特别特

殊或者紧急的情况，就需要将情况事先通报给当地的辖区派出所，一来是方便有情况发生后双方能协调力量共同应对，二来是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行政礼仪’，小事那还好说，但遇上大事，你总不能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人家‘地盘’上大动干戈吧？那样容易把当地的第一负责人给惹毛了，以后再到这地方来处理事情大家都不好看，毕竟不能喧宾夺主嘛，所以当时那次也不例外，我们将蹲守任务以及原因给那里的辖区派出所进行了对接，他们也按照轮班的制度给我们安排了 3 个接洽员，一天昼夜 24 小时，他们每个人负责 8 个小时，有情况就互相‘通气’，而这个人，就是负责下半夜的接洽员，他当时正在值班，手里有对讲机也有我们的通讯频道，所以才能直接对我们喊话。

至于那个群众，则通过事后的了解，知道了他是殡仪馆守夜的。

在等他的话喊完了，我也认出他是谁来了，这俩人也抵挡不住了，那铁门里面好像有一股很巨大的力量正向外冲，最后门猛的被从里面推开，他俩受力摔倒从楼梯上滚了下来，还好楼梯不高，摔的不严重，摔倒之后几乎没有一刻犹豫，爬起来就往我们这边跑，而门后面的景象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当警察这么些年，害怕的时候不是没有，但当时那次是最严重的一次！我的手在那一刻甚至都不由自主的发起抖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看见最少有几十个身穿各种花花绿

绿衣服的‘人’张牙舞爪的就冲了出来，这些‘人’从穿戴上来看，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他们穿的都是寿衣，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殡仪馆里的死人!”龚锦华说。

“你刚才说那个片警对你们喊‘诈尸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人’诈尸了？”我问。

“是的，而且还是集体诈尸!”龚锦华说到这里，估计是因为回忆起当时骇人的情景来了，所以瞪大双眼，身子向前微微探了出来。

“我听说过单个诈尸的，也听过有老夫妻俩去世后先后诈尸的，但几十具尸体同时诈尸，这场面也太恐怖了吧？”我说。

“谁说不是呢？那就是很恐怖啊，你想想看，一帮尸体，穿着寿衣，脸上都画的惨白惨白的，然后跟疯了一样朝你冲过来，要是你在现场你得是什么感受？”龚锦华说。

“呃，那的确有点吓人，不过这些尸体诈尸之后有什么攻击性吗？或者说对你们造成什么威胁了吗？”我问。

（未完待续）

24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3 02:4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的是 54 式手枪及其使用的 51 式手枪弹，其中图 1、2、3 为 54 式手枪，图 4 为 51 式手枪弹，口径 7.62 毫米，穿透力与杀伤力在手枪当中都属于较

强的型号，图 3 中的介绍也说的很明白，除了能有效杀伤人体以外，对马匹一类的大型动物也具备杀伤力，是 92 式手枪全面列装之前，我国主力的军用及警用战斗手枪，而由于该枪及所使用的弹药战斗力强悍，所以在早年的刑警当中，一般只有出比较棘手的任务时，才会配备此枪。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468302.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46830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46830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468305.jpg{EIMAGE}

248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3 02:43

好了，今天的图片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4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3 18:52

楼主忙活了一天终于坐下了，开更

251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3 19:03

“危险还是很大的，我有一个同事，当年刚刚从警校毕业，那会儿还处于实习期，他缺少经验，不过——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应对这种情况的经验，但起码因为老练的多，所以心理素质要好一些，他当时一看这个场面就有点吓懵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诈尸的尸体吧，就伸手去抓他还掐他的脖子，力量相当大，要不是我们解救的及时，就得把他给掐死了，救下来的时候脸上都被抓花了，头发也抓掉了好多，衣服上也撕破了三四处，然后我们就开始跟它们来回周旋，那个场景就跟小时候玩的‘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似的，只是我们这帮正牌警察被对面追的到处跑，不过经过大概十分钟的较量，我们就这种诈尸的尸体好像没什么方向感，很多时候只是到处瞎跑，我就亲眼看到其中好几个撞到墙上和树上把自己撞倒的，但有一些会主动攻击我们，我主要是担心这种东西跑出去再危害其他的群众，再加上数量比较多，最后我狠了狠心就下令可以开枪，说出了事情我担着责任，4 个人，4 把 54 式手枪，以汽车为掩护，不大会儿便打翻了十多个，最后那个殡仪馆守夜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只大公鸡，他一掐鸡脖子，那鸡就仰着头‘喔喔喔’的叫了起来，说来也奇怪，这鸡叫声比手枪还管用，一连串的鸡叫出去，原本还在四处乱跑的尸体就跟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哗啦’一下全部瘫倒在地上了，又等了几分钟，看彻底没事了，我们上前检查了一下，的确是毫无生命迹象，都是些死人，这才开始手忙脚

乱的叫人来勘察现场，毕竟这事儿太大了，不是我们一个刑警队能捂得住的。”龚锦华说。

“那这些尸体中枪之后什么反应？54 式手枪打它们的时候效果好吗？”我问，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对这种问题比较感兴趣也比较关心。

“效果很好，而且我感觉它们比人好对付，因为不论打哪里，基本上都是第一枪一个，不费劲儿，人挨了一枪如果不是打在要害上那可能还有反抗能力或者是再挣扎一下，但它们被打中之后立马就倒地不起了，一动都不动，其实后来我再想想，也就是以前没碰上过这种事，第一次见死人诈尸扑活人，还这么多，感觉很吓人，但实际上它们除了‘邪乎’一点以外，一点也不厉害，所以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龚锦华说。

“那这件事情之后怎么处理的？是就这么完了吗？”我说，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还在琢磨，看来这种简单的诈尸的确与老山前线上出现的那种“走影”没法比，那东西被自动步枪、班用轻机枪集火射击，只要不打碎了都死不了，攻击力更是十分骇人，而这诈尸的玩意，被小小的 54 式手枪不论击中什么位置就都能一枪撂倒，甚至自己撞墙上就完蛋了，攻击力与攻击手段也都相当低级，而且最关键的是“走影”目标明确，甚至还有一定的组织性，但后者就有点“瞎胡乱”的意思了，所以两者虽然乍一看在性质上都比较接近，

毕竟都是尸体的直接产物，但实际水平还真就无法相提并论。

但话说回来这也对，否则如果那些诈尸的尸体和“走影”的实力相当，那当时就他们这几个人，这点火力，除非出现奇迹，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而且还会死的很惨。

（未完待续）

252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3 19:14

“那肯定完不了啊，几十号尸体集体冲出殡仪馆，这种事情不说调查事件背后的真相吧，就说怎么不让消息外泄，以及堵住一些消息灵通的媒体的嘴巴，就都是难题，当场的目击者一共是我们 4 个人外加那个片警以及守夜人，片警好说，他毕竟也是警察，懂这方面的纪律，而那个守夜人我们可是把他带回队里给他做了整整一天的思想工作，并从局里申请了一笔 5000 块的抚恤金，这才保证了他没把这事儿给传出去。”龚锦华说。

“5000 块钱在 1995 年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不是个小数字，能抵得上一个工薪家庭数月的收入，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算不算是封口费？”我说，

“哎——叫封口费就太难听了，应该叫‘保密费’才对。”龚锦华听我说到“封口费”这三个字的时候，先是很尴尬的一笑，然后拉着长音“哎”了一声并如此说道，我听罢也是一笑，随后接着问：

“那这么多尸体弄了个乱七八糟，它们的家属那边又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其实还真不难办，就是多找人手，趁着天没亮就把尸体都整理好了再放回去，有一些被我们开枪击中身上有弹孔的，就找入殓师来化化妆，弹头还在体内的就先取出弹头，被子弹打穿的，就直接用蜡把弹孔补上

（注：这个方法到现在也比较常见，主要用于尸身不完整的尸体在遗体告别时的化妆，比如车祸或者是跳楼死亡的尸体，因为巨大的外力撞击导致尸体残缺的部分，就要用一种特制的蜡或者是类似的材料给按照人体破损位置的形状补上，好让家属以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见亲人最后一面，否则的话，摆着一具“七零八落”的尸体供人遗体告别，那就太难看了），

反正又有寿衣遮挡，家属看不出来，然后只要一火化，那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再加上封锁消息，这个尸体破损的问题也就无所谓了。”龚锦华说。

“那你们在把这个事情向局里上报的时候，局里面有什么反应吗？”我说。

“开始写的是文字材料，我们6个人，联名签字，但局里不相信啊，还认为我们是不是闯了什么祸在这里编瞎话想蒙混过关，幸亏那个殡仪馆里有监控，我们把录像拷出来作为铁证，这才证明了我们没说假话，也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龚锦华说。

“监控？1995 年的时候监控这个是个比较‘稀罕’的玩意儿啊？除了部队、司法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等‘暴力机关’之外，地方单位一般也就是银行这种比较敏感的地方才会有，这家殡仪馆里怎么会有？难道是预防有盗尸的？”我说。

“这倒不是因为预防盗尸的，而是因为我们这边当时有在送葬时给逝者配套他/她生前最爱的金银首饰的习俗，按照规矩，这些东西在临火化前都要戴在逝者的尸体上，直到火化前一刻，才摘下来收归到其家属手里保管，而正因为有这个习俗，在这之前就出现过多起有入殓师以及其他殡仪馆工作人员以职务便利监守自盗，盗窃逝者身上贵重物品的案件，后来殡仪馆方面为了防止这类情况再次出现，就安装了数部高清摄像头进行实时监控，要知道，那时候就是市局里也没有几部高清摄像头的，所以说这个殡仪馆从规模还是技术上来讲，在当时都还是很先进的。”龚锦华说。

“好吧，那么上报之后又有没有新情况发生？或者说你们继续追着这个案子查下去了吗？”我一听，他的这个解释倒也合情合理，便也没有必要再在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上继续纠结下去，就接着问。

而我在说的时候，就有意的看了一眼摆放在茶几上的整整 6 种不同包装摞在一起的药，在我走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这

些药了，在来之前听他以前的同事说过他现在身体不好，所以猜出那应该是他吃的，我这个眼神有点暗示的意思，就是想问他这个病是怎么落下的，跟这个案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如果他没有领会我的意思，那我就再找机会直接问，不过龚锦华那毕竟也是从事刑警一行多年，并当过刑警队副队长的人，虽然身体素质因为疾病的折磨已经不行了，但头脑还很敏锐，看到我的眼神之后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想法，随后他便喝了口水润了润因为刚才对话而有些干涩的嘴唇，突然用一种很严肃，又很沧桑的声音对我说：

“其实，接下来的事情才是重点。”

我听他这么说，顿时来了精神，知道采访他的这一段的重点应该是要出现了，便说：

“是正面遭遇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为的凶手了？”

（未完待续）

25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3 19:55

“是的，但不是遭遇‘那个’，而是‘那两个’。”龚锦华说。

“两个人？还是团伙作案？”我说。

“不是人，是.....唉，是什么玩意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人。”龚锦华说到一半欲言又止，然后深深的叹了口气，接着又猛喝了一大口水，从他的反应来看，这段记忆的确是

触及到了让他难以释怀的部分了。

“不是人那是什么？”我说，我来做此次采访自然对这起事件的性质早已心里有数，但出于采访的规矩与技巧，我都不能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那是僵尸啊，还是鬼啊，还是妖怪啊之类的话，得让受访人自己说出来才行。

“从外形上来说，是一男一女，这两个家伙长得都挺别扭，这种别扭还不好用语言来形容，就是吧，你说他俩是个人的样子，但仔细看又感觉哪里不太对，看着就给人一种身上难受，瘆得慌的感觉。”龚锦华说。

他这么说，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恐怖谷理论”，所以这里就要说一点题外话了：

这个理论诞生于1969年，由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提出，简单的说，就是某一个类人形物体在与人类高度相似却又不完全一样的时候，就会引起人类的极度反感与恐惧，它们身上任何一点与人类不同的地方都会被人类迅速的无限放大，并在潜意识中反复进行妖魔化，而根据这种效应衍生出来的恐怖流行文化非常多，比如欧美著名的丧尸文化、小丑文化、布偶（包括娃娃）文化，以及日式恐怖中的“精神污染”都是属于此类，而所谓的“精神污染”是什么，举几个例子，比如日本恐怖游戏《寂静岭》系列，包括诸如贞子、伽椰子等著名女鬼形象也属于这个范畴，特别是在《寂静岭》中那些形态肮脏、扭曲到了极致的怪物，比如没有五官，动

作歪曲的“女护士”则是在《恐怖谷理论》上“做文章”的典型。

总而言之，涉及到此类特征的产物一般都是在类人的外表下对人类的某些部位进行刻意的扭曲，比如行动姿势（丧尸），五官（小丑），神态（布偶），乃至整体（“精神污染”类），这种表现手法会让绝大多数人对相关产物在短时间内产生极端的厌恶或者是恐惧，亦或者是两者兼存。

（注：关于“精神污染”，它的含义比较广，除了上述的具象化形象外，还会以歌曲的形式出现，这类歌曲一般都有歌词诡异且曲调刺激性强的特征，冲击受众人群心理防线的模式及原理与具象化的形象完全一致。）

好了，说完了这个题外话，咱们言归正传——我一看他的确是没法给此二物下定义，就换个方向继续问道：“那你们是怎么和这两个凶手遭遇的？有更新的线索然后找到的它们吗？”

“不是线索，是有人来报案了，而且报案的就是上次我提到过的考古队，第一具尸体生前给他们送担担面的那个考古队。

他们来报案说在开棺的时候有东西跑出来了，要我们提高警惕，这种话要赶在平时，估计得拿他们当神经病给轰出去，但在考古队报案的时候，前面说的那些怪事都已经接连发生这么多，所以说不相信吧，但事实又摆在眼前，再加上

考古队毕竟不是一般的普通群众报案人，这些人怎么说也算是知识分子，应该不会无聊到这种拿报假警来取乐的程度，所以我们就先按照受理报案的程序走，开始进行问询和做笔录，在做笔录期间他们说了很多关于府南河中 4 具尸体以及家畜大量死亡还有殡仪馆集体诈尸的事情，其掌握的细节甚至比我们还要详细，然后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开馆时跑出来的东西做的，期间一直想办法解决，但后来发现仅凭着考古队的能力完全解决不了了，这才选择来报警，希望我们警方能提供支持。”龚锦华说。

（未完待续）

25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4 01:1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一张，一张关于《恐怖谷效应》的图，主要表达了人类在潜意识里对于自己或者是同类相像但又有明显有区别的实物的厌恶感与恐惧感，除了这些，对常见的、常识内的场景如果也出现“似是非是”的现象的话，同样会出现上述的效果，这也是绝大多数人为什么感觉鬼的各种形象很可怕的根本原因之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517939.png{EIMAGE}

25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4 01:1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52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4 19:00

“那考古队方面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从古棺中跑出来的东西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只是他们在这期间试图自己解决，但随着时间的拖长特别是相关怪事的频发，他们发现事件本身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所以最后才便选择了报警处理？”我说。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来报警，而且情绪非常激动，要我们一定警惕起来的话说了不下十几次，我们就问跑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啊？报案人说叫‘魁尸’，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电视剧或者是香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这种词儿，写在笔录上读起来还感觉有点别扭。在笔录结束之后，考古队方面提出要求，说这件事事关重大，想要配合我们一起行动，对破获此案也有帮助，我们呢，开始的态度说实在的是比较敷衍的，首先是他们说的话太没谱儿了，其次是刑侦方面的事情，他们作为考古人员挖挖古墓保护文物什么的很在行，可破案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想着先把他们送走，再从长计议怎么办。

结果到了当天晚上，就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市火车站发生了重大袭击事件，有不明歹徒在列车上对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不仅我们要上，连附近的武警都赶来支援了，听说足足有一个中队，电话打完全局上下就都动起来了，所有直接参与行动的人都在忙活着领取警械，我们队里的队长三步并两步到我跟前抬手就塞给我一支冲锋枪，还有一件防弹衣，又在桌子上放了 3 个弹匣，让我一分钟准备好，然后立马等车出发，这时候我猜意识到真是出大事了，因为我们刑警出任务，携带警械是有级别划分的，普通的抓捕行动只带手铐就行，如果嫌犯持有如刀斧一类的武器，就携带 64 式手枪，而进一步要是有土制枪械一类的武器，就换 54 式手枪，另外会申请武警支援，规模通常不会超过一个小队，像刚才我给你说的殡仪馆诈尸那事，虽然没有武警，但因为作案手段特别残忍，且嫌犯身份不明，这才为了提高安全系数，让我们领取的是 54 式手枪。

而只有特别特别严重的案子，才能给配发冲锋枪，比如目标嫌犯手里有制式武器，在那之前我跟缉毒警还有武警配合抓过武装毒贩，就是这套配置，可当时不仅拿给了冲锋枪，还去了一个中队的武警，这阵仗就刑事案件来说实在是太大了。”龚锦华说。

“当时配发给你的冲锋枪是什么型号你还记得吗？”我问。

“这个当然记得，我们局里就一种型号的冲锋枪，就是 79 式，一次能装 20 发子弹，精度很好，杀伤力也大，就是

射速太快，开枪的时候稍不留神，手指抬的慢了，一‘梭子’（注：既弹匣）子弹就全打完了。”龚锦华说。

他这个回答倒也在我的意料之内，因为79式冲锋枪在当年的确是我国的主力警用冲锋枪，不过在设计之初它并不是作为警用武器的，而是在对越作战中诸如56式、81式枪族以及63式自动步枪的长度相对较大，在丛林这种狭小条件下转身不便，容易钩挂树枝等杂物，而且丛林战因为遮蔽物多，双方在发现对方并开始交火的时候往往距离已经在30米甚至是20米以内，步枪的中远距离精确射击优势在这个环境下发挥不出来，而早在抗美援越期间美军的M16A1在越南作战时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

相对于普通步兵，侦察兵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的需求就更加突出，再加上对越作战中交战双方以侦察兵为主力的特种作战非常频繁，所以为我军研制一种火力猛烈且短小精干，专门用于丛林近战且可以在突然遭遇后能在短时间内压制住越军的枪械就被提上了日事议程，而最终的产物便是79式冲锋枪，从战术定位的角度上来讲，与其说它是冲锋枪，更不如说是我军把它当做了“冲锋手枪”来用（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影视剧中出镜率最高的“匣子炮”，也就是毛瑟C96型自动手枪就是典型的冲锋手枪，在装备20发容弹量的长弹匣时，配合可以作为枪托使用的硬质枪套，可以抵肩全自动射击）不过后来随着对越作战主要战事的结

束，79 式冲锋枪在部队当中的地位就显的有些尴尬，过快的射速，以及使用手枪弹导致无法与步枪比拟的射程及火力让它有点鸡肋，不过这并不妨碍它是一种好枪，相比在部队的短暂服役生涯，它真正的“辉煌枪生”实际上是在军用领域退居幕后在警用领域担纲主力后才开始的。

（未完待续）

25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4 19:02

“那到达事发地点之后，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我说。

“在队长还有我带队到达事发地点的时候，先到的一批武警已经把列车给包围了起来，周围的老百姓也刚刚疏散干净，因为事发突然，四周到乱糟糟的，看着这么多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还真有点打仗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趁着事态还没有恶化之前展开部署，跟后到的那批武警一起把有利的射击位置都占好，剩下的事情就是听命令。”龚锦华说。

“那考古队所说的这两个‘魁尸’就在火车上吗？”我问。

“不仅在，而且与我们发生正面交锋了，这两个家伙，简直太厉害了，可以说它们俩的出现彻底的颠覆了我的世界观，恐怖电影里才有的东西竟然活生生的出现在了现实生活里，再想起考古队在笔录里说过的话，也确实真不是危言耸

听。

它俩当时就在车厢里，通过目视观察，车厢里已经没有乘客了，但能看到两个黑影在快速闪动，我们局长也亲在到了现场，他站在一辆猎豹指挥车上，用高音喇叭对着车厢大声喊，喊得就是诸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弃抵抗，请求宽大处理’之类的话，一共喊了三遍，但里面除了黑影还在不时闪动之外就没有别的反应了，因为不了解里面的情况，不能贸然突入，就用大口径防暴枪往里面打催泪瓦斯，打了两颗，烟雾散开之后接着便有动静了，事发的那节车厢先是左右来回晃动起来，就像有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剧烈摇摆一样，你要说汽车这么晃那很常见，但火车能晃起来，这得多大的劲头儿啊？

晃了大概几秒钟，接着就是两声巨响，我眼睁睁的看着车厢的车顶车顶被撞出来两个大洞，然后外形貌似是一男一女的两个东西就随着破洞的开裂而跳了出来，局长以及在场的一位武警中队的中队长见状根本没有二话，直接就下令开火了，上百条枪同时开打，现场顿时就枪声大作，我端着冲锋枪对准其中那个有点像女的一个来了四次短点射，每次5发子弹，打空了一个弹匣，而打出去子弹倒是没浪费，全都命中了目标。”龚锦华说。

“那个年代的列车基本上都是绿皮车吧？整个车厢包括顶部都是纯钢制造的，这都能强行顶破？”我说。

“绝对没错，就这么‘咣’的一下，车厢上就破了两个大洞，它俩就从里面飞出来了。”龚锦华说。

（未完待续）

25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4 19:08

“那开火之后的打击效果怎么样呢？比如你命中的那些子弹有没有杀伤到它们？”我心里明白当然这俩被考古队称作是“魁尸”的东西肯定不好对付，能用枪就这么容易的给打死了，也就没后面的事儿了，但看他没一口气说完，就多问了一句。

“别提了，子弹击中他俩就跟打在铁块上的效果差不多，打的火花四溅，很多子弹击中之后都直接弹开了，跳弹把站台上水泥柱子都打成了‘花脸’，但人家这‘二位’屁事没有，那皮硬的都快赶上坦克了！武警拿着自动步枪打它们都是这个结果，更何况我手里的冲锋枪？我那一个弹匣的子弹打了跟没打没什么区别。

不过有一点很特别，就是子弹打在它们身上溅出来的火化不是常见的那种明黄色，而是一种类似蓝紫色，偏重于紫色一些。”龚锦华说，他说的这种打击效果也在我的意料之内，能用肉身把钢制的绿皮车车顶给强行撞开一个可以容一人通过的大洞而毫发无损，这已经说明了其身体强度肯定非比寻常，断不是普通血肉之躯可以比拟的，而子弹打上去溅

出火花，完全实属正常，而跳弹这种现象则是一种子弹或炮弹击中极为坚硬的目标后无法侵彻到目标体内而被弹飞的现象，结合可以轻易顶破钢制车顶的表现，子弹打在上面产生跳弹，同样是毫不意外的，至于火花的颜色为什么会是蓝紫色，这个问题我虽然很想知道是答案，但龚锦华显然是不知道的，不过在本次采访实录的后期，我还是在专业人士那里得到了准确的答复，关于此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没说到，所以暂且不表，后文会有详述。

“那这场遭遇战有没有造成伤亡呢？”我问，就他已经透露出的这些信息来看，不用想也能知道这次对战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我就不问有没有消灭掉这两个魁尸的问题了，而是反过来问参战人员有没有什么损失。

“唉，对于执行一次针对危害社会安全的任务而言，伤亡是相当大的，先不说受伤的，仅仅是牺牲的，我们这边一共有 7 名同志，3 名武警，2 名刑警，1 名民警。当时集中火力打它俩没有什么效果，这俩家伙就从车顶上跳下里了，那说是跳，其实我看跟飞也没什么区别，一纵身就能上三四层楼这么高的高度，然后直接跳进了我们这边的人群之中，四只手就开始左右挥舞，凡是它们的手挥动经过的地方，都能带起一阵风来，这风吹到身上的感觉太难受了，而且很矛盾，之所以说是矛盾是因为风吹过之后，身上感觉彻骨的冷，关节就像锈住了一样，动都动不了，但五脏六腑却又感觉火烧

火燎的疼，怎么说呢，对！有个词叫‘冰火两重天’，说的就是我当时的感受了。

这还只是被带起的风吹到的感觉，被直接打上那就太惨了，我刚才说的牺牲的那 7 名同志里，有 4 名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打死的，因为距离它俩太近，来不及躲闪被它们用手拍中，当场眼看着就萎缩成了一团，干枯的就像枯死的树根一样，而且四个人的姿势也完全一样，都是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身体卷曲成一个类似婴儿的那种姿势，最诡异的是他们的脸上都带有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说真的，那个表情我看到眼里就感觉浑身发紧。”龚锦华说。

“这种特征与之前在府南河里打捞上来的四具尸体是不是很像？”我问。

“对，是比较像，但又不完全一样，府南河里的四具尸体非常坚硬，就跟被冷藏过似的那种感觉，但在火车站被直接击中后牺牲的这 4 人没有这种现象，虽然身上也很亮，可身体还是柔软的，并没有那么僵硬。

当然了，这些都是我后来听法医说的，他们也只能写出尸体的死亡特征，具体的死亡原因，还是没有弄清楚。”龚锦华说。

“那你接着说。”我将采访中的关键点逐一记录下来之后点点头示意他继续往下讲。

（未完待续）

255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5 19:16

来了来了，终于解封了

26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5 19:20

昨天楼主要更的图是正文中新提到的两种枪械，一是 64 式手枪，二是 79 式冲锋枪，这里先说一下一个关于 64 式手枪的疑问，为什么说在情况升级的情况下反而将 64 式换为 54 式呢？可能一些只看字面看到前者比后者的型号数字大的看官有此一问，这里楼主就科普一下：

首先，两者虽然都是手枪，但战术定位是不同的，比如 64 式是“自卫手枪”，主要用于在使用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防身自卫时使用，而 54 式手枪则属于“战斗手枪”，是可以在适合的环境下（比如室内的近距离交战环境之中）主动打击目标的武器，这种定位上的区别也就让两者在设计上有本质的不同。

其次，两者虽然口径相同，都为 7.62 毫米，但子弹的规格却是不一样的，正如图 2 文字中所介绍的那样，64 式使用的 7.62×17 毫米手枪弹，而 54 式使用的则是 7.62×25 毫米手枪弹，后者比前者的规格要大一个级别，发射药更多，弹头质量更大，杀伤力、初速等指标也就更强。

所以，综上所述，尽管 64 式的定型装备时间比 54 式更

晚，技术上有相应的进步，但从作为武器的层面来讲，54 式的战斗力远在 64 式之上，这也就是情况升级后，手枪会从 64 式变为 54 式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一种火力乃至正题战斗力的强化。其实这一点从外形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相比 54 式的粗犷霸气，64 式则显的更加小巧玲珑，而就现代而言，54 式的接班人则是 92 式 9 毫米手枪，是一种比 54 式性能更加强大的全尺寸“战斗手枪”。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59438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594382.jpg{EIMAGE}

26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5 19:49

经过投诉，主号有好了，果然是图片的问题，快折腾死楼主了.....继续更新

26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5 19:54

接下来的情况说来就有点丢人了，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过来围剿它俩的，结果反过来变成被它俩追着打了，一百多号人外加装甲车被两个怪物追着打，一路从火车停车的月台，打到了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在这期间又陆续牺牲了 3 名同志，也就是 7 名牺牲人员里除了最开始的那 4 名以外的 4 人。而

我们局长也是老刑警出身，当时就已经有30多年的警龄，他的警龄比我那会儿的年龄还大，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可也没见过这种阵仗啊，当时他看自己手下的弟兄被打的这么惨，都急了眼了，要过来一支自动步枪就要往上冲，那个武警中队的中队长反应更激烈，直接对着对讲机就骂娘，我离着他挺近，因为现场嘈杂，我听不全他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但有几句我还是听见了，好像是说要军队派飞机来炸，我滴妈哎，先不说这现不现实，就是真来了飞机，那这车站也别要了，得非得跟着一块被炸个稀巴烂不可。”龚锦华说。

“那最后局势是怎么发生逆转的？或者说出现了什么转机让你们摆脱了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况？”我问。

“这个转机我认为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奇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们退到候车大厅的时候就已经退无可退了，候车大厅的外面就是一条主干道，外面车水马龙的，虽然已经因为这事儿戒严了，但四面外围还是有很多看热闹的老百姓，这么激烈的枪声，不可能瞒得住所有人，而且距离再远一点更有大量的居民区，如果我们不能讲它俩阻击在火车站，而让它俩逃出去的话,那造成的伤亡肯定就不是7个个问题，而是成百上千人的问题，有些觉悟高的同志都直接堵在了候车站的门口，意思就是‘想出去先从我身上踏过去再说’，其实那俩东西纵跳入飞，真要走我们还真就拦不住，但可能是当时杀心大起，想把我们一网打尽吧，所以就没走，而是

和我们纠缠混战在了一起。

而奇迹发生的地方就在候车大厅通往月台的那个检票口的位置，在检票口的上方，挂着一面巨幅的油画，画的是毛主席像，我听说那副油画在1955年的时候就挂在这里了，是按照天安门油画1：4的比例缩小而成的，那时候这个火车站还非常小，但后来经过数次扩建，这幅油画一直没有动地方，就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以表示对伟人的缅怀。

它俩出现在在毛主席像下面之后，突然就变的不正常起来，就像惶恐到了极点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嚎叫，叫的那个难听啊，它们不仅停止了对我们的攻击，最后居然顺着追杀我们的原路又连跑带飞的回去了，等我们再追过去一看，它俩已经跑没影了，车站的另一边是稻田跟大山，还有一些零星的村落，相对于闯入市区而言，它俩跑到那里造成的损失会小一点，我们连阻止它俩前进的能力都没有，就更不用说消灭它俩了，所以这也算是个比较好的结果。”龚锦华说。

（未完待续）

260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5 20:12

“嗯，我的价值观倾向于唯物主义，不过对神鬼也不完全否定，而关于这事我至今仍然坚定的认为那一次出现那种情况不是巧合,用唯心主义的话来说,那就是伟人的力量‘显灵’了。”龚锦华说。

“嗯，那另外牺牲的3人是怎么死的，也是像前面一样被击中后变成了类似府南河中的那种尸体吗？”我说。

“有1个是，另外两个不是，那两个比这种结果还要惨烈，他俩当中第一个牺牲的是被那个像女的那个用手直接击穿了胸膛，整个人都被打透了，然后再萎缩成类似干尸的那个样子，而第二个牺牲的则是被像男的那个用掌从肩膀处斜着给劈成了两半，我们所有人可都穿着防弹衣呢，但在它俩的攻击之下，感觉就跟豆腐一样脆弱。”龚锦华说。

“好吧，不过这也不怪，它俩能把火车厢的顶部给轻易撞开，又能无视手枪弹、步枪弹的攻击，外加抵挡重机枪的近距离直射，这种道行的东西能徒手穿、劈人体，说句难听的，那属于——正常现象，至于防弹衣，我想别说是警用的软式防弹衣了，就是军用的插板硬式防弹衣在它们前面也如若无物，你也不必为此事纠结。”我说。

“是啊，想想这两东西的厉害，再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这点伤又算的了什么呢，在直面它们进攻时能活下来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龚锦华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身体出现问题的？或者说是开始不舒服的？”我说，而关于毛主席像吓走魁尸这个说法或者说是现象，我对于这种结果感到些许以外，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伟人镇邪的说法自古有之，关于这个问题，后文会有详解，这里就暂且不做细表了。

“那是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在现场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因为神经很紧张，所以没感觉出来，等回家之后就开始不行了，先是呼吸困难，然后就是四肢冰凉，就是冷到好像有人把你的手脚按在冰水里的感觉一样，再然后就是胸闷，开始想吐，我感觉实在忍不住了，就趴到洗手间的洗漱池上吐了起来，呕出来三口全是黑血，而且里面还带着一些一片一片的东西，看着就好像是冰碴，第四口就吐了一口很大的，把洗漱池都‘染黑’了，除了嘴巴，鼻孔里也往外喷这种带着固体物的‘黑水’，而其中最大的一块类似冰碴的那玩意都跟酒瓶子底差不多，吐完第四口之后接着我就晕了，我当时记忆里的最后一幕就是满满一水池的黑色，以及镜子上因为呕吐而迸溅上的密密麻麻的黑点。

再后来就是我爱人回家，她那会儿正好在话剧团演出，演出完了一进门就发现我晕死在了洗手间里，我体重比较大，她搬不动我，最后叫了邻居来帮忙，打的 120，用急救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抢救了 3 天多才保住了这条命。”龚锦华说。

“那我猜出现你这种情况的人肯定不止你自己。”我说。

“是的，除了我以外，还有 16 个人也出现了类似症状，有轻有重，相比来说，我算是中间的吧，最严重的现在天天得在热水桶里泡着，只要一出来就‘冻’的不行，而我这种，靠吃着药还能维持一下，起码上街走走还不成问题，但一到阴天下雨或者是下雾的时候就特别难受，大晴天则好一些，

特别是晒太阳的时候能把我的难受感降到最低，所以我就天天盼着能有个大太阳在外面‘挂着’，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最大的幸福之一就是晒太阳了”龚锦华说。

“那医院没有说病因吗？”我说。

“哼，他们要能说的出来病因，法医也就不至于查不出来那些尸体的具体死因了，在医院里抢救也只是让我不死而已，你看看我桌子上的那些药，全都是提高免疫力的，我能恢复到今天这样，其实还多亏了没间断了吃中药，我每天光喝掉的中药就能论锅算，药性也都一样，全是壮阳火的药，那大夫告诉我，如果我断三天不喝，就会死于阳衰，中医的这些东西我也不太懂，但喝了这么多年，效果的确不错，要不然我估计我都活不到今天。”龚锦华在提到医院和法医的时候，颇有不满之色，看得出来，他对现在法医方面也没搞清楚尸体的死因乃至他自己的病因意见很大，而我后来在临近结束关于成都僵尸事件的整个采访时才在偶然中得知，给他开中药的那位中医，竟然就是前面采访过的法医张公昌的那个开中医药铺的朋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加上你，受伤的 17 个人是不是都是被你刚才说魁尸挥动手臂时带起类似‘风’的现象击中后的结果？”我问。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问过几个跟我比较熟悉的，他们的确在后来发病之前都与我有差不多的情况，就是

四肢冷到麻木，但心里却像有火在烧。”龚锦华说。

“嗯，这就说的通了。那那两个魁尸逃走后，警方又采取什么行动了吗？”我问。

（未完待续）

26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5 22:25

楼主再最后常识一次把昨天没更完的图片更完，如果这次更完之后明天楼主没有按时更新，那么就说明楼主又被系统封禁了，那么以后楼主以后就会把那些需要讲解问题上以纯文字的方式发在每次更新的后缀上。

假设没有被封，那楼主以后还会继续更图，不过会用一点新方法，而说这些话是想先给各位看官打一下“预防针”，不管怎么样，楼主会尽力的。

261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5 22:26

说完了，64 式手枪，再来说说 79 式冲锋枪，该枪使用与 54 式手枪相同的 51 式系列手枪弹，其中主要包括普通的 51 式铅芯弹，以及增强穿透力的 51B 式/型钢芯弹，虽然使用的弹药相同，但 79 式冲锋枪作为一种冲锋枪在射速、初速、精度等方面都远远优于 54 式手枪，所以在压制能力、射击精度以及穿透力上也都远远优于 54 式手枪，实际上上述这些优势也就是等于增强了整体的火力与战斗力。

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79式冲锋枪的精度，该枪的全自动射速高达1200/分，虽然由于射速太快不好掌握，但它的单发精确却非常优秀，所以在解救人质的战斗中，警方力量往往会将其调整到单发射击模式并把它作为20-50米上的“超级距离狙击武器”使用，在射击技能优秀的射手手中，于上述距离上完全可以做到“说打左眼不会打到右眼”的程度。

除此之外，79式冲锋枪相对于54式手枪来说的精度与穿透力优势则主要得益于它比54式手枪来说更长的枪管与更大的战斗全重，在更长的枪管下，就可以更充分的燃烧发射药燃烧，这样就使初速更高，从而穿透力更强外加后坐力更小，再加上比54式手枪大的多战斗全重，更加进一步的吸收了部分后坐力，在这些特点的综合影响下，让79式冲锋枪的精度十分优异，堪称“冲锋枪中的狙击枪”。

图1为79式冲锋枪的标准照之一，而图2便是我国民警身背79式冲锋枪在执行任务，当然了，图2的拍摄年代已经在2000年以后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60039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600399.png{EIMAGE}

2619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6 00:12

楼主来解释一个事情:2568、2601 楼的内容有些重复了，主要是 2568 楼的内容发出去之后把楼主给封了，然后被系统删帖，然后楼主在申诉解封之后就重新编辑了一下内容发了 2601 楼的内容，但没想到申诉之后除了解封以外，系统把 2568 楼给恢复了。

262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6 13:32

“当然采取了，不过也没有其它的好办法，就两条：第一是加大搜寻力度，第二是加强市区内的警力部署，防止它们再出现伤人，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成都市，你说又不是打仗，不可能采取宵禁式的强行戒严，所以几千人的警力在整个市内一散开就看不见什么了，师范大学那边就我知道的，起码在这事儿平息之前，又出现了至少 2 个受害者，还有武侯祠那边也有人遭到袭击了，有死有伤，死者的死亡特征全部都跟府南河里的 4 具尸体一样。

而再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医院的住院部养伤，没有再参与过相关的行动，不过外面的流言就传的太凶了，我还听给我换药的护士跟其他护士谈过这事儿，说僵尸跑到医院里来咬人，把这些个小姑娘吓得不愿意来上夜班，害怕被僵尸给盯上，她还给我说一上夜班就吓得要死，能换班就尽量换，换不了就带着一兜子大蒜，因为听说僵尸怕大蒜。

最夸张的是还有好几个护士叫自己男友陪着自己上夜班的，他们就在走廊的长椅或者是没人的陪护病床睡觉，仅我见到的就不下五个。”龚锦华说。

“僵尸怕大蒜？这护士怕是被忽悠了吧？从鬼怪系流行文化的角度来说，怕大蒜的是吸血鬼，僵尸怕的是糯米才对。”我说。

“对对对，是带了一兜子的糯米，是我说错了，在医院养病的日子里我整天都迷迷糊糊的，所以也就记不清楚跟那个小护士具体是怎么说的了，见谅见谅。”龚锦华说。

“哈哈，这没什么，说不定僵尸真怕大蒜呢，毕竟那味儿不好闻。”我笑着说。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僵尸根本就到不了成都来！”龚锦华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成都小吃里臭豆腐不次于长沙那边，还有韭菜炒鸡蛋也是成都小吃的一绝，这两个一个吃之前，一个吃之后，那味儿可比大蒜厉害多了，僵尸要怕这个估计连龙泉驿区都进不来就得被熏出去！”龚锦华说。

我闻听此言不禁大跌眼镜，心说嘿！这龚警官还挺会开玩笑，我刚才还以为他有什么正经话要说呢，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一套，想来也好，也许要不是他能始终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心态，就他这沉重的病情，恐怕早就凶多吉少了。

“哈哈哈哈哈，你真幽默，嗯——好了，那在今天采访的最后，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大笑一阵后收住笑容如此说。

“请说吧。”龚锦华看我一本正经，他便也严肃了起来。

“你为了这次事件付出了提前退休，大好的前程就此中断，并落下了重病缠身的代价，你后悔吗？”我问。

“嗬，我对你当然不能说后悔，可我又真的后悔了，后悔当初我动作怎么这么慢，没有替我的兄弟去死，后悔那时怎么没狠心跟我爱人一刀两断，好不让我拖累她这么多年。”龚锦华说完这话，下巴有一点微微的颤抖，我知道这话戳到了他的伤心处，就像采访越战老兵时一样，想起身后那些早已渐行渐远的如烟往事，总是免不了让人动容，如果再说下去，也许这个站起来八尺有余的男儿就要有泪轻弹了，不过恰在此时，屋门的声音响起，龚锦华的妻子买菜回来了，手里大兜小兜提了很多东西，我打眼一看，有鸡有鸭还有一条鱼，外加很多蔬菜，我瞧这个架势我再不走人家就要留我下来吃饭，于礼节来说这不太好，遂起身告辞，而龚锦华夫妇自然是一再挽留，说买了这么多东西就是为了招待我，最后实在是盛情难却，只好留下来吃了一顿晚饭。

席间，气氛比较轻松的是他们夫妻二人都不喝酒，我也是滴酒不沾，所以就少了互相劝酒的环节，只不过龚太太以为我可能会喝酒酒在买菜时带回来一瓶，当然，这瓶酒并没

有打开。另外，因为有他爱人在场，所以那些涉及到当年魁尸之事我俩都闭口不谈，菜过五味之后我收拾好随身物品，告别了夫妇二人赶回作为临时办公点的酒店客房，对这一天的采访笔记进行了初步整理。

我之所以在问到他伤情之后就结束此次采访，原因一来是接下来的事情，是即便作为刑警队副队长的他也接触不到的，二来是当时他已经被打成重伤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即便出院后也不可能继续参加接下来的相关任务，所以再问下去意义也不大，不过他在最后提到了师范大学，也就是四川师范大学与武侯祠均有人遭到袭击，并造成较大伤亡的事情还是颇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信息正好与网络有关于1995年成都僵尸事件的多个版本传言的细节是相吻合的，比如就有当年在川师大上学的学生在多年后回忆起此事时的口述中便有类似的内容。除此，网络传言中经常会提及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僵尸会化妆成人的样子坐着火车到处跑，看谁合适就咬谁，而结合龚锦华提供的信息，这个传言的出处应该就是成都市警方及武警力量在火车站围歼魁尸的那场战斗，毕竟外围围观群众非常多，要使相关消息滴水不漏的完全不外传那是不可能的，而传言流传的时间太久，以及不同的围观者在不同角度上看到的内容差异都导致了传言与实际情况的出入，但传言与现实之间的一个核心并没有变，那就是——火车，虽然战斗发生在火车站，但经过接下来的采访我发

现，当年在火车上也有一场腥风血雨，而且更具有传奇性，这件事的细节，我会在接下来的相关内容中有具体提及，这里暂不详表。

通过一些外围的资料查询，我还查到了当年这件事闹得最满城风雨的时候，成都电视台还专门只做了一期商业节目，名字就叫《僵尸夜袭成都》，这个节目借着各种传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导致很多人晚上因此不敢出门从而让热闹非凡的成都夜市一时间陷入萧条。

而以上种种，也许可以说明网络上那些流传甚光的传言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未完待续）

26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6 13:45

（3）受访者：时任考古队联络员汪明洋

我的第三个受访者是当年考古队的联络员，何为联络员？这是一个考古或者是其它项目的驻外（野外）科考团队中的常见职务，主要负责在深入原始森林、大漠、海上孤岛等荒无人烟的地形地貌时专门保证团队能与大后方保障力量联系畅通的人，除此之外，团队在外行动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支持，诸如资金、食物、饮用水、各类装备乃至协调所在地管辖力量等任务也一般都由联络员负责，以当年在罗布泊失踪的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失踪前所在的科考队人员

职务及名单为例

（注：该名单中的人名均为真名，未进行化名处理）

：

彭加木：队长，生化学家、植物病毒学家。

汪文先：副队长，水文学家。

沈冠冕；植物学家。

马仁文：化学家。

闫红建：化学家。

谷景和：动物学家。

包继才：司机。

陈大化：司机。

王万轩：司机。

陈百录：行政总管，军人。

萧万能：联络员，背着发电报的设备，军人。

这其中最后一个萧万能就是联络员，因为当时的科考行动的物资支援主要靠新疆军分区的军方提供，所以联络员就由军人担任，其所携带的淡水以及所使用的车辆均为军方协调支出，后来在科考队严重缺水的情况下，联络员甚至提议可以联系最近的部队驻地派军用直升机来运送饮用淡水及车辆所需油料，但因为出于不给组织增添麻烦的原则与成本太高（注：除了饮用淡水本身的价值外，加上运费等相关附加费用，核算后相当于每公斤水价值300元人民币，这放到

现在也称得上是“天价水”，更遑论是在1980年了）的原因而被队长彭加木否决，如果从事件内幕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萧万能所掌握的材料将仅次于甚至是不亚于队长彭加木及副队长汪文先，由此可见联络员在团队中的地位与具体职责。

（未完待续）

263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6 14:10

我为什么要把联络员的事情说的这么清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这次选取受访人的时候经过了精心挑选，以我目前要说的这个考古队为例（注：这里及以下要说的话与上面所说的彭加木科考队毫无关系，上面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大家看的时候不要混淆了），从常理来说，队长与副队长应该是对细节知道最清楚的两个角色，但往往这样的角色在接受采访时又会因为一些不能公开的原因而对当年事件的细节有所保留，而这些非常有可能被保留的细节却最有可能是整个事件中最关键、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再可以采访当年考古队队长及副队长的情况下，首先在受访名单上划掉了他们的名字，而其他人，则会因为所占高度不够或者是有一定局限性而无法呈现事件事件的全貌，如此，也一并划掉。

那么最符合我心中采访标准的，便是这个联络员了，他

既没有队长与副队长的那许多顾虑，同时还因为职务的特殊而拥有其他队员所不具备的信息高度与完整性，再加上他本人也并不难找，所以自然便成了我首选的采访对象了。

经过打听，联系到他本人后，得知他现在的工作非常体面，已经是某一线大学的考古系副教授，发表过数量可观的高质量论文，但相比这个，更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个说走就走的实干派，其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起码在全国范围内，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几乎没有他没去过的，而这些大量实地考察而积攒下的经验与见识，不是单纯通过专修理论高度就能弥补的，所以在采访开始之前，我就已经有了可以从他这里学习到很多高价值知识的信心。

随后经过简单的交流，我表明身份与来意，汪明洋很愿意将当年的事情讲给我听听，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憋在心里几十年了，憋得难受，找个人说出来就舒服多了”。

通过交流我发现他十分健谈，阅历的确十分丰富，可以称得上是眼界开阔，与这样的受访人交流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除了长见识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不累，不需要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的问，这就可以让两人的交流过程变的很流畅。

好了，前言说的够多的了，现在进入正题：

“汪教授，你好，你可以讲讲当年的那场‘涉灵’考古行动吗？”这次的采访地点是他在学校的办公室，我摊开采访笔记本，坐在他办公桌斜对角的沙发上开门见山的提出问

题。

这里还得说个题外话，大家不要嫌烦，因为不说清楚了容易引起歧义，要说的内柔就是“涉灵”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其意思很简单，是“涉及灵异”的简称，这也算得上是一个我们行内的“专业术语”吧，在采访或参与的事件及内容中，与灵异有关的，均被称作“涉灵事件”，而相关的电子与纸质文件都会贴上一个红圈中套着“涉灵”二个红字的标签作为事件性质的识别标识。

“嗯，这次考古行动牵扯的事情很多，你这么一问我一时还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要不就从头开始吧。

我与当时的考古队队长贺炳芳是同窗好友，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学的都是考古专业，当年我们一起上山下乡过，一起参加过文革，当过‘保皇派’，用那时候的话说，就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考古这个事情，外人看来往往会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极端认为这一行非常浪漫，非常有意思，可以全国给的的到处边跑边玩，国家拿着钱支持着，走到哪儿都有保证，多好啊，是不是？而另一个极端的人则完全相反，认为考古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每天跟一帮戴着高度数眼镜的老学究在一起，去挖一些破破烂烂的古代遗迹和文物，又脏又累还没劲。

我要说的呢，就是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第一种太过于简单化，世界上那里有这么好的职业，国家拿钱让你全国跑

着玩儿，干我们这一行那是要有很强烈的责任心以及进取意识的，而且竞争不仅仅只局限于国内，在国际上更加激烈，因为考古在国际上还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对鉴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作用都能影响到国与国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简单的讲，同行发表论文，有了新的研究成果，难道你就干看着吃老本吗？说小了，在国内不能屈居人后，说大了，在国际上不能给祖国丢脸，所以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肯定不是拿着公款到处游山玩水的那么一种状态。

而第二种呢，则太过于片面化，考古的确非常枯燥，但枯燥与否取决于你是不是真正热爱这个行业，如果只是因为一时兴起想来凑凑热闹，那自然是不行的，另外，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考古中分为‘实干派’跟‘学院派’，这两派的作风与工作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将这两个混为一谈，那也是不对的，比如说我吧，我就属于‘实干派’，用我们的话说，就叫‘下地干活儿’的那一派，一年几乎有8个月以上都在跟古墓、各种遗迹以及一线的出土文物打交道，而‘学院派’则是坐在办公室里搞学术研究，当然了，我刚才说过，我们‘实干派’也写论文，但这两派都要写论文的，区别是我们只写论文，然后‘下地’，而他们则是不仅要写论文，还出书立作，甚至有一些人以此为生，不是我说啊，‘学院派’的那帮子人，一个个的拉出来都号称‘著

作等身’，但可能他们写了大半辈子的考古论文以及考古书籍，却没亲身下过一座古墓，没有亲手打理干净过一件出土文物，考古考古，不‘考’怎么能行？要‘考’就得身体力行嘛！光动嘴皮子那是没有用的。

话说回来，最关键的还有是所参与的考古项目是什么性质的，比如说，用你的话讲，这次要说的这个考古行动，就属于‘涉灵事件’，那就相当的不枯燥了，不仅不枯燥，而且还‘刺激’的很，只是容易吧小命儿给弄丢了。”汪明洋说到这里，手一挥，苍眉一挑，那矍铄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傲骨之气，从他的话中，字里行间都透着对考古“学院派”的不屑甚至是鄙夷之情，我心里暗自好笑，感觉他都这把年纪了，心中的锐气还是烈，可想而知他年轻气盛时肯定是一个“一颗唾沫一颗钉”的汉子，再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也由衷的感叹这老爷子行！有强烈的荣誉感，能把事业置于生死之上，在任何时代，剥去道貌岸然者的虚伪说词之后而真正拥有这种精神的人，并不多见。

“那按照您的意思是说，实干派考古还会经常遭遇‘涉灵事件’吗？”我说。

“那是当然，我们这些人大半年的时间都跟古墓、古尸打交道，碰上这些东西的几率本来就很高，其中就我碰上的，有好对付的也有难对付的，假设真‘中了奖’，碰上的是那种比较难缠的东西，那这个危险性就的确是相当高了，说是

有生命危险也不为过。”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26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7 01:5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一张图，是补发昨天落下的一张，图中是当时那个年代武警的单兵装备与装束，及执行任务时乘坐车辆摩托化行进的状态（乘坐不同车辆会有细节上的差别，但持枪的姿势基本不变）。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637835.png{EIMAGE}

26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7 01:5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6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7 13:3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危险系数的确相当高，您以及您的队员是怎么应对这些‘涉灵’情况的呢？比如在遭遇到您所说的那种比较难缠的东西时，是如何解决的？”我问。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们这些经常‘下地’的人当然得有点准备，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盗墓贼经常进入古墓，他们碰上这种事的几率也不低，所以盗墓贼为了

自身安全，就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形成了有很多对付这种事的手段，那我们也一样，只不过盗墓虽然是一件‘见不得光’的可耻职业，但却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宽泛的说，我国的职业盗墓贼在秦末汉初时就已经有了，所以历经数千年的洗礼，抛开盗墓本身的非法和下作，他们在面对‘涉灵’现象时的经验以及技能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考古就不一样了，考古学的前身‘古学’出现的比较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但那时候的‘古学’更类似于现在的历史学，主要依靠文献、一些留存于世的前代文物进行研究，还没有系统的挖掘古墓及其它遗迹，就更谈不上保护了，所以要说考古学还得讲近代或现代考古学，那出现的时间就很晚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左右。

所以呢，现代考古学至今也还没过‘百年’，其相关经验与有数千年历史的职业盗墓贼是没法比的，介于此，我们在对待古墓等地出现‘涉灵’问题及现象的时，学习或者是借鉴了很多盗墓贼成熟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也为我们能顺利的开展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汪明洋说。

“从盗墓者那里雪来的？比如呢？”我说。

“比如随身携带法器，碰上不干净的东西，用法器对付它就是。”汪明洋说。

“呃，如果可以的话，您能简要的讲讲您在考古过程中遭遇过的最典型的一次‘涉灵事件？’及处理过程、结果吗？”

我说，原本这个话题与此次要采访的主题并无关系，但话说到这里了，我突然来了兴趣，心说法器这个名词原本以为只会在宗教人士或者是类似散人那种玄门中人的口中才能听到，没想到堂堂考古学副教授也会用法器来作为“防身武器”，而且近现代考古学向盗墓者学习借鉴应对“涉灵”情况的经验，这个也是个比较新奇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兴趣点，我才临时加了这么一个问题。

汪明洋非常健谈，欣然接受了我的新问题，只见他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说道：

“那就说说我在发掘一座西汉古墓时遭遇到的情况吧，东西两汉国力昌盛，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厚葬’风俗的大时代，虽然在战国至秦代也有‘厚葬’，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陵，但那只局限于帝王将相等统治阶级，完全深入到百姓阶层中的‘厚葬’风俗，却是东西两汉时期完全确立的，在那个时代，不仅是统治阶级，只要是家境殷实者，在死后一般都会有不菲的陪葬品。

在这种情况下，用盗墓贼的话来说，就是汉代古墓都非常的‘肥’，那是 1989 年吧，我带队在外考察时，在河北一代的山林中发现了一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古墓，墓的规模非常大，但使用的雕刻、石像、青铜器皿的规格却很低，从当时的具体情况上来判断，我们断定这应该不是皇宫贵族的墓葬，而是一座当地富商巨贾的家族墓葬群，这种墓葬有比较特殊

的价值，除了陪葬器物多以外，就是可以通过它来研究当时的民间丧葬习俗和细节，但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墓在这上千年的风雨中已经被不同年代的多波盗墓贼‘光顾’过了，仅盗洞就有 47 个，我们从正面打开墓道石门进入其中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汪明洋说到这里不说了，好像是在卖关子，我眼巴巴的看了他知道他是在等我主动发问，便说：

“什么现象能用‘极其’奇怪来形容？”

（未完待续）

26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7 13:33

“就是墓中的金银陪葬品散落的到处都是，还有很多残破的骸骨，仅从头骨的数量上来判断，就不下上百具，这些骸骨上有的还有残存的衣服，从年代上来判断，至少有四个不同时期的，但都不是古墓所在的年代，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盗墓贼的尸体，他们进入古墓后搜刮了里面的冥器，结果却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杀死在了古墓里，然后尸体连同这已经打包装好的冥器就永远的留在了那里。”汪明洋说。

“那我想这个杀死他们这个‘不知名’力量就是此次你们遭遇到的‘主角儿’了吧？”我说。

“是的，在我们进入墓室中大概 10 分钟左右之后就出事了，从被我们打开的墓室正门处，进来了一只老虎，然后

对我们发动了袭击，最终结果是我带来的8名助手以及实习生中，死亡一人，重伤3人，而那只老虎被我击毙了。”汪明洋说。

“老虎？这不是一起‘涉灵事件’吗？如果只是遭到野兽袭击的话，与灵异有什么关系呢？”我一听他这么说，当即感觉大失所望，心说前面说的这么神秘怎么到这里成了老虎了？我还以为是碰上恶鬼之类的东西了呢，而且老虎还被他给打死了？这是武松在世啊？而且这些话还让我想起了当年在神农架的种种遭遇，总之，我对这套说词除了失望

以外，还有些许的不满。

而汪明洋显然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又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框，然后轻轻的摇了摇头，如是说：

“你以为这只是一直动物园里就能见到的那种老虎？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是一只‘伥鬼’!”

我听到有“鬼”的字眼，顿时又来了精神，问道：

“‘伥鬼’是什么‘鬼’？”

“这么说吧，这只老虎的本体早就死了，它只是一个被鬼控制的躯壳而已，后来通过骨龄推测，这只老虎的存在时间应该是那座墓葬群是同时代的，按照正常的自然寿命，别说是它，就是它的玄孙子也早该入土了，但它为什么还在那里袭击我们？因为在它还活着的那个时候，有几个盗墓贼到这里来盗墓，而这座墓又恰巧在它的领地范围内，然后它杀

死并吃掉了那几个盗墓贼，而墓室之中阴气甚重，这些死于非命且尸首不全的盗墓贼戾气不散，不肯离去，最终变成了厉鬼，然后附在这只老虎的身上，它们会控制着这只老虎袭击别人，好让别人像自己一样惨死，以宣泄内心的怨恨，然后就是十年、一百年、几百年上千年过去了，这只老虎在这周围类似杀死了不下上百的各时代盗墓贼，它们的不走，纷纷以虎体作为寄居地，然后不断重复着上述的活动——将来到这里的盗墓贼变为口中食。

而被恶鬼附体并不断去吃人的老虎，这种东西就叫做‘伥鬼’，所谓‘为虎作伥’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当然了，‘伥鬼’不一定非要以老虎，也可能是其它的食肉动物，就看当时有什么动物在场了。

而化解此次危机之后，我经过研究发现，这只‘伥鬼’都是在等到盗墓贼打了盗洞之后尾随进入墓室，将盗墓贼杀死在墓室之中，从不会在外面下手，没有一次例外，而我们是考古，当然不会打盗洞，而是打开的墓室正门，所以它便在正门处进入，并袭击了我们。

对于‘伥鬼’的形成以及与这个西汉墓葬的关系，我请教了一位在他们那行里德高望重的‘专业人士’，并带他到墓室的所在地以及之中看了一下，他告诉我说，这是墓主人给盗墓贼下的一个‘套’，他生前在建造这座墓葬群的时候就请过术数方面的高手，在这里进行了精心布局，让死在这

里的人灵体被困，而不能离开的灵异自然会怨念大增，最后变成害人的脏东西，至于那只老虎，他猜测不会是巧合，应该是墓主人圈养在附近的，然后利用老虎在墓中杀死盗墓贼，最后两者结合变成‘伥鬼’，成了这座墓葬群的‘守护者’，凡是闯入的人，要么消灭它，要么就被它杀死。”汪明洋说。

“啊？竟然还有这种事？那听您刚才所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墓主人请高手在墓中布局，然后在墓地周围圈养老虎，老虎在通过盗洞进入墓室杀死盗墓贼，盗墓贼化作厉鬼附身于老虎之上，并最终形成‘伥鬼’守护这座墓葬群是墓主人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我说。

“聪明！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我与那我高手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26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7 13:34

楼主突然有事得去忙一下，还有一段等今天的晚些时候再更，各位看官见谅

26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7 20:26

楼主回来了，马上就把上午没更完的内容补上

269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7 21:05

“要这么说的话，那么看来这只老虎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听话，就在墓地周围生活，还不在外面动手，而是知道从盗洞进去，我想这种驯兽水平在当今的动物园以及马戏团都堪称是顶尖了，可遥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也能达到如此高度吗？”我抛出一个刚才就在心中形成的疑问，不过事实证明，跟一个大半生都钻研此道并精于此道的考古学副教授讨论这种历史问题，纯粹是“班门弄斧”。

“这个是无需怀疑的，首先，在西汉时期，我国的斗兽之风已经十分盛行，其广泛程度不仅不亚于而是遥遥领先于以‘角斗场’而闻名的古罗马斗兽文化，《史记·封禅书》记载：‘武帝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报之。”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

这段历史文献中清晰的呈现了西汉武帝时期帝王之家已经开始人工圈养老虎作为斗兽工具的情况。

而《汉书·外戚传》则有这样的记载：‘汉元帝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可见——观看斗兽已成为当

时整个汉朝宫廷风行的娱乐活动。

如果说上述材料只是说明斗兽这种奢侈而血腥的活动只是皇家宫廷的行为的话，那么在

《盐铁论·散不足》中所提到的：‘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便指出西汉中期斗兽已走出皇宫，流行于民间豪富之家。

另外，在西汉武帝时期，除了将斗兽作为娱乐以及培养尚武精神的方式外，更是将其确立外一种‘军事训练’科目，可单人搏杀野犬、野狼、野猪、黑熊、棕熊、老虎等野兽是当时官方规定的训练科目，主要就是为了检验士兵的勇武，这种检验的危险性极高，所以报名全凭自愿，在比赛之前要签下类似生死状的文书，死在其中只能自认‘技不如野’，而成功搏杀的野兽等级越高，可以获得的赏金与晋升官阶也就越大，比如搏杀野犬是最简单的，可以官升一级，就好比从现代部队里的一名普通战士晋升为班长，而最高级的搏杀老虎，则可以直接从普通士兵晋升成为六品护军，甚至是五品偏将军、裨将军，这就相当于现代部队里从普通战士直接晋升成为团级甚至是更高一级的中级军官了，在这种奖励体制的激励下，西汉军队中热衷于斗兽的高手也就层出不穷。

话说回来，有了如此浓厚的斗兽风气，那么相关的‘驯兽产业’自然而然的也就发展起来了，结合上面我提到的斗

兽已经在西汉中期就走进民间富豪的生活之中，那么在刚才说的那个西汉富豪家族墓附近有受过高水平驯化的老虎也就不足为奇，只是也许如果等到那只老虎自然死亡也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但可能该家族断定会在老虎的寿命之内有盗墓贼来盗墓，所以就成了老虎的腹中食，并且其被困在墓中无法散去的灵体化作恶鬼之后与老虎合体，不过，驯兽的水平再高，也得有驯兽师在一旁指导才行，我个人猜测，当年这座墓地周围肯定是有守陵人的，这个人估计就是个该家族聘请或者是家族内部的驯兽高手，他在暗中跟踪盗墓贼并不打草惊蛇，然后在看到他们打好盗洞之后便指使老虎钻进盗洞杀掉盗墓贼，接下来就是‘伥鬼’的形成过程了，而到了这里，我估计那名守陵人的职责也就完成了，剩下守护这片家族墓的‘重任’就交给这只满身怨念的‘伥鬼’了。”汪明洋说。

他所引用的这些史学资料是直接如同正常对话一样说给我听的，简直比倒背如流还要滚瓜烂熟，由此可见这位汪副教授在这个领域的确是造诣匪浅，我听到此处不禁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对他增添了三分敬意。

“那么.....您是怎么‘打死’这只‘伥鬼’的呢？”

在有关于老虎的问题都解决了之后，这个疑问其实是这个题外话中我最好奇的一个了，我想一只能杀死数代上百名盗墓贼的“伥鬼”，肯定是凶恶残暴至极的，而在这种前提

下，它又怎么会被一个大学里的考古学副教授给打死呢？这有点说不通啊？难道汪明洋还是位深藏不漏的“武林高手”？看着不像啊，那么当年他的年纪假设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他肯定有不同于常人的手段，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就与他之前提到的从盗墓者那里学来的对付“涉灵现象”的手段有关。

带着上面这些问题，我如此发问。

（未完待续）

269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00:09

楼主又来更图了，图 1 便是反应我国西汉时期人与虎进行斗兽活动的图画，从时间上来讲，建立完整的斗兽体系，我国比古罗马的角斗场早了起码 200 多年以上，并且规模与水平也都要高的多，除了人与兽斗，还有人与人斗，兽与兽斗，模式上除了 1 对 1 的单挑外，还会组织“群战”，规模从及几人、十几人、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

虽然同样血腥，但我国斗兽与古罗马斗兽的最大区别，也是前者于人文方面先进于后者的方面就是我国的斗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娱乐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尚武精神，彰显个人勇武，乃至有严格奖赏机制的军事训练科目而存在的，但古罗马的斗兽则不然，被送上角斗场的除了奴隶以外就是战俘，这些人生活条件恶劣，毫无人权可言，只是用生命为代价的厮杀博得罗马贵族的一笑，如此，排除水平、规

模以及发明年代，就斗兽的性质来说，我国也是遥遥领先于古罗马的。

最后楼主再补充一点我国古代驯兽水平的资料：王莽篡汉时其手下有一名力大无穷的猛将，名曰“巨毋霸”（就发音而言，这个名字有点像汉堡.....），此人身高两米三（史书记载）左右，腰大十围，而且除了身高体壮，天赋神力之外，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长就是驯兽，据说他可以轻易的驯服豺狼虎豹以及野牛甚至是犀牛、大象，并在战场上驱使这些动物作战，动物对他的指令的听命程度几乎达到了“指哪打哪儿”的水平，当然了，这可能也有相关记载中夸张的成分，但至少体现出了在汉代，我国的驯兽技术就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果从更加久远的上古时代说起的话，那么在炎黄与蚩尤大战逐鹿时，也有蚩尤驱使野兽作战的传说，比如“食铁兽”，也就是现在的大熊猫，不过这毕竟与风伯雨师、魑魅魍魉一样，属于“传说”而非“历史”的范畴，所以在以史料为基础的前提下，有关逐鹿之战的事情这里就不细谈了。

图 2、3 则是巨毋霸 2.3 米左右的庞大身高与可以驱使虎豹等野兽作战的相关史料记载及现代解说。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68347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868347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683481.png{EIMAGE}

26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00:12

还有两张图，这两张图是关于正文中提到的“伥鬼”的，此物在我国又很悠久的历史及大量相关传说，不仅如此，更有现存石刻，比如图 1 便是传说中“伥鬼”化作人形后的石刻形象，而图 2 则是死于虎口之人化为的恶鬼（上）后与虎体（下）结合而成的“伥鬼”。

（注：当然了，这幅画明显是现代产物，运用了一些艺术夸张的表达方式，不过楼主认为画的还是比较传神与精致的，所以就发上来给各位看官看一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68353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683533.png{EIMAGE}

26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00:13

好了，今天的图片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7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18:33

楼主来更贴咯，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273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19:36

“就是用随身准备的‘家伙’跟它斗智斗勇，当然了，墓室那点地方也没什么可斗智的，就是斗勇，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场合，来不得半点马虎，该玩命的时候绝对不能手软。”汪明洋说。

“那您的‘家伙’是什么呢？”我问。

“喏，这个就是其中之一了，也是我最重要，而且用的最顺手的一个。”汪明洋说着，伸手就拉开了他的办公桌抽屉，然后从里面拿出了一个长方形好像板儿砖一样的东西，不过这个东西只是外形像板儿砖，颜色上可不像，颜色上它是通体金黄，是标准的“土豪金”，在窗外阳光的照射下，闪烁出几缕耀眼的金光。

我看到这里不禁起身凑了过去，想近距离观察一下，汪明洋倒也大方，直接将它递到了我的手里，我本想单手去接，结果对面松手之后我险些没拿住，心说这么重！遂用另外一只手一起托住。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这个东西的正面还带了一个“指套”，有点类似于现在搏击训练中“手靶”上为了方便手持者将手插进其中，好能牢牢固定在手掌上的设计，而翻过来再看另一面，同样金灿灿的底部有突出表面的四个

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四个用宋体书写出来的大字分别是：

“天师道宝”

“这是什么？看着像是一种类似玺或者是印的东西，您说的法器就是它吗？”我端详到此，把从外表获得的信息整合了一下后感觉再看下去也看不出什么来了，就如此发问。

“这个东西的学名应该叫‘金方’，是一种放在家宅或者是其它场所中用于镇宅辟邪用的，只是非常罕见。从身世上来说，它当年曾经流失海外，有一位爱国老华侨，在加南洋一代做海运生意做的非常成功，他出重金将其买下，但无人知道此物的来历与用途，我出国学习的时候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在一次文物拍卖会上与这位老华侨相识，相谈甚欢之下他就说起了此物，那时候我正好研究过一些关于它的资料，便说出了一二，老华侨特别高兴，就请我去他的私人博物馆里参观，并拿出了这个‘金方’给我看，我把玩了良久，算是搜肠刮肚把脑袋里有关它的知识都说出来了，最后老华侨决定把它送给我，说它与我有缘，这么贵重的东西当然不能说要就要，几番推辞之下，最后老华侨说我常与古墓、古尸等阴晦之物打交道，身上没有一件可以独当一面的法器不行，就以借的名义将其给了我，说它能在我手里发挥作用，就比放在他的博物馆里‘落灰’有意义。

盛情难却，我便收下了。

一开始带着它嫌它太沉，后来我带队去参加一次发掘金

国墓葬的行动，目的地是长白山一代，在山林里我们碰上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无论走到哪里，一抬头都能看到头顶上挂着一具吐这舌头的尸体，按照当地的说法，这东西叫‘老吊爷’，据说谁看它的眼睛谁就会入了魔怔，然后解下腰带或者是脱下裤子吊死在它的旁边，然后再去用同样的方式害其他路过这里的人，不过我们碰上的那个倒没有这么邪乎，但也把我们折腾的够呛，就是类似‘鬼打墙’的一种现象，明明是一条笔直的山间小路，可走上十几分钟就又走回原地，往其它方向走也是如此，总会走回到挂着那具‘老吊爷’的树下，当时天已经快黑了，如果入了夜还被困在树林里，就有被山中狼群等野兽袭击的危险，那会儿全队里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就有点慌了，有个本地的学生就提议说把那个‘老吊爷’放下来安葬好了，把随身的吃的拿出来当贡品放上，再说两句好话，看看它能不能放过我们，给我们带队的那个向导更是吓的跪在地上冲着那个‘老吊爷’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哀求起来，我这会儿突然想起来我背包里因为走的匆忙没来及拿出来就背着这个‘金方’一起出发了，而古人铸造此物的本意就是用来镇邪祛煞，想到这个我就拿‘死马当活马医’，把它拿出来，用铸造有‘天师道宝’的四个字对着那个‘老吊爷’一亮，顿时就一阵狂风大作，那风大的简直是飞沙走石，把周围的落叶刮的漫天飞舞，刮的我们谁也睁不开眼睛，等刮了大概一分多钟吧，风就渐渐的停了，我们再

睁眼去看，哪里还有什么‘老吊爷’，哪里还有什么山间小道，明明是一条大道就在右下方，我们之前走的所谓小道完全是在围着一个土丘转圈，然后我们下到了大道上，用了不到 10 分钟，便回到了临时驻扎的屯子里，看到屯子的火光时，我长出了一口气，刚开始还后悔没把‘金方’放下的那些想法全都没了，庆幸有它在身边。

从那儿以后，我就再也不嫌它沉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干与考古有关的工作，就把它带在身上，而那个五只的皮套，则是后来我找了个裁缝做的，好方便我单手就能灵活使用。”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273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20:04

“这么说的话，这‘金方’还颇具传奇性呐。那您是怎么用它来对付那只‘伥鬼’的呢？”我说。

“这个说来倒也简单，我多年养成的习惯里除了带着这‘金方’以外，就是随身要带着一口袋硫磺，硫磺对付脏东西有奇效，比如说，民间都说在眼睛上涂抹牛眼泪可以看见鬼，那么将硫磺撒出去并点燃，其产生的烟雾就可以让鬼看不见人，我们与那‘伥鬼’周旋的时候，我便往地上一把一把的撒硫磺，撒的感觉够多了，就找了个机会将其点燃，整个墓室里一瞬间就烟雾弥漫了，那‘伥鬼’之后就好像被蒙

住了眼睛一样，乱扑乱咬，明显无法分辨我们在什么地方，我趁机让学生们都从墓室正门出去，一手用毛巾捂住口鼻，一手掏出‘金方’，绕到‘伥鬼’的背后对准它脑袋就是一下，那是下死手打的，拿‘金方’当砖头用啊，这一家伙下去，它被打疼了就扯着嗓子叫，身子随即便缩小了一圈，我再打，它就再缩小，看到管用，我便乘胜追击，连打了几十下，每打一下它除了缩小以外还会在嘴里发出不是老虎而是人的惨叫声，打到最后这只‘伥鬼’只剩下了一张破败的老虎皮以及一把干枯的虎骨，剩下什么都没有了，我知道这是把它给打死了，刚才那股拼命的急劲泄了，就也累得瘫倒在地，后来是我的学生们进来把我抬出去的。”汪明洋说。

“那这整个过程您没有受伤吗？”我问。

“受伤是没有，但有点二氧化碳中毒，因为硫磺这东西在墓室这种密闭空间里燃烧起来会产生浓度相当高的二氧化碳，可当时没办法，只有出此下策了，不过还好中毒很轻，并不碍事，学生们把我抬到了空气新鲜的地方呼吸了一会儿，后来离开古墓又去医院开了点药吃了两三天就好了。”汪洋明说。

“厉害，除了胆色颇高以外，您这身手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我说。

“过奖，当年文革时期，我跟老贺拿着镐把追着造反派打，什么时候怵过？不敢说百战百胜，但也差不多，我们俩

打他们七八个甚至是十几个人那是‘常态化活动’。”汪明洋先是自豪的一笑，如此说。我也感觉挺有意思的：听他这娓娓道来，谁能想到这么一位文绉绉的考古界泰斗，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叱咤风云“街头霸王”，而且通过他的话，那位考古队队长贺炳芳也绝不是个普通意义上的考古专家，想来也对，一个考古队中的联络员作风都如此强悍，更遑论是队长了。

“嗯，这虽然很精餐，但其实是个题外话，接下来怎么继续说说关于这次采访的主题吧。”我说。

“对对对，我这么一说都成开‘忆苦思甜’大会了，行了，咱们聊正事，你想问什么尽管问。”汪明洋像一个老顽童一样拍了一下大腿后说。

“那您就先说说是在哪儿发现这些东西的（注：就是魁尸）吧。”我说。

（未完待续）

27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20:57

“是在青城山九老洞发现的。”汪明洋说，我一听心说得嘞，这又跟一条网络传言对上号了，便接着问：

“这是一次怎么样的，或者说是什么级别的考古任务？你们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要发掘九老洞那里的？是上级派遣的任务还是偶然间的发现亦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唉，这个事，说来就话长了，我们之所以去探查九老洞，既不是上级派遣的任务，也不是什么偶然发现，而是老贺（注：既考古队队长贺炳芳，下同）自己的‘私活儿’。”汪明洋说。

“‘私活儿’？意思是这是你们私下里组织力量进行的一次没有官方报备的考古行动？”我说，正如前面所讲，我在选择受访人时划掉了队长和副队长的原因就在此处，这种事情如果换了是采访他们，估计就不会说的这么直接明白了，甚至就干脆遮掩过去什么都不会说，而汪明洋作为联络员就没有这些顾忌，他眼下如此讲，我还挺有成就感，因为起码证明了我选择采访人选的判断在方向上来说是没有错的。

“是的，至于具体原因，我可以给你说，但事太多，一时半儿会讲不明白，得慢慢说，你可得有耐心听才行。”汪明洋说。

“您哪里的话，我来采访您，您能有耐心给我讲，我已经是求之不得，那里还会有没有耐心听的想法，您有什么话要讲的，尽管说，我洗耳恭听。”我客气的一笑，如此说。

“嗯，那我就说说吧——其实呐，老贺这个人的成分不太好，当年解放前他家里是世代阴阳先生，算命、摸骨、看面相、手相、阳宅风水、阴宅选址，乃至驱邪伏鬼等等等等，凡是跟这些活儿有关的事情，他们家都干，因为‘业务能力’比较过硬，所以在十里八乡相当有名，当地不管是权贵还是

富商，只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了，基本都找他们家，他们家也就靠着这个挣下了很大一笔家产，有房有地还有好几家店铺，最厉害的时候，三条街70多处宅子连成一片都是他们家的，可以说是风光一时，不过等到后来全国解放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分了他家的土地和房宅，接着毛主席一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家因为上面说的那些‘历史原因’也就自然就成了被改造和被教育的对象，被改造也就是去生产队劳动，被教育则是学习毛主　一类的，这些都还好说，但到了文革时期，他们家就被红小兵轮番拉出来批斗，那可就遭老了罪了。

不过老贺这个人很聪明也很争气，说他聪明是因为他自小受家庭影响，对这些事很感兴趣，年纪不大便已经开始著书立作，但时代变迁打断了他学　阴阳先生那一套东西的进程，也掐断了这个机会，他就努力学习，学与家族传统学问最接近且可以‘摆到桌面儿’（注：既可以公开拿出来说的意思，最起码的前提便是合理合法）的领域，选来选去，他就选中了考古这个专业，凭着高智商加上后天的勤奋，他在学业方面除了被上山下乡以及文革时期耽误的那些年以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考试能难得住他。

而说他争气，则是因为虽然那个时代阴阳先生的那一套是不可能摆出来大鸣大放的学习的，可他并没有放弃，他把早前从家里转移出去没被红小兵毁掉的那些相关著作一本

一本的带到学校宿舍里去偷偷的学，我那时候跟他一个宿舍，他经常打着手电筒‘挑灯夜战’，我开始以为他是在被考试题，后来才知道他那是在看从家里拿来的书，因为书很多，全拿来容易暴露，所以他就一次只拿一本，看完一本放回去再换一边，就这么一本接一本，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家里留下来的书就被他全看完了，那个时候他的理论知识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缺乏的只是实践经验罢了。

再后来，我们俩一起上山下乡，然后当了‘保皇派’，跟‘造反派’每天都打的‘不亦乐乎’，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他家里受到了那些牵连他不知道，一直到有一封在数年前就发出的家信送到他手里他才知道了这些事，我以为以他那火爆的脾气得发疯回去找那些红小兵报仇，但他没有，白天装的什么都不知道，晚上就拿着那封信哭，哭的时候又咬牙又攥拳头，我劝过他好几次，他只是嘴上‘好好好，是是是的’答应，但我从他之后和‘造反派’武斗中下手更加凶狠的表现来看，就知道在他心里肯定不仅没有释怀，还憋了一股火儿，那是一股用无法单纯用暴力就能释放的火儿。

偶然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有一个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些东西受到外界的承认，告诉世人，这不是迷信，也是有理有据的科学。谁也没有前后眼，在那个时代之下，普通人几乎没谁能想到还有改革开放色这么一天，记得 1978 年，全国恢复高考，接着整个文化氛围

骤然变的开始‘百花齐放’，不再那么统一的时候，他抱着我哭了，跟他拿着家信暗自流泪不一样，那一次他是嚎啕大哭，而且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他们家祖传的东西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未完待续）

27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22:39

楼主又来更图片了，今天没别的，给大家带来两个非常生僻的字：“虓?”，前者的字意是老虎的叫声，后者则是由老虎产生的恶鬼，两者结合在一起组成的词汇，便是“伥鬼”的意思，这种叫法虽然相对生僻，但比“伥鬼”更加专业。

而这两个字的发音分别是：xiao（一声） hu（二声）。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728641.png{EIMAGE}

27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22:4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7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22:51

因为“二氧化碳”与“二氧化硫”仅有一字之差，导致楼主在 2734 楼中因为输入法敲出来的词中没仔细看就打上

去了，结果把“二氧化硫”全部打成了“二氧化碳”，这里更正一下，因此而造成的阅读不便及误会，楼主在此表示歉意，实在是不好意思。

另外，感谢看官 u_98008337 在 2734 楼评论中的提醒，要不然楼主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再次感谢。

27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22:56

楼主更的第三段被吞了，这里重发一遍，并用截图作为备用，如果文字版再被删了，大家看截图就好：

27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22:56

“是在青城山九老洞发现的。”汪明洋说，我一听心说得嘞，这又跟一条网络传言对上号了，便接着问：

“这是一次怎么样的，或者说是什么级别的考古任务？你们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要发掘九老洞那里的？是上级派遣的任务还是偶然间的发现亦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唉，这个事，说来就话长了，我们之所以去探查九老洞，既不是上级派遣的任务，也不是什么偶然发现，而是老贺（注：既考古队队长贺炳芳，下同）自己的‘私活儿’。”汪明洋说。

“‘私活儿’？意思是这是你们私下里组织力量进行的一次没有官方报备的考古行动？”我说，正如前面所讲，我

在选择受访人时划掉了队长和副队长的原因就在此处，这种事情如果换了是采访他们，估计就不会说的这么直接明白了，甚至就干脆遮掩过去什么都不会说，而汪明洋作为联络员就没有这些顾忌，他眼下如此讲，我还挺有成就感，因为起码证明了我选择采访人选的判断在方向上来说是没有错的。

“是的，至于具体原因，我可以给你说，但事太多，一时半儿会讲不明白，得慢慢说，你可得有耐心听才行。”汪明洋说。

“您哪里的话，我来采访您，您能有耐心给我讲，我已经是求之不得，那里还会有没有耐心听的想法，您有什么话要讲的，尽管说，我洗耳恭听。”我客气的一笑，如此说。

“嗯，那我就说说吧——其实呐，老贺这个人的成分不太好，当年解放前他家里是世代阴阳先生，算命、摸骨、看面相、手相、阳宅风水、阴宅选址，乃至驱邪伏鬼等等等等，凡是跟这些活儿有关的事情，他们家都干，因为‘业务能力’比较过硬，所以在十里八乡相当有名，当地不管是权贵还是富商，只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了，基本都找他们家，他们家也就靠着这个挣下了很大一笔家产，有房有地还有好几家店铺，最厉害的时候，三条街 70 多处宅子连成一片都是他们家的，可以说是风光一时，不过等到后来全国解放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分了他家的土地和房宅，接着毛主席一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家因为上面说的那些‘历史原因’也就

自然就成了被改造和被教育的对象，被改造也就是去生产队劳动，被教育则是学习毛主　一类的，这些都还好说，但到了文革时期，他们家就被红小兵轮番拉出来批斗，那可就遭老了罪了。

不过老贺这个人很聪明也很争气，说他聪明是因为他自小受家庭影响，对这些事很感兴趣，年纪不大便已经开始著书立作，但时代变迁打断了他学　阴阳先生那一套东西的进程，也掐断了这个机会，他就努力学习，学与家族传统学问最接近且可以‘摆到桌面儿’（注：既可以公开拿出来说的意思，最起码的前提便是合理合法）的领域，选来选去，他就选中了考古这个专业，凭着高智商加上后天的勤奋，他在学业方面除了被上山下乡以及文革时期耽误的那些年以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考试能难得住他。

而说他争气，则是因为虽然那个时代阴阳先生的那一套是不可能摆出来大鸣大放的学习的，可他并没有放弃，他把早前从家里转移出去没被红小兵毁掉的那些相关著作一本一本的带到学校宿舍里去偷偷的学，我那时候跟他一个宿舍，他经常打着手电筒‘挑灯夜战’，我开始以为他是在被考试题，后来才知道他那是在看从家里拿来的书，因为书很多，全拿来容易暴露，所以他就一次只拿一本，看完一本放回去再换一边，就这么一本接一本，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家里留下来的书就被他全看完了，那个时候他的理论知识应该说

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缺乏的只是实践经验罢了。

再后来，我们俩一起上山下乡，然后当了‘保皇派’，跟‘造反派’每天都打的‘不亦乐乎’，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他家里受到了那些牵连他不知道，一直到有一封在数年前就发出的家信送到他手里他才知道了这些事，我以为以他那火爆的脾气得发疯回去找那些红小兵报仇，但他没有，白天装的什么都不知道，晚上就拿着那封信哭，哭的时候又咬牙又攥拳头，我劝过他好几次，他只是嘴上‘好好好，是是是的’答应，但我从他之后和‘造反派’武斗中下手更加凶狠的表现来看，就知道在他心里肯定不仅没有释怀，还憋了一股火儿，那是一股用无法单纯用暴力就能释放的火儿。

偶然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有一个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些东西受到外界的承认，告诉世人，这不是迷信，也是有理有据的科学。谁也没有前后眼，在那个时代之下，普通人几乎没谁能想到还有改革开放色这么一天，记得 1978 年，全国恢复高考，接着整个文化氛围骤然变的开始‘百花齐放’，不再那么统一的时候，他抱着我哭了，跟他拿着家信暗自流泪不一样，那一次他是嚎啕大哭，而且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他们家祖传的东西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更新至次）

27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8 22:59

第三段的备用截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72952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729526.png{EIMAGE}

（未完待续）

27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9 11:39

我当时也真是替他高兴，但有些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文化氛围上允许他公开学习这些东西了，可他那时候已经是在考古界颇有名气的学术专家，你想想看，一个考古界的专家天天在课上给学生或者是研讨会上给同行们讲怎么捉鬼，怎么看风水，这像话吗？这能得到承认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得到承认那还是最好的结果，以老贺那种脾气，得罪的人不少，记恨他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果这件事被人当做把柄给抓住了并攻击他，那后果的严重性对于他个人来说将是不可估量的，说能毁掉他在考古方面的前程也不为过，而结果也的确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了：很多平时看他不顺眼的同行就趁机说他宣扬迷信思想，要协会（注：既中国考古协会）处理他，他的人生在这里便受到了第二次严重打击，那段时间他压力特别大，最后都快抑郁了，他平时

是那种快意恩仇有什么说什么的爽快人，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整个人都变了，变的非常阴郁，沉默寡言，几乎不会对外人讲任何心里话，当然，我算是个很特殊的例外。

时间就这么年复一年的过着，中间倒也算是平安无事，等一晃到了 1994 年那会儿，我俩都是 50 多岁的人了，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按理说就得‘消停’点才对，但他不行，反而变的更加活跃起来，他有一天在食堂吃完饭突然对我说，有个‘大项目’一定要做一下，我乍一听还以为他兼职着考古教授的工作又下海经商找到投资了呢，结果听他说完，我才明白，他是想拉着我，还有另外几个他的学生以及关系非常好的同事去开掘一处古迹，而古迹里面可能发现的内容将会颠覆当今的经典自然科学，更会振动整个考古界，他要用这个发现来堵住那些藐视和污蔑他的同行的嘴，也要靠这个发现来证明他家祖传学问的价值以及地位。”汪洋明说，他说到这里喝了口水润了润喉咙，我听到这里在脑海之中已经大概勾勒出了一个关于此事前因后果的轮廓，但汪洋明没说，我不敢确认，就等他喝完水后发问：

“那这个古迹就是青城山的九老洞吗？”

（未完待续）

27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9 11:56

“对，就是那里。我开始并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他给我

说了他的这个想法之后，又找了当时成都最好的一家饭馆儿，请了我们7个人，加上他8个人一起吃的晚饭，在席间他倒也直白，两杯酒入肚就开门见山了——他说在九老洞的‘人’字形（注：九老洞的内部地形呈一个‘人’字形）的溶洞交汇点深处有一个深潭，潭水大概将近10米深左右，在潭底有‘好东西’，等一起把它捞上来，可以从上面做的文章就足以让在座的所有人都一夜之间功成名就，但我们问他那深潭下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他故作神秘也不说，只问我们去不去，潜水设备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还说自己已经为这事准备了20多年，以前早就盯上那里了，以前是时机不成熟，现在时机到了，必须尽早行动。

其实我们另外这7个人当时也没想的多么复杂，只是以为这是个挺简单的事儿，跟他去看看也无妨，再加上酒桌上的那种气氛，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他给我们说还要等两个人，等他们都到了，就开始行动，结果这一等就是将近一个星期，等那俩人来了之后，我打眼一看，就感觉他俩贼眉鼠眼的不像好人，我问老贺他俩是干什么的，老贺只说是朋友并不愿意细说，但通过其中一个人身上的土腥味我能判断的出，这个人要么是我们的同行，要么就是不干好事的，而从他的气质上来说，我当时就敢肯定他不是我们的同行。”汪明洋说。

“那什么事‘不干好事’的？”我问。

“就是盗墓贼，他身上那种混杂着不同泥土的土腥味，只有我们这种实干派的考古人员或者是盗墓贼才有，既然不是我们的同行，那是干什么的就显而易见了。”汪明洋说。

“嗯，那您继续说。”我说。

“然后老贺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辆中型卡车，车上装有定置的起重绞盘，还有挂钩、备用钢缆等设备，再加上两套潜水设备，我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老贺要从深潭下捞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小玩意儿。”汪明洋说。

“潜水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何况你们做的这件事已经属于水下打捞的范畴，这个技术含量就更高了，必须要有能力过硬的潜水员才行，那你们的团队中谁承担这个角色？”我问。

“我一开始以为老贺会安排他的两个学生，因为以前听说过他的学生里有会潜水的，而且不止一个，但后来真上的时候却是老贺亲自出马，外加那两个人里的其中一个，那俩人里除了盗墓贼以外，另外一个早年是渔民，但不打鱼，专门以捞海参以及其它海货然后拿到集市上贩卖为生，而盗墓贼食他的远方亲戚，这个盗墓贼挖过一些小墓，在当时的前几年往外面卖了几件冥器发了点小财，然后就叫这个渔民一起来干这行。”汪明洋说。

“那么在打捞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情况了吗？”我问。

“这倒没有，打捞的非常顺利，我们几个人就在旁边站

着看，那个盗墓贼负责操作起重设备，老贺和他亲戚潜下去用钢缆进行固定，然后一共从潭水里打捞上来五口棺椁，一个一个的来，前后用了大概一上午的时间吧，他们俩平均打捞上来一个就在岸上休息一个小时左右，主要是潭水温度太低了，打捞本身的劳动强度并不大，但低温带走体热就非常的消耗体力，所以捞每一个棺材的所用用时间并不长，大概几十分钟左右，但每一个之间的间隔时间比较长，时间主要就耗费在这上面了。”汪明洋说。

“那五口棺椁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能看出具体年代吗？”我一边记录前面的要点，一边问。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那是小意思，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典型的明朝早年产物，材质上来说，五具之中有两口是铜棺，另外三具则是木棺。”汪明洋说。

“那您接着说。”我说。

“棺椁打捞上来之后我就问老贺这五口棺椁什么来路他知不知道，他就给我大致讲了一番，意思是这五口棺椁中用铜铸的那两口，里面成殓的是一男一女，都是王公贵族，但具体的身份不好确定，根据他搜集来的民间野史来看，其中男的是明朝初年大将蓝玉的一个侄子，女的则是一个公主，两人因为一次宫廷的庆功宴会上相识，并产生感情然后私定终身，然后私通，这种事情放到现在来说没什么，但放到那个年代就是大事，是不成体统的，最关键的是蓝玉后来被牵

扯到了意图谋反的案子之中，朱元璋一道圣旨将其满门抄斩，他这个侄子自然也在被斩首的名单其中，公主为了爱人便拼死保护，上殿求情，结果不仅没有求下来，还引得朱元璋大怒，又下一道圣旨，将两人赐死，而这个公主文采颇高，为此在临死之前写诗一首，大致就是骂朱元璋昏庸的内容，朱元璋气上加气，命人铸造了两口铜棺将两人装入其中沉入深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明朝乃至几乎整个我国古代都认为，棺椁用金属打造然后被水围绕，魂魄将不堕轮回，永远封存在棺椁中不得超生，有这样的观念一来是因为我国古人相信魂魄可以穿透木材但不能穿透金属，用青铜铸棺，被安置在里面的尸体，魂魄是完全无法离开半步的，二来是说水能阻隔土壤与空气，这就能让魂魄无法离开那棺椁内的方寸之间，铜棺+沉水，这算是‘双管齐下’了，假设这些民间野史说的是真的，那么也由此可见当时朱元璋是气愤到了什么程度。”汪洋明说。

“那这段历史在正统史书上有相关记载吗？”我问。

“没有，其实这些事儿我也是听老贺讲的，因为没有任何可信的文字作为佐证，所以也一直没当回事儿，而这两口棺椁里到底成殓的是谁也无法最终确定，那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肯定的信息只有一条，就是这两口青铜棺椁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东西，而另外的那三口石质棺椁则要晚一些，但不会晚太多。”汪洋明说。

“后来你们就直接在现场开棺了吗？”我问。

（未完待续）

27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29 12:03

“那当然不可能，从我们的职业认知能力来说：当时现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任何考古方面的相关技术设备，这是要就这么开棺，从技术层面讲，里面的尸体、文物就都得受到损坏，严重点就可能什么都保不住。而从个人层面讲：这样也不符合老贺当时的目的。

按照事先商量出的办法，就先把棺椁留在这里，然后老贺把 10 个人分成三组，轮流守在着，守上三天三夜，平均每一组人守一天一夜，而老贺本人和我除外，在这三天三夜的时间里，他要我跟他一起去联名写申请信，申请相关资金、专业的大型设备以及项目立项等等等等，如果成功了，就再回来通知守夜的那些人，如果不成功，就再想办法自己把棺椁运出去。”汪明洋说。

“联名写申请信？还有资金与立项？这样说的话，当年贺队长还是想把这事儿公开化然后有个官方的名头啊，可这样一来的话，有两个盗墓贼怎么算？按照我的理解，这次行动既然是你们私下组织力量干的一次‘私活儿’，不应该尽量保证保密性，而不被外人知道吗？”我问。

“是‘私活儿’不假，但你要清楚老贺这么干的目的是

什么，他的想法是在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先把棺椁捞上来，然后经过先期的研究、记录，然后官方立项成功之后，在当着一众考古权威的面儿，进行开棺，并将自己与其有关的研究成果公布出来，如此才能证实他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那些努力都不是白费的，他家祖传的那一套不是迷信。”汪明洋说。

“明白了，其实他是想利用自己的情报优势先一步找到棺椁并结合自己之前的理论，然后再请来考古界的权威，并揭开谜底，让这些权威们作为见证人承认他的研究成果以及祖传技法，对吧？”我说。

“嗯，就是这个意思。”汪明洋说。

“那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如果说这与学术问题相关的话我很好理解，但开不开棺，证不证明什么与他的祖传技法有什么关系？”我问。

“这个不仅有关系，而且还是主要关系，并且为了这件事，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可以说是血的教训。”汪明洋说到这里，语气突然意味深长了起来，我从他的话中意识到了什么便接着问：

“那贺队长最后如愿达成目标了吗？”我说。

（未完待续）

27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0 01:28

楼主又来更图了，贺炳芳队长发现并打捞出水的那两口青铜棺椁的照片楼主当然是没有，但公开的图片还是可以找几张来让大家对其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的，其中图 1 是距今 2400 多年前的曾侯乙墓中（注：曾侯乙是人名，他是我国战果时期南方姬姓曾国【即姬姓随国，下同】的国君）出土的青铜椁，该椁的框架以青铜制成，椁体则由梓木制成，而图 2 便是从椁中发掘出来的青铜棺，这口棺全部为青铜浇筑而成，与椁结合在一起总重高达 9 吨，其中椁体只占 1 吨，青铜棺占 8 吨。

而该棺椁也是全世界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棺椁。

关于椁体上类似小窗户的开孔，根据考古专家的推测，应该是设计者留给曾侯乙本人灵魂进出棺椁而设计的，以梓木为“皮”的青铜椁外加纯青铜的棺，需要事先开孔才能让灵体自由出入，如果这是真的，这也就与汪洋明关于九老洞中那两口连椁体都完全由青铜铸造的青铜棺椁严丝合缝，没有任何开口，是为了成殓其中之人的灵体的说法相吻合对应上了。

图 3 则是 1964 年在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出土的青铜棺，这个只有棺没有椁，规格也比曾侯乙的青铜棺小的多，总重只有 250 公斤，但造型非常奇特。

另外，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秦始皇陵中成殓始皇帝的棺椁也是纯铜浇筑而成（有更夸张的说法是纯金

浇筑而成，不过青铜的说法相对更加主流一下），重量上更是高达数十吨，相比之下，曾侯乙的青铜棺椁在其面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想来当年秦帝国比姬姓曾国强大百倍的综合国力与始皇帝比曾侯乙尊崇百倍的身份，规格高出这么一大截儿来也在情理之中，估计除了规模，在整体设计上，始皇帝的青铜棺椁肯定也有更多的亮点，而且两者在时间上也相差数百年，技术的进步也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不同，不过这都是猜测，成殓“千古一帝”始皇帝的棺椁到底什么样，那还得等到秦始皇陵被真正发掘开的那一天才能彻底揭晓答案。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78366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78366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783664.png{EIMAGE}

27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0 01:4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7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0 12:16

“也不能说达成了，也不能说没达成，算是完成了一半儿吧，不过后面闹出来了非常的乱子。汪明洋说，他说的“乱子”不用讲明任谁基本都能猜到指的是什么了，所以我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说：

“我还有一个疑问，盗墓贼这种行当肯定是无利不起早的，他们参与到这件事中来想必肯定有什么好处吧？难道也像学生以及同事一样，是出于某种私人感情来帮忙的？”

“那当然不是，老贺跟他俩也没什么交情，他们俩之所以来，纯粹是利益驱使，根据我后来掌握的信息来看，是因为在深潭之中，除了那五口棺椁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陪葬品。”汪明洋说。

“这样一个以困住人灵体为目的的特殊沉水‘墓葬’还有陪葬品？”我问。

“那当然，因为这被入殓的两人即便是被处以极刑，按照野史的说法也毕竟其中的女性与朱元璋也有亲属关系，属于皇亲国戚，所以在处死一人不株连家属的情况下，便默许了家属可以向深潭内放置一些陪葬品，只是没有陵墓，这些陪葬品只能随意的抛进水中，沉落在棺椁的四周，而假设不以野史为参考的话，那么不管是因为什么，能被用纯青铜浇铸的棺椁成殓起来的人，生前的身份肯定低不了，社会底层的穷苦人连薄皮棺材都用不起，而相比之下，这种金属棺椁即便是一种‘刑具’，也是一种极为奢侈的刑具，要知道在

此之前的发现中，能用青铜棺椁的人，最起码都是国君级别的，上到始皇帝，下到曾侯乙，虽然他们的青铜棺椁是为了让被成殓者早登极乐，成仙往生，与这个用于困住被成殓者灵体不得往生的青铜棺椁完全相反，但就材料的价值与规格上来说却是一样的。所以，在棺椁周围有散落的大量陪葬品也是很正常的。

而老贺对那两名盗墓贼的承诺是只要能帮忙将五口棺椁打捞出水，下面的其它冥器就随便他们捡，自己绝不干涉，而分配的三组守夜人马里，第二组就是他们俩，这个时间其实就是老贺留给他俩潜下去捞东西的，只是不明说而已，而且这么分配也是为了把他的学生以及同事跟他俩分开，毕竟当着正统考古学者的面儿，看着盗墓贼去把捞出来的文物占为己有，这怎么讲也不合适，不过说到底这也是一种为了实现目标而做出的自欺欺人式的牺牲罢了，就像‘易子而食’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双方心里都像明镜儿一样，无非是找一个眼不见心不烦而已。”汪明洋说。

“嗯——那您继续说。”我说。

“之后我们俩就回去通宵准备材料，写联名信，办理相关手续，你要知道，这些事情是很繁琐的，因为那五口棺椁不能停留在那里太长时间，所以时间很紧迫，我们俩两天一夜的时间几乎只睡了不到5个小时，就为了忙这些事，相比之下，其实在深潭跟前守夜的人比我们俩轻松多了，结果连

着忙了两天，终于把所有所需的文件材料之类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打算晚上睡个好觉，等到第三天早上，就去把申请报上去，按照工作制度，8 小时之内就可以得到反馈结果，如果成功，最快在第三天的晚上，老贺就可以带着这些成果走上证明自己的‘康庄大道’了，可是.....事与愿违，那天天将将就就黑透了，我回家之后洗了个热水澡就感觉困得不行，正要上床睡觉，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那时候还不流行手机，使用的都是拨号的固定座机，电话是老贺打来的，他在那边说话就跟吃了炮仗一样，火急火燎，给我说出大事儿了，让我立马跟他去一趟九老洞的捞棺现场。

因为被他这么来回‘折腾’，我当时都有点后悔掺和他这件事了，但出于是有这么多年感情的朋友，而且我也已经置身其中，就强忍住困意，用冷水洗了把脸，穿上衣服就去找他，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打好了一辆三轮摩的在等我，我俩坐上车就往九老洞跑，到了车上不去的位置再徒步，那一段可以说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我在路上也来不及问他到底怎么了，等到了地方之后，发现他的一个学生就傻呆呆的站在那里，眼神直愣愣的，想被吓傻了一样，再看五口棺棺椁，全部被打开了，五口棺椁，每口棺椁都是一个棺盖加上一个椁盖，一共 10 个，飞的到处都是，那两个青铜棺椁的 4 个盖子都起码有几十厘米厚，少说也得成吨重，但就这么重的东西，距离相对最近的两个都‘跑’到了距离棺椁本身十多

米以外的位置落在地上，地面上被砸出好几个大坑，而更夸张的两个直接嵌到了 20 米远的石壁和石顶之内，是什么力量把这么重的东西给掀出去的，我当时完全想不通。

（未完待续）

279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0 12:24

棺椁之中空空如也，五口皆是如此，但最骇人的还不是这个，是地上的两具死相凄惨的尸体，这两具尸体从外表来看已经完全的角质化了，就像被风干冷冻很久的腊肉一样，要不是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还可以作为辨认细节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死前的任何特征了，至于死的这两个人是谁，我也不卖关子了，就是那俩盗墓贼。

惊骇之余，我又问了问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是第一天守夜结束之后，这个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到达现场的老贺的学生有一件随身物品落在这里忘了带走了，回家发现之后就返回这里来取，然后就撞上了这件事，他在打电话通知老贺，老贺再打电话通知给我，整个过程也就不到一个小时，换句话说，这两个盗墓贼就是在棺椁出水的第二天当天死的，也许距离我们来到这里的时间不会超过 2 个小时。老贺在现场看了看棺椁的情况，就对我说他什么都明白了，然后就是捶胸顿足，说之前嘱咐了这么多，也没有阻挡住人的贪欲，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现在搞出人命来了，这可怎么收

场？这已经不是考古学术的问题了，而是涉及到刑事了，他就给我大概讲了一下他的答案；

他说两口青铜棺椁的椁盖与棺盖是完全用融化的铜水浇灌密封等待冷却之后密封死的，说白了就是在盖上盖子之后，就已经用铜水把盖子与棺椁本身融为一体了，这是为了绝掉防止这两家人的后人起棺的念想，但从当时的一些线索来看，首先是棺椁的两层盖子与棺体、椁体结合的位置明显有现代切割工具切开的痕迹，再加上现场遗留的金属切割机还有高温气体切割机，这很明白的就说明了起码这两口青铜棺椁是被人为从外面给强行打开的，那打开它们的人自然不用说，就是那两个盗墓贼了，两人这么做的动机连想都不用想，肯定是贪得无厌，拿完了水下的陪葬品，又像开棺拿里面的其它冥器。

我就问这根他俩惨死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话我问出来的同时也心里也是一震，因为那个时候我入考古这一行也有不少年头了，下过的古墓遗迹也不在少数，邪乎的事儿也不是没碰见过，所以我就考虑着难道是碰上灵异事件了？那被困在里面的东西趁着这个机会出来之后杀死了这两个盗墓贼？老贺的回答验证了我的这个想法，他说的很直接明了：简单的讲，就是两个盗墓贼切开了青铜棺椁的盖子，然后里面的古尸尸变了，当场杀掉了他俩，接着又打开了另外三口石质棺椁，一共五具古尸，如果不出意外，已经全部尸变起

尸，现在跑到哪里去已经不好说了，但这种东西流落人间是肯定要作恶的，什么提交材料申请立项的事情全都得先放一边，把眼下这个最棘手的问题解决了再说。我对他的这套说词，半信半疑，信的是他在这方面的确颇有造诣，再加上以我这么多年来对他的了解，他不是那种装神弄鬼的人，如果是的话，他完全可以出去当一名算命看风水的大师，以他的个人能力，从经济角度上说绝对会比在考古圈里混的好，所以他这种生性严肃的人这么说，应该不是开玩笑，而不信则是因为这种事儿以前只存在于电影和志怪典籍里，说成真这就成真了？

我说那就报警吧，反正事已至此，凭着咱俩的力量是肯定解决不了的，结果老贺把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一样，坚决反对报警，他说他‘自己的梦要自己来圆’，回家准备东西，要亲自去对付这些尸变的玩意儿，他临走的时候我还问他，这些尸变的东西到底叫什么，他就说了两个字——僵尸。”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27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0 12:38

“考古专家去对付僵尸——这个听起来的确很有违和感，那贺队长是用什么方法对付的？之前说他学会了家族传承下来的一些技法，应该是用这些吧？”我说。

“也不完全是，他的手段属于典型的‘土洋结合’，这么说是因为这些手段里，现代的传统的都用上了。1995 年的时候，四川这边还没有全面禁枪，所以私人持有猎枪是半公开化的，只要不出事就没人管，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市场，其实那时候我国还是有专门向民间出售枪支的厂家企业的，比如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就可以买一些国营企业生产的猎枪或者是运动步枪，其中像‘峨眉’啊、‘健卫’啊都是当时很知名的品牌，经济条件差一点的则会自己或者是托人自制，其中干过钳工、车工的就比较擅长这个，而造出来的枪虽然性能上逊色一些，但花费上也便宜很多，四川附近山广林密，非常适合打猎，而老贺恰好又有这个爱好，他就赞了两个多月的工资买了支 12 号口径的竖筒双管猎枪，这事儿我们单位都知道，而且还吃过好几次他打回来的野鸡和野兔，后来他去对付僵尸的时候，就带上了这支枪，还有一百多发子弹，另外还有一大捆麻袋，外加 5 挂 1000 响的炮仗，以及柳条枝、糯米、红辣椒一类的东西，乱七八糟的装了整整一面包车。”汪明洋说。

“那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呢？猎杀僵尸的事情您也参与了吗？”我问。

“是的，我不仅参与了，而且还是全程参与了，他去打僵尸我也理解他，因为这东西重现天日他认为是他的责任，所以就想在事态恶化和扩大之前先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而我对怪力乱神的东西稍微懂一点，但没有老贺这么精通，那时候就是凭着一股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去帮他，什么有没有危险啊，这么做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啊，万一事情闹大了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啊，这些完全都没想。他走之后我在原地琢磨了一会儿便下定决心了，接着就追了出去，他对我的加入也不反对，只是说如果这事能在我俩的努力之下顺利平息，那他非要跟我歃血为盟，磕头在地拜把子不可。

后来准备装备的时候，是我俩一起装的车，他自己有一辆从二手市场上买来的面包车，破破烂烂的，开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除了喇叭以外哪里都响，但在当时私家车不太多见的情况下可是个好东西，也多亏了这辆车了，我们才能带着这堆东西满世界的找僵尸，要不然就这些看着没什么但加在一起也沉的要命的东西，全靠我们两个人手拿肩扛的话，不说走的慢，就说还没找到僵尸就得累死在半路上。

尤其是那一大袋子糯米，死沉死沉的，我一度都怀疑那袋子里装的不是糯米，而是铁砂。

说到这个事儿，老贺穿着一件从他上山下乡时期就穿着的已经洗没色的破衬衣，背着一杆猎枪，开着一辆破车，再加上我们俩那种灰头土脸脏兮兮的外形，你还真别说，有点现在电影里那种‘驱魔人’的感觉。”汪明洋说。

“我能想象的到，你们俩当时的造型肯定帅爆了，完全是恐怖大片‘主角儿’的既视感”我说。

“唉，电影的剧情那是可以被导演左右的，可我们那事就不行咯，那是真的，要死就真死了，可没有重来的机会。”汪明洋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如此说，被他这么一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就不由自主的使劲眨了眨眼睛，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当下我要问的关键，所以我转而问道：

那这么说来就是第一共有五具僵尸？”

“嗯，一共五口棺椁，全被打开了，一口里面一具，一共‘跑’出来五具僵尸。”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27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1 02:5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稍微晚了点，而且更的图也是昨天就应该更但忘了更的图，内容是相关节目中关于曾侯乙墓青铜棺全部为青铜浇铸而成与尺寸数据以及规模在已发现棺椁中世界第一的部分，时间不早，别的就不多说了，把图补上先：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3232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3233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3233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3233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3233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3234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32343.png{EIMAGE}

28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1 02:5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81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1 16:21

“那你们找到它们了没有？或者说跟它们交手了吗？如果有的话，能讲讲这个详细的过程吗？”我直接切入主题的问道，因为之前采访时任刑警队副队长的龚锦华曾说他们遭遇的是两具“魁尸”，而且纵跳如飞，刀枪不入，一个武警中队上百名武警、两辆警用装甲车架着两挺重机枪外加几十名刑警、民警都奈何不了的东西，他俩带着一杆猎枪还有一堆日用品能对付的了？这从逻辑上很显然是说不通的啊，难道这贺队长家里祖传的技法有这么厉害？后来我才知道

事情没这么简单，当然那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就说我问完这个问题之后，汪洋明沉默了许久，脸上的表情时而兴奋，时而悲伤，一会儿看着想开怀大笑，一会儿又像要掩面痛哭，不知道他到底回忆了些什么，如此反复之下足足持续了有一分多钟之后，他好像才适应了内心大起大落的情绪，说道：

“我俩出发那天，每个人都给单位打了电话，请了10天的长假，也根本不管单位同不同意，给领导说完请假理由直接就挂，然后开始行动，老贺在车上画了一幅简易的地图，他说按照僵尸喜阴厌阳的特性，人群太多阳气太重的地方它们暂时肯定不会去，但它们也不会离开人群太远，毕竟要伺机寻找猎物，所以他划定的范围就是围着成都市一圈的郊区转，就这样，我俩在成都周围的郊区一连转了四天，一无所获，本来都有点束手无策了，无意间在路过一个村子村头路口的时候听见有个中年妇女在叫嚷，那辆破车又没有空调，当时还是在夏天，车里热的很就像一个蒸箱一样，所以在开车的时候车窗都是摇下来的，在经过那里的时候就能很清楚的听见她在说些什么，话中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在骂街，我俩虽然都不是成都本地人，但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对成都话说不清楚但听的明白，我是不愿意听一个妇女骂街的，听了让人很不舒服，可老贺却偏偏把车给停下了，就停在那个妇女以及周围看热闹的人群旁边，看他侧着耳朵的样子，还听的津津有味，忙了这么多天没有眉目，天气又炎热的很，

我心里就很烦躁，再看见老贺居然停车听骂街解闷儿，当即便有点无名火起，刚想说他两句，他却对我说‘有门儿了!’说完他就开门下车，直奔那个骂街妇女而去，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只好从后面跟着。

我俩一前一后挤过人群，他就用半生不熟的方言跟那个妇女交流了一阵，大概是问她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家禽牲畜死了，所以才这么生气的，女的说是，老贺又说我俩是市里派来专门管这个事儿的，能不能让我俩看看这些动物的尸体啊，说完还拿出了一个证件给对方看，我以为他会拿出我俩都有的考古工作证来，没想到他居然拿出来的是我们单位食堂里内部可以免费就餐用的就餐证，那个妇女还装模作样的看了看，其实我知道她可能根本不认字，因为她看的时候连证都拿反了，而那个年代的农村人嘛，性情淳朴，再加上老贺长了一张知识分子的脸，所以这种没营养的瞎话对方还就信了，然后她就领着我俩去看，从这个村的村东头出入口进去，村里的第三座平房就是她家的，绕过房子到了后面，我俩就看见三只羊的尸体，两条狗的尸体，还有十几只鸡鸭的尸体，排了满满一地，老贺看着就点了点头，小声对我说这就是那些僵尸干的，我说你怎么确定，难道没有可能是什么其它野兽吗？比如四川多狼，狼下山袭击牲畜家禽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而他则说你见过什么野兽只吃动物脑袋而不动身体分毫的？我一听仔细一看还真是，这些动物不论种类，

全都是脑袋没了，而且创口残次不齐，应该是被某种钝力强行咬烂的，没有一个例外，均为无头尸体，我这么一看也就无话可说了。

在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因为物质相对匮乏，业余生活单调乏味，电视都没普及的情况下电脑什么的就更不用提了，所以村里来个陌生人过一会儿就能全村都知道，听说村里来了两个市里派来的专家，全村儿几乎跑来了一大半人看热闹，然后就有好几个农户陆续站出来说他们家也有被咬死的牲畜，而且也跟这个一样，全都是无头而死，最开始的那个妇女还嚷嚷着先来后到，让我俩得先替她家解决这个问题，老贺又装模作样的许下了很多空头承诺，说一定会为乡亲们讨回一个公道，然后我俩在一片欢送中走了，接下来又走访了好几个村，发现这种情况十分普遍，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由此来说的确不会是野兽干的，因为野兽的行动不会这么没来由，更不会这么突然而极具特征性，还是比如假设是狼干的，那么它有可能这次咬断猎物的脖子，下次也有可能是咬破猎物的肚子，这都有可能，但每个都是咬掉脑袋，在我当时的了解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野兽在捕猎时有这种习性，而范围缩小到四川乃至是成都附近就更没有了。”汪明洋这一段话说的虽然抑扬顿挫，感情饱满，但在中间几乎没有中断，他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说如此长的言语也不免感觉有些累，我看他稍有停顿，便主动插话，让

他好休息一下，我说：

“那你们当时有比较完整的行动策略吗？还是只是划定一个可能的大范围无目的的转，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那些僵尸？”

另外，我从上述所有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来分析，感觉到现在汪明洋说的这些僵尸与龚锦华说的那两个魁尸不是一回事，魁尸杀死的家畜和人都是尸体萎缩干硬，而这些动物的尸体则是被咬掉了脑袋，采访到此时我还不明就里，但为了不打破采访的节奏，就按耐住好奇心继续往下听。

（未完待续）

28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1 16:33

“计划是有，但没有固定路线，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瞎转，后来发现那些动物尸体之后，老贺通过这些动物的大概死亡时间，判断它们应该是在凌晨第一点到三点之间的某一个时段遇害的，最后他决定找个家畜比较多集中的地方进行蹲守，那哪里的家畜最多呢？肯定不是村民家里，毫无疑问就是养殖场了，而且在距离我们转的那几个村子不太远的附近正好就有一家大中型的养殖场，各种畜类、家禽基本都有大面积养殖，然后他就决定去那里蹲守，其实他也是赌一把，看看能不能遇见，就像你说的，是在碰运气。

那天夜里，月朗星空，即便没有灯，地面也被月光照的

一片雪白，能见度颇高，我俩搞的跟两个偷鸡贼似的，蹲在人家养殖场外墙的墙根儿下面，幸亏当时没有监控器，要放到现在估计就得我们俩当贼给抓起来，在他带的那一堆‘装备’里，我到那会儿才发现居然还有一只花狸猫，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他说这个能感知僵尸在不在附近，反正要不是我跟他这么熟了，要不然我非把他当成个神棍看不可。”汪明洋说。

“那么后来在当天晚上有什么成果吗？遭遇到了僵尸了吗？”我问，我虽然嘴上这么问，但估计他们肯定是遭遇到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着重的描述这一段经过，而这样一问的目的，是方便他接话把下面的事情说出来。

“嗯，碰上了其中一个，是个男性僵尸，根据老贺的说法，这个僵尸应该是那三口石棺中的一个，属于那两口铜棺的殉葬人之一，当时发现它的时候那只猫还真就派上用场了，这东西一来，我俩就感觉四周刮起了一阵阴风，大夏天的吹得脊梁骨发凉，紧接着那只猫就开始叫，叫的那个瘆人劲儿就不说了，说的形象一点就是在‘冷叫’，反正和平时的叫声不一样，老贺说猫是性属阴的动物，看见这种不干净的玩意就会发出这种声音，猫冷叫的声音越大，就说明来者越不善或者是距离越近，他刚给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心里还松了一口气，因为当时那只猫，虽然在叫，但声音很小，如果有点噪音，还就听不到了。

我俩就‘拿着’这只猫当‘定位器’，翻过养殖场的矮墙就跳到了里面，随着猫叫的声音开始变大，我知道距离它越来越近了，但最后穿过整个养殖场也没发现有什么僵尸，正感觉纳闷儿呢，就见前面正门值班室里黑影一闪，我俩把猫装进袋子里就赶紧往哪里跑，跑过去靠到跟前半蹲着透过窗户一看，我的天，我就看见一个浑身表皮已经橘皮化，穿着已经破碎到认不出细节的衣服的东西正趴在一个人身上啃咬其颈部，老贺比我看见的更早，反应也更快，我跟他的分工是我拿着猫，他端着枪，猫放回去之后他就把猎枪的保险给拨开了，猫着腰转到值班室的正面，上去就是一脚，‘咣当’一声就踢开了正面的木门，然后举枪便打。”汪明洋说。

“猎枪对它的打击效果怎么样？把它击毙还是击伤了？”我问。

“两枪直接击毙！我再旁边看着还是很过瘾的，门被踹开之后，他先是‘哎!’的大喊了一声，那僵尸刚直身子还背对着我们的时候，老贺就打了第一枪，直接在了僵尸的后脑勺上，大半个脑袋当场就打飞了，他用的是竖筒双管猎枪，一次可以装两发子弹，第二枪就打的低了一点，打在了后背上，子弹贯穿了僵尸的身体，打了个碗口粗细前后通透的大洞来，然后它站在原地抖动了一会儿就摔倒死了。

要说这次能打的这么干净漂亮，还得说老贺买的枪好，子弹也好，他以前打猎的时候，除了打野鸡野兔一类的小动

物，还时不常的打头野猪甚至是郊狼这种中等体积动物，尤其是野猪，因为这种动物为了解皮痒，所以经常蹭树，而蹭到身上的树上松油再干化之后就会变的特别硬，蹭的久了便能给它的外皮形成一层特别结实的‘护甲’，一般的细砂弹打上去效果不好，所以他特地买的粗砂弹，一颗颗取出来都跟琉璃球似的，一枚子弹里有 9 颗，这杆猎枪装的就是这种子弹，威力大的很，离得近了能把小孩腰直径的小树给拦腰打断，这次用来打僵尸，距离又这么近，正好把威力全发挥出来了。”汪洋明说。

（未完待续）

28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1 16:58

既然汪明洋提到了选择弹药的不同对猎枪打击僵尸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关于猎枪及其弹药的这个话题我感觉还是有必要专门讲一下的，所以这里又要说一点题外话了：在汪洋明一提到“细砂弹”与“粗砂弹”的时候，我就知道前者应该是“鸟弹”，使用颗粒较小的钢珠或者是铅丸作为杀伤体，一枚 12 号口径内装数量可以达到 20-30 粒，单个杀伤力小，但近距离散步面积大，覆盖面积广，所以作为猎枪，适合在 20 米左右射击鸟类等体积小、生命力弱但飞行速度快的目标，故称为“鸟弹”，而后者则应该是“鹿弹”，与“鸟弹”完全相反，“鹿弹”使用的钢珠或铅丸颗粒直径

大，一枚12号口径霰弹内只能装9粒左右，近距离散步面积小，覆盖面积也小，但单个杀伤力则要大得多，适合在50米左右射击鹿、牛甚至是老虎、狮子、棕熊一类的大型动物与猛兽，在国外，诸如加拿大一些地广人稀，野外打猎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这种“鹿弹”是最受欢迎的弹种，就是因为它的杀伤力非常强，而电影中上镜率非常高的各型军用及警用霰弹枪一般也使用它，在室内等近距离环境下作战，首发命中率高（因为弹丸多，覆盖面积广），对无防护的软目标杀伤力强等特点。

至于“细砂弹”与“粗砂弹”并不是正规称呼，而是使用者根据弹丸颗粒直径的大小而约定俗成的叫法。

（注：既18.4毫米，下同。与其它枪械常用毫米或者是英寸来标注口径不同，正规的猎枪或者是霰弹枪都用“号”来作为口径的标识，其中号的数字越小，口径就越大，从最大的4号到最小的410号都有，用“号”作为口径标注可以追溯到前装滑膛枪时代，其英语写作“gauge”，口径号的含义是一磅纯铅熔化后铸成同直径铅球的个数。以 最常见的12号口径霰弹/猎枪为例，它的含义是其口径和1/12磅质量的铅球直径相同，也就是一磅纯铅熔化后铸成12个小球，这样一个小球的直径就是这种霰弹/猎枪的口径。相应地，16号口径猎枪就是一磅纯铅熔化铸成16个小球，每个小球的直径即为这种猎枪的口径。口径号数字越小，霰弹/猎枪

口径越大。

当然了，这个410号不是口径的直接表述，而是0.41英寸的意思，它是目前市面上大规模生产的最小口径霰弹，而上文中提到的12号口径则是现在使用率最高、最经典的霰弹口径，也是大口径中的主流。

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上述对于“号”的定义也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情况，因为这个标准是建立在一种口径的霰弹只能使用一种直径的弹丸的基础之上，而现在则早已实现了不同直径弹丸在同一口径霰弹内通用甚至是混用，以此来达到只更换弹药而不更换枪械本身就能达到适应不同需求的目的，如上文所述，何炳芳使用的猎枪虽然是12号口径的，但可以同时使用弹丸颗粒直径与数量大小不同的两种弹药，既打击大型目标的“鹿弹”与打击小型目标的“鸟弹”。

而霰弹的弹丸材料也早已不限于铅制，除了上面提到过的钢制以外，还有穿透力更强，可以打穿软质防弹衣，适合对付犀牛这种皮肉极其坚实的大型猎物的钨合金弹丸，只不过这种弹丸的造价远高于铅制弹丸与钢制弹丸，而且由于质地太过坚硬，对枪管的磨损也比较大，不适合作为收藏品的老猎枪发射，但用于军用霰弹枪来发射那效果还是很好的，比如我国的QBS09式18.4毫米军用战斗霰弹枪。）

（未完待续）

283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1 23:34

楼主又来更图了，这次是关于猎枪的，汪明洋在口述回忆中着重提到了何炳芳携带了一直竖筒双管猎枪，而且在对付僵尸的过程中还发挥了重要作用，出于对资料完整度的追求以及个人兴趣，楼主当时很想弄明白何炳芳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猎枪，既然是企业生产的正式产品，就肯定有型号，但奈何汪明洋对这个细节没有在意，他也不太清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交流之后并没有得到答案，而且据我所知，他在之前正文中提到过的“峨眉”、“健卫”这两个牌子并不是以生产猎枪为主，而是以生产运动步枪及运动手枪为主，更没有生产国双管猎枪，所以根据已有线索，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发现我国生产双管猎枪的企业只有两家：一是齐齐哈尔猎枪厂生产的规格 16 号鹰牌平式双管猎枪；二是重庆长安机器厂生产的虎头牌（原为狮牌）立式双管猎枪，而何炳芳使用的是竖筒双管猎枪，也就是立式双管猎枪，那么目标就可以锁定在后者，也就是重庆长安机器厂的虎头牌身上了。

通过以符合汪明洋描述描述及年代为标准对该企业生产竖筒双管猎枪进行进一步查找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最终终于确定了何炳芳当年使用的是什么猎枪，它就是“虎头牌 PH12-1 立式双管猎枪”。

下面是老规矩，上图：图 1 是该枪及其弹药的标准照，图 2 是对该枪的基本介绍及图 1 中弹药的分类的说明，图 3

是该枪的相关资料与基本参数，图 4 是该枪与其包装盒的合影标注照，图 5 是该枪弹仓打开后装填有弹药的状态，图 6 是该枪弹仓打开后空仓的状态，其中图 7 中所指出的“推壳挺”是一个很实用的装置，有它在，可以在两发子弹全部射击完毕之后将弹仓打开，然后把炙热的空弹壳自动弹出来，而无需人工用手将其取出，既快速又安全。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7840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784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7840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7841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7842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78449.png{EIMAGE}

28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1 23:47

还有两张图，这两图主要是给大家直观的展现一下霰弹的样子，图 1 是两种直径不同的霰弹弹丸，从这里大家可以

汪明洋说的什么是“细砂弹”，什么是“粗砂弹”。图 2 则是猎枪用霰弹的解剖图，从图片及图中相关文字注解可以清晰的了解猎枪用霰弹的结构，而其它的诸如军用战斗霰弹枪、警用霰弹枪等所使用的几乎所有型号的霰弹，除了独头弹及特殊用途弹药（比如橡胶弹、网兜弹等非致命驱散与抓捕弹药）以外，其结构基本都是大同小异。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7864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878728.png{EIMAGE}

28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8-31 23:4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8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1 18:22

而在值班室这种狭小的环境里近距离射击僵尸，这倒也很能发挥这种专门用于猎杀大型动物的双管猎枪的优势。

“那僵尸死后，你们是怎么处理的？那个被僵尸啃咬的人，后来怎么样了？”我问，同时我也确定他们遭遇的这个僵尸的确与魁尸无关，起码从硬实力上来说，这个被两枪就给干掉的不及魁尸之万一。

“僵尸的尸体是一个很强的污染源，除了火化以外别无他法，所以就被我们俩给一把火烧了，而那个被啃咬的人，我们俩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后悔没早点行动，要不然说不定能救他一命。”汪明洋说。

“我看很多民间传说里讲，被僵尸要死或咬伤的人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也会发生尸变，那那人的尸体又是怎么解决的？”我说。

“开始我俩想报警，报完警我俩就撤，让警察来管，但后来一想不行，等警察来了说不定中间还得发生什么变故嫩，最后老贺下的决心，把他的尸体跟僵尸一起烧了。”汪洋明说。

“说真的，你们二位不生在古代当剑客真的有点可惜，考古这一行不太适合你们，仗剑走天下，路见不平就出手的生活才应该是你们的归宿。”我听他这么说想想的确也有道理，便玩笑道，不过更多的则是佩服这俩人的胆识，换了别人，绝大多数人即便知道这样做没有危险恐怕也不敢，就更不用说这事儿的危险性极高了，基本上就是在玩命，而且还是“找死”式的玩命，因为不是僵尸在找他们俩，而是他们俩在主动找僵尸。

“那有什么办法，都是被逼的，要不是老贺这个家伙自己鼓捣出这些幺蛾子（注：“幺蛾子”一词是一个比较有北方特色的方言，可能南方的朋友有些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这里就简单的讲一下，其意大致为：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多为贬义)，我当年也不至于陪着他干这些现在想起来都后怕的事情。”汪明洋说。

“这样的话，五具僵尸已经消灭了一个，剩下的四个你们之后还有继续追查吗？”我说。

“当然有，以老贺的脾气，他不把这五具僵尸全干掉肯定就不算完，接下来我俩就从正门出去开车赶紧开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之后，第二天这事儿就上报纸了，那个养殖场老板怎么报警，警察又怎么办的，那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反正我们做的事也说的上是为民除害。”汪明洋说。

“那你们俩不怕被警方追查吗？毕竟死了一个人，而且现场肯定有射击留下的痕迹，这些都是线索。”我说。

“哼，别看我不是干刑侦的，但找线索这件事我未必比那些名侦探逊色，在考古这一行里，最重要的就是对细节的敏感，因为任何一点细微的细节里都有可能隐藏着巨大而关键的信息，所以这么多年养成的职业素养就让我很擅长把控这些蛛丝马迹，而老贺就更不用说了，我俩是同行，我在考古上会的东西他基本全都会，而且他的业务能力也更强，要不然他也当不了队长。

我俩在烧掉尸体之后首先是把打完的弹壳收集起来，然后擦掉可能留下的所有指纹，僵尸一种中了两枪，飞出去的弹丸在击穿它之后也就成了强弩之末，打中墙壁之后就落在

了屋内，也被我们全部收集了起来，一共18粒‘粗砂’，一粒都没少，最后是门上以及门外的脚印，那门是个木门，已经被踢坏了，索性跟尸体一起烧掉，而外面的脚印，则打开猪圈，把猪群放出来在整个养殖场里来回跑，把我们俩能留下脚印的地方都踩乱，最后一步就是上车闪人。

还是那句话，幸亏当时没有普及监控器，要是放到现在，就没这么容易消除痕迹了。”汪明洋说。

“幸亏您跟贺队长没去犯罪，要不然绝对是个顶难对付的狠角色，而且还是个‘双人组合’。”我打趣道，汪明洋知道我的话没有恶意，也只是靠在椅背上一笑表示回应，我则说：

“既然追查僵尸的事情还在继续，那你们当时与僵尸的交锋应该还远未结束吧？”我发问把话题拉回正轨道。

（未完待续）

286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1 18:42

“是的，养殖场干掉的那一个知识一个开端而已，我俩接下来就是继续寻找线索，追查其它的僵尸，找了一天左右吧，没有什么进展，后来在路过一家镇子里的录像厅时，里面的电视机上正在播放天气预报，说次日有月圆现象，提醒市民可以去赏月，老贺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又来了主意，他神经兮兮的从包里掏出来一本很很旧的线装书，然后又拿出

一个笔记本，一会儿翻书，一会儿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就不好打扰他，后来足足忙活了半个小时，他这才抬起头来对我说了他的想法，简单地讲，就是他根据祖传看风水的办法，算出了这附近有一处‘阴穴’，然后等月圆的那天晚上，僵尸估计会主动来这个位置‘晒月亮’，因为月光属阴，与阳光正好相反，是僵尸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我那会儿对这些事儿一窍不通，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跟着干，之后我俩开着车一路跑到了一座山头上，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阴穴’所在地，因为到的时候时间还很早，就先在山上吃的饭，车上带着煤气罐、简单的炊具还有一些食材，这座山上还有个小木屋，应该是个山民平时用于存放农具的地方，但看样子已经废弃很久了，我俩就在那木屋旁边做了一顿饭，然后吃饱了就睡觉，睡到入夜醒了便开始瞪着眼睛等僵尸。

在这期间他又仔细推算了一番，后来算的讲‘阴穴’的位置精确到 10 米以内，这个位置的正中央还正好就是那个废弃的小木屋，他给我说如果僵尸要来的话，必定要站到他算的这个范围内，我俩商量了一下，老贺决定打一场‘伏击战’，我俩把车上的糯米、炮仗这些东西都弄下来准备好，接着就躲起来静静的继续等。

果然，大约在月亮达到最圆最亮的那个点吧，我当时没看时间，估计是晚上 9 点到 10 点钟这一块，一个不算高或者说有点矮的黑影向着木屋就直奔而来，等距离比较近的时

候，我们借着月光能从外形上辨认出来的是一具女尸，它到了这木屋的门口，面向月亮还真就像晒日光浴一样晒起了‘月光浴’，它摆出一副张开四肢的样子，显得特别享受。”汪明洋说到这里，有点口干舌燥，喝了口水润了润喉咙与嘴唇，我趁着这个机会提出一个问题：

（未完待续）

28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1 19:00

“你们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五具僵尸是不是道行有所不同的事情？”这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了，因为从叙述中明显可以看出那两具魁尸比他们目前遭遇到这些要厉害的多的多，按照我的想法，那两具魁尸必然是从青铜棺椁里出来的，而比较“水”的另外三具僵尸则是石棺里出来的，而汪明洋的回答则证实了我猜测的正确性，他是这样说的：

“这事儿后来我跟老贺研究过，他说两口青铜棺椁里成殓的这两个人被在明朝初年就被活葬在里面，到了被那俩盗墓贼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有 600 多年的历史了，怨念极深再加上时间不短，所以让它俩的道行相当不浅，而石制棺椁里的那三个则不是，那三个是后葬入里面的，在明朝崇祯年代，大明王朝气数已尽，按照民间野史的说法，蓝玉家族当年送出去的一股血脉侥幸逃脱没有死，联合那位公主的皇室后人，就想把先祖的铜棺给打捞上来，但在那个没有起重设备的古

代，想要在九老洞那种狭小的地形上把重达数以吨计的两口青铜棺椁给捞出10米左右深的深潭，难度是极大的，最后尝试多次也未果，最后只好退而求其次，找来了两男三女作为殉葬人，也给葬入了水中，美其名曰是到那边去侍奉这二人，两男一女里，男的有一老一少，一老是一名管家，一少是一名杂工，一女则是一名丫鬟，而我们最早打死的那个，应该就是那个杂工所化的僵尸，后来来‘阴穴’‘晒月亮’则女尸则是丫鬟，最后一个管家稍微晚一点，也是被我们在‘阴穴’处给干掉的。

简单地讲，就是这三个人后葬入的殉葬下人，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葬进去的，与青铜棺椁里的男女相差的时间已经几乎横跨了整个大明王朝，另外就是他们三个虽然也是枉死，但并没有的棺椁没有那两人深重，而且石制的棺椁也没有进行密封，内部怨气的淤积成都也远不如密不透风的青铜棺椁，再加上时间上少了200多年，这也就导致了它们三个的能力比青铜棺椁里的那俩‘男女主角儿’要差得多。

我之前虽然说两口青铜棺椁与三口石制棺椁时间相差不会太大，那是基于考古领域的角度来说的，但如果是基于僵尸等鬼怪的道行深浅的角度来说的话，那200多年就不短了。”汪明洋说。

“这样说来在逻辑上也的确就讲得通了，那您接着往下讲，到‘阴穴’的那两具僵尸你们是怎么对付的？”我说。

“我俩躲在一颗三人环抱的大树后面，距离那个小木屋大概 30 来米左右，而大树的位置大概在小木屋的斜上方，可以看到小木屋的正门，老贺给我说然我先把炮仗都拿在手里，随时准备点燃往外扔，什么时候扔，听他的口令，接着他就先瞄准女尸的肚子开了一枪，这粗砂弹的冲击力相当大，仅凭着冲击力就能一枪把几百斤的野猪给打一个大跟头，更何况这一个小巧的女尸了，所以这女尸挨了一枪后直接向后就倒进了木屋没有门的门框里面，也就是除了两只脚以外，剩下的部分全部倒进了木屋之中，然后他就让我扔炮仗，30 来米我一路疯跑，到了跟前用打火机点燃一挂就往里扔，然后第二挂、第三挂.....最后把五挂炮仗全给扔进去了，那小木屋里顿时就响成了一团，那也是 5000 个炮仗呢，这么短的时间里一起响起来，比过年还热闹！

最后炮仗全响完了，烟雾散尽再看那女尸，跟我早前用‘天师道宝’打死的那个‘伥鬼’差不多，就是整个身体好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只剩下了一张皱巴巴的人皮包裹着一把骨头还有一身破衣服，同时还发出一股比尸臭还难闻的味道。我问老贺怎么僵尸还怕炮仗，他说根据他家祖传秘法上记载，炮仗是喜庆之物，可以驱邪，你看直到现代也有很多人喜欢在新的一年的头一天，用炮炸围着自己的车子或者是房子炸上一圈，说是可以炸掉晦气，尤其是开长途长和货运车的喜欢这样做，而僵尸啊、鬼啊什么的都是阴晦之物，特

别是僵尸，比鬼更阴，属于阴晦至极的东西，炮仗对它有驱散的作用，前后5000响的炮仗全炸了之后，就把这女尸身上积攒几百年的阴晦之气都给赶散了，它自然也就变成了一堆皮骨和衣服，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干掉了。”汪明洋说。

“被5000个炮仗就给‘炸’死了？这僵尸的生命力也着实是弱了点。”我一边说一遍心想这是个什么僵尸啊，也太不堪一击了，这不是“水”不“水”的问题了，而是简直跟那些因为没人供养而在清明节等“阴节”上偷吃贡品和香火的孤魂野鬼属于一个级别了，这对于“业务能力”最低的神汉与神婆来说，也是可以轻易对付的“小意思”，如果这也算是鬼怪的话，那最多就是给新人用来“练手”的级别的。

（未完待续）

287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1 23:2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就是两张围着汽车放鞭炮“去晦气”的图，这事楼主没法给出什么科学的解释，但据说很灵验，尤其是在车辆发生刮擦、受损不大的小型车祸以及参加完“白事”、撞死猫狗一类的动物（特别是见血后）等情况之后，就要用这种方法去掉车子上的晦气，除此之外，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也会用这种方法，图的是“去旧迎新”的彩头。

而图1与图2这两张图中的车子虽然都是私家车，但实

际上运用这种方法更多的是工程车辆与盈利性的货车，毕竟这些车辆常年在外，对“人车平安”的意义看的比一般私家车更重一些。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91647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916482.png{EIMAGE}

28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1 23:3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8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2 17:35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29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2 17:56

“嗯，这个是弱，但有强的，比如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五具僵尸的道行有高低之分，那青铜棺椁中的两具作为道行高深的典型，就着实的是难对付多了。说那俩东西是僵尸我感觉都不合适，说他俩是两个妖怪才更确切一点。”汪明洋说。

“那你们事先就知道这两具僵尸要比另外三具更难应对吗？如果知道的话，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准备？还是只有猎

枪、糯米之类的东西去对付？”我问。

“猎枪与糯米对付这三个‘菜鸡’行（注：“菜鸡”就是不怎么样，实力不济的意思，这个词对于经常玩网游的看官来说应该会比较熟悉），但对付那两具就完全不顶用了，在打死第二具女僵尸时，我用掉了全部的5挂炮仗，老贺还说了我一顿，他说你现在全用了一会儿用什么？我说我一着急就全扔进去了，要不再找个地方买一点去？他说来不及了，不过自己这里还有‘秘密武器’，就打开了他一直跟枪背在一起的蛇皮袋，我看见里面有啤酒瓶子，还有几根柱状物，后来才知道，那些啤酒瓶子里装的是汽油，瓶塞都用油浸透了，是他自制的‘莫洛托夫燃烧弹’，而柱状物，是他托人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买来的开山雷管，一共有5瓶燃烧瓶，8根雷管，现在想来，这老家伙从这件事还没发生的时候，就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及玩儿命的准备了。”汪明洋说。

说到这里，依然是有点枯燥但十分有必要讲的题外话：这里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些什么叫“莫洛托夫燃烧瓶/弹”，该武器最早出现于1936-137年的西班牙内战，由当时前苏联支持的西班牙共和派人发明，在1939年冬季的苏芬战争中，前苏联入侵芬兰后，芬兰军民奋力抵抗，但奈何国力薄弱，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下风，面对苏军数量庞大，以坦克为核心的装甲部队，芬兰方面的反坦克手段非常匮乏，但通过实战发现，在坦克表面制造燃烧后，燃烧产生的大量

烟尘会被发动机吸入并导致发动机憋死，然后坦克暂时丧失机动性，而且由于当时的坦克没有现代坦克的“三防系统”（注：“三防”系统既超压系统，防生物、化学、核武器，在非常规条件下作战时会开启），所以浓烟还会顺着坦克的缝隙钻入车体内部，导致车内乘员忍受不了浓烟的熏呛而爬出坦克，然后再由在一旁准备好的步兵对其进行伏击与射杀。最开始时，芬兰主要通过缴获苏军的制式燃烧弹来完成上述战术，并为这些苏制燃烧弹起了一个“莫洛托夫面包篮”的外号（注：这个外号的原因是在苏芬战争中，前苏联轰炸机曾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和平民目标，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时，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既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宣称苏联飞机没有向芬兰人民扔下炸弹，而是向他们空投面包），但缴获的燃烧弹数量毕竟太少，最后便就地取材创造出了使用酒瓶灌装汽油等易燃液体，然后再用易燃液体浸透软质瓶塞，并有明火点燃砸击目标的燃烧类武器，这便是“莫洛托夫燃烧瓶”，也称“莫洛托夫燃烧弹”或“莫洛托夫鸡尾酒”，之所以与“莫洛托夫面包篮”一样以这个名字命名，还是为了起到讽刺当时在苏军侵入芬兰后还满口和平的莫洛托夫。

自此以后，该武器因为原料易得，制造简单，适合手工作坊等低水平生产地甚至是个人的大批量生产，所以经过不断的扩散，最终成为了后来几十年间各国游击队，尤其是城

市游击队的标配武器之一，不过随着近年来军用武器，尤其是坦克装甲车辆的飞速发展，其防护性已经有了数次的本质跃升，“莫洛托夫燃烧瓶”已经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威胁，所以它便从游击队的装备清单中逐渐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退出了战争的历史舞台，相比于游击队，武装层次更低一级的街头暴动群众，还会大量使用该武器，虽然打击不了坦克，但对付汽车、对一般的民用建筑物进行纵火仍然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在战火纷飞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民众在反抗以色列的军事蹂躏时，“莫洛托夫燃烧瓶”就是那里民众手中的两大“法宝”之一（注：另一个“法宝”是弹弓，但不是我们常见的玩具弹弓，而是可以吧拳头大小的石块发射出100米甚至是数百米的大型与超大型弹弓，除了抛射石块以外，甚至还用来抛射手榴弹以及其它制式、自制爆炸物来增强杀伤力，其性质甚至相当于一门“土制火炮”），而在治安混乱的南美洲，“莫洛托夫燃烧瓶”也是上镜率极高的“常客”自制武器。

好了，说完了“莫洛托夫鸡尾瓶”，言归正传，我一听他说居然还有雷管，相对于可以自制的燃烧瓶，这玩意可是法律上更加严格管控的危险品，其获得难度要比燃烧瓶高了不止一个等级，这个贺队长居然能买得到这种东西，看来路子还是很“野”的啊，琢磨完了这些细节，我接着问：

“那那天晚上还有其它‘战果’吗？”

（未完待续）

29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2 18:45

“有，之后又来了第三个，是具男尸，这三个被我们干掉的僵尸，就是被后来殉葬进去的三个人，第一个被猎枪打死的男尸是那个杂工，第二个被炮仗炸死的女尸是那个丫鬟，而当天晚上最后来的男尸则就是那个老管家，它的道行虽然比不上青铜棺椁里的那俩妖怪，但相对之前这一男一女来说，却是高了不少，当时老贺趁着它还没来的时候就给我说，先把糯米准备好，然后又把事先准备好的柳条简单的编成了一个柳条筐，等一会那玩意出现了，估计它还得跟那个女尸一样会站在木屋门，如果那样的话，就把准备好糯米掏出来往外扔，往那个僵尸的身上扔，接着再趁机把柳条筐套在它脑袋上。

我俩商量好了还在之前那个地方等着，等了大约有半个小时左右，第三具僵尸由东向西就过来了，还真跟老贺说的一样，后来这东西就带着风跑来了，然后就跟个木头一样，‘戳’在门口迎着月光站着，唯一和那女尸不同的是，它没有张开双臂。老贺给我打了个手势，我点了点头表示准备好了，他上去就开了一枪，本以为这具僵尸会跟上面那具一样被打翻在地，没想到它挨了一枪后只是往后跳了一步，并没有倒，然后反应过来就像往外冲，老贺紧接着又开了第二枪，

这一枪把它打倒了，他打完了就冲我喊‘去门口堵着，它要出来就用糯米砸!’我就去了啊，还是那30多米的距离，等我跑过去了，那僵尸也站起来了，那两枪倒是在它身上‘开’了两个巴掌大的洞，不过并没有打透，只是打出了两个一深一浅的‘大坑’，一看这玩意没死，我到了跟前心里那个紧张啊，就哆哆嗦嗦的左右手从包里各抓了一把糯米然后往它身上扔，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是一点儿底都没有，新想连粗砂子弹两枪都打不死的东西，用糯米砸它能管用？我当时跟它的直线距离不到5米,如果再远点我拿糯米就扔不到了，早这么近的情况下，万一糯米不起作用，那那个僵尸冲出来三步之内就把我咬死或者是掐死，不过还好，老贺说话还是很靠谱的，他没忽悠我，这糯米还真挺顶事儿，每一粒砸在僵尸的身上，就发出‘噗’的一小声闷响，然后僵尸被砸中的地方就会冒出一小股青烟来，我手里攥着满满的两大把糯米，要是一粒一粒的数的话，怎么说也有上百粒呢，抛开扔出去撒到一边没扔到的，那砸中它的至少也有六七十粒，紧接着就是一阵‘噗噗噗’的连响，青烟因为冒出来的太密集，甚至一时间都遮住了那具僵尸的脸。

然后它就像触电了一样，浑身上下抖作一团，老贺趁着这个空档把子弹换完，接着也冲到了跟前，端枪就又是一下子，那僵尸因为被糯米打的脚下没根，这一枪就把它给打翻到屋里去了，不过它这次反应的也更快，倒地之后‘呼’的

一下就从地上又直挺挺的起来了，在它刚刚起来的那一瞬间，我一个箭步跨出去，把之前挂在背后的柳条筐拿出来直接就扣在它头上了，接着它就跟‘瞎’了一样，张开手到处乱抓，然后从屋里跑出来开始到处乱跑，可能是‘阴穴’的原因，它跑了一会儿就只围着那座小木屋跑，等跑了大概有个五、六圈吧，最后趁着它经过屋门位置时，老贺飞起一脚踢在了它的胯骨上，那僵尸当时就跟身下装了‘弹簧’一样，从地上‘弹’起来摔到屋子深处去了。

刚才趁着它围着屋子跑的这个时间，老贺把猎枪的子弹从新装好了，然后一边单手把枪夹在腋下指着门口随时准备再次射击，一边把袋子里的燃烧瓶给拿出一个来，让我点燃往小木屋上扔，我就照办，燃烧瓶里装的都是从加油站买来的汽油，那再扔到木头上，都是易燃物，我连扔了三瓶，整个屋子一眨眼的功夫就烧成一个大火球了，那僵尸被火点着了之后还想往外跑，老贺就拿枪打它，我也拿糯米扔它，双管齐下让它出不来，最后一直到整个木屋都被烧塌了，这僵尸才算彻底死掉，跟木屋一起烧成了灰，用老贺的话说，这是一场‘迟来的火化’。”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29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2 19:09

“听您的描述，在这期间，贺队长一共向这具僵尸射击

了至少 3-4 枪，但只是起到了击退的作用，并没有将其击毙，最后还是靠将其困在燃烧的木屋中才把它烧死的对吧？”我说。

“是的，不过不止 3-4 枪，一共打了 5 枪，全部命中，每一枪都能打出一个大坑来，但打不死。”汪明洋说。

“相比你们击毙的第一具僵尸，只用了两枪就打碎了它的脑袋并击穿了它的躯干，由此看来，这第三具被烧死的僵尸，身体强度远超过第一具。”我说。

“嗯，用干这行的人的专业术语说，就是道行深，这话老贺也经常挂在嘴边的。”汪明洋说，而他提到的“这行的人”是哪一行，后面会有详叙，这里暂且不表。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这猎枪都只能在两发连射的情况下才能勉强击倒的僵尸，怎么贺队长一脚就能把它给踢到屋子深处去了呢？而且您说的是‘跟身下装了弹簧’一样，我想象出的那个画面应该就是当场把那具僵尸给踢得双脚离地飞起来了，这得需要多大的脚力啊？难道贺队长除了祖传的手艺以外，还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武功在身吗？”我说。

“你要说他打架不怕死这倒是真的，从年轻那会儿他就那样，但你要说他会什么武功，那就是没有的事了，他什么武功都不会，而且你这个问题我当时也在纳闷，在后来烧死那具僵尸之后，我还特地问过他，他没说话，只是抬起右脚来给我看，我借着月光就看到他的右脚鞋底下面贴了一张黄

色的纸符，我再问他，他便说这是他爷爷那一辈发明的手段，是一种用在人身上的符咒，学名叫做‘气冲斗牛’，贴在哪里，哪里就会变得力大无穷，他当时贴了两张，分别贴在了左右脚上，他告诉我，有这两张符咒傍身，他全力一脚能提出几千斤的力道，所以才能踢飞那个僵尸。”汪明洋说。

“一脚几千斤的力道？即便就按照‘几千’的最低标准2000斤来算，那这折合成公斤的话也有整整1000公斤，也就是1吨的重量啊，人体的极限倒不是不能承受这么大的发力，但是——如果贺队长有这么厉害的符咒的话，为什么不早用呢？而且用多点，把浑身都贴上肯定只比贴在两只脚上要强得多啊，那时候岂不是就可以和僵尸肉搏了？”我疑问道。

“浑身都贴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也这么说的时候，他给我的答案是：这就跟兴奋剂一样，第一是有时间限制的，第二是有很高昂的代价的，从时间上说，一张‘气冲斗牛’符的作用只能发挥一炷香的的时间，大概也就是15分钟左右，而从代价上来说，则它是‘燃烧’人体的‘元阳’为‘燃料’，一张符消耗掉的‘元阳’你吃上几根老山参也补不回来，还多贴点？两张就已经是极限了，再多贴一张那就得被消耗到“榨”成‘人干儿’，虽然我没见过那是个什么下场，但估计肯定会死的很难看。而且就这，在两张的时限到了之后，老贺便直接虚脱了，连路都走不了了，是我把

他背到之前的休息处去的。”汪明洋把我的疑问给结结实实的“怼”了回来，我则被他说的一阵脸红脖子粗，为了缓解尴尬，我顿了片刻之后将话题转移开说：

“那么五具僵尸到此已经被击毙了三具，还有两具最棘手的，你们后来与它们有过遭遇吗？”我知道这两具僵尸就是汪明洋多次“妖怪”一词来形容其强大与诡异的魁尸，而以他们二人的能力是肯定无法将其消灭掉的，所以便问有没有遭遇，而不是其它内容。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那么接下来我要给你说的事情可能比僵尸本身更要离奇甚至是玄幻了。”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290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3 00:57

楼主又来更贴了，今天没别的图，就是正文中提到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以下简称“燃烧瓶”）与可以“发射”手榴弹等爆炸物的“超级大弹弓”，图 1、2 便是暴动平民在使用燃烧瓶，而图 3 则是“超级大弹弓”在准备“发射”手榴弹，不过这张图是黑白照片，并不是正文中说的巴勒斯坦反以力量，而是 1940 年苏芬战争中的芬兰军队，照片中的他们正在使用这种树杈制成的“超级大弹弓”准备向苏军阵地“发射”手榴弹。

（注：图 1、图 2 中场景的前者是在 2010 年 05 月 16 日

泰国红山军与政府对峙时一名抗议者向泰国安全部队投掷燃烧瓶的画面，而后者则是在2010年12月15日希腊全国范围内大罢工时，一名示威者正在投掷燃烧瓶的画面）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95384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95385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8953875.png{EIMAGE}

291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3 00:5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919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3 18:35

楼主忙活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就等咯

293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3 19:07

“哦？那我没有理由不感兴趣，洗耳恭听。

不过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我说，同时心想我干这一行也有些年头了，怪力

乱神的事情知道的不在少数，他所说的离奇与玄幻，其程度难道能更甚于老山前线一筹吗？

“但说无妨。”汪明洋说。

“在小木屋那里干掉第三具僵尸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柳条编成柳条筐，而且还要扣到他的脑袋上呢？这有什么讲究或者是说法吗？还有为什么柳条筐扣在上面之后它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并且围着屋子乱跑？

我听说过柳树枝可以打鬼，但又知道柳树乃是著名的‘阴树’，这鬼本身就是阴物，作为‘阴树’的柳树，其枝条怎么能用来对付鬼呢？而僵尸又是比鬼更阴晦的东西，那么如此说来，我感觉很矛盾啊。”我说。

“这个问题想要回答清楚的话，那我还得仔细说说：在我国的道家理论中，认为鬼是集贫贱，衰败，悲哀，灾祸，耻辱，惨毒，霉臭，伤痛，病死，夭亡，孤独，淫邪，妄想，恶运，疾病，薄命，痛苦，入魔十八负面能量于一体的产物，是阴气的聚合体。

而民间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柳条打鬼，打一下小一寸’，柳树本阴，它是植物中的‘四阴’之一，另外三个则分别是：槐树、榕树以及竹子。但是，‘阴极生阳，物极必反’，作为阴气最重的柳树树干上长出的柳树树枝反而是至阳之物，所以从风水的角度上说，柳树因为有聚阴的功能，所以不适合种植在家门口，但却因为柳树枝是邪祟惧怕的阳

物，又使得柳树会大量种植在园林之中、湖边以及豪华宅邸的私家花园之中，为的是茂密的柳树枝挡住‘煞气’，换句话说，枝叶茂密的柳树是好东西，可怕的是枝叶枯萎，只有一根光秃秃树干的柳树，就很容易召来脏东西，一旦树干与脏东西结合，年深日久，就容易形成害人的‘精怪’，这种有了实体依附的脏东西，可比单纯是以灵体形式存在的脏东西难对付的多，就好像以虎体为寄居并以此伤人害命的‘伥鬼’差不多，只不过前者是以植物为寄居体，而后者则是以动物为寄居体。

另外，古人在清明节时常常会将柳树枝编成类似花环形式的装饰品戴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赠送给友人，戴在自己身上是因为柳树有一个别称，叫做‘鬼怖树’，也就是鬼害怕的树，用柳树枝编成的饰物，能让邪祟不得近身，而送给友人则是‘柳’的发音与‘留’相近，更多的是表达对好友的挽留，或者是一种依依不舍之情。

总的来说吧，柳树其实是一种好树，但关键看在风水位中怎么用，摆错了就是大害，摆对了那就是大吉，还有就是柳树的状态，就像我前面说的，枝繁叶茂的柳树一般都不会坏，但只枝叶凋零或者是已经彻底枯萎的柳树以及死树，那是大凶之物，最好从连根掘出并彻底烧掉。

说到我们用柳条筐，那就很简单了，因为柳条是至阳之物，编成的筐当然也是，把它套到僵尸的脑袋上就好比把一

个滚烫的高压锅扣到人脑袋上是一个道理，你说能不难受吗？只是那具僵尸的道行相对来说还是太低，连自己取下柳条筐的能力都没有，而在取不下来又难受的情况，就只能围着那个聚阴的木屋没完没了的跑了。”汪明洋说。

“原来如此，受教了。不过您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一些散乱的柳树枝给编成柳条筐，这手艺也是相当不错的啊。”我听完汪明洋的解释，佩服的点点头，然后如此说。

“那个算得了什么，都是小意思，你去问问所有参加过上山下乡有知情经历的人，谁手里没有几个拿手的手艺或者是其它活儿？我编柳条筐的技术，就是在那时候学来的，而老贺则是会编耙子，我俩那会儿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编出来的东西质量还好，老乡用过我俩编的东西，不敢说都是赞不绝口，但没有说赖的。”汪明洋嘴上说着不算什么，但说出来的时候，看得出来他还是很自豪的。

（未完待续）

293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3 19:34

“看来像您这样有经历的人生才是不仅仅有长度与宽度，而且还有真正的‘厚度’。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聊聊刚才说的‘玄幻’的问题吧。”我把话题拉回正规说。

“过奖了，哪里来的什么‘厚度’，无非是‘多吃了几年的土’而已。

至于我说的那个‘玄幻’，是这样的，我在跟老贺打掉了第三具僵尸之后，自然就继续寻找另外仅剩的那两具，在路上老贺给我说他的那些雷管就是给这两具准备的，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难对付，我想他如果能搞到火箭筒的话，那绝对也会随身带着。

他后来还给我说最后那两具僵尸按照行内的叫法，应该叫做‘魁尸’，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东西，之后他塞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说里面记录了很多关于这些东西的笔记，还有两条万不得已之下才能用的办法，如果我们俩不能消灭这两具魁尸，那就按照这两个办法来，我想打开看看是什么办法，他还不让我看，非要等到彻底没辙的时候再看。”汪明洋说完这段话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然后就陷入了短暂的停顿，我感觉到接下来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分量可能远超过之前干掉那三具僵尸的经历，我采访过的人里，各式各样的都有，出现这种情绪，往往预示着“故事”的“高潮”即将到来，为了能让他更好的叙述经过，我接话道：

“可以想象，如果你们与这两具僵尸发生了直接战斗的话，那么难度肯定远超之前的三具.....”我还没把话说完（其实我后面是想说的是“你们是不是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但没来及说出口，而通过他后来的叙述也证实了代价的确惨重），汪明洋一摆手，突然开口继续说：

“我俩开车那辆破车把附近可能出现它们的地方都转

变了，再也没有一点线索，老贺就说这俩家伙道行太深，可能流窜到附近的外地去了，要不坐火车去转转，我当时就想，成都附近的地方多了去了，它俩真要出去了，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坐火车去转，只能是抱着‘瞎猫碰死耗子’的可能，不过本着去打听打听也没坏处的想法，我也没反对，我俩就带着那些东西，买了两张从成都到简阳的火车票，实际上这就是瞎买的，一路上什么事也没发生，到了简阳市之后下车转了一圈，打听有没有关于僵尸的事情，人家拿我俩当精神病看，一无所获之下，没办法，只好又买了票往回坐，结果在回来的路上就出事了。”汪明洋说。

“嗯——这里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听您前面说贺队长因为使用了两张‘气冲斗牛’符而导致身体虚脱，您把他背回来的，这中间难道他是在短时间内就恢复了吗？如果是的话，几根老山参都补不回来的‘元阳之气’，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补充回来的？还是你们等了好久，等到他恢复之后才行动的？

第二个是你们当时身上携带的东西里如果有双管猎枪、雷管以及燃烧瓶这些的话，雷管与燃烧瓶都属于易燃易爆的违禁品，猎枪就更不用说了，安检是怎么通过的？第三个是从成都到简阳的陆路距离也就44公里左右，不算太远，为什么要坐火车呢？你们不是有一辆面包车吗？”我问。

“首先，我们当时肯定没有时间去等老贺自然恢复再展

开行动，那样的话估计得等到‘花儿都谢了’，而你说对了一个地方，就是他的确是用了一些手段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恢复的，是烧了三张纸符咒，然后把符灰用开水冲泡，等凉透了之后一饮而尽，如此他在喝下去半个小时之后，就又变的像之前一样生龙活虎了，不过你要问我这么做有什么代价，我知道肯定有，但具体是什么代价我就不知道了，而且——也没机会知道了。

其次，在1995年的时候，火车还都是绿皮车，那会儿的安检可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金属探测器啊、X光透视成像啊之类的都没有，那会儿只是人工检查，比如说你带了一个手提包，在上车前，乘警就会打开包大致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问题老贺在上车前就考虑到了，他买了六根很粗的无缝钢管，把猎枪藏在了其中一根里，然后用封纸张将所有钢管的两头全部塞住，并将装有猎枪的那根放在最后面，在乘警检查的时候趁着人最多的时候上，乘警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会只检查前面几根，看没问题了后面的就不看了，而且即便去看，只要不拿起来掂量出重量上的差别，也发现不了，他就是这么把枪蒙混过关的，至于雷管跟燃烧瓶，则是藏在了一箱白酒的下面，也是只看了上面，就没检查下面，也跟着带上去了。当然了，这些办法放到现在是完全行不通的，但那时候还非常管用。

最后，至于不开那辆面包车有两个原因，一来是车坏了，

而且这辆车需要换掉的配件型号还特别老，生产厂家早在当时也早就停产了，到汽修厂去换的时候，人家得现备货，起码要等上一个星期以上，时间上拖得太久我们等不起，二来是老贺说火车上流动人口多，说不定能打听到什么关键的消息，这样比光在附近的郊区与农村来回转悠要强，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开车坐了火车。”汪明洋说，他后面关于更换交通工具的说词我听了没什么感觉，但前面关于携带枪支弹药外加易燃易爆物品躲过安检上车的事情，我就是心里一颤，随后便说：

“我之前还说贺队长有点‘游侠’的范儿，可以到古代当侠客，但再听您这么一说，就他这反侦查意识与手段，不仅能当侠客，而是如果要倒退几十年的话，回到旧社会，当个地下工作者都没问题。”

（未完待续）

29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3 19:44

“老贺生性虽然偏执，但智商非常高，洞察力极强，而且具有那种坚韧不拔的特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他感兴趣的事情，基本样样都能做到出类拔萃，考古、祖传的风水秘术、打猎等等吧，无一不精，他还懂点化学，一些简单的化学制品他可以自己配制出来，需要用到的时候都不用去买，他一个人在家就可以‘鼓捣’出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求人不如求己’。”汪明洋说。

“是啊，就从他敢单枪匹马去找僵尸这件事上，已经看得出他胆识过人了，这种事是一般人绝对做不出来也不敢做的。

您刚才说在坐火车从简阳回到成都的路上出事了，具体是出了什么事？”我再次切断“题外话”，将话题引回正题上说。

“这就要说到我方才讲的‘玄幻’了：我上车的第一感觉就是车里特别特别的冷，冷到什么程度呢？冷到我都有点想穿上件大衣的冲动，而老贺也冻的不轻，旁边有个妇女还直搓手，她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都冻哭了，要知道发生这事儿的时候那可是成都的三伏天啊，大夏天的绿皮车里又不跟现在的高铁一样有空调，按理说车里应该特别闷热才对，结果完全相反，我就感觉奇怪，想问问老贺看他怎么说，但他先是不说话，只是指了指坐在车位的两个人，给我说让我注意他俩点，他俩不是什么善类。

我就扭头去看，发现的确有两个穿着打扮很奇怪的人坐在车厢的最后面，他俩穿着一种类似黑纱的衣服，当时是黑天，他俩却都在头顶戴着一顶大大斗笠，因为有斗笠的遮挡，他们的头稍稍低下来就看不见脸了，我一开始还以为老贺的意思是这俩人是不是歹徒之类的，他俩真要有什么动作，我俩还得见义勇为，但事实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在火车开动

之后，票务人员要挨个乘客进行检票，当时我们俩坐在车厢的中间位置，票务员检查过去之后便一直走到了车厢的尾部，然后就要检查这节车厢最后面坐着的这俩‘怪人’，我俩则都转过脸盯着他俩，看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而乘务员连说了三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他俩都没反应，我用余光就看见老贺把手已经捅破了封纸并伸进他拿在手里的无缝钢管之中，我知道他此时的手应该就按在扳机上，做好了随时出手开枪的准备，而我的手里则拎着那箱装着雷管与燃烧瓶的白酒，虽然不能随时出手，但情急之下掏出一瓶来扔他们还是可以的。

问了三遍他俩还不做声，票务员显然是有点不耐烦了，就提高声音问了第四遍，并同时用手去往上拨开这俩人靠外的那个头上的斗笠，因为声音很大，引得全车厢的人都往那里看，也就在票务员掀开斗笠的那一刹那，我就看见了一张模糊不清的人脸，那个景象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实在是——太可怕了。”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29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4 01:2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一张图：关于枯萎柳树的正式称呼，应该叫做“败柳”，亦称为“鬼柳”（注：与主要作为中药药材使用的“鬼柳树”不是一回事，“鬼柳树”是另外

一种植物，与柳树无关)，按照玄门中的一些理论来说，这是一种很容易招惹污秽之物的柳树状态，尤其是“败柳”多出现于秋冬季，而冬季又作为一个阳气较弱的季节，更容易出现情况，而自古以来，古人对坟头生出柳树都视为大凶之兆，如果想让某人死后不得安宁，便可以用柳木制造的棺材来成殓其尸，那么棺中尸体出现诈尸现象的可能性就极高，而诈尸之后的结果一般就是魂飞魄散，这对于一个逝者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打击。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002683.jpg{EIMAGE}

295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4 06:30

楼主昨晚失眠了，一夜没睡，笔记本又坏了，而且一会儿还要停电，趁着这会儿有点空而且还有点，先找了台老掉牙的台式机把今天的文给各位看官更新出来.....

29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4 06:48

“为什么是模糊不清的人脸呢？当时你们应该只隔了半个车厢，不算太远吧？”我说，嘴上虽然没提他说“实在太可怕”的事，但听到这几个字眼的时候心里明显一阵，因为职业与经历的原因，同样的话，从汪明洋的口中说出来，分量要比一般其他人重得多！

“模糊的原因不是因为距离的远近，而是那张脸即便你贴到能数清楚毛孔数量的距离上，也只能看到有一副五官的轮廓而已，两个黑洞洞的眼睛里看不清眼球，还有一个歪斜的鼻子，以及一张同样黑乎乎的嘴巴，头上的头发焦黑而稀疏，脸皮都皱到一起去了，通过外貌，我只能判断出它应该是个男性，而这两个东西，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魁尸！我看到这一幕的那会儿，当场就吓了一大跳，老贺那边则第一时间做出了应对，他转身站起想喊些什么，但那魁尸动作更快，没等老贺的第一个字喊出来，就见它张开嘴巴对着也被吓得目瞪口呆的票务员就吹了一口气，票务员立马就瘫软到了地上，不过片刻之后，他的身体就开始在车厢的地板上痉挛起来。

你知道在火葬场里尸体被火焰焚烧后会突然坐起来甚至是翻滚的现象吗？”汪明洋说到这里突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知道，那是因为尸体身上的神经末梢还未完全死亡，在遭到高温焚烧之后会产生一些应激反应，还有就是尸体的皮肉在燃烧起来之后会大面积脱水收缩，内脏体积也会迅速干瘪收紧，但在这种前提下其骨骼的尺寸是基本不变的，所以在收缩之中的皮肉与干瘪之中的内脏的‘牵拉’作用下，尸体就可能出现这些反应。不过，您问这个干什么？”我说。

“没别的意思，只是想给你形容一下那个票务员当时的

样子，他在地上扭曲的动作简直就跟火葬场里被烧的上下翻滚的尸体一模一样，甚至做出了很多正常人受关节限制根本不可能做出来的动作，这么说吧，当时的那个票务员不像是一个人，而更像是一条被外力抓住而不断扭动的大虫子！

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有3秒钟左右吧，那个票务员就在完全不用双手的情况下，像有一个什么无形的力量拉着他一样的从地上‘呼’的一下站起来了，他的脸也跟他的身体一样，扭曲成了一团，那种扭曲怎么说呢，从表情的角度来讲，就好像一个愤怒、歇斯底里到了极点的人的表情，是一种充满恶意和怨毒的表情。”汪明洋说。

“那这个票务员起来之后做了什么？或者是因为他而发生了什么？”我问，而相比刚才，我的情绪更进一步的被“揪”了起来。

“他——他起来之后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第一件就是用一种歪歪扭扭的姿势快跑起来，别看姿势很难看，但速度却并不慢，他一路冲过去一把就抢过了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妇女怀里的孩子，然后高举过头狠狠地扔到了地上，我听见地板上传来‘砰’的一声闷响，就看见一大片鲜血淌了出来，我没敢再往下看，但我知道那孩子应该是活不了了。

而作为母亲，那个妇女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摔死在眼前，当然反应是极其激烈的，她发狂一样的叫了一声，起身就和那票务员厮打在了一起，然后整个车厢里就乱套了，孩子哭

大人叫，老贺本来想端枪去打那俩家伙，但因为人群跑动，担心开枪会误伤，所以抽出枪来之后瞄了半天迟迟不敢开火，正在这会儿吧，车厢最前面连着前节车厢的门开了，两名乘警冲了进来，估计他俩是听见这里的骚乱声，才赶过来的，不过眼前的情景把他俩也给吓傻了，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慌乱之中我看到那两个魁尸就从车厢里站起来了，被摘掉斗笠的那个嘴巴突然变成了一个‘0’形，是很大的‘0’形，面积占了整张脸的一半儿还多，看着特别吓人，这一幕老贺也看见了，他踩着前面的座椅靠背直接越过我跳出来站到了过道上，然后拉着我就喊‘快跑!’接着就往前一节车厢跑，路上他还推了那俩乘警一把，意思应该是也让他俩跑，那俩乘警不明情况，就跟着我俩跑过了车厢拉门，随后老贺就伸手关门，在门关上的最后一刻，而我在车厢门关闭的最后一刻，看到那张张开的‘0’形大嘴里吐出了一股灰白色的雾气，瞬间就笼罩了整个刚才我们跑过来的那整节车厢。”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29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4 06:53

“呃——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我猜它呼出这口不管是雾气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吧，是不是把那节车厢里的所有人，都变成了票务员那样的疯狂状态？”我说。

“是的，那时候每节车厢之间的门都是木质的，那种门类似于家用的防盗门，在门上面有一个观察孔，就跟防盗门上的‘猫眼’差不多，但要大的多，是个长方形的，有横过来的巴掌那么大，我们四个人挤在那个长方形的观察孔里往那边看，一人能看见一个角，我不知道他们三个看到的是什么，反正我看到的画面非常血腥，那节车厢里所有的人都厮打在了一起，而且攻击方式完全是撕抓啃咬无所不用其极，那个最初和票务员打在一起的妇女，这一会儿的功夫，头上的头发被拽掉了一大半，满头满脸都是血，而那个票务员，嘴唇不知道被什么力量给豁开了，耷拉在下面向下流着血，牙龈和牙齿都露了出来，而且他还少了一只耳朵，其他人也都一样，都特别惨，对了还有一个上衣被扯烂了的男人把另一个人摁在地上，去抠那人的眼睛，然后后面就有个女的抄起来地上的暖水瓶，往男的身上倾倒，因为这列火车是刚刚发车的班次，暖水瓶里的水都是刚刚烧开的开水，所以我眼睁睁的看着他脖子后面以及整个后背被开水瞬间就烫出来大片大片的水泡。其他人里，还有打碎车窗拿着碎玻璃砍人的、像恐怖片里的丧尸一样咬人的等等等等吧.....这些人的表情都和那个票务员一样，那是一脸怨毒到极点的扭曲.....”汪明洋说到这里闭上了眼睛，我此时很理解他的心情，他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的确太过于骇人听闻，我没有亲眼所见仅仅是听他叙述便感觉脊背发凉，其给我的震撼不次

于之前在老山战役169号阵地上出现的“走影”，而且感觉这种无序的自相残杀，在某种程度上比战场上壁垒分明的战斗更加恐怖。

（未完待续）

295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4 07:08

“如此说来，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你们接下来是怎么处理的？报警还是什么其它的方式？”我说。

“非常严重？最严重的还并不是这个，而是我跟老贺以及乘警跑过去的车厢是最靠前的车厢，也就是车头往后的第一个车厢。”汪明洋说。

我乍一听他这段话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心说车厢里的人受到某种力量的影响乃至是控制开始做出这种疯狂而血腥的举动，已经是严重至极了，更严重的怎么会是他们所在的车厢是哪一个？等等，不对！我转念一想这句话应该另有其意，难道是——想出一个眉目之后，我接话道：

“您的意思难道是说，后来整列火车后面车厢里的人全部被变成了这样，然后.....他们‘矛头统一’的围攻你们所在的车厢了？”

汪明洋没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我然后重重的点了点头，我被他的情绪所感染，手心也出了不少的汗，但稍稍琢磨一下，但觉又不对，便又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其它车厢里的人全部变成了这种情况之后，他们停止了互相攻击，而是把矛头统一对向了你们所在的车厢，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我问题我在那时那刻的时候就想到过，去问老贺，老贺也说不清楚，但他说应该是受到了那两个戴斗笠的家伙，也就是魁尸的某种指挥，你想想看，整列列车除了我们所在的这节车厢以外，其它的都已经‘沦陷’了，那假设它们的确是这些人发疯的原因的话，那么可以指挥这些疯狂的人也在情理之中，而我们这些侥幸在第一时间逃脱的‘正常人’自然也就成了在这列火车上的唯一目标。”汪明洋说。

“好吧，那你后来直到在你们之后还有几节车厢吗？或者说，攻击你们的人，总数大概有多少？”我问。

“这个事儿还就得说幸亏那列火车是通往简阳这么近的地方，所以车上的乘客并不算多，因为人不多，所以就是客货两用，加上我们所在的这一节，载人的车厢一共就 3 节，其余的 5 节都是运载的木材，总人数的话，三节车厢加起来一共 90 多个人，去掉我们所在的最靠近车头的那一个，另外那两节加起来有 60 多个人吧。”汪明洋说。

“贺队长身上有一支猎枪，你带着燃烧瓶和雷管，那其他人有武器吗？比如那两个乘警。”我问。

“没有，乘警的手里只有橡胶棍，没有枪，而那东西对付那群疯了的人，一点用都没有。”汪明洋说。

“这样说的话，估计消灭魁尸的事情先得放到一边，你们先得为了生存在这节车厢里‘背水一战’了。”我说。

“当时唯一对我们有利的就是那车厢之间只有一扇小门可以通过，堵在那里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意思。

“的确，那时候别说是消灭魁尸，我们自保已经都成了问题。”汪明洋说。

“我感觉肯定不能指望第一节车厢里的乘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战斗的主力应该就是您与贺队长，或者是再加上那两名乘警，而不论怎么算，即便魁尸不亲自出手，那么对方起码在人数上也是具有绝对优势的，这一战，你们是怎么打的？”我说，以我的认知，我感觉此战的难度其实已经超过了当年老山战役中在没有火力支援的情况下面对近百名“走影”围攻而陷入肉搏战的169号阵地，而此战的细节是个关键，能对魁尸造成什么打击这个就完全不能有指望了，而在自保的过程中，又肯定出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帮助他们坚守或者是突围成功，否则如果按照常理来说的话，他们失败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假设是那样的结果，那么汪明洋也就不会坐在这里给我侃侃而谈这些堪称恐怖的过往了。

（未完待续）

295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4 07:25

楼主把今天的图也一起更了，这次没别的，发两张绿皮

车的图给大家回味一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绿皮车的印象就已经不怎么具象了，主要的来源大多都是通过照片与影像。

其中图 1 是绿皮车的车厢外形，图 2 是绿皮车的车厢内部。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00463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004632.png{EIMAGE}

29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4 07:2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296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5 14:25

楼主回来了，手头还有点事，一会儿忙完了就更新

30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5 15:33

“还能怎么打？就是依托‘有利地形’，尽量阻击他们，60 多个人去掉他们之间自相残杀死掉的，估计也得有 40 多号，一起往门那里挤，先是把门上的玻璃给挤碎了，老贺让我扔雷管去炸他们，我扔出去一根，在疯狂的人群中爆炸，

一下子就炸的血肉横飞，木门也被炸了个粉碎，前面的人被炸死了，后面的就再拥上来，老贺就开始拿着猎枪一个一个的打，一枪打爆一个甚至是两个脑袋，这么一炸再一打，就挡住了对面的第一波攻击，列强开枪两次就要从新装弹，趁着装弹空隙，我跟那两个乘警就强行拆下来一个座椅，把座椅竖起来斜着挡在门口，三个人顶在上面给老贺争取时间，然后老贺装好了子弹就透过缝隙继续外打，就这么周而复始，一直把他带的100多发子弹打到还剩下最后一发，座椅封堵住的对面才安静下来，在这期间我不知道打死了几个人，但尸体已经把木门对面都给堆满了，而我们这边的地上也满是弹壳，在四周的空气里到处弥漫的都是射击还有爆炸过后没有散去的青烟。

然后这节车厢里的乘客全吓坏了，别说是他们，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也都吓得迈不动腿，起码我是这样，又过了好几分钟，确定对面的确没动静了，还是我们三个人，合力把椅子挪开，挪开的那一瞬间，就看见那俩家伙一左一右，站在对面离我们不超过5米的位置，我本能的拿起一个燃烧瓶去砸其中还带着斗笠的那个，瓶子扔出去结果被它凌空接住拿在了手里，老贺立马抬手开枪打那个瓶子，最后一发子弹将燃烧瓶打碎，流体的燃料立马就把它浑身都给点着了，它整个上半身就全烧了起来。”汪明洋说。

“那火焰能对它造成有效杀伤吗？”我问。

“完全不能。不仅不能，而且那火在它的身上燃烧起来之后就好像烧的是一块冰，上面‘呼呼’冒着白气，烧了几秒钟之后，火便越来越小，然后直接就自己熄灭了。

期间它没有任何拍打或者是阻止燃烧的动作，火完全是‘自行’熄灭的。”汪明洋说。

“那接下来呢？”我问。

“接下来它俩表现的一点也不着急，信步向我们这边走，这么近的距离不敢用雷管，我就把酒箱放在地上，拿出里面剩下的燃烧瓶一个接一个全扔出去了，结果跟前面完全一样，燃烧瓶碎了之后火苗燃烧的时间最长不过5秒钟就会‘自动’熄灭，就好像它们俩身上有某种能量可以将高温驱散掉一样，燃烧瓶没了，子弹也没了，老贺扔掉猎枪扭头对我们说让我们跳车，我一看他说的口气这么决绝，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把刚才我放在地上的雷管都拿在了手里，我就知道了他想干什么，那俩乘警也看出了他的意图，就一人拽着我的一只胳膊往前跑，我那时脑子里完全懵了，只记得在一边挣脱乘警的手一边不停的喊‘老贺！老贺!’喊着喊着，眼看着老贺用打火机点燃了雷管的引信，接着冲过去张开双臂楼主了那俩东西的腰，随后我只是眨了一下眼睛，两行眼泪就模糊了视线，电光火石之下，一声巨响传来，整个列车都因为爆炸而震动了一下，老贺也永远的消失在了爆炸的烟雾之中.....后来想想，从他最后的表现来看，他从一开始就早

已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但我当时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我都想抽自己几个耳光，其实，在他塞给我笔记本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的.....”汪明洋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他摘下眼镜掩面痛哭，一时间整个寂静的办公室里只剩下了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悲痛欲绝的哭泣声。

（未完待续）

30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5 16:26

实话实说，他的这番话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因为在我掌握的资料中，这位贺队长应该是尚在人世才对，要不然也不会在本次采访的先期准备时还因为可能会事件细节有所保留的顾虑而划掉他，如果知道他早已不在了，那我自然也不会多此一举。

另外，在之前的叙述中汪明洋也没有提到关于他会此事而死的一个字，虽然我也从之前诸如“也没机会知道了”等话中聊到了贺炳芳的结果可能不会太好，但对于他会与魁尸同归于尽，没有一丁点的思想准备，直到这里才告诉了我何炳芳为了这件事，他的抉择竟然如此悲壮，这让我想起了一部 1992 年的老电影:《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在这部电影中那位生命科学家制造了科学怪人之后后悔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生命体，便对它展开追杀，最后因为两者有共死共生

的特性而决定牺牲自己与它一起跳入北冰洋而同归于尽，回想到这五具僵尸，特别是那两具魁尸虽然不是贺炳芳所制造出来的，但却是他间接释放出来的，所以他才要如此奋不顾身的去亲自消灭它们而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最后更是以生命为代价为这件事做出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大努力，抛开那些责任不谈，贺炳芳确确实实称得上是一条有担当的汉子，他虽然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但在我的眼里，他更像是一名无畏的战士！

良久之后，汪明洋才停止了哭泣，我劝慰他几句之后说：

“我.....有个问题不知道方不方便问？”

“你说。”汪明洋还在抽泣，用哽咽的声音回道。

“不瞒您说，在我来之前我对你们当年的那支考古队的成员做过详细调查，在调查中我掌握的资料显示，贺队长应该是还尚在人世才对，如果他死了，怎么会在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之后还没有确切的死亡消息呢？”我说。

“那是因为老贺一直没有‘走’，你也应该知道，死无全尸的人，或者是心里有事还没放下的人，在死后是不容易‘走’的，而老贺把这两条都给占了，身体都炸碎了，魁尸也没有被干掉，所以老贺就迟迟不肯离去，在事后我专门找了一个成都很有名的师父，做了一场法事，我在法事上跟他交流过一次，想送他‘离开’，好‘安心上路’，但他不肯，他说不看到他祖传的技法被正名就死不瞑目，我说那就遥遥

无期了，因为这件事完全看不到前景，他是他家手艺的唯一继承人，他不在了谁还能替他去正名？他就拜托我，说有关他祖传技法的那些书都在什么地方，其中精华都记在他给我的那本笔记本里，我没让他继续往下说，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想让我接过他的‘棒’，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我与老贺称得上是生死之交，他活着的时候非常要强，从来不求人，现在他人死了却来求我，我怎么忍心拒绝？我答应他会为了这个承诺而奋斗下去，虽然我老了，但我还有儿子，儿子下面还有孙子，我会把老贺的祖传技法从我这一代开始，当成我家的祖传技法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定有朝一日实现他的理想，让这些瑰宝得到应有的肯定与承认！

至于你查阅到有关他的信息还显示着他还活着，那是因为他的每一项社会公开信息都有我替他维持，比如考古协会早就注销了他的名字，但他每月的社保我还在交付，他现在还达到了可以利用电脑、手机发信息的程度，在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中，很多现在已经打出了一片天地，这些人在网络上经常还会跟他交流一下，不过我不喜欢这样的交流，我想老贺的时候，就会拎着一瓶酒，到我给他时弄得衣冠冢跟前陪他说话，他要主动找我的话，就会给我托梦，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学生们现在对外说，都会说他尚在，单位还是原来的单位，办公室在在几楼几室，这些信息都是完全按照他生前的状态来说。”汪明洋说。

“呃——您是说贺队长到现在为止还在以一个灵体的形式存在于世没有走？!”我听罢他的这段话，顿感吃惊不小，心说这不就是以前听人说过的“还愿鬼”吗？我地乖乖，以前耳闻过有这种事情，没想到这次碰上真的了。

“是啊，他一直没走，现在是大白天，他出不来，估计会在衣冠冢里呆着，等到了晚上，你要有兴趣，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他。”汪明洋说。

“这.....好吧，如果能行的话，我愿意开开眼界。”我说。

在当天晚上我真的应邀跟着汪明洋去了贺炳芳的衣冠冢，在那里汪明洋在坟前放了两个酒杯，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那一只杯子倒了一杯，然后就开始像清明节祭奠亲人的人们那样开始念叨，不过不过念叨了半天，坟前以及附近并没有什么反应，我甚至一度怀疑汪明洋是不是因为悲伤过度在这件事上有点出现“妄想症”的症状了，但随后出现的一幕，打破了我的这种想法，因为在他念叨了将近十分钟后，拿着酒杯于地上的那只酒杯碰了一下，我变眼睁睁的看着，那只没有人碰的酒杯里满满的一杯白酒开始缓缓下降，最后一点都不剩，中间汪明洋还给我说贺炳芳问我是谁，我说我怎么什么声音都没听见，他说灵体只会让想让听见，想让看见的那个人听见自己的话，看见自己的样子，我自然是没什么可说的，看来贺炳芳对我这么一个陌生人还是心存戒备的，

不过到后来可能是经过汪明洋的介绍，他对我有了一定的信任，竟然往我的微信上发了一条问好的信息，而这个发信息的微信昵称名字，就叫‘老贺’，但神奇的是这个昵称没有微信号，也没有任何其它资料，就好像是个凭空出现的一样，之后我与他又聊了几句，若不是有汪明洋的铺垫把此事说明了，那我估计得被吓的汗毛倒立，但即便如此，在回复信息的时候我心里也感觉怪怪的，毕竟这个与你聊天的，不是一个“人”。

最后，我在衣冠冢前说了一些悼念贺炳芳的话，此行方算结束。

另外，由于这件事与整个采访内容关系不大，所以只讲说一个大概，就不再详述了。

回到正题，我说：

“贺队长把这么关键的事情托付给您，那他自己没有子嗣后代吗？”

“没有，老贺一直以来都是孤身一人，他终身没有结婚，没有老婆，也就更没有一儿半女，也正是因为这个，他在世上能信得过的人就只有我了，所以才把这事交给我去办。”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30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5 16:39

我感觉这个话题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再多谈下去也没有益处，便将采访的内容从贺炳芳之死这个事情上引开：

“这场爆炸虽然惨烈，但我估计肯定没能阻止这两具魁尸的，那么你后来是怎么逃离险境的？”

“是两名乘警带着我跑到了车头，当时距离抵达成都的下车站已经只有不到2分钟的路程了,整列列车都开始减速，虽然后面打的惊天动地，但司机在封闭的驾驶舱里居然什么都不知道，乘警进来之后让他停车，他说马上就进站了不能在这里停，那时候也没有恐怖袭击这个词，乘警急了就给他说车上有坏人正在搞破坏，必须马上停车，司机这才拉死了列车制动，那会儿车速已经就不快了，再制动一下基本就是贴着轨道滑行，然后我们从驾驶室的车门处跳车逃生，顺着轨道就往成都站的方向跑。”汪明洋说。

“那你们最后坚守的那节车厢里的乘客呢？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我在跑的时候回头看过几眼，发现陆续有人从窗户里跳出去，我估计是跑掉了一些，但具体跑出去多少，我就不清楚了，他们有没有被魁尸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实在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后来，我们四个就顺着铁路一路没命的跑啊，跑的时候也没琢磨别的，就是害怕那两个魁尸再追上来，跑到半路碰上了检修铁轨的轨道车，乘警拦下车子要他载我们一程，这

才算是有了个交通工具，在车上我想起了老贺给我的那个笔记本，他说过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上面有两条接下来的办法，我就掏出来看，上面关于我俩行动失败之后的第一题计策是报警，我刚看了心里还骂老贺这是说废话，不报警那怎么办？后来一想也对，开始不报警那是有苦衷，现在我俩‘玩砸了’，那当然就得报警了，而第二条则写了很多，上面有人名，有联系电话，还有地址等等等等，检修车上灯光昏暗，再加上当时心情紧张、悲伤都到了极点，也就没心情仔细看，最后检修车到了他们的检修中心，我们三个人下了车直奔大路，上了一辆载客的三蹦子出租车，一路就去了市公安局，我把我所知道的所看到的给警察说可没人相信啊！幸亏有那两名乘警给我作证，要不然我差一点就被他们当精神病给抓起来送到医院去！可好说歹说说了半天，对方也只是给我们做了笔录，你不知道我当时那个气，恨不得想跳起来给对面那人一巴掌，那两个乘警也气得不轻，但没用，我一口一个魁尸一口一个僵尸，告诉他们那东西厉害的很，一定要提高警惕，结果你猜人家怎么说？

说我们三个是是不是报假警搞行为艺术的？还说那俩乘警是不是假冒的，乘警掏出警官证才证明了身份，而我则实在是气不过，就走了，出了市局的门，跟两个乘警分开各回各家，之后我得知当天晚上那列列车在滑行到成都站前面的一处小站彻底停下了，然后当时已经有大量警力将那里包

围，并与魁尸爆发激烈交战，装甲车跟重机枪都用上了，最后不敌，而且损失惨重，如果当时警方消灭了它俩，也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但上百武警、刑警还有重武器都无能为力，我这么一个平头老百姓就更没办法了，但又不能放任魁尸作恶而不管，毕竟它俩的出现，我本人也有一定的责任。

所以我只好又认真的看了一遍老贺留下的笔记的第二条，而从大体来说，这一条就是让我去找两个‘专业人士’来解决这件事，后来此事能得以平息也多亏了这两个人，我在此后时常就在想，如果老贺一开始就找他俩，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了呢？但又一想，以老贺的脾气跟性格，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只给我一个人说了，很明显是不想扩大知情圈，想在尽量少的人知道之前把它解决掉，可真正见识到魁尸的厉害之后，就算像前面说的老贺真有火箭筒，那也完全办不到啊，不知道是他高估了自己，还是低估了对手。”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

30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5 23:32

楼主又来更图了，这次说一下贺炳芳使用的雷管，在前面的采访中汪明洋说那是开山用的雷管，我便先入为主的认为它应该是一种使用起爆索引爆的雷管，因为炸山开石的雷管装药最起码也是硝化甘油，也就是 TNT，该炸药的安全性非常高，无法使用明火引爆，但汪明洋又提到最后贺炳芳在

火车上是用打火机点燃了雷管并“杀身成仁”，这就说明这种雷管的装药应该是某种活性比较高的烈性爆炸物，虽然具体是什么楼主不好确定，但肯定不是 TNT。

不过楼主在这里想到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山东比较流行的“大白皮鞭炮”，楼主是山东人（注：之所以叫“大白皮”，是因为这种鞭炮常用报纸甚至是 A4 纸作为外皮，与通常是红色的普通鞭炮不同，其看上去是白花花的，故此得名），所以对这玩意印象非常深刻，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普通正规鞭炮及其它所有烟花爆竹在爆炸时产生的炸响剂是“高氯酸钾”，而“大白皮鞭炮”的主要成分则是“氯酸钾”，所以后者产生的威力、响声是前者完全无法比拟的，一根 20 厘米长，直径 3 厘米左右的“大白皮鞭炮”就能炸碎一块常见的红色板砖，如果集中起来同时引爆，破坏力虽然不及 TNT 等正规炸药，但还是相当可观的，而贺炳芳的雷管从使用结果来看，楼主认为就极有可能是这种以“氯酸钾”为主要成分的装药，其性质就相当于一个超大号的“大白皮鞭炮”，这也正好可以与其能使用明火引信点燃的特点相吻合，介于此，楼主估计该雷管的外形应该与图 1 中所示的差不多，只不过可能不是图中的这种“双层结构”（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双层结构”，说实话，其实楼主也不知道）。

而图 2 就是“大白皮鞭炮”与普通正规鞭炮的区别（图片截取自山东电视台相关节目介绍）。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09890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098911.png{EIMAGE}

30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5 23:3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0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6 18:18

楼主来更新咯，今天比较晚，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30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6 18:40

我一边记下汪明洋话中的重点，一边心想，他刚才的这番话相当于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魁尸袭击列车的事件，与龚锦华的那个角度正好可以严丝合缝的对接起来，只是有一点让我不太明白，就是龚锦华为什么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没说当年报案时除了考古队的汪明洋以外还有两名列成乘警呢？而他们没把这三人的报案当回事之后又是谁传递出的信息引起重视才得以出动大批警力包围火车站的呢？第一个问题我思索了一下后感觉应该是龚锦华在事后知道了两名乘警是真的乘警，与汪明洋报案的内容也都是真实的之后，

无颜提起一开始无视三人报案的错误决定，所以才在对我再提这件事的时候，在细节上进行了选择性的“删减”，把两名乘警的存在给人为的“忽略”掉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应该还是与那两名乘警有关，想汪明洋回到家里翻看贺炳芳留下的笔记本，这两个人也不是傻子，自己所负责的列车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不可能没有行动，而且毕竟是公安系统里的人，报案对于他们来说相对于普通人还是有职业上的便利的，所以如果是他们俩通过某种方式成功的转达了发生在列车上的事情的严重性，那么武警与刑警等警力这么快的调动起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在三人分头离开市局后警方力量包围车站与魁尸交火在时间上也正好可以吻合。另外，汪明洋还提到了第一节车厢内跑出来了一些幸存者，包括一起跳车的那个列车司机，这些人之中肯定也有报案的，汪明洋、乘警再加上其他幸存者以及司机，三方面报案的内容肯定高度一致，如此一来，公安等相关部门肯定就不能再熟视无睹认为这事恶作剧或者是精神病以及报假警了，不管当年在报案的时候具体是怎么说的，总之事态严重的信息在众人多方面的努力下算是成功转达了出去，再加上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前后来回的时间不过几个小时而已，所以在记忆清晰的情况下，描述的细节肯定就比较到位，这也对警力的准确部署有很大的帮助。

想通了这些事情，我把笔夹在手里，说：

“那么之后您按照贺队长的笔记找到他所说的那两个人了吗？”

“找到了，这两个人并不难找，不是那种隐遁深山的世外高人，而是大隐隐于市的高手，他们俩平时都有一份很普通的工作作为掩护，一个开了一家文玩店，一个有自己的一家家政公司，从外表看都是生意还算可以，能过着小资生活的小老板，如果不是有老贺这种‘自己人’的介绍，他们俩根本不会给我说‘内行话’，所以找人不难，难的是怎么跟他们‘搭上桥’（既搭线的意思，贺炳芳便是这其中的搭线人）。”汪明洋说。

“这样说来的话，贺队长应该是与这两个人有某种很要好的关系了？”我问。

“嗯，关系很不一般，我再后来整理老贺的遗物的时候看了很多他写的笔记以及大量照片，才知道这两个人的祖上与他的祖上就有交情，怎么形容呢，属于关系很好还互相捧场的同行吧，只是这两个人的祖上比老贺祖上要更生猛一些，侧重点也不一样，老贺祖上主要精通于看阴阳风水，而这两人的祖上则主要精通于驱鬼灭邪，到了他们这一辈，延续下来的传统也是如此。

说的再深一点，他们三家属于世交，起码有四到五代人以上的交情。”汪明洋说。

“那么您找到他们俩之后，他俩怎样对付魁尸的事情，

或者说是具体过程您还知道吗？”我问。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见到他俩，以老贺的笔记本为证，他俩答应的很爽快，但同时也说后面的事就不要我管了，因为我不是这行里的人，再插手下去既没必要，也很危险。又过了一个多月，这事闹得满城风雨之后稍稍平静了一些之后，我又拜访过他们俩一次，听说魁尸的事情的确是解决了，我也就放心了，毕竟之老贺的世交肯定不会胡扯，而且在那以后，魁尸的确就此再无消息了，这也起码算是给老贺报了仇，当天我第一时间就去老贺的衣冠冢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我俩那天都很高兴，足足喝了将近两斤白酒，还哭了一大场。

不过除了这些，你要问我消灭魁尸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汪明洋说着，双手一摊，无奈的表示自己不知道我想问的问题，而他如此回答也在我的意料之内，随后在准备结束此次采访的结尾处，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

“您与贺队长携带枪械、爆炸物、燃烧物在列车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虽然你们的动机是好的，但相关部门没有再找过你们吗？”

“找是找过，比如市局里后来就派人还想追究一下我的责任，但有其它职能针对性更强的部门介入了此事，与我交流了一下，从哪儿以后市局就再没找过我，应该是他们从中做的工作吧。”汪洋明说。

“那是什么职能部门找的您，您方便说一下吗？”我说。

“这个没什么不能说的，当时找我的是国安局灵调科，来了一个三人工作组，一个主任，一个科长，还有一个秘书，这三个人交流起来的言谈举止都很低调，但来的时候派头却都大的很，市局的人本来拉着脸说要调查我，结果见了他们三个立马就不‘威风’了。”汪明洋说。

“明白了，那好，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此次采访!”我说着起身与汪明洋握手表示谢意。

“哪里哪里，我还是开头那句话，这些陈年旧事我几十年来也没向除了灵调科意外的第二个人讲过，你是唯一一个，今天说的这么透彻，我心里痛快多了，是我得谢谢你才对!”汪明洋见我起身，也利落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遍与我握手一遍说。

随后在谢过了他请我吃饭的好意之后，而这场采访从早上开始，一直说到几乎到他下午下班的时间才结束，对于我来说，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离开他的办公室后便马不停蹄的赶回临时工作点，整理笔记与采访记录，并开始预约安排一场关乎到 1995 年成都僵尸事件最终结局细节的采访。

（未完待续）

30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6 18:54

而关于汪明洋提到的“国安局灵调科”，这里我感觉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说两句：这个单位的全称是“中国国家安全局超自然及灵异调查科”，作为一名经常与“涉灵事件”打交道的内参记者，与他们这个单位“你来我往”属于家常便饭，对于他们的工作方式，我是再熟悉不过了，说的笼统一点，对于灵异事件，他们这种人负责处理，我们这种人则负责记录，而且这个单位的“面子”的确非常大，只要是他们介入的事情，几乎可以达到“说一不二”的程度，至于这样的底气是哪里来的，那自然就是与他们的“面子”一样大甚至是更胜一筹的调查权力与部门实力了，所以，汪明洋所说的并不夸张，摆平区区一个地级市的市局，在他们的调查权限里，说的好听一点叫“不在话下”，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不值一提”。

不过，这里有一点要声明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涉灵事件”都归他们管，比如在《越战诡事》中提到的散人大师伯，他隶属于军方单位，顶头上司是总参谋部，与国家安全局下属的灵调局是平行单位，两者“业务范畴”的相似度很高却有互不受对方管理，打个比方说，就有点类似海警局与海监局之间的关系，另外，正是因为两者这种谁也管不了谁，干的“活儿”又差不多的客观情况，导致双方没少了在内部进行“切磋”，但那又是另外一系列完全独立的事情了，与此次采访无关，这里就不赘述了，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说。

而对于灵异事件，还有另一外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民间力量，比如现在网络上常说的“高手在民间”这句话其实最早形容的首先就是这些玄门中人，其次为武林中人，然后才是其他各行各业中的拔尖者，而民间的玄门高手当中，除了之前采访过散人意外，还有比如贺炳芳让汪明洋去找的这两个人，也就是我接下来要采访的这两个人。

而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我得到的内容更加丰富详实，因为他们给我所展现的远远不仅仅是局限在1995年成都将是事件上，而是向我展现了一个有关于僵尸的“全套资料”，以及堪称波澜壮阔的同时，又错综复杂的“玄门江湖”。

（未完待续）

305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6 19:04

（4）受访者：文玩店老板“肥桃”与家政公司老板“更夫”

①“僵尸大百科”：

在本分节开始之前，有两个问题我感觉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第一个不算关键，就是“肥桃”与“更夫”这两个词语是什么意思，这个很简单，与《越战诡事》中的散人一样，这是这二位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而给自己临时起的采访“代号”。

正如汪明洋所说，这二位并不难找，但难是难在如何能

让他们“敞开心扉”的说实话，不过毕竟这些问题再预约时就已经讲明白了，所以既然他们肯见面，我要问的问题，他们也基本都会说，这算是一种最起码的“采访礼仪”。

而第二个问题则是重点，因为本分节的内容访谈内容比较多也比较杂，所以会根据内容的不同而再在分节的基础上划小节，每个小节都会有小题目加以标准，用来标注出本小节内容的主题，而第一个小节的题目之所以为“僵尸大百科”，是因为在本小节内容中，主要介绍了真正根植于我国土生土长的僵尸，作为鬼怪的一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而这些内容之中有很多与本文中心所讲的 1995 年成都僵尸事件并无直接关系，但我感觉之所以有必要讲，主要还是因为多年来由于港片等流行文化的误导，导致人们对僵尸的认知非常狭义，将穿着清朝官服，面色灰白，长着两颗獠牙四肢僵硬奔奔跳跳的怪物与僵尸画上了等号，而通过上面的叙述，制造 1995 年成都僵尸事件的僵尸很显然并不是这种滑稽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要表达的内容是：僵尸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完整、严禁的“鬼怪体系”，其层次的广度与深度都不亚于西方的吸血鬼体系，在各种形形色色的鬼怪之中独成一派，甚至完全具备了形成一种亚文化的潜质。

而行文至此，出于我个人的兴趣，也出于对大家科普的意愿，我便专门开设了这一小节来通过此次对专业人士的采访，还原一个我国真实的僵尸体系到底是什么样子，好了，

闲言碎语不要讲，切入主题：

初见二人，“肥桃”的代号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因为他就是个大胖子，但不是那种喝着“快乐水”（注：这是句网络语言，主要用来形容各种品牌的可乐）的虚胖胖子，而是那种五短身材但非常结实，堪称虎背熊腰的胖子，其说话粗声粗气，大半张脸都被络腮胡子所覆盖，因为是夏天，穿着的那件已经几乎被他肥硕身体给撑开的最大码衬衣，还露出了一巴掌的护心毛，可以这么说，如果他的外形再瘦再高一些，甚至就有点钟馗天师的意思了，而“更夫”则正好与其相反，是个瘦高挑，瘦到可以用“嶙峋”这种词汇来形容，而如果用民间常用的形容词来说的话，那么“肥桃”就是酒缸身材，而“更夫”则是麻杆身材。

与采访散人那次类似，我把采访地点定在了一家茶楼，这两位一胖一瘦，坐在我面前左右，因为这种巨大的反差，他俩同时出现在视线内，乍看之下竟然有种看到动漫人物走出屏幕进入现实的感觉，三人点了各自的茶水与点心之后，我们在闲聊几句之后便正式开始了采访。

（未完待续）

30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7 02:1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要更的就是港片文化中狭义的僵尸形象，比如图 1。这里倒不是要说僵尸中没有这个类型，

而只是这种蹦蹦跳跳的僵尸只是庞“僵尸家族”中的一种而已，而且还是比较低级的一种。

而图 2 与图 3 则都是林正英主演的电影《僵尸先生 1》中的截图，图中的书是什么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说该书为《茅山治邪秘本》，第二种说法则说该书是《万法归宗》，不过不论是哪一种，这两种书都是真实存在的一本书，而不是电影杜撰出来的，而按照电影中的画面，这本书应该是前者，也就是《茅山治邪秘本》，另外，在书里出现于图 2 与图 3 中有关僵尸的记载，说的也是上述的这种低级僵尸。

而关于这种低级僵尸到底是怎么回事，后面的正文中会对此有详述，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图 4 就是《僵尸先生 1》中《茅山治邪秘本》封皮的截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151254.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15125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15125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151257.png{EIMAGE}

30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7 02:1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0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7 16:02

“以二位的实际工作与经历来看，对我今天所要采访的话题相信会有独到的见解，在开始说当年往事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先提出来，不知道二位能不能以解之惑？”我开场道。

这两位谁也没说话，肥桃点了点头，更夫伸出右手掌心朝上，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我有什么想问的尽可以问，我见状便接着说：

“可能是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香港僵尸类型片的影响，现在包括我在内，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僵尸都是那种关节僵硬，穿着清朝官府，口中长有獠牙，以撕咬为主要攻击方式，并且会传播尸毒将抓伤或者是咬伤之后未死之人变成同类的这么一个形象，但在前期采访其他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在 1995 年出现在成都的僵尸，尤其是最厉害的那两个，与我阴险当中的僵尸完全不一样，论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登记上，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真正的僵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或者.....说是怪物呢？”

“如你所说，这都是受到港片影响产生的先入为主的印

象，实际上真实的僵尸自然没有这么多刻板的外在形象，而所谓穿着清朝官服，其中倒也有个讲究，在清代时期，文人举子读书主要就是为了十年寒窗，有朝一日高榜得中，从而步入仕途改变命运，但是真正能考中功名的，少之又少，所以在不停的赶考与落榜之间蹉跎几十年光景，从满头青丝变成白发也没有取得功名者大有人在，而这些人中有很多在临死时为了完成在人世间没有完成的遗愿，往往会让家属特别是后代为自己穿上官服然后入殓土葬，寓意自己在阳间做不了官，就到阴间去做官，这种行为用我们行内的术语就叫做‘做阴官’，与旧社会时某些大户人家喜欢搞的‘结阴亲’在本质上属于同类行为，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的寿衣店会有专门出售官服的买卖，文官武将的都有，官阶越高，做工越精美，售价也就越高，不过后来这种买卖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被官府所禁止，原因也很简单，把官服当寿衣，官府当然不高兴，不高兴了就得取缔，所以这种情况一般只发生在康熙到嘉庆之间这段时间，嘉庆之后基本就没有了。

另外，这些穿着官服下葬的儒生变成僵尸的几率也比其他人更高一些，这里也有一个原因，主要是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他们当中但凡这样做的，基本都是赶考几十载未得功名的‘老秀才’，一生的大好年华都用在了这件事上却没有一个结果，换了谁，也容易心中淤积怨气，而怨气，是产生僵尸的必备因素，或者说是最关键因素，他们心有不甘，胸

中有怨，假设在下葬时再遭遇了诸如‘活扑’，也就是动物接触到刚刚死亡的身体、或雷击以及被下葬到‘阴穴’之中等情况时，就容易产生‘僵化’，这里所说的‘僵化’是从一具尸体迈向变成僵尸的第一步，就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说，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要从成功受精开始一样，‘僵化’便相当于是产生一个僵尸时的‘受精’，如果说再有人在怨气深重的情况下又被某种有意或无意的放进了‘养尸地’，那就相当于‘中了头彩’，这种地方出来的僵尸，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角色。

不过呢，僵尸的强大与否，除了与被葬地点有关外，和与其接受日精月华的时间长短也有直接关系，这两者加起来的因素说白了就是道行的深浅，在被葬地点一定的情况下，当然是时间越久就越厉害，而清代产生的僵尸因为距离现在相对时间较短，所以并没有什么厉害角色，我们兄弟二人还对付过更‘年轻’的僵尸，是在民国时期产生的，那基本上就属于不堪一击的水平。”肥桃坐在太师椅上不紧不慢的回答我的问题，说到这里，他喝了一口自己点的贵州毛尖，润了润嘴巴，我趁着这个机会，把刚才他回答中新产生的疑问提出来：

（未完待续）

30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7 16:09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阴阳失衡而阴气重的地方应该就属于养尸地吧？被葬在这里的尸体久而不腐，就容易产生尸变，刚才听你把‘阴穴’与‘养尸地’分开来讲，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是有区别的，阴穴只是阴气重而已，但养尸地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首先，能当养尸地的地方，就肯定不能是普通的土地，从五行的角度上，要符合‘五行不齐’这一标准的地方才能称得上是养尸地，而这种地方除非是有人人为使用邪术制造出来的，否则自然形成的少之又少，可以说的上是凤毛麟角，因为只要在地球上生存，‘金、木、水、火、土’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如果你了解算命看相的话，可能会经常听说有‘五行缺金’、‘五行缺水’之类的说词，但这里只是说‘缺’，而不是‘无’，即便再缺也多少有一点，并不是完全没有，而只有在五行之中某一项完全没有的情况下，这才能叫‘不齐’，你想想看，自然界中要找到一个完全没有金木水火土其中一项的地界儿，那太难了，当然，我不是说没有，而是很难很难找而已。

那么为什么五行不齐是养尸地的形成条件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五音不全’这个词基本都知道，这五音指的是‘宫、商、角、徵、羽’，因为先天原因，某某人掌握不了其中的一个发音，就会导致他唱歌难听或者是没有音乐天赋，那么这跟从五行不齐的地方‘长’出来的东西就与正常情况

下五行齐全的产物不一样是一个道理，五音不全的歌难听，而五行不齐的东西基本都不是什么好货，比如说僵尸。

僵尸可以称得上是五行不齐的典型，而五行不齐的数量越多，其僵尸就越是凶残可怕，换句话说，从养尸地的角度来讲，五行不齐的种类越多的那养尸地就越加凶险，我们兄弟二人纵横江湖这些年，碰到过的养尸地之中，十之有久是缺五行少一者，金、木、水、火、土或少一样，但唯独见过一个五行少三的养尸地，那里可以称得上是养尸地中的极品了，从那里养出来的僵尸，几乎可以无视修炼时间的长短，只要被葬在里面，出棺既成魔，哪怕只有一天一夜。”肥桃说。

（未完待续）

30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7 16:17

“那么有没有五行都没有的地方呢？”我这个问题自己都感觉问的有点刁钻，肥桃没想到我会这么问，听罢之后怔了一下，随后竟然一笑，回答说：

“这种地方只存在于理论上，就好像风水学中的‘九龙抬尸’与‘玄武拒尸’一样，前者是极品宝穴，后者是极品凶穴，这种地方我还是那句话，除非人为构建，要不然自然界中基本不可能形成，五行都没有的地方，我是想象不出地球之上会有这种存在，也许在地外空间才有吧。”

“嗯，风水的话题咱们暂且不谈，还是聊聊僵尸吧。”我把话题从养尸地上拉了回来。

“继续说僵尸的话，我要纠正你刚才话中的一个错误，就是你提到了‘尸变’这个词，首先，我之前说了，被‘活扑’或雷击以及葬入阴穴中会是使生前有积怨的尸体产生僵化反应，但僵化并不等于尸变。

比如说，在民间传说中经常会有刚死不久的尸体还未来得及土葬或者是火葬，被上面除了埋入阴穴之外的那几种因素影响到就会起身扑咬活人的现象，很多人把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尸体称之为僵尸，这是完全不对的，变成僵尸的尸体一定是经过尸变的，尸变就好像是一具尸体从尸体变成僵尸的‘毕业证’，没有这道最关键的‘程序’，就不算。而上述这种情况下的尸体只能称之为诈尸，与真正的僵尸还差着十万八千里都不止，诈尸的尸体在产生反应之后，只要泄了身上的那口气，见到一缕阳光、听到一声鸡鸣或者是碰上狗，特别是黑狗的狂吠，这口气就会泄掉，然后当即便会恢复到死亡状态，但僵尸可就不同了，僵尸这东西，你不消灭它，它自己可不会死，而且不仅不会死，还会因为不断的修炼而变的越来越厉害。”肥桃说，我听罢之后顿感新奇，他的理论的确头头是道，把我以前一些在相关问题上想不通的事情都说通了。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那么僵尸是分级别的吗？不同

的僵尸除了因为时间以及尸变地点的不同以外，在文字，比如名称上有形成系统的区别了吗？”我说，这个问题是关于僵尸的一系列问题里，我比较关心的一个。

“当然有，你开始说受到港片影响的僵尸形象都是四肢僵硬以跳为主的，这些其实只是清代志怪小说中看到或听到僵尸中的一种而以偏概全得来的结果，比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还有袁枚的《子不语》里面对僵尸的记载大部分都是此类，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相比之下，《西游记》中对僵尸的记载倒是更准确一些。”肥桃说。

我一听有点发楞，心说《西游记》属于神话小说，其玄幻程度远超过《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一类的志怪小说，后两者还有民间传说“打底”，但前者几乎就完全是文学创造出来的了，怎么前者还能比后者更靠谱呢？而且《西游记》里有提到僵尸吗？估计肥桃看出了我迟楞之下的心思，不等我再说话，便接着说：

“在‘《西游记》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中提到的白骨夫人你可知道？”

“这个我当然知道，估计只要放过暑假看过电视的人应该都知道，‘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谁人不晓？”我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提起这一段，就静听看他怎么说。

“‘三打白骨精’中的白骨精，按照文中的解释，就是一具僵尸，或者叫尸魔，是僵尸中级别很高的一种，你可以

根据白骨精的特点来想象一下，这才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高阶僵尸，而那种蹦蹦跳跳的可笑玩意儿，只是不入流的低级货色罢了。”肥桃说。

被他这么一说我的确想起来了，相关原文中的确有:“唐僧但看时，却是一堆骷颅，行者道：‘他本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这里迷惑害人，我将她打死，所以现了本相。你看它的脊梁上还刻着字：白骨夫人’。”这么一段，但白骨精是白骨变化，跟肉身不腐的僵尸又不一样，算了，这是神话小说，不能深究，想到这里，我问：

“那你的意思是说，僵尸的划分非常宽泛，并不是局限于那一种？”

（未完待续）

30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8 02:2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还是拿《僵尸先生 1》的剧情截图来说说，这张图是剧中人称“任老爷”的乡绅富商“任发”在刚刚被开棺时的样子，此人在设定上就是穿着清朝官服下葬的，这倒不是电影编排，而是正如肥桃在正文中所说，以官服作为寿衣的主要时间是在康熙到嘉庆年间，在这之后因为清政府的禁止而逐渐没有了，但在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地区，这种情况直到民国初年还有部分存在，比如《僵尸先生 1》的发生年代就在民国初年，虽然这位“任老爷”在死的时候

应该还是晚晴时期，不过不论怎么说，穿着官服入殓显得“有面子”，“做阴官”这种陋习和行为其实是贯穿了整个清朝，毕竟到任何时代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清朝统治者的一纸禁令没有彻底消除该现象，也在常理之中。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199828.png{EIMAGE}

31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8 02:2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1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8 13:01

“是的，不过你也知道，《西游记》毕竟只是小说，不能当真，里面白骨成精的事情是吴承恩自己杜撰的，但他为了写成这部小说，走遍山川采风之时肯定听到了关于此类僵尸的传说，所以才有了灵感将其加入其中，并诞生了白骨精这个形象。

具体说来，就像你说的，僵尸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并不是特指某一个东西，就好比汽车这个词一样，卡车、越野车、SUV、轿车、房车、商务车、面包车等等都是汽车，但它们之间并不一样，僵尸也是如此，按照级别来说，其可以粗略的划分为八个等级，由低至高分别为：行尸、游尸、

阴尸、不化尸、御风尸、金刚尸、魁尸以及无尸，这其中，最凶最难对付的就是无尸，你刚才不是问有没有五行皆无的养尸地吗？我说只有理论上有，而理论上五行皆无的养尸地里养出来的僵尸，便是这无尸，当然了，无尸与五行皆无之地一样，只存在于理论之中，所以在现实之中确实存在的，再严格一点说是我们知道的、遇到过的最强僵尸，那就是魁尸了，到了这个级别，基本就是僵尸的最高境界了，它有智商，有思维，有头脑，不在只是依照本能驱使而行动，会制定策略，会判断形势，在能力上，刀枪不入那是最基础的，更厉害的则可以幻化人形，可以口吐人言，可以乘风而行。”肥桃说。

“那么，能不能把这八种僵尸都简单介绍一下呢？”我说。

“当然可以，如果要从头说的话，那就从最低级的行尸说起吧。

1、行尸。此尸便是死尸在完成僵化的初期所变的东西，主要以吃老鼠、昆虫以及其它各类动物的尸体为食，但人的尸体除外，大一点的黑狗与公鸡都可以击退它，这种东西几乎没有攻击力，不过民国时期民不聊生，也导致这类东西在风水不好的乱葬岗非常多，比如曾经的北平城（注：既然现在的北京市）城外有个著名‘十三里坟铺’，那里算的上是新中国建立之前规模最大的乱葬岗了，据说从元末明初的时

候就有，埋在那里的基本上都是死后无力安葬的穷苦人以及少部分客死异乡之人，其累计的无主孤坟有十万多座，在政府组织力量将其铲平之前，每到月满阴盛时，其深处的行尸就特别多，它们的活动范围一般不会超过自己产生尸变的位置太远，说的具体点就是十丈最多三十丈内，既 30-90 米左右，稍微强一点的则可以突破百米的界限。

它们的动作很慢，走起路来的样子就想喝醉了酒的人，一瘸一拐，外国那种丧尸电影你看过吗？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而要杀死这类僵尸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几乎不用动手，用火把、手电筒等光源直接照它，就能让它动弹不得，时间久一点，便可以让它魄散而亡。

2、游尸。游尸相比行尸便要稍微高级一点，此尸的活动距离已经可以脱离尸变地的束缚，会到更远的地方‘捕猎’，只要到了日落之后，便会在四周不断游荡，以寻找猎物，故此得名。它在活动范围上虽有进步，但对大狗与大公鸡仍然十分忌惮，不过除了可行动的距离更远了之外，游尸同时还会以人的尸体为食，有些乱葬岗或者是其他无人看管的墓地经常莫名被外力扒开，里面尸体遭到啃食，基本上除了个别是食腐性野兽所为之外，就是此尸干的了。

另外，游尸虽然已经可以主动寻找并啃食人类的尸体，可还不是不敢攻击活着的人类，哪怕是未成年的，再小的幼

儿以及年老体衰的也照样不敢，或者说凡是还有一口气在，还是活人的，它就不敢，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自出生那天起，身上就自带‘三味真火’，这是游尸这种僵尸所不敢也不能靠近或者是触碰的。

要杀死这类僵尸，壮年只要不心生畏惧，赤手空拳即可，它见了人类会主动逃跑，如果你追着它跑，跑到它身上的那股‘魄’散掉，它也就完蛋了。

3、阴尸。此尸的能力在游尸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除了上述的小动物和人类尸体以外，已经敢于攻击各类小型家畜，比如鸡鸭鹅狗猫外加猪羊等，其中凶恶一些的也敢攻击落单的妇女、老人或者是儿童，但一般不敢攻击阳气旺盛的壮汉，但这是在壮年男性清醒时，假设要是在入睡后不加以防范，它也是会乘虚而入发动偷袭的。

除此之外，阴尸还有一个比较让人‘挠头’的地方，就是它们已经进化除了群体行动的特征，如果有数量在 1 具以上的阴尸凑到一起，那么它们会识别同类，然后共同‘捕猎’，数量越多，它们的‘胆子’就越大，如果数量超过 5 具以上，那么就敢于攻击清醒时的壮年男性，这一点说起来还是比较危险的，民国时期发生过多起群尸夜晚围攻村庄的事件，基本都是大量的这种阴尸集结在一起行动，不过阴尸的集结行动并没有什么严密组织性，也更没有什么智慧可言，完全是一种类似昆虫的不能行为，就这个来说，其实比蚁类的社会

层次还要低级一点，毕竟蚁类的组织能力还是很强的。

而要杀死这类僵尸对于普通人来说还算得上是比较简单，刀砍斧剁，棍打棒砸都可以，只要下手够狠，将其头颅砍掉或者是击穿、击碎，都能将其彻底干掉。

4、不化尸。这种僵尸也就是你们在电影里常看到的那种穿着清朝官服一蹦一跳的僵尸，因为有身体僵硬，无法正常的摆动四肢，只能以蹦跳前进，故此此尸还有另外一个别称，既：‘跳尸’。

‘僵尸僵尸’，这个词用在此尸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就关节和动作而言，此尸是八种主要僵尸之中最僵硬的一种。

而僵尸到了这个级别，就已经不害怕任何活人了，也敢于攻击任何活人，并且可以传播尸毒置人于死地，但大多数情况下，尸毒只要不是太浓烈，就不会直接杀死中毒者，而是将中毒者一点点变为僵尸，其尸变之处的等级大概在阴尸这个层次，然后有机会还可以继续向上增长道行。

在能力上，该尸生有獠牙，10 根手指及其指甲全部角质

化，力大如牛，不论是獠牙还是指爪都可以轻易的洞穿人体和各类动物的身体。另外，此尸身体僵硬如石木，赤手空拳乃至普通的刀枪棍棒很难将其击伤或者是击杀，一般来说，对付此尸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开过光的初级法器，或者是枪械一类的火器，法器破坏掉其身上的尸气，火器将它的‘皮

囊’打烂，都可以比较轻松的干掉它。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僵尸出现一具还好说，假设数量较多的话，对人类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

（未完待续）

311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8 13:27

5、金刚尸。到达此级别的僵尸，便不再以啃食尸体或者是活物为食，而是开始吸收天地之气，阴煞之气越重的地方它就越喜欢，自然界中所有的这类气息都是它的能量来源，并且达到这个层次的僵尸已经尸如其名，拥有金刚不坏之身，虽然同样是以坚硬著称，但与不化尸的僵硬如石木相比，可说的上是有云泥之别，此尸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低级法器对其完全无效，用常见武器基本没有杀死它的可能，包括枪械在内。

除此之外，个别金刚尸还有‘遁地’的能力，既可以在泥土中钻行，虽然无法钻透岩石，但任何硬度的土质地面都不在话下，所以遭遇拥有这种能力的金刚尸的时候，要防范它们‘从地下冒出来’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

6、魁尸。最后要说的这魁尸就很厉害的紧了，假设将白骨精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那么这玩意就可以与白骨精这类化作一个级别，简单的讲就是‘尸魔’，飞天遁地无所不能，击穿铁石如若无物，而关于它的能力，除了我前面说过

的那些以外，还因为它是至阴至煞的存在，所以其身上携带的随便一点点阴煞之气都可以将活物轻易杀死，一般死于这种原因的活物，死相都非常惨烈，而即便不接触，只是隔空被这种阴煞之气碰到，也会遭其重创并大病一场，且病情很难痊愈，如果得不到正确的治疗，轻则在重病缠身中度过余生，重则便是随着病情的加重，最终不治身亡。

另外，对于魁尸来说，吸收自然界中的阴煞之气与日精月华已经不足以满足它们日益增长的胃口了，所以它们主要以吸人精魄为主，更将人世间的怨念为食，极其难以对付，中低级的法器与常见武器对它没有丝毫效果，即便是高级法器，往往也只是能抑制它的行动而已，连击退它都做不到。

想要杀死这类僵尸，必须要‘下狠药’，搞‘大阵仗’，用特殊手段才行，不过越厉害的东西数量越少，魁尸的数量就我们兄弟二人知道的，在神州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的全部加起来，两只手上的手指头也可以数的过来，反过来说，它们要是多起来，那还了得？

8、无尸。这个东西我就不介绍了，因为它不仅没有实物，连相关传说都没有，完全是以前的前辈高人利用集各种风水及秘术之大成的理论推断出来的一种东西，还是那句话：它是存在于理论之中。

如果真有一具无尸现世，那‘乐子’可就大了，恐怕全天下的玄门修道之人一起上，想收拾它也有点够呛。

（未完待续）

31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8 13:36

另外，这八个级别只是经典意义上的僵尸，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内八尸’，除了它们之外，还有其它的‘外八尸’，所谓内外之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内八尸’具备狭义僵尸所应该拥有的所有特质，而‘外八尸’则拥有狭义僵尸的部分特质，然后中间掺杂了一下与僵尸无关的元素，它们是广义上的僵尸，所以被分到了‘外’字之中。

‘外八尸’没有明确的高低强弱之分，具体厉害与否全看该尸本身的造化，也可以这么说，‘内八尸’是指的八个级别，而‘外八尸’只是八个种类，而且‘外八尸’的名字也没有规律，比如‘内八尸’都是叫‘什么什么尸’，但‘外八尸’就不一样，它们的命名很随意。”肥桃说。

“虽然本次话题其实与‘外八尸’无关，但我实在好奇，这‘外八尸’都是哪八种？既然‘内八尸’都讲了，不再讲讲‘外八尸’就感觉有些遗憾，能不能再多费点口舌不吝赐教一下？”我说，我这人有个喜欢将事物分门别类的癖好，所以一听他将僵尸的等级乃至是“内外”都分的如此详细，便忍不住发问。

“嗯，这属于‘外八尸’的八种从名称上分别是：霸王

煞、红犸、子母凶、水恶、走影、伏骨、不化形、截气精。”肥桃答应了一声后如此介绍道。

“这八种的名字的确都‘不拘一格’啊，那么.....”我说完“那么”之后拉了个长腔没在往下说，其实我是想让肥桃再像介绍“内八尸”一样挨个的详细介绍一下“外八尸”，毕竟问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仅是满足了我个人的求知欲与好奇心，更对于写内参稿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可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毕竟采访就是采访，问什么问题都是双方在事先商量好的，除非气氛非常好了，要不然不能乱来，如果乱问的话，触碰到了受访者什么忌讳的地方就更麻烦了，很容易惹人烦，当然了，这得看具体的采访对象是什么样的情况，有的人话多，喜欢多说题外话，而且这类人忌讳也少，与这种人对话，多问一些一般没什么问题，而反之亦然，那种阴着脸，“规矩”特别多的人，要是我那一句说岔了，轻则给我“甩脸子”，重则就是当场走人，以前我不是没碰见过这种情况。

而我之前对这二人的了解全部来自于汪明洋的只言片语，所以不知道他来是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忌讳或者是规矩，便试探性的如此发问，一旦苗头不对，我就得立即把这句没说完的话的话锋调转一把八十度，把想问的问题给再咽回去，而经过这一段采访对话，我感觉肥桃还是比较好说话的，到时坐在他旁边的更夫显得更加阴沉，在期待与担心的

双重心理下，肥桃的回答让我松了一口气，他说：

“今天风和日丽，茶水沏的正当好处，我兄弟二人闲来无事，讲讲也无妨，而且这也都是玄门中的常识类知识，没什么不能说的，既然你有心直到，那我说说便是。

不过关于‘外八尸’的事情比较繁杂，我要全说出来，你还得有点耐心听。”

我一听心中大喜，便忙说道：

“哪里的话，有兴趣的东西多长也不嫌长，而且还得劳烦你多费唇舌了，我洗耳恭听。”

（未完待续）

31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8 13:43

5、御风尸。此尸算是低级与高级僵尸的一个分界线，在它以下，属于低级，在它以上就属于高级，所谓御风，就是形容它会飞，此尸已经完全脱离了在它之下的那些低级僵尸要移动还得靠双脚跑的状态，当然了，这个会飞并不是像鸟类一样真正的翱翔天空，而是弹跳力非常强，可以纵横在楼宇悬崖之间，到了这个境界的僵尸，人类、大型动物都是它最喜欢‘捕猎’的目标，屠牛杀马不在话下，曾经在西双版纳出现过三具御风尸，三具齐上，甚至可以宰杀大象，除了行动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以外，此尸传播尸毒的方式也有进一步的提升，刚才说过不化尸主要以啃咬或抓伤传播尸毒，

但御风尸则能喷吐尸毒，突破了接触传播的限制，隔空通过呼吸道就可以让靠近它的人类染毒，而且相比不化尸，它还多了一个‘新技能’，就是被它感染尸毒而产生尸变的人类，会听从它的指挥，这个行为就已经类似于蚁类的社会组织了。

而要杀死这种僵尸，刀枪棍棒亦不可为，低级法器虽然有效，但效果通常不佳，只能驱赶此尸，但不能将其消灭，而使用枪械的话，土制枪械基本上也是只能将其击伤，想要把此尸打掉，使用制式武器一类的犀利火器还勉强可以，但前提是火力必须要枪，手枪什么的，基本不顶用，有冲锋枪或者是步枪最好，大威力的猎枪要是能多人集中火力射击，倒也能把此尸打掉。

不过一旦此尸多具同时出现，像我刚才说过的在西双版纳的例子，三具同出，这个对于水平一般的玄门中人来说，基本上就应付不了了，除非是高手出面，而对于没有趁手武器的普通人来说，那就更是无法阻挡了。

————————3113 楼少了这一段介绍，所以序号也排错了，第 5 种是御风尸，第 6 种是魁尸，第 7 种是魁尸，第 8 种是无尸，这里特来补发缺失外加纠正错误，由此造成的阅读不便，还请各位看官见谅。

（未完待续）

31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9 02:40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张文字截图，是正文中提到的清代志怪小说《子不语》中对僵尸的分类，与肥桃的分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也有八种，不过这毕竟只是其作者袁枚根据乡野传说也自己的想象杜撰出来的，相比起肥桃所说关于僵尸分类的正统玄门理论，《子不语》里提到的这个分类在根据与可信度都非常单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239585.png{EIMAGE}

31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9 02:4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1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9 18:11

楼主来更贴咯，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31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9 18:44

“口舌之事不打紧，既然如此我那就说说，这‘外八尸’的门道实际上比‘内八尸’更多，因为它们所涉猎的方面更加广泛，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它们的事情比较繁杂，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它们形成的条件不像‘内八尸’那样固定，不一定非要有阴穴、养尸地一类的地方，而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因

素都有，如果从头说起的话，先讲这霸王煞，此物就很特别，主要是它并非人所化，而是动物所化，以此为例，僵尸不一定非要是人变的才能是僵尸，也可能是动物僵尸，而之所以将其称之为‘霸王’，是因为能变成这类东西的动物，其生前肯定是杀生众多的猛兽，说白了就是大型肉食动物，换句话讲，草食类动物基本没机会变成霸王煞，而杂食类倒是有部分有可能，比如熊类和野猪，但几率不大。

‘煞’这个字则体现的是说化动物生前杀生太多而积攒下的煞气，打个比方，一头刚刚成年还未捕猎过多少猎物的猛虎，它身上就不具备这种煞气，猎物对它的恐惧也仅仅出自于天敌对自身的相生相克，但一头年龄到了中年，已经有无数动物葬送在其口下的虎王就截然不同了，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是这里所说的煞气，它可以让数里之内的猎物闻风丧胆，甚至可以让近距离的猎物因为无法抑制的恐惧而丧失逃跑的能力。

在这个基础上，假设要对霸王煞这个名字做一个字面意思解析的话，那就是能变成霸王煞的猛兽，生前一定是自己领地内的王，没有天敌，任何猎物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的那种王，正因为此，才能称得上是‘霸王’，再加上杀生无数带来的煞气，便是这个名字，要凑齐这些因素，就好像‘内八尸’中的极品养尸地一样，条件非常苛刻，所以不是什么动物或者说是食肉猛兽都能变成霸王煞的，但一旦变成了，那

就是动物僵尸中的魁尸，是一种纵横天地间罕逢敌手的存在。

这里给你说一个有关霸王煞的真实故事：在朝鲜，有一座山，叫智异山，传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那里有一头极其凶猛的猛虎，它吃掉的牲畜、野生动物不计其数，猎虎人上山捕捉它被它杀的七零八落，最惨烈的一次是40多人的队伍准备了半年有余准备进山围猎这头猛虎，但遭到它的袭击，最后无一生还。后来它更是将闯入其领地的日本兵咬死咬伤众多，日军将其围困在山中意欲把它击毙，但此猛虎智商极高，充分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与自己的悍勇绝伦和日军周旋，日军甚至动用了火炮都未能奏效，最终它杀死超过70名日军才被击伤跌落悬崖。

而后来，枪伤加上摔伤让这头猛虎在悬崖底奄奄一息，仅存的那一口气与身上的煞气相结合，并在智异山特殊的风水格局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成就了一代‘霸王煞’，据说它会在每年冬季，最冷、风雪最大的时候出现，并横扫生前领地内的一切生灵，而它生前的领地，便是整个智异山，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存在已经对山中的山民、猎人造成了严重威胁。再后来，朝鲜有同道中人想要进山降服此物，但去了几波人，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别说是将其降服或者是消灭掉，去的那些同行能活着回来就已经是万幸了，还有几个日本人，据说是阴阳道的头头，估计是感觉自己有两把刷子，便带着一帮徒子徒孙二十多号人跑去要消灭这只霸王煞，其

结局可想而知，当场就被杀了个片甲不留，一个都没回来，自此它的大名也威震朝鲜半岛乃至整个日本，就是我国东北地区很多马仙门人也对它的事迹如雷贯耳，由此可见其厉害到了什么程度。最后，降服不了又击杀不能，朝鲜在智异山下修建了一座巨型纪念碑，每月都会在那里以大量牛羊作为祭品，从此以后，这只霸王煞才消停了不少，而这个传统，到现在还有。

而我本人，一共知道有过三只霸王煞，霸王煞是它们的一个总称，一般以是什么动物所化，就叫什么煞来进行具体命名，比如智异山上的这个是猛虎所化，所以就是一只虎煞，除了它，另外两只，分别是熊煞与狼煞，其生前便是熊与狼，也都十分的厉害，而且这两个还都是在国内出现的，前者才西藏，后者在青海。”肥桃说。

听到此，我知道他所说的那座“智异山”，这座山在朝鲜半岛的韩国境内，而且韩国在 2015 年拍过一部名为《大虎》的电影，讲的就是智异山上的一头号称是朝鲜半岛上最后一只东北虎的故事，其中也有它屠灭猎虎队，重创侵朝日军并最终跌落悬崖的情节，后来被人尊称为“山君”，既智异山的山神之意，如此看来，《大虎》中这位“主角”的原型就是以肥桃所说的这头后来化为霸王煞的猛虎，而说到它干掉了几十名日军的事情，称它一声“抗日英雄”倒也并不过分。

还有，从公开资料来看，智异山下的确有一座规模庞大的纪念碑用来纪念这只巨虎，但对外的说法是纪念其重创日寇的历史、以及在这山中作为万兽之王的自然地位，可现在听肥桃所说，果然其中还有另一番隐情。

另外，一只能把整整一座山都纳入自己领地的猛虎，这让我想起了把整个神农架都作为自己领地的过山黄，不过与霸煞这种凶恶至极，危险度极高的死后所化的妖物相比，过山黄与之正好相反，它不仅是活物，且生性温和善良不说，更是一种神兽的象征。

“动物死后变成这种东西，那与民间传说与神怪小说中经常提到的动物成精是一回事吗？”我问。

“不一样，动物成精是在动物生前，动物成煞，是要在死后，完全是两个概念。”肥桃说。

（未完待续）

31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9 19:30

我听闻此言便想详细问问关于动物成精这事儿的门道，但又转念一想，这个话题要再说的话，就的确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的好，所以从新组织语言，说：

“那‘外八尸’中的另外七种又分别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莫急，且听我细细道来。说完了霸王煞那就该说红犰

了，红犼这个比较简单，它是一种人工产物，说白了就是人为炼制出来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大型墓葬的防卫力量之一，能用上这种东西的墓葬，其主人生前至少也得是帝王将相这一级别的，而普通百姓，即便是再富有的富商巨贾也难以做到。一般来说，在炼制红犼之前，会先选择出合适的人选，这个人选以对主人不二的忠心、过人的勇武为最主要的两条标准，前者可以让其自愿被炼制成这种怪物，后者则是关乎到红犼炼成之后的战斗力，而在古墓之中一旦触发了红犼，其形象都是那种身材高大，披坚执锐的武将便是因为这个。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干过盗墓的勾当，他下过一个五代十国时期的大型墓葬，在主墓室的外面竟然有九口柳木制成的巨棺，里面存放着九具由术士专门炼制而成的披甲红犼，结果他以及他的团队‘操作不慎’，把这九位‘大爷’都给‘招呼’醒了，然后一番恶战，折了（就是死了的意思）一多半人才算是侥幸逃脱了出来，什么东西都没摸着，还损兵折将，典型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至于怎么炼制红犼，据我所知，茅山秘术里的一些禁术法就有相关记载，还有萨满教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当然了，这都属于‘行业机密’，是不能乱说的。”肥桃说，而他这句“行业机密”，也让我想起了当初做《越战诡事》采访实录的时候散人的话，他也提过怎么炼制“走影”、“花口”、“肿

毒”是顶级行业机密，关于这事儿我还是表示理解的，毕竟他们的理由也很正当，这种玩意儿的“生产技术”一旦外泄了，简直就是披着传统文化外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被别有用心之人，特别是对社会有报复心里乃至诸如恐怖分子这类人给利用了，的确是后患无穷。

“柳木制成的棺材？我知道柳木性阴寒，用它做棺材成殓尸体的话很容易造成诈尸，对逝者是一种极大的伤害，那么红犼的棺材用柳木来做，有什么讲究或者是用意吗？”我想罢之后说。

“正如你所讲，柳木性属阴寒，刚死的尸体放进去会诈尸，但死了很久已经被制成红犼的尸体放进去就不一样了，因为用它做棺材会让尸体在棺中不断的集聚阴气，阴气越多，这东西也就越厉害，而一棵柳树很难长到可以制成一个完整棺材的尺寸，所以就要用多颗柳树组合而成，一般以选用柳木中最阴的部分，也就是‘树心儿’木作为材料，除此之外，柳木还要选用濒临死亡或者是已经死亡柳树，也就是俗称的‘败柳’为上佳，普通柳木也不是不可以，但效果会远不如‘败柳’，在材料备齐之后，最终用‘黑头鲶鱼’的鱼皮熬制出的鱼胶进行粘合，可保证千年不坏，这‘黑头鲶鱼’也是阴寒之物，与柳木‘树心儿’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道行高深之人布下的阴煞风水局，这样的红犼只要经过假以时日的沉淀，一旦有机会发威，那便势不可挡。”肥桃说。

“嗯——刚才还提到了‘披甲红狍’这四个字，所谓‘披甲’就是在红狍的身上穿上盔甲吗？”我想罢了关于炼制方式以及以柳木为棺材材料的事情后继续发问。

“是的。”肥桃说。

“那这铠甲是作为凸显其威武的象征性装备还是在炼制时就有意为其披上的？”我说。

“之前我说过，人为炼制出来的红狍，其形象一般都是披坚执锐的武将，那你说一名在战场上纵横厮杀的武将所穿的铠甲与所用的武器会只是一种装饰品吗？当然不是，那所大墓里的红狍所穿是为其量身定制的铠甲，都是真材实料，极具实战意义的，而一具成形的红狍最起码要具备‘八马不敌之力’，说白了就是八匹马加在一起也没有它的力气大，所以给它‘量身定制’的铠甲从尺寸到重量都不是你看到那些给活人准备的铠甲所能及的，根据我那朋友的描述以及后来我查阅的一下古籍显示，披甲红狍身穿的重型札甲由10000-12000片不等制成，分三层覆盖全身，而这中间甲叶数量的区别主要看每具红狍的体型差别，即便是体型最小，所需尺寸最小的红狍，身穿的这一身铠甲净重起码在200斤以上，穿上后就是用床弩都射不穿，在没有现代火器的古代，这种东西出现就是‘人形坦克’的存在，极难对付，而且因为它们个个都力大无穷，所以在配备兵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用诸如狼牙棒、骨朵、大锤一类的大尺寸重型冷兵器，

破坏力更是十分惊人，一般的盗墓分子，要是没有个手榴弹、火箭炮什么的（注：其实肥桃这里想说的是火箭筒，而火箭炮绝大多数型号都是重型武器，当然不可能拿在手里使用，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对现代武器装备相对于散人这种“资深军迷”而言，并不是太精通，所以用词不太准确），遭遇了这种玩意，要是跑不掉就只有死路一条，枪都不管用。”肥桃说。

“我知道冷兵器时代世界上最重的铠甲，也就是北宋时期装备给重步兵的‘步人甲’也不过 60 斤（注：这是全状态下的重量，轻型状态下，比如减少背部防护标准的状态一般在 45-50 斤上下，这里的斤都是现代市斤单位，既 2 斤=1 公斤）左右，3500 片甲叶串联而成，而且也是单层的，极个别的会在心脏、咽喉、后腰、裆部等要害部位增加至双层以提高防护效果，但面积基本上都非常有限，不过即便如此，在这种‘步人甲’保护之下的补兵，凡是覆盖部位，都几乎可以‘免疫’任何轻型箭矢和刀剑一类轻型冷兵器的攻击，而照你所说，一万多片甲叶、200 多斤的三层札甲，这穿上如果在没有现代武器的情况下还真就奈何不得，‘人形坦克’这个比喻的确非常恰当。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红狐如此厉害，那么为什么不作为一种‘武器’来‘批量炼制’投放到战场上呢？我想要是在古战场上的交战双方的某一方要是有个几百具披

甲红犸，那岂不是就战无不胜了？”我说。

（未完待续）

31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9 19:52

“没有上了战场自然是有原因的，主要有三，其一是红犸的炼制过程非常繁琐，且对工艺要求苛刻，而且掌握这种技术的术士也是‘稀缺人才’，我说能一次出现 9 具那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想一次弄出几百具当‘武器’用，在封建时代就是国力最强的唐宋时期，也不具备此等能力。

其二是红犸只能辨认同类而不能辨认敌我双方的士兵，而且也没有智商，不听指挥，所有行动都是一种被术法驱动的本能，这一点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一部分。其三是在炼制红犸的过程中有一道工序是要先用尸油将其浸透，以达到其皮肉、四肢与关节韧而不僵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一道工序，那纵使红犸皮如精钢刀枪不入，但僵硬至极的四肢也会让它笨拙不堪，甚至是动弹不得，但是，有了这一道工序就给了它一个最大的弱点，那就是怕火，尸油的易燃性不比汽油差，被尸油浸透的红犸见火就着，别看它不怕刀枪剑戟，但被火一烧，除非有人能及时扑灭，要不然用不了半柱香的功夫就能被烧得飞灰不存，而火攻在古代战场上是极其常用的一种战术，红犸有这个弱点，一旦被对方掌握了，那简直就是火攻的最好目标，人喊马嘶之下谁又有闲工夫去给

它们灭火？而我那朋友的盗墓团伙最后之所以能逃出来一小半人，也是因为在无意间发现了红犼的这个弱点，用火折子放了一把大火将9具红犼和整个大墓全给付之一炬之后才‘逃出生天’的。

另外，我在第一条中提到了它的炼制过程非常繁琐且成本极高，这高的地方我就说说第二条里关于尸油浸泡的部分，你可以体会一下：用来泡透红犼的尸油，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10个人也不行，那要多少个人呢？要99个人，也就是说，把99个人全部炼化成油状，然后把红犼泡在里面一泡就是三个月，才能彻底泡透，这就更不用说盛放尸油的地方也必须是阴煞之地，被炼化成尸油之人生前必须是罪大恶极之人了，阴煞之地其实还好说，毕竟在一些玄门高手那里，是可以布阵或者是利用‘小龙风水’改动一个地区局部的风水走势，人为制造出来阴煞、破败的风水局的，但后一条，全天下哪来这么多罪大恶极之人？比如我查阅的古籍所说，这些被炼化成尸油的人基本上都是死刑犯，假设每一个都够的上是‘罪大恶极’吧，那么一具红犼要99个人的尸油，九具红犼就要891人的尸油，要是弄上百具，那就要成千上万人的尸油，在古代，人口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尤其是壮年男性，而古代的那些死刑犯里，更是几乎100%都是男性，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壮年男性，如果有这么多人，特别是壮年男性可以拿去炼化成尸油的话，那直接武装起来组成军队或

者是去种地、炼铁提高生产能力好不好？从这个角度讲，干这事的效费比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有了这三条硬伤，便决定了红狐利用自身勇猛无比，历经千年可不朽，一旦触发既不死不休的特点，在古墓这种比较极端的环境里作为守墓利器使用还可以，但要用它去打仗，那就得不偿失了。”肥桃说。

（未完待续）

31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9 23:4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就来更 3 张关于正文中提到的电影《大虎》的图，这部电影里的大虎便是以朝鲜智异山上“虎煞”型“霸王煞”生前还是正常东北虎时为原型设定的，在电影中，该虎被称作“山君”(“山君”的具体含义在正文中说过，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属于东北虎，天生独眼，性情孤僻残暴，报复心强，战斗力极其强悍。

图 1、2、3 是电影剧照，图 4 则是电影中对“山君”的身体尺寸、体重及人类身体体形对比的设定，设定中，“山君”的体重数据最为巨大,高达 400 公斤,比平均体重 230-260 公斤的普通东北虎大了好几圈，就是比已知最大的 350 公斤的东北虎也大了不少，当然了，这是为了凸显出“山君”凶猛而做出的人为夸张。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927510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27510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275126.png{EIMAGE}

31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9 23:4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1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09 23:50

唉，粗心的楼主前脚发完后脚就发现忘了发图 4 了，这里补上吧，各位看官见谅。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275190.png{EIMAGE}

31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0 17:30

楼主来更贴了，先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发

32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0 19:00

“受教了，看来从军事意义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局限性太大，那咱们接着往下说，该说到子母凶了吧？”我说。

“摁，谈到子母凶，那还是还有点说道的，这东西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历史与其它几种‘内八外七’（注：‘外七’是指‘外八尸’中去掉了子母凶本身的另外七种僵尸）僵尸比起来算不上悠久，据我所知是到了清朝中叶才有的，传说当年有有一家大户人家，一家之主的老爷子姓赵，世代是做漕运码头生意的，家财万贯，在当地势力很大，光长工就雇佣了好几百，加上护院短工就得有上千人，但往往天意弄人，穷苦人家多耳朵女，大富大贵之家却经常缺儿少女，比如这家大户的老爷虽然家里有金山银山可偏偏没有丁点儿子嗣，为了给自己的家族传宗接代，姨太太就取了十九个，每个都是如花似玉，但谁也给他生不出个一男半女来，他最小的，也就是第十九个姨太太，娶过门儿的时候才 18 岁，而他那时候都年逾古稀了，你说爷孙之间的年龄还怎么可能有生儿育女的可能？而且你也知道的，这把年纪的一个老年人，房事自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十九个姨太太如何能‘伺候’周全了？这也就给后来这第十九姨太红杏出墙埋下了伏笔，这十九姨太正值大好年华，又有闭月羞花之貌，可一自从家过门之后一年到头连老爷的面儿就见不着几次，不由的房中空虚，结果一来二去就跟给她搭理宅子前小花园的花儿匠搞在了一起，两人背着老爷不知道夜夜偷情寻欢，那时候又没有可靠的避孕措施，时间久了就不可避免的把十九姨太的肚子给搞大了，本来他俩商量着想把孩子打掉，但这狗男女都不

是什么好货，凑在一起一盘算，心说这糟老头子这么有钱，但没有人继承，看他也快活到头儿了，而现在有了孩子，如果是个儿子，那正好枉称是赵老爷子的子嗣，然后好在其死后继承了他的家业，以后这漕运码头的生意就是他俩的了。

商量的挺好，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老爷子早年在县衙里干过捕快班头，为人胆大心细，后来又开过镖局，别看这生育能力有点问题，但却因此而练得一身好武艺，尤其是闯荡江湖，商海打拼这么些年，那眼观六路的功夫不是盖的，看人相当的准，头脑也聪明，要不然生意也做不到这么大，所以他仅仅通过几次不经意的观察，通过双方的眼神与动作，就发现了花匠和他的十九姨太之间‘有事儿’，其实吧，这只是老爷子的怀疑，如果他俩从哪儿以后在孩子生下来之前老老实实的不去冒这个风头，就完全不会东窗事发，因为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即便孩子生下来之后老爷子不相信，可那时候又没有 DNA 技术，真生下来也没法确定是不是亲生骨肉，至于滴血认亲什么的那都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别说是人跟人，就是人跟狗的血混在一起也能融到一块儿，那难道说人跟狗还有血缘关系吗？

话说回来，这就是那花匠作死，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家伙生性贪淫，在跟十九姨太勾搭到一起之前他就不老实，跟很多附近镇子、村儿里的有夫之妇还有小寡妇扯不清楚，这十九姨太虽然怀孕了，但他还时长找时间来跟她同房，这女

人也是水性杨花，两人在孕期也没断了做那些房中之事，结果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终于有一次被老爷子给抓了个正着，正所谓捉奸在床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老爷子破门而入，看到两人一丝不挂的在床上搂在一起，那时候十九姨太的肚子更是已经隆起了有西瓜那么大，场面可谓是淫秽至极，这可把他给气坏了，当场举手就打，花匠还意欲反抗，但别看他年龄上占着优势，却因为常年淫人妻女过度，又不事锻炼，身子早已垮了，而那赵老爷子则不然，每天二五更的功夫，必须练上三趟拳，两鬓皆白之下还能耍的一通好枪棒，所以这两人打在一起，花匠明显不是赵老爷子的对手，两个回合便被打翻在地，再加上事先有准备，赵老爷子打完之后一个呼哨，屋外的家丁们冲进来，七手八脚之下便将花匠五花大绑。

（未完待续）

32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0 19:08

那时候法律意识比现在淡薄的多，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一般都有自己的家法，这些家法往往比国家的国法还要严苛残酷，像赵家这种富甲一方的大土豪，不仅有家法，更有自己私建的水牢和刑房，专门对付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这花匠和十九姨太，前者被扔进了刑房，百般折磨之后终于挺刑不过，被活活的给整死了，而十九姨太则被关进了水牢，因为

赵老爷子作为一家之主而没有后代，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而他又娶了这么多漂亮姨太，防止被人戴绿帽子的事情也就成了他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制定家法的时候，一共有三十六条‘重罪’，其内容第一条是关于对付做假账、贪污钱财、接私活等与经济有关的罪行，第二条便是怎么对付男女通奸的事情，按照当时他家的家法规矩，犯了这一条的，男方会被严刑拷打至死，就是那个花匠的下场，女方则会被灌入一种让浑身生疮的毒药，然后关起来，给吃给喝，但就是不管别的，活活的看着受罚者最后溃烂而死，然后还要将尸体和男方的放到一起在家众面前‘展览’，以示奸夫淫妇的下场。

而那十九姨太就落了这么个下场，被灌入毒药之后就继续在水牢里押着，水牢里的水，腥臭肮脏，再加上毒药的作用，这十九姨太身上的毒疮很快就烂遍全身了，有一些大的都生了蛆虫，那种痛苦是正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而她怀有身孕，且不管事情的对错，她现在应该是受到倍加呵护的时间，但却在此事遭到如此非人折磨，那又岂有不出事之理？最后羊水破了，新病旧伤一起来，十九姨太一口气没上来就栽倒在了水牢之中，然后便没气儿了。”肥桃说，我听到这里听得入神，见他忽然不说了，然后胸口微微一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正要发问，不过话还没出口便听他先咳嗽了两声后说：

“咳咳，不好意思，刚才食气上涌，有点反酸。”

我一听只好哑然一笑，心说您这个体形一看就是经常反酸，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吃的太多了。

过了这段小插曲后，肥桃接着讲关于子母凶的来历，他说：

“看守水牢的家丁发现这事儿之后就报告了老爷子，然后起把她捞上来，找了个郎中检查了一遍，确认是死了，就随便找了一口薄皮棺材埋在了一处荒山的大槐树下，这种家门不幸的事情就更不用说让她进祖坟了，直接连个墓碑都没给她立，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坟包，无人祭奠之下变成了无主荒坟。

结果呢，其实到这里，才只是事情真正的开始，那十九姨太其实并没有死，只是因为剧痛外加体力不支等原因昏厥了过去，然后倒在水中呛了一口臭水，没了呼吸，而后来请来验尸的那个郎中也是个二把刀，楞没看出来人其实还有口气，然后就下棺入葬了，但在众人七手八脚把棺材运送到地方并挖坑掩埋时，这么一折腾，颠簸之下把十九姨太呛进肺里的那口水给颠了出来，然后她就醒了，但醒了之后一看发现自己在一片黑咕隆咚的空间里，她就拼命的拍打棺材盖内壁并不停的呼救，这时候，棺材其实还没有埋入土中，棺材也不是什么好棺材，板子很薄，缝隙也大，这种拍打和呼救声，外面挖坑的人是完全听得见，而且也的确全都听见了，

可那时候的人迷信啊，都知道十九姨太被郎中确定是死了，怎么棺材里还有这么大的动静？都吓得要死，以为她诈尸了，所以一商量，谁都装听不见，把人埋了拉倒。

（未完待续）

32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0 19:35

就这么着，十九姨太便被活埋了，她的求生欲在棺材里发挥到了极致，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去拍打，去哭喊，但已经完全没有用了，最后的最后，她就因为缺氧，而死在了泥土之下的棺材之中。

这次，是真的死了。

而槐字右侧为‘鬼’，此树这种树是百树之中最阴者，与柳树、榕树、竹子并称‘四阴’，且为‘四阴’之首，单从阴寒方面来说，要甚于可以让死者诈尸的柳树，不用做成棺材，只要安葬之地附近有槐树的话，那么死者就极容易尸变或者是化作厉鬼，而十九姨太的棺材就被埋在了一颗百年大槐树之下，再加上她死前饱受痛苦、恐惧以及绝望，其结果自然而然的也就是积聚了极深的怨气，而她腹中的胎儿在在这种怨气的‘滋养’虽然常规意义上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却并没有完全消亡，而是向着另一个‘非人’的方向继续‘发育’，就这么着一尸两命在棺材里埋了大概有三年左右吧，尸胎成形，与母尸合二为一后终成一代‘大妖’，然后

就是在无边怨恨的引导下破棺而出，形成了所谓的‘子母凶’，接下来的事情便很好猜了，子母凶为了报仇，直接将矛头直指生前所在的赵家大院：复仇的杀戮是从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开始的，一个在赵家干杂活的短工晚上起夜上厕所，结果就看见墙头上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皮肤干枯，眼窝深陷且披头散发，不人不鬼的东西，那便是‘子母凶’。

这东西的肚子非常大，就好像在身前扣了一口大锅一样，而且肚子皮中间还有一条又长又深的缝，随着子母凶一声凄厉好觉，这缝隙当即一开，里面便跳出来一个头大如斗，牙尖嘴利的怪婴，这只怪婴的形态是双足不立，行动起来使用四肢爬行，别看如此，那速度却是飞快，可像蜘蛛一样贴墙而走，蹿房越脊更是不在话下，它在见到这短工后立马扑将上去，瞬间就将其开膛破肚吃的只剩下一张人皮，然后再回到母凶肚中，把刚刚吃进肚子里的血肉再吐出来，与母凶共同分享。

从这种‘配合’上来说，其实子母凶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因为母凶早期的道行还不够高，必须食人血肉才能继续炼化成长，而它本身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就需要子凶暂时吃掉之后来与自己共用，而子凶也同样是因为早期的道行不够，其单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在脱离开母凶之后最多只有十丈前后而已，它想要进食，想要去更远的地方就需要有母凶的携带，如此，两者便形成了一种类似‘狼狈为

奸’的配合。”肥桃说到这里我打断他的话插言问道：

“那如果母凶与子凶经过修炼后，前者的道行达到了可以独立进食或者是像魁尸那种高级僵尸一样可以吸收日精月华不用再直接食人血肉，而后者可以独立来去自由的时候，这子母凶会不会就因为互不需要而分化成为两种不同的鬼怪？”

“这个说来惭愧，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据我所知而言，至今为止，真正的子母凶就这么一只，其它很多被冠以子母凶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些枉死女性说化的厉鬼和婴灵因为某种原因结合到了一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子母凶，如果子母凶能随随便便就形成的话，那造成的危害可能不会比魁尸小到哪里去。

而唯一的这么一只子母凶在修炼到你说的那个境界之前就被消灭掉了，没有机会让人看见到了那个境界后它们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没有相关记载，话说回来，这也是幸亏如此，三年道行的子母凶就已经甚是难以对付，如果真似那魁尸一样有数百年的道行，到时候它能有多大的能耐，还真的很难说，但肯定是一场灾难级的存在。

不过根据玄门中相关记载与理论的推演，你的说法是完全成立了，也就是子母凶如果有机会修炼的后期，那么的确极有可能分化成两种不同的鬼怪，到时候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就不好说了。”肥桃说。

“那这只子母凶是怎么被消灭的呢？后来的赵家大院又怎么样了呢？”我问。

“这个就且听我继续往下讲：随后那一晚上，整个赵家大院都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一家上下一百二多口人，仅死者就有66人之多，子母凶趁着这些人在熟睡之际，挨个击杀，一直杀到被值夜的护院家丁头目发现这才引发了一场‘人怪大战’，不过家丁那点三脚猫的功夫根本不足以对付飞身上房如履平地且嗜血凶残至极的子母凶，所以在交战中死伤惨重，赵家的老爷子得知此事后携家眷躲进了宅邸中用于存放金银和银票的地下仓库，那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私人金库，一家人在里面一直等到天亮才幸免于难，因为子母凶毕竟是阴煞之物，即便凶恶无比，但对阳光还是非常避讳的，而且当时虽然刚刚入秋，但盛夏的余温还未散去，阳光依然剧烈，子母凶因为还不能在阳光普照之下活动，就只能赶在日出之前逃了回去，而她的老巢，便驻在了那颗百年老槐树上，因为那槐树的阴气可以这遮蔽阳光带来的阳气，给它提供一个休养生息的场所。

赵家查清问题之后请来了很多法师、武师外加报官想要消灭子母凶，但在任何时候，市面儿上能轻易找到的玄门中人，十之有九都是混江湖的神棍，这帮人在雇主家好吃好喝收着大笔的钱，但并没有什么本事，武师也差不多就是那个德行，一帮打把势卖艺的而已，请这些人去对付子母凶，下

场不言自明，同样是死伤惨重并大大败而归，老爷子前后花重金请了三次人，都是这个结果，后来直接给再多的钱也没人敢接这个活儿了，至于官府，开始排过几波衙役，还不够给对昂塞牙缝的，个个都是有去无回，结果最后连官府都不敢再提及此事了。

不得已，赵老爷子又花了大笔的银子，动用自己当年保镖、当衙役时期的老关系，请来了一群比之前那一拨强得多的私官两面的高手，但仍然不敌，不仅如此，因为伤亡情况太过‘难看’，赵家还为此赔付了大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医药费、死亡安置费等费用，那钱就花的海了去了。

而由此，子母凶的恶名也就此不胫而走，赵家人也终年惶惶不可终日，只有在白天太阳最大的时候才敢出来，只要天一黑，就立马躲进私家金库中，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如此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过了一年多之后，最后幸亏这事儿因为出名而引起了一位以开义庄为生，以专门降妖除魔为己任的道人的注意，最后道人出马，耗费了数年的修为，拉起一方结界，将子母凶困在其中，后用桃木利剑斩掉母凶的头颅，刺穿了子凶的心窝，这才将其彻底消灭。

因为从根儿上宽泛的讲，子母凶的确属于僵尸的一种，所以便从那儿以后，僵尸的外门种类中就有了它的名字。”肥桃说。

“我冒昧的问一句，关于子母凶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

的这么清楚的呢？”我说，因为对于一件发生在几百年前清朝中期的事情，他说的如此详细，难免有一种道听途说并经过后人杜撰后讲故事的感觉，大有些天桥评书的意思，因为产生了这种疑问，我才如此发问。

“实不相瞒，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开义庄，用桃木剑最后消灭子母凶的道人，正是我的先祖。”肥桃说，我一听，恍然大悟，怪不得他说起这个故事如此意气风发，原来是家族的“光辉历史”啊。

（未完待续）

32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1 02:50

楼主又来更图了，子母凶长什么样子楼主想象的可能与大家不太一样，不过恰巧早前的《鬼吹灯》网游中就这么一个怪物的设定，并且也有一张相关的设定图，所以楼主就借这张图来替代一下，但要是按照我的设想的话，肥桃所说的子母凶应该比图中的更加凶恶，尤其是腹大头怪婴，肯定十分骇人，而图中的这个则显得太“萌”了。

另外，虽然没玩过这个游戏，但楼主也算是《鬼吹灯》的书迷，而在这里用这张图，也算是致敬天下霸唱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328108.png{EIMAGE}

323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1 02:5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2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1 13:42

“失敬失敬，那道长也真说得上是为民除害，守护一方安宁了，子母凶的故事应该到这里就结束了吧？还有水恶、走影、伏骨、不化形、截气精这五种‘外八尸’，那么它们也都有这么丰富的故事和来历吗？”我说。

“嗯，子母凶的事情差不多就这些，至于其它那物种的来历当然也都是有的，只是故事并不是都这么曲折，比如按照顺序就拿水恶来说吧，这种东西从字面上很好理解，其实就是‘水中恶鬼’的意思，但它又不是鬼，因为除非是极端厉害的鬼，要不然绝大多数的鬼的首要定义便是已经没有了实体，是以一种虚无的形式存在，才是鬼的第一特征，比如说灵体就是鬼的基础，而凡是有实体的，除了我说的那种极端厉害的鬼，那剩下的就都属于妖怪的类别，比如僵尸就是，而水恶一般是由于如溺水或其它原因死于水中，而后尸体久泡不腐形成的，与葬入阴穴和养尸地久而不腐的尸变是一个道理，只是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土里而已，不过不同的是水恶的形成是非常随机的，它不像土地造成尸变有阴穴、养尸地一类这样那样的附加条件，而是在任何淹死人后并且水源较

大，可以并导致尸体浸泡在水中的地方都有可能产生此物，其中在那些年月不济，北旱南老涝的时候，死于洪灾水患的人里，最多的时候能十之有三变成水恶，可以说是为害一方，而它攻击人畜的手段主要由两种，第一种是潜伏在水里突然一跃而出，将路过水边的人或者是牲畜拉入水中强行溺死，这点跟其它水鬼基本一致，而被水恶害死的人就会变成它的同类然后再害人杀生，第二种就是水恶周身上下都是尸毒，它潜伏的水域会遭到其所携带的尸毒的污染，如果有人引用了被污染的水，也会毒发变成它的同类，并且速度相当快，比被它直接害死也不慢，而动物饮用后虽然不会导致尸变，但会暴毙而亡。

另外就是水恶在水中非常厉害，力大无穷且速度奇快无比，人在水中和它交锋，基本是毫无胜算的，而即便是到了陆地上，除非是身强体壮的练家子或者是玄门中人，要不然一般的寻常之人即便与之搏斗也难以招架，这与在水中强悍异常，到了陆地上便手无缚鸡之力的“水猴子”完全不一样，所以从综合战斗力与环境适应性乃至数量上的角度来讲，水恶比水猴子厉害的多，危害性也大的多。

不过水恶的弱点非常明显，就是不能长时间离开水，而且对干燥非常抵触，无法在干燥的地区存在，这也是此物在北方很少见而多集中于南方水网众多之地的原因。”肥桃说。

“要这么说的话，这水恶倒不像是一种僵尸，反而更像

是一种两栖动物。”我说。

“也不能这么说，毕竟玩意儿是死人变的，和动物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肥桃说，

“那么尸体尸变成水恶的条件是什么呢？听你前面说任何水域只要在溺死人后可以有足够的面积及深度浸泡尸体就有可能产生水恶，如此说来的话，为什么有的人能变有的人不能变呢？”我问。

“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问题，接着你的话往下讲，就是形成水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是什么样的水溺死了人，而是什么样的人被水给溺死了，换句话说，形成水恶的根源，在于人，而不在于水。”肥桃说。

这个答案与我猜的基本一致，毕竟从上述信息来判断，可以很明确的得出外在环境不是导致水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那问题就肯定出在尸变者本身身上了，听闻肥桃的这段话我没有接话，而是看着他，示意他继续往下说，他看出了我的意思，便继续说道：

“这么说吧，凡是在水中溺死后能尸变成水恶的人，生前一定都是酗酒成性之人，你若问我喝酒跟尸变怎么还能扯上关系，具体了我没法给你具体的解释，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其中的道理，但宽泛的说一下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对于玄门中人或者是所有修道之人来说，酒精这个东西，代表的是‘混沌’，因为酒能乱性，能蒙蔽人的神智，这对于一天至

少三练功，每次练习都要高度集中精力且反应必须敏锐的修道之人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又所以，不论是道家还是佛家，只要清规戒律严格的，都是禁酒的，有一些倒是管的不严，但往往那样在修道这条路上也不会有什么造诣，特殊情况下喝喝素酒倒是也可以，不过也不能多喝，而对于普通人来讲，正常饮酒倒没有什么，但酗酒就是一种最不健康的生活恶习，此类人整日都出于酩酊大醉的状态，思维混沌不清，而水恶就是一种让水混沌的东西，一种不好的东西，根据我所知道的而言，两者的关系便是在此了。

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会感觉把这两者硬扯到一起，然后用这种说词来解释显的非常牵强，但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师父这么告诉我的，我也曾经对他有过同样的疑问，可他也不清楚，很惭愧的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属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未完待续）

324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1 13:56

“好吧，既然是这样，纠结于此也没什么意义，又不是什么关键问题，那就接着往下讲吧。”我见他都这么说了，也不好再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什么刁钻的疑问，所以便如此说。

“再往下就是走影，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被‘雾仙’附身之后发生尸变现象的尸体，比如说指甲变长，牙齿犬齿化，

嗜血如命等等等等，在走影之中，一小部分是自然形成的，而另外的一大部分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比如供养上一只‘雾仙’，让它去操纵尸体，这时候所产生的产物便是走影了，而且走影的形成还不挑食，其它产生尸变的尸体一般来说都得保证尸身的完整性，起码不能尸首分离或者是缺胳膊少腿之类的，那样的话除非尸体生前是个非常厉害的主儿，要不然即便放进养尸地之中也是极难完成从僵化到尸变的过程的，另外就是没有阴气或者是阴气弱的地方肯定是无法尸变的，但走影不一样，把一些七拼八凑的尸体‘零件’不管是用缝合还是粘的方式，反正能‘凑合’到一起，别说是阴气弱，就是在夏季的正午烈日之下，它也无所谓，只不过是有了尸体之后，再让‘雾仙’去驱动它，就能成了，说白了，制造‘走影’的‘核心技术’在如何产生与运用‘雾仙’的力量，而尸体不过是个载体而已。

不过倒是有些人为了增加‘走影’的战斗力，在缝合残破尸体的针线上回做手脚，用经过特殊炼制的针线，把它们从普通工具晋升到法器的级别，再加以使用，便能对‘走影’产生一定的增强影响，比如可以让‘走影’的力量更大，攻击力更强，皮肉以及断口的缝合处更加结实，更加的难以消灭，总之就是更难对付。

另外，湘西赶尸中能自己走路的尸体有一些从性质上也属于‘走影’，不过那个基本没有攻击性，虽然‘雾仙’本

身就很恶，但用于赶尸的‘雾仙’的能力绝大多数都很弱，所以最多只能让走影缓慢的走走路，即便去害人也只能让人做做噩梦，精神恍惚一类的，所以但凡是有攻击性的走影，其控制它的‘雾仙’就一定是能力很强，体型庞大，可以杀人于无形的那种。”肥桃说到这里，我一听这不就跟当初散人给我说的那一套对应起来了吗？而且还对的严丝合缝，看来玄门中人们的大部分理论还真是通用的，另外，如散人所说，“雾仙”、“走影”等名称都是他师父命名的，现在再听肥桃的描述，的确完全引用了这些命名，看来散人的话，的确是“一颗吐沫一颗钉”，基本没有妄言。

（未完待续）

32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1 14:20

本来我想提及散人的事情，但又考虑到在不确定双方是否认识且关系怎么样的情况下贸然说出来，恐怕不太合适，所以我比较委婉的试探性的说了一下，没想到不仅是肥桃，连一直没说话的更夫也笑了起来，两人表示与散人是老相识，双方在这个圈子里的名气都很大，不仅认识，而且还一起合作过，这就让我来了兴趣，这三个人怎么说也都称得上是玄门圈里的顶尖人物了，能让他们三人一起出动的任务，那么对方的来头肯定不小，其过程估计也肯定是精彩纷呈，但毕竟这与此次的采访主题无关，所以我在提出以私人身份想了

解这件事的要求并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就相约改日再详聊这一段，而现在则是继续这个“外八尸”的话题。

肥桃接下来讲的是伏骨的故事，我没想到关于这种僵尸还有如此多堪称传奇的故事，如果他所说的完全属实的话，那还就真颠覆了我对很多以往著名历史事件的认知，关于此事，他是这么说的：

“能尸变成伏骨的尸体，生前都是战场上的降卒，因为伏骨诞生的条件就是群尸聚拢，比如说在古战场上常常发生战胜方将俘虏的战败方大批战俘集中坑杀，制造万人坑，在这些万人坑之中少之会有数百具尸体同时被无序的埋在一起，而多则真的会有成千上万具尸体一同掩埋，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三次坑杀，第一次是战国时期秦军在公元前 260 年大败赵军的长平之战，坑杀了 40 万赵军降卒，第二次是秦末时期西楚霸王在反秦大战中击败收编并最终于公元前 206 年 10 月坑杀的 20 万秦军降卒，第三次是大唐初年公元 661 年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后坑杀的 13 万铁勒军，虽然诸如黄巢、张献忠、李自成等后世的草莽也干过类似的事情，而且人数也非常众多，但他们坑杀的大部分就是平民百姓，只有这三次坑杀的全部都是敌方投降的军队，军队与老百姓毕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刚刚经过大战的军队，不论胜败，煞气都非常的重，这与怨气一样，是引发尸变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即便是身经百战，杀敌无数的将军

在死后的煞气也都不足以导致起尸，但如果是以战场作为大背景的话，那里实际上就成了尸变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如果又赶上了在阴气重的地方，且阴时阴刻的时间，那几率不亚于‘十三里坟铺’那样的超大型乱葬岗，特别又是像上述三处万人坑那样，一次性在短时间内把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人的尸体堆在一起的时候，那煞气的浓烈程度就可以在互相影响之下产生很恐怖的结果，再加上被坑杀者作为战败方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愤恨’的情绪，然后在临死前自然又是恐惧和绝望的，种情绪所滋生出的怨气十分了得，像之前所说的子母凶，那个十九姨太被活葬之后仅仅一个人，产生的这种情绪就已经强烈到在配合其它因素时便足以引发尸变的程度，就更不用说这么多人的总和了。

而且子母凶也只是怨气重但没有煞气而已，可被坑杀的战场降卒是这两种气息俱在，叠

加在一起那就是互相给对方做‘力量倍增器’的作用，对尸变及尸变后的情况来说，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话说回来，所以在这三次大规模坑杀降卒的事件之后，在万人坑中都出现了‘伏骨’，也就是尸变的军人尸体，它们之间每一具尸体所散发出的煞气与怨气是不同的，有强有弱，强的就会吃掉弱的，然后变的更强，最终一个万人坑中最多会出现几十个‘伏骨’，这几十个也就是可能集中了几十万尸体的煞、怨二气，它们的个体是这几十万中的最强者，

最后发展到了因为都是强者而无法互相吃掉对方，由此便进入了并存的状态，然后或主动或被动的在坑中起尸，它们的形成时间又长又短，一般在数年到十多年之间不等。

以白起坑杀40万赵军为例，从那儿又过了46年后发生了著名的焚书坑儒，关于始皇帝坑杀的是谁，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坑杀的为儒生，一种是说坑杀的是自称可以炼制长生不老药但被发现是江湖骗子之后的方士，其实两者都不对，特别是前者，因为坑杀的这帮人跟儒生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被杀的确是方士，但并不是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方士，而是组团因对伏骨的方士，根据我祖传的典籍记载，当年从赵军万人坑中出现的伏骨一共有30多具，这30多具伏骨起尸之后见村屠村，遇城屠城，沿途之上的秦军虽然企图消灭它们，但扫灭六国骁勇善战的悍将们竟不能挡，强弓劲弩亦不能杀之，始皇帝亲自下令搜罗全国的方士予以应对，并许以重金，虽在千年之前，但那时候这些方士跟千年之后对付子母凶的那些基本是‘一脉相承’：里面大部分都是不知死活的坑蒙拐骗之徒，玩一点戏法逗乐一下皇宫贵族们还可以，真要面对穷凶极恶的僵尸，那就是去‘送人头’，结果可想而知，被杀了片甲不留，之后伏骨们继续长驱直入，一直杀到咸阳城下，秦军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勉强击毙了其中的5具，但此时剩余的那25具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皇城的安全。”

“那么后来呢？付出惨重代价才击毙了5具，要这么说

的话，就算始皇帝最精锐的禁军力量也抵挡不住剩下起码二十多具伏骨的攻击啊。”我说。

（未完待续）

32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2 02:17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 3 张关于长平之战的图，有人说长平之战坑杀几十万赵军战俘是历史夸张，但在图 1、2、3 图中这些出土的被坑杀的赵军降卒累累白骨面前，这种说法显得十分苍白无力，而正文中肥桃说白起坑杀赵军数量为 40 万，但更有资料显示实际数量更多，达到了 45 万左右，如图 4 中关于白起一生部分战绩里的最后一条，便是长平之战，其中简介便到了这个数字，而图 5 也在相关介绍里提到了这个数字。

换句话说，长平之战秦军坑杀的赵军降卒数量与历史记载及民间传说相比，只多不少。

用玄门的理论来说，如此之多的被杀尸体堆积在一起，那冲天的阴煞之气与怨气有多么浓烈，可想而知。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37909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37909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937909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37910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379101.png{EIMAGE}

32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2 02:18

好了，今天的图片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2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2 11:50

“嗯，不过伏骨虽然纵横四处杀人无数，但主要攻击得手的还是村庄和小城，这第一次遭遇大型城池就是咸阳城，那作为秦帝国的心脏，墙高壕深，不是一般小城更不是小村庄可以比的，仅墙体的宽度就能并排跑四驾马车，高度则有二十余丈，也就是60多米高，现在很多说法说咸阳没有秦代城墙，那是不对的，实际上咸阳城的城墙建造在了最内圈，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城墙内部是咸阳城的‘老城区’，外部是扩建的‘新城区’，因为城区扩建的速度远比建造城墙的速度快，再加上秦帝国当时的国力主要都集中在修建长城、秦直道、阿房宫、秦始皇陵、灵渠等大型战略工程上了，所以对咸阳城的城墙也就没有加紧外扩。

这个就扯远了，话再说回来，那20多具伏骨几乎扫平了没有城墙保护的‘新城区’，儿在进攻‘老城区’时遭到了最强力的阻击，守城的秦帝国精锐禁军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暂时抵挡住了企图杀进城内的伏骨，而始皇帝也趁着这个时间继续召集天下高手以解决此次危机，不过有了前面一次的教训，且不说有能力，就说有胆子再去面对伏骨的方士都不多了，不论始皇帝开出的价码多高，也没人来应征，最后只来了一人，他说他本人也没能力对付伏骨，但有一个也许可以将其制服的办法，始皇帝忙问是什么办法，只要奏效便赏其万金，封其为大秦国师，那人一笑，表示这些都是身外之物，自己是见天下苍生无辜受此劫难，于心不忍，这才决定进谏献策，而这个办法具体操作起来就是收集天下之兵，铸造巨型人像，以兵器所自带的刚火将这些伏骨镇住，这个法子正确的叫法便是‘以煞制煞’，因为那些久经沙场的兵器煞气都很重，将它们融化合铸在一起，对魑魅魍魉具有很强的震慑力，但前提是这种煞气一定要超过伏骨的煞气，要不然不仅镇不住它们再被它们反食的话，结果就是让它们变的更强。

而类似的手段以前我在一个农户家中也用过，不过当然规模无法与这个相比，当时是我路过一家小村，听闻村里正在闹山鬼，说在村外后山有一个山崖，有一人失足跌落摔死在了崖下，摔的尸身破碎，再加上是死于意外，所以怨念不

散，化为厉鬼，已经害死了十几个人，只要有人靠近那个山崖便会被它附体并在它的控制下跳崖自杀，那段时间，别说是到悬崖跟前，就是靠近后山都有危险。秉承着为民除害的原则，我就不请自来接下了这个活儿，看过地形之后我决定出重金买下了当地一家大铁匠铺使用了三代人的‘垫铁’，将其开光之后投入水中，以‘垫铁’在无数的淬火捶打中积攒下的刚气镇住这只山鬼，我先是在崖顶布了一个阵，以防止村民施工时山鬼出来作祟，然后再把村民找来，在阵中建造了一座七层宝塔，将那块开光的‘垫铁’安置在宝塔的最顶端，最后撤阵，从那儿以后，那只山鬼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我不仅没有收钱还因为收购‘垫铁’而花了一大笔钱，毕竟出价不高的话，人家是不舍得卖已经用了这么多年的老物件的。

但这也是值得的，算是为天下苍生做了点事情，事成之后村民要给我竖碑立像，被我拒绝了，还要筹款感谢我，也被我拒绝了，如果我是为了虚名，为了钱，我完全可以去接比这‘油水’大百倍千倍的‘活儿’去。

（未完待续）

32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2 12:02

我说这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当年最后献策的那名方士给始皇帝的建议也是基于这个原理，只是兵器上的煞气与刚

气比铁匠用的垫铁更加厉害，而且规模也是空前的，之后始皇帝因为形势万分危急，已经处于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便很爽快的答应了，用了数月的时间将除了军队的武器装备之外，能搜集上来的兵器全搜集到了一起，然后再把能找到的铁匠也都找来，最终耗时年余，终于铸成了 12 金人，并将 12 金人以方士设计的阵图摆放在了以咸阳城为中心的 12 个点上，12 金人到位之后用‘以暴制暴、以煞克煞’的方式驱散掉了伏骨身上所聚集的煞气，将其大大削弱，然后在数万秦军的围剿之下被合力击杀，这场危机才得以宣告结束。”肥桃说。

“啊？始皇帝收天下之兵铸 12 金人原来是为了这个？！按照史书记载不应该是为了防止六国残余势力和民间不服者造反，而把兵器都集中在一起然后融化重铸好让他们无兵可用吗？”我惊讶道。

“正史毕竟是正史，这个我区区一个草民也不敢擅自否认，不过从我们这一行的历史记载来看，这是我们对 12 金人的认识，所以要提起这事，我便会以我们的行业记载为标准。”肥桃说。

肥桃这样说也许是介于我的职业，如果我不是来采访他们的记者，那有可能他就是另一番说词了，不过这已经不重要，毕竟他把我想知道的事情已经说了出来。

“那么铸造‘12 金人’的工程可十分了得，从收集兵器再到铸造成功并安放到位，这期间如此之长的时间，咸阳城

是一直在伏骨的威胁之下度过的吗？”我问。

“是啊，这期间根据那名方士的另一个计策，始皇帝下令将全城的糯米都收集起来，然后将糯米熬成糊状，涂抹在城墙与城门之上，这样做虽然不能讲伏骨消灭或者是击退，但却可以让它们无法靠近，伏骨在这期间就在城墙外活动，城内则用这种方法为收集兵器铸造金人争取了时间，在那段日子里，每一名秦军将士，甚至都要在盔甲上涂抹糯米的米糊，如此以保证出城后不被伏骨轻易击杀，在将米糊涂抹在兵器上后甚至还可以与其厮杀一番，改变了正面交锋时几乎是任其宰割的局面，由此可见，伏骨对糯米还是非常忌惮的，而据我所知，糯米辟邪，尤其是对僵尸有奇效的使用方法记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肥桃说。

（未完待续）

32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2 13:15

“怪不得都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精华，这么一说的确不假，还是经过残酷实战检验的方法才是最管用的。”我说。

“嗯，那些江湖神棍之所以是神棍，就是因为他们不学无术，搞一些不三不四的方法出来，美其名曰是自己的‘发明’，更有甚者还以此开宗立派，那有口舌之能的可以诓骗一下无知百姓，但真碰上厉害的狠角色了，用那些不顶用的小把戏，又岂有不败之理？

在我们这行里，真的要发明一种新的技法，那是要经过严格论证的，首先得在原理上说得通，然后在施行上还得有可行性，比如我说我要布一个阵，但这个阵连最起码的阴阳五行都不遵守，那还布个屁啊？再比如我说我要用十万吨黄金做一个法器，这现实吗？这不现实，那么诸如此类的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出现的，而那些江湖神棍则不然，他们玩的是障眼法，给你一个表象把你糊弄住了目的便达到了，要么就甚至是像刚才说的，连障眼法都没有，完全凭一张嘴胡扯，这类人要么早早收手，要么结局都不会太好。”肥桃说。

“有道理，这不仅是在玄门领域的造诣问题了，还牵扯到了人品问题，而你们研究新技法新法器的体系照这样看也是非常严谨的，与军方研制一种新型武器几乎一样，从提出需求，论证方法，然后立项，造出试制品，然后测试，通过测试，最后批量生产投入现役。”我说。

“对啊，任何事情想要做强做大，都离不开正规化，军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肥桃说。

“伏骨之后就是不化形和截气精了，从名字上来说，感觉这两种僵尸很特别，不化指的是什么？是尸身不腐吗？按理说僵尸都是尸身不腐的啊，为什么要在这里着重出来呢？而截气又指的是什么？这个能详细说说吗？”我说。

“这两种僵尸没什么太多的故事，先拿前者来说，它主

要是以干尸尸变的僵尸为主，所谓‘不化’，指的就是尸体在不腐的基础上又多了风干这一条，相对来说，不化形算的上是‘外八尸’中比较好对付的一种，毕竟其基础就不怎么样，因为僵尸的本质是至阴之物，而水代表着阴，所以能尸变产生僵尸的地方一般都是阴暗潮湿的，特别干燥的环境下不利于尸变，比如说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论，埃及群葬的木乃伊就符合很多尸变的条件，但之所以埃及没有形成类似我国的僵尸体系，一来有木乃伊为了尸体更长久的保存而被掏空内脏的原因，二来则是它们绝大多数都埋葬在黄沙之下，干燥至极，几乎没有一丁点微生物，伴随着干燥一般就会产生阳气，阳气甚盛的地方又怎么会有僵尸呢？就是这个道理，不过，什么事都万里有一，不可能完全绝对，还是那句‘物极必反’用来形容不化形的形成原因就正合适不过，其它僵尸都是至阴至物，而不化形却是至阳之物，从这个角度讲，不化形与‘内八尸’以及‘外八尸’的另外七种是完全相反的，而它除了这一条外，其它都符合僵尸的特征，要不然也不能把它算进其中。

至阳的僵尸从习性上与人类更相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怕阳光，但却对阴气很抵触，袭击人类的时候极少攻击女性，因为女性为阴体，所以它们的袭击对象基本上都是男人，从已有的记载来看，不化形虽然以男性为主要目标，可基本没有得手的记录，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弱了，一个壮年男性只

要克服恐惧，就很容易在一对一的战斗中打败一具不化形，基于‘业务能力’太弱，导致它们为祸的机会很少，也就用不着我们这些玄门之人出手解决。

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对不化形虽然不放心上，但很多深谙医术并兼修术数（法术）的中医，尤其是一些以修炼气功为主的人对其非常感兴趣，很多年以前还经常有这类人组团到可能产生不化形的地方去寻找此尸，如果能找得到，就将其或击毙或活捉回来，然后加以利用。”肥桃说。

“抓回来加以利用？这东西能干什么用？通过某种手段将其控制后给自己打下手当苦力干活儿吗？中医好像也没有什么重体力活要干啊，难道是研磨药材？”我被他这种说法搞的一头雾水，便如此问。

“那当然不是，抓它回来是因为不化形是一味可以用‘极其珍贵’来形容的药材，将其制成条状物泡水喝或者是直接研磨成粉熬制汤药，对身体是大补，因为它是至阳之物，所以壮阳功效极好，任何诸如动物肾脏、鞭一类的东西都无法与其万一之相比，据说，因为先天体弱而没有生育能力的男性引用过一盏用一根不化形的手指泡过的药茶，就可以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房事从此变的生龙活虎，生儿育女更是不在话下。

而对武林中人来说，尤其是练　钟罩一类纯阳内功之人，

能食用上研磨成粉的不化形躯体，便可以功力大涨，而之所以要研磨成粉，是为了控制一次的食用量，因为功效太过强大，食用的量多了，容易‘溢阳而死’，说白了就是被太重的阳气刚给‘烧’死了，同样，我刚才说泡茶喝也是此理，如果有人直接吃的话，任谁的身体也吃不消，结果是‘阳火焚身’，比‘溢阳而死’还惨。”肥桃说。

（未完待续）

32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3 02:0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图，就是两张关于始皇帝“十二金人”的简单文字资料截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43365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433659.png{EIMAGE}

32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3 02:0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2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3 20:18

楼主来更新了，今天有点事，晚了些，让各位看官久等

了

33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3 21:07

“这.....这也太重口味了吧？”用干尸的尸体泡水喝，还研磨成分制成中药，想到这里我再看看眼前的茶水，将两者联想起来竟然不禁有点反胃的感觉，这得‘心多大’的人能喝得下去他说的这种玩意儿啊？肥桃见我的反应只是一笑，看来在他的意料之内，随后便接着说：

“可不要因为它是僵尸就小看了它，不去想那些恶心的事情其实就什么也没有，我这里还有当年一位朋友送的一条不化形的右臂，这么些年来也一直没舍得用，话说到这里了，要不我送你一根手指，你回去试试效果？”

“不用，好意我心领了，这个‘口味太重’，我还真接受不了。”我一咧嘴说道，心想怪不得国内国外有这么多人喜欢倒腾古尸呢，还能卖出比明器更高的价格，估计这些古尸里面肯定就有不少是被弄死的不化形，看来除了把这玩意当做文物研究收藏或者是转手倒卖以外，还有当药材这一条，话说回来，对于先天在那方面有所不足以及在练武、修行玄门法术有相关需求的人来说，如果这东西的效果真有他说的这么好，的确也很诱人，到那时候，能“重振雄风”、能功力倍增、法术精进的诱惑肯定早就压倒恶不恶心的心理作用了。

“哈哈，开个玩笑不要介意，说实在的，那东西我也喝不惯，味道怪怪的。

这不化形之后还有一个，也就是‘外八尸’中的最后一个——截气精，说起这玩意，如果要给它一个评价的话，我只能说此物甚邪，它是一种高级版本的诈尸，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尸变，有一种说法你肯定听说过，就是在人死后七天之内，或者说头七之内都不能有动物靠近，别说是大型动物或者是人，就是猫、狗、老鼠都不行，因为这时候人的精气还未完全散尽，如果动物靠近将阳气喷洒到尸体上，将容易导致尸体暴起伤人，这就是所谓的诈尸，但是，这只是其中一种最简单的情况，更复杂的则是人在将死之前三魂七魄已经散掉大半，但还有一息尚存，存在的便是一口‘气’，如果这时候有因为与人类厮混时间久了而沾上了人类灵气的动物接近甚至是扑过，只要时间拿捏的起到好处，就在人咽气的一瞬间将吐出的这口‘气’给‘截’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截气’，这口气从医学角度上说是一种有毒气体，是尸毒的一种，虽然不能把人变成僵尸，但也对人类是有极大害处，可对人是如此，但对动物来说则不然，它们可以通过这口气与尸体形成某种‘交换’，将自己的意识与习性注入到这尸体之中，到那时候尸体就能完成‘复活’，不过这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活，而是截住这口气的动物使用了这副‘躯壳’而已，这就叫‘借尸还魂’，一般来说，截下来这

口气的动物，本体就会立即死亡，而人的尸体则会在一天之内‘苏醒’，如果死亡时间不长，那可能还会保留有一些生前残存的意识，但这些意识将逐渐被随后‘入主’的动物精魄所驱赶并最终完全消散殆尽，到那时候，这具尸体，或者说是这个活动的皮囊，就会变成一个半人半妖的怪物，作起恶来，甚是厉害。

注意，能干这种事情的动物正如我前面所说，往往都是与人类厮混很多年的动物，它们身上有人类的灵气，非常聪明，这样做的目的性也很强，一般来说，大型动物以牛、马、驴、骡为主，小型动物以猫、狗、鸡、鸭为主，当然了，前者这些大型牲口很难有机会在一个人头七期间与尸体接触，所以主要还是后者，毕竟后者身形较小，又常被作为宠物来养，接触尸体的机会就大得多，‘截’住尸体最后一口‘气’的难度也小得多。

而类似的事件，就我知道的有两起，第一起是发生在北宋年间，一个当地的大户生前养了一条大黄狗，一直养了十几年，人狗之间感情相当深，那时候有个讲究，叫‘鸡鸭不过三，猫狗不过五’，说的是饲养鸡、鸭等禽类的寿命最好不要超过三年，而猫、狗等动物则最好不要超过五年，否则就容易‘成精’，而在那个年代能养十几年的大狗，已经非常不易了，后来大户要死了，临死之前，大黄狗感应到了主人已经在弥留之际，便拼死冲破众人的阻拦，来看主人最后

一样，结果阴差阳错的截走了大户的最后一口气，然后大黄狗当场就死了，大户的家人以为是大黄狗太过忠心，看主人离世也追随而去，便没有在意，还颇为感动。

紧接着到了第二天，大户便‘假复活’了，家人看到有这等奇迹发生，都是高兴不已，认为这是大户平时做善事做的多，老天睁眼，再多给他几年的阳寿，但高兴了一阵子之后就才渐渐的发现这个‘复活’后的大户有点不太对劲：没事儿喜欢张着嘴‘哈哈’的喘气，看人的眼神还直勾勾的，并且爱在树根下面上小便，小便的时候更是有抬起一条腿的习惯，动作怎么看都像是一条狗，家人联系起大黄狗扑到大户身上后大黄狗便死了，随后大户就‘复活’的情况，纷纷认定其中必有蹊跷，便请了一个道士来做法，道士来了之后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但为了不打草惊蛇，就出了一个主意：以庆祝大户‘复活’满 100 天为由，置办一桌酒席，席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喝一种道士自配的药酒，这所谓的‘大户’并不知情，喝了药酒之后顿时便浑身冒烟，最后整个人就开始剧烈的萎缩起来，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终缩的找不着了，只剩下一身空空如也的衣服落在了桌椅上，家里的众人在道士的指引下上前翻开衣服一找，才发现里面有一只看样子像刚刚出生的小奶狗，毛色相貌与之前死去的那只大黄狗幼时别无二致，道士当时完全可以将其打个形神俱灭，不过感念这黄狗虽然截走了人的最后一口气，但那的

确是出于对主人的耿耿忠心，而且也并未作恶，就发善心放了它一马，让其有机会从新来过。

（未完待续）

33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3 21:23

而第二个例子就比较险恶了，这个例子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是关于猫的，你采访报道了这么多怪力乱神之事，肯定不会没听说过。”肥桃说，他这么一讲，我心里就一动，一件号称建国前我国近代三大灵异事件的事件名字浮上心头，想到这里便脱口而出：

“你是说发生在东北的‘猫脸老太太’？”

“正是。”肥桃说。

“这事的确太有名了，不过发生的时间有好多种版本，有说在民国时期的，有说在建国以后的，还有说跟成都的僵尸事件是同年发生的，因为信息比较混乱，不能确定亲历人和事件细节，我才没做这个事的追访，要不然就跟成都僵尸事件意一起合并成一期专题了。

不过根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应该是一起发生在民国时期的‘涉灵事件’。”我说。

“嗯，的确是民国时期的事情，发生的地点就在哈尔滨市郊的一个村子里，事情的经过也不复杂，总之就是有个老太太，家境还不错，膝下有一大群儿女，而且大部分也都在

当地混的有头有脸，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有能力给老太太非常丰厚的物质生活，但因为常年忙于各自的事业而无暇回家陪伴，所以便忽略了一个事情，那就是老太太虽然物质充实，但精神世界实际上是非常空虚的，这跟现在很多的空巢老太太是一个道理，而也正是因为此，这个老太太就养了一只大黑猫作为陪伴，她临死前的情形与上面说的大户跟大黄狗比较类似，也是主仆之间依依不舍，结果黑猫在最后一刻时‘截’了老人的‘气’，不过呢，类似的是表象，本质却大有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那大黄狗去见大户那真的是去与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主人道别，但那大黑猫则就是去截气的，以占据主人的身体为目的，有句老话说狗是忠臣，猫尸奸臣，虽然这话说的有点绝对，不过猫确实是一种比较自私且阴狠的动物，如果共处一室，主人死了，猫还有可能啃食主人的尸体，这种事是忠犬所绝对干不出来的，忠犬会守在主人的尸体身旁，一直到自己死去为止。

总之，对人来说，猫的确没有狗忠诚。

后来，这老太被黑猫抢了身子成了一个半猫半人的怪物，白天躲在家里不出来，晚上就蹿房越脊出去偷吃别人家的家禽，后来发展到偷吃小孩，到最后连成年的活人都敢袭击，附近村子遭到数次袭击之后都加强了警惕，它无缝可钻，只好去扒开乱葬岗去吃里面的尸体，最后的最后，被几个有经验的猎户设了个圈套给打死了，焚烧尸体时，这老太太的嘴

里发出的全都是声嘶力竭的猫叫声。

综上所述，这类被动物在临死之前‘截了气’变成半人半动物的东西，就是‘外八尸’的最后一种，既‘截气精’。”肥桃说。

（未完待续）

33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3 21:38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些发生在各个不同年代的事情的细节，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除了古籍记载以及家族史以外，还有其他的渠道吗？”我问。

“这是做这行必须掌握的‘业务知识’，连这个都不清楚，还斗什么魁尸？”肥桃说，我一看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可能是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这一行或者是他本人来说比较敏感，我也不便再多问，然后我把这些关于“内外”共十六种僵尸资料的关键点全部记录完成准备等以后详细整理之后，这个关于“僵尸大百科”的小节就算是告一段落了，随后，我便也把采访推向了下一个环节。

②人物小传与玄门恩怨：

前面的采访中一直都是肥桃在说，而下面的内容则改由更夫主讲，在谈起两人是如何消灭掉两具魁尸的时候，我先按照预先的计划，提出了一个问题：

“二位不愿意提供真实姓名这个我表示理解，但你们各

自的这两个‘代称’有什么含义吗？这个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当然可以，要说这事，还得讲讲我们俩的家室，他叫肥桃，你肯定以为肥是说他身材比较胖的意思，实际上不然，肥指的是他用的兵器，而我叫更夫，则是因为我祖上有五代人都干过这一行，我身上的这点本事也与这一行有直接关系，所以才这么叫的，而且肥桃与更夫也不是为了应对你的采访才临时编出来的，说的大一点，这算是我们的江湖诨号吧，这一行里，不流行提真名真姓。”更夫说。

“跟兵器有关？这有什么关系？”我问，问的同时还在想，难道他拿着一块肥肉去捉鬼打僵尸？这也太扯了吧？

“因为他使用的兵器是一根桃木制成的大棒，而制成大棒的桃木则是山东肥城的桃木，用桃木剑对付僵尸就好像西方用银质十字架对付吸血鬼一样，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一种情节，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件事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比如说，桃木为什么可以克制僵尸？而可以克制僵尸的桃木还不是什么地方产的都行，得必须是肥城的桃木才可以，关于这事，还有一个典故：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句诗说的就是桃符，古代人们把神荼、郁垒两位神明刻在桃木板上，认为可以辟邪。

桃木辟邪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在汉代的

《风俗通义》中提到:“腊除夕饰桃人.....葵以卫凶”讲的就是肥城的桃木。相传在东海有座仙山，山上有一棵能够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上有只金鸡，每当金鸡早晨鸣叫的时候，出去游荡的鬼魂就必须赶回来，这里有两位神灵守护，分别叫神荼、郁垒。

而在肥城有一座山叫做陶山，陶山与小泰山之间有72洞，洞中住着很多妖魔鬼怪，每到夜晚他们就来到肥城捣乱，导致四处民不聊生，东海的两位神灵知道后来到肥城折下朝向东南的桃枝作为武器（注：因为仙山就在肥城的东南向），自此妖魔鬼怪看到桃枝就吓得魂飞魄散，而桃木也就成为了克制一切阴煞邪魅的不二利器。

所以话说回来，他叫肥桃中的肥字，指的不是他胖，而是肥城的意思，而桃则是桃木的意思，总结一些，‘肥桃’二字便是‘肥城桃木棒’的简称。”更夫说。

“呃.....这个说法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而不知道其中门道的的确容易结合一些直观印象（比如肥桃很胖）造成对这个诨号含义的曲解。

另外，用桃木剑克制僵尸的确是名声在外，但用桃木棒打僵尸的，在此之前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啊。”我一边说一边心里对更夫的解释不禁汗颜，心说居然还能这么讲.....不过倒也说的有理有据。

（未完待续）

332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3 23:2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说说肥桃的桃木棒灭僵打鬼的缘由，本来楼主以为桃木棒能对付阴邪之物的原因是材料原因，比如与桃木剑都是桃木所制成，反正都是桃木的，只是换了种兵器的形制而已，但后来楼主专门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就从历史渊源上来说，桃木棍棒对付阴邪之物的历史与来头实际上比桃木剑更久远，更大。

比如说，在我国历史上，有一种专门用于驱鬼祛邪的法器，明教“桃棓”，它的直接含义就是“桃木棒子”，在《淮南子》中就曾提到：说蓬蒙打死后羿用的武器就是桃棓，而后羿死后就成了宗布神，所谓宗布神职责就是领导群鬼，是众鬼的老大与领袖，而且这个“众鬼”也不仅仅是鬼，而是包括所有阴邪之物，那么虽然不在六道之中的僵尸，却在这个范围之内，再反过来讲，对于鬼与僵尸来说，连自己的“老大”后羿都怕的法器（注：既桃棓），那么自己自然就更没有不怕的道理了。

而肥桃使用的桃木棒子，用我国传统驱邪法器的专业术语规范来说，那无疑就是“桃棓”。

除此之外，桃木还是我国传统“阳”文化中的集大成者，比如在《玄中记》就有记载：“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

天鸡鸣，群鸡皆随之鸣。”——这段话相关的核心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说桃树乃是每天旭日东升时第一缕阳光照到的第一种树木，是“至阳”的存在，这与作为“至阴”存在，且为我国“阴”文化的集大成者“槐木”正好相反，两者的作用也几乎是对立的，前者驱邪克煞，后者生阴助鬼。

那么下面就贴两张文字资料的截图，图 1 是上述提到的《淮南子》中有关桃棓的相关解释及桃棓打死后羿，后羿成宗布神，然后桃棓克制众鬼的原文。图 2 则是正文中更夫提到只有山东肥城桃木才能克制各种鬼怪，神荼、郁垒二神折桃木枝为兵器降服众鬼的传说较为完整的叙述。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48452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484530.png{EIMAGE}

333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3 23:2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3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4 12:01

“他的兵器你肯定也不理解，那是一柄大扫帚，不过可不是一般扫地的扫帚，而是由 88 片精钢甲叶与风磨铜的手

柄结合而成，在祖师爷像前开过光的高级法器，对付僵尸鬼怪，堪称一绝。”肥桃在一边插话道，他说的自然不是别人就是更夫，我看了看肥桃又看看了更夫，一脸的疑问，实在是想不出一个拿着桃木棒子的胖墩跟一个提着金属扫帚的瘦高挑一起去打僵尸是怎样一个画面，更夫见我发楞，知道我在奇怪，便是一笑，随后解释起来：

“这个你不必奇怪，肥城桃木可以镇邪驱鬼，这扫帚也有这种功能，因为从工具的角度上讲，扫帚本身就是一种清洁用品，用来把屋子里或者是其它什么地方不洁净之物给清扫出去，而僵尸、鬼怪都是秽物，用民间常用的话说就是‘脏东西’，所以宽泛的说，扫帚能清扫常见的脏东西，就也能清扫这些害人的脏东西，换句话讲，扫帚在寓意上天生就具备辟邪克煞的功能让，只不过遇见厉害的脏东西了，那就不是什么扫帚都能对付的了的了，而我的这柄扫帚则不然，它的诞生不为扫地除灰，而是收拾鬼怪专门精心打造的，除了开光以外，每个叶片内外也都开了刃，可以用于任何场合的搏斗，不论是对付僵尸、厉鬼等鬼怪还是狼虫虎豹外加人，都不在话下，它全重 8 斤 8 两，与 88 片精钢甲叶的数量相对应，这种法器与其它法器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的愈久，威力就愈大。”更夫说。

“听二位说了这么多，我也能感觉到二位与玄门的渊源颇深，应该是祖上就从事这个行业，不论是兵器还是道行，

都是从父辈那里传承下来的吧？”我说。

“肥桃的祖上乃是‘行脚道人’，所谓行脚道人，即为没有固定的道观，跟师父学艺期满之后就独自出来走江湖的道家弟子，这种道士有个好处，就是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束缚，活的非常自在，除了一身道袍一身便装，一本道德经以外，就是两柄宝剑，一柄寒光闪，专杀奸贼恶人，一柄桃香飘，专斩妖魔鬼怪。”更夫说，根据他的描述，“一柄寒光闪，专杀奸贼恶人”，应该说的是这柄宝剑为金属制品，为人与人的格斗而设计，专门用来打抱不平，产奸除恶的，而“一柄桃香飘，专斩妖魔鬼怪”，则应该说的是这柄宝剑为桃木所制，对付的则是怪力乱神之物，想通了这两句“打油诗”，我接着开口问：

“我听说过行脚僧，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还有行脚道，身背宝剑走江湖，这听起来是挺浪漫的，但这靠什么有收入来源或者说是维持生活呢？人总得吃饭吧，那是不是也与行脚僧一样靠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化缘？”

“当然不是！能做行脚道人的，没有两把‘硬刷子’那肯定不行，换句话说，如果把这个算作是一个职业的话，那这就是一个靠本事吃饭的‘职业’，化缘算什么？化缘在我们眼里与行乞无异，要是那样做的话，不仅是要遭到同道排挤和嘲笑的问题，更有何颜面去面对祖师爷？到时候碰上难处想请祖师爷帮忙都没戏，死了连师门也入不了。”更夫说，

他说这话时的态度骤然一变，显得有点激动外加强硬，再加上其中用词，看得出他非常看不上行脚僧化缘这种行为，不过有一点让我一时没想明白：现在我问的是肥桃的祖业，回答的却是更夫，而且还这么激动，反而肥桃坐在那里没什么太明显的反应，感觉有些奇怪。

“好吧，那么这个‘靠本事吃饭’，主要是靠什么呢？与怪力乱神有关吗？”我问。

“不仅有关，而且还是主业，在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比较少，人口少，阳气就低，而且人死后尸体实行的是土葬，所以出现灵异事件的几率就高，深宅大院之中除非是风水位极好的，要不然没有点类似情况的几乎没有，而我刚才说的主业，就是给这些出了事情的大户人家解决问题，当然了，平头百姓乃至是更下层的穷苦人家也不是没有这类事，只是解决起来的时候少收资费，或者是直接不收资费，而雇主若是有钱有势，便狮子大张口——多多的收，他们的钱是取之于民，拿的再多也‘不烫手’，而且要的只要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他们就不敢不给。”更夫说。

“嗯，这样说起来倒也不难理解，对百姓或穷苦人少收要么不收钱，对大富大贵则多收钱，这的确透着一股侠义之风，之前听肥桃说了他祖上道人用桃木剑斩杀了子母凶，你也说行脚道人走天下身背两柄宝剑，一柄杀恶人，一柄诛鬼怪，但为什么到了这一代就把武器从桃木剑变成桃木棒了

呢？”我问。

“嗬，这得从这个家伙人太‘糙’说起，桃木剑的使用方法是剑走空灵，需要习练之人身轻如燕，纵跳如飞，但你看他这个体形像是能纵跳如飞的样吗？另外，从他父亲那一代开始讲，这行脚道人做的就不太正宗，婚丧嫁娶生孩子等等等等的法事什么都能做，披上道袍是道士，穿上僧袍就是头陀和尚，由于不正宗，所以他受到了影响，再做起来就有点走形了。”更夫说。

“去去去，刚才说的还在板在眼，现在就开始胡扯了，我爹做法事的种类多那是给我们这一行‘拓展业务’，属于给祖师爷脸上增光，跟正不正宗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谁说行脚道人就只能用桃木剑？没有这条规矩，对不对？另外，我哪里‘糙’？有胡子就叫‘糙’啊？这叫阳刚之气懂不懂？这不比现在电视、电脑里那些娘里娘气，不男不女的东西强多了？

而我用桃木棒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身宽体胖，有把子力气，嫌桃木剑那东西太轻飘，拿在手里跟捏着根鹅毛一样，没感觉，反正只要材料不变，工艺不变，那照样驱鬼伏魔，更何况桃木棒论起对付鬼怪的资格来，是要比桃木剑早的，所以，在这些充分的理由之下，我就去肥城东南的桃林选了一根相中的桃树，掐头去尾，将整根树干取下来，然后剥掉树皮，再打磨到趁手的粗细，最后上漆，也就形成了所说的

这根桃木棒，而且谁也别不服，桃木棒的杀伤力就是比桃木剑可强太多了，同样的挥舞速度下，兵器重一分，那就多一分的胜算呐，而挥舞更重的兵器就得有更大的力量，正所谓‘一力降十会’，就是这个理儿!”肥桃对更夫如此评价他父亲以及为何使用桃木棒而不是桃木剑的说法“忍无可忍”，随即大手一摆，把话头强行接了过去，更夫听罢不做反驳，只是呲牙笑了半天，然后喝了口茶水，看得出来他是在开玩笑，而且由此也能看得出两人的关系的确是相当的“硬”，要不然这种拿祖上开玩笑的事情在关系一般的人之间进行，估计早就翻脸甚至是打起来了。

（未完待续）

33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4 12:26

而肥桃类似于屠户或者是大力士的体形，也的确适合大棒这种力量型的打击类武器，只是这些特征集合在一起，十分难以让人把他与行脚道人那种快意恩仇的气质联系在一起，可能从面相上来说，鬼怪见到他还未开打就得已经畏惧三分了。

“刚才那些话是我调侃他的，相信你也听得出来。认真的说，肥桃祖上，其实到了他爷爷这一代，就已经不是行脚道人了，而是换了职业。”更夫喝完茶水后收住笑容，面色恢复到刚才的严肃中说。

“换了职业？比如说？”我问。

“在他爷爷还年轻的时候，就继承了其太爷爷的衣钵，本来也是要当一个行脚道人的，但后来赶上了那年正在闹饥荒，沿途之上曝尸荒野的死人比比皆是，无人安葬的尸体就这么随意的倒在路旁，被动物啃食甚至是被车马碾压，由此一来那便怨气极大，这是很容易出事情的一种不祥之兆，为什么有句话叫‘乱世出妖孽’？因为乱世之下民不聊生，天地之间的怨气四起，这就是滋生这些妖魔鬼怪的最好环境，而他爷爷呢，为了济世救人，虽然没钱没势没法帮更多的人，但出于对玄门的了解，就选了一处上佳的风水位，在那里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以及募集来的一些钱，修了一座义庄，专门停放无主的尸体或者是家属无力安葬的尸体，由于经济实力所限，不可能让每具尸体都得到厚葬，但起码能有一口薄皮棺材成殓，这样一来就能最大限度上平复这些死者的怨气，让他们去他们该去的地方，而不是逗留在人间为祸。

而他爷爷当年所到的地方以及后来这座义庄所在的位置就在成都附近，在确切点说，就是青城山到成都市区之间的这一带上，这也是他们家后来为什么举家都定居在成都的原因，之所以到这里来建设义庄，也是一个偶然，就是他爷爷走到这里的时候下的这个决心，便就地建设了。

另外，由于成都市是古时茶马古道东南段的开端起点，封建时代和旧社会时期，来往做生意的马帮以及其他行商客

旅不计其数，那个年代缺医少药，在外面得了重病客死他乡或者是因为生意问题导致帮派火并而亡的人大有人在，而这座义庄就从最开始收容因饥荒死亡的尸体发展到收容停放这些人的尸体，并从中抽取一部分的费用，其实义庄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看不到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功能与名称上都与时俱进了而已，比如现在的殡仪馆就继承了义庄代存尸体的这个业务，只是现在的殡仪馆可不管怎么对付鬼怪的事。

因为非正常原因而死的人，一般怨念要比正常生老病死的人大得多，所以这些不论是死于饥荒还是出于其它非正常原因死在茶马古道上的人的尸体用现在的话说都属于容易导致灵异事件或者是现象的‘危险源’，那作为存放他们尸体的义庄，就更是个‘定时炸弹’了，那里面出现灵异事件以及现象的次数比每天吃饭还来的频繁，而敢开义庄并镇得住的人，就自然会有相当过硬的玄门本事才行，这就叫‘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并且，他爷爷还因为在开设义庄的过程中练出了很多当行脚道人时没有的手段，而这些手段现在一半以上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传承，至于那些没有得到传承的，并不是失传了，而是在肥桃研究出更好的同类法术后将其淘汰掉了。

然后再到肥桃老爹这一代，继承义庄的同时，就是替周围的百姓家里做做各种法事了，所以我上面说的话是有玩笑

的成分，不过也不全是。

而后来天下大事改天换地，义庄这种场所逐渐消亡，肥桃也就没有再做下去，不过幸好他们祖上做了这么多的代行脚道人以及又开了两代义庄所积攒下的玄门法术全部都保留了下来，而发展到他这一代的时候，更是做到了去其糟粕，集父辈精华之大成并有极大创新发展的程度，这么说吧，他要没有这些本事作为资本，又岂能干的掉那具魁尸？”更夫说。

（未完待续）

33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4 13:03

“你的意思是说，肥桃亲自干掉了一具魁尸？”我问。

“是的，那两具魁尸其中有一具就是死在他的桃木大棒之下，当然了，里面也有我的配合。”更夫说。

“嗯，这事咱们一会儿下面再详细聊，那现在说说你吧，你入玄门与父辈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听你这个更夫的诨号，就非常有‘历史厚重感’。”我说，更夫听我这么形容，如筷子一样细长的脖子微微一动，点了点头，接着说：

“古时候没有钟表，没有电，为了让人们了解大致的时辰，所以就有了更夫这个职业，这是说的正式一点的称呼，再说的‘接地气儿’点就是‘打更（注：这里念的时候“更”字音同“京”）的’，这个职业也算得上是在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古代少有的一个‘上夜班’的职业，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的’，更夫天天昼伏夜出，晚上在街头巷尾拿着铜锣或者是木梆子一边吆喝一边晃悠，这样最容易碰上的就是一些孤魂野鬼，其遭遇灵异事件的几率虽然没有开义庄这么高，但也不遑多让，特别是大晚上敲锣或者是敲击别的东西，这本来就是一种‘引鬼’的行为，甚至是给鬼‘开路’的行为，比如说赶尸匠里一般有两个人，前面那个开路的是师父，手里提着阴锣，一边敲一边念叨，后面那个是徒弟，拿着晃魂铃，也是边走边念，而拿着阴锣的师父就是给尸体开路的，换了鬼怪一样，换了工具和职业也一样，所以一些阴气比较重的地方，一个更夫走街串巷转一圈下来，甚至身后能跟着一大堆脏东西，碰上人畜无害的倒也就罢了，要是碰上怨气极重的那种，那就免不了是一场恶斗。”更夫说。

“在这里我请教一个事情：更夫这个职业的历史沿革我研究过一些相关资料，可资料中显示打更的动作以及器具是在上古，也就是华夏文明还处于部落时期的巫术，那时候没有铜锣，敲击的就是被挖成中控状的木梆子，主要作用便是驱鬼祈福，而且还是族群里德高望重的巫师才有资格做的事情，发展到后来，这种习俗在中原乃至江南地区都非常盛行，比如《红楼梦》中还有一段相关的内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么说的：‘晚上吴贵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人人因

那媳妇儿不妥当，便都说妖怪爬过墙吸精而死。于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人将宝玉的住房围住，巡逻打更’。

以上种种好像都说明了敲锣打更是可以驱赶妖魔鬼怪的，但为什么你说的正好相反，会吸引这些脏东西呢？”我中间插进一个问题，就自我感觉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比较犀利的。

“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不否认，但是你要清楚的是能驱鬼的那些人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打更人，正如你所说，上古时期干这事的是族群巫师，他们的职责本身就是这个，换句话说，他们他们敲着木梆子不是为了打更报时，而是类似于民间在‘天狗食月’时敲击脸盆等物品发出声响将其吓走的一种行为，但性质上又要比这个高级的多，毕竟所谓的‘天狗食月’就是月食而已，那是一种天文现象。

但巫师的行为就不一样了，那个确切的说就是在做法，是一种很正规的法事，你想想法事能随便天天在大街上做吗？至于《红楼梦》里写的，那就更是了，不仅仅是法事，更是一个简单的法阵，一帮人拿着铜锣围在贾宝玉的房子周围，那站位以及巡逻的路线不是无序乱来的，而是按照‘休、生、伤、杜、景、死、惊、开’这八门排列的，至于人要动起来巡逻，那则是为了让这个阵始终处于活动状态，让妖怪无法摸到其中的规律，这种以人结起来的阵，除非是来者道

行很深，要不然只要闯入阵中，只要不是从生门进去的，那一定会在法阵中被打到魂飞魄散，而且即便能蒙对了生门的位置，进去之后整个阵也是在不停变化的，生门稍稍一变位置，里面的东西还是必死无疑，除非它的道行很深，可以突破重围甚至是反杀，但那样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不论是上古时期巫师用的木梆子，还是封建社会这些摆阵人巡逻时拿的铜锣，那都是法器，而不是职业打更人的报时工具。

至于摆阵的人，当然也不是普通的家丁了，都是请来的做法之人，水平不论高低，但肯定还是会点手段的，要不然这阵也结不起来。

总的来说，与我祖上的职业打更人相比，你说的这些人、这些行为以及使用工具上，双方只是从表象上看着有一点类似而已，但实际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更夫说。

“懂了，那这么说的话，从职业角度来讲，更夫这工作的危险性还挺高的啊，那是不是还像行脚道人一样也会用玄门法术来御鬼驱怪了？可怎么说我都感觉职业更夫与玄门之间的关系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吧？”我说。

（未完待续）

33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5 02:4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旧时候 2 种比较典型的更夫形象，图 1 是“装备”较为简陋的更夫，使用的是木梆子报时，

图 2 则是在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更夫，“装备”稍好一些，使用铜锣作为报时工具，而通过叙述，正文中更夫的祖上，使用的应该是铜锣。

（注：图 1 中从细节来看，画的应该是清代偏远地区的更夫，而图 2 则是现代人的仿古打扮，从装束上来判断，模仿的是较为富庶的城镇地区更夫，判断这点的依据除了如上述所说在“装备”上有所差别之外，还有就是在衣着上也能看出一二，比如图 1 位赤脚，图 2 则相对体面一些）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3706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37061.png{EIMAGE}

33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5 02:4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3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5 12:18

“八竿子打不着？伸手就能打的着！更夫这个职业从诞生到成熟再到发展至明清时代，已经有至少 3000 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在整个九州大地上，有多少更夫碰上过多少厉鬼？那是无法尽数的，那么没有自保能力的更

夫碰上厉鬼就只能任其宰割吗？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职业就不可能传承数千年而经久不息了，别的不说，经常被鬼害死，那还有谁还敢干更夫？

正如最早的镖师并不会武功，只是身体比较强壮而已一样，实战打的多了就自然会了，然后再系统整理出来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更夫的法术亦是如此，最早当更夫的只是一些胆子比较大而且喜欢昼伏夜出，用现在的话说，有一定‘社交恐惧症’的人，后来为了抵御脏东西侵害的实际需要，更夫们便从无到有发展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法术体系，虽然与玄门之中其它的名门大派在名气上无法相提并论，但那也不是吃素的，厉害的更夫除了打更的工具外，还会身揣自己炼制的法器，形制并不固定，完全看使用者自己的习惯，比如说我祖上就是爱用扫帚，前面拿着小铜锣敲着，背后就要背着一柄大扫帚，最开始的时候那扫帚还只是竹子或者是柳条制成的，因为竹子与柳树都属阴，可以抽打灵体，后来发展到使用槐树枝的，道理与前两者一样，只是更狠，不过为了不让槐树枝的阴气助长鬼怪，一般会在编成扫帚之前先将槐树枝放进雄鸡血里泡，泡的槐树枝上那股鸡血的腥味经久不退就可以了。

而再到我这里，那就直接发展成金属的了，金属的对比上面那些，最主要的是还可以打人，并且不容易坏，另外金属扫帚五行属金，自然界中杂质少，纯度高的金属极少，通

过冶炼而来的金属，质地沉重而又经过铁匠的千锤百炼，所以刚火旺盛，对阴煞之物具有自带的克制能力，这就像肥桃方才说他用三代铁匠使用过的‘垫铁’镇住害人山鬼是一种原理。另外，我这一支使用的金属扫帚其原料也不是乱选的，或者说不是什么金属都可以，首先要必须要用起码‘尝’过人血动物血才行，这个‘尝’过可不是像前面说的槐树枝那样只用雄鸡血泡一泡就行，而是要杀过生的，最好是杀过人或宰过大型动物的刀具融化之后重铸而成，至于人与大型动物那个更好，自然是前者，这又与刚才讲始皇帝收天下之兵铸造十二金人镇住数十伏骨的原理是一致的，只是手笔有大有小而已。

在没有枪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杀过人的刀剑并不罕见，不过想要收购到，那可是要花费一笔不菲的资金，可更夫又是个底层职业，哪里来的钱去收购杀过人的刀剑？而我这柄扫帚，就是我祖上将近四代人攒下的钱，然后收购刀剑并重铸打造而成的，成型的时候是在明朝万历年间，经过这数百年的使用，斩杀过的妖魔鬼怪不能说是不计其数，也称得上是战功卓著，只是 88 片精钢甲叶中 6 片在一次与人争斗中被打断了，因为当时是在一条河边交手，断掉的甲叶飞入河中不知所踪，在找不回来的情况下我父亲为了补上断掉的甲叶，想寻找杀人之兵，但那时候已经是民国时期了，上哪里去找这种东西？毕竟已经是热兵器时代了嘛，大家都用枪动

炮，哪个还用大刀长矛？最后没办法，他退而求其次，找了一个世代都是屠户的人家，出资买了 6 柄他家使用过多年，当时已经不用，但没有扔掉的杀猪刀，这 6 柄刀，杀过的猪、牛、羊、驴不计其数，虽然与杀人之兵相比，总感觉差了那么点意思，但因为杀过的总数多，所以其实其上的煞气一点也不差，后来便把这 6 柄杀猪刀找了个铁匠融了，而且当时融的很讲究，是只融掉杀猪刀的刀刃部分，因为那里才是杀生见血的关键，其它诸如刀背刀柄什么的一律不要，也就是说，我父亲只选取了这 6 柄杀猪刀的刀刃，把 6 片刀刃融掉重新铸成 6 片新的甲叶安装在了精钢扫帚之上，用起来照样不减当年。”更夫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讲到此处顿了一下，喝了口茶水润润喉咙，我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没想到这一柄更夫用的驱鬼扫帚居然也有如同僵尸种类一般这么多的“说道儿”，更夫喝完茶水看我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便接着说道：

（未完待续）

33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5 12:37

“随着时间的发展，朝代的更迭，更夫的法术也就自成了一派，还是那句话，比不了那些名门大派，可也照样管用，不过，能自成一派，毕竟只靠着一些‘野路子’学来的小法术是不行的，每个在玄门上有所造诣的更夫，一定会有其它

法术的加持，比如有学道家的，道家再分的细一点有学全真的，有学茅山的，还有学正一的等等等等，除了道家以外，还有不少学圆光术的，更有学奇门遁甲乃至‘禄阳宗’的，对了，咱们刚才聊到的散人，他就是‘禄阳宗’的嫡系传人，这个派别可了不得，‘南毛北马’的说法你应该听说过吧？实际上这句话说得不全，说全了应该是‘南毛北马中禄阳’，这种‘中禄阳’就是说得这个‘禄阳宗’。

而南毛北马又称‘南茅北马’，前者指的是一代玄门大师毛小方，后者则是说南方的代表玄门派系为茅山宗，但实际上一样，因为毛小方就是茅山传人，这个说法就是因为毛小方的成名才出现的，所以这两种同音不同字的说法都可以用，因为说的基本都是一回事。

‘北马’就不用说了，山海关外的出马仙，那在行内可以说是鼎鼎有名。而‘中禄阳’中的‘中’指的是中原地区，‘禄阳’则说的是它的创始人胡禄阳，这个人的能为不在毛小方之下，要不然也不会在这个说法中推举他来代表中原地区的玄门。”更夫说。

“原来是这样，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散人是这个‘禄阳宗’的传人。”我说，而一听更夫这么讲，我顿时颇感新奇，心想原来散人的门派是这个啊，他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不向我透露，现在居然在无意之间了解到了，还真是有意思。

“你不是跟他认识吗？”更夫说。

“我是采访过他，但他口风很严，对自己具体是何门何派只字不提，只要是提到门派的地方，就用‘我们门派’的说法来替代，既然散人不想说，我自然不好冒昧去问了。”我说。

“哈，这老小子的作风还是没变。”更夫笑了一下，如此说。

“不过我有一个事情一直没弄懂，我听很多人将宗、派、门分开说，有的叫什么什么宗，有的叫什么什么派，有的则叫什么什么门，这是按照什么命名规律或者是规则来的？还是完全只是为了好听随机起的？”我问。

“那当然不是随便起的，结尾的字用什么叫什么在我们行内那是有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的，就你刚才所说的那三个字的顺序，就是它们级别由高至低的排列顺序，‘宗’最大，‘派’其次，‘门’最小，武林接有‘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说法，而玄门规模没有这么大，但也有类似的讲究，我们讲的是‘三宗九派二十七门’，其中‘三宗’指的是发源于山海关外代表北方‘马仙宗’、发源于两河两山（注：既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地区代表中原的‘禄阳宗’，以及发源于江浙地区代表南方‘茅山宗’，这三者里面只有中间的‘禄阳宗’是以其创始者的人名命名的，此人修为之高其实从这里就能窥见一二。而九派与二十七门就规模要小的多了。”

“原来如此，那你的祖上用的是哪家法术呢？”我问。

“我家用的相对于刚才说的那些，比较冷门，用的是木匠的手段，说的再详细一点，就是《鲁班书》下卷里的招儿，这是从我太爷爷那一代开始算，跟一个老木匠学来的，根据代代相传所知，这人是个独眼，而且手指缺了三根，交给我太爷爷《鲁班书》下卷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而我太爷爷那时候才不到20岁，他一生未婚，膝下无子，最后我太爷爷认了他当干爹，从他那里学到他所会的全部《鲁班书》下卷精华，然后最后传到了我这里。”更夫说。

“听说学《鲁班书》下卷者，必须是‘缺一门’，这也是《鲁班书》的别称，既鳏、寡、孤、独、残这五种人间不幸最少要占一样，听你的描述，这位老木匠身体残疾倒是很符合这个传说中的标准，那么你太爷爷就没有受到这个说法的影响吗？”我问。

“那只是一种以讹传讹说的背离原意的坊间传说而已，不足为谈，而《鲁班书》真实叫‘缺一门’的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个是鲁班爷当年要创造10种精巧器具，但发明成功第9种后，在第10种上有一道难关无论如何也突破不了，最终一直到他仙逝也没能完成，他为此而抱憾终生，因此就有了‘十全九美缺一门’的说法，这个原因只能说是充满了‘人文情怀’，而第二个则是最主要的实际原因，那是因为在古代，木匠实际上属于一个‘高危职业’，在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的情况下，很多下层木匠在接到活计的时候除了做工以外

往往要充当劳工，也就是给大户人家干活儿得身体力行，爬高上梯、搬动重物，如此之下就很容易受伤，就好像现在常年干搬家公司、装运工的，哪个不是腰椎间盘突出以及有其它劳损的？再加上常年摆弄诸如刨子、锯子、木工刀一类的工具，身上留下旧伤、疤痕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就好像几乎每一个铁匠的身上都有烫伤是一个道理。

另外，最最重要的则是《鲁班书》下卷的内容练起来非常凶险，练成了那就是一代宗师，练不成就基本上得落下点残疾，还特别容易因为走火入魔而成了精神病，除了《鲁班书》下卷以外，诸如奇门遁甲中的法术以及一些高级气功也经常有此情况发生，可那怎么不说奇门遁甲、气功是‘缺一门’呢？所以，练习此术的人，有残疾、有精神问题导致的无儿无女在古代并不鲜见，但这并不是说练习了《鲁班书》下卷里的内容就一定是这个结果，如果是天赋极佳或者是运气特别好的人，也是可以保证四肢健全，思维正常，传宗接代的，比如我太爷爷，要不然哪里来的我？至于我太爷爷属于哪种情况，根据我爷爷的描述，我判断应该是后者，也就是他的运气非常好，可能是祖师爷保佑吧，让他安然度过了让很多习练者折戟沉沙的环节。”更夫说。

（未完待续）

33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5 13:27

“受教了，与高人对话果然就是长见识，看来以后对《鲁班书》下卷的内容要有一个全新认识了。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感觉我国这么大，你说的那三宗就分别代表了北、中、南三大块，这样覆盖起来会不会太稀疏了？或者说达到这个境界的就只有这三者吗？”我说。

“这三者当然不可能将整个九州大地的玄门全部含在在内，要不然怎么还有后面的‘九派二十七门’呢？只是实力没有他们这么强，但各自代表一域一地还是没问题的，像西藏、蒙古，以及一些西北地区，则有他们本地的土宗教，那些宗教也有点自己的小手段，虽然水平范范，但也能管点用。另外，关于你最后那个问题：从正统排名上来说，达到这个境界的的确只有这三宗，但是我刚才没说的是在‘三宗九派二十七门’之外，还有‘一绝’。”更夫说。

“‘一绝’？这是什么？”我说。

“这‘一绝’指的就是发源地横贯大江南北的傩术，按照分布地域来说，它超过三宗之中的任何一个，又有自己独特而强悍的法术与法器体系，遂被行内单独‘拿’出来列为‘绝’，为‘绝顶’之意。

傩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由各族部落的巫师发明，经过历代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与文化，他们的法器通常是形态各异的大型面具，遇上鬼怪时，根据需要戴上不同的面具就有不用的效能，就好像茅山派拿不同的符

咒有不同的作用是一个道理，只是符咒多为一次性用品，而傩术的面具则是可以终身使用的高级法器，我在贵州地区走访同行的时候就曾经见识过一个傩术高手，他身披拖地黑袍，黑袍之中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面具，那些面具看着诡异异常又体积巨大，分量瞧着也不轻，可带在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来，黑袍合拢之后，丝毫瞧不出里面挂了这么多东西的样子，但每每展开，便又是琳琅满目，十分神奇，就好似变戏法一样。

在他们的体系当中，修为极高者，被尊称为‘大傩’，而傩术的领袖，则被称为‘长傩’（注：这里的‘长’音同‘长老’的‘长’，而不是‘长短’的‘长’），一般 10 年选一次，每一次选举时会举行傩术大比武，最终胜出者才有资格出任‘长傩’，一次任期就是 10 年，10 年后再用这种方法进行选举，如果‘长傩’的法力够强，仍然可以击败众多挑战者的话，那么就可以连任，不过据我所知，连任时间最久的‘长傩’不过当了 20 年而已，在连任到第三界的时候就被击败了。”更夫说。

“‘傩术’？我听说过河北安徽一代又‘傩戏’，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列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我说。

“嗯——这么说吧，‘傩戏’是‘傩术’的一种很基础的表演形式，就好像武术套路与实战武术的区别一样，前者主要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给习练者一种强烈的仪式感以及

活动筋骨的方法，傩戏也是如此，它最开始是傩术习练者在实战傩术之前的一种仪式，与四方鬼神沟通的一种仪式，而很多人不知道傩术为何物，或者是将它与傩戏混为一谈，其实就跟把武术套路等同于整个传统格斗技巧从而感觉传统武术没有实战价值是一样的，这是不正确的，傩戏也好，武术套路也好，都只是文化层面的东西，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傩术中的‘术’与实战技巧中的‘技’。”更夫说。

“那么说了这么多傩术的厉害，它具体厉害在哪里，你亲眼见识过吗？”我问。

“当然，还是在那次在贵州走访同行的时候，我就见到了几个大傩之间的‘业务切磋’，其中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身披黑袍，黑袍下都是各种面具的高手，如我方才所讲，他们的不同面具功能各有不同，戴上之后，有的可以水遁，有的可以土遁，还有的能避烈火，有的能让身体坚如金石，刀枪不能伤，有的能让人身轻如鹅毛，可乘风而行，这些手段与奇门遁甲里的一些技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最有傩术特点的还当属‘驱神纵鬼’之法，此法能根据施术者能为的高低，能在不同范围内‘请’来各路牛鬼蛇神为给自己帮忙，以及影响甚至是控制灵体、人的意识、动物的行为，前者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傩在施展此术的时候能把他四周百里之内的怪力乱神全都召唤到自己的身边来充当帮手，你要知道，这可比养小鬼厉害多了，养小鬼最多是带着一只小鬼让它给

自己效命，而这个可是在短时间内召集成百上千的鬼怪听候调遣，虽然在持续时间不如随身跟在身边小鬼，但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单位内，比如一天，甚至是一个星期内，这种法术的能量全释放出来，威力是十分了得的，换句话说，只要场地合适，一个大傩就能随时随地的给自己召唤出一支‘鬼怪大军’来。

至于后者，你则可以理解为一定意义上的‘心灵控制’，即便不能控制，也能给对方制造幻觉，严重影响对方的行为，甚至是诱导其自我毁灭。”更夫说。

“呃——那的确是太厉害了，尤其是在脏东西多的地方，真是不敢想象.....如果换了大傩在这里，他岂不是能控制魁尸，或者说在始皇帝时期秦帝国遭到几十具伏骨攻击时直接让伏骨为自己所用了？”我说。

“那倒也没这么夸张，毕竟要召唤来一个什么东西并让它给自己做事那是需要耗费法力的，召唤来的东西能力越强，耗费的功力就越多，这倒是与养小鬼养的实力越强的小鬼，所要供奉的代价越大是一样的，像你所说的魁尸还有伏骨，这类玩意儿太‘高级’了，一位大傩耗尽全部功力也未必能撼动魁尸，更不用说在特定时间内控制它做这做那了，控制一两具伏骨倒是有可能，但时间肯定不能维持太长，撑死一两个时辰就了不得，而假设说有人的傩术可以练到轻易控制这种东西的程度，那真就天下无敌了，而且还会打破玄门界

的平衡。

话又说回来，虽然玩不转魁尸、伏骨，但召唤过来一帮厉鬼，控制一些游尸级别的僵尸，还是手到擒来的。”更夫说。

“嗯，这样说也就比较合理了，不过即便如此，能控制厉鬼以及中低级别的僵尸，这也厉害的狠呐。”我说。

“那是当然，要不然怎么能被封为‘一绝’呢，你要知道，这‘一绝’在玄门中的地位可是与‘三宗’齐平的，远高于下面的‘九派二十七门’，能有这等声誉，没有‘三把神沙’那是不可能的。”更夫说。

（注：这个“三把神沙”的词出自于评书中常用的一句贯口歇后语，全句为“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与“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是近义语言，而其中的“三把神沙”与“金刚钻”都指的是硬实力，更上一层则有神通广大之意。）

（未完待续）

33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5 18:01

楼主突然想来说两句话，最近也看出来可能是因为集中介绍僵尸、玄门的部分比较长，而且与剿灭魁尸的部分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大家兴趣不大，不过楼主认为要把事情讲清楚，就一定要把背景讲透，楼主想大家谁也不想看到这只是

一个在不停“打怪”，内容肤浅的“流水账”吧？楼主相信大家不愿看这种，而楼主也不愿写这种。

所以，楼主会在原则上坚持这种写作结构的基础上尽量不让它显得那么枯燥。

最后，谢谢各位看官一直以来的支持，你们有兴趣看下去，就是楼主继续写下去的最大动力。

339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6 02:30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来更一些我国传统傩戏的面具图，当然了，这些面具只是用来跳傩戏用的，而不是傩术中的法器，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与法术面具有一点是一样的：这每一副面具的造型各不相同，其作用与含义也都不相同。

图 1、2、3、4 是 4 种傩戏面具的实物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05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06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06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069.png{EIMAGE}

34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6 02:33

图 5、6 为部分傩戏面具实物的集体展览。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09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102.png{EIMAGE}

34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6 02:35

图 7、8、9、10 为部分傩戏面具的绘画合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11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11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11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576121.png{EIMAGE}

34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6 02:3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4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6 12:31

“不过我还有一个有点冒昧的疑问，不知道可以不可以问一下？”我说。

“但讲无妨。”更夫说。

“既然已经学会了这么多玄门法术，按照我的理解，应该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了，那为什么他们还有你们家的父辈还要干更夫这个既辛苦，收入又非常微薄而且属于社会底层的职业呢？”我说，这个问题我认为有点刺耳，担心可能会让对方不高兴，所以问的比较小心，并在此之间加了一句试探性的提问作为铺垫。

“这个事其实我以前也想过，不过后来才明白一个道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是说学会一点玄门法术就可以自立山头跳出原有的社会阶层了，相比平头百姓生活的市井社会，玄门之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多，我之前讲过，我们比不过那些名门大派，想靠着玄门的手段在这个圈子里混出名堂来是非常困难的，就好比现在的娱乐圈，长得漂亮就能进得去吗？当然不是，因为长得漂亮的人有的是，长得漂亮只是一个优势而已，其它方面诸如能力、机遇、人脉、内涵都很重要，或者说是更重要，所以实力这个东西是个一个很综合的因素，跳出原有阶级去一个竞争更加激烈且残酷的阶层混生活，这不仅需要强大的业务手段作为后盾，更需要一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胆色与魄力，为什么我的金属扫帚在当年

制作时就考虑到了与人对打的需要？因为你没能力就混不出头，但混出头了就有必定会触动一些老资格的利益，那么触动了外界的利益就会得罪人，然后有仇家，而有了仇家就得防着他们点，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以命相搏，而在这些仇家之中，既有鬼怪，更有人类，可往往在很多环境下，人比鬼怪更恶毒。

有如此前提之下，你想想看，对于那些绝大多数只是想混口饭吃的更夫们来说，他们有能力去做吗？或者说有勇气去做吗？有那种跳出市井但要面对更残酷的厮杀的心理准备吗？没有的。

但我家就有，这柄精钢扫帚铸成的那天起，我就知道通过口口相传，我的父辈告诉我一定要在玄门之中打出属于一片自己的天地来，更夫怎么样？名门大派们看不上是吧？那就给他们做个看看，让他们看看我们更夫又多么的了不起！有些祖上当过更夫并且是因为这个职业才接触了法术的人，就像你说的，学会了一些法术就去混玄门，然后混的比较成功，结果立马就忘本了，对自己祖上是出过更夫的事情闭口不谈，甚至是避之不及，要我说，这些人都他妈的是些渣子！就是欠收拾！

跟刚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出了几次国就恨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那帮数典忘祖的狗汉奸是一样的下三滥！

我太爷爷告诉我爷爷，我爷爷告诉我爸爸，我爸爸再告

诉我，我们就是更夫一门，我们家族的最大使命除了匡扶正义，除魔卫道以外，就是要把这一门的旗在玄门之中高高的立起来！让那些名门大派都知道，英雄不问出处！

朱元璋怎么样？当过乞丐，当过黄觉寺的小行童子，但人家照样能打下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纵横九千里的江山！毛主席怎么样？布衣出身，照样能宜将剩勇追穷寇，推翻旧社会打出一个让所有炎黄子孙都从此站起来的新中国！”更夫说这段话的时候，完全没有了刚才与肥桃开玩笑时嬉闹的样子，情绪瞬间就激动了起来，甚至还爆出了粗口，而最后这两段话更是凸显出了他这个人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玄门高手，更是胸怀大志的大丈夫。而说到门派问题时，我突然想明白了怪不得之前提到散人的时候，他表面上言语客气，但表情上有些古怪，原来是同为玄门中人，但出身差别比较大，对于传统的名门大派，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那种不服与不忿，正是更夫说这番话如此激动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俗话说“相由心生”，的确，乍一看肥桃，感觉他面带凶色，但仔细看却感觉这人其实很和蔼和亲，而更夫则正好相反，乍一接触感觉挺容易说话，但实际上他却是个心事很重，暗藏锦绣之人。

而正如她所说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作为一个完全外行的记者，我本以为玄门中人都是经过无数修炼后超脱于常人的一群人，现在看来，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只是闯荡

的手段不同，性情却永远相通。

（未完待续）

34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6 12:47

“那么.....也就是说，从这柄精钢扫帚铸成柄投入使用的那天起，你们家就已经算是正式步入玄门了？而且还是以更夫这一以职业为形成源头的门派加入的，那么更夫在这个阶段已经是一个提醒外人与门人们门派由来的代号，而并不是一个在夜间报时的职业了，对吧？”我顿了片刻想罢了心里的揣测，也正好给更夫一个平缓情绪的时间，在一直等到更夫瞪起的双眼稍稍缩小了一点，激动的情绪稍稍平复了一点之后，这才从新发问。

“可以这么说，更夫一门，也算是在我的手里发扬光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入土为安，那么我也有足够的脸面去面对在这一行当上闯荡多少代人的列祖列宗了。”更夫提到这个门派的时候，表情一变，从刚才的激动与不忿，又变成了洋溢着一丝骄傲的神情。

“发扬光大？”我对他用这个词有点表示不解，就以疑问的语气重复了一遍，以表示询问。

“更夫现在就是这个门派的掌门人，或者说从他入行以来一直都是，因为这个门派里的人不多，他的能力又是同门之中最强的，自然也就成了领袖，其中门下弟子虽没有名门

大派那么浩浩荡荡，但全召集齐了，也有能站满一整个标准足球场或者是三五条街的几百号人。

而他刚才说的‘三宗九派二十七门’中的‘二十七门’里就包括他所执掌的‘更夫门’。

不过最关键的是，你不是这行里的人可能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想在玄门之中混，那必须有拿得出手的‘大活儿’，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得干出点能让与玄门有关且同道佩服的事情来才可以自立门户，才能说话硬气，要不然没人把你当回事儿，而 1995 年对付双魁尸的那次就是，但在此之前，更夫一直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所以在同行里也没什么地位，而介绍你来的汪洋明教授，他的那个贺炳芳队长，早年家里与他们家室世交，比较清楚这里面的门道，并且也知道他有这个本事，所以在魁尸作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后，就把这件事通报给了我们俩，这一来是对于我们的信任，二来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给了我俩，特别是更夫一个展示实力，在玄门中站稳脚跟的机会。

虽然双魁尸是我们俩联手对付的，而我们俩又不是同门，但更夫在里面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所以那一战是更夫本人乃至他这一门在玄门之中的成名之战，成功的让他以及他的门人弟子，在强手如林之中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结结实实的扬眉吐气了一把。”肥桃接过我的问题回答起来，我边听边记，心想果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才永远都是最麻

烦的，相比之下，僵尸作乱的事情倒显的简单了起来。

（未完待续）

34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6 12:58

“肥桃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你出身可比我强多了，行脚道人怎么说也能跟那些‘大牌’们搭上话的，毕竟你们所在的‘炙阳派’是‘九派’之一，比我这‘二十七门’中的区区一‘门’地位可高的多了，我在没有这一战为我以及我的‘更夫门’正名之前，‘三宗’里的那些家伙，他们是都不正眼瞧我们这些人的，当时跟你们比，差得远呐。”更夫说。

“在这事儿上，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又何必非要分出个谁更惨来呢？”肥桃说，而更夫没有在第一时间回答，只是用一种有一点没落但又极其刚毅的眼神扫视了一下四周，一双如鹰隼一般犀利的眼睛仿佛在说楚霸王见到始皇帝时的那句名言“彼可取代之”。

另外，通过更夫的讲述以及两人的对话，我这才知道原来散人的出身在玄门之中还颇为显赫，就拜入师门而带来的“先天地位”来说，就比肥桃高了一级，比更夫高了两级，不过这个话题我看说到这里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因为照这个架势再说下去就该扯出来玄门圈子里的种种江湖恩怨来了，那一是背离了主题，二是还不一定扯出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东西来呢，所以我没等更夫或者是肥桃再说什么，便抢在前面说：

“二位，说了这么多关于僵尸与玄门中的事情，着实是让我大开眼界，茅塞顿开，不过关于1995年成都僵尸事件的问题还得继续下去，这毕竟是我此次前来采访二位的目的所在嘛，那么接下来可以聊聊怎么对付那双魁尸的事情了吧？”

（未完待续）

343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7 03:0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之前正文中更夫提到过的《鲁班书》上、中、下三卷中的法术名录，其中图1位上卷法术名录，图2位中卷法术名录，图3位下卷法术名录，当然了，这些内容都是公开可查的，并不是什么稀缺资料，不过不论是否稀缺，都能从这些法术的名称中体现出鲁班爷创建的木匠一脉在玄门法术领域的高深造诣。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61236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61236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612363.png{EIMAGE}

34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7 03:0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4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7 18:43

楼主忙完来更贴咯，又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34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7 19:23

③“勇斗双尸”第一回：“初战告捷”

“对对对，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题外话，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得讲讲怎么收拾那两个魁尸的事情，在汪明洋找到我们的时候，这事在起码整个西南地区的玄门圈子里就已经闹的沸沸扬扬了，魁尸出世，而且还是‘成双成对’，这可以是玄门中百年难遇的‘大事件’，很多人都想借此机会扬名立万，但话又说回来了，不看天气预报，什么时候刮风下雨不知道，可自己能吃几碗大米饭还不知道吗？有些人就是这么自不量力，魁尸魁尸，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怎么不叫别的什么什么‘尸’？那是因为这两个字说白了就是‘僵尸中的魁首’之意，表示它是已知存在过的僵尸种类里最强大的存在，是已经成魔的妖物，而那帮人呢？学过几年三脚猫功夫，会念几句口诀的货色也敢去对付它们俩，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更夫说，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那种不屑的表情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比早前汪明洋作为“实干派”考古中的代表，看不上“学院派”考古还要明显。

“你的意思是说，在你们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西南地区的玄门中人去对付那两具魁尸了？而且伤亡惨重？”我问。

“是啊，不过‘伤亡惨重’这四个字用的不太恰当，因为只有亡没有伤，那些饭桶去了一个都没回来，都死了个彻彻底底，死相跟最早从府南河里捞上来的那四具尸体都是一个德行。”更夫说。

“说到府南河里的尸体，我倒是有几个疑问，如果是魁尸杀死的他们的话，为什么尸体会呈现出那多奇怪的特征呢？比如神经呈现结晶化，经脉消失，而且极其阴寒，并伴有类似于液态氮热辐射烧伤的伤痕，还都集中于体内，这些情况在此之前我采访过一个亲历此事的法医，他是解释不清楚，认为非常的匪夷所思。”我说。

“用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自然解释不通，因为玄门之中的很多理论起码暂时还无法融入进去，中间还有未打通的‘隔阂’，等打通了，玄门与科学或者说玄学与科学之间也就是‘一家人’了。

至于你说的这些很罕见的死亡特征，其造成的原因就一个，那便是遭到了‘阴火’所伤，那两具魁尸身上携带的阴、煞二气浓烈之极，打到普通人身上，即便不用直接接触也能

重伤甚至是杀死对方，如果被打个正着，那就不是死的问题了，而是死的很惨，这个在之前肥桃介绍魁尸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而所谓‘阴火’，则是一种与阳火对立的火，是一种属性奇寒的火，可能你会觉得火与寒应该是相反的，因为常见的‘阳火’是最能产生热量的所在，但按照玄门的基本理论，与之对立的‘阴火’则是又一个典型的物极必反，它寒到了极致，就可以烫伤甚至是烧伤生命，至于经络消失，那与尸体生前被魁尸吸走了‘精魄’有关，所谓经络，为什么用解剖学找不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物质，必须要用特殊的技术进行成像才能看的到。

至于神经的结晶化，那不是别的，而是被‘阴火’攻击的同时会有大量阴气注入体内，人虽然死了，但阴气会在其身体内大量残留，最后只要浓度够大，就能于肢体末端凝结成固体，那玩意儿可不要乱碰，它乃为剧寒之物，沾上了可比吃了剧毒还严重。

另外，那个法医有没有告诉你这四具尸体的五脏六腑，特别是肾脏已经全部萎缩成干瘪状了？如果不出我之所料的话，估计会萎缩成干柿子饼的样子。”更夫说。

我回忆了一下，在张公昌的描述中，虽然没具体说萎缩成了‘干柿子饼’的样子，但的确是提到了内脏有严重的脱水迹象，想到这里我点了点头，表示肯定，更夫见状便接着说：

“这就对了，肾乃人阳之首，它被摧毁之后的致命性对于生命，尤其是人来说是‘秒杀’级的，而在极阴极寒的尸气打入人体之中后，浑身上下最先受损的便是肾脏，然后再蔓延到其它的脏腑器官，说到这里，那四个人死的虽然惨，不过倒是没有太多的痛苦，因为这股阴寒之气太过强大，所以吞没他们肾脏的阳火时只用了一瞬间，而他们也便在一瞬间之后便‘身归那世去了’。”更夫说。

“的确，后来在火车站，警方与魁尸爆发激战，魁尸杀伤十多人，其中死者全部都是在眨眼的功夫下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我说。

这里又要说一点题外话了：关于更夫说“肾乃人阳之首”，“它被摧毁之后的致命性对于生命，尤其是人来说是‘秒杀’级的”这两点，我联想到了我在采访特种部队时听到的一些关于如何快速杀死一个人的理论课上学到的知识，两种理论放在一起将重点对比一下，就可以得出更夫此言的确非虚的结论，比如说，当初特种部队教员在讲这门课时就提到了近距离“摸哨”任务中如何使用刀具攻击目标，其中首选的位置是咽喉部位，其次就是攻击腰部两侧的肾脏所在位置，因为那里没有骨骼覆盖，手持锋刃锐利且长度足够的刀具时，刀身可以很轻易的穿透皮肉刺破里面的脏器，而肾脏被外力刺穿之后，用中医的话说就是“元阳外泄”，其致死率比直接刺破心脏还要来的厉害，因为按照中医的理论，肾脏与阳

气直接相关，一旦肾脏遭到了重大损伤，对人的伤害几乎是所有脏器中最严重的，做一个比喻来说，上述以刀具刺破肾脏对人体构成的伤害中，刀具好比是一根针，人体好比是一个气球，气球里面的气体是支撑人体存货的“阳气”，那么刀具刺破了肾脏，就好像是用这根针扎破了气球一样，导致里面的“阳气”外泄，而不用全部泄干净，只要泄掉大半之后，那人自然也就死了，而这个过程几乎是完全不可逆的。

那么换了魁尸的“阴火”来攻击人时，则相当于“阴火”这把火直接在顷刻之间就“烧干”了肾水，使其快速干瘪萎缩，被攻击者面临的结果的确只有一个——那就是瞬间既到的死亡。

（未完待续）

34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7 19:50

“那是自然，道行极高的修道之人也抵不住那魁尸的正面一击，更何况是普通人了。”更夫说。

“对了，法医还说当人站在尸体旁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一股不同于物理低温的彻骨含义，这是尸体内残存的阴气造成的吗？”我说。

“是的，说的在确切一点就是刚才所说的尸体末端由阴气凝结而成的结晶状固体导致的，那种阴寒气息基本上都是它散发出来的，这跟你站在一大块冰坨跟前会感到冷是一个

道理。”更夫说。

“嗯，明白了。那结合这一系列情况来说，魁尸出世作恶之后不论是代表官方的警力还是民间的玄门都已经出手了，只是均大败而归，那么二位介入该事件之后，又是怎么开始将这种不利的颓势反败为胜的呢？”更夫的回答解答了我大部分关于尸体呈现特异性死亡特征的疑问，虽然还有一点点想不通的地方，但采访不能卡在这种无关紧要的环节上，所以我为了继续将话题往下推进，便如此发问。

“一开始我俩的行动就跟汪明洋与贺炳芳一样，也是开着车到处找寻找魁尸留下的蛛丝马迹，在通过一路走访排查发现，这两个家伙当时所具备的‘魔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所谓的魔性说白了就是智力，换句话说，它俩的智商非常高，起码不在人类之下，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对目标的攻击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选择性，最开始我们听说有一家殡仪馆遭到了它们的袭击，导致其中尸体集体诈尸，这就是它们魔性高，甚至懂得使用复杂战术与人类斗争的一大例证。”更夫说。

“殡仪馆集体诈尸是魁尸所为？这件事我也知道，当时估计跟它们也有关系，但直接是它们所为我的确是没往这方面想，而据我所知，诈尸的尸体还与参与此案调查的刑警小队外加一名片警还有一个殡仪馆值夜人员打了一场遭遇战，只是好在那些尸体不堪一击，刑警小队并没有遭受什么重大

的损失。

那么为什么说这件事就能体现出魁尸的魔性高来呢？这是什么战术？这么做又有怎样的目的？还有它们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让尸体集体诈尸的呢？仅仅是向尸体注入尸气吗？”我问。

“战术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多多制造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麻烦，让不论是警察还是玄门中人的调查方向受到干扰，至于怎样让尸体集体诈尸，这个要从在殡仪馆出现这事之前，附近村庄里已经出现过大批的鸡鸭鹅狗等家畜莫名死亡的事件说起，在这些家畜之中，有一些是无头而死的，那是那三具给它俩陪葬的游尸所为，而有一些死的则莫名其妙，没有任何内伤和外伤，就这么安安静静死了的，这便是魁尸所为，也就是被它俩吸走了精魄而死，同时也只有魁尸才能做到吸食精魄而不留伤口，但以它们俩的修为和级别，根本不需要再吸取动物这种低级精魄去提高自身，动物的精魄相对于它们来说也几乎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那么它们为什么还要吸呢？为的就是让殡仪馆的尸体诈尸。

人有三魂七魄，而动物则只有一魂一魄，所以人乃万物之灵，这两具魁尸吸走了这么多的动物精魄，就是为了让那些已经死去很久的尸体诈尸，因为只有将死未死或者是死之后在一个时辰之内，魂飞而魄未散的人才符合诈尸的条件，而殡仪馆里的尸体，一般来说都是彻底死透了的，时间大多

都在十天半个月乃至更长以上，其身体里的魂魄都已经散尽，剩下躺在那里的只是一具空壳皮囊而已，所以即便有外界诸如脸对脸的喷气或者是动物从身上扑过，也无法让他们再出现诈尸反应，而魁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最终达到这个目的最关键一步就是先收集动物精魄，然后将其注入到这些尸体当中，虽然动物精魄低于人类的，用它来驱动人体相当于‘小马拉大车’，不过有‘马总比没马强’，因为只要有马，不论快慢，起码是能动的，所以在这种驱动之下，尸体几乎在同一时间内都诈尸了。

至于你说它们不堪一击，也是因为如此，区区一个动物精魄让他们的肉身再次动起来已经非常不易，还想让他们有多么强的战斗力，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之前肥桃不是给你解释过诈尸与尸变的区别吗？我就在补充一句：诈尸的本质其实是一个不完整的尸变，如果说一个完整的尸变是100%的完成度的话，那么诈尸只是完成了最开始的5%-10%，这种尸体，对人最大的威胁也就是掐脖子外加可能咬你一口而已，致死都很难，只是看着挺吓人而已，你若打它，一拳一脚就有可能将它体内的残魄打散，然后它就又回到尸体的状态了。”更夫说。

（未完待续）

348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7 20:46

“原来如此，不过我还听说最后解决这次危机的手段是那个殡仪馆守夜人爆出来了一只大公鸡，公鸡一打鸣，那些诈尸的尸体就全部趴下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

“这个原因很简单，黑狗与公鸡是辟邪之物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而黑狗辟邪是因为黑狗至阳，那么公鸡辟邪是为什呢？因为金鸡报晓之声代表着白天的开始，任何阴煞之物，即便道行高如魁尸，虽然可以在阳光下活动，但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它们不到万不得已是都要避讳阳光的，尤其是正午最烈的阳光，因为那时候的阳气最重。

话说回来，正是因为千百年来的金鸡报晓让公鸡的鸣叫之声成为了旭日东升，阳气压倒阴气的象征，所以所有的邪祟不管怕不怕，起码都是非常不喜欢公鸡打鸣的，而那些诈尸的尸体，属于阴煞之物最底层的东西，假设魁尸是个人的话，那么诈尸的尸体也就相当于是只‘草履虫’，那么这种最低级的脏东西，在雄鸡鸣叫声一起之后，便会本能的退散，就好像光可以驱散黑暗一样，这里不需要任何道理，完全是一种‘天道安排’。

综上所述，不论太阳是不是真出来了，诈尸的尸体所在的空间有没有进入白昼，只要有公鸡打鸣，它们当即便会魂飞魄散，再说了，支撑这些身体的那些动物精魄本来就很脆弱，再被这么一‘吓’，肯定‘跑’的比谁都快，精魄跑了，驱动尸体继续诈尸的动力没了，如此，尸体自然就全部趴下

了恢复成尸体该有的样子了。”更夫说。

“还有一事，就是在汪明洋与贺炳芳在最开始打击那三具陪葬僵尸的时候，为什么它们同样是游尸，最后那个管家陪葬要比前面的杂工和丫鬟高那么多？汪明洋也只是说管家僵尸是这三者中最强的一个，但为什么强却没有说明，难道只是因为它死时的年龄比较大吗？僵尸的道行高低还跟尸变之前人的年龄有关吗？”我说。

“嗯，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刚才我有一个口误之处，就是说那三具僵尸都是游尸，这个说错了，是两具游尸，一具阴尸，杂工和丫鬟所变的是游尸，管家所变的则是阴尸，后者在僵尸的级别上比前两者高一级，这是它在实战中相对难对付的根本原因，至于它为什么在同样下葬的时间和同样的下葬地点下会比较突出，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它的石质棺椁距离两具魁尸的青铜棺椁更近，是挨着它俩的，所以受到了部分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便是这个道理。

至于年龄与僵尸道行的事情，这两者是毫无关系的，只要养尸地的水平够高，其它条件也都满足需要，那么即便是儿童的尸体也能变成尸王。”更夫说。

“受教了。”这三个问题听下来我恍然大悟，心说这个解释的确是合情入理，刑警队副队长龚锦华说当时那些尸体的动作非常无序，被 54 式手枪击中一枪就可击毙，那按照更夫说的，打他一拳都可能把残魄打掉，就更不用挨枪子儿，

而且说他们自己到处乱跑，很多撞到树上或者是墙上就完蛋了的也与能被拳脚打死的说法基本吻合，而肥桃以及其它一些资料也都说过，低级的僵尸如行尸、游尸是十分惧怕公鸡的，那么连僵尸的最低“门槛”都还没“迈”进去的诈尸尸体就更不用说了。

而他说那三具陪葬僵尸的道行高低是受到了距离两具魁尸青铜棺椁距离的影响，这样说来到也对，因为根据汪明洋的叙述来分析，三具陪葬僵尸的道行应该是管家僵尸最强，杂工僵尸其次，丫鬟僵尸最弱，那么如果这五口棺椁是一字排开的话，这个顺序就应该是管家僵尸的石质棺椁距离魁尸的青铜棺椁最近，受到的影响最强，所以最厉害，并且还比另外两具提前“晋升”了一级，杂工僵尸夹在陪葬僵尸的中间，受到的影响其次，所以排在第二，而丫鬟僵尸的则在最末端，距离最远，受到的影响最小，所以也最弱。

我想完了这些事情将它们简单的记录在采访笔记之中，然后接着问：

“你刚才说魁尸制造集体诈尸是为了扰乱警方与玄门力量的追查视线，那么既然是扰乱，我想它们肯定就有所隐藏，用这种手段制造混乱，然后隐藏了一个不想被干扰的真正目的，如果这个目的存在的话，那是什么呢？

还有，除了在交战中被它俩打死的那些警员与武警战士以外，开始的那四个人以及后来在火车站交手之后又出现的

多起类似死亡事件又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干扰视线吗？”

“我刚才说过，以魁尸的道行，它们早就摆脱了靠吸取动物和人类精魄的初级阶段，它们的生长靠的是‘纳日月之精华’，但是日月精华对于它们来说只是相当于我们平常的一日三餐，这是一种维持自身存活下去的一种必要方式，但要想提高自己，让自己变的更强，只吃饭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对于人类来说，想要更强，就得修炼，练内就是入玄门或者是走气功路线，练外就是锻炼身体突破体能极限，比如练习各种外家拳或者是体育项目，而魁尸想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将境界进一步精进下去，就得吸纳特殊的‘营养’，这种‘营养’还是精魄，只是不是一般的精魄。

而话说回来，你讲的开始死亡的四人和火车站一战后发生的那几起类似的死亡事件，就不再是干扰谁的视线了，而是这两具魁尸的真正目的。”更夫说。

“我明白了！难道是说开始的那四个死亡者和火车站战斗后的死亡者有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魁尸对他们下手是有某种针对性？”我在更夫的提示下在心里快速的把事情的线索与脉络进行了串联，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然后如此说。

“一点不错，我刚才还在强调，魁尸杀人不是乱杀的，它们杀死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筛选的，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

选择性，实际上，除了那些特定的人以外，魁尸完全不会或者是极少杀死对它们没用的人，附近村庄里死亡了这么多家禽却几乎没有人类死亡的案例便是体现之一，要是魁尸想滥杀的话，那几个村早就被杀的寸草不生了，对于它们来说，吸走动物精魄，然后让殡仪馆的尸体诈尸，从而制造混乱就是这一行动的目的，额外不必要的杀伤，它们基本不会去做。而那些在火车车厢里的人则只能说是倒霉，成了它俩制造另一场混乱的牺牲品，唯一算是例外的就是警方的伤亡了，这个没办法，毕竟‘打人无好手，骂人无好口’，双方都以命相搏，魁尸又这么凶恶，所以哪里有不死人的道理？”更夫说。

（未完待续）

34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7 23:5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可更的，就发一张特种部队在摸哨时使用刀具刺击哨兵腰后肾脏位置的动作示意图（左侧），除了能刺破肾脏导致短时间内致命以外，如果刀具够长的话，还能斜着向上刺破目标的肺部或者是心脏等其它脏器，进一步加速目标的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另一只手要死死地捂住目标的口鼻，防止目标发出过大的声响，不过如果刺破肾脏之后还能刺破肺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目标即便不被捂住口鼻也无法发出大的声音了，但想达到这

种效果得碰运气，因为正如上面所说，即便刀具够长，刺进去不一定就能刺进肺部，也可能此种心脏等其它脏器，这样的话，目标还是有可能在段时间内发出喊声的，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执行的时候，还是要住目标得空口鼻，但不论怎么样，攻击肾脏是这个动作中杀死目标的最关键核心，由此也可以看出肾脏在遭到外力或其它方式的攻击而造成严重损伤后的致命性。

另外有一点要说明一下，这张图是美军的教材，我军类似内容的教材不好找，所以就用美军的代替一下了，各位看官看的时候凑合一下，看明白是什么意思，楼主贴图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图片的右侧还有图片的另一半内容，这个则是特种部队在摸哨时反手持刀攻击哨兵颈部的动作示意图，这个动作在各种相关题材的影视剧上很常见，估计大家不会陌生）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662218.png{EIMAGE}

34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7 23:5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49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8 17:56

楼主忙到这会儿刚刚有空，先去吃个饭，回来就更新，各位看官稍等片刻（抱拳）

351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8 19:31

“那如果魁尸不想被警方以及玄门力量过度关注的话，那它们为什么还要袭击火车，然后和警方大打出手并意欲将其全歼呢？虽然这个目的它们没有达成，但那是因为被毛主席的画像所震慑，如果没有那些画像，恐怕当晚的伤亡就绝对不止那么一点了。”我说。

“这就是魁尸的高明之处，也是它们俩魔性高深的体现之一，对警方和玄门造成重创之后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将这双方的主要力量全部吸引到追查交手事件本身上去，在这种情况下，魁尸就可以抽身对付那些它们之前已经盯上的目标，如此一来，即便市区或市郊发生几起死于同样手段的死亡事件，那也只是让魁尸身上又多了几起命案而已，对外界引起的重视程度不可能会超过大批警员以及玄门众人死伤惨重这件事，这样，魁尸便用一个高调的障眼法，掩盖住了低调的真实目的。

你想想看，假如是你，在你不知情的前提下，你是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对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上还是放到零星死亡的事件上？即便对后者有所兼顾，却也只是余力而已，主力在此时都被‘拴’在前者上，形成这种局面，魁尸主动出现

袭击列车，追杀警方，暴打玄门的目的也就实现了，说白了，就是魁尸在制造大的混乱，牵制警方与玄门力量。”更夫说。

“你这样一说的话，这魁尸的智商的确是不低，看来与它们俩斗，斗的不仅是手段与勇气，更是要斗智啊。”我听完更夫所说，一边回道一边感觉身上一紧，心说这果然是心智不比人类低，而且不仅不比人类低，还比一般的人类强很多，看来虽然都是僵尸，但成“魔”了就是不一样。

“当然，我们俩对付它们俩的这个过程，可以说就是斗智斗勇。”更夫说。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在成都火车站，魁尸这么难以对付，它们为什么会惧怕毛主席的画像呢？我以前也听说过伟人、国徽、国旗、军旗等邪祟之物有很强的震慑作用，但不清楚其中的道理，能解答一下吗？”我说。

“要从玄门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就得谈谈生辰八字与命格，纵观古今中外，所有堪称伟人的领袖级人物，他们的八字与命格都‘极硬’，遇到再大的风险都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在这种情况下，邪祟之物是不能近身的，比如说，这世间存在大量可以隔空害人，杀人于无形的左道旁门，但你听说过哪一位伟人是死于这种手段的？换句话说，如果左道旁门之法可以加害任何人，那么用这种手段清除异己岂不是比任何暗杀都更加有效？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是伟人的先天八字与命格具有‘极硬’的特殊

性，在这种特殊性的庇护之下，左道旁门之术拿其没有任何办法，再给你讲个例子，就说流行于东南亚地区的降头术吧，阴狠毒辣至极，但是，它要施术害人，也只能害平头百姓或者是运势走衰之人，如果要加害的目标运势正旺，鸿运当头的话，强行进行施术，很有可能不仅害不了目标，还会被反噬，除非施术者的功力极其深厚，可以‘冲散’对方的运势，然后再以加害，但这样做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的，‘冲散’对方的运势的同时，自己的功力也将消耗大半，甚至是几十年的修炼都化为泡影，假如你去东南亚请降头师出马对付某某某人，那么降头师肯定首先要对这个人进行占卜一类的‘摸底’，摸的就是此人的八字、命格与当下的运势，假设说前两者一般，后者走衰，那就可以一试，假设说后者走盛，那就避其锋芒等到走衰时再下手，但如果前两者很强势，那么即便后者眼下不济，降头师也绝不敢轻举妄动。

运势是随着周围环境而波动改变的，但八字与命格却是先天确立下不会改变的，而说回到伟人身上，伟人的这两者都极其强势，不管是降头术还是其它类似术法，基本都奈何不得。

那么可挡左道旁门，就自然可挡鬼怪邪煞，毛主席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如此‘大任’不是什么人都能‘扛’的起来的，如果扛不起来的人硬被安排到那个位置上，会被活活‘压死’的，这就跟民间说给孩子起名字不能起的太‘大’

是一个道理，起的太大担不起就容易早夭或者是出现意外以及诸事不顺，这就是先天八字与命格不够硬，不够强势。

而毛主席从一介布衣发展到挥师百万重整乾坤，他一个人扭转了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其八字与命格之硬还用多说吗？在这种前提下，即便是凶恶如魁尸，见其锋芒，也要退避三舍。

除了毛主席以外，还比如汉高祖刘邦，其生有‘脚踏七星，能掌天下兵’之奇相，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殊性，便是对邪祟之物最好克制。

当然了，这些是从先天角度来说，而从后天角度来说，毛主席一生排千险，度万难，经历的烽火狼烟不计其数，在这个过程中，用玄门的话来说，他本身就已经被‘刚气’所环绕，这也是邪祟之物所避之不及的，其他诸如始皇帝、刘邦、朱元璋等开国之君，均是如此。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之前肥桃介绍始皇帝手天下之兵融而铸造十二金人镇住二十多具伏骨，为什么要用天下之兵？因为纵横沙场的兵器里蕴含的是无穷的杀伐之气，伏骨惧之，邪祟惧之，而两者在这个事上的道理基本相似，只是一个是人，一个是物而已。

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再强大的先天八字与命格，还需要踏平艰险，饱经磨砺，方能锋芒毕露，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说白

了就是，一个人想要成功，成就一番大事业，在有天赋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努力，没有努力滋养，再高的天赋也只是一片荒芜，当一个人冲破命运的枷锁，改变自己的人生时，他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辟邪祛祟的特性，只是没有伟人那么强大而已。

至于为什么国旗、军旗、国徽等物有同样功效，那是因为这些标志的背后，是历史的选择，是浩然的正气，什么是历史的选择？那就是天道！再凶恶的邪祟，要与其相抗衡，那就是违逆天道，又岂有不败之理？这件事上，别说是魁尸，就是那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无尸来了，也别想翻天。”更夫说。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伟人之所以能当伟人，是因为他们先天与众不同，后天历经磨难，方成大事，这期间所历练出来的内涵可以镇邪克煞，而国家、军队及它们的标志，代表的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天数，所以任凭邪祟再强，也是不足与之抗衡的，我理解的对吗？”我说。

“嗯，虽然略显浅显，但起码在原则上是对的。”更夫点点头说。

（未完待续）

35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8 19:41

“那是当然，我只是‘现学现卖’的理解，有纰漏之处还望包涵。那咱们说回主题，如果说府南河中的四人以及火

车站之后零星的受害者才是魁尸的真正目标的话，那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才能受到魁尸如此的‘青睐’？”我说，同时我心里感觉这更夫与肥桃怪不得跟贺炳芳是世交，双方渗透到骨髓里的傲慢不是装出来的，虽然我与贺炳芳素未谋面，但听汪明洋所描述的细节来看，他在世之时，也绝对是个恃才傲物，性情刚烈之人，肥桃还好，而与更夫放在一起，的确是有颇多相似之处。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2009 年的重庆红衣男孩儿案你听说过吗？我想你既然知道猫脸老太太事件，就肯定也知道这个吧？”更夫说。

“这事可谓轰动一时，不仅我知道，估计是个灵异或刑侦爱好者都知道，而这件事和僵尸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我说。

“那他是为何而死的你知道吗？”更夫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接着问。

“重庆市警方对外公开的说法是这个小男孩儿有异装癖，然后捆绑自己的时候不慎将自己吊死，属于自杀行为，当然了，从现场遗留的种种线索来看，这事肯定没这么简单，听闻他的死法与一些玄门仪式还有关，我之前也有意做一期关于此案的专题报道，但苦于没有切入点，所以一直没有入手。”我说。

“嗯，那些玄门仪式就是他死亡的关键，杀死他的人就

是个修道的玄门中人，但不过是个水平不怎么样的行业败类而已，他选取的这个孩子在生辰八字上属于‘极阴格’，精魄与常人不同，是最适合取其性命后用来养小鬼的，然后他在孩子年龄到了13岁零13天这天的夜里亥时下手，其时刻也选的是‘极阴时’，至于什么泳衣啊，秤砣啊，银针之类的，都是为了利用他的这种特殊生辰服务，比如将他悬在房梁上穿着红色泳衣吊死，脚下坠着秤砣，就是要让他的魂魄进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态，从而无法离开，永远的受到这个施术者的左右。

而这种生辰的孩子，再被这种手段制成小鬼，那就是小鬼中的‘孩子王’，功力十分强劲，比一般通过堕胎而获取的小鬼胜强万倍，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件事，但我可以肯定，做这件事的人，一定有多年的养小鬼经验，估计是个职业的‘养鬼师’，而且在做这个案子之前，肯定碰上了什么他过不去的‘坎儿’，想要利用这只非常厉害的小鬼帮助自己有所突破。

再说回到魁尸的事儿上，一般动物的精魄乃至是一般人的精魄，对魁尸的提高都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么魁尸为了让自己的修为更上一层楼，就得寻找符合它们要求的‘特殊精魄’。”更夫说。

（未完待续）

352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8 19:41

楼主临时有点急事，还有一段等回来一定补更上，各位看官见谅

35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8 22:17

“懂了懂了！你是说作为真正目的被魁尸杀死的那些人，和这个小男孩儿一样，都是‘极阴格’，其精魄与常人不同，对它们有利用价值，所以才招致杀身之祸，对不对？”我恍然大悟，遂发问。

“嗯，基本正确。”更夫说。

“呃，不过我想到一个问题，你说重庆红衣男孩是被养鬼师害死的，可据我所知，小鬼一般都是用灵婴制成，年龄很少满周岁的，即便满周岁也几乎都在 3 岁以内，而那个孩子死时已经 13 岁了，这养出来的还能较小鬼吗？或者说如果排除他的极阴命格之外，他其他方面还适合作为养小鬼的‘材料’吗？比如年龄。”我说。

“笼统来讲，养小鬼是‘养鬼术’中的一种，完整的养鬼术分为‘养小鬼’、‘养青鬼’、‘养壮鬼’、‘养老鬼’，其中死亡时年龄在 18 周岁之前的，都叫‘小鬼’，18 周岁至 30 周岁的叫‘壮鬼’，30 周岁以上至 60 周岁之前的则叫‘壮鬼’，而 60 周岁以上的便是‘老鬼’，这个根据年龄的定义与外界对于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定义差不多，

只不过在数字上要相对松散一些，，比如现在对老年人的定义就有所改变，从之前的60周岁提升到了达到或者是65周岁。

而你之所以在外界听发哦‘养鬼术’时，说的几乎都是养小鬼，原因很简单，小鬼因为灵魂年龄小，被养成之后更容易控制，对容易服从主人的命令，而那些鬼则因为年龄较大，心思复杂，所以不好控制，在这种前提下，虽然那些灵体因为年龄更大，在同时被养成鬼的前提下一般比小鬼的能力更强，但对于一个养鬼的人来说，听话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你养一个再厉害却不听你指挥的鬼也没用，对吧？而且没用还是好的，搞不好被它反噬，那就是自掘坟墓了。”更夫说。

“好吧，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长见识了。那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魁尸的目标就是追杀并吸取‘极阴格’之人的精魄，如果想要追踪魁尸的行踪的话，那这些‘极阴命格’的人，就是关键了吧？”我说。

“是的，想要消灭魁尸就得先锁定住它们，而要锁定住它们，那这些‘极阴格’之人就是最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经过进一步的走访，去掉已经死亡的，当时在成都市符合这个条件的人一共还有69人，只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就不难追踪到魁尸的行踪。”更夫说。

“等等，成都市当年的城市人口有183万，算上周边农

村的话，肯定要超过200万，你们就两个人是通过什么方法确定谁是不是极阴格的？这个首先得知道筛选人群的具体生辰年月吧？在那个还没有普及电子档案的年代，即便能到户籍管理部门去查，这么多纸质档案，就你们两个人的话，那得查到什么时候啊？这工作量也太大了，效率也太低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啊。”我说。

“哼，这就是你外行了，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手段，要是真按照你的说法去做，那把我俩累死十个来回或者是让魁尸把这些人再杀上十个来回那也查不完其中的万分之一。”更夫冷哼了一声说。

“哦，如果有特殊手段的话，那还可以理解，如果方便的话，能说说是什么手段吗？”我已经习惯了更夫说话时那种似有似无的傲慢，遂如此回问。

（未完待续）

3531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9 01:40

楼主又来更图了，这次是补上一个之前早就该更的图，前面正文中更夫提到肥桃父辈开设义庄时，楼主本来就想发一些相关资料的，但忙于杂事给忘了，今天想起来特地将其补上，在这里别的就不多说了，直接来介绍一下图片的基本内容：

图1是我国古代义庄的结构图

图 2 是林正英的《僵尸先生 1》中的义庄内景剧照，当时的剧情是存放在这里的尸体集体尸变，所以才会有图中一帮穿着清朝官服的僵尸蹦来蹦去

图 3 是历史悠久且相当有名的香港“东华义庄”，这个地方到现在还有，当然了，它已经不在用于停放遗体，而是作为一个文化载体被保留下来，供后人瞻仰，而之所以是瞻仰，在本图的文字介绍里大家就可以窥其一二，这家义庄让 10 万多客死异乡的海外华人魂归故里，由此来说，它的贡献不可谓不巨大，尤其是 10 万多这个巨大的数字，就想图中所说的那样，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将这么多遗体运送回其故乡，其艰难是现代人不可想象的。

图 4 是当年“东华义庄”还在运营时的黑白照片。

图 5 是“东华义庄”被保留下来后作为历史遗产的现代照片。

图 6 是香港学生带领“公共人士”（如果大家感觉这个词挺别扭那是正常的，因为这个词是香港方面的叫法，用我们的话说应该叫“社会人士”）参观“东华义庄”时的内部照片，在照片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停放有漆皮棺材，说明此处是“东华义庄”专门用于停放尸体的厢房，也就是停尸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71597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29971596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71596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71596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71597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715971.png{EIMAGE}

35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9 01:4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5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9 17:47

楼主来更贴了，各位看官久等了

35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9 18:01

“这个说起来倒也没什么，此事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生辰年月为极阴格的八字都写在符纸上，而能符合极阴格的是极少数，所以这一步是最简单的。第二步是找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帮忙，他继承了家里一间祖传的风筝铺，专门

用传统手艺做风筝，你只要能说出尺寸以及样式，能给够钱，就没有他做不出来的成品，找到他之后，我们设计了一种大风筝，然后订购了 30 个，这种风筝每个呈十字形，横竖最宽最高点长度均为 10 米，风筝线用海钓级的鱼线制成，8 根拧成一股，保证能在大风下不断，总长度 150 米。第三步，等风筝做好之后，将写有极阴格八字的符纸都贴在青铜罗盘上，然后再把罗盘全部固定在风筝上，最后把风筝在指定地点放飞，1995 年的时候，成都还没有新都区，只有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温江区，双流区这 9 个区，每个区安置两个风筝，这就是 18 个风筝，然后再在郊区部分安置另外的 12 个，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了，我们当时等了大概 3 天左右吧，就有了结果。”更夫说。

“呃.....这个我有点没听懂，为什么做完了这些事再等上 3 天就有结果了呢？”我通过想象，其实已经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又感觉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就问道。

“是这样的，青铜罗盘对阴物非常敏感，所以你会看到几乎每一个与这些事情打交道的玄门中人都会随身带着一个罗盘，罗盘的反应就能让它的主人看出哪里有没有脏东西或者是相关的玩意，区别只是罗盘的材料会根据个人需要而有所不同，比如我俩用的是青铜的，而别人还有用黄铜的，以及石制的。根据这种特性，把极阴格的八字写在符咒上再

贴到青铜罗盘表面，这就相当于给了它一个‘目标’，让它对符合这个特征的目标进行定位，当然了，这个定位可不是现在的‘北斗’卫星那种定位，而是通过罗盘的转动确定目标的大致位置，至于怎么从罗盘的转动中看出想要的信息，这就是行内的事情了，不懂的人肯定看不出来。

最后用风筝把罗盘与符咒带上天则是为了扩大覆盖面积，而三天的时间足以将我们需要的信息全部记录下来。”更夫说。

“那么一个区只有两个风筝，能覆盖的过来吗？”我问。

“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为什么从周易的角度讲，生产八字会对人的性格甚至是命运产生影响？因为不同生辰产生的命格不同，而不同的命格所散发出的‘气息’也是不一样的，极阴命格的人少之又少，在人群中非常罕见，如果存在，对于罗盘来说则是非常显眼的目标，特别是极阴格的人阴气天生就重，罗盘对阴气最为敏感，有了这些特征，就更有利于它捕捉目标了。

而且我们用的罗盘也不是‘水货’，那可是放在高处可以勘定‘大龙风水’的好家伙，别说是覆盖一个区，如果高度够，覆盖山川大河都没问题，古时候那些用罗盘给帝王看风水寻宝穴的人，总不能看的面积越大那罗盘就越大吧，照着道理说，看‘大龙风水’，造个几十吨的罗盘都未必够用。

给你打个比方吧，被风筝带上天的罗盘对地面上有极阴

命格的人的寻找或者说是反应就好像你在空中寻找一片雪地中的几个很大的黑点，或者是你在空中看一片黑夜中的几点亮光一样，是非常明显的。

而三天的时间里，收集信息的黄金时段就在正午时分，也就偶是阳气最重的时候，因为阳气最重的时候，如果有哪个地方有阴气，就会特别突出，就更容易被罗盘给记录下来，后来我们把风筝放下来取下罗盘的时候，经过解析，这些极阴命格的人的一个粗略活动范围就被我们确定并划出来了，然后就是端着罗盘一个一个的去找，到了大致范围内，看罗盘中间的指针，碰见谁转的越快就越有可能是谁。”更夫说。

（未完待续）

35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9 18:19

“那为什么说是可能的？到了面对面的时候还不能确定吗？另外，风水分为‘大龙’与‘小龙’之说我素有耳闻，不过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分的，这两者之前就什么区别吗？”我说。

“确定不是随便确定的，最后亲自走访其实才是最难的一步，因为你不知道产生阴气的东西是不是极阴命格的人，虽然罗盘在写有极阴八字的符纸的指引下可以定位，但中间的指针可不行，因为它是对凡有阴气的东西都有反应，所以我俩在走访的过程中还额外干了很多‘小活儿’，比如打掉

了一些在犄角旮旯里作祟的小鬼，还帮几个因为背上驮着小鬼而倒霉不已的倒霉蛋脱离了窘境，不过最后总算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把该找到的人都找到了。

至于风水分‘大小龙’，则是按照功能来划分的，简单的说，‘大龙风水’就是勘测山川地脉，大江大河的，分辨哪里有龙脉，哪里是‘聚宝盆’，哪里是‘穴星’，都是用‘大龙风水’作为理论指导，主要用于给古代帝王选墓址。而‘小龙风水’则主要用于一楼一宇以及室内的布局，比如说在哪里开窗，在哪里摆镜，在哪里供神龛，主座椅朝向哪边等等等等，主要用于房屋的细节，摆放合适了有利于屋主的官运、财运、健康运以及子嗣运等诸多运气。

通常来说，两种风水各有所长，但整体上，还是‘大龙风水’的技术含量更高，因为它的格局大，影响的面与力度也大，甚至能对一城一地的运势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要勘定‘大龙风水’，非高人用精密的专业罗盘不可，但‘小龙风水’就不一样了，除非所在地是四方力量汇聚的‘风水眼’，要么只要一般的风水师傅就都能看，也用不着罗盘，只要用肉眼看看，然后按照已有的理论进行现场推算就可以了。”更夫说。

“原来如此，怪不得风水之中的讲究如此之多，的确是博大精深。那万一在你们找人的时候与罗盘确定大致方位的时候这个时间差内，相关目标离开了原有的活动范围甚至是

离开了成都本地，那怎么办？”我应了一下关于风水问题的答案后，又继续回到主题问道。

“这个就没办法了，我们的原则是能救一个算一个，绝大多数救下来已经不易，想一个不漏的都找到，我们当时还没那个能力，如果说他们因此而碰上了魁尸，我只能说.....自求多福。”更夫说。

“那我在多请教一句，这个罗盘可以用刻度定位极阴命格人的大致方位，那么肯定就不是我通常理解的那种风水罗盘，因为它的刻度一般都是固定的，只能是通过指针的走向读取有限的信息，而这种罗盘我想的内部应该又某种机械结构吧？估计要普通的风水罗盘要复杂的多，起码有可以驱动每一圈不同刻度运行的动力，换句话说，就是这种罗盘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械装置，而根据我个人的想象，应该跟香港的武侠漫画《风云》里，给雄霸算命的泥菩萨用的那个罗盘就差不多吧？那么当时固定在风筝上的罗盘是这种吗？”我说。

（未完待续）

355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19 18:37

“《风云》我也看过，不过泥菩萨的罗盘里面是什么样，怎么设计的我不清楚，但我这个你差不多算是说对了吧，里面的确有齿轮结构，属于机械装置，至于驱动它旋转的能源

则是通过两块正反极相对的磁石，磁石在罗盘内是‘活动’的，通过位置的改变而产生不同的排斥力，然后推动罗盘刻度的旋转。

而磁石‘活动’的范围与频率，则是受到外界阴阳二气的强弱影响而定，白昼与夜间的运动方式就完全不一样，这是运用了八卦之中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转换，没有绝对静止状态的原理而设计的。

而两块磁石之上的正极代表了阳，负极则代表了阴，在转换之中两块磁石永远都是阳对阳，阴对阴，以达到始终通过同性相斥来为罗旋转定位提供动力的目的。”更夫说。

“阴阳的理论太过高深，我一时还想不明白，但有一事我有点不解，就是罗盘用磁石驱动的话，这样难道不会影响中间指针的准确性吗？我想象要是在那里面有两个互相排斥的强磁源，那指针不还得转的飞起来？”我说。

“罗盘又不是指南针或者是指北针，对阴阳的定位基本不受磁场强弱的影响，所以这个问题无所谓的。”更夫说。

“好吧，那这种罗盘估计称得上是精密机械了，一个造价应该就十分不菲，这 30 个风筝每个上面都带一个，我感觉仅仅是这一项成本就不低，而且一口气上 30 个，这已经说得上是‘小批量量产’了吧。

总感觉这种罗盘的精密程度，完全可以让很多近现代机械装置自愧不如了。”我说。

“那是，这都是我找另外一个朋友订制的，我那朋友是‘销器儿门’的掌门人，该门属于玄门二十七门里的一个，他跟他的徒弟一起上才做了这么多，虽称不上是宝物，但那也是有市无价的稀罕物件，若非要用货币来给它定一个价值的话，以1995年的币值来算，每个这样的罗盘，最少10万元，这是保底的价格，再高个几万块也不过分。

而说到与近现代的精密机械比，别的不说，在我这罗盘面前，那什么瑞士机械表之类的，根本不够看。”更夫说。

“嗯，能做传统销器儿的大师，手艺肯定不会比瑞士的那些手工表匠差，而10万元一个的价格就是放到现在也实属不菲了，那放到1995年，可谓天价，一个罗盘几乎就顶得上一套成都市位于黄金地段，90平米的房子了。那么，在找到这69个人之后，接下来你们又有什么行动？”我说。

（注：1995年时，成都市繁华地段的居民房屋价格为每平米1200-1800元，其中1200元是大致的主流价格，户型与所处地段非常好的才能超过每平米1500元，相比之下，北京三环的居民房屋价格也只有4800元每平米左右，与20多年后的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未完待续）

356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0 02:1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两张与“大龙风水”、“小龙风

水”有关的图，其中图 1 为比较标准的“大龙风水”，标注出来的是山川走势等自然条件所构成的风水格局，这种风水，磅礴大气，影响深远。

而图 2 则是讲解了“小龙风水”的核心要义，就是利用在一屋一舍之内的摆放与安置，形成对屋主有利的风水格局，这种风水虽然比不上“大龙风水”的气势与高度，但也正如图中所说，是一门艺术。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76732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767327.png{EIMAGE}

35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0 02:1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5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0 13:17

“接下来就是尽力把这些人能集中到一起，不让魁尸吸取他们精魄的企图得逞，而那些死掉的玄门同道，他们修为不够，看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就知道去跟魁尸死磕，说句没太有人情味儿的话：他们属于自己找死。即便以我俩当时的能力，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也绝对不敢贸然和魁尸来硬

碰硬的战斗，就更何况是他们了，至于警方力量，维护社会安定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就像军人保家卫国一样，从情理上讲师值得尊重的，而从道理上讲.....那我就不多做评价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双方，尤其是玄门早前的伤亡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倒是‘弄巧成拙’的传递出去一个‘信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后面的行动。”更夫说。

“‘弄巧成拙’的传递出去一个‘信息’？能说的具体一点吗？为什么是弄巧成拙？又传递出去了什么信息？怎么方便后面的行动了？”我说，在更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都是对“三宗”等玄门上层的不忿，以及对那些死在魁尸之手的同道的轻蔑，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也不怪他会有这种心理，根据他所说的情况，我可以猜的出来，在整个玄门之中，“三宗”高高在上的地位让他不服气，毕竟同行是冤家，对于他这种有些怀才不遇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同道则可能对“三宗”向往不已，甚至是在接触的时候有点“谄谀献媚”的意思，这就让他更加反感了，所以面对这帮急于想用打败魁尸来“扬名立万”结果却命丧其手的同道们，他的态度近乎于一种“幸灾乐祸”，而在一个圈子里，底层对上层以及同级对同级的类似态度在其它行业里也并不少见，假设真是我猜测的这样的话，那我对更夫还是表示理解的，至于他对警方的行动欲言又止没有说完，估计想表达的肯定也不是什么褒奖的意思，应该是出

于不在一个领域，不方便过多评价的初衷，所以就把到嘴边的话又给收回去了。

“那就是这让魁尸误以为人间没有人拿它们有办法，让它们大意轻敌，本来它俩是集体行动，却因为这个原因开始分头行动，这才给了我们对它们‘各个击破’的机会，要不然，同时对付两具魁尸，难度太大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些‘三宗’的高手们消息灵通的很，有两具魁尸在人间作乱，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但知道了却毫无行动，眼看着下面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白痴去送死，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的目的八九不离十应该与我们一样，是想让那些人先当‘炮灰’，试探一下魁尸的道行到底有几斤几两，然后再考虑出不出手，毕竟魁尸是极其稀有的鬼怪，绝大部分玄门中人也只是久闻其名，未见其形，即便是‘三宗’的那些高手也不例外。

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双魁尸毫不费力的击杀上百名底层玄门中人，情形使这些久坐于庙堂之上的高手们大骇不已，一个个也都没了能消灭魁尸的信心，全变成了‘观望模式’，偶盼着有人能再出头，结果就是我们俩出头了。”更夫说。

“这里我插句嘴，他们不来管魁尸的事情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一来是北马宗主要在山海关外活动，他们自然不会千里迢迢跑到成都来对付魁尸，而盘踞中原的禄阳宗以及离

着咱们比较近的茅山宗的确在观望，那一来是正如刚才更夫所说，因为魁尸这种东西，以前大家都它的‘大名’如雷贯耳，可谁也没见过，即便有见过的老前辈也都年纪非常非常大了，基本都处于退隐的状态，除非是形势危急到了翻江倒海的程度，要不然他们基本不可能重新出山来收拾这件事，所以当时就成了到底什么个情况谁也不清楚，谁心里都没底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即便是最后解决此事的我们兄弟二人，那会儿也一样如此。

二来是魁尸作乱，要对付它俩显然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那么对于三宗的高手来说，地位什么的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毕竟他们已经站在了玄门中的顶端，再往上更进一步也只是在他们自己宗派内部的提升而已，所以呢，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就需要一个足够吸引他们的名头，比如说官家派人去请，他们肯定得来，不来的话那不就是浪得虚名了？但官家也不吱声，搞了一帮警察跟魁尸斗，那哪里斗的过？总体说来，就是魁尸闹的还不够大，假如闹到份儿上了，比如说魁尸把整个成都市杀了个天翻地覆，那三宗自然会出手，当然了，真要到了那个程度，官家的大军也就肯定开到了，那样的话，前后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话在说回来，两具魁尸只是在成都市附近‘流窜作案’而已，这样刚刚有点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对于‘三宗’来说，那就有失高手的风范了。

还有，三宗的高手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平时还是有

点架子的，连个由头都没有就让他们现身大动干戈，那的确有点困难，这么说吧，比如说你的一个朋友结婚，结果他不给你发请柬，也不通知你，你说你去不去？不请自来是不是显得很没面子？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没那么多架子可端，所以说去就去，管他有没有人请，无所谓的事情。”肥桃说。

“那这样说来，其实讲到底，三宗的高手还是被名声所累，不管干什么，凡事都想风风光光的。”我说。

（未完待续）

358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0 13:29

“差不多是这个理儿吧，还有就是魁尸吸取极阴命格人的精魄以提升道行的事情，在当时只有我们俩知道，因为我们俩为一直在跟踪调查，莫说是死掉的那些底层玄门中人，就是三宗的高手们也不清楚，不了解魁尸的目的，再加上魁尸那会儿的作乱范围也仅限于成都市及其周边，正如我刚才所说，从原则上讲，还是并未引起他们过多的重视，结果，这些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一来二去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肥桃说。

他之所以插嘴说了这两段，可能是他作为九派之中的一份子，也算得上是整个玄门体系里的“中产阶级”，看更夫这么“黑”三宗，有点看不下去了，这才出口解释了起来，更夫倒也不生气，只是轻蔑了笑了笑说：

“说那么多理由干嘛？他们怂了就是怂了。”

“那我多问一句，假设说魁尸真的把你们所掌握的这69个极阴命格的人的精魄都吸走了，能造成什么后果？”我问。

“对于魁尸来说，它们就能无视任何法器，对阳光毫无避讳，可以纵横天地之间视为所欲为，而对于三宗来说，那就是不出手也得出手的后果了，而且还得是联合起来集体出手，单个上谁也没那个能耐搞的定这件事，而对于官家来说，那就得动用军队，飞机大炮什么的一块上，说不定还能行，要是再以当时那样打，再死多少人也不够给那俩魁尸塞牙缝的。”更夫说。

“嗯，这样说来，假设魁尸得逞了，那就能掀起一场类似‘武林浩劫’的腥风血雨来啊，如此将来，还是幸亏有二位这种能力与担当俱在的人物了，力挽狂澜的阻止了一场危机的发生，我想不管是玄门还是其它领域，你们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我说。

“过奖了，反正能赶在魁尸吸走更多极阴格精魄之前将他们精确定位并找到他们本人，这就算是初战告捷，这一点都做不到便去找魁尸拼命，先不说找不找得到，就是找到了也是白送性命。”更夫说。

我用笔将这一段的关键点记录下来之后无意间看到了自己之前为此次行程规划的采访问题表，这才感觉刚才的话题又有点跑题了，而且还是跑到了玄门恩怨的事情上去，我

为了把这个话题尽快的推进下去，便放弃了之前拐弯抹角的问话方式，直来直去的把话题引到我想要的最关键部分上：

“好，三宗高手是怎么想的咱们先放一边，毕竟这次事情的主角儿是你们二位，那能具体讲讲你们是怎么消灭魁尸的吗？”

（未完待续）

35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0 13:39

③“勇斗双尸”第二回：“先易后难”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在通过它们之后留下的蛛丝马迹得知双尸已经分头行动之后，我们决定先集中力量对付那个女尸，因为从实力上来讲，它们俩虽然都是魁尸级别，但相对来说，女尸要比男尸好对付一些，就向汪明洋与贺炳芳干掉的那两具游尸一样，即便道行的级别大致相同，但那个杂工僵尸到底还是比那个丫鬟僵尸强一些的，这个道理对于魁尸来说也同样适用，只是档次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而已。”更夫说。

“这有什么依据吗？”我说。

“当然是有的，以魁尸为例，这还要从两具尸体生前的身份说起，按照野史所说，女尸是朱元璋的公主，皇亲国戚，她为情郎赴死，即便心有怨念，但毕竟那只是对朱元璋一人的怨念，况且再怎么怨恨，那还有一份亲情在中间隔着，虽

然亲情这东西对于皇室来说往往连个屁都不是。而男尸就不一样了，那是大将蓝玉家的亲戚，与朱元璋毫无血缘关系，因为蓝玉谋反案而遭到牵连导致全家满门被株连，这种恨意和这种怨念那就不仅仅是针对朱元璋一人的，而是针对整个朱姓皇族乃至是整个大明王朝的。

话说回来，僵尸的形成，除了养尸地等外部因素之外，尸体本身生前的经历是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就好像只有怨气深重的人死后才能变成厉鬼是一个道理，若是死的心甘情愿或者是特别安详，那怎么可能变僵尸成厉鬼？心中有怨，身负大恨，这种人在死后的煞气、戾气最重不过，再加上又被封在了魂魄不得出的青铜棺椁里，然后再在‘五形不齐’的养尸地里被养了数百年，那道行自然就十分了得了，一旦放出来，必定是惹出一番能让天地变色的祸端，而这些条件缺了哪一个，也很难变成魁尸这么厉害的僵尸。

这么说吧，在同样是魁尸的基础上，女尸因为以上不及之处，让它只有男尸五到六成的道行吧，这种差距在打起来还是很明显的。

而对于杂工僵尸和丫鬟僵尸这种低级的游尸来说，也一样。”更夫说。

“明白了，那对付这个相对容易的女尸，你们是找到它直接开打还是用了别的方法？”我说。

“直接开打是肯定不行的，它再不如那个男尸，那毕竟

也是魁尸，不是闹着玩儿的，当时我跟肥桃的策略是把确定好的极阴命格之人都集中起来，然后用他们作为‘诱饵’，我们事先埋伏好，等引它上钩之后，再将其一举歼灭，不过就集中这些人便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们都是普通百姓，如何能相信我们的话？开始给他们其中几人说明了真相，他们还把我们当成神棍，最后没办法，我俩花了点钱，租了块场地，里面放上台投影机，买上一些用于赠送的礼品，比如鸡蛋啊，食用油啊之类的，然后按照人头，每人准备好 500 元钱，又印了一批邀请卷，雇上人手往外发，邀请卷上写上具体的姓名地址，要求务必发到他们本人的手里，在街上碰上就直接塞到手里，碰不上就到家门口去蹲守，蹲到能完成任务位置，就用这种笨办法，耗时两天半，才把邀请卷全发了出去。”更夫说。

“那邀请卷上写的是什么内容？”我一时对这个问题有点好奇，便发问。

“写的是邀请他们来听课，只要来了就送 10 斤鸡蛋一桶食用油，听完两小时的课，可以领取 500 元的‘派发金’，而课题的内容就是养生，1995 年的时候这一套在成都已经挺流行的了，很多商家在举办类似活动的时候为了营造人多受欢迎的效果，就是花点钱弄一点小礼品什么的去吸引一些爱占小便宜的人来，只是我们那次的区别是不是谁来都行，来的必须是那 69 个极阴命格中的，所以在邀请券的信息上，

以及雇人派发邀请卷的方式上，都很有针对性。”更夫说。

“那举办的具体地点是在哪里？吸引的效果怎么样？”我说。

“讲课的地方设置在了一个市区外围的地下停车库里，那个停车库建造了一半听说投资上跑了，然后就闲置了起来，后来承包那里的物业公司就简单打理了一下开始往外租，承接各种商业活动，比如我们这种活动。

至于效果，那还是很好的，毕竟在 1995 年，500 元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相当于工薪阶层半个月到大半个月的收入，结果，‘真金白银’一发出去，一共 69 个人，来了 58 个人。”更夫说。

“那剩下的 11 个人去哪儿了？”我说。

（未完待续）

35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1 02:25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的是关于罗盘的事情，在上次的更新中楼主在正文里提到了《风云 1》这部电影，在写到这段时还特地去又看了一遍该电影的相关情节，发现按照更夫所说，他所使用的罗盘比电影中泥菩萨使用的罗盘要“高级”不少，因为更夫的罗盘是按照阴阳理论为基础，使用磁石排斥力驱动的“自动”型罗盘，而泥菩萨的罗盘虽然也可以旋转，但需要用手去转，属于“手动”型罗盘，而且后者

的中间还没有作为指示最重要部分的指针，好了，说再多也不如上一张图来的直观，下面这张图便是《风云 1》中泥菩萨正在用手转动罗盘时的截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819981.png{EIMAGE}

36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1 02:2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60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1 20:02

“被那俩魁尸给干掉了，毕竟从制作风筝装青铜罗盘，再到确定这些人的大致位置，然后具体到人，苦口婆心的说，不管用再弄这个噱头吸引他们来听课，这整个过程足足折腾了几十天，我们连轴转，但那魁尸也没闲着，更何况两具魁尸分头行动，虽然有了可以各个击破的便利，但也增加了它们追杀目标的效率。”更夫说。

“那这 11 个人应该就是火车站之战后陆续死亡的那些人了吧？”我说。

“嗯，就是他们，成分也比较复杂，有大学生，有家庭妇女，还有建筑工人、警察、餐馆老板等，什么职业的都有。”更夫说。

“可几十天的时间里连续非正常死亡了11个人，并且死相恐怖，其中还包括警察这类执法执业，这难道没造成恐慌吗？”我说。

“警方封锁了消息，只有一些小道传言在坊间流传，那些传言尽管说的都声色俱厉，但相比真正的实际情况，根本不值一提，有一些细节应该的确是知情人传播出来的，真实度很高，但这些人即便知道一点内幕，也只是管中窥豹，九牛一毛而已，事态到底有多严重，当时除了我们以及警方等相关部门的高层以外，并没有几个人清楚。”更夫说。

我听完之后点点头没有说话，示意他继续，更夫会意，便叫正好走到他跟前的一名茶楼服务员来续上茶水，然后咂了一口接着说：

“在地下停车库的外面，我先在之前测量好的几个位置上用膨胀螺丝安装好滑轮，再用大拇指粗细的红绳从滑轮中依次穿过，最后结成了一个阵，这个阵从风水上说是个‘聚阴阵’，能短时间内吸取四周的阴煞之气，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要它汇聚了里面那些极阴命格之人身上自带的阴气，起到一个吸引的作用，引魁尸上钩，阴气对僵尸的诱惑，就好像新鲜血肉对饿狼的有诱惑一样，那是它无法抵挡的。二来是起一个掩护的作用，等魁尸真的来了，这是制住它最关键的一步。

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纰漏，非常顺利，我们请的那个讲

师在里面滔滔不绝的给那58个人讲课，我俩就埋伏在‘聚阴阵’的外面，说来好笑，我俩一个躲在垃圾箱里，一个躲在公厕里，不过没办法，形势需要。”更夫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他一下，问道：

“为什么要躲在公厕和垃圾箱里呢？”

“因为我俩是玄门中人，修道多年，身上的气场与普通人截然不同，以魁尸的道行，到了这里可以轻易的感应到有我们这类人的存在，而就它的魔性或者说是智商而言，不是没有看出来这是我们摆下的一个圈套的可能，如果因此而发生什么变故，那就前功尽弃，再想用同样的方法引它出来便基本不可能了，所以我们俩得尽力伪装自己，让自己的这种特殊气场不露出来，那么公厕和垃圾箱就是好地方了，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污秽集中的场所，在玄门的理论中，越是污秽的地方，越能扰乱人的气息，这就好比把闪闪发光的金子埋进了粪土之中一样，起到隐藏的目的。”更夫说。

“那也是辛苦你们了。”我说。

“不碍事，相比于当天晚上的战果来说，这一切都还是非常值得的。

在一天之中，亥时的阴气最重，而亥时的时间是晚上21点至23点之间，魁尸要来也肯定就在这个时间里来，所以我们就把讲课的时间定位三个小时,从21点一直讲到23点，幸好成都人的夜生活比较丰富，也不在乎这个时间点，我俩

在外面蹲守了足足两个小时零35分钟，一直到了讲课快结束了，还不见有魁尸的踪影，我俩也有点急，心想如果不来那就真白折腾了，不过反复琢磨细节，又感觉不能不来，毕竟从各方面来说都已经做到几乎是滴水不漏，如果连把全成都所有极阴命格之人都集中在一起都无法吸引魁尸的话，那还有什么能引诱的了它们？

结果正想着呢，‘说曹操曹操就到’，还就是那个女魁尸，这家伙贴着墙头飞，由远及近那上百米的距离没有一处落地，完全是标准的‘低空飞行’，而女魁尸都达到如此境界，就更不用说那个男魁尸了，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俩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纵跳前进的桎梏，全部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飞行能力，由此可以判断，假设这58个极阴命格之人的精魄被它俩‘分摊’了还是其中一个‘独吞’了，亦或者是谁多谁少一点，那结果就是此二尸受益平均或者是多的那一方的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进化’到‘吞云吐雾’的程度，如果到了那层境界，我们来就真没办法了。”更夫说。

“‘吞云吐雾’是个什么境界？”我说。

“接近于龙的境界，能对局部天气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是操控，旱魃可吸水汽而制造千里赤地的传说你可曾听说过？”更夫反问。

“这个自然是听说过。”我说。

“很多传言都说旱魃是僵尸王，这其实是不对的，旱魃

只是一种单纯可以引起旱灾的怪物，和僵尸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之所以在这里提它是因为魁尸到了可以那个层次之后对天气的影响正好是与旱魃相反的，旱魃能制造大旱，而魁尸能制造涝灾，它能使它所在的区域永远处于阴雨不断的天气，阳光永远照不进来，这种云我们称之为‘疾云’，雨水则叫‘劫雨’，劫雨皆为阴寒之雨，滴落在身上多了便可散尽人畜的元阳，然后因此而死，死后的灵体将被困在疾云的覆盖范围之下而不得走，最终只能沦为魁尸的‘食料’，并且因此而死的尸体100%会发生尸变，如果是死在由‘劫雨’形成的水坑里，那就不是尸变的问题了，是起步起码就是‘御风尸’的档次，而且被劫雨浸透的土地，寸草不生。

你要问我它在这种境界下能做到这一点的原理是什么，我只能说当前我们斗魁尸时魁尸只能是被动的吸收日精月华，被动寻找阴煞之气，但层级到达与龙比肩时它便能操纵天地之间的所有阴煞，头顶的云，落下的雨都是极阴极煞的具象化产物，要消灭这个层次的魁尸，正如我前面所，三宗高手联合起来一起上，官家派出大军方有可能胜之，要不然谁上谁死。”更夫说。

“这么厉害.....呃，真是幸亏是没出现那种情况，那咱们还是接着往下说怎么对付这个女魁尸的事情吧。”我说，同时心想这也太玄乎了吧？要是达到这个境界谁能对付得了它？孙悟空吗？估计即便军队出动，那得动用核武器这一

级别的东西还差不多，即便不用核武器，也得用弹道导弹来上几波“火力覆盖”才能将其歼灭，而且他还两次提到了龙，听闻其言语中的意思，难道这种神话中作为图腾的生物真的存在？本来有太多相关问题想问，但一琢磨还是算了，这要问起来就又没完没了了，还是别跑题，这些事以后有机会再去了解。

（未完待续）

36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1 20:10

“嗯，女魁尸到了地方直接就跳进了‘聚阴阵’之中，不出我们的所料，它先要在里面‘享受’一番里面已经聚集起来的浓烈阴气的‘滋养’，而这就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我拿着一个打火机，把事先准备好的结成‘聚阴阵’的红绳露出一直到我身前的一个绳头点燃，红绳有大拇指粗细，被火焰点燃之后迅速向前燃烧，‘聚阴阵’不大，所以最多也就是三秒多种吧，火焰便沿着红绳烧遍了整个阵，红绳的外皮在燃烧下迅速菠萝，露出里面只有小拇指粗细的黑绳，然后我就黑绳的绳头往手中墨斗盒里一卡，紧接着就像钓鱼一样以最快的速度摇动手柄，将绳子向内收紧，把女尸牢牢的困在了正中央。”更夫说应了一声后回到继续说此次的主题内容。

“等等，红绳为什么会燃烧？里面又为什么会露出黑

绳？怎么又能困住女魁尸？这是什么原理？”我听他讲完这一段，一时间又有颇多疑问，趁他一停顿之际，立马就都问了出来。

“第一，红绳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起到的只是一个掩饰作用，真正起到制服魁尸作用的是里面的黑绳，而黑绳外表包裹的红绳在制作的时候已经被秘制油蜡浸泡包裹住了，油蜡是透明的，外表基本看不出来，但非常易燃，只要点燃之后就能顺着红绳的方向向前燃烧，直到把浸泡过油蜡的红绳部分全部烧干净为止，而你若要问黑绳为什么不怕烧，那是因为黑绳在被红绳包裹之前都用无根水泡透了，然后趁着其未干之际，将红绳包裹在外，并覆以油蜡，油蜡密不透风，可以进一步阻止黑绳中水分的蒸发，再在阴凉处存放一段时间之后，黑绳便会变得坚韧潮湿，便会有很好的阻燃效果，即便火焰直接炙烤，除非将里面的水分先蒸发掉，否则也烧不起来，而红绳的燃烧是一瞬而过，自然不足以蒸发黑绳中的水分并点燃黑绳。

第二，这黑绳说是黑绳其实不太准确，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加大加粗的墨线，只是一般传统木匠用于测量曲直的墨线以及玄门中对付尸变的墨线与缝衣线粗细相当，而我这个是为了对付魁尸而特制的，所以加粗加长了很多，足有小拇指这么粗，看上去就不再是线而是绳了，嗯——这么说吧，我当时用那根可以叫做‘墨绳’。而且我也说了，我最后收

紧墨绳用的设备，就是一个墨斗，只是与墨绳与墨线的关系一样，这个墨斗的体积与零部件尺寸比普通装墨线的墨斗可大多了，普通墨斗也就跟手掌差不多大，而我当时用的那个，则比那种老式的手提公文包还大，要不然也不可能装的进去那么粗的墨绳。

第三， 墨线对于僵尸来说那就是克星，更何况是各方面性能都大幅度翻倍的特制墨绳，而用墨绳捆住魁尸后对它产生的伤害仅次于往它嘴里塞上一课‘祛尸丹’，不过那玩意儿太金贵，我们没有，要不然趁它动弹不得之际，给它吃上一颗，什么事儿就都解决了。”更夫解释道。

（未完待续）

36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1 20:42

“‘祛尸丹’是何物？”我问。

“那是一种专门针对僵尸以及尸毒的丹药，由与‘极阴命格’相对的‘极阳命格’的小儿童子尿、山参精、黑驴蹄子、以及上等朱砂等辅料经过精心调配后使用‘擘霄炉’炼制月余才能炼成，别的不说，那山参精跟‘擘霄炉’上哪儿找去？除了炼制的条件太过苛刻以外，这种丹药的作用也太局限，只能用来对付僵尸，所以时间久了也就没人炼了，毕竟哪儿有这么多魁尸给你打。”更夫说。

“这别的好理解，就是你说的那两样，山参精跟擎霄炉

是什么东西？”我说。

“前者是成精的千年山参，那玩意儿会自己跑，要是能采到一株，服用下去可有起死回生之效，而后者则是三宗之中禄阳宗的一件镇宗之宝，用了它，就能把各种珍贵至极的原材料炼制成自己所需要的丹药，天下之大，就那么一个，谁想用谁就找禄阳宗借去，看看有没有脸这么大的能借的到。”更夫说。

“说的也是，山参精都能起死回生了，谁真要有一个肯定不能去炼成‘祛尸丹’啊，除非面前就有个魁尸，否则那就太浪费了。”我说，我嘴上这么说着，但心里想到了很多事情，一来是这个山参成精的问题，听着很离奇，但实际上这个传说自古有之，比如说在东北山林中的采参人中就流传着一个传说：人参只在黎明前开花，太阳一出就会枯萎，混在杂草灌木中极难发现。采参人找到人参时，必须在黑暗中先用红头绳将其栓住，这明面上是说红绳拴住山参有利于分辨，但更有一说是人参根茎象娃娃会跑走，只有用红头绳拴住才跑不了

而，挖人参更是一门学问，工具很有讲究，不能用任何金属器具，人参须根越齐全越珍贵，所以就象挖出土文物那样，使用专门工具慢慢来，而在近一段时间，在吉林长春亮相过一颗“山参王”，重 600 余克，生长周期在 500 年以上，是全球范围内已知的单体鲜重最大的野山参，市场预估价格

就高达 8000 万元，经过拍卖达到 1 亿元以上则是十分可期的，由此可见，不管山参能不能成精，但真正的完整野山参，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另外，关于更夫提到的“擘霄炉”，还是三宗之中禄阳宗的宝物，那我就不由得联想到了当初散人给我说过他大师伯手里有一尊丹炉专门用来炼制丹药，供他突破修炼的极限，甚至是可以无事时间实现逆生长，毕竟散人与他大师伯都是禄阳宗的嫡传门人，不管我的联想对不对，我都把这些想法记录在了采访笔记主题内容的下面，以供未来再看的时候作为参考之用。

“是的，用这么多珍贵异常的原材料去制作一颗‘祛尸丹’，除非是专物专用，否则便是暴殄天物，而没有需求的东西面临的自然是消亡，僵尸本来就少，魁尸更是百年难遇，再加上‘祛尸丹’这么‘逼死人’的炼制条件，所以它在玄门中也就‘没有市场’了，不过话说回来，此物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真要有一颗‘祛尸丹’，这魁尸就是真吸了那 58 个极阴命格之人的精魄，那也照样收了它。”

（未完待续）

36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1 22:50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点关于墨斗墨线的图，图 1、2 还是取自于林正英《僵尸先生 1》中的截图（谁叫这部电

影这么经典呢），其中图 1 是正在往棺材上弹墨线，作用镇住棺中有尸变迹象的尸体，图 2 则是僵尸在起尸的过程中墨线发挥威力，正在遏制企图冲破木棺的僵尸，当然了，墨线发出红光是电影特效的表现手法，真实情况自然不会是这样的。

图 3 便是一种正宗的墨斗，中间的“线轮”上就是缠绕墨线的地方，而且从图中还可以清晰的看到用来收放墨线的摇把，而最后面那个原型开放式空间则叫“斗槽”或者是“墨仓”，一般其内部会内填有蚕丝，棉花、海绵之类的蓄墨的材料（倒入墨汁后可以短时保存）。当然了，墨斗的外形不是固定的，什么样子的都有，本图只是其中一种，不过虽然形制会根据制造者的设计而有所不同，但基本结构是不会变的。

图 4 是墨斗结构的线图及主要组成部分的名称注解。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86513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86515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86523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865249.png{EIMAGE}

36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1 22:5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6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2 17:36

楼主过来给各位看官告个假，因为暂时有点事，没法现在就更，不过楼主保证今晚一定会更的，只是可能时间上会稍稍晚一点，见谅见谅（抱拳）

36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2 22:29

楼主回来了，这就开更，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36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2 22:44

“嗯，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宝物毕竟不能作为消耗品来用，那还是接着说斗杀僵尸的‘主力’吧——关于墨斗与墨线可以克制僵尸的说法，说来不怕二位笑话，我最早知道也是通过香港的僵尸电影才有的初步印象，那么作为木匠的工具，为什么能对僵尸有这么大的杀伤力以及震慑力呢？”我问。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多个方面来说，先说抽象的吧：从道家的角度说，凡是一切能够切割事物和丈量事物的东西都是有‘道’的，这类物品都具有一定的辟邪功能，而墨线

便是其中的代表，在墨斗的配合下，墨线横平竖直没有弯曲，代表的是刚直不阿与天地正气，而僵尸是至阴至煞至邪之物，与墨斗、墨线所代表的的正气水火不容，而后者又被前者所克，所以僵尸惧怕之。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古代，木匠作为手艺人中的‘四匠’之一，代表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邪物对其具有天然的惧怕感。

（注：‘四匠’分别是：木匠、铁匠、纸匠、篾匠【排名不分前后】，其中木匠代表智慧，铁匠代表强大【因为铁在古代是兵器的象征】，纸匠代表变通【因为纸张虽软，在纸匠的手里却可以模仿世间万物，比如车马钱房等等等等，虽然这些都是给那个世界做的】，篾匠代表勤劳）

呃，算了算了，这些说词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别扭，咱们还是说点实际具象的吧：实际上墨斗与墨线之所以能对付僵尸，关键还在墨线的制作工艺上，墨线为了保证坚韧不易断，在制作时会用雄鸡血或者是黑狗血浸泡，而这两物又都是辟凶祛邪之物，僵尸没有不怕的道理，除此之外，墨线为了能在物体表面弹出痕迹来，每次使用的时候都要在墨汁中染一下，而用于这种用途的墨汁又为了防止在弹的过程中发生迸溅，会在里面调入一定的朱砂，用来增加粘稠度，而朱砂的辟邪作用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比如以茅山术为典型的玄门法术，只要是涉及到画符咒的环节，基本都是用朱砂混

合着雄鸡血来画，这样画出来的符咒再配合上咒语才能发挥出效用来。

而一根墨线反反复复在这种墨汁中浸染，朱砂就会大量附着在其表面，这样一来，在对付僵尸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强大的效能，在对付低级僵尸和鬼怪时甚至可以起到驱散和威慑的作用，所以说用的越久的墨斗与墨线对付僵尸的效果越好，因为用的越久，浸染的次数就越多，上面的朱砂就越浓，僵尸也就越害怕，而我的墨绳，制作工艺与墨线完全一样，只是等比例放大了而已，并且人工浸染的次数更多。

而从这个角度上准确来说，我的大墨斗、墨绳与木匠之间的类似工具的关系只是借鉴了一下器具的设计，但从用途上来讲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木匠的墨斗与墨线是主要用来测量，对付一下僵尸、鬼怪等脏东西只是附带功能而已，而我的大墨斗与墨绳，则是专职用来收拾这些怪力乱神的，如果要给一个定义的话，那么以妖魔鬼怪为前提，前者只是工具，而后者则是武器。”更夫说。

（未完待续）

36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2 23:10

“受教了，那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你用墨绳是怎么困住女尸的？”我说，在说的同时我想起了在《中国鬼文化大辞典》中记载了两则关于墨斗克鬼的故事，故事是这

样说的（以下故事为直接复制的原文内容，不是我写的‘大意’内容，在这里特此说明）：

一、“从前，一木匠，姓杨，一天晚上,经石板桥时，见一女子在哭，想捡便宜，就背上女子回家。谁知背上后,才知女子是鬼，于是用墨斗在女子手上划了一道符，将其领到家中，让其干活。那女子吃了亏，自认倒霉。一天趁杨木匠不在，就逃走了。过了很久，杨木匠又遇见那鬼。女鬼一下子吓跑了。”

二、“山东德州地方有个无人居住的大庙。有个太匠投宿无着，便住在大庙里。半夜出现了鬼,木匠惊骇之余抓起墨斗，鬼见墨斗连连后退，彼此僵持不下。天亮时，鬼钻入殿堂的一副棺材里,木匠追上,在棺木上弹了墨线。风水先生说，死人因得了地上灵气，故变鬼害人。于是众人烧了棺材。从此,木匠外出都带了墨斗。”

——由此可见，从传说的角度讲，墨斗的确正如更夫所讲，不仅对僵尸有用，对其它鬼怪等“脏东西”均有效果，虽然有些时候只能起到僵持、吓走的作用，但关键时刻还是能救人一命的。

“我刚才不是说我再实现测量好的几个方位都安装了滑轮了吗？那些滑轮的主要作用除了布阵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我摇动手柄时可以保证墨绳按照顺序向内收紧，收到最紧的时候，墨绳被最后抽离出的末端就会缠在女尸的身上，这

绳子可是下了猛料的，任平它是魁尸境界，也挣脱不开。”更夫说。

“那我估计接下来就该肥桃出手了吧？”我说。

“嗯，我缠住女尸之后打了个呼哨，他立马就冲出来了，然后抡圆了他的那根桃木棒就往女尸的头上砸。”更夫说。

“那.....就这么把这个女魁尸给一下‘砸’死了？”我感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狗血”，所以便有些好奇的伸长了脖子如此问道。

“一下砸死那肯定是不可能的，那女尸毕竟是魁尸，又不是‘豆腐干儿’，我足足砸了七七四十九下，每砸一下口中都得默念一句‘驱邪伏魅’的口诀，最后全砸完了，差点没把我给累的去见祖师爷，这要换了变的僵尸，也就是一棒子的事儿，而且也根本不用念口诀，但谁叫这家伙是魁尸呢，弄的轻了，干不掉它。”肥桃接过话头说。

“打了 49 棒？！那打那魁尸的时候它有什么反应吗？是挣扎还是怎么着？”我问，心说真要是拿着一根用整根桃树树干制成的大木棒子使出全力抡圆了打，一口气打 49 下，那的确是把子力气活儿，没点力量以及持续体力的人还真办不到，他说差点累的去见祖师爷，那就是差点累死，这话如此说来还真不夸张。

“挣扎是肯定挣扎的，但有墨绳捆着，它不敢动，因为墨绳贴在身上对于它来说，就好像把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刃摁

在人的皮肉上一样，只要稍稍一动就会被割伤，然后便是剧痛难忍，别看它是僵尸，到了它这个道行，魔性大的很，也知道疼，更知道害怕和痛苦，它在里面扭动的那几次，每一下都在墨绳和它身体接触的位置冒出一股浓烟来，还‘噼里啪啦’的响，扭的越来厉害就越疼，所以它扭了没几下之后就不扭了，可它不扭了我得卖力气去打啊，简直就跟打年糕一样，对准了一个地方就往死里打，而且要说打在上面的反应还真跟别的僵尸不一样，打别的僵尸就跟打人差不多，一棒子打死拉倒，但这个女魁尸是打一棒子就浑身往外冒气泡，然后便矮一截，外加小一圈，就好像棒子打在它身上将它消解或者是‘蒸发’了一样，最后 49 棒全部打完的时候，它就只剩下一块巴掌大小的‘残留物’了，黑乎乎的一块，很硬，再往下打它就不缩了，现在想想，它缩小的原因就是被桃木棒的阳气将身上的阴煞之气给打散了，而它又是阴煞之气组成的东堤，所以打散一些它便小一些，全打没了也就成这样了，但为了以绝后患，然后我俩就在垃圾箱跟前生了堆火，找了根棍子把它挑到火堆里面去，把最后这点玩意儿给它烧了个干干净净，这女魁尸就算彻底报销了。”肥桃说。

（未完待续）

36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2 23:46

“那最后剩下的那一块很硬的‘残留物’是什么？”我

问。

“呃.....你可以这么理解吧——那东西相当于这具女魁尸的‘骨灰’，毕竟即便一个人被火化了也不可能烧的什么都不剩，总还得有点残渣吧，跟这个意思差不多，而我们用火进一步烧它，主要是为了对它进行‘无害化’处理，毕竟那东西聚满了阴煞之气，而且还是‘浓缩型’的，属于‘大害’之物，留之不得”肥桃说。

“嗯。那打 49 棒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还是说只是一个巧合？”我应了一声他的回答后接着问。

“应该说算是一个巧合吧，一般僵尸根本顶不住我一棒子，但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想打‘天罡数’的，‘天罡数’不行就打‘地煞数’，再不行就来个‘天地双煞’数，前者是 36 棒，中者是 72 棒，后者则是两者叠加起来，也就是 108 棒，结果 36 棒打完它还没打死，而打到 49 棒的时候就结束了，所以就打了这么多，不过真要打 72 棒甚至是 108 棒，那我肯定一口气打不完，体能撑不住。”肥桃说。

“好吧，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们当时是怎么确定将极阴命格的人集中在一起再用‘聚阴阵’汇集他们的阴气引来的是较弱的女尸，而不是较强的男尸呢？或者万一把它们俩都引来了怎么办？”我问。

“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考虑，具体说来的办法就是在‘聚阴阵’的中间，摆放了一些纸扎的玩具，然后将这些

玩具上都贴上引魂符，以此来吸引婴灵，我刚才也说了，‘聚阴阵’除了能汇集那些极阴命格之人的阴气之外，四周不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是散发阴气的，其阴气都会被在短时间内汇聚到这里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聚阴阵’就好比是一个吸尘器，阴气则好比是那些灰尘，阵眼启动之后，就会把四周的阴气都吸过来，但是有一点我要讲清楚，‘聚阴阵’吸纳过来的是阴气，但不是阴体，意思就是说它会把无主的阴气吸过来，但假设碰上了成了形的灵体，也就是鬼，它们身上的阴气叫做‘有主阴气’，这种阴气它是吸不走的，因为灵体，进一步说是鬼，本身就像一个压舱石，压住了飘散的阴气，让它不能随意飘荡，要不然压不住的话那就不存在灵体乃至鬼了，因为那样它们面对的结果就是魂飞魄散。而无主的不一样，它们只是因为某些客观条件产生的阴气，没有‘配套’的灵体乃至鬼压住，就可以被吸过来，所以‘聚阴阵’对灵体、鬼及有灵体、鬼压住的‘有主阴气’是没有作用的。

而婴灵是夭折婴儿或者是儿童的灵体，它们身上的阴气就属于‘有主阴气’，‘聚阴阵’吸不过来，但我还需要它们，就得想个办法，那么就是使用这些纸扎玩具了，这些灵体因为肉身死亡的时候太小，所以在意识方面完全空白或部分空白，主要依靠本能行动，还没有形成成年人灵体那种趋利避害的思维，利用本能，只要给它们想要的，它们就会汇聚到

这里来，婴灵同活着的儿童是一样的，爱玩是天性，所以吸引它们时候使用玩具就成了首选，上面的符咒相当于一种召唤，可以将方圆几十里之内的婴灵都感应的到，而且比较巧合的是在我们结阵对付女尸的地方，也就隔了一条街，便有一所妇幼保健院，那里是生育场所，夭折的或者是被堕胎的婴灵在那里最为集中，正好也给我们的行动提供了方便。”更夫说。

“那极阴命格的那些人身上的阴气不是‘有主阴气’吗？为什么能被‘聚阴阵’吸走呢？”我说。

“那些人都是活人，或者叫‘阳人’，阴气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身外之物，一个正常的‘阳人’，身上阴阳平衡不假，但此阴非彼阴，极阴命格人身上散发的阴气是灵体以及各种鬼怪身上的阴气，这是不应该在‘阳人’身上出现的‘错误现象’，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他们的命格导致的，这就好像是阴阳眼，这种眼睛常人没有，看似是一种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好事，一来是谁愿意天天见鬼不是？二来是经常看见脏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非常折损阳寿的，所以这类人如果没有一些额外的帮助，不论是极阴命格的人还是阴阳眼的人，他们天天被自带的无主阴气所笼罩，天天见到一些‘阳人’不应该见到的东西，其阳寿便会不可避免的遭到这些问题的损耗，说的直白一些就会导致活的比正常人短，假设用医学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常人

来说，极阴人的命格以及阴气与阴阳眼的眼睛，属于一种‘病’，不过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及时发现之后，找一个修为够高的师父，是可以人为解决的。”更夫说。

“那这些与能保证把女魁尸吸引过来有什么关系呢？”我问。

“关系是很直接的，比如吸引婴灵的关键是纸扎玩具，而吸引女魁尸的关键则又是婴灵，这是针对它生前是女性的特点来制定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但凡是女性所变的僵尸，都对儿童等未成年都很感兴趣，而且是年龄越小的越好，最好是 5 岁以下的。

我们俩曾经见过一个游尸对着小孩儿笑，当然了，我俩看它那表情像笑，到底是不是笑我也不知道，还有更夸张的是村里的几个小孩围着一具刚刚发生尸变女性僵尸做游戏，那僵尸也不攻击这些孩子，还显得非常‘安详’，我们不知道这种行为的意义是什么，有点完全是满足某种心理但并没有实际作用的感觉，但男人所变的僵尸就不一样了，男性变的僵尸侵略性更强，在层次不够的时候，对吸取猪牛羊狗的精魄更感兴趣，这个怎么说呢，从实用角度上来讲，男性僵尸的行为更有利于提高修为，而女性僵尸好像则是在满足一种还未消散的母性，要是牵强的解释一些的话，那可能就是男人理性，女人感性吧，这种行为特征到了变成僵尸也不会变。

还有就是有一些灵体，死后的母性比生前更强，而僵尸比灵体、以及其它鬼怪更阴更邪，可能同样的特质被放大化的更明显。”更夫说。

“这样说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女性僵尸对儿童是无害的？”我说。

（未完待续）

36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3 01:4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还是与墨斗有关的图，图 1 鲁班爷手拿墨斗的标准像之一，图 2 则是古人使用墨斗对木材进行丈量的场景。

（注：之所以尊称鲁班爷为“爷”，是因为他作为我国木匠祖师、术数大家、实践派科学巨匠、工程师等成就与头衔于一身，值得被所有炎黄子孙敬仰，他与墨子可以同称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先驱之一，关于他的传奇性在这里就不多讲了，但对华夏先贤的尊重还是必须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90553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905544.png{EIMAGE}

36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3 01:5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6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3 17:38

“当然不能，僵尸就是僵尸，那是至阴至邪的存在，浑身散发的都是阴气甚至是尸毒，就拿我刚才说的第二个女僵尸吧，一帮小孩儿围着它做游戏，它虽然没有攻击，虽然因为道行很浅而还没有产生尸毒，但身上的阴气侵入到了这些孩子的内体，事后这些孩子全部大病了一场，症状都是咳血，嘴唇发紫，浑身发抖，不停的冒虚汗，体质最弱的一个直接没救过来。”更夫说。

“除了这些，我们还利用了对男尸的行为预判，当时女魁尸与男魁尸已经分开行动了，这两者是可以互相取得感应和定位对方所在位置的，‘聚阴阵’里加入了婴灵可以吸引女魁尸，而因对警方也好对玄门也罢等这些力量的蔑视，分头行动后的男魁尸在感应到女魁尸的位置之后自然不会与它在同一个地点出现，要不然它们也就不会分开了，这些是我们俩通过细致分析之前被它俩杀死的那 11 名极阴命格受害者的死亡地点与时间所得出的结论，这些受害者虽然被原理相同的手法杀死，但具体有区别，通过这些区别可以分辨出哪些死于女魁尸之手，哪些死于男魁尸之手，比如说被女魁尸害死的人，尸体坚硬干瘪但还会保持有一定的韧性，但

被男魁尸害死的人，则会在坚硬的同时变的特别脆，如果拿起这样的尸体使劲往地上一扔，就可以摔碎，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两者的道行差距，男魁尸更强，阴火更盛，所以杀伤力更加骇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女魁尸的阴火把人‘烧’成了五分熟，那么男魁尸的阴火就是直接把人给烧焦了。除此之外，两者自从分开之后，行动时间与‘习惯’也有明显不同，我们以此为依据，笃定只要女尸来，男尸就不会同时出现。

另外，男魁尸并不知道我们将极阴命格的人都汇聚到了一起，所以它当时八九不离十应该是在四周寻找极阴命格的人，这样就更不会到女尸所在的地方了。”肥桃补充说。

“那这可够复杂的，其中还涉及到了心理学，看来你们的部分决策是建立在揣摩魁尸心理的基础上啊。我说。

“可以这么说，只是这么做有一点风险，毕竟万里有一，万一男魁尸来了，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从大概率上说，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敢赌一把。”更夫说。

“这真跟我之前的想象不一样，我以为对付这种高级僵尸就是玄门法术与脏东西硬弓硬马的对战，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斗智的环节，那女魁尸被干掉之后，那些吸引它的婴灵怎么处理的？”我问。

“之后我们拆了‘聚阴阵’，将阴气散掉，然后做了一场法事，将那些婴灵都‘送走’了，顺便也烧了那些吸引它

们来的纸扎玩具，算是送给它们，留着在路上陪它们解闷儿用的东西吧，毕竟这些孩子都是些苦命人，只要它们不作恶，我们就不会下狠手打散它们，更何况在此次消灭女魁尸的过程中，它们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更夫说。

“女魁尸被消灭掉之后，估计就是与男魁尸决战了吧？它的确比女魁尸更难对付吗？”我说。

（未完待续）

36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3 18:05

③“勇斗双尸”第二回：再战受挫

“那不是一般难对付，是难对付太多了，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比如之前我说过女魁尸的道行大约是男魁尸的五到六成，其实那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现在再回想起与它真正正面交手时的场景，我感觉肯定是不止于此的，我甚至都怀疑这个男尸是不是已经上升到某个我们还不知道的新境界了，总之还是那句话，别看都是魁尸，可斗起来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刚才更夫也说了，这种道行特别高的阴邪之物，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感应对方存在的，女魁尸被我们消灭了，男尸那边不可能不知道，结果知道之后应该是出于报复性的行为，它在几天之内滥杀无辜了好多人，这与它们之前把目标只锁定在极影命格之人身上的行为动机以及特征完全不同。

所以到了这时候其实形势比双尸俱在那会儿反而更加

恶劣了，原本两具僵尸的行为还可以判断，但现在女魁尸没了，男魁尸‘疯了’，其行为突破了之前的所有常理，如此一来我们便没法按照前面总结出来的规律与常理来推测它下一步想要干什么，仅此一点就特别棘手，再加上它滥杀无辜，这可是个大事，被它攻击的人全部都是十死无生，即便警方极力的封锁消息，但死了这么多人，不管是真的还是谣言，早就传的满天飞了，那段时间里，整个成都市人心惶惶，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的态势，这也逼迫我们俩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必须马上投入到消灭男魁尸的行动中去，早一天干掉它，就能间接的拯救很多人。

但正如我方才所讲，这男魁尸的道行可不是女魁尸能比的，我们之前知道它比女尸厉害，但没想到厉害这么多，之前对付女魁尸的那套方法的用在它身上毫无作用，不仅如此，我俩因为这个还差一点死在它手里，说到底就是准备不足，干掉女魁尸的过程太过顺利，就把对付男魁尸的事情给自然而然的想简单了，这也算是一个大教训吧，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虽然现场情形十分惨烈，但我俩还是成功逃过了一劫，今天还能坐在这里给你讲这件事，也是祖师爷显灵保佑，要不然我俩落个什么结果，那是可想而知的。”肥桃说，在消灭僵尸的采访环节中，到了男魁尸这一部分，肥桃又再次变成了“主讲人”，他俩之间的转换很有默契，谁停谁说就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说了这么多，没有一句两人的话呛

在一起的情况发生。

“那么方便说一下当时男魁尸滥杀无辜时，杀死了多少人吗？”我问。

“具体数字我们也不清楚，但保守估计在三位数以上。”肥桃说这话的时候与更夫对视了一样，而以我的经验来看，他俩的这种反应恰好说明了他们并不是不清楚，反而是有大几率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不想明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好深问了，毕竟真要得到这个数据我还可以再去问别的相关人员，对他们的采访主要的内容重点还是要放在怎么斗杀双魁尸的经过细节上，想到这里，我便说：

“听你说二位差点死在它的手里，想必这个过程肯定是极其凶险的，既然如此，那么最终取胜的手段肯定也非比寻常，那咱们就聊聊对付男魁尸的具体过程吧。”

“一开始，我们如法炮制对付女尸的手段，也是结‘聚阴阵’，里面放一点吸引男魁尸的东西，当然就不能使婴灵了，而是下了点猛料，在阵眼中心插了一面‘招魂幡’。

当时是选择地点时是把‘聚阴阵’放在了郊区一个荒废的农场里，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谷仓，我们俩在谷仓外面把阵结好，‘招魂幡’立起来没多久，那身上的罗盘指针转的就像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快，都快飞出来了，然后平地就开始起雾，这是阴气太重的典型表现，你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类似野坟地、乱葬岗或者是其它阴煞比较重的地方在傍晚

以及夜间总是雾蒙蒙的？当时的情况也是这个道理，那些雾就是灵体聚集的太多，阴气浓度太高而引起来的。

不过呢，其实说的难听一点，我们这样做有点不道德，因为‘招魂幡’能吸引来的灵体大部分都是逗留在人间不想离去或者是因为某种客观原因而无法离去的孤魂野鬼，而这纯粹是拿它们做‘钓’男魁尸的‘鱼饵’了，这么说吧：婴灵能吸引女尸完全是出于女魁尸在残存母性这方面还有特殊的情结，来了之后与婴灵的关系更像是在一起玩耍，并不会对婴灵造成什么伤害，毕竟双方都是阴煞之物，并不相克，但男魁尸完全是以阴气为食，那些飘荡在人间的灵体之类都是‘上好’的阴气，这里可就不分什么有主没主了，它统统来者不拒。

后来等了时间也不久，大概四十来分钟吧，那家伙就出现了，它出现的气势就比女魁尸强了不是一丁半点，女魁尸是贴着房顶飞过来的，而它就好像一颗陨石一样从天而降，而且带着一股剧烈的阴风，吹到身上感觉都冷到骨头里去了，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难受，这还是我俩各自找地方躲了起来的结果，要是直接露在外面被这些阴风吹个正着，那指不定得多狼狈呢。

当时四周的雾气本来很平静，但等它进入阵眼之后，便开始剧烈翻滚起来，就像一锅凉水突然被烧开了一样，我们可以清晰的听见各种哀嚎的声音，那都是灵体、鬼魂发出来

的，因为在那时那刻，这些东西正在被这只魁尸‘大吃特吃’而毫无反抗能力。

接下来就是如同对付女魁尸一样将黑绳的外壳烧掉露出红绳，然后收紧去捆住它，但结果十分的.....不理想。”肥桃说。

（未完待续）

369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3 19:11

“那么被男魁尸‘吃掉’的灵体鬼魂，它们会怎么样？会‘再死’一次吗？

还有，能具体说说为什么不理想吗？”其实有了前面的铺垫，我不用想也知道差不多是这个结果，所以也不惊讶，只是顺着他的话往下问。

“灵体之类再死一次，结果就是魂飞魄散，那就相当于被抹掉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最后一点痕迹，轮回转世什么的就再也与其无关了，不过也有例外，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讲，鬼死之后还有另一个可能，就是成为‘蟿’，这蟿在灵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僵尸中的魁尸，是一种顶级的凶物，正所谓：‘人死为鬼，鬼死为蟿。鬼之畏蟿，犹人之畏鬼也’

当然了，既然说这个事情得从概率学的角度上说，那么就是极其罕见的了，保守统计，能变成蟿的鬼，概率小于百万分之一吧，而鬼本来就不多，更何况是蟿乎？

至于怎么不理想，那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墨绳勒住女魁尸的时候能把它牢牢的控制在原地，但勒住这个男魁尸的时候，它左右稍稍一晃动身子，更夫就抓不住了，我过去帮忙，更夫抓住墨斗的手柄，我直接去拽绳子，两个人一起使劲儿，也根本制不住它，它发现我俩之后猛的一甩，我俩就全坐了‘土飞机’，腾空起码 3 米以上直接被甩了出去了，更夫屁股着地，我是肚子着地，差点没把我的心肝脾胃肾外加肠子都给摔出来，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着缠在男魁尸身上小拇指粗的墨绳先是冒烟，然后就凭空烧着了!”肥桃说。

“你的意思是说墨绳自燃了？难道这个男尸的身体还有发热功能？不过前面说过墨绳是用朱砂炼出来的，朱砂里面含有大量的硫磺，能被点燃倒也不奇怪，只要起始温度够高就行。”我说，而关于鬼死之后变成蹩的事情，我没有继续追问，因为这个话题乃至类似于这次“僵尸大百科”的“鬼事大百科”，我会与另外一位相关人有更加深入的专门探讨，相关内容会在《都市传说》系列中的另一篇中出现，而那就是另外一个独立的采访了，所以这里暂且不做细表。

“这跟朱砂、硫磺毫无关系，更不是男魁尸能发出高温，比如说那火的颜色是蓝紫色的，根本不是通常明黄色的火焰，有点像天然气灶产生的那种蓝火，但要比那个颜色更深，是蓝中透紫，之所以是这种颜色，是因为那火是阴火，前面说过，那些被吸走精魄，像干尸一样死去的极阴命格之人，还

有在火车站牺牲的武警、刑警说白了尸体能成那个样子，都是拜这种阴火所赐，说它是火，实际上阴寒至极，极端到足以产生‘物极必反-寒极生热’的程度，这事当时我们看来特别惊讶，因为能让它燃烧起来的能量就是日精月华以及人或动物的精魄，不论是僵尸还是其它什么鬼怪，想要修炼的更强，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补品’，拿在手用来提高道行都不够，哪里能用来随便烧阴火？

举个例子比对一下：使用阴火杀伤人命，那只是它在攻击时的一种附带效果，但这个完全是将阴火作为一种‘主动技能’给释放出去，这么一比较，这两种行为在性质上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现在想想也正常，首先是以那男魁尸的道行，普通的日精月华与精魄对于它来说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除非很多，所以它也不在乎将其用来‘点火’用，其次它‘吃’掉了这么多孤魂野鬼，身上的阴气又提升了一大截，那用阴火也就更加的无所顾忌了。

这么说吧，一般的僵尸，或者说是在魁尸以下道行的僵尸，害人的手段无非就是撕拿啃咬等‘物理攻击’，但魁尸，特别是这厮则可以动用阴火攻击，普通人被这玩意碰一下，立马就是府南河里四具尸体乃至原理相同但结果更惨的下场，而用它当做武器，这对于常见的牛鬼蛇神来说是一件想都不敢想或者说是特别奢侈的事情，就是有点那种‘开着豪

车拉土豆’，拿着别人眼里的宝贝当‘大白菜’用的意思，不管这种行为的水平高低，首先这得是够土豪才能干的起的事情，而男魁尸当时的境界，就是怪鬼之中的‘土豪’，这是之前那个女魁尸就是几个‘捆’在一块儿也无法与之先提并论的。”肥桃说。

（未完待续）

36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4 02:4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来更两张图，图 1 是“蠪”字含义的一点相关解释，它的读音为 nǐ 或 jiàn，而所谓“鬼之畏蠪，犹人之畏鬼也”的意思也很直白，就是说——鬼对蠪的惧怕，就像人对鬼的惧怕一样，由此可见蠪的厉害。

图 2 则是招魂幡（又称“召魂番”、引魂旗、灵旗等），这是一种标准的道家器具，关于此物的标准记载记录在《天皇至道太清玉册》。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93907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939075.png{EIMAGE}

37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4 02:4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70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4 13:45

“那这么说的话，我怎么感觉你们第二次摆的‘聚阴阵’有点失策了呢？不仅没有起到对付它的作用，反而让它变的更强了。”我说。

“倒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即便没有那些孤魂野鬼，它也可以利用吸纳的日精月华来释放阴火，只是没有一次性集中吃掉这么多灵体之类来的凶悍，可怜的是那些被引过来的灵体，其中很多只是徘徊在人间的迷路鬼而已，结果就这么成了它的燃料和食料。”肥桃说。

“那它燃烧起了墨绳之后又怎么样了？”我说。

“墨绳上的朱砂也好、雄鸡血、黑狗血也好，那都是至阳之物，阴火则是至阴，相互碰撞在一起就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谁能压倒谁就看谁更强大，很明显，魁尸的阴火更强，墨绳上的阳气跟阴火对抗了也就几秒钟，便被阴气彻底冲散消失了，没了阳气，墨绳就变成了一根普通的绳子，接着阴火顺着绳子往下烧，根本无视了无根水的浸泡，一路奔着我俩就来了，幸亏我俩闪的快，要不然也得变成府南河干尸的那个德行。”更夫说。

“那二位有没有各拉兵器上去和它‘大战三百合’？”我说。

“开什么玩笑！还‘各拉兵器大战三百合’？你当这是评书呢，当时那个情形跑都来不及，再主动跟它打那就纯属‘寿星老吃砒霜——活腻歪了’，后面的事情就是我俩玩命的跑，那家伙从后面紧追不放，你想想看，它会飞，我们俩是凭着两条腿‘坐 11 路’（注：步行或跑步等徒步行进的一种调侃式别称，“11 路”代表双腿），那哪能跑的过它，幸亏更夫豁的出去，把上衣脱了，露出了胸前的刺青，他那上面的图案可了不得，是‘九龙青罡刺’，乃为驱邪避煞，克鬼灭祟的不二法宝，但不能多用，每次亮出来就要咬破中指，以自己的血作为启动，然后才能奏效，每使用一次，刺青的图案就会变得浅一些，如果有一天浅到看不出来了，那更夫的阳寿也差不多就到头了，我认识他以来，这一招他一共就用过两次，除了这一次，另一次是对付一只很难缠的成精老猫，说白了就是个老猫妖，那玩意蹿房越脊，神出鬼没，在几乎所有法器都不管用的情况下，更夫最后亮了一下刺青，就把对方的道行全打没了，当场击毙。但这次对付魁尸，刺青的功效发挥到了极限，也只是击退了它而已，还远远不能消灭它，不过为我们赢得了逃生的时间，回想起来至今还心有余悸，当时更夫的动作慢上一点，我俩就都得交代了。”肥桃说。

“说那些干嘛，应该的而已，我那会儿都做好以三魂七魄为代价跟它同归于尽了，区区亮了一下青罡刺，不足挂齿，

再说了，你不是也把我扛回来了吗。”更夫消瘦的脸一笑，如此说。

“为什么要扛回来？以三魂七魄为代价又是怎样的后果？”我说。

“因为使用一次对身体的损耗非常大，而且那次还尤其的大，他亮完之后就跟‘一滩泥巴’一样，只能是我把他扛回来，你看他现在这么瘦，其实当年跟我差不多，比我瘦不到哪儿去，就是那次之后，才瘦成这个样子。

至于用三魂七魄为代价，就是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后以自己为武器去和男魁尸硬碰硬，道行越强的人进入这种状态就越厉害，只是用完之后整个人将什么都剩不下，连鬼都做不成。”肥桃说。

“你又胡说，我最胖的时候也赶不上你一半儿，怎么就跟你差不多了？

做不成鬼也没什么，现在网上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吗：‘看淡生死，不服就干!’”更夫先“反驳”了肥桃关于自己胖瘦的话，又再一次阐明了自己无所畏惧的信念。

肥桃则没有接话，而是喝了一口茶水然后在手机中翻找出来一张照片，给我看，然后告诉我说这是1990年的时候两人的一张合影，左边的是他，右边的是更夫，我一看，发现还真是，肥桃当年的身材与现在别无二致，只是没有现在这么浓密的络腮胡子，而更夫的变化的确说的上是十分巨大，

当年并不是胖，而是十分健壮，一身的腱子肉，三角肌、胸肌、肱二头肌以及小臂等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到的位置都非常发达，颇有点健美运动员的感觉，一副壮小伙的样子，而眼前这个干瘦干瘦的男人与之相比之下，起码“缩水”了两圈以上，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的身体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如果真如更夫所说是使用了那个刺青导致的话，那可以想见其分量之重了。

“这个刺青是什么构成的，怎么会有击杀猫妖，震退男魁尸这么巨大的威力？”我说。

“‘九龙青罡刺’，刺如其名，由九条青色盘龙围绕在身上组成，要往身上刺这种图案，不能一人完成，需要有 9 人‘接力’完成，换句话说，每一条龙都出自不同的人之手，而刺图的这 9 人自然也不能使纹身店里的那种，而是道法有大成者才行，这九条龙分别由道家的混元派、少阳派、正阳派、纯阳派、重阳派、龙门派、随山派、青微派、静一派这 9 派的真人所刺，这就相当于将 9 名真人的道法承载到了身上，不是一般人可以‘扛’的动的，普通功力不济者，能有 3 龙就已经是极限，除了更夫以外，我最多见过‘七龙’在身的，‘九龙’者目前就他自己。”肥桃说。

“那这应该是最高境界了吧？”我说。

“此言差矣，‘九龙’的境界虽然颇高，但还远远达不到最高，因为除了我上面说过的那九派之外，道家的派系全

部算全了，一共有八十八派，还有诸如‘天师正乙派’、‘紫阳派’、‘真武玄武派’等等等等，谁要是能把这八十八派的道法都集于一身，那才叫最高境界，届时浑身上下会除了脸部以外都刺满相关图案，每个图案里都有无上的功法，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其肉身的承载力要达到一个多高的境界我是想象不出来的，那恐怕就要达到‘羽化成仙’的程度了。

假设更夫真能达到那个高度，还用得着怕男魁尸？当场就打它个满地找牙，送它去它该去的地方。”肥桃说。

“看得出二位与玄门中的道家一脉渊源颇深，要不然更夫也不可能能将九名真人的大作集于一身。”我说。

“非也，我们兄弟二人与道家说起来倒的确有些关系，比如我师承行脚道人的‘炙阳’一派，虽然属于‘三宗九派二十七门’，不算道家八十八派之一，但毕竟也是以道术为基础，最高信仰也是三清，所以宽泛的讲，在信仰上的确能拉点关系，而更夫师承的‘更夫门’，以鲁班法门为基础，而鲁班爷当年修习的就是茅山术，所以也可以与道家拉上点关系。

但是，这点关系都是广义上的，基本为‘九龙青罡刺’提供不了什么帮助，真正让更夫拥有这些的还是他闯过了‘九关’，你要得到一派真人的刺青真传，是要开坛斗法的，只有打败一派，才能获一派之刺，换句话说，更夫开坛斗法接连斗败了九派才能获得这个成就，而要集齐八十八派的全

部功法，那除了肉身的承载力要达的到以外，就是要打败至少八十八名功法深厚的真人，这个难度有多大不是你一个行外人能想象的到。”肥桃说。

“原来如此。不过如果肉身的承载力达不到而强行刺上这些图案，那会有什么结果？”我说。

“那就会被这些功法‘压’死，就跟之前说过的八字与命格不够强大却乱起名字被‘压’住是一个道理，但这个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为这个会让整个人消解成飞灰。”肥桃说。

“呃.....那这个后果可真是够严重的。但这样其实也好，起码说明修炼的止境还远远未到极限，而有了清晰的目标，奋斗起来不才更加有动力嘛。”我说。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俩有生之年是达不到那个境界之半途了。”肥桃说。

（未完待续）

372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4 13:46

楼主临时有点事，得先去忙了，所以暂时更这一段，其余的稍后再补更上，各位看官见谅

37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4 20:51

楼主来了，马上补更，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37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4 21:03

“经过此番恶战，虽然得以脱身，但更夫的损耗应该对你们之后的行动影响很大吧？”我再次把话题拉回来说道。

“按理说，以当时他的情况而言，起码得精心调养半年以上才行，但时间不等人，那魁尸在外面作恶，哪里有半年的时间用来休息？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让他先养病，我自己一个人去对付魁尸，可他不乐意，非要一起去，然后天天在家喝‘拔功’的药，硬是用了不到四天就又生龙活虎了，只是‘拔功’的药都是些透支身体的东西，虽然大量使用之后恢复的快，但留下的后遗症也大，所以他就瘦成了这样，如果当初不这么拼的话，好好养着，说不定还能恢复到照片上的样子。”肥桃说。

“净说废话，我能让你一个人去送死啊？咱俩联手都不能伤那男魁尸半分，你自己上除了搭上一条人命以外什么作用都没有，难道我到时候再去给你收尸？

至于瘦了，瘦就瘦吧，千金难买老来瘦嘛。”更夫说，肥桃听闻此言没有说话，只是伸出大手用力拍了拍更夫的肩膀，虽然只是一个动作，但同生共死的兄弟情义已经跃然眼前，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都颇为感动。

“听你们之前说，你们门下都是有弟子的，为什么不叫上他们一起来帮忙呢？”我顿了一下接着说。

“我俩都不行，叫他们上不是情着去‘送人头’吗？面对魁尸这种对手，打人海战术是不顶用的，方法不得当，人越多，损失就越大，之前那些不知死活的玄门——我姑且称他们为一声‘同道’吧，死了一百多号，都是这么死的。”更夫说。

“徒弟们是肯定不能叫的，这不是他们能掺和的事儿，后来我俩做好准备又跟魁尸大战了几次，全部都是大败而归，幸好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做的准备都是跟逃跑有关的，才能让我们数次全身而退，总算是有惊无险，相比之下就是第一回的正面交锋最为凶险了。”肥桃说。

“数次交锋后全部落败，这样说的话，其实这件事就已经走入死胡同了，警方那边也很着急吧？另外你们最后是怎么‘翻盘’的呢？”我说。

“警方当然着急，都快急死了，他们后来也想明白了，派了个代表出来与我们玄门力量这边接洽，先拿出来了倡议书，然后经过四天三夜的讨论，最终制定了互相协助，结为攻守同盟的计划，但说到底就是他们协助我们，因为越到后期，那男魁尸的气焰就越嚣张，直至找到打败它的方法之前，警方基本处于越来越无能为力的境地。

至于怎么‘翻盘’，那还得从我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这个家伙的老巢说起。”肥桃说。

（未完待续）

37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4 21:20

③“勇斗双尸”第三回：反败为胜

“‘老巢’？你是说它还有固定的‘居所’？”我说。

“那当然，其实每一个僵尸都有，之前肥桃说过级别最低的僵尸，也就是行尸，它无法离开尸变地点太远，只能在附近游荡，用形容人类的话说，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它的‘体力’有限，离开尸变地点太远的话就走不回来了，而走不回来就会‘累死’在外面，所以它们为了能在疲劳时及时的‘休息’，就只能在尸变地点周边活动，走的太远就走不回去了。

而尸变的地点或者是它们可以到达并拥有类似条件的地方对于每一个僵尸来说，就是它们的固定‘居所’，或者直接说就是它们的‘家’，不论道行和级别高低，下至最低级的行尸，上至最高级的魁尸，都是如此。”肥桃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僵尸还需要‘休息’？而且还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休息’？要不然就会因为‘体力’耗尽而亡？”我对他这个说法略感意外，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僵尸应该是一种无限接近“永动机”的存在，只要没有外力将其消灭，那么它们就可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一直“运作”下去，而肥桃则回答说：

“是的，僵尸也跟人一样，必须要休息，而且休息的条件比人类要苛刻的多，虽然也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只能在一个

固定的地点休息，但它休息的地点比较苛刻，首先是阴煞之气必须很重的地方才行，比如坟地之类，在旧社会来说的话，乱葬岗与义庄一般都是好去处，但这些东西在 1995 那会儿早就都没有了，殡仪馆虽然在职能上与义庄有一些相近，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因为殡仪馆即便远离市区，但起码也会在郊区，与义庄直接设立在荒无人烟的古道半路上完全是两个概念，两者聚集的阴煞之气也更不在一个档次上，而且诸如乱葬岗、义庄一类的阴气重的地方，也只能提供给普通诸如行尸、游尸、阴尸‘休息’，上升到御风尸、金刚尸的时候，它们就得找专门的阴穴才行，到了魁尸这个级别，那就更不用说了，只有诞生它们、满足‘五行不齐’的养尸地，才能让它们得到恢复，这也是高级僵尸的一个弱点，就是级别越高，可以‘休息’的地点就越少，因为条件随着级别的增高而越来越苛刻，换句话说，越高级别的僵尸，对‘后勤’的依赖就越大。

而这个男魁尸自然也不例外，它在外面这么折腾，消耗很大，那是必须找地方恢复‘体力’的。”肥桃说。

“好吧，我还以为僵尸是不需要任何碳基生物正常的饮食和睡眠的‘全天候怪物’呢。”我说。

“那当然不可能了，如果没有必须‘休息’以及‘休息地’非常少这两个原因制衡着它，让它能‘全天候作妖’的话，那损失可就不只是这一点了，单单是死亡人数来说，就

起码得翻几倍都不止。”肥桃说。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低级别的僵尸可以吃人血肉作为补充，而高级别僵尸则能直接吸取日精月华作为补充，这样一来它们，尤其是后者不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夜晚的任何时间进行‘体力恢复’了吗？那怎么又得还有专门的‘休息地’才行？”我把刚刚产生的一个疑问问出来，就见肥桃听了用大手摸了摸自己脸上的络腮胡子，做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接着说道：

“还是以人类为例，吃人血肉和吸纳日精月华那相当于‘吃饭’，而找个专门的‘休息地’‘恢复体力’则相当于睡觉，难道你能只吃饭不睡觉吗？或者是只睡觉不吃饭？这两者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关系吗？”

我被他这么一说微微一怔，随即顿感一阵脸红，这样一说我这个看似挺有“技术含量”的刁钻问题其实还真是个低级问题，结果只能是哑口无言起来，经过两秒多种尴尬的沉默之后，我说稳定了一下情绪，继续问：

“嗯——那它的‘老巢’在哪儿呢？”

“当然还是在‘老地方’，也就是发现它俩的那个九老洞深潭里，说的再确切一点就是九老洞深潭旁边被捞出来的青铜棺椁里，那就是它每天都必须回去‘休息’的老巢，正如我前面所说，越高级的僵尸对‘休息地’的要求就越苛刻，九老洞深潭的风水与青铜棺椁特性的组合，将那里变成了一

个‘五行不齐’的养尸地，以那男魁尸的速度，我们计算出它单日可移动的最大距离，然后以九老洞为中心，将这个距离作为半径向外延伸，在地图上画出一个‘圆形区域’来，再接下来就是联合官家，主要就是警方，进行大规模排查，我们给出标准，他们出动大批警力，排查这个范围之内还有没有符合类似九老洞养尸地标准的地方，如果有，就将其封锁起来，如果没有，那就好办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九老洞那里，然后‘以逸待劳’。”肥桃说。

“等等，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后期与警方直接联合行动了？”我说。

“当然了，之前不是说双方之间已经有过接洽并结为同盟了吗？”肥桃说。

“哦哦，不好意思，我以为那只是简单的接触与交流各自的经验还有情报而已，没想到双方还有上升到联合行动的层面。”我说，不过一想也对，既然肥桃说结成的是“攻守同盟”，那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的确应该是双方都有深度参与的“联合作战了”，想到这里，我还是得提醒自己以后在碰上这种“没营养”的问题先自己多想想，不要然不假思索一下子就问出口，会显得自己的很没水平。

（未完待续）

373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5 00:51

楼主又来更——这次第一波不是图，是一点“扩展阅读资料”，内容为正文中肥桃提到过的道家八十八派，及每一派各自的谱系。

本资料出处为北京白云观所存的《诸真宗派总簿》，其权威性自不用说，这里面有很多派的名字是相同的，但所在地并不一样，这个在后面括号里有相关标注。

以下为相关资料：

第一、混元派：（白云观所存混元派谱系）

混元乾坤祖天地日月星

三教诸经师金木水火土

浑合本空洞朝谒上玉京

虚无生一气良久归太清

第二、混元派：（武当山所存混元派谱系）

一永通玄宗道高本常清

德祥恭敬泰义久复圆明

混元三教主天地君亲师

日月星斗真金木水火土

第三、尹喜派：

尹喜真人尹喜派；又鲁山、文始、楼观三派字洞：

道德清高上云呈守炼丹

九重天外子方知妙中玄

心静自然体发白面童颜

袖吞乾坤大阴阳造化先

第四、少阳派：

五祖派东华帝君，姓王名玄辅，号少阳，降生於战国。得老子寝中於终南山，梦传《黄庭经》，所得著世。二月初六圣诞，系山东青州府人。留传：

弘宣无极道习学理自明

有个长生路飞升上云程

第五、正阳派：

钟离帝君，姓钟离，名权，字云房，号正阳。汉时将军。系陕西西安府咸阳县仙籍。得东华帝君秘诀，授道於终南山。四月望曰圣诞。留传：

阴阳生造化动静合本元

自得神仙指方知妙中玄

第六、纯阳派：

纯阳帝君，姓吕名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居彝圣宫，即元始台）。山西蒲州县仙籍。四月十四日圣诞。唐天宝进士。有日月当空之祸，隐於终南。受正阳祖师大道。四门人（梅、柳、林、磐）。留传瀛州龙沙派，即今：

寂然无一物妙合于先天

元阳复本位独步玉京山

第七、海蟾刘祖派：

海蟾祖师，姓刘名操，字宗成。系燕山人。六月初十日

圣诞。受道於钟离帝君。

省悟自归隐修养本之神

散淡蓬莱客逍遥阆苑人

第八、重阳派：

重阳祖师，姓王名允卿。生於宋徽宗时。系咸阳县大魏村人，十二月二十二日圣诞。留传：

自己有真宝何须向外寻

一旦成功满飞升大罗天

第九、龙门派：

七真派：长春祖师，姓邱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系山东登州府栖霞县滨都人。正月十九日圣诞。七月初九日飞升。元世祖敕封“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武宗封“长春全道神化明应真君。”留传：

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

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

至理宗诚信崇高嗣法兴

世景荣惟懋希微衍自宁

未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

大妙中黄贵圣体全用功

虚空乾坤秀金木性相逢

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宝新

行满丹书诏月盈祥光生

万古续仙号三界都是亲

第十、随山派：

长生真人，姓刘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系山东莱州府掖县武官庄人。生於金熙宗丁卯岁二月初六日圣诞。七月二十日飞升。元世祖敕封“长生辅化明德真人”。元武宗加封“长生辅化宗玄明德真人。”留传：

思道明仁往全真性复常

景高和礼义嗣信守忠良

裕谦贤旅泰宗友茂惟祥

盛益希诚朴玄元世永昌

金木万古续智慧保宁光

圣体通三界广大演自清

志虚空教化月盈妙中黄

用功悟仙号丹书现荣阳

行满乾坤秀圆融衍相逢

莲开龙虎诏超升崇利享

第十一、南无派：

长真祖师，姓潭名处端，字长真。系山东登州府宁海州人。生於金太宗天会元年三月初一日圣诞。四月初一日飞升。元世祖敕封“长真云水蕴德真人”。留传：

道本崇真理玄微至妙仙

立在云霄上功成必有名

大教明清静宏演德惟良

悟元光体性一志复圆融

冲寿通旅泰了然衍望兴

中和宗正巧智慧化全家

新友圣书诏炼就宝金丹

裕谦常礼义慈行满乾坤

龙虎广修理模照永遐龄

山川千古秀盛希守忠贤

第十二、遇山派：

长生真人，姓马名处钰，字通宝，号丹阳。系山东登州府宁海州人。生於金太宗天会元年五月二十日圣诞。十二月二十二日飞升。元世祖敕封“丹阳抱一无为真人”。留传：

自元来正志冲寿成仙丹

忠靖得礼义了然见朝天

致虚端笃悟本理淳全玄

清微通大化真常合妙言

崇教和法本守仁有功夫

恭敬明智慧圣体立遐龄

宏应演音信高复现祥光

诚慈惟黄贵全木会王逢

云升龙虎交嗣希直用行

荣茂乾坤秀莲开衍宝兴

第十三、华山派：

广宁祖师，姓郝名大通，字太古，号广宁。系山东登州府文登县人。生於金熙宗天眷庚申岁。幼壮卜筮授教。正月初三日圣诞。十二月三十日飞升。元世祖敕封“广宁通玄太古真人”。元武宗加封“广宁通玄太古真君”。留传：

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

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

嘉祥宗泰宇万里复元亨

清静通玄化体性悟诚明

养素守坚志虚灵慧业生

希贤遵秘法慎修保纯真

敬谨规良善默功毓秀英

勤能扶世运积久大丹成

永建根基厚仙瀛书盛名

圆满光华照云天庆上升

第十四、崳山派：

玉阳真人，姓王名处一，字精通，号玉阳。系山东登州府文登县人。生於金熙宗二年三月十六日圣诞。四月二十三日飞升。元世祖敕封“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人”。元武宗加封“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君”留传：

清静无为道至诚有姐名

金玉功知巧通此加地仙

玄冲宗义德茂演教宏元

中和真法永智慧保神全

恭敬成希盛璞福世康宁

莲开丹书鉴广大复圆融

旅泰万古续常义现荣阳

洁渊威锦量行满卯惟祥

未修空妙瑞阐言守忠良

虞悟客一回朴极献岩馥

第十五、清静派：

清静散人，仙姑姓孙名不二，号清静散人。系山东登州府宁海州人。生於宋徽宗宣和己亥岁正月初五日圣诞。十二月二十九日飞升。元世祖敕封“清静渊真玄虚顺化元君”。留传：

全真通玄理大道德无为

性合灰尸解只此百功夫

虚静明常应宏仁守至诚

嗣教宗元化悟本自遐龄

保命登华会妙中演洞清

超升广智慧三界永康宁

长存修万古行满法光明

勤用生利益金木续乾坤

丹书祥速现普照瑞龙麟

高上神霄太炼成运相逢

第十六、金山派：

邱祖岔派，玄字分支。玄静祖师，姓孙名玄静，字元玉，号金山。系山东莱州府即墨县崂山人。明嘉靖敕封“护国天师”。留传：

玄至一无上天元妙理生

体性浮空坐自然是全真

常怀清静意合目得金丹

道高扶社稷留名万古传

宏扬开大化正法度贤宗

温良恭俭让宽仁慈善容

潜心存本位密念守规中

勤修延寿命内息润黄庭

安义黍珠成凝照慧光灵

冲举云霄外永与太虚同

第十七、金辉派：

邱祖本字岔派分支。齐真人名本守，字金辉。留传：

本合教中理智时悟我机

远近从和起阳子结金辉

超元守静致同法会真人

诠义功斯尚观文象乃纯

第十八、阎祖派：

邱祖复字岔派分支。茅山乾元观：

复本合教永圆明寄象先

修成龙绪业历代嗣宗传

第十九、崂山派：

复驾云龙去至教延七真

中元通玄理福泽自德春

第二十、清微派：

马处钰祖师岔派分支。遇山派（此派原本二十字，於同治十二年有房山县城隍庙来观，同众公议，重续八十字）。

守德崇用福一清季祖真

永高常正静圆通宗本恒

金鼎结大丹长生造化中

与天同无极法嗣继犹龙

赤明阳和日太焕碧玉宫

华夏兆臻弼彦度紫垣东

云衢听仙韵芝裔实蔚丛

千代归黄道诚维求元动

遇缘蓬莱会山人智慧兴

续传奥妙理支演万古风

第廿一、清微派

善道崇真祖正元直德高

守清希大用玄教延明朝

国阜世安静何泰荣继诏

龙庆天长卯岛融如舜尧

第廿二、清微派：

二茅真君，名固。陕西人。更名。留传：

崇虚与道富德仁从

世理真常可思教本

克成大正璧定文昌

一字增崇计少玄祖

性如日月体似玉银

合朝无上万古留名

第廿三、又二茅派：

复虚与道富德仁从

世理真常可思教本

克成大正毕定永昌

第廿四、清微派：

三茅真君，名衷。系陕西咸阳人。留传：

混靖希景守汝玄志

宗道大天得性自尊

克崇祖德光绍真应

师宝友嗣永仁世昌

恭存依敬伦思继本

丹贯以丞灏演精信

念爱明持载启先觉

云章揖业珠进遥芝

第廿五、静一派：

三茅真人，红刘名熹，字世伦，号大元。留传：

混靖希景守汝玄志

宗道大天德性同尊

克崇祖德光绍直应

师宝友嗣永世仁昌

以存恭敬有自必丞

能思继本端拱一诚

第廿六、张玉皇高上派：

道德功行成清静保全真

黄庭聚万象辅护自元君

第廿七、清微派：

思道景守以自清德振绍顺继敏宗

志启弘宸拱先智慧显祝延永成功

合荣圣教证玄琮义理开明万法通

至静常存真一处虚心怡朗性圆融

第廿八、清微派：

思道文德时自奇守真存正继雍熙

从演妙法承宗惠百世调理嗣汉技

第廿九、清微派：

思道文德时自奇守真存正继雍熙

玉兴智慧延广衍培祝隆新锡佑之

第三十、清微派：

思道大应久悟日仕普济真元

玄良宜崇文智明镜广报宏思

第卅一、龙虎山正乙门下天师清微派：

冲汉通玄蕴高宏鼎大罗

仙源愈兴振福海启洪波

第卅二、正乙派：

天师张虚静真人，系江西庞虎山信州人。留传天师，宣统元年仲春，重续二十字。

远近资元运久长保巨浮

道惟诚可宝德用信为珍

秉教宏丹籙葆真启世人

鸿图辇景祚圣泽振昌辰

玉局受经后贵永传灵根

青城垂氏派妙法继洪钧

第卅三、天师正乙派：

一德守真元清扬印本玄

静明存正道太素永通宣

蜀都降龙虎所悟乾坤全

教法无中有丹书古今传

第卅四、张真人正乙派：

一元义道至真全守太清

照应通玄理惟希最有成

第卅五、正乙派：

永志玄守道正乙继元宗

真常明悟性宏教演法通

星月皎天汉清静点行功

抱一无量念机理至仁中

第卅六、正乙派：

一渊以道始国祚永安宁

往通常玄理惟希狩景成

万源从始玉朗然烟洞明

真法达自性超宗义越亭

第卅七、天师张真人正乙派：

守道明仁德全真复太和

志诚宣玉典忠正演金科

冲汉通玄蕴高宏鼎大罗

三山扬妙法四海涌洪波

第卅八、正乙派：

此派自光绪八年八月，系通州里二四佑民观继起

从守真正元道往体崇安

清静功成满玄妙步云仙

金光冲霄汉超然玉京山

圆通大智慧万古永留传

第卅九、正乙派：（后门火神庙）

思道应云正乙终成万世圆通

是法先贤有德端然永选仙功

（民国八年二月初一续：）

存心现理养性守本诚和沦静

智慧犹惜上远得诠复还安定

第四十、天师张道陵真人正乙派：

正乙守道修往延洪

鼎元时兆秉法钦崇

福善永寿明智昌隆

熙朝嘉绍静演真宗

光大恒起广运会通

乾坤清泰万事成功

第四十一、正乙派：

怀玄抱真道合无为

养素守默保光图和

致虚冲阳承化弘先

第四十二、天师分支尹喜派：

化弘元密道德真常

灵源镇远天蓬维黄

五登水参二桂恒昌

清承祖印奕世绍芳

第四十三、真武玄武派：

宣渊一道志求德振常存

照应通玄理微希太景成

第四十四、吕祖天仙派：

妙玄合道法阴阳在乾坤

志心归命礼万古永长春

清静无为宗临通大洞金

暂状师得位辉腾谒太空

第四十五、天仙派：

崇高容文德永远坚立经

遵尊万化体守养一炁成

第四十六、天仙派：

灵宝无二法真一启玄宗

清静妙难思祯界叙太空

第四十七、吕祖蓬莱派：

圆通智毓用始清重密真

丹体赴蓬莱宝鼎炼成金

云霞生造化光明妙元根

道德福田本万古永长春

第四十八、葛真君天台派：

混元分太清玄微自古今

释儒悉皈依三教合元君

第四十九、许真君净明派（系江西人）

天德高无量照明自古今

玄元闻见处总合圣贤心

道德宏清静法源广大成

东汉有章数功果保忠祯

第五十、果老祖师云阳派：

崇静真阳复至坚守太守

智礼清白信存义法明长

道贵诚正理德尚实和行

参赞乾坤机变运造化功

第五十一、铁拐祖师云虚派：

太玄了清辉鹤然谢瑞徵

功高身心贵妙诀合天心

第五十二、何仙姑云霞派：

高居三界外回首盼世尘

谁是女丈夫请来同修真

第五十三、曹国舅金丹派：

芝田白鹤栖丹物炼药丸

遍体是纯阳飞身入云汉

第五十四、曹仙姑清静派：

发个冲天志修行有何难

太阳炼形去妙理至奥玄

第五十五、樵阳真人玉线派：

无恒常自在静慧一真如

性定心空寂玄元道法兴

第五十六、老华山派：

须度玄明月朗然雷随风

蓬莱真清静道德中可东

性定发祥泰阴阳妙法通

龙虎交变化乾坤堆满充

金木还本体来往运全功

第五十七、周祖灵宝派：

陈搏老祖系四川夔州府人，留传：

思道洞本重明香克理忠

洪良居士显一嗣永承宗

德大传家久清修福泽长

世肇因衍庆慈风蓬业祥

第五十八、周祖铁冠派：

思道大应恒吾月仕普济真元

崇文智明镜广心传崧岱显杨

静默中存志诚寿永泰运亨昌

第五十九、徐复阳祖师鹤山派：

复驾云坎至崇教道九真

种正通玄理福泽自得春

第六十、鹤山派：

重临修仙侣光华常延增

乾坤均相配龙虎交黄庭

秉剑立善法逍遥遇遐龄

智慧明日月还升太和宫

第六十一、自然派：

玄云曲端静清虚色自轻

月圆皈命礼抱意管丹诚

元玄明至本大详理幽微

参透无中有方可达希夷

第六十二、三丰祖师自然派：

惟道然之本若守可以隆

功德归盛泰万世礼仙真

本静从玄教福寿永长兴

合清仁志点秉义复元登

第六十三、三丰派：

道德杓宏容真正守长清

万强工夫首宗来教方春

星月皎天汉守静默行动

一德无量念玄理至仁忠

第六十四、三丰派：

玄云通道居端静白鹤乘虚各自清

师资月圆皈志礼身中抱一管丹成

太上渊微入妙元凌云星朗贮壶天

功侯到日方许就始悟真言信可传

第六十五、三丰派：

大道英勇德真正守常存

万疆共福寿宗脉教芳春

第六十六、三丰祖师日新派：

大道应永得守教志常真

一阳来复本同静德玄风

第六十七、日新派：

（此派系光绪八年七月二十日续起）

冲和天根定涵养易书深

宝元得正体归吉万年身

第六十八、三丰祖师蓬莱派：

圆通智敏用是清修觅真

丹体蓬莱会保定炼成金

第六十九、天仙派：

萨真君，名守坚，号紫云。系四川云宁府云宁县人。生於炎汉宁帝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圣诞。五月五日飞升。留传：

孤肩担日月老鼎铸乾坤

玉豆黄庭跃金光紫气悬

群仙还大药古塔露穴烟

三宝钟千幻九重法一传

神钦飞锡客鹤听点花禅

万象归元始同生极乐天

熙和登福宁清静远尘缘

瑞自芝兰霭祥从云汉迁

志诚思济普功久德思全

若悟虚无学常参妙与玄

第七十、萨真君西河派：

守道明仁德全真复太和

志诚宣玉典中正演金科

冲汉通圆满高宗居大罗

武当兴法派福海起洪波

第七十一、萨祖派：

（系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由陕西汉中府固县平浪宫带来四十字）

道德广正化全真冲本城

清静机玄妙无为从复融

体仁宏正化悟性显智宁

溪惟通莲合世金永发兴

第七十二、龙门华山派：

郝二祖在山东济南府长清县东南十里五峰山留传：

通玄全真冲和德正本恒成位尚仙

仁能贞心传义起世见生前洁太元

子阳遍转归至道盈宿守静保丹田

情高悟开复天理自然长颜如松年

第七十三、邱祖又派：

道守悟玄微清静本希夷

无为自然妙又继龙门裔

真常德正止重开凤唱奇

功成超紫府丹诏赴瑶池

第七十四、郝祖岔派：

（在武当山，开基於明朝。留下此派，即名郝祖岔派）

道铃治明惠建贞一亨嘉

莫哔纯翠景兆裔永流传

至虚无上理澄清定宁基

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

第七十五、王祖岔支仑山派：

宏运庆万礼大用守真源

忠信怀仁德礼义学道先

第七十六、先天派：

吕祖门人李清庵真人留传：

自一无上道永忠太夫人

礼高重进本可得万代清

志诚和妙有炼性合融明

澄湛通玄化无罡温玉京

第七十七、本山派：

碧山传日月守道合自然

性理通玄得清微古太元

真静常悠久宗教福寿长

庆云冲霄汉永远大吉昌

第七十八、陈、赵二师留传栖安派：

（此派系自光绪元年春月续）

教垂万古淡泊家风

栖安同德宏演三乘

凝清高洁吉庵圆通

混合为一道继犹龙

第七十九、紫阳派：

张紫阳真人，於雍熙年间在台州府天台县崇道观。留传：

陵源觉海静宝月性天明

随景无华谷得符瑞泰清

参悟名真理修为筑到基

完全成圣果自在乐希夷

灵素中常妙葆光翠太空

道高超极则德懋证玄通

第八十、霍山派：

邱祖宗字分支岔派。云樵真人姓张名宗口，字耕云。系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人。由光绪甲申秋间，重赴白云观传法。门下弟子等，因徒众人繁，叩请原遵“宗”字为第一代号。

宗诚信崇绪修善法欤超

口慧传千士智慧贯天高

耕兴龙门教静参玄中妙

云度众生戒万载尊师道

第八十一、御制九宫山派：（姓张名道清）

道宗元太希惟天可守之

以智绍弥祖端显应良师

公子茂中景叔孙克世时

孟仲季若善居处自然熙

增广承嘉祉融逍得静机

万年类永锡佐国瑞云奇

第八十二、彭祖真空派：

（此派自民国二年戒期，汤静谦由江西带来）

普圆溥照觉性

应度慈光黄庭

正达道耘源通

谱愿成善果真常智慧全

证盟功德海修悟定超元

虚静和仁义清微志妙先

嘉祥尊大极万里总同原

有时参厥旨随在契天机

若能归一贯平易亦神奇

第八十三、广慧派：

（此派系民国五年丙辰八月初八日，由江西南昌府武宁县太平山万寿宫穆善清带来六十字。）章祖名哲。道号广慧祖。居江西南昌府武宁县三十五都顺义乡，石门仙潭人。宋理宗景定二年二月十九日降生。自幼好道，二十七岁结庵丝罗山，即今太平山也。年五十三诊，端坐而逝。留传：

广德通玄净壶空悟乾坤

清守炼金意矩本一中稀

定祥元贞吉虚明幻化期

实承符法理万古太平春

至善宜知止纯修在返真

丹成能见性证果有良因

第八十四、华山派：

此派光绪元年自南方带来。又有人云是华山后续：

自求精微妙洪昌圣贤心

昆仑阐大法咸登谒玉京

三界十方内遍地黄芽生

龙虎盘坎离五气华池中

了然永腱脱逍遥斗牛宫

位列诸胜景光照满乾坤

第八十五、华山派（南方后续）

自求靖末朴宏常盛有恩

昆仑重大华戚珂何封增

三界千古秀极锦丹桂兴

山海龙虎交阐彪现遐龄

了然端敬建新友广浩勤

裕谦渊斌馥普照满乾坤

第八十六、老华山派（陈抟老祖传陈氏堪舆派）

明天太仁易露梦风品道

禅添归德非宏帅贤智法

诚孝传忠列虚门永护长

妙方福海在乾坤皆益存

青龙会日月白虎神仙华

朱雀开名堂玄武守宝山

金木运文章水火绶恪之

十二星君到万类归土祖

第八十七、尹喜派：（尹喜真人尹喜派，此乃南方带来）

道德清高上云呈守炼丹

九重天外子方知妙中玄

清静自然体发白面童颜

神吞乾坤大阴阳造化先

悟本以正礼冲和养太元

轻寂全术柄一定龙虎盘

慧法祥光现莲开宝林宣

身应归根穷气住复命关

三千功圆满异姓合宝仙

逍遥蓬莱路今朝玉京贤

第八十八、三山滴血派辈运玄根长：

（明末清初华山、龙虎山、茅山等三派合一）

守道明仁德全真复太和

至诚宣玉典忠正演金科

冲汉通元蕴高弘鼎大罗

三山愈兴振福海涌洪波

（未完待续）

37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5 01:13

第二波更一点老图，关于石棺的，在之前更青铜棺椁的时候就想更来着，结果也是忘了（瞧楼主这脑子.....），今天补上，图中是典型明代的石棺，不过只有棺没有椁，该石棺规格较低，可依然身刻精致图案，并在出土的时候还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冥器，这说明该石棺的主人生前虽然不是王公贵族，但至少是一名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富大贵之人，因为

对于使用薄皮棺材为主的平民来说，不论是从这种石棺的成本还是所众多陪葬冥器的角度来说，都太奢侈了，普通人家根本承担不起。

借着这个话题，楼主突然想说，明代的棺椁风格一般都是直棱直角，四四方方，给人一种浑厚、刚强之感，活着时如此，死后亦是如此。虽然这与楼主下面要说的那句话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楼主看到这种风格的棺椁，还是总会联想到它:“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一股大明朝特有的“烈烈雄风”。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299968556.png{EIMAGE}

37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5 01:14

好了，今天的“扩展阅读资料”与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7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5 19:05

楼主来了，准备开更，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37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5 19:43

“那种情况下，各方力量都得同仇敌忾，合作抗敌是唯一出路，而且合作的规模还不是‘小打小闹’，而是非常的

大，几乎是全城动员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在市内警戒，单凭玄门的力量还真挺难办，毕竟我们的人力资源不足，人手不够用。”肥桃说。

“那么你们最后的排查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我问。

“在意料之内，以男魁尸一次不休息所能达到的最远端为上限，其圆形范围内没有第二个可以供它‘休息’的养尸地，然后自然也就把精力都放在九老洞那里了。”肥桃说。

“呃，我多问一句啊，你们一直也说这魁尸的智商很高，之前根据汪明洋的叙述，它俩还能坐着火车到处跑，它难道不能以或者是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作为载体，带着自己到可以抵达的范围内的另一处‘休息地’吗？”我说。

“首先，以魁尸的运动速度，虽然比不上现代的高铁，但比 1995 年那时候时速只有 85 公里左右的绿皮车还有 50 公里以下的长途车快得多，它要是真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找到符合标准的‘休息地’，那还不如自己飞，坐车反而更耽误时间，而且就它那个渗死人的外形，也容易暴露，汪明洋说的那次袭击火车及火车站，更夫说过原因了，是它们俩想引起警方的注意并造成重大伤亡从而以此转移警方的视线和调查重点，如果没有这个目的，它俩也不会没事儿跑到火车上‘瞎搞’的。

其次，养尸地这种可以供它‘休息’的地方本身就少之又少，所以魁尸的数量也才少之又少，如果在几百公里的范

围内能找到两个甚至是好几个‘五行不齐’的养尸地，那魁尸早就满街跑了，那是个什么情况你敢想吗？这么说吧，如果脱离了九老洞，到下一个养尸地去，虽然具体地点与具体距离我不知道，但别说是在成都市附近，就是在整个四川省都未必能找得到，只能出了四川到别处，甚至是中原一带去找，不过这根本是不可能的，魁尸要那样干等于自杀，因为等待它的结果就是没跑出去多远便‘累死’在半道儿上了。”肥桃说。

“原来如此，懂了懂了，那咱们还是转回正题吧——你们与警方在锁定九老洞养尸地之后又有什么行动？过程与结果又是怎么样的？”我又有点尴尬的说，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再次感觉自己貌似问的“低级”问题太多也太集中了，所以两说了两个“懂了”以缓解一些，并将话题转移到正轨上去。

“到了九老洞就找到那五口棺椁了，三口石制棺椁不用管，那东西对于魁尸来说毫无用处，主要是在那两口青铜棺椁上‘做文章’，当时去的时候，发现两口青铜棺椁不见了，我跟更夫一盘算，估计就是被它俩或者是男魁尸自己从又给弄回到水潭里去了，毕竟‘五行不齐’是青铜棺椁沉入水下时才能有的状态，被打捞上来之后虽然阴煞之气还很重，但这种状态就破了，对魁尸的‘休息’意义也就减少了大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第二次打捞，又把两口青铜棺椁给重新弄

出水，然后找来了优质的赤豆、铁屑、米子，把两口青铜棺椁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起来，怕不保险，更夫又在周围像蜘蛛拉网一样，拉了很多墨绳，最后在墨绳上每隔五寸就贴上一张镇尸符，这些全做完之后，那个男魁尸再想回到这两口青铜棺椁中‘休息’，就难于登天喽。”肥桃说。

“用墨绳与镇尸符我可以理解，但赤豆、铁屑、米子这三种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另外，为什么说只有青铜棺椁进入潭水中才能有‘五行不齐’的状态呢？”我说。

（未完待续）

37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5 20:16

“你别看这三种东西听着都很普通，但在这事上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墨绳以及镇尸符都更重要，墨绳、镇尸符什么的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那三者才是阻止男魁尸回来‘休息’的主力，至于为什么用这三种东西，这乃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具体的事情，‘天机不可泄露’。

而青铜棺椁进入潭水中才能形成‘五行不齐’的条件，那是因为潭水下的条件比较特殊，一来青铜棺椁为金属制成，拥有‘金属性’，二来潭水是水，拥有‘水属性’，但水本身就属阴，将棺椁完全包裹之后就隔绝了‘火属性’，这就是‘火不齐’，三来则是深潭之下是完全的岩石环境，没有任

何泥土，这就也隔绝了‘土属性’，这就是‘土不齐’，四来由于潭水阴冷，毫无阳光，所以深潭之下也没有任何植物，由此便隔绝了‘木属性’，这就是‘木不齐’。如此一来，五星少，只有‘金’与‘水’，没有‘火、土、木’。

当然了，这只是明面上的解释，实际上还跟青城山、九老洞乃至深潭本身所处的风水位有关，青城山的大龙风水位本身就极其特殊，所以它有一个别称，叫做‘阴阳山’，而九老洞与深潭在小龙风水上直接就是‘戳’在了青城山阴穴的‘穴眼’上，有这些条件配合，‘五行不齐’的威力就彻底发挥出来了，否则岂不是是个山洞里不见光，没有泥土没有植物的类似所在都成了‘五行不齐’了嘛？”肥桃后面的这个问题解释的比较清楚，而前面那个问题则说的故作神秘，我一看他不想明说就不好再追问下去了。

不过事后在我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我还真找到了一些有关的文字，在《子不语》中就记载了这么一段民间野史，是一个木匠用这三种东西洒在一个僵尸尸变的棺材四周，然后使其无法返回而导致活活“累死”的事情，文中所提到的那个僵尸非常高级，其它方面先不说，但它会说话！在发现无法返回之后还哀求木匠，木匠不为所动它就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木匠还是无动于衷，故事最后以该僵尸“累毙”而结束，如此看来，《子不语》中的这个僵尸智能或者说是“魔性”也很高，从沟通能力上来说简直已经与人类别无二致了，

这倒也符合肥桃对于魁尸在这方面十分了得描述。

“嗯——我有一个比较外行的疑问，问出来不知道合不合适。”我拉着长音说，因为之前问的低级问题有点多，所以这次就问的比较小心，以免再面临那种尴尬的场面，就在前面多加了这么一句话，他听罢也没别的反应，只是晃动了一下肩膀，正了正“填满”整把椅子的肥大身体，说道：

“请讲。”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那两口青铜棺椁对于消灭男魁尸而言这么重要，为什么不直接将其摧毁呢？比如拖到钢铁厂一类的冶金单位融成铜水之类的，这样做不是一劳永逸吗？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费周章的去在它周围下这么多手段？感觉有点多此一举啊。”我说。

“唉！你不说还好，说起来我就生气，这事儿谁说不是呢，我跟更夫最开始也都是这么想的，打算直接把这两口青铜棺椁拉出去融了拉倒，那男魁尸回来连个屁也找不着，但不知道谁透的风声，跟我们一起来的除了警方以外还有一帮省文物局的专家，他们有五、六个人，有考古学家还有文物局局长，以及文物修缮专家，这些家伙，满嘴都是大道理，特别是那个考古专家和文物局局长，什么这是珍稀文物要保护，不能损坏啊，什么这是国宝不能如此粗暴对待啊，什么这对研究明代皇室丧葬制度与习俗有重要意义啊，之类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跟更夫磨破了嘴皮子告诉他们这俩玩意

儿是两个‘邪物’，阴煞之气已经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留着必定是个祸害，弄到炼钢炉里融掉正好可以借助高温与炼钢炉反复冶炼金属而自带的‘刚气’将这些阴煞之气化解掉，而且效果还肯定特别好，因为炼钢炉里的‘刚气’，那可不是小小铁匠铺用的‘垫铁’能比的，如果真要按照这个方法来，那也就完事了，可咱说了不算啊！僵持了老半天，最后那帮专家给我俩扣了一堆诸如‘大搞封建迷信、企图破坏文物’以及什么‘妨碍考古研究’之类的帽子，我当时就急眼了，直接说你们厉害行了吧？一会儿晚上僵尸来了，你们去对付！他们一听这个就不说话了，妈的，要不是当时大敌当前，非揍这几个瓜娃子一顿不可!”肥桃脾气相对于更夫来说比较温和，但说到这里也忍不住爆出了粗口，再加上他激动的情绪吧，当时这二位与那帮省文物局的专家之间的争吵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更夫没说话但面部肌肉也抽动了一下，很明显，这事再提起来他也很不爽。

而通过肥桃对这些省文物局考古专家、局长等人行为及语言特征的描述，我估计这就是汪明洋口中的“学院派”，怪不得汪明洋身为“实干派”看不上他们，光说不练的人的确到哪里都挺讨厌，尤其是不仅不练，还瞎指挥的那种。

（未完待续）

37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5 20:46

“那最后事情彻底解决之后，这两口青铜棺椁是怎么处理的？”我说。

“被文物局派来的车给拉走了，我们怎么说也没用，算了，反正那玩意儿他们爱研究就研究去，到时候谁难受谁知道。”更夫一摆手，结果话头来一脸无奈的说道。

“好，这是后话了，而且这么不开心的话题咱们先跳过去，就说说一切就绪之后男魁尸当天来了吗？除了你们之外，警方力量就只有民警和刑警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警种？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我说。

“当天自然是来了，但我们没有动手，因为想先观察一下它进不了青铜棺椁之后是个什么反应，如果效果比较好，就多等上几天，把它‘累’的差不多了再下手，那样成功的几率就大的多，至于参加任务的人员全体都去了主要是为了熟悉地形，等地形都熟悉的差不多了之后警方力量就先撤了，我与更夫留下躲起来观察。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吧，它就回来了，在洞口里里外外窜来窜去了好几次，明显是因为我们的手段而无法顺利靠近棺椁，最后只好作罢，又飞走不知道去哪儿了。

而警方那一边的准备上，除了民警和刑警以外，武警以及特警也来了，而且他们也都有应对的手段，毕竟经过火车站一战之后，他们也深切的见识到了魁尸的厉害，所以不敢掉以轻心。”肥桃说。

“那具体是什么准备呢？”我问。

“这个准备说起来还是我俩的建议，因为在农场与男魁尸正面交锋之后，虽然后面的几次战斗都失利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便它级别再高，也还是惧怕桃木的，我用我的桃木棒击中了它的脸颊一次，打掉了上面一大块皮，然后伤口就‘呲呲’冒烟，男魁尸发狂的大叫，看样子是把它打疼了，只可惜它的速度太快，我为了自保，再没有打它第二棒子的机会，但是有了信息，我跟更夫就商量了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警员的手里普及一下桃木制造的武器，到时候好万一有需要了，也不至于没有趁手的家伙，但是你总不能给警员一人配发一柄桃木剑或者是像我一样拿一根桃木棒吧？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用桃木做成子弹头，生产一种新子弹，在需要使用的时候既可以发挥枪械的射程优势，不必近身肉搏，减少伤亡，也可以发挥桃木克制僵尸的功效，一举两得。”肥桃说。

这么一来我这才明白原来在开始查阅到的那种使用桃木弹芯的手枪子弹，在研制之处竟然是他们俩的主意，而经过进一步的了解，我也又知道了除了桃木弹芯的手枪弹以外，还有一种桃木弹芯的步枪弹，口径也是 7.62 毫米的，全尺寸为 7.62×39 毫米，与同尺寸的钢芯子弹在外形上看是一模一样的，是一种典型的中间威力步枪弹

（注：所谓中间威力步枪弹，是一种弹药级别的名称，

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尺寸的中间威力步枪弹，一种是德国在二战后期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种突击步枪：STG-44 型 7.92 毫米突击步枪，它使用的是 7.62×33 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而另一种便是我国与前苏联/俄罗斯使用的 7.62×39 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我国的型号为 56 式步枪弹，前苏联/俄罗斯的型号是 M43 型步枪弹，与“中间威力步枪弹”相对应的是“全威力步枪弹”，这个规格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两种系列，一是我国与前苏联/俄罗斯使用的 7.62×54 毫米、西方国家通用的 7.62×51 毫米，而关于这两组数字的含义，我在这里稍微科普一下，前面是子弹的口径【如 7.62】，后面是子弹的长度【如 39、54】，口径相同的情况下，长度越大，子弹为杀伤力、有效射程等等单发战斗力指标就越强，所以‘全威力’比‘中间威力’要强，当然了，在单兵自动武器方面，后者的可操控性更强，这是一个各有优势的事情，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时候都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补的关系。），

主要提供给 81-1 式自动步枪使用，其设计与原理与手枪弹一样，区别只是为了适应步枪弹发射药更多，射程更远且膛压更大的情况，包裹桃木弹芯的开缝黄铜被甲更加厚重，除此之外，其与同类手枪弹的区别就只是规格上一大一小而已了，不过想来也对，毕竟肥桃提到了除了民警和刑警以外，还来了武警与特警，特警先不说，这武警肯定是不可能只拿着手枪或者是轻型冲锋枪的，而我国武警的单警武器向来与

解放军的单兵武器同步，1995 年的那个年代，也正好是 81-1 乃至整个 81-1 式枪族在我国轻武器装备体系中最如日中天的时候，而为了这次为围捕剿灭魁尸的任务，为他们配备为 81-1 专门设计的桃木弹芯步枪子弹也的确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至于民警、刑警的装备，肥桃与更夫在这方面不比散人，他俩不是军迷，对武器装备的了解只有皮毛，说的稍微深一点就不太行了，但通过肥桃的描述以及更夫的补充，外加对那个年代警用武器的常识，我可以确定，当时他们使用的主力枪械就是 54 式手枪与 79 式轻型冲锋枪。而且他俩作为现代武器装备方面的行外人，能提出这种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对枪械弹药改进的建议，也足以看出这二人的职业虽然传统，但思想并不守旧，而且不仅不守旧，更是非常灵活。

言归正传，我继续问：

“那你们以这种方式对男魁尸观察了几天，效果如何？”

（未完待续）

37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5 23:37

楼主又来更图了，这次更的是今天正文中提到的那个故事，也就是在《子不语》中有关僵尸惧怕红豆、米、铁屑三样东西的内容，这篇短文名叫《僵尸求食》，不过里面还说

鬼也怕这三样东西，而僵尸与鬼都属于阴煞之物，两者惧怕同类型的物品倒也说的过去。

图 1 是《僵尸求食》的原文，图 2 是《僵尸求食》的译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0112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011208.png{EIMAGE}

37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5 23:3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7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6 13:19

“连续观察了五天，效果还是相当好的，它五天五夜进不了青铜棺椁休息，就相当于一个人连续五天五夜不睡觉，再怎么强悍那也得累的神志不清了，比如我们发现它的飞行速度都越来越慢了，罗盘上对它身上阴煞之气的感应也大幅度降低，这是明显体现出了一种疲态，最后在第六天，我俩通知警方，认为行动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展开预定计划对其进行围剿，而这一战也就发生在第六天破晓的时候。”肥桃说。

“五天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们不担心它会因为无处安身而发狂，然后更加变本加厉的滥杀无辜吗？”我说。

“这个当然也考虑过，也没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加派人手四处巡逻，全成都除了维持平时治安的以外，能调动的警力全部都调动起来了，我们也把门下弟子都发动了起来去与警方力量一起严防男魁尸可能的袭击，而且主要的保护对象就是幸存的那58名极阴命格的人，虽然这五天里过的有点提心吊胆，但情况总归还不错，除了有几个目击事件说看到了疑似男魁尸的东西以外，并没有发生所预防的伤亡事件，也就更没有发生之前设想的最坏情况，也就是特大伤亡事件。”肥桃说。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按理说男魁尸这么凶恶，不可能在这期间毫无动作啊。”我说。

“通过观察，我个人判断是因为它在这五天里只顾想办法破解我们兄弟二人在九老洞青铜棺椁旁布下的局了，所以就没腾出手来杀人。”肥桃说。

“这么说的话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假设它跳过青铜棺椁，直接进入深潭之中，那是不是也相当于进入‘五行不齐’的养尸地得到休息呢？或者说青铜棺椁是不是中间必须的一个环节呢？”我说。

“首先，青铜棺椁当然是必须的一个环节，对于尸变来说，棺椁是与养尸地与尸体之间的一个媒介，如果没有这个

媒介，直接把尸体以‘裸葬’的方式葬入养尸地，那么只能导致尸体变成一个不腐不化的‘硬疙瘩’，而不会起尸变成真正的僵尸，比如说为什么国外很少或者是压根儿就没有僵尸的传说与记载？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外的丧葬习俗中虽然部分也有棺椁，但棺椁形势较为简单，而且他们没有我们这么系统完整的风水理论，下葬地点也就很随便，没有精确的风水推算，找到绝佳的养尸地，再铸以相应的棺椁，就不能产生真正的僵尸，换句话说，青城山作为一座‘阴阳山’，其特殊的风水格局造就了九老洞中‘五行不齐’的深潭，而在深潭中又放入可以囚禁灵魂的青铜关国，这一系列的因素加在一起才形成了魁尸，而魁尸想要返回休息，那最好的栖身之所自然还是那口诞生它的青铜关国，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魁尸进入青铜棺椁内休息相当于人躺在席梦思大床上睡觉的话，那么在没有青铜棺椁的情况下，魁尸直接跳入深潭，则相当于人躺在水泥地上睡觉，长此以往，你能睡好了吗？

其次，我们也考虑到了它累急眼了真可能会直接跳进深潭，毕竟没有大床，躺在地上也比完全不睡强，所以，为了防止它有可能的这种行为，我们把深潭入口用封锁青铜棺椁同样的方式也布下了天罗地网，在深潭的潭口，更是用一块重达 30 余吨，厚度超过 200 毫米的钢板盖住，然后在钢板四周焊接上锁链，每隔 10 厘米就焊一根，每一根用加大号

的膨胀螺丝外加登山帐篷用的地钉与岩石固定在一起，经过测试，这个承受力可依抵抗500吨级的吊车的强行启封，除此之外，还为了防止男魁尸挨根破坏锁链，我们还找来了纺织厂，用久经洗礼的墨线作为原材料，纺织成了保护套，套在锁链外层，这样编织起来的套，对邪物的震慑力可以单纯的一根墨线强太多了，即便是男魁尸，也绝不敢徒手去抓，假设它强行动手，那只会造成大量分解掉它身上的阴煞之气，这对于它来说，和撕掉人的皮肉是一样的伤害，强行拆掉一根锁链倒还有可能，但最多不会超过三根，它就受不了了，而少了三根对盖板坚固性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

综上所述，这些手段加在一起让它无法靠近，即便靠近，纵然它有‘横推八马倒，倒曳就牛回’的巨力，也休想掀开该板再返回深潭之中。”肥桃说。

“这阵仗可是够大的，那为什么不把青铜棺椁扔进深潭里一起封锁起来呢？”我说。

“这个是因为一来我们要给男魁尸留一点‘念想’，这个青铜棺椁就是吸引它注意力的诱饵，虽然不能让它进去得到休息，但也不能做的太‘绝’，否则它便会像你说的那样，发狂之后冲进市区滥杀无辜。二来就是明摆着的了，既然已经捞出来了，你认为那些文物局的专家们还会让我们再把它给放回去吗？”肥桃说。

“这倒也是。不过以棺椁作为尸变媒介的说法我还是一

次听说，那么以你刚才所说，难道明代初年在铸造这两口棺椁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件事吗？我想风水位、青铜棺椁等因素都凑的那么准确，应该不是巧合吧？”我说。

“不是巧合，不过做这件事的人肯定也没想到这一对男女日后能化为魁尸，但在铸造棺椁的时候，将其布置在这么一块阴邪的地方，其原是动机只是要让下葬之人在死后也不得安宁，要保守囚禁和折磨，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这里的风水位对于下葬非常不好，但不知道这里是个万中无一的‘五行不齐’养尸地，结果就弄巧成拙了。”肥桃说。

“原来如此，那看来成就如魁尸这样的一代尸王，除了要有养尸地以外还有这么多讲究，看来我之前想的简单了，以为只要是养尸地，放进去一个尸体就能尸变呢。”我说。

“这也怪我之前给你讲养尸地的时候没说清楚，没讲棺椁在其中的重要性，这里也算是做个一个补充吧。”肥桃说。

“嗯，不过我听说也有裸尸下葬的，比如有一种很罕见的下葬方式，叫做‘裸尸倒置’，就是把人‘大头朝下’葬入土中，这种葬法不仅没有棺椁，而且逝者尸体上连寿衣等衣服都不能穿，是真正的‘裸体下葬’，而按照方才所说，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以直接去掉棺椁这个关键媒介的方法而100%避免尸变？”我说。

“当然不是，那种葬法不在《葬经》的记载之中，属于一种很偏门的葬礼，主要用于为子女后代承担凶煞，造福后

代的一种葬法，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使用这种葬法的人，生前一般都不会是什么善类，不仅如此，大概率上应该是大奸大恶之人，或者是以干损阴丧德勾当谋生之人，前者比如各种凶犯，后者比如盗墓贼，笼统来讲，这种葬法更类似于一种‘赎罪’的仪式，让‘报应’都冲他自己来，把福祉都留给他的子孙，嗯——临死前能决心用这种葬法的，其实基本上就是良心发现，想要悔过的，要不然谁能这样葬自己？”肥桃说。

“了解了，听你这一番解释，有大开眼界了不少，那么咱们还是言归正传：第六日的围剿行动成功吗？”我说。

（未完待续）

379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6 13:28

“成不成功要看以什么标准来看待这个问题了，如果是以消灭男魁尸的标准来看，那是不成功的，因为没有做到击毙它，如果从打击它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还算的上是成功，因为那天的打击对它绝对称得上是重创。”肥桃说。

“那就说说具体的过程吧。”我说。

“具体过程说来就是我们这帮人做好了所有准备就在九老洞附近藏起来，我跟更夫给参战的每一名警员都发了一张符咒，让他们贴在后脖颈上，这是为了蔽住他们身上的阳气，好不让男魁尸感应到他们，这一招我们俩在伏击女魁尸

的时候之所以没用是因为屏蔽阳气是需要代价的，屏蔽期间人会比较虚弱，当时旁边有垃圾桶和公厕能起到同样的目的，我们就没用，但九老洞附近可没有这个条件，再说了，人这么多，即便有也不够用，当时我就告诉他们，一旦僵尸出现了，在开打之前先集体奖符咒扯掉，方可恢复正常，当然了，虽说贴着这张蔽住阳气的符咒相对于正常状态下比较虚弱，但扯掉符咒的力气还是有的。

当时我们一共埋伏了将近200个人吧，主力是武警，把九老洞附近凡是适合射击的位置全部占满了，然后又伪装了一番，就等男魁尸的到来，根据我俩的计算，这家伙应该会在太阳破晓前赶回来继续想办法怎么进入棺椁，实际上也果然算了个大差不差，大约在早上5点35分左右，这厮就一路‘贴着地皮’飞回来了，那个高度就是在树梢之间穿梭，你看那些武侠电视剧以及电影里的武林高手们怎么飞檐走壁，它也就那样，而且更夸张，因为它是完全不用着地的那种。

它回来之后还是跟前几天一样，直奔洞内，而结果当然还是因为我们在青铜棺椁周围下的手段让它无法靠近，后来它可能是因为连续数天无法返回棺椁内，就‘急’了，使用阴火去烧，但即便能凭借阴火烧掉了一些墨绳和镇尸符，可有赤豆、铁屑、米子的阻挡，它无法近身，就连阴火也贴不上边儿，阴火在这些东西的组合防御之下，就好像喷在了一

堵看不见的墙体上，看着东西就在前面十几厘米远的地方，但火焰本身却怎么也不能再前进分毫，这样一来它就怎么着也没办法，最后实在没辙了，便在洞里发狂似的发出各种嚎叫，叫的声音反正很瘆人，它叫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警员的手在不听的颤抖，估计是紧张外加害怕，说实话，我也挺紧张，毕竟几次交手下来，知道这家伙太不善了，即使它当时状态不佳，那也相当于一只没吃饱的老虎，老虎毕竟是老虎，状态再怎么不好，也不是猫能比的。

而魁尸虽然道行高深，可以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可阳光虽然杀不死它，但对它来说仍然会让它很难受，在这种前提下，除非是拼死一搏，否则它本身也是会尽力避免在阳光下出现的，所以在时间上我们一直等到天光大亮，确定它会慑于洞外的阳光不敢轻易出来，才正式开始行动，到了时机成熟那会儿，我们先让所有警员全部摘掉脖颈后面的符咒，反正当时外面的阳光所散发出的阳气已经完全可以盖住人身上的阳气了，它无法分辨，戴与不戴，都没有意义了，况且它即便知道外面有人埋伏又能如何？

但你也知道，魁尸不是一般两般的东西，这玩意太邪性了，所以即便清楚它因为‘疲劳’已经实力大减，不过那也没谁敢往里闯，而且九老洞内部空间很大，结构也很复杂，200 多个人即便全冲进去也根本不够用，要是再被男魁尸给利用地形优势给打了伏击，那就成了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

米’了，但同时为了防止它躲在里面不出来，等天黑了没有了太阳再往外冲的这种情况，按照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就等到中午 11 点半左右，把一大堆艾草拿了出来，然后点着火从下面烤，被高温炙烤的艾叶产生出很多的烟雾，就往洞里面飘去，再加上从山下拉上来的鼓风机功率全开‘使劲儿’吹，九老洞虽大，但最多用上半个小时，在正午 12 点左右，全天阳气最重的时候，整个九老洞就会被艾草产生烟雾灌满，到时候它想不出来都不行。”肥桃说到这里我插嘴问道：

（未完待续）

379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6 13:37

“我以前听说过在冷兵器时代为了对付躲在洞窟里负隅顽抗的敌人，会使用烟熏的方式破坏密闭空间的空气质量，然后以此逼他们出来在予以打击，燃烧物基本上就是干柴或者是其它的自然可燃物，有时候为了加强效果，里面还会加辣椒面，只要呛上一口就涕泪横流，效果堪称是古代版的‘土制催泪瓦斯’，不过用艾草产生的烟雾来干这种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而且用艾草烟熏不是驱虫的吗？另外，人要呼吸，所以怕烟雾熏呛，但僵尸怕吗？更何况那还是具魁尸？”

“这你就不懂了，用柴火外加辣椒粉烟熏火燎那的确是对付人的，正如你所说，人要呼吸，所以就怕熏呛，而艾草

产生的烟雾可以驱虫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除了驱虫以外，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那就是驱邪！这么给你说吧，植物当中，辟邪、驱邪效果最好的几种里，桃木当之无愧排名第一，而第二名就是艾草，在清明节等‘阴节’中古人将其插别在门前不仅仅是为了驱虫，更是为了让邪祟污秽的脏东西进不了家门，这与往脖子上或者是头顶上戴柳条编成的花环形式的饰品差不多，只是前者因为有气味，所以主要在家里用，而后者携带方便，就可以用在身上。话说艾草之所以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原因是因为它在中医之中属于‘巨阳’，比如说身上有晦气的人就可以用艾草来熏一熏，效果非常好，它的功效虽然比不上动物之中的黑狗血，但与雄鸡血可以说是不相上下，而僵尸、鬼怪等因阴邪之物本身对阳物那都是极其反感的，那么你用艾草产生的烟去熏它，就好像拿催泪瓦斯熏人一样，它们受不了，即便它们不用像人一样去呼吸，但艾草产生的烟雾性属阳，只要碰到性属阴的它们，就会驱散它们身上的阴煞之气，它们本身又是阴煞之气组成的，驱散之下就相当于将它们‘灼伤’了，而魁尸是僵尸之中的极品，最阴不过，面对艾草的反应也尤为强烈，所以用这招对付它，自然就有奇效，虽说不能将其置于死地或者是制服，但让它在洞里待不下去，逼它出来还是没问题的。”肥桃说。

（未完待续）

37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7 02:2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就更一个艾草（艾蒿）能辟邪驱鬼的传说由何而来的资料：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058827.png{EIMAGE}

38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7 02:2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81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7 12:35

“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是我想的太少了，你这样一说我好想也想起来了一点关于艾草可以驱邪的民间说法，不过并不清楚其中的道理，现在明白了，在驱邪植物的排名之中能排在第二名而仅次于桃木，其功效肯定是非同小可的，那那个男魁尸被熏了之后就直接冲出来了？还是有过什么过程？”我说。

“过程倒没有，几乎就是直接冲出来的，时间大概到了 12 点 05 左右的时候吧，我们就见洞口处的烟雾猛然翻滚起来，这是里面什么东西在高速移动的迹象，随后一个黑色的身影以一个游泳的姿势就平着从浓烟之中飞窜而出，接着先是落在了距离洞口不远的一颗大榕树上，我们这 200 来人的

神经始终都绷的非常近，一看有这么大的动静当然不会放过，200 双眼睛齐刷刷的就转向那个落在榕树上的东西，不用仔细看，打眼一瞧就知道飞出来的不是别的，就是那个男魁尸！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一顿穷追猛打了，根本没用得着我跟更夫说话，只听见一个粗犷有力的声音喊了一声‘给我打！’然后所有的枪就同时开火了，后来我才知道，‘给我打’这三个字是武警那边的带队干部喊的，听说警衔是个上尉，但武警警衔怎么论，这个我不太了解。

而长枪短枪开火之后，发射的都是专门对付僵尸用的桃木弹芯的特制子弹，‘噼里啪啦’的往那个黑影身上一招呼，顿时就打的黑影开始嚎叫起来，然后就是上蹦下跳，不过我看的清楚，原本可以如闪电一般在低空高速飞行的男魁尸，这会儿经过我们五天多的折腾，又被艾草烟雾一熏，道行下降的太多了，当时它已经飞不起来了，只能是来回跳，不过跳的倒还挺高，可以在树与树之间来回蹦，但这样是不能完全躲开密集的弹雨的，也更不能在短时间之内逃离我们的伏击圈，而那些桃木弹芯都是用肥城的桃木制成，因为这个，肥城的桃林在木材交易上甚至都一度走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以 300 元每立方米的价格买了 1000 立方米，除此之外，我们也不是什么桃木都要，必须是符合我们要求的优质桃木，所以这个数字现在听起来没什么，那是因为现在桃木的价格已经飙升到 1800 元每立方米了，而且

肥城的桃园也已经是世界最大，足有10万多亩地，但在当年，不过区区几千亩地，还要经过精挑细选，所以从中找出符合我们要求的1000立方米优质桃木，这绝对算得上是‘大手笔’。

而肥城桃木的弹芯，再加上又经过了我们兄弟二人与众多前来支援的同道一起开光，以及男魁尸自身的虚弱，这每一颗子弹打在它身上，就能打出一个二两酒盅大小的坑，一时间打的它身上碎屑乱飞，不过毕竟它飞不动了可弹跳能力还不弱，弹雨之中的绝大多数子弹还是被它躲开了，较少的一部分，我估计有一百多发吧，打在了它身上，但也足够把它打成了‘马蜂窝’，我记得我清晰的看到它的右臂因为连续被数枚桃木弹芯所击中，险些就被打断了，最后被打的只有两指宽的部分连在一起。”肥桃这一段话说的就像一位“评书表演大师”，口若悬河的同时又绘声绘色，而且还不时的甩出几个肢体动作，看的出来，他对这段经过记忆犹新并且非常得意，我想想感觉也对，毕竟从用赤豆、铁屑、米子这三种东西阻止男魁尸回到青铜棺椁中休息，再到使用桃木弹芯的特制子弹，再再到使用艾叶生烟去熏男魁尸并迫使它出来，直至讲到现在重创目标，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肥桃与更夫二人的精密布局与运筹帷幄，此等手段与效果的确值得称道，倘若换了是我，那我肯定比肥桃说的还要自豪的溢于言表一些。

（未完待续）

38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7 13:02

而在他讲的同事，我也听的津津有味，更夫则频频点头，好像也在肥桃的带动下回忆起了这段“光辉历史”，不过一口气以高频率的方式说了这么多话，即便兴致再高，那也不免会感到口干舌燥，所以说到这里，肥桃听了下来，去喝自己的那盏茶水，我也趁机组织好问题，发问说：

“听形势这样发展的话，按理说应该是很成功的才对，再加把劲儿就可以把这个男魁尸给消灭掉，那为什么这一次还没成功呢？”

“我们开始也是这么乐观的认为的，感觉一鼓作气把它干掉不成问题，但忽略了这家伙也有‘求生欲’，而且非常的强烈，另外，它道行这么深不是随便说完蛋就能完蛋的，桃木子弹的火力打的它不轻，不过我俩插不上手，因为我俩没有远程的武器，只能是在下面跟住盯着它，防止它跑出视线，结果它还真就跑了，这主要也是因为九老洞那一带的地形太复杂了，山高林密而且开发程度很低，人想在上面快速移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那男魁尸纵然五天五夜没得到休息已经‘疲惫’不堪，外加有阳光散发的阳气压制，让它飞不起来只能在树梢和岩壁之间来回跳，可即便是这样，普通人也跟不上它啊，就这么着，这东西连着跳了十几下，就跳出

了警方的火力范围，200 多人空举着枪却找不到目标，我俩不能就这么看着，撒腿提高速度就去追，这一口气跑的啊，那真是把鞋底都磨漏了，跑到这个程度，也才勉勉强强的追上，然后将其堵在了九老洞上面的一块平地上，我俩一前一后夹住它，让它逃无可逃，这才有了一场大战。”肥桃说。

“你是说你们在那次行动中又跟这个男魁尸正面交锋了？”我说。

“是啊，而且这次打的比较过瘾，它拼命了，我俩也拼命了，杀了个难解难分。”肥桃说。

“稍等一下，不介意的话，我能不能加问一个问题？”我说。

“你说。”肥桃说。

“其实我刚才就在纳闷，以青城山那种地形，你们是怎么把 30 吨重的一块钢板运上去的？如果是用起重机的话，那起重机又是怎么上去的？我听汪明洋说，贺炳芳曾经用一辆带有绞盘的中型卡车把深潭之中的五口棺椁给打捞上来，可要吊运 30 吨的东西，为了安全起见，汽车吊起码要有 10 吨以上的起重冗余量,那么就得是个 40-50 吨的中型汽车吊，虽然都是‘中型’，可中型汽车吊比中型卡车可大多了，这么大个东西，我感觉很难在洞口那种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停稳作业吧？比如如何使汽车吊上那 4-6 条液压支撑腿平均受力就是个难题。

结合这些事情，所以你刚才再次提到九老洞附近开发程度低，人员行动起来都有所不便，这些巨大的设备以及钢板本身是如何运送上去的？这事肯定是个‘技术活儿’。

嗯——我问这个纯属是好奇，不算什么要紧的问题，二位也可以跳过去，不回答。”我说。

“哈哈，你都问了，还哪里能不回答？而起重机自然是要用了，但谁告诉你就必须用汽车型起重机的？难道塔吊不行吗？这么给你说吧，九老洞往上不到 20 米的位置就是一处突出来的小平顶，平顶大约有五六百平方米这么大，非常平缓，适合临时设立塔吊，我们先开上来一辆 10 吨级的汽车吊，把建造塔吊所需要的物资都吊运上去，然后有工程人员配合，先把临时塔吊在小平顶上建设完毕，汽车吊就可以离场了，而塔吊的起重钢缆长度远比汽车吊长的多的多，可以直接将运送到九老洞下方山底的钢板吊运到洞口，在洞内，我们则设立了 3 台柴油机驱动的大功率绞盘，负责使用钢缆对钢板实施牵拉作业，一直将钢板从洞口拉进洞内，然后经过力学方向的计算，最后设定好两股力量先后脱钩的顺序与时间，最终将钢板准确的压盖在了潭口之上，至于鼓风机与锁链，以及焊接设备什么的‘小件物品’是怎么运上来的，这就不用我说了吧？”肥桃笑着说道。

“厉害厉害，是我采访过汪明洋之后先入为主的认为只能使用汽车吊了，没想到你们能为了这事在山崖的平缓处临

时设立一座塔吊，看来这次剿灭男魁尸的过程，工程学方面的知识都用上了，方便的话，能说一下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吗？”我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个‘死瘦子’了。”肥桃说，他说的“死瘦子”自然不是别人，正是更夫，更夫听罢知道他这么称呼自己是在开玩笑，所以也只是笑而不语。

“佩服!”我此事没别的可说的，就说出这么两个字，然后向二人竖起了大拇指。

“那么咱们还是继续说刚才的话题——在说交战过程之前，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事先说明啊，我问这个问题，绝无冒犯之意：以二位的腿脚能追上纵跳如飞的男魁尸，还把它逼入了绝境？能告诉我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还是说就是简单的因为二位跑的快？”我顿了一下，回到主题继续发问。肥桃又摸了一把自己的大络腮胡子，呲了呲牙，做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的出来我的这个问题再他的意料之内，片刻之后，他说：

“先不说我，先说说更夫在这方面的本事吧，说了这么多次‘九老洞’，你知道‘九老洞’在哪里吗？或者说是在哪个山上吗？”

（未完待续）

38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7 13:31

“呃——根据我的了解，全国叫九老洞的地方主要由两个，一个在峨眉山上，还有一个就在这青城山上，而这次所说的事发地点肯定就是在青城山的九老洞上了。”我说。

“既然你知道这是青城山的九老洞，那金庸的武侠小说总看过吧？”肥桃说。

“看过几本，也看过一些电视剧，比如《神雕侠侣》，但都没看全，怎么，这与此事有关吗？”我被他问的有点糊涂，心说这大胡子之前说话向来是有一说一的主儿，怎么在这里卖开关子，不过我这话出口之后也反应过来了什么，所以趁着他还没说话，紧接着有说道：

“你是想说这个青城山与金庸小说里的青城派有关？”

“对的，青城派可不是武侠小说里编造出来的，而是真有此派，不过他们属于武林，不属于玄门，与我们有交情但具体说来是两个圈子，还记得之前我给你说过武林当中分为‘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吗？这青城派与华山派、泰山派、峨眉派等派就都属于这十三派之中的，在武林之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青城山的功夫讲究核心连个字，就是‘缥缈’，以身法快为基本要诀，就像电影里说的那样‘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句话就可以概括为青城派功夫的特点，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功夫，除了身法快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会轻功！所谓轻功，讲究的‘借力而上’，就是只要有发力点，哪怕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地方，那也能向上纵出去数丈高或十

数丈远，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内功的配合，单纯的外加功练习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而更夫走江湖闯天下对怪力乱神靠的是法术，对人那就是靠的一身好功夫，要不然怎么说他那柄精钢扫帚既能铲恶鬼，又能杀恶人呢。

至于他功夫的流派，就是从青城山上学来的，那是他父亲送他上山专门拜师学艺十二载练出来的真功夫，可不是天桥下卖艺的那种闹着玩儿的假把式，这么说吧，更夫的硬功，实话实说比较一般，但他的轻功，别看他是玄门中人，但就是放到武林中去，能出其左右的人两只手也能数的过来！那壁立千仞的山崖以及周围的树木，旁人上不去，可难不住他，三窜两纵就追了上去，大气儿都不带喘的。”肥桃说。

“‘三窜两纵’就到上去是有些夸张了，那面山崖一直到最顶部怎么说也有三十多丈高，中间又有很多从石缝中长出来的树木阻挡，我虽然可以纵身而上，但也得费一番力气，再加上那天又热，等上去的时候，也是累出了一身大汗。”更夫“少有”的“谦虚”了起来，对于肥桃的说法，做了一点“纠正”，我听罢感觉真是人不可貌相，之前知道他会玄门法术，精通拳脚，但着实是没想到他还会轻功，更是怎么着也没把这事儿跟青城山联系到一起去，毕竟轻功这东西非常“玄”，电视节目上经常说的弹跳力好，协调性强，可以在房顶墙头灵活前进的功夫就是轻功那是大错特错的，更不是有些人口中“古代轻功就类似于现代跑酷”的观点，以我

这些年来的采访经历与所见所闻，真正“有干货”的轻功甚至可以达到运气控制体重，实现“重时有千斤，轻时如鸿毛”这种近乎于“超能力”的境界，这种水平在解放前的“侠盗燕子李三”、有“神腿”之称的大侠杜心武之师，也就是自然门的创始人徐矮师以及民国时期国术大师孙禄堂的轻功方面师父陈乐天等轻功顶尖高手身上都有体现，前者可以在没有任何外力与工具的帮助下，徒手快速翻越老北京城外那几十米高的城墙简直如履平地，中者为自己修建的练功处于绝壁之上，没有可供行走的董涛，每次上下都用轻功，而后者更是传说能在树梢之上奔跑。

当然了，用肥桃的话说，这些属于武林中的事情，与本次采访主题无关，以后谈到这个话题，会有详述。

（未完待续）

38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8 02:49

楼主又来更图了，不过今天的确没什么可更的，所以就把昨天想贴但给忘了贴的艾草插门驱鬼辟邪的图给补上吧。

图 1、2 是现代公寓住房中防盗门上插艾叶驱虫、驱鬼辟邪的情景，而图 3 则是在现代农村中还比较普遍存在的双开式院落大门上插艾叶驱虫、驱鬼辟邪的情景，不过根据很多地方不同的习俗，在门上插艾叶除了在清明节以外，还会在端午节，而且在端午节这天这样做的时候，还一定要赶在

下午 15 点之前，但时间上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要求，楼主就不清楚了，目前还没见过相关的解释，以后见到了有机会再补充说明。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0601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0602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06023.png{EIMAGE}

385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8 02:4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85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8 18:50

楼主忙了一天回来了，准备更贴，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38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8 19:20

心说到这里，我突然又想到刚才只说九老洞还没意识到这个事情，现在再一说青城山，这座山不是在都江堰市境内吗？可这事是发生在成都的啊，地点怎么对不上了？有如此疑问便又想张口去问，但转念又一琢磨，恨不得打自己一巴

掌：这都江堰市是县级市，而成都市则是地级市，前者在行政单位上划归于后者代管，说白了就是都江堰市是成都市的一部分，这种隶属与山东省的章丘市于济南市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这样说来，青城山也好，上面的青城派与九老洞也罢，那的确都还在成都市的范围内，幸亏想到的比较及时，要不然这个问题问出口了再被人家给“解答”一下，就太丢人了，得让别人的笑话这个记者怎么连一点最起码的地理常识都没有。

“那——”我只说了一个“那”字，就看向肥桃，意思很明确，就是以更夫当年健硕现在有些消瘦但依然精干的体型，说他会轻功这没问题，但以更夫这么肥大的身体，别告诉我这也会轻功，若说当年没这么胖的话，可那张 1990 年的照片上显示他 20 多年前的体形与现在比并无太多区别，而刚才说更夫的时候是肥桃说的，现在看我盯着肥桃看，更夫便很适时的接过了话头，如此一来，两人的交叉回答到了这里又开始互相介绍对方的功夫，他说：

“肥桃虽然不像我会轻功，但他祖上是行脚道人，画符用咒是他的本行之一，《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中素有‘神行太保’之称的戴宗，你肯定听说过吧？”

“那当然听说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没全看过，但《水浒传》我可是看了好几遍，评书也没少听。”我说，同时心想这二位怎么回事？一个说金庸，一个说四大名著，这是要

跟我讨论讨论文学啊？不过我这人的联想能力很强，总是能正确或不正确的在别人的稍加提醒之下就把一些零碎的信息连在一起，这次也不例外，他先说画符用咒是肥桃的老本行，又提到了“神行太保”戴宗，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想到这里，我仍然是抢在前面又说道：

“戴宗除了‘神行太保’以外，还有一个江湖诨号，叫做‘甲马戴宗’，这‘甲马’的全称又叫做‘神行甲马术’，按照书中所写，戴宗在腿上贴上两个‘甲马’时可日行五百，夜走三百里，而如果将四个‘甲马’全部贴上则可日行一千离，夜走八百里，相传‘甲马’是一种利用纸片与图画作为媒介发挥力量的法术，你提到此事，莫不是说肥桃会‘神行甲马术’？可这个毕竟是小说里才有的情节，难道现实中的确有这种法术吗？”

“有当然是有的，说的直白一下，‘神行甲马术’的原理就是‘请神’，你有什么需要，就请哪路神仙，要请哪路神仙，就画谁的像，而‘甲马’请的便是‘车马神’，是传说中专嗣人们出行的神祇，把它请上身后，运步如飞，跨海登山轻而易举，而肥桃在当时追击那男魁尸的时候，请来的便是这‘车马神’，让他在有效时间内跑的比千里宝马还快，虽然这一招不能让他像我一样垂直翻过那三十多丈的悬崖，但有一条小道可以绕行上去，只是要多费一些时间而已，不过以他在‘车马神’相助的情况下，那一段常人步行全速前

进要半个多时辰才能达到的路程在他脚下不过片刻，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情，所以我俩基本是前后脚，我上来之后没一会儿，他也就从小道上绕上来了，然后便是我俩合力对付战那男魁尸。”更夫说。

“原来是这样，我之前还在想，肥桃说在农场的第一次交手之后又与男魁尸对战过数次，虽然都以落败而告终，但均能全身而退，而且提到做好的准备都与如何迅速撤离（注：他的原话是“逃跑”，但感觉这个词人家自己用起来可以，我一个外人这么说的话就显得不太好了，所以便换成了“迅速撤离”）有关，而以那男魁尸有‘飞天遁地’的本事，‘九龙青罡刺’又不能多用，那么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才能数次都躲过它的追击？看来现在找到答案了：二位的轻功与‘甲马术’应该就是这其中的关键吧？”虽然心里还有很多疑问，但不便当面再提，我便如此说，而且想到如肥桃这样一个大胖子，在山崖的绝壁小道儿上拎着一根树干粗细的大木棒子运步如飞的奔跑，这画面的违和感实在是太强了，至于他提到的请神，这事以前听散人提起过，他们都是玄门中人，这一点上能统一口径倒也提高了此事在细节上的可信度。

“正是，我俩要没有点‘进则能追，退则能撤’的本事，不用碰上这男魁尸，早在之前的‘活计’中就不知道得死多少回了。”更夫说，他这话说的我感觉这两人的经历其实属于是“半玄门半武林”，有鬼的时候打鬼，没鬼的时候就打

人，反正不能“闲着”，从这一点上来讲，他俩显得比散人要好斗的多的多，尤其是更夫。

（未完待续）

38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8 19:52

“好吧，那就说说在悬崖上面堵截男魁尸之后是怎么交手的过程吧。”我说。

“这个过程并不长，估计也就在五分钟左右，它的攻击路数也倒不复杂，就是两掌挂风往我俩身上拍，站在数米之外只要被它挥舞双掌带起来的阴风扫到，别看头上骄阳似火，但照样都感觉到浑身一阵刺骨寒意，若是被直接打中，恐怕是大罗神仙来了也吃不消。我的桃木棒，更夫的精钢扫帚，一前一后围住它猛打，我俩的兵器都是镇邪克煞的法器，虽然不能一两下就置它于死地，但打在身上也可不是白打的，我的棒子凡是打中了，就能打掉至少巴掌大的一块皮，精钢扫帚的 88 片甲叶锋利无比，又充满了杀气，同样也是只要能划到它，就能给它的身上来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就这么打了有三分多钟吧，眼看着男魁尸就不行了，结果还是出了点意外。

以当时男魁尸‘疲劳’异常的状态，又有正午的烈日当头，巨大的阳气将其本来就衰退大半的道行又打掉起码十之有三四，再加上它刚刚被桃木子弹重创，一身的窟窿，然后

遭到我俩的围攻后受伤不轻，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不取胜的道理，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没想到它为了击退我们求得一线生机，竟然以燃烧自己的‘元阴’为代价和我们以命相搏，这是我们万万没考虑到的。”肥桃说。

“‘元阴’又是什么？”我说，这个词让我想起来在最初采访的法医张公昌时他那个中医朋友提到的“元阳”，不知道两者之间是不是相对的关系。

“‘元阴’是僵尸或者是鬼怪一类阴晦之物身上的‘精华’，比如说人是靠着阳气支撑而活，这阳气的精华被称作是‘元阳’，而完全靠阴气活着的那些脏东西身上的阴气精华就是‘元阴’了。”肥桃说，果然他的解释与我联想的差不多，看来我还没想错。

“那这不跟之前释放阴火是一个道理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我说。

“当然有区别，阴火的‘燃料’只是普通的阴气，这种东西对于魁尸来说，几乎是要多少有多少，但‘元阴’可不同，对于脏东西来说，‘元阴’可比普通阴气‘贵重’太多了，消耗点阴气对于它来说只相当于拔几根头发这么简单，但‘燃烧元阴’则是相当于在它的心头上剜肉，完全是两个概念。”肥桃说。

“那么燃烧这种东西肯定是非常致命的了，男魁尸用这个作为代价，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种‘弃车保帅’的做

法吧？”我说。

“是的，它就是要以部分‘元阴’作为代价，在极端的一个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实力，击退或者是击杀我们俩，然后逃走，实际上就是提前透支自己的道行。”肥桃说。

“这样说的话，这种做法虽然代价高昂，却有一定的作用，为什么还说之前没考虑到它会这么做呢？”我说

“因为除了代价高昂之外，燃烧‘元阴’这件事的‘技术风险’还特别大，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好像你用汽油把自己浸透了之后再用明火烧自己，但还只能点燃你想要点燃的某一个局部区域，倘若稍稍有所差池，那就是玩火自焚把自己整个都给烧成灰烬，或者更直接的便是让所有‘元阴’在极端的时间内全部释放出去，引起类似‘爆炸’的效应，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炸个粉碎，就拿捏这个准头儿而言，你想象一下这样做的难度有多高，而这男魁尸燃烧‘元阴’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控制上不够精确，它就会把自己完全点燃，然后焚化的一干二净，通常情况下，道行越高的修道高手或者是鬼怪越不敢做这种事情，因为道行越高，‘燃料’也就越多，控制起来更难，威胁性更大。”肥桃说。

不过这种事情虽然极其罕见，但倒也不是没有先例，一些内里练到顶尖水平的武林高手也有这样做的，不过那都是到了形势极端危机的情况下，而且成功率还很低，据我所知的有三例，其中只有一例成功了，另外两例都是控制失败导

致将内力与功法全部在一瞬间都释放了出去，虽然以这种惨烈的‘自爆’方式重创乃至击杀了敌人，但自己也轻则筋脉尽断，重则死无全尸，反正没有有活路的，只不过是尸体有没有被炸碎的区别。”肥桃说。

（未完待续）

38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8 20:35

“我明白了，这就好比歼击机一样，有时候歼击机陷入敌方围攻的时候，要以最快的速度脱离战场，只是单单的打开发动机加力开全速还不行，还要扔掉一切不必要的载荷，最极端的时候则是关闭机上所有机载系统，以节省发动机在发电方面的负担，将涡轮风扇的转速调至超负荷状态，然后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飞出突破平时理论极限的速度，但是这样做的代价也很大，一是这么快的速度对飞机蒙皮、机体结构的损伤很大，二是对发动机的寿命消耗也很大，一架全新的歼击机这样飞最多两次左右就得大修，要不然再飞就得空中解体，而且在飞的过程中危险性也特别高，由于涡轮风扇处于超负荷运转之中，一旦支撑不住发生叶片崩裂，其结果就是机毁人亡。”我说。

“虽然我听不懂你举的这个例子，但听意思应该是差不多。”肥桃说，我听了这话忍不住撇嘴一笑，说：

“哈哈，怪我举的例子太‘小众’了，主要是因为我比

较喜欢军事，所以举例子的时候就喜欢用军事类的事例，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见谅见谅。”

“不碍事。所以吧，基于这件事的罕见性与风险，我们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孽畜居然会冒着万劫不复的风险拼上了身家性命，不过它也的确是厉害，难度如此之高的事情，居然被它做成了，要不然它也无法‘断臂求生’。”肥桃说。

“‘断臂求生’？你是说它燃烧了自己的一条手臂吗？”我问。

“是的，它把那条之前被桃木子弹险些要打断的整条右臂中的‘元阴’给‘点燃’了，然后那条手臂就整个烧到了肩膀根，没的齐刷刷的，一点‘残留’都没有。”肥桃说。

“嗯——那说说最关键的问题吧，它‘燃烧’了自己的一条手臂之后比之前有什么明显的增强吗？是怎么从你们二位手里逃跑的？”我说。

“增强的幅度还是很明显的，别看它少了一条胳膊，但用这些‘元阴’，让它速度快了很多，如果是在燃烧前，我有把握躲开它的攻击，但在之后就有点悬了，最危险的一下是它的指尖都划破了我的衣服，我还为此中了尸毒，后来回去之后用糯米连续拔了三天才彻底好的，拔完了那糯米都化成黑水了，不过最恐怖的还是这家伙居然会‘吐火’了，就是从嘴里往外吐，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蓝紫色的‘阴火’，也就是‘烧’断墨绳的那种，幸亏我跟更夫身法还算快，没被

它喷到，这要是被喷到，那就死定了，不过周围很多树木都遭了殃，凡是被‘阴火’碰到的，瞬间枯萎，然后变成一坨跟化石一样的东西，然后用力一碰就碎成满地的渣，就跟那些早前被这两具魁尸害死的那些人死相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植物，一个是人而已。

然后这个孽畜就趁着我俩躲开‘阴火’的这个功夫，纵身就从悬崖的另一面跳下去了，那一面属于青城山的后山，下面是一片从未开发过的山林，人迹罕至，终年云雾缭绕，再烈的太阳也驱散不了，从风水格局上说，和张家界的‘黑枞垴’有几分相似，都是‘冥顽不化’的格局，这种格局聚晦藏煞，甚是凶险。而它在跳下去之后就迅速没入到了云雾之中，然后就找不到了，那下面的情况我们也一无所知，所以不敢贸然追击，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它逃掉了。”肥桃说。

“那跟着一起来的那 200 多警力呢？”我问，至于肥桃提到的这个地名，也就是“黑枞垴”，是张家界的两大禁地之一，另一个是更加有名，也更加危机四伏的神堂湾，这地方从空中俯视，是一桶状石林盆地，垂直下陷超过 500 米，方圆约 50 平方公里，其核心部位深不见底，能见度极低，据说下面更是有大量超自然现象与生物。不过这个事情与本篇主题关系不大，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在以后相关的篇幅中会详解。

“他们都是普通人，速度肯定跟不上我们，我跑上来的

那条小道非常难走，他们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上，没有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那是肯定上不来的，我俩在上面跟这男魁尸一共就打了五分来钟，等下去之后这些人连四分之一还没走到呢，要等他们上来，那黄瓜菜就不是凉了的问题了，而得是消化完了进大肠了。”肥桃说。

（更新至此）

38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9 01:40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点关于“甲马”符的图，这“甲马”的种类极其之多，除了“神行甲马”之外，还有几乎涵盖了各种用途的“甲马”，可以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这里楼主就选了 4 张比较有代表性的“甲马”符。

其中：

图 1 便是在正文中提到过的“神行甲马”符，这种“甲马”贴在腿上可以行走如风，如有神助。

图 2 是“劳夫甲马”符，这种“甲马”贴在身上可以在使用期间内无论如何劳作都不会感觉到疲劳，从而极大的提高劳动效率。

图 3 是“替身甲马”符，这种“甲马”贴在身上可以替使用者承担疾病等各种凶险，相当于为使用者挡灾。

图 4 是“喊魂甲马”符，这种“甲马”的作用正如其名，用于因为诸如被附体、惊吓等原因“失魂”的人将走失的魂

魄“找回来”，相当于请了一位“助手”。

最后说一句，按照规矩，使用“甲马”，不论目的是什么，请来的是谁，除了要精通此术之外，在使用之前还都要烧大量的值钱才能使术法生效，因为“甲马”不能白用，请“人家”来帮忙办事，好处是必须得给的，办的事情越大，难度越高，要烧的纸钱也就越多，相当于“价格”越贵。

（注：图中“甲马符”的画风看着与常见的正统道家符咒相比，可能显得十分粗糙，但毕竟“甲马符”的使用门槛更低，更流行于民间，而这种直来直去的术法在生效时所需要的符咒或其它媒介一般都是走的都是这种“粗犷风格”，与走精致、“高技术含量”的正统道家符咒是两种不同的路线）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5340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5340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534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53404.png{EIMAGE}

389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9 01:4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89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9 19:02

楼主来更贴咯，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391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9 19:49

“说到青城山后山的风水，我想起来之前二位说过好几次，说青城山是一座‘阴阳山’，这其中有什么说法吗？还是只是因为山前与山后的风水格局截然不同？”我说。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风水的问题了，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东汉末年张道陵受老君法旨去蜀中诛杀鬼怪，为民除害，当时整个巴蜀之地瘟乱横行，千里无鸡鸣，百里无人烟，这是因为有八只有名有姓且道行极高的恶鬼在作乱，它们祸害百姓的方法就是释放各种疾病，而它们的名字和它们所制造的疾病分别为：刘元达专门施杂病，张元伯专放瘟，赵公明传痢疾，钟子季播下疮肿，史文业散发疟疾，范巨卿让人浑身酸痛，姚公伯洒下五毒，李公仲带来疯颠病。

它们除了本身道行高强之外，手下还有无数小鬼作为‘鬼兵鬼将’，而这些小鬼就是蜀地之上因为各种疫病、战乱而死的平民百姓之冤魂，屈于它们八鬼的淫威而被迫为其卖命。

张天师经过详细勘察，最终选定青城山作为战场，准备在此与其斗法，诛杀鬼精。

到了此处之后，先高设琉璃高座，补下‘天罗地网’法阵，设下‘龙行虎影’法坛，遂与八鬼展开恶战，双方各展法术，斗法三天三夜，最终张道陵技高一筹，化石为庆莲，化云为天火，困住无数鬼兵鬼最终将后将八鬼降服，领头者刘元达质问：‘你本在峨眉山修仙得道，何来蜀地多管闲事？’

张道陵曰：‘贫道受老君之命，伐尔等残害生灵之徒。’

八鬼不服，要求再战，张道陵慨然应允，将其释放，择日再战。

八鬼深知张道陵道法高超，不是对手，便去搬请救兵，请来了冥府六魔与无数厉鬼，选定好了日期，一起向张道陵发起进攻。

此时张道陵受老君点拨，能集三万六千神灵、千二百之官君，以供驱使。在琉璃高座与法坛之上，左供元始天尊，右供三十六部尊经，立十绝灵幡，鸣钟叩磬，布龙虎神兵，施起法力。

最终将厉鬼尽数歼灭，只有八鬼六魔不死，双方继续斗法，鬼魔请来恶蛟助阵，被张道陵召来专吃恶蛟的大鹏金翅雕吞入口中为食，鬼魔又变化出‘金、木、水、火、土’五形将张道陵围在中间，企图将其困住，怎奈何张道陵可在五

行之中来去自如，最终鬼魔技穷，被张道陵祭出一道‘天都雷符’彻底击败，斗法至此，八鬼六魔彻底拜服，张道陵遂拿起老君亲赐玉笔，以青城山为界，划出蜀地阴阳两界，而这个分解标志便是立于青城前后山分界点的天师洞，该洞后方有一块巨石，从中间裂开，巨石以东半部所占，乃为阳界，巨石西半部所占，乃为阴界。

诛鬼降魔成功之后，老君册封为‘正一天师’，从那以后，道家之中最大派之一的正一派大能，张天师正式声名远播。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道家传说，不过青城山被称为‘阴阳山’，说山的正反两面便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点，除了风水格局以外，便是由此而来。”肥桃说。

（未完待续）

392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9 19:55

“受教了，看来青城山作为历史名山，其文化沉淀与底蕴真不是随便说说的。那接着上面的话题，我还是老问题：面对这种困境，接下来又有怎样的行动？我感觉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很好办了，既然在它的移动范围之内已经没有了可以供其‘休养生息’的‘养尸地’，在九老洞的唯一一个也被你们给封死了，那就靠时间，靠到把它消耗至死就可以了，再去主动找它，反而有可能因为它的困兽之斗而再造成伤亡，

正所谓‘穷寇莫追’，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我说。

“非也，虽然古话有‘穷寇莫追’，但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曾经说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像魁尸这种人间的祸害，早一日除掉才是上上策，绝对不能给它喘息的机会，即便时间在我们这边。以免节外生枝。”更夫接过话头说。

“其实更夫这么说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从青城山大局来看，由于其山葱珑幽深、古木参天、崖壁耸立、洞穴森然，可用“冷幽”两字来概括它的环境特点，这就具备了阴寒之气滋生的客观环境条件，比如说青城山上的上清宫选址虽然符合藏风聚气的原则，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不论是其自身还是天师洞及圆明宫，普通人走进去都感觉阴寒逼人，阳虚者是不宜在此久留的，而青城派属于道家门派之一，道家修炼不论是何门何派，其基础都是内阳固守，为阳盛之体，与这冷幽环境正好达成阴阳平衡，这才可以让自己的道行在此处的修炼中日益精进。

这还是阳气相对较重的前山，人迹罕至终年不见阳光的后山就更不用说了，要不然也不会孕育出九老洞这种‘五行不齐’之地来，换句话说，更夫担心以青城山后山的风水格局，可能能给男魁尸恢复的机会，让它再次‘翻盘’，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猜想，因为没有青铜棺椁的作为媒介，它想翻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毕竟只是‘几乎’，而不是‘完全’，

所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必须要先下手为强，只有把它彻底消灭掉了，才能保一方的安宁。”肥桃说。

“这样说的话，你们后来是组织力量进入后山继续追捕男魁尸了吗？”我说。

“那当然没有，以后山的风水，可以让那男魁尸‘如鱼得水’，我们在山顶和它打，有烈日当空为后盾方可有胜算，但在下面则就远没有这个把握了，带人下去搜捕它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更夫说。

“既不能靠拖时间‘累’死它，也不能带人主动下去找，那怎么办？”我问。

“还是用当初的老办法：引它出来，只不过这次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动用了一个‘大杀器’，是专门针对僵尸，或者说是专门针对那具男魁尸的‘大杀器’，最后这家伙也就是被这件‘大杀器’所灭。”更夫说。

（未完待续）

39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9 20:06

④“勇斗双尸”第四回：最终胜利

“是一种很厉害的法器吗？”我问，以为他们要祭出如散人师父带的金如意、玉龟一类的高级法器，但没想到更夫却是这么说的：

“不是，我们的这个‘大杀器’是为了此事临时定做的，

不故弄玄虚的直白说，就是一个超大号的‘放大镜’。”更夫说。

“嗯？放大镜？对付僵尸的法宝里有桃木、符咒、墨斗、糯米、金/铜钱等等等等，可就是没听说放大镜也有这个功能啊？”我一咧嘴，如此说道，表示对这个说法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当然了，这个放大镜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带一个手柄拿在手里放大几倍的放大镜，而是一个耗费巨资建造，外形更像是一栋楼的东西。

而之所以有这个提议，原因很简单，那一战是在正午时分，季节上又是夏季的中伏，乃是自然界中一年之内阳气最盛的一个时间，一般的妖魔鬼怪在这种阳光的暴晒下基本都会灰飞烟灭，可用它来晒这男魃尸，不算前面它从九老洞里冲出来被警员开枪射击的那段时间，就仅仅是在山顶上，它被足足晒了 5 分多钟，也只是压制住了其部分道行而已，由此可见，自然界中的阳气已经不足以将其杀死，而我们俩的手段在它的反抗下，想顺利达到目的又很难，所以，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我们决定以人为的方式制造出比自然界中存在的最强阳气更加强大成千上万倍的‘阳气源’来，那么怎么制造？就是利用放大镜聚光的原理，将分散在大地上的阳气，或者说是阳光集中在一个点上，直接照射男魃尸，这样只要功率够大，照射时间够长，彻底消灭它就不成问题。”

更夫说。

“这不就是利用放大镜的聚焦功能‘烧’死那个男魁尸吗？而且还好似一栋楼这么大——如此的话，这怎么说都肯定是个大工程，能说说它的具体构造以及建造过程吗？还有，这座巨型放大镜，是二位自己出资建造的还是有其它力量的帮助？”我说。

“我们俩当然没有这个财力，毕竟这东西按照设计全部建好了，不是拿个几千几万块钱就能办到的，当时的预算经费是500万，这在1995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而且还涉及到了很多比较复杂的工艺，比如新型‘定日镜’的批量生产，虽然只需要三块，但每一块的面积要达到120平方米，厚度必须精确到1毫米，正负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而这种面积大厚度小的镜面因为尺寸原因，导致如果用常规与材料方法来制造的话，物理强度就会很低，所以要生产制造出达标的‘定日镜’镜面，对设计、材料以及加工工艺的要求就非常高，而除了‘定日镜’以外，还要有相应的全自动/人工双备份跟踪控制系统、300平米大小的大型高精度抛面聚光器，其中跟踪控制系统的精度要达到好于‘1毫弧度’的水平，按照太阳直射辐射1000瓦每平方米来计算，这东西投入使用之后可以达到0.3兆瓦的总功率，核心聚光点的温度最高可达3500摄氏度，在这个点上，用玄门的话说，将集中起一个阳气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强阳场’，任何鬼魅

魍魉不用说被直接打到，就是稍稍靠近一下，都将魂飞魄散，一点点痕迹都留不下。

而我们的计划就是把男魁尸引过来，然后启动此物，对其进行直接照射，如此一来便能有万分的把我可以把它消灭掉，而按照我的想法，莫说是魁尸，就是只在理论上存在的‘无尸’，也扛不住这种打击。”更夫说。

“你这么一说的话，倒让我想起来了‘863 计划’里的‘太阳炉’了，不仅是设计，连具体的数据好像都完全一致啊。”我说。

“真就被你说到点子上了，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仿制的‘太阳炉’，只是你说的那个是个用于发电与研究如何利用太阳能的科学实验装置，我们那次搞的那个则就是个专门用来对付僵尸的武器，由于不用考虑到发电以及科学实验，所以这一个与你说的那个‘太阳炉’相比，没有炉子本身，也没有制氢系统，取而代之的是在相应的照射点上摆放了一个‘引君入瓮’的‘鱼饵’，如果作为目标的男魁尸来吃这个‘鱼饵’，那便可以启动系统，聚光的最热点就会近距离直射到目标的身上，然后达成消灭它的目的。”更夫说。

“那这东西没有一个名字吗？一座专门用于消灭僵尸的聚光系统，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我说。

“那当然有，项目的名字也是我亲自起的，不过比较传

统，就叫‘伏妖镜’。”更夫说。

“‘伏妖镜’项目，不错，这个名字既让人耳熟能详，又很好的从字面意思中体现出了此物的作用，不过，我多说一句，从提议到建造再到如何使用这个‘伏妖镜’，其中大部分的知识可不在玄门的范畴之内，而属于自然科学，你除了玄门以外，还懂这些？”我说。

（未完待续）

39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9 23:5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下这个太阳炉是“何方神圣”，由于更夫在给楼主说这个问题的时候玩了点猫腻（具体是什么猫腻楼主后面会说），所以国产太阳炉的图就不放出来了，用几个更加相近的法国同类产品图片替代。

图中的太阳炉的全称是“奥代洛”（英文全拼：Odeillo）太阳炉，它位于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东方省的丰罗默-奥代洛维阿大街。不过最初建造它的目的并不是用于发电，而是冶炼与军事用途（这个这里不细说了，后面的正文还会提到）。

图 1 是该太阳炉的主体建筑全景。

图 2 是该太阳炉的主体建筑近景。

图 3 则是被该太阳炉聚光点融化烧穿的厚达 10 毫米的钢板，足见其核心温度之高，用这种东西烧死男魁尸，这画面想想都很具有“特效感”。

（注：看过图 1、2，各位看官是不是感觉与想象中的“超大号放大镜”不一样？楼主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细细琢磨起来的确是肯定要不一样的，毕竟量级的提升如此之大，不可避免的会引发设计与组成上的质变，所以自然就要复杂的多）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9600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9601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196016.png{EIMAGE}

39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29 23:5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9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30 12:22

在我说完这话之后突然想起一件事情，等等，刚才更夫说的那些数据不对劲啊！不是数据不对劲，而是时间不对劲，他说这个“伏妖镜”的聚光部分是仿照“863”计划中的国产太阳炉制造而成的，可实际上该项目是 2010 年才竣工投产的，只是一个地方政府投资的发电项目而已，该项目是由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太阳能热发电实验室承担研制的国家973项目和863太阳能制氢课题子课题，全称应该为“太阳能聚集供热方法的研究及成套设备的开发”，建设地点在宁夏自治区惠安堡镇，可他说的这个是在1995年就建成并且投入使用干掉了男魁尸，两者在时间线上根本对不起来，前后有足足15年的距离。

除此之外，宁夏的这个太阳炉规模并不大，核心主体建筑物并没有形成独栋结构，而只是一面由聚光镜组成的“镜墙”而已，但他描述的却又一栋楼这么大，这外形貌似也对不到一起。

根据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挑明了去询问更夫，而是回忆起了几年前我看过的一片同事发表的内参，其主题是有关冷战时期我国“大三线”工程中“耐热试验场靶场”的内容

（注：这里不要误会，之所以叫“靶场”，并不是说这里是个搞射击的地方，而是因为有照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我国的“神光”系列激光核聚变装置在进行输出试验时的过程也被称作是“打靶”，换句话说，起码再科技领域，“打靶”一词的适用范围非常宽泛，并不局限于狭义上所理解的武器打靶），

而这个“耐热试验靶场”始建于1964年，完工于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文中并未说明具体是哪一年）并投入使用，主要作用是为当时正在研制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与洲际弹

道导弹的载入核弹头提供耐热测试，因为这类战略级弹道导弹，携带核弹头飞向目标的时候首先会飞出大气层，在临近目标上空时再载入大气层，而载入的这个过程中，弹头要与大气层产生剧烈摩擦，由此弹头就要承受“气动热”带来的极高的高温考验，所以此时弹头周身平均温度可高达1600摄氏度，摩擦最为剧烈的弹头头部将超过3000摄氏度，所以当时为了攻克弹头载入的耐热水平，便专门建造了一座这样测试靶场对耐热材料进行“考核”，该靶场使用的技术便是太阳炉原理，通过大量聚光镜集中阳光的热能抵近照射弹头，如果经过等同于再入大气层所需时间内的照射后仍然可以保持机械性能参数在允许范围之内，方为通过靶场测试，相关技术与材料便可以进行量产。

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该太阳炉靶场的作用被更新型的激光照射耐热技术所取代，它便再改革开放之后完成撤编，随即闲置了起来，而根据那篇内参中的内容得知，在撤编之后，因为其相关的配套技术在我国早已不是什么涉密的敏感之物，再加上又可以换取一笔资金（注：改革开放之初一切向经济建设让路，部队向地方卖了很多过时技术及非武器类的装备，用于换取发展资金，这在当时并不鲜见），所以有关于它的相关技术资料就被一名成都本地的商人买走了，据说是准备用来建立太阳能发电厂之用。

（注：太阳炉的技术在即便是20世纪60-70年代也不

是什么高新技术，比如法国的“奥代洛”【Odeillo】太阳炉的建成时间就是1970年，前苏联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建造过一个类似的设施，时间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而我国这个军方主导的太阳炉于1964年开始建设，也在20世纪70年代初投入使用，在时间上与国际同类处基本同步，所以从技术与时间角度讲是完全现实的）

而该太阳炉原理的耐热靶场是“大三线”工程中的一部分，其建造地点正好就处在横断山脉的群山之中，由当时的成都军区负责，而整个四川（包括重庆）更是“大三线”工程的核心所在地，黑白照片及相关参数显示，它的设计与外形才更符合更夫口中的描述，于是我在心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那个买走太阳炉耐热靶场全套技术资料的成都商人就是更夫，或者再加上肥桃，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那这两个人在此之前肯定就与军方有不一般的交情，因为即便这些东西可以买，那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买，或者说不是有钱就能买的，有句话叫“就怕磕头找不到庙门”，说的就是空有资金却没有门路，而他俩能做到这一点，必然是钱与门路缺一不可。

不过这个太阳炉的规模与规格可比2010年在宁夏建成用于发电的那个可大太多了，其主体建筑相当于10-12层楼，核心温度更是可以突破4000摄氏度，发热持续时间也更不是那个发电炉可以比的，而这倒也符合能把男魁尸烧个灰飞

烟灭的实力。

综上所述，更夫在讲述这段内容的时候，出于某种目的没有给我说实话，虽然我不确定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我感觉应该极有可能是他不想向我透露太多他以及肥桃与军方之间的关系，再结合他俩能设计桃木弹芯的子弹，并投入量产并批量装备警方，特别是武警部队，具有这种能量的人，那再说他们与军方没关系就是扯蛋了，由此想到在总参谋部任职的散人大师伯，看来玄门中人里的高手们，与军方有联系的不在少数，只是更夫与肥桃类似于合作，而散人大师伯则直接为其效命。

由此可见，凡是涉及到神秘事件的东西，都少不了暴力机关的参与。

在本次采访的最后一段访谈内容中，更夫与肥桃的另一个身份也证实了我的上述猜测，这二位的，尤其是更夫的心思给人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至于上面提到的访谈内容的详细情况是怎么回事，后文会有详述，这里就不赘谈了。

（未完待续）

39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30 12:34

言归正传，更夫回答我说:“那是自然，我学这些东西有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现在玄门之中的人，往往对自然科

学比较排斥，一来是因为玄门秘法的传统性非常强，不太适应科学高速发展而带来的高频率新老更迭，不过说的好听一点是传统性强，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某些人太守旧，‘抱残守缺’不肯撒手，好的继承了，坏的也没落下，一点自己的判断能力都没有，把老祖宗的规矩当成是圣旨。基于这些原因，用现在的一句话说就是玄学与科学不仅仅是解决、解释问题的手段以及理论不同，更是从根本上有些‘三观不合’。

由此，导致玄门中的大部分人对自然科学都有一定程度的抵触心理，那就更不用说去潜心学习了，但我不同，首先我不想与那些所谓的名门大派‘同流合污’，也更不愿意和那些无知小门为伍，他们不学，我学！

另外，世间万物都是要博采众长才能得到最好最快最全面的发展，玄门也不例外，而且玄门中的玄学秘术相对于科学技术也只是社会的‘非主流’而已，别看我是玄门中人，但我还是承认这件事情的，要不然科学也不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发展主流对不对？排斥主流，就知道闭门造车，这样发展下去，整个玄门都迟早有一天会‘家道中落’的，纵观天下，为什么现在传统文化会出现衰微的趋势？不是因为太开放，反而就是因为‘太传统’了！这个世界是非常现实的，你的东西没有用，怎么立足？怎么让别人承认你？要想被承认就得有实力，想要有实力就得勤思进取，拿着一些本应该被淘汰的东西当宝贝，这不是保护‘传统’，这是在荼毒后

代！就拿我更夫一门来说吧，从古至今，从无到有的发展，就是因为不断的总结、学习才能在玄门之中立有一席之地，其实不用多了，把时间倒退回民国时代，玄门之中的门派远不止现在所说的‘三宗九派二十七门’，而是就我知道的便起码有大小二百多种在册，但不过六七十年的光景，怎么就消亡了三分之二还多？说到底就是不顺应潮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究其原因，跟那些门派的掌门抱着所谓‘老规矩’有直接关系。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就是玄学与科学其实是可以互补的，能互相帮助的地方为什么要排斥？玄学可以解释僵尸为什么怕阳气，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强的阳气消灭僵尸，两相结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在勤加修炼祖上传下来的秘术、以及自己的功夫之外，诸如现代医学、建筑学、地理等方面我都有涉猎，最近准备研究一下现代军事，只是还没抽出时间来。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思想还是比较开化的，善于接收新生事物，而当时在我学到的知识里就有关于‘太阳炉’的，这才想到用它来对付男魁尸，而事实也证明我是对的，这种方法换了那些个满嘴‘哲学’的名门大派们，他们能想的出来吗？这事结束之后，他们其中有些人还以为‘伏妖镜’项目是我出资造的一个大法台，问我有什么法事要做，弄这么大的一个法台？我直接没搭理他们，这些无知的东西，哼。”更夫说完

此番话语，脸上再次浮现出之前讲述更夫门怎么从被人鄙视到扬名立万的历史时的那种神情。

不用说，他出于种种原因，对传统玄门里的很多人都有极大的意见，这也是推动他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动力之一，不过话说回来，通过他这番话，虽然他给我说的话中有所保留，但我还是感觉他这人很有意思，甚至是令人敬佩的，不是因为他的玄门造诣有多么高，不是说他有绝世武功在身，而是因为他这种敢于挑战传统权威，勤于进取的先进思维，虽然为人有些太过刚硬，不过话说回来，脾气好的人也干不来他这事。

（未完待续）

39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09-30 12:48

而在这些话中，几次说到激动之处我都担心他会把散人“拿”出来给“骂一顿”，毕竟对于散人身为‘三宗’之人的身份，他之前已经表现出了某种不忿，但后来想想是我多虑了，因为散人与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也是个军迷，他在学习利用玄门秘术的同时，更没忘了现代武器的厉害，这一点从本质上与利用科学技术达成目的的更夫又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更夫还说最近准备学习现代军事的有关知识），所以可能是出于这一点，更夫还比较赞成散人的“三观”，而且排除掉“三宗”的身份外，貌似不论是肥桃还是更夫，

与散人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朋友关系的，所以更夫口出不逊去攻击他，可能性的确不高。

除此之外，肥桃与更夫能对警方以及更高层的相关部门提出研制以桃木为弹芯材料的子弹去打击僵尸，这说明他俩虽然不是军迷，但也对枪械有一定的了解，相比较那些喜欢满嘴玄话，装神弄鬼的“大师”们，这种真正的高手善于学习的态度的确是值得称赞的。

我听完他的话后在采访本上做了简明扼要的记录，然后表情严肃的重重的点了点头，表示对他所说之话深表认同，然后自己也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水润了润喉咙，然后接着说：

“既然不是你们自己投资建造的，那么这座‘伏妖镜’的出资方是谁呢？是官方吗？还是通过其它渠道？”

“算是半官半民吧，我们通过官方渠道向成都市政府要求拨款，如果放在平时，那估计一分钱也要不出来，但当时那种情况下，僵尸事件已经闹的满城风雨，市政府也想尽早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就同意了拨款，但不拨全款，只拨了 300 万，剩下的 200 万要我们自己想办法，我跟肥桃，我俩加起来凑了 50 万，然后我又找到了当年在青城派学武时跟着的老师父，趁着他老人家还健在，请他帮个忙，毕竟他在武林之中地位颇高，一张拜帖发出去，凑上百十来万的钱还是做得到的，后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老师父帮我俩发起了一个‘众筹’，从他的武林同道中给我们弄到了其余的 150 万，

这才凑齐了500万的建造预算。”更夫说。

“‘众筹’？如果不是借钱而是‘众筹’的话，那前提是这个项目要对参与众筹的人有相当的吸引力才行，换句话说，就是得对他们有足够吸引力的好处，相当于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项目，那么‘伏妖镜’项目对这些武林中人有这方面的好处吗？”我说。

“当然有，我们俩为了这件事忙前忙后，纯粹是出于道义而义务出手，没有任何回报，所以在申请建造款项的时候我就提出要求，在事情结束之后，这座‘伏妖镜’不能拆掉，使用权要划归到我与肥桃的名下，因为建造‘伏妖镜’所用的那块地皮在当年很不值钱，所以市政府倒也比较痛快，给我们的条件是对此事的所有细节要严格保密，不能向外泄露，而‘伏妖镜’的使用权就相当于我们俩的‘封口费’，不过呢，所谓的保密也只是对普通百姓而已，对于我们的玄门同行来说，真个事件的过程差不多是透明的。

而在事情结束，‘伏妖镜’的使用权归了我俩之后，肥桃是自己人当然不会说什么，我俩就一块出去拉投资，最后找到一位手里有闲钱的浙商，他又加投了300万，用其中的180万，把‘伏妖镜’之前的因为不用发电而省掉的‘太阳炉’与制氢系统给从新加装上了，让它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聚光发电站’，余下的120万则用于建造电塔与并入当地电网的相关费用，而我师父发起‘众筹’的那些武林同道们一个

涉及到了1个派与4个门，1个派就是青城派，另外的4个门也都在青城山的附近，然后就是走线路连接到青城山与那些门派，要知道青城山上当年是没有电的，到了晚上就只能过那种不点油灯蜡烛便要‘两眼一抹黑’的生活，照明水平跟古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围在青城山周围的那4个门也一样，原来他们尝试过拉电线通电的，但因为地区相对偏远，所以需要专门建立电塔，以及变压器等设施，这些东西的相关花销没人出，只能是谁想建谁出，即便筹够了钱，如果将设备的成本费平摊到电费里，那电费就会显得特别的贵，青城派作为一个大门派还好说，弟子香客不少，可那些小门的收入就比较微薄了，真要弄一套专门的输电设备来用上社会价格的电力，估计只是单纯的用电就都用不起，基于这些原因，所以当时就忍了忍没通这个电。

而我呢，则用这个‘伏妖镜’通过连接之后成为了他们的‘专属’发电站，并且不不收取他们一毛钱的电费，完全免费使用，夏天不用说，青城山上比较阴凉，但到了冬天，巴蜀之地比较湿冷，如果没有取暖设施，日子是很难过的，烤火什么的又不方便，所以又给他们配备了电暖气，用于取暖以及去除寒湿之气，电暖气耗电量大，但有‘伏妖镜’的直属供电，完全不用担心耗电产生的费用问题，我们俩在这个中间虽然没有赚到什么直接的好处，但获得了建造‘伏妖镜’时那150万元资金缺口，并达成了消灭男魁尸的目的，

最后还结交下了一大帮朋友，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更夫说。

“自古浙商精明，而那名给你们投资补建完‘伏妖镜’的浙商肯定也不是凭着情怀白捐钱的，我说的对吧？”我说。

（未完待续）

39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1 03:01

楼主又来更图了，不过今天是 10 月 01 日，所以不更别的，就贴一张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此，楼主祝愿伟大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中华民族，永远富强辉煌！同时也祝各位看官，国庆快乐！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236159.png{EIMAGE}

39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1 03:0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39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1 12:17

“那是自然，精明之商无利不起早，而且 300 万即便放到现在也不是谁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的，更何况是在那时候，具体说来就是他当时要在成都建一所别墅，但找不到风水师

来给他相宅子，主要还是他标准很高，那些市面上的酒囊饭袋他看不上，更信不过，结果经朋友介绍，他找到了我，我给他选中了一块风水宝地，他作为商人，必定以求财为主，所以我便抓住‘财源广进’这个核心主题为他选了宅基地，又精心布置了室内与室外方圆500米内的‘小龙风水局’，事成之后他特别高兴，一方面是我的价格公道，比那些神棍还低一些，当然这不是关键，关键是的效果好，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比如他在宅子落成之后几天的时间里就做成了好几笔大买卖，赚了个盆满钵满，当年他正处于事业低谷期，经过此番堪舆，顿有峰回路转之势，人嘛，就是这样，锦上添花没人记，雪中送炭恩不忘，他运势就此转好之后感谢的五体投地，要登门拜谢，还要给我20万的酬劳。

我一分没要，就把这个要求给他说了，并且讲明了这事也对他本人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通过介绍他来的那个朋友了解到，这个浙商的主业是个电影投资上，以投资古装剧，特别是武侠剧为主，我又通过我师父联系了那些门派，达成了他投资拍的戏可以到青城山附近相关门派内免费取景、使用门派名字，并且相关门派还可以提供免费的武术指导等服务，这样一来对两边都有好处，他虽然出了300万，抵了20万的风水费，好像其余那280万看似是白出的，但之后他利用我给他提供的这个资源在影视圈创造的价值可是10个280万都不止的，要不然他去其他的门派取景找指导用名字试

试？那费用能高到‘天上’去，别的不说，就拿少林寺来说吧，假如你想拍个武侠剧，剧中要用到‘少林寺’这三个字，那就得去少林寺买版权，三个字只要在剧中不论是以字还是话的形式出现，几百万的版权费就得交出去，要不然等你播了，对方就告你侵权，到时候造成的费用更多，尤其是官司打输了之后的赔偿费用，所以说他这么精明的一个人，盘算下来就知道自己是稳赚不赔的。

而这个浙商的眼光长远，我把其中利害给他说透彻了，他当场就同意了，如此，我与肥桃，师父那边的武林中人，以及作为投资方的浙商，各有各的好处，皆大欢喜。”更夫说。

我听到这里顿感“无话可说”，只得再次向更夫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心说道：

“嘿！好一个玄门中人啊，这小算盘打的‘噼啪’直响，把手头可以利用的自身特长、资金、人际关系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平衡，然后在自己能力承受范围之内，以最小的代价最大程度上达成了的所有预期目的，简直是太精明了，他说那浙商精明，我看比他差的远！

不过想到对玄门中人应该是一个比较‘超然’而‘不食人间烟火’的特殊社会群体，有一种“天然”会与金钱这种太过于现实的话题尽量隔离开来的固有印象，可现在却把这本‘生意经’的这么清楚，就感觉有点怪怪的。但转念又一

琢磨，商品社会之下不就是如此吗？我之前采访过的散人与他的师父能在老山前线出事之后立马就敢于以私人名义不惜跨过千山万水前往支援的资本，除了两人过硬的玄门本事之外，更是通过开班气功班而积攒下的不菲经济实力，更近的例子则还有尤琦组织人马深入神农架，那‘从头到脚’都是巨额资金支撑起来的，没钱的话，这种活动连想都不敢想，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要不然国家怎么把经济建设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呢？

不过说到‘达成了的所有预期目的’，好像现在的话题有点跑题了，应该继续的是如何用这座‘伏妖镜’消灭的男魁尸才对。”

我在十来秒钟的时间里完成上述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之后，开始将话题从“偏离”的“轨道”上拉回正轨：

（未完待续）

39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1 12:39

“你的经济头脑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玄门之中也有这样的善于商贾之人，你要是不走玄门这条路子，下海经商也绝对能成一代巨贾。

另外，我个人对这座‘伏妖镜’是怎样消灭男魁尸的过程非常感兴趣，能说说吗？比如是通过什么手段将它引到预

定地点的，又是怎样控制住它防止逃跑的，以及用‘聚光镜’照射它是，它是如何被消灭的。”

“哪里来的什么经济头脑，我只是把明摆在眼前的那些可以利用的资源放在一起整合了一下而已，玄门中人也是人，也有所得所失，自己不精明而同道精明，那就很容易‘喝西北风’

而说到经商之事，当什么巨贾不敢说，但也倒不是没有涉猎。

至于你说的那些个过程，容我细细道来：

“首先，将其引过来不是难事，我仍然是用了一点‘小龙风水’上的法子，按照‘金、木、水、火、土’的顺序，在计算好的预定地点设计了一个‘五行阵’，然后在这个阵的外面再结一个与‘聚阴阵’功能完全相反的‘聚阳阵’，只是在时机不到的时候，我不会启动这个阵，而在‘五行阵’上，我则把其中的‘火’抽掉，这样一来就可以人为的造成一个‘五行不齐’的养尸地出来，这块地的原理与九老洞深潭之中是一模一样的，区别只是那个为自然形成，有青城山这座‘阴阳山’作为成千上万年沉淀出的‘大龙风水局’支持，其养尸的功效不是我这个现摆的可以比的，不过即便如此，有了‘五星不齐’这个最关键的元素，再加上一些符咒的配合，整个阵就能产生一种类似于‘低配版’九老洞的效果。

我做这个‘五行不齐’之地自然就是为了吸引男魁尸过来，肥桃在前面说过，九龙洞的‘五行不齐’养尸地外加青铜棺椁是男魁尸凭借自身机动性可以到达的唯一优质的‘休息地’，用之前那个床与地的比喻来说，就是我摆的这个没有那个优质‘休息地’的‘席梦思大床’，可虽然没有这么高级，但至少是个硬板床，睡在上面可能没那么舒服，休息的效果没那么好，但也可以休息，哪怕说这就是一块硬邦邦的‘水泥地’，对它而言，也总比在外面干等着无法休息的强，而再结合当时男魁尸已经‘疲劳’至极的状态，我这张为它而摆的‘硬板床’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更夫说到这里，我深深的感到了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从刚才更夫的话中可以明确的知道，他具备人为制造“五行不齐”这种顶级“养尸地”的能力，虽然效果无法与天然的相提并论，但这间接说明了他是拥有“养尸”技术能力的，可以制造‘养尸地’，那再找来配套的棺椁自然也不是难事。幸亏他是一个正人君子，要不然，不用说使用什么玄门法术，就是搞上一些“养尸地”与棺椁专门培养僵尸为自己所用，这就是个了不得的事情，我以前听说过茅山术中的“禁术”里就有教人如何“养尸”、“养鬼”的内容，其中前者所养的“尸”就是僵尸，根据施术人的道行高低，养出来的僵尸级别也就有高低，而后者养的鬼则就是以“小鬼”为代表的各种鬼，其中也包括更夫提到过的“青鬼”、“壮鬼”以及“老鬼”，

而养鬼与养尸一样，养出来的鬼物实力强弱也与施术人本身的能力强弱直接相关。

虽然我不知道更夫是不是会“三宗”之中“茅山宗”的“禁术”，但起码表明了他的能耐绝对不仅仅限于之前对话中提到的那些，如此说来，看他言语比较有傲气，但实则应该也是个深藏不漏的主儿，包括他刚才说自己对经商有所涉猎也暗示了这个可能（而后来也的确证明了他在经商方面的造诣的确不比玄门领域低）。

想罢了这些事情，我插嘴问道：

“那不岂不是人为的给它制造了一个可以‘养精蓄锐’的机会和条件吗？”

更夫笑答：“我又不糊涂，怎么可能会给它这个机会，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等了三天四夜，到第四天的晚上它才来，在这之前我让所有的警力全部进入状态，他们都拿着使用桃木弹芯子弹的枪械，一旦爆发正面冲突，就先请它‘饱饱的吃上一顿桃木枪子儿’再说。”

（未完待续）

39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1 13:08

“那像之前咱们聊过的，‘五行不齐’这种现象极为罕见，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形成，但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这个是可以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如果能随便‘抽掉’

其中的某一行的话，那岂不是可以把五行全部抽掉，把它变成一个‘无地’，从而能‘养’出比魁尸更强大的‘无尸’来？

况且一个五行俱在的地方，又如何能让其中一行‘消失’呢？”我说。

“前面那个问题其实我已经回答过了，通过结阵制造的‘五行不齐’与天然形成的无法相提并论，只能是原理相同而已，但‘内核’上天差地别，就好比‘艾尼阿克’计算机和现代的‘神威.太湖之光’一样，前者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用现在的眼光看只是拥有了计算机的基础特征而已，而后者则是高水平的超级计算机，两者都是计算机，但运算水平以及功能能相提并论吗？如果我能随随便便就制造出如九老洞里那样的‘五行不齐’的‘养尸地’来，我岂不是可以‘量产’魁尸了？到时候‘培养’出一大帮出一大帮魁尸来当打手，那就天下无敌了，而利用法术进行养尸的确是存在的，不过得看养什么水平的尸，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养尸人都是选择天然养尸地，然后通过一些殊途同归的方法培养出各种各样的僵尸来，培养出的僵尸水平高低一看所选‘养尸地’含金量如何，二看施术者本人的道行如何，当然也有通过改变风水格局凭空制造‘养尸地’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对‘大龙风水’与‘小龙风水’都极其精通才行，宏观方面通过对山川大河的走势进行判断，微观方面

改变方寸之间的细节，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这一点，要想做到人为制造‘养尸地’，那必须还要有相当雄厚的财力，比如山川大河的走势判断出来以后，如果可不符合施术者的要求怎么办？那就得‘改’，这个改就得是大兴土木了，或移山填海，或挪动龙脉，这种工程，自古以来，除了帝王之家，恐怕还没谁能够做的到，而同时具备以上所有条件的，在这世上简直比凤毛麟角还要稀少。

纵观华夏五千年，真正依靠人力改变了‘大龙风水’并驱使术数高手又精心设计了‘小龙风水’者，只有‘千古一帝’始皇帝尔，他的秦始皇陵动用 80 万民夫耗时 70 余年建成，彻底将当地的‘大龙风水’进行了人为变更，而皇陵的具体布局则被无数精于此道之高手反复研究并最终设计成形，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格最高、阵仗最大、耗资最多，同时也是最豪华、最奢侈的‘风水局’，按理说，如此之好的风水，将能量全部发挥出来，会保大秦永享天下，万世无疆才对，可秦帝国别说万世，不过二世便亡矣，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始皇帝死后，为了保住始皇陵的秘密，将参与修建的 80 万民夫尽数坑杀在了皇陵地宫之下，80 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堂堂长平之战也不过坑杀赵军降俘 40 万人而已，这皇陵之下的累累白骨相当于两个长平之战，而皇陵地宫密不透风，又是为死人而建，风水再好也脱不开一个‘阴’字，如此情况下又有这么多人死于非命丧于此，其冲天的怨

念足可以遮天蔽日，哪怕是‘天有十日’，恐怕驱不散这么深重的怨念和阴气！所以，受到这冲天怨气所累，原本无限接近完美的秦始皇陵风水就被破了，或者说是被其‘污染’了，结果后人也都看到了，劳民伤财的始皇帝陵不仅没有保佑这个帝国的万世昌盛，反而进一步加速了它的灭亡。

而据说坑杀这么多民夫的主意是阉人赵高所为，我想赵高有窃国之心昭然若揭，他这么安排恐怕不是无意之为，而是蓄谋已久，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赵高其人，也应该是个风水大家，即便不是，他身边也会有深谙此道的高手在背后指点他这么做，说白了，这是一个有窃国篡政企图的政治阴谋。

嗯——扯得远了，总而言之：利用法术进行养尸，最简单的还是如前者找到符合条件的‘养尸地’，然后加以利用，能培养出的僵尸最高能到‘御风尸’的境界已经是极限，据说有人成功‘培养’出过金刚尸，不过只是听闻而已，未见是否真有此事，至于魁尸，那还是不要想了，我还是那句话：即便万事俱备，魁尸的形成过程非常漫长且条件苛刻，有谁能等的起从尸体入地到魁尸这之间所需的数百年光景？

而如果找不到或找到的都不满意，要凭借自己对客观条件的修改而‘造’一个出来，那要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就是个无底洞，这么大的阵仗就只是为了养一具僵尸出来？这未免太得不偿失了吧。

而且除了‘养尸地’外，还有棺椁这一关键的媒介，魁尸能成形，离不开它俩栖身的那两口青铜棺椁，棺椁的制造不是难事，难的是怎么给它‘开光’，咱们平常说哪位大师给什么什么法器之类的东西开光，那开的都是‘吉光’，用来做法事，以及驱鬼辟邪之用，但我这里说的这个‘开光’，则是开‘凶光’，它与‘吉光’的性质是完全相反的，就像阳气与阴气之间的关系一样，而开出‘凶光’来的东西，都是能助鬼养煞之物，比如形成魁尸的青铜棺椁，而不论水平高低，天下会开‘吉光’的玄门中人有的是，可会开‘凶光’的相比之下就是凤毛麟角了，不能说万中无一那也差不了许多，一般来说，精通此道之人，得是个‘禁术’大能才行，以茅山术为例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人得精通茅山术中的所有禁术，才有给一个物体开‘凶光’的本事，这样的人，恐怕比九老洞这种‘五行不齐’的极品‘养尸地’还来的难以寻找。

而这两具魁尸的下葬年代大概是在元末明初，那个时期按照古籍记载，的确出现过很多道术大家，那朱元璋请来的是其中哪一位擅长此术之人做了这件事，介于现存的古籍还是太少，这种人更是少之又少，相关文字资料不多，口口相传的历史更是几乎没有，所以我就不好猜测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做下此事者，不仅不是个等闲之辈的问题，而且还是个在茅山禁术一类的道术方面造诣已经几乎达到‘独

孤求败’的存在。”更夫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段，等说完之后遂停顿片刻去喝茶润口，我趁机发问：

“‘独孤求败’？这么厉害？”

“当然，我感觉我这个形容犹恐不及。”更夫说。

“那这个人如果活着的话是不是就具备通过人为的‘养尸’手段，‘量产’魃尸的目的？”我说。

“他做不做得到我不好说，但即便做的到也不可能为所欲为，禁术有大能，那正术也不是吃干饭的，要不然这玄门之中岂不无法无天了？换句话说，即便有此能为者，假设她出去胡所非为，那惹毛了哪位天师，就极有可能会被道家体系给清理门户，这么说吧，其实越是这种道行高深的顶尖高手，他们越不会干这种没事找事的事情，而给那两口青铜棺椁开‘凶光’，是皇命难违，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穷不斗富，富不斗官。

再厉害的玄门大能，也不会主动跟官家作对，如果官家有所求，而且给出的条件还不错甚至是很诱人，那为其出手也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更夫说。

“明白了，那咱们就继续刚才的话题吧。”我说。

（未完待续）

39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2 03:0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图，就一张秦始皇陵“大

龙风水”走势的卫星图，其中黄线所示的就是其中大名鼎鼎的“五爪金龙”局，据说这个布局能帮助秦军战无不胜，当然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底有没有帮助，楼主不懂风水，就多说了。

（注：图片中自带的大部分标注都模糊不清，主要是楼主没找到这张图的清晰大图，所以只能暂时贴这一张了，各位看官看的时候凑合一下，反正“五爪金龙”的布局还是能看的出来的，见谅见谅，如果以后楼主有机会能找到这张图的高清大图版，那再补贴一遍，以弥补一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266096.png{EIMAGE}

40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2 03:0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0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2 19:11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0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2 20:23

“至于‘无尸’，之前说过很多次，它的定义就是只在理论中存在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世间万物都有一个

存在的‘底线’，阴阳也好，五行也罢，如果完全不存在了那事物本身也就不存在了，道行高深到极点者可以将五行抽掉其四，只剩其一，那么这最后一个就是任谁也不能继续抽走的，因为最后那一个维持了这一地一域存在的最后‘底线’，比如这个三维空间是一座‘房子’，那么这个‘底线’便是维持这座‘房子’的最后支撑，如果连这个都抽走的话，就等于将这片地区化为‘虚无’，这座‘房子’就将不复存在，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的是一种极大的力量，而在地球上不存在这么巨大的力量，所以这种现象在地球上就不可能存在，不过地球上虽然没有，但在宇宙中是有的，比如恒星坍缩现象，在恒星生存期的某一阶段，其内部温度将会降低，最终恒星内部物质的原子结构在可以达到这种力量的时就会遭到破坏并挤压收缩最终出现坍缩现象，而在恒星坍缩后形成的便是黑洞，黑洞就可以被称作是被抽掉最后一个支撑的‘虚无’。

而促成恒星内部发生坍缩并最终形成黑洞的这股巨大力量，就是引力，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在这种天文力量面前，还是显的太渺小了。

总的来说，黑洞特征用玄门的理论来形容就是典型的‘五行皆无’，如果有人可以弄出一个开了‘凶光’的棺椁，然后把它扔进黑洞里呆上几千年，说不定可以弄出一具‘无尸’来，但黑洞拥有让光都无法‘逃出去’的巨大引力，即

便有了‘无尸’，它也不出来啊？当然了，上述诸如把尸体放入开了‘凶光’的棺椁然后再丢进黑洞，形成‘无尸’后怎么逃出黑洞，这些情况那一条也不现实，所以咱们也就只能是谈谈理想情况下的理论情况而已了。

另外，‘绝对零度’你听过吧？这个问题只能无限接近却无法真正达到，就是因为它是理论上可以将所有原子震动都降低为零，能让时间都陷入彻底静止的温度，但原子只要存在就肯定有震动，可从目前已知的知识来看，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真正的让时间定格，所以‘绝对零度’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这就与把黑洞作为‘五行皆无’之地，以及用它可能产生的‘无尸’是一个道理。

关于第二个问题，方才说了，我结下的是一个阵，这个阵会通过结界与外界隔绝，而我抽掉的是阵中的某一行，并不是把所在地的某一行给抽掉，你所说的后者，能把一个五行客观存在的地方中的某一行给抽掉，那没人能做的到。我所做的，最多是可以通过‘小龙风水’里的手段对格局进行改变，然后将自己不需要的‘行’尽可能的降低，将需要的尽可能的提高，不过再降低也不可能降低到没有，而能提高多少就看做这事的人自身有多大斤两了，换句话说，这个阵就好像‘绝对零度’一样，它可以无限接近目标，但永远不可能真正的达到。”更夫说，他的这一番“长篇大论”让我又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就居然能结合经典天文学知识，

外加使用“绝对零度”这个物理名词来作比喻解释玄门中的“五行皆无”，他说自己在研习玄门法术的同时也不排斥自然科学，这一点从上述话中倒还就真能看出一二。

“受教了。那咱们的话题就进入最关键的一部分吧：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具体击杀男魁尸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我点了点头表示对他之前解释的满意与肯定，然后将话题引回正轨。

（未完待续）

40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2 20:40

“这个说起来并不复杂，‘五行阵’中的‘火属性’被我抽走之后男魁尸利用它好似苍蝇对臭鸡蛋的喜爱的本能，迅速的就找了过来，我们埋伏好不动，就等着它钻进这个‘套’，它自然是别无选择了，到了地方第一时间就冲了冲了进去，然后就像一个几天几夜没合眼的人突然找到了一个可以舒舒服服睡上一觉的地方一样，片刻之后就进入到了一种‘休眠’的状态，待确定它是彻底‘沉睡’下去之后，我先是挪动了一块至关重要的石头，这块石头不在，那‘五行阵’外的那个‘聚阳阵’就是一堆乱石而已，而这块石头只要将预先准备的那个缺口给补上，那么这个‘聚阳阵’将立即启动，开始聚集四面八方的阳气，虽然事发地所在的青城山属于以阴气为主的险山，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事

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将81颗‘玳瑁’掷入其中，这是一种至阳至物，也是随身辟邪的极品饰物，将其放入‘聚阳阵’中，它内部历经风雨沉淀下的‘元阳之气’就被阵中的力量给吸出来，并汇聚在阵中，形成一个以阳气铸成的‘墙’，待这一切全部完成后，我将原本已经从‘五行阵’中抽走的‘火属性’再原路送回去，如此，原本‘五行不齐’的阵就变回了‘五行俱在’的状态，这个状态自然就不再符合男魁尸‘休息’的条件，整个过程相当于强行惊醒了一个睡的正香的人的美梦，那被惊醒者肯定是非常气恼的，这男魁尸也不例外，当即发狂，欲与冲出来于我们决一死战。

不过呢，它进去好进，但冲可就冲不出来了，因为进的时候我没有闭合‘聚阳阵’，现在‘聚阳阵’汇聚了81颗‘玳瑁’中的‘元阳之气’，其威力堪比把它扔进了由黑狗血组成的‘汪洋大海’里，以它的道行，虽然不足以杀死它，但却能让它寸步难行！更何况它当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强行向外闯，就会被‘聚阳阵’中的‘元阳之气’烧成飞灰，换句话说，我用着一整套的阵法，将其引进来，并困在了其中，它在这个方寸之间，已然动弹不得。”更夫说。

“那接下来呢？动用到了‘伏妖镜’了吗？”我问。

“‘伏妖镜’当然有作用了，‘玳瑁’之中的元阳之气”只能困住男魁尸，但不能将其杀死，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一直等到第二天的正午太阳最烈的时候，这个期间它拼死挣扎

想要从里面冲出来，但每一次都被‘聚阳阵’给‘烫’伤，每次‘烫’伤就是一股黑气从它身上飞出去，飞出去一点，它的身子就小一点，最后它见突围无望，强行硬闯只有死路一条，就渐渐的放弃了抵抗。

一直等到正午的物体几乎没有影子，阳光基本处于完全直射，亮度、热度均是最大的时候，我下令启动‘伏妖镜’，将光源集中在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点上近距离直射男魁尸，它想逃，但无处可逃，就那么点地方，光点追着它照，光点照在它的身上就像在蒸发一滩黑水，它的身上不停的向上冒出黑气，最后直接变成了‘滚滚黑烟’，它的整个身体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这期间它从挣扎、抵抗到只能嚎叫，最后连声都不出了，最后的最后，在足足照了半个时辰还多，到了下午 13 点左右的时候，这具作恶多端的男魁尸，终于在聚光的光点照射下消失于无形。”更夫说。

“这就死了？”我问。

“是的，彻底死了，魂飞魄散，比那具女魁尸死的还彻底，因为女魁尸死后还留下了一块残留物，而它则什么都没有留下。”更夫说。

“那么在成功消灭魁尸之后，成都市政府还有公安局，没有就此事作出什么反应或者是表态吗？比如说奖励二位一下？最起码也得有一面锦旗吧？”我说。

“锦旗是有，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上面写的居然是‘救

死扶伤’，外人不知道的以为我俩是大夫呢。”肥桃一边捋着大胡子一边接话说，我对这个答案也感觉有点哭笑不得，心说真要想不让外界知道，就来点实惠的，直接发奖金不就得了，干嘛还多此一举发一个内容与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的锦旗？不过仔细琢磨琢磨，“救死扶伤”放到这件事上倒也不是完全不挨边，毕竟消灭魁尸就相当于间接的救了很多人，特别是那 58 名极阴命格的人。

而关于更夫提到的“玳瑁”，是一种我国古代非常珍贵的宝石，它来自于百岁以上海龟的龟壳，将龟壳最中心在时间的打磨下被磨砺成了石化的那一块取下来，经过加工，便是此物，该物有“吉祥长寿、辟邪纳福”，据说以数百年寿命的海龟龟壳为原料制成的“玳瑁”，其珍贵程度堪比乒乓球大小的夜明珠，更夫说为了镇住男魁尸，居然一次性用了足足 81 颗“玳瑁”，我不知道这些“玳瑁”年头是多久的，但即便按照 100 年的最低限度来算，那 81 颗加在一起的价值也简直不可估量了，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如此珍贵之物，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张口问，所以便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下，继续往下说：

“那没点什么物质奖励吗？你们在这件事中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即便是‘意思意思’，也得有点吧？”我说。

（未完待续）

40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2 20:54

“说到这事儿，我比在九老洞里和那些文物专家们吵架还来气，因为当时彻底完结束之后，市委书记接见了我们俩，陪同的人里就有文物局的那几个家伙，他们参与了奖励意见，说给我俩每人发500元当奖金，我当时就火儿了，我俩这么拼命是为了这点钱吗？弄这么个奖金数目出来还不如不给，恶心谁呢？按照我的脾气，当场就拂袖而去，只是更夫还有别的事，就拽了我一把，让我忍忍，我这才没发作。”肥桃说。

“500元？不管是1995年还是现代，这岂不跟发现并上交文物的奖励成一个数目了吗？那的确是有点过分了。”我说。

而关于发现文物上交后奖励500元的规定，其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定下来的，在该规定刚刚出台的那个年代，500元是一笔非常不菲的奖励，可这个规定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一同进步，物价不断变更，奖励数目却没有变化，这从客观来讲，的确有失合理，而相关法律中还有“可以不予以物质奖励”的解释，因此打击了很多民间上交珍贵文物的积极性，这个问题是我国考古与文物方面比较突出，也是比较实际的一个问题，要想解决，还需要有关部门从现实出发，把物质奖励的正规性与正确性确立起来，不在用一些诸如“可以”一类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进行描述，再把奖励的高

度适当的“拔”起来，虽然奖励成本可能会翻倍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因此而获得的珍贵文物收益，将必定远远超过这笔超出的奖励投入。

“你就不用牢骚了，其实我们也不亏，我要下来‘伏妖镜’的使用权，其实就相当于报酬了，这也是我让你忍忍的原因，要是当面就发火的话，这个话可就不好开口了，那东西在1995年可就值500万呢，而且后来发挥出的效益，也远不止500万。”更夫说。

“唉，我知道，要不是你把‘伏妖镜’争取下来，我才不去看那些个专家的脸色，真要说岔了，就动手揍他们一顿出出气，我才不管是不是在什么市委办公室。”肥桃说。

“嗯——那看来，这注明的‘1995年成都僵尸事件’到这里也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吧？”我看肥桃只要一提到文物局的专家就火冒三丈，与说其他话题时他那种不急不躁的神态绅士判若两人，心想就是别拿这个话题刺激他了，就抛出事先准备好的结束话题，并如此说道。

“秉承着首恶必除的原则，可以这么说，我跟肥桃最庆幸的是最后这一战打的非常干净，没有伤亡，没再节外生枝。”更夫说，他如此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在列车车厢里为了掩护汪明洋与乘警逃生引爆雷管而死的何炳芳，不禁一股伤感涌上心头，虽然他如果活下来了肯定也要承担莫大的责任，但死的这么壮烈，也不免让人唏嘘不已，考虑到更夫与肥桃都

是他的老相识，也正是因为他的介绍才能让汪明洋引出这二位的出山，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什么可避讳的，便问：

“只可惜考古队的何炳芳队长为了这事玉石俱焚了，我现在就在想，如果他当初不那么拗，早一点请你们出来对付魁尸，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完全是另一个结果？比如可以避免他在火车上做出的牺牲？”

（未完待续）

40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2 21:08

本篇还有一个收尾就要结束了，而下一篇又是一篇楼主亲身参与的事件，这段时间里看得出各位看官对文中密集的“题外话”解释已经看得有点疲劳，其实楼主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只是这是采访体的一种特征，把它回避掉了，其可读性其实也就大大降低了，问题是怎么处理解释与事件进展之间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写作功底与技术作为支撑，楼主水平不济，给各位看官造成了不良观看体验，在此楼主表示歉意，楼主也会尽力的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风格不变的基础上，尽量避免观看疲劳的问题，

另外就是更夫与肥桃作为事件的最终处理人，他们俩要解释的内容要比之前只是单纯参与的张公昌、龚锦华以及汪明洋来的直接，换句话说，越是接触内幕越多的人，在讲起来的时候，话题的发散性就越强，因为他了解的多，能说的

相关问题就多，这是楼主的一点个人经验。

而亲身经历的文中用小说的话来讲，就是以“直线剧情”为主，虽然也有解释与科普，但没有这次的这么密集，事件进展会相对较快，“小说体”的风格与“采访体”会有大大不同。

总之，楼主会尽力去写，到时候也盼望各位看官继续支持。

40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3 03:0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说说关于玳瑁的事情，玳瑁除了是正文中一种宝石的称呼外，更是这种宝石来源的海龟种类的名字，在正文中说的不全，这里补充两句：不是所有的海龟壳都能制成玳瑁或者是被称作为玳瑁，必须海龟科中的玳瑁的外壳才能制成此物，而海龟中的玳瑁细分起来则属于龟鳖目海龟科的 1 种，是目前的珍稀海洋保护动物。

除了玳瑁以外，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十三鳞”，因为能制成玳瑁的龟壳，除了种群不错以外，龟壳的鳞甲数量还必须是正好不多不少十三片，如果多了或者是少了，那都不正宗，做出来的玳瑁也就功效大减，或者是压根儿就没有功效。

图 1 是玳瑁“十三鳞”的实物，不过这个体积不算大。

图 2 则是玳瑁制成的精美工艺品（按照原文解释，图中

的这个是个镂空圆形盒子，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常说的碗，虽然它有点像），而但凡是真正的玳瑁制品，都具备正文所说的“吉祥长寿、辟邪纳福”的功效，因为按照玄门理论来说，玳瑁天生就是“巨阳”之物，对阴煞邪祟的震慑力与驱逐力非常强。

图 3 代表的什么意思，估计就不用楼主多说了。

最后，楼主算得上是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很反对以制作奢侈品享受为目的在动物身上取材的行为，诸如象牙、熊皮、狐皮以及这次说的玳瑁等等等等，说句有些冠冕堂皇，具有广告色彩，但楼主也非常认同的话：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拒绝动物制品，从我做起。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29565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29565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295706.png{EIMAGE}

403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3 03:0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03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3 17:35

楼主又来告假了，今天有点事得忙到很晚，估计更新要到 11-12 点之后了，但楼主一定会更的，各位看官见谅

40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3 20:27

楼主回来了，打车折腾了三四趟屁事没办成又回来了，虽然很闹心，但让楼主欣慰的是可以提前给各位看官更新了

40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3 20:45

“唉，何炳芳的祖上跟我与肥桃的祖上是世交，要不然也不会再临危之际找我们帮忙，但我实话实说：能最终消灭魁尸，正如前面所说，是有大量的玄门同道以及警方力量死伤在这两个孽畜的手下，导致了它俩轻敌大意，这才给了我们成功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俩第一波就出手的话，跟势头正锐不可当的双魁尸照面硬碰硬，那你今天恐怕就见不到我俩了，我俩也跟贺炳芳‘会面’去了。

还有建造比如‘伏妖镜’这种大型设备，单凭我们俩的能力也远远做不到的，这一点还是官家的调度起到了关键作用。

总而言之，我俩成功消灭魁尸一事，功劳是各方各面的，如果将其分成 10 分的话，我们俩最多占 4 分，官家跟玄门同道各占 3 分，我们只是将之前积累的成功因素汇聚到了一

起，这才达成了目标，就好像拧瓶盖一样，前面很多人都没拧开，我们俩拧开了，这并不是说就靠我们俩才能拧开瓶盖，而是前面的人已经把瓶盖拧松了，到了我们这里才能成功，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来的早不如来得巧。’

而何炳芳的选择，其实想通了感觉这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的工作与经历完全是夹在考古与玄门中间，专心干考古又放不下祖传的那些东西，而要入玄门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了，玄门靠的是修行，他得从头开始，忙活一通还不见得有能让人满意的成果。所以他死了，更接近于一种解脱，并且用一死抵消了他这事上的所有责任。”更夫说，在用拧瓶盖这个比喻，也是他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少有的第二次谦虚。

而我一听感觉也对，毕竟之前肥桃就着重说过两人在农场与男魁尸交手的情况，结果大败而回，要不是更夫舍命放了“大招”，这二位还真就回不来了，虽然女魁尸的实力远不及男魁尸，但假设有这么一个帮手在场，假设当初女魁尸和男魁尸不分开，行动都是双尸齐上阵的话，那肥桃与更夫别说消灭双尸，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易。幸好，事情的发展并没有让这些假设成立。

如此说来，该事件中从何炳芳将五口棺椁打捞出水，再到两个盗墓贼私自开棺，酿成大祸，然后双方大战，最后肥桃、更夫消灭双尸，这整个过程里偶然与必然的因素相互交

错，事发的动机与结局已是注定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但中间的很多细节都有在一念之差间就完全改变事态走向的可能，而我思来想去，感觉何炳芳的死，其实要算进必然之中，用一句唯心的话来说：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因为以他的为人，即便不用雷管自爆而死在车厢里，也会在其它的地方以其它的方式死在与双魁尸的斗争当中，而固然雷管没有炸死魁尸，但他采用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这种方式，的确远远好过被魁尸变成干尸的下场，起码更值，更悲壮。想到这里，我认为更夫说的是对的：“而何炳芳的选择，其实想通了感觉这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未完待续）

40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3 21:12

⑧大开眼界的尾声

“其实问完刚才那个问题，我的采访计划就已经结束了，但我最后还想问一点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事情，不知道二位能不能不吝赐教？”我说。

“这么多问题该说的不该说的都给你说了，不差这一个，问吧。”更夫撇嘴一笑，如此说。

“虽然前面讲了许多关于僵尸形成的原因，但是我总感觉还少点什么，比如.....”我说到这里感觉一时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更夫则接过我

的话头说：

“比如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应该怎么样解释，对吧？”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前面所说僵尸之所以能成僵尸，是因为有‘五行不齐’的‘养尸地’，以及‘纳天地之精华’等等，不过这些都是玄门用语，听着可以理解一二，但我毕竟不是玄门的行内之人，就感觉还是不通透，像隔了一层‘窗户纸’，所以就想来请教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

比如说，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僵尸，都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不论是低级的游尸还是高级的魁尸，都是如此，如果说前者是智能不够，只能依靠本能行动那倒还可以解释，但为什么诸如魁尸这种‘魔性’或者说是心智已经达到极高水平的存在，也依然是如此呢？在这方面与低级僵尸的区别不过是攻击目标的目的性与选择性更强了而已。

另外，还有一个我感觉更值得搞清楚的问题：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刑警队的副队长，他参与了在市火车站与双魁尸的第一场战斗，根据他的描述，魁尸的确是刀枪不入，手枪、冲锋枪、自动步枪对它俩根本造不成任何有效的伤害，而车载重机枪也只是能将其击倒但无法击毙甚至是击伤，别的诸如它们可以释放‘阴火’、具备超强的弹跳乃至是飞行能力等等这些先不说，就说它俩生前只不过就是两具尸体而已，都是碳基生物的‘底子’，究竟是怎么做到可以抵挡住如此

强大火力的反复打击的？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的？”我听罢之下大有形容十分贴切的感觉，遂连连称是，并将我的问题“展开”二次发问。

“嗯，你这么想我也理解，毕竟玄门的理论被很多人不认可甚至是诽谤污蔑，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与当今的主流自然科学在很多地方没有交集，无法互相解释，这与中医与现代医学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不过要说这个那还得扯远了，就拿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来讲讲吧：

僵尸的成因如果用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能量积累的过程，我这么说吧——‘魂魄’这个词你肯定是听过的，那么这两者总是放在一起说，导致很多人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近亲’关系，实际上这种认知是部队的，‘魂是魂’，‘魄是魄’，它俩完全是两种东西，根据老祖宗总结的正确经验来看：魂善而魄恶，也就是灵魂是善良的，而体魄是邪恶的，而往更深层次去说的话，那就是魂为后天形成，是根据环境而不断成长的，而魄则是先天的，它不会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它更类似人或者是其它动物的一种本能，经过上百万年的残酷演化，所有生物，尤其是人类，趋利避害以及对威胁到自己的因素的攻击性早已融入到了血液之中，这就是‘魄’，换句话说，攻击性就是人的本能之一，如果没有魂的主导，那么魄将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讲，人之初性本并不是善，而是恶。

简而言之：这里的‘魄’，代表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攻击性本能。

而僵尸相比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三魂七魄，而僵尸有魄无魂，所以僵尸六亲不认，除了同类以外见到谁就攻击谁，当然了，像魁尸这种道行极高的僵尸，它们拥有相当强的分辨能力，的确已经脱离了完全依靠本能驱使而行动的阶段，但这不代表着它们有魂，这只能说明它们的魄积累到了极高的高度，不过这并不能改变其本质，就好比一个很笨的普通凶犯和一个非常姓名的高智商凶犯，他们的前提都是凶犯，只是因为自身条件的不同而手段不同、危害性不同，魁尸便就像是一个高智商凶犯，犯罪的时候危害性更大，也更难对付，相比之下，普通僵尸就是智商不高的凶犯，想消灭它也就更加容易。

我这么形容还是有点‘玄’，再平实一点的话，你可以将魂理解为人的意识，而魄则是神经，而且还是一种肉眼以及目前的观测器材都不可见的高级神经系统，这种高级神经系统里的绝大部分平常都处于休眠状态中，如果可以被开发利用出来，人类将获得远比现在更加强大的生理能力，但这些能力如何使用，还是由魂来决定，换句话说，魂是抽象的，而魄是具象的。

在这些‘看不见’的高级神经系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经络’与‘经脉’，虽然用显微镜等经典现代医学观

测仪器观察不到这两者，但近年来已经有很多相关领域的学者利用诸如皮肤电阻和电位检测法、同位素示踪法、循经声信息检测法、光检测法、以针效阻滞定位检测法等方法证实了两者的存在。

而这两者与提高人体潜能的关系，给你举个最直白的例子：武侠小说中常说打通了像任督二脉一样的经脉后，武功修为就能有极大的提高，其实利用的便是这个道理。

说到这事，其实传统武侠小说的作者，像金庸、古龙梁羽生等还都是比较可敬的，因为他们大多对真正的传统文化、武学、修道以及宗教都有相当的造诣，最起码也有很深刻的理解，要不然其书中的那些经典而严谨‘武侠设定’是无法凭空捏造出来的，要不然也不会被后人无数次的模仿，但从未被超越。相比之下，现在人喜欢搞玄幻，说的神乎其神，而且都还是一个套路，别看人物能力看似厉害了很多，但实际上在‘创作功力’上是退步了，当然，我举得这三个人都是大咖，不是随便来个什么网络写手就可以比拟的。

而像我们这些修行之人，练习各种各样的法术也好、神通也罢，讲到底就是在不断的提高对魄的利用率，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加强意识，或者说是心智的进步，也就是魂，假设魄在不断进步，而魂原地踏步，那么结果就是走火入魔，心生魔障，最终堕入深渊，变成一个被攻击性本能控制的‘怪物’，我认识的同道里，有不少修炼失败落得这种结果最后

被师门或者是同道‘清理门户’的，这与武林中一直强调的‘习武先习德’是一个道理。

还有诸如气功、特异功能，跟这个属于大同小异，只是对魄的‘开发角度’不同而已。

抛开僵尸是死人所变的不说，就说以修行作为分界标准吧，那么你就可以把僵尸看作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而且是一个修道的不完整的人，因为完整的人有魂有魄，但僵尸有魄而无魂，所以道行越高的僵尸的危害性也就越大，而像魁尸这种顶级僵尸，就好比是一个道行非常高，对魄的利用率也同样非常高，但以魂为代表的心智没有跟上而走火入魔的修道之人。

说的再简单一点，你可以把魁尸看做是一个完全坠入魔道的顶级修道高手，它人性的部分已经完全消失了，只会为了让自己的道行更进一步而不断杀戮，只要有必要，面对任何生灵，它们都会毫不手软。”更夫说。

（未完待续）

40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3 21:23

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但还有回去细细琢磨，慢慢“消化”，等将他话中的关键点全部记在了采访笔记本上之后，我再次抬眼看着更夫，意思是等着听更关键的第二个问题，更夫会意，轻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

然后说：

“世间万物的成长与维持都离不开‘能量’两个字，这是最基本的物理法则，僵尸当然也不能例外，所谓‘五行不齐’也好，阴煞之气重也罢，凡是能让尸体尸变的地方用自然科学的话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或天然或人为的形成了一个‘能量场’，这个能量场会在尸体处于当中时不断的吸收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能量，最终形成一个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而对于尸体来说，这个质变便是尸变，经过了尸变，尸体也就成了僵尸。随着能量的堆积，尸变的僵尸会越来越强大，也就是会从‘内八尸’的高低级别中不断晋级，不过，每个能量场吸收能量的强度、限度与种类是有限度的，所以不同的地方能养出的僵尸也都不同，‘五行不齐’的‘养尸地’便是这种能量场中站在最顶端的一种，所以它能养出魁尸这样的僵尸，而一般的阴煞之穴只能养出游尸，至多是御风尸的僵尸。”更夫说到这里，我打断他道：

“呃，能量场的道理我知道，但即便能量堆积的再多，它也需要一个具有主导能力的载体啊？比如说火山蕴藏的能量够强，可火山只是一座山而已，并不具备行为性，太阳再热，再亮也只是一颗恒星，同样没有思维，而僵尸是明显具有行为性的，那么这个主导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到过的魄吗？如果是的话，它在人体中到底是以一种什么形式存在的呢？”

“刚才我说了，魂其实就是人的意识、人性，这种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后天养成的，随着人的死亡，意识的消逝，魂也会自动消失，而魄则是人与生俱来的攻击性本能，这种本能我前面说过，应该是一种当代医学还无法利用仪器直接观测到的高级神经系统，还是以经络与经脉为例，解剖学无法观察到它，但它却又真实存在，而且与人死之后魂随即就会消失不一样，经络与经脉在人死之后还会在尸体内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尸体保存的越完整，停留的时间就越长，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尸体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养尸地’也就是吸收能力超强的能量场的话，那么这些尚未消散的经络与经脉就有可能在外界能量的干预下停止消散，然后反而进入一个被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它是处于休眠状态的，当最终强化到一定程度的同时又在某种因素的触发下，它被激活，然后以休眠过程中积累下的能量作为动力，以被强化的经络与经脉作为主导，控制着那具早已死亡的尸体凭借本能开始展开各种行动，那么这个过程不就是尸变的过程吗？而它所产生的产物便是僵尸。”更夫说。

“要这么说的话，我感觉你不是再拿经络与经脉做一个比喻，而是认为经络与经络就是魄，或者三者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我说，在说的同时我还想起了最早参访的法医张公昌，虽然没提到经脉，但他提到的那个开药铺的老中医说过经络可以在人死后仍然存留一年以上才会完全消失，这

与更夫的理论倒也是大致可以吻合。

“是的，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观点，不过说经络与经脉就是魄，这种表述我感觉也不准确，以我根据这么多年来的研究发现，我认为更准确一点来说应该是魄本身是经络与经脉里的一种，或者说是一部分。”更夫说。

“那你的研究发现是什么？或者说是你这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这个方便说一下吗？”我说。

（未完待续）

40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3 22:4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楼主找到一个与更夫所说“魂善而魄恶”理论比较类似的乡野传说，也就是《子不语》中的《南昌士人》，两者在具体位置略有差别，但主题思想很接近，对“只有道行高深的人才能控制住魄”的这个解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只有道行高深的人才能抑制住自己一些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丑恶本性，不被欲望所驱使。如果脱离开玄门理论，楼主认为把形容对象从修道之人换为普通人的话，用世俗一点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思想境界高。

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这种人不论是修道还是坐其它的什么事业，一定都可以有

所大成，这种境界楼主目前是远远达不到，今天说出来，也算是与诸君共勉吧。

图 1 是《南昌士人》的原文，图 2、3 则是译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32397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32397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323978.png{EIMAGE}

407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3 22:4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0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4 17:50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09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4 20:34

“比如——在针灸的时候对某些穴位进行深入刺激，就会让人产生不可抑制的机体反应，这不是主观意识可以强行阻止的，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本能，而僵尸在起尸之前，肯定是要收到某种刺激才能尸变的，比如与外界的阳气接触了，

或者是嗅到了它所需要的精魄了，等等等等，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就会变了立马活跃起来一样，诈尸虽然算不上完整的尸变，但它作为部分相关潜质的尸体在遭到了活人或者是动物气息、雷击等外界刺激之后的结果，就是典型遭到刺激之后，尸体残存能量的本能行为。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还未起尸的尸体就好像是穴位，外界的刺激就好像是针灸用的针，针刺激了穴位则是外界刺激了尸体，穴位遭到刺激后作出的本能反应便是尸体起尸变成僵尸的过程及结果。”更夫说。

“嗯——我感觉这个问题如此解释的话，起码在逻辑上是说的通的。”我一边说一遍心想这个理论在原理上有点类似敲打膝盖产生的非条件反射，但应要把这个现象与僵尸扯在一起，稍稍的略显牵强，不过不论怎么说，更夫的这个解释是我迄今为止听到过关于僵尸形成及行为动机的相关说法中最合理的一个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刚才说过的那个，魁尸为什么可以做到抵挡子弹，纵跳如飞？”我说。

“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前面说了这么多关于能量堆积的问题，那么能量堆积后产生的质变就是如此了，肥桃在讲‘内八尸’的时候说过到了魁尸这一层，就早已过了食人血肉来补充自己提升道行的阶段了，它自身就可纳日月之精华，并选取极阴命格之人的特殊精魄作为吸取对象，将其当成自

己的‘高营养’物质来提升道行，说白了就是假如将养尸地形容为一个‘固定式小型能量场’的话，那么魁尸就是一个‘移动式小型能量场’，魁尸所到之处可以轻易的引起尸体的诈尸甚至是初级尸变，就是这个道理，呃——换句话说：以魁尸对于尸体可以造成的影响来讲，它就是个‘移动’的‘养尸地’。

那么一个可以到处跑的能量场在遭到打击时，抵抗这些打击的自然就不是它原本的肉体，而是附着在它身上的能量了，这些能量可以阻滞甚至是直接硬抗子弹等物理攻击，而能做到哪一步，比如是能抵挡子弹还是炮弹，就看能量强到什么程度了。”更夫说。

“这有点类似‘能量护盾’了，或者是与新一代坦克装甲车辆上所装备的高端电磁装甲差不多

（注：这里说点相关的题外话科普一下——与刚才所说的高阶电磁装甲相对的低阶电磁装甲主要有两种形式，分别为‘被动式’与‘主动式’，其中‘被动式’以通过电能来移动装甲模块在所需位置阻挡来袭弹药，‘主动式’以电能弹射主动拦截模块将来袭弹药打偏或者是直接消灭掉，而高阶电磁装甲则是能以电流作为能量基础，在需要防护的目标本体上形成一层‘能量罩’，这个概念就比较接近于科幻小说里常见的上面所说的‘能量护盾’设定了，到目前为止，从公开的角度说，这种高阶电磁装甲还没有投入使用，但我

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极高，其原理样机已经研制成功，假以时日，就能公开亮相），

只要攻击在这能量的承受范围之内，它几乎就是处于‘无敌状态’的，可以这样理解吗？”我说。

“这倒也不是，为了抵御攻击，能量是要被消耗掉的，比如说一枚子弹打在魁尸的身上所释放的能量是多少，那么魁尸的身体就要调动至少相同的能量去把它挡住，在没有补充的前提下不断遭到攻击，能量就会被迅速消耗，假设能量被消耗没了，那子弹再打，所打到的就是魁尸本身的肉体了，而那副身躯壳虽然质地也相当坚硬，但还不足以抵挡大威力子弹的连续攻击，就更不用说是炮弹等破坏性更强的弹药了，所以理论上说，如果打击不间断，那么即便是子弹也是可以将其击毙的，但还是那句话：这只是理论上说。”更夫说。

“为什么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中实现起来有什么困难吗？”我说。

“当然有，魁尸虽然没有魂，但魔性这么高，你拿枪打它，消耗了它的能量，它就不会补充了吗？它随时随地都能吸收附近的能量作为补充，除非火力猛到超出它的恢复上限，要不然，你随打它随补，就是打到‘地老天荒’，你也打不死它。”更夫说。

“这话说到这里不又绕回来了？魁尸还是一个近乎于无敌的存在啊。”我说。

（未完待续）

410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4 20:35

不好意思了各位看官，楼主说完更新之后突然有点事，现在才处理完，所以刚刚发，见谅见谅

41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4 20:57

“我不是给你说过嘛，假设我们或者是整个玄门都不出手，就让官家自己来解决魁尸的话，那么上了坦克、飞机、大炮都是有可能的，如果事情到了哪一步，以强大的火力强行消灭魁尸也并不是太困难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坦克、飞机、大炮的火力比枪械强啊，用枪打几千发子弹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来上一炮就解决了，一炮不行那就多来几炮，实在不行丢个导弹或者是炸弹什么的过来，一次打击所产生的能量超过了魁尸一次可以调动进行抵抗的能量的总和，换句话说就是超出了它的防御力极限，那么就能对它一击毙命，如果一枚不行，那还是那句话，大不了同时发射几枚，反正瞬间的打击超过了它能承受的‘天花板’，它不就被打死了吗？说白了就是让它死于没有机会恢复或者是来不及恢复，死于‘一波毙命’。”更夫说。

“了解了，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懂了。”我说，他的这个回答让我想起了当初散人说“雾仙”的时候，也是说如果能

量够强，可以将“雾仙”打散的话，那么“雾仙”也就等于被消灭了，比如大柏郎所圈养的那只用大口径火炮来一波火力齐射就可以将其打掉，这与他说的用现代武器消灭魁尸属于异曲同工。

“咱们说来说去说了这么多关于‘能量’的话，而能量的种类非常多，只是笼统的说太抽象了，能不能具象一点，‘养尸地’和魁尸可以吸纳的能量都主要是那些？以什么形式存在？”我说。

“主要是月光能、所有的阴气、煞气甚至是人的怨念、以及各种电磁辐射都是它吸收的对象。”更夫说。

“阴煞之气以及怨念这个又比较玄学化了，还有，月光不就是阳光吗？月光的本质应该是月球反射出去的阳光啊，而僵尸为什么怕阳光而喜欢月光呢，貌似没道理啊，说实话，关于这事我一直挺纳闷儿的。”我说。

“首先，阴气是与阳气相对的物质，它是组成天地万物的基础之一，这个与玄不玄没关系，你如果非要用自然科学的词汇来解释阴阳的话，那我可以这么说：‘阳’是这个世界上的‘暗物质’，‘阴’便是最近这几年炒得很火的‘暗物质’，任何事物，都离不开这两者的参与，否则便无法维持自己的存在。而人的怨念、煞气这个问题要用自然科学来解释的话就牵扯到‘死亡学’、量子力学等理论了，这个课题对于我来说还比较高深，我目前仍在学习，而我眼下能给你

的解释就是：怨念、煞气等与人死后残存的脑电波有关。

然后，‘月光就是阳光’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人们长久以来的误解，月光的本质月球吸收阳光后自身发出去的一种光，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被月球‘处理过’的阳光而产生的独立光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手电充电后可以发出光亮，你知道光亮是电能提供的能量，但你能说手电照射出去的直接就是电吗？这中间存在一个物质转换的过程。

话说回来，太阳自身可以发光发热，这叫主动光源，而月球在吸收光能量后再一定时间内可以将其转化并散发出去，这种就叫被动光源，而阳光被月球‘处理’的这个过程是关键，太阳被称呼为太阳是人们早已习惯的，但月球可不是太阳的相对称呼，相对太阳的月球称呼是‘太阴’，阴阳相对才是完整的，太阳星、太阴星，两者散发出的阴阳能量共同维持地球的运转，而太阳强而太阴弱，这也就决定了世间是以阳气为主，阴气为辅的格局，这才能让正气始终处于上风，正所谓‘邪不压正’的根源就在这里，假设有所颠倒，变成了阴盛阳衰，那就必生大祸。

而太极图中的‘太阳、太阴’便是这种理论的一种图像体现。

古人们痴迷于对星象的研究，认为观察星象可预测国家兴衰等天下大事，这个从原理上讲，就是当观测到阴占上风时，就要天下大乱，祸端横生。而阳占上风时则天下太平，

四海昌平。自古以来还是以后者为主，要不然天下总是大乱，那人类文明估计也早就‘歇菜’了，不过，天下太平的太久了也不是什么好事，盛世产奸佞，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盛世产生而在乱世露头的，就好比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一定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而这个形式通常情况下就是战争，那么战端一起，不就是天下大乱了吗？”更夫说。

我听完他的这一通解释，不禁暗挑大指，心说这个更夫的确是厉害啊，不管他说的对不对，但逻辑清晰，思路敏捷，最关键的是他涉猎还真的非常广泛，居然还知道‘死亡学’与量子力学这两个高深晦涩的领域，不管精不精通，他作为一个玄门中能知道这些自然科学中的新课题，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不过与紧随其后让我见识到的一幕相比，他的这点话所带给我的惊讶根本就不值一提了。

而这里关于更夫提到的“死亡学”以及人死后残存的脑电波这两个话题，在后面的另一篇独立故事中会有专门的相关讨论，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未完待续）

41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4 21:10

“厉害，让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感觉很多‘淤塞’在心中多年的问题一下子就有了答案了，而关于‘死亡学’与量

子力学的问题，就算你说给我听，我也听不懂，那个实在是太高深了，不是我这种文科生可以玩转的。”我重重的点了几下头表示对更夫解释的认可与佩服，然后如此说。

而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明物质”与“暗物质”也正如他所说，是最近这几年才崭露头角的科技课题，由此可见，看得出他平时的确非常关注自然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理论的发展。

说完之后我便准备先起身付了茶钱，再向他们二位表示感谢后并告辞，毕竟陪我在这里说了足足5个多小时，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同等的时间就是去传统戏园子里听书也值不少钱呢，更何况这些内容都不是瞎说这玩儿的，不过没想到我告辞的话刚一出口，更夫就是一摆手，随后说道：

“记者先生，你来一次也不容易，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到我的工作室去看看吧，顺便一起吃个晚饭。”

“那怎么好意思呢？”我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致，这个兴致当然不是因为吃完饭，而是他的工作室，心想他对外公开的职业不是家政公司的老板吗？怎么还有工作室？估计里面“干货”肯定少不了，而我这人的求知欲又一向很强，所以嘴上说着“不好意思”，但身子却不由自主的往前挪了一步，更夫把这些细节看在眼里，我的这些心理活动他自然了然于胸，随后便呲牙一笑，接着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大老远来成都一趟不容易，

我们不进一下地主之谊，那就得是我们不好意思了，客随主便，你也别推辞了，咱们说走就走。”

说着，他与肥桃便先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一看这个架势那的确是不能再推辞了，不论是自己感不感兴趣，如果强行拒绝的话会显得非常没有礼貌。

随后在结账的时候我再次“手慢了”——账单已经被肥桃给结了，虽然不多，我们三个人加起来一共消费了不到500元，但作为一个采访者主动前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打搅了受访者的生活的，再让人家掏这点花费，感觉心里着实有些过意不去，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是与散人，也是在茶楼里，同样是对方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帐给结了，他们玄门中人是不是都这个“作风”啊？而且这次这二位更“邪乎”，散人那回起码是离开了我的视线之后结的账，但他们俩从开始到结束就没离开过座位，那又是什么时候干的这事儿呢？哦，对了，喝了一下午的茶水，中间我去了一趟洗手间，估计就是这个空挡里肥桃去结的账。

不过这毕竟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我也不能开口去说，就跟在他俩的身后，本以为距离会很远要开车去的，但结果走了不多会儿就到了，茶楼与我们的目的地之间只隔了一个居民区的小广场，直线距离撑死也就800米不到，我抬头一看，面前的这栋建筑物上写着四个大字：“横扫家政”，我心说“我滴姥姥”，这个名字起的真是霸气到姥姥家了，想来肯定是

出自更夫的手笔，而且细细琢磨一下也对，他的祖传兵器就是一柄精钢扫帚，专门对付邪门歪道的脏东西，而他给自己的家政公司取一个这样的名字，也正好与他兵器的形质与用法相匹配。

但我又有一点疑问，他不是说去他的工作室吗？怎么跑到家政公司来了？遂开口：

“咱们不是去工作室吗？但这里应该是你的公司吧？”

“这两个地方就在一起，家政公司那是给外人看的，里面的工作室才是关键，你现在随我来就知道了。”更夫说。

（未完待续）

410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5 02:5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的东西属于军事领域的，比较专业，主要供大家了解一下，其主要内容是关于上面正文中提到的高端电磁装甲，也就是概念接近于“能量护盾”的防护技术，不过文中介绍的较为笼统，只将该技术粗略的分为了主动与被动，但高低端没有提，这里楼主就多说一句：图中所说的“电容器释放电能形成强大磁场，使弹丸金属导体产生交变洛仑磁力”原理的被动电磁装甲就是上述的高端电磁装甲，完全使用电能磁场抵御外界的攻击，而不是有形有质的材料。

楼主发这个主要是想说明一下，这种看上去很科幻的技

术，其实已经要走入现实了，而魁尸有类似的能力，说明科学与玄学之间，并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两者是可以互相解释的、互相弥补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357435.png{EIMAGE}

41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5 02:5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1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5 17:40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就等了

41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5 19:03

既然主人都这么说了，我便不好再质疑什么，继续跟着走吧，进入公司大厅，关顾四周，从规模上来说，相对于家政这个行业里，这家“横扫家政”应该属于一家中型企业，里面有前台，有来来往往忙碌的员工，看样子有几分生气，而更夫与肥桃在则在与几名穿着工作服的员工打过招呼之后径直往里走，拐过一个墙角进入一条走廊，最后打开了走廊倒数第二个房间的大门，进屋之后不做任何停留，更夫在一个足足占满了一面墙的大书柜跟前站定，接着打开书柜，

抽出其中一本名叫《道法通解》的古朴线装书，我发现书的书梆下面竟然有一根线连到书柜的深处，不知道通向那里，又有什么作用，而他打开这本书之后我才看到这书根本就不是纸质的，或者说它就不是一本书，只有有一个书的外形做掩护而已，在翻开之后，里面竟然露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屏幕，减去 1 厘米左右宽的边框，与整本书的大小几乎相当，目测长 30 厘米，宽 20 里左右，上面都是写满具体功能的触摸按键，有“开启”、“关闭”、“通风”、“恒温”、“杀菌”等字眼，甚至还有一个标注有可以调整含氧量的功能键。在这些功能键的最下方，还有一个长方形输入框加一个正方形小框，更夫在上面一通操作，又按了一下右手的大拇指，看样子应该是输入了什么密码以及确认指纹，等这一套程序全部做完之后，他将这部以书的外形为掩护的操作终端放回原位并关上书柜的门，而耳边随即就传来一阵有规律的机械响动，然后往常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一幕在我眼前就这么出现了——

这个大书柜以中间为分界点，向两旁缓缓打开，经过 5 秒钟左右的时间，整个大书柜完全自动开启到了两边，而原来是书橱的位置，则露出了一个能并肩走进去起码 5 个身体尺寸属于平均值的成年男性的大门，接着更夫又把脸凑到左侧的一个与人脸差不多大的屏幕上，肥桃则把脸凑到了右侧一个相同的屏幕上，我知道，这是在进行虹膜扫描，而且还

是双人扫描，这么设计的目的估计是防止单人开门，换句话说就是想开启这扇大门，必须由他俩同时进行，如果只来一人是肯定打不开的，看到这里我不禁纳闷，这门后面到底是什么地方，竟运用了如此高级的保密手段？

带着好奇，我静静的等待着，随着大门确认来访信息后从门缝里“呲”的一声，泄了一股白色气体出来，然后在某种传动装置的带动下，向两边抽离开来，仅凭声音就可以听得出，这扇门内的结构肯定是极其复杂的，我瞪着眼睛看着这门缓缓打开，心里啧啧称奇这门的级别比央行金库的级别都高。

“这是‘膨胀门’，在开启时，门内会事先注入大量的液态氮，液态氮降低门内温度后，门内零件便会缩小出 1 毫米左右的移动空间，然后才能正常开启，当关闭时则会将液态氮抽出，诸如常温润滑液，零部件没有了低温环境便会膨胀到原油大小，然后将门体严丝合缝的挤住，缝隙平均值连头发的千分之一都塞不进去，利用的就是最简单的‘热胀冷缩’物理原理，而如果没有我们俩的身份确认，即便是再厉害的开锁大师来了，也奈何不了它，因为它根本就不给任何开锁技术操作空间，再厉害的开锁手段在这扇门上也无从发挥，所以它比银行金库的安全性还要高的多的多，而如果要用外力强行破门的话，那成本将是非常高的，我俩在订制它的时候，专门在官家的靶场做过测试，用塑胶炸药无法对其

有效爆破。

只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开启的次数多了，在冷热之间频繁转换，对门内零部件的寿命影响很大，开不了几次就得换新的零部件，成本很高，也很麻烦。”肥桃可能是看出了我的惊讶，专既解释道，我刚想说什么，更夫却先说道：

“一个门有什么好说的，好东西都在下面呢。”

我的问题还没来得及问出口，两人便已经进入门中，我只好快步跟上，长话短说，通过门后的又长又宽的阶梯，我们三个人最终来到了一个面积与标准游泳池相当的长方形空间里，我上下打量了一遍，这里到处都摆放着各种可以用奇形怪状来形容或者是与一些常见的生活用具样子类似仔细看却又发现不是的东西，而从这些我一个也叫不上名字的东西都架在一个个架子上并在每个前面都有金属铭牌的情况来看，我判断这应该是一个类似陈列室的所在，这些东西都是更夫与肥桃的私人陈列品。

“这些都是什么？”我问。

“都是对付脏东西的好家伙。”更夫说着，伸手从一个架子上拿起来一个类似老式银白色抛光手电筒的东西，然后接着说：

“比如这个，它外形看着像一个手电，但它射出去的光可不是普通的光，而是高强度紫外线，脏东西之所以怕阳光，除了阳气以外，紫外线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紫外

线能杀菌，更能除晦气，如果你怀疑某一个地方不干净，就用它去照，假设照在上面‘嘶嘶’的发出声音外加冒白烟的话，那就的确是不干净了，一般的孤魂野鬼，被它持续照上5秒钟就会被打散。

还有这个，我叫它‘现形仪’，每次按动蓝色按钮，它对视场范围内的脏东西进行成像，如果操作者通过它看到了目标并定位了其所在位置的话，接下来就可以再按动这个红色按钮，底部的喷射口会向外喷洒一种朱砂与硫磺的混合物，这种东西喷到脏东西身上就会让它彻底现形，或者说就是变的肉眼可见，不仅如此，它这种混合物还具有驱邪的功效，假设不是道行太深的目标，被它喷一身的话，就是死路一条，即便不能将其消灭，也可以对其准确定位，可以说是从发现消到灭两不误。”更夫说，而他提到的这个叫“现形仪”的设备，从外形上来看就像一台民国时期记者常用的镁光照相机，就是那种每次拍摄都会“咔”的响一声，然后发出剧烈闪光并冒出白烟的老式照相机。

（未完待续）

413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5 19:16

“我感觉相对于那些来说，这个你可能更感兴趣。”肥桃也从靠近中心的一个陈列架上拿起了一件陈列品，我打眼一看叫知道他为什么说我可能对这个更感兴趣了，因为就单

从外形来判断的话，这明显是一支枪！

“这是我们当年给警方那边设计可以发射桃木弹芯子弹枪械的原型试验枪，是用一支单管猎枪改装而来的，最初我们设想的是量产这种枪，然后配发给警方，但经过后来的公关，发现不用这么麻烦，只要生产可以由军用及警用枪械发射的桃木子弹就可以了，只要专门的子弹，不需要专门的枪，所以这支枪也就没机会进入批量生产的环节，但它对于桃木子弹的诞生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所以为了纪念这件事，就把它陈列在了这里。”肥桃说，这里是个陈列室我之前已经想到了，但听到肥桃亲口确定了这件事，我还是感觉一阵新奇，便说：

“那说明这已经是 1995 年时的东西了？而且是陈列在这里，这是不是说明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并不是什么新装备，而只是你们很久以前的发明或者是作品？

另外，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的装备，不论是技术含量还是外面的保密措施来看，这里应该是不对外公开的才对，我是记者，我们又是初次见面，把这么敏感的所在给我看，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全部都是 1995 年时的倒不至于，不过的确不是最新的，在这里你能看到的东西，最晚也是在 10 年前就停产的，我们的新产品研发速度在刚开始规模不大的时候还比较慢，不过到了近几年就已经很快乐，几乎一两年就能出一件新东

西，研发难度小的‘小件儿’最快甚至只需要几个月，所以从1995年至今，发展出来的专用装备已经不下数百种，这枪算是这里的‘元老’级产品了。

而且能陈列在这里的，都是纪念意义比较重大的，一般的东西，过时了我国就直接给它淘汰掉了。”肥桃说。

“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在初次见面就给你看这里的东西，那是把你当朋友，而且真正运用最新技术的新产品也不在这里，那些我们暂时是不会给你看的，而让你看到这里，让你知道玄门之中还有这么一个存在，我们带你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更夫说。

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分别回答了我一次说出的两个问题。

“那我还是有点想不通，你们让我知道玄门之中有这么一个地方，又是为了什么呢？”我说。

“你的职业是什么？”更夫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如此反问我，我一听心中恍然有了答案，但还不确定，所以便说：

“记者这个职业能对这里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吗？”

“宣传。”更夫淡淡的说出这两个字。

“宣传？宣传什么？我又不是公关代表，对推销产品这方面真不擅长，如果要做广告的话，我感觉你们找我有点找错人了。”我说，虽然这个答案与我想的基本是一致的，但我真的听到之后心里还是稍稍有些不悦，因为有点被人利用

的感觉，心说帮你给谁宣传？给玄门中人吗？玄门中人除了你们俩是我刚认识的以外，我也就再认识个散人，而且想找他还并不容易，这人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要是下面他俩说不出个让我信服的理由来，那么我就得“拂袖而去”了。

我这个人的内心变化比较丰富，但又多年来的采访经验，所以比较擅长掩饰自己的情绪，比如虽然挺生气，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样子，喜怒不露于色，糊弄普通人绝对是没问题的，但面前的这位更夫显然不是个普通人，他这时的眼神比鹰隼还要犀利，再配上他消瘦的脸庞以及如电线杆一样细高的体形，以及这个地下陈列室里略显阴森的灯光，顿时显得这个人有点瘆人，不过这都是表象，真正让我感觉他不一般的还是他准确的揣摩出了我的内心活动，听了我的话，他轻轻一笑，盯着我看了片刻，遂说：

“公关这种小事情当然不劳大驾，我们研发生产的这些东西主要都是针对妖魔鬼怪的，是结合传统玄门术法与现代科技的产物，销售对象以成都为中心的各大玄门门派为主，其中也包括民间的一些驱鬼人、神汉神婆等散户，就目前的业务覆盖面来说，我们以四川省为发源地，涵盖了除了西藏以外的整个西南地区以及整个华中地区，中原与关外我们虽然还没开拓到，但最起码的名气还是有的，玄门之中叫得上号的‘三宗九派二十七门’没有不知道我们做的这个生意，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宣传当然不是去给玄门宣传。”

“那给谁宣传？”我问。

“如果你只是一个诸如《成都晚报》一类的报刊记者或者是电视台记者，那么你今天采访我俩的话，我们只会给你说成都僵尸事件是假的，哪里有什么僵尸，哪里有什么鬼怪，都是民间传说编出来骗人的，关于你想问的一切问题我们也都会全盘敷衍过去，然后更不会带你来这里参观这些虽然已经退役，但依然不会随便给外人看的展品。”更夫说。

我也不是傻子，他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其真实用意到底是什么我已经不在时之前的猜测，而是完全了然于胸，不禁为这二人的心思缜密以及“小算盘”打的精细顿生感慨。

想明白之后，我点了点头后说：

“明白了，你们是想让我以内参记者的身份通过报道的形式把你们的业务传达到官方层面，最好的话还可以写一篇专题报道，然后让你们的业务扩展到官方，甚至是得到官方支持，对吧？”

（未完待续）

41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5 19:56

“就是这个意思，不瞒你说，我们与官方的相关部门，尤其是军方，在此之前已经接触过很多回了，比如国安局的灵异调查科，乃至总参谋部的‘第零部’，我们很想把我们的装备介绍给他们，但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中间人，所以—

—就不用我明说了吧？

当然，这可是个大事情，不能让你白忙活，事后怎么样，咱们好商量。”更夫说。

我一听这是想用吃回扣拉拢我啊，听的我一摆手，说：

“事后的事情咱们现在先不谈，我只能表明一下态度：我只能说二位爷太看得起我了，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记者，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将我今天的所见所闻如实写出来，国安局灵调科也好，总参谋部的第零部也好，肯定都能看的到，但他们会不会注意你们的生意，我就不能做任何保证了，如果让我去给国安局宣传你们的话，这个我着实是做不到，毕竟我位卑言轻，你提到的这两家单位是什么性质我想你也应该明白，在两个这么重要的要害部门，其‘说了算的’当家人有没有心情，给不给我机会说这些事情都还在两可之间，就更不用说让我来给你们双方之间牵线了。”

“这是当然，能如实写出来让他们看见我们的预期就已经达到了，国安局那可是以情报为主攻方向的单位，我们现在做的也不算小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更何况我刚才说了，我们之前也有过接触，而第零部那边还比较困难，我们在那里认识的人太少，而且最关键的是官方现在对我们的信任比较有限，而你的报道，将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可信度，如此，我们就已经十分满足了。

而且要说与官家合作，我们业务范围内的地方政府都是

我们的合作对象，只是现在我们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已，比如第零部就是重点。”更夫说。

“好吧，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的，毕竟这是我的职责。不过，二位如果不入玄门，而专心下海经商，那也一定是成绩斐然，现在早已腰缠万贯。”我说。

“哈哈，过奖！我们俩只是充分发挥了职业特长而已。”更夫一笑，如此说。

最后说一点体外话，就是关于这个总参谋部第零部的，该单位的保密级别比国安局的灵调科更高，从一般性质的资料中可以查阅到总参谋部的下设分布部门有：

办公厅、作战部（第一部）、情报部（第二部）、技侦部（“技术侦查部”的简称，也就是第三部）、信息化部、军训部、军务部、装备部、动员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防化部、电子对抗雷达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陆航局、管理局等部门。

而这个第零部便是在最后这个“等”字里面的一个部门，而它之所以被称为“第零部”，是相对于总参谋部的第一、二、三部来说的（注：只有前三个在数字编号上被称为“第XXX部”，其余的以此类推则是“第XXX局”，而部的地位要高过局，这个“第零部”能超过诸多局而被设立为部，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其“零”便是“不存在”的意思，不论从命名字眼还是宣传上来说，都可以体现出它极高的保密性，

而越是这种藏得深，低调的单位，一般越是手可通天的存在，我虽然不确定，但根据散人的描述，以及手头一些零星资料的推测，我估计散人的大师伯就是这个“第零部”的“老大”，即便不是一把手，也得是核心人物。

至于这个部的具体职能，除了与玄门有关以外，还与很多可以“颠覆三观”的东西有关，比如他们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寻找并还原《山海经》中失传了的那 4 篇

（注：《山海经》现存于是世共 18 篇，但实际上这本千古第一奇书一共有 22 篇，据说后 4 篇内容里记载的才是这本书中真正的秘密，而这么关键的部分为什么会失传了，听人说与《连山》、《归藏》失传的原因类似——因为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实在是太过具有颠覆性。

注：《连山》、《归藏》是我国三大占卜奇书中的之二，这三本书只有一本留存于世，那就是妇孺皆知，四海扬名的《周易》），

而且还已经有了相当重大的阶段性成果，至于这些成果里到底是些什么，那具体就不是我能说的明白的了，只能概括为“三特”，既：“特殊物质”、“特异功能”、“特别文明”。

（未完待续）

413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5 20:00

刚才楼主这边的网络突然断了，搞了半天才恢复，所以

说了更新之后过了许久才更，同样的事情，昨天是因为有事，今天又因为断网，实在是不好意思

413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6 01:3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点关于《连山》与《归藏》的公开发掘消息，根据相关报道，在海昏侯墓中发现了疑似完本的《易经》，如果确定的话，那将是一次足以改变历史的重大发现，因为其中将包括早已失传的《连山》与《归藏》。

这两本书作为《易经》的一部分，全称可以称作《连山易》与《归藏易》(注：反过来说，《周易》的简称就是《周》，“易”字加在后面则是为了体现出作为《易经》一部分的一种表示)，与《周易》合并在一起，合称“三易”，三书聚首才是完整的一部《易经》，其中《连山》成书于夏朝，《归藏》成书于商超，《周》成书于周朝。

连山以艮卦为首，艮就是山，所以叫《连山易》；归藏以坤卦为首，万物皆生于地，终于又归藏于地，所以叫《归藏易》；周“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便以乾卦为首，其中“周”字并不是周朝的意思，而是“周而复始”，暗含天道往复的意思，所以叫《周易》。

根据传说，三书合并之后，可以推演世间万物，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其可以堪称为我国数千年前的“超级计算机”，而且比真正的超级计算机更厉害的，它的“运算原理”还永

不过时。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38900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389004.png{EIMAGE}

41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6 01:3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1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6 18:16

楼主还得来告假一下，今天朋友结婚，现在还没忙完，所以更新得稍晚一点。

不过今天更新后，《都市传说（壹）之 1995 年成都僵尸事件》篇就可以彻底完结了，还会开启一片篇新的故事，结构为“小说体”，敬请各位看官赏阅

41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6 23:46

楼主忙完回来了，准备一下就开更，不知道这么晚了还有没有看官在

41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7 00:29

（5）结语

之后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大概就是他们俩非留我下来吃了晚饭，可能是出于有求于我的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所以这顿饭吃的相当破费，最后还想拉着我去体验一下成都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夜生活”这三个字所包含的意思就太丰富了，不敢联想太多，而且这样招待也只是为了我的一个“空头承诺”，那我心里也的确是过意不去，所以最后自然是婉拒了。

在席间，我与他俩又聊了聊关于他们工作室的事情，我这才知道他们真正的研发中心与生产车间还在那间陈列室的更下一层，但并不是全新建造的，而是利用了当年“深挖洞，广积粮”时期，以及建设“大三线”工程时留下的大型地下防空工事，将工事进行加固、改进与装修之后，形成了研发中心、原料车间、加工车间、生产车间以及成品仓库等多个分区。

关于工事的遗留，想来也对，巴蜀地区自古多山多林，不仅是“大三线”等工程的核心所在，更是无数王朝苦心经营的“战略大后方”，在成都这里存在当年的此类大型防空工事根本不足为奇，到了重庆这种军事遗迹则更多。除此之外，我见到过的或者是常见的工作室一般人数最多不超过 20 人，在 20-50 人以上的基本就成立公司了，但他们俩的这个工作室在规模上相对于“工作室”的通常定义来说，可是大

得惊人：仅仅是50人以上的产品研发团队就有3个，而车间里的工人更是多达数百，这完全就是一个集研发、制造、销售一条龙服务为一体，且颇具规模的科技型企业。

至于那个名为“横扫家政”的家政公司，反而只是这个工作室的一部分，更准确的说则应该是“外衣”。

但不知道他俩是出于什么考虑，在私官两面都毫无问题的情况下，为何始终不把这个工作室升级为公司，不过通过他们透露的给工人说生产的是汽车配件，以及把工作室建在家政公司的地下来看，应该是为了尽量的低调甚至是掩人耳目，毕竟生产驱鬼降魔的武器，这不是一件可以能公开出来说的事情，即便地方政府也是心知肚明的合作对象。

最后的最后，我“酒足水饱”之余与他们二位告辞，自己打了辆车回到酒店，接着便是连夜先大致的整理了采访材料，然后订了第二天的机票返回，而关于肥桃与更夫到底有没有因为我的内参报道而与国安局乃至第零局“搭上线”以及进一步形成他们所期望的合作关系，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至此，此次关于1995年成都僵尸事件的专题采访之行圆满收官。

本篇完

完稿于2018年09月01日

418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7 00:32

四、超级罪犯

（前言）

当社会把你逼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马雅可夫斯基

这是我前言写的最短的一次，因为我感觉这段话已经可以体现出本篇故事的全部核心。

（未完待续）

41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7 00:49

（一）猥亵惯犯

公园 2014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收到了一封非常正式的纸质邀请函，打开封皮展开纸涵，里面的内容非常简短，意思是请我前往上海市参与一次对一名暴露+猥亵惯犯的抓捕行动，并进行全程记录，邀请单位的署名为当地的市公安局。

我在阅读完写有上述内容的文字后，开始有些疑惑，随后心里便感到有点别扭，心说作为一名专注于涉密内容的内参记者，把我叫去记录对一名猥亵惯犯的抓捕过程，难道上海没有记者了吗？

而且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个国庆节，本来计划着放下工作

上的事情好好出去走走，现在突然来了这样一封邀请函，完全打乱了我的个人计划，去的话，感觉这件事完全没有参与的价值，不去的话，又有点太不给人家面子，于礼节上来说过意不去。左思右想之下，想到毕竟干这行也有些年头了，但还的确没有一次犯罪题材的报道，不能不说是记者生涯的一个遗憾，虽然这件案子从文字表述上来看是一件极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我知道，警方在破案时与媒体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特别是大案要案时，比如如果在案情不明朗、线索中断或没有线索的情况下，按照相关纪律与规定，所有案件的参与人员都是严禁与媒体接触的，这样做主要是有两种考虑，一来是为了避免在没有完全掌握的真正犯罪嫌疑人行踪时因为媒体的报道而打草惊蛇，二来是在真相没有浮出水面之前，因为无良媒体的失实报道而引起社会恐慌。

所以，即便该案远称不上是什么大案，但能邀请我这样一个媒体人共同参与，还是以这么非常正式的方式，那么最起码的诚意还是有的，我也应该为此而感到荣幸，所以看在这些细节的份儿上，我一拍大腿，决定去一趟，心想能跟踪追访一些小事件，对自己也是一种不同的历练。

从我的常驻办公所在地到上海的距离接近 1200 公里，这个距离上的出行，坐直飞航班就成了最佳选择，临行前收拾好随身物品，因为事件本身的分量并不重，所以诸如“肩扛式摄像机”一类技术含量较高的器材我并没有携带，而只

带了一个最初级的“胸挂式摄像头”，也就是类似“出警记录仪”的一种器械，非常小巧，大概有半个拳头大小，挂在胸前，一次充满电可以持续不间断高清度录像录音 72 个小时，同时还具备防水防火，抗摔打的能力。

在飞机上的时间并不长，经过 2 个小时的飞行，我顺利抵达上海国际机场，下机后与市局派来的接洽人员见面，随后同乘一辆专车赶往目的地。

经过互相介绍，我得知此次来接我的这名警员名叫高建平，他说参与此次行动的其他成员都在上海本地，所以我是最后一个到的，按照命令，在我到位之后，行动立即按照情报指示展开。

了解了基本情况之后，我在路上又给他提出了我来之前的疑问，没别的，就是想问问区区对一个猥亵惯犯的抓捕，为什么还得大老远的把我给叫来，难道本地记者满足不了记录过程的要求吗？

高建平听了我的话，尴尬的笑了笑，随后说：

“您有所不知，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案子本来呢，根本都不够格上报到市局里，辖区派出所就完全可以办理，之所以搞的阵仗这么大，是因为本案到现在为止的最后一个受害人不一般，结果事情闹大了，就得‘升级处理’，而且已经完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住址，想抓他就只是一句话的事情，那么在这种十拿九稳的情况下，市局领导为了给受

害者家属那边一个满意的交代，特别请您来进行记录，然后将其汇总成卷宗，呈递给那边看。

而且除了您之外，本地的记者也来了，都是市电视台里的精英头牌，最好的记者配最好的摄像师，不过当然了，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跟踪拍摄，您是记录的主力，画面什么的是次要的，毕竟就是抓个人嘛，主要的还是看文字，而这个就得交给您了。”

这位高警官的年龄与我大差不差，虽然我没问他具体多少岁，但看样子，估计正负偏差不会超过 2 岁，算得上是同龄人，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口一个“您”的称呼我，让我感觉浑身不舒服，但他这么叫估计除了他本人的习惯以外，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市局里的交代，假设这种推断是成立的话，那么再结合他刚才的话，特别是着重提到的“最后一名受害者”，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这个“最后一名受害者”的遭遇而对此案破格予以高度重视，而因为某一名受害者而导致案情“闹大了”，那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此人绝不是一般人。

想到这里，我说：

“看来这最后一名受害者的家庭背景相当不一般呐，能劳动市局这么大费周章，在不违反纪律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人是什么来路？”

“您哪里的话，我们既然请您来，自然是不会在案情上

对您有所保留的，这个局领导也特地给我交代过，告诉我但凡是关于此案的信息，只要您想知道的，问出口的问题，就让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至于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名受害者是什么来路，据我所知，她是‘巨星’投资集团（注：与人名一样，该集团的名字使用的也是化名）创始人的独女，她的父亲是我们上海市的巨富之一，商业巨擘，影响力极大，他们家的产业从码头到基础建设再到房地产、医疗产业，无不涉及，而且各个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更关键的是，他还是人大常委，工商联常委，上海商会的会长，属于典型的‘政商结合’型‘大佬’，所以，他的独女在上海出了这种事情，市里向市局施压，市局不得不重视起来，这么说吧，这件事已经从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到‘政治高度’了。”

“‘巨星’投资集团的董事长？你是说总资产接近700亿的那位？”我听到这里，因为微微有点惊讶，眉毛挑动了一下问道。

“是的，就是他。”高建平说。

“嚯，那这事的确是闹得够大的。”我嘴上这么说，心想这就是“权势”的威力。

因为从机场到市局速度路并不远，我与高建平没聊几句就已经到了，在与此事的负责人先后见过并寒暄过后，他们给我安排了市局的专用招待所，告诉我明天早上10点钟整，

在市局会议室集合，到时候会进行统一部署并展开行动。

这招待所的名字听上去虽然有点土，但级别可一点都不低，两栋分开的大楼一栋四星级，一栋五星级，我被安排在了一件五星级的单人商务套房内，坐在柔软的大床上，看着周围说不上奢华但非常周到的陈设与装饰，心说这样倒也可以，虽然耽误了我自己的出行计划，但住在这里参与一次毫无难度的实地采访任务，就当是来上海旅游了，而且我是受邀前来，所以不用担负任何有此次行动有关的费用。

长话短说，第二天上午 9 点 40 分，我一切准备就绪后到达指定的市局会议大厅，在进去的时候屋里已经有了几个人，分别是三男两女，其中一男我认识，就是昨天开车来机场接我的高建平，另外一个也穿着警服，但从来没见过，另外的一拿一女则身穿便装，女的一头黝黑浓密的长发打着卷儿覆盖了她的几乎整个后背，一身笔挺的女士西装遮盖不住她出众的身材，从五官上来讲，也称得上是相当标致，而男的则带着一副黑框眼镜，留着一点小胡子，以这二人的外貌来说，我不用想就知道他俩跟我是同行，也就是高建平所说的本地记者，至于分工，很明显，女的是记者，男的是摄像师。

这几人见我来了之后，高建平自不用说，另外一名警员也与我打过招呼，然后就是那名摄像师，等所有人都寒暄过了，女记者这才站到我对面，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然后说：

“上海的气候比较潮湿，饮食也没有北方这么粗犷，怎么样？吃住还习惯吗？”

我怎么说也在这个圈子里混迹几年了，一看她这个架势以及她说的这话，就知道来者不善，估计是为了这么一个案子还找一个我这样的“外地记者”来当记录主力而心存不满，看来真应了那句老话：

“同行是冤家”。

不过她口齿伶俐，那我也不是吃素长大的，遂回道：

“一年到头天南海北的跑，那里有热点，那里就是记者的家，这是我们这一行最起码的职业素养，一个上海而已，又有什么适应不了的？而且北方人也不都是梁山好汉，不是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北方人精致起来，那也是很讲究的。”

这里我额外多说一句：我可从来没有搞地域攻击的恶习，不论是东南西北，哪里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哪里都生长着优秀的炎黄子孙，而我这么说，只是单纯的为了反击她并不怎么友好的开场语而已。

这女人被我说的脸色有点难看，正要唇齿相讥，会议室的大门被从外面推开了，众人扭头去看，这才见一名风度翩翩，年龄上刚刚步入老年的男子在簇拥之下走了进来，此人便是‘巨星’投资集团的董事长郭永铭，这是我第一次与这种亦商亦官的超级富豪如此距离的接触，还有点小紧张，当

然了，从我个人经历的“时间轴”全局角度来说，那时候我还没遇见在半年多后认识的尤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与尤琦那个堪称“财阀”的大家族相比，这位郭首富的财力用一句网络语言来形容那就是：

“被甩了起码‘八条街’”。

（未完待续）

41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7 02:0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什么可贴，就贴一张第四篇前言的作者照片吧，他的全名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是前苏联著名的诗人与剧作家，而从他的照片来看，楼主感觉他能写出前言中那样一段话也就不奇怪了（虽然楼主并不会看面相。只是直觉而已）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422222.png{EIMAGE}

418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7 12:47

随后众人就坐，因为这个案件的情节非常简单，所以也不需要开什么复杂的研讨会，而之所以把这位大富豪请来主要是市政府有意安排，想让他看到市局对这件事的重视，不过说是简单，在此之前也没人给我把事情的具体经过讲一遍，在这次会上我总算搞清楚了大致的来龙去脉，总的的来说，

就是郭富豪的独女去参加闺蜜的生日私人轰趴，结果因为“嗨”的太过头，喝了太多的酒，在回来的路上下车呕吐，然后碰上了那位暴露狂外加猥亵惯犯，从当时的监控录像上来看，郭家的千金小姐驾驶的是一辆帕加尼Huayra，这车全球限量发售100辆，单车售价大概在922万人民币左右，与郭家的家底比起来，倒也不算太奢侈，只是喝的烂醉如泥的千金小姐涉嫌醉驾的事情众人都闭口不谈，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后面的猥亵犯身上。

视频中，猥亵犯身穿一身藏蓝色类似工装的衣服，上面没有任何标志，而且脏兮兮的，从略微挺出来的肚子以及不算矫健的步态上就能看得出这是一个中年人。

当然了，上面这些分析其实相对于当时的资料来说都是废话，因为此人从姓名到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再到家庭住址早已被摸排的一清二楚，而我想到的那些只不过是看到视频后不自觉的推理。

对于没看过这段视频的我来说，重点还是郭家小姐在下车呕吐的时候，那名猥亵犯的行为：他先是从屏幕的右上角出现，然后鬼鬼祟祟的接近受害人，好像是在确定对方并没有注意到自己之后，突然加快脚步，几乎是冲到了手扶路灯杆的郭家小姐面前，熟练而迅速的将裤子脱了下来，通过画面可以判断，他这次作案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因为他的外裤里面没穿内裤，明显是想随时选定好目标然后

展开自己的变态行动。

屏幕上脱裤子的镜头出现之后，女记者下意识的别过头不去看，其他人也有点尴尬，不过摄像头中的猥亵犯在脱掉裤子左右摇摆了几下之后发现郭家小姐压根儿就没看到自己，便有了几秒钟的左顾右盼，显得相当失望，毕竟有暴露癖的人最大的心理快感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受害人露出自己的私密部位后引发受害人失声尖叫、转身逃跑等激烈反应，可现在郭家小姐并没有这种他所期望的反应，那么失望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过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要不然他也就只是一个暴露狂而已了，而接下来的行为才是重点：见对方的状态没有与预想的结果不一样，他收回注意力，慢慢的凑到跟前尝试着用手触摸对方，在大量酒精的作用下，郭家小姐感到有人碰自己之后只是用手胡乱的向外摆动了一下，便再没有其他动作，估计是确定受害人的确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了，猥亵犯开始大胆起来，他先是过去抱住郭家小姐，然后双手在她身上就是一通乱摸，因为她穿的是短裙，在摸到大腿时，这名猥亵犯明显亢奋了起来，将其摁倒在地，然后伸手就去脱她的内裤，但内裤刚刚脱掉，屏幕的左侧就冲过来一个黑衣男子，黑衣男子指着猥亵犯应该是大喝了一声，猥亵犯做贼心虚，攥着刚刚脱下的女士内裤转身就跑，黑衣男子象征性的追赶了几步之后这才回来查看还在地上躺着神志不清的郭

家小姐，随后进入帕加尼 Huayra 的驾驶室中找到车钥匙进行锁车，再回来一个‘公主抱’将她抱出了监视器覆盖范围，随后一辆灰色跑车使出，应该是该男子带着郭家小姐上了这辆车，剩下的事情就是男子送受害者回家，并报警。

警方调查清楚之后又把我找来，再到现在为止，事情的全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虽然事情很简单，但有几个疑问我还没搞清楚，就低声问坐在身边的高建平：

“看视频上显示的时间是早上 5 点半左右，这个点上海出来晨练的人应该已经很多了，怎么这条街上灯火通明却过了这么久才只有一个人路过？这事发地点是在什么地方？而且帕加尼 Huayra 这种豪车不是什么人都能熟练驾驶的，看这个黑衣人开的这么熟练，是不是跟郭家小姐认识啊？”

“事情发生在一个不开放的私人别墅区通向外界的公路旁，因为是私人别墅区，所以位置并不在市区内，周围的人也就特别少，而郭小姐参加她闺蜜的生日聚会，您想想看，能当她闺蜜的家境肯定也不会是普通人，聚会就是在那个别墅区里举行的，而那个黑衣男人，也是来参加聚会的，同样是个富二代，家里也有钱的很，听说最近他正在追求郭小姐，可能是想送人家回家被拒绝了，这才一路尾随，结果正好碰上了这事，瞎猫碰上死耗子，来了个英雄救美。”高建平低声回答我，不过他在说的时候，面部表情还特别丰富，挤眉

弄眼的，看的我都有点尴尬，虽然这才是认识的第二天，但由此我便能猜出这高警官在平时应该是一名相当八卦的人。

（未完待续）

41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7 12:54

我听完他的解释，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心说这对于郭家小姐来说兴许是个好事，要不然就她喝成这个样，自己开车回去，不一定能出什么意外呢，一旦来个车祸无情，无论你是身家亿万，还是一无所有，在那一瞬间都是公平的。

至于市局领导，诸如局长、政委的谈话内容实在是我闭着眼睛都能写在纸上的套路，索然无味到了极点，这里就不详述了，而在这场充满形式主义色彩的会议的尾声，坐在中间位置始终绷着脸没说话的郭富豪终于发言了，他说：

“堂堂上海的虹桥别墅区竟然发生这种不堪入目的下作事情，我要求警方一定要从重从严从快处理！对待这种社会垃圾，人渣绝不能有丝毫姑息！幸亏中途有人相救，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还听李局长说这次行动还请来了媒体界的各路精英，我希望你们可以精诚团结，尽全力揭开真相前的‘面纱’，让犯罪分子露出他原本的丑恶嘴脸，让犯罪事实大白于天下！配合警方把这场维护在沪女性安全的‘攻坚战’打的漂漂亮亮！赢得彻彻底底!”

话罢，局长和政委带头鼓掌，其他人也跟着一起鼓掌，我自然也得装模作样的拍两下手，琢磨着这个郭富豪这“亦政亦商”的身份还真不是“盖”的，讲起官话来果然是信手拈来，看的出平常没少做这种发言，还‘希望我们’，就我个人而言，这话作为我顶头上司的社长还没这么理直气壮的给我说过呢，他倒好，上来就是“一顿”挥斥方遒，算了，毕竟客随主便，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做好我的记录，回去如实写一篇报道见闻就得了。

（未完待续）

41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7 13:15

（二）隆昌公寓

会议结束之后，根据之前的部署，行动将在下午 14 点整正式开始，警情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现在正在位于隆昌公寓的家中，目前实施抓捕时机正好，而在力量配备上，仅从刑警乃至特警队调集来的精锐警力就有 18 人，加上配合行动的当地辖区派出所派出的人手，仅仅警员人数就达到了 30 人，分乘 7 辆警车，抓捕一个中年暴露狂+猥亵惯犯就如此兴师动众，这种情况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我与另外两名同行乘坐一辆车，司机仍然是高建平，直到上车前我才知道，这名女记者名叫朱梦珺，男摄像师名叫王珂。

但此事的我还不知道的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在这个所有人都认为的蝇头小案背后，将牵扯出来一桩惊天大案，更牵扯出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对决！

而要说到隆昌公寓，这可是在文艺青年、摄影爱好者乃至当代大批后现代主义文人骚客们眼中的“圣地”之一，关于它的背景及具体情况对本次行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一下，所以依然有必要说一点题外话：

此地位于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362 号，由一栋半包围式的独栋建筑物组成，内部如“鸽子笼”大小的隔断空间密如蜂巢，在里面长期居住的住户大约有 250 户左右，其修建年代相当久远，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最初由英国人修建，而当时的隆昌公寓位于公共租界，其作用也不是作为公寓使用，而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办公大楼，那时候它的名字还叫“葛兰路巡捕房”。

在新中国建立后，国外殖民势力被赶出华夏大地，巡捕房这种殖民时代典型的遗留物自然也就不可能被保留下来，而经过相关整改，该巡捕房南侧成为了杨浦区公安分局办公场所，随后为了进一步缓解住房压力，该楼从办公楼被改造成了住房楼，并根据所在街道改名为“隆昌公寓”，成为了上述杨浦区公安分局的职工宿舍，因为有了这一层身份，才算是暂时摆脱了被拆掉的命运。

直到 2004 年隆昌公寓被上海市政府划归为“不可移动

文物”，将其保护起来，至此，“隆昌公寓”从政策彻底摆脱了随时可能被开发商“干掉”的危险，要不然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这样一幢老式改造公寓楼自然不可能被包裹在高度繁华之中还屹立不倒这么多年，至于公寓中的住户，经过时代的变迁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公安局职工，变成了成分十分复杂的外来务工者聚集地，其中包括小型企业上班族、小本生意的经营者、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在学校住校的在沪求学的大学生，以及各类来沪打工者，吸引他们到这里来的原因没有其他，一来是租金廉价，二来是交通便利。

换句比较扎心的话来说，隆昌公寓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上海的一个贫民聚集地，凡是住在这里的人，半数以上都是没有更好的居住条件的老年人，剩下的一半则是经济条件相当不乐观的年轻人，他们被上海本地人称作“滚地龙”，而这个词在上海方言中所代表的的意思用普通话来表达的话，那就是——“穷光蛋”。

在这个公寓中，厨房是露天且公用的，卫生间则压根儿没有，有一些经济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会在楼顶自己搭建一个并将管道引入外界的露天排污沟，而没有这个条件的则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利用痰盂方便，然后将其拿到距离数百米外的公共厕所中倾倒掉。

因为供电系统老化严重，这里还经常面临断电的危险，比如说到了夏季的高峰期，众多空调同时运转就很容易造成

跳闸甚至是电力设备损毁，尤其是电力设备损毁后又极易引起火灾，在这种可燃物堆积的到处都是，又没有正规且通畅的专用消防通道，仅有的出入口被大量杂物阻挡的只剩下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且人员居住密度非常大的改装老式公寓楼里，一旦发生火灾，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综上所述，这也就造成了酷热难耐的时候有空调还不能随便开，在上海那闷热无比的夏季，一个只有风扇可以使用，头顶是厕所，脚下是厨房的地方，隆昌公寓的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成色，可想而知。

除了夏季不好过以外，冬季也是一样，上海作为一个中低纬度沿海城市，受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在冬季时虽然物理温度不会很低，但因为湿度相对于北方来说会特别大，所以其产生的寒冷感与北方的“干冷”相对，被称作“湿冷”，不过不管是干还是湿，最关键的是身在南方的上海市没有北方的集体供暖，冬季取暖主要依靠空调，那么仍然是因为电力原因，冬天的空调还是不能随便开，在潮湿的屋子里被无处不在的阴冷挤压着，那种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体会到的。

所以，在这里最需要空调的夏季与冬季，空调的使用时间是需要邻里之间互相协商的：你用一个小时，我再用一个小时，如此循环，好保证大家都会不太难过，至少比完全不开或者是全都开了引起火灾要强得多。

可话说回来，隆昌公寓也有自己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上海繁华地段居住房每平米只买5000元的年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隆昌公寓沾了作为公安分局职工宿舍的“光”，是上海市第一批用上燃气灶的集体公寓之一，据说有一段时间还同时安装了两部电梯，但因为电力系统老化的缘故，最后电梯弃用并最终不可避免的沦为了居民的杂物间。

想来也是，连空调用电都无法满足的供电系统，由怎么可能满足的了“胃口”更大的电梯呢？而且还是两部。

而这两件事成为了公寓中老人们非常自豪，且非常愿意对外人提起的“光辉历史”。

隆昌公寓在2015年接受了一次较大规模且较为彻底的整修，更换了供电系统，完全解决了电力脆弱的问题，整个公寓上下的空调在用户需要它们的时候，终于可以“火力全开”了。但在事情发生的2014年，隆昌公寓还没有经过这次改造，居住环境依然恶劣（虽然改造后也不怎么样，但相对于改造前已经是好太多了）。

总的来说，隆昌公寓的情况非常类似当年香港的“九龙城寨”，但规模要小得多，人员的复杂性与流动性也没有这么强，所以犯罪率也要低得多，不过这个“低”是相对于九龙城寨这样的“犯罪天堂”来说的，而相对于外面的上海繁华区，因为人员复杂、贫富差距等原因，隆昌公寓里得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很具有“危险性”的。

比如这次这个猥亵惯犯，就是其中之一。

（未完待续）

42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8 02:35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来 4 张隆昌公寓的高清大图，大家可以从图中体会一下这座建筑物给人的感觉：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45582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45582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45582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455831.png{EIMAGE}

42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8 02:3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2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8 18:54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2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8 19:07

介绍完了隆昌公寓，言归正传，7 辆车组成的车队拉响警笛，大摇大摆的从市局门口出发，向着嫌犯所在地出发，路上，我说：

“即便要抓的这个人危险性很低，难度也不大，但这么高调的去，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把画面抓拍到极致，在行动之前我们已经周密计划了三天，仅仅是相关会议就开了 4 次，每一点都想到了，绝对不会有任何纰漏的，我劝你下次再有机会参加这种大场面，还是预先多做做功课，省的说出话来惹人发笑。”女记者朱梦珺说。

我一听就有点来火儿，这明摆着是之前吃了瘪不服气，现在想找回来啊，遂反击道：

“就朱小姐你的话来说，我有两点意见想要谈一谈：

第一，这位郭董事长在警界并没有任何职务，那么他又哪儿来的权力对警务行动发号施令？而且自家女儿遭到了侵犯，不是要求警方迅速出动警力对其迅速展开抓捕，而是反复开会研讨，并示意媒体参与其中进行全程记录，这算什么？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郭董事长是不是具有严重的‘表演型人格’？这是病，得治。

第二，我还是那个观点，一次难度如此之低，且危害并不大的案件，抓捕时却动用这么多的精锐警力，这会不会造

成其他原本更需要人手的方向产生空缺？万一因此而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谁来担负责任？是郭董事长吗？另外，如此超规格的行动配置，难道没有浪费公共资源之嫌吗？

而你作为一名媒体人，最应该有的就是正义感，追逐热点的嗅觉则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否则的话，那境界就会沦为和偷拍明星隐私的狗仔队们处于同一档次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反正是不屑将这些人称之为‘同行’的。

不过就你刚才的‘高论’而言，我感觉你已经有些把‘正义’与‘热点’的关系给本末倒置了。”

“你!”朱梦珺被我“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高建平是个和事老，一看我俩这要“掐架”，就立马从中间做起好人来，他说：

“两位说的都有道理，可咱们也不是决策者对吧？与其争论这些事情的长短对错，还不如大家都动作快一点，早一些结束，早一些回来，朱记者，你下午有空吧？要不要一起喝一杯下午茶呀？今天我正好有空。”

还真看不出来，这高建平碰上美女约起来一点也不含糊，而朱梦珺但从颜值上来说倒也的确不错，不过不是我的菜，这种自视清高气且“防御性心理”突出的女人，跟她同处一车就感觉很不爽。

“没空!”朱梦珺带着火儿，没好气的回了高建平一句，高建平则哈哈一笑，说：

“那就下次再约吧。”

话说回来，因为是拉着警笛，可以以执行公务的名义直接通过红绿灯路口，不必在乎信号灯的指示，所以这一路上的速度非常快，在不怎么愉快的气氛中聊了几句闲话之后，就到地方了。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推开车门下来抬头一看，一桩五层、通体深灰色的老旧建筑物映入眼帘，其它车辆上人也陆续下来，然后经过带队队长的简单部署后开始分头行动，30 人一共被分成了三组，分别是抓捕组，支援组与媒体组，我毫无疑问是被分在了媒体组，与朱梦琚、王珂在一起，另外还有高建平及一名姓赵的特警在一起，这两人，尤其是后者，主要起到保护我们的职责，但在这里，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保护的必要。

“这个建筑物看着内部结构有点复杂，如果这样堂而皇之的进去的话，位于里面的嫌犯不会逃走吗？”我问。

“不会的，这里是隆昌公寓的唯一出入口，谁想进出只能通过这里，围墙后的地形我们也勘察好了，想翻窗逃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他想从三楼跳下去摔断腿。”高建平说。

“好吧。”我应道，随后在进入之后仰着头开始四处打量这里：不论是深灰色的墙体，还是堆积如山的杂物，以及各种自行车、电动车以及低配汽车等廉价的交通工具，还有

走廊里偶尔出现的迟暮老人，都让这里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而且行动的那天还是阴天，一股无形的压迫感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不论是从视觉还是心理上，都让我由内而外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

所以虽然这只是一次抓捕猥亵犯的行动，但凭借着作为记者的敏锐感，我总觉着这里非常不安全，或者说，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10 月份的上海，已经很凉快了，我们又没有经过剧烈活动，身上就都比较凉爽，但我的脑袋上偏偏在此时因为强烈的不安感流出了一滴冷汗，站在我旁边的朱梦珺眼神好得很，一下就看到了这个细节，随后便不失时机的讽刺道：

“怎么？紧张了？听说你是内参记者，应该见过很多大场面的才对，这才抓一个猥亵犯你就这样，那以后让你去采访个大案要案，还不得把你给吓死？”

因为这种不安感来的毫无缘由，我被她这么一说一时间也回不上个“子丑寅某”来，思索片刻后只能简单的回道：

“我感觉这次抓捕行动不会这么简单，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哪里不对劲了？做记者敏锐性要有，但不能神经质，更不能自己吓唬自己，你要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到哪个电台的深夜频道当个播讲恐怖故事的播讲人去比较合适，哼。”朱梦珺说，说完之后还冷哼了一声，由于没有切实的依据反驳她，所以被她“怼”了一顿之后，我干

脆不搭理她了，毕竟这里也不是跟她拌嘴的地方和时候。

（未完待续）

42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8 19:15

作为记录组的 5 人跟在抓捕组的后面，此次行动的总负责人，也就是刑警队的姜队长，拿着对讲机在压低声音说道：

“嫌犯已出现，确认位置，就在楼顶的洗手间，现在正在往下走，各小组注意，准备在东部出口截住他!”

隆昌公寓作为一个带有缺口的“回”字形结构的建筑物，除了一个唯一的正门以外，还有四个供人上下楼的楼梯口，分别在正东、正南、正北、正西这四个方向，如果算上当年的电梯口，那么就有 6 个可供上下楼的通道，不过电梯与电梯井早已废弃，在杂物的堆积阻挡之下，早已不能使用，也不能通行了。

命令一出，抓捕组的 15 个人就在楼梯口四周布下了“天罗地网”，而支援组的 10 个人则分散埋伏在另外三个出口，以防发生意外。

按照常理来说，从 5 楼下到 3 楼应该用不了几十秒的时间，可我们等了足足 3 分钟，那人还没下来，侧耳一听，竟然听见他在与另外一个人在大概四楼拐角的位置说话，说的是什么听不清楚，只能分辨出与他对话的是一个女人，除了对话以外，还有时不时传来的嬉闹声。

越是集中精力的时候，越感觉时间过得慢，而当时就是如此，仅仅 1 分钟的时间，感觉四周像静止了一样，而且我的不安感继续存在，心还在不停的跳，跳的很不正常，这是一种因为紧张而心跳加速的现象，我自感奇怪，来之前知道这只是一个毫无难度的“政治工程”而已，别说是紧张，完全是没放在眼里的不屑才对，正如前面朱梦珺说的那样，我是个内参记者，比这大的场面我见得多了，不说是采访记录，就是我本人参加过比这危险的多的多的任务次数也不在两位数之下，这点小场面算得了什么？可现在怎么突然这样了？一个油腻猥琐的中年人在 20 多人的精锐警力面前应该是不堪一击才对，我到底在紧张什么呢？还是那种走进这里之后的预感，说不清道不明，可就是明显在影响着我，而且这可不是什么好预感，希望我在空气里“嗅”危险气息是我多虑了。

我想到这里，楼道里恢复了脚步声，那人结束了谈话又开始往下走了，我心里默数着，大概 7 秒钟过后，他从三楼到四楼的拐角处露了出来，刑警队姜队长与他直接来了一个对视，随后反应迅速，一马当先就冲了出去，并大喝一声：

“别动！警察！”

越过十多级台阶与他声音的发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姜队长身高中等，但体型魁梧，来之前听高建平说他在当警察之前是体校的摔跤冠军，练的是自由跤，后来考上了警校，

几乎每年的全校大比武都是他拿冠军，凭借着一身好功夫，最后进了刑警队，并参与破获了众多大案要案，最后拼到了刑警队队长的职务。

而与他肩并着肩一起扑出去的还有特警队的刘队长，此人与姜队长一样，也是行伍出身，不过是侦察兵退伍后分配到了这里，也许近身格斗能力不如姜队长，但他的个人素质更加全面，高建平说，对于他来讲，徒手爬楼房，单手换弹夹，化装侦查等“技术活儿”都是小菜一碟，那都是在部队里练出来的过硬本事。

就这么两个人，一左一右扑将上来，那什么情景是可想而知的，对面这个挺着油腻肚子的中年男子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就已经中招儿了——姜队长的动作疾如闪电且异常粗暴，他先是一个上身跨步，双手抱住对方的腰然后自己压低重心以右脚为轴用力一转，直接以一个自由跤中的抱摔就将其重重的摔倒在地，正常人被这么摔一下，还是摔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那基本就给摔懵丧失反抗能力了，再加上右边还有个李队长，他赶上来双手抓住面朝上躺在地上的嫌犯双肩一用力，将其快速“掀翻”了过来，变成了面朝下趴在地上，随后身子一“矮”，单膝跪地，用右腿膝盖压住了嫌犯的“腰眼儿”，也就是腰椎与盆骨相连接的位置，或者说是竖脊肌的所在位置，这个地方是人体发力的“中转站”，一旦遭到了压制，那纵使你有天大的力量也使不出来。

如此一摔再一压，两人配合之下，嫌犯当场就被死死的控制住了，然后其他警员一拥而上，掰胳膊的掰胳膊，戴手铐的戴手铐，摁脑袋的摁脑袋，总之是七手八脚把这人就又从地上给拽了起来，因为嫌犯只有一名，而抓捕组的人有15个人，所以外围的将近10个警员连插手的位置都没有，只能在旁边看着。

至于这名嫌犯，他满脸是灰，在被刘队长翻过来的时候还口鼻着地摔了一脸血，再加上经过这么一阵折腾弄得头发蓬乱，那个狼狈相就别提了。

与正常的预想一样，完全没有任何难度，甚至没有遭到一丝一毫的抵抗，就这么结束了。

（未完待续）

425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8 19:25

（三）突变，恶斗

我看在眼里压暗自松了口气，但让我很不爽的是，即便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可我那种不安的感觉不仅没有因此而消失，甚至还加剧了！

“怎么样？你刚才不是还说这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哪里不对劲了？你给我指出来，我也好学习一下内参记者的业务能力。”朱梦珺还不“放过”我，只要找到机会就想攻击我两句，我有点不耐烦了，扭头对她说：

“你的职责是来报道事件全过程的，我则是记录的，我站在一边冷眼旁观没问题，可你在这里说闲话就不太对了吧？”

此话一出，正中要害，朱梦琚如梦方醒，刚才只顾着“攻击”我了，竟然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我的“好意”提醒之下，她这才反应过来，也没回我的话，而是用手快速的拢了拢头发，随后拿出一个电台头牌的范儿，快步挤过其他警员，凑到跟前拿着话筒对着后面王珂的摄像机开始说：

“现在我们在隆昌公寓，这里是警方抓捕一名涉嫌多次暴露身体扰乱公共秩序并猥亵女性的嫌犯的第一现场，目前嫌犯已经被警方控制.....这里是朱梦琚为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她的这套话是电视台记者进行现场报道时的常用语，我熟悉的很，而站在人群外一边打量着四周的细节，一边构思回去怎么用文字对今天这件事进行记录，以此来尽量不去想那些让我不安而又说不清楚是什么的因素。

随后在众人的押解之下，开始让他带路去他家收集证物，按理说这应该是经过初步审讯之后才要做的步骤，不过这次的行动从哪个角度上说都不合乎常理，所以把这些程序堆在一起做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毕竟弄来了仨记者，如果只是这么一个时常不超过 30 秒的抓捕过程，那还有什么可记录、报道的？

嫌犯的家在3楼的302室，一个上下镂空墨绿色斑驳的防盗门挡在前面，窗户还是那种老式的木框插销式设计，由此可以看得出，他的经济情况一定是非常拮据。在至少4名警员的盯着之下，他戴着手铐从裤兜里取出钥匙将屋门打开，然后姜刘二位队长吩咐让大部分警员在外面警戒，只有记录组的5人，外加他俩，一共7个人跟着嫌犯进入屋中，算上嫌犯本人，一共8人，不过即便只是8个人，鱼贯而入这么一间小屋子，也感觉实在是太挤了。

不过在门打开与我迈进屋中的那一瞬间，与我预想完全不同的是，这屋内并没有想象中的杂乱不堪，也没有这种老式公寓经常存在的那种刺鼻难闻的怪味儿，并与此相反，这间小屋子里被收拾的井井有条，别看陈设十分简单，但搭理的都非常干净，虽说不上一尘不染，但绝对比一般人家要整洁的多，另外就是空气中还飘散着一股淡淡的香气，那是一种类似女性化妆品的香味，虽说不上多么好闻，但至少不难闻。

“来，把你藏起来的东西都拿出来！老实点！”姜队长喝道，他最后这句“老实点”完全是因为工作习惯而留下的口头语，说完之后，那嫌犯木呆呆的把一张破旧的木床给掀开，从里面拿出来一大包东西，姜队长接着说：

“别闲着，把袋子倒空，把里面的东西都铺在床上，快点！”

嫌犯照做，开始一件一件的铺，最后竟然把不大的一张床铺满了之后又在上面叠压了一层才把袋子里的东西全铺完，那么袋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呢？

全是女性内裤。

在这些内裤里几乎涵盖了各种市面上能买到的款式，从丁字裤、C 字裤、蕾丝内裤、“蓝白胖次”、以及具有收腰提臀功效的塑身内裤等等等等，一应俱全。

“哎呀，好变态啊。”朱梦珺眼见此景不禁脱口而出。

“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说!”姜队长继续喝问。

“都，都是我偷来的或者是抢来的.....”嫌犯有气无力的如此回答。

“在哪儿偷得，在哪儿抢的？”姜队长问。

“就是主要偷学校晾衣架上的，抢的是在酒吧门口抢那些喝酒喝多了的女的的.....”嫌犯说。

“还有没有别的了？”姜队长说。

“有。”这个嫌犯倒也是配合，竟然在床下夹层里又掏出一个本子来递了过去，刘队长戴上白手套接过来翻开一看，我也顺便瞟了两眼，这竟然是一本自己的“作案笔记”，里面记载的内容——的确太变态了，竟然是这个家伙记录自己于 XXX 年 XXX 月 XXX 日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强暴了谁谁谁，而且看其中所写，里面所记录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流浪乞讨女性，还有部分是智障人员，妈的，这样一看，眼前这

个王八蛋简直是丧尽天良！刚才我还觉得姜刘两个队长抓他的时候下手太狠了，对待这么一个没什么反抗能力的嫌犯没有必要这个样子，但在看到这本“强奸笔记”之后，我顿时感觉刚才下手太轻了！我现在都想冲上去再给他“补”两下，但碍于职业与场合，我当然不能这么做。

估计是作为刑警队队长，在日常里见过的各种变态、没人性的犯罪太多了，所以看到这本笔记之后，姜队长与我不一样，他并没有太多的情绪反应，只是点了点头把笔记本合上然后放进了高建平携带的证物袋里，随后说：

“小高，把这些证物都收集起来带回去。接着又说了一句：“走。”

众人这就押着嫌犯往外走，在走到快到门口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是心里，扭头往屋里床上铺的满满当当的内裤看了一眼，那眼神里尽是“依依不舍”，他不禁看，脚下还不由自主的站住不走了，而押解他的两名一名警员中右边的那个一看他这个反应，当即伸手狠狠的“啪”的一声打在了嫌犯的后脑上，打的他脑袋往前一倾，接着那名警员说：

“看什么看？！快走!”

按照常理，嫌犯这时候肯定是悻悻的转回头，老老实实的被押着继续往外走，但他没有，他不仅没有，还缓缓的扭过头来瞪着刚才打他的那名警员，然后一字一顿的说：

“不-要-打-我-的-头!”

（未完待续）

425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9 02:23

楼主又来更图了，还是有关隆昌公寓的，昨天更的都是外部图，今天更 4 张细节图，斑驳的不止是表面，更是内部。

看见有的看官说这里很像《功夫》中的猪笼城寨，这样说一点没错，因为当初电影在设定猪笼城寨的时候，隆昌公寓就是它的最主要原型。

（注：因为提到了猪笼城寨，所以就加一张图 5）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50015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50015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50015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50015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500157.png{EIMAGE}

42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9 02:23

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2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9 12:42

此言一出，两个队长都楞了一下，估计他们参加工作以来抓过的罪犯不计其数，但被抓住之后还敢这么强横的不说是第一个，也肯定是极其少见的，而且他这种态度与之前唯唯诺诺，“怂到家”的样子相比起来反差也太大了，片刻之后那名被他恫吓的警员也反应了过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嫌犯这样说，顿感大失面子，当即便一脸怒相的抬起手来又是狠狠的一巴掌，这一下打的比之前那一下的力道还有意加大了三分，打的嫌犯脑袋再次往前一伸，他说：

“打你怎么了？你这种人渣打死都该!”

“你再打一下试试？!”嫌犯盯着那名警员恶继续狠狠的说，他那种眼神相当的恐怖，瞪的那警员也是一怔，不过在众目睽睽之下，火儿一下子也被激了起来，举起巴掌就想打第三下，结果手正往下落还没落下去的这会儿，那嫌犯突然转了一下身，然后抬手强行挣脱警员的束缚，一把就抓住了打来的手的手腕，速度之快可谓是电光火石，接着两个队长也明显感觉不对劲，纷纷伸手想要去再次控制住嫌犯，没想到这家伙的反应更迅速，他抓住警员右手手腕的那只手猛的一发力，那警员少说也得有七八十公斤的体重，结果就好

像一张被狂风吹起来的纸片儿一样给甩了出去，然后重重的砸在了门内一侧的墙壁上，落下来把下面一张简陋的餐桌给当场压散了架。

这一切只发生在不到2秒钟之内,随后的情况可想而知，除了那名被甩到墙上摔的“冒泡”的警员之外，其余人，除了朱梦琚与王珂还有我以外，另外4人全扑了上去，我倒不是不想上，而是我当时的站位前面有两个人挡住了我的活动空间，导致有心干却插不上手。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之前所有预想到的可能——原本不堪一击的这么一个大肚子中年人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发狂的野兽一样，面对4人的围攻，他先回身打出一记“王八拳”，右拳的拳头直接砸中了左边警员的面门，我眼看着这个小伙子的脸都被他给打的“塌”了，整个面骨都被打的变了形，接着他再转身用头去撞右前方的高建平，高建平猝不及防胸口被顶了个正着，整个人受力向后飞去，直到撞在里屋门框上才被强行挺了下来，而这一撞的力道之大竟然门框上的玻璃都给震碎落地，同时还把房顶震的“哗哗”往下落灰。

因为屋子里空间太小，4个人虽然是一起上的，但根本无法同时出手，这也给了嫌犯“各个击破”的机会，等他打倒了左侧警员及高建平之后，紧接着展开对姜队长的攻击，姜队长此时也在发动进攻的“路上”，两人迎面撞了个满怀，

按照块头、实战经验、绝对力量乃至心理所致来说，这种扭抱在一起的打斗对于姜队长自由跤冠军出身的人来说是最擅长不过的了，可两人厮打在一起我才发现，体壮如牛的姜队长竟然压制不住对方！不仅如此，经过几秒钟的僵持之后还竟然被对方给反压制了，这嫌犯手上戴着手铐活动不便，动作笨拙却力大无穷，他双手抓住姜队长的警服，猛的一用力就举过了头顶，然后顺着这股爆发力当即撒手，把这么大一个活人硬生生的扔到了天花板上，这姜队长可惨了，后背撞击在了天花板上之后，背部把一个廉价的LED照明灯给撞了个稀巴烂，接着整个人在重力的作用下，就像“呼大饼”一样落下来拍在了地面上，这一摔的重创程度远高于刚才被甩到墙壁上和被撞到门框上的小警员与高建平。

站在姜队长身后的是刘队长，他身体没有前者强壮，但却更加灵活，两人周旋起来，对面的嫌犯纵然难以对付，攻势凶猛，可在刘队长的闪转腾挪之下他的数次进攻竟然都扑空了，气得他“哇哇”大叫，那声音之大，震的我耳膜发疼，一旁的朱梦琚更是忍不住用双手堵住了耳朵，王珂也是被震的呲着牙皱紧眉头，要不是他一只手还得扛着摄像机，估计也得去堵住耳朵。不过趁着他发狂大叫的这个机会，刘队长抄起了躺倒在地面上的一把折叠板凳，双手抓住凳子腿，抡圆了对准嫌犯的脑袋就打。

（未完待续）

42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9 13:10

“啪嚓——”一声闷响，嫌犯脑门被打了个结结实实，复合板制成的折叠凳凳面被砸成了稀巴烂，再看他的头骨，竟然被砸的凹陷进去了起码一个鸡蛋这么大、这么深的“坑”，如果换了是个正常人，这一下即便不背打死，也得被打成植物人了，最起码也是个重度脑震荡而就地丧失行动能力，但这名嫌犯遭到如此重击之后竟然不仅没有倒地，反而一咬牙一瞪眼，发出一种“呀——”的声音，好像在咬着牙使劲。

朱梦琚与王珂站在我的前面，这俩人一看就知道是根本没见过这种场面的样子，直接就呆在了当场，而我虽然也没见过，但毕竟最起码的心理素质还是有的，本着保护他俩，防止嫌犯发狂“调转枪口”进攻这两人的目的，我从中间挤开两人的身子挡在了他们的前面，站在前面我的视线就好多了，嫌犯的一举一动顿时看的一清二楚，同时我也看明白了他发出“呀”的那一声是使什么劲——这家伙居然在试图徒手挣开手铐！

在他的全力挣脱之下,时间仅仅持续了不到 3 秒钟,“咔”的一声脆响，此人双手因为用力过大而猛的向两边分开，他真的将手铐给硬硬的挣断了！

这得有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说澳大利亚演员内森.琼斯在当演员之前曾经是

个银行抢劫犯，他被捕入狱时就曾徒手挣断过手铐，还能凭借蛮力扯开牢门上的链锁，在被关押期间是整个监狱里的“打架王”，没有一个犯人敢顶撞他的话，而且有一次因为监狱伙食分量太少，他吃不饱而发怒，打伤了十几名狱警，最后狱警使用催泪瓦斯无效的情况下，被迫动用了非致命性神经毒气，才将其制服。

出狱之后的他为谋生路，发挥了自己身强力壮以及凶悍外形的特长，当过 WWE 职业摔角联盟的演员，后来当了职业演员，其他作品不说，最能让我国观众熟悉的就是他在 2006 仁泰导演的李连杰版本的《霍元甲》中扮演与霍元甲比武的美国大力士“奥比音”。

而这个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力量，仰仗的是他 2.1 米的身高与 163 公斤的体重，其魁梧程度仅次于我之后认识的李龙沛，如果说这种“怪兽”身材的人可以挣断手铐的话，那么眼前这个嫌犯怎么看也不具备这个基础啊？他身高比我矮一大截儿，撑死不到 1.7 米，四肢更谈不上粗壮，再加上一个很明显的啤酒肚，这人的体形属于那种典型酗酒抽烟过多的颓废中年人，其力量至多不会超过男性的平均水平，按理说在健身房里有一定健身经历的人都应该比他强才对，可就是在这种前提下，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虽然疑点重重，但在当时那种紧急情况下也容不得我多

想。

话说回来，最让我“头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该嫌犯可能是因为感觉眼前这个对手太过灵活，不好对付，就没有继续攻击刚才拿板凳拍自己的刘队长，而是转身冲着我们三个这边来了，我心里暗骂，看刚才的情形，这要打起来我哪里是他的对手？！不过即便打不过也不能坐以待毙，顺手把茶几上的一个水果刀拿了起来，准备拼命。

实际上，按照当时这人极端亢奋的状态，我除非能用水果刀重创他的要害，比如切断他的颈动脉、用运气避开胸骨的阻挡而刺穿心脏什么的，要不然根本无法阻止他的攻击，而除了他本人的因素以外，还有就是这把刀实在是太短了，加上刀柄也就 20 厘米左右，并且不怎么锋利，可以说拿着这么一把刀在手里，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

至于说对他一击毙命的话，我是没那个“手艺”，真要那样也只能完全靠“人品”，所以当面对他穷凶极恶冲过来的时候，我是打算依靠求生欲去战斗的。

他三步并两步窜到我的面前，挥起王八拳就打，我侧身多开第一击，随即用刀尖去划他，第一下就命中他出拳的右臂小臂位置，虽然不锋利，但照样在上面留下了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按照常人的反应来说，应该是在痛觉与自我保护意识的作用下立即缩回手才对，而他不然，好像划伤的不是他一样，根本没有半点停顿，继续挥拳进攻，这房间狭小，

背后就是朱梦珺与王珂，我退无可退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门外终于有了动静——一大群原本留在外面的警员听见里面的打斗声前来查看情况，这一口气就涌进来不少于10个人，而嫌犯虽然亢奋，但并没有完全丧失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他一看冲进来这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放弃了对我的攻击，转身踩着床就往外跑，这才让我勉强“躲过一劫”，如果门外的人在晚来十几秒，我真可能是“凶多吉少”。

而床的左侧是一个窗户，他双手齐上，直接撞碎了木质的老式窗框和上面的玻璃，消失在了窗口处。

我本以为他是跳窗逃跑了，便紧随其后凑到窗前去看，但低头往下看发现除了玻璃和木框碎渣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在这个方向，无论是往哪里跑，视线延伸出去的距离都至少在100米以上，这人无论跑得再快，也不可能在不到2秒钟的时间里跑出去这么远，即便是猎豹也做不到，更何况是人。

正纳闷儿，头顶掉下来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水泥块，我顺着水泥块掉落的方向扭头往上一看，这才发现这家伙根本就没有跳窗，而是顺着楼顶延伸下来的外置排水管道爬上去了！这种排水管道只有在现存的老式公寓上还能见到，现代公寓已经不存在这种落后的设计，而全部实现了内置化了，但隆昌公寓就是一栋老式公寓，所以就还存在这种非常具有20世纪80年代风格的基础设施。

我抽回身子立马把我刚才看见的情况告诉这一屋子的警员，然后众人“呼呼啦啦”的再跑出屋门，招呼上支援组，除了留下两个人照顾被摔伤的那名警员、刘队长外，其余人全部出动，高建平伤的比较不重，轻伤不下火线也跟着一起上。

一时间，“人跑了！在楼顶，把出口封死!”、“快快快！上楼顶！都别闲着!”、“嫌犯暴力拒捕，启动二级预案!”等口头喊话以及冲着对讲机喊话的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而所谓的“二级预案”是我们在来之前商量出的三个级别的预案中的第二级，第一级是顺利抓捕，没有遭到抵抗，第二级是遭到嫌犯的拘捕，所有人全部运作起来，参与抓捕，支援组就是为这个第二级预案而准备的，本来设置这么一个组的目的只是为了向那个郭富豪体现出警方对这个案子的重视，现在没想到却真的用上了，而第三级则是最高级，这一级是特警队刘队长提出来的，他认为一旦嫌犯手持武器或者是存在其它可以危及参与此次抓捕行动人员生命安全的行为，就可以使用“致命武力”对其进行当场击毙，虽然这一级预案在提出来之初，绝大多数人都感觉是多余的，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事态的确上升到了这个级别，或者更确切的说，当时在屋内的搏斗，就已经达到了这个级别的要求，既：存在可以危及参与此次抓捕行动人员生命安全的行为。

言归正传，隆昌公寓就这么大点的地方，几十个人分散

开找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首先在天台上发现了他，经过一番追逐他又跑回到了三楼，不过这次是在楼道里，接着他便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脚踩三楼楼道的水泥护栏，一纵身就跳了下去，这个高度对于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来说足以摔成重伤，甚至是致命，但他落地后只是身体在地面上打了一个滚就又站起来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在这人逃跑后被刘队长在对讲机里派下去负责在楼下封堵公寓最外层入口的 10 名警员见他出现，当即一拥而上，10 打 1，从人数上来说是有绝对优势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嫌犯抓起一辆停在旁边堪称“古董”的凤凰牌“大梁”自行车当武器，左右开弓就是一通胡乱挥舞，别看没有章法，速度和力道却都非常强，下面警员虽多，但一时间却没人能近的了他的身。

而嫌犯见这招奏效，就挥舞着自行车企图突围逃跑，那这就到了“刺刀见红”的关口了，要么跟他打个你死我活，要么让他跑掉，出于职责所在，下面不可避免的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战斗开始不过几个“回合”，10 人中已经有 3 人被自行车打倒在地，看那痛苦的表情，明显是受伤不轻，之前还在楼上的十几人见状纷纷下楼支援，最终形成了 20 多个人团团包围嫌犯的局面，但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在短时间内制服目标。

（未完待续）

42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09 13:41

“谁带枪了？！有带枪赶紧用枪打他！这家伙不对劲!”这种局面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奈何自己没有之后李龙沛那种身手，面对这种发狂的嫌犯，莫说将其击败，真要照了面就是自保都难，所以只能站在楼上扯着嗓子往下喊，而我这么喊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来的时候，我看见了至少有两名警员是携带了枪械的，只是枪械型号威力小了一点，是05式9毫米转轮手枪，这种手枪是我国专门为公安系统研发的低杀伤力武器，之所以要将杀伤力不做的太高，并不是因为水平不够，而是考虑到公安系统的任务范围，如果使用威力过大的武器，很容易造成误伤人质、误伤群众以及破坏财物等，所以在杀伤力上采取了最低标准，也就是刚刚可以满足在近距离击毙无防护目标的要求，换句话说，05式转轮手枪的低杀伤力是有意如此设计的。

不过有枪总比没枪好，携带手枪与三级预案一样，也是刘队长强烈要求下才被批准的，因为事先谁也不会预想到能发生这种情况。

但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杀伤力过小，在这次行动中吃了大亏。

楼下警员在我的提醒下掏出手枪，不多不少，就是我看到的那两支，都是05式手枪，因为嫌犯拒不投降，又经过了三两句“走形式”的警告之后，在不到10米的距离上，

双枪齐发，一口气将两支枪里一共12发子弹全部打了出去，因为距离比较近，目标有很明显，所以子弹如数命中，除了其中2发击中了挥舞的自行车外，其余全部打在了嫌犯的身上，嫌犯胸口、腹部被打出了10个流着血的弹孔，但他的反应并不是倒地或者是死亡，而是比我刚才用水果刀划中他强不了多少——只是身体震了几下，然后继续发疯一样的左冲右打。

转轮手枪的上弹工序比自动手枪麻烦的多，慌乱之中持枪的两名警员再想从新装填子弹就已经是来不及了，而恰在此时，朱梦琚这个女人为了捕捉到第一手的资料，从楼上硬拽着王珂跑了下去，还跑到了包围圈的最内圈，虽然她说话不饶人，毒舌的很，但我还是担心她的安危，便紧紧的跟在后面，随后见她刚刚挤进去还没站稳，嫌犯便将手中的自行车扔了出去，直奔她所在的方向，结果直接将她身前的两名警员砸翻在地，她本人也被倒地的警员给带倒，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如果当时她跑的再快一点冲到了最前面，那么这辆自行车就得直接拍在她身上，就凭这个可以将两个大小伙子当场“撂倒”的力道，如果打在她这么一个细皮嫩肉的女记者身上，后果不容乐观。

嫌犯身后的警员此时已经再次扑了上来，准备趁他背对着的时机制服他，但嫌犯的动作也不慢，以最快速度向前冲刺了几米，然后从新捡起了地上的自行车，并将其高高举过

头顶，对准还躺在地上的朱梦琚便砸，如果说只是她一人躺在地上的话，尚可翻身躲避，但现在不行，因为前面压倒她的那两名警员的身体压住了她的腿，她无法翻身，我想拉住她的胳膊把她从那两人的身体下拖出来，但在眨眼之间的档口根本没有留给我做完这个动作的空余，而在嫌犯身后最近的一名警员也处于三米开外的位置，指望他们肯定是也不行了，所以只要不出现奇迹，那么等待朱梦琚的，就只有迎头打将下来的自行车，假设被打中，最好的结果也得是脑浆迸裂。

不过奇迹真的发生了，奇迹不是发生在有什么“从天而降”的高手救了命悬一线的朱梦琚上，而是发生在嫌犯自身上，在他举起自行车要砸还未砸的那一霎那，他的身体突然剧烈但很短暂的抖动了一下，接着就好似被人剪断提线的木偶一样，当即软作一团瘫倒在地。

这一切来的太过突然，看着瘫倒在地的嫌犯，与他一秒钟前还在疯狂抵抗的情景相比，反差不能不说是极其巨大。

（未完待续）

42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0 02:3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下正文中提到的 05 式 9 毫米转轮手枪（以下简称 05 式），大家不要感觉被近距离命中 10 枪还不死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因为这要取决于三个

要素：一是使用的枪械型号，二是命中的部位，三是被命中目标的状态。

而05式10枪没有打死一个人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个，也就是枪械型号，具体说来就是该枪为了避免在正文中提到的那些事情，而有意把杀伤力做的很低，而衡量枪械杀伤力强弱的最直观的指标就是枪口动能，这里楼主提供一个数据横向对比一下：

著名的54式手枪，枪口动能490焦耳。64式手枪，枪口动能220焦耳。在国内外向来以大威力著称的M1911型11.43毫米手枪，枪口动能477焦耳。而现在所说的05式转轮手枪则只有111.8焦耳.....虽然对人理论上的致死动能是78焦耳，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医学指标，真正的实战指标是要求不低于200焦耳，那么换句话说，在实战状态下，即便使用杀伤弹，05式也是有大几率打不死人的。

造成这种情况除了正文中提到的那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那就是该枪为公安部自行研制，属于典型的警械，这跟以杀伤力为重要指标的军用武器就拉开差距了，比如54式打的准了能一枪打死一头牛，但05式一枪的话，却只能打死一只兔子，这也是犯罪分子对54式非常惧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54式就是标准的军用战斗手枪出身。

说完了第一个，再提一下另外两个原因，打中部位这一条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即便是打中了要害，以05式的低

杀伤力也很难击毙目标，而最后一条，也就是目标状态的问题，在后面的正文中会有详细提及，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54681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546818.png{EIMAGE}

43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0 02:3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3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0 18:06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就等了

43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0 18:21

由于事发突然，搞得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朱梦琚更是被吓得“小脸煞白”，我顿了一会儿这才反应过来，把她从两名警员的身下拽了出，然后将其扶起，因为刚才这嫌犯的表现实在太过生猛，所以虽然他突然倒地不起，但仍然没有人敢在第一时间上前检查，最后我见他身上的那足足 10 个弹孔所流出来的血都把其身下的地面给染红一大片了，心里估摸着差不多了，这才分人群到了跟前，再看此人时，他面

色已经白如墙纸，而且面部肌肉有严重抽搐的现象，两只眼睛瞪的比“包子”还大，好像眼角都要瞪裂了，除此之外，他双眼的瞳孔完全散开，虽然眼睛是睁着的，但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生命气息，很明显，这人是彻底死透了。

我扭头把情况给身后其他人一说，再加上他们看我检查了半天也没什么事情，这才围过来七手八脚的开始指指点点。

“这人力气怎么这么大啊？”

“用枪都打不死，怪物吧？”

“他刚才是不是‘嗑药’了？”

等一类的“惊叹疑问句”一时间此起彼伏。

在这期间我还注意了一下他的双手手腕，手铐的铐环还挂在上面，但连接中间的金属环已经全部断开，而且断口参差不齐，一看就是被外力强行挣开的，而在铐环接触皮肤的位置，因为巨大的发力，导致铐环内侧一边深深的嵌入到了皮肉之中，将其挪开后可以发现双手手腕处的伤口都已经深可及骨，一小段软组织甚至都已经透过伤口肉眼可见，回想起他之前的种种反常举动，我咋舌不已，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但因为眼下的线索太少，还不能快速得出结论，当前最要紧的是搞清楚他是怎么就突然死亡的，反正肯定不是死于枪伤，虽然这些枪伤所造成的伤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了足以致命的总量。

这一通折腾，把整个隆昌公寓里的老老少少都给吓坏了，

伤情比较重的诸如姜队长等人被警员搭手抬了下来，而没受伤的李队长则开始联系，首先拨通了 120 的电话，然后又拨通了市局的电话，两拨人先后到达，120 将伤者全部运走，市局里则带来了法医组，把死亡的嫌犯拉回了罪案科，准备做进一步的化验，好确定确切死因。

（未完待续）

43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0 18:32

（四）肾上腺素

而我们这些幸运没有受伤的人也个个都是灰头土脸，刘队长忙里忙外都说的差不多了，走到我的近前，开口道：

“谢谢你啊记者同志，要不是你分散他的注意力，我一个人可制不住他！姜队那壮的跟头牛一样都被他摔成那样了，我要是也被这么摔一下，估计就得当烈士了！”

这姜队长的确一看就是军人出身，说话大嗓门，聊个天也像开总结大会一样，说完之后还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只能笑笑以做回应，心说他妈的这王八蛋是看你不好对付，过来想找个软柿子捏，结果就看到了我，要是外面的人进来的再晚一点，当烈士的就该是我了。

“没看出来，你还有两下子昂？”朱梦珺一边拍打身上的尘土一边说。

“今天的事太邪乎了，刚才要不是他突然暴毙，我就是

有‘三下子’也救不了你，我感觉这事比抓捕本身更值得深入报道一下，你不跟进跟进吗？”我说。

“切，当然得跟进，我会全程报道的，这还用得着你说？”朱梦珺说。

我一看这女人这是从刚才快吓死的状态里缓过来了，又开始毒舌，眼不见心不烦，先闪人再说。

随后，我有意没跟她坐一辆车，而是跟着法医组的车赶回了市局。

在验尸报告出来之后，所有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员要坐在一起进行讨论，本来市局领导是不想让我、朱梦珺、王珂参与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公安系统里的人，但出于我们作为记录组，掌握了整个过程的全部资料，所以最终还是允许我们一起旁听。

讨论会上，法医的报告很简单，嫌犯死于急性肾上腺素中毒，说句大言不惭的话，这个结果其实我早在查看尸体的时候就猜到了，因为面色苍白，面部肌肉痉挛，外加瞳孔重度扩散，这是典型的肾上腺素中毒死亡后的临床体征，另外，这么一个前一秒钟还能拿着几十斤纯钢制成的老式自行车当“兵器”用的“疯子”，后一秒就突然死了，如果原因是处在内部的话，肾上腺素中毒也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突发脑溢血，但他当时的死亡特征并不符合脑溢血的症状。

“我这么说吧，他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他一个46岁的中年男子，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没有任何行伍与从事体育方面的经历，怎么就能把你们足足27名不乏警界精英的公安干警给打成这副狼狈相？到现在为止还有5个人在医院躺着，这还只是伤情较重的，要是算上轻伤和挂彩的，那‘战损率’都超过60%了！来，谁来给我解释一下!”参与主持会议的是局长和政委，作为局长的李万程，他对此事是最恼火不过的，因为在那位郭富豪面前夸下了海口，但搞成这个样子，让他脸上实在是无光，所以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他当场就拍了桌子，在差一点就要骂娘了。

其他警员都有一肚子委屈，但慑于局长拉到下巴快碰到桌面的脸色，谁也不敢说，最后还是参与行动的警方力量中，在场地位最高的特警队刘队长开口了，他说：

“李局，您先别发火儿，虽然说从摸排的资料上来说，这个嫌犯的确没有任何行伍经历，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但您可以问问在场任何一个兄弟，这个人真的‘普通’吗？我拿折叠凳把他脑袋都砸开花了他还能打，从三楼上跳下去什么事没有，中了足足10枪，依然状态神勇，还有在这之前，他能用手把手铐挣开，那手铐可是新配发的，中间的链接环都是直径3毫米的加强锰钢做的，这得多大的力气能把这东西给硬硬的从中间给拽断？我记得按照说明书上写的，它可是能承受5倍于男性平均力量的。

说实在的，您想我们要解释，我们其实也想要一个解释，解释解释这人是什么情况？可您能问我们，而我们就没处问了啊，您要是感觉骂兄弟们一顿就能把这事解决了的话，那我们就听着，您骂到什么时候解气了再说，我们绝对一句话都不说。”

他这段话明白人一听就是柔中带刚，绵里藏针，表面上是陈述情况，实际上则是在表达不满，那李局长本来就一肚子“鸟气”，被这么一呛，更火大了，看他那架势，这就准备要骂娘，而我作为一个媒体人，胆子比较大，面对上级领导有什么话都敢说，莫说是一个局长，比这大的多的阵仗我也不是没趟过，再加上我肚子里憋了一大堆的结论，所以按奈不住之下赶在这李局长发飙之前，举手请求发言。

李局长骂刘队长、骂警员可以，但他不能骂我，毕竟从名义上来说我是被他们请来的，再加上不在一个系统，说难听点，就是他官儿再大，也管不着我，要骂我，那也得是我们社长才行，基于这种情况，李局长嘎巴嘎巴嘴，强行把顶到脑门儿上的怒火给压了下去，对我说：

“你是记者，肚子里墨水多，就听听你的意见。”仅从这一句话上就能看出，这李局长也是位“大老粗”。

（未完待续）

43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0 19:03

“呃，其实我要说的话本来应该是由法医来说的，但法医没有参与这次的讨论会，那我就从医学常识的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嫌犯的死因是死于急性肾上腺素中毒，而肾上腺素大家可能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物质，简单的说，它是一种身体内很常见的激素，在大量分泌后可以在短时间内成倍提升人体的生理指标，一般来说，人在极端恐惧后突破临界点或者是在遭遇到极端恶劣的情况，如危及生命的情况，或者是某些其它条件触发了类似的应激反应后，大脑就会调动肾上腺素进行快速分泌，从而使身体进入到一种‘超级状态’。

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叫朱莉.凯莱的退休女教师，在她 86 岁那年带着孙子出去散步，结果路遇车祸，一辆轿车为躲避自行车失控撞上了她的孙子，孙子被轿车压在车下动弹不得，她在情急之下，凭借双手竟然将轿车搬动起来数十公分，将孙子救了出来，随后虽然两人都及时得到了救治，但她的脏器不可避免的都出现了衰竭迹象。在事后有人测试，发现想要把这个重量抬高到事发时的高度，在平时是 3-5 个壮年男性也无法做到的。

第二个是一位母亲，在出门买菜回来之后，发现出于 7 楼的 5 岁儿子已经从窗外翻了出来，她情急之下扔掉手中的

菜，狂奔到楼下将掉落的儿子稳稳接住，而通过监控还原，她当时距离接住儿子的位置大约有 60 米，而她冲过去的速度只用了不到 4 秒钟，换算过来也就是她当时每秒奔跑的速度超过了 15 米，要知道现在奥运会 100 米记录，每秒的速度也不到 11 米，后来在还原测试中，用百米运动员、消防队员、跑酷爱好者等各类善于奔跑的人进行轮番试验，没有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完 60 多米并准确的接住一个高速的下落物。

第三个是某年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一个下肢截瘫依靠轮椅生活多年的残疾人因为火势蔓延到了他家，他坐着轮椅无法下楼梯，无法逃生，眼看就要被烈焰和浓烟吞噬，他突然从轮椅上站起来拔腿就跑，最后成功的逃出了起火大楼，随后他才惊奇的发现自己居然能站起来了，而且还跑的飞快。

以上三个例子当中，除了第一个中脏器衰竭的女教师外，第二个例子中的母亲以及第三个例子中的残疾人，在之后也都因此住院接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治疗才得以康复，那么女教师为什么会出现脏器衰竭？另外两人又为什么住院？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急性肾上腺素中毒。

他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触发了身体的应激反应，让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其身体机能得到了成倍提高，但代价就是短时间内如此之多的肾上腺素会对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老年人体弱，再加上搬动 2 吨重的卡车的消耗实在过大，所

以脏器在这样的短时间超负荷运作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不可逆损伤，也就是衰竭现象。而后面两位则年轻力壮，在加上情况较轻，便躲过了脏器衰竭，但还是免不了中毒反应，所以要为此接受治疗。

我说了这么多，想要表达的是，这名嫌犯突然发狂，变的力大无穷，肯定与肾上腺素有关，要不然他也不会死于此类中毒，力量突然暴增十几二十倍，可以把手铐挣断也不是不可能，毕竟现实中便存在常态下就能徒手拧断手铐的人，而身中 10 枪仍然可以战斗，一来是 05 式转轮手枪的杀伤力的确比较小，如果携带的是 92 式自动手枪，那肯定就会完全是另外一个结果了，而得益于行动之处刘队长坚持配枪，才到了关键时刻还有枪可用，要不然就估计得靠拳头解决战斗了。二来是法医报告中也明确提到了，这 10 枪除了有 3 枪击中了他的肝脏、胃部以及打穿了大肠是致命伤外，其余的 7 枪都只是穿过了肌肉组织以及损坏了部分相对来说并不关键的软组织，这些伤势都不足以致死，而那 3 处致命枪伤则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没有在短时间内凸显出来，也属于正常情况，如果当时有一枪击中了他的心脏或者是头部，那效果肯定会好得多。

唯一让我想不通的是，一次普通的抓捕为什么可以触发他这么强烈的危机应激反应，实在是太不正常了，我想搞清楚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要比追究此次行动为何‘战损率’这么

高要有意义的多。”我把问题展开了从头讲了一边，众人听罢都频频点头，但李局长还是有点不服气，他琢磨了片刻，说道：

“那也不对，这肾上腺素再厉害也不能让人‘刀枪不入’吧？他被打了怎么不怕疼？挨了这么多枪，就是流血也应该流死了啊？！”

“肾上腺素只要保持在高水平的情况下，那么人体的神经系统肯定是出于亢奋状态的，毕竟兴奋的信号就是通过神经传导给身体各部位的，我这里还有一个国外的例子：在2013年，美国联邦警局对一处在家中涉嫌吸食并贩卖海洛因的贩毒窝点进行打击时遭遇了毒贩的武装反抗，当时毒贩刚刚通过静脉注射向体内注入了高纯度的四号海洛因（注：既纯度达到98%的海洛因，目前现有的海洛因五个号的具体分类以后会有详细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其中一人在被9毫米‘派拉贝鲁姆’手枪弹击中9枪的情况下，仍然开枪与警方对射，另外一人则被击中了足足23枪，虽然倒在了血泊了，但仍然将手中的砍刀掷出去企图伤人，而第三名也是唯一一名被一枪毙命的毒贩是在里屋意图使用自制爆炸物攻击警方时，在数米的超近距离上，被一枚12号霰弹直接击中腹部，12号霰弹里当时装了12颗铅制弹丸，悉数命中，在穿透腹部及大肠之后直接打断了他的腰椎，因为脊柱神经被击断，这才导致他当场便丧失了战斗力，并于不久后死亡。

美国警方对这事也很纳闷，经过事后的检查，得出的结论是：之所以毒贩在遭到如此密集的枪击之后还能反抗，而且显得‘无所畏惧’，其中起到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海洛因在当时重度麻痹了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处于一种癫狂亢奋的状态，虽然海洛因让人兴奋的原理是它自带大量吗啡肽外加刺激大脑分泌超量的多巴胺，这两者肾上腺素是不同物质，但通过亢奋来抵御疼痛，消除疲劳感、恐惧感，增强身体机能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二战期间，德军和日军在穷途末路之际，都尝试过使用毒品来麻痹士兵，好让他们变成只会战斗的‘杀人机器’。

而且亢奋下的人体，受伤后产生血小板的速度也远高于平时，能尽最大的可能阻止伤口流血，这也是一开始他中枪后流血不多的，而在死后血液才从伤口中涌出来，把地面染红了一大片的原因。

以上，都是相关事例，我认为这完全可以解释该嫌犯为什么能在中枪后为什么还能剧烈抵抗抓捕的情况。”我说。

此话说完，整个会议室里沉默了 1 秒多种，随后在刘队长的带头下，一帮人开始鼓掌，甚至连坐在一边的局政委都拍了拍手，李局长一看，自己是彻底没话说了，只好一摆手，说：

“好吧，反正事已至此，那还是麻烦你把你知道的这些事情都一起写在这次抓捕行动的记录里面，好好的解释一下

原因，免得有人看到了再笑话我们无能。”

“这是自然，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一定会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做好记录工作。”我说。

之后政委作为政工干部，又在会上例行性的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官话，这些就没有必要再详述了，会议结束之后，我看这次行动已然结束，虽然关于他为什么会突然进入肾上腺素暴增的状态我暂时也没想出来原因，但这个可以慢慢琢磨，毕竟人已经死了，原因再怎么蹊跷，查起来也记不得。而最令人感到欣慰的还是这嫌犯虽然如此凶悍和危险，打伤了这么多人，其中还不乏重伤者，但没有一人因此而死，这便是不幸中的万幸。

（未完待续）

43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0 23:5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之前在正文中提到的内森.琼斯，数据上他的身高为 2.1 米（另一说 2.11 米），体重 163 公斤，不过这样表达不太直观，所以楼主找来两张他的图片，看看这人的块头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为什么能徒手拧断，挣开手铐的了。

图 1 是他在《霍元甲》中饰演奥比音与霍元甲比武时的剧照。

图 2 是他的标准照之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59130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591304.png{EIMAGE}

43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0 23:5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3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1 12:29

（五）“单身派对”

而记录完成之后，我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在上海待下去的必要了，等成稿写出来，通过保密邮箱发过去就行，从我个人角度而言，能回去还是回去写，毕竟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想出去买个东西都不方便，毕竟不是来旅游，心情不一样。所以在回到五星级招待所之后，我打包装好东西，准备在次日离开上海，返回单位，正在用手机订机票的这会儿，一个电话突然打过来了，从屏幕上一看，还是个上海本地的陌生号码，本以为有可能是广告推销电话，结果接起来一听，居然是朱梦琚打过来的，也是通过这个电话，才彻底改变了我之前对她的印象更让我成为了破获一件“一号大案”的全程参与者，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展开的，且听我从头讲来——她

在电话中说：

“明天下午有时间嘛？”

“呃，我正准备走，打算买明天的飞机票，有什么事吗？”我问。

“你这才来了多久，不在上海玩几天再走岂不是很可惜吗？明天我这边有几张派对邀请卷，要不跟着一起来吧？”朱梦珺说。

“派对？什么派对？”我说，我跟朱梦珺撑死只能说的上是认识，而且还是在 2 天前刚刚认识的，再加上在这期间她大部分时间里都对我不怎么友好，所以我对她能邀请我去参加派对，感到非常意外。

“是‘单身派对’，我感觉我能想到的人里最适合去的就是你，哈哈。”朱梦珺说完还发出一阵银铃似的笑声。

“我晕，你从哪儿看出来我是单身的？”我虽然的确是单身，但对她在并不知情的情况居然用这么肯定的说词感到有点不忿，遂说。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这么婆婆妈妈的？你就说你来不来吧？”朱梦珺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转而如此说。

在此，我脑子里飞速的运转了一下，心说不去的话是不是显得太装了？扪心自问，我这人有时候还是挺闷骚的，所以对这个“单身派对”还真挺感兴趣，不过并不是打谱去认识什么姑娘，而是纯粹出于好奇想去看看，毕竟我还没参加

过这种活动。但要是去的话，还是那个问题，我跟她只是刚刚认识而已，她干嘛要约我去？难道她没别的朋友了吗？

最后，我思量了片刻，抱定“去就去，还能把我吃了不成？”的想法，打定了主意，回复道：

“好吧，那时间地点给我说一下吧。”

“还‘时间地点’，再给你加个‘人物’你是不是还想去写个作文啊？地址在佘山风景区，具体点就是佘山北大型那一片，到地方你就知道了，你不用自己去，明天早上 8 点整，我去你住的招待所接你，别让我等你昂。”朱梦珺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连让我再回复一句的机会都没给，“佘山风景区”，“佘山北大型”，我虽然不是上海人，也没有在上海长期居住与工作的经历，但是这几个字眼我还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地方与陆家嘴滨江区、碧云国际社区（含汤臣高尔夫球场）一起，是整个上海市最富有的三个豪宅区，在这里面的房产，最低不少于 3000 万，过亿的更是比比皆是，每平米售价保底都在 15 万以上，可以说全上海 90%的精英，尤其是商界精英，都分布在这三个区内，另外就是有不少娱乐圈的大牌、名导、投资人也都在这三个地方有房产，而一个单身派对在这种地方开，不用细想，那种一帮“富得流油”的富豪们的奢靡生活画面顿时便跃然眼前，我这人并不仇富，对这种场合也不反感，只是跟那里能出现的人比起来，我连个屌丝都不算，他们随便拉出一个拿出名下的一套房产都够

我在现在个工作上省吃俭用奋斗几辈子还都能未必买得起，所以我去了干什么？增加人头吗？另外，假设这真是一群富人组织的活动，那么按照经验来说，应该是不对外开放的，或者说是严格限制开放名额的才对，朱梦珺是从哪里从来的邀请券？看来这女人的能量不小啊，也难怪，她年纪轻轻能在上海的新闻界当上头牌记者，除了颜值高，业务能力强以外，没点背景那也是不可能的。

想这么多也没用，到地方再说。我捋了捋思路，感觉估计也就这么回事，便洗了个澡睡觉去了。

（未完待续）

43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1 12:57

这一觉睡得不错，手机铃声把我震醒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半，起床经过 20 分钟的“捯饬”（注：这是一个北方方言中常见的口语词汇，一般解释为对外貌的打理），提前下楼在门口等着，果然，在差三分 8 点整的时候，一辆玫红色的“劳斯莱斯-曜影”敞篷豪车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就开到了眼前，驾驶室里一位戴着高档女士墨镜的女人向我招了招手，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朱梦珺。

“上车。”朱梦珺说。

我迈大步拉开车门坐上副驾驶的位置，她一打方向盘，干净利落的掉头使出了招待所正门，其驾驶技术熟练甚至是

凌厉，丝毫没有常见女司机的那种笨拙。

“哎，这种场合我感觉我这种月薪几千块的人不太适合去吧？”我在路上问她。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也比你多不了多少，去看看无非就是消遣一下，你还这么介意收入这件事吗？”朱梦珺说。

“你别扯了，你收入比我多不了多少能开这车？我没记错的话这车的市场售价貌似是600多万，以我的收入，理论上我每月一分钱不花得存60多年才能买得起，你这‘多不了多少’水分可太大了，多个二三五六十倍的是不是也叫‘多不了多少’啊？”我说。

“你还挺会说俏皮话的，不过我可没蒙你，记者的收入你还不知道吗？而这车——我看着顺眼，朋友送的。”朱梦珺虽然戴着大墨镜我看不到她的眼神，但感觉她说这话的时候肯定有点不自然。

“朋友送的？嗬，你这朋友可够大方的，看这架势，你要哪天看上艘游艇或者是飞机什么的，估计也能送你吧？”我说。

“马马虎虎吧。”朱梦珺轻描淡写道，话说到这里。我心里就对她平时的生活状态大概有个轮廓了。

“那你为什么叫我去呢？你在上海扎根这么多年，没有别的朋友吗？比如跟着你的那个摄像师，王珂，你怎么不叫他去呢？”说完了收入问题，我更关心这个。

“我看你挺特别的，所以就想带你去咯。至于王珂，小屁孩儿一个，这种场合不适合他。”朱梦珺说。

“特别？我有什么特别的？”我说。

“比如在隆昌公寓勇斗歹徒，在讨论会上‘噎死’局长。”朱梦珺说。

“就这些？”我说。

“这些还不够吗？勇斗歹徒什么的那是次要的，关键是你‘噎’局长那段真是感觉大快人心，不瞒你说，我追踪报道的刑事案件不在少数，跟他打的交道也不止几十次，这人难对付的很，说话匪气十足，跟他属于有理也讲不清那种，我和他为了这种事吵过几次，但你别看他是个粗人，可特别擅长诡辩，无理搅三分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我跟他吵的那几次里，他每次都是这一套，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开会在场所有人除你之外都知道他有这个毛病，所以跟他对话都挺头疼的，那个特警队的刘队长要不是因为这次案情特殊，实在有点憋不住了，要不平时根本不敢那么跟他说话，这也不是领导不领导的事情，就是跟他说话的感觉太讨厌了，可没想到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一通摆道理，居然把他给‘喷’住了。

你没看见你说完之后这么多人给你鼓掌，包括政委？这都是平时吃过他嘴上亏的人，看你把他说的哑口无言都很解气。

这么说吧，小女子对你甚是佩服呐。”朱梦琚说。

“呃.....我就是就事论事而已，没想到还替你们出气了，可这个与参加单身派对这事，我还是感觉扯不上关系啊？”我说。

“还是能扯上关系的，派对上的那些人，都是商界以及各路的精英，个个牙尖嘴利的，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碰上些个别讨厌的，就不能客气，我叫你去也想让你给我当个帮手，如果有那种人出现，我顶不住了，你得帮忙啊。”朱梦琚说。

“怎么帮？”我说。

“‘喷’他们啊，你口才这么好，一口气说个比演讲稿都长的话中间不带磕绊的，我这种一线报道记者都做不到，话说你不是个文字类记者吗？文笔好是应该的，可怎么嘴巴还这么厉害？”朱梦琚说。

“你这个问题就问的我有点无言以对了，非要让我说个解释的话，那就是我采访的人吧，经历都比较特殊，所以跟他们交流多了就练出来了。”我说。

“好了好了，知道你这内参记者比我们这些一般记者厉害，行了吧？”朱梦琚说。

“哎哎哎，你先别岔开话题，我刚才就想说呢，什么叫我去‘喷’他啊？这个‘喷’字出现了两次，难道在你眼里我是个‘喷子’吗？这个太侮辱人了。”我说。

“就说你这人婆婆妈妈的，事儿真多，不是喷，是‘三寸不烂舌，胜抵百万师’，这下满意了吧？”朱梦珺说。

“行，这次算你形容的比较到位。”我说。

我俩一路上就这样有一搭无一搭的聊着，车子就进入到了目的地——佘北大居别墅区，端庄大气外加豪华的大门映入眼帘，比顶级酒店服务生更加上档次的物业人员笑容可掬，通过对身份的确认后，对车子放行，随后进入之后一路上都有人进行指引，很明显，这不是常态，而是的确有活动。

最后朱梦珺在引导下将车子停在了一片当做临时停车场的草皮上，原本她这辆“劳斯莱斯-曜影”敞篷车在路上行驶时显得番外显眼，但到了这里就完全被“淹没”了，因为在它的四面八方全都是豪车，我打眼一看，只要是我能认出来的车型，就没有低于500万的，看来朱梦珺的车在这里估计也就是刚刚入门的级别。

（未完待续）

435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1 13:15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朱梦珺下车说。

“你干嘛去？我人生地不熟的，你要‘跑’了，我找谁去啊？”我说。

“你别没事卖萌行不行？我就去换一下衣服，参加个派对穿这身可不行，外加再补个妆，分分钟就回来。”朱梦珺

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在原地等着，好家伙，她说分分钟回来，实际上足足弄了差两分钟一个小时，不过说来也对，像她这种精致女人，换衣服再加上补妆，分分钟就完成也的确不现实。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实在无聊，便以车子为中心在附近转了转，发现这里十分巨大，分为多个分场，距离临时停车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工湖，湖岸上搭建有一座类似露天 T 台的建筑物，我看到时已经搭建完成，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那里进行细节修整，它周围用 16 根钢丝通过销子固定在地面上，然后就是大量的灯光、音响等设备，看样子白天这里只是个喝喝酒聊聊天的场所，到了晚上才是很正的高潮。

除此之外，围着人工湖一圈，搭起了大量的展览棚，我凑到跟前一看，棚下的站台上摆满了奢侈品，各种品牌琳琅满目，爱马仕、杰尼亚、香奈儿、、凯恩莱博、路易威登等时尚大牌应有尽有，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展示时尚品牌的展区，其它分区类似私人飞机、超跑等大型奢侈品更是数不胜数，唯一缺少的就是游艇，因为眼下这块地皮不靠水，唯一的这座人工湖虽然面积相对人工湖来说不小，但对于豪华游艇来说就实在是不够“看”了。

大件儿先不说，就说眼前的这些鞋子、包包，我转了一

圈看到最便宜的一个，售价也在4+万，而动辄十几几十万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高档区的东西随便一件基本就是我一年甚至N年的收入。

我一边看一边想起了在隆昌公寓见到的破败情景，上卫生间都要轮流上，做饭还要到楼下的空场去做，不禁心生感慨：贫富差距就是这样，明明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人，财富的多寡却让他们犹如在两个世界，越是诸如香港、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越不能免俗，富人们灯红酒绿穷奢极欲，穷人们挣扎在温饱线上疲惫不堪，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员，亦不能免俗。

“哎！叫你别乱跑，怎么到这里来了？害得我找了你半天。”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我扭头一看，正是朱梦珺，打眼一瞧，心说嚯！果然是个美女，在精致妆容的映衬下，她穿了一身高开叉的正紫色紧身礼服，身材玲珑凹凸，面容白皙姣好，如果一个女人的颜值满分是10分的话，我给她打8.5分，压过我一路走来看到的绝大多数女性，甚至是所有。

可以这么说，她是我在认识尤琦之前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相比她的8.5分，尤琦则可以是无限接近满分的存在，她的“硬件”水平比尤琦主要差在身高，我目测如果不穿这双10分的细高跟，她的净身高估计也就在1.63米左右，而尤琦则不小于1.7米，不过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

尤琦那种让人有点望而生畏的女王气场，是朱梦珺无论如何都无法比拟的。

不过话说回来，朱梦珺也有她自己的优势，若非要与尤琦在外在方面分个高下的话，她能赢在女人味上，而尤琦则是那种近乎于“压倒一切”的气场。

“怎么样？还不错吧？”朱梦珺在我面前转了个圈，如此说。

“嗯——虽不能倾国，但也能倾城。”我点点头拉着长音应了一声后说。

“嗬，你要求还挺高，你眼里什么样的才能倾国？”朱梦珺说。

“这个暂时还么碰到，不好说。”我说，朱梦珺则嘟了一下嘴表示“不满”。

在之后这一整个白天里，我就是跟着她四处转悠，她跟这里面的那些富商巨贾、公子哥们非常熟络，几乎每个人见了面都能搭上两句话，我就在旁边听着，其中一个看年龄在50岁往上的大叔，一身左嘿黑右白双色相间的“阴阳”西装，穿着九分裤和尖头皮鞋外加刚刚到脚踝的船袜，右手夹着一根大雪茄，十根手指上除了两边的小拇指以外，其余的全都带着五颜六色的戒指，而他一头银白色的头发再配上这身装扮，显得邪气森森的，他见到朱梦珺后双眼就是一亮，凑到跟前还没开口说话就先一把搂住朱梦珺的纤腰，然后说：

“哎呦，小珺你也来啦，几天不见又漂亮了呦。”说这话那脸越贴越近，朱梦珺一笑，一边有意无意的躲闪一边说：

“哪有几天？你昨天不还刚见到我？行了行了，你先忙去吧，一会儿再找你聊。”说完推开大叔搂着自己的“咸猪手”，快步走开，同时还扭头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跟上，我小跑两步追上她，问：

“这人谁啊？”

“我的一个赞助商，讨厌的很。”朱梦珺说。

“赞助商？赞助什么？当记者还需要赞助？咱俩作为广义上的同行，我怎么还没听说有这事？再说了，你既然讨厌他，你还要他的赞助干什么？”我说。

“我除了当记者以外还有一点自己的副业，我喜欢服装设计，自己开了家工作室，主要面向年收入在100-300万以上的高端人群，目前是自己给自己当代言人，他是主要投资方之一，现在干的还不错他的资金起了有很大的帮助。

我要是不要他的赞助，那每年几百万的广告费，你给我出啊？说实话，跟这种人相处最累，一边得防着他不能让他真占了自己的便宜，另一面还得时不常的给他点甜头，好让他心甘情愿的为自己付出。”朱梦珺说。

此话一出，她在我心里的形象算是彻底颠覆了，之前刚刚接触那会儿，只是以为她是个姿色颇高，个人能力很强的女强人，现在来看，我想的还是太简单了，一种发自肺腑觉

的自己还是“太年轻”的感慨油然而生。

“看出来了，他看到你之后那眼神都发‘绿光’。”我说。

“那是，惦记我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然他能支持我的工作室这么大方？”朱梦琚说。

“你这.....属不属于‘养备胎’啊？”我说。

“备胎还是得有的，如果一个漂亮女人连个把备胎都没有，那就太失败了。”朱梦琚说。

她这话一说，我有点气不打一处来，但一想，算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商业社会本来就是物欲横流，我除了自己以外，谁都管不了，又何必生这闲气呢。

（未完待续）

436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1 13:31

今天更新的内容虽然还没有涉及到案子本身，但楼主还是恳请各位看官耐心一点看下去，也许整个事件的走向与你们想象的不一样，谢谢支持

43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2 02:40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要更的两张图都是车，只是反差比较大：

图 1 是前几次就想更但忘了更的凤凰牌“单杠-大梁”自行车，当时隆昌公寓那名猥亵惯犯就是用这车当武器，老

式自行车的框架都是用纯钢制成的，重量相当大，真抡起来了打在身上那不是闹着外的，当然了，图中的自行车是新车，但猥亵惯犯使用的那辆则要陈旧的多，磨损很严重，具体的样子各位看官可以通过在这张图上“做旧”来“脑补”一下。

图 2 便是正文中提到的朱梦琚的座驾——“劳斯莱斯-曜影”，颜色也比较接近，只是楼主说的那辆要再深一点就差不多了。

这两辆车放到一起，就好像隆昌公寓与佘山别墅区放在一起一样，巨大的反差代表了同一个世界上天壤之别的生活。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63748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637491.png{EIMAGE}

43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2 02:4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39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2 12:36

（六）糜烂与血腥

白天的时光除了跟她在一起东摇西逛跟各色精英寒暄打招呼以外，就是喝喝酒，吃点高级糕点，而我不喝酒，所

以换成了绿茶，还有诸如400多元一瓶的ADD运动饮料以及700多元一瓶的MIX饮料，这些饮料一瓶不过几百毫升的量，但配上这个价格，每喝一口我都感觉‘肉疼’。

而在那些与朱梦琚打招呼的精英里，除了那个身穿“阴阳西服”的猥琐大叔以外，其中还有很多不乏对她进行语言撩骚的，可对于这些人来说，语言上的“攻势”却只是最“初级”的行为，我开始本以为那个猥琐大叔语言再加上点小动作就已经是最过分的了，没想到还有更过分的，比如其中一个看样子比我大不了太多，估计在35岁左右的男子，油头粉面，见了朱梦琚先伸手在她的翘臀上使劲儿捏了一把，而他身边的女伴则像没看见一样，朱梦琚更只是拍开那人的手回了一句“讨厌”，我在旁边看的直皱眉，但还是那句话：这关我屁事，反正是她自己愿意的。

而中间反反复复都是类似的情况，我最后都看的习惯了，时间一晃，红轮开始西坠，湖边早已布置好的秀台以及各种设备开始进入运作状态，灯光开启，在人为的操作下，灯光跟着阳光的变化而变化，阳光越弱，灯光越强，直至天完全黑下来，照明全部依靠灯光，随后秀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位支持人，说是支持人，实际上一看就是喜欢出风头，来参加派对的富豪之一，他穿的花里胡哨，拿着话筒对下面喊道：

“一年一度的‘选妃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没进入

状态的抓紧硬起来，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今天晚上，要打十个！”

这话喊完之后，下面随即传来男人们此起彼伏的流氓哨声以及起哄的声音，而女人们则或掩口，或大鸣大放的放肆笑着，听话听音，我怎么感觉他说这话外加眼下的气氛这么不对劲呢？想着便转头问也在笑的“满面春光”的朱梦珺：

“你不是说这是‘单身派对’吗？怎么这人说什么‘选妃派对’？什么意思？还有，刚才我就想问你来着，单身派对不应该是一帮单身男女的交际活动吗？搞这么多奢侈品来干什么？那些包，那些鞋，看平面展示图上还有飞机，难道上流社会的‘单身派对’还需要这些东西来充门面吗？”

“看到那些女孩子了吗？”朱梦珺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指着那个‘秀台’的一边，排成一路长队，看样子起码有 50 多人的一群姑娘，看到之后我点点头说：

“看到了，怎么了？”

“那些姑娘只是一小部分，也就是第一批，等会儿她们会到这个‘秀台’上一一展示自己，下面的土豪们看中了哪一个就把哪一个接下来，如果有两个或者是多个土豪看中了同一个姑娘，那么就看谁出的价码高了，就跟拍卖一样，让然了，如果两人商量好了可以‘共用’也不是不可以。你不是问这些奢侈品是干什么用的吗？就是给这些姑娘们准备的，只要被土豪选中了，包包，鞋子，女装，腕表一类的小

件儿物品随便挑，每种可以拿 10 件以上，如果把土豪陪好了，那送豪车，甚至是送飞机也不是不可能的。

豪车、飞机这些大件儿不说，就说那些小玩意儿，哪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能‘拿下’一个‘空降嫩模’，对付这些小姑娘，太绰绰有余了。”朱梦珺说。

“什么？！这样还叫‘单身派对’？这不就是在明目张胆的拉皮条吗？这简直就是上海版的‘海天盛筵’啊!”我听到此处不禁震惊不已，遂惊呼道。

“啧啧啧，这跟‘海天盛筵’可不一样，‘海天盛筵’里的那些女人，都是些外围女，绿茶婊还有想外强中干想赚外快装纯的咖啡婊什么的，而那些挂职的嫩模，本质上就是一些‘高级鸡’，但这里的这群姑娘并不是，这些姑娘很多都还是在校学生，最小的只有高二的年纪，相比‘身经百战’的嫩模，她们都‘纯’的很，这也是这个系列的活动举办的目的，你关顾一下四周，能站在这里的男人，哪一个不是成功人士？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这种男人会缺女人吗？只是那些浓妆艳抹，风骚入骨的女人已经玩腻了，想换换口味，玩玩纯情的小姑娘，这么说吧，凡是来的，基本都是抱着这个目的，你们男人，除了 G，又有哪个不好色？”朱梦珺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面前左右晃了晃，随后说。

“明白了，这个活动的本质就是找了一帮爱慕虚荣但同时还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到这里来供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

挑选玩玩的，对吧？

还有，你别告诉我，他们选完了人就直接在这里‘下手’？”我说。

“嗯——你要想理解的这么直白的话，也可以，你看这周围风景秀丽，那一个个小姑娘出身都很普通，这草皮比她们家的床都要干净，又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再喝点酒，是个‘野战’的绝佳场所啊，不在这里在哪里？最多再过一个小时吧，这里就要上演一场‘大战’咯。

看你那紧绷绷的脸，是不是气坏了？做记者还这么有正义感，你不得被气死？”朱梦琚看着我有点“发黑”的脸不以为然的笑道。

（未完待续）

44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2 13:02

“唉，我有没有正义感我自己摸着良心不感觉愧疚就行了，不过这地方的确不适合我呆，我这就走。”我说，说罢心里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但越呆在这里就越难受，所以便转身往门口方向走去。

一边走一边心里想着，现在的这些小姑娘，真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那一点点虚荣什么都能出卖，她们知不知道今天晚上来到这里要以自己身体为代价？要面对的是一帮淫棍级别的变态？未来她们的男朋友乃至是老公如果知道了她

们参加过这种活动会怎么想？这从伦理意义上来讲，简直比卖肾买手机的那个脑残还要令人气愤和惋惜——算了，文明的多元化本身就是这样，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两大力量，第一是战争，第二便是性欲，如果这仅仅是一次单纯的钱色交易，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主观情绪，但这种上升到集体，且针对性非常强的活动，还是让我极其反感，想起2013年的“海天盛筵”结束后现场仅使用过的避孕套就有60多万个，那一夜现场有多么的淫乱可想而知，就像朱梦珺说的那样，参加“海天盛筵”的都是些明码标价的嫩模，她们在这一行里早已身经百战，那一张张整容痕迹明显，使用高档化妆品涂抹了不知道多少层的脸上写满了铜臭味，可再看看身后这些女孩儿，绝大多数的脸庞上散发着的是稚嫩，这个年纪的她们应该是在青涩中开启一段属于青春的美好恋情，可现在却要为了几种所谓的奢侈品来把自己的身子交给这些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中年变态蹂躏。

妈的，想想还是来气，但我位卑言轻，只是一名月薪几千块的小记者，面对这里的人群，我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好像眼睁睁的要目睹一次肮脏在面前“绽放”却又无能力为，这里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比我有钱有势，我若在这里“充大头”，后果恐怕不会乐观，惹不起但我躲得起，不能阻止但可以不与其同流合污，起码眼不见心不烦。

想到这里，我加快脚步想尽快离开这个不久之后就会变

成一幅“活春宫”的地方。

不过我实际上并没有走出去多远，最多距离我刚才所站的位置只有不到 10 米处就感觉胳膊一紧，扭脸一看，是朱梦琚抓住了我的衣服，她猛的一拽迫使我停下脚步，随后说：

“你上哪儿去？”

“我不是说了吗？走啊！这里一会儿要发生的事，我就是看看那也消受不起。”我说。

“就这点‘本事’？那些小姑娘什么都不会，你就是参与进去了，也会发现跟她们玩没什么意思。”朱梦琚说。

“我得回去整理采访笔记了，这事儿咱有时间再聊行吗？”我有点不耐烦的说。

“你这个人还真是块木头，你走之前，我先问你点事，你回答的让我满意了我就让你走。”朱梦琚说。

“你想问什么？”我皱着眉头说。

“你是不是内参记者？”朱梦琚说，我顿感奇怪，这跟我是不是内参记者有“一毛钱”的关系吗？而且我是不是她早就知道了啊，现在问这个干什么？在这种明知故问的情况下，我本能的愣了片刻后说：

“是啊，怎么了？”

“那你就肯定知道或者说掌握很多其它新闻界不知道的东西咯？”朱梦琚说。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干这一行养成的保密意识还是

很强的，别人想从我嘴里套话，我基本都能在第一时间感觉出来，所以朱梦珺这么一问，我当即便提高了警惕，严肃起来反问她。

“看把你紧张的，我现在找了个合作伙伴，做了一档节目，暂定名字叫《怪传》，是一个以有现实原型为主打内容的猎奇类节目，其中包括灵异、凶杀、悬疑等等内容，目前已经出了三期节目，收视率很不错，一集 40 分钟，转播权卖到国外去每集不低于 120 万美元，有人看到了这个商机，给这个节目投资了一大笔钱，要用采访与伪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现场还原’，目前不论是资金还是人脉，都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可以调用现在最好最先进的电影特效技术，将以假乱真的影像通过视频展现在观众面前。

只是.....”朱梦珺说到这里欲言又止，其实她话到此处我就是用脚指头想也已经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但还为了进一步的确认，便继续发问：

“只是什么？”

“只是你也知道，这种题材在港澳台、东南亚，乃至在欧美地区，包括俄罗斯在内，都有同类型的节目，只是他们做的没我们这么大，但是这毕竟不是电影，特效再好也只是辅助，最关键的还是要有好的故事，可现在适合拍的素材早都已经被这些竞争对手们挖掘殆尽了，而我的节目想要拔得头筹，想要继续火下去，就必须要有好的，丰富的，且能让

人眼前一亮的新素材，这样才能让他们模仿我而超越不了我。

而不瞒你说，在你来之前，我就了解过你，你采访过的人，以及撰写的报道，第一次见面跟你说那些话不过是想试试你罢了，而你的报道当中，大多与不可公开的灵异、超自然现象有关，所以呢，我想出点你感觉可以的价格，把你已经写过的所有采访稿都买过来，然后咱们之间还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你有什么新的素材都可以拿到我这里来，然后我可以论字给你报酬，多了不敢说，你只要保证每年向我提供 10 篇有价值的长篇纪实，那么让你年入这个数是轻轻松松的事情。”朱梦珺说，她说着就抬手伸出了 5 根手指，并做了一个“百万”的口型，结合手指上的数字，她的“这个数”意思就是“500 万”。

果然，与我猜的基本一样，而她这次约我来肯定也是为了这个，我说怎么莫名其妙的非要带我来参加什么“单身派对”呢，没跑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哼，朱小姐，你既然知道我写的东西基本都是不能公开的涉密内容，那你还想买走并让我给你‘长期供货’，这不是很矛盾吗？你以为我们的保密纪律是编出来好玩儿的吗？”我等她说完之后想罢这些便冷哼了一声，遂如此回道。

“我这个节目的内容尺度非常大，在国内的审核制度下是肯定播出不了的，主要面对的时常还是港澳台以及海外，

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在内容中有人发现你稿件里的影子，更何况，我们还会对你的原稿件进行改编，不可能原原本本的就这么拍出来往外播，到时候认出来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另外，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有自己的价格的，就像那些小姑娘，也许在她们的眼里，她们的贞操也就值一个爱马仕的手提袋，或者是一瓶香奈儿的香水，而你的素材是好东西，当然就得有更高的价格，所谓能抵得住诱惑，不过是价码不够高而已，你们的保密纪律值几个钱？我再多加一元怎么样？

还有啊，看在你在隆昌公寓拼命帮我的份儿上，除了出钱作为报酬以外，只要你想要，我还可以给你点别的。”朱梦珺最后这话说的就非常具有暗示性了，她喝了点酒，把嘴巴贴到距离我不到 10 厘米的位置上说着话，一股浓郁的高档香水气息与酒精的气息混合在一起钻入我的鼻孔，这再配上四周暧昧至极的灯光，打在她娇美的面庞上更让她显得分外妖娆，话到最后，她还伸手揽住了我的脖子，前倾身体把她那罩杯起码在 D 水平的傲人双峰顶在我的身上，并用一种迷离的眼神盯着我。

扪心自问，要说那时那刻的我一点反应都没有，那绝对是胡说八道，我怎么说也是个正常的大老爷们，没有柳下惠那种坐怀不乱的本事，所以在面对这种如此主动，特别是姿色又达到超一流水准的美女时，心中的躁动是很难凭借意志

力彻底安抚下去的，我前面也说过，朱梦珺不论其他，在姿色上是我见过的，在认识尤琦以前最高的女人，称得上是个大美女，而且也很明显，她在这些富商巨贾成帮算的男人堆里混久了，对于怎么撩拨男人早已练到了如火纯青的地步，我在她眼里，也许只是一个难度极低的猎物。

看我呼吸加速，半天没说话，朱梦珺轻轻一笑，一口喝干了酒杯里的香槟，转身将空杯放到了身旁路过的一个服务生手中的托盘里，然后两只手都勾在了我的脖子上，右手轻轻撩弄着我的头发，接着说：

“怎么？还害羞了？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对我不怀好意的老男人有的是，可我就是让他们看着眼馋却弄不到手，而我现在想把这个机会给你，你要么？就在这里，我保证就这一次，就能让你永远都离不开我。

他们去玩他们的小姑娘，我们玩我们的，怎么样？”

（未完待续）

440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2 13:14

面对这个尤物的“强大攻势”，如果当时时间在延长几分钟，我的“防线”可能就真的被她给“摧枯拉朽”的突破了，不过恰在此时，我耳边传来一阵“噔噔噔噔”的声音，那是一种好像有人再用力拨弄绷紧的钢丝的声音，这个声音极其突兀，把我从朱梦珺带来的迷醉之中瞬间就拉了回来，

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是那个秀台发的声音，它的具体结构从整个外貌上来讲，因为要满足横向并排站开50人的要求，所以首先就是其尺寸非常大，正面投影的宽度少说也有60米，而纵深尺寸则在30米上下，是一个横置的长方形，在长方形的四周有露天舞台常用的金属管结构在四个角度上互相结合并与其连接在一起保持整个秀台的稳定，而由于地面是草地，所以就必须再有其它方法固定住金属管结构，那就是这16股钢索，前后左右4个方向各有四条，每条粗细都在三指以上，斜着将钢管结构下放的基座与地面相连，这样既能保证正面的钢索不会阻碍到观看者的视线，同时也能保证整个台子稳定性。

由于距离并不算远，这声音传来之后我突然有种想去一探究竟的冲动，因为那个“噔噔噔噔”的声音就好像是有人拨动我的神经，一种与在隆昌公寓相似的强烈预感再次涌上心头，这一系列的想法迅速压过了因朱梦琚撩拨而勾起的欲火，见我看着那边双眼出身，朱梦琚一脸莫名其妙的对我说：

“你怎么了？看什么呢？”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看看!”我简单回答了一句之后甩开她还搂着我的手，小跑起来就向秀台跑去，等距离跑到还有不足两三米，一切都近在咫尺的时候，我终于通过眼前的画面确定了声音的来源——除了前后左右一共16股钢索以外，在钢管结构的上方，也有一排排钢索，这些钢索横着

紧绷在两边的钢管结构之间，同样也是有 4 股，它们的作用是用于固定钢管结构上大量的顶置灯光与音响设备，总数与地面钢索一样，也是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各有 4 股共 16 股，而发出声音的就是秀台正面的顶置钢索，我抬头仔细看去，因为高度不高，照明也非常好，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这 4 股钢索里，其最靠下的 1 股，它外侧钢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根根迅速抽离，眼看着就已经断的还剩下不到五分之一，看样子随时都会彻底断开，要知道绷紧的钢丝绳突然断裂，其两头拉扯的力道就会被它以甩出去的方式释放出来，而甩出去可能覆盖的范围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再加上其力道巨大，所以这个过程将极其危险，一旦被胡乱飞舞的断裂钢索打中，根据抽击时具体力道的相对大小，轻则可皮开肉绽，重则便是骨断筋折，再严重些就像一些恐怖电影里演的那样——被高速运动而来的钢索抽/切开身体也不是不可能。

看它绷紧的这个程度，如果突然断了，那威力肯定不可小觑。

而马上要断的这股钢索长度横跨整个秀台正面，也就是有 60 多米长，以这个长度抽击下来，在它的覆盖范围内，不论是站着还是趴着，都有几率被击中，只是站着的几率更高一点。

我正在盯着钢索琢磨这些事情，身后传来的阵阵呼哨声提醒了我，那些在台下准备好的姑娘们要上来了，这会儿朱

梦珺再次追了过来，她说：

“你发什么神经啊？”

她话还没说完，又一下明显的“噔”声传了过来，这一会儿的功夫，那股钢索已经断到最后了，仅剩的几根钢丝虽然还在“苦苦支撑”，但不断被拉长的现象表明这它们被彻底绷断就是未来片刻之内要发生的事情，我本能的伸出左手一把拍在了朱梦珺的后背上，并大喊道：

“趴下!”

随后我在自己卧倒的同时，强行用外力把她也摁倒在地，心想即便趴着也能有被打倒的几率，那总比站着强，可我俩倒地之后过了 3 秒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旁边还有一个公子哥模样的人笑着对我说：

“怎么？这就忍不住了？准备先在这里‘来一发’？”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不想给我素材也不用装‘抽风’啊!”朱梦珺没好气的说，显然是她感觉我是因为不想给她我写的那些内参稿件而“装傻充愣”，再加上我突如其来的一拍估计打疼她了，而且剧烈的动作还把她精心打理过的长发弄的一团糟，所以她才这么生气。

随后她在话罢之余就想站起来，但就在她身子刚一动，身后便有一传来一个“嘣——”的闷响，与“噔噔噔”的钢丝断裂响声不同，那是一整股钢丝绳彻底断开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恶风不善，一道银色的迅影斜着贴着朱梦珺的后

脑就扫了出去，随即我眼睁睁的看着那道银影如打在了刚才奚落我的公子哥身上。

高度打的很尴尬，不高不低正好横向击中裆部。

“啊!!!”公子哥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西装裤当场被打烂，被击中的位置一大股鲜血流了出来，其中还有一些如小拇指甲盖大小的碎物，两条大腿上部也被打的血肉模糊，看这个伤情，我即便不是医生，但我也能看的出来这人即便治好，也得“废”了。

而如此巨大的力量断然不是一个人被击中后就可以化解掉的，继续向前飞舞，又把靠前几个端着托盘送酒水的服务生给打翻在地之后这才缓缓的停了下来。

原本已经进入亢奋状态的富豪们被这边伤者的惨叫声所吸引，纷纷停止了嬉闹，用一种“不明真相”的眼光看向这里。

（未完待续）

44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3 02:4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想更的图还没弄好，所以就找来两张饮料的图先凑合一下，不是楼主非要为了每天都更图在这里滥竽充数，主要是楼主想把一些用文字无法太直观表达出来的东西尽量用图片表达出来。

图 1 是售价 400 多元一瓶的 ADD 运动饮料。

图 2 是售价 700 多元一瓶的 MIS 饮料。

这两种都是饮料界中的著名奢侈品。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68478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684782.png{EIMAGE}

443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3 02:5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4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3 12:27

我迅速的站起身，“噔噔噔噔”的钢丝绷断声还在继续传来，抬头再次凝神看去，就看到剩余的那 3 股钢索也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刚才只是第一股，现在看这 3 股估计也要断，想到这里，我就想扯着嗓子大喊，让面前的这些人赶紧后退，离开这钢索断裂后可以覆盖的位置，但已经来不及了。

“嘣—嘣—嘣”连续挨在一起的三声整股钢索绷断的声音相继传来，速度比第一股快得多，也密集的多，然后它们就犹如三条飞天银蛇一样顺着不同的轨迹或横或竖的先后抽打出去，被它们打中是个什么结果，前面公子哥的下场就

是已经是最好的“现身说法”，这杀伤力不亚于三条钢鞭的“夺命杀器”从各个角度覆盖了面前这几十名富豪。

一阵“啪啪啪啪”的响动过后，面前瞬间便是血流满地，这些人凡是站在最前排的，全部中招，没有一个例外，而且几乎都是被打中了裆部，只有一个最右侧的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个子非常高，钢索的索头横着扫过来时打中了他的胯骨，而不是裆部，但即便如此，也在他的胯骨被击中一侧留下了一道深度以厘米为单位的“血槽”，而且虽然我没有仔细检查，但就凭这个钢索的“威力”，他的胯骨也肯定会出现骨裂甚至是骨折的损伤。

此时的前排已经没有一人站立，无一幸免的都满脸痛苦横七竖八躺在地上左右翻滚。

这场荒谬的“选妃派对”上这帮富豪因为兴奋而大呼小叫，以及夸张的肢体动作——在这一瞬间就被鲜血与哀嚎所代替。

不过这还远没有结束，因为这断的只是秀台正前方的 4 股钢索，而接下来右边的那 4 股根本没给在场任何人以喘息的机会，紧随其后也按照从前往后的顺序，迅速挨个绷断。

这次被高速扫过而抽击受伤的是秀台右侧准备上台还没有上台的那群姑娘，因为有整个秀台斜在（相对于我来说是斜着的）眼前阻挡视线，所以我看不清楚具体情况，只听得仍然是一阵惨叫，只不过声音从刚才的男声变成了女声。

因为现场混乱且事态不明朗，我即便听见惨叫连连，也不敢贸然行动，一直等到绷断的钢丝全部将动能释放完毕跌落在地之后，我这才试探着站起身，先对朱梦珺说：

“你赶快离开这里，跑得越远越好!”

“那你呢？”朱梦珺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知所措，遂问我。

“我去看看那边的情况，你快点走!”我说完就推了她一把，随后转身向着秀台的右侧跑去，距离不远，绕过秀台就到了，而映入眼帘的一幕同样是相当血腥的——

刚才拿肆意飞舞的 4 股钢索把排成 4 排准备依次登场的姑娘们几乎全部打倒在地，在我能看到的范围里，除了左下角的最后一人貌似没事以外，其余的纷纷倒地，而那名貌似没事的也因为这骇人的场景被惊吓的放声大哭，至于地上的人，我打眼一看，受伤的部位基本都集中在胸部，有个别身高较矮的被打中了锁骨位置，还有个别身高较高的被打中了上腹部，不过相对算是个好消息的是，她们的伤情比那些富豪要轻不少，好像是右侧的钢索比正前方的力道小了很多。

结合之前左侧被击中的那些富豪，我脑子里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了什么，不过仅仅是一个构思，还没有清晰的细节，正要顺着这个构思往下想的时候，我所站的秀台正下方再一次传来一阵那种让人听后浑身发毛的“噔噔噔噔”的单根钢丝绷断的声音，而且其密集程度已经快要“连成一片”，勉

强还能听出单个声音之间的空挡，这种声音仿佛在说明我脚下有一股很粗很粗的钢索正在迅速解体，一股极其危险的预感涌上心头，这次我捡起地上的之前那名上台起哄者扔下的话筒，对着下面痛苦不已的伤者以及还处于“懵逼”状态的其他人大喊起来：

“快闪开！向后退！后面的人把前面的拖——”最后一个“走”字还没出口，我便感觉脚下一震，这秀台的台下中心，由左向右极速闪出一条迅影，紧接着便以“挡路者死”的势头把靠前者挨个打了个正着，凡是被击中者，无不整个人被打的腾空而起，然后再重重的摔落在地，从这东西甩出来的高度以及他们手捂伤口的位置来判断，他们都是被击中了小腿位置。

这条迅影的长度几乎覆盖了面前人群的一半，攻击区域呈一个扇形，换句话说，一共 6 排富豪，最少有前 3 排都在覆盖范围之内，最先被击中的最惨，因为那时候的力道最大，我见一穿穿休闲装的男子两条小腿都被击中后打成了“L”形，稍好一点的最右侧者，但也是皮肉外翻，血流不止。

（未完待续）

44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3 12:40

（七）奇怪的机器

等迅影消耗完了动能停下，方能看清这已经不在前面所

说的普通钢索范畴之内了，而是类似于桥梁或者是各大著名旅游名山上所使用的“重型钢缆”，直径足有常见成年女人的小臂粗细，而其末端上沾满了鲜血让它在静止状态下看上去都让人感到一阵阵的触目惊心。

被前 4 股钢索击中的是最前面的这些人，被秀台下的巨大钢缆击中的还是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有多惨就不用我多说了——最严重的，裆部被打了个稀烂，双腿俱断，如此伤势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那么将性命不保。

我平生也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反应了半天才拿着话筒喊：

“赶紧打 120！还有快点报警！”

原本这种隐匿性很强的富豪聚会是非常抵触警方出现的，可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也没有办法，现场拨打 120、110 的不止一个，再加上所在地又是全上海最著名的富人区之一，所以不管是医疗还是警力，效率都很高，来的特别快，几乎是 5 分钟之内就赶到现场了。

在一通嘈杂之中我先是钻到了秀台的下面，这是一个只有蒙布与硬质隔板覆盖的中空结构，现在正面的蒙布也被钢索打烂了，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赋予了这条钢缆如此之大的力道，待我钻下来之后，就看到一台正在向外升腾者白色气体的长方形机器，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功能向上一照，方能看清该机器尺寸非常巨大，差一点就占满了秀台

下面的整个空间，除了前后左右各有一点空余外，其余部分几乎就是贴着的，结合这秀台的尺寸，可以想见它的轮廓之巨是个什么概念，而除了体积大以外，它的结构甚为复杂，不过从细节来看，做工却十分粗糙，好像是只经过了初加工或者是加工条件有限，要不然就是在很赶时间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零件外露不说，很多零件的外表，还有大量在制造时留下的加工痕迹，给人一种十分劣质的感觉。而钢缆的一头就链接在这台机器的右边，看断口，在没有断裂之前，其应该是横着与左边那头连接在一起的。

再往上看，机器的上半部分还有很多滑轮，滑轮一直延伸到秀台底部的后方，顺着爬出去可以发现这些滑轮与秀台背四个角上金属管结构的上正前方和右侧各 4 股共 8 股钢索在它们断裂之前应该是由某种配属关系的，特别是在背景墙金属框的两个角上，也各自安装有一个小滑轮。

看完这些，我再次爬回秀台下面，拿着手机往机器的下放努力去照，努力去看，就看到这机器实际上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露出地表，而是被人为的挖了一个同样十分巨大的坑埋给在了地下，在机器地上与地下相交部分的缝隙处，也有机器本身上那种好像是运转过载过热后产生的白色气体飘徐徐飘出。

我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把眼下看到的所有相关细节开始进行初步的串联，最后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预谋的袭击！

（未完待续）

44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3 13:07

不过这只是一个初步结论，我还要找到更多的细节才能证实我的这个推断，随后我钻出秀台，四处找了半天才找到仍然惊魂未定的朱梦琚，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看她毫发未损，只是被惊吓过度有些狼狈，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在她身旁蹲下身说：

“你这下做节目可有素材了。”

“呜呜呜呜呜——”朱梦琚双手抱头哭了起来，我知道这是人在极度惊恐后的一种生理反应或者说是情绪释放，一直看着她哭了 3 分多钟，哭的差不多了，她这才挂着满脸的泪痕说：

“怎么会出这种事，我是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以后还让我怎么在这个圈子里混.....”

我一听她还是主办方之一，知道这女人肚子里不知道还有多少话没给我实说，再加上这个活动的主旨本身就不是什么‘好鸟’，所以不禁又有点来气，心说搞成这个样子，就两个字：活该！但看她都这么可怜了，也不好发作，便酝酿了一下之前的构思，说：

“你也不用太难过，责任不在你们这些主办方身上。”

“这么大的意外事故，不在我们身上在谁身上啊，呜呜呜.....”被我这么一说，朱梦珺估计以为我只是在单纯的安慰她，所以双手掩面又哭了起来，而我则说：

“你先别哭，仔细听我说，这事没表面看着这么简单，里面有很多蹊跷的地方，我估计这应该是有人蓄意制造的袭击事件，很明显，要么是你们这个‘选妃派对’让某个或者是某些人代表的势力看不下去了，要么就是得罪什么能量很大的仇家。”

“啊？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凭据吗？”朱梦珺闻听此言精神就是一振，突然停止了哭泣，然后抬起脸来郑重其事的问我。

“这个我现在也在琢磨，细节比较复杂，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既然是主办方之一，那关于场地的情况你应该比较清楚吧？或者说有能找来主管这事的人吗？”我说。

“嗯，这个可以，活动总主管叫吕用，你想问什么关于这里的事情，他都知道。”朱梦珺说。

“那好，你现在带我去找他，我有一个很要紧的问题要问他。”我说。

在“人喊马嘶”的嘈杂人群中怎么一波三折的找到这位叫吕用的总主管的这个过程就不说了，在见到他之后，这人已经已经忙的满头大汗，朱梦珺说：

“小吕，这位是我朋友，他想问你点事，你照实说。”

“啊，是朱小姐啊，有什么要问的？”吕用一边用手上戴着的白手套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一边咽了口唾沫，张嘴“呼呼”喘着粗气，随后说。

“那座秀台下面有一个好像是液压驱动，类似阻拦机的机器，是你们自己安装进去的吗？如果是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我回身指着不远处的秀台说。

“什么？什么液压？什么阻拦机？没听说啊？”吕用被我的问题问的一脸“懵逼”，眼睛瞪得溜圆，一副“完全不知情”的表情摆在脸上。

“那你跟我来！”我说，随后我拽着他，朱梦珺跟在后面，我们三人到了秀台附近，然后从正面掀开被打烂的蒙布，再把我看到的细节又逐一给吕用看了一遍，朱梦珺也随着看了一遍，他俩看罢之后表现的都很惊讶，吕用挠着脑袋说：

“我对着毛爷爷发誓啊，我绝对不知道秀台下面会有这么个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

“干什么用的？刚才的所有伤亡，罪魁祸首就是它！”我说。

我给朱梦珺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我该问的都问完了，下面的话不方便他在旁边听，朱梦珺会意，对吕用说：

“你先忙你的去吧。”，吕用告辞，我接着说：

“现在警察也来了，这么大的事情，肯定要立案调查，你跟市局那边的人这么熟，我们可以一起去提供点线索，怎

么样？”我说。

“那好，我们什么时候去？”朱梦琚感觉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这事如果是意外事故的话，她所代表的这些主办方甚至会身败名裂，而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那个凶手身上去就好，所以她对我的话，非常“感兴趣”。

“唉，这些伤者即便没有生命危险，落下残疾的可能性也很大，那些姑娘们伤势稍微好一点，但留疤是肯定的了。”我说。

“她们怎么样其实无所谓，赔钱就是了，关键是在秀台前面的那些都是各行各业的大佬或者是阔少啊，他们被搞成这个样子，哪里完的了？这就不是用钱能解决的事情了，太麻烦了。”朱梦琚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到现在你琢磨的也不是人命关天，而是这些厚此薄彼的问题，算了，要不是看在这事我是亲历者，要不然我才不多嘴帮你。”我说，朱梦琚被我说了个“大红脸”，无言以对之下只能悻悻的跟在我后面不说话。

之后的事情，闲话不多说，现场对伤者以及残局的处理细节自不用表，就说次日我与朱梦琚一起来报案，要求提供线索，在来的前天晚上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又组织好语言，还带了三本相关书籍到了报案处，而此行又应了一句老话：

“朝廷有人好做官，衙门有人好办事。”

我在上海几乎谁也不认识，如果是我自己来报案的话，那就得走程序，那么我想说的等到传达到该听见的人耳朵里，估计黄瓜菜都凉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而通过短短这几天的了解，我发现我原以为市电视台头牌记者怎么着也是朱梦珺主要的工作之一，但后来才明白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工作对于她的人生来说，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她更多的是上海名流中的交际花、名媛乃至冷门投资人，这个女人在沪的能量完全可以用“神通广大”来形容，从政界到商界再到警界，她都有关系至厚的熟人跟朋友，所以想办什么事相当方便，我了解到此感觉很奇怪，她既然都这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在电视台当一个要辛苦追着热点跑的记者呢？路上问她时，她时这样回答的：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我不想只呆在灯红酒绿的繁华之中，我还想看到社会的另一面，而做记者，正好符合我的这个需求。”

这个话说的有点冠冕堂皇，但我无法反驳，说不定她真是这么想的呢，而且这跟她是个“奸商”也并不矛盾，当然了，这话我还是给她留点面子，没有说出口。

长话短说，在朱梦珺的协调之下，我再一次直接见到了那位大嗓门，脾气不好的李万程局长，他瞪着一双好似牛眼的大眼睛看着我说：

“你有什么线索要提供？快点说，我这几天为了这事已

经忙的焦头烂额了，没空听你瞎扯蛋。”

我们是两个人来的，但他却用的是“你”而不是“你们”，很明显，他刚才那番话只针对我一个人，而不包括朱梦琚，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的确是不一般。

而且我知道他这还是看在朱梦琚或者是与其相关的什么人的面子上已经尽量再用“客气”的语言与我对话了，如果不是这样，可能以他目前这个状态，估计当时再看到我后爆粗口的几率是无限接近100%。

“那我开门见山的说，警方在现场搜查的时候有没有找到一台半埋于地下的液压动力机器？具体位置就藏在那个大型秀台的下面。”我说。

“找到了，那是关键证物，你问这个想干什么？”李万程说。

（未完待续）

4449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4 02:45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不更别的，就更几张2015年海天盛筵的公开现场图吧，根据这些图各位看官可以发挥想象力想象一下当时在佘山别墅区里的那个情况，只是后者的规模要略小一些，毕竟前者在名义上是公开的，不过就奢靡程度而言，后者比前者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注：图片中出现的女性以外国人为主，这些人都是当

时海天盛筵主办方花大价钱请来“站台”的当届世界小姐，当然了，这些照片都是一些公开图，那些乱七八糟涉及到少儿不宜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这也倒不是说类似活动都是在搞这种男盗女娼的事情，但这却是其中不可缺少同时也是不可明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2126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2126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2126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2126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21269.png{EIMAGE}

44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4 02:4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4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4 18:27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4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4 18:51

“我的线索与这台机器直接相关，我想看看它，可以吗？”我说。

这话一出，李万程的面部肌肉明显不规则的抽动了一下，我估计他是想说“你算老几，你想看就看？”但看到朱梦琚在场，又把这话给硬憋了回去，最后喝了一大口透明保温杯里的枸杞茶水，猛出了一口气，对我说：

“就这一次!”

“那多谢了。”我面不改色的说。

随后在李万程的特批下，我见到了已经整个从现场给运送到证物室地下仓库的那台机器，这间仓库专门用于存放大件证物，诸如赃车、大量赃款、毒品等，可以并排停下 6 辆大巴车还有富余，所以那台机器虽然尺寸惊人，但倒也不是放不下，只是把它从地下弄出来再运到这里肯定又费了好大一番周章。在明亮的白炽灯下，我围着它看了半天，因此此时它已经完全露出地面，之前买入土下的部分与露出土层的部分有一条颜色明显深浅不一致的分界线，只是露出半截就已经看着是个庞然大物，这全部立于地面之上，看着就更加庞大了。

我先围着它转了三圈，把外部细节仔细看了个明白，然后开始爬上爬下开始进一步观察，一边观察一边对照查阅手

头上携带的相关资料，最后耗时一个多小时，抹的我满手满身都是油污，累了一身汗，但在心里也敲定了答案，李万程看这么卖力，末了忍不住问道：

“你这一通折腾都我在旁边看着都嫌累，到底看出什么来了？”

“看出‘好东西’来了，这台机器的原理与航空母舰上的蒸汽阻拦索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规模小的多，做工粗糙的多，而且零部件多为只满足一次性使用而粗加工的，蒸汽的储存量也是满足一次性使用，使用过后储存蒸汽的缸体随即破裂报废。

你们调查过它的加工来源吗？”我接过朱梦琚递过来的湿巾，一边擦干净手掌上的油污，一边说。

“当然调查过，来源不明，感觉像是在某个小型作坊里做的，反正肯定不是什么正规厂家生产的，这种粗制滥造的破玩意，而且一看也不是什么好厂子搞出来的东西。”李万程说。

“李局长此言差矣，这台机器的做工虽然粗糙，但原理精妙，对蒸汽阻拦索的结构掌握达到了工程逆推的水平，全世界掌握蒸汽弹射器制造技术的国家，一共就三个，一个民间个体能利用手头资源弄出这么个东西来，这可以堪称是奇迹。

你知道军工以及装备制造领域有个名词叫‘逆向仿制’

吗？就是利用公开的资料或者是部分实物，通过摸清其原理之后，反向自己制造一个，能做到这一点而又不是出自正规的机械制造厂家之手，那么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制造或者说是设计这台机器的人，在机械、数学、工程等相关方面有极其高的造诣，要不然绝不可能设计出此物来。”我说。

“什么？极高造诣？这不就是台通过液压驱动，然后收拉钢缆的这么一个东西吗？我感觉干过钳工再有点设计基础的人想造一个出来容易的很啊。”李万程说。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台机器机器就是个缩小原理版的液压阻拦索，我没猜错的话，里面应该除了钢索本身以外，还有支撑机构、轮滑缓冲系统、液压传动系统等，只是它在制造之处就被定位为了一次性产品，所以估计不会有复位系统、冷却系统等，这样做一来可以减小制造难度，二来可以减小机器的体积与重量。

而驱动液压传动的应该就是下面的蒸汽系统了，设计这玩意的人简直就是把蒸汽弹射航母的‘弹射-回收’部分给搬到陆地上来了，而且目的还是为了将钢索弹出用来伤人。

对了，这次伤亡的情况有具体数字了吗？”我说。

李万程听我问这个问题，面露难色，我也理解他，这种敏感的数据警方一般是绝对谢绝向外人尤其是我这种媒体人透露的，不过看在朱梦琚的面子上，再加上即便他不说，朱梦琚作为此次活动的投资人之一，也照样能把相关数据告

诉我，最后他貌似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然后对我说：

“死就死了一个人，主要是被钢索切断了两条条腿，失血过多而死的，其他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但伤情还是很重的，而且那些小姑娘，有不少都被钢索把乳房给打烂了，男的就更不用说了，得跟‘老二’说‘拜拜’的就不下10个。”

“嗯——这肯定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我还是那句话：做这件事的人，是个机械、数学、工程方面的顶尖高手，智商极高，我建议警方要重视起来。

还有，我当时在现场目睹了整个过程，8股钢缆外加1盘钢缆，断裂的顺序非常有规律，每一根抽击的方向也完全不一样，这才能覆盖了尽可能多的人，不论是钢索还是钢缆，我再次建议你们能好好的查一查，着重看机械疲劳方面，看看每一根的疲劳面与抽击的方向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什么规律。

具体的话，我建议你最好找来痕迹与金属方面的专家好好查一查这些钢索与钢缆的断口，在现场这些东西挥舞起来就像‘长了眼睛’一样，里面估计有猫腻，要不然只是单纯凭借无序的自然挥舞，绝对不可能打的这么准。”我说。

可能是局长平日里净“训导”别人了，这区区3天里，被我连“科普”了两次，这让他显得十分不适应，最后竟然对我说：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看着不像是记者呢？你

是干私家侦探的吧？”

“我是记者就是记者，私家侦探么，我朋友倒是有干这一行的。”我说。

“行了，说这个有什么意义，李局，这事我还是请警方特事特办，毕竟案情十分重大，今天我们给你提供的线索我相信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希望不要循规蹈矩‘走程序’，因为时间上实在是不允许。”朱梦珺这一开口就跟我是两个概念了，我是在试探，而她则敢直接提要求，而这位李局长则是皱着眉头一摆手，说：

“这我当然知道，伤者里一大半都是本市的商业等各业的精英，还有不少外市的权贵，除了那些小姑娘以外和部分服务生以外，没有一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哪里敢怠慢？所以不用你说，这件事自然是会‘特事特办’的，只是现在在侦破此案上我们毫无头绪，你们提供的线索只能说明凶手绝非常人，这对我们现在的破案工作能起到什么帮助我没看出来，但又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压力倒是真的。”

（未完待续）

44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4 19:19

“唉，那你先忙吧，我们就不打搅了，随时联系。”朱梦珺叹了口气，用右手摆出一个电话的姿势在自己的脸旁摆动了一下，示意有事“通气”，而在李万程说了句“不送”

之后，我俩便先后离开了证物室地下仓库，刚刚在回到地面上，就在警局大厅内与高建平碰了个正着，高建平见到我俩一脸的关心，他说：

“佘山别墅区那边出大事了，而且听说你们俩也都在场，怎么样？没受伤吧？”

我俩均表示自己没事，高建平又说了一堆‘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呐’的话，双方告别，朱梦珺说：

“你回招待所吗？我送你。”

“我东西都打包好了，你直接送我去机场吧。”我说。

“去机场？！你要走吗？”朱梦珺说。

“是啊，以我的能力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还呆在这里干嘛？再说了，我在这事上的假一共就 2 天，已经到期了，再不回去是要被算事假的，扣掉的奖金你给发啊？剩下的事就是交给警方去办吧，咱俩都是记者，破案不是本行。”我说。

“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行不行？我现在是最需要人在身边帮忙的时候，你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啊？再说了，这案子交给警方，我是不放心，今天要不是你说，他们估计都联想不出这么多事情来，等他们调查个水落石出，那我估计都破产了！

还有，你既然知道你是记者，你就得有强烈的正义感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作为亲历者之一，又怎么能袖手旁观

呢？！记者最重要的职业信仰就是穷其精力追寻真相，那破案不就是一个追寻真相的过程吗？虽然不是本行，但也‘对路’啊!”朱梦琚突然变得义正言辞起来，如此说。

“呃，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是无言以对。”我说，说的同时，我心里冷笑一声，想那之前说这话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个态度，那时候说的是作为记者这么有正义感岂不被气死云云，如此看来，这还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只要对自己有利，那原则根本就不重要，看来有人说每一个交际名媛几乎都是利己主义者，这话还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不管你有言以对还是无言以对，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朱梦琚说着一打方向盘，一脚刹车把车子停在了路边，然后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接着用一种娇滴滴的语气说：

“你就真的忍心我一个人面对这种局面吗？”

“哎哎哎，咱能不能动不动就来色诱这一套啊？我这个人的意志力可不算坚定，别到时候占了你的便宜又没帮到你什么忙，这就显得你太吃亏而我太龌龊了。”我说着把手从她的手里抽了回来。

“哎呦，你真动心了？让我看看你这小脸红没红？”朱梦琚说，这女人实在是太开放了，她话未落定便身子欠过来用手摸我的脸，我一边向后闪身一边说：

“你在这样我可下车跑了啊！帮你忙倒不是不可以，只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干这件事的这个人，肯定是个顶难对付

的主儿，我这点本事根本不够看的，我最多协助调查，如果警方都办不了，那我也爱莫能助。”

“行行行，你只要答应肯留下来帮我就好。我有这么可怕吗？你瞧你看见我就跟看见老虎似的。”朱梦珺说。

“公老虎的伴侣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我说。

“你给我‘去死’!”朱梦珺听我这么说狠狠的拍了我一巴掌，然后接着说：

“行了，那天晚上你拍我那一下我算是还过来了，咱俩算是扯平了。”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我那事为救你好不好，当时不拍你那一下，你现在——”我后面的话没说，说全了就是“当时要不拍你那一下，你现在已经至少少了半个脑袋躺在停尸房里了”。

“我不管!”朱梦珺翘着嘴俏皮的说道，样子像个嘴上得了便宜的孩子一样，倒有几分可爱，而她都这么说了我再一本正经的回上一句，那我就成真正的“钢铁直男”了。

（更新至此）

449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4 19:38

（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实际上我就是一个记者而已，破案并不是我的强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朱梦珺之所以这么挽留我其实是一种一

叶障目的行为，因为我在案件发生的初期，给了她最及时的意见，她便在潜意识里将我当成了她的依靠乃至可以破获此案的主力，但现实是很残酷的，我除了能看出来有关那台机器的一点端倪之外基本毫无头绪了，破案？不存在的，我上哪儿破案去啊？！

老子是记者，不是侦探！——这话是我被朱梦珺“威逼色诱”留下来冷静之后发在内心深处的呐喊。

按照预先的设想，我想先试着分析一下这个作案人的心理动机，然后才能进一步揣测他是什么身份，在哪里，还会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等等关键，不过等想了一圈发现这是一个悖论，因为目前来说，这个根本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的凶手只做了一次案，所以只存在一个“孤例”，那么想通过它来揣摩作案人的心理就不现实了，即便强行去想，得出来的结果也肯定会有较大偏颇，除非“蒙”的非常准，可这种事情如果要靠蒙的话，我的内心是拒绝的，因为我是个相对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对这种不靠谱的做法比较抵触。

本来想这个事就很烧脑很压抑，所以我不想在屋里待着，朱梦珺就陪我出去瞎逛，最后逛累了在一家奶茶店停了下来，各自要了一杯饮品准备在这里歇歇脚，顺便也整理一下思绪。

“我看你沉着脸都琢磨一天了，想出什么来了没有？我现在一分钟电话就要十多个，全是关于那事的，能不能有点新线索让我给他们说说，好缓解一下压力啊？”朱梦珺坐在

店面门口靠着大街的高脚凳上一边摇晃手里的奶茶一边看着一言不发的我如此说。

“咳，先不说有没有线索，我没猜错的话，你肯定给你的那群朋友们许诺什么了吧？不要着急否认，即便没有许诺，也肯定夸大事实的描述了一下关于我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对不对？”我转头盯着她说。

“呃——算是被你说中了吧。”朱梦珺被我“揭穿”之后尴尬的笑了笑，然后说。

“什么叫算是被我说中了吧？你给我说实话，你给他们都说什么了？！”我说着眼睛微微一瞪，朱梦珺见我面色有点不好看，只好说：

“也没有什么了，就是说警方那边没有进展，所以我就花大价钱请了最好的华人私家侦探，承诺即便警方不行，也可以在 15 天内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朱梦珺说。

“什么？！‘最好的华人私家侦探’？你有没有搞错？你看我跟侦探哪里像了？你还真是什么话都敢吹，我现在‘一毛钱’的头绪都没有，到了时间警方能破案还好说，要是警方破不了案，我也没辙，我看你怎么办！”我一听她说的这么“没边儿”，这还了得，随即有大为不悦的说。

朱梦珺见我生气了，摇晃着我的胳膊说：

“我也是为了给你争取时间嘛，你要知道，如果我不许下 15 天破案的承诺，他们连 3 天的时间都不给我，你就帮

帮我好吗？”

她摆出南方美女特有的那种小鸟依人状，还真别说，看惯了诸如范小雨这种“豪放派”的北方美女之后，再看她的长江以南的“婉约派”，也别有味道，只是我现在真没心情欣赏这些，倒是见她如此不再忍心说她是真的。

话到此处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奶茶店的老板可能别的没听见，就听见我声色俱厉说她那几句了，竟然自来熟的探出头来先看看朱梦珺，接着再看看我，最后用一口纯正的“上海普通话”，也就是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

“哦呦，你这个小伙子怎么脾气这么不好伐？你看看你女朋友多漂亮啊？听你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你知道在我们上海，要养得起一个这样的女朋友成本是多高的嘛？你可千万不要不知足的呀，你这女朋友能陪你来我这种小奶茶店，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我劝你要紧紧抓住，要不然哪天就得被哪个有钱的大佬给抢走的，我这是好心才提醒你的，不要当做耳旁风呦。”

我听完此言，差一点就把刚刚喝进嘴里的“珍珠奶茶”中的“珍珠”给从鼻孔里呛出来，心说她会过日子？你是不知道她用的香水几瓶凑在一起的价钱就能把你这家店给买下来，等着勉强将其咽下去之后，想说“老板你误会了，我跟她只是朋友”，结果朱梦珺却抢在我前面对老板说：

“谢谢老板的好心啦，有钱人什么的我不喜欢，我也没

见过什么有钱人，我就喜欢他这样子的。”

她与我对话用的都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但这段给老板的话是用的也“上海普通话”，老板一听就是一愣，遂说：

“姑娘听你说话也是我们上海的咯？”

“是呀是呀，我一家都是‘老上海’的啦。”朱梦珺说。

“哎呦呦，这可不得了啊小伙子，刚开始听你的口音以为你俩都是外地人咧，现在一看你一个外地郎找了一个我们上海本地的女朋友，还这么貌美如花，真是让人羡慕啊，搞得我都有点嫉妒了，我要是再年轻个几岁，就要跟你争一争，你还对人家说话这么大声，太不像话了。

还有啊， 姑娘，你刚才说你不喜欢有钱人，可不要这么说的哦，这个世上干什么是不要花钱的？你说你没见过，等你见过了说不定就喜欢了，我不是挑拨你们啊，我是看你们这样的小情侣实在难得，想提醒提醒你们。”老板一说到我就对我指指点点，幸亏此时店里只有我跟朱梦珺两个客人，否则叫别人看见、听见实在是太“蛋疼”了。

而朱梦珺可能是看到我实在是在尴尬，外加手里的奶茶已经喝的见了底，所以就拉起我对老板说：

“两个人在一起最主要的还是合得来，说话大不大声无所谓的啦，您先忙，我们先走啦。”

“慢走慢走，小伙子，我给你说啊，你千万千万别不把我的话当回事.....”——朱梦珺都拉我走出奶茶店好几米

远了，我还能依稀听见身后的老板在冲我说着关于这事儿的话，看来这个老板年轻那会儿也是个“八卦王”，而朱梦珺在离远了之后，“噗嗤”一声就笑了起来，而且还越笑越开心，笑到最厉害的时候直接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来了，我“杵”在旁边说：

“你笑什么？按理说就我这个经济能力，的确养不起你这样的，别说是现在，就是再翻 10 倍也够呛，你说你不喜欢还没见过有钱人？这话算不算昧着良心说的？你见过的有钱人比我这一脑袋头发都多，就说上海本地的大亨们有几个是你不认识的？”

“说你认真你还真认真了，我不就是跟那个老板开个玩笑嘛，行了，说正事，现在天都黑了，你晚上准备有什么行动吗？”朱梦珺说。

“行动是有，那就是去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先填饱肚子再说，你把我送回招待所吧，我吃饱了再联系你。”我说。

（未完待续）

44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4 23:4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就发一个阻拦锁断裂后打在人身上是什么后果的相关新闻的文字截图。

在该事件中，航母上的阻拦锁断裂后很轻易的就将甲板

上的 8 名士兵的腿抽断，如果该打击以公斤为单位进行衡量的话，那这起码得有数千公斤的力道，最先被击中的那名士兵，腿部跑不了肯定是粉碎性骨折（虽然文中没有细说，但可以推测得知），而如果高度再高一些打到了上半身，那就是致命的，其余的楼主就不多说了，新闻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51945.png{EIMAGE}

45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4 23:4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51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5 19:05

“有我在还能让你回招待所吃饭？你也不看看这是在谁的‘地盘’上？说吧，你想吃什么，凡是这大上海有的，你尽管提，而且有什么是大上海没有的？”朱梦琚说。

“你非要这么说的话，我听说这里的海鲜排挡不错，有什么建议吗？”我说。

“好不容易让你开次口去选个地方吃饭，你居然想去吃大排档？你是认真的？”朱梦琚说。

“当然是认真的，大排档接地气，看着车来车往，说不

定会有灵感。”我说，这话其实是我写新闻稿的时候常用的一种做法，写到词穷时就会去车水马龙的地方转转，有些人有些事，或许就能突然启发到自己。

“那好吧，那就带你去南京路大排档，那里是上海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排档之一。”朱梦琚说。

“听你的。”我说。

长话短说，她开着车带着我来到了这家“南京路大排档”，我下来一看，心说嚯！这跟我常去的大排档还不一样，首先不是露天的，其次是内部装修相当讲究，一水的木制桌椅，墙上与立柱上都挂着做工精细的仿古灯笼（当然里面不是蜡烛），在排挡的最中央，还有一个舞台，舞台上有两个身穿长衫拉二胡的民间艺人正在卖力表演，传统的音乐与古朴的装修风格，恍惚间竟让我有种来到了戏园的错觉。

在服务生的带领下，我俩找了个地方坐下，拿着菜单最后经过一阵商量，点下了“天王酱鸭包、王府泡椒鸡、虾黄豆腐、糖醋排骨以及清炖狮子头”等五个菜，朱梦琚说：

“难怪是北方人，看你口够重的啊。”

“那必须的，口不重哪里有力气整天折腾这些事？”我说。

吃饭的细节就不详表了，总之是我的确挺饿，这一天就吃了这一顿正经饭，而且纵使“选妃派对”的袭击案毫无头绪，但这种事根本急不来，所以我俩吃的很悠闲，一直从18

点35分左右吃到了21点10分，吃了将近3小时，期间又添了三个菜，在这期间除了说了一点关于职业方面的共同经历之外（这女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还不忘了套我的话，幸亏我嘴严又不是傻子，都被我用一些“片儿汤串丸子”【注：这是一句北方方言，翻译成口语的大意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场面话’】的语言给搪塞过去了），就是围绕着她这件事说来说去，中间她还被认出来了是上海电视台的头牌记者，有人上来索要签名，一名服务生说：

“你是朱记者吗？”

“是啊，有事吗？”朱梦琚笑回。

“你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看着你像，你给我个签名吧，只要是你的节目我都看，你的身材太好了，我得让我女朋友向你学习，哎呀，自从看了几次你的节目之后，我就着迷了，每天不追剧也得追你的报道，不管是报道什么，只要有你我就喜欢看，简直是让人魂牵梦绕啊!”服务生咂着嘴一脸陶醉的说着，这话让我再次险些喷饭，朱梦琚被说的也有点脸色尴尬，最后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把他打发走了，我这才说：

“朱记者真是魅力无限呐？你看看，连‘魂牵梦绕’这么文绉的词儿都出来了——不行，一个邪恶的画面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了。”

“你讨厌！说的就跟你不是个记者似的!”她说完又拍

了我一巴掌。

恰在此时，我肩膀被她拍击后的酸麻感还没完全消退的时候，正想说“你是不是拍我拍上瘾了？”但话还未出口的时候就感觉地面一震，随后“隆——”的一声响，整个桌子上的杯盘都跟着一阵颤抖，头顶的仿古灯笼形吊灯也是左右摇曳，店内的客人均是一阵惊慌，朱梦珺本能的问我：

“怎么了？!”

我心说我他娘的又不是神仙，刚出的事我上哪儿知道是怎么了，不过听了刚才的声音，还算有点信息可以供我分析，思量了片刻后，我说：

“应该是哪里发生爆炸了。”

“爆炸？！不会是恐怖袭击吧？!”朱梦珺一脸惊恐的问。

“应该不是，这个爆炸声声长较短，穿透力低，爆速估计不快，那么就不会是烈性炸药爆炸导致的爆炸，我听着更像是天然气爆炸的声音。”我说。

“你这都能听出来？”朱梦珺说。

“我瞎猜的，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我反正是吃的差不多了，你有没有兴趣去看一下？很有可能有额外收获。”我说。

“嗯!”朱梦珺毕竟是个头牌记者，还是很有冒险精神的，一听我这么说，顿时就来了兴致，扔下还剩一小半的残羹，两人出门上车就走，可车子已经上路了，她才想起来问

我：

“咱们去哪儿啊？你只说去看看，可这地方在哪里？”

“那个方向是哪里？”我指着爆炸声传来的位置问。

“是外滩。”朱梦琚说。

“那就去那儿看看，如果没猜错的话，事情应该就发生在那里，具体在什么地方，到了再找一找就知道了，这么大的爆炸，不可能不显眼。”我说。

“嗯。”朱梦琚应了一声，一脚油门下去，车子加速，向着外滩驶去。

我们来出来坐上车开出去的时候大约是21点20分上下，这个时间对于其它二三线城市来说，路上的车辆已经比较稀少了，可这里不是二三线城市，是体量有8个纽约大小的“国际大都市”上海，金融、娱乐、旅游乃至精密制造业在这里都高度发达，所以即便是这个点，主干道上还是车马如龙，然后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被堵在路上了，这并不算太远的路程等我俩“钻”出车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所用的几乎是换了骑单车也能到的时间。

（未完待续）

4529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5 19:14

正如我之前判断的那样，在车子还没找到停车位停下的时候，我与朱梦琚都看到了事发地点已经里三层外三层挤满

的人群，不过人群已经被隔开了很远，在人群的内围，还有三辆消防车，整个路面已经被封锁，除了消防车外，还有数辆急救车，看样子是有伤亡。

“应该就是那儿了，咱们先去看看什么情况。”我说。

“好的。”朱梦琚一边将车停下，一边回复。

下车之后直奔事发地点，我们前脚到，后脚就听见了一连串的警笛声，循声而看，警方也到场了，我问：

“这里看样子是个夜店吧？而且档次还不低。”

“当然，能开在外滩黄金地段的夜店怎么可能档次低了，而且一看你的夜生活就很匮乏，这家可是大名鼎鼎的‘M1NU’（注：该名称为化名，下同），是全上海十大夜店之首，同时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夜店之一，与香港的‘兰桂坊’齐名，是亚洲夜店文化的代表之一，里面的贵宾区所提供的服务，那是让多少名流‘竞折腰’的。”朱梦琚介绍道。

“这么厉害？那有你投资的‘选妃派对’厉害吗？”我说。

“你这话说的就太外行了，派对是派对，夜店是夜店，从客源上来说就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你要真是说比比谁的贵客更有分量，这一点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毕竟在这里玩儿的绝大多数都是公子哥，而我那里，则大部分都是公子哥他爹。”朱梦琚说。

“你这个比喻太到位了。”我竖起大拇指，玩笑道。

我透过人群看到在消防队员的配合下医护人员忙里忙外，警察最后到场开始整理现场秩序，拉起警戒带，再次把拥乱的人群往后推，好进一步把夜店门口让出更大的空间来，以方便救援工作的进行。

在之后的20分钟时间里，我俩数次想要试图穿过警戒带进入其中详细查看一下，但都被警员发现并给轰了出来，朱梦珺虽然“面子”比较大，但“阎王好说话，小鬼最难缠”，基层警员并不认识她是谁，导致她的交际能力无的放矢。

“要是记者证带了就好了，能凭着这个进去。”朱梦珺说。

“你要是拿了记者证就更不让你进去了，现在情况不明，警方在这个时候是最忌讳媒体参与进来的，搞不好还要封锁消息，我说朱记者，你不是吧？堂堂上海电视台的头牌，你会不知道这么简单的行规？”我说。

“可我每次不管有什么案子，都可以第一时间去随访啊，就像隆昌公寓那次，我只要想去，就能去。”朱梦珺说。

“那不是你的记者身份发挥了作用，而是你‘手眼通天’的人脉发挥了作用，真想不到一个八面玲珑的交际花居然不知道这么基础的事情。”我说。

“这叫‘知识盲点’懂不懂？就跟你不知道M1NU是顶级夜店一样！哼！”朱梦珺被我说的“甚不服气”，如此回道。

我一边跟她说话一边没停了封锁线里面看，想看看能不

能碰上什么熟人，哪怕只能说上几句话也比这样站在外面干等是好的，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熟悉的身影侧身对着我，让我眼前一亮，等我确定了自己没有看错以及确认了此人的身份身份之后，便对朱梦琚说：

“你看，那不是高建平吗？要不喊喊他，看看他能不能帮上点忙。”

“哎！还真是他，高建平！这边这边!”朱梦琚用银铃般的甜美女声喊了起来，由于距离不足 10 米，那人很容易就听见了，转身看向我们，朱梦琚就朝他招手，高建平一脸的惊讶甩步而来，到了跟前，对我们说：

“二位怎么也在这里？”

“这话就说来话长了，你先给我们说说，这里怎么了？”朱梦琚说。

“嗯——给你们也没什么不能说的，这里发生了天然气爆炸，波及面积非常广，几乎除了包厢里以外的其它地方的人都受到了波及，舞池里的人是最惨的，一个没跑。

死亡情况就我目前知道的，是死了两个，但这两个人是整个身体都被点燃了，而且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燃烧，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暂时还不能确定他们的性别与身份。”高建平思索了一下，应该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感觉以朱梦琚的路子，自己说不说她早晚都能知道，还不如卖个人情给她，这才决定对我们说。

当然了，上述对高建平思索期间心理活动的描述，只是我个人在当时的揣测而已，他实际上并不一定真是这么想的。

“那伤情怎么样？我看来了这么多辆120，这架势伤亡人数估计不少啊。”我说。

“还好，目前统计的绝大部分都只是小面积烧伤，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烧伤的位置不太好，全集中在脸上了，这些俊男靓女们的漂亮脸蛋儿上以后恐怕要留疤了。”高建平说。

“我看不止是留疤这么简单吧？”我看到一名正在痛苦呻吟的女性伤者被120台上担架，这个人的整张脸、脖子、以及双肩几乎都被烧焦了，如果不是还能看到身子以及大部分衣着，几乎分辨不出来这名伤者的性别，这个伤情那即便康复了，也基本是彻底毁容了。

高建平看我往后看，也扭头看了一样，然后回头说：

“呃，的确，伤者里靠近舞池内侧的人伤情都比较重，的确不会仅仅只是留下一个疤。”

“在这里面玩儿的人都是漂亮姑娘，这下可完了，毁了她们的颜值还不如直接杀了她们。”朱梦珺说。

“是啊，而且今天这里还搞活动，光女DJ就来了好几十号，舞池里更是人满为患，而且几乎都是这家夜店的常客，这下老板可要赔大喽。”高建平“唏嘘”道。

“对了，既然是天然气爆炸，为什么没有引发火灾呢？

而是只烧伤了这么多人的脸？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原理啊？”朱梦珺问。

“因为天然气比空气轻啊，天然气中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比重是0.56，空气密度为1.29公斤每立方米，天然气密度为0.7174公斤每立方米，如果是持续泄露的话，这些泄露出来的天然气肯定会浮在较高的位置，一旦遇到明火被点燃了，肯定就会先烧到距离下方人群最近的位置，也就是头部与面部了。

但至于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引起火灾，这个事情就有点复杂了，我不太清楚，要想知道确切答案，还得等到消防部部门经过调查后公布结论再说。”高建平说。

“呦，看不出来你还知道这些啊，那谢谢你了。”朱梦珺说，说完后看着我，她那意思是想问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看现场也没有什么继续逗留下去的价值了，而想进去又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还是打道回府的好，待着也是浪费时间。把这个决定给朱梦珺说了之后，与高建平道别，我俩又挤出围观人群回到车上，在路上，朱梦珺说：

“这事看起来也挺蹊跷的，你感觉与‘选妃派对’上的袭击案有关系吗？”

（未完待续）

453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5 19:33

“我看搞不好是出自一人之手。”我说。

“啊？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朱梦珺说。

“不是，只是直觉告诉我，这个事也是精心密谋的，不过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如果你能帮我尽快搞到消防部门对于事故起因及调查细节的报告，我就会告诉你准确答案的。”我说。

“这个小意思，包在我身上了。”朱梦珺说。

（九）“爆菊花”

距离此事过去三天之后，朱梦珺再次给我打来电话，约我见面，地点选了家咖啡厅，我俩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地点后，她把一个文件夹甩在了桌子上，说：

“你要的消防部门详细报告，我还没看，拿到手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来了，你快看看吧，能不能从里面提取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来。”

“嗯。”我点点头，随即拿起文件夹开始逐页翻看，这篇报告虽然说是详细，但毕竟事情起码从表象上来看并不复杂，所以报告全文一共就 2 页纸，字数不超过 2000 字，不过其中颇有价值的信息的确有不少，在看完之后我酝酿了一下，抬头对朱梦珺说：

“调查结果显示的很清楚，这家夜店的天然气管道是去年才换新的，自然破损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很大的可能性就只有一个，便是人为破坏，而通过幸存者的供述，天然气是

被两个着火的人点燃的，从目击供词上来看，他们说这两个人从卫生间的方向跑出来，浑身着火，在靠近DJ所在的平台之后，头顶突然有什么东西被引燃，然后迅速形成了一个‘火云层’，接下来就是下面的这些人被突然出现的‘火云层’大面积烧伤，那么遭到明火引燃的东西很明显就是泄露在外的天然气，而两个跑出来的‘火人’则肯定就是高建平说的那两名死者，现在死者的身份也确认了，为一男一女，男的30岁，女的28岁，只不过其它诸如工作一类的信息没有写在里面，这也不怪，毕竟消防单位的报告，不是刑侦报告，对死伤者本身的社会信息涉及的比较少。”

“那么——我还是最关心这事跟我那事之间的关系，有什么进展吗？”朱梦珺问。

我摇摇头说：

“我现在只能通过这些判断出这事与你的那件事八九不离十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伙干的，而且从理论上讲，这次夜店里的天然气泄漏案，其技术含量要比‘选妃派对’那次更强，更高明，即便有人像我一样怀疑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但也无从下手，因为它的表象太像是一次意外了，你可以打探一下警方那边的消息，看看他们怎么给这次事定性的。”

“这事都不用我亲自去，一个电话的事，你稍等一下。”朱梦珺说着就打了一个电话，不知道与谁交流了一番后挂掉电话然后对我说：

“警方给这次案件的定性的确是意外事故，现在已经全面移交给消防部门处理了。”

“果然呐，压力不到，他们还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我说。

“可是——你说了半天还是没告诉我你怀疑这事是刑事案而且是与‘选妃派对’上的袭击为一人所为的理由啊。”朱梦琚说。

“你想啊，先是有不明火源将两个人点燃，然后被点燃的两个人又跑出去点燃了舞池里的泄漏天然气，那么是什么力量能前后点燃两个人后又让他俩同时跑出来？他们为什么会在天然气刚刚只能烧到人群面部的总量时跑出来？而且这个总量还会在接下来的燃烧中迅速被消耗干净，从而不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爆炸以及火灾，假设这是人为的话，那么做这件事的那个人或者是团伙明显就是想在杀死这两个人的同时烧伤其他人而不将他们致死，并且还在竭力的将事态控制在一个他或者是他们想要的范围内，而如果要致死的话，那这就是一起简单的纵火案，可它不是，这一切的一切，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还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又一次袭击？如果说要做一个选择的话，我更相信是后者。”我说。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可是现在警方已经把案子给定性成事故了，我们还能怎么办？”朱梦琚说，她看我盯着她看了半天后又补充一句说：

“你别看着我，我虽然能打听一点敏感内容，但要让我去改变警方对这件事的定性，我可做不到，我要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就直接指挥全部警力去破获跟我关系最大的‘选妃派对’袭击案了。”

“那那个案子（既‘选妃派对’袭击案）有什么新情况吗？”我是问。

“这事我当然比你关心多了，我每天都在问，到现在为止，屁进展没有，这帮饭桶。”朱梦琚说，而且说到这里她还明显生气了，估计是在各路受伤富豪及死亡富豪家属的“围攻”下已经很焦头烂额，再到警局去打听这些事，肯定没少费口舌，即便她是名声在外的交际花，但也不是谁都会给她面子的，如果碰上些“油盐不进”的人，给她甩脸色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双重压力之下她再听到我的分析也不明朗，情绪不佳是正常的，想到这里，我也感觉虽然“选妃派对”的事有点活该的意思，毕竟那帮所谓的上流富豪真心不是什么好鸟，但这么多事短时间内都压在她一个女人身上，也真心是难为她了。

话说到这儿，咖啡厅吧台上面的一个大尺寸液晶电视播出的一条新闻吸引了我俩：

“昨日，在我市华师二附中门口发现一位遭到袭击的老年男性，据目击者称，在早上 4 点钟时便发现了受害者被固定在华师二附中门前，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下来请

看今日内容提要.....”

电视的画面中所说的目击者是一名环卫工人，而那名受害者的年龄看上去起码再85岁以上，躺在特护病房的病床上面色极其苍白，看样子是受了重伤，但具体是什么伤只通过这条新闻我们还不得而知，我看完主要是对他遭到了什么袭击感兴趣，因为这些天来围绕的事情都是与袭击有关，而朱梦珺则不然，她仔细看清屏幕上被袭击者的脸之后，用略微惊讶的语气对我说：

“这个人.....这个人我认识。”

“认识？他是干什么的？”我说。

“呃，说认识不太准确，应该说我采访过他，不过不是什么好事，这个老头是个老变态，就住在华师二附中附近，那里所有人都知道他又老又色，早年跟老婆离了婚，然后独居了几十年，我采访到他是因为他之前在这所学校门口常年骚扰女学生，每天在上放学的时候，都会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学校门口，然后用手里的拐杖去捅女学生的臀部，有人报警也没用，因为这属于民事问题，再加上他年龄又这么大了，真拿他没办法，给他儿女说他儿女去劝过，但他根本不听，我去采访他的时候要不是我动作快，都差点被他占了便宜。

反正他的口碑很差，如果不是看在他年纪大的份儿上，估计早挨揍了。

不过这人最近十几天来貌似消停，不知道是为什么。”

朱梦珺说。

“那你能问问他被袭击的具体情况吗？”我说。

“这事你也关心？咱们自己的事还没解决呢，你管他一个老色鬼干什么啊？他被袭击了的结果只能是大快人心。”朱梦珺一脸不解的看着我。

“这几次事发生的间隔这么短，我感觉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的。”我说。

“哎呀，上海这么大，上千万人口，每天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更不用说这种拿不到桌面上来说的小案件了，我劝你还是别浪费精力在这件事上，还是干点正事比较靠谱一些。”朱梦珺说。

“那我跟你打个赌，如果这事里面也有蹊跷，那以后一直到眼前这堆案子彻底解决之前，你都得听我的意见，怎么样？”我说。

（未完待续）

45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5 19:40

这一篇更到这里楼主有几句话想说：本篇故事可能看上去节奏有点慢，气氛比较闷，而且细节也有些碎片化，导致各位看官看着也许感觉没那么精彩，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楼主在这一篇中每一段更的都比以前长，也是想尽快提高进度，加强前文的紧凑感。

说一千道一万，楼主要表达的还是想请看官们可以耐下心来看下去，因为本篇的事件发展虽然不敢说能让所有人都感觉精彩，但应该还是会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另外，本篇的核心不涉及鬼神，不涉及玄门，但也不在常理之内。

更多内容楼主就不剧透了，还请各位看官继续支持楼主，谢谢。

45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6 02:47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点“南京大牌档”的图吧，主要是楼主对那里印象比较深，其中图 1 是门口，图 2 是内景，图 3 与图 4 则是为食客们表演的民间艺人。楼主个人认为，在这里吃饭很有种闲适的氛围。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9872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9872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9872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798725.png{EIMAGE}

45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6 02:4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5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6 16:42

楼主来给各位看官告个假，晚上有点事，今天得晚点更新了，见谅见谅

45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6 21:56

楼主回来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5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6 22:04

“切，说的好像我现在没听你的似的，我现在说也不是想不听你的意见，只是想提醒你不要分散精力，不过既然你这么感兴趣，那我就帮你问问。”朱梦珺说。

她说完之后就又打了一个电话，本来是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因为她认为这种破事能有什么蹊跷，结果我就看见她的表情从开始的漫不经心逐渐发展成了惊讶最后到凝固，看到此处，我虽然还不清楚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已经可以确定，这个赌，我打赢了。

等她挂断电话之后，我问：

“看你表情变化这么大，这事是不是被我不幸言中不太

寻常？”

“是有些不寻常，而且口味还很‘重’。”朱梦珺用一种奇怪的脸色看着我说。

“那直说，到底怎么了？”我问。

“那个受害者，也就是那个变态老头，被人发现的时候，身上插进去了一根木棍，这根木棍从肛门穿进去，再从嘴里穿出来，而且.....这根木棍是他的拐杖，就是那根他拿着经常敲打骚扰女学生的拐杖。

最关键的是，受到这么致命的伤害，他居然还没有死，现在已经被送进 ICU 重症监护室了。”朱梦珺说。

“什么？！被人用拐杖从肛门捅进去了？这都没死？你刚才说还从嘴巴里穿了出来，这可是非常严重的贯通伤啊，从肛门到口腔，这中间几乎经过了人体的所有主要脏器，只要伤及其中一个就能致命，即便没有刺破内脏，作为入口的直肠和出口的胃部或者是食道总会有创口的吧？这就是单纯的出血和伤口感染也能要了他的命啊!”我一听顿感震惊，虽然之前料到了这事之中估计也有蹊跷，但的确正如朱梦珺所说，口味这么“重”，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所以才惊讶的两眼一瞪，如此说。

“谁说不是呢，虽然这老头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干这事的人也太变态了吧？我刚才还说这老头变态呢，现在跟这个凶手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朱梦珺说。

“这样，这个案子你也跟紧一点，一定要收集内部信息，然后咱们俩一起分析一下，现在不用你催，这个事已经‘越来越有意思’了，即便没人说，我也得追查到底。”我说。

“你这么说才像个内参记者嘛，不过我打听案件内部消息可以，但你得靠谱点啊，我那事还指望着你呢。”朱梦珺说。

“从现在来看，你那事其实只是这整个事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要跟到底，自然会一起解决。另外，关于被拐棍穿刺的受害者，现在了解最多内部信息的应该是给这个受害者接诊的医生，你要以这个点为突破口，知道吗？”我说。

“好的，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上海这片地皮上，能瞒住我的事不多。”朱梦珺说。

之后的 2 天时间里，朱梦珺按照我的吩咐，将这个老年受害者的情况，尤其是具体伤情摸了个清清楚楚，再来找我的时候，她说：

（未完待续）

45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6 22:14

“他没死的原因搞清楚，是因为凶手在穿刺他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受害人在受害前曾被凶手强制灌肠，将肠道清空，然后那根拐杖也是被消过毒的，而且在将拐杖捅进去的时候，还疑似使用了‘肛门扩张器’，接下来就是拐

杖在通过其身体的时候，避开了所有主要脏器，也没有伤害到胃部，只是刺破了食道上半部的一个位置，再接着从嘴巴里穿出来的，整个过程只有两个创口，一个在进入的直肠处，一个在出来的食道处，而且创口的尺寸很小，与拐杖的直径几乎相当。

不过——拐杖的主体部分也被处理过了，上面被嵌进去许多弯曲角度较小，钩锋在外的鱼钩，而且钩锋的方向与穿刺的方向相反，所以这些鱼钩在向上穿刺的时候不会有阻碍作用，但如果要顺着捅进去的路线‘原路’拔出来的话，那就会钩挂住四周的身体组织，强行取出只能要了受害人的命，现在的手术方案已经确定了，首先要进行开腹手术，先将拐杖从中间截断，然后一点点的往外拿，预计全部取出来要至少 4 次这种规模的手术，在此期间，这个人只能以注射营养液为生。

除了这些，这么复杂的组合式外科手术，费用很昂贵，初步四期手术全部做完了，估计在 170 万左右，如果要算上后期的护理费、营养费等杂项费用，少说得有 200-230 万，而这个受害者唯一能查到的职业就是在 30 多岁的时候当过菜贩，到 50 岁之后就无业了，目前全靠低保生活，这笔医药费，说句难听的，就是把他‘碾成渣’，他也拿不起十分之一。”

“嗯——现在很明显了，这个凶手就不想杀死他，而是

要折磨他，从身体和经济两个层面都不放过他，是够狠毒的，这也与‘选妃派对’上钢缆只打男性裆部、腿部以及女性胸部，还有夜店里天然气爆炸烧伤面部的套路对上了，都是以受害人最承受不了的方式去折磨受害人为最主要目标，取其性命倒是其次的。

对了，你说他现在靠低保生活，那他的儿女呢？不是说他还有家属吗？”我说。

“家属的情况我没细问，但通过一些大致的了解，好像是他儿女早在他 60 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并没有赡养义务，所以根本不管他，而断绝关系的原因就是他人品太差，总在外面惹祸，惹了祸又要靠儿女去摆平，最后忍无可忍才断绝了关系，而且他惹的祸，绝大部分都是男女关系方面的。”

“‘选妃派对’袭击案上，凶手表现出了过人的机械天赋，可以手工制造出蒸汽动力液压阻拦锁这种复杂机械，并且精确计算了钢丝绳和钢索的抽击顺序与范围，而在夜店天然气泄漏事件上，则同样是对时间、天然气泄漏的量以及点燃天然气的节点把握的极其准确，到目前这个被自己的拐杖戳成‘透心凉’的无德老头，还能看出此人具备极其丰富的医学知识，尤其是外科方面的知识，当然了，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这三件事都是由同一个人干的而不是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干的。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那不得不说，这个人虽然心狠手辣，外加扭曲变态，但却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我说。

（未完待续）

45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6 23:04

（十）白水煮活人

“那你能不能做一个确定点的判断，这事的幕后凶手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帮人？”朱梦琚说。

“我又不能未卜先知，怎么能给你准确答案，说句实话，我没有任何实际依据来证明我的判断，我现在依靠的，除了三分之一的基础推理以外，其余三分之二都是靠直觉。”我说。

“那——说白了你就是在‘瞎猜’呗？”朱梦琚挑着一根眉毛说。

“也不能这么讲，我的第六感还是很准的。”我说。

“哼，我一个女人还没把第六感放在嘴边呢，你却一会儿直觉一会第六感了，我现在就感觉信你真是‘上了贼船’了。”朱梦琚故作噘嘴装说。

“我又没强迫你信我，更何况反而是你强迫我留下来帮你的，如果你感觉我不可信，完全可以去信警方的调查啊，你跟他们这么熟。”我说。

“我就说说，你还生气了？看你那小心眼儿的样，你说

的话再不靠谱也比警察强，他们对‘选妃派对’的案子毫无头绪，又把夜店的事归结为安全事故，至于这个老头，人没死，又无权无势，他们才不会上心呢，除非凶手投案自首，或者是线索明摆着，要不然想等到破案，那完全是遥遥无期，关于这事的最新进展，就是当地的治保会发起了捐款，呼吁他的邻里给他的手术费献爱心。”朱梦珺说。

“然后呢？有人捐吗？”我说。

“你这不明知故问吗？就凭这老头比‘化粪池’还臭的口碑，怎么可能有人给他捐款？发起了两天半了，只收到了一份捐献，金额是 50 元，还是一个当初被他骚扰过的女学生捐的，这年头，有良心的人总是弱势群体。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慈不掌兵，义不理财，善不为官，情不立事。”朱梦珺说。

“你这话的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当好人没出路’呗？”我说。

“哈哈，你这解释真是‘一语中的’！我记住了。”朱梦珺笑道，而我则只能在心里暗暗的叹了一口气。

“行了，咱们言归正传，还是假设我上面的猜测都是对的，那么这个人肯定还会继续作案，他在发泄愤怒，我能感受得到，在他心里，憋着一股足以冲天焚地的怒火，这股怒火不倾泻完了他是绝对不会就此罢手的。

我的意思是我今天晚上就起草一份书面建议，建议警方

将这三次事件并案处理，如果可以那么最好，如果不行，那我们就还得靠自己，当然了，这份建议递交上去，还得靠你发挥力量。”我说。

“递交份文件是小菜一碟，但是你自己现在都不确定，又没有证据，怎么说服他们让他们并案处理？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办砸了的可能性在9成以上，而要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现在就什么办法都没有，那还能怎么样？”朱梦珺说。

“放心，我还有最后一张底牌，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用，如果警方拒绝并案处理的话，那我就使出这张底牌，然后咱们自己干!”我说。

“什么底牌？”朱梦珺说。

“这你就别管了，希望用不到。”我说。

“我看你就是当内参记者太久，采访奇奇怪怪的人和事太多，说什么都自不自觉搞的神神秘秘的，这是病，而且是职业病，‘得治’。”朱梦珺说。

“嘿！你这么说我是不是还记恨着当初去隆昌公寓的路上我说你那话的‘仇’呢？”我说。

“知道就好，我就是要‘报复’你。”朱梦珺抿嘴笑说。

随后我俩又闲聊了几句，等送走了她之后，我连夜构思，根据我目前的推断，写下了一片5000字左右的建议书，这已经是我能把当下我要表达的全部要点全部讲清楚的前提下可以精简到的最小篇幅了。

次日，在朱梦珺的陪伴下，我俩再次来到警局，见到了李万程，这李万程看到我俩之后脸色当场变的铁青，用“硬到能帮棒槌用的”的冰冷语气寒暄了几句之后，便问我们来干什么，我表明来意，将建议书放上去，并言简意赅的讲了一下里面的内容。

算是没想到，也算是在意料之内，还没等我的话说完，这李万程便大发雷霆，这次他也“没放过”朱梦珺，而是直接针对我们两个人（当然，重点还是我）吼道：

“你给我闭嘴！老子干了这么多年的刑侦，还用得着你来教我怎么办案？前面两次给足了你面子了，别给脸不要脸！现在就从我的办公室里消失，否则我叫人来拘留你们，你们这是妨碍公务！”

“李局，我们这也是好心.....”朱梦珺插嘴，但还没等把话说完，李万程便将“矛头”完全对准她，用同样的吼声说：

“还有你！别以为你是电台的记者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你掺和到这件事里以来，我给你开的‘后门’还少吗？你说你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有事没事的天天往他屋里跑，这像话吗？！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他住的是局里的招待所，你一天去几趟，那前台看的都清清楚楚！

对了，不说这事我还给忘了，你现在住的地方是我们距

局里提供的，我现在以局长的身份告诉你，在今天晚上之前，立马给我搬出去！要是到了明天我还发现你在里面没走，别怪我找人‘帮’你搬到街上去住！

你要想待在上海我没意见，但招待所的资源非常紧张，比拟重要的来客还有的是，所以你必须‘挪’个地方，爱去哪儿去哪儿!”他前半段话对着朱梦琚说，后半段话又重新奔我来，看得出，从第一次隆昌公寓案的总结大会上我“公然”“呛”他就已经让他对我的印象坏透了，再经过那台阻拦锁原理机器上的说教，他看我不顺眼完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估计不是碍于我是他们请来的记者的身份，他早就发表了，而现在忍无可忍之下则直接摆起官架子要把我往外撵，而我听到这里不仅没有生气，还感觉很好笑，笑这个李局长这么大的块头，气量却这么小，不过我不生气，不代表朱梦琚不生气，她毕竟不是个寻常的普通女人，听了这番话，尤其说她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以及“天天往他（也就是我）屋里跑”这两句之后，当场就发飙了，直接抬手指着李万程说：

“李万程！我真想不通你这种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的人是怎么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好，你不听我们的建议是吧？你等着，看我们最终把真相找出来给你看看，到时候我会把我所有的同行们都找来好好报道报道，咱们走着瞧！

至于搬家，老娘有的是地方给人家住，谁稀罕你的破招

待所！走!”说罢，朱梦珺拉着我就走，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我用余光还看到李万程局长既气愤又“一脸懵逼”的表情，可能他人到中年活这么几十年来，除了他的上级以外，朱梦珺是第一个把他骂的如此狗血喷头的人吧。

等一直走到警局门口，我俩上了车开到了大道上，朱梦珺这才对我说：

“这次咱俩，特别是我，算是彻底把这个家伙给得罪了，以后想从警方这边获得第一手的消息都很难了，如果你再需要我打听这方面的事的话，我只能说不是不可以，但人情方面的‘成本’会高很多，而且也就诸多限制，换句话说就是不像之前那么想问什么就能问出什么来了。

而且我刚才还夸下了海口，说咱们能把真相找出来，我是没这个本事，可全指望你了，你可别糊弄我，给我交个底，你之前说的你那张底牌到底是什么？到底行不行？”

“得罪归得罪，不过话说回来，你能跟李万程这么对吵，也看得出你俩平时的交情相当‘铁’了，如果只是‘面子上的事儿’，用词是绝对不会这么激烈的。”我说。

“你别打岔，我就问你的那张底牌到底靠不靠谱？”朱梦珺用平时对话中少有的严肃表情对我说。

我正要准备回答两句，朱梦珺的电话突然响了，一阵铃声之后，她从价值不菲的“VERSACE（范思哲）”牌女士手提包中掏出手机，我看到来电显示上标注的是“王珂”两个字，

也就是跟着她一起参加隆昌公寓行动的那个青涩小伙，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我知道王珂几乎算得上是朱梦珺的“御用摄像师”了，只要是朱梦珺的采访，摄像全部由王珂负责，王珂也是尽职尽责，在上海电视台的这些同行们之间，都说王珂暗恋朱梦珺，我还拿这事调侃过她，她则说：

“他的爱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卑微了。”

我则无言以对。

言归正传，我坐在副驾驶上听不见不处于免提状态的王珂在说什么，但看朱梦珺两眼微瞪，口气惊讶的连着说了好几个“什么”之后，我知道又出事了，而且跟之前发生的案件八九不离十还是“一家”的。

大约一分多钟后，朱梦珺挂掉了电话，找了个路边停车位将车随便斜着一听，然后扭头对我说：

“江宁路‘玉锦城’（该小区名称也为化名，下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手段极其残忍恶劣，死者是一名老年女性。”

“‘极其残忍’是多残忍？”我略微惊讶于她的这个措词，便如此问。

“先不说了，到了地方你自然就知道了，这是独家消息，我们如果动作够快的话，还可能赶在警方的前面到达，现在王珂已经在现场了。”朱梦珺说。

“王珂一个摄像师怎么还对热点问题有这么强的‘嗅

觉’？”我说。

“他是去找他姨妈，他姨妈就住在玉锦城，跟这个受害者是邻居，因为受害者家的门敞着，一直没人进出也没人管，老年人一般都比较好事，所以他姨妈就进去看，结果发现了死者，王珂能发现这事，纯属巧合。”朱梦珺说。

（未完待续）

45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7 02:3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个正文中所提案件的类似新闻吧，这个新闻比较新，还是今年发生的事情，主题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流氓专门用拐棍骚扰女学生，对于这种为老不尊者，其实楼主认为惩治起来要力度更大才行，不能让这些人认为年龄大是一种可以胡作非为的资本。

不过这个老流氓还算幸运，不像正文中的这个，但这对于包括楼主在内，广大具有正义感的群众们来说，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843979.png{EIMAGE}

45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7 02:3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58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7 12:57

“这真是什么事儿都让咱们给‘赶上’了昂。”我说。

“不管怎么说，先去看看是什么情况。”朱梦珺说。

她作为一个在上海打拼这么多年的本地人，对怎么前往这个目的地自然熟悉的很，车子一路狂奔，中间还闯了一个红灯，她也毫不在乎，最后挂着风就来到了这个名叫“玉锦城”的小区，从外表看，这应该是一个中档小区，里面住着的估计都是工薪阶层或者是初级白领（注意：中档小区跟中产阶级可不是一个层级的配套概念，中产阶级住的一般都是高档小区，而资产阶级则住的是豪华小区或者是别墅区，比如举办“选妃派对”的佘山公寓，以及汤臣国际等），下车之后我俩风是风火是火的就往王珂发来的具体楼门及楼层跑，电梯直接上到 9 层停下，但出门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便拉住朱梦珺说：

“咱们这么贸贸然的进去看，好像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朱梦珺问。

“警方还没到，咱俩先进去看，会不会破坏现场，而且留下咱俩的痕迹，会造成很多麻烦的啊。”我说。

“对，你不说我还忘了，把这个戴上。”朱梦珺说着，从手提包里逃出来几个东西，我接过来展开一看，居然是一副鞋套与一副医用橡胶手套，她居然随身携带这些东西，看

来这种事对于她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事情既然到这儿了，不进去在心里也的确说不过去，所以便在电梯口穿戴整齐后继续往里走，一拐弯，就看见王珂站在应该是受害人家的门口，他的手脚上居然也有手套与鞋套，这跟着朱梦琚的“混”久了还真不是白“混”的。

长话短说，我们三个，王珂作为最初目击者，走在最前面，我排在第二，朱梦琚在第三，这房子是三室一厅的结构，并不算大，王珂说死者现在就在浴室的浴缸里，我们直奔主题直接进了浴室，完全推开浴室半敞着的推拉门，就看见一个乳白色的经典造型浴缸安置在地面上，而周围非常干净，没有一丁点打斗的痕迹，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迹，只是非常奇怪，在这浴缸的上面，居然改了一个向上突起的木质盖子，这个盖子与浴缸组合在一起，就像是某种盛放“大件儿”菜肴的器具，朱梦琚看到此景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问：

“人呢？你不是说死者在这里吗？而且杀死她的手段还极其残忍，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王珂没有说话，而是指了指那个浴缸，朱梦琚胆子倒也真是大，直接伸手去拿上面的盖子，可能是她知道这里已经有王珂的姨妈以及王珂看过了，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在拿掉盖子的一瞬间，下面露出的景象当场就把朱梦琚吓得花容失色，手上拿的盖子更是因为受到了强烈的惊吓而脱手掉在地上，而我也被吓得本能向后连连倒退了好几步，只有已经看

过一次的王珂的反应是最小的，但也皱起了眉头，把脸别向了一边，尽量不去直视那浴缸里的东西。

那么浴缸里到底有什么呢？——一个被煮熟了的老妇人！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大家可以想象烤炉猪的颜色和状态是什么样的，当时浴缸里的也是什么样的，只是把猪换成了人而已。

盖子掀开之后，浴缸里温度还未散尽的热水还在向外冒着股股热气，而且除了一个被煮熟的人以外，在水面上还漂着几片一起被煮熟的烂菜叶。

面对此景，还好朱梦珺作为记者最起码的心理素质还是有的，又经过这几天的历练，坚强了很多，所以眼前这一幕纵然骇人无比，但她缓了一会儿之后竟然没有尖叫出来，倘若现在在场的是别的普通女人，恐怕早就尖叫到昏厥了。

“你看到她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吗？”我们三人退出屋子，回到楼道里，我问王珂。

“嗯，先是我姨妈发现的，差点把她给吓死，我当时正好在她家，就过去看了看，结果就是这样了。”王珂说。

“这个死者有什么背景或者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说。

“嗯——我听我姨妈说，这个人口碑不太好，全楼上下都很烦她，她家境挺殷实的，有一儿一女，儿子是个处长，

女儿在外面做生意，但她却特别抠门，买什么东西都得往死里讲价，讲的太低了别人不卖她就骂人，而且骂的很难听，今年情人节的时候，她看到楼下有卖玫瑰花的，人家是25块钱一朵，她非要5块钱一朵全买走，然后回家泡澡用，那个卖花的是个外地来上学的学生，兼职干这个赚点钱，挺不容易的，结果她就站在那里劈头盖脸的骂人家，骂了十多分钟，把人家给骂哭了，人家带着花走，她还追着人家骂。”王珂说。

“这么低素质的人还泡玫瑰花瓣澡？哼，这下好了，直接泡了个‘开水澡’，成‘熟’的了。”朱梦珺说。

“行了，现在事态已经是明摆着的了，这个不知道躲在哪里的凶手作案针对性非常强，有明显的报复性动机，她平时喜欢泡澡，就让她死在了浴缸里，喜欢用花瓣泡澡，就给她放了几片菜叶当‘陪葬’，这凶手要了她的命还不算完，还用这种带有一丝‘仪式感’的方法羞辱和讽刺她，如此来看，虽然每次的作案手段都不同，但从心态上来说，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人或团伙所为了。

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就跟警方比比，看谁先破了这个系列案件。”我说。

“你要出你那张‘底牌’了？”朱梦珺说。

“嗯，不过还得你帮帮忙。”我说。

“哎，这就有意思了啊，打听消息我帮忙那是正常情况，

可怎么你要出你的‘底牌’还让我帮忙呢？我都不知道你的‘底牌’是什么，我怎么帮忙啊？”朱梦珺闻听此言，一脸“莫名其妙”的对我说。

（未完待续）

459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7 13:17

（十一）私家侦探

“因为需要你投资一点赞助费，这么说吧，我这张‘底牌’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正经八百的私家侦探，在这个圈子里名气非常大，他们内部有一个排名，他常年在前三甲内徘徊，不夸张的说，这个人称得上是‘狄仁杰+福尔摩斯’的结合体，我把他请来的话，那就应了你当初对那些富豪们‘最好的华人私家侦探’的承诺了，我联系到他并找他来帮忙是没问题，但是.....”我说到后面欲言又止，想让朱梦珺自己“领悟”。

“你前面不都说了要赞助吗？肯定就是价格比较高呗，说吧，他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而且实话给你说，上海这边的私家侦探我都熟，‘选妃派对’的事情发生之后，我把这些案件的资料都已经给他们其中几个顶尖的看了，他们也没有好的办法，原因很简单，私家侦探一般只接手寻人、物品丢失、婚外情之类私生活调查等方面的事情，对于出现严重伤害乃至是命案的刑事案件，他们是不接手的，这是他们行

内的原则，而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则是，私家侦探即便再厉害，想要搞清楚一件事，也得先有头绪，或者说得有最起码的线索，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要有线索的话，我们以及警方还至于这么被动？

所以，私家侦探这事我早就想到了，只是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碰上现在这么棘手的案子，不太靠谱，这边的不行，你那个朋友难道就行吗？”朱梦珺说。

“嘿，真没看出来你还挺懂行，这样也好，就不用给你解释里面的一些基础知识了，首先你说的那些私家侦探，他们要么是技术太过于单一，要么是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你也知道，就‘选妃派对’这事，如果没有足够诱人的利润，没有哪个局外人会想掺和进来，而我就属于被你拉下水的典型。其次，私家侦探这个行当最早出现在西欧地区，类似福尔摩斯这种形象，其实就是私家侦探，所以常年‘霸占’这一行翘楚的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基本都是欧美国家的，而我说的这个人，他年纪比我略大，用了 5 年的时间就在里面混出了现在的名堂，那可不是靠吹的，类似国外警方不能向外公开的‘异体缝合案’、‘硫酸熔尸案’、‘连环奸杀幼女案’以及‘烹尸案’等变态案件，他破获了不止一起，类似碎尸案这种级别的，在他经手的案子里都属于‘轻口味’的，所以，上海虽然硬件发达，但毕竟是区区一域，这么小范围内的私家侦探跟他比，不是我替他吹，还真差点事儿，这事业务能

力上的差距。

另外，他还是个顶尖的黑客，身手也相当不错，这两条也都是他能在私家侦探这个圈子里站稳脚跟的重要资本。”我说。

“你这还没替他吹？我听着都快说成神了，不过被你说的，我还真倒是有兴趣见识见识让你这么一个见多识广的内参记者都如此推崇的人是什么样，你刚才提到了佣金问题，说吧，我看看我能不能承受。”朱梦珺说。

“那个——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说？现在警察快来了，如果跟咱们在这里碰上，解释起来很麻烦呐。”王珂插话道。

我俩一听，说的有道理，三人就赶紧下楼，等到了朱梦珺的车上，离开了“玉锦城”小区之后再详细说。

“现在不用着急了，报个价吧。”朱梦珺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说。

“他的收费标准据我所知，是按天来计算的，他了解基本情况之后会指定一个破案日期，在日期内，每天一结算，而他通常情况下的每日佣金一般在 3 万元人民币左右，其实这不算高，个别有按小时计算的，一小时 2000 美元，比他贵的多，但能力还没有他强。

不过除了佣金以外，这种级别的案子，起码还要预支他 15 万左右的定金，如果案子如期破获了，会退还给雇主的，如果无法破获，将不收取佣金，但要在定金中抽取 50%作为

劳务费。”我说。

我这么说是想让朱梦珺好接受一下，没想到她一摆手，说：

“你也知道，我之前争取到的时间就15天，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所以未来最好能在10天内吧案子查出头绪来，即便不能完全破了，也得有重大进展，起码我得给那帮富豪们有个交代，这样，你报价的时候，我愿意翻倍，30万定金，佣金一天给他6万，10天出成果，而且我，还有你，在加上王珂，我们三个得全程跟着，并了解所有的细节，行就行，不行那就再想别的办法。”

“嗬，你倒是爽快，不过你叫咱们三个都跟着是什么意思？”我说。

“这么好的素材收集机会，我怎么会放过？再说了，按照你的分析，一个如此厉害的凶手，我也想体验一把通过抽丝剥茧最后将其真面目露出来的快感。”朱梦珺说。

“好吧，有钱就好办事，我一会儿就联系他，你的这个价钱在这摆着，估计问题不大。不过我倒是有个事情想问问你。”我说。

“说吧，跟我你还见什么外。”朱梦珺说，她这话一出口，我感觉后面的王珂用一种很“怨毒”的眼神看着我.....

“呃，你这几天一直在说‘选妃派对’上受伤的那些富豪让你作为主办方之一压力很大，可是听你说归说，但看你

的状态一点也没感觉出来你压力大啊。”我说。

“我是主办方之一，不是唯一，主办方一共有 12 个呢，你以为那 11 个是摆设啊？他们也得承担压力，我算是压力比较小的，主要就是被他们分摊了，如果这事让我一个人来扛，那估计你现在早就已经看不见我了。”朱梦琚说。

“琚姐，你别这么说，有我在，没人能伤害的了你!”王珂突然从后面冒出来这么一句话。

“闭嘴，小屁孩儿。”朱梦琚头也没回的说。

我透过中视镜，看见王珂撇了一下嘴，但眼神中是一往情深，种种迹象表明，王珂的确是暗恋朱梦琚。

什么是暗恋？就是明明喜欢却又感觉自己“配不上”的情感。

当天下午，我联系了我的那位私家侦探朋友，他叫黄勋，祖籍澳门，受环境影响，很早就出国发展，由于喜欢刑侦，所以做了私家侦探这一行，我曾经问过他既然对刑事侦破这么有兴趣，为什么不去考警校呢？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他说纪律的约束会影响他的发挥，我一想也对，就我对他的了解，他是那种典型的把自由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人，所以对他的说法表示理解。

很巧的是，黄勋刚好在 20 天前在希腊破获了一起“杀人医生”案，赚了一笔可观的佣金，正在爱琴海放松度假，我一个国际长途打过去，他就说我这种“无事不登三宝殿”

的人突然找他肯定不是好事，我将事情的原委给他简单的一讲，他顿时就来了兴趣，我知道像他这种骨子里就“不安分”的人，其实看重的并不是多少佣金，而是这个案子有没有挑战性，这也是他为什么在私家侦探界声誉如此之高却收费不算太高的原因，另外，我比较欣赏他的人品，他在欧美地区混迹多年，对当地华人的需求会优先提供帮助，而且费用可以适当降低，这一点与我在采访中接触过的很多有侠义之风的玄门高手颇为类似。

而我这人也还算得上是忠厚（是“还算的上”，偶尔也会有一点小小的“腹黑”），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俩才从发小再到长大成人，各自的三观相比儿时都已沧海桑田但却没断了联系的原因。

约好了时间，他将在第二天中午，从雅典直飞上海，我将情况给朱梦琚还有王珂说了一声，然后我们三人前去机场接机。

（未完待续）

459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7 13:54

这小子从飞机上下来，那一身行头兼职就是为“上海滩”这个主题准备的，身穿秋季款的风衣，头戴圆顶礼帽，还有一条薄围巾，一身许文强的装扮跃然眼前，我把他指给两人看，朱梦琚说：

“哎，没想到，你这朋友还挺帅的啊。”

“怎么了？又戳到你的‘粉红少女心’了？”我说。

“我就这么一说而已，我可不像某些人，是那种被摸摸脸就不淡定的人。”朱梦珺斜了我一眼，笑盈盈的说，我一听她这是在指桑骂槐，便撇了一下嘴没有回话。

双方见面，我作为中间人在两边做了简单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了一下之后便直奔主题，我问黄勋：

“按照我的分析，这件事应该是由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伙人干的，你觉得呢？”

“这个事明摆着的，肯定是一股力量所为的系列案件，要不然这么多事情不可能在间隔如此之短的时间内频繁发生，关键是这些作案的手段都比较少见，不说别的，就说用拐棍从肛门穿过一个老年男性的身体，再用烧开的洗澡水煮熟一个老妇人这两件事，就不可能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另外，前面用钢索和钢缆袭击派对参与人员，以及夜店的天然气爆炸案，针对性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除了你在电话里给我说的他在宣泄某种不满以外，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这个人，不简单。”黄勋说。

“不简单是肯定的，不过夜店天然气的事情，警方的反应让我们很大跌眼镜，这么精心策划的事情，他们居然认为是消防事故。”我说。

“这个正常，在全世界范围内，刑事案的真正破案率其

实只有50%，也就是说，一半的案子是没有结果或者说是没有正确结果的，那么遭遇这种情况有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只能寻找理由和借口了，这还算好的，毕竟没有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而这种事，在东南亚那一带太常见了，找不到凶手就随便抓人，我在印尼接过两次委托，对他们那里的警界风气，真是失望透顶。”黄勋说。

“也罢，如果警方知道这是刑事案件但因为一时解决不了又要稳定人心而谎称这是消防事故的话，那还是一种比较好的结果，最差的结果是警方真的以为这是只一场消防事故。”我说。

“当然，要真是那样的话，这个警方就太蠢了。”黄勋说。

“呃，黄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破案的重点工作放在哪里？”朱梦珺说。

她这话说的职业范儿十足，就像一个记者在采访一个办案人员，黄勋未加思索回道：

“从派对袭击案到最近的老妇遇害，这中间所有的受害者，只有两人的背景是不清晰的，就是夜店里被烧死的那一对男女，所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深挖’他们的个人信息，然后综合其他受害人的信息展开分析，再给凶手或者是他们这个团伙做一个‘心理画像’。”

“可是我打听过了啊，确定了那两名夜店受害者的性别，

姓名，家庭住址，除了这些你还想了解什么？而且这些信息以外的信息对破案有帮助吗？”朱梦珺说。

“这两个人的社会交际圈，最近半年的通话记录，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我都要，这些信息对破案有决定性的作用，是给凶手制作‘心理画像’的关键。”黄勋说。

“那么这些信息你怎么获取？除非是网警，要不然想短时间内搞到这些东西，成本是非常高的。”朱梦珺说。

“我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也就不用当什么私家侦探了。”黄勋说。

这些对话是在离开机场的路上所说，随后在朱梦珺的安排下，我们以她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为临时“基地”，展开了对这一系列案件的追踪。

到了地方后，黄勋掏出了自己那台没有任何标志的纯黑色专用笔记本电脑，这个笔记本的样子很奇怪，有点像那种为适应野外恶劣条件下使用的军用笔记本，又厚又方，尤其是厚度，起码比市场上常见的笔记被厚出 1 倍以上，朱梦珺看罢悄悄问我：

“这是台笔记本？怎么看着跟个‘便携式冰箱’似的啊？”

“的确是个笔记本，但为什么‘长’成这样，我也不知道，不过像他这种黑客高手，肯定不可能不懂电脑，那么用一台这种有点奇怪的东西，就自然有他的用意，估计这电脑

有很多一般电脑不具备的功能。”我说。

而黄将自己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之后便经过一阵简单的操作连接上了朱梦珺工作室的无限网，朱梦珺奇怪道：

“咦？你也没问我无限网名称，我更没告诉你密码，你是怎么连上的？”

“你的无限网名称叫做‘足以慰红尘’，而你毕业的院校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于2005年入学，当时你所在的寝室集中了全学院十大美女中的前四名，你就是其中之一，然后有男同学调侃，你们一个寝室的颜值就可以慰藉所有红尘，而‘足以慰红尘’这句话也就不胫而走，在4年的大学生活里，成为了你们这个‘宿舍天团’的代名词，你毕业后为了纪念自己的大学时光，在自己的无限网上用了这个五个字，这完全在逻辑之内。

至于我是怎么弄到密码的，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就像喘气一样容易。”黄勋说。

“这.....”朱梦珺听完他的话，整个人的表情都完全怔住了，眼睛瞪的大大的，惊讶到了一时无法说话的程度，黄勋也不再有任何表示，说完这些话之后就开始自顾自的操作电脑，而那双手在键盘上运动起来的速度简直堪称是个“机器人”。

“等会儿，这些事情是你告诉她的？”朱梦珺在半晌之后才反应过来，然后余惊为消的看向我问道，我对黄勋能说

出这么一番话来表示并不意外，而且这个跟我更是毫无关系，便说：

“他说的这些事我都不清楚，你掰着手指头算算，我才认识你几天？我上哪儿知道这些事儿去啊？”

朱梦琚一想也对，就继续问黄勋：

“这些事情都是我大学时代的陈年旧事了，不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根本不会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首先，我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无意冒犯你的隐私，但是我收到这位记者同志的介绍，找我给你的事情帮忙，而我又答应了下来，那么你就是我的委托人，为了更好的展开调查，我有必要在工作正式开始之前先对委托人有一个全面而细致的了解，每一次委托，都是如此，从没有例外，这是我的个人规矩，如果感觉不方便，我可以就此退出，不过，按照规矩，我要扣除你定金的 50%，外加你要承担我的路费。”黄勋说着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接着看向朱梦琚，那意思很明显，就是问朱梦琚介不介意，如果介意，那么把往返的费用给他结清，而朱梦琚则说：

“这倒没有，你忙你的，别耽误了正事，我就是这么一问，不过你刚才说的是你了解这些事情的动机，并不是方法，而我想知道的是方法。”

“方法就是我现在正在用的方法，所有学校、企业，包括警方在内的资料库、户籍库在我面前都是完全‘公开’的，

找到了基础资料之后，再锁定个人，继续追查，然后逐渐缩小排查圈，而想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会一个一个的‘自动’出来了。”黄勋一听朱梦琚这么说，就恢复了手头上的操作，并一边忙一边说：

“那你现在是在干嘛？”朱梦琚说。

“现在我正在查看警方的相关户籍资料，还有通话记录。”黄勋说。

“那是内网里才能看到的内容，我都不好打听，难道你能突破了他们设置的‘防火墙’？”朱梦琚说。

“那种东西还用得着‘突破’吗？”黄勋说。

“呃.....好吧。”朱梦琚被黄勋这种建立在能力至上的傲慢给彻底震住了，无话可说之下只得冒出这么一句来，而我则早已习以为常，不过我还是插嘴道：

“我说一句，你刚才叫我什么？‘记者同志’？你这从哪儿学来的？不会好好说话，信不信我拿了你的电脑就跑？（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的那台专用电脑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经常这么跟他开玩笑）”

黄勋听罢我与对视了片刻，然后我俩就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有时候男人间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未完待续）

46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8 02:57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贴两张军用笔记本电脑的图，大家可以根据它们的外形来想象一下被朱梦珺形容为好像“便携式冰箱”的黄勋专用笔记本是个什么样子，只不过图中是绿色的，黄勋的是黑色的，厚度差不多，都是四四方方的样子。

这类笔记本电脑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抗造”，以图 2 中浪潮公司设计生产的 JGN-II（以下简称“JGN-II”）型军用笔记本电脑为例，其具备抗震、抗冲击、抗恶劣环境，具有防电磁干扰、防尘、防淋雨等特性，这是普通民用产品所不具备的，而黄勋选择这种产品，也是看中了其为了能走到哪里都可以可靠使用的军工标准。

另外,图 2 中的 JGN-II 可能从外形上来看显得有点“土”，这并不奇怪，以为它其实是 2005 年公开的产品，到现在为止已经“老掉牙”了，目前我军装备的军用笔记本电脑要比这个先进数代以上,“颜值”也要比它高的多得多。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88888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888887.png{EIMAGE}

46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8 02:5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6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8 18:35

楼主来更贴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65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8 18:53

“好了，目前所需要的资料，大概都在这里了。”黄勋说，朱梦珺还没有从惊讶中完全回过神来，他就已经把电脑敲定，然后将机身一转，让屏幕对向我们三个，朱梦珺说：

“这里都有什么资料？”

“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他们在死前一个月内的所有通话记录，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以及电话联系人，这个女性死者名叫‘段晓婷’，死亡时 25 岁，她的行踪比较好确定，因为我发现她刷微博的频率接近‘病态’，快的时候几乎是每隔 7-10 分钟就会更新一条自己的所在位置，而最长也不过几个小时，从这个角度上说，她几乎是在用微博‘直播’自己的生活。

而从其中早期的内容来看，可以判断她的家境一般，且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她的父母是车床厂的基层工人，属于上海比较典型的老工薪阶层，而她在各方面的能力也一般，学习一般、工作能力一般，相貌同样一般，但是自从 2014 年 05 月开始，她的生活突然奢侈了起来，名牌包，名牌表，以

及从头到脚的各种穿着，还有就是在辞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的情况下周游世界，她的物质生活有了如此突飞猛进般的变化，这个虽然在微博的内容上无法分析出来，但从她自拍照的变化上来看，她在这期间进行了大范围的整形，削骨、隆鼻、开眼线以及隆胸、丰臀、丰唇都做了，由于前后相差太大，所以她删掉了以前的老照片，可我给她稍稍‘恢复’了一下，就可以看见了。”黄勋说着指了一下屏幕上的两张照片，王珂推了一下黑框眼镜说：

“这是一个人？！”

的确，照片上的人在对比之下，单从外貌看来的话，完全是判若两人，而朱梦琚则不以为然的说：

“这个很正常，现在有些女孩子相貌平平，把自己可以获取成功的砝码都压在了颜值上，而对于她们来说，几乎是提高颜值的唯一手段便是整形了。

这还算是豁的出去的，豁不出去或者是实在没钱的，就只能玩玩 P 图了。”

“是啊，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天生丽质。”黄勋说。

“谢谢。不过你找出这些来时想说明什么呢？”朱梦琚一笑，谢过黄勋的褒奖，随后问道。

“我刚才还没说讲完，那我就接着说：她所接受的这套整形手术在费用是她当时的经济情况所不能承受的，根据一些微博上的早期照片显示，她在整容之前，应该是在夜店当

过陪酒女，只是她谎称是跟朋友一起去玩儿。在通过这种方式赚取了手术费之后对全身上下几乎所有部位都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不过不得不说，她的整形还是很成功的，而她的物质生活突然得到提升正好是在她整形之后，那么很明显，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她是通过颜值的提升换区了物质生活的提升，这样的话就有两种最大的可能，第一种是她做了‘应召女郎’，第二种是她被人包养了，而‘应召女郎’这种活计，只要做了，是很难瞒住人的，但是我并没有查到多少这方面的信息，那么也就是说，她是被人包养了。

而微博上的信息必定是公开的，下面这些则是她在社交软件上的聊天信息，这些信息印证了上面的猜测，她的确被人保养了，而且她在被包养的同时，还在外面钓了不下10个‘备胎’。”黄勋说到这里，又操作了一下电脑，好让我们能更清楚的看到这些信息。

“什么是‘应召女郎’？”王珂问。

“小屁孩，不该你知道的就别乱问。”朱梦珺说，我在旁边只能哑然一笑，而“应召女郎”这四个字的含义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是“外围女”，只不过这种叫法在国内并不怎么流行，一般流行于欧美地区，两者就像“镜仙”与“血腥玛丽”一样，属于一种事物的两种称呼，而黄勋之所以这样叫，主要是因为他在国外呆的时间不较长养成的用词习惯。

（未完待续）

46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8 19:21

（十二）锁定目标

“不下 10 个备胎？估计‘质量’都不怎么样吧？”朱梦珺接着说。

“相对而言，有好有坏，条件最好的两个就是在事发这家夜店里认识的公子哥，而这两个人的家庭背景一个是开办了一家中小型医疗器械企业，一个是有一家小型汽车配件企业，算不上大富，属于比中产略高的小资水平吧，就是大钱没有，有个十几万闲钱的那种。

而另外那些在物质层面就不太行了，大部分都是学生，还有一个是小餐馆服务员，尤其是其中有一个学生，家是江西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背井离乡来上海读大学，拿着种地辛苦赚来的学费不学好，跟这种女人厮混在一起，你看看他发的朋友圈，一个月内出现了 5 次‘又要吃土’的类似内容，一天只吃一顿饭，攒下来的钱给这女人买了一双市场价 3850 元的 Valentino（注：音译为“华伦天奴”，是一个意大利女装/女鞋奢侈品品牌）宴会版 8 分细高跟，还说喜欢看她穿高跟的样子。”黄勋说。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连她钓的‘凯子’（注：源自闽南话，本意为“傻子”，现专指被女人骗了【主要是骗钱】又没讨到好处的男人）的家庭背景都调查出来了？”朱梦珺

说。

“这些都是‘信息黑市’上最不值钱的底层信息，只要进得去，随便一查就能查到。

而我之所以查这些内容，是因为她的这些‘备胎’里有一个有非常强烈的作案动机，起码针对段晓婷来说是这样的，这个人叫‘张中旭’，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学生。”黄勋说。

“我估计，这男的以这种毫无尊严的形式倒贴了这个小姑娘很久，但小姑娘不温不火，不拒绝但更不答应，没事就搞搞暧昧，享受着他的爱慕，然后付出这么多的男方突然发现自己在她的交际圈里只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小卒子’，便崩溃了，而且在女方出事前，双方应该发生过激烈的言语甚至是肢体冲突，对吧？”我说。

“嗯，就是这个套路，在段晓婷出事前的 4 天晚上大概 19 点 40 分左右，两人在女方的出租屋前见面，并吵过一次架，非常激烈，男的赖着不走，最后还被女方叫来的另一个男的给打了一顿，其中被踢中了裆部，并伴有尿血症状，去医院做过检查。”黄勋说。

“唉，怪不得现在都说 100 分的爱，最多给 99 分，留下 1 分是自己的尊严，这小男生也怪可怜的，别说 1 分尊严了，他的尊严都成‘负数’了。”我摇摇头叹息道。

“哎呦，可以啊，你对这种事情还这么了解呢？”朱梦

珺说。

“开玩笑，我当内参记者之前可是当过情感专栏专职作者的，男女感情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年轻男女之间，当下最避不开的话题之一就是‘备胎’，这种享受着追求者爱意却又钓着别人玩暧昧的姑娘现在太多了，这是一颗夹在两性之间的‘定时炸弹’，非常危险。”我说。

“说到‘情感专栏’这个问题，就可以谈谈夜店当晚的这位男性死者了，此人名叫‘杨阳洋’，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微信公众号‘教你牵手’的创始者，二是一家大型健身会所的健身教练，这个人的感情史极为复杂，同时交往的女性我现在确认的就有 12 人之多，其中既有从夜店认识的异性，也有他的会员，还有一些学生妹，而他开办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差不多所有内容都是与怎么‘低成本撩妹’有关的，用的都是 PUA 里的那些渣男套路，这人在这之前还做过 PUA 的国内推广，赚了不少直男的学费。

（注：PUA 的全称为 Pick-up Artist，中文直译为‘搭讪艺术家’，是指专门教男性怎样成功搭讪并吸引异性的一门心理课程，但经过快速的膨胀式病态发展之后，该课程的教习队伍中混进去了很多人渣，遭到了为外界的广泛诟病）

比如这一段他向他的所谓‘学员’显示‘战果’:”黄勋说着用鼠标下拉，指出屏幕上的一大段话，我伸头仔细看，见上面写道：

“这妞是从国企大院长大的，没见过什么世面，人挺单纯，这种最好‘上’，我当时已要一张纸巾的借口跟她搭的讪，搭讪这个事情，记住了，一定要脸皮厚，不能怕被拒绝，即便被拒绝了又不能把你怎么样，对吧？搭讪的多了，总有能成功的，这是一个几率问题。

然后我就跟她聊，和女生聊天最重要的就是技巧，你要先捧她，然后再适当的打击她一下，比如说她在朋友圈发自拍照，你说整体好看，但哪儿哪儿哪儿还有缺点之类的，但不能打击的太狠，太狠她就不理你了，你得让对方对你的评价存在形成依赖才行。

大概聊了一个星期吧，她说她想我了，心情不好，我就约她出来，这种情况当然是一约就中，见面之后她比我想象的要强，打扮的虽然不怎么骚，但也挺性感，身高足有 1.68 米，是个大长腿，还穿这双肉丝，是我喜欢的路数。我俩在路边摊吃了点东西，又喝了点小酒，然后趁着她微醺的时候，再陪她去外滩吹吹黄浦江上的风，看看夜景，暧昧的气氛一下子不就有了嘛？而且成本还低，两个人的消费加起来刚刚超过三位数，非常适合经济条件不好的屌丝学员尝试哦。

你们问我为什么不去跟她开房？哈哈，她是那种比较保守的类型，所以不能太猴急，俗话不还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这种情况还得放长线钓大鱼，第一次见面，不能开门见山的提这些，否则会显得你就是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不过当天也还是有进展的，那天黄浦江上正好有游轮的激光灯表演，不是我赶得巧，这是我事先都计算好的，等到了地方正好开始打激光，这叫把握节奏，你要让妹子跟着你的节奏走，你才能活的主动权，懂不懂？

激光在对面的建筑物上形成图案后，那当然是五彩缤纷，她看的入神，我就说再美的夜景映在你的脸上也将黯然失色，这话显得有点‘土味情话’的感觉，但不要紧，‘土味情话’只要用对了时机，‘杀伤力’还是很强的，她娇羞的一笑，在等她抬头看向我的时候，我俩对视 2 秒钟，然后我主动出击，与她深吻，那可是舌吻呦，这是初次见面，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进展要完爆无数确立情侣关系后连手都没拉过的小男女。

接吻完了之后，她的口红印在了我的嘴唇上，她就掏出一块纸巾来给我擦，擦干净后准备要扔，我给抢过来了，她问我干什么，我说这是我的初吻，想把这张纸巾留作纪念，你想，我说我是初吻，她肯定不信，而我则给她解释是‘这是我与她之间的初吻’，她听了就乐了，笑着说我油嘴滑舌，这种小技巧，留给她的是回味无穷的感动，方便下次邀约以及升级关系。

至于后来，第二次我就把她‘上’了，不过这妞的确是太‘笨’，在床上什么都不会，都得靠我教，累死我了，又约了几次，我感觉玩腻了，就不理她了，她给我主动发信息

我也懒得回，后来她在街上碰见我与另外一个妞约会，就跟我吵了一架，我无所谓咯，因为没有她，我可以分分钟再‘挂’上比她条件更好，‘活儿’更好的姑娘。

呐，这只是我无数‘战例’中很普通的一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给你们大致说说过程，就是想给你们建立一个如何低成本撩妹，泡妹的概念，至于如何深入，以及如何维持、升级关系的具体技巧，交了下一堂课的私教费，我会亲自给你们视频讲解，并给你们分享我真正的‘高技术’撩妹‘战例’，比这个可香艳的多。”

“这男的跟刚才说的那个女的弄到一块儿，我感觉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渣男配渣女，凑在一起肯定是‘天雷勾地火’。

本来这种行为就很让人恶心，又是 PUA 这一套就更讨厌了，拿这种东西当宝贝的人用《非诚勿扰 2》里葛优的话说，就是一帮‘骗吃骗喝骗炮打’的垃圾。”我看完之后心生厌恶的说。

“‘老实交代’，你当情感专栏作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没少写这种东西啊？”朱梦珺说。

“开什么玩笑，我写的那些可是在杂志跟报纸上发表的，怎么可能是这些教人瞎搞的玩意儿？”我说。

“看把你给急的，开个玩笑啦。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渣男的数量，不比刚才说的那种渣女少，他们一般都深谙消费

层次处于中下游的年轻女性的心理，然后用一些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低成本’的方法去‘祸祸’人家，成功了就占一把便宜，不成功也没什么损失，很多不善言辞的直男好不容易有个女朋友，结果还被戴了帽子，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被这种渣男给害了，其女朋友劈腿的对象也基本就是这种人。”朱梦珺说。

“看来你也碰上过这种人咯？”我说。

（未完待续）

46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8 19:45

“那是没少碰上过，不过就这些人的水平，根本‘近不了’老娘的身，比较典型的一次是大概一年以前吧，我报道完一个民事纠纷之后下班去喝杯咖啡，结果有个走运动风的男的过来跟我搭讪，问东问西扯了一堆没用的东西，他喝一杯 30 块的香草拿铁就能横竖拍了起码七八张照片，这已经暴露他的本质了，然后他说我的手链挺漂亮，从哪里买的，价格多少，他准备送他妹妹一条，我说手链全球限量发售，现在已经卖完了，我这条是全上海倒数第二个名额，售价 6.5 万，他听完脸都绿了，然后找了个借口就跑了。”朱梦珺说。

“这是想捡软柿子捏，结果一脚踢在钢板上了。”我笑着说。

“切，你才是钢板呢。”朱梦珺说。

我俩闲聊这两句的时间里黄勋一直没说话，我看他又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不知道在干什么，等了片刻，他抬头对我们说：

“我建议，现在立马去查查那个被打的男学生，也就是张中旭。”

“你说他因为被打而袭击段晓婷的话，那跟这个杨阳洋有什么关系？还有我的那件事，和他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朱梦琚说。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他平时在网络论坛上的发言，发现他性情比较极端，有一定的偏执倾向，在很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的观点也相当激进，从性格与心理角度来说，‘选妃派对’、夜店天然气泄漏，以及后面的这两起老年人的案件，从心理角度讲，这些他都有作案动机。”黄勋说。

“要这么说的话，那他就是因为遭受了一些打击，外加本来就看不惯一些社会现象而产生了报复心理了？但这每个案子的手法都不一般，他一个学生能做的到吗？况且，如果一个嫌疑人这么明显的话，警方会查不出来吗？”我说。

“警方肯定是调查过他的，只是没有结果，而我们这次找他，则是要将警方调查的漏洞补上，将信息完整起来，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发现。”黄勋说。

“比如呢？”朱梦琚说。

“比如只调查了他在事发当晚在哪里一类的不在场证

明，但是这种高智商犯罪的案子，往往是可以经过精密计算进行远程操作的，以‘选妃派对’的事情为例，有能力制造那台机器人，对于他来说，通过某种技术手段进行控制，活着更直接的还是通过计算，把握好大致时间，让整个袭击只由机器独自完成，根本不需要人去参与。

说白了就是能干这事的人想制造一点不在场证明还是很轻松的。

而且张中旭本人在大学里学的就是机械设计专业，其中由选修了军用船舶的课程，这与能设计制造袭击时使用的一次性阻拦锁原理的机器是相吻合的。

另外，他这个人还比较变态，平时有在解剖流浪动物的习惯，虽然小型动物的身体结构与人不同，但完全可以拿来练手和练胆，在事发之前，他购买过大量关于外科手术方面的专业医学书籍，这在网购平台上都能查到记录，如此一来，这就与老年男性的穿刺案件中凶手拥有相当的外科知识也出现了吻合迹象，至于他解剖流浪动物的消息来源，是出自他的同学之间关于他这个习惯的聊天记录，可信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最后，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几个案子虽然在使用手法、目标选择上完全不同，但内在却又有一个满心怨恨者在发泄方向上的深层联系，之所以用不同手段攻击、虐杀不同的人，除了满足心理上的发泄需求外，应该还有更重要

的一面，比如分散警方的注意力，他以这种‘割裂’式的作案方法，迷惑警方，让他们无法短时间内并案处理，这样就可以分散针对自己的力量，如果我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为下一步袭击更多的人做准备。”黄勋说。

“嗯——你这样一说的确有点道理。”我摸着下巴思量了片刻，如此说。

“那还等什么啊？这就走吧？！”朱梦琚说，她的态度突然变得这么积极，原因很明显，因为这里直接涉及到了她最关心的“选妃派对”袭击案。

“你现在能确定他的位置吗？”我说。

“实时跟踪这个难度还太大，除非有大量的可供你调动光学视频卫星进行不间断重放，或者是被跟踪目标身上有定位装置，要不然靠信息查询是做不到的，前者的成本太高，一般只有军事大国才能负担得起，就更不用说个人了，而后者，我没接触过他，所以也没有这个机会。

不过，我可以通过查询他的社交软件聊天记录，对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进行推算，目前来看，他应该在昌里路附近，看样子是在等什么人。”黄勋说。

“那既然如此，咱们去走一趟也无妨，看看能不能抓个正着，不过假设这些案子真是他做的，那他自然是个不好对付的狠角色，面对我们肯定不会束手就擒，而且犯了这么多

事，现在居然还敢上上街晃荡，这心理素质可是‘好到爆’啊，我感觉有必要带点‘家伙’去，以防万一。”我说。

“这个我有!”朱梦珺突然说，然后从自己的包包里逃出来一个高电压的防狼电击器，虽然这玩意用在这种场合不太合适，但真到了生死关头，其实还是挺好用的，而黄勋则一脸骄傲的说：

“只要对方没有枪械，那么我的拳头就可以应付。”

“行了行了，知道你打过 MMA 比赛，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别耽误时间了，别到了地方再扑个空。”我说。

（未完待续）

46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8 23:5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发一点关于 PUA 的资料截图，两张截图自然远远讲不清楚这其中的所有“转轴”，但起码可以说明白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 PUA 渣男的套路是十分具有特征性的，比如：

通过自我展示-言语打压，欲擒故纵等手段，将“骗炮”作为终极目标。

要楼主来看，PUA 渣男比传统意义上的渣男更加可恶，因为后者渣只是道德、人性方面的缺陷，而前者则是有意为之的，且目的性极其强烈的。

而且正如正文中所说，PUA 渣男伤害的基本都是涉世未

深的小姑娘，对付诸如朱梦珺这种见多识广，阅人无数的“老司机”基本无效乃至根本无效，所以他们伤害的人群几乎都是“专拣软柿子捏”，而由此也更加凸显了此类人的可恶。

综上所述，如果生活中有妹子遇到了这种人，请一定要擦亮眼睛，保护好自己——虽然楼主帖子里的看官们应该都是大老爷们儿而没有妹子（捂脸），不过这话楼主还是得说下。

（注：截图中的“我”，不是楼主本人，这是楼主截图一位职业“情感咨询师”的公开文章中的内容）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93222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932228.png{EIMAGE}

46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8 23:53

好了，今天的图就发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6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9 19:37

楼主来了，今天有点晚，主要是琐事太多，稍等一下就开更，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69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9 20:22

这种情况下，自然是事不宜迟，所以四人说走就走，我随身带了一条三节结构的重型伸缩甩棍，这东西是我一般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的“家伙”，它的好处是不是利器，使用起来可以有效控制伤害程度，不至于防卫过当，而且更不是管制刀具，在公开场合下可以光明正大的携带，会比较方便。而朱梦琚就是带着她的防狼器，黄勋则自不用说，他倒是没有吹牛，这小子的确有两下子，虽然无法与之后我认识的李龙沛那种“怪兽”级别的顶尖格斗高手相提并论，但他也曾经在印尼查案的时候被当地帮派追杀，自己一个人面对手持砍刀、铁棍的几十号人的围攻，打翻其中五六个人成功突围，而且还没受伤，至于前面提到的 MMA 比赛，则是他在当时的两年前，也就是 2012 年参加的 UFC“八角笼中斗”时，获得过 72 公斤级的入场券，这个入场券的含义就相当于选秀节目通过了海选，即使无法与最终获得名次乃至是冠军的拳王们作比较，但其格斗水平已经要比混迹于省市级的职业拳手强了不少，比普通人更是强的“海”了去了，再加上他对黑客技术、心理画像、贴身跟踪等方面的出众能力，他可以说是担得起“文武双全”这四个字，而要不是有这些本事“打底”，他也不可能在私家侦探这个竞争激烈的行当里打出这么大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至于王珂，这小伙子本来也想找个什么东西当武器的，

结果被朱梦珺几句话就给“怼”回去了，给他的“任务”就是一旦遇到危险就赶紧跑，外加报警，其实从这里也看得出来，朱梦珺对王珂这个小学弟还是很照顾的，这也可能是除了颜值、身材等外在因素以外，王珂倾心于她的另一个原因。

一路无话，还是以朱梦珺的“劳斯莱斯-曜影”作为交通工具，在这里她最熟悉不过，一路左调右拐，总算是赶在头一波晚高峰的到来前赶到了昌里路，而下车之后我们一看眼前这一派景象就有点犯难了，因为之前只顾着赶过来，却没把昌里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夜市之一这一条客观因素给算进去，当时那个时间下，来夜市逛街的人以及吃饭的食客已经开始上涌，整条街上到处都是人头攒动，而且这还没有达到顶峰，按照朱梦珺的说法，在一个半小时以后，也就是晚上 20 点整左右，这里的人员密度将进入到最高的状态，到那时候想在这么多人里找到一个只有证件照片的，之前素未谋面的学生，其难度堪比大海捞针，而且即便能找到，还极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抗，如果现在这里有大批警力来做这件事那还好说，但眼下就我们四个人，想要达到目的，除了尽力之外，还真得有点运气的帮助不可。

（未完待续）

46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9 20:40

（十三）判断失误

黄勋站在路边从他风衣宽大而深厚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类似平板电脑的东西放在手里操作，他说这东西是他的移动信息终端，与放在朱梦琚工作室里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实现了数据同步，所以在笔记本上可以查询到的信息，在这里也可以查的到，只是操作起来没有这么方便而已，他一边紧盯着屏幕一边说：

“我们四个人不能待在一起，得分开找，最少也要分成两队，找的时候期间保持联系，我这边会严密监控他的实时聊天记录以及朋友圈等内容，只要有发现，会在第一时间内通知你们，现在来分一下吧，谁跟谁一队？我无所谓。”

“朱小姐跟小王他俩在一块肯定是不行，真要碰上危险，谁都应付不了，黄勋，你身手好，要不你跟朱小姐在一起？我跟小王在一起？”我说。

“不要，我还是跟你在一块吧，小屁孩，你跟黄侦探一起，好不好？”朱梦琚说。

“呃，我听你的，怎么都行。”王珂说。

“那这样也可以，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得抓紧行动起来，就按照这个搭配分队吧，走。”黄勋说完对王珂摆了一下头说了最后一个字，王珂“哦”了一声，临走时对朱梦琚说：

“琚姐，你小心啊。”

朱梦琚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往外摆了摆手，叫他走就是。

他俩走了之后，我跟她边走边说：

“咱们的动作也得快点，我可事先给你说啊，我这两下子和个小流氓打一架可能还勉强够用，但要是那个嫌犯真的很厉害的话，我可应付不了，你把手机调到报警电话上，一旦有危险，在跑的同时立即报警，我怎么着你就别管了，反正你跑了就是。”

“哎呦，你还挺有绅士风度的嘛。”朱梦珺说。

“用中国话来说，这叫‘大丈夫’。不说这些无关的，你为什么不跟黄勋在一块？”我说。

“看得出来，黄侦探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这种人的压迫感太重，跟他待在一起不舒服，没跟你在一块放松。”朱梦珺说。

“唉，有这个事在，谁跟谁在一块也放松不了。”我轻叹一声说。

我们四个人分成两路，就开始在整条昌里路上展开了“撞大运”式的寻找。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拖长，昌里路上开始进入热闹阶段，“呜呜泱泱”的食客、游客形成了人潮，只要不是坐在摊位上，那几乎就是摩肩擦踵，一眼望去都是后脑勺或者是陌生的脸孔，再加上摊位上坐着的人，要没有准确的信息支援，我很难想象除了运气极好以外，怎么才能在这里找到一个特定的人，正是因为人太多了，导致我俩用了 20 多分钟的时间，连 100 米的距离都没走完，还

在这已经有些凉意的秋夜里忙了一头汗出来，朱梦珺说：

“这样子怎么找啊，找到人都散场了也找不到啊。”

“咱俩在这里转其实就是碰运气，真正还得靠黄勋那边的进展，如果没有他便携终端上的信息追踪，那么除非碰上奇迹，要不然就是走断腿，看花眼也找不到，现在也没别的办法，走走看吧。”我说。

长话短说，在这之后我与朱梦珺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仍然一无所获，我俩心里都有点焦躁，正忍不住准备掏出手机来给黄勋打个电话问问他那边的进展怎么样了，他却先给我打过来了，手机一响拿起来一看来电显示是他，我心里就一震，估计是有关键性的进展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快的主动打过来，想罢之后接听电话，黄勋在那边压低了声音声音说：

“你们俩现在在哪儿？”

“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旁边有一个叫‘西北狼烤吧’的烧烤店，怎么了？”我说。

“我们现在在一家叫‘大王锅贴’的店里，对面有一家叫‘重庆小面’的店铺，你们快点过来，疑似目标就在店里用餐。”黄勋说。

“好的，你先别挂电话，我问问朱小姐。”我说。

“重庆小面在什么地方？”我转脸问朱梦珺。

“重庆小面？这条路上叫重庆小面的店铺多了去了，起

码不少于10家，你说哪一家？你看看你左右两边就至少有3家。”我一听抬眼去看，还真是，除了店铺的位置不一样，广告的设计不一样以外，名头还真都是“重庆小面”，看来我没让黄勋挂电话是对的，重新拿起手机把这个情况给他一说，他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估计在找其它更显眼的路标，或者是去询问王珂了，过了一会儿，话筒里再次响起他的声音：

“这附近有一家叫‘钢铁呷’的大型室内烧烤店，位置在一个‘丁’字路口上，它在我说的那家重庆小面的斜对面，我们则在它的正对面。”

我把这个又转达给朱梦琚，朱梦琚说：

“这个好找，整个昌里路上一共有两家‘钢铁呷’，有丁字路口的就在这附近,从这里左拐再走大约50米就到了。”

确定完信息后，我结束了黄勋的对话，开始往目的行进，不过还是那个原因——路上人太多，在平时分分钟就到的路程现在走起来却如蜗牛蠕动，路上，朱梦琚说：

“你以后别叫我‘朱小姐朱小姐’的。”

“那叫你什么？‘朱大姐’吗？”我说。

“你怎么这么讨厌呢？叫我梦琚或者是小琚就行。”朱梦琚说。

“这样不太好吧？这个以后再讨论，现在得想办法走快一点才是正事。”其实根本没办法走快，我只是找个话题挡开她这个让我无法回答的话。

左挪右挤之下，终于到了目视看到黄勋与王珂的距离，与他俩汇合之后，黄勋指了一下对面，我通过人流的缝隙，隐约中看到一个青年男性正坐在一张桌子前吃面，而周围没有其他人。

“目标一人，目测体重不超过65公斤，大腿围度低于男性平均水平，颈部细长，坐姿懒散，脊柱无力，小臂平滑，没有经过格斗或其它对抗性体育项目训练的明显特征，应该还是比较好对付的，一会儿我们分开从四个方向慢慢接近他，咱俩打主力，把他左右两侧的路堵住，朱小姐，你找个地方做好随时报警的准备，小王，你站到他身后去，一旦动起手来，你就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明白了吗？”黄勋开始安排任务道。

“小王扛扛摄像机还行，打架他可不在行，我俩换换，他到一边准备打电话去，我站在他后面，虽然勒脖子这种事我也不行，可我有这个。”朱梦珺说，说完还晃了晃从包里逃出来的防狼电击器，而王珂还想说什么，结果被她一个眼神硬生生的给瞪“回”去了。

“嗯——那也行，不过真需要你出手的时候，那肯定是我们俩控制不了情况的时候，到那会儿你动作一动要快，而且你要使用电击器的话，前提是在我俩跟他没有肢体接触的前提下，要不然我俩就也得跟着遭殃。

他现在快吃完了，他要是上了街就不好办了，不能再等

了，立即行动!”黄勋说。

（未完待续）

46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19 20:57

随后，我们四个人按照之前的分工，分四个方向向目标前进，距离最近的王珂停留在了一家“轰炸大鱿鱼”的烤串摊跟前，然后手里紧握着手机，黄勋则是第二个到，他假装也是吃面的食客，要了一份面后坐在了目标的对面，我则是第三个赶到，坐在了他的右侧，正好堵住了他向外走的路，不过我没点面，只是要了一杯酸梅汁。

朱梦珺最后到，她坐在了目标的身后，给老板说是在这里等人，然后一只手假装玩手机，一只手放进包里，我知道她那只在包里的手是捏着防狼电击器随时准备出手。

这样一来目标就处于“三面环敌”态势，由于他的左侧是这家小店的后厨，后厨是封死的，没有向外的出口，所以如果真打起来了，他起码是逃无可逃，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他的后方，因为朱梦珺毕竟是个女人，而且还是个相对柔弱的女人，即便这个目标看着再不济，他也是个男人，一个男人发起疯来，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女人想要将其制服，难度是极大的。

如果换了尤琦在这个位置上，那我会放心不少，不过这话相对于当时来说，显然是有些“穿越”的。

言归正传，黄勋环视四周，看一切都就位了，便右手扶在了面碗的边沿上，这动作我打眼一看知道了他这么做的用意，心说这小子不愧是个老手，因为这是一种街斗经验丰富的人才会有意为之的动作，而它的最大意义是如果发生冲突，黄勋将第一时间将他手里的这碗面抡起来拍在对面目标的脑袋上。

这一下如果打中了，即便脑袋扛得住厚陶瓷的撞击，也扛不住烫嘴面汤的高温，总之是可以一击便重创目标。

“朋友，面好吃吗？”黄勋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向对面发问，这一问极其突兀，把对面那人也吓了一跳，他抬头看着黄勋，有点不知所措的说：

“问我吗？”

黄勋点了点头。

“哦，哦，挺好吃的，你不是也在吃吗？”目标说。

“有个事情想跟你打听一下，段晓婷你认识吗？她以前是‘江锦金融公司’的一名会计。”黄勋说。

对面那人一听到“段晓婷”这个名字，脸色就是一变，随后问：

“你问晓婷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你心里不知道吗？她在夜店里被人活活烧死了，你不会不知道吧？”黄勋说后半段话的时候，身子向前微微欠起，用一个只有他俩以及距离最近的我能听

见的声音说，我以为对方会很镇定，毕竟能做这种大案的人，心理素质必定极其强悍，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人不仅不镇定，而且反应非常激烈，当场就“蹦”起来了，伸出那双瘦到有些纤细的双手抓住黄勋的衣领问：

“什么？！你把晓婷怎么了？！”

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我本能站起来就想把手里的甩棍甩开开打，朱梦珺也从后面凑了过来，但黄勋把两只手往上一抬，做了一个类似“投降”的动作表示自己没有而恶意，同时也是让我们别轻举妄动，我来见状就停在原地紧盯着事态的发展，而周围的人也因为他来的这个举动而纷纷透过异样的眼光来，那重庆小面的老板倒是毫不惊慌，手里拿着一个大勺转身说：

“要打架到外面去打，别在我这里闹腾！不听劝可别怪我不客气!”

“就在几天前，M1NU 的夜场里发生了一起天然气泄漏事故，烧伤上百人，死亡两人，这两人中一名男性，一名女性，而这名女性，便是段晓婷，这么大的事情你会不知道？”黄勋没有理会那个老板，而是依然用低低的声音一字一顿的对对面这人说道。

“你胡说！我今天还约了晓婷来逛街，我在这里是等她的，她怎么可能死了！？你胡说!”这人的情绪愈加激动，而黄勋也突然不客气起来，双手一翻，将对方的手腕抓住，

然后一发力，将其从自己的衣领上拽下，接着再往外一甩，将对面整个人都绕过桌子甩到了桌子侧面，然后他一个大跨步迈出来，大声说：

“你他妈少给我装蒜！你不是最爱段晓婷吗？怎么？被她找人打了一顿，因爱生狠才下的毒手吧？敢做不敢当？你就这点本事吗？”

他嗓门一提高，周围的人全都听见了，不一会儿就围过来一大群人看热闹，那老板拿着大勺正要过来，就见黄勋来了一个综合格斗里的“贴身摔”，几乎是毫不费力的便将对面这人给横着摔翻在地，我以为在这之后黄勋会乘胜追击，骑在对方身上一顿拳脚或者是用一些反关节的擒拿技巧将其控制住，可黄勋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看着倒地之后被摔的一脸痛苦的这人，伸出右手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然后说：

“对不起，我们找错人了。”

我跟他身后的朱梦琚都是莫名其妙，心说这什么情况？黄勋在说完之后，给我俩使了一个眼色，然后转身就走，我俩一看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先走了再说，一会儿再问清楚原由也不迟，所以我们三个就迅速的挤出人群，远远的离开了那家“重庆小面”店。

这期间还担心有人报警，结果应该是看在并没有出什么大事，再加上绝大部分人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所以并没有人报警，我们算是长出了一口气，要不然真为了

这事跟警察再打一次交道，有些东西很难解释不说，跟重要的是像黄勋这种知名私家侦探，尤其还是经常混迹于国外的知名私家侦探，和警方的关系一般是并不融洽的，所以处理起来会很麻烦。

“你怎么了？怎么把人放了还道了个歉？是不是面里被人‘下药’了？”叫上外面还在吃炸鱿鱼的王珂，四个人走远之后又找了家甜品店坐下，我如此问黄勋道，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个急得不行，他却气定神闲，在说话之前还点了一个冰淇淋。

“肯定不是这个人。”黄旭吃了一口店员递过来的冰淇淋后自顾自的摇摇头说。

“为什么？”我问。

（未完待续）

47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0 01:13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几张关于昌里路夜市的图，夜市夜市，自然不可能只有小吃，还有各种小饰品、衣服、鞋子等生活用品，在最兴盛的时候，昌里路的夜市是整个上海的三大夜市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寿宁路夜市与城隍庙夜市），同时也是全国著名夜市之一（其它的诸如有北京的王府井夜市，杭州的河坊街夜市，武汉的吉庆街夜市等等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全说了）。

不过文中所在的时间是2014年，那时候的昌里路夜市还很兴旺，到现在的话就有一个对于各路“吃货”而言称得上是“噩耗”的消息了，那就是昌里路夜市在今年的“五违四必”专项整改中已经被拆掉了大半，这个辉煌了20余年的上海夜市差一点点就寿终正寝。

但是，楼主的用词是“差一点点”，而不是彻底，因为整改归整改，夜市文化还是要有的，所以虽然昌里路夜市的外围被拆的差不多了，但三钢里美食街这样的地方还是有的，而且整改的一大好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糟粕，留下了精华，更为正规的店面也要比路边摊卫生、整洁。

图1、2是昌里路夜市辉煌时的“留影”（图1是各种杂货，图2这个点发不知道算不算“深夜放毒”.....）。

图3是正文中提到的昌里路夜市“钢铁呷”大型室内音乐烧烤店的店门。

图4是昌里路夜市附近的一处路标牌。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97492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97492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097492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0974927.png{EIMAGE}

47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0 01:1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71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0 18:27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73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0 19:02

“我刚才不论是说话还是攻击他，都是想激怒他之后试探他，我们在分队之前，我用终端调取了警方最新的尸检报告，报告上说，两名被烧死的受害者在被点燃前都遭到过暴力控制，虽然烧焦了，但在监控中看到两人去卫生间的时间前后只差了 5 分钟，杨阳洋先去的，段晓婷后去的，在这个时间里，但两人去了之后就再也没出来，再出来的时候就满身是火点燃舞池里的天然气了，而且卫生间还内有放射状血迹没有处理干净，尤其是那个男性受害者的血迹最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俩在被点燃之前都遭到过严重的袭击，只是男性受害者反抗较为激烈，所以被袭击的也最严重，而男性受害者的正规对外职业是健身教练,体重 89 公斤,身高 1.87 米，早年还有 3 年系统练习散打的经历，而这样一个人，绝

对不是刚才那么一个体重不足65公斤，还戴着高度近视镜的瘦弱学生能制服的了的，当然，我假设过他拥有很高超的格斗技能，所以我才用摔法试验他，假如他真的精通格斗，那么对于我的摔击肯定会做出本能的防御反应，即便他想伪装的自己什么都不会，在倒地时也肯定有经过长时间训练的保护动作，比如控制重心尽量避开要害着地，但他什么都没有，这说明他肯本就不会格斗，这不是可以伪装出来的，所以话说回来，夜店里的那两名死者，他制服其中的女性都不一定能行，就更不用说是那名强壮的健身教练了。

只是关于那两名死者在卫生间里遇袭时我通过监控视频并没有发现在事发期间还有什么形迹可疑并符合完成袭击要求的人进去，换句话说，那个袭击者是怎么出现在卫生间里的我现在还没想通，但肯定不会是从正规渠道，比如门外进去的。

还有，虽然两名死者是几乎同时从卫生间里跑出来的，而根据烧伤深度的鉴定，杨阳洋明显更严重一些，这就说明他是被先点燃的，因为燃烧时间更长所以也烧的更深，凶手先点燃了他，又去点燃了段晓婷，而选择先男后女应该是杨阳洋身材高大，比相对瘦小一些的段晓婷‘抗’烧。只是我同样搞不清楚的是凶手是怎么把有一面承重墙之隔，需要绕很大一段路才能互相抵达的男女卫生间隔段的门同时打开放出身上找着活的两人。

但要是说凶手不止一人的话，那又完全没有必要先后控制住两人，完全也可以同时进行，先后控制、先后点火、同时放出，这其实都说明了凶手想制造他俩同时燃烧狂奔进舞池里的效果，但由碍于人手不足只能另辟蹊径，这正是说明凶手是一个人而非团伙的最好作证，至于他是如何做到的，也许用的是某种很简单的手段，只是我们现在信息不够，陷入了推理盲区，这个暂时还不能多想，要不然容易钻牛角尖，这对破案的大局推演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另外，结合张中旭说段晓婷还约他来逛街，这肯定是用社交软件或者是电话等非见面方式完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说，现在段晓婷的社交软件依然还在使用，并且依然在与一些联系人保持联系，制造一种她还活着的假象，我之前疏漏这个问题了，得回去着重查一查。

说到这里则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警方并没有蠢到真的把这件事作为消防事故来处理，只是对外这么宣称而已，他们也在暗中调查，而且从一开始就将其定性为命案，而警方之所以这么做，我估计就是跟拒绝记者采访是一样的两个原因：第一是案件的真正性质一旦公开，将引起大面积社会恐慌，所以要封锁消息，第二是如此说可以堵住绝大多数媒体的嘴巴，好让他们不再喋喋不休的跟着此案跑，这样就能省下很多应付舆论压力的精力。”黄勋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给我们三个说，说完之后我恍有所悟的点点头，说：

“行，你‘名侦探’的头衔还真不是白叫的，这思维运转的速度，我还真有点跟不上。”

我说完这话黄勋还想再说点什么，一个略显瘦弱的身影就以跌跌撞撞的方式闯进了我们的视线，这个人很狼狈，但他的动作很凶，冲过来直奔黄勋，仍然是抓住了黄旭的衣服，开始喝问：

“你说，你到底把我的婷婷怎么了！？”

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刚才在“重庆小面”店里被黄旭摔翻在地的眼镜男，也就是我们之前锁定的目标：张中旭。

“你动作倒挺快的，我现在要说的有两点：第一，段晓婷已经死了，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把你的手从我的衣服上拿开，要不然你的结果会跟五分钟前一样。”

黄勋的颜值在男人里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上等水平，要不然也不会让朱梦琚这样阅人无数的女人赞叹其帅，但他整张脸往下一“虎”，凶起来的样子还是很有震慑力的，他正这段话的全过程都死死的瞪着张中旭，张中旭慑于他的气场，还就真的把手松开了，但是还在不停的问：

“我的婷婷呢？你说死了我不信！她死了谁给我发的消息？！我不信，我不信！要么就是你弄错人了！”

“唉，我都说了，是找人在宿舍楼下打你的那个段晓婷，难道重名的人里还有另外一个也干过这件事的吗？

至于是谁给你发的信息，这个问题我也正在试图搞清楚，

你想知道我更想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人是谁也不可能是段晓婷。”黄勋轻叹了一口气说，我在一旁心想是啊，这要是段晓婷发的，那他娘的就不是刑事案件而是“涉灵事件”了。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把晓婷给害死了？是谁干的？我要找他去，我要给晓婷报仇!”张中旭说。

“啪!”一声脆响，又是完全在猝不及防之下，黄勋竟然抽了张中旭一个耳光，而且力道不小，打的他称不上健壮的身躯就是一个趔趄，这一下把包括我、朱梦珺以及王珂在内的周围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再次成功的引起了围观，连甜点店的店员小姑娘也好奇的探出头来左看右看。

而黄勋则无视周围的任何目光，就好像众人看的不是他一样，他打完之后，缓缓的说：

“你知道你有多可悲吗？”

张中旭挨了这一耳光之后仿佛也瞬间清醒了很多，捂着被打红的右脸，直愣愣的说：

“我怎么了？”

（未完待续）

47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0 19:23

“你怎么了？别看我是个局外人，但我清楚的知道你从大一开始追段晓婷一来到现在中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你作

为一个精通机械设计、外科解剖、关心时事政治，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难道会不明白你是一个备胎？当然了，备胎都是明知道自己是备胎但还不愿意去承认的，不过你被她叫人踢伤下体之后居然还这么坚持，这不叫一往情深，这叫蠢！这叫贱！懂吗？你可悲的以为你的行为早晚有一天可以感动她，但实际上你除了你自己以外，谁都感动不了！她每天上班吃的早饭，吃的水果三年多来都是你给买，你给送。你节衣缩食给她买手机，买饰品，买口红，有的奢侈品诸如包包、衣服你买不起，所以你甚至还打过要卖肾的主意，我说的没错吧？可你回头想想她除了伤害以外可曾给予你什么？

有句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可能有一点粗俗，但绝对是真理：每一个让你朝思暮想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艹她艹到想吐，摸她摸到手软的男人。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敢说你对段晓婷的私生活有多么混乱真的一无所知？

话再说回来，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在家务农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格与尊严吗？你对得起你堂堂一个七尺男儿应该有的骨气吗？

最后，送你一个忠告：‘纵横捭阖，冷心为上’。”黄勋说。

这一段话说完之后周围围观的人群众竟然像那次我在市局会议室里讲隆昌公寓案件时那样，自发的响起了阵阵掌声，而张中旭被说的满面羞愧，最后竟然抽泣了起来，不过

也许是真的受到了这番话的感染与鼓舞，哭过半晌之后，他的精神又是为之一振，原本悲伤、迷离的眼神也完全焕然一新，他说：

“那晓婷的死，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可以。”黄勋说。

（未完待续）

47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0 20:09

（十四）新的线索

“什么忙，你说？我能做到的一定做到，不为别的，就算是对这段过去做一个郑重的告别吧。”张中旭说。

“你先说你理解我送你那句话的意思吗？”黄勋说。

“嗯——这是鬼谷子说的，应该是：想要纵横天下，只有心肠冷酷才能事有所成。”

“是的，不过我把这句话用在这里当然不是要让你做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而是你现在当以学业为重，以理想为重。从今往后，提升自我价值才是你的第一要务，若是梧桐树，还愁不来金凤凰？大丈夫何患无妻，但前提是你得先当上大丈夫，明白了吗？”黄勋说。

“这话要在别的场合说，肯定感觉很‘中二’，得尴尬死了，但现在说，却感觉非常应景啊，我接触的那些私家侦探里还没有口才这么好的呢。”朱梦珺小声对我说。

“这就是业务能力的差距吧。”我回道。

（注：“中二”一词最初是形容部分青少年自以为是的现象，而现在经过网络应用与引申后，其字面核心被定义为‘尬’，比如很多尬聊内容就都很“中二”，从另一个角度讲，男人的“中二”与女人的“矫情”可以算是两种性别之间性质相对接近的“病”）

张中旭听罢，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最后竟然向黄勋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然后黄勋点了点头，他正要离开，我插嘴问道：

“等等，你解剖的那些流浪动物是哪里来的？”

“那都是我从宠物救助站买的死亡动物，都是刚死不久的，10 元一只，我想写一篇关于解剖学的论文，但医科大学的‘大体老师’费用太高了，我用不起，就选择先拿这个练手了。”张中旭说。

“都是死掉之后你才解剖的？”我说。

“嗯，是的。”张中旭说。

“好了，没别的事情了。”我说。

随后黄勋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可以离开了，张中旭这才转身没入到了围观与熙攘的人群之中。

“如果他刚才说他做的是活体解剖，你是不是得揍他一顿啊？”朱梦珺对我说。

“差不多，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说。

“这还用猜？你这话不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是绝对问不出来的。”朱梦珺说，我没再接话，只是做了个撇嘴的表情以示回应。

“哎！你是私家侦探吧？”给黄勋卖甜品的小服务员突然说，这话一出，让黄勋身子一震，我知道他们这一行的人，在执行委托人任务的时候，是最忌讳暴露身份的，所以别人把这句话说到脸上，他显得很敏感，不过他很快又镇定了下来，反问道：

“你从哪儿看出我是私家侦探的？”

“你刚才说什么谁死了的我都听见了，你们不会是在破案吧？我从小就喜欢侦探小说、电影还有电视剧，什么福尔摩斯啊，柯南啊，还有《大宋提刑官》之类的，我可爱看了，你能给我讲讲你的破案经历吗？这顿冰淇淋就算我请你了。”

这个店员小姑娘，看样子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估计是个利用业余时间出来打零工勤工俭学的学生，圆圆的脸上还有一点雀斑，笑的很甜，透着一股青春的稚嫩，黄勋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油条”，听到这里再看她的表情，也大致明白了对方是什么路数，便也放松了下来并如此说：

“你误会了，我们几个是拍微电影的，刚才那是其中一段的剧情，找个人多的地方排练一下，是想锻炼锻炼演技。”

“哦——”小姑娘拉着长音应了一声，语气中充满了失

望。

等黄勋吃完冰淇淋，四人再次上路，我在路上“挤兑”他说：

“拍微电影？你那些经历要拍成微电影的话，估计有一个算一个，全得是‘少儿不宜’。”

“那就不给未成年看呗，黄侦探，你的经历你有时间找个作家写出来，我买全套版权，微电影算什么，直接给你拍成伪纪录大片，效果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朱梦琚搭腔道，我一听心说忘了她在这儿呢，看来她的“事业心”还真是重，找我要内参报道不成，又想挖黄勋破案经历的墙角，不过真要拍出来也好，除了是商业价值以外，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看这个表面繁华、平静的世界，其实还是危机四伏的。

“这个有机会再说，现在破案要紧。”黄勋是“个体户”，不像我一样有“保密条例”的限制，所以他的回答也很具有“开放性”，朱梦琚一听自己没有被回绝，就是眼前一亮，看那架势是还想继续讨论雇人写经过、买版权这一系列事宜的时候，她表情一变，好像是又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我猜她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她自己也觉着在当时那个眼前大案还没有明确进展的情况下谈这些有些不合时宜吧。

四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最后回到朱梦琚的车上后，黄勋开口说：

“之前的判断要全部推翻了，首先警方也在行动，他们

肯定有很多不向外公布的新发现，我还得动用技术手段深挖一下，估计会挖出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来，其次就是对这个凶手的心理画像我已经有点头绪了，今晚就写出来，咱们下一步就按照这个标准继续找。”

“哎，别的不说，我认识你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发现你居然能说出这些话来，我看你不仅可以去当侦探，也可以去当个讲师。

我还说自己写过情感专栏呢，正跟你一比，差得远呐。”我说。

“私家侦探接手的案件里，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大多数都与感情有关，而与感情有关的案件里，备胎又是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角色’，接触的多了，感触自然也就多，所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说词，算上他，我已经劝过至少不下20个类似的‘悲惨少年’了，只是他属于其中陷得比较深的一个，如果我刚才那些话真的能改变他，哪怕是让他有所思量，那即便这案子破不了，我也没白来上海这一趟。

当然了，话虽这么说，可这案子还是案子，‘收人钱财与人消灾’，委托人的钱我不能白拿，还得继续努力。”黄勋说。

“哈哈，黄侦探你这么有能力又这么敬业，把事情托付在你手里，我也就放心了。”朱梦珺笑道。

“哪里的话，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这是私家侦探这一行

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与行规。”黄勋说。

（未完待续）

47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1 02:4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张跟正文主题没太有什么关系的图，就是张中旭提到的“大体老师”，所谓“大体老师”，指的是医科大学等相关单位中用于练习解剖技术与部分医学实验的遗体捐赠者自愿捐献的遗体，我国自古以来的丧葬传统对人死后遗体的完整性十分看重（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死无全尸”一词来形容一个人或事物下场的悲惨性），所以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遗体捐献者要捐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外科练习与实验，需要的是莫大的奉献精神，而为了向这种奉献精神致敬，利用这些遗体提高自己业务能力与认知水平的学生、学者们将其尊称为“大体老师”或“无言良师”。

在世界各国，“大体老师”的资源都是相对紧张的，毕竟自愿捐献并符合标准的遗体并不充裕，所以在供应上会尽量满足相关专业的需求，如果其他单位或个人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使用，但是费用会相当高昂，这也是张中旭说自己用不起的主要原因。

（注-1：图中正是要进行练习或实验之前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向“大体老师”致敬的仪式，只要有要用到“大体老师”的地方，这个仪式就是在开始之前必不可少的）

（注-2：关于作为“大体老师”遗体的标准——我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说不了太细致，但最起码的还是可以讲一下的，比如符合标准的基本要求是不能死于重度意外伤害，比如车祸、跳楼等，也不能是有重大脏器病变，比如死于各类晚期癌症等，最好是寿终正寝的自然死亡，说白了就是遗体相对于一个健康活人在生理方面保持的相似度越高越好，这样才有利于开展各项相关活动））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009090.png{EIMAGE}

475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1 02:4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75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1 16:32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7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1 16:39

随后又闲聊了一路，车子便回到了朱梦琚的工作室，黄勋进门后直接坐回到之前自己的位置上开始操作电脑，不得不说，对于破案，他的精神永远处于狂热状态，这也许就是一个私家侦探最好的业务素养。

我们仨帮不上忙，就只能在一边冲茶的冲茶，冲咖啡的冲咖啡，等着他有个结果，在这期间，我这才腾出空来仔细看了看这间工作室，面积说不上太大，但装饰华丽且所有能想到的设施几乎全部一应俱全，在工作室的尽头，左右两手边还各有一扇门，右边的我知道，那是卫生间，但左边的不知道是什么，便问朱梦珺，朱梦珺说：

“那是本姑娘的闺房，怎么？你还想进去看看嘛？”

“你一个大设计师说话能不能矜持一点？怎么在工作室里还有闺房？你平时还在这里休息吗？”我说。

“是啊，有时候设计的工作紧了，就在这里过夜，有时候别人烦的我没耐心了，我也会到这里来图个清静，知道我有工作室的人多，但确切知道工作室在哪儿的人并不多，王珂都是第一次来。”朱梦珺说。

“不会吧？小王跟你搭档这么久了会是第一次来？”我说。

“小屁孩，你是第一次来吗？”朱梦珺问王珂，王珂向我点点头，我笑笑然后说：

“那我真是荣幸啊，能看到你这么私密的生活部分，不过我有件事挺想不通的，我印象里的时尚设计师都是那种比较神经质的人，就是非疯既魔的那种，可你又是交际花，又是大记者的，怎么看也跟这一行搭不上边啊，而且你又设计的是小众轻奢乃至奢侈品，你的灵感都是从哪儿来的？”

“承蒙你说我是交际花的夸奖，我接触那帮富商老爷、阔家太太这么久了，对他们的生活品味、私人用品的主流审美观不能说了如指掌也差不了许多，他们这个圈子里有自己的流行风，跟外界是有很大不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我发现这一点之后，就琢磨这干一间不对外营业的私人工作室，针对的市场就是这些所谓的上流人士们，只是当年我还青涩，没什么钱，所以启动资金得靠别人帮忙，发展到现在，则是利用这些年打下的人际关系向外宣传我的产品以及拉拉投资，当然了，还是在这个层次之间宣传，我的原则是绝对不走平民路线。”朱梦琚说。

“那你的工作室里只有你自己吗？没有别人？”我说。

“嗯，就我自己，从设计到裁剪再到出成品，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做，纯手工，所以售价也高，我出品的服装，价格不论件卖，而是轮尺寸卖，与书法家的墨宝差不多。”朱梦琚说。

“我其实对服装的轻奢乃至奢侈品的定义没太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拿你设计制作的服装来说吧，一般售价在多少？而且你一个人做，出一件成品大概得用多长时间？”我说。

“想要在我这里订货，排除设计的时间不说，还要再起码提前半年以上就下订单，因为是我一个人的纯手工制作，一针一角都要靠一双手做，所以速度很慢，但是绝对精致。

至于售价，轻奢的一件平均4-5万，奢侈品的基本都在10万以上，作为我的作品出手出去的最贵的一件，是一件拖地晚礼长裙，卖给了一位金融大鳄的太太，卖了59.9万，之所以有个0.9万的零头而不上50万或者是60万，是因为她图个‘九九归一’的彩头，毕竟9是个吉祥数字嘛。

当时她订制那套长裙时我开的价格就是50万整，她多给了9.9万，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彩头，还是初次合作跟我交个朋友，以后会长期订货，这个圈子里很流行这一套。”朱梦珺说。

“一般商家与客户之间交朋友都是商家给客户让利，而到了你这里却反过来了，客户要主动给商家好处以求跟你交个朋友，你这一身本事真不是‘盖’的。而且抛开工作室不说，你现在从其他事业上来讲已经算得上是女人中出类拔萃的了，还非要自己动手干这么一份工作，难得。”我说。

“什么本事不本事的不敢说，只是混的久了，不大的事情都能给我个面子而已，事情真闹得大了，我也得‘兜着走’，比如‘选妃派对’这个烂摊子。朱梦珺说。

“你这话说的就太‘自谦’了，能让那些人给面子，这已经是顶大的本事了。”我说。

“唉，不说这个了，这事你表面看着风光，实际上背后的辛酸除了我自己，别人是看不到的，‘要想人前显贵，先要人后受罪’这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刚才说我还干着这

份工作，给你说个例子吧：全国解放前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有一位关小娘，她出身名门望族，是个十足的千金小姐，可就喜欢裁缝，自己出钱开了一家裁缝铺，潜心研究服装设计与裁剪工艺，最后成为了全北平城最鼎鼎有名的第一裁缝，按照她的家室，光八开门的四合院就有十多座，郊区的田地更是数以百亩来计，她就是什么都不做，可能确保一家老小起码三四代人生活无忧，但为什么还要开一家裁缝铺给人做衣服呢？这就叫情怀，我的手艺虽然不敢说能跟那位已经属于传奇的关小娘相比，但总还是有她那么点意思的，你说是吧？”朱梦琚轻叹了一声后把话题一转如此说，这话再讲得深了的确有些敏感，何况人家不愿意说，我就更不能再问下去了，便回道：

“嗯，了解了，不为逐利的纯粹热爱，就是情怀，你的情怀看来就在于此了。”我说。

而朱梦琚则“嗯”了一声表示回应，不过我心里说上面这话其实说的有点“昧良心”，因为之前朱梦琚自己都说这是发现那帮上流社会们的审美规律之后才决定开这家工作室的，这说白了，本质上还是一种逐利行为，不管是为了追逐金钱利益，还是谋求扩大自己的上层人脉圈，作为一权贵们保持或者是增进关系的一个纽带，反正是有明确目的的，虽然不能武断的说这里一点情怀都没有，但对于朱梦琚这样一个“人精”而言，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

我俩说到这里，一个正要喝口茶（我），一个正要抿一口咖啡（朱梦珺）这会儿，一直“疯狂”操作电脑一言不发的黄旭说话了：

“有了!”

闻听此言，我俩纷纷把手中的杯子放下，王珂也凑了过来，三人看着从旋转座椅上转过身来的黄勋，都没说话，都在等他发言，结果他也这么看了我们半天，最后说：

“你们就不想问问我是‘有’什么了吗？”

“我们就在等你说‘有’什么了啊!”我一拍大腿说道。

“当然是有新线索了，你们看看这是什么。”黄勋说，他一边说着一边在电脑上点击了几下，然后从这台笔记本的后面，竟然射出一道光，打在了对面的墙上，而往墙上定睛一看，发现这竟然是投影，我心说这小子的随身装备果然与众不同，笔记本上居然还有这么大的投影功能，而且不仅有，清晰度还特别高，看上去就像是为此而专门装上了一块大屏幕一样。

我们看向投影呈现出来的图像，那是一个个单独的部件照片，看下面的数字显示足有上千张，而黄勋点开了其中几张进入全屏模式，我发现上面还有用白色划石在上面标注出来的几何尺寸以及单个部件的重量，因为照片太多，所以没有一一查看，只是浏览了前面的几十张，重量从最小的33公斤，到最大的159公斤都有，朱梦珺看了半天不知道这是

什么，便问：

“这是什么新线索？”

我本来也想附和的问一句，不过突然想起来什么，就改变口风接着说：

“这难道是从那台阻拦锁机器上拆下来的零部件？”

“是的，警方为了破获这起案件，已经找来了相关专家并将其拆开进行了反复、详细的测绘，这些专家里还有海军方面的航母专家，看来也是奔着这玩意是阻拦锁原理来的，如此说来，警方在暗地里的侦办力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只是外界看不到而已。”

“那么这样做对案件本身有什么进展吗？”朱梦珺说。

“我查阅了目前警方所有关于此案的资料，发现他们的发现以及努力都只是集中在物质层面，对作案人在人性方面的剖析实在是太匮乏了，这不太合乎常理，因为这么重大的刑事案件，按理说对作案人本身的揣摩是重中之重，特别又是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这更是一大突破口，相比物证，明确其作案动机才更重要，但现在警方却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这台机器上，我想应该是这台机器的制造难度太大，相对于作案动机来说，这种作案手段太过特殊，太过突兀，让他们闻所未闻，所以精力才被全部吸引到了这方面上。”黄勋说。

“咱打开天窗说亮话，看你这么兴奋，肯定是从中看出来什么门道了，赶紧说说。”我说。

“这个不急，我也不知道我猜的是真是假，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们有必要到案发地去看一看。”黄勋说。

“案发地？你是说举办‘选妃派对’的佘山别墅群？”我说。

“是的，不仅要去哪里，还要去当时放置这台机器的那个地方看一看，朱小姐，那个小区是高档小区，物业水平非常高，如果外人要光明正大的进去采取点行动，没有一些关系上的通融是肯定办不到的，你能帮这个忙吗？”黄勋先对我说，而后又对朱梦琚说。

“这个好说，你是来替我办事的，我当然竭尽所能给你提供方便，不过你得先说说你想进去干什么，尽量不要太过分，毕竟住在那里面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惹毛了他们不太好收场。”朱梦琚说。

“我要租一台挖掘机，然后开进去把当初埋方阻拦锁机器的地方全部挖开，挖掘机倒是不用太大，5 吨左右的小型型号就可以，其实我本来是想用铁锹人力挖的，不过琢磨了一下这不现实，估计那地方已经被回填的很死了，人力挖掘效率太低，恐怕几个小时也干不完，所以还得借住工程机械才行。

怎么样，这个你能做到吗？如果不能请直说，我再想办法。”黄勋说。

“用挖掘机挖开那里？这个.....应该没问题，但我得

先去交涉一下，给我半小时的时间，一会儿给你结果。”朱梦珺说，而黄勋则点了点头。

朱梦珺随后出门开始打电话，在屋里听不见她说些什么，又不好跑出去专门去听，就只好坐在屋里等，没用半个小时，只过了大约 17 分钟左右，她就兴冲冲的回来了，对黄勋说：

“搞定，比我想象的简单，无非就是承担一下损坏草皮的修复费用罢了。”

（未完待续）

477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1 16:53

（十五）心理画像

“给你额外造成的花销，我来处理，你不用管了。”黄勋说。

“哎，这点小钱对于这件事来说还是不值一提的，你尽管去忙，小屁孩，你去工程机械市场租赁一辆 5 吨左右的小心挖掘机来，还有配套的拖车以及操作人员、司机，产生的费用用这张卡支付，快去!”朱梦珺一摆手，回绝了黄勋的话，然后对王珂吩咐道，王珂在她面前还真就像个大孩子，手里接过朱梦珺递给他的一张金灿灿的卡，应了一声后转身便走了，黄勋则接着说：

“那太不好意思了，既然这样，那我们也出发吧，先到佘山别墅区去等着。”

朱梦珺没说话，做了一个“OK”的手势。

随后我们三人上车前往佘山别墅区，到了地方那身着笔挺礼服的门卫认识朱梦珺，看到她的车，便彬彬有礼的一笑，说：

“朱小姐，您来啦。”

接着便是刷卡放行，停好车子，我们又坐上了一辆区内小型电动代步车，因为这座小区依山而建，有山有水还有高尔夫球场，面积对于“小区”这个概念来说实在是太大了，要从正门进入之后直接到之前搭建秀台的位置，要没有个代步工具还真有点远。

长话短说，我们三个到了地方，仔细查看了一下当时那片安放秀台的位置，果然可以看出地面因为回填而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范围塌陷，虽然上面铺着新补充进去的柔软草皮，但与周围一比，新旧痕迹还是挺明显的，随后在原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朱梦珺的电话响了，是王珂打来的，他已经带着载有挖掘机的平板拖车到了别墅区的门口，但门卫拦着不给放行，朱梦珺又坐着代步车亲自跑了一趟，才把拖车给领进大门，只不过那些草皮的确珍贵，拖车不能直接开进去，只能让挖掘机下来自己往里走，虽然挖掘机的履带对草皮的伤害也很大。

最终在一阵由远及近的机械轰鸣声中，那台小型挖掘机左摇右晃的慢悠悠开到了眼前，黄勋将挖掘范围指了给操作

人员，然后就是一阵挖斗的上下翻分，随着一铲一铲的土被挖出来堆在旁边，那个原本回填就不怎么结实的坑的中心部分很快就被重新挖开了，目测深度差不多了，黄勋示意停止挖掘，然后他从挖掘机的后面取下一柄铁锹，跳进坑中开始人力挖掘，看着他的动作，突然想起来他在法国外籍佣兵团里待过三年，构筑单兵掩体的土工技术肯定是学过的，心想怪不得挖的如此娴熟。

土质松软，再加上效率高超，所以挖的进度相当快，不一而会让的功夫，就已经挖下去超过一人深，站在外面看就是黄勋在大坑里面又向下挖了一个小坑，最后又向下挖了几十公分，他不挖了，开始将手里的铁锹立起来从上到下频繁敲打坑壁，经过一番几乎把他周身一圈都给敲了一个遍的试探之后，终于在他右前方，胸部高度的位置处有了反应，他这一家伙下去，竟然把坑壁给砸塌了，然后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洞口，我们三个在上面看着都是一阵惊讶，朱梦珺说：

“怎么还有洞口啊？这地下不是实心儿的吗？”

“这还用说，肯定是有人在此之前从这里挖了一个洞通道这里呗，没猜错的话，估计从这洞进去，是一个隧道，至于通向哪边就不好说了。”我说，而此时看到这一幕，我心里也大致有了结论，估计黄勋跟我想的一样，正要出言去核实一下，就见黄勋直起身子扭脸对我们说：

“我进去看看，有什么情况等出来再说。”说完也不顾

我们的阻拦，就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功能，猫着腰钻进了那个半人多高的洞里，而我们几个就只好在外面等着了，一直等了足足两个半小时，等到朱梦珺都以为黄勋在里面是不是出事了，要报警外加找消防部门来营救的时候，她的电话再次响起，拿起一看竟然是黄勋打过来的，接起来一番交流，朱梦珺表情从惊喜转为惊讶，在挂掉之后我迫不及待的问她：

“怎么了？”

“他说他现在在小昆山镇的昆港公路旁，这里距离那地方有直线距离也有6、7公里远，他怎么跑到哪里去了？”朱梦珺说。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这条地道就是通往外面的，只是能有6、7公里长？这得多大的挖掘量啊，对于一个人哪怕是几个人来说，要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前提下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件事基本是不可能的啊，呃——算了，咱们先去跟黄勋汇合，等见了面问问估计就清楚了。”我说。

“嗯。”朱梦珺说。

至于朱梦珺怎么付了草皮损坏等方面的费用这些琐事就不详表了，直接说我们在小昆山镇见到黄勋之后，这家伙的样子就想一个刚从建筑工地上回来的工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脸上更是各种污渍和汗水混在了一起，而且他还不擦，导致汗水风干之后直接将这些污渍“原封不动”

的“挂”在了脸上。

“你怎么从这里‘冒’出来的？!”朱梦珺说。

“刚才我钻进去的那个地道，一直通到一个人工湖下的下面，然后人工湖的下面有一个大型地下水利管网系统，顺着管网通道往外走，走到人可以容身的尽头，再从一个井口爬出，就到这里了。”黄勋说。

“那地道的长度大概有多少？”我说。

“不算长，我进去后打开了手机的距离感应功能，从起始点到到达管网系统，一共559.7米，剩余数公里的长度都是大型地下排水通道。”黄勋说。

“哦，那就对了，怪不得说有6、7公里长，我还想这么长的距离要都是人工这么挖出来的，那就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咱们先不说这个，先说说这次这个发现的价值吧，你先别说，先听我说的对不对，我猜那台阻拦锁机器之所以会主办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半埋的方式出现在秀台之下，是通过人力以单个零部件逐个运输，然后运到这里再进行安装，在这期间则由秀台作为掩护，对不对？”我说。

“对，英雄所见略同，这个灵感就是通过警方将阻拦锁机器拆开之后想到的，当时不确定这下面有没有通道，只是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来看一看，没想到真给猜中了，那么现在就可以将搜捕的范围大大小锁了，各位稍等一下，我给你们

写一写关于这个人的心理画像。”黄勋说，说着他还真就从衣兜里掏出来一根只能用大拇指与食指捏住的笔头，以及一个只有半个手机大小的小本子，开始在上面“刷刷刷”的写起来，朱梦琚见状忙说：

（未完待续）

47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1 17:25

“哎哎哎，我说两位，咱们讨论案情可以找个正经点的地方啊，这站在街上算怎么回事，走走走，赶紧上车，有话有想法回工作室说去。”

我一听也对，戳在马路旁边夸夸其谈这么一个没有对外公开的命案，的确不太合适，遂拍了黄勋一下，叫上他上车往回赶。

一路无话，到了工作室，刚一坐下，黄勋居然已经在路上把要写的要点都写完了，结合他义无反顾的钻入地道以及这些天来的种种表现，虽然已经说过很多次，但我还是由衷的不得不佩服这小子的胆色、身手以及冒险精神与工作效率，这出类拔萃的私家侦探真不是白说的。

他坐下之后让然不顾身上的泥土与脸上的污渍，不过他身上比较脏，出于礼貌并没有坐下，而是站在那里拿着小本子开始对我们说：

“就目前看来，能单独挖掘出如此之长的一条地下通道

然后又单独以人力运输近万个零部件，小型部件暂且不提，就说那些大量重达50公斤甚至是100公斤以上的零部件就足有1800多件，而能做到上述这些的，只能是一个身体强壮之人，而地道的宽度大概在85公分左右，高度在1.3米左右，这个尺寸正好可以通过这些零部件中的最大个体，而且还说明了其不可能是一个身高过高的人挖掘的，一个高大的人在挖掘这样的地道时，肯定会本能的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而将地道尺寸在工程量还处于自身承受范围之内的前提下进行一定幅度的加大。

那么第一条，从形体上说，该作案人应该是一个身高在1.65至1.72米之间，但结实强壮，有常年从事重体力工作的经历，有很强的吃苦耐劳品质，目前身份应该还处于社会底层。

而从挖掘地道到运输零部件，再到将零部件组装在一起，这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工程，我个人估计，对于一个人来说，这要在案发时的起码在8个月甚至是一年以上，作案者的准备工作就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始了，那么一项如此漫长且耗费精力体力，并且在短期内没有任何收益的工作，要想保证效率，这需要的就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强壮，而还要有精神上的强大，以及充裕的时间，由此推断出的第二条，该作案人性格偏执，甚至可能患有轻微的精神方面疾病，而且目前仍处于单身且独居的状态，其从事工作的空闲也很多或者是对做

下此案有时间上的便利性。

能将地道准确的通过人工湖并于下面的水利管网相连接，最后将终点准确的设置在秀台所在的位置，这是第三条，说明此人对佘山别墅群、小昆山镇这一代的情况非常了解，如此说来他应该是一个上海本地人，或者是一个来到上海生活有相当年限的外地人，年限以三年及以上为标准，结合上述的其它特性，我更倾向于此人是个有多年在沪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

接着上面说，即便只是有本地生活工作经验还不够，我在地道内仔细查看过，并没有挖错的废道以及修正路线的痕迹，说明这是一次挖成的，那么能做到这一点，仅凭直觉是肯定不行的，他手里肯定掌握有佘山公寓及小昆山镇地下水利系统设计的图纸，所以这第四条，便是他的交际圈里应该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或者说在这段时间以内，他与这类人员频繁接触过。

另外，我在爬出通道之后，在水利管网中也发现了大量泥土，根据湿度、气味及手感的判断，其土质与通道所在处的基本相同，一些较大的土块上还遗留有明显的铲痕，而数量上也相当庞大，这就说明了作案人将挖掘通道所产生的土壤就近丢弃在了那里。

最后，我在地道中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地道泥土的铲痕中，右边明显比左边更深更长，这就是第五条，说明此人是

个‘右利手’（注：也就是通常说的‘右撇子’，不过这并不是指生活中惯用右手的人，详细解释下文会有提及），不过‘右利手’不代表着他就是个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习惯以右手为主要劳动手，而是他严重偏向于右手，估计比例话超过 70%，这可能说明他左手有一定的残疾或者是他的右脑严重不发达，假设是前者的话，这很好分辨，便不细说了，而如说是后者的话，那么根据‘斯佩里左右脑分工理论’来分析，这个人便极有可能是个缺乏想象，感情冷漠，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低下，但做事非常理性、执着且善于逻辑与分析的人，而这样一个左右脑功能严重不平衡的人，在性格上一定是相当突兀的，在社交与人际关系上肯定不会处理的很好，这样也就为我们的寻找提供了很大的指示性与便利性。

那么综上所述，以今天所获得的线索为限，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作案人身高 1.65-1.72 米之间，男性，身体强壮，肤色黝黑或泛黄。

2、性格偏执，单身并独居，对于作案来说，其工作空闲较大。

3、身份为多年前便到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目前仍处于社会底层。

4、有机会接触并接触过地下管网的设计相关单位，尤其是佘山别墅区与小昆山镇的这相关一段。

5、人际关系糟糕，朋友少或根本没有朋友，而且固执己见外加守旧思想严重，对新生事物不仅接受能力差，还有强烈的抵触心里。”

黄勋说到这里就不说了，然后看向我们三个，那意思好像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朱梦珺听完后说：

“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有没有可能是建筑工？”

“应该不是，建筑工的流动性很强，而他则明显是在上海处于定居的状态，也许他是一个经常换工作的人——不过这样也不对，作案人的这种性格不适合在社会上频繁游走，他更适合干一个不需要与人协作，交流不多但相对稳定的工作。”黄勋说。

“那有没有可能他是职业拾荒者？”朱梦珺说。

“这个可能性就更低了，职业拾荒者虽然是社会底层，但从工作量上来说其实并不算是重体力劳动，而且从收入上来说，也完全不够他如此巨大的体能消耗后所需要的能量补充，说白了就是他要是拾荒的话，同时再干这件事，那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

算了，我们现在这样瞎猜也不是办法，还得靠技术手段去查。”黄勋说。

（未完待续）

47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2 02:3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说一下这个正文中提到的“佩里斯左右脑分工理论”，这个理论由著名心理生物学博士罗杰.斯佩里（以下简称“斯佩里”）通过著名的“割裂脑实验”得出结论后提出，根据该理论认为：

“左半脑主要负责逻辑理解、记忆、时间、语言、判断、排列、分类、逻辑、分析、书写、推理、抑制、五感(视、听、嗅、触、味觉)等，思维方式具有连续性、延续性和分析性。因此左脑可以称作‘意识脑’、‘学术脑’、‘语言脑’。右半脑主要负责空间形象记忆、直觉、情感、身体协调、视知觉、美术、音乐节奏、想像、灵感、顿悟等，思维方式具有无序性、跳跃性、直觉性等。斯佩里认为右脑具有图像化机能，如企划力、创造力、想像力；与宇宙共振共鸣机能，如第六感、透视力、直觉力、灵感、梦境等；超高速自动演算机能，如心算、数学；超高速大量记忆，如速读、记忆力。右脑像万能博士，善于找出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许多高级思维功能取决于右脑。把右脑潜力充分挖掘出来，才能表现出人类无穷的创造才能。所以右脑又可以称作‘本能脑’、‘潜意识脑’、‘创造脑’、‘音乐脑’、‘艺术脑’。

————————（注：提前说明，上述第二段话是楼主复制过来的，不是楼主自己手打的，之所以要单独拿出来说一些，还是不想引起误会到时候再单独解释）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各领域的高智商翘楚是左撇子的原因，因为左手发达对开发右脑有利，也可以说左手灵活的人一般右脑都比较发达，这当然不是说占大多数的右撇子不够优秀，而是从群体数量上来说，左撇子群体中出现天才的几率比较高。

不过这其中的现象也不绝对，比如说很多右脑发达的人才在创造力、想象力、记忆力、灵感等方面都异于常人，但却同样是由右脑管理的身体协调性相当不好，这种事情说的深入了，楼主自然是没有能力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非要说的话，只能将其归结于“天赋”两个字了。

图 1 为该理论的图片模型。

图 2 为该理论的提出者与创始人斯佩里的标准照及简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04055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040584.jpg{EIMAGE}

47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2 02:3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79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2 18:51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81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2 19:37

（十六）新的目标

“也是，可你要怎么查？还是通过社交软件来定位吗？但他姓甚名谁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啊，上海那么大，常住人口上千万，外来务工人员更是不计其数，如果没有精确的信息，仅仅靠推测的话，难度比上次在昌里路找到张中旭还要困难的多啊。”朱梦珺说。

“这个好说，我先入侵市局的外来人口管理档案，在里面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符合刚才那些条件的，如果有，那准确信息一次性就可以全部确定了。”黄勋说。

“呃，我有一个疑问之前就想问你，你查阅市局的物证分析、案件最新进展、户籍信息，以及随时调取目标的社交软件动态，感觉你做这些简直如入无人之境，网警不会发现你吗？发现之后不会阻拦你吗？”朱梦珺说。

“网警？绝大多数网警干的事其实说的概括一点，就是删除在网络上对警方各种不利的言论而已，封控舆论导向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这种工作和收费删帖的水军组织其实区别不大，无非就是一官一私，前者比后者多了一个官方编制而已，至于黑客攻击这种事情，原则上说是归他们负责，不过在大多数情况时，以他们的能力是不足以应付这些攻击的，

想要抵挡网络攻击，只依赖于单纯的防火程序是肯定不行的，因为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个程序没有高手的操作与不断完善，即便在诞生之初性能再怎么强大，那么被黑客攻破也只是时间问题，更何况他们的防火程序并不高端。

往大里说，这涉及到了与网络战含义接近的一些事宜，而各个国家，尤其是军事强国，能从事网络战的顶级人才，在官方层面一定是都集中在军方或者是科研部门的，我国如此，美国如此，以及欧洲诸国也是如此，比如我国的‘长城防火墙’、军方的‘第五空间部队’以及美国那个由 4 个联队和 65 个中队组成的‘网络战司令部’，换句话说，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网警的水平都是该国网络人才中最垫底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时候还不如常年混迹网吧以及程序员强，更比不上大量民间的黑客联盟的水平。

而我在这方面的能力不敢说可以向网络战的高度靠拢，但是对付这些只会监视民间论坛外加批量删帖的货色，还是游刃有余的，他们设置的那点障碍，于我来说，的确可以视若无物。”黄勋说。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但凡是在这方面手段高超的黑客高手，就能把网警打的屁滚尿流了？”我说。

“当然，别说是网警，民间的部分高手甚至可以把美国 CIA 的资料库破解，然后再把他们的相关人员打个满地找牙，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活跃于我国的‘红客联盟’，与国外顶

尖的民间组织、官方组织数次交手，战绩彪炳，从哪儿以后没人再敢在网络战这个领域上小瞧中国人，相比这种档次的斗争相比，网警简直不值一提。

不过我入侵这些部门进行数据查询，网警是感觉不到自己遭到攻击的，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察觉。”黄勋说。

（注：他这个‘第五空间部队’的称呼我当时第一次听感觉有一浓浓的地毯网文军事小说的感觉，想了一下感觉应该是他在国外呆的太久，习惯性的用了一些国外对我军的一些称呼，而这个所谓的‘第五空间部队’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我军的‘网络-电子攻防部队’，这支力量在事发的2014年时还处于分散状态，分散于全军的各个军兵种之中，而到了2015年秋，我军施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范围的强军改革，在传统海、陆、空三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大军种，分别便是由第二炮兵为前身从兵种升级到军种的火箭军，以及职能至今依然十分神秘的‘战略支援部队’，而在公开的信息中，后者便担负起了情报搜集、技术侦查、电子对抗、心理战五大领域的作战使命，其中‘网络攻防’便是将全军的网络人才从分散状态汇集到一起，把原来全军范围内单一分散的网络战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攥指成拳’的合力，而正如黄勋所说，在这里的网络人才的确才是最顶尖的）

“我以前听说过类似的事情，还以为是一种很复杂的行为呢，想象着得有很多高端设备配合才能完成，没想到你一

台笔记本就能搞定，真是太神奇了。”朱梦珺说。

“这没什么神奇的，说到底还是入侵信息库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网络攻防中最初级的一种行为，所以一台笔记本足矣，如果真要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网络对攻，那的确得在一个大厅里坐满几百号最具实力的高手，然后用着最专业的设备和同等级的对手殊死搏杀，那样的战场虽然看不见也不流血，但照样惨烈无比，一旦失败造成的损失同样不可估量，轻则丢失无数涉密资料，重则就会基础设施瘫痪，比如电厂、化工厂、钢铁厂等这些大型企业的控制中心都是处于联网状态的，一旦遭到攻击无法有效抵抗就很容易丧失功能，尤其是电厂，电力中断后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

而我现在做的事，放到高手那里来说，简直是抠着脚都能完成的‘小菜一碟’。”黄勋说。

“明白了，看来市局那帮人在你面前根本没有秘密可言了，就跟光着屁股站在面前还以为自己的东西藏得很严实呢。”朱梦珺说。

“也不能这么说，警方也有一些绝密内容是不会被外界轻易看到的，我突破的只是一些部门的内部资料库，真正存于保密档案室的那些信息被看守的要比这个严密的多，他们一般使用与外界完全物理隔绝的内网进行传输，像我这样利用互联网入侵的方式对于那地方是无效的，而诸如物证、户籍以及社交软件等方面的东西，虽然也有内网，但还做不到

物理隔绝，所以就留给了我入侵的通道。

不过话说回来，我毕竟不是职业黑客，对攻破高端防火墙的欲望没那么强烈，只要不是出于侦办需要，我基本从不主动去入侵任何单位的内网，就市局保密档案室里的那些内容，我也不想知道，毕竟对于我这个工作来说，有些时候是要克制自己的好奇心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物理隔绝的方式也就能阻挡最常见、最一般的外网网络攻击，放到现在来说，其真正高端的网络攻击行为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破坏目标软件了，而是可以发起造成硬件损伤的物理攻击，比如在 2010 年 07 月，美国和以色列的网络战力量汇聚在一起，使用当时最新开发出来的‘震网病毒’攻击了伊朗的核设施，这种病毒的原理是常见的‘蠕虫病毒’，但要厉害的多，其最拿手的‘绝招’是可以攻破‘物理隔绝’，以前的涉密网站与互联网都采取物理隔绝的方式来作为抵御网络攻击，尤其是病毒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这种新型病毒出现后，这一道防线就不管用了，它成功的证明了外网病毒也可以跨越物理隔离攻击内网。

当时遭到攻击的伊朗核设施中，有占总数多达五分之一的离心机在已经遭到病毒控制的中控电脑的操作下，强行超负荷运转，最终导致机器报废，由此大大拖延了伊朗核计划的进行。

虽然这种攻击方式在现在看来已经有点落后了，但在当

时来说，还是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就是国家层次的网络战，在很多时候能达到战略打击的效果，比如刚才所说的伊朗这次。

美国和以色列水平如此，就更不用说一向重视网络战的我过了。

换句话说，警方内网的防护措施在军方的手段来看，即便是最过时的技术，也能轻易将其打的满地找牙。”黄勋说。

（未完待续）

48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2 20:12

“不过你在海量的数据中这么高效的查询自己所需要的部分，仅凭一台笔记本的运算能力，我感觉总是有点不够用吧？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方法？”我说，这个疑问我在他第一次在“信息黑市”中查询段晓婷、杨阳洋以及张中旭的微博、社交软件聊天记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信息黑市”中各种有用没用的信息简直多到无法计数，但他却能这么快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这就好比是在大海捞针时可以一下子就捞到，一次这样可能是运气好，那每次都这样肯定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我才如此发问。

“这个就得利用一下‘公共资源’了，‘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的计算资源是向外开放的，按照正规渠道走的话，使用需要申请、预约，然后还要付费，费用标准大概是高性能

计算纯机时费：0.10 元/CPU 核/小时，2 元/GPU/小时，不过我不需要付费，因为‘上超中心’（注：这是黄勋对‘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的简称）有偿承接外部计算任务，所以它的端口就是开放的，只要开放，我就能找到它，然后进行破解，破解成功后，我就可以以一个‘隐形人’的身份免费使用了。

我没记错的话，今年（当时是 2014 年）‘上超中心’的对外开放运算能力是 0.4 千万亿次每秒的计算能力，这个水平虽然拿到全国来说不算高，比最强的 12.5 亿亿次每秒差得远，但对于我的需求来说已经够用了，我所要的那些信息，用这个计算速度进行筛选，基本上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如果换了 12.5 亿亿次每秒的水平，那就可以在几秒甚至是不到一秒钟内完成。”黄勋说。

“你还真会‘借力打力’啊，不过你的笔记本用上超算（注：‘超算’是‘超级计算机’的简称，下同）的计算速度，不会过载烧掉吗？这硬件承载力不在一个级别上啊。”我说。

“当然不会，我只是通过端口连接过去而已，又不是把超算‘搬’到我的笔记本里来，说白了就是这一切其实是我在操作超算进行筛选与计算，而我的笔记本在这其中所担任的角色不过是一个‘远程遥控器’外加‘数据显示终端’罢了。”

“明白了，从你身上我是感觉不是文武双全、样样精通，

还真干不了私家侦探这一行。”我说。

“也不尽然，每个私家侦探都有自己的特长与办案风格，我是其中相对擅长利用网络资源的而已，还有的一些欧洲名侦探，他们非常保守，最擅长的就是实地考察，然后通过蛛丝马迹进行推理，就跟小说里的福尔摩斯是一个路数的，这样的好处是公共风险小，不用承担网络入侵等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但坏处是效率太低。

还有的一些名侦探则是介于我和这种推理式侦探之间，他们的手段更类似于警方的刑侦专家，通过专业的刑侦取样设备与知识以及实践经验，以痕迹学、物证学为基础进行破案，这种手段的好处是只要取得进展，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会有偏差，坏处是很繁琐，也很危险，一身‘叮里当啷’的器材的随身带着，还得有满足化验需求的场所，外加提取物证的时候也容易与凶犯遭遇，碰上一般的还好说，碰上悍匪那免不了就是一场恶战。

总而言之吧，我的手段加上刚才说的那两种，算是私家侦探界目前最主要的三种破案流派，相比他们，我这种的好处是效率最高，相对最安全，而且可以调动的资源也最广，出结果的速度最快，但坏处是因为信息量太大，筛查不过来或者是有漏查就容易出现误判，而且网络入侵毕竟不是一个能拿到公开场合来说的事情，一旦暴露了，就很容被当地的警方等部门上门找麻烦。”黄勋说。

“看你操作的这么轻车熟路，感觉所谓的暴露应该只是存在于理论中的概率吧？”朱梦珺说。

“也可以这么讲，我操作起来还是很小心的，不该看的东西坚决不看，这就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再加上这点技术跟实力上的自信我还是有的，所以虽然有这个暴露的概率，但我从来没碰上过，并且我也有把握未来同样不会碰上。”黄勋说。

黄勋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但谈到私家侦探的事情上时，他那种有内而发骄傲感还是掩饰不住的，这真不是傲慢，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自信，这种自信已经融入到了他的气场之中，平常到很多时候他自己在表现出来之后却都没有察觉。

48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2 21:13

他在与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手上的活儿一直就没停下，一心二用之下几乎毫不影响他的工作效率，等上面这段话说完之后，还没等着朱梦珺再说一句话，他便接着说道：

“差不多就是他了!”

话罢把搜索出来的信息依然利用投影打在墙壁上，我们闻声望去，画面中出现了一张带有彩色免冠照片的信息表，从表格上面的文字来看，这张表格出自于市局的外来务工人员登记档案，而彩色照片中有一个皮肤黝黑面部略显消瘦的男人，此人颧骨突出，浓眉大眼，留着一个寸头，与之前黄

勋的心理画像以及我根据黄勋所说在心里想象出来的形象的确是高度相似。

“杨百发，男，1976 年 11 月 12 日生人，身高 1.71 米，现工作于上海市影视乐园，从事人力黄包车工作.....那地方我比较习惯叫它‘车墩影视基地’，位于松江区车墩镇，是个主要拍摄以旧上海为题影视作品的地方，平时也接待游客，那里的确有不少黄包车夫，载客一人的起步费是 2 元每百米，不过这个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漫天要价的问题很严重，有些变态车夫对女乘客还会趁机揩油，不过这个活儿倒的确是属于重体力工作，没有个好身体是绝对干不了了的，这跟你的推测的确基本都对上了，那就可以确定是这个人了吗？”朱梦珺说。

“我现在还在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否与掌握有佘山别墅区至小昆山镇附近水利管网系统信息的相关人员接触过，如果能确定这一点的话，那 99%就是他了，不过正如我之前的猜测，这个人有种病态的守旧情节，我通过入侵服务器查询不到任何关于他的社交软件信息，这么说来，估计他压根儿就不使用社交软件，甚至都可能不使用手机。”黄勋说。

“不使用手机？那这人难道用 BB 机吗？原始人啊。”基本不说话的王珂从后面“感慨”了一句，我则说：

“要是实在查不到的话，要不然就实地走访一下，打听

打听？现在北京那边还有作为短途代步工具的人力黄包车，除了旅游以外，1-3 公里之内的行程都可以坐，只是干这行的人不多，全北京的从业人员加起来也就 1000 多人的规模，但这些人都是市井老油条，消息后很灵通，我想上海这边四通八达的，情况应该区别不大，更何况他还是在旅游区里打着份工，问问他的同行，估计会有收获。”

“问题是我担心贸然去实地走访会打草惊蛇，而且他与掌握有相关水利管网信息的人即便有接触，那么按照推断，也应该是至少在大半年多以前了，再加上此人极有可能性情孤僻，没有朋友，所以打听起来难度颇大啊。”黄勋说。

“说到大半年以前，我想起一件事情来，那距离现在得快一年了，大概是 10 个月左右，佘山别墅区人工湖排水系统有过一次堵塞，因为下面种植的水草死亡后大量卷入了排水管网中，清理过后业主出资进行了一次扩建，扩建的时候有来过很多工程人员，他们的总工程师我还认识，叫刘启明，后来我们在一个宴会上又见过一面，他说他在佘山公寓里丢了一个 U 盘，U 盘里存了很多重要资料，问我能不能通过公寓物业帮忙找找。”朱梦珺说。

“U 盘？！你说他让你帮忙找物业寻找是大概什么时候的事？”黄勋听见“U 盘”这个字眼后双眸就是一亮，专既猛然发问，朱梦珺则一边拿出手机一边翻出相册查看一边说：

“你等等，当时宴会的照片我还有，我看看确切时间，

嗯——找到了，是2014年02月30号，距离现在已经有7个多月了。”

“好，这是个重要突破点!”黄勋兴奋起来又开始快速操作起电脑，而电脑在他的操作之下，屏幕上的各种画面与数据开始频繁切换，看得人眼花缭乱，朱梦珺不解，便问：

“我刚才只是随便一说，因为你提起水利管网还有大半年前这两件事我才想起来的，这个跟杨百发是不是与相关人员有过接触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我之前在查询杨百发资料时看到过他身兼数职的信息，他的主业是在上海影视城做人力黄包车夫，但他不是全职的，只做14点至少17点30分之间这一班的，其余时间会在上午或者是晚上轮换在某高档小区里做区内巡逻保安，我记得这个小区就是佘山别墅区，喏，我没记错，的确是这里!”黄勋指着屏幕说，然后他接着又说：

“佘山别墅区的摄像头是无死角覆盖的吗？”

“应该是，只要是地面公共区域内的，基本全部覆盖。”朱梦珺说。

“那视频资料保留的时间是多长时间？”黄勋问。

“规定是12个月，也就是一年整。”朱梦珺说。

“明白了，这下总算是有的放矢了。”黄勋说完这句之后便不再说话，我们都知道他此时的精力已经进入高度集中的状态，所以都在他身后静静的看着，谁也不出声，通过画

面来看，我知道他这次是入侵了佘山别墅区的监控摄像头，通过不同位置的摄像头可以看到不同区域内的情况，他把时间一直拉到了10个月前，然后拖动外来务工人员信息管理档案上的那张杨百发的照片进入到一个名叫“人脸识别器”的软件当中，开始对将近一年前的1月份整个月内所有早班与晚班巡逻保安的影像进行识别，最终经过数百人次的观察，终于在一个一名中等偏矮的保安巡逻到道路尽头转身往回走的瞬间捕捉到了他的一个正脸图像，然后将这张图像进行放大与清晰化处理，最终与管理档案上的照片开始进行比对，随着百分比数字的不断上涨，最终两张脸的契合率达到了惊人的96.7%，从相貌上来说，这无疑是同一个人了。

弄完这一切之后，黄勋又找到了一家名叫“松江物业有限公司”的企业，并确定了该企业就是佘山别墅区物业及保安的承包方，随后黄勋再次使用他高超的网络手段翻出来并打开了一份松江物业的人事档案，档案中赫然显示有一名叫杨百发的保安，这人的登记信息与在上海影视城做人力黄包车夫的那个完全一致，在上班的时间上也同样对的严丝合缝，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人在2014年10月01日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就辞职不干了，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松江物业”干了一年有余，换句话说，这个杨百发是在“选妃派对”袭击案发生前的几天里辞的职，那么结合之前的种种信息，是这个人基本跑不了了，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巧合可

以全部集中在一起。

当这些完成之后，黄勋仿佛得到了巨大的灵感，他手上的活动不仅没有停顿，反而速度更快，在电脑屏幕上闪现出的信息里除了关于杨百发身份、工作、现状等以外，一部分的警方还有医院的照片、各式各样的交易记录等纷繁的资料如雪片一样都纷纷冒了出来，这个频率已经让我跟朱梦珺以及王珂看的眼花缭乱了，但他好像都能过目不忘，最终经过我就不细说的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不间断高效查找之后，黄勋一拍手，说：

“基本都‘对’起来了！

首先，我推测，刘启明丢失的U盘就是黄百发偷走的，利用的就是他保安的身份，在人工湖下水路管网扩建时做的这件事，然后U盘中保存了关于佘山别墅群到小昆山镇这一段的相关管网信息，他利用这些信息开始挖掘通道，然后运送阻拦锁机器的零部件进行组装并最终完成袭击，而在袭击之前他特意辞职，回到上海影视城继续干黄包车夫，这家伙胆子够‘肥’的，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然后，通过警方对那台阻拦锁原理机器的拆解，可以很轻易的发现上面有比较粗糙的加工痕迹，在民用领域这么冷门且沉重的东西他不可能从外地定做，那么原材料与成品应该都是来自于上海本地，而该机器上零部件的加工水平明显

不是出自于大厂之手，况且只有一台的订单，大厂也不接，那么也就是说，该机器来自于小型加工作坊，然后我就抽空从户籍管理这一栏里查了一下从事该领域工作的人口名单，再通过入侵他们的社交软件通过关键词筛选他们最近这半年来的生意，发现一共2000多家这类作坊都没有相关订单，这说明什么？”黄勋说到这里卖了个关子，看向我们。

“说明这台机器是他自己购买设备加工的？”我说。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要购买相关设备，其占地面积肯定小不了，总之不可能在家里完成，而杨百发正好在9个多月前在小昆山镇以极低的价格租赁了一块原来是废品收购站的地皮，并够劲了车床、切割机、电气焊以及打磨钻孔等各种加工设备，然后我假装乘不知情的租客联系了以前那个废品收购站的主人，询问了为什么价格这么低，他的回答是他老婆在废品收购站里莫名其妙的疯了，最后上吊自杀，两个孩子也天天做噩梦，他感觉那地方不吉利，想尽快转手，所以价格才这么低。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关于另外的三个案子，咱们在之前的猜测中只是从作案的连贯性上怀疑也是杨百发所为，但刚才朱小姐关于U盘的话给了我启发，算是把这层‘窗户纸’给彻底捅破了，我把这段时间的摸排所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全部汇总大致分析了一下，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是夜店爆炸案，那个案子看似是最接近于意外事故而非有意行凶的，

但其实把已有的线索合并起来分析，这一个案子证明起来也是最简单的：我通过入侵涉事夜店的管理系统以及监控器，发现在事发当天晚上的稍早时候，杨百发趁着当天店庆可以免费入场到了里面，而你们想想，他这么一个生性孤僻，几乎没有朋友的人，去夜店干什么？而后来他在里面呆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出来了，结果出来之后不久，里面就发生了天然气泄漏，并造成了两人死亡上百人不同程度受伤的恶性事件，除此之外，虽然这家夜店没有覆盖卫生间的监控，但通过调取更早的入场信息以及门口监控，我发现杨百发不止去了一次，而是加上事发当晚的最后一次一共去了 6 次，我估计，而且前 5 次的每一次他身上都鼓鼓囊囊的，应该是衣服里隐藏了大量便携式的工具，只有最后一次没有，我个人分析，前 5 次他是在用工具破坏夜场内部的天然气设施，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已经破坏完毕，然后攻击预定目标，将其作为引发事件的‘导火索’，最后再离开。

而消防部门在检查泄漏点的时候，也发现了相关设施在近期又被人改动过的痕迹，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天然气管道的末端被人切开了一个小口，上面装上了一个类似于控制阀的装置，用于控制出气浓度，通过这个装置，就能让天然气缓慢的向室内渗入，而同时又不因为突然浓度增高引起外人的注意，只是想做到这一点，肯定还得有较小的切割设备以及防毒面具，但是这种东西在市面上太普遍了，再加上杨

百发又没有个人的社交软件账号，所以我不好查，但有上面那些指向性极强的线索存在，物证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这件事是杨百发做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而且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男女卫生间上方的通风管道有被人拆开进入的迹象，里面有大量灰尘被衣服拖动的痕迹，并且在通风口上遗留了一大段直径 4 毫米的 8 号铁丝，卫生间的门把手上有金属划痕，划痕和铁丝断口相吻合，卫生间隔段还有残留的塑料扎带，扎带上有经过高温融化的痕迹，再通过男女卫生间之间虽然有承重墙阻挡，但这承重墙的并没有延伸到底，而那个通风口也正好位于承重墙没有延伸到底的缺口处正上方，那么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蹲在发现铁丝的通风孔位置正好可以同时看到杨阳洋和段晓婷受害的两个隔段的这个现实情况，我推断当时杨百发就蹲在通风口的位置，他使用铁丝几乎同时将门从里面给打开，而受害人之所以不能自己打开是因为里面的把手被塑料扎带给捆死了，而铁丝则可以在烧红之后烫化塑料扎带，让捆绑部分失效，他就用这种方法先以暴力方式制服两名受害者，再爬回到通风口，最后用某种加热手段将铁丝烧红，接着烫化扎带，而受害者在剧痛下冲开没有捆绑的卫生间隔段门，最终带着火冲进舞池引爆其余的天然气。

只是没有在这些位置以及附近发现任何指纹与有特征性的鞋印，这最有可能说明的是杨百发当时在作案的时候戴

了手套并穿了鞋套。

接下来就是那名老年受害者被自己的拐棍从肛门处刺穿身体的案子，你们提供的前期信息中显示在拐杖上被人为的安装上了一种倒刺钩，用来增加受害者的痛苦和取下来的难度，当时我们都以先入为主的思维认为这是鱼钩，但我通过警方与医院的照片进行仔细观察并对比之后发现，这种倒刺钩从形制与尺寸上来说不符合市面上任何一种鱼钩的设计，而且也有明显的粗加工痕迹，而观察放大后的照片可可知，倒刺钩上的打磨划痕间非常大，通过其推算可得知造成这种划痕的打磨工具上的颗粒直径平均至少也要在 1900 微米左右，也就是接近 2 毫米，这种打磨精度已经超过了现在主流 0-14 号的所有砂轮磨具，因为现在主流磨具中，粗磨尺寸最大的 14 号，颗粒直径也只有 1600 微米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打磨这种倒刺钩的砂轮磨具不是市场上的常见型号，而相关资料显示，1900 微米的磨具在之前的确存在过，是一种用来打磨石料的老式砂轮磨具，这种磨具已经淘汰很久了，可巧合的是，杨百发正好有一个干石料粗加工的远方亲戚，而且他在此之前去找过他那个亲戚，如果这个石料磨具是从哪里弄到手的话，再加上他充足的作案时间，这两个案子就真正可以串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通过逻辑推理来说，已经进入到‘无限接近’状态了（注：这是一个私家侦探行业里的名词，意思很简单，既：虽然没有

直接证据证明某一个真相的成立，但各种作证已经充足到可以直接通过假设与推理确定该真相的成立）。

这个杨百发绞尽脑汁去弄一款市面上已经不卖的产品进行加工，无非是想隐藏的更深，以为用买不到的砂轮磨具做活就查不到，但结果适得其反，这不仅没有帮到他，反而将成为证明他犯罪的又一铁证！

最后一个便是‘玉锦城’小区里那个女性老年受害者的案件，这个确定起来最简单：我还是用入侵他们监控系统的方法调取了事发当天的录像，录像里显示有一个着装奇怪的男人在当时进入过该小区以及受害者所在的公寓楼，而这个着装奇怪的人虽然用了很多衣物去掩盖自己的形象，但通过与在佘山别墅区的监控录像中他的步态特征进行对比与分析，可以确定这人就是杨百发，走路的习惯他是不容易刻意改掉的，也有可能他根本叫没意识到还能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发现是他，这就是脑袋不与时俱进的结果。

而他出现在那里，紧接着受害者死亡，结合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信息，即便不能直接证明这三件案子是他做的，但也足以将其列为嫌疑最高的犯罪嫌疑人。

行了，再说其他的也都是浪费时间了，咱们这就走，到上海影视城去会会这个杨百发！”黄勋说，听他的口气与用词就知道他的身心在经过这三个多小时的“奋战”之后不仅没有疲惫，反而已经到达了亢奋状态，在话的最后霍然站起

不自主的攥了攥拳头，由此可见他当时箭在弦上，志在必得的心情。

（未完待续）

48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2 23:5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说说“上海超级计算机中心”，该中心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目前公开拥有“是曙光-4000”A 与“魔方”（型号为“曙光-5000A”）等 3 台超级计算机（以下简称“超算”），实话实说，介于较长的使用时间，这 3 台超算的性能按照目前的标准来看，已经严重落伍了，跟“天河”系列以及“神威”系列完全无法相提并论，所以运算能力较弱，不过上海市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划，将在今年将运算速度扩容到 2.5 千万亿次每秒，并将在 2020 年对超算进行更新换代，实现“E”级超算的落户（既：百亿亿次数学运算的超级计算机，目前该级别超算为现在世界各国的竞争重点，我国当下已经完成了“天河”系列、“神威”系列、“曙光”系列这三大系列中各自的“E”级超算的原型机研制，将于 2020 年实现集群式突破与广泛应用，这也标志着我国已经稳稳的站在了世界超算领域的制高点）。

届时其运行速度将比现有最高水平的超算再提高 10 倍以上，而该台“E”级超算会凭借着自身超强的运算能力为众多项目，尤其是科研项目服务，至于它的运算能力有多强，

只说每秒的浮点运算能力数据可能不够直观，那么举一个直观的例子来说，就是它应用在天气预报领域时，除了降雨时间、降雨量、风向风速等基础信息外，更能通过结合云层情况等数据，将降雨区域内，每立方米空间内雨滴的平均数量甚至是雨滴大小直径均预报出来，对出行人员携带的雨具提出更合理的建议。

（注：图 1、2 为“上海超级计算机中心”今年扩容至 2.5 千万亿次每秒的计算能力与 2020 年部署“E”级超级计算机的相关新闻，其中图 1 中还可以看到魔方-2 的队列监控系统界面

图 2 是“上海超级计算机中心”门口文字标志）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08225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08225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082329.png{EIMAGE}

48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2 23:53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8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3 18:56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86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3 18:59

“现在是 15 点 07 分，从时间上来说，找他的确还挺合适，但是这次你也看到了，这人身体强壮，心思缜密，而且性格偏执残忍，我估计就我们四个人要去抓他，肯定会遭到激烈反抗，既然能制服将近 90 公斤的健身教练，说明他可不是之前那个吃重庆小面的张中旭，如果我们和他发生冲突，你想好应对方法了吗？”我说。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要打便打，比他更凶十倍的悍匪变态我也不是没对付过，只是这次这个居然会要这么多手段，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所以必须得去亲自跟他‘过过招’。这样吧，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分工，小王做好报警的准备，咱俩打主攻，朱小姐，你尽量就不要参与了，这事的确比较危险。”黄勋说。

“我不参与？那怎么可能？从头到尾我都参与了，能放过这最后一击？我去肯定是要去的，起码要亲眼看着你们把他给抓住，要不然这口气出不来啊，再说了，不给他拍上两张照片发给那些富豪们也好让他们高兴高兴那多遗憾啊。”朱梦琚说。

“嗯——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劝你了，一切照旧，只是

朱小姐你一定离得远一点。”黄勋说。

“知道了，不会碍你们事就得了。”朱梦珺说。

“好吧，那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走!”黄勋说。

（未完待续）

48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3 19:22

（十七）攀谈

说走就走，从工作室出发直奔上海影视城，这地方毕竟是一个在沪的重要旅游景点，所以很好找，再加上时间也正好是下午，没有各种高峰时期的车流，一路顺畅就到达了目的地，买了每人 50 元的门票，四人前后进入，还真别说，走在这里就真能感觉到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仿佛置身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大上海”时期，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各种繁体字写成或竖体或从左往右念的门头招牌，还有装饰夸张的夜总会，以及油画画成的巨幅广告，当然了，也少不了我们此次前来搜寻的目标群体：人力黄包车夫。

只是有一点比较破坏气氛，就是走不了几步就能遇见将局部区域围起来不准外人进入的拍摄剧组，里面各种摄影摄像器材林立，给群演准备的粗制滥造的道具和衣服在角落里堆积如山，还有或坐或蹲扎堆在一起，随时准备“领盒饭”的群演人群本人。

“这地方实际上比昌里路还不太适合抓捕，但既然来了

就得干到底——还是老规矩，在发现目标之后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有60%把握再展开行动。”黄勋说。

“60%？这个概率是不是太低了点啊？”王珂说。

“以我们现在的条件，能做到60%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超水平发挥了。”黄勋说，王珂一听，撇了撇嘴便不再说话。

因为杨百发是个怪人，他不使用任何社交软件，也没有手机，所以像之前如寻找张中旭那样利用入侵服务器的方式通过便携式移动终端实时查看其交流信息从而实现定位的方法就完全不管用了，不过这里有这里的优势，正如之前所说，因为黄包车夫不止他自己，在这里做这一行的人经过正规注册的就有300多人，当时拉着游客体验旧上海生活在老式建筑物之间穿梭的黄包车夫不乏从眼前闪过，通过他们一打听，就不怕找不到黄百发。

我们四下张望一圈，从一个写着“兆芳美术照相”的店铺场景门口看到了一个正坐在小板凳上的黄包车夫，他嘴里叼着一根还剩一半的烟，穿着打扮非常的“经典”——黑色粗布鞋、灰色粗布衣、外套白色粗布坎肩，头戴同样是粗布制作的瓜皮帽，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用来擦汗的宽大毛巾。

见我们走来，车夫以为是有活了，便满脸堆笑的站起来，随后说：

“四位是要坐车嘛？”

王珂从兜里掏出一张打印出来的杨百发照片，一边递过去一边说：

“我们不——”

第四个字还没说出口便被黄勋拦住，并将他刚刚拿出照片的手又给强行摁了回去，然后接过话头说：

“嗯，坐车，第一次来上海，想在这里转转，今天下午到下班之前，你这辆车我们包了，带着我们四个把这里都跑一跑吧。”

“哎呦，我说这位老板，我这小车只能载一个人，四个人坐不开啊，而且即便能坐的开，我自己也拉不动啊。”车夫一脸为难的说。

“这不要紧，一会儿你挨个拉着我们转就行，我们其他人就在这里等着，你看时间上来不来得及？”黄勋说。

“这样也行，这地方不算大，叫拍戏的再一封，能转的位置就更剩不下多少了，一个人满打满算估计 10 分钟就转过来了，每趟之间我再休息个 5 分钟左右，那总时长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倒也是来得及的，不过老板我可事先说清楚了，我这黄包车是观光车，可不是代步车，我是按照步数计费的，你放心，我不会坑你，我这车上有计步器，一趟下来跑多少步那可是有数的，而且咱是个实在人，也不会迈小碎步‘饶’（注：这个字眼用在这里与‘讹’、‘坑’为近义字）你钱，我步子是大是小等会儿你上车看看就知道了。”车夫说。

“这个好说，不知道你每一步怎么计价？”黄勋说。

“每步 1 毛钱，一趟下来差不多 3000 步，也就是 300 元，你们四位挨个来的，一共 1200 元左右。

不过具体的钱得完全跑完之后再说，现在只能算个大概，但在跑之前得交点定金，这样大家都方便。”车夫说。

“好，定金多少？”黄勋说。

“每人 100 元，一共 400 元，等跑完了直接算在总费用里面，就省的再找给你们了。”车夫说。

“好，能刷信用卡吗？”黄勋说着就想拿衣服里揣着的卡，我一看就知道他这又是在国外呆久了养成的习惯，还没有适应国内移动支付的消费模式，便说：

“刷卡多麻烦，用移动支付吧。”

“对对对，还是扫码来的方便。”黄勋被我提醒想起这事儿来了，随即说道，而那车夫也拿出自己挂在胸前的二维码卡片，扫过之后付款完成，黄勋并没有急于上车，而是以闲聊的口气说：

“你刚才说你这车太小拉不了四个人，而且能拉了也拉不动，那你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啊，你想你要是能拉哪怕两个人，赚同样的钱时间不就减半了吗？”

“您这话说得，我也想啊，可我这小身板没有提升空间怎么办？别说拉两个人，就是一个稍微重一点的人我拉着都费劲，我是看您四位体形都挺匀称，这才敢一连接四个活儿

的。”车夫说。

他这话倒也不是没道理，这人看着精瘦精瘦的，不能说皮包骨头但估计在大约 1.75 米左右的身高下，也就 50 公斤冒头的体重，着实是不像看着有力量的样子，当然了，有些干瘦却天赋神力的人不是没有，但这种人毕竟在现实生活中极其少见的，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力量大小与体形还是成正比的。

“身板小时可以练出来的嘛，我以前听说你们有的同行一次拉着 2 个人比别人拉 1 个人跑的都快，拉 4 个人跑慢点也不在话下，当时是在北京见的，我估计你们这里也有吧？”黄勋说。

估计是有 400 元的定金“打底”，这车夫看黄勋不上车而是站在车下跟他闲扯也不上车也并不感到着急，并且一副很自然的样子，应该是以前经常碰上这种情况，他说：

“那当然，这种人北京有，我们这儿也有！我们这 300 多号车夫里，有一个力量最大的，他就有一辆能坐 4 个人的车，坐满了照样能跑的飞快，别看那人个子不高，但两条腿甩开了速度一点也不慢，以前没事儿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掰手腕，很多人两只手加在一起都掰不过他一只手，厉害得很。不过呢，您别介意我刚才为什么不把这个一次能拉 4 个人的车介绍给四位，主要是怕你们生气，这人能干是能干，但脾气特别不好，你要坐在车上一言不发，那还行，要是问

他点事儿那就了不得了，不理你那是轻的，你要问的问题他不愿听了，当街就能撂挑子不干了，钱倒是退给你，但惹一肚气不是？这绝对我不是夸大其词啊，您可以问问周围其他的车夫，都知道这事儿，他本人因为这个被游客投诉过很多回了，本来这里是想开除他不让他干的，可看他老实巴交的又没个家，就没开他，但已经警告过他很多次了，说如果再有一次，就准开了他，看您这么喜欢问东问西，要是坐了他那辆车，保不齐就得出事情。

所以吧，说句昧着‘一半’良心的话，我不把四位这个活儿介绍给他，一来是对你们好，二来也是对他好，他要是再半路‘犯病’，钱没赚着不说，还砸了饭碗不是？

另外啊，这人还有个很奇怪的毛病，说出来除非是亲眼见过的，要不然都不一定有人信。”车夫说。

“哦？那我倒是挺感兴趣的，说来听听。”黄勋说。

“四位里有一位美女吧，这姿色我不是乱捧啊，绝对可以参加选美去了，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那见到美女岂不是都高兴的紧，巴不得能载上一程吗？但他不一样，他对别人不友好，对美女更甚一筹，就跟他和长得漂亮的有仇似的。”车夫说。他说的这个美女自然指的是四人里的朱梦珺，朱梦珺听了只是抿嘴一笑，而这种褒奖与赞美对于她来说，肯定早已是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那怎么体现出来他对美女更加不友好呢？”黄勋说。

“首先就是拒载，然后就是莫名其妙发脾气的几率比平时还大，对了对了，他还特别不喜欢情侣，要是一男一女一起坐车的话，他是100%拒载的，但我们这里能天天拉双人的就他自己，所以情侣来了也没办法，只能像今天这样，一个一个的来，或者是不坐。

但是双人的活儿那基本上都是情侣啊，不拉情侣基本就没什么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车夫说。

（未完待续）

486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3 19:55

“那这人的确是够奇怪的，说的我都想见识见识了。”黄勋以一种半对话半自言自语的方式说出这句话，那车夫听了立马回道：

“他叫杨百发，从这个小路口传过去往左一拐就能看到他了，他休息的地方跟我差不多，在一个场景门头下面，别的不用看，看他那辆车就行，他的车特别大，能载4个人的那种，比我这个大多了。”车夫说。

我们几人听了心里都是一阵惊喜，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聊天之中就知道了这么多关于杨百发的关键信息，之前虽然通过他的描述已经感觉他说的这个人就高度疑似是杨百发了，但没有得到最终的确认也不敢高兴的太早，现在确定了，着实算是案情的一大进展，不过我转

念又一想，这一切并不是偶然，而是黄勋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他拦下王珂的话，然后谈价格询问这些事情，接着通过攀谈摸到这个车夫喜欢聊天的特点，最后用“抛出问题”让对方主动回答的方式，不着痕迹的让车夫自己把杨百发的事情说出来，在此之前估计他肯定做了相关的“功课”，要不然不可能把问话的时机拿捏的这么精准，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我虽然在此之前已经与他认识多年，听过很多他破获大案的事迹，但与他一起办案这却是第一次，这种做事条理清晰且心思细腻的风格我非常欣赏，与这样的人共事，总是会有种由内而外的轻松感与踏实感。

而反观当时王珂没说完的话，如果猜不错的话，他应该要说的是“我们不坐车，我们打听个人”一类的话，然后再把照片递过去给这个车夫看，那样很容易引起这个车夫的警觉甚至是反感，一旦因此节外生枝甚至是黄勋一再强调的打草惊蛇，那就功亏一篑了。

“不过看您对这些事情这么感兴趣，您是做文字工作的吧？”车夫见黄勋还在做沉思状，便接着说。

“对，我是个作家，平时写写散文小说什么的，到这里来主要是采采风，找找灵感，所以问的多了点，你别介意啊。”黄勋说。

“哪里哪里，我这人也爱说话，聊聊总是有收获的不是。”车夫说。

“看你说话的口音，不像是上海本地人，反而有点京腔。”我说。

“嘿，您的这耳朵可真够‘刁’（注：此处此字的用意为‘精准’、‘厉害’）的，可您还真别说，我真不是北京人，我是天津的，只是在北京也干过这行好多年，但北京这买卖不好干，尤其是要不会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容易被人看不起，后来实在干不下去就跑到上海来了，反正都差不多，哪里的钱也不好赚。

我这才过来两年多，所以口音还没改过来，儿化音就比较重，再待上纪念，说不定骂人就该从‘孙子’变成‘小赤佬’乐，哈哈。”车夫说完，自己都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回笑道。

“行了，那还有什么话就上车再聊吧，我先上了？”黄勋说，最后四个字时扭头看向我们表示询问。

“你上你上。”我们三个先后说。

“好嘞，那回头见。”黄勋上车，车夫拉着他开始在整个影视城里面转，在这期间，他在我们四个人的社交软件上各自发了一条同样的信息：

“轮到自己的时候，注意观察地形。”

“这就是他让我们轮流坐车在这里逛一遍的目的。”我说。

“看来还真是术业有专攻。”朱梦珺说。

“怎么突然说这句话了？”我问。

“我本来以为做记者的心思就属于很细腻，很敏感，逻辑性很强的了，现在一看跟职业的私家侦探一比，还是比不了，很多很浅显的道理我们一点就透，但总是不能先人一步想到。”朱梦珺说。

“你不是说你认识很多上海的侦探事务所吗？怎么还会发出这种感慨？”我说。

“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业务能力上的差距，我认识的那些私家侦探一般就是跟踪个人，偷拍个照片，那种行为的技术含量跟狗仔队其实差不多，要是碰上像涉及面这么广的恶性刑事案件，他们根本接不了手。”朱梦珺说。

“最初你可不是这么看的呦。”我说。

“哪有一成不变的观点，当初我也是担心，现在成功近在眼前了，自然就不那么想了。”朱梦珺说。

“先别太过乐观，不管是通过黄勋给他做的心理画像，还是从刚才他那个同行口中透露的信息来看，这人绝对不是个‘善茬’，一会儿你一定离得远一点，千万别往前凑，跟小王待在一起，还能保护你，对付杨百发的事情，就交给我俩了，不过确切的说是交给黄勋了，我这点水平也就去打打‘酱油’，主要还得依仗他。”我说。

“切，真要出了事情，我跟小屁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是吧？”朱梦珺前面对我说，最后一句反问是对王珂说的，

王珂只是呲着牙笑着点了点头，这小伙子，每次注视朱梦珺的时候，那种眼神里都透着一股着迷的神情，我看到一次就感到一次哀伤，因为作为局外人我知道，这种着迷是不会有结果的，王珂肯定也知道，只是他不愿意承认罢了。

每一个备胎或暗恋者，几乎都是如此，要不然也就不会迈出越陷越深的那一步。

（未完待续）

48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3 20:01

楼主又有句几句话不吐不快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受到很多私信，大致的内容都是在问楼主说的事情以及事情中的人物是不是真的，存不存在，有询问的也有质疑的，楼主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其实这个问题在前言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细节上有真有假，楼主不能拍着胸脯说这楼里写的东西都是真人真事，但要说楼主是完全胡扯，那楼主也不答应。

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在帖子里还是私信里，关于此类问题楼主现在基本都不回了，不是楼主心高气傲而不回，而是楼主不想陷入到一个没有结果而且很容易伤到和气的话题中去，毕竟，能结识各位看官，是楼主来莲蓬鬼话最大的收获，有你们在，楼主就没白在这天涯社区走一遭。

最后，楼主还是要谢谢你们，你们的支持，是楼主最大

的动力。

48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4 00:5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 2 张关于上海影视城（也叫上海影视乐园/基地）的街景照片（图 1、2）与民国时期旧上海街景的老照片（图 3、4）。

（注：图 2 中可以看到楼主在正文提到的那个“兆芳美术照相”【在图右侧】以及有轨电车）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12828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12828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12828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128289.png{EIMAGE}

48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4 00:5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8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4 18:11

楼主来更问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8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4 18:12

之后我与朱梦珺又闲聊了几句，车夫很准时，10 分半钟之后，黄包车在他有节奏的大跨步下从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停车之后黄勋一边下车一边说：

“哎呀，这么一圈下来还真有点大上海上流的感觉。”

我知道他这是故意胡扯掩饰自己的真是身份与目的，所以就接他的话说：

“坐个黄包车就上流了？怎么着也得有辆别克汽车才行啊，最好是别克 Century，才能彰显你上流社会的心境啊。”我说。

（注：别克是民国时期私家车的最常见品牌，现在几乎所有以民国为背景的影视剧中最常见的那种黑色“圆头圆脑”，轮子上画着白圈的汽车都是别克车，而别克 Century 则是当时的顶级豪车，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布加迪威龙、兰博基尼一类，而当时该车根据内饰的等级不同，其售价大约在 3400-4000 块大洋之间，以当时旧上海时期的平均收入为例，月收入在 15-20 块大洋的工薪阶层是主体，类似医生、律师这一类月收入可以达到 100-150 块大洋的则属于中产阶级，蒋介石本人当时的明面收入也则只是 800 块大洋，由此可见，售价达到数千大洋的汽车，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豪车”，虽

然通过购买力计算，无法与现在动辄售价上千万的豪车相提并论，但在民国时期物资匮乏，物质生活水平非常低下，类似私家车这种东西，除非是有门路直接进口，要不然想要在国购得，也大多时候是“有钱没处买”，再加上民国糟糕的基础建设对于汽车的推广也是一大障碍，所以当时国内的大户人家有钱人大部分还是以马车等畜力交通工具为主，所以在那个时代能拥有私家车的，往往不仅要有钱，而且还要有非常显赫的政治身份。）

“哈哈，小资一下就行，你说的那样就太过分了。”黄勋笑回。

长话短说，我、朱梦琚、王珂三人在之后又每人都坐着黄包车将这里整个都转了一圈，还好，地形不算复杂，就是由一个“V”字形的街道外加一个“Y”字形的街道组成，出口只有一个，而那些建筑物也大多只是布景而已，内部很简单，这些对于抓捕杨百发来说都是很有利的因素。

“朱小姐，小王，你们俩去出入口，做好随时报警的准备，我俩去对付杨百发，你们见机行事，一旦形势不对就立即报警。”黄勋说。

“那怎么才能算是‘形势不对’呢？”朱梦琚说。

“简单的说就是我俩明显有对付不了他的趋势时，那就叫‘形势不对’。”黄勋说。

“好吧，其实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报警，毕竟我在李万

程那个家伙面前夸下海口了，要动用自己的资源先警方一步破案。”朱梦珺说。

“这个我表示理解，我接手的委托以及案子，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愿意寻求警方的支援，因为警方对我们这个职业实在是不太友好，他们总是有意无意的拿我们当竞争对手。”黄勋说。

“嗯。”朱梦珺回应道。

我们四个为了避免被别人听见这些比较敏感的谈话内容，所以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才将上面这些细节确定下来，而接下来的就是最关节的一步了——拿下杨百发。

我们四个在坐着黄包车逛遍整个影视城的时候都路过了之前车夫提到过杨百发的那个休息点，而且也看到了的确有一个个子不高，但身体十分结实，皮肤黝黑的中年男性蹲在布景店铺门外的台阶上，而这个人无疑正是我们的目标。

他蹲在台阶上抽着烟，等烟头抽到彻底只剩下一个烟蒂的时候，才将其扔进了身旁的垃圾桶里，然后站起身来踱步走到了面前的街道上，好像是蹲久了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身子，然后在街边再次蹲下，而他这个位置上的变换比较有利于我们，因为如果像他刚才那样背靠着建筑物的话，我们两人就只能发起正面强攻，这样面临的便是一场硬碰硬的恶仗，而现在我则可以有充分的空间迂回到他后面去，与负责正面交涉乃至是交战的黄勋配合起来，前后夹击他，除非他真是个

武林高手或者是力量大到可以“力能扛鼎”的程度，要不然以黄勋的身手，再加上我也不是“白给”，想制度他还是很有把握的。

“这个目标的确不好对付。”黄勋在距离他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小声对我说。

“这话你已经强调过好几遍了，现在怎么又说一次？”我说。

“以前只是通过各种线索进行推测的，这次则是眼见为实了。”黄勋说。

“哦？此话怎讲？你从他身上看出来什么了？”我说。

“你看他的蹲姿，并没有蹲到底，而是膝窝的位置还有一个能插进去两个手掌厚度的空隙，这种姿势下，整个腰腿都是处于紧张状态的，普通人这样蹲根本蹲不了几分钟，但之前他在台阶上却连蹲了三根烟的时间，刚站起来又这样蹲下，我没判断错的话，这应该属于‘桩功’的范畴，也就是说，外人看着他好像只是在哪里蹲着，但实际上他是在练功。

再看他的手，8 处指关节都有厚茧，这是常年击打硬物并用拳头做俯卧撑留下的痕迹，除此之外，掌根处发黑，也是练硬功的痕迹，由此说来，他估计有常年习练某种传统武术的习惯。

而且水平不低，所以断不可小觑。”黄勋说。

“我说他的蹲姿怎么看着有点别扭，叫你这么一说还真

是，那怎么办？还打吗？”我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当然打!”黄勋语气坚定的说。

“好，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即便他是‘独孤求败’，咱俩也会他一会!”我说。

我俩说到这里，就已经距离他还有不到30米的距离了，停止窃窃私语的交谈，我捏紧揣在裤兜里处于伸缩状态的甩棍身子一转，与还在向他正面走的黄勋分开，从背后向他移动过去。

等到我差不多就位了，黄勋也慢慢悠悠的走到了他的跟前，伸手就递给他一支烟，跟他交谈了起来，我站在一个自我感觉“进可攻，退可守”不远处的合适位置后，就可以清晰的听见两人的对话，黄勋先说：

“老哥，来这里干这活计有几年了？”

杨百发抬了一下头，我虽然在他背面看不到他的脸以及眼睛，但我能想象的出来，他肯定用一种非常警惕的眼神上下打量了黄勋一遍，随后顿了片刻这才说：

“要坐车就坐，我这人不爱说废话。”

而从他手上的动作来看，他也没有接黄勋的烟，而黄勋拿着烟的手在半空中空抬了一会儿看他不拿，便知趣的收了回来又把烟插回了烟盒之中放回口袋，而根据我的了解，黄勋是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但他之所以总是随身带着烟以及打火机，则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将其作为一个与人搭话、拉近

关系的“媒介”，另外就是打火机在很多紧急时刻可以起到很关键的求生作用，所以这便成了他的一种职业习惯。

黄勋见他这样回答，先是笑了笑，然后说：

“不想说不行啊，我们有好多事想找你了解一下，给你打听打听——我听说佘山别墅区、外滩的一家夜店、还有华师二附中以及玉锦城小区这几个地方这几天很热闹，这些热闹是谁做的，你知不知道啊？”这话已经很明显是在挑明来意了，对方是战是降是逃亦或者是其它，全看这一问之后反应。

（未完待续）

49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4 18:31

（十八）急转直下的战斗

从杨百发之后的动作以及黄勋的眼神来看，我能感觉到两人正在对视，这个对视虽然只有几秒钟，但我却因为紧张到“心脏提到嗓子眼”的程度而感觉十分漫长，在这个时间里，黄勋的内心是不用多做揣摩的，他早已做好了两手准备，最好的情况时杨百发知道东窗事发逃无可逃，然后束手就擒，而最坏的结果自然是双方大打出手，然后我们俩以武力将其制服，只有最好与最坏，没有中间，如果非要将逃算为中间的话，那么只是延迟一场战斗的发生而已，只可能让在这里就交上手的情况变的更加复杂。

几秒钟的对视过后所发生的事情将我们最坏的打算变成了现实——杨百发借住自己蹲着的姿势，瞬间像一只正要出击的猫一样弓起身子，然后双腿蹬地，并立起来了右臂，将右臂的手肘对准黄勋的心窝就顶了过去，这一击极其迅猛，留给人的反应时间不过一个眨眼，幸亏黄勋的精神在这期间始终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对他发动突然袭击应对充分，再加上黄勋的身手着实不赖，所以一个向右的侧身闪避，杨百发的右臂肘喙贴着他的胸前衣服就擦了过去，以当时杨百发的爆发力来看，这一击一旦击中了，即便不能致死，也会导致中招者胸骨骨折，外加心脏骤停而重伤晕厥，如果换了是我，可能即便精力集中也躲不开，那样的话我现在就已经躺在地上了。

话说回来，一击不中的杨百发迈出右腿猛的蹬住地面稳住前冲的身子，接着再一转身，面向黄勋如同一根斜着被压缩到底的弹簧一样“唰”的一下从原地向前弹射去，与此同时高高举起右掌由上而下对准黄勋面门便拍，这下速度更快，黄勋躲闪不开，他以现代搏击中最常用的双手护头动作进行防御，“啪——”的一声闷响，杨百发的右掌重重的落在了黄勋的双臂上，黄勋被这股力量打的向后趔趄了数步才停下。

这整个过程，从杨百发发动突然袭击，到第二招将黄勋打的倒退之间，全部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快到我都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不过他们之间的动作我清清楚楚看在眼里，

没时间帮忙，但说话还是来说得出口的，情急之下我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一点东西，对黄勋喊道：

“小心！他打的是八极拳!”

“我看出来了，妈的，果然不出所料!”黄勋回道，话罢之下也脱下外套拉开了架势准备和杨百发对打，他俩的站姿差别很大，杨百发是侧身弓步向前，以典型的“八极小架”迎敌，而黄勋则是双手护头，脚下迈着横向移动的“螃蟹步”，这是典型的 MMA 综合格斗的交战姿势，说句题外话，抛开两者具体的身份与当时的场景，这俩人的这场战斗，在一定意义上还颇有点“传统武术 VS 现代搏击”的意思。

而提起杨百发所使用的八极拳，可能很多不了解传统武术的人对这个拳种有些陌生，相比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这三大内家拳来说，八极拳作为外加拳的代表之一名气相对小一点，但这并不妨碍它拥有极强的实战性与杀伤力，从风格上来讲，这是一种以发力刚猛暴烈，攻击力强大著称的我国民间传统外家拳术，自古就有“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之说，其名称由来抽象上有汉代《淮南子.坠形训》中“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将该词用来形容武术，取“发劲可达四面八方极远之地”之意，而具象则为要求习练此拳的门人弟子将“头、肩、肘、手、尾、胯、膝、足”这八个可以用来打击对手的身体部位练到极致、极端之意，从而故此得名。

总而言之，习练此拳的高手，一般都是爆发力极强，打击力度大，善于硬弓硬马、大开大合、贴身靠打的打法，且同时具有攻击方式丰富，变幻莫测的特点，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十分厉害，而就当时那一瞬间，杨百发表现出来的实力来看，此人的八极拳水平相当可观。

而之前就提到过关于黄勋取得UFC赛事入场资格，接受过MMA系统训练的事情如果要展开来说介绍一下MMA是一种什么格斗流派的话，那么通过“综合格斗”这四个字的字面意思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融合了多种主流徒手一对一战斗技巧的格斗技术，其中包括站立技巧（以泰拳的腿法外加拳击的拳法为主）、摔打/投掷技巧（以摔跤、柔道为主）、地面技巧（以巴西柔术为主），在巴西格雷西家族（注：这是一个巴西柔术的习练世家，也是这个家族将柔术技术带向了全世界）将家传的地面格斗技术融入其中后标志着其正式诞生，它的成形期在20世纪90年代末，虽然从历史底蕴上来说，与出现于我国清朝中期的八极拳相比显得非常稚嫩，但由于作为现代搏击它拥有成熟及高度科学化的训练、营养体系作为支撑，再加上所有融进其中的招式都是其它格斗流派中经过无数实战验证而千锤百炼的精华，所以其的实用性自然就非常之高，而将它练习到一定水平的习练者可以在各种方式下利用相应的格斗技术打击目标，是各类现代搏击的典型之一，其代表赛事UFC更是当代搏击赛事的头牌之一。

说完题外话，言归正传，在黄勋回答完我的提醒之后，他俩便再次打成一团，说实话，他俩的水平虽都远远不是各自习练流派中的顶尖水平，但已经够格拿得出手，所以打在一起非常精彩，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二人“插招换式，你来我往”之下甚至有种看动作大片的感觉，以至于一时间都忘记了这是一场抓捕一个极其危险的罪犯的搏命之战。

在经过大于3回合的短暂交手之后，双方未分胜负，杨百发的优势是爆发力好，有长期做人力车夫的工作经历而体能充沛，黄勋的优势则是技术更加全面，而且从事私家侦探这种经常要涉足危险性人际关系的工作，让他的街头实战经验十分丰富，这与他在国外经常与罪犯、恶势力大打出手有直接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也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压制住对方。

等到第三个回合的战斗结束，两人再次分开进入互相对峙的状态，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不是一场一对一的公平搏击比赛，而是一场胜者为王的生死较量，当即便把裤兜里的甩棍拿了出来，然后用力一摔，明晃晃的不锈钢三截棍身被抖了出来，黄勋用余光看到我的动作，知道我要参加战斗了，当即主动发起进攻，他先是打出一套腿法与膝法的组合，然后又是一顿直、摆、勾的组合拳，这种打法凶猛凌厉，压制性非常好，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对手打的抬不起头来，但是对体力的消耗也特别的大，一旦不能在猛烈的进攻中将对手击败，

那么对方在他进攻结束后展开反击时就很容易因为体力的消耗而无法招架，并由此而陷入被动，按照之前的节奏，假设没有我在场的话，黄勋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是肯定不会贸然使用这种战术打法的，但他现在用了，意图很明显，就是尽可能的从正面吸引杨百发的注意力，好给我从侧后发动袭击提供机会，让我手中找准时机挥舞而下的甩棍成为打倒杨百发的致命一击。

（未完待续）

49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4 18:53

毕竟拳脚练得再厉害，也很难比得上一根金属棍，正所谓“功夫再高一砖撂倒”，更何况是一根一棍能砸断 3 块黑心搬砖的加重型不锈钢甩棍。

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正如黄勋计划的那样，他对面的杨百发面对其突如其来，如同狂风骤雨般的打击一时间很不适应，被打的连连后退，本能的进入了被动防守的态势，从双方的交战情况来看，黄勋对其进行短暂压制目的已经达到了，而接下来那就看我的了，我虽然不精通格斗技术，但自认为还有把子力气，上学那会儿跟同学打击也比较下的去手，所以心一狠整个人快跑两步冲到还在格挡黄勋进攻的杨百发左侧后方，发动了一次毫无技术含量但没留余地的进攻——将三截甩棍高举过头，抡圆了向着他的后背打去，之所向后

背这个不致命的位置打，主要还是考虑了这人当时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嫌犯，未经任何审理就被我用棍子给打出个三长两短来，那我也得担责任，所以虽然力量是用到了最大，但并没有痛下杀手的意思，而如果那会儿我起了杀心，那瞄准的打下去地方就不是他的后背而是后脑了。

“啪——”又是一声闷响，这是金属棍体结结实实砸在肉体上所发出的声音，我这一棍子毫无悬念的斜着重重抽击在了杨百发的背阔肌到脊柱中线的位置上，杨百发受力向前就是一个很大的趔趄，巨大的冲击力差点让他摔倒，我自己也因为用力过猛险些让甩棍脱了手，另一边还在他正面的黄勋抓住机会，提起膝盖就是一记重膝盖，膝盖最具有杀伤力的“膝锋”

（注：也就是髌骨向上 3 厘米左右的这个位置，或者说是膝盖连接股骨的这个位置，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因为这个位置最厚，抗击打能力最强，在大力撞击物体时最不容易受伤，所以在使用膝击技术中的“冲膝”与“顶膝”动作时，一般都以这个位置很击目标，很多人将髌骨本身误解为‘膝锋’，这是错误的，髌骨本身很脆弱，大力撞击物体时伤到自己的风险很大，而且髌骨位置与物体发生主动或被动撞击后，很容易引起剧痛，尤其是撞击硬物时，这一点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有没有髌骨撞到桌子角一类的物体上之后的感觉，想想那种痛就明白为什么用膝盖攻击目标时要尽量避

开使用自己的髌骨位置了，虽然那里在发力技巧等因素上很容易让初学者错误使用）

直接命中杨百发的腹部，杨百发再次吃痛本能的用手去捂被击中位置，这样他的身子就进一步向前探去，黄勋担心这样仍然不能把他打倒，最后又补了一记上勾拳，右拳由下而上狠狠的打将过去，片刻之后，其“拳面”正中杨百发正面朝向地面的脸上，看着喷出的鲜血，估计是打在了口鼻之上，这一拳的力道相当相当大，打的杨百发整个人向后“掀”了过去，然后重重他在这三次连续的重击之下，终于在伤势过重之下，站立不稳跌倒在地。

看着他因为疼痛而蜷缩的身体，我喘着粗气说：

“只知道他身体素质好，没想到还会点功夫。”

“正常，八极拳擅长在狭小空间里发挥威力，这也正好说明了他为什么能在夜店卫生间那种方寸大小的环境里制服一个体重与肌肉围度上比他强壮那么多的健身教练了。”黄勋也喘着粗气回答我，一边说，他一边伸手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我看到他的双手都有幅度不大但频率非常高的颤抖，这是激烈打斗后，神经与肌肉“过载”的典型表现，每个打过架的人应该都有经验，而即便是一般的高手，在高强度的搏击之后也不能免俗，最多只能是比普通人要轻微一点，像刚才那场“黄杨之战”，的确够黄勋“哆嗦”一阵子的了。

等我俩都把气儿差不多喘匀了，这才发现周围已经围了

一大帮围观者了，既有杨百发的车夫同行，也有来这里旅游的其他游客，尴尬之下，黄勋从地上捡起外套先从里面掏出一捆加宽加厚型的塑料“束缚带”，然后再把衣服搭在肩膀上，就走到跟前半蹲下去准备将杨百发的双手反背过来固定住，他作为一个私家侦探，随身携带手铐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手铐重量与体积都相对较大，不能携带太多，揣在身上使用的时候又太过明显，尤其是在夏天穿衣服较少，口袋不多的时候，而即便一条束缚带的坚固性无法与手铐相比，但也可以通过多用几条来弥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单个性能逊色一些，但更加轻便、体积更小，一次可以成“捆”携带的束缚带就成了手铐的最好替代品。

正当黄勋已经把杨百发的手摆到他的身后，准备用束缚带从手腕处捆在一起的时候，杨百发刚才还因为连续从不同方向命中的重击而丧失战斗力的身体突然发出了一阵极不寻常的抽动，为什么说是极不寻常呢？因为正常人的抽动绝大多数都是局部的，比如手臂、腿部或者是躯干等等等等，只有在没有毒品或者是戒毒过程中毒瘾发作的瘾君子因为神经系统失调导致全身肌肉不同程度的同时收缩才会产生全身抽动，这在学术上有个学名，叫做“戒断反应”，而另外一个能导致全身肌肉抽动的例子则不适用于活人——因为那是火葬场里被火化时的尸体其未死亡的神经末梢在发

挥最后的作用，外加肌肉与皮肤、内脏等身体组织由于高温烘烤而快速脱水收缩时身上出现的现象，比如翻滚，坐起等。

但眼前这个杨百发却比一个瘾君子毒瘾发作时的状态还夸张，他的躯干犹如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在不停的“扑腾”，而其四肢则好像没有了骨头一样，在“扑腾”的躯干带动之下，也在无须的“疯狂”乱甩，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当时他整个人就像被电压特别大的电流持续击穿身体外加癫痫症发作了的样子。

这让我想起了我后来采访的汪明洋所说的他在火车上看到那个乘务员中了魁尸尸毒后的反应，不过我感觉就通过描述而言，我看到的这个比他说的那个更夸张。

黄勋的警惕性非常高，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他见此情景立马就从杨百发的身上跳了起来，跳到了 2 米多外的位置上与他这个可能是个“不明危险源”的人拉开距离，我则说：

“这什么情况？怎么看着像全身痉挛了？你刚才是不是把他脑袋打坏了？！还是他有吸毒史？可看着不像啊，吸毒人员哪有他这么好的精气神儿？”

（未完待续）

49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5 02:3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两张八极拳的图与两张 MMA 的图，其中图 1、2 便是正文中所提到杨百发在与黄勋拉开架

子对峙中所使用的“八极小架”（姿势略有区别，这主要取决于不同习练者之间的不同习惯），其侧身对敌肘喙（注：既肘尖，肘法攻击中攻击力最强的部分）在前的特征非常明显，而图 3、4 则是 MMA 比赛，可以说 MMA 的训练及技术体系，是现代搏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之一。

（注：这里之所以没说八极拳是传统武术的代表之一，主要是因为整个传统武术分为内家拳与外加拳，而八极拳只是外家拳的代表之一，但若要算上内家拳，则体系太过庞杂，不是我这个外行人能说的清楚的，所以在这里说明一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17142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17143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17143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171439.png{EIMAGE}

49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5 02:31

好了，今天的图就发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9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5 13:43

“小心!”我的话音还为落下，黄勋便如此喊道，他当时的位置站在我的斜侧面，在说完之后就跑过来顺势拉了我一把，我俩共同向后又向后退了好几步，我刚想问他出什么事，答案已经出现在了眼前：

杨百发身子猛的一翻，做了一个好似“神经质”版的“鲤鱼打挺”之后就从地上“弹”了起来，此时他背对着我俩，随后他慢慢的转过身来，等我俩看清他的表情之后，都是一惊，这家伙的两只眼睛瞪大到了极限，两个眼珠好似金鱼眼一样大半都突出在外，那样子看起来给人一种随时都有可能爆掉的感觉，除此之外，他的口鼻还呈现出一种不合乎常理的歪斜，而且之中除了还在不断流出之前因为黄勋右勾拳而打出的鲜血，同时还流出大量类似鼻涕以及唾液的液体，这些液体混合着血液流的他满脸都是，不消多时便然后了胸前的白色粗布坎肩和两个巴掌大小的地面，让人看着既骇然又有点恶心。

他的这个样子把周围围观看热闹的车夫以及游客都吓了一大跳，原本越缩越小的“围观圈”因为观看者的恐惧向后退却而又突然扩大，特别是面向他能看清他正面的一面尤其如此，而侧面与后面则是看到了正面的人有这样的反应，也本能的跟着一起。

“这人怎么了？不会是犯病了吧？要不要打 120 啊？”

一个男游客的声音从身旁响起。

“你少管闲事!”一个女游客的声音随即说道。

“这不是杨百发吗？怎么都打成这样了？为的什么啊？”一个车夫的声音响起。

“活该，叫他平时说话跟除了炮仗似的，我就说他碰上脾气不好的早晚得挨揍，怎么样？今天被打成‘猪头’了吧？”另一名车夫“幸灾乐祸”的说，听起来这人平时明显对杨百发很不满，而随后符合这种说法的车夫就占了绝大多数，这也与我们之前推测杨百发性情孤僻，人缘不好，以及那个依次拉着我们逛遍影视城的车夫所说的情况相吻合了。

正在这时，“说曹操曹操到”——那个方才还拉着我们逛影视城的车夫操这一口京腔挤进围观人群，站在了杨百发和我们之间，他先是看看杨百发，然后又看看我俩，这才说：

“怎么了这是？不是真叫我说着了吧？一言不合就动手啊？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啊？我说你也是，你肯定又呛人家了吧？‘顾客是上帝’这话你怎么就记不住呢？这些人都是你的衣食父母，你挣得就是这个钱，就得跟人家好好说话。”这车夫不知道是出于“冷嘲热讽”还是真关心的动机，一边说着杨百发一边还从坎肩兜儿里掏出来一大块卫生纸准备给他擦脸上的血水和唾液以及鼻涕的混合物，黄勋见状对他大吼道：

“离他远点!”

“您二位也真是，我之前不是说了嘛，他这人不太正常，您俩还招惹他干嘛呢？我也不是带着几位都把这里逛完了嘛——”车夫听见黄勋的吼声不以为然，反而是转头如此说，说的同时还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示意杨百发的问题在脑袋上，结果那个“嘛”字的尾音还没完全说完，就见像一具僵尸一样杵在那里的杨百发突然暴起，他伸出右手一把抓住距离他最近的这名车夫前衣襟，然后就好似“扔沙包”一样，向着我俩扔了过来，眼看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横着飞向眼前，黄勋推了我的肩膀一把，同时他自己向右侧倒去，而我则在他的这股力量下向左侧倒去，几乎就在两人倒地的同时，那名倒霉的车夫也擦着衣服飞了过去，这得得亏是杨百发扔的高了一点，要是再低一点，即便我俩倒地躲闪也来不及，多少都得被打中。

被扔出去的车夫随后砸在了身后一个布景店铺的落地玻璃橱窗上，“哗啦”一阵玻璃碎裂的声响，那车夫整个人将橱窗砸碎，然后跌进了橱窗之内，不知道伤情轻重如何。

而周围围观的人眼见此景，先是一愣，经过短暂的停顿之后，在一声声高低起伏的女声尖叫里四散而逃，刚才还把这里围的水泄不通的人群瞬间就散了个一干二净。

之前说过，被扔飞的那名车夫从外形来看十分精瘦，但再怎么精瘦也得有 50 公斤左右的体重，居然能被他一只手如此轻松的扔出去这么远，这不是杨百发有长期体力工作经

历或者是有习武经历能解释得了的，而结合他双目突出，口眼歪斜，好似中了魔怔的样子，让我还趴在地上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内联想到了在隆昌公寓遭遇到的那个在肾上腺素高度分泌下能用双手生生挣断手铐的猥亵犯，直觉告诉我，这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而且是很关键的关系！

但从严谨的角度讲，我当时还不能确定他俩是不是属于同一情况，而当时最关键的是怎么应付这个暴起之人的攻击。

接下来的战斗还是发生在我俩和杨百发之间，不过这时候的杨百发已经完全进入“狂暴化”了，他的攻击方式与之前大不相同，没有八极拳的拳架，没有了闪转腾挪与一招一式，完全成了一个疯子，其动作要比隆昌公寓的猥亵犯更加夸张，那人当时虽然也很危险，但从动作到行为上来看，还保存有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可杨百发则不然，他的状态更像是一头得了失心疯的野兽。

“第二波”战斗以这家伙张开双臂将一对拳头高速挥舞起来砸向我俩为标志正式开始，幸亏我们是两个人，一左一右，有效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要不然他摁准了一个人打，那结果肯定会非常糟糕，我有数次险些被他打中，心想就按照他刚才单手扔飞那名车夫的力量，要是这一拳头真捶在我的脸上，那整张脸非得被他打开花了不可，而黄勋面对他这种不知道疼痛，不知道畏惧，且毫无章法的无须进攻也显得无所适从起来，他事后告诉过我，在此之前遭遇过的所有情况

中，没有一次能与这回相提并论，即便是以前他对付过的一个从西伯利亚监狱中越狱而出，凶残无比的重刑犯在最后的抵抗中也没有杨百发这般狂暴和不知死活。

这一次的交手中，仅仅是两次手臂之间进攻与格挡的碰撞，巨大的力量就打的黄勋无法再硬接杨百发的进攻，多亏黄勋的步伐还算灵活，将重心全部转移到机动中去倒还能与他周旋一番。

至于我就更不用说了，不锈钢甩棍被这家伙用力向外一拨的时候给远远打飞，黄勋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是我，所以我很“识趣”的也放弃了主动进攻，开始跟他绕圈子。

刚刚我俩还处于绝对优势的形势，此时此刻已经急转直下，变成了连招架之功都没有的一场狼狈逃窜。

（未完待续）

49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5 13:50

（十九）意料之外的支援

除此之外，在一分多钟以前我还将单手扔飞车夫作为杨百发突然“暴走”之后最大的力量表现，但这个“纪录”很快就被他给再次刷新了——我俩看他现在的状态与其硬碰硬绝对不是上策，所以都是避其锋芒，尽量不与其正面冲突，结果就是他疯归疯，打了半天却除了黄勋那几次格挡以外，就几乎没怎么打到我俩，然后这直接进一步导致的情况便是

他在失智的状态下更加歇斯底里起来，竟然双手抓住自己那辆黄包车挥动起来，要知道那可是一辆可以同时乘坐四人的黄包车，为了载多人时的坚固性，其框架与车把的用料都十分“舍得”，所以相当厚实，净重起码在数百公斤以上，这要比猥亵犯抡起来的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可重上几十倍也不知，这个重量就是交给举重冠军哪怕是大力士也不可能挥起来，可这一幕却真实的发生在了他的身上，拉车的握把加上车体的长度，大约4米多左右，他挥舞时由左向右，企图用车体“扫”倒我们，不过纵使他力量再大，这么重个车也不可能挥舞的太快，每次之间的间隔都在一秒钟以上，这给了我俩充分的闪避时间，最后我想到假设这也是肾上腺素的作用的话，那么根据隆昌公寓的经验，这人肯定不能坚持太久，时间到了一定限度，他就会死于肾上腺素中毒，想到了这一点扯着嗓子把这事告诉了黄勋，他之前刚来的时候也听我讲起过隆昌公寓的遭遇，所以心中有数，我俩角落过后决定先跑开，消耗杨百发，让他在时间的拉长中死于过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原本想要活捉他的目标是没戏了，眼下能在不使其逃跑的情况下安全脱身，便是当时的最好结果。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可以说就是给我与黄勋当时的思路准备的，狂暴化下的杨百发出了力量特别大以外，奔跑起来的速度也极其的快，这也难怪，力量大了这么多，那么其它基础生理指标基本上都会成倍增

长，我俩刚跑出去没几步，就被他几个箭步窜过来给追上了，那时那刻，我深刻体会到了采访散人时，他说他们师徒二人被大柏郎追着跑的感受，只是散人师徒联起手来尚可以与大柏郎一战，可我跟黄勋完全对付不了这个好似一头怪兽的杨百发啊。

眼看我俩就要支撑不住了，一阵由远及近的叫喊声从影视城正门的方向传来，放眼望去，大概有 20 几个青年人手持棍棒正气势汹汹的向我们这边奔来，我见状心说这要是自己人那就有戏了，要也是来围堵我俩的，那今天这个跟头可就“栽”大了，被揍成猪头是轻的，严重了搭上小命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等看仔细了，心中骤然松了一口气，因为在这 20 多个人的旁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跟着跑，一边跑还一边往我们这边指，好像在说着什么，那个身影不是旁人，正是之前被黄勋安排到门口随时做好报警准备的朱梦琚。

知道这次行动可能有武力对抗，几天来一直都是细高跟，波浪卷发形象的朱梦琚这一天将长发扎起，换上了平底鞋，再加上距离不算太长，所以她跑的还真不算慢，跟这帮小伙子基本保持齐平，不到一百米的距离转眼就跑到了，因为距离拉近，我终于听清了朱梦琚在喊什么，她一边指着我俩一边扭头对那帮人说：

“他俩是我朋友，给我揍那个拉车的！”

（未完待续）

49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5 13:51

楼主突然有点急事，第三段暂时更不了了，估计得等到晚上才能补更上，不过楼主一定会更的。各位看官见谅

49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5 20:51

楼主回来了

49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5 21:14

这话说的清清楚楚，20 多人快速从我与黄勋身旁穿过，领头的一个高举手中的一根钢管对准杨百发就打，估计跟我方才用甩棍打他时没往后脑攻击的动机一样，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闹出人命来，所以这个领头小伙这一家伙下去虽然是迎面而来，但并没有照着杨百发的头打，而是砸向了他的肩膀，眼看着钢管马上落下，杨百发横着一挥左臂，手腕当空击中钢管，这股巨大的横向剪切力让小伙手不能握，钢管打着横就被震飞了，而从动作的麻利程度再到出手时毫不客气的细节，我能看的出来，这个领头小伙平时肯定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估计抄家伙跟别人干架是家常便饭，但我也敢肯定，手中钢管能被人凌空徒手击飞的情况，他必然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在这之后的一秒多钟时间里，他不出意料的

被吓了一跳，并怔在了原地。

杨百发打飞了他的武器这就要进行反击，凭其现在处于暴走状态的力道，不论怎么打，都能把对面的领头小伙打个非死即残，不过他运气不错，就在杨百发扬起巴掌对准小伙面门就准备劈下去的时候，他身旁的那些人已经全部赶到了，并将杨百发团团包围在了中间，紧随其后的一幕那便不用说了，钢管、拖把杆、橡胶棒、没有开刃的砍刀以及修车用的L形扳手等各式各样的“兵器”，如暴雨一般砸了下去，一时间这些“兵器”狠狠击打在肉体上的闷响声不绝于耳，这种击打一直持续了20多秒，随着他们的动作越打越低，我知道杨百发已经被从站着的状态给打趴下了，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对黄勋说：

“这么打不把人给打死了？打死了咱们也不好交代啊。”

黄勋用手背用力抹了一把鼻子，眼睛看着众人还在暴打杨百发的位置，淡淡的应了一声：

“嗯。”

然后便喊道：

“别打了！都停手!”

不过他喊不怎么管用，因为这帮人不是他叫来的，但站在一旁的朱梦琚看他都这么说，也跟着命令道，那些人见朱梦琚如此说，这才罢手，围殴杨百发的人群稍稍散开，我通

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看到一个黑瘦的男人面朝下趴在地上，他厚重的粗布坎肩以及外衣都在棍棒的打击之下给打烂了，地上也是斑斑血迹，不过看到他的身体还在起伏，知道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如果再晚说一会儿，说不定哪一下子击中了他的要害，那后果不堪设想。

而我印象里的黄勋是个做事非常果敢与冷静的人，判断起情况来总是能十分客官，极少会被情绪左右站在主观立场去做事，但这一天很明显就是个例外，我知道他之所以在看到杨百发已经被打倒在地丧失反抗能力之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出声阻止，那是因为在刚才这些人还没赶到的时候，多少在交手上吃了点杨百发的亏，而且还是当着我、朱梦珺以及王珂的面，这对于他这么心高气傲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太好接受的事情，而这么一帮人冲上去不分屁股不分头的将其暴打一顿，算是给他出了这口恶气，其实这种想法我也有，只是我并没有他的那种高傲，便生气也不会这么严重。

还未等我俩再说什么，那个领头的小伙儿把自己被打飞的钢管又给捡回来了，然后笑的“满脸跑眉毛”的对着朱梦珺说：

“三姐，以后谁敢欺负你你就给我说，看我打不死他，这一个臭车夫也敢造次，今天送他这么一顿算是轻的，刚才来的匆忙，还没来得及问他怎么得罪你了，是不是拉完车多要钱了？还是嘴巴上没把门的了？要是前者那这一顿就算

了，要是后者，那我还得再揍他一顿才行，刚才算给你出气，再打一顿才算是我的。”

“几天不见还学会‘拽词儿’了？‘造次’都用上了，行啊你。”朱梦珺说。

通过对话，看得出两人的关系很熟悉，还真看不出来，朱梦珺除了认识“选妃派对”的那群衣冠禽兽，啊呸——是商界精英们之外，还认识这些火爆脾气的“古惑仔”，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伙子会叫她“三姐”。而如此来看，这女人在上海这片地皮上用“八面玲珑”来形容都有点唯恐不及了，简直是高至庙堂之上，下至市井流民，三教九流都有熟人，看来“人话鬼话都会讲”的名媛身份真不是白说的，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这还是与她上佳的颜值有关，不说别的，就眼前这个说话粗声粗气，看样子比我小 3 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儿，他看朱梦珺的眼神和王珂属于一路，但明显不同的是王珂眼神里的那种爱意比较纯洁，而这个小伙则稍微带点色眯眯的感觉，估计朱梦珺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能让他这么“听话”，其实我对这种行为挺反感的，因为这与之前在夜店被害的段晓婷“养备胎”的行为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朱梦珺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但也难怪，如此精致貌美的女人，能在私官两面都这么吃得开，没点这些手段是不可能的。

小伙儿与朱梦珺正说的不亦乐乎这会儿，他带来的那班

兄弟也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两人这边，我跟黄勋插不上话就在一边儿站着，可就在这会儿，我的余光分明看到一个身影晃晃悠悠的从地上站起来了，我心说嗯？！难道是杨百发吗？！带着这个疑问，我迅速转头，用正视的目光看去，果然也不会是别人，正是杨百发，这家伙起身之后的样子着实是吓了我一跳，连紧随其后看到这一幕的黄勋也吓了一跳，黄勋当年在这方面的心理承受能力应该比我强，毕竟在此之前他处理过的案子里，仅凶杀案就已经接近三位数了，其中不乏性质极其恶劣、死亡人数在1人以上的连环命案，但即便如此，他那时那刻也与我的反应基本一样，之所以要把我俩的惊讶（吓）之情说的这么详细，主要还是因为这杨百发的样子的确太过骇人——

他的头部在遭到了硬物的数次重击后，不仅是头破血流那么简单，而且很多伤口都已经皮肉外翻，甚至有一些可以看到下面泛着乳白色的颅骨，这人的头发又特别短，所以这些伤口看着还尤其明显，至于他拿定瓜皮帽，早就不知道被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伤势的角度来讲，幸亏后来的这批人都比较“手黑”，但还是有点分寸的，如若不然，他现在应该早就已经“凉透了”，另外，除了头部，他的鼻梁也被打塌，透过撕裂的嘴唇，可以看到正面的下排牙齿起码被打掉了一半以上，这还只是集中于整个头部的累累伤痕外，再往下看，他的锁骨、

手臂都有严重的肿胀扭曲现象，不用分辨，最起码的医学常识告诉我这是最典型不过的骨折症状，出现这些症状的部位，肯定又有不同程度的骨骼损伤。而前心后背那些从打烂衣服中渗出的鲜血则早已将其染成了斑驳，如此伤势再配合上仍然突出框外的两个充满血丝的眼球，光天化日之下见到这样一个人，实在无法令人淡定，不过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杨百发骇人的外形只是让我与黄勋感到惊讶的一个次要原因而已，更重要的主要原因是，一个人被打成这个样子，怎么还能站起来？！而且看他这意思，并没有因此如此严重的伤势而感觉到疼痛，和那隆昌公寓的猥亵犯一样——好像打的不是他一样。

眼前的杨百发，已经形同一个怪物。

（未完待续）

495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6 02:31

楼主又来更图了，这图早就想更来着，但一直忘，今天想起来了必须得更，内容倒也没别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力车夫，也就是黄包车，从影视剧中看到的黄包车主要是以人力拉着跑的那种，其实还有一种是类似三轮车，靠人骑着走的类型，只是后者没有前者这么“典型”，没有那么有“时代特征”，所以上镜率就没那么高。

图 1 是民国时期的“跑步式”人力黄包车夫。

图 2 是现代“跑步式”人力黄包车夫。

图 3、4 则都是现代“骑行式”人力黄包车夫。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1477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1477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1477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14784.png{EIMAGE}

496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6 02:3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49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6 18:58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499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6 19:22

这次黄勋有经验了，他没有像第一次提醒车夫那样说话，因为等话说出来了往往事情也就发生了，所以这一次他什么也不说，在片刻之后从惊讶中反应过来之后，直接一个箭步

冲上去，飞起一脚以一个凌厉的正蹬踢向杨百发的小腹，我知道他的意图是先把他踢倒，使其丧失威胁身边人的能力再说，按照黄勋的格斗水平，这一脚只要踢中了，除非是体重相差特别巨大的人，要不然肯定得被踢翻在地，再不济也得倒退几步，可事情并未按照常理发展，这一脚正中目标，但倒地的不是杨百发，反而是黄勋，那前脚掌接触到杨百发的身体之后就好像踢在了一堵墙上，杨百发不仅纹丝不动，反而黄勋却因为出脚的发力过猛，心理有没有做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准备，所以当场就被反作用力给顶了回来，然后一个“屁蹲儿”就坐在了地上。

不过他这么一个大动作倒是起到了提醒众人的初衷，众人扭头一看，几乎所有人在看到杨百发的样子之后都吓得本能向后一退，而接下来的事情自不用说：便又是一场恶战，整个过程“没有亮点”，笨拙而夸张，说白了就是一群人拿着各种各样的街斗“兵器”围着一个横冲直撞，无视疼痛的“怪物”打来打去，在这期间共有 6 人受伤，其中 2 人被杨百发的拳脚打上，另外 4 人则被砸伤，而且砸伤他们的物体不是别的，而竟然是一台空调外机！

这个“环节”发生在杨百发不知道又挨了多少棍棒之后，冲到了当时距离他最近的一处景区内售卖饮品的门头附近，这个门头就夹在众多旧上海风格的建筑物之间，显得非常突兀，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它了，还问过车夫拍戏的时候要

拍到这里怎么办，车夫说那用黑布给挡起来，然后后期处理一下，或者是不管它，直接在后期处理中用技术手段将其“抠掉”，这人说的头头是道，好像他也是剧组老手一样。

上海属于南方，不在集体供暖的范围之内，所以可以想见，饮品店不管是为了夏季降温，还是冬季取暖，肯定都主要依靠空调，那么安装一台空调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了，只是因为四周的空间实在太过狭小，所以它的空调外机挂在房屋的正面而不是常见的背面或者是侧面，这才让杨百发跑过去就能直接触及的到。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杨百发应该是想顺手找个什么东西作为武器，但之前用来攻击我与黄勋的黄包车已经被丢到远处去了，这街道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一时情急之下便冲到了这小店门前，后面的人紧追不舍继续打，他也不顾后背被各种棍棒轮番攻击，竟然双手掰注空调外机的左下与右上两个角，然后“嗷”的怪叫一声并同时发力，用 8 个膨胀螺丝固定在墙壁上的外机竟然在螺丝孔中飞溅而出的水泥灰尘伴随下就这么被他硬生生的给拽下来了！

且不说要把 8 根膨胀螺丝都依靠蛮力从墙壁中拔出需要多么大的力道，就说这 100 多公斤且没有合适发力点的笨重东西被他抱在怀里居然左右甩动真真当成了武器，不过最终可能是他也感觉拿着这么一个玩意打人太不顺手了，索性打急了就直接掷向包围自己的人群，被扔出去的外机将密集站

立的 4 人砸倒在地，其中两侧的两人是被带倒的，伤势不重，翻身还能在站起来，但中间两人就比较严重了，特别是其中一个直接被外机压在下面的，看他口鼻之中有鲜血窜出，估计是被砸出了内伤。

这 4 人便是那受伤 6 人中被空调外机砸伤的 4 人。

之前我与黄勋已经多次见识到了杨百发的邪性，知道他的厉害，但这些后来的小伙儿们并不清楚，只是感觉眼前这人外貌吓人还比较抗揍，起码因为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让他们的士气并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才能保证他们还能追着杨百发打，但有 4 人被从墙上徒手拽下来的空调外机砸中，特别是其中两人伤势较重，这一下他们就炸窝了，毕竟谁都看得出来这不是一件正常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心生惧意之下便开始有退缩者，结果被杨百发趁机抢过一根钢管，然后凭借着那股好似“入魔”一般的疯狂竟然在之后的反扑中把 20 多人打的七零八落。

人就是这样，心齐的时候士气高涨，一旦士气低落，个体意识立马就会脱离集体意识，然后导致整个队伍的崩塌，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街头混混与军队的最大区别，因为他们没有纪律的约束，所以人再多也只是乱打一气，做不到“攥指成拳”。

即便是那名领头的小伙子再怎么扯着嗓子招呼，也很难重新聚拢被打散的小弟。

电影《天下无贼》中有一句台词是：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个场景虽然说不上非常合适，但也比较应景。

“妈的，这货是个什么‘材料’做的？怎么不知道疼也不知道累啊？！”黄勋眼见此景也又惊又气的说。

（未完待续）

499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6 19:48

（二十）击毙与并不完美的结案

“现在先别说这个，我看避避风头才是正事，朱小姐，这里就你一个女的，别在这儿傻站着了，赶快走!”我说。

眼看唾手可得的胜利再次遭到逆转，连朱梦珺也感觉十分不忿，随后又过了仅仅是 1 分多钟的时间，加上之前的那 6 个，地上已经被打倒了不下 10 人，剩下的人则已经一哄而散，而且这次的杨百发和上次不同，不仅疯狂，智力好像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或者说是恢复，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这家伙追那些小伙追了不远就没有继续追下去，而是掉过头来再次将矛头对准我们，我看着他手持钢管狂奔而来的身影，感觉脑袋原地“大了三圈”，正盘算着怎么躲过这一劫呢，从影视城的正门口方向，一阵急促的警笛声传来，我扭头望去，影视城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一辆藏蓝色涂装的 8×8 轮

式防爆装甲车疾驰而来，接近黑色的车身侧面，“特警”两个白色大字十分醒目，在他的后面还有不少于5辆蓝白相间的四驱高机动警车，开路的防爆装甲车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路冲进来的，等到了我们跟前紧接着就是一个急停外加甩尾，直接横在了还在向这个方向奔跑的杨百发和我们之间，我这才松了一口，感觉这事发展到此，总算是有救了，虽然刚开始都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报警，但现在事情恶化到这个程度，还是警方来摆平这已经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毕竟警方怎么行动，说起来都还是名正言顺的。

随后装甲车的后舱门大开，一派全身藏蓝色战术装具，手持95式突击步枪与97式雄鹰霰弹枪的特警战士鱼贯而出，我粗略一数，一共9人，应该是一个减编制的特警班，而接着我就听到枪械上膛以及警告喝退的声音：

“不许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重复一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否则我们就开枪了！”

我三步并两步跑到装甲车的车头处，站在这个位置刚好能看见双方对峙的全景，在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已经被特警战士警告过两遍的杨百发根本不为所动，还在向前毫无减速的向前跑，此时双方距离已经不到10米远，接着再传出来的就不是第三次警告，而是一声枪响——

“砰——”枪声沉闷而富有压迫感，再加上紧随其后的“咔嚓”一下的退壳以及充满塑料感的弹壳落地声音，个很

明显刚才开枪的是97式霰弹枪

（注：97式霰弹枪的弹壳为高强度工程塑料制成，所以落地声音与金属制成的步枪、冲锋枪、手枪等枪械的弹壳不同，除了97式霰弹枪以外，其它全世界范围内的霰弹枪几乎都是用塑料制弹壳，用来节省金属资源以及单发子弹的重量），

而从白烟冒出以及杨百发身体前倾栽倒在地的动作来看，这一枪我虽然没看清，但估计是打中了他的大腿。

不过他的邪性并没有因为特警的到来而有任何的“收敛”，在中枪倒地之后过了大概5秒钟左右，这家伙歪斜着身体，像之前被棍棒打倒后一样，又从新爬起来了，只是他的腿上多了一个成年人手掌大小的“大坑”，“坑”内深浅不一，钱的位置有一个指节，深的位置足可及骨，那是近距离被9颗大直径铅制弹丸“啃”掉肉留在的痕迹，按照正常人的情况，此时早已丧失了战斗力，而他不然，瘸着一条腿，继续前进，看来枪械毕竟还是枪械，即便他因为肾上腺素或者是其它什么因素导致的疯狂，但大腿上结结实实的这么挨了一下，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

在他重新站起又向前前进了2步之后，枪声第二次响起，而这次不是一声，而是一片。

我清楚的看到呈扇形站在杨百发面前的这9名特警，全部开火，6支突击步枪与3支霰弹枪，在数秒钟的时间里“喷”

出了一扇小小的“弹幕”，这还只是为了打倒一个人。

至于杨百发，任他有什么肾上腺素或是其它，血肉之躯是断不可能抵挡住这么猛烈的火力的，眨眼之间就将其打成了“漏勺”，他几乎是浑身冒着子弹击中人体后产生的青烟摔在地上的，与大多数被影视作品中表现的不同，真正子弹击中人体时的第一时间内是不会有鲜血喷涌而出的，因为子弹的初速快，弹头的温度高，在侵彻入肉体时会让撕裂的创口断面，尤其是血管断面上极速形成一个向前的挤压，挤压则会导致血液一时间无法通过破损处流出，而压力压住较大的血管后，炙热的弹头还会将被撕裂的组织中毛细血管断面“烧死”，让它们无法向外渗血，就想电线的绝缘皮被烧化后黏在一起一样。

只有在中枪后 1 分钟左右时，随着压力的慢慢消失，与子弹在身体内形成的永久性空腔面积被完全固定，这时候血液才会顺着破损处淌出来，所以在被近距离打成筛子的时候，杨百发身上只有烟雾，没有电影中飞溅起好几尺高的鲜血。

当然了，如果打击人体的枪械是诸如 12.7 毫米或者是口径更大的大口径武器，那情况除外，因为它们的威力足以瞬间撕裂肉体，不过当时动用的武器并不在这个考虑范畴之内。

另外，虽然在隆昌公寓时，那个猥亵犯被 05 式转轮手枪连中数枪而还有抵抗能力，但与眼前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

05 式手枪那 9 毫米的减威力手枪弹与 95 式突击步枪上的 DBP-87 型 5.8 毫米步枪弹比起来，威力上就好似牙签与大棒的区别，即便单纯从数字上看，前者的口径比后者大了不少，但在全弹尺寸、装药量以及弹头重量、形制设计上，都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最简单也是最直观的一个对比便是两者的枪口动能对比，前者的枪口动能只有 111.8 焦耳，后者则高达进阶 2000 焦耳的 1952 焦耳（注：相比之下，使用重型枪管的 M16A4 型突击步枪的枪口动能也只有 1765 焦耳，而 AK74 型突击步枪则只有 1383 焦耳），是前者的 17 倍多，仅从这一点上来看，那体现在中弹目标上的杀伤力就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不过与不满弹孔的正面相比，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杨百发的后背，因为子弹全部从他的正面穿入，从背面穿出，5.8 毫米步枪弹射入身体后会产生小口径步枪弹特有的“翻滚效应”，对身体组织的破坏力极强，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前面进去是一个小孔，后面出来时就是一个大洞，一枪如此，想象一下他在短时间内挨了起码几十枪，整个后背在这种效应的密集释放下，当场就“血肉横飞”了，内脏也同样被打成了粉碎，如此，等待他的结果也自然是死的彻底到不能再彻底，这种级别的物理损伤，任当时已知的任何方法也都无法逆转。

而在之后有人处理他的尸体进行拖动时，甚至在一拽之

下，将他的上下半身给拽的分离开来，原因就是在子弹的翻滚作用与永久空腔下，他的身体已经被打的支离破碎。

这就是军用制式主战枪械的杀伤力，绝不是普通公安使用的警用武器能比的，而我国特警的主力轻武器向来与解放军同步。

（未完待续）

499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6 20:16

在这期间，朱梦琚还想绕过装甲车去看个究竟，但被我给拦住了，我告诉她那场面有点血腥，她看了之后估计会留下心理阴影，而她也很知趣，并没有非要去看。

黄勋这会儿问她：

“是你报的警吗？还是周围围观人员报的警？这警察来的有点蹊跷.....”

“不是我报的，不会是王珂那个小屁孩报的吧？我把他叫来问问，刚才这么紧张的情况也见不到他人，不知道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朱梦琚说。

“不用叫了，肯定不是他或者是围观人员报的，如果是外人报的警的话，怎么可能能动用特警？出动携带实弹，装备有致命性武器装备的作战力量，这得是非常重大的警情才能出现的情况？而刚才发生在这里的情况，用外人的话来描述，最多是发生了械斗，估计辖区派出所能来人就不错了，

可你看看现在，8×8 的防爆装甲车都来了，下来的特警更是武装到了牙齿，不用说，一看就是准备好了来的。”我赶在朱梦珺没有说话之前说道，在我看来，警方不是因为有人报警才赶来的这个事实太明显了，而在这方面经验比我丰富的多的黄勋这么说也是明显对警方来的时间与规模都如此突兀感到奇怪。

“我想说的问题，也就在这里。”黄勋扫视着周围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的警察，接着我刚才的话回道。

待特警击毙了杨百发，我们还没有完全从惊魂未定的状态中缓过来的时候，后面 5 辆警车里第一辆右侧后车门打开后下来一人，我一看，来人认识，正是高建平，他快步走到我们三人的跟前，我与朱梦珺不用说，他已经很熟悉了，但他不认识黄勋，所以打量了一番后，这才说：

“三位这是过来玩吗？那真是不巧，刚才接到举报，这里有个案子需要来处理一下，你们估计也都看见了，嫌疑人负隅顽抗现在已被击毙。呃，朱记者你能借一步说话吗？有点事情得跟你沟通一下。”他先给我们三人打了招呼，然后单独对朱梦珺说，朱梦珺点头，两人走远了开始背对着我俩说起话来，这个距离反正是听不见说的什么，不过用屁股也能猜到是关于“选妃派对”的案件进展，毕竟她跟警方的关系不一般，而黄勋的话证明他也是这么想的：

“哼，真有意思。”黄勋嘴角微微一撇，说道。

“怎么了？”我问。

“他们所掌握的所有与本案有关的资料在我面前就跟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一样，现在却用这种方式‘保密’，简直就是为了避免被人看到自己裸体而穿上了一双袜子的可笑行为。”黄勋看着高建平的背影说。

“嗬，我说你这些这么‘6’的比喻都会在哪儿学的？在国外办理委托人事件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吗？”我调侃他说。

“行了，我不喜欢与穿制服的人待在一起，先去外面等你们了。”黄勋说着披上外套也不等我回话，自顾自的就走了，一直走到影视城正门门口的位置才停下，看来他作为私家侦探对待与警方接触的态度不仅是不喜欢，更是还要尽力避免。

大约 10 分钟后，朱梦珺与高建平的谈话结束，我问她：

“都给你说什么了？这么神神秘秘的？当然了，不方便说的话就当我没问。”

“哪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大概就是说‘选妃派对’的凶手找到了，就是刚才被打死的那个杨百发，而且黄侦探的确厉害，他的推理基本全被证明是对的了，警方在杨百发租赁的那个院落里发现了用于加工那台袭击机器的设备，还有一些半成品的倒刺钩，以及可以塞进大衣里，足够切开夜店天然气管道的小型切割机，还有防止天然气毒伤他自己的简易口鼻式防毒面具，这些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证明他就是这一系

列案件的凶手。

而今天晚上 19 点整，市局将开一个规模非常小，参与人员很内部的案情通报会议，除了警方人员以外，其他参与者只有 12 个人，就是‘选妃派对’的 12 个投资人，我是其中之一，按照高建平的意思，今晚应该是要结案了。”朱梦琚说。

“那其他受害者呢？那个在学校门口被袭击的老头，还有被煮熟了老妇，以及夜店里这么多受伤外加死亡的人，这些人怎么应付？”我说。

“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对于我来说，这事了结之后我也算是解脱了，不用被那帮老家伙天天催了。不过你放心，你在这期间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不会让你白忙活的，还有黄侦探，他的钱我也一份不会少，你俩跟那家伙拼命我都看见了，说真的，你俩比绝大多数警察都要尽职。”朱梦琚说。

“白不白忙这个先放一边，你——”我想说“你不感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吗？”结果后面 12 个字还没说出口，朱梦琚的手机响了，她示意我要先去接个电话，随后就点开通话键到走到一边去了，我没说出来心想算了，这事本来就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等她开完案情讨论会，正式告辞一下，我就赶回原单位去。

但话说回来，我跟黄勋与杨百发发生这么激烈的肢体冲突，警方按照程序走肯定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事后并没有

任何动静，后来问过朱梦琚，才知道她通过运作，将我们去上海影视城之行说成了我与她以及王珂进行的一次两地记者联合行动，主题是通过采访，制作一期关于老上海主题的纪录片，怎样发动力量保护具有老上海特色的建筑物及文化遗存，但在这个过程中采访作为车夫的杨百发时遭到了对方的袭击，原因就很简单了，因为杨百发是一名化名通缉犯，他做贼心虚害怕被发现所以突然动手，而黄勋则是在这个过程中见义勇为的归国华侨游客，他凭借着敏捷的身手，保护了景区内人民群众生命及财产的安全。

而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黄勋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只是常年在国外活动而已。

这个说法有脑子的人一看就是漏洞百出，但居然还就这么堂而皇之的通过了，可见朱梦琚的人际操作能力的确不是“盖”的，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在当天晚上的 20 点 40 分，朱梦琚开完了案情讨论会，并在 21 点 10 分找到我与黄勋，她说：

“现在事情结束了，我得进一下地主之谊，带你们好好领略领略夜上海的魅力，你们可得给我面子呦。”

“那没说的，自从掺和进你这件破事以来，我净喝奶茶吃大排档了，这次必须正式一点啊。”我说。

“那还都不是你自己选的？怪我咯？”朱梦琚说，我则呲牙一笑以作回应。

而黄勋退掉了30万的定金之后也已经拿到了他的佣金，这件事的调查不多不少正好用了10天，每天6万，一共60万，作为私家侦探，原则上除了委托事件本身，是要尽量避免与委托人有私人接触的，尤其是单身的女委托人，这是为了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事端而在业内定下的一条不成文的行规，比要尽量避开警察还来的敏感，所以他一开始想要拒绝，不过毕竟他是我找来的，所以在我的再三挽留之下，他也不好推辞，最终答应了，赴宴者还有王珂，这小伙子虽然一直是个“打酱油”的角色，但毕竟跑前跑后全程都跟着，就被朱梦琚一起叫上了，如此，还是我们这4个人。

在坐朱梦琚车赶往目的地的路上，我问：

“上海能吃饭的地方这么多，你准备带我们去哪儿啊？”

“带你们去市面上那些店就太俗气了，跟我走就是，一会儿到了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朱梦琚说。

车子一路七拐八拐使出了市区，不久之后一处遥望之下远离喧嚣，但富贵之感扑面而来的高档住宅区进入我们的事业，它的正门上三个大字：

“九间堂”。

这里的大名我还是略知一二的，这是全上海最顶级的中式豪宅区，与佘山别墅群、汤臣国际等高端楼盘不同，这里主打的元素不是科技与奢华，而是古典与传统，在这里有房

产的名人大亨掰着手指就能数出来不下 20 位，我心说到这里来干什么？难道她家在这里？她要举行家宴？

（未完待续）

49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6 23:3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警用 8×8 装甲车的图，该车的正式全称为“YLGA01 型 8×8 轮式装甲公安应急处突车”(以下简称“YLGA01”)，由保利集团于 2013 年研制成功，由重庆铁马工业集团公司（256 厂）负责生产，该车是在某型军用 8×8 装甲车底盘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其公开的军用型号为 07P 型 8×8 轮式装甲车族（以下简称“07P”)，目前已经外贸至喀麦隆，并且取得不菲战绩，如 2015 年喀麦隆安全部队就使用该车与“博科圣地”恐怖组织发生正面交火，将恐怖组织的车辆系数击毁后自身无疑损伤。

警用装备中出现这种军用级的武器是相当奢侈的，要知道这个级别的装甲车是绝大多数国外正规军都没有的装备，而我国能将其装备给特警，也是出于对维稳防暴的重视，尤其是上海这种一线大城市，对稳定、安全的要求就更甚一筹，从这个角度讲，不仅是这款装甲车，而是上海特警的武器装备都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正规军，更加利害的是上海民兵居然还装备有专门为其设计的“单兵综合作战系统”，这种东西即便在美军那里也是相当罕见的“奢侈品”，到了我国

这里却给了民兵，当然了，这种待遇也只有“北、上、广、深”这种城市才有，这是个题外话，就不展开说了。

而07P系列军用型号中相比YLGA01系列的警用型号，除了基础运输型以外，还有战斗型（也就是步兵战车型），搭载有30毫米机关炮的双人炮塔，以及有信息指挥系统的指挥型等子型号（注：警用型号也有战斗型，但火力相比军用型号较弱，使用的不是30毫米机关炮的双人炮塔，而是搭载12.7毫米或14.5毫米大口径机枪的单人机枪塔，毕竟警用型号对火力的要求没有军用型号那么高）。

图1、2为警用型号，也就是YLGA01，可以看到车顶上的单人机枪塔（但未装机枪），至于车尾部的那个好似探照灯一样的圆形物体，它并不是探照灯，而是可以用来驱散暴乱人群的大功率非致命性微波武器，这是警用装备中非常高端的一种玩意。

图3、4为军用型号，是其中的战斗型，也就是07P的步兵战车型，装备有30毫米机关炮双人炮塔，而这张图中的07P型步兵战车的使用者，正是上面提到的喀麦隆安全部队。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5500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5501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5504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55083.png{EIMAGE}

50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6 23:3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01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7 11:50

不过等进去之后才知道不是，车子穿过整个小区的主干道，干道两旁的植被全部都是精挑细选的稀有品种，被专门请来的园艺师打理的的每一株，每一颗都堪称是艺术品，而建筑物古朴的风格与精致的细节更是让人迈入这里有种置身于水墨丹青之中的错觉，豪宅前的豪车与这里的建筑风格，让雍容华贵与淡雅脱俗之感并存，全部使用传统古法工艺制作而成的纸质路灯在微微的晚风中轻轻摇曳，更显几分古风，总之一句话，这里的环境与喧闹、完全走科技感路线的市区相比，简直就像穿越到了另一个全新世界。

在小区的尽头，一座弧形的建筑物映入眼帘，建筑物的风格与外面的别墅区一脉相承，门前依然是停满了各色豪车，周围更是灯火通明，朱梦珺在引导员的带领下将车熟练的停

到自己的专属车位，熄火后说：

“到了。”

最终在一个面积不大，大概80平米左右，但看各种设施配置均属顶级的包间里落座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与“九间堂”地产师出一家的同名高档私人会所，为每一个“九间堂”小区拥有永久房产的高端用户打造，在外面根本接触不到，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九间堂”的房子，再有钱也进不了这家会所，而这里面的每一个房间都是会员制，可以提供个性化的私人订制，其每位会员一次租赁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根据服务等级与面积收费，我们来的这一间就是朱梦琚私人订制的，里面的布置完全按照她的喜好来做，租期为5年。而这个包间的消费水平在这整个会所里虽然算不上顶级，但也属于中高档，一年的基础租金就120万，5年下来便是600万，这还不算中间的装修费以及各种消费费用，当了解这些数字之后，我想想同为记者，我那每月只有四位数的收入，跟这女人怎么比？怪不得她说给黄勋的佣金翻倍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60万对她来说几乎就是笔“零花钱”，这些点点滴滴的情况都在说明着记者这个职业对于朱梦琚来说，不尽不是主业，更像是一个闲的没事干给自己找乐子的“爱好”，作用肯定还不如她那间定制衣服的手工工作室来的高。

就像我之后认识的尤琦，身家更是高她不止一个量级，身为一个“万金大小姐”，但仍然喜欢冒着生命危险跑到神

农架去弩射挖心猿，剑劈长潭水怪。

关于会所如何细致入微到让人感觉“咋舌”的服务我就不一一细表了，总之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感谢各位为了这件事忙前忙后付出了这么多，我在这里，先干为敬。”朱梦琚端手中的高档红酒，如此说，随后一饮而尽，我们三人随后也各自喝掉杯中之酒。

（未完待续）

50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7 12:23

（二十一）疑点重重与“新的风暴”

“对了,那个叫你‘三姐’的小伙子跟你是什么关系啊？”我饶有兴趣的摆弄着手中的高脚杯对朱梦琚说。

“他原来是我这车 4S 店的修理工，技术不错，人很仗义，手下有一批兄弟，在那条街上有点威望，我那车以前就是他负责给保养，一来二去就熟了。后来他嫌在 4S 店干赚的少，就自己拉着人出来单干，搞起来了一家汽修连锁店，生意还不错，他单干之后我车上需要修理什么的就给他去捧捧场，他比 4S 店的那些人手艺好，而且价格也低得多。

至于他为什么叫我‘三姐’，这是个圈里朋友给我起的一个称呼，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一起来保养车，朋友这么叫我，他听见了，后来就跟着一起这么叫了。”朱梦琚说。

“哦，看得出这人是挺仗义，要不然也不能呼之即来。”

我说，我看王珂坐在旁边，关于那小伙儿对朱梦琚有什么想法的话就还是别说了，所以就说了这么一句作为回应，还没等着朱梦琚再说什么，黄勋放下高脚杯，接过话头，对朱梦琚一本正经甚至有些严肃的说：

“朱小姐，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钻牛角尖，不是我成心扫你兴，这个案子到这里，应该还远没有结束。”

朱梦琚听罢之后显得有点茫然，她说：

“杨百发都被击毙了，这事怎么还没有结束？”

看来在她心里这事还真就是这么简单，估计是她终于给了那帮“老爷们”一个交代，心情突然放松下来的缘故。

“你去参加案情进展会议的时候，我又调阅了很多警方资料，首先，我发现警方在这期间也做了大量的侦办工作，而且进度相当快，仅仅比我们慢了一步，我们快是快在赌佘山公寓人工湖下又人工地道的地方赌赢了，而警方则在其它侦办方向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等发现都是错的时候再回头，我们就已经锁定杨百发了，其实说到底，他们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只是我想不通，在此之前我入侵系统调阅的时候，为什么除了阻拦锁机器以外就没看到一丁点他们在这方面的进展呢？这些调查是被他们全部用更高等级的加密技术保存起来了，还是有人刻意隐藏？如果是前者，那绝对不会案子刚刚结束就把相关资料给降低等级‘放’出来，所以我怀疑是有人使用技术手段故意

隐藏起来了，如果真有这么个人的话，那这个人首先就是个网络方面的顶尖高手。

第二，杨百发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这家伙是被枪械击毙的不假，但在死之前，身上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特征，比如说除了之前我们猜到的肾上腺素，他体内的多巴胺残留量高于正常人兴奋时的3000多倍，这只是残留量，还不是峰值，峰值起码再6、7000倍以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吸食浓度80%的四号海洛因，刺激多巴胺的分泌量也不过是正常值的30倍左右，这个正常值指是以做爱高潮为标准，那么3000-7000倍是什么概念？就是如果把这么多量的多巴胺以上述标准平摊在他的整个人生里，那么相当于他持续不断的高潮了30-70年，或者是一次性吸食了3-7公斤，浓度99.9%的五号海洛因。

那么问题又来了，人体的神经系统是不足以承载如此之高的‘兴奋载荷’的，吸食毒品过量而死的主要原因里，除了肌肉紧缩，血管供氧量加大导致心脏不堪重负以外，就是这个了。这么说吧，这世界上不可能有生理正常的人可以承受这么大剂量的毒品以及类似的神经刺激。

他是如何做到在这种状态下长时间活动的而没有引发衰竭死的？

另外，尸检报告中还提到了他的神经系统还存在物理损伤，主要表现为大脑皮层中出现了很多黑色斑点，我了解一

些浅薄的医学知识，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所以除了法医报告以外，我还查阅了很多国内外的专业资料，发现这是一种‘烧蚀’现象，那些黑色斑点的位置实际上是坏死组织，把大脑比喻成一个电器的话，那这些坏死就好比是因为不堪重负而烧掉的线路管一样。

而大量研究证实氧化应激可以引起大脑皮层神经元以及海马神经元的坏死，这种现象一般出现于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患者以前患过严重的脑膜炎，愈后留下的后遗症。第二种是重度脑震荡。第三种是最为罕见的，那就是‘神经过载’，根据对杨百发脑中坏死部位取样化验后得到其出现的时间来判断，这些坏死组织出现的时间不超过 24 个小时，如此推算过来，首先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也就是脑膜炎后遗症，而第二种可能看起来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毕竟在交手中他的头部遭到了多次重击，但是，重击造成的脑震荡坏死损伤通常情况下是呈大片分布的，也就是以打击位置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大片坏死，但他的情况有明显不同，他是呈斑点状广泛分布，每一块坏死面积非常小，但总数非常多，而通过进一步的解剖与论证，他的这些坏死点，几乎每一个应对的都是一个神经信号处理节点，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脑坏死情况属于最为罕见的第三种，也就是——‘神经过载’。

可能我这么说你不太明白，结合之前肾上腺素、多巴胺等过量分泌的情况，言简意赅的说，就一句话：他在死前，

身体收到过某种极其强烈的刺激，不出意外的话，这也是他在和我们以及后来那些你找来的帮手对打时如此不正常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就是那个刺激他的源头，不过寻找这个源头，我目前是无能为力。

（未完待续）

50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7 12:43

还有，在此之前我与他有过一段很短的对话，那时候虽然这人很不友好，但可以看得出他还处于正常状态，直到我俩联手将其第一次击倒时他都还是个生理指标处于正常范围之内的人，可被打倒之后就突然暴起了，是不是说外力打击对他有一个激发的作用？还是说他就等着被人打倒，然后进入那种疯狂的状态？我现在感觉那种状态就好似是一个‘定时炸弹’，只要外界的触发条件满足了它，它便会‘爆炸’。

第三，在我接手这次委托之前，你们在隆昌公寓遭遇的那个猥亵犯的情况给我说了之后，我也调阅了相关资料，那人的情况与杨百发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区别很大，比如说那名猥亵犯之所以突然变的力大无穷只是因为肾上腺素激增导致，并最终死于肾上腺素中毒，可在他身上并没有出现多巴胺扩张如此之多的情况，我认为两者有相似性却又不一样，呈现出的是一种‘递进’关系，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换句话说，隆昌公寓的猥亵犯只是一个‘初级状态’，而杨百发则进入到了一个比他更高一层的状态。

第四，在警方也将目标锁定在杨百发身上之后，发现此人只有初中学历，而出动了大批警力准备在其家中将他抓获，好展开进一步的讯问，但不巧的是当天杨百发没有在家，所以就顺便对他家以及他经常涉足的场所都进行了一番搜查，在搜查过程中，并未发现与这几起案子中所涉及到的高端机械、化学、工程、解剖等方面的学习资料，也就是他没有自学成才的迹象，不仅如此，根据他的保安同事所说，他性格阴郁不假，但平时最喜欢看的是相亲类的综艺节目，而且还喜欢看漫画，这与我们之前猜测的这人自律性极强，智商超高，专业知识面广的推测完全不一致啊，抛开之后的几个案子，就说‘选妃派对’中出现的阻拦锁机器，没有极其专业的知识作为基础，他怎么可能通过双手把一台如此复杂的机械组装到位还能按照需要，分毫不差的运转起来的？”

第五，这是上面问题衍生出来的一个新问题，阻拦锁这种机械，对装配的精度与力度要求不是一般的严格，即便他有力气能将其拆成零部件逐一通过地下通道运送到秀台下面，可他又是怎样完成组装的？没有专业机械的辅助，用双手或者是简单工具绝不可能完成，可要是有专业的辅助机械的话，我们以及警方都没有找到其存在的证据，并且以秀台下的空间而言，而没有让这种机械展开作业的空间，那么除

非是这种情况——除非他在组装该机器的时候，处于那种力大无穷的‘暴走’状态，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没有专业机械辅助的问题，但除了力量大以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精度也要高，换句话说，他当时必须是一种‘神力在身’且头脑灵活，思维清晰的‘超状态’，这与他和我们以及那些帮手对打时近乎于疯狂的样子根本对不上。

可是这样一说新第六个问题就又来了：难道他这种状态是可调的？想什么时候出现就什么时候出现？可不论是肾上腺素还是多巴胺，它们的增量分泌都是要有很强的外界刺激或者是外界能量输入才行，如果他能人为的控制这种状态，那简直不敢想啊，这是一个在国外作为如何增强单兵作战能力与抗疲劳能力，至今还远没有攻克的高端研究课题，他一个初中毕业的保安是怎么掌握的？简直不可思议啊。

结合之前一个我没说，但现在有必要讲一讲的事情，也可以算作是第七个问题吧：这个是关于你们在隆昌公寓遭遇到的那个猥亵犯的，按照当时的情况，他也是在最后关头突然暴起，与杨百发和我们交手并处于下风后的反应极其相似，只是杨百发身上的情况更加复杂，也好像是更进了一步，如果一次是偶然，那出现两次还有‘进化’的趋势就绝对不是偶然了，假设是这样的话那就太恐怖了，这绝不是猥亵犯或杨百发可以驾驭的能力，而做这事的人更像是在试验什么技术，或者是为什么比作案本身比起来更加不可告人的秘密服

务，比如提供掩护。

所以我认为，在这背后有一个我们现在还未知的力量在操控着他俩，他俩只不过是站在台前给我们制造障眼法的木偶而已。

总的来说，在他身上出现的非正常现象，也就是我最感觉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一个技术上的解释，可惭愧的是，以我目前的知识储备，实在是想不出来有什么技术能合力的解释这些事情。”黄勋一边说着，一边从真皮沙发上微微欠起身子，开始了很具有他个人语言特点的“案情分析”，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大部分也都是我所纳闷的疑问，在杨百发身上解释不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将其击毙之后就匆匆结案，这样的结果别说是完美，就是最起码的合理都说不过去。

朱梦珺听的眉头紧锁，在黄勋讲完之后，轻轻叹了一口，说：

“唉，听你这么一说的确很有道理，但我们又能怎么办？再去揪出一个新的幕后黑手吗？杨百发已经死了，该交代的已经都交代清楚了，该发的补偿金也都发到位了，于我个人来讲，我的责任已经完全洗脱干净，这件案子也是一笔很珍贵的资料，我会充分利用起来，至于接下来怎么办，我看就这样吧。”朱梦珺说。

她的这番话很有一股“官僚气息”，说白了就是与自己

有关的事情都结束了，不再想“多管闲事”了，至于她说的“充分利用起来”，指的应该就是将该案件作为她投资主办的那个名叫《怪传》的系列伪纪录悬疑、猎奇节目的素材。

朱梦琚聪明，黄勋更是个“人尖儿”，他一听就明白了朱梦琚话中的意思，便点点头说：

“那好吧，不过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预测：就此事而言，这‘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不会因为杨百发的死而太平下去，反而正在酝酿着一股更大的风暴。”

“这个就说的有点夸张了吧？上海不会因此而太平？你的意思难道是说这个人有能量吧整个上海市搅个天翻地覆？有这个本事的人我估计现在早都位居高职，再次也得是富甲一方了吧？哪里还会干这种事情，如果一个对社会不满的犯罪分子有此等能量，那还了得？再说了，他真要有这种手段、这种能力，也不至于沦落到去报复社会的程度吧？”朱梦琚说。

“当然，我说这话也是没有什么切实依据的，只是根据目前的已有信息进行推测而已，不过我们可以打一个赌，最多 3 个月之内，这个人还会再次出手的，届时便是一场起码可以闹到满城风雨的‘大戏’。

而现在我们所遇见的，只不过是‘大戏’开场前的‘热身’而已，‘正菜’还没上，区区‘开胃菜’就已经如此厉害，我真不敢想到了那一天会出现什么情况。”黄勋说。

（未完待续）

50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8 02:52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 4 张 95 式突击步枪的图，关于该枪的基础数据是很普遍的资料，楼主就不赘述了。

图 1、2 是 95 式突击步枪的两张标准照。

图 3、4 是装备使用 95 式突击步枪的我国特警。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9254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9254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9255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292556.png{EIMAGE}

50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8 02:53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0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8 13:14

各位看官，楼主这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电脑版天涯

社区始终打不开自己的帖子，所以无法更新，楼主先去联系一下客服，看看怎么办，只要问题解决了，一定在第一时间更新，见谅

50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8 13:42

“好吧好吧，就算真有这么个人，那也是李万程他们的事情，让他们去对付他吧，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不过假设是真的，那借着这个机会再搜罗一点素材，外加抢几个头条还是可以的。”朱梦琚说。

黄勋则没有接话，这个话题在这里也到此为止，原因很简单，一来是朱梦琚在自己脱身之后已经不再想深究此事了，毕竟在这些天里，她动用了太多的人际关系，即便对于她这种名媛交际花来说明面上只是动动嘴的事情，但帮她办事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主儿，没点好处怎么可能会如此痛快？换句话说，这就像是一场耗资非常巨大的消费，只是消费的不止金钱更是很难用有形价值来衡量的人情，而用了别人的情那是得还的，至于朱梦琚怎么还，我不清楚，但一想起“选妃派对”上那些看着她眼神中闪过丝丝邪念的富豪们，这个“人情”还起来恐怕不太适合拿到“桌面”上来说。所以到头来就是，这段时间里朱梦琚要为了补上这些人情债而忙活好一阵子，以此来维系这种人脉的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她自然不想去掺和一个跟自己几乎没有关系

且“八字没一撇”的事情。

而从更深层次来讲，我看得出，朱梦珺打心眼儿里就不相信在杨百发的身后还有另外一个藏得更深，能量更强的指使者，她虽然聪明，但毕竟没有黄勋那样在实践中千锤百炼出来对案件细节的敏锐感，很多黄勋可以捕捉的异样之处，在她看来都很正常，或者是压根儿就没注意到。

另一方面，好奇心与冒险精神她从不缺乏，要不然她也不会在这么如鱼得水的情况下还去干着一份电台记者的工作，外加搞起来一档超自然主题的节目，只是她不认为真有这么回事，也就不存在原始动机了。

之后当晚剩下的时间里，就是我们四个人的闲聊，说了一些与此案无关的话题，她聊了聊她采访时的见闻，我说了说我所知道的保密规定允许内的一些事情，黄勋可说的就更多了，都是他经手或者是参与过的委托案件，这小子口才又不错，再加上又有强大的的现实基础，所以讲的那叫一个惊险离奇，很多地方都让我们三人听的拍手叫绝，只有被朱梦珺一直称为“小屁孩儿”的王珂插不上嘴，毕竟他的经历相比我们三个来说显得太过单薄了。

这件事到此时，十月一的国庆假期早已过完，我中间是给社长请了假才在上海呆了那么久，关于黄勋那些关于疑点的分析，其实在我我心里也是一个解不开的‘大疙瘩’，但是毕竟当时只是说说而已，即便当真也无处发力，所以最后

我们拜别了对方，“各回各家”，我乘机返回单位，朱梦珺与王珂在上海继续该干嘛干嘛，而黄勋则先去了广州，据说下一站又要到菲律宾去接手一件“大买卖”，在临走的前一天，朱梦珺给了我一个信封，说这是作为对我在这段时间里帮她忙前忙后的感谢，这事之前她提到过，但是我没当回事儿，没想到她还真给了，我拿到信封的时候，对她说：

“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你不说清楚我可不敢要。”

“你拆看看看不就知道了？”朱梦珺说。

“你先说是什么东西，我再决定拆不拆开。”我说。

“切，看你那‘小气’样儿，这里面是张支票，钱不多，一共 20 万整，但你可别嫌少啊，黄侦探那 60 万是他的佣金，这 20 万就算你的‘劳务费’吧，我也想多给你点，可主要是这段时间我也不宽裕，你也知道，虽然杨百发作为罪魁祸首被击毙了，但‘选妃派对’上受伤的那些人没一个是好‘伺候’的，更何况还死了一个，这么大的事情完全用‘面子’是根本解决不了了，只能花钱，我这段时间为这事花的钱已经够在北京二环以内买套四合院了。”朱梦珺说着用手捂了一下脸，情绪显得有点“丧”。

“啊？这么夸张？主办方不是除了你以外还有 11 个吗，他们呢？”我说。

“他们也一样啊，我们是共同承担，要不然我一个人哪里担得起啊。”朱梦珺说。

“不是，受伤的那帮人都是腰缠万贯的富豪，怎么还这么在乎经济赔偿呢？”我说。

“这你就不懂了，这帮人在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上大方起来挥金似土，但要赶上这种事，可以说是锱铢必较，要不然你以为‘义不理财’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牵扯到利益问题，没有任何情面可讲，如果是重情重义的人，也走不到他们今天这个位置。”朱梦珺说。

“哎呀，被你说的感觉自己不是挣大钱的料喽，既然你都说的这么困难了，我再要你的20万，这可不是爷们儿干的事，钱你留着，但这个朋友算是交上了，这不比什么都强？”我说。

“钱你还是拿着，要不然我总感觉是欠了你一个人情，你被我无缘无故的卷入到这些事里来，又忙前忙后帮了我这么多忙，不谢谢你那绝对不行，而且我们这里讲究的就是‘亲兄弟明算账’，你要是不要这笔钱，那就是嫌少，怎么着？你还想让我肉偿啊？再说了，又不是没给你机会。”朱梦珺说着凑过来向我脸上吹了一口香气，我一听这话要“走板儿”，赶紧说：

“哎哎哎，咱有话说话，你一这样我害怕我再有点什么‘生理反应’，那就太尴尬了。内个什么（注：这里的‘内’，意思同‘那’，是广义北方方言在某些语境下对‘那’的一种发音方式），这个钱我先拿着，你要有需要就联系我，我

再给你就是。”

“我要真需要钱，20万又能干什么，给你就是给你了。”朱梦珺说，我一听这话其实说的也对，从这些天来的了解看，除了我要求下的那些小额消费以外，她身边所有的吃穿住行用，几乎任何一件正式点的东西，差不多都在20万以上，而想到她给那些受伤以及死亡的富豪赔款的事情，估计每个人的金额最少也在数百万级，多了就不敢想了，这还只是一个人的，而这么算来，他们12个主办方加起来最起码要承受总额在数亿甚至更多的赔偿金。

说完这些，当天晚上我俩又逛了逛外滩，吹了吹黄浦江上的江风，聊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到了第二天，我坐上飞机离开上海，在飞机上我拆开信封拿出那张支票看了看，顶头有“中国上海浦发银行”一行大字，正下方则有用钢笔写着的“贰拾万元整”这五个娟秀藏蓝色字迹，在支票的背面，竟然还有一个玫红色的口红印，我心说这都什么啊，我打小以来异性缘就相当的不怎么样，少来这一套，不过转念一想，可能是我想多了，说句难听的，朱梦珺一直对我有所图，当然我相貌平平她图的当然不是貌比潘安，还是她想从我身上“挖点料”，其次就是估计她作为名媛，在面对自己有所求的人时，已经用惯了这种外人看着非常暧昧的交流方式，所以区区一个口红唇印，并不能代表什么。

至于她说给过我的“机会”，我就更没有往深处想了，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凭实力单身”外加“钢铁直男加强版”？

回到报社找社长销了假，从新回归到搜集材料、采访亲历人然后写内参的生活中去，一切如常。

但我那时那刻并不知道的是，正如结案的那天晚上黄勋在会所里所说的那样——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暴已经出现，它不仅正在酝酿，而且更是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

（未完待续）

50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8 14:13

（二十二）24 张照片

我回到单位恢复正常工作时间是 10 月 19 日，一个多月后，也就是 11 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正整理电脑中的文件，手机一震，屏幕亮起，一条社交软件新消息的提示框弹了出来，信息发送人的头像是一个一席长发如水的美女侧面照，这是朱梦琚的一张侧脸自拍，而发来信息的账号人也正是她。

临走之前，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这一个多月来有一搭无一搭的聊过几次，反正她每次主动找我基本都跑不了想要我的采访资料这些事，不管拐弯抹角说些什么开场，最终都会绕到这个话题上来，不是我小气，一个也不给她，是因为我手头处理的这些信息的确不能公之于众，要是弄到她手里

被当成剧本元素排成猎奇节目拍出来，担不担泄密责任我先不说，起码从一个采访者的职业道德角度上我是会良心不安的。

但她这个人除了身上的风尘气息太重以外，其他方面都还好，颜值高，身材辣，懂心理，会说话，撩人时总能搔到男人的痒处，所以一个正常男人在面对这种女人时，很难忍心完全拒绝她的要求。

比如你可以在心底明确的告诉自己并不喜欢她，但她也的的确确能诱惑的到你，那是一种不受情感支配的诱惑。

基于此，我会把一些已经脱秘的采访记录以及相关资料经过“深加工”，也就是将背景、人物、时间、地点等要素全部模糊化处理之后，只保留了事件当中的部分关键细节（另外部分也被我进行了“小说化”处理），最终编纂成一个个小故事发给她，一共分两期，发过 10 个。

朱梦琚看完这些故事非常高兴，只是偶尔还会“嘲讽”一下我的文笔太过僵硬，一看就是新闻稿写多了。抛开这些调侃的话，她在接到这些故事之后，多次邀请我参与他们剧组的剧本讨论，让我当一个编外编剧，报酬好说，但我以工作太忙拒绝了，不是我装清高或者是装 X，而的确是比较忙，虽然都不什么太重要的事，但都是自己每天要做的。而她被婉拒多次之后还如此的锲而不舍，可能是感觉我真的比较有“料”，不过她即便也是记者，但不是内参记者，哪里知道

我这点工作年限所掌握的隐秘事件内幕一类的信息相比之下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相比社里那些堪称“大拿”的“师兄”、“师姐”，们，我还嫩的很，要是他们给朱梦珺讲个故事，那随便拿出一个来就能“震”的让她好几天都“缓”不过来。

话说回来，这几天她经常给我发信息，大体上都是在围绕着这个主题，所以这一天我看到她又有新信息发过来，没有多想，心说估计又是这事，就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开回复，而是一边整理资料一边想着怎么再搪塞她。

40 多分钟之后，手头的一个大文件夹整理完毕，松了一口气，脑袋里也想到了一个“最近安排了一个去西北追访的行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借口，打开手机正要按照这个想法去回复她，可看到她的信息具体内容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她的信息很简单，就三个字：

“出事了！”

我回道：

“出什么事了？”

过了不到一分钟，她回道：

“这里说不清楚，我现在就在第一线，黄侦探说的没错！”

因为她这段时间一来一直给我说的都是采访原稿以及剧本、拍戏的那些事情，以至于她刚开始这么说的时候，我以为是她的剧组出了什么事，或者是上海又发生了什么让她

兴奋的新闻，想拿来与我交流一下——这一个多月来，我俩时常如此，我也会隔三差五给她说一下我这边的新鲜事儿，当然，与内参无关。

但她后面提到了“黄侦探”，说的不用想就是刚刚从菲律宾回来，受雇与一个精通千术的朋友合作打掉当地一家大型地下赌场里联合出千的团伙的黄勋，而她与黄勋有所交集的地方也就是有关杨百发的那些案件了，她如此说，必定此事又有了“后续”，而这件事有了“后续”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我想了一会儿，回道：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在第一线干什么？报道吗？”

这次她回的很快，几乎是秒回：

“嗯，我现在就在采访车里，警方已经封锁了受害者的遇害地点，不过具体情况我在这里给你说不清楚，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最好直接来一趟。”

我一看又有点“泄气”，心说不是这个女人想“诓”我过去给她的剧组帮忙而编排出来的说词吧？等我过去了她在软磨硬泡把我留下，我假也请了，肯定不好意思拒绝，然后她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简直就是在“套路”我啊，不行，我得稳住，如果她往后翻来覆去就这点内容的话，我才不会上当。

想罢，遂问：

“你先说一说大体是怎么回事，好判断一下跟杨百发那事到底有没有关系，别是你自己太敏感了，瞎联系到了一起。”

我这么问就想看她怎么说，假设她说的含糊不清，那肯定就有问题，要是她想编故事来糊弄我的话，那说实在的，她是交际花能八面玲珑我望尘莫及不假，但要跟我比这种事情上的逻辑水平，她还嫩点。

我等了足足十多分钟，朱梦珺那边一直没有再回信，我心说怎么样？被我问住了吧？上海怎么说也是国际大都市，除非真的存在那个站在杨百发背后的幕后黑手且再次出动了，要不然哪里来的这么多骇人听闻的命案还总被她给碰上，有这“运气”，不如连续买上几注彩票去来的有期待感。

就在我笃定自己猜的肯定没问题的时候，我的手机迎来了一连串的密集震动，这是有人给我连发多条信息的提示，拿起手机一看，是朱梦珺发的，只是没有文字，全部都是照片，足足有 24 张，我点开第一张定睛一看，当即感觉脊背发凉，因为其中的内容简直就是恐怖片中的情节啊！

（未完待续）

506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8 14:48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张照片里，躺着一个皮肤细腻，身形微瘦的男人，这个男人在照片里只露出了上半身，没穿

任何衣服，整张脸正对着拍摄这张照片的镜头，他二目圆睁，一副死不瞑目之状，已经完全放大的瞳孔说明他已经死去多时，定睛去看，那双眼睛直勾勾的通过照片看着我，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不过这些倒没有什么，真正让我感一阵战栗的是下面——顺着他等大的眼睛往下看，这人的整张嘴巴，被人用某种极其锋利的刀具或者是其它器具将嘴巴“豁”开，两腮以两个嘴角为起点，以30度角向上扬起，一直延伸到耳根的位置，因为没有了腮部皮肉的牵拉，他的整个下颚向下耷拉着，也就是将嘴巴张开到了一个正常人绝不可能达到的幅度，这副模样，和日本著名都市传说中“裂口女”极其神似，只是这种画面以前是常年在各种虚拟作品中出现在有明显女性特征的脸上，但现在却实实在在的出现在一个男人的脸上，显得更加诡异阴森。

比两腮整齐的伤口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他张大的嘴巴里，看不到舌头，不仅没有舌头，连牙齿也都全部“不翼而飞”，少了这两者，被他张到偌大的口中显得“空空如也”。

虽然我被照片中的惨相吓了一大跳，但在稍稍平稳过心情之后，做好心理准备开始继续往下看，在第二张照片中，我找到了他“消失”的牙齿，居然像“宝石”一样，被一股强大的外力强行“镶”进了后背的皮肉之中，而且还摆成了一张简易的笑脸图案。

再往下看，这名受害者的十根手指全部严重扭曲变形，

全部向上翘起，翘起的部分以第二指节为中心，与后面的部分形成了一个接近直角的角度。

随着24张照片依次看完，简单来说，这些照片里分别记录的是三名不同的受害者，从第1张到第8张是一个，从第8张到第14张是第二个，第15张到第24张为第三个，而这第二、三名受害者的死相也堪称恐怖，先从第二个来说，他的第一张，也就是总第8张照片同样是赤裸着上半身，但与第一名死者不同的是，他的上半身皮开肉绽，皮肉之上深深的伤口好像是顺着一种规律在前进，不过因为有大量的血污阻挡，又是通过照片来看，我一时分辨不出这到底到底是不是个图案，还是只是无序划刻上去的。

而他的第二张照片则在手里拿着一支中性笔，笔尖有些弯曲。

第三张照片是满地的中性笔散落在他的尸体旁边，一共有7支，每一支的头部都有严重的形变现象。

然后是第三名死者的第一张照片，也就是总第15张照片，一上来就是一张全身照，他和上面两人不同，上面两人只是赤裸上身， 而他则是全身赤裸，一丝不挂，除了敏感部位被做了模糊处理，其它地方都能清晰辨别，可以看出这个人在死前遭受过极其严重的殴打，什么叫“极其严重”呢？就是整个人被打到浑身“变色”了，从脖子以下到脚面的几乎每一寸皮肤，全部呈现绛紫色，而且一条条一根根，全都

是皮下破损后留下的淤青，这些淤青遍布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就好像是一张白纸上被紫色圆珠笔上下左右来回不停的画上了无数条交叉在一起，或横或竖的线条一样。

但是，这个人身上却没有一滴血流出来，换句话说，他虽然外伤非常非常的严重，却没有皮肤破损，面对这种伤情，我凭经验可以判断，殴打这个受害者的凶器，应该是一种类似橡胶棍，带有弹性的钝器，这些伤，就是被这种钝器在全身范围内至少反复抽打起码数百次甚至是上千次以上造成的结果。

他的第三、四、五、第六照片则全部为前胸、后背以及四肢的伤痕特写，每一个看上去都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而这三名死者除了上述明确提到第几张以外的其它照片就都是不同角度、不同内容的全景照了，比如用白色记号笔画出来的死亡姿势印记，还有提取的一些证物、死者周围的环境特征等。

待我全部看完之后，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从刚才被照片内容的震撼中缓过神来，心说这得是“什么仇什么怨”才能让凶手以如此泄愤的手法将三人致死？想罢后我回她：

“这些照片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第一案发现场，我现在就在第三名受害者遇害地点的楼下。”朱梦珺说。

“这种照片属于警方机密，是不可能对外发布的，而且

刚刚出现的命案，你怎么会在场？这时候媒体是根本不准入场的才对，别给我说又是你通过什么关系搞到手的啊。”我说。

“我说出来是什么原因你可能会不信。”朱梦琚说。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信不信，快点说。”我说，不可否认，这事已经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很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所以才追问起来。

“这些照片就不是警方拍的。”朱梦琚说。

“那是谁拍的？！”我惊问道，心说不是警方拍的，难道是你拍的？

“是我拍的。”朱梦琚说，我看到了四个字后一拍脑袋，无语这种不靠谱的事情还居然被我说中了.....不过仔细一想又不对，怎么可能是她拍的，遂问：

“你拍的？！这.....有点不能让人相信啊，你怎么会碰上这样三起凶杀案？难道是有人提前告诉你的？”

“不是，大概五天前，台里给我安排了三个专访任务，专访 3 个正处于风口浪尖上的社会人物，采访这 3 个人难度也不算大，我就准备在一天之内完成，结果预约好了之后找到第一个受访人时，他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就拍了照片，接着报警，提供了一些线索，这几天一直在配合调查，所以就推迟了第二个采访行程，直到前天总算是腾出点空来了，就来找第二个受访人，结果，又被

我碰上了，然后便是今天的第三个，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在就在现场的原因，并不是去报道这件事，而是无意间让我撞见，而且警又是我报的。”因为这次字数太多，她没有发文字，直接通过语音分为两段给我发了过来，我担心被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听见，就戴上耳机仔细听了一边，感觉从逻辑与时间上来说，她的话的确说的过去，可三次如此凶残的命案都以这种方式被她碰了个正着，这怎么说也无法让人就这么轻信接受相信，如果说这是巧合，那买彩票中大奖都不足以来解释这种几率了，这简直就是出门被天上落下来的一块陨石打个正着的“节奏”。

又琢磨了片刻，我理了理思路，打字回道：

“他们三个都是做什么职业的？有什么背景？还有更多的资料吗？你刚才说你采访他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三人目前是处于风口浪尖的社会人物，为什么是‘风口浪尖’？这三个人都做什么了？”

朱梦琚回的很快，她接着用语音口气急躁的说：

“我都说了在这里说不清楚，你要感觉这事跟黄侦探说的话有关，就立马过来一趟上海!”

（未完待续）

50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9 02:36

楼主又来更图了，昨天更的 95 式突击步枪，今天更一

下97式系列霰弹枪/防暴枪，更它俩主要是因为参与击毙杨百发的就是这两种枪。

图1、2是对97式系列霰弹枪/防暴枪的全谱系子型号简介，其中率先对杨百发开火的就是97-1式霰弹枪/防暴枪（折叠枪托型）。

图3、4是装备使用97-1式霰弹枪/防暴枪的我国特警（图1中固定枪托与折叠枪托皆有，其中图2则为折叠枪托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32582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32582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32582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325830.png{EIMAGE}

508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9 02:3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08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9 19:20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51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9 19:26

另外，今天《内参记者》正式申请红脸原创成功，在此，再次感谢诸位一直以来对楼主以及本帖的支持与厚爱！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359894.png{EIMAGE}

51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9 20:10

“也罢，我去一趟就是了，不过今天肯定不行，我最快明天，最晚后天到，到地方之后给你打电话，今天我就去办审批手续。”我说。

“你们请假还需要办审批手续？”朱梦珺这次用文字回复，然后还在最后缀上了一个带有“莫名其妙”四个字的动态表情。

“不是请假，是立项手续，这么大的事就不能按照正常程序来了。”我说。

之后她又问我什么是“立项手续”，我简单的给她解释了一下，这个我在以前提到过，简而言之就是找到某个自认为有采访、追访或报道价值的事件以及信息之后，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社里进行申请立项，如果立项成功，那么社里将会在一个很宽泛的范围内报销在采访、追访或报道该事件中

产生的所有费用，之前出自我手的绝大多数内参信息都是通过这种程序做成的，当然了，这次我去申请立项并不是为了让社里给我报销交通及吃住等费用，而是将其纳入工作任务的一部分，这样我就可以在单位的支持下全力以赴去追踪该事件，而不是在请假扣奖金还得自费的状态下去做。

而申请立项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比如说社里要层层审批把关上报上来的采访题材有没有批款的价值，如果没有，那就会驳回，不过很好的是，审批的效率非常高，基本上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得到答复，这还是遭到驳回的情况下，如果题材非常有价值，那可能在上交之后的几小时内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就能得到答复，我与我的同事们也都心里有数，一般的事情也根本不会去申请，因为社里为了防止出现有人随便找到个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来申请，占用大量行政资源的情况，便设立了明文规定：一次被驳回就要扣掉50%的奖金，要是被驳回两次，那诸如各类补助也将减半发放，不是谁都能像朱梦琚这种土豪那样，可以拿记者这份工作当“业余爱好”，所以如此代价，不是我们这帮“苦逼人”能承受用得了的。

所以不用别人说，我们自己对递交‘立项’的申请都在心里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这也是审批效率非常高的原因所在，因为没人会拿这事胡来。

不过即便如此，我回答朱梦琚仍然这么干脆，是因为我

对于手头现有的资料，可以将此事立项还是颇有信心的，当天下午，我跟她又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就开始专心写立项报告，一共2000多字，再配上从那25张照片中挑选出内容最骇人的5张，并且简单的再次强调了一下我在国庆假期期间的遭遇可能与此事之间存在的联系，最后通过社里的内网发送给了社长。

报告于下午三点发送出去，在下班前的前一刻，我都没有收到回复，心说难道是“凉了”？正在疑惑之际，手机响了，社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心说有门儿，看来这事他也很好奇，之所以这么判断，是因为普通的立项，一般不用见面谈，通过邮箱发送接到同意回复后再转发给财务确立报销机制就行了，而偶尔几次要见面亲自谈的，那都是他本人也十分感兴趣，会密切关注的事件，比如这次，而且说不定还会弄张纸质审批单来盖上个大红公章来以示重视。

等到了地方敲门进去，社长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我，我明知故问的说：

“社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咳，你的申请我看过了，从挖掘价值上来说，很有必要，不过你得给我说实话，是不是案子是次要的，找人家那个朱记者是主要的吧？朱梦珺，这姑娘我在时‘世界记者大会’上见过一次，是个少见的美人儿，咱们都是大老爷们儿，

你要真有想法，我还能帮帮你，啊？”社长轻咳一声后如此说。

我一听这话就感觉中了社长一记“窝心炮”，心想这老小子什么时候这么没正行起来了？看来真是“人红是非多”，当然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朱梦珺，另外，她居然还参加过“世界记者大会”？真是不得了，这个大会开于2014年04月15日，举办地点在韩国首都首尔，一共邀请了全世界74个国家中的区区110名记者，那随便哪一个都是行业里最顶尖的存在，我们整个社这么一大帮人就去了两个，一个是社长本人，一个是社里的一个仅战地记者就干了十多年的老前辈，身上到现在还留有弹片，那实战经历都快赶上刀头舔血的雇佣兵了，这种人物才能去的大会作为行内人能跻身进去绝对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她何德何能受邀参加的？唉，算了，计较这个就没没完了，以她的人际能量，获得一张邀请卷倒也不是不可能。

想罢这些事，我回道：

“我说社长，您就别消遣我了，人家那是记者界的精英，我可不敢有非分之想，我完全是一老实人，您也知道的对吧，咱还是说说正事儿，要是能立项，我明天就动身。”

“得了得了，少来这一套，拿好你的审批单，明天就见你的朱记者去吧！”社长大手一挥，果不其然的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纸质审批单来，然后“咣”的一声在上面盖上了社里

的公章，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上面的内容大致为：

“同意立项，请于明日9:00后到财务办理手续，即刻出发，保持联络畅通，注意人身安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2014年11月17日”

“得嘞，我绝对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的，哈哈。”我笑道，其实脸上是笑，心里也明白，这可不是个“好活计”，面对的对手，是个智商超高，手段残忍且心理变态的凶徒，此一去，会不会遭遇什么危险还很难说，不过也无所谓，有生命危险的采访活动，这又不是一次了。

“快走快走，我不想看到你在这里‘装老实人’。”社长摆手往外“撵”我。

“那我走了啊!”我呲牙说着就迈步离开社长办公室。

接下来的事情，有了这个那就好说了，我把同意批复的纸质审批单又在她们下班的最后一刻送到了财务小迷妹的手里，然后打包回家，开始做准备，因为不是去什么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不需要准备太多，把一点换洗衣物，随身的笔记本，以及作为还是那根防身工具的那根不锈钢甩棍放入包中，就没有别的了，次日，我准时到达财务办理好了相关手续，打通了“报销机制”，储蓄卡里随后便接到当日的出访补助，然后打车前往机场。

（未完待续）

511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9 20:44

一路飞行什么事都没有，我胡思乱想了很多与此事有关的细节，但又想不出个眉目，最后索性不想了，等见到朱梦珺之后再说，飞机还是在上海国际机场降落，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就给她打电话，这天她把波浪长发编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完全垂下末端来直达臀部，不得不说，也就她这种发质与发量能驾驭的了这种发型，再加上换了一副有点户外款的高档女士墨镜，让这次她与平时的妩媚比起来，显得多了几分干练。

我俩随后简单寒暄了两句，接着便乘车直奔去的那个我们讨论案情的“老地方”，也就是她的工作室。

（二十三）贾导演

“你怎么这么确定这三个案子与之前杨百发的那个有关？

还有，我记得你对这事的后续‘不感冒’啊，现在怎么又跟的这么紧了？”我说，这话出口之后有种奇怪的感觉，之前明明是我跟黄勋认为这事不会完，现在却成了我反问当初不相信的朱梦珺为什么感觉这两件事有联系。

“就像你说的，三次这么稀奇的命案怎么会这么巧都让我给碰上？还都是我的采访对象，而且根据警方的尸检报告来看，这三个人的死亡时间每次都距离我的采访不到 3 个小时，也就说，凶手几乎是贴着我的采访计划做的，我不认为

这是个巧合。

都‘送上家门’了，我再不紧跟也太‘对不起’对方的一片‘良苦用心’了是吧？这种事要是都不打起精神来做专题追踪，我还当什么电台头牌记者？”朱梦珺说。

“你的意思是这案子有针对你的意思？”我说。

“这倒没有，以做这三件案子的凶手的能力，我感觉远在杨百发之上，他要想把我怎么样，我估计那真是凶多吉少，但他没有，所以我认为这个凶手想通过我记者的身份把这三件案子报道处去，然后引起社会关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不知道他想达到这个效果的动机是什么。”朱梦珺说。

“那你报道了吗？”我说。

“当然没有，这么恶劣的刑事案件如果报道出去那不早就全国轰动了？现在警方都在全力封锁消息，他们都不知道我手头有关于这三宗案子的第一手照片，要有的话，肯定又会很麻烦，话说回来，要不是认识几个人，我跟王珂的相机、摄像机都得被他们没收然后检查一遍，要那样的话，你就看不到我给你发的那 24 张高清照了。”

“嗯——这些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那就先谈谈手机里没说完的话吧：这三名受害者都是什么身份？他们又因为什么成为了社会关注焦点？”我沉吟了一下随后说。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关注度特别高的人，能引起的话题度也就仅限于本市吧，要是真是能掀起轩然大波的那种，你

不早就知道了？

至于身份，第一个嘴巴被切开的是个律师，名叫周名康，第二个身上被刻满图案的是个老师，名叫王志勇。

第三个是个自由职业者，名叫李友林，最近还获得过市创业劳模称号，我们台历还报道过他。

而这三个人具体说来，在各自领域的口碑都不算好，首先是那个律师，他最近刚刚打赢了两件官司，头一个官司的大概内容是有一顺风车司机，在车上企图强暴一名女乘客，结果有路人发现，见义勇为之下将女乘客救下，然后司机和路人发生肢体冲突，司机用车里携带的刀具砍伤路人，女乘客乘机报警，但在对簿公堂的时候，这个司机请来了这个律师为自己辩护，律师硬是把这个案子给说成了女乘客和路人策划‘仙人跳’不成，反将司机打伤，司机动手则属于正当防卫，而一审判决的结果是路人将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乘客也会面临 15 天的行政拘留和数万元的罚金，这事闹大之后，因为明显存在颠倒黑白、司法不公的情况，结果引起了民愤，现在二审还没有开始，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样。

然后是那个老师，这人是个在学校里有大量劣迹的数学班主任，这人被举报过很多次，主要就是言语侮辱、体罚殴打学生，而且蓄意没收、破坏学生财物等等吧，但是据说这人的关系比较‘硬’，学生家长告了很多次都告不下来，再

后来，几乎每一届学生里都有和他发生肢体冲突的，他有个儿子，是个在上海这边做废旧轮胎生意的大混子，认识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那些敢于在课堂上反抗他的学生，很多都被这些混混打过，不过又苦于没有证据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也拿他没办法。

不过这还不是最恶劣的，大概在 2 年以前，跟我同台的朋友还报道过一个有关他的新闻，内容是他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要去了一名学生母亲的联系方式，然后经常进行骚扰，还说只要两人能发展一下关系，就会照顾她的孩子，这位家长将此事找到我们电视台曝光出来之后，教育局对他的处理结果也只是平级调动而已，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最后是那个自由职业者，这个人的身份说出来你可能得吃惊一下，他是李万程的儿子，原来也是个警察，通过他爸的关系在市看守所任职，但是人品也相当不好，吃拿卡要收受贿赂不说，还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喜欢殴打和折磨嫌疑人，在他手里致残的就有几十个，后来被他失手给致死了一个，再加上那家人貌似也不是什么‘善茬’，就‘捅’上去了，按照规定来说，他要负刑事责任的，结果被李万程一通运作下来，只配了点钱，然后革掉了警籍就这么安然无恙的回家了，接着他爸又给了他笔钱在外面做买卖，好像是贩卖苗木的，结果一来二去就成了创业劳模了，又上电视又登报纸的，好不风光，这还都是今年的事儿。”朱梦珺说。

“你说的这两件事哪里还有天理？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还叫‘在各自领域的口碑都不算好’？这简直就是三个人渣啊！比如那第一个明显是诬告，这么明目张胆的事情如果不是串通一气怎么会有这种判决结果？至于第二个，简直.....这人别说是当老师了，简直就是个畜生啊！说他是师德沦丧都尤为不及，而第三个就是标准的‘脏警’！不过，李万程的儿子被人给打死了，他不得‘疯’了啊？”我听到这里，已经大有一种“气炸肺腑”的感觉，当年当记者没选择当民生记者就是因为我这人气性比较大，看到社会的阴暗面很容易暴跳如雷，所以才向国际记者发展，然后是战地记者，到目前的内参记者。

“谁说不是呢，不过他仨的下场也正应了那句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而李万程当然是‘发疯’了，只是表面装的很好，跟个没事儿人似的，下面的人大部分也不知道，但他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朱梦珺说。

“也对，你这样一说我气儿就消了一大半了，你既然是第一发现人，那肯定知道很多细节，比如他俩身上的那些伤都是怎么造成的？死因又是什么？特别是那个律师的舌头跑哪儿去了？以及数学老师身上刻划的都是些什么？还有李万程他儿真是被活活打死的？”我说。

“说出来你可别不信，那律师的舌头是被他自己用钳子

拽出来的，不仅如此，他还用同一把钳子拔掉了自己嘴里所有的牙。

还有，你有没有发现他死的时候是‘死不瞑目’？那不是因为他不想闭眼，而是他用一把削铅笔的小刀亲手割掉了自己的眼皮，导致两个眼球就这么暴露在了外面。

这人的最终死因是由于舌根断裂未得到有效处理而失血过多死亡。

而那个数学老师身上的伤痕，也是他自己用批改作业的中性笔硬划出来的，划出的伤痕也不是无须的，在警方清洗干净之后发现，那是一个数学公式，他曾经因为学生不会用这个公式而打了学生十几个耳光，我不知道公式以这种形式出现在他的身上是不是与此有关。

至于他的死因，是被中性笔划断了颈动脉，同样是失血过多而死，而且在死前他还把一支笔插进了自己的会阴处，我在照片上没照那里，理解一下，至于我是怎么知道的，是我从警方那边打听过来的消息。

与他俩不同的是李万程的儿子，这人不仅遭到了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反复殴打，而且还被在全身范围内的皮下大量注射了一种可以溶解肌肉的特殊药物。可以制造出‘IV+级疼痛’，那是一种比女性分娩还要疼的剧痛，而且经过化验后警方发现这种药物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卖的，原料也极难搞到，从这个角度说，这药应该是那个凶手自己配的。另外，

这种药物与淤伤碰到一起会有叠加效果，让溶解加速且范围更广，这么说吧，被注入这种药，不会死人，但会极为痛苦，凶手是先打的他再注射的药物，等药效开始起作用之后又开始接着打，最后打到把他打死为止，死因是‘机械性震荡引发的肝脏破裂’，说的直白点就是死于大面积内出血。”朱梦珺说。

“前两个死者的伤都是他们自己弄的？这不可能啊，从神经痛觉与自我保护意识的角度讲，大脑是不会允许他们有这种程度的自残的，第三个就更夸张了，你说的这种药我只在安全局那样的谍报部门听说有过，主要是刑讯逼供时对付不说实话的外国间谍用的，一个凶手能自己配出这种药来？那也太厉害了吧？简直比杨百发空手组装阻拦锁机器还厉害。

还有，对于前两个受害者，警方是通过什么认定这事事是他们自己弄的呢？”我惊问道。

（未完待续）

51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29 21:02

“因为现场所有带血的凶器或者说是工具，上面都只有他们自己的指纹，而没有别人的，实在解释不出来是外人干的，唯一一处线索就是律师被割掉眼皮的地方，在刀具的握柄上，有一块很小的指纹，不是他自己的，但在指纹匹配库

中有找不到能匹配到一起的指纹记录，主要是那块指纹不全，如果再大一点就能识别出具体是谁的。”朱梦琚说。

话说到此，车子也开到了工作室，我找个地方坐下就问：

“那你把我叫来，有什么具体打算吗？”

“你说你立什么项，立了吗？”朱梦琚反问我。

“立好了，这次我可是出公差，事情不完我是不会回去的，不过也不能没完没了，所以我撒了个谎，说这边的警方快破案了，我是来跟进报道的，但现在看情况，感觉没什么谱。”我说。

“对啊，就是因为没谱，所以才叫你来。”朱梦琚说。

“哎，你这个逻辑简直有意思得很，我来案子就能破了啊？我要有这个本事，我就不.....等等，你难道是想说再把黄勋找来？”我说。

朱梦琚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看，那意思很明显了，我则一摊手，说：

“他现在刚刚拼完命，跟一个朋友破获了一个地下赌场的出老千团伙，那个团伙在当地是专门干这个的，黄勋砸了人家的饭碗，所以就被袭击了，还受了点伤，不过幸好有赌场那边的保护，要不然真得是强龙难压地头蛇，这几天他倒是就在国内，但我不敢肯定他的状态能不能胜任这事。

再说了，这次你要再请他来，是什么理由？还是接受你的委托？那价格你可想好了啊。”我说。

“价格好说，只要他能来，案子能破。”说话的不是朱梦珺，而是一个男声，伴随着声音的出现，屋门也被推开了，从屋外走进来一个看起来年龄比郭永铭小个几岁，介于中年末端至老年初端的男人，这人好像与朱梦珺很熟，两人见了面都是相视一笑，随后男人便坐到了我的对面。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贾进科贾导演，他跟我一样，都对黄侦探破案的经历很感兴趣，而这次的两件凶案又是不可多得的题材，他想出资请黄侦探来，然后再次破案，全部费用都可以由他解决。

不过条件是，整个破案的过程与细节，在结束后要汇总成文字与图片资料交给贾导演。”朱梦珺坐在我俩侧面中间位置的一个沙发上说，我心想这女人也真够可以的，这种事情也敢到处乱说，但毕竟说不说不是我能左右的了的，她爱说就让她说去吧，对于他想请黄勋的要求以及附加条件，我也做不了主，能做的最多就是帮他们联系黄勋，把意思表达清楚之后，这位贾导演满脸堆笑，说：

“能联系到黄侦探就行，只要他肯来，价格绝对不会亏待他，他之前破案的经过，小珺珺都给我说了，又会当黑客，又有一身好拳脚，这么文武双全的人，我崇拜的很呐，实不相瞒，我小时候一直就有一个断案梦，什么包公啊，狄仁杰啊，还有外国的福尔摩斯，赫尔克里啊等等等等.....”这人讲起来滔滔不绝，我对他儿时的断案侦探情节又实在是毫

无兴趣，但出于礼貌，还是“捏着鼻子”（注：这是一句北方方言，意思是强行忍受某个很让人无法忍受的人或事物）听他讲完了，在讲完之后，我找了个空挡抓住机会插言说：

“那我联系一下，不过我不敢保证他接不接，因为他现在状态可能不太好。”

“好的好的。”贾导演说着，满面期待的看着我，我则拿起电话拨通了黄勋在国内的手机号，一阵等待接通的声音过后，电话那头说话了，还是他的声音：

“喂，怎么了？”

我把这边的情况简单的给他说了一下，电话那头他沉默了挺长一段时间，我有点担心他会拒绝，虽然我已经“丑话说在前头”，但真要被拒绝了，还真不好给朱梦琚，以及这个贾导演说，不过最后的答案让我松了一口气，他说：

“明天上午九点，准时来机场接我。”

我作为传话人，又给他俩一说，两人都很高兴，随后在贾导演离开的时候，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朱梦琚，然后意味深长的笑了笑，我心说这人脑袋里肯定没琢磨什么正经营生，看他走了，我问：

“这位贾导演是干什么的导演？你们那个剧组的导演吗？”

“我一猜你就得这么想，还真不是，他是我们电台的纪录片导演，我两次发现命案现场他都在，本来就是我去报道，

他去安排受访人以及灯光、摄影、还有化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剪辑拍成片子，你是不知道，他发现自己撞见了三宗性质这么严重的命案，那兴奋的不得了，看着那三具尸体就感觉跟在欣赏什么艺术品似的，我在旁边都感觉他比那个凶手还变态。”朱梦珺说。

“那他作为一个电台纪录片的导演，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口气？黄勋的价格你也是知道的，虽然相对于他的同档次同行来说不算贵，但也不是个小数目，而他张嘴就是不会亏待云云，可别黄勋真来了，报个价格他再傻眼了，那把我夹在中间可作难啊。”我说。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你不清楚我还能不清楚吗？这个贾导演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他的路子很广，人家是混娱乐圈的，想找了个几千万的投资跟玩儿一样，我现在忙活的这档节目里就有他的一份。”朱梦珺说。

“既然这么厉害，他怎么还干电台纪录片导演？你要说又跟你一样，只是把记者当副业，觉着好玩才干的，那我可不信，天底下哪来这么多‘闲人’？”我说。

“那倒不是，他是去年刚来的台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这老家伙追了我 2 年多了，我跟他是在一场交际舞会上认识的，但我可没工夫搭理他，他还卯上劲了，打听到我在这里当记者，不知道是走的什么关系，居然也跟过来了，不过平时这人根本不来上班，就是我有采访任务的时候，他就会冒

出来，然后跟狗皮膏药似的死贴着不放。”朱梦珺说。

“呃.....贵圈真乱.....那怎么国庆那次没看见他？”我说，心想看来我还是想得少了，为了追她搞这么大的阵仗，这比她把记者当“副业”干还来的更“闲”，而且不仅人闲，钱更闲。

“国庆那次他就想来来着，但他老婆跟他闹离婚，闹离婚对于他来说是个好事，只是要分他的家产，这才把他给拖住了，听他说他找了几个人装神弄鬼的吓唬他老婆，然后吓得她一惊一乍的，然后又打通了精神病院那边什么人的关系，给他老婆做了个二类精神病鉴定，现在在精神病院里关着呢。”朱梦珺说。

“得嘞，你认识的还净是‘好人’。”我“阴阳怪气”的说。

“行了行了，别说他了，想起来就烦，这家伙见到我除了想把我‘推倒’以外就没别的事儿，一个典型靠‘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朱梦珺说，我点了点表示回应，心说又跟“选妃派对”上那个穿阴阳西装的富豪情况差不多，你这么烦人家又把人家说的这么不堪，结果还要人家的投资，你也是真“够劲”。

（未完待续）

511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0 02:2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张文字截图，是有关在正文中提到的疼痛分级的，在网络上有一种广为流传的“12级疼痛划分”，这个已经被证实是网友杜撰的了，在权威的医学划分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标准，而真正权威的标准如下图，一共分为5级，其出处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疼痛等级划分标准，而可以造成肌肉溶解的刑讯逼供药物所能产生的剧痛就超过了这个标准中的最高级第5级，比“硫化喷妥撒纳剂”还要厉害（注：该药物也是专门用于刑讯逼供的产物，是一种神经性炎症型药物，当该药注射入体内后，会让神经末梢产生强烈的剧痛感，不过它产生的只是神经痛，并不会造成严重的物理损伤，论起残忍程度来说，它就比可以产生肌肉溶解的“同行”要逊色不少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369496.png{EIMAGE}

5127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0 02:2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128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0 18:57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就等了

515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0 19:21

到了第二天，我俩去机场接到了黄勋，他的确受了点伤，不过在小臂上，并不算严重，基本对破案一类的行动不产生负面影响。随后到了中午朱梦琚又接到了贾导演的电话，他的意思是一定要给黄侦探接风，时间定在了晚上20点整，地点则在黄浦江上一艘名为“翡翠公主”的豪华游轮上包了一间上等舱单间，他是委托人，又有如此盛情，无法拒绝之下我们三个便一起赴宴，与贾导演在约定处汇合登船，待四人落座之后，这次我充当起了双方的介绍人，把黄勋的“事迹”简要的讲了一下，又说了说贾导演的意思，两人握了握手后，贾导演说：

“久闻黄侦探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我想我的意思你也知道了，价格嘛，听说你是按天收费，委托期间每天3万，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一天给你10万，15天的时间，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细节一定不能保留，不过我有一点要说清楚，我要的满意结果不一定是破案，毕竟案子破不破跟我关系不大，我要的是耸人听闻的过程，怎么样？”

黄勋双手交叉放在身前，闻听此言后突然身子向前一倾，瞪着贾导演用一种自我认识他以来我从未见过的严肃神情说：

“贾导，可能你还不太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什么钱，也不是接受委托，完全是看在朋友的面

子上到这里来说两句肺腑之言，而我要说的，就是我想郑重的提醒你一下：

好奇心不要太强，容易把自己害死。”

此话一出，气氛立马就变的有些僵硬了，贾导演非常尴尬的干笑了几声之后说：

“不碍事，我以前在香港拍戏的时候，当地的古惑仔来搞事情，我拿起剧组厨房里的刀就追着他们砍了三条街都不止，你不要看我现在有点瘦，又上了点年纪，真要打起来，两三个小伙子未必是我的对手哦。”

我听到这里差点笑出来，感觉这些人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什么也能扯的出口，但他说他去香港拍戏应该是真的，一来是他的确是个在娱乐圈里混的风生水起的“老油条”，二来是因为这人说话口音的确有点粤语跟上海话“传味儿”的感觉。

另外对于他出的价格，一天 10 万，比朱梦琚当初的一天 6 万高了不少，还算有些诚意，只是当时黄勋在电话里连问都没问这个事情，对于正常接受委托来说，这不是他的风格，看来正如他那番话所说，他就来提醒一下的，只是贾导演只是个幌子，他真正想来提醒的是我跟朱梦琚，尤其是我，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最近，而且我算是正是涉足到了这个案子里来了，至于他用词比较难听，那估计是为了表达出事情的严重性。

（未完待续）

515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0 19:42

（二十四）游轮惨案

“好吧，那作为我，有钱赚当然是最好的了，不过我话已经说到了，你自己小心。”黄勋面无表情的说，贾导演自然不会再说什么，四人碰了一下酒杯，开始用餐。

用餐的过程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谈话，这里就暂且不表了，只是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我们就从闲逛着顶层转到了底层甲板上，顺便再看看黄浦江上的夜景，上次国庆来这里，我只站在江边看了许久，这还是第一次站在船上去看，岸上的高楼大厦如水泥森林一般林立，各色灯光闪烁不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想知道一座城市发不发达，就去看看它的夜景是否耀眼”，这话用在那时那刻的上海身上正合适，令人炫目的城市夜色是一道瑰丽的人造风景，每一处灯光都彰显着这座超级城市作为金融枢纽背后的繁华。

甲板按照三等舱，二等舱，一等舱与头等舱分为四层，最下面一层的甲板面积最大，有很多带着孩子上船的家长正在带着自己的孩子在上面玩耍，我们四个一边闲聊一边从顶层走到一层，看着船尾翻飞的浪花，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我到底是来帮忙破案的还是来旅游的？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啊——”的一声尖叫刺破耳膜，震的我耳膜一阵发痒，扭脸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甲板上已经乱作一团，好像是有人出了什么事情，但因为太过嘈杂又一时没看清楚，等分开人群再看，只见一名船上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正抱着一个大概有六七岁样子的小女孩，通过旁边人的交谈我得知，刚才这个小女孩才在缆绳桩上看风景，结果被后面的一个年龄大概九到十岁的小男孩抱住双脚向外一掀，差一点被掀下游轮掉进滚滚的江水之中，幸亏正好有个路过的船员眼疾手快，伸手抓住了小女孩的衣服，将其拉了回来，否则真掉下去了，就黄浦江那湍急汹涌的水流，又是在江心，即便是白天落水也很难施救，就更不用说这是在大晚上了，那样的结果可以说不堪设想。

这么危险的事情发生，小姑娘的父母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小男孩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而小男孩则轻描淡写的说：

“我看电视上有这么玩的，就是想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淹死个人，怎么了？”

按理说，这种熊孩子不知深浅“作死”的事情出现之后，在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前提下，其家长应该立马出来诚恳道歉以平息受害者的怒火，不过“熊孩子的背后往往有一个或者是一家熊家长”这话不是白说的，看样子应该是小男孩的妈妈不仅没有道歉，反而以一副泼妇的架势和对方吵了起来，

不多时，一个男人也加入其中，应该是小男孩的父亲，如此一来便引起了船上其他人的众怒，众人纷纷指责这一家人太不像话，最后那女人竟然满地打滚撒开了泼，打翻了露天餐厅的一杯红酒，撒在了朱梦珺的裙子上，朱梦珺一皱眉，说：

“我这条裙子刚买的，将近10万呐，浅色的被弄上酒渍洗不掉啊。”

这话说的声音不大，应该就我们三个人能听见，不想被那个打翻酒杯的撒泼女人听见了，她借题发挥冲着朱梦珺嚎叫道：

“将近10万的裙子？吹什么牛X呢你！你这破玩意儿顶多就是在身上围了一块抹布！

我能来这船上玩儿，那也是有身份的人！少来唬我！”

她这话的前半截说的太难听了，而后半截那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便直接暴露了她没见过世面还死要面子的无知本质，而朱梦珺则顿时就被气得双颊发红，但她主要是混迹于上流圈子的名媛，肯定不可能也不擅长去以泼妇骂街的方式解决这种争端，而我也只在别人的新闻报道里看过，但实际上并没有亲身碰上过这种情况，倒是黄勋走街串巷，应对各类事件的经验非常丰富，正要开口说两句，结果还没等他说出第一个，站在一旁没什么存在感的贾导演却抢先一步出来了，操这他拿一口半粤语半上海话的“特殊方言”说道：

“旁友（注：意思是“上海普通话”中“朋友”一词的

发音），这就是你的不对啦，你家孩子这么搞是会搞出人命的，你不道歉也就罢了，还在这里打滚，弄人家一身酒水，你这样做也难怪你的孩子这么没有家教啊。”

“你才没家教！你全家都没家教!”女人继续撒泼，然后将矛头直指贾导演，她三步并两步窜到跟前，扬手就给了贾导演一记耳光，“啪”的一声，贾导演右脸被打的向左边一歪，这一下子比当初黄勋打张中旭还来的突然，我们仨看的都是一阵大眼瞪小眼，本以为贾导演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特别是当着自己“女神”朱梦珺的面，被人打了一巴掌，肯定得发飙，但他没有，不仅没有，反而是阴恻恻的笑了笑，然后说：

“你这样做，是会遭到报应滴。”

这话从他这种不是什么善类的人嘴里说出来总感觉怪怪的，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说这话的时候虽然面带笑容，但眼神中却流露出来了一股杀意，这股杀意转瞬即逝，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不是我空穴来风，我采访过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代表着怎样的情绪，绝大多数我都可以解读出来，而他这种眼神，我在采访越战老兵的时候曾经见过几次，在其他人身上，也就后来全部神农架的时候认识的李龙沛、王虎、张楠锋这三个人比较明显，一般人还真没有，所以当即心里不禁一惊，心说他一个导演怎么能有这种眼神？难道他真的在香港拿刀跟当地的古惑

仔对砍过几条街？

不过这些思绪刚刚“露头”便被接下来的一幕给完全冲散了：

打了贾导演一记耳光的女人听了他的话，本来还想再破口大骂或者是做一些其它的过激举动，但还未曾出口、动手，这女人的表情突然一变，从刚才那种“老子谁也不怕”的样子瞬间就变成了一副极度惊恐的神情，同样以神农架为例，这种神情在我后来的神农架之旅中从那些被挖心猿追着跑的队员脸上看到过，但在这里，我则是第一次见到，她的表情因为恐惧到了极点而变的有点痉挛起来，除了表情上的变化，动作上也十分夸张，她先是跌倒在地，然后指着我们几个人身后的方向，声嘶力竭的说：

“你别过来！你，你别过来!”

（未完待续）

515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0 20:09

说着说着，转身从甲板上爬起来，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脚踏栏杆纵身从船上一跃而下，跳入了不断被船体激起白色浪花的江水之中，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等周围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人早已没入了一片漆黑里，再想找，已难于登天。

小男孩看见自己的妈妈莫名其妙的跳船了，嘴里一边喊

着“妈妈”，一边也去翻那栏杆，刚才救下小女孩的船员没有坐视不管，伸手就要去抓小男孩，阻止他的自杀行为，结果他刚刚触摸到小男孩的身体，整个人就好像被电到了一样，伸出去的手猛然缩了回来，最后小男孩也跳入的江中。

我不知道造成这一切的神秘力量是什么，但它明显没有放过的那个男人的意思，刚才男人在女人骂街的时候虽然没有跟着一起骂，但大有“谁过来我就打死谁”的架势，手里倒拿着一个空啤酒瓶，对着周围人指指点点，结果这个空酒瓶就成了他的索命之物——

他眼睁睁的看着老婆和孩子跳入江中，不但没有显示出去救人的意思，反而嘴里大喊着：

“我捅死你!”

此话一出，周围所有人均是一惊，害怕他狗急跳墙滥伤无辜，遂都是向后一退，而他则挥舞起啤酒瓶猛的向一张距离他最近的餐桌桌角上一砸，啤酒瓶应声爆裂，瓶子底被摔了个粉碎，还带着参差不齐瓶体的另一半则还拿在他的手中，紧接着，比刚才那女人莫名其妙跳江更令人心生寒意的一幕出现了：

男人手一反，把带有玻璃碴的那一面对准自己的脖子，随后狠狠的就扎了下去，这一下用力可以说是特别大，我目测起码有一厘米以上的玻璃都插进了脖颈的皮肤之中，不仅如此，他还用手抓住瓶口使劲的左右搅动了几下，让本来就

深可致命的伤口在面积上又“翻了几番”，接下里再拔出酒瓶，鲜血在心脏的压力下通过那些被锋利的玻璃断口扎出的深浅不一，大小各异的伤口向外喷出高达一米多的“血雾”，在其他人缓过神来找到随船医生过来抢救时，男人早已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短短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这大闹“翡翠公主”的一家三口，尽数命丧当场，如果这是一期刑事案件的话，那绝对称得上是“灭门惨案”，但如果说这不是刑事案件，而是一次意外事故，那又有谁会相信呢？

“看见没有？这就叫‘现世报’。”贾导演静静的看完了整个过程，然后冷冷的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从表现上来说，这倒也符合他跟朱梦珺连续发现两期命案后还淡定自如想要以此为灵感的胆量，但那一家人虽然可恶，可落了这么一个下场，未免让人感觉有点太惨了，而他说出此话，也看得出这个人内心绝非善类，不过这也不奇怪，在商界与娱乐圈这两个堪称“人吃人”的环境里能混做“人上人”的人，又有几个是善类？

由于惨剧发生的太过突然，导致船上的一众游客有还有点没缓过神来，等了几分钟之后，竟然才有胆小的女游客尖叫出声并被吓哭了，一下子跳江了两人，死亡一人（其实前两者在那种环境下，其死亡的可能性基本已经是100%的了，只是还未找到尸体，不能下最终定论），这么严重的事情自

然要报警，船只只好迅速结束游江行程，然后匆匆靠岸，警方来了之后我看了一下中间有几个熟面孔，但叫不上名字来，而最熟悉的高建平这次没来，那跟其他人也就没有搭话的必要了。

因为全船人以及监控都可以作证，这三人都属于自杀行为，与旁人无关，本来警方想带几个协助调查的现场人员回去，最后因为意义不大而就此作罢。我们四人下了船，朱梦珺看着自己雪白包臀裙上的那块玫红色酒渍，叹了口气，幽幽的说：

“唉，今天怎么这么扫兴，又弄脏裙子又看见死人的，真是晦气，不过看见那一家三口都这样了，我也就不抱怨咯。”

“等着吧，明天估计就能把跳江的那对母子捞上来，到时候看看尸检结果，估计会有‘好戏’。”黄勋说。

“也不用为他们可惜嘛，反正已经死了，他们那种人，不死在这里早晚也得有别人教训他们的啦。”贾导演说。

“虽然这一家人非常没有公共素养，但罪不至死，这个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太过了’，所以，贾导你还是口下留德的好。”黄勋说。

“呃，咱们换个轻松点的话题讨论好不好？碰上这种事情本来就堵心，再说下不就自找烦恼了吗？我提议，今晚不谈任何跟案件以及之前见闻有关的事情，好不好？”我试图

岔开几人的话题说。

（未完待续）

51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0 23:27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就更两张黄浦江夜景的图，图 1 耸立着东方明珠电视塔等一众摩天建筑的黄浦江东岸，图 2 是历史气息浓厚的黄浦江西岸，也就是著名的外滩。

这两岸的灯光也各有特点，前者流光溢彩，后者金碧辉煌，可以说是交相辉映。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41292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412923.png{EIMAGE}

51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0 23:2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1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1 18:41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519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1 19:16

（二十五）“给她一个教训”

“现在时间也不晚，刚刚九点四十五而已（晚上 21 点 45 分），要不我做一次‘免费导游’带二位在这附近逛逛？逛到累了或者是肚子饿了再去吃点宵夜，小珺珺，你说怎么样？”贾导演说。

我每次听到贾导演叫朱梦珺为“小珺珺”就感觉浑身起鸡皮疙瘩，不仅是这个词的原因，还因为贾导演这人在说这话的时候，口气肉麻到了想拔出甩棍抽他一顿的程度。

“我是无所谓，不过人家二位才是客人，你问问人家方不方便，问我干嘛？”朱梦珺说。

我跟黄勋见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如果拒绝就太驳人面子，遂回笑答应下来。在国庆节的时候我与朱梦珺一起把外滩逛了个七七八八，但有些地方还没走到，这一天比较巧，正好走的是之前没逛过的位置，所以我还挺有新鲜感，这一路走的时间不长，也就不到 15 分钟，从 21 点 45 分走到了接近 22 点整的时候，就看见好多人陆陆续续的站在江岸往江心的方向望去，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朱梦珺说：

“看来又要玩烟花表演那一套咯。”

“今天好像不是任何一个节日吧？不管是我国传统的还是从国外舶来的，那这里为什么搞烟花表演？”黄勋说。

“这个不奇怪，除了跨年、除夕、七夕、情人节这些节日这里会有烟花表演外，很多时候诸如某某富家公子给女朋

友表白之类的情况也会有，只是规模会小得多，所以隔三差五就会上演一出，我看这次应该跑不了也是表白。”

“哎呦，那咱们还有可能见证一对情侣的诞生啊，这是好事，正好用这喜气弄‘冲一冲’刚才那事的晦气。”我说。

话到此处，时间到，便随着烟花被打向天空的尖锐呼啸声，随后便是烟花在空中炸开的爆裂声与发出的绚烂火光，随着烟花升空的越来越密集，那一片局部的天空被不同的烟花映成了彩色，在远处一座位于黄浦江东岸的摩天建筑的电子幕墙上，出现了一派竖着的大字：陈佳怡，做我女朋友好吗？

等烟花的爆炸声平息，紧随其后的是一阵欢呼声，循声而看，不远处与我们在同一侧的西岸上已经围了呜呜泱泱一大堆人，人群的中间有一对男女，男的应该是已经表白完了，而且很明显是成功了，便将女生高高抱起，在人群的外面，停着四辆超跑，上面还插着横幅，朱梦琚见状后说：

“怎么样？我没猜错吧？就是公子哥表白，现在这些小年轻，也太没创意了，烟花、幕墙、跑车外加亲友团，这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有的套路，他们现在还玩儿。”

“小琚琚，那我给你策划一场别看生面的表白怎么样？保证你绝对没见过。”贾导演倒完全不避讳我跟黄勋，腆着脸对朱梦琚说，而换来的则是对方一个狠狠的白眼，外加一句：

“你给我死远点，老不正经。”

“嗬，今天表白的人还真多呐。”黄勋说，他这么一说我们才注意到在左前方还有一对男女明显也是在搞表白仪式，距离前面那个大概有几十米的间隔，不过这个搞的阵仗明显就小太多了，只有一圈看不清楚是什么水果摆成的心形，在外圈还摆了一圈蜡烛，由于江风比较大，蜡烛被吹灭了不少，看着效果不太好。

我眼见此景，脚下不自觉的向前加快了速度，想要凑的近一点，我并没有那种八卦喜欢听别人表白的毛病，只是感觉相对于远处那场堪称奢华的表白来说，这个只有一男一女，十分简单的表白现场，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温馨。

所以，在我对爱情还有一抹憧憬的时候，我想去见证一次一对普普通通的恋人的诞生，不管他与她最终能否走到一起，结果对于青春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那个敢爱敢恨的过程。

咳，上面是我迈步向前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文青”外加矫情的独白，但要不怎么说现实有时候是很“坑”的呢，等我走近到可以听清两人的对话之后，真实情况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浪漫，不仅没有浪漫，甚至是非常残酷，这种残酷与以命相搏的战场不同，与血淋淋的凶杀也不同，但却同样可以让伤者“万箭穿心”——首先是男孩的声音传来，他说：

“小敏，虽然我现在还一无所有，但请你相信我，我愿

意把我最好的一切都给你，把你永远当做我的小公主宠着、爱着。

你，做我女朋友好吗？”

这话说的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起码很真挚，而在语言出口的同时，男孩也单膝跪地，手中托着一大捧象征着爱情的红玫瑰，当时我还在想，看来我没来晚，正好赶上了“真情告白”的最关键时刻，不过随后女孩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她抬起手指着远处，说：

“你看看那边。”

男孩被这句没头没尾话搞的有点发愣，我也是如此，不过顺着女孩所指的方向一看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指着的，就是刚才所说的某富二代的表白现场，那群人现在还在欢呼，起哄的豪车喇叭与引擎轰鸣声在这里听的清清楚楚，而话说回来，女孩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让男孩自己看看，同样是表白，和那边一比，这边是不是显得太寒酸了。

男孩也不傻，看了片刻后便若有所悟，其实话说到这里已经相当于被拒绝了，但他并不死心，接着说：

“那些.....我现在虽然没有，但我可以努力，你给我时间好吗？我们都还年轻，以后.....以后我一定会让你也过上那样的生活，到时候我再给你补上一个你想要的表白，小敏，让我照顾你吧!”

外滩的荧荧灯光映在两人的脸上却反射出了意味完全

不同的光泽。

此时后面的黄勋、朱梦珺、贾导演也走了过来，看我站在原地看的津津有味，就谁都没有说话，而是跟我一起当了一把“围观群众”。

那女孩听了男孩的这话，发出了一种无奈外加失望的声音，她说：

“不说你能不能有那一天，等你真的有了，我也老了，10 年够吗？20 年够吗？算了，今天你约我出来我答应了其实就是想跟你说清楚的，你不要再联系我了，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你再缠着我，他会不高兴的，如果你还想做朋友，就请和我保持一点距离。”

此言一出，对于男孩来说，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他捧着花的手有些颤抖，顿了好一会儿才说：

“是前几天接你下班的那个人吗？”

“他每天都接我上下班，你只是看见了那一次而已。好了，我还有事，得先走了。”女孩说罢就要迈出那个心形的橙子+蜡烛框，男孩直接扔掉了手里的花，原本单膝跪地此时却变成了双膝跪地，往前快挪了几下后一把拉住女孩的手，说：

“小敏，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也可以买车，我也可以送你上下班，求你别走，好不好？”

我看着心里说不出的别扭，不谈什么男儿膝下有黄金，

就说当爱情变的如此卑微时，它就已经犹如粪土一般，一文不值了。

女孩对男孩的挽留显得极不耐烦，她猛的一甩胳膊，甩开男孩的手，然后跨出那个已经完全熄灭的蜡烛心形框，说道：

“买车？你看看人家的表白是什么？人家有烟花，有幕墙，还有跑车以及那么多土豪朋友，你再看看你的？摆几个破橙子还有蜡烛，这点东西你糊弄鬼呢？而且可怜巴巴的就你自己一个人，还是骑着自行车来的，我今天大晚上能陪你一起出来吹冷风，就已经是给足你面子了！你说你买车能买什么车？给你爸要钱然后再贷点款买辆二手奥拓吗？我跟你在一起我要住在哪里？跟你一起住在没有没有空调、没有电梯，不到 30 平米的出租屋里吗？张涛，我们都不小了，你现实一点吧!”

“你平时说你喜欢吃橙子，我今天才摆的橙子啊!”男孩无力的辩驳道，这只要不是智力方面有残障，那都能听出女孩话的重点在哪里，总之不是在橙子身上，而男孩如此说，无非是在执念的驱使下，虽然败局已定，但还是不想这么轻易的“认输”罢了。

“你不就是穷吗？还找什么借口啊？！我就给你说过一次我买了个橙子，你就记住我喜欢橙子了？我倒是想吃黄金奇异果，可我吃不起，就只能吃橙子，所以我要找一个能让

我不再为了想吃什么还吃不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纠结的男人，可惜，你不是!”女孩说完转身就走，这次走的很决绝，没有再给男孩挽留的机会，男孩则像一个撒了气的皮球，显得非常无力，瘫坐在地上，我看着于心不忍，便小跑两步到了他的跟前，说：

（未完待续）

51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1 19:46

“小伙子，小伙子，你振作一点，她不值得你这么去爱，你记住，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是不会践踏你的尊严的。”

“对对对，你说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不行，我得把她给你叫回来，评评理。”说这话的是贾导演，通过今天晚上两次遭遇，我才发现这人还有爱管闲事的毛病，而且联想到他在船上说完那话之后，那一家三口的结局，就是后背一凉，遂想想赶紧拦住他，结果这家伙却快人一步，已经跑出去了，然后拦在还没走远的女孩身前，男孩则面对我们两个陌生人的话，一时没反应过来，眼神还是十分的空洞，贾导演那边则直接跟女孩吵了起来，我听见女孩说：

“我答不答应他关你屁事啊？”

“小姑娘，年纪轻轻的好好说话不会啊？我给你讲哦，莫欺少年穷，这个小伙子我看着就不错，有朝一日肯定能飞黄腾达，你要是现在错过了，以后肯定会把肠子都悔青的啦，

听我一句劝，即便不在一起，也不用这么绝情嘛，非要什么车子烟花的说一堆，多伤人呐，对不对？”

“对你大爷！我看你是他家的什么穷亲戚吧？这都什么社会了，表白还要找个什么‘阿飞’的也来壮胆吗？找也不找个‘精神’点的!”女孩有点怒了，瞪着眼跟贾导演怒道。

“阿飞”这个词也是上海话里的一个贬义词，翻译成普通话与“小混混”是近义，所以也素有“流氓阿飞”一说，她这么说贾导演在我看来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贾导演的面向，的确带着一点痞气，这可能跟他拍戏拍多了，什么人都接触过有关。

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得说这女孩不长眼，贾导演虽然有点“痞”，但除了说话挺让人讨厌以外，从这一身的行头上来说，打眼一看就能知道绝对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以及小康家庭的成员，因为他一身上下全是奢侈品牌不说，就他左手手腕上的那块金灿灿的纯机械表，听朱梦珺说市场价高达 40 多万，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可能是因为对于普通人家的姑娘俩说，他这身行头太过于高端了，反而导致对方认不出来，写到这里，我想起一句俗话来：

“穷玩车，富玩表。玩相机的是傻，二 X 拼电脑。”

这句话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部分内容到现在还很流行（比如前半句的六个字）。另外，咳咳，郑重声明一下——我可没有攻击有任何有健康爱好的群体的意思，只是这句

话对于当时情况来说很应景，所以才写了出来，大家不要误会。

而女孩的话也着实刺耳，换了我我是忍不了，但贾导演却并不生气，而是继续用那种语气说：

“哦呦，我说你这个女孩子，怎么长得挺漂亮，嘴巴这么贱兮兮的呢？”

“你说谁嘴巴‘贱兮兮’？！”女孩说，表情的变化显示着她更加生气了。

“说谁谁知道。”贾导演说。

由于之前的表白失败，再加上现在贾导演和她的吵吵，引来了周围好多人围观，一时间这边的热闹情景乍一看上去还真不亚于远处的富二代表白现场，我心说这样在大街上为了这种事情吵架，成何体统，赶紧起身过去准备挡在他俩中间，好把两人隔开阻止这场“一毛钱”意义都没有的口舌之争，但还没等我跑出去两步，这女孩突然声色一变，怪叫了一声，吓得我一激灵，再看她就开始脱衣服，用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便脱了个精光，只剩下一双鞋，接着顺着江岸开始跑，11 月的上海已经比较阴冷了，再加上从江面吹过来的江风甚是刺骨，所以体感温度相当低，可她却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寒意，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开始裸奔，还是个姑娘，那回头率必然是 100%的，不少人趁机掏出了手机开始拍照，女孩一边跑一边叫，而那些人就在后

面举着手机跟着跑，有些拍照，有些则直接打开摄像功能开始录像。

不过事情到了这里还没有结束，远处富二代表白已经“胜利结束”，那个高大帅气的公子哥正挽着他的新女友在人群的簇拥下朝这边走来，而女孩裸奔的方向正好与其实相对的，在相对而行的情况下，女孩没跑出多远，便与对面的那帮人撞在了一起，我看的清楚，那富二代也是一脸的懵逼，很显然被眼前突然出现一个裸女给吓了一跳，但让他更加害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女孩跳起来就抱住了富二代，嘴里喊着什么“做我男朋友，给我买奇异果”一类奇怪的话，男富二代除了自己周围还有一大帮他的朋友呢，他们回过神来就七手八脚去把女孩拽开，双方纠缠了好一阵子，才终于把她和富二代分开，因为她是个女的，参与拉拽的男人不好意思动手，但其中还有很多女的，其中一个穿着高筒皮靴，看着非常泼辣的女人对富二代说：

“这女的谁啊？”

“我不认识啊!”富二代说。

“估计又是你从哪儿招惹的小娘们儿没给搞干净，不过敢来这里这样撒野，不教训教训她那是不行，揍她!”

这女人说话很有号召力，一句话出口，富二代身边的女性一下子就窜出来十好几个，然后对准还在嚎叫的女孩就是

一顿抓头发，打耳光，几个来回来下，女孩被打倒在地，躺在冰冷的大理石砖地面上，浑身早已伤痕累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自然有好事者报警，等巡逻民警赶到时，那又是十分钟以后的事情了，至于他们再怎么处理，与我们无关，这里不再详表，只是贾导演远远的看着这一切，那个表情就好像刚从电影院里看完了一部精彩纷呈的电影后走出来还意犹未尽的样子，配合上眼前的事情，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邪恶感，再等我们仨走到他跟前，他转过脸来对我们说：

“啧啧啧，又一个，现世报！这就算是给她一个教训吧。”

“你这家伙不是会什么‘超能力’吧？怎么撒泼的人碰上你都倒霉？以前没发现你有这个本事啊！我认识一个单身富婆，特别讨厌，自己长得又老又丑，见到年轻漂亮的姑娘就开始毒舌，损过我闺蜜好几次，还想损我，被我‘怼’回去了，你要有这本是，等有机会我把那富婆给你引荐一下，你也给她来个‘现世报’，我们绝对都鼓掌成快。”朱梦珺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用一种惊奇的眼神看着贾导演说。

“哦呦，我哪里来的什么超能力，他们搞成这个样子哪个不是自找的？就拿那个小姑娘来说吧，她突然脱光衣服到处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碰都没碰她一下的啦！至于在船上的时候，碰到时碰了，但是是那个女人打了我一巴掌，我完全没有还手的嘛，你们都看到的啦。

就现在这事，而且我一开始也只是想说她两句，给她一

个教训而已，做人嘛，特别是女人，嫌贫爱富不算不正常，不过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想那个小伙子，要真有那个公子哥的家庭背景，还会看得上她这么一个相貌平平，打扮‘偏土’的人嘛？”贾导演笑嘻嘻的说道，朱梦珺本来也就是跟他半开玩笑，见他这么说便也没再接着说下去，这一晚上接连碰上两次不同寻常的事情，让我有点心神不宁，而黄勋的表情也是阴睛不定，他这人心思缜密的很，估计早已在考虑这两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反正不论是因为什么，但肯定不会是巧合。

（未完待续）

52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1 20:10

（二十六）“活活吓死的”和四期梦境

说约好晚上出来吃个饭认识一下，然后再增进增进感情，结果碰上这么一大堆耸人听闻的事情，尤其是前者，直接出了三条人命，要说不影响心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女孩裸奔大闹富二代表白现场之后，我们四个也就在外面呆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各回各家”去了，贾导演自己有车，开着先走，我与黄勋则是朱梦珺开车送回了酒店，贾导演给他开的房间就在我隔壁，说是交流起来方便，在临走的时候，贾导演从车里探出头来对我们三个，特别是朱梦珺说：

“我给你们讲，我虽然一把年纪了，但老当益壮，小珺

珺你要是寂寞了，记得打电话给我，我随叫随到，包你满意！”

这话带有明显的性暗示，假设他是个陌生人，黄勋不说，我是忍不了他这话，但现实毕竟是他请来的黄勋，所以我不好发飙，不过朱梦珺那“混迹江湖”这么多年，这些变态富豪的骚话她什么没听过，自然也是一听就明白了贾导演话中的意思，而且他说话时脸上那种好似“淫贼”一样的表情，即便听不懂的人也会感觉他不是什么好意，所以朱梦珺当即从驾驶室右手边的湿巾盒子里抽出一张湿巾来，然后攥成一个球朝贾导演扔去，直接砸在了他的脸上，同时并骂道：

“你个老淫棍，当着外人的面，你还会不会说句人话？！”

“小珺珺不要生气嘛，玩笑一下而已，那我先走啦！”贾导演被砸中了丝毫没有任何不悦，而是嬉皮笑脸的接着说，然后不等朱梦珺再说什么，便一脚油门下去开车走了。

见贾导演不在身边了，黄勋这才郑重其事的开口：

“明天早上，船上那一家三口的事情肯定会上新闻，到时候我们得务必留意一下警方的调查结果。”

“对啊，我也感觉很蹊跷，那个女的最后那种眼神，眼睛瞪得跟个包子似的，好像看到了什么很可怕的东西，可我往后看了看，只有几个人跟围栏啊，再远一点就是江水了，她到底看见什么了能有那么夸张的反应？”朱梦珺一边开车一边说。

“这个现在还不好下结论，明天如果两位没事的话，咱们碰个头，好好研究一下，搞不好这跟之前的那些命案都有关。”黄勋说。

“不至于吧？那一家人的行为虽然很蹊跷，但跟之前的命案能有什么联系呢？”朱梦琚说。

“我有一个推测，但现在还不成熟，等明天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我结合起来判断一下，如果感觉猜测不成立，那我就不说了，如果猜测成立，那就给你们讲讲，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黄勋说。

“我是专程为了这事来公事公办的，时间上肯定没问题，有什么事随叫随到。”我说。

“我早上要去台里开个会，下午也没什么事，要不然咱们下午在我的工作室见？”朱梦琚说。

我们俩都表示没意见，事情就这么定下了。

一夜无事，转眼吃过午饭到了约定好的时间，我与黄勋结伴先在酒店等到朱梦琚，然后跟她一起到了工作室，进屋之后黄勋就拿着一份报纸，坐在沙发上一边看一边说：

“果然是有猫腻，警方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居然说是一家三口在观光船上赏风景，但不慎失足落水，导致溺亡，而那名男性死者用啤酒瓶自杀的事情压根儿就没提，还是警方控制媒体封锁消息的老套路。”

“这都是‘小意思’，我那边今天上午开会开的就是关

于此事的内容，台里通报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准向外散播有关此事的消息，而且一旦有，还有竭力辟谣，口径则要与警方的公开通报保持一致，午饭之前我还见到了李万程，他说让我转达你们俩，让我们三个都不要乱说，据他所说，昨晚‘翡翠公主’号上凡是目击此事的人，都被警方传讯谈话了，目的就是要求保密，她说你俩都是我的朋友，就让我代为转达，传唤就免了。

其实不仅是这事，之前那两个案子，他专门找我谈的，到目前为止，除了警方的人以外，知道前面三宗命案的人，抛开我、贾导演、王珂，就只有你们二位了。”朱梦琚说。

“还是朱小姐面子大，要不然我俩还得多跑一趟。”我扭身做了拱手抱拳的姿势对朱梦琚说。

“我也就这点面子了，这些都是明面儿上糊弄人的‘假把式’，咱们还是说点‘真刀真枪’的吧，黄侦探，你能找到警方的详细调查报告吗？我今天上午试着打听了一下，他们这次嘴巴都严得很，不夸张的说，简直是‘一个字都问不出来’。”朱梦琚说。

“我昨天晚上为了这事等到后半夜，大概凌晨三点半的时候，我入侵了一下他们的系统，实践报告凌晨 4 点就出来了，只是保密级别很高，没有列入普通档案，而是列入了二类保密档案，这种档案的防护水平较高，我不是职业黑客，所以以我的技术水平，入侵起来还是很麻烦的，到现在为止，

也只破解了六成的防护，预计今天晚上能看到所有信息的全貌。”黄勋说着，也把自己的专用笔记本电脑从随身的包里掏出来安置好，我听了感觉奇怪，便问：

“我对部队还有政府部门的保密级别比较了解，但对警务方面的还真不太熟，什么叫‘二类保密档案’？”

“警方的保密级别没有军方这么细致严格，但也分等级，大等级一共有三个，分别是‘一类、二类、三类’，这三类中一类级别最高，二类其次，三类居末，笼统来说的话，就是列入三类保密的，一般就是还没有结案，案件细节不适合公开，或者是只能公开一部分的重大刑事案件，二类则是手段特别残忍，如果公开，将有大几率可能引起社会恐慌的刑事案件，这类案子的细节，基本上都不会公开，会一直尘封在档案里，一类的话，就会涉及到部分超自然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一些通常意义上人力所不能及的案子，会在这个保密级别里，而如果事件的性质与严重性再进一步超出了一类的保密范围，那就不是警方可以处理的了的了，会有更加专业的上级部门来接手。”黄勋介绍说。

“原来如此，三类跟二类很好理解，一类我就更熟悉了。”我说，结合实际，像之后我采访的“1995 年成都僵尸事件”，就肯定超出了一类保密范围，从而引起了“灵调科”的注意，不过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进行那次采访，但关于“灵调局”这类部门的存在，我是不方便给他俩说，就只能把话说了一半，

便如此回答。

“我怎么想那事都不算特别严重啊，怎么能保密级别比之前杨百发做的那些案子还高呢？虽然是有些蹊跷，可毕竟他们的行为属于自杀啊。”朱梦珺说。

“你也看到了，那女人跳江之前的眼神是受到了过度惊吓才有的，这便是最大的疑点，行了，现在我们在这里‘干’说也说不出个‘子丑寅某’来，我这里的时间显示再过一小时四十分左右，就可以攻破二类档案的防火程序，到时候看到具体的调查报告，尤其是尸检报告，咱们在做推理也不迟。”黄勋说。

话说到此，我跟朱梦珺就不好在多问什么了，黄勋也不再多说闲话，而是死盯着他的那台笔记本的屏幕，然后时不时的操作一下，朱梦珺给她自己跟黄勋泡了一杯咖啡，给我则依然是泡了一杯茶，就开始等着，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说长不长，说快不快，有事情做的时候感觉过的很快，但就这么坐在那里“干”等，便会觉得很慢，而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我端着茶杯在屋里来回踱步，晃悠来晃悠去，走的我自己都烦了，打开手机一看，还差 10 分钟，心想再等等吧，结果没想到黄勋提前成功，他绷着的脸长出了一口气，抬头对我俩说：

“有了。”

我俩抓紧放下手中的杯子，凑到跟前，看看他准备说什

么，黄勋则再次打开笔记本的投影装置，将一些他标注出来的关键内容投射到了墙壁上，然后说：

“在船上的那一家三口不出常识所料，都已经死亡了，不过死亡原因非常的——‘有意思’，其中，最正常的是那名未成年，他的确是死于溺水，但男女则都不正常，先说女的，她并不是死于溺亡，而是在跳入水中之前就已经死了。”

（未完待续）

52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1 23:57

楼主又来更图的，今天补更两张又是之前早就想更但忘了的图，在我们四人去“上海影视乐园”找杨百发的时候提到了别克 Century 车，当时就想放张图上来，结果一忙就更别的了，这次算是补上：

图 1 中的别克 Century 是当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赠送给宋美龄的礼物，同时也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私家专车之一，该车在当时国内的售价是 4000 大洋，属于那时候的顶级豪车，作为旧社会鱼肉百姓的财阀，宋氏家族也是当时最早拥有私家车的家族之一。

除此之外，这辆车也是别克早期车型唯一现存于世的实物，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都笔记高，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工作人员的细心保养与修复下，这辆车时至今日的状态仍然非常不错，只要有燃料，仍然能够开动起来。

现在这辆车已经成为文物被收藏了起来，目前藏于南京市东郊美龄宫之中。

图 2 是一张相关新闻的截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45937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459466.png{EIMAGE}

52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0-31 23:5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

（未完待续）

521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1 22:05

楼主来了，这次是真让各位看官久等了，主要是今天事情格外多，仅在高速公路上跑就跑了 5 个多小时，屁股都坐麻了，好了，闲话不多说，这就开更！

52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1 22:23

“什么？跳水之前就已经死了？这怎么可能？这么多人看着她跳到了黄浦江里，要是那时候她就死了的话，难道是死人也会自己跳江吗？你别告诉我这是诈尸！”朱梦琚表示十分诧异，这个说法的确用常识很难解释的通，我也想不

明白，看了看墙壁上的尸检结果，其死亡原因的关键部分在滚动轴的下面，要再往下拉一点才能看到，结合黄勋的话，估计是这小子想卖关子，但既然他都想卖关子了，必定这个结果的确出人意料，想到这里我便开口说：

“首先，咱们得排除掉是死人自己跳江的可能，诈尸什么的肯定不是，玄门的人我也接触过一些，诈尸不是她那样子。然后，再与她在跳江前就已经死亡的事实联系起来，那么同时可以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就只有一个了：

她是在跳下船之后，还没落水的那个中间段死亡的，也有可能是落水之后接着就死了，对不对？”

“的确如此，现在的尸检技术还无法达到将人的死亡时间精确到分秒，最多确定在小时范围内.....”黄勋还想再说点什么，朱梦琚“忍”不不了了，她打断道：

“行了行了，你直接说她是怎么死的不就行了吗？绕弯子绕的真是急死个人，话说一半什么的最讨厌了，赶紧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勋一听，知道“关子”“卖”到这里也就可以了，便只好说：

“好吧，我直说——她是被活活吓死的。”说完，将滚动轴往下一滑，果然，在尸检报告中关于死亡原因的那一栏，明确的写有一行字：“死于过度惊吓引起的心肌细胞重度损伤及心脏衰竭。”

“啊？被吓死的？这怎么可能呢？！”朱梦珺不理解，其实我也不理解，只是没有开口问，而是看着黄勋，等待着他说出答案，他顿了一下后，开讲道：

“人在遭到过度惊吓的时候，大脑会命令身体分泌大量的刺激性信号，加快血液流速，心跳在这个过程中将以平时数十倍的速度提升，在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血液犹如‘高压水枪’一样通过心脏冲击心肌细胞，假设冲击强度太大，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不堪重负而产生损伤现象，在此时，受害者会出现心脏骤停的症状，不过抢救及时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当然了，心脏病人和高血压病人除外。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惊吓没有停止，甚至是还在加剧，那么心肌细胞的损伤就会进一步加重，最终导致心肌撕裂，心肌撕裂后，心脏会产生大量的‘血斑’，这样的结果就是极其严重的了，死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而这名女性死者完全符合上述所有特征，她的心肌不仅撕裂了，而且脑血管还出现了破裂，能造成这种机械性损伤的前提就是她情绪的强烈程度超越了大脑的处理极限，然后‘越过’了大脑本身，变成了身体的一种本能，并最终‘劫持’了身体，进一步‘控制’了神经系统，然后引起体内的皮质醇等激素分泌量突然飙升，最后便是这个结果。”

“那什么样的恐惧能让人害怕到这个程度？”我说。

“理论上讲，每个人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接触到的人

与事物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执念与恐惧，这种恐惧是发自心底深处的恐惧，是每一个人在人格形成时落下的‘烙印’，是抹不掉的，换句话说，只要思维能力正常的人，即便他/她再坚强，也会有害怕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而只是一个个体通过将自己害怕的各种因素聚合到一起从而产生的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但一旦这个抽象的存在突然出现在了这个人的眼前，并持续足够的时间，那就可以把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给直接吓死。

这个女人被吓死的这么干脆，我个人认为，她应该是看到了某种她内心深处的恐惧，这种恐惧根据上述的形成逻辑来说，可以称其为‘人格恐惧’或‘本能恐惧’，至于那吓死她的到底是什么，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黄勋说。

“那她当时在船上正在撒泼打滚，又为什么会突然产生这种情绪呢？恐惧的出现总是要有强烈诱因的吧？”我说。

“这个问题我一开始也在考虑，但看了接下来那名男性死者的死因，我想在他身上已经找到了答案：

警方对他的尸体进行了脑电波记录，发现他的脑电波也有异常强烈的波动，这种波动与成年梦游症患者的十分类似，而梦游症多发于幼儿至儿童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的梦游症是基本不具备攻击性的，但在成年后出现的深度梦游则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所以这类重度梦游症患者在发病时的行为很危险的，可以做出自杀或者是他杀的严重伤害性行为，比如

在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就有一个重度梦游症患者，独自开车行驶约30余公里来到岳母家，亲手对岳父母实施伤害，导致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重伤后抢救无效死亡，这个人在供述中说自己做梦的时候杀了两个人，但没想到在现实中真的做下了这件事。

而虽然早前有一些精神方面的专家认为人在梦游时并不会做梦，理由是绝大多数梦游症患者在醒来之后完全不记得自己在梦游时做过什么，但这个例子则提供了一个例外，这也为梦境的分级提供了现实依据，从那儿开始，相关的学术界就将这种在梦里操纵人体在现实中行为的被称作‘四期梦境’，也是梦境的最高级别，这种梦境下人在本质上是处于睡眠状态，可身体与部分意识却是活跃的，然后部分意识就会在这个时间里‘趁着主体意识沉睡的机会抢夺对身体的控制权’并去做很多很多违背主体意识的事情，或者是主体意识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的事情，也可以这么说——四期梦境下的人，大脑是分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的，对身体的控制能力也降到了最低，比‘梦魇’时更低，因为‘梦魇’只是让大脑无法驱动身体，而四期梦境则可以让身体直接违背大脑的命令。

按照我的看法，这其实是表相类似但实质上有很大不同的两种梦游症，我们常说的梦游症是大脑的无意识行为，而梦中杀人或者是自杀的这种梦游症，则是被四期梦境操控的

梦游症。

综上所述，这个男人突然出现的自杀行为与他异常的脑电波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他当时用酒瓶杀死自己的时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应该正处于四期梦境的梦游状态，正被梦境中的环境所诱导甚至是控制，至于他拿起酒瓶自杀的行为的具体原因，与那名女性死者一样，这得看他梦中到底看到了什么，不过我认为肯定都是对于他们两个来说，恐怖至极的事情或者是画面。”黄勋说。

（未完待续）

52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1 22:38

（二十七）脑控武器

“人死之后怎么还能检测到脑电波？脑电波在脑死亡之后不应该就消失了吗？”朱梦珺说。

“不，人死之后只要大脑不受到严重的物理损伤，那么脑电波还可以在大脑皮层中保存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来说是在 49 天之内，在这期间，使用脑电图仪器依然可以接受到脑电波所承载的信息，举个例子：

在国际上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相关实验，也就是在日本东京开展的“阿拉本 3 号”计划，该计划他们对 19 到 75 岁濒临死亡的垂危病人开展观测。

这项观测约有 20 多名自愿者参加，该计划的相关研究

员在自愿者死亡之前，于病人的骨头中植入电极，并且与电脑相连，使电脑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接收到濒临死亡者的脑电波，并在60秒内把脑电波译成文字，显示在计算机的终端荧光屏上。

这个计划在开始时并不成功，直到有一名叫做邦达的35岁自愿者的出现，该患者患肝癌死亡，他死前被病痛折磨的极其痛苦，而到了这个人死亡后的第3天，与其相连的电脑荧光屏上出现了科学家们期待已久的信息，荧光屏上出现的文字写道："我叫邦达，我已经解除了任何痛苦，在一片阳光下飞翔，快乐得很.....快乐得很....."连续重复几次之后，信息突然中断。

受到这个成果的鼓舞，该实验计划从濒临破产到得以继续深入下去，在此之后，又成功接受到第二个死亡后的脑电波信息，该信息的发出者是一位22岁的姑娘，她不幸患白血病死亡，她在临终前，也自愿参加了"阿拉本3号"计划的实验，其死后的第二天内，电脑便收到了她传来的信息："我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此间阳光照耀，充满着温暖，我和已故的爷爷，奶奶在一起。我很爱他们，我将会....."信息至此突然中断。

这是关于人在机体死亡后脑电波仍然存在并还有活动的最主要科学证据与依据之一。"黄勋举例说明。

"这个计划怎么听着这么'瘆人'呢？而且我也算听过

不少奇闻怪事，但还真不知道又这么一回事。”朱梦珺还是心有存疑的说。

“这个计划的确是真的，只是它的成果并没有受到主流医学界的承认，因为它的性质与其说是医学实验，更不如说是有点类似于‘特异功能’测试的那种试验，里面掺杂的主观因素比较多，很难判定结果是否正确，所以所说的比较著名也是在‘死亡学’这个圈子里著名而已，不过不管怎么说，该计划的现阶段成果，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我接话说。

“那不管这个计划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现在纳闷的是，如果你说的那些理论都成立的话，到底是什么力量能让两个站在人群中的大活人，一个被活活吓死，另一个则被四期梦境操纵着梦游然后自杀？”朱梦珺说。

我此时脑袋里浮现出来四个字，然后看向黄勋，黄勋也用同样的眼神看了一眼我，就好像心有灵犀一样，随后我俩异口同声的说道：

“脑控武器!”

（未完待续）

526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1 23:27

“什么？这又是什么玩意啊？”朱梦珺被我俩一字不差且音准语调都完全同步的说话方式给吓了一跳，她用一种诧异的眼神先后看了看我俩，并抱着膀子如此说道。

黄勋知道我是个“骨灰级”军迷，所以这种牵扯到武器方面的事情就没有主动讲，而是冲我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让我来说，我也不客气，便对朱梦珺“科普”起来：

“脑控武器是一种单独通过物理、化学或两种手段结合起来，以脑电波纹为媒介，影响乃至是控制目标大脑达到驾驭、摧毁目标心理、生理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通过对大脑发出错误的指令信号干扰大脑的决断，然后让大脑凭空产生恐惧、愤怒、懊悔、兴奋等不同情绪，而足够强大的脑控武器则对人实现深度催眠，并制造幻觉，实现传说中的‘心灵控制’。

而在我国，脑控武器的证实称呼应该为‘精神电子武器’或‘精神电子控制武器’，其施行的基本原理是先采集目标人物的脑电波纹，然后将其输入电脑控制系统，再由该控制系统连接的信号发生器进行匹配，匹配成功后，信号发生器就相当于使用脑电波纹与目标人物的大脑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各种可以远距离影响与控制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再到语言、情绪、潜意识、梦境甚至爱情反应的信号将在操纵者的主导下灌输到目标人物的大脑中，接下来就是对目标人物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在这种采集人脑电波特征码，存入电脑后，由译码软件根据脑电波特征码进行解码，从脑电波信号中分离出视觉听觉语言情感等各种神经活动信号，以图像文字方式显示在电

脑屏幕上，记录在电脑中的原理，与黄勋刚才说那个属于‘死亡学’领域内的‘阿拉本 3 号’试验中记录人死后脑电波信息并以文字的方式具象呈现出来的技术在原理上是完全一样的。

而更进一步则可以将所需写入大脑的信息，由电脑根据脑电波纹特征码进行编码后，将信息直接通过这座‘桥梁’写入特定大脑，被写入者会觉得那就象自己的直觉一样，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被对方控制住了，可以达到在某即时战略游戏中普遍出现的‘心灵控制’技术所达成的效果。

当然了，控制一个人可，控制一群人当然也行，主要区别只是信号发生器功率的大小而已，功率够大，在有效范围内可以影响所有未经相关防护的人甚至是动物，当然了，要控制动物，那前提得是像取得人的脑电波特征码那样取得动物的脑电波特征码，涉足研制‘脑控武器’的主要国家里，倒是基本都有这种试验，但外流的可能性极低，毕竟高端‘脑控武器’的保密度非常高。

那么假设说，在‘翡翠公主’号上被吓死的女性死者和进入四期梦境梦游并自杀的男性死者是被脑控武器影响的话，那么从原理上的确说的通，因为不论是制造梦境还是幻觉，并通过潜意识等非主体意识影响其具体行为，这都是脑控武器最擅长的所在。”我说。

“等等，你这么一说，有这个武器，那岂不是可以为所

欲为了？想控制谁都可以了？另外，什么叫‘脑电波纹’？为什么通过它就能输出信号？”朱梦珺说。

“为所欲为当然是不可能，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拥有这个技术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就像核武器一样，互相威慑，互相保持‘恐怖平衡’（注：这个词是标准的军事术语，诞生于冷战时期，其含义就是保证在开战后交战双方都拥有可以互相摧毁的力量，而因此互相制衡、忌惮而形成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军事领域就被称作‘恐怖平衡’，它诞生的冷战时代，也便是核武器互相威慑最疯狂的时代之一），所以是也不敢在同等量级的对手身上大规模使用脑控武器。

除此之外，脑控武器也有相关的防护措施，通过佩戴专用头盔，隔绝脑电波纹与外界的接触，就能实现对脑控武器影响的免疫，说的简单一点就好像戴上防毒面具就可以抵御毒气攻击一样。

至于‘脑电波纹’是什么，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指纹’，它与指纹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独一无二’性，全世界70多亿人口中，没有任何人的脑电波纹会出现完全相同的情况，所以，利用这种特性，脑控武器才可以做到攻击精确到个人，而不会‘误伤一片’。”我说。

“好吧，今天被你俩一说，还真了解了很多之前都闻所未闻的东西，看来我未来有必要拓宽一下知识面了。”朱梦珺说。

“如果这个凶手真是能利用脑控武器来实现杀人目的的话，那事情就比较难办了。”黄勋接过话头来重新将主题拉回案件本身上说。

“黄侦探，刚才你说你有一个推测，要等到看完警方的尸检报告之后再下结论，现在已经看完了，那你的推测能成立吗？如果成立的话，可以说说吗？”朱梦珺说，她的这套提问说词，与上次一样，也算是在无意识中带出了浓厚的记者采访风格，虽然记者是她的副业，但不得不说她干这个副业还是很认真的。

（未完待续）

52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01:4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也是更一个补发图，是关于江边那个裸奔姑娘提到的水果，也就是黄金奇异果，该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是新西兰的国宝水果，属于猕猴桃中的高端品种，至于价格，在水果当中也的确比较高，平均一个 1-1.2 公斤的该果，市场价在 29-30 元左右，所以那个姑娘才会有“吃不起”的抱怨。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0794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07950.png{EIMAGE}

52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01:5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2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18:53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为看官久等了

53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18:54

“我刚想说这事儿来着，我先把几个已经确定的客观事实说一下，然后再给出结论：结合最早的‘选妃派对’袭击案，朱小姐，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系列的案子都在围着你转？”黄勋说。

“围着我转？有吗？”朱梦珺对黄勋这话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想想看，‘选妃派对’的袭击案就不用说了，你作为 12 个主要赞助商之一，然后袭击的时候你也在场。

接下来是学校门口那名老年受害者遇袭案，这个人骚扰女学生是你曾经报道过的事件。

然后是玉锦城小区那名老妇人遇害案，这个是王珂发现并最先通知你的，而王珂能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我想着不是巧合，当然了，我不是说王珂有嫌疑，而是说，

这极有可能是凶手有意安排的。

再往后就是咱们四人去抓捕杨百发，你同样在场，并且基本全程目击了整个过程。

杨百发案结束之后，到目前为止，再次出现的三次凶案，同样都是你作为第一发现人，正如之前你自己分析的那样，这个凶手是算好了你的采访时间，然后提前将受访者杀害，好让你在采访时正好可以看到。

而昨天的一家三口死亡事件，或者再加上那名女孩的裸奔事件，同样都是有你在场。

总的来说，唯一一次与你没有直接接触的案件就是夜店天然气泄漏事件，但虽然你没说，可据我所知，这家夜店的老板之一，是你的好闺蜜，你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另外，当时你俩用餐的大排档距离夜店的距离并不太远，是听到爆炸声之后才赶过去的，虽然这样联系起来有一点牵强，但整体这么一分析，好像这些案件或多或少都围绕在你身边。

或者说，它们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围着你转’。”黄勋说。

“嗯——叫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这个意思，我的确认位律师和数学老师以及李万程儿子的那三个案子与前面的一系列事件有关，但是昨天船上的事情，以及江边裸奔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朱梦珺说。

“依照现有的信息，律师和数学老师也都是死于自杀，

而且在死前还存在有非常骇人的自残行为，这与我们刚才分析的船上男子自杀行为极为相似，我认为，这三者都是在受到某种深度的精神控制之后，进入了类似四期梦境的状态，以攻击性梦游的行为实施了自我伤害，而且，我还可以推测，这些人在自我伤害的时候，他们的主意识是清醒的，换句话说，这种精神控制，让凶手的意识‘占领’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在自残乃至自杀的过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对自己的伤害，可以清楚的体会到彻骨的疼痛，以及极端的恐惧情绪。

至于第三个，他是被人殴打致死的，可现场又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更可疑的是他完全没有被‘机械性控制’（注：所谓的‘机械性控制’，指的就是如捆绑、关押、蛮力制服等‘纯物理’的控制手段），并且连挣扎的痕迹都没有，就好像是再遭到殴打的时候连动都没动，完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情况，这种情况说明起码是他的身体，在一开始就已经被方用某种‘不着痕迹’完全左右了，而且身体与意识也遭到了这种外力的强行‘分离’，这就与上面两个遭到精神攻击后主体意识清醒但身体不听使唤，但同时还能感受到疼痛、恐惧的情况基本一致。”黄勋说。

“凶手的意识‘占领’了被害者的身体？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假设说他们也是被凶手‘拽’进了四期梦境中以梦游的状态完成了这一切呢？”我说。

“依据当然有，大致有二，一是我也查看过律师和数学

老师以及李万程儿子的尸检报告，这三个人的大肌群在死前存在严重的痉挛现象，而两人身上又没有可以导致肌肉痉挛的病症，这样说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在死前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这是痛觉神经在向大脑发出信号后，身体无法摆脱伤害而产生的应激反应，不受意识与精神层面的左右，属于神经的反射现象，这个应该是凶手也没有办法消除的，而且他也可能乐见这种可以体现出受害人痛苦程度的情况出现，这对于他来说，也许还会有更大的心理快感，比如成就快感与发泄快感。

二是以上述推理为基础，他们三个能有如此剧烈的疼痛反应，就说明他们的意识在自残以及被殴打时绝对是处于清醒状态的，要不然只能相当于用刀子去切一个被深度麻醉的人，肉体虽然遭到了伤害，但并没有产生生理层面的痛苦，所以，意识清醒是他俩三个被害时做出这些反应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没有之一。而你以前还说过，人在自我保护意识的控制下是不允许做出如律师和数学老师两名受害者那样的自残行为的，李万程的儿子也不可能在没有被机械性束缚的情况遭到如此严重的殴打而一点挣扎都没有，那么三个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还能违背自我保护意识这样做，这说明当时有一个比他们的自我意识强大的多的东西，在控制着他们的身体，而我认为结合凶手极有可能会使用脑控武器的前提，这最接近现实的就是凶手通过精神控制的手段‘侵入’

了他们的身体，并夺取了他们身体的‘控制权’。

其实按照咱们之前说脑控武器对于无防护的受害者进行攻击时，完全可以通过向其大脑输入错误信号来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一系列动作，不管是自残还是自杀，换句话说，这一切原本都可以在剥夺受害者自主意识的前提下进行，但为什么要在他们意识清醒的情况进行能？答案就是凶手想折磨他们，让他们痛苦，让他们恐惧，不管是出于泄愤还是获得某种病态的快感，都有可能是凶手的动机。

至于梦游，普通的梦游者相比一个清醒的正常人，其感官是异常迟钝的，意识清醒的正常人在生理上有‘五感’，但梦游者则只有‘一感’，他们是体会不到痛觉的，如果痛觉很严重，则会把他们‘叫醒’，所以他们有这么强烈的疼痛反应，就肯定不是普通的梦游，而四期梦境中的梦游，则比较符合他们的情况，就是既是在梦境之中，还有强烈的感官反应，同时又能对自己或者是他们实施伤害行为，不过话有说回来了，能对受害者强行制造四期梦境的人，最有可能借住的外力，就是脑控武器的精神控制攻击。”黄勋说。

（未完待续）

53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19:19

“那他这么做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围着我转’又有什么关系呢？”朱梦珺说。

“他应该是想用这些行为引起你的注意，或者是向你表达什么信息，这个信息你不用多想，可能很简单，甚至是简单到让人很无语。”黄勋说。

“这个我倒是也想到过，估计他知道我是个记者，想通过将这些信息在第一时间内透露给我，让我以媒体的方式传播出去，然后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凶手如果真是这么考虑的话，那我判断他应该是一个病态人格的患者，开始我考虑过‘表演型人格’，但后来感觉‘表演型人格’也不至于如此，到达这个程度应该算是‘歇斯底里人格’了，这个人肯定是因为特别想获得别人的认可，所以才做出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事来的。

不过出于警方对案件本身的高度保密，我即便是记者也不可能对外公之于众，案件存在本身的消息都是如此，就更不用说细节了，这一点恐怕我要让凶手失望了。”朱梦珺说。

“没这么简单，活着说你只猜对了三分之一。”黄勋幽幽的说。

“只猜对了三分之一？那其余的三分之二是什么？”朱梦珺不解道。

“这个凶手想通过你将这些案子的信息传播出去不假，但他要的并不是让外界芸芸众人都知道，那对于他的心理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要让你知道，并且挑衅警方。

放开挑衅警方是中间的三分之一，而最后那三分之一则

是——假设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凶手暗恋你，而且已经很久了，换句话说，就是我要讲的答案：此人就在你的身边，是你生活中经常见到，或者最起码是认识你的人。”黄勋说。

“什么？！你说这个凶手暗恋我？这怎么可能呢？我身边哪有这么变态的人啊？我感觉他知道我是干嘛的是有可能的，但你说他暗恋我这就有点太‘耸人听闻’了吧？！”朱梦琚刚喝了一口咖啡，被黄勋如此一说差点喷出来，那样子像极了当初在奶茶店时那个老板说我俩是情侣时我的反应。

“你先别急，听我说，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犯罪心理，刑侦史上出现过无数起因为想引起暗恋对象注意而做出匪夷所思的案件的罪犯，在小学到初中乃至高中这个情窦初开的阶段，你想想是不是有一些男生会专门捉弄一些女生？比如往她们书里夹一个死虫子，给她们讲鬼故事，或者是在她们放学回家的路上躲在某个角落里跳出来吓她们一跳，又或者是弄乱她们的头发等等等等，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凡是做出这种行为的男生，九成以上的几率是他们捉弄哪个女生，其实就是心仪哪个女生。

这事上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发生在1981年的美国总统枪击案，那时候有个叫约翰.辛克丽的富二代，为了引起自己心仪女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使用一支左轮手枪对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连开6枪，险些将其打

死，虽然抢救过来了，但落下了终身残疾，而这人在其父出巨资的辩护之下，虽然以精神失常为理由免了牢狱之灾，但在三级精神病院里被关了35年，其实跟坐牢也没什么区别。

这个例子里的福斯特就是这种心理的典型，不过他有个比较明显的前提，就是他在做出刺杀行为之前对该女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追求，在未果之下才做出了此事，捉弄女生的男生往往没有展开追求，而是与女生保持着一种双方面或者是单方面的青涩的暧昧，这也就让他们的行为局限在暗恋对象本身，而经过公开追求没有得到，这才会触发在同样心理下，追求者做出一些用来引起暗恋对象注意的极端行为。那么，朱小姐，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谁追求你很久，但你基本没怎么搭理过的人？”黄勋说。

“你要问这个的话，不是我大言不惭：这种人太多了，有名有姓的土豪我就能数出十几个，要是加上那些不知斤两，以为没事送我个包包、鞋子就想跟我滚床单的土鳖暴发户和富二代，那不少于50个。”朱梦琚一摊手，面带“无奈”的说，她这么一说吧黄勋也给说无语了。

“呃，那有没有典型？”黄勋一听“不少于50个”这句话跟我一样，也都是一愣，毕竟虽然知道朱梦琚是情场高手，但不在50之下这个数字的确对于这事来说是不小了，不过这不是重点，所以黄勋顿了片刻后便接着如此发问。

“典型？昨天你们认识的那个贾导演就是个典型。”朱

梦珺说。

“这个我的确看出来了。”黄勋点了点头，但贾导演显然并不符合他心中的那个嫌疑人形象。

这事我之前在他夜里破解警方“二类保密档案”的防火墙时与他私下聊过，我说从船上也好，江岸上也罢的表现来看，贾导演的嫌疑实在是太大了，你难道不怀疑他吗？黄勋的回答则很简单，他说就是因为贾导演的嫌疑最大，才要首先排除在外，因为这些摆在明面上的线索对于一个智商超高的凶犯来说，最大的可能是障眼法而不是破绽，所以只有在其他所有有可能的嫌疑人全部排出之后，案件还没有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才能去调查他，这样做，如果他真的是真凶，则有两个好处，一来是不打草惊蛇，二来是前期已经排除了其他人，那么对付他，就可以集中全部精力，破案效率会高得多，只会坏处是如果真凶真的是他，那么他还可能在这期间伤害更多的人，但为了最终擒获真凶，这点风险与代价，还是必须得承受的。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他作为私家侦探多年来对付高智商犯罪积累下的一条重要经验。

我是个破案的外行，听完他的话也感觉颇有几分道理，也就没再说别的。

言归正传，随后我们三个又讨论了好半天，虽然凭借着黄勋得到的警方内部资料以及他精准的推理，已经构建出了

该凶手的部分轮廓，但想要真正确定是谁，还是难于登天。

（未完待续）

53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19:42

（二十八）猥琐日记、六级催眠、被轰出来

正在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机：

黄勋在再次查看警方内部案件进展档案时发现又有了新突破，他看完之后略显激动的对我们说：

“有了有了!”——这话是他在侦探方面发现重要线索时的口头语，我俩凑过去，我问：

“怎么了？警方那边确定谁是嫌疑人了？”我这么说有点调侃的意思，感觉不可能这么快确定嫌疑人是谁，没想到黄勋却用力点了一下头，并说：

“嗯！就在刚才，浦西主城分局接到了一份匿名报案，报案人通过邮寄信件与证物的方式向分局警方提供了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除了一封信以外，还有一本笔记本，现在这件案子的级别很高，所以传递速度相当快，在确定线索所属案件后就立即上报了总局，总局则派人对证物进行了全面分析，你们看，这是那本笔记本里详细内容的照片。”

我伸着头仔细看那照片，照片中的是一个很精致的硬皮笔记本，翻开后，上面的笔记极为工整，看得出写字之人的钢笔书法水平相当高，而具体内容上，有确切的年月日时间，

还有当天的天气阴晴，是否有雨有雾等，看得出，这是一本日记本，而日记本中的内容细看之下则让人顿感十分“辣眼睛”，摘取其中一段比较有代表性且口味不算太重的：

“2013 年 12 月 11 日，天气阴。

今天的风有点冷，但我的心，我的脸却发烫不已，真是让人躁动的一天。

早上，我们院以‘创建十佳文明医疗窗口’接受了市电视台的采访，采访我的 是一名女记者，怎么说呢，我现在想起她来就心痒难耐，那身材简直够我玩一辈子，黑丝、翘臀、还有高跟与傲人双峰，都是我的菜，不行了，再说就要流口水了。

我打听了不少人，才知道她叫朱梦琚，是电视台的头牌，也难怪，这么美的妞儿不当头牌哪还哪有天理。

现在一闭眼就是她那曼妙的身姿，我已经完全拜服在她的石榴裙下了，只是不知道她何时能让我以解相思，真想趴在她的脚前，用舌头一点点舔遍她的全身。

不行了，想到这里感觉好热，我要去发泄一下.....

唉，糟糠之妻看着就泄气，哪怕有她十分之一也好，无奈，无奈。”

看完这段文字之后，我跟黄勋齐刷刷的扭头看向朱梦琚，朱梦琚的脸当时就想“变脸”一样，瞬间就红透了，

“你看他这字，写道后面字体越来越大，甚至有点走形

的倾向，看得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想着想着的确是越来越兴奋，最后都难以自制了，竟然拿他老婆做了一番比较，简直比贾导演还变态，唉——不说了，这人你还有印象吗？”我说，到最后长吁了一口气，用调侃的眼神看着朱梦珺。

“你分析这个怎么还头头是道的？真烦人！这人我有点印象，好像叫‘于继晨’，他是一家私立医院的脑外科主治医师，还是个‘海归’，在国外进修了将近10年，算的上是脑外科界的知名医师了，我去年采访他的时候感觉这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怎么心理这么猥琐啊？”朱梦珺说。

“倒也不是猥琐，除非是圣人，要不然谁还没个意淫对象？只是把这些玩意写在日记里，这的确不是正常人能干的事。

对了，这本日记出现在警方手里，还是作为重要物证，难道说现在锁定的嫌疑犯就是他？他能具备脑控攻击的能力吗？”我说。

“我查了一下他的履历，这个人的确不简单，他除了是脑外科界的权威之外，还是个‘段位’非常高的催眠大师，据说他创造过‘六级’深度催眠。

而六级深度的催眠，的确可以达到深度类梦游状态，出现负性幻觉，也就是看不见、听不见确实存在的事物或声音，但却可以看见一些催眠师为其‘制造’的，但在现实中并不

存在的实物或声音。

再加上他又是脑外科方面的顶尖专家，那么通过结合催眠术，在大脑上做文章让人进入四期梦境并自残、自杀倒也不是没有可能，起码来逻辑上貌似是说得通的，但我又感觉哪里又有一点不对劲，可乍一说还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劲.....”黄勋伸出一根手指挠着下巴，苦思冥想的说。

“什么是‘六级催眠’，前面还有五级吗？”朱梦珺说。

“转给你点关于这方面的基础资料，你可以看一下。”黄勋说，我们为了方便联系与讨论问题，就建立了一个我们三个加上王珂的四人聊天群，为了防止别人窃取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没什么好窃取的，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内容都是通过口头交流，基本没有在这里面说的），黄勋还特地利用技术手段对这个群进行了额外加密，别的不说，反正阻挡市面上常见的黑客入侵手段那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他发出资料后，我与朱梦珺的手机同时震动了一下，显示群里有新消息，打开一看，正是那段他所说的基础资料，上面是这么介绍六级催眠的：

“ 第一级催眠深度：很轻微，被催眠者不感觉被催眠，觉得完全清醒，简单肌肉放松——眼皮胶黏。在此阶段可以做减轻体重、戒烟等事。

第二级深度催眠：更加放松、浅睡，可操控被催眠者的较大肌肉，手臂强直。三级催眠深度：可以完全控制所有的

肌肉系统。例如：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无法走路、无法说出一个字，但并不是忘了那个数字；局部止痛；舞台催眠师，选择催眠对象至少要达 3 级以上；灵床催眠治疗师的工作范围，大都在这前三级内。

四级催眠深度：开始有失忆现象，被催眠者确实忘记数字、名字、地址等痛觉阻断——不觉得疼痛，只感到触摸；能做牙科工作、小手术。

第五级催眠深度：开始进入类梦游状态，完全麻醉，不感觉疼痛，也不觉得被触摸，有正性幻觉，可以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第六级催眠深度：深度类梦游状态，负性幻觉，看不见、听不见确实存在的事物或声音。”

我看完之后对朱梦珺说：

“你应该庆幸。”

“我庆幸什么？”朱梦珺说。

“庆幸如果这个于继晨医师真的拥有可以将人催眠到六级深度的能力的话，那么他催眠你肯定是轻而易举的，到时候他可能真会像日记里写的那样，趴在你身上舔遍你的全身，你还什么都不知道。”我说。

“哎呀！之前怎么没发现你也这么‘变态’呢！”朱梦珺打了我肩膀一巴掌后做了一个满脸“嫌弃”的表情说，她这会儿的脸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绝对就是非“猴屁股”

莫属，都红透了。而还没等着我回话，黄勋又突然进入了那种线索有重大进展的状态，他用力的一拍桌子，然后豁然站起，对着我俩说：

“我明白了！问题就在这里!”

“什么问题？”我问。

“关于让受害者进入四期梦境在梦游中自杀的问题，我现在有种预感，这个于医生绝对不是真凶，而是被那个真凶给当成替罪羊了!”黄勋说。

“替罪羊？为什么这么说？”朱梦珺问。

“很简单，刚才我们从很多方面分析，认为于继晨的职业、特长都特别符合完成这些案件的标准，但我们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即便是能将人进行六级催眠的人，也没有能力对人进行主动催眠。”黄勋说。

“你能不能直接把话说完？”我撇着嘴“不满”的说。

“呃——说白了就是催眠师要催眠一个人，最起码的前提是被催眠的人必须是自愿的，两个人完成这个过程的时要处在一个密闭、安静的环境里，被催眠者必须主动的去配合催眠师的催眠行为，这样才有可能进入理想的催眠等级，假设说被催眠者有抗拒心理的话，那么催眠师水平再高，也难以成功催眠，之前的律师和数学老师以及李万程的儿子，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三个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自愿接受了对方的催眠，然后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可是即便是六级

催眠也不可能让人在意识保持清醒的情况下还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更不可能让人在一瞬间就丧失抵抗能力，比如李万程儿子的情况。

另外，昨天船上死亡的那一家三口，他们都是在船上突然发生的问题，在这之前完全是正常人，并且他们身处的地点还是在人声不绝于耳的观光船上，那么就是说他们的情况并不符合被催眠的典型特征，地点也完全不满足实施高级催眠的条件，所以，说这三次案件中的受害者是因为遭到了深度催眠才做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在理论上是完全不成立的!”黄勋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深度催眠的同时又有某种精神类药物的配合，然后达成了受害者被害时的情况？”我说。

“这个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有精神类药物的话，无论剂量控制的再精确，也无法做到在身体里毫无残留，可尸检报告中重点检查的内容之一就是有无药物干预影响，但结果是完全没有，有两个受害者有药检阳性记录，第一个是李万程儿子体内有残存有一种未知药物，第二个就是那名用酒瓶自杀的男性死者，他在上船之前吃过晕船药，跟此事根本不挨边，而其余 3 人则都没有在近期服用或注射药物的记录。

至于李万程儿子体内的残留药物，那是一种私配的可以使肌肉溶解的毒性药物，与致幻、催眠、麻醉等相关方面都无关。

除非说于继晨手里有一种使用后可以在身体里没有任何残留，或者是无法被现有检测手段检测到的新药，同时这种新药还必须能与催眠术分别控制个体的意识和肉体，但要是往这个方向去想的话，可能性就太低了，还不去猜凶手有特异功能来的现实。

另外，用催眠术控制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被催眠的人不能有剧烈的活动，比如不能奔跑，不能跳跃，更不可能去格斗，只能做一些诸如写字、说话、慢速行走等简单动作，原理上说这是因为被催眠的人，其机体是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大脑也接近于‘零思维运转’，也就是头脑放空的状态，此时的肌肉与神经都进入了高度松弛之中，包括心跳也会降至能维持身体基本运作的最低水平，而在这种生理条件下是不支持人体进行剧烈活动的，可你们看看不论是律师、数学老师、李万程儿子还是船上的一家三口，他们死前不是有大肌群神经性痉挛等强烈的机体反应就是有诸如破口大骂、条船、挥舞酒瓶等剧烈的活动，试问谁又能在极端恐惧和歇斯底里的状态下，或者是可以感受到剧痛的情况下进入六级催眠的状态？说白了，他们上上的这些种种现象是都不可能出现在一个被催眠的人身上的。”黄勋说。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我说。

（未完待续）

530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23:34

今天发的内容又被抽了段，还是前面的两段，很久没出这种情况了，楼主这就来补发一下，为了保证不被再抽，楼主同时发文字与截图，好形成一个“双保险”:

531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23:36

“我刚想说这事儿来着，我先把几个已经确定的客观事实说一下，然后再给出结论：结合最早的‘选妃派对’袭击案，朱小姐，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系列的案子都在围着你转？”黄勋说。

“围着我转？有吗？”朱梦琚对黄勋这话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想想看，‘选妃派对’的袭击案就不用说了，你作为 12 个主要赞助商之一，然后袭击的时候你也在场。

接下来是学校门口那名老年受害者遇袭案，这个人骚扰女学生是你曾经报道过的事件。

然后是玉锦城小区那名老妇人遇害案，这个是王珂发现并最先通知你的，而王珂能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我想着不是巧合，当然了，我不是说王珂有嫌疑，而是说，这极有可能是凶手有意安排的。

再往后就是咱们四人去抓捕杨百发，你同样在场，并且基本全程目击了整个过程。

杨百发案结束之后，到目前为止，再次出现的三次凶案，同样都是你作为第一发现人，正如之前你自己分析的那样，这个凶手是算好了你的采访时间，然后提前将受访者杀害，好让你在采访时正好可以看到。

而昨天的一家三口死亡事件，或者再加上那名女孩的裸奔事件，同样都是有你在场。

总的来说，唯一一次与你没有直接接触的案件就是夜店天然气泄漏事件，但虽然你没说，可据我所知，这家夜店的老板之一，是你的好闺蜜，你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另外，当时你俩用餐的大排档距离夜店的距离并不太远，是听到爆炸声之后才赶过去的，虽然这样联系起来有一点牵强，但整体这么一分析，好像这些案件或多或少都围绕在你身边。

或者说，它们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围着你转’。”黄勋说。

“嗯——叫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这个意思，我的确认位律师和数学老师以及李万程儿子的那三个案子与前面的一系列事件有关，但是昨天船上的事情，以及江边裸奔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朱梦珺说。

“依照现有的信息，律师和数学老师也都是死于自杀，而且在死前还存在有非常骇人的自残行为，这与我们刚才分析的船上男子自杀行为极为相似，我认为，这三者都是在受到某种深度的精神控制之后，进入了类似四期梦境的状态，

以攻击性梦游的行为实施了自我伤害，而且，我还可以推测，这些人在自我伤害的时候，他们的主意识是清醒的，换句话说，这种精神控制，让凶手的意识‘占领’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在自残乃至自杀的过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对自己的伤害，可以清楚的体会到彻骨的疼痛，以及极端的恐惧情绪。

至于第三个，他是被人殴打致死的，可现场又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更可疑的是他完全没有被‘机械性控制’（注：所谓的‘机械性控制’，指的就是如捆绑、关押、蛮力制服等‘纯物理’的控制手段），并且连挣扎的痕迹都没有，就好像是再遭到殴打的时候连动都没动，完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情况，这种情况说明起码是他的身体，在一开始就已经被方用某种‘不着痕迹’完全左右了，而且身体与意识也遭到了这种外力的强行‘分离’，这就与上面两个遭到精神攻击后主体意识清醒但身体不听使唤，但同时还能感受到疼痛、恐惧的情况基本一致。”黄勋说。

“凶手的意识‘占领’了被害者的身体？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假设说他们也是被凶手‘拽’进了四期梦境中以梦游的状态完成了这一切呢？”我说。

“依据当然有，大致有二，一是我也查看过律师和数学老师以及李万程儿子的尸检报告，这三个人的大肌群在死前存在严重的痉挛现象，而两人身上又没有可以导致肌肉痉挛的病症，这样说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在死前遭受了极

大的痛苦，这是痛觉神经在向大脑发出信号后，身体无法摆脱伤害而产生的应激反应，不受意识与精神层面的左右，属于神经的反射现象，这个应该是凶手也没有办法消除的，而且他也可能乐见这种可以体现出受害人痛苦程度的情况出现，这对于他来说，也许还会有更大的心理快感，比如成就快感与发泄快感。

二是以上述推理为基础，他们三个能有如此剧烈的疼痛反应，就说明他们的意识在自残以及被殴打时绝对是处于清醒状态的，要不然只能相当于用刀子去切一个被深度麻醉的人，肉体虽然遭到了伤害，但并没有产生生理层面的痛苦，所以，意识清醒是他俩三个被害时做出这些反应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没有之一。而你以前还说过，人在自我保护意识的控制下是不允许做出如律师和数学老师两名受害者那样的自残行为的，李万程的儿子也不可能在没有被机械性束缚的情况遭到如此严重的殴打而一点挣扎都没有，那么三个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还能违背自我保护意识这样做，这说明当时有一个比他们的自我意识强大的多的东西，在控制着他们的身体，而我认为结合凶手极有可能会使用脑控武器的前提，这最接近现实的就是凶手通过精神控制的手段‘侵入’了他们的身体，并夺取了他们身体的‘控制权’。

其实按照咱们之前说脑控武器对于无防护的受害者进行攻击时，完全可以通过向其大脑输入错误信号来让他们在

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一系列动作，不管是自残还是自杀，换句话说，这一切原本都可以在剥夺受害者自主意识的前提下进行，但为什么要在他们意识清醒的情况进行能？答案就是凶手想折磨他们，让他们痛苦，让他们恐惧，不管是出于泄愤还是获得某种病态的快感，都有可能是凶手的动机。

至于梦游，普通的梦游者相比一个清醒的正常人，其感官是异常迟钝的，意识清醒的正常人在生理上有‘五感’，但梦游者则只有‘一感’，他们是体会不到痛觉的，如果痛觉很严重，则会把他们‘叫醒’，所以他们有这么强烈的疼痛反应，就肯定不是普通的梦游，而四期梦境中的梦游，则比较符合他们的情况，就是既是在梦境之中，还有强烈的感官反应，同时又能对自己或者是他们实施伤害行为，不过话有说回来了，能对受害者强行制造四期梦境的人，最有可能借住的外力，就是脑控武器的精神控制攻击。”黄勋说。

“那他这么做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围着我转’又有什么关系呢？”朱梦琚说。

“他应该是想用这些行为引起你的注意，或者是向你表达什么信息，这个信息你不用多想，可能很简单，甚至是简单到让人很无语。”黄勋说。

“这个我倒是也想到过，估计他知道我是个记者，想通过将这些信息在第一时间内透露给我，让我以媒体的方式传播出去，然后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感觉凶手如果真是这么考

虑的话，那我判断他应该是一个病态人格的患者，开始我考虑过‘表演型人格’，但后来感觉‘表演型人格’也不至于如此，到达这个程度应该算是‘歇斯底里人格’了，这个人肯定是因为特别想获得别人的认可，所以才做出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事来的。

不过出于警方对案件本身的高度保密，我即便是记者也不可能对外公之于众，案件存在本身的消息都是如此，就更不用说细节了，这一点恐怕我要让凶手失望了。”朱梦琚说。

（未完待续）

531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23:39

第一段的备用截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5108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5108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51090.png{EIMAGE}

（未完待续）

532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23:40

“没这么简单，活着说你只猜对了三分之一。”黄勋幽

幽的说。

“只猜对了三分之一？那其余的三分之二是什么？”朱梦珺不解道。

“这个凶手想通过你将这些案子的信息传播出去不假，但他要的并不是让外界芸芸众人都知道，那对于他的心理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要让你知道，并且挑衅警方。

放开挑衅警方是中间的三分之一，而最后那三分之一则是——假设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凶手暗恋你，而且已经很久了，换句话说，就是我要讲的答案：此人就在你的身边，是你生活中经常见到，或者最起码是认识你的人。”黄勋说。

“什么？！你说这个凶手暗恋我？这怎么可能呢？我身边哪有这么变态的人啊？我感觉他知道我是干嘛的是有可能的，但你说他暗恋我这就有点太‘耸人听闻’了吧？！”朱梦珺刚喝了一口咖啡，被黄勋如此一说差点喷出来，那样子像极了当初在奶茶店时那个老板说我俩是情侣时我的反应。

“你先别急，听我说，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犯罪心理，刑侦史上出现过无数起因为想引起暗恋对象注意而做出匪夷所思的案件的罪犯，在小学到初中乃至高中这个情窦初开的阶段，你想想是不是有一些男生会专门捉弄一些女生？比如往她们书里夹一个死虫子，给她们讲鬼故事，或者是在她们放学回家的路上躲在某个角落里跳出来吓她们一跳，又或

者是弄乱她们的头发等等等等，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凡是做出这种行为的男生，九成以上的几率是他们捉弄哪个女生，其实就是心仪哪个女生。

这事上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发生在1981年的美国总统枪击案，那时候有个叫约翰.辛克丽的富二代，为了引起自己心仪女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使用一支左轮手枪对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连开6枪，险些将其打死，虽然抢救过来了，但落下了终身残疾，而这人在其父出巨资的辩护之下，虽然以精神失常为理由免了牢狱之灾，但在三级精神病院里被关了35年，其实跟坐牢也没什么区别。

这个例子里的福斯特就是这种心理的典型，不过他有个比较明显的前提，就是他在做出刺杀行为之前对该女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追求，在未果之下才做出了此事，捉弄女生的男生往往没有展开追求，而是与女生保持着一种双方面或者是单方面的青涩的暧昧，这也就让他们的行为局限在暗恋对象本身，而经过公开追求没有得到，这才会触发在同样心理下，追求者做出一些用来引起暗恋对象注意的极端行为。那么，朱小姐，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谁追求你很久，但你基本没怎么搭理过的人？”黄勋说。

“你要问这个的话，不是我大言不惭：这种人太多了，有名有姓的土豪我就能数出十几个，要是加上那些不知斤两，以为没事送我个包包、鞋子就想跟我滚床单的土鳖暴发户和

富二代，那不少于50个。”朱梦珺一摊手，面带“无奈”的说，她这么一说吧黄勋也给说无语了。

“呃，那有没有典型？”黄勋一听“不少于50个”这句话跟我一样，也都是一愣，毕竟虽然知道朱梦珺是情场高手，但不在50之下这个数字的确对于这事来说是不小了，不过这不是重点，所以黄勋顿了片刻后便接着如此发问。

“典型？昨天你们认识的那个贾导演就是个典型。”朱梦珺说。

“这个我的确看出来了。”黄勋点了点头，但贾导演显然并不符合他心中的那个嫌疑人形象。

这事我之前在他夜里破解警方“二类保密档案”的防火墙时与他私下聊过，我说从船上也好，江岸上也罢的表现来看，贾导演的嫌疑实在是太大了，你难道不怀疑他吗？黄勋的回答则很简单，他说就是因为贾导演的嫌疑最大，才要首先排除在外，因为这些摆在明面上的线索对于一个智商超高的凶犯来说，最大的可能是障眼法而不是破绽，所以只有在其他所有有可能的嫌疑人全部排出之后，案件还没有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才能去调查他，这样做，如果他真的是真凶，则有两个好处，一来是不打草惊蛇，二来是前期已经排除了其他人，那么对付他，就可以集中全部精力，破案效率会高得多，只会坏处是如果真凶真的是他，那么他还可能在这期间伤害更多的人，但为了最终擒获真凶，这点风险与代价，

还是必须得承受的。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他作为私家侦探多年来对付高智商犯罪积累下的一条重要经验。

我是个破案的外行，听完他的话也感觉颇有几分道理，也就没再说别的。

言归正传，随后我们三个又讨论了好半天，虽然凭借着黄勋得到的警方内部资料以及他精准的推理，已经构建出了该凶手的部分轮廓，但想要真正确定是谁，还是难于登天。

（未完待续）

53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23:44

第二段的备用截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5117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51172.png{EIMAGE}

（未完待续）

53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2 23:49

楼主在这里说明一下，今天更新的内容（2018 年 11 月 02 日），从 5319 或 5320 楼开始看，看完后是 5321 或 5322 楼，看完的最后一段才是返回 5308 楼，这才是正确的阅读

顺序。

这是天涯系统“抽楼”造成的，把楼主之前发过的两段给误删掉了，所以楼主只能把前两段补发在第三段的后面，由此引起的阅读不便，还请各位看官谅解。

（未完待续）

53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3 01:4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的内容与几位看官提到过的问题有关，就是脑控武器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公开，二是权威，公开自不用说，而之所以是权威，是因为其出处十分考究，比如图 1、2、3、4 中的相关文章，出自《解放军报》，那是我军的官方报纸，自然是不会胡扯的，所以呢，文中内容的真实性是可以保证的，这和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耸人听闻故事，乱配图片的自媒体公众号上发出的内容完全是两个概念。

另外，在以后的正文中还会提到一些关于“脑控武器”的科普知识，有兴趣的看官可以注意一下。

总而言之一句话，“脑控武器”在现实中的确已经存在，而且其研制时间相当久远，虽然图 1、2、3、4 中提到基本都是美军的相关技术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实力那也不是盖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国“脑控无人机”的发展水平非常不俗，而它的本质其实与“脑控武器”

属于“一脉同宗”，也就是相同原理的技术下两种不同的成果，但内在是相通的，而如果将“脑控武器”的范畴扩展到与脑控有关的所有武器的话，那么“脑控无人机”其实也可以算作是“脑控武器”中的一种，毕竟控制普通无人机那是次要，控制“察打一体”一类的武装无人机才是主要的，除此之外，未来除了无人机，诸如坦克、装甲车辆、火炮，甚至是无人艇等武器平台都可以运用该技术，那么到时候它们在上述的宽泛含义上来说，都属于“脑控武器”。

不过当然了，正文说的“脑控武器”，还是狭义上的“脑控武器”，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直接影响与攻击目标思维、意识的武器及技术手段。

而有关“脑控无人机”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但限于本次更图的主题内容与篇幅，所以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不过以后正文中会专门提到的，届时楼主再单独发一点相关的公开资料，与各位看官们详细的聊聊。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5288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5288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5289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155289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52893.png{EIMAGE}

53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3 01:4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3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3 14:18

“结论是从利用手头资源进行推理以来，我们把杨百发的案件与这些案件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同一人所为，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一个事实就更明显了：

杨百发的尸检报告中显示他死前的肾上腺素与多巴胺水平超出了正常人数千倍，而你们在隆昌公寓碰到的那个猥亵犯也是肾上腺素暴增后突然变得悍勇无比，那么再于最近的几起案件结合起来一分析，我们还得绕回原点：控制和杀死这几个人的一定是脑控武器或者是类似的什么东西，总之不会是催眠，但肯定是要比催眠高级、厉害的多的东西，而这个于继晨医师有极大的几率与这一系列的案件根本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完全是被那个真正的凶手设计推到‘前台’‘挡枪’的。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凶手的目的绝不是只是想用于

继晨给自己‘挡枪’这么简单，从这人的作案手段、个人能力以及心理素质来看，他根本就不怕警方的任何调查，甚至是还在进行挑衅，有这种心态的人完全没有动机让别人给自己当挡箭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他甚至会完全相反——在内心深处担心别人不知道这些案子出自他的手中，朱小姐，把你的话再改一下，我认为他应该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表演型+歇斯底里人格’。”黄勋说。

“这倒也是，脑控武器通过从外界施加信号并刺激受害人大脑，使受害人大脑发出错误指令，导致体内各种激素水平飙升，并作出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这在技术上是说的通的，而且也比催眠术更加合理，可是我还是想不通，脑控武器是一种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高精尖武器，号称是‘21 世纪的大脑核武器’，目前能投资对该领域进行持续研究的国家，全世界一共只有 6 个，而因为投资力度大，实力雄厚而领先一步研究出阶段性成果，可以用于实战的则只有两个，也就是我国和美国，前苏联曾经也非常重视该技术的研究，但到了俄罗斯时代却已经因为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不到位而远远落后了。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一个藏在暗处，心理矛盾的凶手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种技术呢？即便得到了，他又是怎么能熟练操控脑控武器的呢？话又说回来了，做这一系列案件的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帮人？难道说这个幕后黑手其实是一个

庞大的团伙，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境外间谍机构在我国搞破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把此事上报给国安局处理，公安局肯定是无能为力的，可要这样考虑的话，从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些林林总总的受害者之中，貌似没有一个是能引起境外间谍机构感兴趣的啊，基本是那些富豪，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也都是搞房地产与汽车外加混娱乐圈的，与军事、科技、能源、政治等敏感领域关系都不大，所以这么一想，貌似又不对，可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这到头来还是又绕回‘死胡同’了。”我说。

“这些事我也考虑过了，但苦于没有突破口，我认为要想打破现在的困局，还得从凶手的作案动机上分析，都别说话，让我把这些细节都串起来想一想——”黄勋说着又从刚才那种有所发现而霍然站起的激动状态变成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双手托着脸，半低着头苦思冥想的状态，他也不去看电脑，在说完这话之后就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一个地方看，我俩见他前后反差这么大，也不敢去打扰他，生怕会扰乱了他的思路，甚至连一点额外的响声都不敢发出，就站在原地等，他看着金丝楠木制作的名贵茶几发愣，我俩就看着他发愣，在之后的足足 5 分钟时间里，整个工作室里除了他的笔记本电脑主机在运行时发出的微微“嗡嗡”声以外，就再无任何其它声音了，如果有，那就是我们在竭力控制的呼吸声。

大约 20 分钟后，他身子猛地向后一仰，双手用力的拍

了一下膝盖，这一下吓了我俩一跳，还没等反应，他先说：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而且是最有可能的可能!”

“有话快说!”我再次被他这么“一惊一乍”的做派给吓了一跳，便如此说。

“是这样的，我先将这些案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杨百发为代表的傀儡，他最先袭击的是参加‘选妃派对’的富豪和那些贪图虚荣的姑娘，然后又袭击了夜店，还特地杀死了私生活非常不检点，但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男一女，接下来便是学校门口的龌龊老头，以及玉锦城的恶毒老妇。

第二阶段：律师、数学老师、因为劣迹而被开除李万程儿子。

这两个阶段的作案手法实际上是呈一种“递进”关系的，就像从猥亵犯到杨百发那样，为什么说是递进呢？很简单，你们想想看，第一阶段的受害者死亡人数与受害总人数相比实际上是很少的，只有 4 人，第一个是参加‘选妃派对’的富豪，第二、三个则是夜店爆炸案中被烧死的那一男一女，第四个是那个在浴缸里被‘煮熟’了的恶妇，而且第一个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导致的意外死亡，与他同期受害的其他人都只是受伤而已，或者说，这一阶段的受害者，只是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就好似他在宣告自己要开始作案了一样。

根据已有案件的细节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这个凶手，

在儿时到青年阶段，一定有遭受过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具体说来，他应该是恋爱受挫，或者是由于自卑或其它什么原因不敢向暗恋已久的人表达心意，并且由此产生了对现代年轻男女较为开放的两性观产生了仇视情绪，尤其是仇视以机金钱作为媒介的两性关系，这是他策划袭击‘选妃派对’和夜店的心理动机，由此继续推理——他应该是一个外貌有一定缺陷，过着或者是经历过经济条件较为困难的生活的人，但是，他对这些人的仇恨又不至于痛下杀手，所以在作案的时候只是伤的多，杀的少。

再往下，他应该常看新闻，尤其会关注社会新闻，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有极大的愤慨，他要用他的手段去让这些人付出代价，这边是他袭击学校门口猥琐老头和恶毒妇人外加船上一家三口的心理动机，前两者代表的是为老不尊，后三者代表的是‘熊孩子’和护短的‘熊家长’，由此继续推理——他的成长环境比较暴戾，或者说因为某些家庭或个人的突变因素，导致他原本安逸的生活急转直下，由此让这个人产生了强烈的愤世嫉俗与‘以暴制暴’思想，与前面的经济困难相结合，可以得出起码在青春期到完全成年，也就是 16-30 之间的这段人格形成最为关键的时间段里，他要么过的并不快乐，甚至是相当痛苦，要么就是遭到了某种严重的打击。

然后，把时间‘拨’回到观光船事件之前，也就是按照

个人划分的第二阶段受害者，这个阶段的受害者虽然数量相对第一阶段要少的多，连个零头都不到，只有三人，但全部死亡不说，死的都还非常惨，而且还具有很强烈的仪式性：律师和数学老师以及李万程儿子这三人的死都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律师用利器切开了自己的嘴巴，并拔掉了所有牙齿镶嵌在身上，还拔掉了自己的舌头，这明显是在报复该律师在诉讼中颠倒黑白，为了金钱利益而罔顾事实，为虎作伥的行为，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一个没有最起码正义观的律师的为祸的手段都是依靠法律作为挡箭牌，通过钻空子去‘维护’有悖道德和正义却又‘合法’的实时，而律师以能言善辩著称，所以他就在控制住律师后，先彻底摧毁了他的‘发言’能力，最后再结束他的声明。

而数学老师，身上被批改作业和试卷的中性笔刻上数学公式，还用中性笔插进了他的会阴部，这是对这名老师暴力教学，师德败坏的打击。

至于李万程的儿子，他在看守所里经常性的刑讯逼供，以虐待嫌疑人为乐，结果他被柔性钝器殴打致死，而根据凶手的针对性，我认为那个打死李万程儿子的凶器，应该就是一根橡胶警棍，这有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思。

由此继续推理——凶手对制度和规定具有极强的反感，他讨厌一切规定，讨厌被人管束，说的明白点，就是他仇视法律，仇视学校，仇视一切用规定束缚他的地方，这个人内

心充满了反抗精神。

不过从作案手法及受害人结果的角度讲，那个被撒上菜叶煮熟的恶妇，其实也应该属于第二阶段的受害者，因为她的死亡其仪式性也很强，但老妇又貌似不是制度和规矩的代表之一，那么要么不算，要么算进去的话，也许凶手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遭到过老年女性的虐待或者是攻击，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阶段应该也在他的青春期之中，或者是前后。

但不论怎么说，凶手从最开始的‘象征性’晋升到了现在的‘仪式性’，同时也应该是在从宣告自己已经开始作案升级到了‘大展身手’，那么接下来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动作，我有种预感，下一次作案他一定会选择更具有针对性的目标，这个目标可能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个群体，而受害者将也不会再是一个人，也同样是一群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报复社会的案件为什么会与‘报复规矩’的案件相交叉呢？也就是老头和恶妇在前，一家三口在后，中间却多了律师和数学老师以及李万程的儿子，我认为他这是在表达一种对警方的蔑视，这不仅仅是挑衅，更是不屑。

他渴望在之前的袭击案中警方可以顺藤摸瓜查到他想让警方查到的东西，但警方的能力有点让他失望了，查来查去只查到了杨百发，而且动作还比我们慢了一步，所以他在之后又做了三件案子，并重复了一件之前发泄过的情绪，而

且后发生的三个案子中，三个直接安排让朱小姐作为第一发现人，是想让朱小姐把信息传达出去公之于众，但迫于警方的保密制度而没有得逞，然后他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了第四个案子，也就是‘翡翠公主’号上的一家三口案，这也是我在前面将案件分为两个阶段的时候，没有将这个案子算进其中任何一个阶段的原因，因为这个做下这个案子应该是他临时起意而为，与之前那些蓄谋已久的有本质不同，他之所以临时突然决定出手，是因为他希望让所有人都看见，希望警方可以沿着这些他留下的线索找到他，那么他如此处心积虑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警方知道。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疯狂的凶犯会不是拼命隐瞒自己的作案行踪，而是反而希望警方察觉并追查而来？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他渴望在完成这一切的发泄之后，和警方来一次正面的对决!”黄勋说。

“那也就是说，他同时也非常仇视警方。”我说。

“对，他仇视因为仇视规矩和制度而仇视法律，所以就不可能不仇视警方，而且，在这其中他最仇视的应该就是警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布一个局，引警方进去，然后来一场完全在他掌控之下的对决。

不过，说是对决应该也不正确，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他想用这一系列的案件最终引警方进入一个他设计好的陷阱之中，然后完成他酝酿已久的计划，发泄出他内心更深层次

的怒火。”黄勋说。

（未完待续）

533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3 14:32

“可是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他有什么资本设计一个可以对抗警方的陷阱呢？”朱梦珺说。

“这个限于现有线索还是太少，我现在还想不出来，就想他是如何利用脑控武器或者是类似技术完成袭击的一样。”黄勋说。

“如果他可以使用脑控武器对付警方，那么前提必须是他手中该武器的级别已经达到了可以攻击群体性目标的程度，起码具备一次性同时影响数十人的规模，这可是军用级级别的水平，是可以上战场投入实战的‘大杀器’，你确定他能有这种手段吗？”我说。

“唉，你说的这些我何尝没有想到呢，但是现在这个人布下的障眼法太多，我很难一时间把对方实现意图的具体手段猜出来，能猜出一个大致的目的轮廓就已经很难了。这样，我还是先看看警方那边怎么样吧，说不定已经有新进展了。”黄勋弯着胳膊用小臂跟手肘撑在膝盖上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起身回到他的电脑旁，继续使用入侵的方式获取警方的新线索。

不过看了半晌也没有收获，最后他一拍大腿，站起来对

我跟朱梦珺说：

“不行，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得去市局一趟，最好能见到那个李局长，跟他谈一谈。”

“你找他干什么？”朱梦珺说。

“告诉他于继晨这事有猫腻，让他别轻举妄动，如果贸然派出警力采取行动，极有可能会中了这个幕后黑手的算计！”黄勋说的一脸认真，没有半分开玩笑的样子，我也知道以他的脾气，在这种事情上不可能开玩笑，但他这个说法，的确有点不靠谱，想到这里我便接话说：

“那李局长是个牛脾气，听不进去别人的话，你就这么唐突的去找他，估计不仅提醒的目的达不到，搞不好他还能拘留你，我就被他这么威胁过，当然了，最有可能也是最直接的结果是你压根儿就见不到他。”

黄勋显然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他没回我的话，而是转脸看向朱梦珺，朱梦珺跟李万程的私交甚好，这个我俩都知道，而黄勋这个眼神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是想让朱梦珺帮忙，朱梦珺那是何等的伶俐，一看就懂，但她显得很矛盾，抱着胳膊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走了三五个来回，最后用一种下定决心的口气说：

“我只能帮你见到他，其余的我就无能为力了。”

“好，只要能见到他就行，其他的就交给我了。”黄勋一看朱梦珺答应了，显得有点兴奋，当即说道。

（未完待续）

53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3 14:47

随后，我们三个就上车赶往市局去找李万程，从上路到进入他的办公室，这整个过程都很顺利，但谈话的结果则在我的不乐观意料之内，黄勋将自己的推理提炼出精华，言简意赅的给李万程说了一遍，并表达出了自己的担忧，这次谈话中看得出黄勋是有点真着急，因为他以前对待警方时，都尽力避讳自己是私家侦探的这个身份，但今天却开诚布公的挑明了自己此次到上海乃至找他的来意，只是把朱梦琚与贾导演给撇干净，其余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而李万程以一个不耐烦的表情听完之后，先是冷哼了一声，随后说：

“你说你是干什么的？私家侦探？哎呦，上海也有一些干这个行当的，属于灰色职业，你们不就会调查个婚外情、还是孩子他爹是哪个、遗产继承权归谁是谁之类的杂碎事情吗？这种刑事案件你们也能管得了？我警告你，少插手自己管不了的事情，省的引火烧身。”

“李局长，即便你不想把我的忠告当回事，但也请你尊重我的职业，我们这一行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它弥补的就是警方和法律的空白，在刑事案件之外还有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照样重要，没有土壤就不会生长出这个职业，所以，请你不要用‘杂碎’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业务，更不要用‘灰

色职业’这种词汇来形容我们这个职业本身。”黄勋说。

“还‘你们这一行’？”我听着都感觉好笑，你们不是灰色职业者是什么？难道是黑色吗？在我看来你们跟在路边贴小广告和造假印章的人没什么区别!”李万程这话说的可以说是极其难听和刺耳乐，我一来听不下去，二来心里一紧，害怕黄勋再上来脾气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这样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朱梦琚则更是在一旁直皱眉头，因为这当着她的面这么说黄勋，完全是不给她面子，本来看朱梦琚的样子，她应该是思量再三想插嘴缓和一下气氛，但黄勋那也是血性汉子，被人面对面、脸对脸的说成这样，自然也是怒火攻心，他当即眼眉一挑，回道：

“你叫我们灰色职业者，其实就跟我们叫你们是条子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为此感到愤怒的话，那你首先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先学会尊重别人。”

“朱梦琚！这是你朋友？我再给你最后一次面子，让他赶紧滚出我的视线，要不是看在你的份儿上，我现在可以‘收拾’他！真要那样我想你也清楚是个什么后果！我现在就给你们三个 10 秒钟时间！赶快滚!”李万程被激怒了，他拍着桌子咆哮道。

这次轮到黄勋冷哼了一声，他站起身来在临走之前对李万程说：

“送机一句话：‘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你会后悔的。”

说完便拂袖而去，朱梦琚这能说会道不饶人的嘴巴这次也“哑巴”了，因为这次和上次李万程“怼”我不一样，那次他生气归生气，但情绪还在控制之内，但这次他完全是“生气”升级到了“暴怒”，用词也从当初的“拘留”这种正规的行政用语变成了“收拾”这种明显带有威胁性质的语言，所以朱梦琚一看形势都这样了，自己再强行和李万程“互怼”，那绝对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至于我，这次不是发言的主角，主角是黄勋，他都走了，我当然就更说不了别的，便只能与朱梦琚跟在他后面一起离开。

（未完待续）

53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3 14:49

第一段又给删了，补发！

53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3 14:53

“结论是从利用手头资源进行推理以来，我们把杨百发的案件与这些案件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同一人所为，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一个事实就更明显了：

杨百发的尸检报告中显示他死前的肾上腺素与多巴胺水平超出了正常人数千倍，而你们在隆昌公寓碰到的那个猥亵犯也是肾上腺素暴增后突然变得悍勇无比，那么再于最近

的几起案件结合起来一分析，我们还得绕回原点：控制和杀死这几个人的一定是脑控武器或者是类似的什么东西，总之不会是催眠，但肯定是要比催眠高级、厉害的多的东西，而这个于继晨医师有极大的几率与这一系列的案件根本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完全是被那个真正的凶手设计推到‘前台’‘挡枪’的。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凶手的目的绝不是只是想用于继晨给自己‘挡枪’这么简单，从这人的作案手段、个人能力以及心理素质来看，他根本就不怕警方的任何调查，甚至是还在进行挑衅，有这种心态的人完全没有动机让别人给自己当挡箭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他甚至会完全相反——在内心深处担心别人不知道这些案子出自他的手中，朱小姐，把你的话再改一下，我认为他应该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表演型+歇斯底里人格’。”黄勋说。

“这倒也是，脑控武器通过从外界施加信号并刺激受害人大脑，使受害人大脑发出错误指令，导致体内各种激素水平飙升，并作出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这在技术上是说的通的，而且也比催眠术更加合理，可是我还是想不通，脑控武器是一种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高精尖武器，号称是‘21 世纪的大脑核武器’，目前能投资对该领域进行持续研究的国家，全世界一共只有 6 个，而因为投资力度大，实力雄厚而领先一步研究出阶段性成果，可以用于实战的则只有两个，

也就是我国和美国，前苏联曾经也非常重视该技术的研究，但到了俄罗斯时代却已经因为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不到位而远远落后了。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一个藏在暗处，心理矛盾的凶手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种技术呢？即便得到了，他又是怎么能熟练操控脑控武器的呢？话又说回来了，做这一系列案件的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帮人？难道说这个幕后黑手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团伙，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境外间谍机构在我国搞破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把此事上报给国安局处理，公安局肯定是无能为力的，可要这样考虑的话，从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些林林总总的受害者之中，貌似没有一个是能引起境外间谍机构感兴趣的啊，基本是那些富豪，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也都是搞房地产与汽车外加混娱乐圈的，与军事、科技、能源、政治等敏感领域关系都不大，所以这么一想，貌似又不对，可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这到头来还是又绕回‘死胡同’了。”我说。

“这些事我也考虑过了，但苦于没有突破口，我认为要想打破现在的困局，还得从凶手的作案动机上分析，都别说话，让我把这些细节都串起来想一想——”黄勋说着又从刚才那种有所发现而霍然站起的激动状态变成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双手托着脸，半低着头苦思冥想的状态，他也不去看电脑，在说完这话之后就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一个地方看，

我俩见他前后反差这么大，也不敢去打扰他，生怕会扰乱了他的思路，甚至连一点额外的响声都不敢发出，就站在原地等，他看着金丝楠木制作的名贵茶几发愣，我俩就看着他发愣，在之后的足足5分钟时间里，整个工作室里除了他的笔记本电脑主机在运行时发出的微微“嗡嗡”声以外，就再无任何其它声音了，如果有，那就是我们在竭力控制的呼吸声。

大约20分钟后，他身子猛地向后一仰，双手用力的拍了一下膝盖，这一下吓了我俩一跳，还没等反应，他先说：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而且是最有可能的可能!”

“有话快说!”我再次被他这么“一惊一乍”的做派给吓了一跳，便如此说。

“是这样的，我先将这些案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杨百发为代表的傀儡，他最先袭击的是参加‘选妃派对’的富豪和那些贪图虚荣的姑娘，然后又袭击了夜店，还特地杀死了私生活非常不检点，但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男一女，接下来便是学校门口的龌龊老头，以及玉锦城的恶毒老妇。

第二阶段：律师、数学老师、因为劣迹而被开除李万程儿子。

这两个阶段的作案手法实际上是呈一种“递进”关系的，就像从猥亵犯到杨百发那样，为什么说是递进呢？很简单，你们想想看，第一阶段的受害者死亡人数与受害总人数相比

实际上是很少的，只有 4 人，第一个是参加‘选妃派对’的富豪，第二、三个则是夜店爆炸案中被烧死的那一男一女，第四个是那个在浴缸里被‘煮熟’了的恶妇，而且第一个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导致的意外死亡，与他同期受害的其他人都只是受伤而已，或者说，这一阶段的受害者，只是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就好似他在宣告自己要开始作案了一样。

根据已有案件的细节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这个凶手，在儿时到青年阶段，一定有遭受过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具体说来，他应该是恋爱受挫，或者是由于自卑或其它什么原因不敢向暗恋已久的人表达心意，并且由此产生了对现代年轻男女较为开放的两性观产生了仇视情绪，尤其是仇视以机金钱作为媒介的两性关系，这是他策划袭击‘选妃派对’和夜店的心理动机，由此继续推理——他应该是一个外貌有一定缺陷，过着或者是经历过经济条件较为困难的生活的人，但是，他对这些人的仇恨又不至于痛下杀手，所以在作案的时候只是伤的多，杀的少。

再往下，他应该常看新闻，尤其会关注社会新闻，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有极大的愤慨，他要用他的手段去让这些人付出代价，这边是他袭击学校门口猥琐老头和恶毒妇人外加船上一家三口的心理动机，前两者代表的是为老不尊，后三者代表的是‘熊孩子’和护短的‘熊家长’，由此继续推理——他的成长环境比较暴戾，或者说因为某些家庭或个

人的突变因素，导致他原本安逸的生活急转直下，由此让这个人产生了强烈的愤世嫉俗与‘以暴制暴’思想，与前面的经济困难相结合，可以得出起码在青春期到完全成年，也就是16-30之间的这段人格形成最为关键的时间段里，他要么过的并不快乐，甚至是相当痛苦，要么就是遭到了某种严重的打击。

然后，把时间‘拨’回到观光船事件之前，也就是按照个人划分的第二阶段受害者，这个阶段的受害者虽然数量相对第一阶段要少的多，连个零头都不到，只有三人，但全部死亡不说，死的都还非常惨，而且还具有很强烈的仪式性：律师和数学老师以及李万程儿子这三人的死都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律师用利器切开了自己的嘴巴，并拔掉了所有牙齿镶嵌在身上，还拔掉了自己的舌头，这明显是在报复该律师在诉讼中颠倒黑白，为了金钱利益而罔顾事实，为虎作伥的行为，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一个没有最起码正义观的律师的为祸的手段都是依靠法律作为挡箭牌，通过钻空子去‘维护’有悖道德和正义却又‘合法’的实时，而律师以能言善辩著称，所以他就在控制住律师后，先彻底摧毁了他的‘发言’能力，最后再结束他的声明。

而数学老师，身上被批改作业和试卷的中性笔刻上数学公式，还用中性笔插进了他的会阴部，这是对这名老师暴力教学，师德败坏的打击。

至于李万程的儿子，他在看守所里经常性的刑讯逼供，以虐待嫌疑人为乐，结果他被柔性钝器殴打致死，而根据凶手的针对性，我认为那个打死李万程儿子的凶器，应该就是一根橡胶警棍，这有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思。

由此继续推理——凶手对制度和规定具有极强的反感，他讨厌一切规定，讨厌被人管束，说的明白点，就是他仇视法律，仇视学校，仇视一切用规定束缚他的地方，这个人内心充满了反抗精神。

不过从作案手法及受害人结果的角度讲，那个被撒上菜叶煮熟的恶妇，其实也应该属于第二阶段的受害者，因为她的死亡其仪式性也很强，但老妇又貌似不是制度和规矩的代表之一，那么要么不算，要么算进去的话，也许凶手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遭到过老年女性的虐待或者是攻击，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阶段应该也在他的青春期之中，或者是前后。

但不论怎么说，凶手从最开始的‘象征性’晋升到了现在的‘仪式性’，同时也应该是在从宣告自己已经开始作案升级到了‘大展身手’，那么接下来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动作，我有种预感，下一次作案他一定会选择更具有针对性的目标，这个目标可能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个群体，而受害者将也不会再是一个人，也同样是一群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报复社会的案件为什么会与‘报复规矩’的案件相交叉呢？也就是老头和恶妇在前，一家三

口在后，中间却多了律师和数学老师以及李万程的儿子，我认为他这是在表达一种对警方的蔑视，这不仅仅是挑衅，更是不屑。

他渴望在之前的袭击案中警方可以顺藤摸瓜查到他想让警方查到的东西，但警方的能力有点让他失望了，查来查去只查到了杨百发，而且动作还比我们慢了一步，所以他在之后又做了三件案子，并重复了一件之前发泄过的情绪，而且后发生的三个案子中，三个直接安排让朱小姐作为第一发现人，是想让朱小姐把信息传达出去公之于众，但迫于警方的保密制度而没有得逞，然后他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了第四个案子，也就是‘翡翠公主’号上的一家三口案，这也是我在前面将案件分为两个阶段的时候，没有将这个案子算进其中任何一个阶段的原因，因为这个做下这个案子应该是他临时起意而为，与之前那些蓄谋已久的有本质不同，他之所以临时突然决定出手，是因为他希望让所有人都看见，希望警方可以沿着这些他留下的线索找到他，那么他如此处心积虑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警方知道。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疯狂的凶犯会不是拼命隐瞒自己的作案行踪，而是反而希望警方察觉并追查而来？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他渴望在完成这一切的发泄之后，和警方来一次正面的对决!”黄勋说。

“那也就是说，他同时也非常仇视警方。”我说。

“对，他仇视因为仇视规矩和制度而仇视法律，所以就不可能不仇视警方，而且，在这其中他最仇视的应该就是警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布一个局，引警方进去，然后来一场完全在他掌控之下的对决。

不过，说是对决应该也不正确，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他想用这一系列的案件最终引警方进入一个他设计好的陷阱之中，然后完成他酝酿已久的计划，发泄出他内心更深层次的怒火。”黄勋说。

（未完待续）

53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3 14:59

今天更新的又被“抽楼”了，5345 楼是重新发的第一段，阅读的时候请从那一层开始，然后才是 5341、5343 两层，阅读顺序是：5345 楼-5341 楼-5343 楼，给各位看官带来的阅读不便，还请见谅。

53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4 00:11

5345 楼的内容又被删了，这次为了防删就再用截图重发一遍：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8802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158802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8803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8803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88038.png{EIMAGE}

53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4 00:12

刚才 5345 补发的又被“抽楼”了，在 5365 楼用截图再发一遍，阅读的时候请从那一层开始，然后才是 5341、5343 两层，阅读顺序是：5365 楼-5341 楼-5343 楼，给各位看官带来的阅读不便，还请见谅。

53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4 02:4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贴两张有关私家侦探的常识性知识的文字截图，图 1 是美国私家侦探的收费标准，图 2 是私家侦探在欧美地区通常情况下的作用和破案率，抛开这个职业的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色彩之外，其实干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没名气挣钱就少，没路子还很难破案，而想要有名气就得破大案，而想要破政府司法机构都没有办法的大案，那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的。

这两段内容之前一直就想发，但也是忘了好几次，这次算是补上，而发这个的目的主要是想说明这一行并不好干，尤其是黄勋这样的“孤胆英雄”式的私家侦探（注：虽然也有团队式的，但水平参差不齐，低水平的私家侦探团队通常因为协调不当，还不如一个人的效率高），对个人能力的要求就更高了，而能做到黄勋那一步的，几乎就相当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体育生练到了奥运冠军一样，是行业里最顶尖的存在,所以他才敢要比图 1 中的收费标准搞得多得多的报酬，虽然有比他更高但能力却未必更强的。

综上所述，以他的水平，远不能代表整个行业的水平，不是因为他不行，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的业务能力太强，是一般私家侦探根本无法企及的。

（注：图 1、2 中的内容摘自章莹颖失踪案后其家人在美国雇佣私家侦探辅助找人并破案的相关新闻资料）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8958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589584.png{EIMAGE}

53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4 02:4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3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4 14:29

（二十九）圈套

回去的路上很沉闷，谁也不说话，黄勋看着窗外不知道又在琢磨着什么，等回到工作室之后，他照样打开电脑继续查看警方最近的调查进展。

他看了一会儿随后对我们说：

“你们过来看，这是一条新消息，警方已经开始部署抓捕行动了，准备先强行控制住于继晨。”我其实从这一点上挺佩服他的，因为从很多细节上都能看的出他十分热爱私家侦探这个职业，只要是破案有了新进展，他立马就能从之前的不愉快中脱离出来，进入到一种兴奋的工作状态当中去。

话说回来，等我们俩刚凑到跟前还没把上面的文字信息看清楚，就又蹦出一条新的来，黄勋看罢后惊呼道：

“我 C！抓个医生需要这么大的阵仗吗？！”

跟着他的话，我看到最新的一条信息是警方为了这次抓捕任务启动了“特重大警情处置预案”，我对这套预案的分量还是有点了解的，但朱梦珺不清楚，她便问：

“什么阵仗？有多大？”

“能用得着这句话的行动，前提是抓捕的对象必须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才行，只是手持利刃的变态杀人狂都不足以用的上这句话，只有手持枪械等杀伤力强大的火器的人，

才能‘配的上’这种‘待遇’，或者说这与审判时加上‘社会危害性极大’这个定性差不多是一个性质，那么按照常理来推断，难道这个于继晨手里有枪械一类的武器？而且还开枪拒捕或者是抓住人质和警方对峙了？”黄勋说。

“有这么严重吗？你这么一说感觉是在形容一个悍匪啊，可于继晨的样子怎么也联系不到悍匪的身上去啊。”朱梦琚说。

“先等等，我看看警方的具体部署就知道了。”黄勋说，说着，他便开始了进一步的操作，我不得不佩服这小子的网络攻坚能力，突破网警布置的一般防线而进入警方内网查询资料，对于他来说就像逛淘宝一样轻松，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也就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结果便出来了，他嘟囔着念道：

“三辆全防护防爆装甲车，36 名特警待命，配发装备：22 支 95 式自动步枪、4 具 38 毫米转轮防爆发射器、4 支 85 式狙击步枪、2 支高精度狙击步枪.....

还有一个武警中队负责外围，这.....这哪里是抓一个嫌犯，简直是去打仗的意思，看来于继晨手里的确有很危险的武器，是不是脑控武器就不知道了，如果是的话，这次抓捕行动估计不会很顺利。”黄勋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朱梦琚问。

“于继晨上班的那家私立医院在什么地方？”黄勋问。

“在浦东新区，怎么了？”朱梦珺说。

“嗯——不行，只在这里看警方的材料完全不够，我们得亲自走一趟，到现场去看看，这就出发。”黄勋拉着长音思考了片刻后突然站起来如此决定道。

“我们也去？没这个必要吧？即便于继晨不是真凶，那看这个架势估计也跟此案脱不了干系，而且警方触动了这么多人马，我们去凑什么‘热闹’？”朱梦珺说。

“就是因为警方去的人多我们才更有去的必要，因为这是在往那个幕后黑手想要的方向发展！他就是想让警方大动干戈！而具体他要做什么，怎么做，你想搞清楚真相，那咱们就必须得走一趟，去？还是不去？我这可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而是在询问你。”黄勋说。

“好吧好吧，你既然这么说了，那去就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正又不是抓我们。”朱梦珺一看黄勋如此认真，便只好说道。

结果我们三人正要出门，门刚刚打开，就在门口碰见准备按响可视电话门铃的贾导演，贾导演看到我们“主动”开门，便先开口说：

“哎！三位这是要去哪里啊？”

“案子有新进展，我们得去现场勘查一下，时间紧迫，得马上就走。”黄勋说。

“哦呦！这种事情我最感兴趣啦，带上我一起吧！”贾

导演说，说句真心话，无论贾导演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感觉他“贱兮兮”，这与口音无关，主要是因为他那副做派以及对他之前留下的印象。

“那就赶紧跟上!”黄勋说，因为没工夫跟他闲扯，所以介于如果拒绝他的话肯定又要费一番口舌的考虑，他就直接答应了，贾导演自然是非常乐意，黄勋说完之后没等他回答随即下楼而去，我们三个就在后面跟着，到了楼下，本来想坐朱梦珺的车，但在贾导演的强烈要求下换成了他的车，不过他这人平时说话拉拉扯扯，但开起车来却是一副好厉害的样子，颇有点城市赛车手的感觉，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车子挂着风就向着目标扬长而去。

（未完待续）

53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4 14:36

与朱梦珺相比，贾导演好像更加熟悉上海复杂的交通情况，因为朱梦珺开车主要在大街道之间穿行，如果需要去一些比较难找的地点，还要利用车载导航系统进行辅助，但贾导演完全不使用任何设备，加起油门来就是一阵疯跑，而且大部分时候他开的车子都没有在主干道上行进，而是穿梭在大量拐弯抹角的楼宇小道之间，一开始甚至担心他到底认不认路，是不在瞎开，朱梦珺还因为这个问过他：

“喂，你认不认识路啊，我们很急的!”

“放心吧小珺珺，要比对上海交通往网的熟悉程度，我绝对可以‘吊打’任何一个老出租车司机，你看我走的这些路好像都不是什么‘好路’，但却是最近的路!”贾导演呲牙一笑，自信的回道，并在话音一落的瞬间，猛的一打方向，车子钻进了一条好像是正在施工的地铁通道之中，看见这车子冲进来，还有两三个工人模样的人在用力挥手，那意思应该是让我们离开，传达这条路不能走的意思，但车子的速度很快，贾导演也更没有要停下的架势，所以一转眼那几人便已经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贾进科，别说我没警告你，你要是敢乱开耽误我们的时间，小心我打爆你的‘狗头’!”朱梦珺从副驾驶的位置上指着贾导演大叫道，这次贾导演没有回答，而是脚下发力，让车子的速度更进一步，最后直奔着远处的一点亮光而去，随着距离的迅速拉近，那点亮光也在迅速放大，最后所有人眼前一亮，车子完全冲出了隧道，又往前跑了几十米，接着一个急转弯，贾导演这才喊了一声：

“到了!”

我们三人“一脸懵X”，贾导演说：

“真的到了，不信你们看看撒!”

被他一提醒，这才反应过来，与他一起一共四人下车，抬头望去，眼前果然矗立着一座医院，经过对比，这正是我们要来的目的地，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在它的北门。

看看时间，从离开工作室到到达这里，前后一共用了不到 10 分钟，比导航上规划的 30 分钟节约了三分之二还多，朱梦珺啧啧称奇的说：

“哎呦，以前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两下子啊。”

“嘿嘿，我身上你不知道的长处还多着呢。”贾导演说，他这句话里刻意加重了那个“长”字的发音，同时脸上还浮现出一副不怎么纯洁的笑容。

“去死!”朱梦珺白了他一眼之后说。

随后，我们四人从北门进入，到了于继晨办公室所在的办公楼前，发现这里早已被警方团团包围了起来。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要是能有个熟人人帮忙打听一下就好了，这种即时性信息用技术手段查不到。”黄勋说。

“这个好说，这点事儿我还是做得到的。”朱梦珺与警方的关系非常熟络，她主动请缨，大步走到跟前，果然三两句就与其中一名警员攀谈了起来，两人你来往我说了几句话后朱梦珺又走了回来，她说：

“还好，并没有发生什么事，现在于继晨已经被控制住了，只是还在楼里没被押出来，他根本没有什么枪，只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搜出来一支发射 BB 弹的气弹枪，几乎没有杀伤力。进入楼内的特警与武警已经准备往外撤了，总体算是有惊无险吧，不过，咱们这一趟，其实也算是白跑了。”

朱梦珺以为这话会让黄勋松一口气，结果黄勋听了这段

话，脸上凝重的表情不仅没有放松，眉头反而皱的更加紧了，他并没有直接回朱梦珺的话，而是指着不远处住院楼右侧一座金属高塔问：

“那座塔是干什么用的？”

“那是一座电视信号接收塔，以前这座病房楼是一座老干部养休所，电视塔是专门给它建的，用来给老干部增加电视节目的接收量，可以收看到很多国外的电视台，后来这里被这家私立医院的母公司收购之后，这座接收塔也就跟着一起被收购了，所以现在还在使用，作用还是用来增加收看电视台的数量，不过服务对象是病房楼里的病人，相当于一个网络电视的信号基站吧，不过能住在那里的病人，基本都是经济条件在小资阶级以上的。”朱梦珺说，她刚刚说完，黄勋便接着问：

“它能发射信号吗？”

“呃——具体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它在应急的时候可以作为发射塔使用，有一次刮台风损坏了机场塔台，结果就是用它发送信号与一架失联客机联系上的，这事还是我做的头版报道。”朱梦珺说。

“叫你们的人快出来！快快快！这是一个圈套！圈套！”黄勋几乎没等朱梦珺把话说完，就狂奔起来，对着不远处负责警戒的警员大喊起来，我们三个被他这一反应吓了一跳，跟在后面跑想拉住他，不过他的叫喊已经引起了警员的注意，

有三名警员迎面走过来问我们怎么回事，双方还未说话，整个病房楼里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砰砰砰”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从窗户里还能隐约看见大量自动武器火力全开后产生的闪烁枪焰，而部署在楼外制高点等有利地形上的狙击手也开始向内频繁开火，场面一时间混乱到了极点。

（未完待续）

53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4 14:51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朱梦珺说。

“这是那个真凶搞的鬼，我们得破坏掉那座信号塔，快点走!”黄勋喊道。

三名警员本来想要阻拦我们，结果听见枪声之后也是懵了，一个恍惚之间，黄勋已经从他们身旁跑过，我们仨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路黄勋一边跑一边问：

“怎么找到那座信号塔？它的基座在什么位置？”

“它建在病房楼的后院，不过后院是全封闭式的围墙，所以要想过去的话，就得先从病房楼的正门进入，再从后门出去，然后就能到后院看见那座信号塔。”朱梦珺说。

“也就是说得穿过病房楼？”黄勋问。

“是的!”朱梦珺确定道。

我听到这里心里就是一沉，里面现在情况不明，而且还

正发生激烈交火，我们就这么往里闯，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朱梦琚与贾导演完全是标准的“非战斗人员”，他们根本无法应对面前正在发生的这种情况，不过事已至此，打退堂鼓是肯定不行的，只能硬着头皮上，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就已经跑到了正门，黄勋一马当先将冲了进去，随后四人全部进入，不过非常非常奇怪的是，在外面还激烈堪比枪战大片的密集枪响在冲进正门的那一瞬间却突然变的鸦雀无声，整个病房楼里安静的吓人，就犹如楼内的空气凝固住并隔开了所有噪音一般，我能听见的，除了四人跑进来时候还在空荡大厅里回想的脚步声与我们粗重的呼吸声外，就再无其它声音。

“有点不太对劲啊！怎么没声音了？”我说。

“这楼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朱梦琚说。

“先别管这些了，咱们先找到那座信号塔再说，现在往哪儿走？”黄勋说。

“往这边走。”朱梦琚说，在她的指引下，我们拐过了右侧的一个走廊，按照她的说法，拐过这个走廊之后就能看到一个出口，从出口出去，便是病房楼的后院，而信号塔就立于后院之中，可是等我们转过走廊的时候却傻眼了：

眼前没有什么出口，只有一条更长的走廊，这个走廊两侧都是那种只有精神病院在有的厚重横拉式铁门，而且这条走廊从结构上看应该是完全内置于楼里的，没有任何采光，

即便是再白天，照明也完全依靠走廊上的灯光，不过这里的灯光十分昏暗，发出那种幽幽的光，而且还时不时的发出“滋滋”的声音并无规律的闪烁，给人一种强烈的逼仄感乃至压迫感。

“小珺珺，你带的路有没有谱啊？怎么这里搞得像恐怖片似的？”贾导演一脸不安的问朱梦珺，其实他这话也是其余三人的统一想法。

“不应该啊，我不记得这里还有这么一条走廊啊？这些门是哪里来的？要不先过去看看？”朱梦珺倒是没有表现出什么害怕的迹象，只是用纳闷儿的口气说。

“走，如果真不是那大不了就退回去，从外墙翻进去，医院的墙，只要不是疯人院（注：“疯人院”是欧美国家对精神病院的称呼，至于精神病院的墙高，只有监狱、看守所等关押犯人、嫌疑犯的场所才能与其相比，而黄勋用这个词，则出于口语习惯，才如此说）的，那就还翻得过去。”黄勋说。

他现在是我们四人的主心骨，他既然这么说了，我们三个就跟上，穿过这条悠长的走廊后，尽头是一扇白色的双开门，由于没有其它出口，我们只得选择它，当将其拉开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漆黑，虽然没有画面，但却有一股极其浓重的血腥味钻入鼻孔，我凑到墙边用手摸索，想要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摸到一个灯光开关什么的，结果摸到了一手的粘

腻感，不过同时倒也真摸到了一个上下按动结构的开关，我往下一按，头顶冷冷的白光一闪，面前的能见度骤增，刚才的一片漆黑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画面，我也知道那股血腥味是从哪里产来的了——

面前的这间房里，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水池，确切的说是一个血池，池子里充满了血红色的液体，而血池的两侧则是各种被肢解的尸体，头顶有大量肉钩，上面挂着手臂、大腿以及人头，满地都是没来的激清洗掉的血污，或者说，做这件事的人压根儿就没有想去清洗。

“啊!!! ——”朱梦琚眼见此景再也淡定不住了，当场被吓得失声叫了出来，随后她在画面与气味相结合的强烈冲击下，抛到一边手扶着墙角开始剧烈的干呕起来，说实话，我的胃里也有点翻江倒海之感，不过我倒不是害怕这血腥至极的场面，只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这么重的血腥味熏的有些受不了，除了朱梦琚，贾导演的脸色也不好看，只有黄勋最镇定，他皱着眉头说：

“这下可‘玩儿’大了，这里居然还是一家‘杀人医院’，看来走错地方了，这里是个是非之地，咱们赶紧退回去!”

长话短说，拉上还在干呕的朱梦琚，四人又顺着走廊往回走，但等走到来时的拐角之后，一转过去，发现有一条与前面那条一模一样的走廊出现在了眼前，我说：

“这是什么鬼？在医院里碰上‘鬼打墙’了？”

“再走走看!”黄勋说。

的确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重复刚才的一幕：走到拐角拐弯，就是一个与之前一模一样的走廊，再拐还是如此，拐了不下十次，感觉腿都跑软了，情况依然如故，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四人个，包括最镇定的黄勋，也开始有点慌了，朱梦珺说：

“这楼是‘回’字形的吗？”

“‘回’字形的那也得有出口啊，再说了，即便真是有四条走廊，即便它们的设计也都是一样的，那怎么可能连墙角少了块墙皮的细节都是一样的？后面这四五次我都仔细观察过了，每次在这里都有这么一块墙皮缺损，从逻辑角度来说，我们就是一直在原地转圈。”我指着左边墙角处的一块缺墙皮缺损说。

（未完待续）

538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5 02:3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的比较随便，就发一张简易金属电视信号接收/发射（如朱梦珺所说，其以接收为主）的图，那所医院病房楼后面的电视塔就是这种构造与类型的（当然在细节上肯定有所不同，但大致结构基本一致）。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623325.png{EIMAGE}

54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5 02:3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40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5 14:45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跑来跑去一直在围着同一条走廊来回跑，可这从空间上根本说不过去，这不是‘鬼打墙’那种利用脚步与参照物形成判断误差可以解释的现象。

另外，朱小姐，你确定你来过这个地方吗？”黄勋说。

“我真的来过啊，我来这里采访就来过两次，探望病人就探来过四次，一共来过六次，这楼我不敢说了如指掌，但最起码怎么走我还是知道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朱梦珺因为连续跑了十多趟，再加上焦躁的情绪，导致她秀目青眉之间挂满了细细的汗珠，看她的样子，我知道她肯定不会撒谎，这里肯定出现了什么以我们目前的常识无法解释的情况。

正在我们两个记者，一个私家侦探，一个导演，自认为认知能力都不差的四个人全部一筹莫展的时候，面前左手边倒数第二个横拉式铁门“吱嘎”一声响，被缓缓的从里面给拉开了，然后一个人歪歪斜斜的影子从里面走了出来，这个从穿着来看，这是一名护士，粉红色的风衣式护士装很可体，

高挑的身材显示她如果脱下护士装换上便装，应该是一个漂亮姑娘，不过这些都无法掩盖她与正常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是倒着走出来的，她先是倒着从门内走出来，露出一个侧面，然后身子一转，彻底变成一个完全的背影，再配合上当时的灯光与气氛，其诡异之感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终于碰上个人了，我去问问这里到底是什么回事。”贾导演说，我想拉住他但他的动作与在外滩那次一样，总是能比我快一步，所以他一个箭步向前，我再次伸手拽空，等再定睛去看时，他已经小跑到了那名背影护士的跟前，随后拍了一下那护士的肩膀，用他特有的粤语与上海话口音的混合普通话说道：

“哎，小护士，问你个事情呀，这里的路怎么走来走去好像一直在绕圈子呢？”

护士没有说话，贾导演就又问了一遍，护士依然没有说话，贾导演也真是个“杠子”（注：这个词在《喋血神农架》中用过一次，是一句北方方言词语，意思为“傻子”），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问出第三遍，这一遍问完，正当贾导演也要没有耐心的时候，这名倒着走出来的护士终于有了反应，她转过来脸面向贾导演一呲牙做出了一个可以说是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容，不过这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这护士只是脸转过来了，身子还是背对着我们，换句话说，她的头，呈180度整个“拧”到了后面。

贾导演显然也被这一幕给吓坏了，他本能的向后倒退了两步，张着嘴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而那护士笑完之后用倒着走的步伐加快速度向着贾导演便扑，贾导演见势不妙回头就跑，跑到我们跟前还说：

“看见没，看见没，这是怪物啊!”

听着他这句废话，我们也不知所措，那个脑袋拧过来倒着走的护士还在逼近，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其它的横拉铁门也都陆续被从里面给拉开了！

（未完待续）

54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5 15:05

（三十）噩梦

随着这些铁门的缓缓打开，里面开始陆陆续续走出来和第一扇门内相同的倒走护士，而且每扇门里还不止走出一个，少则两三个，多则便是四五个，所以不多时整个走廊里就全部沾满了后背对着我们的一帮护士装怪物。

前面的路已经被堵了个结结实实，想要强行突破已然是无望，朱梦珺的手因为恐惧而不住的颤抖，贾导演也牙齿打颤的说：

“我，我们是不是还在人间啊？这些是不是都是在这个医院里死去的怨鬼啊。”

“你家怨鬼都穿护士服？世上哪儿来这么多牛鬼蛇

神？！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关键时刻，还是黄勋最有刚气，这把自己头上戴着的那定圆顶礼帽拿在手，然后不知道按动了一个什么开关之类的东西，帽子的顶竟然与外面的圆形帽檐脱离分开了，随后他随手扔掉了帽子顶，只讲脱落的帽檐拿在手里，再用手一捋，外面的布料被他褪去，而里面明晃晃露出了金属的光泽，随后再用手一捻，一片帽檐分为两片，他右手分给左手一个，双手一边一片，仔细分辨，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对轻薄的环形刀！除了锃明瓦亮的刀刃以外，每一个都有一截与他手掌大小相当，专门供双手持握的无刃加厚部分，看其尺寸与他的手这么合适，估计是他花了不少钱在请哪个能工巧匠为他量身打造的。

而这种武器属于奇门兵器，一般用于在紧急情况时作为防身的家伙，虽然圆形的构造失去了常见长条状构造利器杀伤力最大的穿刺攻击功能，但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环形刀的锋利程度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顶级水平，与尤琦的那柄缠腰软剑一样，虽不善劈开硬物，却能轻松的割断皮肉，几十厘米厚的 A4 纸轻轻一压就能从头到尾全部割开，可以说是达到了“吹毛断发”的程度，这种锋利程度的兵器对于没有防护的普通人，一击下去，只要轻轻一划，就能连着衣物把大块的肌肉组织给切断，杀伤力非常强，如果划到的是动脉等要害部位的，那致死率更是极高的，只不过要掌握这种奇门兵器的使用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专业系

统且多年的刻苦训练才行，而看黄勋这个取出双刀的架势，一看就很熟练，不敢说水平多么高，但也肯定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要不然他也不敢把它作为自己生死攸关时最后一道保命武器来用，在对付杨百发时，他都没有用上这柄双刀，到现在却用上了，可见他对眼前形势的判断也十分的不乐观。

而看到此处，除了真想不出来这小子身上居然还藏着这样的武器之外，再去仔细瞧看他那宽大的皮鞋跟，以及头部结构复杂的腰带，估计都是在紧急时刻可以使用的“机关”，别说是名侦探了，这都有点王牌特工的感觉了。

言归正传，他那股“杀气腾腾”的话以及动作也仿佛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没有他这番提醒我都忘了，我腰后还别着那根三节的重型甩棍呢！随后伸手往腰后去摸，顺利的摸到了由海绵包裹的硬质握柄，将其抽出用力往身前一甩，三节棍体全部弹出，并在磁石的固定下保证不会在上举时让弹出的棍体回落到手柄之中。

我俩的动作都做完了，对面的“背影护士”们也有了反应，除了第一个出现已经把头扭过来的那个以外，其余的所有“背影护士”，动作整齐划一的集体一动，不下 50 颗脑袋几乎分毫不差的一起用 180 度的幅度从正面扭到了背后，而且还都对着我们露出了那种诡异可怖的笑容，定睛分辨，还能发现这些“背影护士”的身高以及每一张脸是完全一样的，再加上僵硬如布偶一般的笑脸，只要看一眼竟能让人浑身的

汗毛都倒立起来。

“啊——我，我们怎么办啊!”朱梦珺已经绷紧的极致的神经被这一幕吓得再次濒临崩溃，她失声尖叫出来，然后如此惊恐的问道。

“怎么办？它们不想让我们走，那就干他娘的!”

我到此时反而也不怎么害怕了，一句“活了干死了算”浮上心头，攥紧手中的甩棍，而“背影护士”们好像也得到了某种“指令”，要对我们四人发动“总攻”，开始以那种十分不协调但速度并不慢的倒走步伐开始向这边逼近过来，我们在本能的驱使下开始向后后退，最终退到退无可退才停下来，我与黄勋站在四人的最前面，离我们最近的“背影护士”已经到了触手可及的超近距离，本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打架原则，我俩几乎是同时动手，因为知道面前的这些玩意肯定不是人，只是带着某种人类的特征而已，再加上它们的存在和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们自身的人身安全，所以这跟对付杨百发时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此一来，在开打的时候，下起手来不仅力道上没留余力，击打位置更是找准了要害下了死手——我的甩棍迎头就击中了面前一个“背影护士”扭过来的脑袋，棍头砸在了它天灵盖靠前的位置上，顿时耳畔中就传来“啪-咔——”的一连串闷响，就好像砸瘪了一个朽烂的木盒子一样，眼看着对方的脑袋被我砸的以棍体击中处为中心凹陷

进去起码三分之一，整个上半截脸都因为头部的塌陷而挤压形变到了一起，随后身体也向后倒去，但我分明看见在它那张因为位置靠下而外形没有收到挤压影响的嘴上，却还挂着那种诡异的微笑。

黄勋那边则比我动作快的多，毕竟他的格斗能力不是我能比的，而且他手里的兵器也专业的多，只见他先是横着一挥，右手的环形刀齐刷刷的贴着斜方肌将迎面而来的一个“背影护士”连脖子带头完全削掉，平整而面积巨大的创口瞬间就喷出大量的鲜血——确切的说是污血才对，颜色不是鲜艳的红色，而是黑褐色，就好似那污染严重的臭水沟里的粘稠臭水一般，而且同时还发出一股极其难闻的气味，好像是尸臭和鱼虾腐烂后腥臭的混合体，仅仅是闻一小口，就能让人有种头晕脑胀，想狂吐不止的感觉，比刚才误闯进去的血池气味还难闻，因为后者仅仅是血腥味大，但前者则是一股难以名状的恶臭。

但黄勋显然是已经是杀心大起，他毫不在乎那令人作呕的味道，而是进而左右开弓，“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眼前的“背影护士”至少有六七个被他斩断了头颅，大量的污血喷洒出来，小半个走廊被染成了黑褐色，难以忍受的气味更是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过这与眼前生死攸关的情形比起来，还是可以咬牙坚持的，我没有黄勋这一手过硬的功夫，只能拿着甩棍一个一个的打，闪转腾挪之间累了一身汗

出来加上刚才的第一个，总算是打倒了 4 个，而黄勋则整个人用灵巧的步伐带动风衣下摆有规律左摇右甩之下，他就好似一只纷飞的大蝴蝶，在“背影护士”群里“上下翻飞”起来，可以说是“手到刀到，刀到头掉”！无数脑袋“咚咚”落地，无数污血如喷泉一般涌出，黄勋的风衣和脸上被飞溅到了不少，可他根本无所谓，一直杀到将眼前接近 10 米范围内的“背影护士”全部清空之后这才因为体力消耗过大而被迫退了回来稍作休息，我的效率远没有他这么高，不过加上第一个也已经干翻了 3 个“背影护士”，在自保有余之外，还可以勉强顶住对面的进攻保护后面的朱梦琚与贾导演，但这么一通忙活也着实是累的够呛，打架这种事本来就是极耗体力的，更不用说是在这种环境里以寡敌众，以命相搏了。

（未完待续）

543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5 15:25

“坚持一下，再来这么三个来回，咱们俩就能杀光这些东西。”黄勋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后看着气喘吁吁的我说。

“我尽力，这他奶奶的太累人了，比练一趟‘十项全能’还累。”我回道，同时我想大口喘气却又要尽力控制，因为每次大口喘气都要吸进去一大口那种腐烂与腥臊混合在一起的恶臭，这种想呼吸又不敢呼吸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结果这话刚说完，新的变化就把我们的“小算盘”给击了个粉碎——

那些已经被拉开的大铁门里，又走出来了大量“背影护士”，动作整齐划一，和之前的完全一样，同样是站定片刻之后就把脑袋180度扭了过来，还是那种鬼气森森的表情，唯一不同的是数量比之前更多了。

“这他妈什么情况？！”我惊呼道。

“艹！”黄勋也起的青筋暴起说不出别的来了，只是骂了一句跳出去又是一顿开打，我则一起配合。

长话短说，我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又真的打了三个来回，只是预想中将走廊里“背影护士”全部消灭的计划落空了，不仅如此，这些东西的数量反而因为大铁门里的“超量补充”而变的比最初的数量又多了不止2倍，它们打不完，可我俩的体力不是无限的，要是按照这个节奏打下去，那即便对方没有什么杀伤力强大的攻击方式，我俩也得被活活累死，或者是被那种好像可以通过数量的增多而无限叠加，“没有最臭，只有更臭”的气味给熏死。

“内个什么（注：这里的“内”是一种北方方言的发音，意思同“那”），咱们这么弄可不是个办法啊，你有没有什么主意？”我问黄勋。

黄勋扭头看了看身后的那扇白色大门，然后对我说：

“只能退到那里面去了，暂时把门堵上，挺过这一阵再

从长计议。”

“呃——好吧!”我思量片刻后如此回道，心说那扇大门后的血腥场景的口味的确是太“重”了，不到万不得已别说进去，就是看一眼都很让人抗拒，但现在的情况已然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程度，而且那里的环境虽然刚才第一次看起来极其骇人，但那是走廊里还没有“背影护士”的情况下，可如今再跟眼前满地残肢断臂，污血横流外加还挤着无数新出现的“背影护士”的走廊相比，那里不论是从气味还是视觉上来说，反而成了相对更好一些的地方，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在那里寻求一避。

打定主意后我俩又分别干掉了逼近的三个“背影护士”，接着转身就往回跑，跑到朱梦琚与贾导演的身前，不由分说拉上他俩推开大门就冲了进去，然后将大门关上，并拉了一辆满是血渍，好像是用来装肢解尸体工具的推车将大门挡住。

由于是第二次进来了，虽然心理还是很难适应，但比第一次好了很多，随后我跟黄勋也没工夫去管上面那新旧叠加的血水污渍了，累的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张着嘴呼吸着这足以令人“脑袋爆炸”的血腥空气。

过了没一会儿，门外就有了动静，先是轻微的撞击，应该是那些“背影护士”在试图撞开这扇门，但好在力度并不大，有一条横杠插住，再加上一辆推车的加强，不用人力也可以轻松抵挡，只是撞击持续了没多久结束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阵阵刺耳的声音，就好像是那些“背影护士”在用指甲用力的抠抓外面的墙壁和门板，这种声音听上去非常让人心烦意乱，除此之外，身边还传来了一阵阵轻微的抽泣声，闻声望去，我竟然发现贾导演被吓哭了，他正在一只手抹眼泪一边喃喃自语的说：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唉，贾导演，你跟朱小姐不是一直想找灵感、找素材拍你们的节目吗？怎么样？这次的素材够不够意思？”朱梦珺作为我们四人中的唯一一个女人，还没有崩溃到这种程度，他一个男人却先这样了，我心里顿生一阵鄙夷之感，遂脱口而出这段话以示嘲讽。

贾导演听我这么说，抽抽搭搭的抬头就想回我两句什么，不过被黄勋打断了，他说：

“都别说话！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

“不就是那些‘吱吱啦啦’的声音吗？还有什么别的吗？”朱梦珺脸上还是挂着恐惧和懊丧的表情，但已经从最初的过度惊吓中缓过来不少，所以才接话问黄勋。

“不是那个，这声音是里面传来的，你们仔细听!”黄勋说着，还抬手指了一下正前方，那个方向是在血池的对面，有一个门框，门框上没有门，但有一个黑色的厚重门帘挡着，所以看不见那个门框内的里屋有什么，我按照他的提示侧耳仔细去听，的确，好像是有一阵“噌——噌——噌——”的

声音由远及近的传来，这个声音如果要确切形容一下的话，就好像是拿着一根铁棍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拖行摩擦而产生的声音，但从声音的音调来判断，如果这是真的拖行金属物体而产生的声音的话，那么这个物体一定是一个质量不轻的重物。

因为声音是由远及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的清晰起来，最后清晰到足以压倒门外那种指甲刮擦墙体门体的声音，我与黄勋也警惕的从地上站了起来，绷紧了神经，做好战斗准备，双眼死死的顶住那个被厚重门帘遮住的门框，如果里面出现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东西，那还得给它拼命！

果然在声音已经大到近在咫尺的时候，突然停住了，接着门帘便被一阵力量给掀了开来，随后门内闪出一个身影，在门帘现在的那一瞬间，我看到门帘后的空间是一片漆黑的，所以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内看清楚这个闪出身影身上的细节，但当他，或者说是它走迈过门框，走到血池对面，整个身子都暴露在来冷冷的灯光下时，我们便能看的清清楚楚了，从身形上来说，来者几乎和门一样高，2.2 米都是保底数字，肩宽则直接超过了门框，这导致它出来的时候要微微测一下身子，要不然就会被“卡”住。

不过与其庞大的身高和肩宽相比，它更能把人吓破胆的则是它的装扮和它的脸，它的装扮是个十足的屠夫，从脖子上挂着一副皮质围裙，围裙的一角还在滴着血，两只手指粗

短的大手上没有戴手套，粗糙而肮脏，我甚至可以看见在它指甲缝中被血液浸透的大量油泥等污垢。

而至于它的脸，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可以称其为“它”，而不是“他”的原因——这个东西的脸，明显是由不同人的面部部分强行缝合在一起组成的，除了那些粗大如蜈蚣一般可怖的外露缝合线以外，更让我确定这一点的是它的无关大小和形状根本不协调，左右两只眼睛不一样大，嘴巴也是歪斜的，鼻子亦是如此，两边的颧骨高度不一致，而且这些密布它脸盘上的缝合线在纵横之间“划分”出了七八块“区域”，每一块“区域”的肤色和皮质也都有明显不同，这些都说明了一件事——组成它脸的部分，不来自同一个人。

而它的双手，也没空着，左手提着一根旁边挂着两条大腿和一条胳膊外加一个长发女人头颅的巨型肉钩，右手则拎着一柄长大的斧头，斧头的头部向下，虽然有突出地面的池壁挡住我看不见最下面的情况，但估计是拖拽在地面上，而刚才那种“噌——噌——噌”的声音，应该就是这家伙在走路时拖着它摩擦地面而发出的。

这个怪物一样的东西看着我们，随后竟然发出一阵“嘎嘎嘎”的怪笑声，听的让人毛骨悚然，我拿着甩棍的手有一些颤抖，便对黄勋说：

“来者不善啊！”

“那就别等着了，你从左边我从右边，先发制人抢得先

机!”黄勋说。

“这样行吗？我看咱俩好像不是这货的对手啊。”我说。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黄勋说。

“我.....那好吧，这次我也豁出去了！再干它一家伙!”我一咬牙一跺脚，如此回道。

下定了这个“作死”的决心，我俩以中间的血池为分界，我从左边，黄勋从右边，等着感觉靠到三步之内就能杀过去给它一下子的时候，黄勋还是首先发起攻击，他脚踩血池突出地面半米多高的池边，整个人向上纵起，看他的动作我知道他是想用左手的环形刀去攻击这个怪人的脖颈，我以为以黄勋的身手，最坏的结果就是被怪人闪开或者是格挡住，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黄勋蹬踏发力的左脚离开池边之后，整个人还处于短暂的完全腾空状态中时，那怪人看似巨大儿笨拙，但反应简直堪称神速，它那可以用“奇形怪状”来形容的大脑袋往黄勋的方向快速一转，随后轮动左手的巨型肉钩带着上面的胳膊腿外加头，就是从上往下重重一击，接着肉钩锋利而肮脏的钩锋从黄勋的天灵盖贯穿进去，再从下巴穿出来，整个将黄勋凌空击穿，随后再一甩手用力向外一甩，黄勋的身体顺着钩子外甩的方向被抛离了钩体然后飞了出去，最终落进了左后方的血池之中并溅起了数米高的血水水花。

我知道，在如此一击之下，没有一个生理条件正常的人

可以存活，即便黄勋身手不错，但整个透露被比成年男人大拇指还粗的肉钩由上至下击穿了头颅，留给他的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必死无疑。

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不到 2 秒钟之内，快到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已经结束了。

这一切仿佛激活了这个怪人的杀戮本性，它身子向左侧一转，面对着我直接就杀了过来，它步子特别大，并且身高臂长，再加上手里的那柄巨斧斧杆的长度，几乎只用迈出一步就可以抡动斧头击中我，而它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斧头在空中疾速的画了一个半圆，然后劈头盖脸就落了下来，我想去躲，但双脚却好似被灌满了铅一般，沉重无比，丝毫都无法挪动，只得抬起手中的甩棍去格挡，可那种细小的防身器械怎么可能阻挡得住这种重型冷兵器的打击，我的结局也是显而易见的——斧头当场劈断了甩棍，从我的右侧肩膀落下，我的身体当即被斜着劈成了两半，然后跌倒在地，带着脑袋的那一半落在了一侧水池的池边上，我此时此刻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只是感觉身体被斧头劈中的凉凉的，甚至在这一刻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只是已经残缺不全的肢体不再受自己的控制，而且我这带着脑袋的半截儿身子跌落的角度还非常凑巧，正好正对着已经被吓破胆而龟缩到墙角的朱梦珺与贾导演。

在随后的不到 10 秒钟的时间里，我亲眼看着这个怪人

从右侧走过，然后用先用巨大的斧头横着一挥，将朱梦珺从腰部斩断成了两截，又徒手将贾导演的脑袋生生从身体上给拽了下来，接着它把我们被它斩断、打烂的身体统统扔进了那片好似深不见底的血池之中。

跌入血池之后，我居然还睁着双眼，并且能看清浑浊血水之下的景象，我看到了脑袋被击穿的黄勋，以及一起被扔进来，和我一样只剩半个身子的朱梦珺，只是我的身子是斜着的一半，她的是从中间的一半，还有那颗贾导演的头，除了他们三个，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残缺尸体，缺胳膊少腿没脑袋的应有尽有，让我感觉比被斧头劈开还要恐怖的是，这些在血水中漂浮的残肢断臂好像都向我漂了过来，特别是那些还有脑袋的，他们直勾勾的看着我，漂的速度越来越快，其中还包括尸体相对完整的黄勋，半个身子的朱梦珺以及只有一个头的贾导演。

这些有脑袋的残缺身体，以及部分单独的头颅凑到我的跟前竟然全部张开大嘴开始用力的撕咬我，与斧头劈砍的无痛感不同，这些嘴巴在撕咬我的时候我感到了剧烈的疼痛，其中漂在最前面的是朱梦珺的半截身子，她的嘴里冒着气泡，眼睛瞪的老大，正面直冲着我而来，最后到了我的跟前，那张嘴张到足以吞下我的脸，我身子一动也不能动，连眼睛都比不上，最后只能看着她“黑洞洞”的大嘴把我的全部视线吞没。

“啊——”一声好像能憋死我的气体通过这声喊被释放了出来，我猛的坐起身子，左顾右盼，发现我正坐在朱梦珺工作室的地板上。

（未完待续）

54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6 02:24

楼主又来更图了，其实这次的内容没什么图好更的，但看到有看官提到了《寂静岭》，那就发两张《寂静岭》的相关图片来助助兴吧。

图 1 是《寂静岭》中著名的“无脸护士”。

图 2 是《寂静岭》中同样著名的“三角头”。

关于《寂静岭》中的怪物外外形为什么都这么的奇奇怪怪，除了本帖之前提到过的《恐怖谷理论》等为了增强玩家和观众恐怖感的现实因素之外，还有很多游戏及电影中自己的解释与设定，但这些设定大多牵扯到宗教、哲学以及潜意识，说深了非常晦涩且枯燥，另外也与本文主题无关，所以楼主就不在这里多说这个话题了。

另外，说真的，那场医院中的噩梦，其实楼主个人感觉，无论是“背影护士”还是“缝合怪人”，以及那个环境和结果，给我的恐惧感都比《寂静岭》系列的游戏以及电影强烈太多了，毕竟楼主是身临其境的“直接参与者”之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167176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671766.png{EIMAGE}

54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6 02:2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46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6 13:22

（三十一）自相残杀

除了胸口传来的憋闷感还未完全消散以外，右手的手掌上一阵针扎似的疼痛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抬手一看，原来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桌子上的茶杯倒了，里面六七十度的滚烫茶水洒了我一胳膊，虽然这个温度不至于严重烫伤而留下疤痕什么的，但弄到身上还是很疼的，浸泡久了也会造成“低温烫伤”，还好幸亏只是洒在了上面，量又不是很多，可即便如此也把我的小臂烫红了一大片，一般来说，梦中感到疼痛，肯定是现实中的确有痛感发生，而联系到梦境中的场景，我最后被那些残破身体以及头颅撕咬时传来的痛感，估计就是这茶水烫到我导致的生理反应，而后又被大脑传导到了梦中。

扭头再去看旁边，发现黄勋、朱梦珺以及贾导演这三个

人还在地上躺着，他们每个人都是满头满身的大汗，并且紧缩双眉还没有清醒，我回想起刚才骇人的梦境，心想得赶紧把他们弄醒才是，用手摇晃，在耳边大声喊他们的名字，都不管用，最后实在没办法之下，我把桌上那名贵的紫砂茶壶里价值不菲的茶叶给全部倒掉，到卫生间换了一壶的凉水，然后在他们每人的脸上都泼了一下，另外还打了他们每人至少三巴掌，如此一番折腾之后，这三位才陆续醒了过来。

最先睁眼的是黄勋，然后是朱梦琚，最后是贾导演，他们仨刚刚醒来这会儿的反应和状态与我方才一模一样，都是喘着粗气，瞪着眼睛，一脸惊魂未定的表情，等了将近五分钟，我看他们缓过点神来了，这才开口说：

“你们，刚才有没有做一个特别真实的梦？我还梦到你们了。”

“有，我梦见我们在医院里迷路了，然后被一群怪护士追到了一扇门后，后来我们就都死了.....有一个大怪物太可怕了，他拿着斧头砍我，把我砍成了两半，而且我还看到它先砍死了你。”朱梦琚拿着手帕擦干脸上的汗，还在喘粗气，并边喘边说。

“嗯，我也差不多，咱俩还顶在前面恶战了几场，累得很，我现在身上还腰酸背疼的，比真打一场搏击比赛还累。”黄勋一边晃动着胳膊，一边说。

“哎呀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梦见有个长得很丑

的家伙把你们都杀了，最后把我也给杀了，还扔进了一个都是血的水池里，太恐怖了，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做这种梦？”贾导演最后说道，他可能是被这种真是无比的梦境吓坏了，在说完之后还伸手掐了自己一把，掐的疼的都呲牙了，才放心的点点头，知道这已经回到了现实之中。

我听完他们三个的叙述，也默默的点点头，心说看来我们四个人做的梦是完全统一的，这样也好，讨论起来比较方便，想罢之后便接着说：

“我记得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贾导演开着车带我们去医院找抓捕于继晨的警方力量，车子在一个地下隧道里穿出去就到地方了，你们有没有这一段？”

三人纷纷称是，黄勋接话说：

“朱小姐，你的工作室周围有监控器吗？”

“有的，我为了安全周围在不同角落里一共装了8个，没有视线死角的，你想查什么？”朱梦琚说。

“不用查别的，就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出去过。”黄勋说。

说干就干，在朱梦琚自己的工作室里查这个自然是轻而易举，将所有摄像头全部查完之后，我们发现除了贾导演敲门进来以外，我们四个人压根儿都没打开过这门，更没有离开过房间去什么医院，而且更加诡异的是，负责客厅的那个摄像头在最关键的时候“掉链子”了，除了一片雪花以外，

什么也没录下来，不过最关键的部分已经得到了确定，也算是一大进展，黄勋看完视频对我们说：

“我们都梦到了贾导演开车带我们去医院，而监控视频却显示我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门，那么也就是说，起码从贾导演进门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已经处于梦境之中了，而且这种梦是标准的四期深度梦境，真实度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而且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它能与现实环境无缝结合，要不是后面在医院出现了大量反现实的景象，根本就找不出破绽来。

另外，我在之前查看电子地图的时候记得很清楚，那家医院处于郊区，附近根本没有涉及到需要地下施工的工程，也就是说我们乘车从钻进去再出来就到医院的这个细节和医院里的遭遇一样，都是梦境里的虚幻，四个人有时间、空间、细节上完全统一的梦境，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我们被某种强大的力量人为入梦，而且梦境还是被这个力量精心‘编辑’过的，这股力量一定还非常熟悉这里的一切，换句话说，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那样，这股力量应该始终就在我们的身边。

他能让我们在浑然不觉间入梦，那么通过这种方法操控那些人进入梦游状态，以身处于噩梦中的意识操纵在现实中做出这个力量想要实现的行为，对他来说也就是小菜一碟的事情，只是他并没有让我们梦游，而只是让我们做了一场噩

梦，看来，他对我们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只是，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黄勋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个心有余悸的表情。

“这会不会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再继续追查这件事了？否则下次就会痛下杀手？”我也有点后怕，如此说。

“也许他只能让我们入梦，而不能让我们梦游呢？之前那些人的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我感觉这种让人入梦的能力的确挺可怕，但我们先别自己吓唬自己。”朱梦珺说，这时候她反而倒成了最镇定的人。

“呃——那么我想有一个方法倒是可以验证一下，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当时警方启动‘重特大警情预案’对付于继晨的情况起码是真的，对吧？”我说。

“是的，这个警方的内部通报我刚才还在电脑上撇见了一眼，的确存在，这个铁定是真的。”黄勋说。

“好，那也就是说警方确实出动了特警与武警去抓捕于继晨，看时间的话，估计行动还在进行或者是已经结束了，我们这次亲自走一趟，去看看警方有没有中招儿，就差不多能确定了，根据之前的分析，我感觉他如果真的有能力能让人进入梦游状态并操纵该人的行为的话，那么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对我们手下留情，但他肯定不会对警方有半分的怜悯，假设警方那边遭遇了类似那一家三口在船上自杀的情况，那

就说明这个幕后黑手的确是具备用梦境的内容，以梦游的形式操纵被害者在现实世界中行为的能力。”我说。

“说得对，现在最重要的线索的确在警方那一边，不过走一趟这事恐怕有困难，行动已经开始或者是结束，我们去了也参与不进去，或者是去了也白去。”黄勋说。

“那就还是通过内网查询一下有没有相关信息，这个可以吗？”我说。

“这个没问题。”黄勋说。

“那朱小姐你这边可以尽力去打听一下吗？”我又问朱梦琚。

“我可以试试，如果运气好碰上口风松的熟人，说不定能问出点什么来，但是我不敢打保证，毕竟这事闹得比较大。”朱梦琚说。

“那还是问问的稳妥，‘有枣没枣打三杆子’总是没错的。”我说。

“好。”朱梦琚说。

也许是我最先醒来的原因，这次我暂时替代黄勋成了团队核心，给几人“下达”了行动方向，而黄勋与朱梦琚也深知事态的紧急，便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了起来，一个在盯着电脑不停的操作，寻找有用的信息，一个则不停的打电话，试图询问出什么关键细节来，只有贾导演成了一个“大闲人”，没办法，他在这事上的确帮不上什么忙。

（未完待续）

54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6 13:46

十多分钟后，黄勋与朱梦琚先后都有了答案，而他们的答案也出奇的一致，只有一句话：

警方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因为什么遭受了损失，“重大”又是多少，这些都无从查、问起。

可这些细节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我们四个人，呃，确切的说是三个人，在屋子里展开了各种集思广益，最终，朱梦琚一拍脑袋，说：

“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好像听到那边说特警队的刘玉林也参加了，而且是他带队去的，这人你见过，应该还有印象吧？”

她最后这句话是对我说，我听后先是一怔，随后迅速的在脑子里想了一圈，猛然间有了一个答案，回道：

“你说的这个刘玉林是不是就是当初在隆昌公寓里带队的特警队队长？”

“嗯，就是他，刚才打听这事的时候听说这次特警队还是他带队去的，而且负伤了，是枪伤，但不知道严不严重，如果能找到他的话，我可以问出一些东西来，我跟他的私交还是可以的，他父亲脑血栓需要住院，还是我帮他办理的床

位，要不然他自己办不下来，他一直说欠我一个人情，看看这次找到他他能不能‘卖’我这个面子。

但是他负伤了之后去哪里了我怎么问也问不出来，好像他们对参加此次任务的人的具体去向信息非常敏感，不愿意多说哪怕是一丁点。”朱梦珺说。

“那到哪儿找到他就是个问题了。”我摸着下巴说。

“这个好说！交给我了。”黄勋说。

“你有什么办法？”我问。

“他既然负伤了，而且又是枪伤，那肯定要入院治疗的，而上海本地的医疗资源非常丰富，从空间到时间再到物质条件上来说，他都没有必要转移到外地进行医治，这样的话，我来入侵整个上海的各大医院内网，寻找有没有警员在这个时间段入院治疗，尤其是集体入院和其中有没有一个叫刘玉林的记录就可以了，只要找到了记录，他在哪个科室，几楼几号房第几床位以及主治医师是谁，几点几分做过什么手术，都可以查得出来，假设警方没有对他采取保密措施的隔离保护的话，我们以私人探望的名义去看他，应该没问题。”黄勋说。

“这个办法好。”我说，朱梦珺也在旁边频频点头。

说干就干，黄勋双手在键盘上的敲打频率简直都快到了出现“残影”，虽然有他自己编写的程序进行辅助，但还有大量的操作需要人力完成，所以这一忙就是半个多小时，而

以入侵的方式又在整个医疗系统里查一个人的入院记录比在公安系统里查保密资料更加困难，这倒不是因为医疗系统有更加厉害的防火墙作为保护，而是因为前者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大医院每天的病员流量本来就极高，就算有“上海超级计算机中心”的超算作为运算工具，那筛查起来便必须得费一番功夫，不过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前面提过的防火墙，这医疗系统的保密措施对于黄勋来说连象征性的都算不上，进去可以如入无人之境，换句话说，就是这事属于“体力活”，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半个多小时以后，在黄勋忙到鼻尖冒汗的程度下，目标被锁定了，刘玉林音左肩与右腿中弹而入住了上海市武警总队医院，经过手术已经被转移到了特护病房之中，这家医院位于虹许路 831 号，确定了所找之人的确切位置，我们三人立即动身——以贾导演的性格，这要是放在平常，他肯定会跟着的，但在临走之前，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点关于剧组方面的事情需要他过去一趟，他便与我们分道扬镳，没有跟来。

一路无话，抵达目的地后坐上电梯一路挂风便来到了住院部四楼的一号特护病房，在这里，门前有两名警员正在站岗，应该是防止外人打扰，正愁怎么过这一关，我惊喜的发现，这两人里竟然有一人是高建平，遂上前与之攀谈：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别提了，我们队长受伤了，在这里住院，我过来负责警戒。”高剑平说。

“不对啊，你不是刑警队的吗？我听说里面住的是特警队的队长，怎么让你在这里站岗？”我说。

“这两个队长都受伤了，我们那个姜队长也在里面呢，不过他的伤情要更严重一些，腹部中了一枪，创口非常的大，这刚住进来没多久，伤口就崩裂了，现在又被护士推走重新缝合去了，所以现在里面在就刘队长一个人。”高建平说。

我刚开始一听姜队长也在里面，心里就是一沉，心说他要在里面我们进去了有很多话不好问出口，毕竟就算是朱梦珺跟他也不是很熟，可听到他不在里面，正在处理伤口，我又暗自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回来，还得抓紧时间，便说：

“哦，那真是太危险了，今天朱记者刚刚得知他受伤了，这才特地来探望一下，你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们进去？”

“我是没问题，但我得给那边的兄弟商量一下。”高建平微微一摆头，意思是门另一边站岗的特警战士，我一看也明白了，这个相当于一人带来一个自己部门的属下，说起来实际上应该也算是陪护的，他俩一个是刑警队队长，一个是特警队队长，所以站岗的两个人也一个是刑警队的，一个人是特警队的。

“那还得麻烦你下了。”我说。

“我先去问问再说。”高建平说。

那名特警战士离我们有六七米的距离，高建平走过去之后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看到那名战士的表情，估计有门，果不其然，等高建平回来之后，挂着笑脸说：

“你们进去吧。”

“谢谢了啊！有空请你吃饭。”我拍拍他的肩膀。

“不用，要是朱记者请我吃饭的话我还可以考虑。”高建平笑道。

我也回笑了一下，心说这家伙看来是真惦记上朱梦珺了，不过那些“富得流油，精的冒烟”的商界精英都搞不定她，这一个月薪几千块的小刑警就更别想了。

长话短说，三人进入房中，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刘玉林，根据描述，他的伤情比姜恒轻的多，现在来看也的确是如此，虽然受伤的两个位置都被厚厚的白纱布包裹着，但他本人却是清醒的，门一开他就歪脑袋看见了我们，他与朱梦珺是熟人，与我有一面之缘，都先后认了出来，只是不认识黄勋，黄勋也就站到了我们俩的身后，朱梦珺先开口说：

“刘队，听说你光荣负伤了，怎么搞的？什么任务这么危险啊？”

“唉。”刘玉林张了张嘴，叹了口气后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看到他在叹气的时候用余光看了一眼我，又打量了一边黄勋，知道他这对是我俩不信任，毕竟跟我这才是第二

次见面，而黄勋他压根儿就没见过，而且我们从之前得知警方要出动警力抓捕于继晨，再到调查他负伤后的去向时就能感觉到警方在有意掩盖此事，不想让外人知道，估计肯定给所有涉事人员都进行强调了保密规定，这也难怪，行动本身就不是公开化的，而又落了这么一个惨败的结果，警方就更不想说了，说出来有损自己的形象不说，公信力还得被拉下来一大截儿，说白了就是太丢人了。

所以，刘玉林看到我们俩，不愿意提及当时的具体情况也在意料之内，见此情景，我与黄勋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识趣的站起来，黄勋说：

“我去外面抽根烟。”

然后我俩就先后走出了病房，我还问他：

“你不是不抽烟吗？”

“不这么说直接走了岂不是很尴尬？”黄勋说？

“也对，我想说去洗手间来着，结果想想还不如不说。”我笑笑回道。

之后的事情便是我俩在外面等着，虽然心理很焦急，不知道朱梦珺能不能凭着私交问出我们想要的信息来，但一想到她这“名震大上海”的交际花的交际能力，又能稍稍心安一些，随后我俩就在门外走廊的长椅上作者一直等到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后，两名护士推着躺有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姜恒的推车出现在视线里，我感觉朱梦珺要是再问不完，那可能就

没机会了，毕竟即便昏迷，那刘玉林也可能会忌讳其在场而不继续说下去，不过很巧的是，也正是在这会儿，朱梦珺开门从里面走了出来，与高建平再次打过招呼之后，在时间上算是很完美的赶在姜恒回来之前把事情办完了，不过我俩还不知道朱梦珺到底问出了些什么，看她面色如水也就忍着没有第一时间进行追问，一直走出病房楼，回到车上，朱梦珺这才轻叹一声开口说：

“唉，他的伤，是自己人打的，还有姜恒的也是，以及所有伤亡警员的都是。”

（未完待续）

54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6 14:30

“自己人打的？这什么情况？他们癔症了？”我问，其实我嘴上是这么说，但心里已经隐约有了答案，而后朱梦珺的回答也印证了我的猜测，她说：

“对，他的大意是当时刑警在特警与武警的支援下进入医院，抓捕持械抵抗的于继晨，当时一共分成了两组，一组直接负责抓捕，强攻于继晨所在的办公室，二组为支援组，在楼下警戒待命，如果有需要就迅速冲进去。

这两个小组中每一组都是刑警和特警混编而成，而武警中队则在楼外控制了所有有利地形，行动一开始非常的顺利，直接在于继晨的办公室里将其抓了个正着，也从他的私人储

物柜里找到了一支自动步枪，但经过鉴定，发现那枪只是一个发射 BB 弹的高仿模型，警方当时认为这是情报有误，所以一切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先将于继晨带回局里进行突击审讯再说，结果抓捕组的人刚刚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就遭到了枪击，一名刑警被楼外射来的子弹击中颈部，当场死亡，因为子弹威力太大，把整个脖子都打断了，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果。

然后他们就与不名武装展开了激烈交火，在呼叫在楼下的二组前来支援的时候发现他们也遭到了攻击，正在奋力还击。

最终双方经过了近半个小时的激烈枪战，最后楼后传来一声巨响，他们在恍惚中发现刚才和自己对打的那股不名武装消失了，但那时候在楼内的警方力量已经伤亡了几十人，牺牲的就多达十几人，还有身负重伤的，幸存下来还没受伤的几乎没有。

接下来就是经过事后调查才发现，抓捕组遭到的枪击居然是外围狙击手打的，而在楼内与之交火的对手却是支援组，支援组所说的战斗，其实就是在和抓捕组对打，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敌我不分的情况，按照刘玉林的说法，他们当时看到的根本就不是自己人，而是一群手持制式武器，穿着病号服和医院制服的医护人员，这些人呼号怪叫，面部扭曲，穷凶极恶，而且火力还十分强大，使用的都是制式自动武器，

所以一看有这种对手攻击自己，那在打起来的时候根本没留余地，全是往要害上打的，这才导致伤亡这么严重。”朱梦珺说。

“哼，看来与我在梦境中推测的一样，整个病房楼范围内的警方力量，全部遭到了脑控武器的攻击。”黄勋说。

“嗯？不记得你当时说过这话啊？”我说。

“我当时是没时间给你们仔细说，还记得我问朱小姐那座病房楼后院的铁塔是干什么用的吗？”黄勋说。

“这个当然记得，怎么了？”我说。

“我当时想说的猜测是：这个一直在利用脑控武器或者是有类似功能东西的幕后黑手，他选择那座医院为地点，而后用于继晨作为诱饵，通过于继晨持有大威力枪械来吸引警方调动特警与武警，然后再利用那座铁塔向外发射自己经过其数倍乃至数十倍放大的脑控信号电波，这样在一定的区域内，一次性就可以影响几十人甚至是上百人，当时病房楼里的特警、武警以及楼外的狙击手等，全部受到了影响，所以才会将自己人当成敌人打，而这个幕后黑手此行的目的，估计就是想看着警方自相残杀。”黄勋说。

“你的意思是说他把那个信号塔当成了自己的‘信号增强器’？这个从原理上能说通吗？”朱梦珺说。

“嗯——原理上的确是没问题，那些在战场上已经投入使用的军用级，或者叫武器级脑控技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对敌方目标进行干扰的，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战例发生在2007年10月23日的伊拉克北部，当时美军与数千名反美武装激烈交火，美军人数上不占优势，要求上级提供空中支援，结果等来的只是5名乘坐‘黑影’直升机而来的技术人员，这5个人，就是脑控武器方面的专家，他们以那架改装过的‘黑鹰’直升机作为信号发射点，与地面设备相连，然后采用广域覆盖的方式对当时反美武装的阵地进行了‘强脑电波’覆盖打击，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这数千名反美武装便缴械投降，而战后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这些人出现了严重的幻听现象，他们听到天空中传来声音，是真主的声音，要他们放弃抵抗，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所以就真的放下武器停止了作战，变成了待宰的羔羊。

和眼前这个比起来，直升机的高度更高，可以覆盖的范围更大，铁塔在这方面虽然处于劣势，但如果有‘强脑电波’的武器级脑控信号源，那么覆盖这座医院的前前后后还是没问题的，不过从达成的效果来看，这里明显比美军在伊拉克的水平要高得多，伊拉克那只是简单的幻听而已，而这个确实实实在在的幻觉，再加上我们做的梦，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这个对手在这方面的造诣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我说。

“对了，刘玉林说他听见了楼外传来一声巨响之后才在恍惚中发现之前和自己交火的那股不名武装突然消失了，那

那声巨像是什么他说了吗？”黄勋问。

“这个我也问了，他说他当时在楼内并不清楚，但在事后调查的时候他听外面的人说当时打了一个‘旱雷’（注：既没有伴随降水而出现的雷电现象的民间俗称），有闪电击中了那座信号塔，然后他们的幻觉才渐渐消失的，而那声巨响应该是一个雷声。”朱梦珺说。

“嗯，这就说得通了，那个‘旱雷’击中了信号塔，然后信号塔遭到了巨大电流的击穿而发生了损坏，使其无法再向外发射‘强脑电波’，或者说是脑电波的强度被大大削弱，无法在覆盖这么大的区域，这么多的人，以及制造这么严重的幻觉现象，看来这个雷救了他们一命，否则他们一直打下去，就是打到全军覆没也不会发现是在和自己人交火。”

“今天天气虽然有点阴，但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出现‘旱雷’呢？还就不偏不倚的击中了那座发射‘强脑电波’的电视信号塔？这也太巧了吧？”我说。

“我不是气象专家，不好说其中的具体原因，不过据我猜测，我感觉应该与信号塔发射‘强脑电波’有脱不开的关系，今天阴云密布，估计云层中有形成‘暴风云’的潜质，但是在没有诱因，比如阳电荷不足的情况下还无法形成雷电，但那个信号塔则因为释放大量‘强脑电波’信号，变成了一个‘阳电荷源’，与‘暴风云’下层的阴电荷互相吸引，不过空气不是一个很好的电流导体，所以这个过程比较缓慢，

但只要够呛，最后阴电荷枝状的‘触角’还是能在阳电荷的吸引力引导下则向下一直伸展下去，而越向下伸越接近地面的电视信号塔，最终阴阳电荷终于克服空气的阻碍而连接上，然后阴阳两极相接，雷电瞬间形成。”黄勋说。

“啊？还能这样啊？不过‘脑电波’怎么能变成形成雷电的阳电荷呢？总感觉两者之间没什么关系啊。”朱梦琚说。

“这个当然有关系了，脑细胞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线粒体，每个脑细胞中大约有300-400个线粒体，而线粒体只要人活着，就会不停的向外释放能量，这些能量中就包括电力，只是其非常的微小，我们感受不到而已，这也是很多学术文章将脑细胞线粒体描述为‘大脑中的微型发电厂’的原因，正常人的大脑所产生的脑电波就自然带电，而且就是一种阳电荷，只是同线粒体一样，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一个可以作为脑控武器使用的‘强脑电波’那就不同了，它的阳电荷强度可能是普通人脑电波的成千上万倍，甚至是几十万倍上百万倍，而这个‘强脑电波’又经过电视信号塔的放大发射出去，那么作为发射器的电视信号塔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一个高强度跟高密度的‘阳电荷聚集地’了，所以才能与‘风暴云’下层的阴电荷形成互相吸引并最终产生雷电现象。”黄勋说。

“你还说你不专家，我看我采访过的气象专家也没你说的这么明白，你一个私家侦探连这都懂，厉害厉害。”朱梦

珺夸赞道。

“这算的了什么，不说这个了，眼瞎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一件更糟糕的事。”黄勋说。

“什么？”我与朱梦珺异口同声的问。

“就是我们现在连对手是谁，有几个人都不知道，而他/他们又是那么的强大。

之前刚刚确定幕后黑手只有一个人，现在看来又不好说了，这做事的那股力量到底有几个人，我现在也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可对方却对我们了如指掌，这也许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战了。”黄勋面色凝重的说。

（未完待续）

54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7 13:37

昨天楼主有点事就没更图片，今天先补上图片在更文，因为之前在正文提到了利用脑控武器“造梦”的事情，所以这里就贴一点关于目前脑控武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楼主从一片相关论文上摘录的，正文很长，所以只选取了一些与正文有一定关系的段落，其中就有关于“造梦”、“情绪/心理控制”、“生理控制”等方面的，正如正文中所说，利用脑控武器对猥亵犯、杨百发等目标人物的大脑发送错误信号以激发其激素水平异常飙升就是将该技术应用于实际的一个典型。

不过虽然讲了这么多关于脑控武器的内容，但楼主可没有下定论他使用的一定就是脑控武器呦，也许只是原理相似而已，或许真正的答案会比脑控武器更加出乎各位看官的意料，至于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本文中幕后黑手使用的到底是什么手段，还请大家多多支持，看下去自然就会知晓答案。

另外，关于脑控武器这事，虽然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可以堪称“恐怖”的阶段，但是各位看官也不必过于担心，首先是大规模的脑控攻击在国与国之间几乎不存在，因为除了有相辅相成的防御手段以外，国家行为层面的脑控攻击就像挑起核战争一样，是一种后果很难控制的行为，所以国与国，尤其是大国，绝不会互相贸然发起大规模的脑控攻击，即便打，也是针对对方的作战力量、要害部门，而不是普通百姓。其次，凡是达到文中所说级别的脑控武器，基本都是武器级的脑控技术，也就是军用级别，这种级别的脑控武器基本都用于战场与谍报场合，与我们这样的普通百姓关系不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73680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73680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73681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173681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73681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73682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736830.png{EIMAGE}

55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7 13:38

好了，今天的图就先补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5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7 14:18

（三十二）“以毒攻毒”与“灵调科”陈主任

“警方现在肯定比我们更急，我比较关心他们会以怎样的形式升级对这个对手的打击。”我说。

“这几天我会密切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再加上朱小姐可以打探一些口风，其他就没有什么靠得住的办法了。”黄勋说。

“嗯。”我应了一声。

“那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做点什么？”朱梦珺说。

“回去休息。”黄勋说。

朱梦珺一撇嘴，没再说话，其实我看得出来，她从心底深处还是没有认识到脑控武器或者是有类似功能武器的恐怖之处，而我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心里还是有数的，所以想到这个心情就实在是放松不下来，因为我知道，那个藏在重重迷雾之后的真凶，如果真想要我们三人的命，其实是轻而易举，如探囊取物的，只是他好像在碍于某些因素，一直对我们忍让再三，或许，可能真的是因为朱梦珺吧。

本来我做好的打算是正如黄勋那句半开玩笑的话一样，回去好好歇一歇，反正案子已经这样了，以我的本事，再怎么着急也白搭，还不如索性放松心态，说不定还能在无意中有所突破，毕竟很多事情都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但结果事与愿违，情况的迅速发展并没有给我们三个休息的时间：就在距离我们探望刘玉林仅仅过去了一天，朱梦珺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局长李万程打来的，他的意思很简单，要求我们三个去市局找他一趟，他有要紧的事想跟我们商量一下，我心说他之前因为我当众说出了他话里的不是，直接导致他一直对我有意见，而后朱梦珺又跟他拍了桌子，再后来，黄勋更是给与他差点“撕破脸”，我们仨都从一定程度上“惹”到他了，可现在却突然要找我们三个人，这是什么意思？而且难道他知道我们去探望刘玉林的事了？那也不对，如果是的话，他也用不到“商量”这个词，不过仔细一琢磨，这些细节问题当时根本没法多想，得见了

面才能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黄勋虽然在此之前跟他闹的非常不愉快，原则上是要尽量不和他接触，免得再闹出什么不愉快来，不过现在他把“邀请”张口说到了脸上，硬是不见也不是那么回事，真要不给这位李局长这个面子，以后就不好再来上海了，所以他思索了一下便同意了，而朱梦珺就更不用说了，她与李万程是老熟人，属于熟到了说急眼了可以拍桌子的那种，连电话邀请也是给她打的，她更不会拒绝，于是，又是我们仨，“组团”前往市局，跟这个李局长见上一面，看看他又什么“高见”。

见面后那些虚情假意的走形式的寒暄过程自不必多言，偌大的办公室里坐定四个人还显得有些空荡荡，不过与我预想的不一样，作为“主人”的李万程并没有什么“高见”，反而是向我们询问意见的，他说：

“片儿汤串丸子’的废话我就不多说了，除了梦珺以外，你们二位的身份我也都做过详细的调查，你们在上海呆了这么久，一直在追踪调查这个系列案件，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收获或者是进展，但是我现在以我个人的身份，想寻求你们的帮助，或者说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能说说你们手头都有哪些线索吗？不为别的，就为交个朋友。”

“李局长，您也不必如此，我们作为公民，有义务协助警方破案，只是您说的线索，指的是什么？”我开始“装傻充愣”，心说你把我们叫到这里来，张嘴就要线索，这也太

没诚意了，要不是你们实在没办法了，能开口求我们？所以我便说起了“官话”，这李局长混迹官场多年，怎么会不懂我话中的意思，他苦笑了一下后接着说：

“当然是关于‘慈爱医院’（注：就是于继晨任职并后来发生警方力量自相残杀的那家私立医院）的误伤交火事件，以及这次事件牵扯的那一系列案子，比如那个猥亵犯和杨百发，再比如律师、老师还有‘翡翠公主’号上的一家三口等等等等，这两个多月来，仅仅因此而死亡的受害者就已经达到了十余人，我知道你们手里肯定有我们没有的线索，我安排现在的这个对话，就是想交流一下这个事情。”

他说受害者的时候唯独没提那位所谓的“创业劳模”，也就是因为滥用私刑，收受贿赂被开除警籍的司法败类，说的再直接点就是他的儿子，他不说，除了不想重提伤心事以外，更是感觉当着我们这些外人的面说起来肯定太丢人。

“这话说的我们就有点无能为力了，这么大的事，我们所能调动的调查资源与警方没法比，我们知道的事情，警方肯定早就掌握了，如果非要说警方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让我们提出建议的话，我认为就是警方自始至终就没有把这个对手当回事，之前的调查力量分散，之后又大意轻敌才导致了医院内的误伤事件，不过通过这次误伤，我想警方也应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刑事犯罪，这个凶手具有超高的智商以及可以杀人于无形的攻击手段，怎

么打赢这场较量，我能提供的建议就是警方要先重视起来，如果还是像以前这样‘漫不经心’的话，那‘慈爱医院’的事情就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算夸大其词的说，你们最好把这次案件当做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争’来对待。”黄勋说。

他的话柔中带刚，把李万程一时间说的有些语塞，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黄勋的确在误伤交火之前竭力提醒过警方，用于继晨引警方前往“慈爱医院”极有可能是一个陷阱，但警方充耳不闻，最后酿成了恶果，被戳到“痛处”的李局长有些尴尬的点了一根烟来缓解一下气氛，随后干咳了两声，接着说：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就开诚布公的告诉各位，现在这个系列案件已经因此上升到了‘一号大案’，上面给我的压力非常大，我现在手头的技术力量只能确定对方使用的是某种精神类攻击，但具体是什么还不能确定，公安系统里没有相关的人才储备，这种性质的事情在此之前更是从未碰到，所以毫无经验。

技术支援的报告我已经打上去了，军方系统里会抽调相关的技术骨干来帮助我们破案，但是他们什么时候到，到了之后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心里没底，这才把你们找来，我能说的都说了，也希望几位当我是个朋友的份儿上，也说说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不要别的，就要建议，你们放心，可

能限于身份和权限问题，你们想到的很多方法可能在你们身上实现不了，但我大言不惭的说一句，我坐在这里担任这个职务，权限还是有一些的，能调动的资源也还算说得过去，只要你们提出方案来，你们做不到的，说不定我能做到。”李万程说。

我开始还想说怎么不去查查那个给警方送装有于继晨日记本的那个匿名包裹的人是谁，转念又一想，这么简单的事情警方不可能想不到，而之所以还是陷入了僵局，肯定是因为查过了但仍然无法在那里找到突破口，想来也对，如果包裹是那个幕后真凶寄出去的，那以他的手段，警方还真无法从这条线索上追查到他，换句话说，他要有这么好查，那早就被抓住了，想通了这些，我也就把这个问题又“咽”回了肚子里。

而我们三个一看他堂堂一个局长能这么说话也的确是不容易，跟以前的那种趾高气昂甚至是有些粗暴比起来，几乎是判若两人，看在这些诚意的面子上，片刻之后，黄勋说：

“只有军方的技术支持我认为还不够，技术支持只能被动的抵御对方的脑控攻击，但再严密的防御也会有漏洞，万一这些措施激怒了他而后又一旦被他抓住并利用了这些漏洞，只能造成变本加厉的损失，所以还是要主动出击，在客观层面将其消灭掉才能一劳永逸，至于怎么做到这一点，其实我早已做好了盘算，只是说出来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你但说无妨，只要能破案，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没有什么接受不接受的，一定尽力而为。”李万程说。

“好，那我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黄勋说。

“‘以毒攻毒’？这话怎么说？”李万程不解道。

“早在 2007 年，我在欧洲接手一单委托的时候，曾经遭遇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个人的生理结构与常人不同，智商极高，普通人在他面前就好像是猴子一样低级，除此之外，他还不需要任何睡眠休息，精力似乎永远旺盛，就像一个‘人形永动机’一样，不过这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他拥有特异功能，或者说是超能力，这种特异功能就是脑控与精神方面的，他可以轻易的隔空催眠一个人，甚至是用意念大开锁在身上的脚镣与手铐，他被多国政府乃至国际刑警通缉，但没人能抓得住他。

而我在接单的时候之所以与他有过接触，是因为他用脑控攻击的方法轻松拿下了英国央行金库，将其中的黄金在稀有金属黑市上倒卖换成现　天之后，海外最大的华人互助组织，‘世界华人协会’就收到了高达 120 亿欧元的匿名捐款，我便是受雇于该协会调查这笔巨额资金到底出资谁手的侦探之一，在调查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此人，而那笔钱，就是他倒卖英国央行黄金所得，后来这事发酵成为了影响非常大的政治事件，英国政府向协会讨要资金，但苦于没有证据，这笔钱现在还滞留在协会，不过协会在没有查清资金来

源之前，也只是以‘暂为保管’的名义进行看管，并没有挪作他用。

后来就在调查就要水落石出的时候，这个人便好像‘人间蒸发’一样的突然消失了，而我则历经一年半的后期摸排，最终通过一些个人的关系网得到消息确定，此人居然被捕了，而且被捕地点就在中国境内，由中国警方将其逮捕的，现在关押在某收监级别最高的监狱之中，具体是哪个监狱我就不清楚了，我也试图打听过此事，但奈何‘门槛’太高而未成功，不过要换了局长你，那应该就容易的多了，至于他的个人信息，我只知道他叫‘酉星官’，虽然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应该是他的真名，我没听说过他用假名，而且他好像也很不屑用假名。”黄勋说。

（未完待续）

55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7 14:40

李万程听完黄勋的话眨了眨眼睛没有说话，好像在回忆着什么，想了半天之后，他吐出一大口烟来，说道：

“你说的这个人我有点印象，公安部开会的时候提到过他，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在 2009 年被捕的，被捕地点是在山西大同，他干的事儿我也有所耳闻，不过我以及我认识的人都认为那是以讹传讹，他若真有这么厉害，有怎么可能在吃烤串的过程中被抓住？

至于什么特异功能，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李万程说。

“唉，那是他根本没想跟警方‘斗法’，我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捕，但以他的能力，我可以这么说，他若想跑，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座监狱可以关的住他，不过这也是个悖论，因为他要想跑，起码再警界这个范围内，压根儿就没人能抓得住他，所以也就不存在被关进监狱的事情了。”黄勋轻轻摇了摇头不紧不慢的说。

“算了，能提个建议也不容易，给我几分钟时间，我去查查他的底。”李万程其实还想跟黄勋争辩，但感觉这样有失身份，而且现在他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做这样的口舌之争的确不合适，便如此说，说罢之后就开始操作他右侧的台式电脑，那电脑应该是他的办公电脑，可以连接公安系统内网，以登陆后的权限级别查看不同的资料，黄勋进入公安内网需要采用入侵的方式跟网警“斗智斗勇”，但他是局长，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去，再加上他更加了解想要的信息在哪里，所以速度上要快的多，搜索时就拥有直达的便利，那电脑屏幕背对着我们，我们看不见上面有什么内容，但从露出侧脸的李万程的表情变化来看，他看到的信息是让他感到惊讶甚至是震惊的，时间不过五分钟，他便把眼睛离开电脑，从新看向我们，尤其是黄勋，并如此说：

“即便你说的是真的，但你这是要让我释放一个比目前这个凶犯更危险的罪犯出来去对付他，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

整个过程也是完全不可控的，一旦他借此机会逃跑或者是报复社会怎么办？这个建议不具备可操作性，可以直接否决掉了。”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他想走，监狱是绝对‘留’不住他的，既然李局长认为这个建议不行，那我就没有其他好说的了，我们还有事，先走一步。”黄勋说完根本不给李万程再说话的机会，一起身用腿撑开椅子转身就想叫上我们俩走，正赶着会儿，局长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有点书生气的男人，看样子有40岁刚冒头的年纪，风度翩翩，脸上挂着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似笑非笑表情，这人进来之后身边还跟着一个小警员，他头一摆，先看了一眼黄勋又看了一眼李万程，随后竟然鼓起掌来，随后还说：

“‘以毒攻毒’，妙哉妙哉，这么好的办法，李局长你怎么能够拒绝呢？”

黄勋跟李万程听后都是一愣，李万程反应过来之后当即有些微怒，他口气不善的说：

“这人谁啊？公安局是菜市场吗？！什么人都能随便进出？赶紧把他给我带出去，现在这里还有没有点市局的样子!”

那人听了李万程的话，也不生气，而是大步走到他的办公桌前，从怀里掏出一张证件，然后放到了桌上，并说：

“初次见面，这样不太好吧？”

这个人李万程不认识，黄勋不认识，朱梦珺也不认识，可我认识，他是谁呢？他就是在前面提到过的“国家安全局灵异及超自然调查科”的主任，此人姓陈，名归鸿，我在内参上报道“涉灵时间”的时候跟他没少打交道，别看他已经到了中年人的年纪，但性格相当乖张，要不然也不能以这种方式“冒”出来。

近年来，使用假制服、假证件假扮军方高官，甚至是伪造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国家秘密部门”，声称是其成员来行骗的骗子大有人在，所以李万程看到陈归鸿的证件后，脸上的愤怒消退了一些，但警惕性没有减少丝毫，他先是眼神犀利的对比了一下证件照与本人是否一致，又看了看上面的介绍，然后没说话，把证件合上扣在桌面上随手打起了电话，电话打完后他态度 180 度转变，“呼”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双手说：

“原来您就是上面派来的技术骨干啊，欢迎欢迎！”

“技术骨干不敢当，就是来帮点小忙而已，不过我可不是军方代表，我此次前来代表的是国安局。”陈归鸿还是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一边与李万程握手，一边说。

“不管是哪个单位，都是上级领导，您快请坐！”李万程满脸堆笑的说。

“陈主任？怎么来的是你啊？不是说来军方技术骨干吗？”我说。

“谁知道军方那边怎么安排的，一会儿说来人带装备，一会儿又说不来人，只提供了技术装备，到底来不来人我不清楚，但设备是到了，由我作为代表将其运到这里，现在个案子已经是多部门协作任务，不是某一个单位单独完成的，装备倒也没别的，就是可以抵御脑控攻击的专用防护头盔，戴上之后，对方就无法使用脑电波压制或者是‘植入信息’的方式进行攻击，对一切远距离的精神攻击都有极好的防护效果，只要不是功率特别大，基本都可以做到完全‘免疫’。

另外，你刚才提的意见我在门外都听见了，甚合我意，如果可以的话，咱们一起走一趟，去把酉星官接出来，怎么样？”

陈归鸿前面大半段话对我说，最后对黄勋说，黄勋毕竟不认识他是谁，愣了一会儿，才回道：

“我只是提一个建议而已，一起跟着去，实在是太贸贸然了，另外，关着他的地方级别非常高，接他出来这事对于我来说实在是爱莫能助。”

“哎，此言差矣，你们都已经跟这个案子这么久了，难道不想亲自见证一下它的结果吗？不光你，两位也跟着一起吧，明天就动身怎么样？我带来了专机，方便得很，明天一天就能办完。

而我此行而来除了带来技术装备以外，就是为了接他出来收拾那个真凶的，所以接人的事情，有我在，用不着你们

操心，那都是小意思而已。”陈归鸿对黄勋以及我与朱梦琚都发出了“邀请”。

黄勋这也说的是客气话，他怎么会想不到接人肯定是靠这位陈主任？毕竟是他提出来的。

“这.....真的可以吗？”朱梦琚说，她虽然接触过无数地方名流，但类似陈归鸿这种神秘部门的骨干，她还是从来没遇到过的，一听可以一起去参与接下来的行动，显得有些兴奋，而陈归鸿虽然没有挑明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但以她的见识，足以看得出来者非凡。

只是我有点奇怪，黄勋与朱梦琚都不是这个系统里的人，前者说穿了也只是个独行的私家侦探，后者是名媛不假，但也只是限于上海这一带而已，跟他这个国安局的高官实在是高攀不上，而如果他要带着我一起去的话，可能从私人交情或者是找人做记录的方面还说的过去，但为什么这种已经涉密的事情他主动邀请两个毫不相关的人一起参与呢？我一时有点想不通，可以我对陈归鸿这人的了解，他城府极深，完全可以用“老奸巨猾”来形容，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与目的，只是我现在还不清楚而已，或许以后会弄清楚，或许永远也弄不清楚。

（未完待续）

55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7 14:50

“当然可以，本来我来这一趟是原计划自己去的，还感觉太孤单，现在好了，要是能有你们陪着，我在路上也好有个说话的伴儿。”陈归鸿说。

不论是从“有始有终”的角度，还是从满足好奇心的角度，我们三人都无法拒绝这次邀请，所以当即便拍板将第二天的行程定了下来，只是我们这边交流的如此热烈，反而把李万程给“晾”到了一边，他面色阴沉不好看，但又不敢在陈归鸿的面前大放厥词，我想这里面除了这位陈主任表明身份带来的震慑力以外，肯定还有他打电话确认陈归鸿身份时电话那头给他说的话的作用，那个电话里的内容，估计是他的上级给他亲口交代的，这才让他这么一个土匪气息严重的人立马“老实”了起来。

不过只是不知道陈归鸿为什么此次一人前来，看这个架势连事先预约都没有，这么低调肯定除了是明面上说的那些以外，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过这话说起来也是废话，灵调科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不可告人”的？

在事情彻底定下来之后，我们三个就离开了市局，陈归鸿则与李万程继续交流一些他们之间需要沟通的问题，在路上，朱梦珺说：

“看李万程那个怂样，真解气，比你上次‘喷’他还解气。”

“你不跟他关系很好嘛？怎么每次看他出丑都这么高

兴呢？再说了，人家黄侦探之前被他语言攻击这么严重都还没说什么，你倒成了最兴奋的了。”我说。

“我不碍事，这种人我也不是第一次接触了，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和警方多打交道的原因，他们对我们有先天的敌意，就好像我们表现的好了就会体现出他们很无能似的。”黄勋说。

“你还真别说，差不多就是这个理儿。”我说。

“哎，这个‘陈主任’到底是干什么的啊？国安局我也有点了解，他们不就是抓抓间谍吗？怎么这个人这么大的派头？跟我知道的国安局可一点也不一样。”朱梦琚说。

“呃，怎么说呢，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个手下管着一帮从天下搜集来的奇人异士，专门解决明面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的那种人吧。”我说，之所以用如此拗口的方式表达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出于保密需要。

“被你这么一说，感觉比小说里的情节还神秘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更了不起了，我想想明天的行程就很兴奋呢，对了，明天我们要去见的那个人是什么来路？他来了就能解决这个案子？还听你说他又特异功能，黄侦探，说说呗。”朱梦琚现在就想一个得到了小鱼干的猫咪，真是如她自己所说，兴奋的不行，她一边笑的是花枝乱颤一边问，而黄勋则说：

“我知道的其实就那么多，给李万程说的基本上就是全

部了，只是有一点我没提，主要是这一点比较‘反生理’，怕说出来李万程接受不了。”

“哪一点？”朱梦珺说，而且不仅是朱梦珺，我也被勾起了兴趣，扭头看着他等着他说出什么令人惊奇的答案来，而他的答案也果然没让我俩失望，他说：

“酉星官这个人有个与我们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三只眼。”

“啊？！三只眼？二郎神还是马王爷？你跟他接触的不多，不会是看错了吧？”朱梦珺说。

“这个错不了，现在说的再多也说不清楚，明天你真见到他就知道了。”黄勋说。

“好吧好吧，之前他（指的我）说的像小说，可再被你这么一说，就感觉直接赶上魔幻电影了。”朱梦珺说。

（未完待续）

55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8 00:3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点关于国家安全局的东西，当然是不涉密的。

图 1 为国安局的标志与胸章。

图 2 为国安局的侦察证及相关权力(这是只是初级证件，中级、高级将拥有更多的其它权力)。

图 3 为国安局的“车辆特别通行证”。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76863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76864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768648.png{EIMAGE}

55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8 00:5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56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8 12:58

（三十三）酉星官与特异功能（1）

次日，我们三人按照约定准时到达机场，等我们到的时候陈归鸿已经在了，他正在给机组人员交代什么事情，看到我们来了之后，一摆手说：

“上飞机吧，人到齐了就出发。”

长话短说，上了飞机之后，朱梦珺一会儿咳嗽一会搓手，我看得出她是有一肚子的问题想问，果然还是做记者的，天生的好奇心就重，我的好奇心就已经很强了，但看样子她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陈归鸿那是在不为人知的隐秘战线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江湖”，普通人对他来说，一个表情

一个眼神就能被他洞穿心思，所以朱梦珺的小动作是什么意思连我都能理解个七七八八，更何况是他了，一直等到飞机完成爬升，进入到12000米的高空开始稳定巡航之后，陈归鸿瞥了一眼窗外的层层云朵，转过来来对来来回回数次“欲言又止”的朱梦珺主动开口道：

“姑娘，看你这样也挺难受的，你要有什么不懂的想问，现在正好是时候，到地方可就没这个时间了。”

“嗯嗯，您说的太对了，我要有话不说出来还真的是很难受。

那开始第一个问题，我们这是准备去哪儿？”朱梦珺一看陈归鸿主动发问，如释重负，便“心安理得”的开始提问，只是她的发问方式的确是有很重的采访痕迹，两人在飞机里的对话就像是陈归鸿在接受她的采访，这种场景与对话模式我再熟悉不过了，不过一般都是我问别人，而现在能坐在这里作为一个旁观者还是第一次，还感觉挺有趣的，所以便默默的听着，然后盘算了几个自己想问的问题，如果时机合适，就也插嘴多问两句。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叫‘7563监狱’，这是它的官方称呼，而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困龙城’，至于这个监狱里关的都是些什么人，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总之，都是些与酉星官有相同之处的人。”陈归鸿说。

“7563监狱”，这个单位名称从陈归鸿的口中一说出来，

我心里就是一震，知道黄勋说酉星官有三只眼的话估计不是虚言，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所监狱的特殊性，它所关押的犯人，和普通监狱完全不同，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刑事犯罪，也没有经济犯罪亦或者是政治犯罪，而是一个在公开的刑法法典中看不到的罪名——“超自然犯罪”。

至于“困龙城”这个别称，我也听过，含义就是字面意思，“能困住龙的城”，指的就是被关在那里的人，没有一个是“池中之物”，比如这个酉星官。

另外，这里指的“超自然”，涵盖的面非常广，除了常说的“特异功能”以外，还有走火入魔的玄门中人，比如降头师、养鬼师、放蛊师，还有阴阳师以及傀儡师以及祝由术、圆光术且心术不正之人。

还有习练身负绝世武功的武林中人，这里指的绝世武功大部分没有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么夸张，但有些方面却又只强不弱，比如早年在民间力量配合下抓不到的一个连环强奸犯，其实这个称呼有点太现代，用武林中的叫法应该称其为“采花贼”，这个人习练的是“阴阳合欢功”，这种功夫属于邪功中的典型，练起来以“采阴补阳”为核心，功有小成时便可身轻如燕，身法迅疾，功至大成时则可身软如泥，有风便可乘其腾空飞行，该功法在练成后的效果上是非常好的，只是修炼的方法太不道德，所以遭到了正派人士的唾弃，而在历史上练习该功法比较有名的便是民国时期的京城大盗

“燕子李三”，缩骨解锁如同探囊取物，他所习练“阴阳合欢功”的水平不过是小成而已，便已经可以蹿房越脊如履平地，而在“7563 监狱”里关押的这个，早已达到了大成水平，此人虽不能像习练至大成状态的金钟罩那样做到刀枪不入，但却可以让身法快到犹如鬼魅一般，在与警方的对阵中，曾多次成功在近距离上躲避开迎面射来的手枪子弹，更是没有任何一种警用刑具可以控制的住他，手铐之类，在他眼里完全可以视若无物，不过“一山更比一山高”，他最终与官方配合前来抓捕的民间其他高手发招震伤了内脏而落入法网。

除了他以外，诸如习练铁布衫至“肉甲”境界，刀砍斧剁亦不能伤、通过气流细微扰动可预判对手动作的“拂身功”、每次出招掌力都可达千斤以上的至刚至阳内功的高手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关于武林方面的人，我当时便计划着专门做一期相关的采访，毕竟武林中的事真深挖起来，里面令人拍手叫绝的精彩一点也不次于玄门。

言归正传，而从结构上来说，整个“7563 监狱”主要就是分成三大监区，其中玄门为一区，武林为一区，异能为一区，此行我们要找的这位酉星官便是在异能区关押，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身怀绝技之人被关到这里来，从主观因素上说，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仗着自己有常人所不能及的本事而为非作歹过，所以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从客观因素上说，则

是国家层面设立有专门对付这种人的部门，就好比有鬼怪就有玄门是一个道理。

至于为什么军方说派支援力量来解决该系列案件来的却是陈归鸿，我个人猜测他这里面肯定有私心，按照之前黄勋所说，这个酉星官盗取英国中央银行的金库，然后换成现金无偿捐赠给华人联合会，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有相当民族气节之人，应该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因为作奸犯科才被抓进去的行业败类，更何况黄勋的话里其实也在暗示一个问题，就是酉星官是故意被捕的。

所以陈归鸿在这个案件里“插一脚”，极有可能是他想“挖墙脚”，通过此事作为一个契机，将酉星官挖到自己的门下，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他应该盯着酉星官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的话，他如此“突然”的出现在李万程的办公室并开门见山的要接酉星官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后来陈归鸿在回答朱梦琚的问题中，也直接印证了我上述预测的准确性。

言归正传，朱梦琚知道这种不该自己知道的问题即便好奇心再重也是不能多问的，所以她话锋一转，接着说：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听黄侦探说这个人有特异功能，还不用睡觉，这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他为什么不用睡觉？又有哪些特异功能呢？能具体说说吗？”

“不用睡觉对他来说那是再基础不过的事情了，至于为什么，你知道自然界中有什么大型生物是一生都不需要行为睡眠的吗？”陈归鸿反问道。

“嗯——我记得好像是海豚吧，但因为什么我就记不清楚了。”朱梦珺说。

“因为海豚的左右脑与人类及其它动物都不同，主要不同之处在于高度的独立性，换句话说，海豚的左脑与右脑都可以独立控制整个身体，但人类不行，人类需要左右脑协作才能完成一些列完整的行为，而大脑在经过持续运作的消耗之后主要依靠睡眠进行恢复，所以人就需要一个让身体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完成睡眠，这种睡眠我们称之为‘行为睡眠’，从这个角度讲，其实海豚也并不是不睡觉，只是它可以只开启右脑或只开启左脑，当其中一边疲劳后就可以让其进入睡眠状态休息，这就被我们称之为‘实际睡眠’，而身体在这个时候则交给另外已经休息好的那边大脑控制，如此交替往复，就可以做到终生都不需要‘行为睡眠’。

换句话说就是海豚的睡眠不需要占用身体的时间。

同样的道理也是解释酉星官没有‘行为睡眠’的原因，他的左右脑完全独立，与海豚一样可以进行交互式睡眠，这样他的身体就能保持无时无刻都保持在清醒状态。

而且也正是因为如此，让他拥有了极其少见的双重人格，但是你要注意，我说的是‘双重人格’，而不是‘人格分裂’，

后者在精神病院里有的是，但前者的出现几率还不到千万分之一。这两者的最主要的区别是后者分主次，而前者不分，比如说后者一般是主人格占主导地位，在某些时间段或者是特定客观条件的刺激下，副人格就会出现，但是前者不同，前者的两个人格用后者的逻辑来说就是都是主人格，它们的关系是平等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好像是两个独立的人在公用一个身体一样，只是这两个人独立的是理性，而感性上却是相对甚至是完全统一的。

这些特点在酉星官的身上有很多具体体现，比如他能用两种不同的声音自己与自己进行对话，武侠小说里的‘左右互搏术’他更是玩到登峰造极，你见过能左手画画，右手写字同时进行的人吗？他就可以，不仅可以，还能协调到让两边画画与写作的进度同时完成。

除此之外，他的记忆里与理解能力也极其惊人，过目不忘、一点就透对他来说属于小菜一碟，几乎没有任何知识能难得住他。

不过这些相比于他的最主要强项来说那都是次要的，你刚才不是还问他的特异功能是什么吗？

就体现在那第三只眼睛上，这里事先说明，其实他那第三只眼并不是通常理解上用于视物的眼睛，而其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器官，一种普通人身上没有的器官，只是外形看起来像是一直竖起来长在额头中部的眼睛而已，不过因为外形

似眼，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天目’。

在他左右脑完全独立的情况下，他还有一个同样是完全独立的‘前脑’，我们经过研究将其称之为‘第三脑区’，这个脑区虽然没有任何思维能力，不负责任何与思考、理解、传导神经信号等大脑的传统功能，但是，它却是一个‘超级武器’，这个‘第三脑区’能产生超高强度的脑电波，并通过‘天目’作为终端向外发射，超高强度的脑电波可以有多重作用，轻则他能在作用范围内轻易的深度催眠任何脑电波大幅度弱于他的人或其它生物，说白了就是几乎99.9%的人类与动物都在此列，在这个过程中，被催眠者将毫无察觉。”陈归鸿说到这里被朱梦琚打断道：

“稍等一下，您说他能通过发射超强的脑电波任意催眠别人？但是据我所知催眠是两个人的事情才对，即便再优秀的催眠师，想要深度催眠一个人，首先就要取得这个人的信任，然后在催眠过程中全力配合，两人合力才能让其中一方进行深度催眠的状态，那么如果他想要催眠的目标不配合他甚至是反抗他，他还能做到任意催眠吗？”朱梦琚的这个理论其实就是在当时的不久前从黄勋那里听来的，在此之前我估计她也不知道关于催眠的这些事，而她这么说黄勋坐在彭边也不说话，只是在静静的听着两人的一问一答，我也同样是如此，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的好机会。”

（未完待续）

55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08 13:05

各位看官，现在楼主因为马上就要动身，所以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只能更这一段，因为今天是我国官方设立的“记者节”，楼主要为这事出差一趟，这一去估计最早要到后天凌晨才能回来，所以明天也没法更新了，这算是楼主开贴以来的第一次断更吧，主要是实在是时间上脱不开身，所以特此前来给看官们告个假，还请见谅！抱歉抱歉

55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0 11:53

各位看官，楼主回来了

566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0 11:55

最迟今天晚上开更，快了的话一会儿就能更，各位稍安勿躁，本来昨天就想更来着，但回来坐稳已经是凌晨两点二十多了，所以就没开电脑，见谅见谅

566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0 19:42

楼主这回真来了，抱歉，刚才这一路上稍微有点曲折

56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0 19:56

“催眠师的那点手段其原理不过是心理暗示与诱导而

已，通过这种低端方法催眠别人当人的确需要被催眠者的配合，而且是全力配合，但酉星官可是通过拥有绝对优势的脑电波进行‘压制’，这么说吧，假如说他要催眠你，在这个过程中他无需对你说任何一句话，只需要发动脑电波攻势，将他的脑电波强行施加在你的大脑上，那么你就会被他死死地控制住，而你本身还浑然不觉，这就好像是电视信号一样，如果一个电视只能收到一个台，但周围有两股信号，那么哪一种信号强，哪一种信号就占据主导，并把自己所承载的信息在电视屏幕上呈现出来，如果两者大致相当，则会出现对抗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串台’，被催眠者就相当于那台电视，上面出现的信息则相当于这个人的行为，而当一方的信号有绝对优势时，就会毫无悬念的自己所承载的内容体现出来，把这个例子再换回人脑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的脑电波控制你的行为还是他的脑电波控制你的行为，这个就完全取决于谁的脑电波更强，而他的脑电波几乎没人能与之对抗，所以‘狭路相逢’之下，就极容易被他控制，这属于‘强制催眠’，与你刚才说的‘引导催眠’完全是两个概念，强度上就无法相提并论，要是前者是只雄鹰，那后者撑死不过是只麻雀而已。

不过酉星官的人品还是非常过硬的，据我了解，他从未使用这种能力做任何有悖道德的事情，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陈归鸿说。

“我听说他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过A级通缉犯，原因是他盗窃过英国央行里的黄金，我想能无声无息的做到这一点，他肯定没少利用自己的这种特异功能吧？那么这种盗窃行为难道不算是有悖道德的事情吗？”朱梦珺说。

我在旁边听着感觉心里好笑，心说你这会儿把自己的记者“职业病”一点不剩的都给体现出来了，行吧，也亏了陈归鸿这人比较健谈，要不然即便不涉密也不会如此大方的对她说这么多。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首先要知道那批黄金是哪里来的，那都是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时从我国掠夺走的黄金制品，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金砖，这些东西除了拥有黄金作为贵重金属本身的价值以外，还有更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即便任意拿出来一个来也可以说件件都是国宝，它们在我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面前企图拒不归还，所以不敢以文物的名义存放于博物馆之中，而是直接以黄金的名义锁在了金库里，本质上讲，逼迫它们归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没想到中间‘杀出来个’酉星官，他在行动中的确使用了自己的特异功能，而且不仅是使用了，还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在完全以一人之力冲破重重封锁将这些国宝运出来之后，以象征性的价格卖给了东南亚那边总部设立在新加坡的一个爱国的华侨商会，这个商会在会长的决定下又以捐赠的名义将其归还我国，自此，这批文物才算是重回祖国的怀抱。

而那笔象征性意义的售卖款虽然说是象征性的，但这只是相对于这批黄金文物的真实价值而言，若单独作为一笔钱来看的话，那也不是个小数目，足有120亿欧元之多，也就是一整个全部都由富商组成的商会才出得起这个价格。但是，这么一大笔钱酉星官一分都没独吞，转手便全部捐赠给了华人联合会，只是华人联合会因为这笔钱的数额太过巨大，迄今为止也没敢动。而从这整个事件来说，酉星官的所作所为，绝对担得起‘侠之大者’这四个字。”陈归鸿说，他这么一说我才算进一步了解了此事的真相，之前听黄勋在李万程的办公室里说的有些含糊，他当时只说卖了一批黄金把赚来的钱捐了出去，看来他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说到底还是陈归鸿的信息更灵通，而后来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我还不知道，陈归鸿所说的这个爱国华侨商会的会长，与后来我为了“1995年成都僵尸事件”而采访汪明洋教授时他提到以“借”的名义（实际上就是赠送给他了）给他铸有“天师道宝”四字“金方”的南洋富商竟然是同一个人，在此不得不感慨一句“世界真是太‘小’了”。

“哦.....原来是这样，那其实他也可以通过正当渠道来讨回这些海外文物，用这种方法的话，总感觉还是有一些没有风度。”朱梦珺说，她的话里很明显还是有点对酉星官的不认同，对于这种观点上的不同，只要不是触及到原则的言论，我一般不发言，再加上她说的比较含蓄，以及这些时

间以来又有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感情基础，介于这些因素我就没说话，但陈归鸿显然比我要“较真”的多，何况他与朱梦琚也只是初见而已，他听罢了朱梦琚的话，原本总是挂着一丝笑意的表情突然阴沉了下来，随后又毫无征兆的冷哼了一声说：

“哼，正当？风度？这是对文明人讲的，对待强盗，没有道理可谈!”

朱梦琚被他说的一愣，知道自己的话有点让陈归鸿不悦了，她这么八面玲珑的人自然知道见风使舵，立马把话头一调，说：

“嗯嗯，也对，爱国之举各有各的方式，酉星官有这个能力做，并且也真的做了，这就很让人佩服。”

陈归鸿没有说话，朱梦琚顿了一下，为了缓解尴尬以及继续问她还没问完的问题，便接着说：

“那么，我想酉星官的特异功能应该不仅仅是通过脑电波压制来催眠目标这一项吧？还有别的吗？比如比这个更厉害的。”

“当然有，比如——‘念力’。”陈归鸿也顿了一下，随后一字一顿的说。

（未完待续）

56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0 20:28

（三十四）酉星官与特异功能（2）

“‘念力’？是不是就是那种可以隔空取物的那种能力？”朱梦珺说。

“隔空取物那都是小把戏，他的念力之强，可以拆解结构不够牢固的机械，乃至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流体，比如液体与气体，再详细一点就是像水与火。”陈归鸿说。

“那他能控制到什么程度？”朱梦珺说。

“比如说，他能用念力在短距离上产生动能极强的压缩气流，然后射出去，我给他做过测试，10 米之内，1 厘米的钢板穿透率 100%，30 米之内，两扇汽车车门，3 厘米厚的高层建筑钢化玻璃，穿透率 100%，50 米之内，无防护的人体，穿透率 100%，用这些想要杀个普通人那简直易是如反掌，只是声音有点大，因为他这种攻击手段的原理实际上就是‘空气炮’，只是他将气流直接作为‘弹丸’，用念力作为‘枪管’与‘推进药’。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天上下着倾盆大雨，路上除了车子几乎没有行人，偶尔出现的行人也都打着大大的雨伞或者是穿着厚重的雨衣，但他则不然，他屹立在风雨之中浑身上下却不占分毫水滴，我仔细观察那些雨滴，在到达以他为中心半径高度均为 5 米外的位置时就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阻挡，就好像有一个透明的‘罩子’把他罩在里面一样，但我知道那肯定不是一种有型的物质，后来我才意识到，我

碰上的是一个万中无一的特异功能天才。

我也是幸亏早在其入狱之前就发现他这个人才了，然后便一直在追踪他的信息，如果他的作为让我满意，是一个好结果，如果他的作为让我不满意，那就是一个很坏的结果。

要是我发现他发现的晚了，我很担心他会被外人或者是什么组织利用，毕竟他再聪明也只是一头‘孤狼’而已。”陈归鸿说。

“我有个疑问，他这么厉害，是怎么被抓住的？听黄侦探说他是故意被抓住的，真是这么回事吗？”朱梦珺说。

“当然，他的确是故意被抓住的，在抓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反抗，而且在此之前还故意泄露了自己的行踪，要不然特这种几乎无欲无求的异能人怎么会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一家路边摊上吃烧烤？

不过话说回来，真要动用所有可以调集的力量去抓他也不是抓不住，他厉害，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但是呢，当时抓住他的是大同市的当地警方以及追踪到此与其联手查案的国际刑警，就凭这些人的本事，酉星官真要想反抗，能把他们打到连妈都不认识，我刚才说的那个用念力形成的‘罩子’，能100%抵御各类手枪子弹的进攻，步枪子弹只要不是集中一点持续射击，也是打不进去的，即便是大口径的机枪子弹，打在上面虽然能穿进去，但进去之后也就消耗掉了几乎所有的动能，弹头再击中人体，那威力跟弹个人‘脑瓜崩’（注：

既用手指蓄力弹别人脑袋的一种动作，多用于关系很好的朋友之间开玩笑）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如果将防护面积只集中在覆盖自己正面的这一小片范围内，那防护力还能成倍提高，比如当面积只有两个巴掌这么大的时候，其强度就足以抵挡25毫米一类小口径机关炮的连续射击，对爆炸类武器的削弱效果也非常好，比如上述这种集中于一点的念力防护，可以完全化解掉一捆由6颗67式长柄手榴弹组合在一起的集束手榴弹的攻击。”陈归鸿说。

他说到酉星官能用念力发射高压气体作为武器时我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便跃跃欲试想提问两句，但碍于朱梦珺的提问非常紧凑而没有空挡，我也不好中间打断，所以就没说，但这次又说他的“念力罩”能阻挡手枪与步枪甚至是机枪弹丸的攻击，我实在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了，而且这让我想起了当初采访散人时他提到过大柏郎用“雾仙”阻挡住69-1式40毫米火箭筒所发射的“超口径”火箭弹的说法，虽然知道这两者的原理肯定有所区别，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抓紧机会，在陈归鸿刚刚说完这段话，朱梦珺还没来得及提出新问题的时候说道：

“陈主任，您说他的念力足以阻挡住子弹？您既然这么说了我自然是不能质疑，但这的确是太厉害了，我曾经听说有人利用邪术圈养一种名叫‘雾仙’的‘气态透明生物’，它就具备隔空阻击弹药的功能，跟这个念力比起来，哪个更

厉害一下？”

“你说的那个‘雾仙’其实并不是什么太稀罕的玩意儿，‘7563 监狱’的玄门区里就有好几个养这东西的，最厉害的一个在测试中挡住过 120 毫米火箭弹的攻击，不过不能挡的多了，挡的多了就会被击散，散了它就得重新花时间聚合，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散了再想聚拢到一起，没有个把小时是完不成的，这在千钧一发的战斗中肯定是不行的。

至于它与酉星官的‘第三脑区’在这方面谁更厉害，应该说我见过最强大的‘雾仙’要更强一些，不过两者能抵挡攻击的本质都是在调动念力，‘雾仙’如此，‘第三脑区’也是如此，只不过不同的是前者本身就是一种类似生命体的念力，用你的话说就是‘气态透明生命’，而后者则是‘功率’极其强大的脑电波，普通人的脑电波基本无法对外造成影响，而“强脑电波”则可以通过压制目标生物的脑电波来对其实施催眠或者是精神攻击，如果再往上，那便是从“强脑电波”提高到念力的层次，这个层次就可以对外界事物产生‘物理影响’，比如搬动物体，甚至是隔空杀人，酉星官便是已经到了后者。

另外，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圈养‘雾仙’的代价是很高的，它的主人每天都要满足它的大量需求，而且随着它愈加强大，需求也就越高，即使是其主人家大业大，但早晚有一天也会承受不住的，只要主人满足不了它的需求，那么它

轻则不听话，重则‘反水’攻击甚至是干掉自己的主人，可‘第三脑区’则不同，拥有它的人，不需要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不用担心满足不了类似‘雾仙’的需求而遭到反噬，因为‘雾仙’是养出来的，而‘第三脑区’则是一个人体器官，那是与生俱来自带的。

所以，虽然极限指标上‘雾仙’虽然胜过一筹，但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我更推崇酉星官的‘第三脑区’。”陈归鸿说。

我听罢频频点头，想到当初散人给我说过，每只“雾仙”的嗜好不同，有的爱喝水，有的爱吃黄金，还有的爱吃尸体，如后两者那的确是对圈养者的极大负担，而且还要时刻防着这东西反咬自己一口，那么相比之下，拥有“第三脑区”的确是要更加实用的多，想完这些，我接着问：

“那如此说来这‘第三脑区’几乎就是一个可以随意调动强大念力的‘超级器官’啊，如果酉星官合理使用并配以相应的战术，这个人几乎就是个‘半神’啊，这样的话警方的确是没有能力对付他。”

“也不尽然，就像正常人的大脑在用脑过度后需要休息、补充营养一样，他的‘第三脑区’也是如此，像抵挡子弹这种事情，那消耗是极其大的，所抵挡的攻击威力越强，消耗的也就越大，每次消耗过大了，酉星官都要进行‘食补’，吃大量高热量的食物，比如他的体重只有 67 公斤，饭量却

比五、六个100公斤的壮汉还大很多，就是因为如此，他又不屑于做普通工作，在入狱之前始终是一个无业游民的身份存在，早年他在少年时期那会儿曾利用自身的特异功能赚了一些钱，但几乎全用在吃饭上了，后来他成长起来，受雇于一家国外公司过，这个公司主要是利用他念力的超高精度，在没有附带损伤的情况下，隔空分解一些非常精细的机械零部件，其实这完全是大材小用了，后来这家公司出资资助了一档有辱华倾向的电视节目，结果被他知道了，他在辞职之前，用念力公司老板的办公室里将其‘老二’拉长到了三米多，然后又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摔断了腿，做完这些他才离开，那老板报警，但还是那句话，他有心要‘搞事情’，警察能奈何的了他？

从那之后，他就走向了‘侠盗’之路，在海外维护了很多赤子华侨的利益，而且做完事之后从不留名，比如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很多地方对华人不友好的国家，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很多受过他帮助的人，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为了感谢他，为他去了一个尊称的绰号，叫做‘三目天尊’或‘三目侠’，甚至一些被他帮助过又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还有人出资为他修庙建祠，里面塑其金身，早晚供奉香火。

那么再到他后来被警方抓住送进了普通监狱，我们得知消息后将其转移到了专门为他这种人而设立的‘7563监狱’，到了这里，他的‘伙食’问题才算是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我们为他的‘第三脑区’专门研制了一种营养浓度超高的药物，富含大脑所需的所有元素，这是一种专门为他‘第三脑区’消耗过大时进行恢复而研制的营养药，一次服用 10 粒，就能提供一次巨大消耗所需的所有营养与能量。”陈归鸿说。

我听完此言心说这人跟黄勋的做派竟有几分相似，黄勋也是在接海外华人的单子时会优先处理，并根据对方的经济情况与案件性质酌情减免费用，只是黄勋再厉害也只是个普通人，无法与酉星官这种天生就特异功能傍身的异能人相比，介于此，我也对他更感兴趣了。

至于“‘三目侠’这个尊称，那就更有些好莱坞电影里根据人物能力或外形来编排出的“XXX 侠”、“XXX 人”的意思了，只是那些都是电影里虚构的，而酉星官则是个实实在在的真人，而“三目天尊”的称号就更厉害了，并且这个明显有道家底蕴的尊称，就直接把他从“人”的境界拔高到了“仙”的层次，想来也对，这些人也真是把他当做是神仙了，要不然也不会给他建造庙堂，予以供奉。

（未完待续）

56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0 20:52

话说回来，朱梦琚虽然在男女问题上是个身经百战的“高手”，但她怎么说也是个女人，便在听到陈归鸿说酉星官用念力把之前那个有反华倾向的老板的“老二”类拉长到

三米多的时候，脸色还是一阵泛红，不过好在她见过大风大浪，在这方面的心理素质非常过硬，所以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而我的问题不多，就这两个，问完之后就故意停顿没再说话，把发言权又让回给了她，她当然是不会让这千载难逢“打探”内部消息的机会冷场的，当即就接着她自己的问题顺序接着说：

“我有个疑问没搞清楚，就是他为什么要故意被捕呢？出于什么心理动机？这个您知道吗？”

“这个问题他在被捕的第一天接受问讯的时候就说的很明白，用他的原话简而言之来说，就是‘玩腻了’，他凭着这一身本事在外面纵横天下几无敌手，除了个别有国外官方背景的高手外，民间根本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么说吧，他这么多年在欧美国家，几乎把有关经济方面的‘罪名’都给犯满了，但当事国的警察肯定是拿他没办法，偶尔搞大了出现了几次国外类似我们这样的特殊职能部门去对付他，但结果也都是有惊无险，而且最后全还被他给收拾了，后来他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名单，所以实际上国内警方也在到处找他，他就想着自己该找个地方‘静一静’了，那么哪里最安静呢？对于他来说就是监狱了，不过他有很强的‘落叶归根’观念，即便入狱也得入国内的监狱，其情况你们也都看见了，自己故意泄露行踪，然后大摇大摆的跑到路边摊上去烧烤，接着再毫无反抗的被抓住。

不过我在警方那里要来了一份当时对他进行初审时录的一段录像，我之所以保存是因为感觉他说的这段话很有意思。”陈归鸿说着，从自己的随身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类似于平板电脑的东西，从外形上来说大致与黄勋的那个掌上终端类似，只是尺寸要更大一下。他在上面操作一番后，把屏幕一转，对向我们三个，我们都凑到跟前仔细看，画面中坐着的是一个留着板寸，貌不惊人的青年人，如果非要说从第一眼的印象上看他与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人的额头特别的大，额头正面尺寸占到了整个脸的一半还要略多，而且均匀的向外隆起，整个天庭显得极为饱满，我知道，按照刚才陈归鸿所说的大脑结构来说，他的前额颅骨后面不是前额叶区，而是那个普通人没有的“第三脑区”，这部分也是他特异功能的核心所在，从他的长相上来说，正好完美的应了我国古人的一句老话：

“天生异相，必有异能。”

按理说头部长成这样用世俗的审美观来看肯定是有缺陷，甚至是丑陋、畸形的，但他不然，虽然额头那么大，但看着并不讨厌，如果要为此找个理由的话，那应该就是他眉清目秀的缘故了，因为除了额头大以外，其余方面，尤其是五官、脸型上，他都还是非常周正的，而且肤色也很健康，在这些良好外貌的映衬下，那个巨大无比的额头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兀了。

回到视频内容上，随着画面与进度条的推进，之前例行性的讯问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等基础信息过后，便听到了警方先对他展开的对话：

“酉星官，知道什么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吗？听说你在国外折腾的很厉害，名声大的很，现在不是照样被我们抓住了？你抓紧点老实交代，把国际刑警指控你的那些罪名都一五一十的说出来，省的我们双方都麻烦，现在就开始吧，第一个：2011 年，你在拉斯维加斯指使你的私人武装对当地赌场进行大范围打砸抢烧，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先把当时的事情经过说清楚，再详细交代一下你的团伙成员都有谁，武器都是来自哪里。”

“哼，少对我指手画脚的，我现在在这里坐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可怜你们，你们给我扣上了国家红色通缉令外加紫色通缉令（注：际刑警组织的紫色通缉令含义为“特殊手段犯罪”，发布该通缉令主要用于提醒其它国家做好防范该手段犯罪的准备，而酉星官的手段的确堪称特殊，但也几乎无法防范），费尽心思的想抓住我，开始还叫嚣什么 15 天之内让我伏法，那我就给你们点颜色看看，结果你们让我太失望了，简直还不如一群废物，我见过的废物还能拖延一下我的时间，但你们则只会‘学狗叫’。所以呢，我在外面‘玩’够了，就主动来可怜可怜你们，到这里来‘坐坐’，也好让你们体验一把‘抓住’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警告

你们，像这种地方，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一天我呆够了就会继续变成你们的噩梦，还有一点是我最想说的：没人有资格审判我。”视频中酉星官态度冷硬中带着不可一世的傲慢，根本没把对面的两名审讯员当回事，他不仅没有回答审讯问题，更是进行了挑衅与嘲讽，嚣张和难产的犯罪嫌疑人每一个老刑警都遇到过，但能这样说话的，我想他们肯定是在自己从警生涯中的头一遭，方才最先发问的那名审讯员被酉星官说的一愣，当场就发了飙，他手牌不锈钢的桌子，大喝道：

“到了这里还敢口出狂言，你就是欠收拾！”话说完随即起身走出屏幕，不一会儿就从中间隔着铁栅墙，坐着酉星官的房间另一侧出现，手里还多了一根胶皮警棍，我知道如果按照正常“套路”，坐在嫌疑犯那个位置上的人是少不了要受一顿皮肉之苦，结果这警员抡起警棍来对准酉星官的后背就要抽的时候，那条已经抬起来的胳膊就这么直挺挺的僵硬在空中落不下去了，不仅如此，他的头还剧烈的摇晃起来，片刻之后他的眼耳口鼻等七巧便全部开始流血，这种情况持续了 3 秒多种后戛然而止，那名警员随即撒手扔掉了警棍，整个人就好像泥巴一样瘫软到了地上，整个过程中，酉星官甚至都没有抬眼去看一下那个要打他的警员，而刚才没有过去的另一名审讯员见状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联系屋外的人进来支援，此事酉星官则没再继续发难，只是稍稍抬头一转脸，

盯着正在记录这一切的摄像头说道：

“你们大脑对我而言，脆弱的就好像一团被踩碎的豆腐渣。”

这话说完，视频也就此结束，画面停留在了酉星官盯着监控器的那个镜头上。

“他，他是怎么做到的？！”朱梦琚惊问。

“这就是强脑电波的威力，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一幕只是他小试牛刀，如果他继续加大脑电波的输出强度，完全可以让那人在短时间内全脑破裂而亡，他最后提到了‘豆腐渣’这个词不是随便找了一个形容词，因为我在后来的测试中，他用远超致死强度的脑电波同时攻击多达 7 只作为实验体的猴子，那些猴子不消片刻就当场直挺挺的死了，外表都是七窍流血，但后来尸检时切开颅骨之后才发现，所有猴子的脑子已经全都碎了，就好像一摊被用力踩烂了的豆腐渣一样。

并且脑电波攻击终归是初级手段，高级的则是我前面说的念力，如果用上那个，他面前这种直径 3 厘米的标准钢制铁栅，可以被他轻易隔空弯曲，想撕碎个把人，那简直就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的简单。

“他在视频中提到了‘废物还能拖延他的时间’，这是哪里的警方？能拖住他，还是有点本事的啊。”我说。

“非也，他说的‘废物’指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警方，而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些与我们类似的国外特殊职能部门

里的高手，那些人相比普通人来说都是顶尖的存在了，但在他那里，则都是‘一合之将’，只是凭借着人多势众，有几次拖延了一下酉星官的行动速度，他这才说出这番话来。

至于警方么，在他眼里，就是真的‘还不如废物’。”

“呃，好吧。”我一听酉星官居然是这么定义“废物”的，还真是“艺高人胆大”啊。

“那后来呢？”朱梦珺问。

“后来连法院审判这一关都直接省掉了，把他送进了当地一所专门用于看守重刑犯的监狱，他去的第一天，就给监舍里的不太友好的‘狱友’们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再后来就是被我们接手，送进了‘7653 监狱’，让他跟他的同类人呆在一起去了。”陈归鸿说。

“我多问一个问题啊，刚才视频中提到了他在 2011 年时还去拉斯维加斯赌城搞过破坏，而且他还要自己的武装团伙，可按照前面所说，他的行径应该更符合那种孤傲的独行侠的感觉，您也说了，他是‘一头独狼’，可这样的人又怎么还有自己的团伙呢？”我说。

“什么狗屁团伙，那是美国人自己倒打一耙，拉斯维加斯的赌城，其安保人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携带制式武器的武装护卫，特别是那些人高马大的内保，西服里面都揣着小型自动武器，地下武器库里甚至还有 M2 型重机枪这样的大家伙，酉星官当时去那里只是会个朋友，结果无意间发现了

赌城方面搞老千，他们出老千坑赌客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雇佣一帮老千高手，然后在主场庇护下装成赌牌的游客在赌场里来回转，看到哪里赢钱赢的多了，就派一个老千去把那边赢的钱赢回来，如果对方也是个高手，那就多派几个打车轮战，很难有人能抵挡住这种轮番进攻，假设说你赢了大笔的赌资后见好就收想离开，那么他们就会给你扣上‘老千’的屎盆，然后强制把你的钱留下并把你加入黑名单，再严重了还会被当地执法机关判刑。

而他们自己的老千即便出千被发现了，也会得到赌场方面千方百计的袒护，他们会在必要时帮助老千销毁所有证据，以及出巨资为其打官司，客场的人一般对于这种做法毫无反抗能力，至于当地的执法机关，那更是和赌场沆瀣一气，想通过走司法程序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酉星官的能力就不用说了，他能捕捉人与人之间非常微弱的心电感应，比如说桌子上有两个赌场方面的老千是协同对游客下手的同伙，那么他们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只要有联系，就会产生存在于脑电波层面的心电感应，被捕捉到了，就可以通过其中的规律进行解读，酉星官就是这么发现赌场耍诈的，将其当中拆穿之后，赌场方面死不认账，结果其中一名老千被酉星官用强脑电波催眠，自己一字不差的将怎么出老千，和谁配合的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个‘底儿掉’，遂当场引起一片哗然，那赌场能干吗？就拉开架势就

上手动粗，不过你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想象得到，一个连中小威力枪械都难以伤害的人会害怕普通人的拳脚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刀枪棍棒？接下来便是经过了一番毫无悬念的交手，赌场的内保损失惨重，事态也由此从使用刀具、棍棒上升到了使用枪械的程度，为了防止发生误伤无辜的事情，酉星官对赶来的武装内保进行了‘植入式深度催眠’，利用给他们制造逼真度极高的幻觉的方式，让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对打，互相残杀。

（未完待续）

568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1 02:1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的图就更一下正文中提到的两种武器——

图 1 是我军的 PF-98A 型 120 毫米重型火箭筒，图 2 是该 PF-98（是 PF-98 而不是 PF-98A，前者是后者的改进型，因为图 2 算是少有的独立的弹药图，所以楼主就把火箭筒与弹药的配套关系分开发了）主要配备的两种火箭弹，左侧为破甲弹，右侧为多用途弹，“7563 监狱”中测试“雾仙”抗击打能力的就是它。

图 3 是美国的 HB-M2“勃朗宁”型 12.7 毫米大口径机枪。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0088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0088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00897.png{EIMAGE}

56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1 02:1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69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1 18:56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571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1 19:38

最终出动了大批的国民警卫队才将事态彻底平息下来，但参与交火的100多名武装内保仅当场死于枪战的就多大30多名，有不同程度受伤的则高达60多人，说白了就是完全没有遭到伤亡的内保，只有10来个，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枪战有多么的激烈，至于因为枪战而损坏的财物以及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恶劣影响，那就更加无法计数了，别的不说，仅仅是赌场赔付这些死亡和受伤的武装内保的善后款，还有打通当地政府关节的公关费用，那就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数目。

而后这事闹的很大，美国方面向来重视对特异功能的研究，他们通过大量分析已经大概摸清了事情的原委以及酉星官的厉害手段是什么原理，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对外就宣称酉星官在赌场中输了赌资恼羞成怒，随后带领大量武装人员袭击了赌城，然后还以此为由将其第一次送上了国际通缉犯的名单之中，而在私下里，则展开秘密追捕，派出他们本国的相关高手去对付酉星官，这也就是我说的国外特殊职能部门和他的交手，他们的任务目标很简单：尽量抓活口带回来研究以及招降，如果实在不行，就当场击毙，说白了就是采取了‘不能为我所用，便杀之’的原则，毕竟酉星官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这么厉害，让他们感觉如鲠在喉。

不过后来的结果我刚才也讲了，他们不仅没有抓住或者是击毙酉星官，反而被他反杀了落花流水。”陈归鸿说。

（三十五）酉星官与特异功能（3）

“嗯，这个事情我刚才就想问来着，与你们类似的国外特殊职能部，听您的意思这些人也肯定都不是凡夫俗子才对，那么他们出动精锐还对付不了一个势单力孤的酉星官吗？而且还被他定义为‘废物’，那到底是他们太不堪，还是酉星官太厉害？”我说。

“当然是酉星官太厉害了，这事要想说清楚，那就得从个人能力上说起：特异功能者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而且门槛非常低，你看看印度那些所谓的‘异能人’，都是些什么

货色？把皮肤摩擦一下能吸住一个勺子或者是鼻孔吸气的时候能让铅笔不掉下来那就算有超能力了，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在侮辱‘特异功能’这四个字，而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标准虽然没有印度这么低劣，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那些所谓异能人士，绝大多数就是会一点面对面的读心术，这玩意是‘超心理学’中基础的不能再基础的东西了，像这种人我们这里根本都不要，另外就是用意念弯曲金属啊之类的，这种把戏听着挺厉害，但跟酉星官的能力比起来，那简直就跟天桥杂耍没什么区别，比如说前者能弯曲的所谓金属也不过就是长柄不锈钢勺子而已，而且整个过程还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完成，等完成了，那个特异功能者还得被累的够呛，反观酉星官，他能轻易弯曲 3 厘米直径的钢制栅门，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并且还不是一般的轻易，而是轻松到不费吹灰之力的程度，两相对比一下，是一个级别的吗？简直就是弹弓和大炮之间的差距。

关于国外特异功能的研究，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军从 1966 年就成立了异能部队，代号为‘烤架之火’，后来更名为‘星门计划’，其中一共召集了全美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 12 名异能高手，这些人的特异功能就是心灵感应，可以隔空获得一些当时技术或人力手段还无法获取的情报，到了 1969 年这 12 个人还参加过越南战争,但是效果不怎么样，后来因为该计划里的人耗资巨大却并没有发挥出与其投入

相称的作用，就被解散了，虽然时至今日美军以及CIA等组织仍然在搜罗特异功能者并对他们进行培训，还设立相应的子机构在一些特定场合发挥作用，但本质上这些人相比40多年前的‘星门计划’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换句话说，特异功能是一种对先天天赋要求极高的领域，技术层面的攻关对其影响则相对有限，而国外的特异功能研究便是受限于高质量原始人才的稀少，导致进展非常缓慢，现有的所谓特异功能，更多的是停留在表演层面的‘把戏’，根本无法用到真刀真枪以命相搏的战场上去，花上巨资弄几个人坐在屋子里搞什么隔空弯曲勺子，猜手里拿的是什么扑克牌，以及变没了香烟之类的东西也许第一次看上去还感觉比较新奇，但时间久了谁会闲的没事干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却只能看这种低级表演？说的直白一点，即便这些人的这些所谓‘特异功能’跟街头魔术师的手法魔术有什么区别？

而迄今为止，以美国为例出现过的最强大的‘特异功能者’是‘星门计划’里招募来的一个‘意念杀手’，这个人的特异功能的作用与原理也是通过念力杀伤有生力量，不过这个人使出了全力，在近距离上耗时很久才杀死了一只山羊，但代价是他自身也身负重伤，主要损伤来自于大脑过载。

正是因为有这些现实情况作为基础，这才愈发凸显出酉星官的宝贵性，与那些只能用于表演的特异功能相比，他的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实战化的标准，用一句不太恰当的比喻

来说就是前者是小把戏，而后者却是杀人技。

他的‘特异功能’天赋无可匹敌，‘第三脑区’的生理结构在 70 亿人中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陈归鸿说。

当他说到酉星官利用“植入式深度催眠”给赌城的武装内保制造逼真幻觉使他们互相残杀的细节时，我心里就是一震，因为这个手段不论是方法还是效果都与在医院中让特警与武警同袍相残都几乎是如出一辙，看来从这个角度说，这酉星官依仗着他与生俱来的“第三脑区”，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人形脑控武器”，而且其功能还比脑控武器更加丰富与强大，因为就目前为止，最强大、最先进的人造脑控武器也无法做到将脑电波强大到上升为念力来使用的境界。

（未完待续）

571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1 20:04

“那么您的意思实说酉星官的情况是目前人类已知当中仅存的一个孤例？”朱梦琚说。

“是的，是个绝无仅有的孤例，就好比其他所有的异能者都是幼儿园水平，而他却是博士后水平，中间有能力上无法跨越的鸿沟。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7563 监狱’中的玄门区与武林区才没有他所代表的的异能区价值高，物以稀为贵，这两者的人才虽然也很难得，但至少可以通过有记载的方法进行某种

程度上的培训与‘复制’，但酉星官的情况，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了，我们完全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来，更没有办法通过后天的手段让他的能力在别人的身上出现。”陈归鸿说。

“那我就想不通了，世界上很难出现一个没有完整体系支撑的孤例，就好像再偏远的小岛也总会有一条隐没在水下的山脉与大陆相连的，他的直系亲属，比如父母身上难道没有这方面天赋的体现吗？或者是扩大到祖上能查到的亲属，他们都没有吗？

比如可以查一查他的姓氏，‘酉’这个姓在国内乃至整个华人圈里就很少见，以您所在单位的实力，查起来应该不难吧？我想把所有的‘酉’姓人家都筛查一边，应该会有一定的收获。”朱梦琚说。

“他是孤儿，父母姓甚名谁，祖上是哪个等这些我们何尝不想知道的内容早已都不可查了，而有关他最早的资料，就是在其不到一周岁那年，被人在深夜悄悄的放到了一家县医院的妇产科门口，值夜的一各医生巡查病房的时候听到了哭声才发现了他，他当时躺在一各竹条编织的篮子里，脸上还蒙着一床婴儿被，如果晚一步，就有可能窒息而死，那时候没有普及监控系统，实在是找不到到底是谁放的这个篮子，也联系不到他的任何亲人，这家医院就把他送给了孤儿院，而后他在孤儿院待了 5 年，5 岁的时候被后来的养父母领养并长大成人，我们为了调查他的身世，完全是以最早发现他

的城市为原点，向外延伸出去上百座城市，做过大范围的DNA普查，但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

至于调查姓氏的事情，这我们早就做过了，他的名字是在包裹的一张纸条里写的，除了名字以外，还有一本年代非常久远的古籍，经过鉴定应该是在宋代以前的，书中记载的内容可以用光怪陆离来形容，具体是什么，介于保密原则，我不能详细说，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里面记载了大量有关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旁支，我们叫它‘文明的旁支’，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现在所走的文明发展路线是以唯物、科技为主，可以称其为‘科技文明’，这是物竞天择后留下的主流模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模式，在上古时期，你可以理解为炎黄至大禹之间的这个年代吧，地球上，尤其是现今我国的范围内，存在着一些以‘特异功能’为立身之本的部落乃至发展到后来的国家，这些不论是部落还是国家的组织中存在着大量具有特异功能的部族成员，其中又以男性为主，谁的特异功能越强，谁在部族中的地位就越高，而且他们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都拥有‘第三只眼’，按照原文中的说法，叫做‘大异能者，无不首生三目’，结合酉星官的情况，我判断书中记载的那个时代，他这一类的特异功能高手都在额前长有类似‘竖眼’的‘发射窗口’，而大脑中也自然都天生就生长有‘第三脑区’这个部分，两者配合之下，产生能量并将其释放出去，产生特异功能的现

实效果。

只是上古时期的人们毕竟还是比较蒙昧，不能理解那是一个特殊器官，而是根据形状在记载中将其定性为了‘眼睛’。”陈归鸿说。

“我国自古以来的神话传说中素有‘三眼崇拜’或者是‘多目崇拜’的情节，难道也是跟这个有关？”我联想起了诸如二郎神杨戬这样的“三目”形象，便如此问。

“是的，在我国民间以及宗教的神仙体系中来说，一共有六位非常著名的三目神仙，其中除了最广为人知的二郎真君杨戬以外，还有灵关马元帅，也就是人们最常说的马王爷、殷元帅，既《封神演义》中的殷郊，为纣王之子，死后被封为太岁、王灵官，他后来乃为道家的五百零管之首，全称为‘天都大灵官’、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作为统领雷部的最高正神，评书《隋唐演义》中的天下第二好汉宇文成都就号称是此神转世，而且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雷部，这个‘单位’可不是只管打雷放电的‘部门’，而是代表了天庭最至高无上的武力，正所谓‘所主万物生杀枯荣、善恶赏罚、行云布雨、斩妖除魔’等事，道家威力最强大的降魔诛邪符咒，就叫做‘天都雷符’，各种魑魅魍魉都经不住它的雷霆一击。

嗯——说跑题了，我提这些的目的是想说：这些民间传说与宗教神仙体系的行程，离不开一个原始的崇拜轮廓，而这个轮廓就是拥有特异功能的特殊人群，因为这些人拥有凡

人不能及的强大能力，所以促使让普通人对他们顶礼膜拜，接着便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并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将他们推上神坛。

而且特异功能人群在最初时候是能力各异的，也就是他们虽然都是以‘首生三目’为与普通人的最大外貌区别，但他们的能力并不相同，像酉星官的‘酉姓’，它源自于燧人氏，是燧人氏中允娃若水（注：燧人氏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支裔，后又归了轩辕氏，当时的轩辕氏就赐其姓为‘酉’，封地在‘诺水’，而这个氏族中的特异功能者，就是以隔空移物的强大念力著称，而其他像‘漆氏’族人、‘嬴氏’族人他们的特异功能者则是前者拥有远超普通人生理极限的身体、后能能使用第六感预测未来等。

不过特异功能文明在出现之初也就注定会走向衰亡，因为依托这种天生能力的文明容易陷入到一种不思进取的境地，导致整个文明层次的发展异常缓慢甚至是停滞，而且貌似要诞生一个优秀的特异功能者相当困难的，只有比较小的几率性，按照那本古籍中所写，是千中有一，千分之一的这个概率放到现在可能看着不小，但放到4000多年前那个人口存活率极为低下，整个中原地区人口不足百万的上古时代，这个可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而就像酉星官这样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但与书中的记载进行纵向对比，我想他的水平基本放在那个特异功能者相

对普遍的上古年代，也是拔尖的存在，那么也就是说这类文明会因为基干人数太少而导致出现传承危机，最终变的特异功能者越来越少，绝大多数族人都泯然众人，极个别留下来的珍贵血脉也越发难以现世，比如酉星官这种级别的‘特异功能者’已经成为了几十亿人中都再难找到第二个的‘极端个例’。

总而言之，‘特异功能文明’由于自身问题以及传承方面的硬伤导致其在与当下人类仍在发展的，创新性极强的‘科技文明’的竞争中，不可避免的走向消亡了。”陈归鸿说。

“您说的这种‘特异功能文明’，让我联想到了玛雅文化中提到的‘根达亚文明’，这个文明就是特异功能或者叫超能力文明，而且他们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男性‘首生三目’，这种不同文化下记载出相近的现象，应该不是巧合吧？”我说。

“谁说这是不同的文化？”陈归鸿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如此反问道。

“那.....还请您指点一二。”我听他这么说肯定是另有高论，便又如此回道。

（未完待续）

57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1 20:56

（三十六）酉星官与特异功能（4）

“首先，有关于‘根达亚文明’的记载于起源的，都来自于玛雅传说，它是相关传说中的第一个太阳纪（注：既马特拉克堤利 MATLACTIL ART）所对应文明。

然后，就得说说玛雅文明是从何而来的了，现存的玛雅遗迹之中，不论是建筑风格、雕刻、艺术品以及一些还未完全成型的象形文字，还有对事物的理解与称呼，都带有非常浓厚的殷商风格，举几个例子：玛雅人崇拜的羽蛇神从细节设定上来说就是一种中国龙的变种，同时玛雅文明的天文历法高度发达，其中关于农业方面的内容与我国的农历节气极其吻合，这在其他文明中都是没有对应的，并且他们也有对北斗七星、白虎星等我国先民们在天文成果上的相同记载，对阴阳的理解与我国传统文化亦十分接近，另外就是袭承了殷商的占卜与拜鬼文化，祭祀才有此成为了玛雅人的生活核心，大祭司这个职务在玛雅中的权力甚至超过国王，他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掠夺对方的人口，然后用于祭祀，那些高大的灰色金字塔，几乎都是祭祀场所。

说的再长远一点，整个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在冰河纪时期由中原大陆通过当时还处于冰封状态的白令海峡通过祖祖辈辈的迁徙，一步一步走过去的，说白了，就是从广义上来讲，所有印第安文明，不论是阿兹特克、印加还是玛雅，那都是华夏的远方后裔，而从狭义上来说，那玛雅文明直接

就是殷商文明的一种‘残片延续’，只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洲的那块‘地皮’怎比得上神州大地人杰地灵，所以发展来发展去，最后不仅没有重现殷商之辉煌，反而还发生了严重倒退，沦为了国家性质都不完全的部落组织，这也就难免最后的消亡结局了。

所以，我刚才这么反问你，要说明的就是玛雅文明中的记载当然不是你所说的‘自不同文化’，而是华夏文明向外开枝散叶的子孙之一。

不管外人如何否认，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

而关于你提到的‘根达亚文明’的记载则直接印证了在开启逃亡美洲前后的殷商后期阶段时，在我国境内还是存在有相当数量的特异功能者，而且其中不乏达到酉星官这个水平的顶尖高手，但是话又说回来，特异功能者不论在任何历史阶段，他们相对于普通人类的数量来说都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即便是在相对多的殷商时期，那也只是相对现代而已，从总数上来讲，还是凤毛麟角的。

这些特异功能者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因为各自的立场而分别‘站队’，有支持周武王的，也就有支持殷纣王的，双方在正面战场以及敌后战线上各展其能，使用常人无法理解的超能力进行对战，其交战过程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精彩程度盖过任何一部玄幻小说和电影情节，而这些发生过的史诗，也成为了《封神演义》中阐教、截教的各路神仙在商周

交替的战争中展开大斗法的历史原型，换句话说，当年的确发生过超过那个时代自然法则的战斗，只是战斗的主角不是神仙，使用的手段也不是法术，而是一帮各有所长的异能者之间的对决。

这也是因为3000多年前的那个年代，人们对特异功能的理解相对现代还非常浅薄，他们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去解释，比如说酉星官的念力在本质上就是比‘强脑电波’更进一步的‘超强脑电波’，这就是现代的研究成果，可先民们并不知道，那么他们就只能通过自己所看到的，以及后来所想象到的，进行一代代人的深层加工，最终形成了满天众神。

而神化比自己强大的力量，这是任何文明都有的共性，先民们理解不了特异功能，而将特异功能者奉为神仙，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事情，比如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攻占的一座无名小岛上就有一群与世隔绝的土著人，当这些土著人看到美军使用火焰喷射器作战时，就吓得跪倒在地，将其当成从天而降的火神。

可以这么说，我国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人物，其发展基础，一部分源自于最原始的自然崇拜，而更重要的另一部分则源自于对那个时期较为普遍的特异功能者的直观印象。

那么作为殷商逃亡后裔的玛雅人，他们自然不会忘却这么一段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事件，只是那时候成系统的历史

记载还未成形，再加上这是一群败亡之师，虽有殷商的衣钵，却要以丢掉了神韵，而最终的相关记载来自于幸存者的口述，那就不可避免的与实际情况出现了较大的误差，比如在细节上的一些出入，比如玛雅记载中‘根达亚文明’，其人种都异常矮小，只有1.1-1.3米左右，这是与历史情况不符的，不过我们通过研究猜测，这应该与当时物质条件艰苦有关，比如说酉星官这种天生就拥有‘第三脑区’的人对营养的要求极高，每一次释放高强度的脑电波乃至是念力后，他都要进行数目巨大的食补，这放到现代，我们通过技术手段研制营养药物才算是满足了他的需求，普通的进食基本填不了‘第三脑区’这个‘无底洞’，在饮食已经非常发达的现代都是如此，更何况那个吃饱肚子都是问题的蒙昧时代？

而‘第三脑区’将本来就十分有限的食物优先吸收掉之后，就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现象，身体发育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最终导致大量‘矮小症’的产生，这种现象尤为集中在因为有‘第三脑区’而对营养物质要求更高的‘特异功能者’群体上，所以在‘矮小症’的作用下，导致那时候的‘特异功能者’们普遍都只有1米多高，再加上因为‘第三脑区’的所占空间较大，这也就让这些‘特异功能者’们的头部尺寸与身体不成比例，与矮小的身材结合在一起，‘根达亚文明’中其人种身体瘦小，头大如斗的形象也就成形了。

当然了，上述只是我们的猜测。

另外，‘根达亚文明’在玛雅记载中是灭亡于大洪水，而根据时间已经那本古籍中的内容来说，这与大禹治水时期又相吻合，如此也可以推断出，在大禹时期，‘根达亚文明’在我国起码还未完全消失，而是出于末期阶段。

话说会来，不管‘根达亚文明’中的‘特异功能者’的形象与真实的历史有哪些出入，但可喜的是在其最基本的特征还是被忠实的记录了下来，比如这些特异功能者都是‘三只眼’、大脑袋，具备各种各样的超能力，这与酉星官的情况也完全吻合。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根达亚文明’中的‘特异功能者’均为男性，这再次与酉星官作为现存唯一一个该类高级‘特异功能者’是男性的情况相对应。

而这个文明的女性虽然不具备‘第三只眼’，但却拥有一个可与神交流的‘神奇子宫’，只是这个记载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破解，但肯定不是‘可以与神交流’这么简答而直白的意思。

综上所述，玛雅文明记载中的‘根达亚文明’与《封神演义》中的阐教、截教之争一样，是对特异功能者本身，以及他们干预战争的一种片面认识，关于两者的区别，从相关内容上来看，很明显，演变为玛雅人的那批殷商后裔接触的更多的是还保持着原始风貌的特异功能族群，所以他们衍生

出来的传说是一个‘根达亚’这样的‘特异功能文明’，而留在本图的殷商人以及其他人，则更多的是看到了特异功能者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又所以他们衍生出来的便是‘神仙斗法’这样的情节，这种同样事情下的不同记载，也正是那个信息与物质都相对匮乏的年代所带来的局限性的直接体现。

除此之外，我刚才说过，在上古时期特异功能文明还没有被技术文明彻底边缘化的时候，异能者们各自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一部分是类似酉星官这样的念力高手，还有一部分则精于对未来的预测，擅长未卜先知，这在玛雅有关‘根达亚文明’的记载与传说中也有印证，殷商与玛雅都流行占卜，这本身就是对‘预测’能力的一种向往，而《易经》中三大组成部分，既《连山易》、《归藏易》、《周易》这三本成书于三个不同时期，分别是夏朝、商朝、周朝，那么《易经》这种推算能力惊人的理论是从何而来的呢？我暂时不能给你们确切的答案，但根据‘第零局’那些‘技术宅’们的研究，现在最大的指向，就是那个时期具有并擅长预测未来特异功能的异能者，换句话说，《易经》三部的真实作者，极有可能是那三个年代中不同的‘预测型特异功能者’中的顶尖高手，就好比‘念力型特意功能者’中的酉星官一样。

不过我们内部对这两种特异功能者的区分有一套专业术语，前者叫‘预知者’，后者则叫‘控制者’，就对战争的

影响而言，宏观层面上前者的作用有时会更大一些，而微观或者说是细节层面，后者的作用则更加明显，尤其是在那个没有热武器的纯冷兵器古典时代。

最后再说一句：在商朝灭亡之后，特异功能者实际上遭到了当时周天子的清算，原因很简单，你身边有这么‘一帮子’可以‘呼风唤雨’的人存在，肯定也担心他们不高兴了反水，毕竟他们能力太过强大，而在清算的过程中，特异功能者有的进行了激烈反抗，但奈何人数太少，虽然单个个体远比普通人强大的多，但也无法独自对抗千军万马，那么这些人就有了三种下场：

第一种是战斗，这一种对抗天子的绞杀，奋战到了最后一刻，一般结果就是战死沙场。

第二种是隐遁，这一种就是属于‘惹不起躲得起’的类型，逃进深山老林当起了隐士，心大一点的就有可能再收几个徒弟自成一派，然后就成了一些宗教与派别的创始人及祖师爷。

第三种便是逃亡，逃亡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向东一个是向西，向东基本就是乘船跨海，早一些的直接跟着败亡的殷商后裔逃去了美洲成了玛雅人，晚一些的则到了南方沿海地区，或者是同样乘船但在因为风暴之类的原因没有跨过太平洋而是去了东南亚一代。而向西逃亡的则以陆路路线为主，跨过了神州腹地，穿过现在的国境线，到了现在的中亚

至西亚地区，还有一些则跟向东乘船逃亡走偏方向的一样，因为迷路等因素，误打误撞最后去了南亚次大陆，也就是现在的印巴地界。

而这些人在中、西亚、南亚次大陆这些地方扎根之后，与隐遁深山的那些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特异功能在当地开宗立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亚与西亚地区某狂热宗教中崇拜与信仰的‘先知’，其原型就是逃亡过去的我上面所说为躲避周天子追杀的华夏先民中的‘预知者’，而印巴地区所在的南亚次大陆上，以印度为该类情况的典型，他们崇拜的那些‘悬浮僧人’、‘凌空圣人’之类，则是上述原因跑到那里去的‘控制者’，然后同样是通过宗教传说的不断演变、神化，发展至今形成了神话体系，只是这类‘控制者’能力较弱，没有酉星官这么强悍，几乎不能用于实战，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表演而已。”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57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1 23:33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两张“根达亚人”的图，图中人的形象当然是现代人根据自己的想象所绘，与楼主所知的有很大不同,其中比如图 1 中关于身高的数据也偏小一些，男性的身材也没有这么粗壮。

图 1 与图 2 都是现代人根据想象所绘画的“根达亚人”

的男女标准相貌,只是图 1 是裸体状态,图 2 是穿衣状态(注:当然这个衣服的样式也是现代人自己想象出来的,“根达亚人”穿什么衣服，甚至是到底穿不穿衣服这个问题，这个现在的确是无从考证)，然后图 1 中还带有一些基础的文字介绍，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男性眉心处的那只具有特异功能的“天目”，除了这一点，图中另外反应比较真实的一点是他们的“大脑袋”，尤其是“大额头”，不过酉星官的额头比例，要比图中的“根达亚人”更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3219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32196.png{EIMAGE}

57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1 23:33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73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2 12:36

“远没有酉星官强悍的那些‘控制者’都会飞，那您的意思是说酉星官肯定也会飞了？”我说。

“注意我的用词，我刚才说的是‘悬浮’与‘凌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只是让自己‘飘’在空中而已，

而不能前后左右的自由移动，只能上下，而且速度还非常慢，而酉星官那可是真的会飞，至于原理，那很简单，他的念力可以轻易的扭曲钢铁，在向地面甚至是空气释放反作用力的时候，就好似一台航空发动机，能轻而易举的将其托举上天并在空中任意翱翔，特别是如此强大的念力别说让他这不到70公斤的体重飞起来，就是再翻10倍，到700公斤也照样没问题，他目前的测试极限早已突破了将数以吨计的物体托离地面的程度。

用一句航空领域的术语来形容就是：他在飞行时的‘整体推重比’非常高，念力给他提供的空中动力远高于双腿提供的地面动力，也就是说——他在空中比在地面上还要灵活。

那么话说回来，‘悬浮’与‘凌空’相比这种真正的飞还是差着老大一截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那些‘控制者’远没有酉星官这么强悍的原因。”陈归鸿说。

“在空中比在地面还灵活？这要是再配上可以抵御中小口径枪械进攻的‘念力防护’，那他还真就是现实版的‘超级英雄’了。”我说。

“他的能力与他的作为，本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英雄’。”陈归鸿说。

“您说玛雅人的祖先是殷商人，这是不是取自于19世纪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提出的‘殷人东渡’的理论呢？”我想我这会儿问的也够多了，毕竟这次不是我的专场采访，

所以没再继续往下问，而朱梦珺便很默契的接过话题如此说。

“他提出的只是一个历史假说，而我则在陈述一个历史事实，我之前说过，殷商后裔是整个美洲原住文明的发源，这里还得在补充一句：殷商后裔东渡到美洲之后首先创造出来的是‘奥尔梅克文明’，而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则是从奥尔梅克文明上逐渐分化出来的分支，这三个文明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印第安文明，奥尔梅克文明也由此被称为‘印第安文明之母’，只是在这其中，玛雅文明是三者之中对殷商文明继承性最强的一个支脉。

换句话说，奥尔梅克文明是印第安文明的先祖，而殷商又是奥尔梅克文明的发端，从时间线的角度来讲，应该是：

‘殷商文明残片’→‘奥尔梅克文明’→‘玛雅’/‘印加’/‘阿兹特克’三大印第安文明。

那么从关系的角度讲，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殷商残片是‘爷爷’，奥尔梅克文明是‘父亲’，到了玛雅等三文明这里，则是儿子。”陈归鸿说。

“这个关系比较好理解，但我还是不太能理解殷人东渡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殷商人是怎么前往美洲的？按照国外的推测是说在途中遭遇了风暴，被吹到了现在的墨西哥西海岸？您认同这种说法吗？”朱梦珺说。

“当然不认同，而且不仅不认同，不客气的说，这完全就是胡扯，整个太平洋的平均横宽超过了 1 万公里，最宽处

更是超过了1.9万公里，这么长的距离，什么样的风暴能把一只巨大的舰队从我国东海岸一路吹到了墨西哥的西海岸？即便假设当时的确存在一个这样的风暴，那么在这种风力及规模的风暴下，殷商舰队面临的结果不会是被吹到墨西哥西海岸，而是被卷入水底当了鱼食。

别说是殷商时期，就是现代的舰队也抵挡不了能把大型船只给吹出去上万公里的巨型风暴。”陈归鸿说。

“那您的意思是殷商人是直接渡船过去的？”朱梦珺说。

“是的。”陈归鸿点头道。

“可殷商距今3000多年，那个年代有没有技术实力建造一直可以远渡重洋上万公里，可以适合远海航行的大型船舶？这也是我在这个事上最大的疑问之一。”朱梦珺说。

“那肯定是有这个技术实力的，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奥尔梅克文明之所以能成为印第安文明之祖，首先它在诞生之初就要有一个可以承载‘文明’的人口基数，如果人口过少，形成的至多是零星部落，可文明的基石就是密集而稳定的群居，那么按照史料记载，殷人东渡时殷军及其军属一共消失了25万人左右，全是走水路乘船离开，那么一支能容纳25万人的舰队，其规模可想而知，而从他们从容离开的迹象可以分析出，这么庞大的一支舰队，并不是为了逃亡而专门建造的，而是商朝的常备舰队，只是被临时用于逃亡而已，那么能建造这么一支巨型舰队的政权会缺少建造符合远

洋航行性能要求的大型舰船的技术实力吗？

当然了，25 万人的巨型舰队自然不可能全部抵达美洲，在路上由于海难、疾病、食物等因素肯定会导致大批量的人口减员，直到抵达美洲时，这 25 万人的人口损失量估计起码要在 9 成以上，但就是这活下来的 1 成，才成了孕育出当地文明的‘火种’。

反过来说，如果这只是一支载有几百或几千人的小船队，那么在遭遇到同样的考验时，结果便是悉数死光，也就不存在抵达美洲后再发展出奥尔梅克文明的后来事了，那么说白了，在那个时代想要抵抗住上万公里的海上跋涉之后还能有足够的幸存者创造文明的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够多！人多了死的虽然也多，但冲过去的几率同时也更大，我管这个理论叫‘海龟理论’，因为东渡墨西哥的殷商舰队就像每年都成百上千破壳而出的小海龟一样，它们的成活率只有不到 1%，但仍能够维持着物种的延续，这就是靠数量的充足，如果海龟的生育率很低，同时又面临如此糟糕的成活率，那这个物种恐怕早已灭绝不知道多少年了。

这 25 万殷商人就好比是那每年孵化出生的大量海龟，死去的那些就好比是海龟中的不幸者，而成功登岸并繁衍下去的，则相当于那不到 1%的海龟中的幸运者。

说白了就是有人要为幸存者当‘挡箭牌’，除了海龟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比喻以外，蚂蚁过河也可以算作一个，它们

为了冲过湍急的水流而紧密的抱成一个团，在最外层的蚂蚁死伤无数，但它们的牺牲保护了内层的蚂蚁成功登岸，保证了种群的延续，而这样做的基础就是个体基数足够多，否则是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数量损失的。

华夏文明能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断代而留存至今的存在，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华夏先民在地大物博的土地上繁育了无数后代，才得以在人口方面能抵抗住了各种天灾人祸。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正是因为人口的惨重损失，也造成了奥尔梅克乃至之后的三大印第安文明虽然有殷商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影子，却只是继承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呈现出严重缺失的局限状态，这也是我将印第安文明称为“殷商文明残片”的原因。

我的意思，你懂了吗？”陈归鸿说。

我在一旁听着，感觉挺有意思，这种有关文明起源的课题貌似不应该是他这个灵调科主任应该管的事情，不过想来也对，毕竟他关心的是酉星官这个“异能大咖”，那么以他为基点展开研究，也就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这些领域。

（未完待续）

57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2 13:07

朱梦琚听罢后用力的点了点头，然后还在自己的采访本

上圈圈画画了起来，随后一边写一边说：

“也对，如果种群数量不够大，即便能全部得以幸存，也会在后来的繁衍中陷入‘近亲繁殖’的境地，最终因为基因缺陷而消亡，古埃及的法老氏族的毁灭原因里，近亲繁殖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样说来，能在登岸后没有产生近亲繁殖的现象，而还能继续创造文明，那么这个种群数量的确不会太少，我记得有人推算过彼此之间不存在大量亲属关系的人群，只要达到1000人左右，就可以实现种族的最低限度延续，那么25万人的1%就是2500人，这2500人里有士兵，有平民，还有家属以及各种身份的人，他们之间应该没有过多的亲属关系，而且老弱病残在渡还期间肯定都会先死掉，那么剩下便是身强力壮且年轻的个体，他们不仅拥有生殖能力，还是这些人中基因较为优秀的一群，要不然也不会抵抗住这么多洗礼还能存活，虽然会有一定的运气因素，但在这场大逃亡中的基本法则还是‘物竞天择’，运气只会影响到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凭借‘硬实力’渡过难关的。

总结一下的话，殷商的逃亡舰队登岸规模估计在2500-5000人之间，而且年富力强且基因优秀，如此的确具备繁衍下去的条件。

被您这么一说，再仔细想想，我在‘殷人东渡假说’上的最后一个疑问还真就想通了。”

“没看出来你还喜欢这个啊？”我见陈归鸿只是笑笑没有说话，便如此接话道。

“谁还没点别的爱好了。”朱梦珺冲我一撇嘴说。

另外，对于她在笔记本上的记录，我感觉她能有这个习惯倒是挺难能可贵的，毕竟她是电台记者，以追访、实访为主，像我这种经常搞坐访的机会并不多，但也说不定她是为了这次难得的一行做的相关准备，毕竟她也是个高智商的有心人。

而这个有关印第安文明的祖先是殷商文明的话题是从酉星官乃至整个特异功能群体来历与发展商引申出来的，讲得太多了未免有点偏离主题，所以我看朱梦珺的样子也问的差不多了，就提出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陈主任，您刚才说这些特异功能者所擅长的特异功能有所不同，其中有以预测为主‘预知者’，还有像酉星官这样以超强脑电波乃至念力为主的‘控制者’，那么还有其它的吗？还是只有这两种？我刚才听您说还有一种具备超强身体素质的‘特异功能者’，他们强到什么程度？这种人你们是怎么划分的？

我个人总感觉既然特异功能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形成一种文明走向，那么它本身就应该拥有多样性的特征，否则过于单一的组成，是无法构成相应文化的，而没有文化就更谈不上文明，所以如果只有两种的话，是不是太单调了一

点？”

“这个问题我分两点来回答你：

第一点，我强调过很多遍，特异功能文明的组成并不是说他们所在的整个群体都是特异功能者，其中绝大部分是普通人或者是异能很弱的，只有出类拔萃的强者才能作为群体的决策者与代表，而这种强者则是极为稀少的，所以特异功能文明虽然以特异功能为核心，但并不代表着他们没有普通人类成员，那么有普通人类的成员作为底层，起码社会构成上，他们与‘技术文明’的人类差别是不大的。

而后来随着顶尖特异功能者的数量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少，这种以他们为核心的文明体制崩塌了，那些原本依附于他们周围的普通人类也就自然而然的又依附到了‘技术文明’的体系之下，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也就不可避免的完全被同化，只是他们关于之前文明的记忆，与‘技术文明’人群中的所见所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只言片语的传说并最终发展成为神话。

第二点，就我目前所知道的以及可以告诉你们的，除了前面说过的‘预知者’与‘控制者’，还有第三种特异功能者，就是你说我提到的那种拥有超强身体素质的‘特异功能者’，我们称其为‘强力者’，这种特异功能者的能力非常具象而直接，形容起来就两个字：强悍，那怎么个强悍法呢？首先是力大无穷，然后是刀砍抢扎不能伤，除此之外，‘强

力者’的神经系统与精神世界也比普通人类强大的多的多，比如说酉星官发动脑电波深度催眠，对一个普通人可能非常容易，如入无人之境就可以将其控制住，但要面对一个初级‘强力者’，那他要多花几十倍的精力才行，要是碰上一个与他水平相当的高级‘强力者’，那打起来就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谁能占得上风，就看环境对谁有利，以及谁能更好的利用与发挥自己的能力了。”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57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2 13:38

（三十七）酉星官与特异功能（5）

我一听心说什么？力大无穷还刀枪不能伤？那再刷上绿色是不是就是绿巨人了？一时间感觉有点不靠谱，但介于他的身份肯定不会对我们三个信口开河，所以还是很恭敬的问道：

“这么说的话，‘强力者’更类似是一个人类的强化版本，那么酉星官具有念力异能是因为他天生生有‘第三脑区’，那么‘强力者’有这些能力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身体结构与普通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是如何做到力大无穷乃至刀枪不入的？”

“特异功能者的身体结构与普通人类都不一样，从外表可以分辨出来，酉星官生有三目且头大如斗，这个你也看到

了，而‘强力者’的特征便是‘身生骨甲，板肋虬筋’，

这两个词，前者代表着高级‘强力者’，后者则只是初级‘强力者’。”陈归鸿说。

“那两者的具体含义有什么区别吗？‘板肋虬筋’我知道，这个词经常用在形容悍勇之人身上，但‘身生骨甲’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这与‘强力者’力大无穷以及刀枪不入有什么关系吗？”我说。

“当然有关系，而且还是直接关系，只是要说清楚这个，就得从头讲起：

根据研究发现，‘强力者’的肌纤维种类比普通人多了三种，普通人的肌肉分别是红肌纤维与白肌纤维组成，这两种纤维前者主导耐力，后者主导力量，比如说体育项目中，前者占比大的适合练习长跑等耐力项目，后者占比大的适合练习短跑、举重、拳击、短道游泳等依靠爆发力与绝对力量的项目，但‘强力者’的身体里则有另外三种纤维，根据颜色命名的惯例，我们分别叫它们‘黑肌纤维’、‘黄肌纤维’以及‘褐肌纤维’。

再说的详细一点，红肌纤维与白肌纤维是普通人类身上的基础纤维，而那三种则是高级纤维，既然叫高级纤维，自然就有高级的作用，比如先说这黑肌纤维，我们称它为‘超级纤维’，其作用较为简单，就是红肌纤维的一种强化版本，

黑肌纤维在整个肌纤维构成中占比只要超过 1%，那人体的自然力量就可以比没有的强大至少 5-7 倍，如果占比超过 30%，那么就能轻易的举起十几吨的物体。

黄肌纤维，我们称它为‘坚韧纤维’，这种纤维只要存在，就会包裹在官阶、软组织周围，尤其是会与皮肤融为一体，有了它的存在，皮肤会变得极其坚韧而不易破损，占比达到 1%时，可低于一般情况下的利器穿刺，占比达到 5%时，可以抵挡小口径枪械的直接射击。

褐肌纤维我们又称它为‘医生纤维’，这种纤维的存在是专门用于快速恢复伤病，在身体健康时它常年处于胸面状态，而假设拥有它的主人遭到了外伤，那么这类纤维就会迅速被激活，然后自动溶于血液，并通过血液流向伤损处，到达之后就能起到对伤口的迅速修复作用，有它在，只要不击中重要脏器一类的要害，一般的小口径枪伤，恢复起来可以论分钟计算，当然这还要看占比多少，如果占比为 5%左右的话，那么 10 分钟可恢复一般枪伤、刀伤，如果占比超过 10%的话，那么就能在 3 分钟之内恢复，超过 20%则可以以秒为单位计算。

这三种肌纤维的加入，就能让一个‘强力者’拥有不可思议的生理能力。

不过要是认为‘强力者’只有这点本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刀枪不入这个功能，虽然黄肌纤维可以强化皮

肤，让皮肤的坚韧性足以抵挡小威力的枪械，但这并不是‘强力者’真正依仗的‘防护能力’，一个高级的‘强力者’足以直面大口径机枪，甚至是火箭筒的直射，那么要达到这个要求，黄肌纤维肯定是不足以满足要求的，而我前面说过，‘强力者’的外形特征之一就是‘身生骨甲’，什么叫‘骨甲’？你可以理解为一种人体外骨骼，这可不是机械外骨骼那种穿在身上的科技产品，而是‘强力者’作为特异功能者的一种天然身体组织，就像酉星官的‘第三脑区’一样，之所以说这种‘骨甲’可以理解为外骨骼，就是因为它是生长在皮肤外面的，一个高级的‘强力者’，可以达到除了需要弯曲的关节部分以外，其余身体面积上全部被‘骨甲’所覆盖，即便是较为柔软的腰腹部与颈部，也有叠压式的‘骨甲’，就想龙虾的尾部结构一样，而胸部、腿部、肩部、手臂乃至是整个头部，都有整块的大面积‘骨甲’遮挡，其中头部与胸部的一般厚度最大也最硬，在测试中，类似 69-1 式 40 毫米火箭筒发射 III 型破甲弹都无法有效击穿，枪械对其更是无能为力，12.7×108 毫米的脱壳穿甲弹打在上面，能击出一个白点，而诸如突击步枪使用的步枪弹，那直接就是跳弹。

不过正是因为头部全方位被‘骨甲’所覆盖，所以高等级的‘强力者’不可避免的就没有头发，这也算是其外观上的一个缺憾吧。”陈归鸿说。

“您对这种‘强力者’的了解这么‘数据化’，刚才还

说到了在‘测试中’，那这意思难道是说，现在还存在这种高级别的‘强力者’？”我说。

“是的，存在一个，与酉星官一样，仅此一个。”陈归鸿说。

“也被关押在‘7563 监狱’中吗？”我问。

“不是，这个‘强力者’现在在军内任职，是一名战士。”陈归鸿说。

“啊？那，那如果可以的话，这人现在在哪里服役您能说一下吗？”我听到这个回答略感惊讶，心说这还是个吃“公家饭”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陈归鸿在说这话时，面部肌肉不自觉的抽动了一下，就还想是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而他的回答也说明了这事为什么让他不高兴，他轻咳了一声，是这样说的：

“能带你们来看‘7563 监狱’以及酉星官，那这话自然也是可以说的，‘第零局’跟我们‘灵调科’抢人才已经是由来已久了，我说的这个‘强力者’就是那帮小子趁我出去处理一个事件‘不在家’，我手下那帮弟兄们又经验欠缺，结果就没争过给‘挖走’的，等我回来之后就‘晚了三秋’了，这事我想起来就恼火，所以不瞒你们说，为什么我这次对这件事这么上心？

第一个是作案的这厮擅长使用脑控技术，酉星官正好是个‘玩脑子’的绝世高手，让后者来对付前者，再合适不过，

而且我也想见识一下前者到底是个‘何方神圣’。

而第二个则最主要，那就是‘挖走’酉星官，‘第零局’也一直在做酉星官的工作，希望能把这个不可多得人才弄走，但酉星官不愿意，上一个‘强力者’就已经让他们占得先机了，这次的‘控制者’，我绝不能让‘灵调科’再输一次。”

“呃，按照您的意思，酉星官从被故意抓住再到进入‘7653 监狱’之中，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才对，那么您之前为什么不做工作，反而现在才做？或者说‘第零局’挖他他不愿意，您又有什么方法能把他带走呢？”我说。

“这个简单，我此次要带走酉星官的筹码就是这件案子，他自己跑到监狱里来是因为他感觉外面太无聊，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连个可以与他斗上一招半式的对手都没有，而我凭借我这些年的经验判断，这次你们碰上的这个案子的幕后真凶，说不定能跟酉星官有一场真正的较量、一场高手之间的对决，假设真是如此的话，那么酉星官肯定会很高兴的。

而这么长时间以来‘第零局’没有挖走他，我也没请动他的原因就是找不到他要的对手，他给我们两家都承诺过，谁要是能给他找到一个他满意的对手，他就跟谁走，所以这次我就赌一把，如果那个真凶‘很菜’，不是酉星官的对手，那就相当于顺手帮你们个忙，如果能行，那就再好不过了。

又所以，我才这么火急火燎，因为我的动作一定得比‘第零局’快，必须抢在他们的前面！”陈归鸿说。

“明白了，可您既然说了‘第零局’有一个高级‘强力者’，那这个人难道不能做酉星官的对手吗？”我说。

“他俩谁更厉害，还真不好说。”陈归鸿说。

“他俩没有做过实力方面的对抗测试吗？”

“没有，‘第零局’也这么想过，但考虑到这俩人的心性都属于那种‘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的风格，能力又不一样，但还都不是善茬，一旦碰到一起动起手来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这两个人打在一起，谁能上去拉架？”陈归鸿说。

“原来如此，看来连最基本的切磋也没有进行过。”我说。

“别说是切磋，他俩都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陈归鸿说。

“对一个以脑控为主要能力的特异功能者能把保密工作做到这种程度，也真是厉害了。

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临时想出来的，就是您刚才说了‘预知者’与‘控制者’的历史渊源，那么‘强力者’也有这么深厚的历史背景吗？”我说。

“那当然是有的，就拿‘第零局’这个‘强力者’来说吧，他叫‘漆六桐’，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跟酉星官一样，听着很奇怪？奇怪就对了，‘漆’姓与‘酉’姓一样，都是我国最古老的 12 大姓氏之一，它们其中都有在当年可以代

表特异功能文明的顶尖高手，只是能力不同而已，根据我的个人研究，这 12 个姓氏之中每一个都拥有能力不同的特异功能者，我们现在确定了‘预知者’、‘控制者’以及‘强力者’，那么乐观的推测可以认为，抛开这 3 个，其实还至少有 9 种不同的特异功能存在于世或者是曾经存在过，只是这事目前是无从考证了。

那么 12 个姓氏代表了是个氏族，氏族中有因为特异功能者的存在，出现了特异功能闻名与技术闻名并存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上，用古籍之中的话说，神州大地处于一个‘人神共治’的年代，这其中的‘神’，指的就是拥有不同能力的特异功能者，而后来这 12 个氏族演化出来了后来的百家姓以及万千华夏儿女，特异功能文明因为延续与竞争的问题而逐渐消亡，最终形成了当代的社会结构。

而那些拥有什么可以能弯曲勺子，非眼视觉等低级特异功能的人，应该就是上古这些特异功能文明经过大浪淘沙到现代后的最后一点残余，也正是如此，类似于酉星官、漆六桐这种真正的特异功能者才如此的弥足珍贵，他们身上承载的不仅是超越普通人类的能力，更是一段曾经辉煌灿烂过的历史。

话说回来，与酉星官还能沾点边的特异功能者现如今还能找出几个三脚猫水平的来，但换了是漆六桐，则找不到一个他的同类，哪怕是打擦边球的也没有，不过如果将时间从

现在倒退回去1000至2000年的话，还是能找到一些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秦末时期的‘西楚霸王’项羽。

第二个，唐末时期的‘十三太保’李存孝。

第三个，十六国时期的‘武悼天王’冉闵。

这三者是最为典型的，还有一些不算典型但也沾边的，如春秋时期名将公孙接，以及民国时期的著名武术大家霍元甲等等等等，其他诸如李元霸、薛葵、周仓、阮小二等人也有板肋的说法，但这些都是后世演义、小说、评书中虚构出来的人物，不能算数。

那么以这五个历史上真正存在的板肋人物为基点来说，他们之间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呢？很简单，都是天生神力，悍勇绝伦，而且体力超强，远超过正常人。

楚霸王项羽自不用说，两臂一晃力拔山河。

而李存孝则是唐末时期的头号猛将，与楚霸王齐名，有句话叫‘王不过项，将不过李，拳不过金’，这其中项是指项羽，李就是李存孝，金则是传说中的第一武林高手金台。

然后就是冉闵，那是五胡乱华时期的民族英雄，以一己之力将胡贼杀了个天翻地覆，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尔。

相比之下，公孙接的名气可能要小的多，他的事迹主要出自于《晏子春秋》中的典故“二桃杀三士”，虽然名气不

大，但相关记载中明确提到了他也是一位极其悍勇且战功卓著的猛将。

最后是霍元甲，著名爱国武术家，关于他的平生事迹我就不啰嗦了，但有一点要说明，就是霍元甲并不是电影与电视剧里所编排的那样，自幼体弱多病患有哮喘并出生于一个武术世家，实际上霍元甲身体自幼不仅不是体弱多病，反而是强壮异常，身高只有 1.65 米的情况下，在码头做苦力，一个人能干普通人 2-3 倍的劳动量，挑着 300 多斤的担子走几十里路面不红心不跳，普通扛包工挑担子一次一般挑 100 斤左右，一次走最远不超过 20 里路，而霍元甲则能一次挑 250 斤的担子，走 50 里路，他能日后在格斗上有这么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其超强的力量与体力。

而我提到这些人的目的是，他们这些异于常人的生理特征及潜力，说穿了就是一种初级状态下的‘强力者’，以楚霸王项羽为例，他在巨鹿之战于 30 万秦军之中杀了一天一夜，九进九出方破大阵取得胜利，且不说其精湛的骑术与兵器格斗技巧，以及扛鼎表现出的巨大力量，就血战一天所需要的体力，这是普通人绝对无法想象的，在二战东线战场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有苏军战士连续高强度奋战 18 个小时，最终活活累死的事例，而一人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奋战九个来回还能如若无事，这是何等的体力？

放到现在来说，一场高水平的拳击比赛就可以体现出激

烈打斗对体能的消耗是多么的剧烈，3 分钟一个回合，12 个回合下来基本都出于虚脱状态，而这只不过是总时长 36 分钟，中间还有休息的比赛而已，可楚霸王那则是在战场上的生死大战。

以上，是板肋者在能力上的突出体现，而另一个关键便是生理结构上，‘板肋’——顾名思义，生有此肋者，肋骨不是普通人一根根的形式，而是中间没有缝隙的两扇整体，这其实就是漆六桐身上那种‘骨甲’的雏形状态，这个状态下的‘骨甲’还在皮肤的包裹之下，未长出皮肤形之外成外骨骼。

而如果他们有进一步‘进化’的机会，也许会将板肋生长成真正突破皮肤的骨甲从而变成高级‘强力者’，只是历史没有如果。

像漆六桐这种达到高级水平的‘强力者’，两肋就完全是‘骨甲’的状态，全部生长在体外来保护其后的内脏及其它身体组织。

由此从时间上来说，可以很容易的分析出一个逻辑：

时间越往前推，则这类人越集中，只是状态已经从上古时期的‘身生骨甲’退化到了‘板肋虬筋’的水平，而反之越是靠近现代，这类人则越少，最终接近于彻底消失，我之所以说是接近，是因为还有漆六桐这么一个例子，要不是他的存在，那么别说是像他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强力者’，就

是退化很多的‘板肋虬筋’之人也已经可以宣告‘灭绝’了。

其实说到这里，我还得补充一句：我之前说酉星官是这世界上已知的唯一一个达到‘实战化’标准的特异功能者，这个是从‘控制者’群体的角度上去讲的，如果放宽到所有特异功能者身上的话，那么还能再加上一个漆六桐，他两个人吧，算得上是‘超级国宝’了。”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57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2 15:23

楼主又来更图了，之所以今天更图更的这么早，主要是因为这几天要更的图比较多，所以就提前更一下，好了，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殷人东渡”的理论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便不再重说了，所以这里就来点相对新鲜的——图 1、2 中的内容是 2004 年的新闻，虽然没有下定论，只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尾，但这只是出于严谨与民族问题上的考虑，而实际上其结果已经无需多言，印第安人就是华夏后裔。

图 3、4、5 中的内容则是关于殷商败亡后“攸侯喜”率领 25 万之众东渡美洲的事情，当然了，图中有一些地方说的并不准确，比如 25 万大军这里，因为这 25 万人并非都是军队，而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平民。

图 6 中的内容是从夏朝开始，华夏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渡

海远洋的能力，只是那时候规模还很小，一次只有数百人。

图 7 中的内容很简单，但也很震撼：殷商不仅有能力东渡至美洲，而且还有能力再回来，足见其航海技术之强大，只是美洲大陆缺少必要的争斗，导致殷商人在哪里活的太过安逸，导致其后的印第安文明不仅没有辉煌，反而走向了没落。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5625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5625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5626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5627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5628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5629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56296.png{EIMAGE}

57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2 15:36

另外，根据史料记载，青铜时代的商末、周初，中国东夷地区的大规模的人口失踪事件。几乎同一时代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东夷人群的大扩张。

结合“殷人东渡”，这说明殷商人渡海不仅仅只有一波，上述的“攸侯喜”率领的只是最大规模的一波而并不是全部，那些其余规模较小的几波则渡海到了其它地方，比如整个东南亚诸岛以及大洋洲的部分区域（新西兰），最远甚至达到了复活节岛，换句话说，这些地方的土著居民也是华夏后裔。

而这几波为什么没有到达美洲，楼主个人估计除了航线等因素外，应该还因为他们的规模没有“攸侯喜”的庞大，所以抵达所到地域时，各项给养以及减员等基础情况已经到达极限，无法再继续前进，便留在了当地开始繁衍生息。

至于这几波所覆盖的区域与行进路线，详见下图：

（注：图比较小，也比较模糊，上面的字体不是很清楚，大家凑合着看一下吧，起码上面的覆盖区域与路线还是能看明白的）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56956.png{EIMAGE}

57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3 02:00

楼主又来更图了，把本次更新第三部分的图更上，在前面的正文中说了这么久的玛雅、印加、阿兹特克这三大印第

安文明，那这次就更一些关于他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图片。

图 1 为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类似的图片在第一篇《越战诡事》的后期发过，估计各位看官并不陌生。

图 2 位玛雅文明中的太阳历,这是玛雅文明的精华之一，因为作为一个总体上处于新石器时期的文明，玛雅最为人称道的成就之一就是天文历法。

图 3 为印加文明的最著名遗迹没有之一的“马丘比丘”古城。

图 4 位印加文明的黄金人俑。

图 5 位阿兹特克文明中最精锐的武装力量——“美洲虎勇士”，能获得这个称号的，都是阿兹特克文明中最顶尖的战士。

图 6 是“美洲虎勇士”的标志性装备——“马夸威特”大砍刀，该刀不是由金属制成，而是由木材与石料制成，其中在刀体两侧的块状黑色物体便是石料，这是一种名为“黑曜石”的火山晶体岩石，十分易碎，但同时又十分瑞丽，如同玻璃一样，而将其固定在木板两侧，就将其充当刀刃使用，这种武器虽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刀具的切割与穿刺功能，但对没有防护的软目标，比如人体的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被挥舞的“马夸威特”击中后，被人工打磨的相当锐利的“黑曜石”会轻松的切开皮肉然后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创口，而且有时候使用它们的“美洲虎勇士”甚至还会将上面的“黑曜

石”固定的比较松散，好在击中目标时能借住大力挥击的动作让“黑曜石”从木板中脱落然后留在目标的伤口之中以增加对方对伤口的处理难度，只是这样做就要频繁的更换木板上的“黑曜石”，另外，因为“黑曜石”的易碎特性，导致即便固定坚固时，经过数次使用后即便不脱落也会碎裂，如果碎在了目标的伤口里，倒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杀伤力，但麻烦之处与上面一样，就是作为“杀伤体”的“黑曜石”要及时更换，否则没了它的帮助，“马夸威特”就是一根船桨形状的大木棒子而已。

最后说一句：上述三大印第安文明由于都不具备冶炼技术，所以所使用的武器都不是金属的，而是木制与石制的，或者是两者结合的，其中“马夸威特”就是典型，而殷商时期我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与发达，但在东渡美洲产生印第安文明后反而倒退了，这也再次说明依靠“文明残片”进行延续并发展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再加上美洲的环境相比于神州大地来说，的确也不适合高等文明的出现。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7909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7909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7909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7909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7910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1979103.png{EIMAGE}

57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3 02:00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7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3 14:11

“那国外就一个都没有吗？”这段时间里朱梦珺一直在一旁听着我俩的一问一答而一句话都没说，不过说到这里时，她忍不住问道，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挺纳闷的，如果他不问，我也想找个机会问一下，而之所以说是找机会，是因为刚才说了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如果问完了还问别的，那就显得我非常没有采访礼节，这是面对面采访时的一个大忌，而采访类似陈归鸿这种身份不一般的人时又尤其如此，所以我还是要尽量严格遵守我的职业守则的，否则容易养成不好的采访习惯而在真正的采访中闹出不愉快的情况来。

“从历史角度来说应该是有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阿喀

琉斯，还有古罗马时期的‘角之王’斯巴达克斯，这些人的原型就是取自于初级‘强力者’，不过你要是说现代的话，那起码就我知道的而言还没有，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外非常醉心于‘超级士兵’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技术手段研制出一种远超普通士兵的作战个体，这种人如果出现，那就是十足的‘战争机器’，国外当中以美俄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最多，不过毛子（俄罗斯）的水平太粗糙，经常搞出一些无法控制的怪胎出来，然后闹的沸沸扬扬，死上一些人，最后将其级别也就拉倒了，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来始终在这个层次上打转，并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比如前几年在赤塔市就闹了这么一出，几个被超级士兵的失败试验品失控脱离，跑到外面什么都吃，猪狗牛羊，包括人，一共跑出来 4 个，这玩意的下丘脑因为失败的试验而遭到了严重损伤（注：人的情绪与情感基本都归下丘脑掌管），所以没有人性，为了补充身体高强度的代谢，就需要不停的进食，就跟丧尸一样，但可比丧尸厉害多了，他们 4 个后来仅仅吃掉的人就多大 200 多，还袭击并几乎吃光了 5 座附近的畜牧场。

再后来，其中前三个被俄罗斯军方出动武装直升机还有主战坦克等重型武器给消灭掉了，剩下的那一个一路西进，最终靠着一双脚从西伯利亚跑到了梁赞市，这一路上全是靠捕猎野生动物外加吃树皮、树根，后来到了市区里面他又吃了 3 个人，败露了行踪，有警察发现了他遂展开交火，但警

察不是他的对手，当场就被弄死了 7 个，最后还是军方来的，把他堵在一家公寓里，用温压弹炸，炸的他眼球都爆了还没死，他最后垂死挣扎冲出屋子后又被乱枪扫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这人仅仅是躯干部分就被打了 64 枪，而且全部都是步枪、机枪的子弹，但就这样，也只是将其击倒丧失了反抗能力，但还是没有击毙，最后的最后，是为了以防万一，用切割机切掉了他的四肢，扔到炼钢炉里熔了，老毛子做事，就是这么糙。

而美国方面则倒是鼓捣出不少新型药物来，都是合成代谢一类的，可以短时间内极大增强人体机能，但是那玩意说实在的不是正道，真正的‘超级士兵’或者是‘超级战士’不可能通过单纯的药物来实现。

最近他们又开始鼓捣动力装甲外加神经交互这个概念，希望用机械+药物来提高单兵作战能力，或者是制造一个利用神经系统上可以远距离控制的躯壳，让士兵远距离操控它去作战，这个两个概念如果用当代流行文化来做个比喻的话，那么前者类似于漫画《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男主角控制“一号机”的原理设定，而后者则与《阿凡达》中的男主角控制克隆 Na'vi 人的原理差不多，不过说到底，这些东西发展下去与脑控技术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在本质上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而这么关键的一个领域，我国自然不会屈于人后，只是

走的路线比国外更加高端，也就是非药物路线，不过这个领域跟灵调科关系不大，跟‘第零局’的关系比较大，我就不细说了。”陈归鸿说。

他说到这里我其实肚子里还有其它问题的，虽然前面说了这是“最后一个”，而且还提醒自己要注意采访礼节，但看到飞机上的高度表时，发现飞机此时已经从巡航阶段进入下降阶段了，这说明距离目的地已经不远，这种起飞重量在25-30吨之间的公务机，因为体积小重量轻，所以下降距离比一般起飞重量在70吨以上的双发民航客机要短一半左右，后者从下降开始到抵达目的降落大多需要40分钟左右，而前者也就是15-20分钟，也就是说，再过最多20分钟，飞机就要落地了，我再不抓紧时间多问几个问题，那就真的没机会了，所以，介于这种情况，我心说什么采访礼节先放一边吧，学习最重要，更何况今天的本质本来就不是采访，而更类似于聊天，在打定了主意又在职业道德层面说服自己后，我开口道：

“陈主任，我还是有个疑问，实在不吐不快：您之前提到了‘控制者’、‘预知者’、‘强力者’这三种异能人，而前者有酉星官，后者有漆六桐，那中者有现存于世的代表吗？”

“有是有，只是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陈归鸿说。

“哦？这个人还很难对付吗？我想对于国安局来说，只要掌握了基础资料，应该想抓住他不算难吧，连酉星官这种

人都能顺利的转移到‘7563 监狱’里，他难道不可以嘛？”我说。

“非也，你也说了，这人是‘预知者’的代表人物，那么他的特异功能是什么？就是预知未来，一个能未卜先知的人，抓他的难度有多大你可以想想，比如他总能快你一步。另外，关于他的基础信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人的名字，姓嬴，名子非，年龄估计在 30 岁前后，其父母在他 5 岁时早年离异后将其抛弃，有爷爷抚养长大，他还有一个一奶同胞的弟弟，患有白血病等大量罕见的先天遗传性疾病，跟他一起被抛弃了，他走到哪里，就把这个弟弟带到哪里，他去买彩票中的钱，主要就是为了治好弟弟的病，但那些病说实在的，仅仅有钱是不行的，医疗技术还打不到根治这些遗传疾病的程度，所以只能维持着，不过说来也好，因为有这些钱，他们兄弟二人的物质生活到还算不错，起码没有吃太多的苦。

正是因为如此，他这个人平时的做派与酉星官那种‘老子最牛 X，谁不服就怼谁’风格相比，要低调的多，若不是偶然间在翻看公安部一个有关福利彩票的案子的卷宗时，都发现不了这个人，当时卷宗上记载嬴子非每次买彩票都能中头奖，但又找不出他作弊或者是入侵彩票系统的证据，警方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没法定案，最后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逐步深入，这才发现这个嬴子非非同小可，他能次次都中头

奖的原因是因为这人有天生的预测能力，而他可以预测未来的原理，根据我们的研究，与超强的感官能力有关，也就是所谓的‘第六感’，但是，这个第六感可不是凭空说我脑袋里出现了一个‘XXX 预感’，然后事情就应验这么简单的，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只能叫唯心或者是伪科学，而嬴非子的‘第六感’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与眼耳、口、鼻、触这五感一样实实在在存在的第六感，具体说来就是他的皮肤与常人不同，此人皮肤能与四周环境的量子能量场形成一种感应或者是‘交流’，从宏观的宇宙射线，到微观的分子运动都包括在内，而每当一个客观事物要发生变化时，就会有相应的能量场产生提前波动，普通人接收不到这种信息，即便接收到了也解读不了，而他则都可以，既能敏锐的接收又能准确的解读，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对与自己有关或者是想要涉足的事情进行预先判断，如此就可以做到‘先人而知，先人而解’的程度，而且上到星辰日月，小到鸡毛蒜皮，都能囊括其中。

换句话说，他的皮肤与眼、耳、口、鼻等器官一样，也是一个独立的感官，就好像酉星官有一个能发射念力的‘第三脑区’一样，这都是普通人无法拥有的。

后来呢，根据这个原理我们进一步深挖，发觉这种预知未来的感应原理中蕴含着某种非常高深的计算方程，能掌握这种计算方程的人，即便没有嬴非子这样的‘第六感’也能

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随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种高深的计算方程与《易经》的核心原理几乎如出一辙，也就是说，通晓《易经》的普通人，在后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种预知能力，只是没有嬴非子预测的准确而快速。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易经》三本极有可能是夏商西周这三个时期不同的三个‘预知者’所写的原因，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三本的作者，将那个运算方程通过晦涩的文字表达出来，谁能掌握，谁就可以洞察天机，但门槛自然是相当的高，不是悟性极好且有根基的人，很难学得《易经》中的皮毛，就更不用说是全部掌握了。”陈归鸿说，他这么一讲，我大有茅塞顿开之感，换了半晌才接着说：

“那，那可太了不起了，如果将这三人凑齐，酉星官、漆六桐再来一个嬴非子，一个能控制，一个能打，一个能预测，这配合起来，简直是天下无敌啊!”

“谁说不是呢？把他们三个凑在一起然后组队，不夸张的告诉你，是我最大的梦想之一，有他们三人在，胜抵百万雄师，只是现实想要实现起来就太难了，漆六桐已经被‘第零局’给‘抢’走了，嬴非子的行踪还飘忽不定，人都见不到就更不用说是‘挖’人家走了，而酉星官则是我目前尽全力争取的，如果可以成功，哪怕能为灵调科‘挖’来这么一个人才，我也可以‘死不瞑目’了。”陈归鸿说。

“陈主任您言重了，我想这次酉星官应该会被您的诚意

感动的。”我说，说的同时心想这个陈主任还真是对自己的单位感情深厚，一心扑在怎么怎么给灵调科“添砖加瓦”，怎么把灵调科发展壮大上，也罢，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能为事业与理想付出一切的人，国家也需要这样的人。

“但愿如此吧。”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579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3 14:14

“对了，您刚才又说到漆六桐，我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印象里我国的上古十二姓里分别是：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而如果这十二个姓氏里各拥有一种不同的特异功能的话，那么好像唯一符合的只有酉星官的酉姓啊，后面漆六桐的漆姓，以及嬴非子嬴姓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这十二姓的来源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而已，跟我们总结的版本不同，我们总结的版本是在包括司马迁的版本基础上，又融合了‘上古八大姓’，

既：姬、姜、姒、姚、嬴、妘、妫、妊，‘炎黄二十二姓’。

既：妫、姒、子、姬、风、嬴、己、任、吉、芈、曹、祁、妘、姜、董、偃、归、曼、丰、隗、漆、允后，通过在每个姓氏上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其中一些并存、重复以及

根据不足的去掉之后得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十二姓分别是：

风、酉、祁、己、姜、葴、任、荀、僖、嬴、偃、衣。”陈归鸿说。

我一边听一边掰着手指算了半天，发现还是没有“漆”这个姓，便再次发问，而陈归鸿则笑道：

“‘漆’姓院子炎帝，与姜姓同脉，这里说的姜姓中就包括了漆姓，还有像其中的嬴姓，其实就是后来的赵姓，只是现在赵姓是大姓，人口众多，与当年人少而精的嬴姓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那个嬴非子除了他的特异功能以外，到了时至今日还能保持古姓而不变为赵，这就说明其祖上应该也不是泛泛之辈，起码较为显赫。”

“明白了，看来不专门研究还真的容易说‘外行话’丢人啊。”被陈归鸿这么一说有点烦了低级错误的感觉，我遂如此说。

“不碍事，谁也不是全知全能的。”陈归鸿说。

“那漆六桐有这么厉害的本事，他又是怎么被‘第零局’‘挖’走的呢？”我顿了顿，喝了口水，缓解了一下尴尬，接着说。

“漆六桐早年丧母，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因为他出生那会儿，其体积比正常婴儿就大很多，是他父亲把他一手拉扯大的，他家庭条件很不好，父亲是个靠白天打给人搬家、送冰箱、电视这类大型家电等这类零工，晚上在夜

市摆摊补贴家用的穷苦人，在漆六桐18岁生日那天，他父亲想给多赚点钱给他买一个生日礼物，是他最喜欢的一款运动鞋，然后就换了好几个地方摆摊，结果在最后要收摊的时候碰上了城管，城管要没收他所有的货，还要罚3000元的款，两边就发生了争执，城管仗着人多势众，把他父亲打了，而且打成重伤，他闻讯赶到，和城管爆发肢体冲突，我刚才也说了，漆六桐‘身生骨甲’，有神力傍身，即便只有18岁，那也已经发育的悍勇绝伦了，普通的城管哪里经得住他三拳两脚？随后发生的就是漆六桐徒手打死了三个城管，重伤了一个，剩余的一个逃跑报警，警方来人后又与他发生二次冲突，十几个手持警械的警察对付不了他，后来来了50多名防暴警察，使用了非致命性神经毒气混合超大剂量的气体麻醉剂才把他彻底制服。

对于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我们这些人是最敏感不过的了，其实我得到消息的时间不比‘第零局’晚，只是我当时不在‘家’，派出去的是别人，‘第零局’那帮家伙有他们的‘大头儿’带着，来个足足8个全是高官，动用了所有有必要的手段，结果就是灵调科没争过他们，让他们最后把漆六桐给带走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事情已成定局，我也没办法了，如果我当时在，即便争不过，我也不会让‘第零局’把人带走的那么轻松。

从那儿以后，漆六桐就是‘第零局’的一员了，而且是

最能打的悍将。”陈归鸿说。

“那他父亲的伤势怎么样了？还有他打死三名重伤一名城管，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我说。

“他父亲重伤后入院，虽然是‘第零局’出医药费送进了一天护理费几万元的 IUC 重症特护病房，但一来是伤势太重，被钝器连续击中后脑，完全失去了意识，二来是因为漆六桐和城管以及警方的打斗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他父亲在医院里用着呼吸机，吃着流食坚持了整整十一天，最后医院还是回天乏术，没救过来，死在了病床上，这十一天来，从入院到去世，他就没睁开过眼睛，即便是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脑干和小脑都被打坏了，去世的那年他才 46 岁。

至于漆六桐，在‘第零局’的操作下，以正当防卫给案件定性，那三个死的和一个被打残的城管，只能自认活该，这点司法方面的事情，对于‘第零局’来说，还是小菜一碟的。”陈归鸿说。

“酉星官是孤儿、漆六桐早年丧母，少年丧父，嬴非子被双亲抛弃，又有一个满身是病的弟弟——怎么他们三个人的家庭都这么不幸啊？”我在心里总结了一下这三人的情况后发现了这个规律，便如此说。

“被你说到点子上了，如果我用命格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三个因为与生俱来的特异功能，都属于‘天选之人’，命带‘天煞孤星’，命格太过强大，从而克亲属，

尤其是父母，其中酉星官最严重，漆六桐其次，嬴非子最轻，其中酉星官生来就没见过生身父母什么样。

漆六桐母亲因为她死于难产，而父亲将其抚养成人后又因为他死于意外殴斗。

而嬴非子则父母离异后将其抛弃，现在还尚在人世，就是两个普通人，算是结果最好的了。”陈归鸿说。

“‘天煞孤星’？的确，命里带这四个字的人都不是普通人，但至亲之人一般都会遭殃.....

一共有十二个姓氏，现在出现了三个，如果其余的九个也都存在各自不同的高级特异功能者的话，我想把他们全部集齐，那得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我说，由于这个话题太过于沉重，所以我说完前半段话后便有意在后半段话转移话题，遂如此说。

“那是，如果这十二个人都集齐了，那就是传说中的‘黄道十二宫’降临，到时候别说是胜抵百万雄师，就是平灭一个国家也是没问题的。”陈归鸿说。

“那但盼着这一天能早日到来。”我说。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黄道十二宫’降临，一旦出现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我们以现有的能力能不能压制得住，还是个未知数，在没做好完全的准备之前，这一刻最好先别这么早的到来。”陈归鸿说。

“嗯嗯，也对，毕竟这些‘天选之人’没有一个是‘省

油的灯’，就更不用说他们凑到一起了。”我听罢心说的确如此，这样的十二个人凑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国外漫画和电影里的“XXX 联盟”、“X 战警”这种“超级英雄”团队啊，而且还更厉害，这些人要是想反水，再配合起来，那可以造成的局面，的确是难以控制的，所以陈归鸿说的在理：在没做好完全的准备之前，这一刻最好先别这么早的到来。

（未完待续）

579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3 15:02

（三十八）“百闻不如一见”

说了这么多，在不知不觉中飞机已经接近了目的地，高度此时已经下降到不足 400 米，通过机上舷窗远远的望去，可以依稀的看见身处于大漠戈壁上那一座孤零零的机场。

一路上陈归鸿基本上知无不言的回答了我与朱梦珺关于特异功能以及相关人才的很多问题，他这么大方是让我除了能带我们三个（尤其是黄勋与朱梦珺，下同）来以外的第二个感到很意外的事情，因为说过很多次，灵调科那可不是个随便的单位，他们所接触的东西几乎所有都是涉密的，而他如果只对我一个人说这些话，那还可以用我以前出于工作原因也跟他交流过类似话题来解释，可只是有黄勋与朱梦珺也在场，他说起来依然基本不避讳，尤其是朱梦珺，还回答了她这么多问题，我一时没想通他这么一个在“秘密战线”

上身经百战的“老江湖”到底打得什么算盘，总之不可能是看朱梦珺长得漂亮一时兴起说出来的，这种低级错误他这种‘人精’可不会犯。

这个与前面那个为什么带我们三个来的问题的原因一样，在后来我找到了答案，不过与此时的主题无关，所以暂不细表。

随后飞机在地面塔台的引导下缓缓降落，我们三人跟在陈归鸿的身后从搭建好的扶梯上走，举目四望，可以从外观上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军用机场，因为除了这次我们乘坐的大型飞机外，在不远处还有成排的加固机堡，因为距离不远，我能清晰的看到有些机堡中停放的歼击机——略微下垂的大直径机头，高大耸立的垂直双垂尾，以及后面那两台喷口泛着银色光芒的国产“太行”系列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这一切都表明这它的型号：国产歼-11B 型重型歼击机。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机型，单垂尾，串联式双座设计，机身两侧设计有矩形进气道，厚实的直线机身，这些特征则也表明了它的型号：国产歼轰-7A 型歼击轰炸机。

这里居然同时混装了歼击机与歼轰机两种机型，这种具备空地一体打击能力的配置在一般的空军旅团中都很少见，因为一般空军旅团都是“单任务”配置，就是要么全是歼击机负责制空作战，要么全是歼轰机负责对地/对海打击，但这两种任务同时归于驻扎在同一机场的编制内，在 2015 年

的军改之前是非常少见的，比如事情发生时的 2014 年。

由于到达此处时已经进入军事禁区，除了陈归鸿的专用保密手机外，4 人身上的所有外带通讯工具必须全部关机并上交由专人统一暂时保管，黄勋虽然没来过，但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也对这方面有几分了解，我就不用说了，知道在军事禁区内施行通讯与画面（如拍照与录像）管制是最起码的规矩，只是朱梦琚显得有点“懵 X”，她刚拿出手机想拍几张照片呢，就让一名高大帅气的卫兵给拦了下来，并被告知需要上交手机的消息，她只好撇撇嘴跟我俩一起把手机都交了上去。

不过我们在这里并未停留很久，因为这里只是一个空军机场，但距离真正的目的地“7653 监狱”还有几十公里的一段距离，还需要再转车前往，所以落地后交上手机几乎马不停蹄的就搭乘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灵调科专车启程出发。

车子顺着戈壁上的公路怎么一路飞驰自不用说，通往目的地的公路虽然不是高速公路，但跑起来比高速公路还爽，因为这是一条军用战备公路，不限速，更没有民用车辆与红绿灯，所以一路上几乎是可以“撒欢儿”的跑，除了偶尔能看见几辆从对面一闪而过的不同型号墨绿色军车外，就再也看不到其它车辆，广阔无垠的戈壁滩上，一切都显得十分渺小，要不是公路护栏上每隔 5 米就刷上的黄色隔段在车子的飞速前进下在极速“倒退”，我注视着窗外，甚至都有种自

已是静止于天地之间的错觉。

而且灵调科的司机还都是“飙车手”，这个我在以前就见识过一次，这一次也不例外，一脚油门下去车子全程的平均时速始终就没掉下来120公里，那几十公里的距离在这种车速下不消多时就已经跑到了地方。

最开始是一个黑点，然后黑点慢慢扩大，随着距离的一步步拉近，黑点逐渐清晰起来，最终一座规模十分可观的高耸独栋建筑物完全清晰的进入视野之内，它外墙呈深灰色，目测外墙高度起码再60米以上，外墙顶端密布岗哨塔楼，至于电网之类的基础设施就更不用说了，远远望去，这里俨然就是一座防守森严的城堡。

这段公路的尽头直接通往的是该建筑的大门，大门高大无比，目测高度在20米以上，宽度10米以上，大门的前面有重兵把守，除了战士手里持有的突击步枪外，还有人工加固混凝土制造的永备工事，工事里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口径的武器，仅仅是我分辨出的，就有89式12.7毫米重机枪、04式35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10式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等。

除了这些，在它们的前面，还有沙袋垒砌而成的临时掩体，上面有88式5.8毫米通用机枪、95式5.8毫米班用轻机枪、85式7.62毫米狙击步枪、88式5.8毫米狙击步枪等武器，这些武器从火力级别上来说，与后面永备工事里的正

好形成了轻重搭配，形成了一个覆盖近、中、远三个距离上的轻武器火力网，这种档次的武器配置，莫说是对付一般的犯人，就是拉出去打仗都已经绰绰有余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能被关在这里的人，当然也都不是一般的犯人。

“哇，还有机枪呢!”朱梦琚看着沙袋掩体上假设的88式5.8毫米通用机枪惊叹道。

“哎呦，不错啊，你还认识那是机枪？”我说。

“切，我怎么就不能认识？平时没少看《军事报道》呢。”朱梦琚说。

“机枪算什么，这里为了防止犯人暴动，常年配备有一个装甲排，装备有4辆主战坦克，型号永远都是当下最新的，换代的速度比一线部队都快，还有4架武装直升机与2架运输直升机随时待命，型号也跟主战坦克一样，都是最新的，你们看这大门为什么设计的这么高了吗？就是给直升机用的，这里设计有可以自动闭合的穹顶，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穹顶可以关闭，将上方封死，然后只留正门作为通道，而这个高度与宽度，在大门完全大开的情况下，直升机可以以超低空的姿态，一架一架的飞进去，而不必非要从顶部才能降落在内。

还有，这里的整个地下部分都是被特种合金包裹起来的，说白了它的穹顶一合上，这就是一个长方形的‘金属柜’，想考挖地道跑出去，那是门儿都没有。

另外，知道这里为什么距离那座空军机场那么的近吗？为的就是一旦有事，空军的飞机就可以立马升空前来支援，歼击机负责外围警戒，防止有不明势力，尤其是境外势力从空中介入，而歼轰机则负责对地打击，各种公斤级别的精确制导炸弹、空地导弹什么都有，说白了，那个机场的存在，就是为了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的需要，保护、压制乃至是消灭这里的犯人们，就这‘待遇’，哪里的犯人能‘享受’的到？也就这里这些超越常理的家伙们，需要动用坦克与飞机才能镇压的住。

要不然怎么敢叫‘困龙城’这个绰号？

呃，忘了说了，这里就是——‘7563 监狱’，欢迎各位的‘莅临指导’。”陈归鸿指着越来越近的大门给我们介绍道，他最后这句话的“莅临指导”，明显带有玩笑的意味。

“为什么还要防止境外势力来介入呢？境外势力对这座监狱还有什么企图吗？”朱梦琚说。

“那当然，因为这里关押的人没有一个是普通人，所以如果跑出去为非作歹的话，危害性都极大，境外势力想劫持甚至是‘营救’这些人出境然后进行‘诏安’乃至研究也不是近一两年才有的想法，而是起码在这座监狱建成的那天起就有了，至今起码也就 30 多年了，比如就在大概四年前，这里的守备部队在当地特战旅的帮助下，击退了一次预谋已久的境外势力渗透作战，他们当时的目的就是从这里抢人，

而且还是想抢酉星官。”陈归鸿说。

“这酉星官还真倒是个‘香饽饽’，不过听您说了这么多他的事情，以他的能力，如果他不配合的话，外面的人进来就是想带他走，那也基本办不到吧？”朱梦珺说。

“嗯，的确如此，酉星官发起飙来那是很恐怖的，其实我就说，特战旅与守备部队不插手，让他们真见到了酉星官，那结果一定会让他们感到后悔来执行这个任务的。”陈归鸿说。

“我猜这周围能有一个特战旅，应该也不是巧合，估计跟跟空军机场一样，对付境外势力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为了防止这帮‘超自然犯人’暴动吧？”我说。

“就是这个意思。”陈归鸿确定的说。

说话间抵达正门，之后我们班这一行人怎么接受严格至极的盘查就不细说了，总之，在灵调科主任的带领下，还筛查了一遍又一遍，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有 7 次审查，最终全部通过，这要是没有内部人士带领，别说进去，根本连边儿都靠不上，估计凑得近点就得被守备部队当成是间谍给当场击毙了。

还有一点需要额外说明：别的监狱，外围看守力量基本都是由武警构成，而这里全部都是“清一色”的解放军，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其性质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

长话短说，车子进入监狱内部之后在引导之下停放在了

车库之内，我们三个就跟在陈归鸿以及司机的身后，因为在这种地方，说的直白点就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儿。

我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发现这里虽然从外面看，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里面却被人为的隔离成了三个独立分块，不用说，这三大块区域的每一块正面进口处都有一个巨大的牌子悬于顶门，上面的内容写的就是各自区域的性质，与陈归鸿说的一样，这里的确分别关押了三种不同性质的人，只是具体的用词与他的口语叙述略有差别，其中左手边的区域写的是“玄门区”，右手边的区域写的是“武功区”，中间的则是关押着酉星官的“异能区”。

那上述略有的差别指的是当时他在给我们说的时候，将“武功区”的“武功”称之为“武林”，不过这也不算是个错误，完全有可能是前者是按照功能下的定语，而后者则是按照其中人员的性质下的定语，反正只要能把想表达的意思描述清楚，这些细节都无所谓。

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有点啰嗦了，不过不要见怪，这是作为一个记者对文字比较敏感而养成的“职业病”。

（未完待续）

58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01:2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正文中提到的那两型战机，好让各位看官有点直观的印象：

图 1、2 是歼-11B 型双发重型歼击机，是典型的三代/三代半制空歼击机，由中国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研制，是我军目前的主力战机之一，从图中各位看官可以看一下那银光闪闪的“太行”系列国产小涵道比大推力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之所以楼主在正文与这里都在反复强调这个发动机的事情是因为它可不简单，全世界有能力并研制成功小涵道比大推力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三个，我国就是其中一个，其相关技术与产业链无疑称得上是高精尖中的高精尖。

图 3、4 则是歼轰-7A/“飞豹”A 型歼击轰炸机，由中国航空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制，也是我军目前的主力战机之一，其实楼主在正文里将其称之为“飞豹 A”不太准确，因为“飞豹 A”是该机型的海军型称呼，空军型应该叫做“歼轰-7A”，而正文中提到的那个机场，就是空军机场，所以按理说，应该称其为“歼轰-7A”，主要是楼主叫它“飞豹 A”叫习惯了，就算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吧，这里更正一下。

另外，各位看官可以注意一下图 4，那上面的“歼轰-7A”挂满了航空炸弹，视觉冲击力先不说，首先就体现出了该机极强的对地打击能力，协助镇守“7563 监狱”中有它一份，这也体现出了军方等有关部门对其的重视程度。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202368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02368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02368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023684.png{EIMAGE}

58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01:2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8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19:24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585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19:58

陈归鸿的面子还是相当大的，在我们从三个模块中央的停车场下车之后，“7563 监狱”的监狱长就亲自前来迎接，两人寒暄的片刻，这监狱长明显不用陈归鸿说也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至于我们的身份，他没有多问，因为有这位陈主任在，什么都不用解释。

不过即便有陈归鸿的带领，也有他与监狱长的熟识，但

例行公事还是得做的：除了进门那会儿的审查外，我们在进入关押异能者的特异功能区在中间的模块时，一行人又经过一番模块内部的身份核实之后，这才到达里面，不过监狱长并没有跟进来，很显然，陈归鸿不仅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看望酉星官，而且还是经常来，所以监狱长已经“习以为常”，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便不再跟着跑前跑后。当然，这是我的猜测，看这个架势，我估计陈归鸿第一次来的时候，监狱长肯定是非常重视的。

而进入内部之后，与我想的不一样，这里的内部陈设居然一点也不简单，甚至还称得上是有几分豪华，但即便再豪华，这里也毕竟是监狱，那种压迫和阴森感是从天花板到墙角的每一个角落中渗透出来的。

“看这里的设计很考究啊，怎么感觉不像是监狱，更像是酒店呢。”朱梦珺说。

“因为这里的犯人虽然是犯人，但也是在他们各自领域下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实国家把他们关押在这里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让他们为国效力，有这个想法为前提，那就不能荒废了他们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虽然人被押在这里，但实际上却让他们在这里继续练习、强化乃至突破自己的看家本事，说白了就是提供了一个自我提高的环境，这个环境甚至比他们自己在外面的环境还要好，因为起码再物质上是有相当优厚的保障的。

特异功能区的人还好一点，他们对外界物质的依赖性不高，玄门区的那些人则要高得多，什么上等符纸、非攻击性法器、以及丹药等等等等每人每天根据不同的需要都记录在案并定额供应。

武林区那边也是，给那帮子高手提供练功场地以及器材，这里的很多人正是以为此，呆了几年，能力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比进来时还厉害了很多。”陈归鸿说。

“那就不担心他们练的厉害到你们控制不了的程度再逃出去吗？”朱梦琚说。

“姑娘，你记住，单打独斗是永远也别想斗得过体系的，在这里这一点尤为突出，一个人的个人能力再强，也斗不过外面严阵以待的千军万马，酉星官属于特异功能区的最强者，该被关住还是被关住了，当然，他自己并不承认。

还有就是能被关在这里的人，除了能力强大以外，绝大多数在人性上也都不坏，这些不坏的人里犯的那些事其实都是‘义事’，说的层次再高一点就是行走在法律与道德的空白上的‘侠义’，真正那种身怀绝技却同时还是大奸大恶之流，在这里并不存在。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说这里完全没有恶人，有肯定是有，但不多，既是真正的恶人又被关在这里的，都是比较‘识时务’的，就是愿意主动放弃抵抗投降，愿意合作，而他们自身又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他们主动为这边服务，这边不为

难继续为难他们，双方各取所需，也就一拍即合了。”陈归鸿说。

“那那种既不愿合作也还是大恶之人的人去哪儿了？被关在另一个地方吗？”朱梦珺问。

“不是，那些人基本上出现之后就被当场击毙了。”陈归鸿说。

“好吧.....”朱梦珺一撇嘴说，我估计她是没想到陈归鸿是这个回答。

不过我自己琢磨这个逻辑也对：真正危害社会且顽抗到底或没有什么特殊价值的其实在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已经被消灭掉了，能关在这里的其实都是良心未泯，甚至是心怀正义之人，只是他们维护正义的手段，不符合当下整体大环境的要求，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呆在这里的人，还有被“改造”的空间。

至于那些所谓“识时务者”，与国家层面的合作则更倾向于一种交易，比如我之前就知道的那个“采花贼”应该就属于此类，这跟二战时期盟国方面就曾经在监狱里搜罗了一大帮身怀绝技的罪犯，并将其整编到一起加以训练最后派出去到轴心国的敌后搞破坏，然后这些罪犯以为盟国效力为代价，盟国的政府还他们自由为“交换筹码”是一个道理，而深究起来，这些盟国搜罗来的罪犯，几乎每一个都称得上是大奸大恶，甚至是恶贯满盈之人，并不是什么“侠义之士”，

只是他们各自的技能还有用武之地，所以才减轻甚至是免于受到所谓的“法律制裁”，虽然时代不一样，国家不一样，但手段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言归正传，最终，我们再次穿过三道密不透风的大门之后，一个好似巨型鱼缸的全透明房间出现在了眼前，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还有床、桌椅等生活用具，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端坐在这间房间正中央的那个人，那个“大脑袋”的男人，他正在聚精会神的盯着桌子上的一个好像是人形摆件的东西，不知道在干什么，而这个男人无论是关押地点，还是气质外形，不用多想就知道我们要找的酉星官。

他长得与视频中完全一致，一个特别大的额头是他最大的特征，而额头的正中央，也就是眉心略微靠上的这个位置，一条肉缝赫然在上，仔细看去，除了横竖的方向不同以外，那上面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与正常的眼睛一样，而如果不说这其实是一种释放“第三脑区”特异功能的特殊器官，那的确怎么看它都像是一只处于闭合状态的竖眼，只是这只“眼睛”，没有眉毛和眼睫毛。

而除了他本人以外，最为特别的是，这个房间是悬空在半空之中的，四面望去，看不到任何牵拉装置控制此物，但这么大的一个长方形物体就这么“漂浮”在空气之中，我、黄勋以及朱梦琚都得眼前的这一幕感到吃惊不小，陈归鸿看

出了我们的惊讶，头也不回的说：

“这就是酉星官的‘单号’，如果你们纳闷它为什么会‘浮’在空中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下面及前后左右这五个方向都有高速气流再不间断的进行吹动，吹动气流的流量与速度都是经过专门为其配置的超级计算机严格计算与控制的，比如最主要的下面气流的力道正好相等于它总质量，持续吹动之下就能保证它始终处于这种‘漂浮’状态，而前后左右的气流则是微调，以最精确的流量保证它在漂浮的状态时还能像建造在平地上的房间一样平稳。

另外，房间的透明材料本身，则是一种绝缘、抗压、防弹、耐高温、防切割的特殊材料，它可以隔绝酉星官的脑电波，没了脑电波的穿透，他的催眠与念力等特异功能就无从谈起，这些措施保证了我们站在这里与他对话是安全的，否则这个距离下他想强脑电波催眠一个人或者是用念力碾碎一个人——哪怕是一帮人，都实在是太容易了。

话说回来，弄这么多‘幺蛾子’那可是花了不少钱，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毕竟这‘小老弟’太厉害了。”

“他即便能催眠、会念力，也不至于这样吧？”朱梦珺说。

“等咱们把他接到上海，假设你能有幸看到他施展全部能力时，那就知道了至不至于这样了。”陈归鸿说，他说完之后向前跨出一步，摁了一下面前的一个红色按钮，然后冲

着按钮旁边的喇叭状物体接着说道：

“小子，我又来看你了，还忙着雕刻呢？”

陈归鸿这么一说，我仔细一看才发现，酉星官正在盯着的那块摆件正在有序的一点点向下剥落碎屑，从碎屑卷曲反光的样子来看，这块东西是某种金属，而他手中没有任何工具，更没有接触这个物体，只是双眼在盯着那个摆件，它便不停的在落下碎屑，而且随着碎屑的持续掉落，这个摆件的腿部细节愈加清晰了起来，再结合他的念力特异功能，我内心震惊道：

这人居然在正用念力雕刻一个实心的金属块!!!

（未完待续）

58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20:19

而陈归鸿说完过了好几秒，对面才传来一个声音：

“马上就要完成了，先别打扰我。”

“嗯。”陈归鸿应了一声后便不再说话，看得出来，他这个身份已经很不一般的人，对 酉星官的态度仍然是非常的容让。

加上司机，我们五个人就这么在原地看着他用念力进行雕刻了三分多钟后，他突然说道：

“完工!”

然后根本不用手去碰，只是动了动眼睛，本来背对着我

们的摆件瞬间就自己升起到半空中转了过来，变成了面对我们，如此一看，方看出这是一个李小龙穿着黑色练功裤，裸露上身摆着截拳道经典造型的小型雕像。

其雕刻水平不敢说的太高，但也已经十分精湛，起码腹肌与肌肉的沟壑，乃至裤子上的褶皱等细节都已经被高度还原化的体现了出来。

“可以啊，比我上次来的时候进步不小，这段时间都在忙这件事来着？”陈归鸿说。

“差不多吧，之前我用不锈钢雕，难度太低，主要是不锈钢硬度太差，这几次换了钨钢就好多了，这雕起来才有质感。”酉星官说，他的声音给我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有种历尽沧桑才有的成熟感，却又在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一股稚气，而根据我的采访阅人经验，拥有这种看似矛盾的语言风格的人，基本上都是高傲之人。

不过这些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不知道黄勋跟朱梦琚怎么想，反正我是被他的话又一次震惊到了，就是那句使用钨钢的话，不锈钢虽然硬度不高，但那得看相对于什么，它比航空铝材乃至常见的汽车钢都要坚硬，但在他这里却是属于“硬度太差”的范畴，而钨钢这种主要作为穿甲弹弹芯的硬度超高的金属，则是“才有质感”，我不知道是多么强大的念力能达到隔空切削钨钢的程度，而从那些细小的钨钢碎屑来看，酉星官更是将自己对念力的控制练就到了登峰造极的

程度。

如此，陈归鸿称其为最顶尖的特异功能者，与漆六桐齐名为目前全世界范围上“唯二”的实战型特异功能者，果真是名不虚传。

“我每见你一次，你的能力都有明显进步，真是替你高兴。”陈归鸿说。

“我练这个就是为了提高对念力精准度的把控，这段时间的确是提高了不少，但距离我的理想程度，还有一段距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不过——你这么大老远的又来一趟，肯定不是为了欣赏我的雕刻的，说吧，又有什么事吗？如果是老生常谈那还是免开尊口，我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我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念力虽强，但不杀无名之辈。”酉星官说，他最后这句简直是把其为人恃才傲物的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

“老生常谈还是老生常谈，但你的条件，我想是到了满足的时候了，看看这个，我打赌你一定会感兴趣。”陈归鸿说，话罢之下，他拿着一个类似U盘的东西，插进了对话器旁边的一个端口上，然后那个透明房间里酉星官背后一台屏幕就跟着亮了，他回道：

“希望你这次不要像以前一样再拿一些‘小鱼小虾’来糊弄我。”说完便转身去看身后的屏幕，由于屏幕上的资料字体很小，我站在当时那个位置上与其直线距离要越过悬空

房间与面前防弹玻璃之间的空挡，还要越过几乎整个玻璃房间的宽度，因为屏幕对于我来说处于远端，所以总间隔超过了 10 米，所以看不清楚上面到底写了什么，但根据酉星官随后的表现来看，估计里面八九不离十写的是关于此次系列案件的简介，如果是的话，我想前面的“选妃派对”、夜店爆炸以及拐棍“爆菊花”和“白水煮活人”，外加死亡的律师、老师、警察以及船上的一家三口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大案要案的东西都不会吊起酉星官的胃口，能让他感兴趣的，应该就是在医院抓捕于继晨时武警与特警遭到类似脑控武器的攻击后出现幻觉自相残杀的部分，因为这一招，或者说能产生类似效果的手段，他在拉斯维加斯赌城也用过。

“怎么样？有兴趣吗？”陈归鸿说。

“哼，有点意思，可这里只讲了他做的事，但没讲他的现状。

那么你们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人现在你们是有线索没抓住，二是压根就束手无策而且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从这报告的措辞来看，应该就是第二种。”酉星官说。

“我很不好意思的告诉你，的确是后者。”陈归鸿说。

“我估计也差不多，他能用电视信号接受塔作为发射器，扩大自己的脑电波信息，然后对一片区域内实现阻塞，做下这事的人，根本不是穿制服的那帮水货能对付的了的。怎么？想让我出去和这人比划比划？”酉星官说。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坐下这事的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伙。”陈归鸿说。

“这个用不着确定，肯定是一个人，而且技术手段在他作案期间只是一种辅助，如果他是一个以技术手段为主的普通高智商罪犯的话，那么根据技术特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逆推，即便是隐藏的再好，也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这个不用什么高手，警局的水货们就可以办到，假设是团伙作案的话，那出现漏洞的几率就更大了，但现在什么也查不到，而且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你们完全被他牵着鼻子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人不仅在你们身边，而且还是个‘内鬼’，第二，技术手段是次要的，他身上自带的某种能力才是主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这是一个跟我一样的‘同道中人’？如此那就太有意思了——不过，你现在给我的资料里还是太粗略，不好判断他在这方面具体达到了什么水平。

就能以电视信号接收塔为‘放大器’产生的效果来看，估计不会太差，照这么分析，貌似我这次有出去看一看的必要。”酉星官说。

“真的？你的意思是你答应了出手了？”陈归鸿这个“老江湖”听见酉星官的话有“活动”的迹象，立马就显得激动了起来，他略显沧桑的手甚至还在微微的颤抖，看得出，能把酉星官成功“挖走”，先不说对灵调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起码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让我准备一下。”酉星官说。

“那太好了，我们也去准备一下，我这就给你办出狱手续!”陈归鸿真的按奶不住自己的兴奋了，估计这是他无数次来请酉星官出手的次数中，第一次得到了对方肯定的答复。

随后他叫我们三人在原地等着，自己则与那名司机去办理相关手续、

一场特异功能顶级高手之间的终极对决，即将拉开大幕。

（未完待续）

58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21:11

（三十九）群雄会（上）

在他俩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对黄勋说：

“看不出来，你还认识这样的人啊。”

“不是认识，只是交过手而已，不过‘交手’这个词也就在今天之前用一下了，现在看来，以他的实力，当初他没有‘为难’我，已经是我最大的幸运了。”黄勋说。

“也别这么说，这一路听了这么多关于他的事迹，除了在赌城那一次以外，他会好像还没怎么要过别人的命，从这一点来说起码看得出他不是一个嗜杀的人，再加上你又不是坏人，他就更没有理由对你痛下杀手了，其实说穿了，他没进这里之前，就早已名声在外，像你这样来调查他的人，他不一定碰上过多少呢，看样子是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我

说。

“嗯，你这样说的话，也的确在理，我对他印象这么深，可说不定他早忘了我是谁了。”黄勋说。

我俩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大概十五分钟过去后，陈归鸿迈着带风的步伐就与司机回来了，他三步并两步，那种按奈不住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随后他递给我们三人一人一个黑色的头盔，并说道：

“把这个戴上。”

“这是干什么用的？”朱梦珺问。

“这是‘FN-2’从头盔，戴上之后可以抵御脑控攻击，不被对方的强脑电波压制而被控制。”陈归鸿说。

“那我们用这个是提防他吗？”朱梦珺说，她说的他，指的是酉星官。

“算是吧。不过这也就是图一个心理安慰，他能用念力杀人，这招用这头盔可防不住，不过还是戴上的好，起码真出事，最坏的结果还能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陈归鸿说。

“呃.....”朱梦珺听了这话再次做出一个“无言以对”的表情。

之后的事情便是酉星官在重重护卫的簇拥或者说是看押之下登上灵调科的专车，每一个人都戴着陈归鸿所说的“FN-2”型头盔，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头盔型号，不过我国的武器装备用英文大写字母作为命名缩写时，一般都是该

武器装备作用缩写的开头字母，而“FN”这两个字母根据其头盔的用途，估计是“防脑”的含义，而“-2”那不用说了，应该是该系列头盔的第二代产品。

不过酉星官称作的灵调科专车跟我们不是一辆，我们做的还是来时的那辆车，而他称作的则完全是一辆大巴车的规模，而且是全装甲设计的6×6全驱高机动车，该车的车窗上都有密集到根与根间隔只有一厘米，拇指粗细的金属栅遮挡，底盘还使用“V”字形防雷设计，这些手段都是为了押送酉星官而准备的，而车这么大是为了装载除了他本人以外其他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至于车子本身的防护指标这么高，则是有心将其打造成一所“专属”于酉星官的“移动监狱”，根据陈归鸿所说，最能体现这辆车防护性能的不是外在，而是内在，因为其内部所有的细节看上去好像是平平常常，但实际上从设计到用料上都是下了大工夫的，别的不说，就说车体的框架使用的“3D激光打印增材”技术一体成型，其强度完全是按照测试中酉星官已知最大念力水平的3倍打造出来的，而车窗上的金属栅用料与强度比车体还更甚一筹，换句话说，即便是念力可以摧枯拉朽“撕开”普通牢门的酉星官，使出当前最高水平，也无法从这辆车中逃出去。

另外，陈归鸿给朱梦珺说戴上“FN-2”头盔只是图个心里安慰也是半开玩笑，这么重要的事情真要是有如此巨大的纰漏，他不可能视而不见，要不然灵调科这个部门就真成“吃

干饭”的了，所以，实施情况其实是——

我们这些随同、押运人员佩戴了“FN-2”型头盔，而酉星官在离开那个悬浮在半空之中的透明房间之前，也被用从上而下伸出来的一只机械手通过远程遥控在头顶佩戴上了一个头盔，这个头盔为他量身定制，又高又大，正常人的头能塞进去起码两个，戴在他“柱状”的大脑上却刚刚好，至于这个头盔的作用，那与我们佩戴的恰恰相反，我们的是防止强脑电波的攻击，而这个则是防止强脑电波的发出，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头盔相当于给酉星官佩戴的“紧箍咒”，只是比紧箍咒更厉害的是，他可以最大限度上限制酉星官的能力，让他戴上它之后既不能用脑电波催眠别人，更不能用念力“搞事情”，除此之外，还有手铐脚镣等一大套针对重刑犯，限制手脚自由的传统器具，尤其是那手铐，与常见的完全不一样，连接中间的不是一环扣一环的锁链，而是一种极其坚韧的同时，导电性还非常强的柔性纤维材料，脚镣上以及将手铐脚镣上下连接在一起的也是这种材料，在酉星官的腰后还佩戴着一个小盒子，小盒子与这套刑具相接，我在询问下得知，这个盒子竟然是一块超级电容，里面储存的电力竟然大到足够让100千瓦时功率的电动车以最高时速连续跑一个小时的程度，而它的作用也很简单：

一旦不是按照程序取下头盔，或者直接说是酉星官挣脱了头盔，那么这个电源就会瞬间启动并将超级电容内的所有

电力瞬间通过手铐脚镣释放出去，然后再传遍他的全身，这个电力足以轻易电死任何常见的陆地生物，而酉星官经过极限生理测试显示，他身体的导电性很强，在接地的时候即便被如此高的电流击穿也不足以致死，但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丧失意识以及行动能力，这样的话目的也就达到了。只是听到这里我突然有点“心疼”酉星官，因为陈归鸿等人知道这个电力电不死他但能让他失能，这说明以前肯定就用这个级别的电流电过他，除此之外，还被各种轻重武器近距离射击以测试念力强度，如此想来，身负异能被抓到这里来，别看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很好的物质保障，但有些时候也是够惨的，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反正都得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这种实验。

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针对酉星官的防护措施才做的如此“变态”，估计是心虚平常没少让他遭罪，真害怕他一旦失去控制了进行报复。

不过在这种前提下，陈归鸿好像是在“求”酉星官出来帮忙，换句话说就是要没有一个能吸引到他的理由他还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会不想轻易离开一个经常要让自己参加非人试验的地方呢？我琢磨勒一路，只想到了一个看起来比较靠谱的答案：

酉星官在“7563 监狱”里呆着，应该是为了得到这里的训练资源，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特异功能水平，因为这里的

训练条件，是外界所极少能有或者是极少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之后我们的小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载有酉星官的大车则在后面跟着，直奔来时的机场而去，我本以为有大车跟着，小车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结果想错了，感觉开的比来那会儿还快,除了启动与到达这两头以外,全程仍然是没跌下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最快的一段甚至跑上了150公里每小时，更夸张的是，后面那辆装甲化的“移动监狱”居然跟得上！速度始终是小车多块它就多快，辆车车距一直保持在20米之内，这么大的一辆车能跑这么快，这大车的性能与质量真是不服不行。

接下来与来时不同，两辆车都被司机直接开进了空军的大型运输机之中，而我们则随机一起飞回上海。

这空军机场与“7563监狱”地处鑫江福地，塔卡拉玛干沙漠的一处边远，无垠的戈壁与黄沙在这里并存，离开时看到这苍茫的景象，再详细昂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一股热血沸腾之感顿时涌上心头，虽然未来的较量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以我的这点本事，能当个旁观者看完全程，就已经“烧高香”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的兴奋，因为毕竟那个幕后大魔头捉弄我们不止一次了，现在酉星官这种人都被请出山了，我心说倒要看看他们俩之间这场“天雷勾地火”的较量谁能占得上风，能目睹下来就是长一回莫大的见识，而且可能是听了太多，也见了不少有关酉星官特异功能的强大，我一路上感

觉信心十足，这是一种即将要复仇成功，以及“大戏”开场前的期待感与快感。

随后一路无事，飞机在降落之后李万程亲自带人迎接了车队，随后有在警车开道的排场下一路就本着市局而去，等到了他的办公室这风尘仆仆的众人才算稍稍坐定。

我们几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坐，负责押运酉星官的精兵将整个局长办公室所在的办公大楼戒严了起来，连警员都不允许随便出入，至于酉星官本人，他还穿戴着那一整套为他量身定制的刑具在严防死守之下，也被安排在了局长办公室里。

当在场所有人都就位之后，酉星官用一种略带调侃的口气对陈归鸿说：

“不是带我来对付一个厉害角色吗？你给我穿着这身，我也没法干呐。”

“哈哈，别急，我这就给你拆下来。”陈归鸿满脸堆笑着说，但他这笑明显是“皮笑肉不笑”，这种虚假的表情我还是看的出来的，而且他虽然这么说，但口气在我听来很僵硬，那个笑声的出现更是为了缓解和掩盖这种僵硬，综上所述，其实从他的表情与口气之中都可以察觉到，他已经从酉星官答应出手而最初的兴奋转为了担忧，担忧的原因当然不是为别的，毕竟一旦为眼前这个青年模样的男人拆去“枷锁”，到时候他万一发起飙来，别看门里门外有这么多精兵锐士，

就是一起上，也未必奈何的了他。

正当陈归鸿被担忧的情绪所影响，命令拆去刑具的决心还没彻底落定这会儿，局长办公室的大门被“咣”的一声从外面猛的推开，随后从屋外走进两个墨绿色的身影，打眼一看，这二人都身着墨绿色的07式常服，走在前面者将帮上扛着“两杠四星”，大校军衔，后面跟着的则是“两杠两星”，中校军衔，这两人器宇不凡，大踏步的走进来大有一股“天下之大，唯我独尊”的气势，众人闻声望去，别人没太多反应，只是陈归鸿看清他俩之后脸色就是一变，还不等他开口，那带头的大校先说道：

“陈主任，这么巧，在这里还能碰上你，酉星官的刑具你不敢拆，我帮你拆，这不，帮手都替你带来了。”这人说的帮手，很明显就是他身后这个中校，此人身高在1.88米上下，膀扩三亭，腰大数围，身前身后身左身右，有百步的威风，更有一股摄人心魄的杀气。

再看他俩左臂上那写有总参谋部字样的臂章，以及臂章中心那个显眼的“零”字，不用多想，这是“第零局”的人！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有一种预感，那个一身杀气的强壮中校，应该就是陈归鸿提到，与酉星官齐名，目前世界唯一仅存的高级“强力者”——漆六桐！

至于这个大校是谁，我从未见过，但既然是“第零局”的，那都不是善茬，而且从关系上来看，很明显，这个人应

该是那个疑似漆六桐的强壮中校的顶头上司。

（未完待续）

586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23:08

少了那一段又被天涯吞楼了，楼主这就补发一下

58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23:11

而陈归鸿说完过了好几秒，对面才传来一个声音：

“马上就要完成了，先别打扰我。”

“嗯。”陈归鸿应了一声后便不再说话，看得出来，他这个身份已经很不一般的人，对 酉星官的态度仍然是非常的容让。

加上司机，我们五个人就这么在原地看着他用念力进行雕刻了三分多钟后，他突然说道：

“完工!”

然后根本不用手去碰，只是动了动眼睛，本来背对着我们的摆件瞬间就自己升起到半空中转了过来，变成了面对我们，如此一看，方看出这是一个李小龙穿着黑色练功裤，裸露上身摆着截拳道经典造型的小型雕像。

其雕刻水平不敢说的太高，但也已经十分精湛，起码腹肌与肌肉的沟壑，乃至裤子上的褶皱等细节都已经被高度还原化的体现了出来。

“可以啊，比我上次来的时候进步不小，这段时间都在忙这件事来着？”陈归鸿说。

“差不多吧，之前我用不锈钢雕，难度太低，主要是不锈钢硬度太差，这几次换了钨钢就好多了，这雕起来才有质感。”酉星官说，他的声音给我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有种历尽沧桑才有的成熟感，却又在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一股稚气，而根据我的采访阅人经验，拥有这种看似矛盾的语言风格的人，基本上都是高傲之人。

不过这些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不知道黄勋跟朱梦琚怎么想，反正我是被他的话又一次震惊到了，就是那句使用钨钢的话，不锈钢虽然硬度不高，但那得看相对于什么，它比航空铝材乃至常见的汽车钢都要坚硬，但在他这里却是属于“硬度太差”的范畴，而钨钢这种主要作为穿甲弹弹芯的硬度超高的金属，则是“才有质感”，我不知道是多么强大的念力能达到隔空切削钨钢的程度，而从那些细小的钨钢碎屑来看，酉星官更是将自己对念力的控制练就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此，陈归鸿称其为最顶尖的特异功能者，与漆六桐齐名为目前全世界范围上“唯二”的实战型特异功能者，果真是名不虚传。

“我每见你一次，你的能力都有明显进步，真是替你高兴。”陈归鸿说。

“我练这个就是为了提高对念力精准度的把控，这段时间的确是提高了不少，但距 离我的理想程度，还有一段距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不过——你这么大老远的又来一趟，肯定不是为了欣赏我的雕刻的，说吧，又有什么事吗？如果是老生常谈那还是免开尊口，我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我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念力虽强，但不杀无名之辈。”酉星官说，他最后这句简直是把其为人恃才傲物的特征表现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老生常谈还是老生常谈，但你的条件，我想是到了满足的时候了，看看这个，我打赌你一定会感兴趣。”陈归鸿说，话罢之下，他拿着一个类似 U 盘的东西，插进了对话器旁边的一个端口上，然后那个透明房间里酉星官背后一台屏幕就跟着亮了，他回道：

“希望你这次不要像以前一样再拿一些‘小鱼小虾’来糊弄我。”说完便转身去看身后的屏幕，由于屏幕上的资料字体很小，我站在当时那个位置上与其直线距离要越过悬空房间与面前防弹玻璃之间的空挡，还要越过几乎整个玻璃房间的宽度，因为屏幕对于我来说处于远端，所以总间隔超过了 10 米，所以看不清楚上面到底写了什么，但根据酉星官随后的表现来看，估计里面八九不离十写的是关于此次系列案件的简介，如果是的话，我想前面的“选妃派对”、夜店爆炸以及拐棍“爆菊花”和“白水煮活人”，外加死亡的律

师、老师、警察以及船上的一家三口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大案要案的东西都不会吊起酉星官的胃口，能让他感兴趣的，应该就是在医院抓捕于继晨时武警与特警遭到类似脑控武器的攻击后出现幻觉自相残杀的部分，因为这一招，或者说能产生类似效果的手段，他在拉斯维加斯赌城也用过。

“怎么样？有兴趣吗？”陈归鸿说。

“哼，有点意思，可这里只讲了他做的事，但没讲他的现状。

那么你们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人现在你们是有线索没抓住，二是压根就束手无策而且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从这报告的措辞来看，应该就是第二种。”酉星官说。

“我很不好意思的告诉你，的确是后者。”陈归鸿说。

“我估计也差不多，他能用电视信号接受塔作为发射器，扩大自己的脑电波信息，然后对一片区域内实现阻塞，做下这事的人，根本不是穿制服的那帮水货能对付的了的。怎么？想让我出去和这人比划比划？”酉星官说。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坐下这事的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伙。”陈归鸿说。

“这个用不着确定，肯定是一个人，而且技术手段在他作案期间只是一种辅助，如果他是一个以技术手段为主的普通高智商罪犯的话，那么根据技术特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逆推，即便是隐藏的再好，也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这个不用

什么高手，警局的水货们就可以办到，假设是团伙作案的话，那出现漏洞的几率就更大了，但现在什么也查不到，而且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你们完全被他牵着鼻子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人不仅在你们身边，而且还是个‘内鬼’，第二，技术手段是次要的，他身上自带的某种能力才是主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这是一个跟我一样的‘同道中人’？如此那就太有意思了——不过，你现在给我的资料里还是太粗略，不好判断他在这方面具体达到了什么水平。

就能以电视信号接收塔为‘放大器’产生的效果来看，估计不会太差，照这么分析，貌似我这次有出去看一看的必要。”酉星官说。

“真的？你的意思是你答应了出手了？”陈归鸿这个“老江湖”听见酉星官的话有“活动”的迹象，立马就显得激动了起来，他略显沧桑的手甚至还在微微的颤抖，看得出，能把酉星官成功“挖走”，先不说对灵调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起码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让我准备一下。”酉星官说。

“那太好了，我们也去准备一下，我这就给你办出狱手续!”陈归鸿真的按奶不住自己的兴奋了，估计这是他无数次来请酉星官出手的次数中，第一次得到了对方肯定的答复。

随后他叫我们三人在原地等着，自己则与那名司机去办理相关手续。

一场特异功能顶级高手之间的终极对决，即将拉开大幕。

（未完待续）

58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23:15

为了防止再次抽楼，楼主再一遍截图作为保险：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06898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06898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068988.png{EIMAGE}

58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23:18

天涯系统现在抽楼还专门抽中间或上面的，搞得重新发也得被打乱顺序，唉.....没办法，楼主只能继续口头再说一遍本次更新的观看顺序了：

5855 楼→5875 或 5876 楼（5875 楼被抽了就看 5876 楼）→最后才是 5862 楼。

各位看官不要顺着楼层看，那样内容就乱套了。

58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4 23:20

另外，由此给大家带来的阅读不便，还请谅解

58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5 03:10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不更别的，就更一句歌词，其实之前正文中还在说根植于神州大地上的“特异功能者”与华夏先祖们远赴海外开枝散叶那会儿就想发来着，不为别的，就冲这句歌词的意思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实际情况，所以楼主一定要发一下。

而这句歌词来的出处，则是歌手屠洪刚原唱专辑《精忠报国》中的歌曲——《藏龙卧虎》。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071888.png{EIMAGE}

58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5 03:1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8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5 19:11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59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5 19:36

（四十）群雄会（下）

看见此景，心说这哪里是军方只提供技术装备，明明是

下大力气了。

当然，当时再没有确定之前，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这两个人，尤其是那名强壮中校的身份，到底是不是，一切还得看陈归鸿的反应，他听了那人的话后先是怔了一下，然后讪笑着回道：

“哎呦，这不是赵崇赵部长吗？别来无恙啊，怎么把‘小六子’还带来了，你这架势是来‘抢’人的吧？劝你一句，天下的好事别想着自己都占了，独食吃多了，容易便秘。”很明显，陈归鸿对于这两人的到来，心里非常不爽。

而在结合之前李万程和黄勋发生口角的内容、陈归鸿在去时的飞机上所讲，再加上眼前的情况，整个形势的大致脉络我也看出来个十之八九：

从一开始，在医院误伤事件发生之后，除了那批军方提供的防强脑电波头盔以外，李万程根本就没有申请任何上级支援，也就是说，不管接下来是先来的“灵调科”，还是后到的“第零局”，都是“不请自来”，而这种部门平时几乎都是日理万机，没有明确任务的“瞎跑”是几乎不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的，所以他们既然能来，就一定抱有非常强烈的目的性，而这个目的，很明显，就是争夺酉星官这个百年不遇的特殊人才。

虽然陈归鸿说他这次要抢先一步先把酉星官带走，但从他看到这二人出现后的反应来看，他以为自己已经捷足先登，

但没想到在刚把人接回来的这个节骨眼上，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也闻风而来了，大有“吃现成”的意思，所以极其不悦之下说便出这么一段不怎么友好的话来，这道倒也不奇怪，而对面那二位貌似对陈归鸿的这种说话风格习以为常了，听完之后也并不生气，名叫赵崇的大校回道：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来也是想让事情尽早有个妥善的解决嘛，我带着‘小六子’来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你担心什么我清楚得很，现在有他在，你就可以放心的给酉星官去掉刑具了，来吧。”说完，大校还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陈归鸿被这话一激，当即说话声调提高三分：

“说的就好像你俩不来我就不敢给酉星官摘刑具了似的，我这点胆子都没有我就不请他来了，我就不当这个主任了！”说罢也不命令别人，而是自己亲自动手，等他动手我才看见在酉星官脑袋上扣着的那个巨大头盔的有侧面居然有一个小屏幕，还是密码+指纹匹配的，等操作完了，这头盔“咔”的响了一声，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同时打开四条缝隙，然后就想一个金属的花朵倒着开放了一样，接着他又去操作那块超级电容旁边的一个面板，也是一通解锁动作后，手铐脚镣自动打开，酉星官双手双脚一晃，将这些刑具甩到一边，然后再将头顶的头盔取下，在头盔被完全取下的那一瞬间，我明显感到整个办公室里就是一阵颤栗，那名中校的双拳明显握紧了，双脚左后右前，膝盖微微弓起，做出了一

个随时准备出击的状态。

不过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酉星官把头盔摘掉，将其扔到身子一侧，然后晃了晃那与身子比例非常不协调的巨大脑袋之后，说道：

“既然要我来处理这事，那你们就都得配合点，我要的东西都得无条件的送过来，记住了，我不接收任何理由。”

这话说的霸气侧漏，听那血气方刚的中校剑眉直挑，看那样子要不是场合不合适，这俩人就能就地打一架。

“要办案，总得先有个办案的地方，不用选了，就在这里吧，来，你到那里去，我们在下面听你的差遣就是，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李局长，你没意见吧？”陈归鸿先指着李万程的办公桌对着酉星官说，最后一句则对着李万程本人说，李万程平时喜欢大呼小叫，可今天这个情况，虽然没我们几个人说话的份儿，可其实也没他什么份儿，那他心里即使再不乐意也不敢说出来，自然是一副把脸“拉”到驴脸那么长的表情表示同意，而酉星官更是根本不客气，从沙发上做起来绕过桌子，一屁股就坐在了局长专座上，接着说道：

“你们给我听着，先把所有与这个系列案件有关的资料都给我拿来，不管是条子的，还是其他渠道的。”

一名挂着“重刑犯”头衔的人，在公安局里坐在局长位子上把警方称呼为条子，这种事情恐怕也就这位天不怕地不

怕的酉星官做的出来，虽不敢说是后无来者，但应该是前无古人。

这话吩咐下，陈归鸿就要给李万程说，让他按照酉星官的意思去办，同样是话还未出口，办公室大门再次被“呼”的一下猛然推开，从外面闯进来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这次这人我认识，这是刑警队的姜恒姜队长，从最开始的隆昌公寓案到后来的医院误伤事件，他都参与了，只是听说他伤的不轻，但现在看来恢复的很好，走起路来还是虎虎生风，跟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没甚区别。

他走进来之后先是环顾四周把满满一屋子的人都大致打量了一遍，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酉星官的身上，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来是酉星官坐在局长的位子上是全屋最显眼的位置，二来是他那个不协调的大头与正常人一笔也的确十分“惹眼”，姜恒就这么看着酉星官，看了片刻后又扭过头对着站在一旁毫无存在感的李万程说：

“局长，这人谁啊？”

“呃.....这是组织上派下来的专家，来协助破案的。”李万程碍于情面，也不好说酉星官的真实身份，便如此说道，一桩大案陷入僵局之后，需要一个危险性可能比那个真凶还要大的重刑犯来破局，这对于警方来说的的确是一种莫大的羞辱。

“你就别骗我了，我都听说了，知道这人是谁，好像是

从哪个监狱里专门空运过来的，还会什么特异功能，我说局长，咱们干这一行这么多年了，抓过的犯罪分子不计其数，现在反过来倒要靠犯罪分子帮忙破案，这说出去是不是太丢人了？！

至于那个特异功能，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扯这一套？以为这是20多年前办气功班那会儿呢（注：2014年的20多年前正好是20世纪80年代，那是我国全国上下正掀起一股“气功热”，所以姜恒才会如此说）？！这人别是什么邪教组织的吧？看看这屋子里一个个都‘牛鬼蛇神’的，都他妈的看电影看多了？

不管怎么着吧，我作为刑警队长，就绝对不能对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的行为坐视不管，你这个怪胎，你要是有什么真本事就给我露两手，要不然可别怪我一会儿不客气！你看你那小脖子，我一只手能扭断3个！”姜恒先对李万程说，后指着身旁一脸波澜不惊的酉星官咆哮道。

他上述这番话那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过分了，李万程作为局长都不敢在这里大声说话，可他却来了直接大放厥词，而且“牛鬼蛇神”这话说的极具攻击性，等于间接的把物理这十几号人全给骂了，那陈归鸿敢说话不客气是因为他所在部门的实力以及他个人在眼下这群人中的地位在哪里摆着，可姜恒说破天不过就是个刑警队的队长，身份跟陈归鸿也好，跟“第零局”的赵崇以及中校都没法比，甚至在某

些事上的发言权还不如朱梦珺与黄勋，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地位高，便也就不会为了几句口舌而斤斤计较，所以在姜恒说完之后，谁都没有作声，主要都是想等着李万程自己解决，毕竟姜恒是“他的人”，结果还没等李万程说话，酉星官却先开口了，他说：

“这条子干嘛的？养警犬的吧？怎么一进来就不会说人话呢？”

加上这句， 从见到他以来，一共短短几十句话足以表现出酉星官不仅是个特异功能者中的顶尖高手，而且同时还是个“毒舌”高手。这种话说到谁身上但凡有点脾气都很难接受，更何况姜恒这气势汹汹的进来就是想“找茬儿”的，他听酉星官这么一说，自然是当即暴跳如雷，骂道：

“老子撕烂你的嘴!”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这里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心说：唉，姜队长，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你自找的，怪不得别人。

（未完待续）

59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5 20:02

话音未落就挥起他那如皮锤一般的大拳头隔着桌子对准酉星官的脸就打，旁边让人没人说话也没人劝阻，因为没见过的都想见识一下这特异功能高手到底有什么本事，见过

的则想看看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刑警队队长会落个什么结果，那意思是只要不出人命，让他吃点苦头也好，否则他以后还会来闹。

为一个想要阻止姜恒这种鲁莽行为的就是李万程，但不论是说话还是行动，都已经来不及了，那时那刻，姜恒的大拳头已经对准酉星官的大脑袋打了出去，眼看着拳锋距离脸颊还有不到30厘米左右的距离时，姜恒的身体突然一抖，拳头在半空中就停住了，看他的动作，他不仅无法控制自己的拳头继续向前，甚至也不能按照原路抽回来，他全身上下其它位置都还可以动，但就是打出去的右拳拳头好似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箍”在了原地一样，无论怎么扭动身体，都无法在那个位置上移动分毫，在经过几番尝试均告失败之后，姜恒恼怒之下又挥动左拳去打酉星官，结果可想而知，与右拳一样，同样也被“定”在了半空之中，然后这位姜队长就以两条胳膊架在空中的尴尬造型动态不得，办公室里依然没人出来说话，李万程终于忍不住了，他对陈归鸿说：

“陈主任，您看这——”他的意思很明显，想让陈归鸿替姜恒说两句好话，好让酉星官放其一马，陈归鸿了解其意，遂说：

“还是办正事要紧，你这次答应出来，也不是为了跟这种小事计较的吧？”

“也罢，姑且饶你这一次。”酉星官听了陈归鸿的话，

思量了片刻后便如此说，接着他抬起眼皮看着姜恒，我仔细观察只发现他的“天目”没什么反应，但正常的那对双眼稍稍的瞪大了一点点，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而就是如此，那双拳原本被“定”在半空中的姜恒整个人当场就被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给击飞了出去，要形容当时那个场景就不能用来坐“土飞机”来形容了，完全可以说是坐可“土火箭”——姜恒的身体横着高速飞出，后背一直撞到了办公室另一头的墙壁上才停下，那剧烈的撞击将墙上挂着一副写有“秉公执法”四个装裱毛笔字给震了下来，这个场景像极了当初在隆昌公寓时他被那个猥亵惯犯突然暴起然后抓着裤腰带扔上天花板的样子，不得不说，这个姜队长也是够倒霉的，两次这种事情都被他一个人给碰上了，而且还一次比一次狠，一次比一次“邪乎”，第一次是碰上个肾上腺素飙升的疯子，这次直接碰上个无视物理规律的“怪物”，但话说回来，第一次那是他抓捕嫌犯的职责所在，可这第二次，就是他搞不清楚情况而自讨的苦吃了。

但俗话说“人无伤虎意，虎有伤人心”，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任谁都看得出来就眼前这个“大脑袋”有隔空将人击飞的本事，岂能是一对拳脚可以应付的？见势不妙，赶紧闪人才是上策，结果可姜恒不然，这家伙身板倒也是够结实，他被“扔”到墙上去又掉下来之后没过三秒钟就一个“咕轮”（注：这是一句北方方言中的词语，其意思可以理解为迅猛

而快速翻身）又从地上站了起，随后依然不依不饶，而且行为更加出格——由于他已经明显进入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所以最后居然从腰间掏出了配枪，一支 9 毫米的 92 式自动手枪，他拿着手枪指着酉星官，骂道：

“今天非要你的命!”

众人大惊之下，正要出手阻止，但枪声已经骤起，“砰”的一下，我应声闭上了眼睛，打不中还好说，如果打中了，真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结果，毕竟酉星官能用念力阻挡火器的攻击我只是听陈归鸿这么说而已，而真能抵御子弹射击的特异功能在此之前我只在科幻电影里看见过，所以当事情真的发生在眼前的时候，心里本能的反应还是担心，担心他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么厉害。

不过据陈归鸿所说，酉星官真正发威的时候，其额前的那只形似“竖眼”的器官是会“睁开”的，而结合对比一下，这就说明不论是控制还是击飞姜恒，对于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情，所以其实从刚才微微一动正常的双眼就能把一个将近 200 斤的大汉给“扔”出去这么远这一点来看，他的念力能阻挡住子弹也并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可我是这么想，但这一次表现出惊人能力的不再是酉星官，而是被称呼为“小六子”的强壮中校，在枪声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异样，只是他之前站在姜恒举枪与酉星官之间靠右的位置，现在则做出一个身子轻轻往左边倾斜，伸出左臂的动作，他的左手

攥成拳头。

接着他慢慢的收回探出去的左臂，将手掌朝上缓缓张开，上面赫然停留着一个已经因为猛烈撞击到硬物而形变的“金属饼”，很显然，这个“金属饼”就是刚才射出去的9毫米弹头——

不到10米的距离上，他居然空手接住了射出去的子弹！

他露的这一手，对我的震撼不亚于看到酉星官有念力雕刻钨钢，甚至来的更加强烈，因为这个比那个更加直观，“空手接子弹”这一直各种超现实题材中才有的事情，今天居然让我看到了真的！

这位中校将撞扁的弹头放在手心里上下掂了掂，随后说：

“不到600焦耳的能量果然还是像挠痒痒一样。早闻你是念力高手，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他说后半句的时候转过身子看向酉星官，而酉星官则眉梢略微一动，回道：

“你也不赖。”

“哈哈”一旁的赵崇放声一笑，然后一边拍手一边说：

“今天果然没有白来，有你们两个在，我倒要看看这个神乎其神的罪犯还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来。”

其实后来的事实证明，出于轻敌，这话还真被他给说“着”了，那名真正的幕后黑手，还真的就掀起了更大的风浪，之前所有的案件与这个事件相比起来，那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不过酉星官与这人一来一往各自展示出了一把自己的

“绝活”，的确可谓是技惊四座，让众多以前或者是最近只闻其名，未见其能的人都亲眼“见证了奇迹”，我自认为我采访、报道过这么多奇人异事，还算是颇有见识的，但这一幕活生生的发生在眼前，还是忍不住赞叹道：

“这俩人好厉害啊!”

“酉星官我就不介绍了，那个空手夺下子弹的，就是我给你说的‘强力者’漆六桐，别说是颗手枪子弹，就是机枪来了也伤不了他分毫。”陈归鸿站在我旁边说。

“看来这‘实战型’特异功能者还真不是那些弄弯个勺子什么的小儿科能比的。”我说。

“那是自然，要不然我怎么会费这么大的力气在他身上‘作文章’？那‘第零局’更不是养闲人的地方，漆六桐能当那里的第一猛将，没有点真本事怎么可能。”陈归鸿说。

这下我也终于确认了这名中校的身份，之前果然没有猜错，传说中的“唯二”能达到实战化标准的特异功能者今天在这里实现了聚首，而且我也在场，这不得不说真是开了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眼界。

我一边平复着看到如此令人咋舌的一幕所带来的兴奋情绪，一边心说如果嬴子非再能来，那已知的三大高手就齐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嬴子非的预知能力对于战斗需求来说，与这两位相比，更接近于一种“辅助技能”，而真刀真枪的硬碰硬，估计不是他所擅长的，所以要说实战型特异功

能者，还真就只是他们俩。

他俩的本事已经自不用说，至于周围凡是能站在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吃干饭”的（我稍稍沾一下他们的光），如此先不说怎么破案，凶手是谁，仅仅是面前这些人在办公室里的这次聚首，那真是堪称是一回“群雄会”，对于我来说，更绝对说的上是值得大书特书写篇稿件来纪念一下的事情。

（未完待续）

59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5 20:36

（四十一）“立体思维”与“双核大脑”

要说刚才姜恒被酉星官用念力击飞之后爬起来还不依不饶是那股犯浑的劲儿还没过去的话，那等到漆六桐空手接下子弹后，他的脑袋就彻底“凉”下来了，毕竟他只是一时冲动，但不傻，所以看清了形势之后一句话都没再多说，被李万程压低声音骂了两句之后老老实实的到墙角站着去了，而酉星官看“热闹”的气氛稳定了下来，便开口说：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屋里的人愣了片刻之后立马全部动了起来，“第零局”的大校赵崇与陈归鸿两人没动，在旁边的沙发上一座，成了“压阵大将”，而漆六桐则抱着膀子依然一脸杀气的站在赵崇的身后，我与黄勋、朱梦珺则离开市局，驱车往工作室赶，

主要是按照酉星官的要求去取这一段时间来我们搜集到的这个系列案件的线索与资料，在路上，朱梦珺说：

“那俩人也太厉害了，一个稍微一瞪眼，把姜恒打飞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还有那个穿军装的，居然能空手接住子弹，这反应速度得多快？那手得多硬啊！”

“你现在才回过神来发感慨啊？陈归鸿不说的很明白了吗，酉星官的念力可以弯曲 3 厘米直径的牢门栅钢，那打飞一个人简直就跟玩儿一样，漆六桐刀枪不入，火箭筒都奈何不了的人，更何况是区区的小小的手枪。”我说。

“这我知道，但看视频跟听语言叙述与亲眼所见比起来完全是两个概念啊，不仅厉害而且刺激，刚才那一幕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看了一场身临其境的 5D 电影一样。”朱梦珺说。

“我有预感，这都是小意思，等着要是那个真凶真的被酉星官给查出来了，双方免不了有一场‘巅峰对决’。”黄勋说。

“那你说那个‘大脑袋’能查出真凶吗？我感觉这个凶手藏得太深了，你这么厉害的名侦探都束手无策，‘大脑袋’除了有特异功能以外，还有什么能对查案起到帮助的地方？”朱梦珺说。

“他当然有其它特长了，比如智商超高，心理素质超好，这些在飞机上的时候陈归鸿都提到过，只是没着重讲，毕竟

相比于他的特异功能，这些相对不算显眼的能力都被其光环所掩盖住了，不过就是因为智商超高，他才能合理规划并使用自己的能力，如果是那种无脑莽夫在发现自己有这种能力后不加节制的滥用，他也根本活不到今天。

之前提到过，他的左右脑互相是完整且独立的，里面装着两个感性统一但理性独立的人格，他能自己与自己对话，自己与自己分析案情，正常人，都会偏重理性或者是偏重感性，一旦有所偏重，考虑问题时就会出现‘思维重叠区’，而这个‘重叠区’便是‘盲区’，一旦真相或真相的突破口位于这个‘盲区’之中的话，那么这个人在深入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陷入瓶颈，然后很难再进一步接近真相，其实这么多天来我们一直被凶手牵着鼻子走，一来是这个凶手的确有过人的真本事，二来是他利用了绝大多数人都有的‘思维盲区’，在‘盲区’里作案，让正常人想不到，当然了，他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回到了第一条，就是他有别人不具备的能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可能这么说还是有点不好理解，给你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刚才酉星官用念力击飞姜恒，如果你不是亲眼所见恐怕你很难相信，这就是你的‘盲区’，一般来说，‘盲区’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常识之上，我们理解不了甚至是接受不了不在我们常识之外的事物，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等于在努力的一开始，就已经给自己‘画地为牢’，我们站在自己画

的圆圈内却不自知，而那些可以揭示真相的关键及真相本身却在这个圆圈之外，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在一个圆圈之内寻找一个根本就不在圆圈里的东西，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把案子查到水落石出？”黄勋说。

我感觉他的这个“画地为牢”理论非常精辟，比喻的十分到位，朱梦珺听罢也是不住点头，并说：

“懂了懂了，其实用大白话说就是凶手的能力远在我们之上，我们和他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对吧？”

“是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黄勋说。

“那这样说来的话，其实整个案件背后的一切就已经趋于‘立体化’了，好比案件是一座大楼，我们站在底楼，凶手站在顶楼，我们找遍了整个楼底却发现不了凶手，还认为已经调查了一切，殊不知楼上还有楼，这是高度差所注定的。”我说。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感叹的原因，我们看待问题的眼光还是处于平面化，而用你的话，这种层次的系列案件，其运用手段以及可能包含的背景，已经是‘立体化’的了，那么我们用二维的思想里怎么去对抗三维的欺骗。”黄勋说。

“嗬，你现学现卖的本事见长啊。”朱梦珺说，她这话明显说的是我，我一笑，回道：

“这叫深刻理解懂不懂？”

“你就别贫了。对了黄侦探，既然以你这么高的业务能

力都只是二维层次，那酉星官有两个独立的理性人格这就能让他进入三维层次与那个真凶对抗吗？”朱梦琚回了我一句又问黄勋。

“嗯，我刚才没说完，关于这事，酉星官有两个独立的理性人格是非常关键的，这两个人格就好像两台高性能的雷达，它们的‘扫描范围’没有盲区，在这个基础上他就不会像我们一样被自己画的圈所禁锢住，你可能会想我们三个人有三个独立的理性人格怎么还比不过他两个？这里的关键就是他理性人格是独立的，但感性人格却是独立的，简单点说就是他以一种感情控制两个思维，这种叠加不是 1+1=2 这么简单，而是相比单独思维是呈几何数增强的。

还是打个比方，假设每个人都是一台电脑，我们的大脑只是单核处理器，而他的脑子则是双核处理器，然后还是那句话：双核处理器相比单核处理器的优势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几何数的翻倍，以刚才我说咱们三个人有三个独立思维的话为例：同技术水平的情况下，三台单核处理器电脑堆在一起，也不可能比一台双核处理器电脑强，因为前者不能统一运算资源，而后者可以，更何况用电脑为例的话，他与我们的‘技术’也根本就不对等，因为他比我们‘先进’的多。

如此便要说到下面这个更关键的问题了：他双脑中的任何一个的智商都远超普通人，当然也就包括我们，这就是上面说的‘技术不对等’，而叠加起来形成的效应就更不知道

超过多少了，然后他再利用他的特异功能，可以大范围获取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的信息、知识，接下来把这些信息与知识在脑中进行高速的‘消化’、处理，最终得出答案，这就相当于即便你有他那样的特异功能去获取信息与知识，但你的处理速度没他快，同样一个问题的答案你想出来的速度就远慢于他，或者是你想不出来、想不到的东西但他能想出来、想得到，这就像超级计算机比普通计算机的优势，前者凭借着超强的运算能力，可以解算海量的数据，但即使有同样的数据摆在眼前，普通计算机则只能‘望洋兴叹’，同样是十本书，他看完并理解其中含义只需要几天甚至是几小时，而我们却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这能是一个概念吗？”黄勋说。

“我插句嘴，你这么说让我想到一个原理，你看对不对：理论上说，酉星官的大脑其实就好比是一台‘有源相控阵雷达’，而我们的大脑却只是一台‘无缘相控阵雷达’，前者每一个组件都可以发射信号并接收处理信号，而后者只有一个组件有相同的功能，其它的组件只能接收却不能发射信号，这样一来，两者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就出现‘几何差距’了，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即便不考虑特异功能，他的思维水平也比我们拥有碾压式的优势，这可能不会很具象的体现在智商上，比如你感觉他说话与我们没什么不同，但内里方面则一定会体现在‘眼界’上，他能看透遮住

我们双眼的障眼法，也就是他能进入我们以及所有普通人的‘盲区’思考问题并找出答案。”

“原来如此，被你们这么透彻的一分析，我就放心了，看来这次把‘这尊大神’请来，那个凶手是没跑了，我也可以真正给那帮富豪们一个交代了。”朱梦琚说。

“对了，你不说还忘了问你了，这段时间里他们没再找你催问这件事吗？不是说已经都付完赔偿款了吗？他们还给你要什么交代？”我说。

“他们又不傻，也更不缺钱，要钱只是他们作为奸商的本性而已，况且那时候除了钱这种‘硬通货’以外，也没有什么可以统一起来的赔偿标准，所以实际上相比于钱，他们当然是更想找到真凶是谁，之前以为杨百发时真凶，杨百发被击毙后就算了，可他们这么神通广大，得到消息的来路哪个也不比我少，在了解到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同时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与复杂性，知道这不是我以及其余十一个‘选妃派对’投资商能处理了的，那么再催我以及其他人也没用，所以别看事情闹得愈演愈烈，但我在这方面的压力反而没有刚开始那么大了，直到现在，我发现我更像是从最初的‘第一责任人’转变成了一个等待真相浮出水面的旁观者。”朱梦琚说。

（未完待续）

59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6 00:34

楼主又来更图了，这次说一下军衔的问题，在正文中提到了赵崇是大校，漆六桐是中校，可能有不了解的看官对这个没什么概念，那楼主就来贴两张我军07式军装的图，看一下就知道，不过这张图的年份比较早，那时候第二炮兵部队还没有通过2015年的军改从兵种晋级为火箭军的军种高度，所以这里就没有火箭军的军衔，只有传统海、空、陆三军（注：其实楼主更习惯将三军称之为“海、陆、空”或者是“陆、海、空”，但为了尊重图片中的顺序，所以就这么叫了，下同）外加武警的警衔

（注：虽然武警部队的级别划分叫做警衔，但与公安的警衔是完全不同的，反而是与部队的军衔划分一模一样，只是称呼上有一字之差而已，而从单位性质上来说，武警也更接近于部队，比如精锐的武警机动师，本质上就是陆军的轻型机械化步兵师，两者的训练与武器装备及编制、建制都基本一致，到了战争时期，武警部队承担的任务也与解放军是一致的，既：作战任务）。

而楼主在文中提到的“两杠四星”与“两杠两星”则是对大校、中校军衔的一种特征描述，在部队中，还有对军衔的另一种戏称，比如军官中尉官里少尉的“一杠一星”军衔就被称为“一毛一”，“一杠两星”的中尉则称作“一毛二”，以此类推，而上升到校官之后，“两杠一星”的少校就是“两

毛一”，“两杠两星”的中校是“两毛二”，然后依然是以此类推。

而我军尉官与校官在建制上有一个区别就是尉官为“三级制”，最高是上尉，没有“大尉”（国外的情况中，以前苏联以及俄罗斯为例，他们曾经有所“五级制”的尉官，就是多了一个比少尉还低一级的“准尉”，比上尉要高一级的“大尉”，而我军在历次改革中，为了简化军衔制，便没有设立这两个军阶）“一杠三星”，而校官是“四级制”，最高是大校，“两杠四星”，据说我军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提高将官的门槛，减少部队将军的数量，毕竟到了作为将官的将军这一级，就已经属于高级军官了，这也是为了保证高级军官队伍的素质。

图 1 是我军 07 式军装中海、空、陆三军及武警部队从士官到尉官的军衔图片及标注。

图 2 是我军 07 式军装中海、空、陆三军及武警部队从校官到将官的军衔图片及标注。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11825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118257.png{EIMAGE}

593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6 00:3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9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6 22:09

楼主来了，今天着实有点事，来的晚了些，让各位看官的确是久等了，见谅见谅

59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6 22:34

“这倒也是，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不知道你们俩考虑过没有。”我说。

“什么问题？”朱梦琚说，黄勋也看向我，我则说：

“不是我故弄玄虚啊，就现实角度来讲，酉星官也好、漆六桐也罢，还是那所专门关押‘怪物’的‘7653 监狱’，这些人与事的存在，以我这么多年从事内参记者的经验来看，其保密水平起码是机密级的，甚至有些部分能达到一级绝密的水平，可以咱们三个的身份，怎么就堂而皇之的给看了个‘底儿掉’呢？而且还是陈归鸿主动邀请的，那个后来的赵崇也完全没有意见我们这样三个‘外人’在场，说实在的，当时在局长办公室里，姜恒这种职务都属于排不上号的，李万程马马虎虎得被陈、赵两人训过来斥过去，可咱们仨全程观看了刚才那‘毁三观’的一幕，谁也没有任何反对的话，尤其是那几位大佬，好像从一开始就是抱着默许咱们继续参

与此事的态度来的，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也想不通，你们有什么看法吗？看看说出来能不能为我解惑。”我趁着没有外人，把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已久的问题对他俩说了出来。

“哎对啊，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之前总感觉有哪里不对，但说不上来，现在你这么一说我就反应过来了，我当时还惊讶那位陈主任能要请我们一起去，根据你这么一分析，的确不正常，这种保密性极高的事情应该是我们参与的是不是太‘顺利’了？”朱梦珺说。

“这事的确奇怪的很，我也琢磨勒很久，你们俩都是记者，内参记者参与此事还说得过去，主要是我跟朱小姐一路跟下来有点不太对劲，就拿我来说吧，我这种职业别说是国家高级保密部门，就是普通的警务部门都排斥的很，可他们怎么会对我的参与视而不见？以他们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估计在见到我们之前，早就把我们起码‘祖上八代’都给调查清楚了，而且即便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也不会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跟在旁边‘晃’啊？

这是我的疑问，而我思考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正是因为他们调查过我们，知道我们最这个系列案件的跟踪时间已经很长了，手头掌握了大量的关键性线索，这些线索其中很多是连警方都没有的，他们想要找到真凶让事态平息下去，就得把我们的线索与警方的线索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所以他们才默许甚至是主动邀请

我们加入，你们觉得呢？”黄勋说。

“哎，你不提内参记者这事我都快忘了社长已经给我为这个系列案件立项了，要是真说破了，我还真有资格硬挤进去‘掺和’一下，毕竟我的记者证可是能采访机密级事件的，不过要是不立项的话，那就不好使了。

话说回来，你说的那个理由也有道理，但是他们完全可以‘配合调查’的理由让我们交出线索，然后再让我们走人，这也没必要让我们跟着去一趟‘7563 监狱’啊。”我说。

“我觉着吧，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在获取我们的信任，黄侦探说的也有道理，这个获取信任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大一部分动机是想获得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拼命得来的线索成果，不过好像又不仅仅是那么简单，这么说来，那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了，就是我们对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用价值——先告诉你一些内部消息，然后让你感觉跟他们的关系很近，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就利用你达成那个某种不太能拿到明处来说的目的，什么机密部门我虽然不懂，但人我见的多了，这一套在商界圈子里也是常用的把戏。

但是以我的水平只能分析到这里了，你们要问我咱们三个对他们有什么利用价值的话，我就说不上来了。”朱梦珺说。

“朱小姐说的对，我接触的各国警方里，无一例外都有很多在关键时刻不拿线人生命当回事，以其作为炮灰来实现

破案，这样的话我们是得小心点，别‘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黄勋说。

“呃——我不否认你们的分析，但我估计陈赵二人不至于这么干，他俩的地位都很高，而且我跟陈归鸿还认识，以我的了解，如此龌龊的行径不是他俩的风格，但要说警方这么干.....这还真有可能，不过这倒不用担心，毕竟现在这个形势，警方已经是配角了，他们的话顶多只有建议权而已，决定权还在那俩大佬的手里。”我说。

“他俩的能量这么大？随便一来就能‘喧宾夺主’？”朱梦琚说。

“这你可就把他俩想的太简单了，他俩所在的单位放到封建时代，那一个是锦衣卫，一个东厂，权力极大，别说是个地方警局，就是整个公安部他们说不放在眼里也照样不放在眼里，高级行动时那可是有凌驾于民法与刑法的特别处理权的，我这么说吧，这两个部门在行动时，只要申请下来高级特权，那就法律来说，除了宪法以外，就是他们最大，而且这俩部门以及这两个部门主管还都是死对头，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他们的主场，原主人就得靠边站，这次属于‘冤家路窄’，又碰上了。”我说。

“这么夸张？简直比电影里演的还厉害啊!”朱梦琚说。

话说到此，车子也就到了地方，言归正传，我们进屋就开始开不停蹄的整理手头的线索，其主力自然还是黄勋，大

量的分析与笔记都在他的那台笔记本里，他将一个移动硬盘插进去，把里面各种资料全部考进去，朱梦珺见此情景就问：

“直接带着你的电脑去不就行了吗？”

“当然不行，这电脑里记录的东西我不管他们有没有能力知道，但我绝对不能主动给他们看，或者说，我不能让他们接触到我的电脑。”黄勋这话说的声音要是再大一点，就能用“斩钉截铁”一类的词语来形容，直说的朱梦珺一怔，随后只好讪讪的回道：

“好吧，是我刚才想的简单了。”朱梦珺说。

“不知者不怪，看到这个红色的按钮了吗？这是启动自毁程序的按钮，以我的指纹识作为识别码，只要我按下去，这台电脑就会自己烧掉，里面的任何信息都留存不下，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记得在 2012 年的时候，我上一台电脑就是被新加坡警方给扣留了，结果这帮家伙把里面的破案经过以及内容都弄出来居然把我的经验做成了警校刑侦专业的教材，这也就算了，权当是我为世界刑侦事业的发展做出那么一点点贡献吧，但足最可恶的还是署名问题上，教材出书完全抹掉了我的痕迹还不算，里面的情节被换汤不换药的改了一下就出版成刑侦类破案小说了，然后不论是内部教材还是外卖小说，作者都是一个人，是新加坡的内政部秘书的儿子，他因此对外成了知名作家，对内成了刑侦专家，简直是无耻透顶！

而新加坡警察的全称是‘警察部队’，归内政部管理，这个所谓作者是内政部秘书的儿子，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职权之便，大搞剽窃，当时那事气得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接新加坡的单子。”黄勋说。

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勇敢中不失风度的那么一个形象，像今天这样的发牢骚，倾诉不满还真是第一次，朱梦琚则说：

“果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且这帮东南亚的‘猴子’更下流。”

牢骚归牢骚，但他手里的活儿没停下，用了不多久，相关线索全部拷完，我俩也把一些已经打印出来的纸质资料整理搜集完毕，然后与那个移动硬盘放在一个手提袋里，当时我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表，是下午 13 点 37 分，时间还比较充裕，再加上那边也要得急，就快马加鞭又驱车赶回市局，将手头信息都递交了上去，这次由于事关重大，所以警方的效率也异常的高，他们与我们完成的几乎是前后脚，中间相隔不到一分钟，就把两份不同来路但说的是同一件事的资料都放在了李万程的办公桌上，当然了，此时坐在那里的不是李万程，而是酉星官。

我们三个事先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竟然在那里一直干到一个通宵过后才结束，而这一切真正的罪魁祸首，也在这个通宵过后，彻底的浮出水面。

（未完待续）

59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6 23:00

（四十二）“脑灵”

言归正传，酉星官看到线索到齐，他一言不发，在桌子上支开一个听说是陈归鸿提供，外形与黄勋那个有几分神似的厚重军用设计的笔记本，随后便先将移动硬盘中的内容拷贝进去，开始一点点的细细观看，他看的时候表情虽然从正常角度来看，应该属于严肃且一成不变的，但要细细查看，还是能看出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偶尔皱一些眉头，偶尔上扬一下嘴角，偶尔轻蔑的轻哼一声，而通过这些细微变化，我感受到了一些他的情绪：通过对他已有的有限了解以及他来这里的目的，我想他这些情绪变化应该不是为了两份资料的来源，既办案的警方与我们三个，而是那个真凶，通过拨开这些线索中的层层迷雾，他实际上已经与真凶展开了异常“隔空对决”。

警方那边的线索有多少信息量我们不了解，但我们这边的我心里还是有个大概的，这一个多月来，仅仅是 5000 字以上的基础分析，黄勋就写了不下 10 篇，还有很多几百字到 1000 多字不等的随笔，至于长篇大论的结论性文章也有至少 3、4 篇，每一篇的篇幅都至少在万字以上，可能单说字数感觉并不算多，但实际上这可不是写小说或者是流水账，

里面没有一点堆砌字数的地方，都是极其严谨甚至是有些枯燥乏味的推理，各种假设被推翻再假设再被推翻的逻辑思维被用文字呈现出来，普通人看上几眼就头晕，朱梦珺曾看过几次，每次都是看了不到三个自然段就看不下去了，还问黄勋为什么他写的东西跟想象的一点也不一样，完全没有侦探小说的那种刺激感，而黄勋的回答也很干脆：

“这就是现实与小说之间的区别。”

由此，黄勋作为一名业内响当当的名侦探的专业与敬业程度再次可见一斑。

言归正传，酉星官在屋子里集中精力查阅资料分析线索，每个人都沉默不语，生怕打扰了他，整个办公室里的气氛沉闷压抑到了极点，不过正巧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先是李万程的手机响了，他接了一个电话，随后脸色略微变动，就开门下楼去了，等他再上来的时候，身边就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年长一些，一个正值壮年，凭借着我从事记者工作多年对人脸特征的区分，一眼就认出了这两个我曾经只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年长者居然是隆昌公寓案前曾经在会议室里对我们大提要求的郭富豪，既“巨星”集团的董事长郭永铭，而那个壮年者则是他的随行秘书，上次与他一起来的，只是当时没有说话。

郭永铭和他的秘书一看屋里“戳”了这么一大帮神头鬼脸的人，也是一怔，那漆六桐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这郭永

铭就被他能“瞪”死一头牛的杀气眼神给吓得手一哆嗦，我看李万程又低声给他俩说了几句话然后自己独自走进屋中，估计是让他俩先在门口等着，待进屋之后李万程直奔陈归鸿，他又在陈归鸿耳边耳语了半天，虽然声音很低我听不见说的是什么，但从其表情与紧握的双手来看，他此时很紧张，而且说的低三下四，之前李万程虽然在确认了陈归鸿身份之后也不敢大声出气，但也没夸张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由此判断，他应该是有什么事有求于陈归鸿，而且八九不离十跟门外的郭永铭有关。

两人耳语了将近三分钟，陈归鸿故作叹息，但实际上眉梢轻轻上扬的细节已经被我捕捉到了，然后他给李万程又回复了些什么，李万程也是一脸如获大赦的感觉，随后频频弓腰点头，又回到门口去见郭永铭，两人交流片刻后，郭永铭这才敢从门口进入屋内，估计是得到了陈归鸿的许可，想必这位在大上海呼风唤雨的数百亿富豪肯定已经很多年没这么没有存在感了，此情此景，与两个月前他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市局会议室趾高气昂挥斥方遒的画面相比起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不过这还不算完，这郭永铭见到陈归鸿之后还未开口居然双膝一软，跪了下去，然后紧接着便是老泪纵横，瞬间就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这一幕把那赵崇，漆六桐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余所有人都看的均是一愣，因为他来这里干什么、

有什么目的有很多种可能，但任谁肯定也不会想到他上来就下跪‘这一出’，所以的确是对他的这一举动毫无心理准备，而朱梦珺刚才一直在跟黄勋谈购买破案题材版权的问题，没注意到眼前这事儿，等郭永铭跪下后发出“噗通”一声，这才看见，她惊呼道：

“郭先生，您怎么在这里？您这是怎么了？”说罢就去搀扶他，结果他还不让，并且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后说：

“让我把话说完.....”随后就是一阵相当冗长的叙述，我就不一一说出来了，不过提炼其中的有用信息也可以得知其中的来龙去脉，郭永铭的大概意思是说，自从隆昌公寓案前他女儿遭到猥亵之后就开始不正常起来，只是头一个月不明显，给他说总感觉有个人在自己的脑袋里说话，他也没当回事，认为是天天在外面“嗨”的女儿兴奋过头了，结果随着时间的推进，事情越来越严重，到了这个月，他女儿就逐渐进入到了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经常摔砸家里的东西，然后疯言封语说一些别人听不懂话，并且总是说房间里有人，还经常在床前盯着自己看，他派人找了几遍根本没发现任何其他人存在的迹象，最后无奈花高价雇佣了几名贴身保镖，以增加女儿的安全感，但也完全没有用。

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女儿最后开始用一种完全陌生的声音说话，性格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性情变的异常狂躁，并且有伤人和自残的行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郭永

铭终于坐不住了，他纵横商海这么多年，也是见多识广之人，以他的经验告诉他，女儿这是中邪了，认定了原因之后便再花钱请各路大师来驱鬼驱邪，结果钱是没少花，神棍请来了一大帮，几百万如流水一样的散出去，效果几乎没有，好在他家资巨富，几百万对于他这种坐拥几百亿财产的人来说不值一提，但女儿的情况还在恶化，最后不得不用看管三级精神病的手段将其控制在了屋里，一来是防止她伤人或者是自残，二来是防止她逃跑，不过即便这样，她有几次还差点咬断自己的舌头，最后不得已，只要她处于清醒状态，嘴里就得塞上东西预防她咬舌自尽，而不清醒时，那最近这十来天，完全是通过天天定期定量注射麻醉剂让其处于昏睡状态才熬过来的。

至于他是怎么找到陈归鸿这里的，我也从他带着哭腔的声音里听了个七七八八，大致是他通过多方打听，听说上面来了个身居要职的高手，其所在部门专门对付鬼魅邪祟，而这个人自然指的就是陈归鸿，部门则是“灵调科”了，所以他抱着最后一线生机，托了李万程的关系，前来求见陈归鸿，并且许诺如果事情能成，会予以重谢，只要他给得起，要什么都行。

屋里所有人的注意力几乎都被他这么一哭一闹给吸引过去了，只有酉星官坐在那里仍然在看资料，一言不发，根本没理这茬，就像没看到也没听到一样，而陈归鸿则完全不

去管跪在地上郭永铭，就这么站在他对面让他以跪着的姿势说完了他的讲述，赵崇说：

“老陈，这是你家亲戚？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让人家跪在地上，你也太没有点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了吧？”说完之后还不阴不阳的怪笑了两声，谁都听的出来这是在拿话“挤兑”陈归鸿，而陈归鸿则依然用没好气的口气及话语对位赵处长回道：

“到一边儿呆着去，没工夫跟你扯蛋。”说完这话之后才又对郭永铭说：

“你请来的那些‘大师’，也不尽然都是骗子，其中有一些还是有些本事的，而之所以他们没法解决你女儿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药不对症’，方听你言，我个人判断你女儿这是遭到了外人有预谋的‘意识侵害’，解决起来并不难，只是会干这‘活儿’的人不多。”

（未完待续）

59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6 23:41

“求求你，求求你，我知道你厉害，你帮帮我，只要你救了我女儿，我就是分一半家产给你都行！不！全给你也行！”郭永铭涕泪横流的说。

“这倒不至于，算你运气好，我这里正好有一位意识方面的顶尖‘大拿’，我去问问他，他若肯帮你，肯定‘药到

病除’。”陈归鸿说。

“那谢谢你了.....呜呜.....”郭永铭说完还想磕头，这次被陈归鸿给拦住了，他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并说：

“你也不必如此，一大把年纪了，爱女心切这是正常的，在这里等这点，我去问问。”

说完，就朝着还在看案卷资料的酉星官走去，但还没迈出去三步，酉星官头也不抬的说：

“不用再讲一遍了，我都听见了，看来这家伙还喜欢搞点花样，居然弄‘意识植入’，圈养‘脑灵’这种把戏，正好，我也看得差不多了，正在酝酿结论，我给他 10 分钟的时间，让他把他女儿带到这里来，就 10 分钟，10 分钟后我准时开讲关于案件的进展，到时候谁再说别的，可别怪我不给面子不搭理。”

陈归鸿当即将没迈出去的第四步收了回来，扭头对郭永铭说：

“听见了吗？赶紧把人带来，10 分钟!”说完还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手表以强调时间的紧迫性。

“用不了 10 分钟，1 分钟就够，人就在楼下，我这就叫他们给抬上来!”郭永铭此时的态度就好像溺水之人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先前充斥在两眼之中的那种悲痛和绝望瞬间变成了奕奕的光彩，在说完之后几乎是用“连滚带爬”的姿势冲出了办公室直奔楼下而去，而他的秘书则紧随其后。

我从他出门之后就敲着秒针，再到他上来的时候果然用了不到 1 分钟，只有 40 多秒，这次除了他和他的秘书以外，还多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两个抬着担架，另外一个则在担架上躺着，不过说是躺着，更确切的说应该是绑着，用的还是精神病院专门对付三级及以上重度精神病所使用的加宽加厚的束缚带，在这人的嘴上，则用一个类似“狗嚼子”的东西将整个嘴巴给限制在了一个固定角度，使其无法长大同时也无法闭合，身体还在束缚带的禁锢下不停用力的扭动，只是其眼睛死死的紧闭着，好像不想看到任何东西一样。

而这不是旁人，正是郭永铭的女儿，这个女孩我见过照片，青春靓丽，又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气质十分出众，一双大长腿，以及一头如水的长发，虽然没有朱梦珺的女人味，更没有尤琦的气场，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小美人儿，不过可那时那刻绑在担架上的形象来看，她就一点都不美了——

原本乌黑浓密的头发斑驳不堪，大块没有头发遮挡的头皮露在外面，个别还带着丝丝血迹，好像是刚才拽掉不久留在的伤口。

脸上身上也到处都是淤青和抓伤，结合郭富豪讲述的情况，这应该就是她自残所为。

酉星官看人到了，则从座位上站起，闲庭信步一般走到单价跟前，然后也不动手，那郭富豪的女儿的眼皮就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给向下“扒开”了，白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瞳

孔还有不规则的扩大迹象，双眼的黑眼圈重到好像“国宝”，另外还因为这近两个月的折磨，导致她消瘦不堪，整个人两腮深陷，瘦的不能说是皮包骨头，但也十分虚弱，我知道，这的确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了，如果再不解决，这个小美人很有可能就要命不久矣，香消玉殒了。

“把她嘴上的东西拿下来，再把她松绑，我要跟她说说话。”酉星官说，其实这一切他自己就能做，而还要如此命令郭永铭，应该是想给他一点信心。

“使不得啊，只要松开她不是伤人就是伤己啊!”郭永铭说。

“我让你松就松，哪儿来这么多废话!”酉星官不耐烦的说。

“那.....那好吧.....来人，给小姐松绑。”郭永铭给抬担架的那俩人吩咐道。

事实如他所说，等松开之后这女人真跟一个鬼附身的疯婆子一样，别看看外表其虚弱不堪，但没有了5毫米厚、10厘米宽束缚带的控制，当场就从担架上“蹦”了起来，随后伸出一双枯槁的双手去掐距离自己最近的人，也就是酉星官，嘴里还用一种凄厉无比的声音喊道：

“我掐死你！叫你打我！叫你打我!”

我虽没听过这位郭家千金说话是什么声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肯定不是她原先或者说是自己的声音。

而郭永铭在旁边哀求道：

“你放过我女儿吧，你要什么你给我说，我都给你.....”

“小把戏玩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别不知好歹!”酉星官面对犹如活鬼一般扑将上来的郭家小姐毫无惧意，眼看着那双手就要掐到他了，他眉心略微一皱，郭家小姐就像之前的姜恒一样原地就飞了出去，同样也撞到了背后的墙壁上，只是姜恒撞上去之后就掉了下来，而郭家小姐则不然，她就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按在了墙上一样，双脚离地却动态不得，直接“挂”在了上面。

而酉星官则不紧不慢的走到其近前，这时候郭家小姐刚才那种见谁都想“咬一口”的神情里这才出现了恐惧，而且是极端的恐惧，就想动物看到了自己的天敌一样，她不敢直视酉星官，而是努力的别过头去不看他，并用凄厉的声音不停的叫道：

“你别过来，别过来！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干什么？你害人不浅还用我说？给你两条路走，第一条是现在自己立马滚出来，第二条是把我把你弄出来，然后；‘送你上路’，可我要警告你，如果是后者的话，别怪我让你死的连渣都剩不下！让我‘送你上路’，那你就无路可走!”酉星官此时瞪着眼睛已经把脸凑到了郭家小姐的跟前，一字一顿的说道。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你们都去死！啊!!!”郭家小姐顿了片刻如此回道，除了说话就是一阵刺耳的女声嚎叫。

“好，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这是你自找的，可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酉星官说。

随后再看他也是脸色一变，原本带着一丝傲慢的表情突然浮现出了三分的狰狞，接着他“哎——”的一声喊，这声音短促且极具爆发力，我站在旁边都感觉有一股劲风迎面，这股凭空而起的风，竟然都把朱梦琚的长发都吹拂了起来，办公室头顶的吊灯甚至都在左右摇曳。

喊声传到走外面变成回音，绕梁许久才渐渐散去，与此同时，郭家小姐的身体一松，从墙壁上滑落下来，像一摊无辜的泥巴一般瘫软在地。

“她好了，带回去好好调养，养上十天半个月估计就能恢复正常。”酉星官慢悠悠的转过身一边说着，一边往刚才看案卷资料的办公桌方向走去。

“完，完了？”郭永铭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酉星官的背影说道。

“完了，怎么着？你还想再来一遍？我再喊一次你女儿就会死，你知不知道？”酉星官头也不回的如此说。

说来也巧，话到此时，郭家千金干咳了两声竟然醒了，然后用一脸迷茫的眼神看着郭富豪说：

“爸爸，我这是怎么了？我感觉头好疼，身上好难受

啊。”

这估计是这一个多月以来，郭富豪第一次听到女儿的本声，当即喜极而泣，他在怎么跪谢酉星官与牵线搭桥的陈归鸿自不用细表，就说第零局的赵崇饶有兴趣的看完这一切之后说：

“小伙子，你的能耐的确是不赖，不过我有一事不明，想当面请教，不知道能不能解惑否？”

“你说。”酉星官回答的毫不谦虚也更不客气。

“方才听了你们之间的描述，以及情况，这与民间说的鬼上身十分相似，但陈主任说这是‘意识入侵’，而你说这是圈养‘脑灵’，其次从处理手段上来看好像也的确不是鬼上身，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姑娘到底是怎么了吗？”赵崇说。

“说这是‘意识入侵’也对也不对，对是对在从原理上讲的确是如此，不对是不对在这姑娘的情况要远比普通的‘意识入侵’来的复杂，她是被人在身体里‘种’下了‘脑灵’，‘脑灵’这东西，是我们这种人的叫法，而用道家的话说，叫‘魅’，用佛门的话说，便是‘中阴身’，是介于生与死之间的一种存在，它不同于鬼，确切的说，它是一种人死后残存意识尚未消散时在特殊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一种‘精神生物’，没有实体，没有弱点，对付鬼怪的那些法器对它都没有什么用，当‘脑灵’在达到一定层次后，会在残存意识

的基础上新生出新的意识，这就让它的行为实现了自主化，而这姑娘身体里的这个，就是一个档次不低的‘脑灵’，你要注意，我现在给你讲的既不是玄学也不是科学，而是两者的结合，因为想培养出‘脑灵’，一来是要有玄门方面的道行，二来是需要大量的相关设备，如果没有玄门的道行，那么培养者本人拥有很强的‘精神力’，也就是念力也可以，甚至是更好，实不相瞒，这东西我以前也培养过几个，不过只是为了练手，培养完了就将它们收拾掉了，但这个被培养出来完全是用来害人用的，其培养者必然心术不正，或者是他得罪了这个培养者（注：这个“他”指的是郭永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玄学与科学结合后制造出来的东西，比那些单纯牛鬼蛇神还要可怕，因为不对路的手段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请了那么多‘大师’都束手无策的原因。

在日本明治时期，有两个特异功能者，名叫御船千鹤子和长尾郁子，这两个人就是培养‘脑灵’的高手，擅长将‘脑灵’或者是直接把念力‘写’成具象的东西，并附着在有形的物体上对客观事物施加影响，这个叫做‘念写’，那个恐怖电影《午夜凶铃》系列总知道吧？那里面的山村贞子的原型，就是这两人，而那盘可以杀人的录像带里的内容，按照电影中的设定，就是用念力写成的，用我们的话说，其杀人的原理便是使用念力，而爬出电视的那个‘吓死人’的东西，

则是‘脑灵’的一种，这些都有现实背景。

至于什么用念力结合了天花病毒而产生了什么RING病毒（注：电影中也叫做‘铃病毒’）用来杀人，那都是拍电影自己琢磨出来的无稽之谈。

不过，不论是御船千鹤子，还是长尾郁子的这点本事对于使用念力来说，太过基础，虽然据说还会点透视一类的小把戏，但不论怎么样，在我眼里，都不值一提。”

另外，最后我再强调一遍，这个‘脑灵’不是什么鬼怪，是一种没有实体的生命形式，我称其为‘精神生命体’或‘意识生命体’，从刚才的收拾它过程我解读出，那只‘脑灵’，在培养期间使用的是一段生前遭到严重家暴的家庭妇女的残存意识，所以它才会如此的戾气深重，歇斯底里。

不过‘脑灵’与鬼也有相近的地方，就是两者的基础都是肉体消亡后残存的意识和脑电波，但经过发展与成长之后，则产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能力高低的角度来说，大部分鬼，其实是要比‘脑灵’低级的，除非是那种能实体化的鬼，不过这与这事没什么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这东西严格来讲属于一种‘精神生物兵器’，你听懂了吗？”酉星官声音恢复到那股不可一世的傲慢并如此说。

“明白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多谢多谢。”赵崇依然是那种怪笑的表情。其实我知道，这个赵崇如此发问是

故意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脑灵”是什么东西，而是想试试酉星官肚子里有没有“货”，那第零局是什么地方？几乎全是玄门高手，而在那里能当上部长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会不懂这么基础的事情？当然不可能，而这种套路我都看得出来，就更不用说同样是经常跟鬼怪、灵异打交道的灵调科陈主任了。

“一共用了7分钟，那么下面我就要说正事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听一听，毕竟这一系列案件和使用‘脑灵’攻击你女儿的幕后真凶是同一人。”酉星官说。

郭永铭一听也是为之一振，说道：

“那么就是说可以把那个坏人绳之以法了？！那我得听，小陆，你带人先把小姐送回家好好调养，我在这里听完了再回去！”

主人发话了，他那个被称为“小陆”的秘书当然不会说别的，就带着人抬着异常虚弱的郭家千金离开了市局，实际上这里之后要说的事情，这郭永铭别看有钱有势，但他是没资格听的，只是他作为受害人家属，特别又是酉星官亲自开口了，陈归鸿与赵崇就谁也没说话，算是卖给了他一个面子，至于李万程，这里从那二位到来的那一刻起，就压根儿没他哪怕是“一毛钱”说话的份儿了。

（未完待续）

598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7 02:2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正文中酉星官提到的日本那两个特异功能领域的典型代表，也就是御船千鹤子和长尾郁子，这两人均为女性，由于年代较早，所以又一些公开资料可查，而这两人的特异功能就都与念力有关，尤其是后者，她们俩也是山村贞子这一恐怖形象的共同主要原型。

图 1、2、3 为御船千鹤子的相关资料。

图 4、5 为长尾郁子的相关资料。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16670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1667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16672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16672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166727.png{EIMAGE}

598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7 02:2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599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7 02:26

补充一句：这两个人的特异功能如果属实的话，的确已经属于中上水平，但与酉星官这种“变态级”的高手相比，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不值一提”。

59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7 18:27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601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7 18:50

（四十三）真凶浮现

这一段小插曲彻底过去之后，酉星官在办公桌后正襟危坐，开始讲起来，而他的思路的确是让人眼前一亮，正如黄勋所说，这个怪人还真的就一下子便能跳出我们普通人的思维盲区，找到问题的关键要害。

关于其中一些相对不关键的细节这里就不赘述了，他的核心观点其实与黄勋之前提到过这个真凶一直就在朱梦珺身边转是大同小异，只不过他多了很关键的一条，他是这样说的：

“我现在又三条要求，第一，马上发动眼下可以调动的所有力量，把参加过派对（既‘选妃派对’）的所有人，不论男女职务，包括保安、服务生以及保洁全部都算在内的名

单及近况给我列出来，我需要他们最近三天的状态，在哪里，在干什么，有谁可以证明。

第二，把所有参加过‘上海影视城’抓捕杨百发行动及与该行动有直接接触的所有人名单及近况也给我列出来，标准同上。

第三，把所有在‘翡翠公主’观光船上的人，及两次情侣表白现场所有参与者的名单及近况同样给我列出来，标准同上。”他说完之后屋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一时间谁也没有先行动，酉星官当即便展现出了其脾气相当不好的一面，他见状之后猛的一拍桌子：

“都是聋子吗？！快点!”

“这事是你的分内职责，快点去，别把上面这个小老弟给惹毛了，要不然我们这些人也够呛能保你。”陈归鸿拍了李万程的肩膀一下并如此说道作为提醒，李万程反应过来之后拉着张难看到极点的“吊死脸”出了门去，不过他也知道眼下着一切行动都不是闹着玩的，当即发动了全上海所有可以发动的警务力量按照酉星官吩咐的内容开始了一场大彻查，按照正常情况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因为涉及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去掉在办公室里的我们这几个当时的参与者，那所要调查的其余的人还足上千的规模，特别是“有谁可以证明”这一条的涵盖面尤其之广，要在短时间内将这么多人的近况都掌握在手，这不是说说或者是动动

电脑就可以办到的，但是当时已经进入了“特事特办”的状态，其他任何事情都开边站，全力为此事服务，但即便如此，最后也是用了足足5个多小时的时间，天色已经渐暗了，撒出去的各路人马才开始纷纷有了回信。

“报告，参加派对的所有人员中，除之前已经死亡的重伤者，现在还有一人也确定死亡，名字叫吕用，是当时派对的总管。”警员甲说道。

“报告，参加‘上海影视城’抓捕行动及有直接接触的人员中，有一人失踪，最新消息是已经死亡，此人名叫宋照文，是影视城的一名职业黄包车夫。”警员乙说道。

“报告，‘翡翠公主’当天晚上的所有游客以及外滩两次表白活动中的所有人员，除已经死亡的一家三口外，还新增一名死者，名叫贾进科，是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警员丙说道。

————省掉那些无用的报告，这三条最为重要，中间的那个还好说，第一条与第三条直接让朱梦琚差点没站住，吕用就是当时我在佘山别墅群询问秀台下面阻拦锁机器他知不知道的总管，贾进科就更不用说了，是二次把黄勋请来破案的那个猥琐导演，这两个人，特别是后者，那是追求朱梦琚多年的“老熟人”，他俩之间的交情我跟黄勋都已经深有体会，而对于他俩的死讯，朱梦琚在此之前一无所知，这是让她感到极为震惊的关键。

而朱梦珺怎么震惊先不说，就说酉星官，他面不改色的听完所有报告后，接着说道：

“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新增死者的尸体全部找到，都给我抬到这里来，不准有任何借口推辞！不管尸体的状态如何，先给我抬过来再说！快去！”

那小警员们现在也搞清楚了在这间办公室里此时此刻是谁说了算，所以在听见酉星官发号施令之后也立马都甩开双腿去下面部署任务，这次速度要比查对人员信息快得多，毕竟能确定死亡了，基本就是已经找到了尸体，所以用了大约 40 多分钟的时间这三路人马真抬着三具裹尸袋先后回到了办公室。

按理说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毕竟要对尸体进行不论任何方面的检查，都需要有法医组在尸检处处理才行，如此堂而皇之的弄到局长办公室里来，这恐怕在全世界的整个刑侦历史上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但奈何这是酉星官强调再三的要求，局里的人，包括李万程在内，即便再不乐意，也没办法，更没胆子有意见，因为另外两位大佬对酉星官的支持态度，外加尤其是酉星官的手段，他们都已经亲眼见识过了。

话说回来，三具裹尸袋按照从左向右的顺序依次打开，里面喷涌而出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尸臭味，而是福尔马林混合着其它防腐、消毒液体的味道，想来也对，这三具尸体不一定已经死了多久了，如果不经过一番处理就直接抬到这里来，

不仅味道正常人接受不了，更不健康，毕竟尸体腐烂后可以滋生出的致病微生物非常多（注：如鼠疫、炭疽等细菌类，还有一些可以导致皮肤、粘膜严重损伤的霉菌），更有还有玄门中常常提到的“尸毒”。

当裹尸袋完全打开之后，我作为一个外行人也能轻易的判断出这三具尸体的死亡时间相差很大，而且尸体的排列也应该是以时间为顺序的，还是按照左往右的次序，大致为：高度腐烂、中度腐烂、轻度腐烂，高度腐烂的自不用说，已经面目全非只能马马虎虎看出是个人形了，而中度腐烂的也够呛，根据我的判断，这具尸体正处于“巨人观”的末期，看样子死亡时间应该在 15 天以上，30 天以内，至于轻度腐烂的第三具尸体则还能依稀辨别出他的面容，不用刻意去回忆，看到这张脸我立马就认出了尸体的主人——贾进科，就是那位 50 多岁，腰缠万贯的贾导演。

他的尸体的表皮已经出现大量尸斑，部分严重的在中心点开始出现溃破现象，上面虽然明显被擦拭过，但还是不停的有粘稠的淡黄色尸水从里面渗出来，再加上塌陷的面部以及掉落大半的头发，还有那微睁着，毫无生命光华的“死鱼眼”，整体形象来说，看上去虽然说不上多么恶心、可怖，但还是挺不舒服的。

长话短说，三具尸体在法医们一通七手八脚的忙活摆放在地面上之后，一名身穿简易塑胶隔离服，戴着手套与护目

镜的法医组组长走上前来，摘下面部的防护装具，掏出一个牛皮笔记本，打开之后就要说什么，估计是想谈谈关于三具尸体的初步调查，不过还没等他开口，蹲在地上观察尸体已久的酉星官抬起一只手表示让他别说，然后自己则说道：

“第一具尸体名叫吕用，身份是‘选妃派对’的服务总管，死于2014年09月03日，死因是惊吓过度导致的心脏骤停。

第二具尸体名叫宋照文，身份是‘上海影视城’的职业黄包车夫，死于2014年10月07日，死因同上。

第三具尸体是贾进科，身份是上海电视台的一名纪录片导演，还是华语影视圈的著名投资人，死于2014年11月01日，死因同上。”

“呃——我们经过初步检查还无法判断具体的死因，更不能确定确切的死亡日期，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刚才准备发言的法医说道，他之前不在场，显然不清楚酉星官是何许人也，现在被他这么“抢了话说”，不禁有点不服气，便口气温和，但用词暗含质问的语气说道。

“那是你们确定不了，不代表我也确定不了，你问我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那我告诉你时这三具尸体自己‘告诉’我的，你信吗？”酉星官语气中充满不屑的回道。

“去去去，这里没你的事了，赶紧出去，不叫你就不要再进来！”还没等那法医再说话，李万程就抢过话头对法医

不耐烦的说，其实我猜他也想快点看到酉星官接下来到底想干什么，所以才如此说，法医面对局长那当然是没脾气，把刚冲到嘴边的话又给硬生生咽了回去，在干“嘎巴”（注：这是一个北方方言里的口语词汇，翻译过来的大意为：干张了几下嘴但没出声，而大多数清下会用在形容嘴巴动了，想说话但又没说出来的样子上）了几下嘴之后，最后只能是一脸不服的转身走了。

接下来酉星官正要做点什么，朱梦珺却说话了，她说：“你先等等，你说贾进科是 2014 年 11 月 01 日死亡的，但我在这之后见过他很多次啊，我俩作为三次命案的第一发现人他都在现场，而且我们在 11 月底也见过他，在‘翡翠公主’号上吃饭的时候一共是四个人，其中就有他啊，另外，邀请黄侦探第二次来破案的也是他，这期间我们都见到了他好几次，他都活得好好的，你怎么说他在这之前的几十天就已经死了呢？！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一个人看错，难道所有人都看错了吗？!”

这个疑问不仅是朱梦珺，其实我也在犯嘀咕，估计黄勋更是一样，朱梦珺显然是还没搞清楚状况，黄勋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的心里到此已经隐隐有了一个答案，只是这个答案是一个比较大胆的设想，在没有得到确然之前还不好说出口，更何况当时这个场合，也没我说话的份，而朱梦珺敢这么直接问酉星官，也是实在不吐不快。

（未完待续）

60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7 19:24

“你，或者是你们看到的那个贾进科，不管是跟你发现命案现场的，还是与你们在‘翡翠公主’号上吃饭的，都是假的，而真的就是这具尸体，这么说吧，当你们看到那个假的贾进科时，就意味真正的他早就死了。”酉星官不紧不慢的说。

“可是——那是谁假扮的他？怎么能办的这么像？我认识他这么久，那个人可完全没有一点破绽啊!”朱梦琚说。

“做这事的那人要是没点能耐，那也早就被抓住了，同样也不会劳动我到这里来收拾他。

另外，我现在没心情给你解释这些废话，你要想看，就在一边看，过一会儿你自然就会知道答案，不过前提是安静的看，我不喜欢身边总有人‘叽叽喳喳’。”酉星官说。

朱梦琚跟那法医一样，还有话要说，但她被黄勋拽了一下衣角，她一回头，黄勋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让她照他说的去做，朱梦琚看罢之后自顾自的小声说了句“好吧”，便不再说话。

而之后整个办公室里再次陷入到了沉默之中，在没有任何声音的情况下，安静到了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得见的程度，众人将全部注意力都盯在酉星官的身上，尤其是赵崇跟陈归

鸿，两人看他的眼神就像珠宝商看到了一块无暇美玉一样，而酉星官本人的举动则更奇怪——

他从原本蹲着的姿势缓缓站起身来，然后不紧不慢的走到第一具尸体身边，随后比大卫.科波菲尔的幻术表演还要精彩、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酉星官抬起右手，对着尸体做了一个勾手“向这里来”的手势，尸体就自动从果实袋中“飘”了出来，然后从平躺的姿势变成了垂直的姿势，就好像又站起来了一样，当然了，它的脚下是处于悬浮的，根本没有接触到，好在在此之前酉星官已经多次表现出自己非凡的特异功能，让众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感觉眼前的现象虽然难以置信，但那是发生别人身上，可现在是发生酉星官的身上，那就是非常正常的了。

酉星官双眼盯着尸体，早死腐烂到白骨现天的尸首在此时却仿佛有了生命一般，肢体竟然不自觉的产生了一些抽动，吓得旁边没见过此等场面的众人纷纷都向后本能倒退几步，即便是见惯了变态杀人狂的黄勋，以及自认为还算是见多识广的我也包括在内，这么多人里唯三没有类似反应的就是陈归鸿、赵崇外加漆六桐，他三个看到此景，前者与中者是习以为常，而后者则只是颇感好奇。

抽动中的尸体好像在与酉星官进行某种方式的“交流”，这种“交流”持续了一分钟左右，他便将尸体“原路”又放回了裹尸袋当中，等尸体完全躺平静止后，我发现那裹尸袋

的褶皱都还原到了它出来之前的样子，恍惚间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随后的两具尸体，酉星官依然使用同样的手法，一个一个将其“拽”出来“交流”完了之后再“放”回去，三具尸体每个如此下来的所需时间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全部做完便一共用了三分钟上下，等完全结束，他抬起脸扫视了一圈众人，说道：

“把你们这里刑警队的所有警员全部叫来，不管是休假的还是探亲的，全部以最快的速度都集结到这里，就说有紧急任务，其它的什么都不要说，快点!”

有了前面的经验，李万程和姜恒都不敢耽搁，立马按照他的意思下命令，这一下又是一番折腾，中间如何等待，留在屋中的众人如何窃窃私语这些自不用细表，在命令发布出去之后，处于值班状态的 12 名刑警速度最快，没有几分钟就到了，另外处于休假、探亲等各种原因不在市局里的十几名刑警中，除了 1 名在外地无法第一时间回来以外，其余人则都先后在 2 个多小时内全部赶到，这一下屋子里从原本的热闹就变成拥挤了，仅仅是刑警就来了 32 人，最后实在站不开就让后来的十来个人先站到门外去，本来我还以为酉星官会非要命令必须把那一名不在的刑警也叫来，否则就不开工，甩脸子，但这次他并没有，好像他想要见的人，已经来了。

我跟朱梦珺在这些人里还认出了高建平，并小声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当天在休班，看他脸色不错估计有什么好事，听朱梦珺说，他今天正好是去交了首付款，在静安区的繁华地段买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怪不得他这么喜上眉梢，毕竟作为一个普通的刑警，又是外地人，能在“房价上天”的上海市的市区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面积还说得过去的房子，那就可以自豪的说这么多年在上海没有白“混”。

酉星官让刑警们分成两队，每队站成两排，然后用眼睛挨个扫视，第一队在屋里的扫视完了，就让屋外的第二队进来，依然是进行扫视，整个过程他没说一句话，刑警们也不明所以，不知道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大脑袋”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能站在局长办公室里对自己指手画脚，不过有李万程和姜恒的命令，他们即便有疑问，暂时也得憋着。

“把外面的也叫进来，我说两句话。”酉星官说。

外面的第一批全部挤了进来，32名刑警站在一起，酉星官抱着膀子说：

“想必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系列大案你们早就为了它忙的焦头烂额了，废话我也不多说，就一句：你们绞尽脑汁，用尽浑身解数但还没找到的那个真凶，就在你们当中！”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周围我们这些旁观者先不说有什

么反应，就说这些刑警们，个个脸色一变，都是一副“五官放大”的表情（注：就是非常惊艳导致眼睛瞪大，嘴巴张开的表情），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顿时屋子里陷入了一片由低走高的讨论声，最后刑警队副队长开口道：

“你应该是组织上请来的专家吧？那我请教一句，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或者说你掌握什么确凿证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麻烦你尽快指出来是谁，我们好将他绳之以法！”

这位副队长的用词与之前那名法医组组长很像，核心都是在问酉星官如此语出惊人“有什么依据”，只是当刑警的人一般脾气都比较火暴，所以用词相似，但口气要强硬的多，质问的意思也更加强烈。

我以为按照之前酉星官的反应特点，他会用冰冷气人傲慢的语言回“怼”回去，然后再说一些诸如“那凶手的手段可不是你们能对付得了的”之类的语言，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不仅没这么说，反而“噗嗤”笑了起来，然后冒出一句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话，他说：

“跟你们开个玩笑，看你们这些天都太紧张了，让你们放松一下。”

话罢，众刑警们的脸色再次都是一变，虽然各个之间略有差异，但总体上来说是都很难看，估计要不是酉星官的身份特殊，这帮人就想当场冲上去揍他一顿，特别是那些在家

休假被十万火急的叫来结果就是这么“一出”的人尤其是如此，那副队长当然是气更不顺，在愤怒之下就想再“怼”酉星官两句，但酉星官嘴快一部，抢在前面接着说：

“好了，没事了，你们都走吧。”

副队长依然“有话要说”，但被李万程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众刑警只好悻悻的转身准备出门，但就在此时，酉星官再次说道：

“我刚才没说完，别人可以走，你得留下!”

（未完待续）

60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7 19:38

这次他的口气变的异常坚定，跟刚才那种略带一点玩世不恭的风格就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

因为他说的话没有指名道姓，所以一时间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刑警们也纷纷闻声回头看，酉星官又接着说：

“别看了，就是你。”

“我吗？”其中一人伸手指着自己一脸不知所措的说道。

酉星官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而那个伸手指着自己的人，不是别人，是我们另一位老熟人——高建平。

起码相对于其他刑警，我与他算是最熟得了，最初受邀来记录猥亵惯犯的案子时来上海，还是他在机场接的我，如果酉星官的意思是他就是幕后真凶，我简直不敢想象。

“专家，找我有什么事吗？”高建平得到回复后停下脚步转身说。

“无关人员先都出去吧。”酉星官没有直接回话，而是对其他刑警们说，在他们带着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陆续离开办公室并将房门关上之后，酉星官这才面目严肃的盯着高建平说：

“都是同道中人，还非要我点破了才行吗？”

“啊？什么同道中人？专家是不是搞错了？”高建平摆出一副同出门的那些刑警一样的莫名其妙的表情说，还摊开手表示对酉星官的说法很无语。

说句实话，当事情进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其实还是相信高建平的。

“‘岁贼过河，甭用狗刨’，我还那句话，咱们从广义上来讲是同道中人，你那一套，我了解的很，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说还是不说？你不说，可就别怪我动粗了。”酉星官说，他话尾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极具威胁性，就好像一头马上要发起攻击的野兽的低吼。

“不是，我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怎么又水贼，又狗刨的，还‘我那一套’，我就是个小警员，从警校毕业才不到3年，我就‘哪一套’了？”高建平说，从外人看来，他明显是被酉星官十分突兀且很没有礼貌的逼问给激怒了，但酉星官则根本无视他这种语气上的变化，这位“大脑袋先生”先

是不轻不重的叹了一口气，然后说：

“唉，既然你执意如此，那就别怪我手下无行了！”话罢就是一瞪眼，那个样子，那个表情，与之前用念力将姜恒击飞时一模一样，只是幅度更大，细节更夸张一些，当即一股念力击出，而这股念力冲出去之后直接打在了高建平的身上，在高建平身后有一个厚重的实心橡木桌子，是李万程再办公室会客时喝茶用的，而这桌子看样子其重量起码有300公斤以上，甚至是达到500公斤的级别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即便是这么重，被念力击中之后还是被当场掀翻，可让人吃惊的是，这么大的力量，按理说高建平应该被狂风扫落叶一般的打飞，和姜恒落得一个结果才对，可现实则不然，他不仅没有被击飞，甚至连步子都没有向后倒退一步，只是左右两个肩膀先后微微向斜后方抖动了一下，而在他的身前，则好像出现了一面好似是高速气流组成的菱形“盾牌”，很明显，是这面透明但依稀能看见轮廓的“盾牌”阻挡住了酉星官刚才释放出去的念力。

随后，不论是酉星官，还是高建平，两人眼中都闪烁出震惊的神色，我看的出啦，前者的震惊是因为想不到这个身穿警服的年轻小伙竟然有如此强大的能力，而后者则是因为想不到来人这般厉害。

“怎么样？你还要装吗？你这张‘皮’，是你自己撕下来还是我帮你撕下来？”酉星官淡淡的说，他眼神中的震惊

神色稍纵即逝，所以口气依然平淡，但因为高建平竟然如此轻松的挡住了他的一击给他带来的震撼绝不是转变一个眼神就能消散下去的，其实不仅是他，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惊，连最淡定的陈归鸿与赵崇，以及漆六桐都摆正了身子，做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同样的震惊神情在高建平的眼中也是一闪而过，随后他说：

“既然这样，能不能‘撕’的下来，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这话谁都听得出是什么意思，其实从本质之上讲，就是相当于高建平承认了酉星官的指控。

“你这是给脸不要，非逼我亲自动手让你原形毕露吗？!”酉星官向前迈出一步并如此怒喝道，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大脑袋”男人真正的愤怒了。

“少说废话，你有什么本事，就放马过来!”高建平也毫不示弱，抬手一指，冲着酉星官以同样的口气这样回道。

（未完待续）

60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8 00:21

高建平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会是下文的重点，感觉他是真凶不可思议的看官，等看完之后可能就会明白了，敬请期待，谢谢支持

60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8 02:4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的是在正文中提到的一个名词，既“巨人观”，这是一种尸体在腐烂时要经过的一个尸体现象的阶段，具体的楼主就不多说了，详见图 1、2，而图 3 则是一些偷渡者死在沙滩上后无人掩埋处理任其腐烂后集体产生的“巨人观”，虽然距离比较远，但仍然可以明显的看到尸体的膨胀现象。

（注-1：图 1、2、3 均来自于某搜索引擎百科【其实图 3 左下角的水印与图 1、2 上的页面结构就已经把它们的出处‘说’的很明白了】，这里特地说明一下，以防再有人以此为理由说楼主搬资料却不注明）

（注-2：高能预警！楼主奉劝各位看官千万别“闲的没事”去搜索“巨人观”的近距离图片，尤其是对恶心的东西抵抗能力差的看官，以及在吃饭的时候，因为这种尸体现象的细节的确很恶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同时也能找一张可以体现“巨人观”现象的图片，所以楼主才选择了图 3 这张远景图，至于近景图，楼主还是那句友情提示——不建议搜索和观看！）

60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8 02:4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0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8 13:16

（四十四）始末缘由（上）

“好，本来想给你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可这是你自找的!”酉星官说完便深吸了一口气，他的胸膛随着这口气的进入向上高高隆起，随后再看他整个人的四周，竟然刮起了阵阵微风，这阵风还以其为中心旋转吹动，这可是在办公室里，门窗都关着，在空气流通上来说是一个相当密闭的环境，所以这风，肯定不可能是自然风，他此时运用的念力已经对四周的局部环境产生了明显影响。

接着酉星官的脸也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眉心中间的那颗在此之前始终紧闭的“竖眼”竟然睁开了!

好似眼皮的结构向着左右两边缓缓打开，但好像只是半睁，没有全部打开，而我仔细观察，看到其后面露出来的是一个黑色的球状物体，好似一枚“溜溜球”，虽然知道这是其实是一个连接他“第三脑区”的独有器官，并不是真正的眼睛，但又有“眼皮”又有“眼珠”的情况下，再配上他这个特殊的面相，那时那刻的确像极了“开天眼”，而这只“天目”的“眼球”在外观上与普通眼睛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眼白，通体乌黑，浑然天成。

一切就绪之后，酉星官再次“哎——”的发了一声喊，

这一声的强度可比之前震死“脑灵”救下郭家小姐那次强了何止千百倍，那时平地而起的风只是吹起了朱梦珺的长发，而这一次，在他发声而喊的那一瞬间，顿时整个屋里就犹如狂风大作，站立不稳的人被当场吹得东倒西歪，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我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差点给掀个跟头，而黄勋则背靠着墙，稍微好一点，而朱梦珺要不是黄勋扶了她一把，就肯定得晒个仰面朝天。

站的最稳的当属漆六桐，这股好似狂风一般的力量只讲他的大檐军帽给吹飞了，露出了下面带有‘外骨骼甲’的光秃头顶。

除了众人横七竖八之外，屋里两盆大型绿植、桌子上的杂物、厚重的落地窗帘等各种物品不是倾倒在地，就是满天飞舞，等这股肉眼不可见的莫名力道过去，趴在地上的人站起身来，身形不稳的人稳住阵脚之后，再看眼前的二人，酉星官还是那个酉星官，除了“竖眼”开启，浑身上下多了阵阵暴戾的气息之外，与刚才相比，并没有什么其它的不同，但高建平却已经不再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非常丑陋的脸！

这张脸的五官其实并不算太难看，甚至只看左脸还依稀能看到几分帅气，但为什么只是左脸呢？因为让人无法直视的正是他脸的正右侧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体积硕大的不规则性瘤状物挂在上面，该瘤状物的体积十分巨大，整个

面横跨了从后脑到整个脖颈的全部长度，从轮廓上来讲，它呈现出的是一个椭圆形，与头部直接接触的部分几乎就与高建平的头提及相当，如果再加上覆盖到脖颈侧面的部分，则体积要明显超过头部，它的表面更是坑洼不平，堪比“月球表面”，再加上

过于巨大的原因，导致靠近右侧脸颊的部分从眼角到嘴巴都在其增生皮肤的牵拉之下变了形，比如眼角向下耷拉着，嘴角也往下撇，这副面容乍一看就好像一个重度的中风患者。

以上种种原因，都让高建平的外貌丑陋增加到了无可附加的程度。

除此之外，这个瘤状物自己好像还有独立于高建平本身以外的自身生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在有序的上下起伏，看那节奏特征，就好像是一个没有发育出五官和身体的胎儿在呼吸一样。

“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吧？怎么样？很久没让这幅尊容见人了吧？

你用这一招伪装成吕用出现在‘选妃派对’现场，伪装成宋照文出现在‘上海影视城’抓捕杨百发的现场，伪装成贾进科，出现在三起命案和‘翡翠公主’号及之后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事件现场，而其它几起事件，你则以你条子的身份作为掩护，比如夜店爆炸案，你这么处心积虑的一直在有朱梦琚参与调查的现场周围转是为了什么？喜欢人家就直说

啊，还搞得这么麻烦。

至于那些你伪装成的人，则都是遭了你的毒手，我说的没错吧？”酉星官看着容貌大变的高建平笑道。

我听罢了这句话浑身就打了一个寒战，心说我滴娘哎！原来真凶真的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啊！死掉的这三个人，我当时都以为出现在眼前的是真的，还与他们有过大量的接触和对话，尤其是那个宋照文，也就是那个拉着我们在“上海影视城”里来回转的精瘦车夫，想想当时给我们拉车的是这副模样的高建平，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还有他最初开车把我从机场接到市局，还有他跟我们一起若无其事的参加“隆昌公寓”的行动，我的天，这可以说是“灯下黑”的最高境界了，一个策划了一切的真凶，却每次都跟着调查者出现在第一案发现场，甚至是操控着案发的时间与进度，不得不说，这太可怕了，要没有酉星官的强大特异功能，那这案子就是“想炸了脑袋”也破不了，不过话说回来，能用这种方法伪装在我们身边且滴水不漏，还能在刚才与酉星官打了个半斤八两的这个高建平，也必然——是个特异功能的“变态级”高手！

以上是我的想法，斜眼看去，从黄勋与朱梦珺的表情来看，他俩此时此刻的情绪波动也绝对不亚于我。

言归正传，高建平听罢了酉星官的话，却也撇着左边嘴角笑了起来：因为他的右嘴角被头上的那个瘤状物牵拉，几

乎无法配合表情的变化，只能一直保持那种向下咧着一条缝无法完全闭合的状态。

他的那种笑声阴森森的让人感觉格外的惊悚，等笑过片刻之后，他说道：

“你说的不假，我就是这么做的，不过你知道了又如何？人我已经杀了，你还能让他们复活不成？

另外，我相貌丑陋不假，但再丑也没有你们这些人的内心丑！这些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想听听他们的肮脏过往吗？！”说完之后还用手指了一大圈，圈中主要包括两人，一个是脸色难看的李万程，一个是瑟瑟发抖的郭永铭。

“哦？听你这话是心有冤屈了？我倒是有兴趣听听你何出此言。

先别动手！听他说完！”酉星官前半句话向高建平说，后半句话则是去阻止拉开架子准备上来开打的漆六桐，漆六桐从隶属关系上虽然可以完全不听酉星官的话，但他也知道这个“大脑袋”绝非等闲，关键时刻，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听取一下他的建议还是没有坏处的，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顶头上司赵崇也用手势做出了让他不要轻举妄动的命令，赵崇虽然没说，但我估计他与酉星官以及陈归鸿一样，同样有听高建平陈述肺腑的兴趣，其实我本人也有，因为作为一名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他到了那时要说的话，往往是价值是最高的，高过在当时来看未来有可能产生的认罪供词（当然，

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整个事件确切的结局，但我也知道“认罪供词”这种东西不会出现在高建平这种可以犯下如此大案的“超级罪犯”的身上，这样的罪犯，死也会死在坚持执念的路上，而不是俯首认罪的刑场），因为这是他主动要说的“掏心窝”的话，假设当时要不给他机会说，那往后没有了这个环境，以及他改变了主意，恐怕即便是再抓住他进行讯问，也问不出来，那么有很多真相就会永远的烂在他的肚子里让外人无法知晓。

而有了这两层“阻力”，漆六桐便没有动手，而是双眼狠狠的瞪着高建平，并站在原地保持着随时可以出击，一拳打爆他脑袋的警界姿势。

“时间一晃，12 年了，今天在场这么多人，我着重要提三个，是你们三个，让我走上今天这条路！你，你还有你！”高建平在瘤状物的累赘下有些吃力的抬起头看了一眼天花板后，随即如此说道，并用手指了三个人，第一个是李万程，第二个是郭永铭，这两个根据他刚才的话，都在我的猜想之内，但第三个，却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这个人居然是朱梦琚！

他手指最后落在了朱梦琚的身上，又接着说：

“就从你开始吧。琚儿，你还认得我是谁吗？”

（未完待续）

60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8 13:32

在此之前黄勋与我的分析中，以及刚才酉星官的“点破”下，让我们知道这件事与朱梦琚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可以肯定的，但我们以为朱梦琚只是一个诱因，却没想到按照他话里的意思，朱梦琚成了一切事件的根本原因之一，不过高建平如此亲口说出，也算是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猜测，只是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高建平对朱梦琚的称呼，“琚儿”，这是一个充满了亲昵与爱意的简称，如果两人只是普通关系，绝对不会这么叫，我那时就在想，难道说这高建平也跟王珂一样，是朱梦琚众多暗恋者中的一个？只是爱到了极端有点失智才如此疯狂？比如说在讨论脑控武器时黄勋就曾提出过，这个真凶极有可能是爱慕朱梦琚的，他就在她的身边，他想用这些极端的手法想引起她的注意。

正以为这种可能性是最高的时候，随着高建平后面的话，我才意识到，我们之前想的太简单了。

言归正传，高建平的话说完，朱梦琚就是一愣，本想脱口而出一句估计是“我不认识你”之类的否认语言，却在定神仔细一看之后，那句话便“卡”在了喉咙里说不出来了，只见她微微张开朱唇，也缓缓的抬起手也指着高建平，下巴与手指因为情绪受到了剧烈的刺激而微微颤抖起来，整个人竟半天没有吐出一个字来，最后，她终于用发颤的声音从口中挤出一句话：

“你.....你是伯.....伯君？”

“哼！亏你还认得出我，看着我的脸，你难道就不愧疚吗!”高建平陡然提高声音怒喝一声，朱梦琚被吼的身子一抖，当即花容失色，随后说：

“你，你不是在 12 年前就已经.....已经死了吗？我还去了你的墓前祭奠过，还安慰过你的父母，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真盼着我死吗？我死了，是不是就成全你跟这个老杂种的苟且之事了？!”高建平继续暴喝着说道。

那么说到这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用对话的形式来呈现二人的那些过往，看显得冗长琐碎且不直观，所以我作为当时的旁观者之一，在事后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索性将它精炼成一段故事的形式来将其说清楚。

这是一段算不上感天动地的，但也绝对是令人动容的凄美爱情故事，更是一段让人荡气回肠的复仇故事，事情要回到 12 年前的 2002 年，那时候的高建平还不叫高建平，而叫高伯君，他长得一表人才，是当时学校里最著名的校草，而朱梦琚也凭借着出众的容貌，是当之无愧的校花，而在每一所学校里，校草与校花之间，都有说不完的风流韵事，这其中就包括高伯君与朱梦琚，特别又是两人的名字都有一个发音相同的尾字，更是为这对金童玉女之间增添了不少“八卦话题”。

那一年，他们刚上高一。

两人相识在高中入学典礼的大会上，虽说不上一见钟，但彼此的身影都在那一刻种在了对方的心田。

高伯君除了帅气无边以外，更是一名出了名的学霸，智商与情商都高人不止一筹，在年级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时又酷爱篮球，是校队中水平最高的主力中锋，可以想见，这么一个人，在紧张而枯燥，学习的重担压过一切的高中生活中，荡起了多少少女心中涟漪。

而朱梦珺则更不用说，天生丽质，眉眼之间生来就带着一股让异性无法抗拒的魅力，一颦一笑就能迷倒无数情窦初开的大男孩，同时她性情泼辣大方，是全年级的文艺骨干，虽不擅长一展歌喉，但在主持方面却有着相当过人的天赋，每次相关活动，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一号主持人。

这样一个女生，在学校里的曝光率与知名度可想而知，为了她，年级中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的青涩小伙从来都不在少数。

二人因为都是同学中的风云人物，再加上开学时有过一面之缘，所以虽未深入接触，就已经心有灵犀。

2003 年，升入高二之后，学校里组织校篮球队，参加全市高中篮球比赛，以高伯君为队长的篮球队为校出征，而朱梦珺则成为了啦啦队队长，为校队的男生们站脚助威。

两人爱情的种子，便是从那时种下的。

篮球赛场上，高伯君一马当先，如入无人之境，几乎全能的篮球技术让他投三分、抢篮板、暴力扣篮、卡位抢断无所不能，他成了整个赛场上球员中最大的焦点，决赛时甚至有外校的女生来找他索要签名，而朱梦琚拿着两团花簇为校队加油的秀美身姿更是让多少外校男生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最终，在高伯君的神勇带领之下，有惊无险的拿下了这场市级比赛的篮球总冠军，朱梦琚则被评为“最美拉拉队队长”，并由她亲自给他戴上了代表“最佳球员”的金色奖章。

这是他们第一次正面交换眼神。

那场比赛之后，两人所在的学校杀入省级比赛的名额之中，要面对更为强大的对手，校队与啦啦队也投入到了更加紧张的训练之中，自那时起，场下她为他擦汗递水，场上她为她站脚助威，两人虽然没有确立关系，却在外人眼中，早已是一对“颜值突破天际”，羡煞旁人的“神级情侣”。

随着同校队一起参加比赛的次数越来越多，开始有不少外校的追求者堵在学校门口要一睹她的芳容，其中不乏一些低俗野蛮之流，在一次训练结束放学回家的路上，几个辍学青年堵住她非要“谈朋友”，在纠缠之中她无路可走，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三拳两脚将这几个小流氓打退，即使也受了一点伤，但他毫无畏惧。

“情节”虽然俗套，但却也最能打动人心。

她惊恐之余，钻入他的怀中，从那时起，两人正式在了一起。

他发誓，要保护她一辈子。

一辈子，那是一个学生时代男女口中常说的一个“时长”，可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个时长里，要有多少物是，又有多少人非。

从高二的确立关系，再到高三的你侬我侬，一直到两人升入大学，那份如初恋一般的热烈情感有增无减，只是高伯君学习成绩优异，考上了一所外地的重点大学，而朱梦珺的成绩平平，只考上了一所当地勉强入流的大学，从此两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异地恋。

经历过异地恋的男女都清楚，这是一份怎样的煎熬，那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恋爱，想着那个远在千里甚至是万里之外的他/她，有多少日夜是在苦苦的相思中度过，又有多少争吵，是在“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方式下开始又结束。

高伯君上了大学以后，篮球依旧打的非常好，但他的理想是在生物学上有所造诣，除了报名了相关的专业，更是在学习中不留余力，他知道，只有自己有了一身可以立足于激流之中本事，才能给她一个好的未来，所以他奋发图强，是为了理想，也是为了爱情。

大一在两人一个月只能见面一两次的时间中匆匆度过，大二时，高伯君凭借着自己出众的天赋，已经在生物科技领

域写出了颇多广受好评的高质量论文，其中不乏被大型相关期刊所引用者，他也用此在课余时间为自己赚下了一笔在当年看来是十分可观的稿费。

大二暑假前夕，忙于赶稿与学习的高伯君，在三个月里只与朱梦琚通过 2 次电话，他看着那储蓄卡里数字日益增多的稿费存款，盼望着暑假赶快到来，到时候好去找到那个让自己日思夜想的姑娘，与她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弥补百多天来的冷落。

终于这一天到了，高伯君怀揣着几千块钱，先回了趟家给父母报了平安，紧接着便把自己打理到了最佳状态去找朱梦琚，为此他还给她买了一束她最喜欢的郁金香花。

爱人手拿鲜花突然出现，对她来说一定会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如是想。

但他等到的不是热烈的拥抱与亲吻，更不是说不尽的缠绵情话，而是一个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的现实——

朱梦琚转学了。而且转的悄无声息。

（未完待续）

609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8 13:47

各位看官，楼主临时有点事得出去一趟，第三段可能要晚上才能更了，不过一定会更的，见谅见谅

60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8 20:01

楼主来补更今天的第三段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61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8 20:42

要知道大学期间的转学不同于小学、初中乃至高中，大学的转学硬性条件之一就是其高考分数要高于所转大学的最低入取分数线，苦读十几年书本的高伯君对此心知肚明，而经过多方打听，他得知朱梦琚所转的学校是中国传媒大学，这所大学赫赫有名，其分数线可以甩开她之前所在那所三流靠上，二流不到的大学“八条街”都不止，她是怎么转过去的？这么大的事情她为什么不给自己说？为什么转过去之后毫无音信？诸多疑问涌上心头，虽然一时间想不出头绪，但智商超高的他知道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

同样是打听，他打听出了一个比转学更加残酷的消息：朱梦琚在转学的前半年，认识了一名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产商，地产商那时候 50 岁冒头，虽然不能用风华正茂来形容，但可绝对是成功男士的黄金年龄，从第一次见面之后，地产商与朱梦琚之间的走动就越发频繁起来，不论去哪儿，都有豪车接送，只要她一不顺心了就买买买，同宿舍的舍友都说奇怪她家庭一般却哪里来的钱可以如此大手大脚。

两人之间的年龄相差了将近 30 岁，可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需多说。

（四十五）始末缘由（中）

女方是朱梦珺，而男方则是郭永铭，也就是那位“巨星”集团的董事长郭富豪。

说到这里，就要牵扯出另外一段隐情：当年的郭永铭还没有挣下如此大的一份家业，还没有坐拥接近700亿的巨额资产，但即便如此，他也已经身价超过百亿，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地产大亨，而他与朱梦珺认识，纯粹是一场机缘巧合，朱梦珺转学前的大学，新建一所教学楼，正是郭永铭旗下集团的工程之一，而当天他正好在当地参加一个政商会议，更加巧合的是，那一天是这座教学楼建成投入使用的第一天，学校的校长为了巴结权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尽了低三下四的谄媚之态将刚刚开完会的郭永铭请到了学校里为教学楼的投入使用进行剪裁。

剪彩的过程中，要有一名女学生充当礼仪小姐向郭永铭递上大红色的剪刀，而担当这个角色的女学生自然要相貌出众，为了找这个人，校长还提前进行了层层选拔，而朱梦珺则毫不意外击败众多竞争对手拔得头筹，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这一次剪彩活动，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如果说高中时期的朱梦珺，只是一个凭借先天优势，出淤泥而不染的美人的话，那么到了大学时期，学会了化妆，学会了打扮后，便应了那句“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的俗话，她已经从当年的亭亭玉立，出落升级到了风姿绰约，

甚至是妩媚性感，从先天的基因到后天的装扮，这些都让她成为一个那些整容脸所无法比拟的大美人儿。

剪彩现场，油头粉面的郭永铭在看到身穿一袭火红旗袍的朱梦珺端着盛放有剪刀的旗袍向自己微笑的时候，他便一见倾心，再也忘不了这个姑娘的唇齿眉眼。

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转转反侧。”

这句《诗经》中的经典用来形容当时郭永铭的心情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他在那之后满脑子都是那个一个眼神就能把人魂儿勾走的女大学生，终于在忍受不了日夜思念之后，郭永铭开始以各种理由接近朱梦珺，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冠冕堂皇，后来就愈发露骨，而朱梦珺则是欲拒还迎，这让郭永铭更加的欲罢不能。

在这期间，郭永铭提出过要为朱梦珺转学，离开这个“拿不出手”的学校，不论她想去哪里，郭永铭表示都会动用自己的资源全力支持，朱梦珺也曾想过这样是不是对不起高伯君，但学生时代的爱情在现实面前是最不堪一击的，权衡之下，朱梦珺答应了转学，转到了她当初高考时想都不敢想的中国传媒大学。

有句话叫“拿人手短，吃人嘴短”，让郭富豪“帮”了这么大的一个忙，朱梦珺还岂有不“下水”之理？

而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朱梦珺也就不在乎了，她与

郭富豪建立了地下情人的关系，自从有了“这棵大树”的庇护，自从转学之后，她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呈直线上升态势，而朱梦珺本身不仅漂亮，更是一个聪明女人，别看当年学习成绩很一般，但她对人际交往，揣测心理，尤其是异性心理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天赋”，她明白，如果自己不利用这些资源不断的进步，那么郭富豪对自己的迷恋终将只会停留在颜值这个最为肤浅的表面，要抓住这个男人的心，就不能仅仅依靠姿色，因为再美的人，也有看腻的那一天，更何况，再完美的容颜，也抵不过岁月的侵蚀。

而一旦过了新鲜感，绝大多数富豪地下情人的结果就是被无情的抛弃，朱梦珺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这个结局，她不想这样，所以她要改变，她要年提升。

又所以，在这个时间里，朱梦珺没有像那些肤浅的女人一样只知道花着男人的钱吃喝玩乐，而是控制饮食，积极健身，练习瑜伽，系统的学习了国学、交际学、练习书法、古筝、以及自己的弱项歌唱，甚至还有心理学，除此之外，身材与外貌更是包养到了极致，相比当年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是更上不止一层楼，并学会了一身好舞姿，这舞姿跳起来相比职业舞蹈演员虽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让男人拜倒却是事半功倍，正是因为相貌出众，身材火辣，又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出口成章，这样的女人带在身边出席任何上流场合都会感觉“倍儿有面子”，所以郭永铭便时常带着她参加各种

酒会、宴会，然后朱梦琚再借此以郭永铭的关系与自己天生强大的交际能力为后盾，结实了一大群上流精英，并拉拢起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诸如成立工作室、投资《怪传》系列节目，承办“选妃派对”那都是之后顺理成章的事情。

直到这里，对于朱梦琚而言，她才稍稍的松了一口气，因为此时的她，即便离开了郭永铭，也能凭借着自己的发展，活出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品质，而这一切距离当年的高中时代，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多年。

但这只是如果，因为直到高建平在办公室里咆哮的前一刻，她与郭永铭之间还保持着这种关系，十几年间，一直没断。

郭富豪在家排行老四，所以行内都称其为“四爷”，而朱梦琚则有一个“三姐”的诨号，三姐是四爷的女人这件事，知道的人不算多也不算少，不过都慑于郭永铭的忌讳而讳莫如深，因为郭永铭的原配夫人一直尚在人世也结结实实的把持着这个巨富的“内政”，为了不让自家“后院起火”，所以郭永铭对他与朱梦琚之间的关系非常低调，即使带在身边，也是以秘书助理作为伪装，当然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尤其是熟悉郭永铭的人，同时这也是十几年来朱梦琚没有“公开上位”的最主要原因，毕竟那个陪着郭永铭一路打拼起来的原配夫人，并不好惹，也正是因为以上种种，我与黄勋等人到了这时才有一股恍然大悟之感，而骗过我这

不算什么，但连黄勋这样善于深挖隐匿于表面背后真相的名侦探都能骗过，那郭永铭在这件事上的“保密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已经足见其“冰山一角”。

而这些被高伯君大声咆哮出来的事实意味着抛开朱梦珺自己的那些关系不说，郭永铭一直以来才是她最大的靠山与后台。

当从两人的对话中得知这一切后，我不禁回想起了我第一次应邀来这里参加对“隆昌公寓”案件的记录时她因为郭永铭还与我展开过争吵，而就在不到二十分钟前，郭永铭给陈归鸿下跪的时候，她还口称“郭先生”想要去搀扶，一对年龄上可以当父女的男女在保持地下情人的关系的同时，还能在人前装作的如此“若无其事”，我真是“由衷地感到佩服”。

话说回来，高伯君在打听了无数人之后终于大致搞清楚了事情的脉络，毕竟当时的朱梦珺说到底还是个只在上大二的大姑娘，其城府还远没有眼下这么深，郭永铭也还没有那么敏感，所以在当时想要像现在一样几乎完全瞒住这件事那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天下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又碰上一个擅长捕捉细节的高伯君，自然是用不了多久就“事情败露”了。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高伯君愤怒的找到朱梦珺质问她这是为什么，随后两人便在学校门口不远处的一

个十足路口发生了激烈争吵，当然，朱梦珺还是良心未泯的，她自知理亏，被高伯君说的哑口无言，而不巧的是这一幕恰好被前来接她走的郭富豪撞见，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在这里第一次正面交锋了。

按照高伯君的脾气，他当时最想做的就是一拳打翻眼前这个老不要脸，但奈何对方不止一个人，还有随同的保镖就有 4 人，自己一个学生即便是一对一也根本不是这些凶恶打手的对手，更何况是人数上还处于绝对劣势，理智让他放弃了武力对抗的想法，不过他也太过于天真，居然“企图”与一个靠房地产起家的奸商据理力争，如果处于强势那还好说，可他当时在郭永铭的面前，除了年龄与颜值以外，其余所有方面全部处于绝对劣势，而这两样面对对方压倒性的财力，其作用几乎就是聊胜于无。

争吵的过程中，郭永铭利用自己的物质优越性，以及见识，对这个 20 来岁的毛头小伙进行了一番十分具有侮辱性的嘲讽和挖苦，而在高伯君的回忆口述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出来后给我留下了印象非常深刻的原话，他是这样说的：

“这老杂种当年说你这样的女人只有他才配得上，我即便跟你在一起也‘驾驭不了’，最后结果只能是被‘绿’，就像现在，他问我我能给你什么，能让你上你想上的学校吗？能让你住上你想住的房子，开上喜欢的车吗，能轻轻松松的带你环游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吗？是的，这些我当时都给不

了。

所以我没有说话，但我的心里就像是被插进去了一万把尖刀，可是却没有流血，因为仇恨死死的堵住了伤口。”

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高伯君与朱梦珺相恋多年，两人却始终处于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恋爱，最亲昵的身体接触不过是接吻而已，而且还只是浅尝辄止的唇吻。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不是我思想龌龊，而是以朱梦珺的条件以及为人，能到了大学期间还保持着处女之身，的确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到了大二就彻底终结了，她把一个女人人生中最宝贵的第一次给了那个年过五旬的地产商，而留给这位青葱初恋的只有无尽的伤痛。

（未完待续）

611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9 02:5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补更一张之前就想更的图，是关于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组件“通灵部队”的资料，所谓“通灵部队”，指的就是利用特异功能作战的部队，当然了，这里提到的特异功能还非常初级，只能提供辅助作战，而不能直接作战。

该计划的名字为“烤架之火”，不过最终正如上述所说，由于其特异功能非常初级，并未发挥美军所期望的作用，最

终在停止拨款后被迫解散。

毕竟不是谁都有西星官那个本事，相比于数量并不少的“表演型特异功能者”,“实战型特异功能者”的头三个字也不是谁都能撑得起的，普通人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图 1 为“烤架之火”计划的相关简介。

图 2 为说明该“通灵部队”“没有卵用”的相关内容。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24146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241469.png{EIMAGE}

614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9 02:5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1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9 18:30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616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9 19:54

作为一个有自尊，且自尊心很强的男人，遭遇到这种打击，其内心的波动是可想而知的，此事最后的最后，高伯君将因为还抱有一丝幻想而一直留着的那捧已经开始枯萎的

郁金香花狠狠的摔在地上，留下一句“祝你幸福”之后，便含恨离去。

这次见面标志着两人将近四年的恋情宣告彻底结束，朱梦珺很快走出了自我谴责的心理阴影，绞尽脑汁去抓住郭富豪的心，更征服了他的肾，不得不说，这个阶段的朱梦珺，已经可以游刃有余的将作为一个美女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我虽然不能穿越时空回到12年前看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但根据两人的对话，我想象到的一幅场景是那传说中苏妲己用美色对殷纣王的控制。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高伯君知道郭永铭是已婚身份，经过多方打听确认了郭永铭的原配身份后，他把自己写论文的钱全部拿出来，又找朋友借了一些，买了一部三万多的单反相机，然后开始偷拍朱梦珺，准备抓住她与郭永铭幽会的场景拍下来寄给其原配作为报复，但他并不知道，在他顶上别人的时候，他自己也已经被盯上了。

在这一个多月里，高伯君将自己在学校经常做实验的实验室作为“根据地”，每当到了深夜就摆上一台笔记本电脑开始整理里面的照片，这一天，他拍完之后依然如故，准备前来整理一天的“新收获”，结果到地方才发现门居然是虚掩着的，这个地方又属于学校的学术重地，比较敏感，只要门没锁，那里面就肯定有人，总之基本上是不会出现有人走了忘记锁门的事情，比如自己每次离开都要锁门，那么这个

点了里面会是谁呢？而且从楼外看，屋内并没有灯光，难道真的是有人忘了锁门？高伯君心想着就推开了大门，刚刚买进去一步，这扇向内推开的双开门的左侧就窜出一个黑影，黑影轮拳便打，第一拳就以一记勾拳击中高伯君的腹部，他吃痛弯腰，背后又遭到重击，这一下直接将其打倒在地，一左一右两个黑影就对他展开疯狂的殴打，期间高伯君多次想起身还手，毕竟自己那当年也是以一敌多打败过数个小流氓的体育尖子，身体素质还是可以的，但怎奈何对他发动攻击的两人不仅出手突然，下手狠毒，以外，还明显经受过系统的格斗训练，招式十分毒辣，仅仅是一个回合的猛攻，就已经让没有防备的他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最后，高伯君在被打到连动都动不了的情况下又被人灌下了实验室中的一瓶的生物药剂，此药剂是半成品，富含剧毒，在研制时高伯君还参与了论证，如果服下腹中，那致死率是极高的，两个黑影在全程黑灯的情况下打倒高伯君并给其灌下生物药剂，全程不超过 5 分钟，完成之后立即撤退，而高伯君遭到暴打后又身中剧毒，身体在实验室的地板上痛苦的扭曲着，想要呼喊却一个字也喊不出来，最终只能让疼痛模糊了自己的意识。

按理说，这次中毒完全可以将其置于死地，结果天不亡他，经过几个小时的昏迷后，高伯君又渐渐苏醒，此时天边已经亮起了鱼肚白，再看桌子上自己的单反相机和笔记本电

脑早已不翼而飞，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偷拍行动被发现了，这才招来了杀身之祸，而幕后指使则用“屁股”都能想得出是谁。

高伯君想到了报警，但一想不行，以郭永铭的势力，自己又没有证据，怎么告的到他？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再让对方发现自己没死，那极有可能还会引来第二次追杀，同时又怕连累家人，再加上为了活命，高伯君不敢继续留在学校，编了套瞎话匆匆请了一个长假，然后也不敢到当地的大医院就医，就靠着自己手头的那点钱，在郊区小旅馆里凑合了多日之后，直到又有新的情况的出现。

这就牵扯到了第二个故事，也牵扯到了后来的李万程，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依然用相同的方式慢慢道来：

正所谓“无福双至，祸不单行”，新的情况让本来就凄惨到有家不敢回的高伯君雪上加霜——他的右脸颊上长出来了一个硬邦邦的疙瘩，开始只有指甲盖大小，不痛不痒，他最初以为这是因为这件事的打击而上火起的‘热疖子’，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自愈，可过了足足一个多星期后，这个疙瘩不仅没有自愈，反而越长越大，已经从指甲盖大小扩大到了鸡蛋大小，且质地十分坚硬。

高伯君害怕之下也顾不得被郭永铭发现了，便跑去医院就诊，初步的检查结果是这是一枚良性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切除，不过通过 X 光检查，这颗肿瘤的边缘部分居然是由骨

质组成，与他的面骨融为一体，切除难度颇大，按照医生的建议，当时还不是最佳的切除时机，因为当时的肿瘤还处于“发育期”，直接切除后容易留下残留，所以最好等到再大一些，等到这个肿瘤彻底“成熟”了再做切除，可以切的更彻底。

他虽然学的是生物，但毕竟不是学医的，他也不知所措，自然只能听从医生的建议，而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躲风头”，好像郭永铭也没有继续追杀自己的意思，抱着这个想法，高伯君尝试着回到学校，回去继续坚持学业与工作，盼望着早一点等到了成熟期，去掉脸上这颗累赘。

不过肿瘤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更超过了医生的预期，等时间到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肿瘤增长速度成倍增长，开始是每天早晨起床都能明显发现其又比之前大了一圈，到后来快到了几乎是下午就明显比上午大的程度，在这种情况，肿瘤的提及已经赶上他大半个头部，并且还在想颈部蔓延，一个再漂亮的人脸上长出这么一个东西来，那肯定是被毁容的节奏，高伯君也不例外，昔日里阳光帅气的校草，在这颗肿瘤的拖累下变成了一个让人看到便避之不及的丑八怪，正如我刚刚见到高建平真实面目时那样，他的脸在那时候就已经被肿瘤给牵拉的五官移位，变的丑陋不堪。

除此之外，肿瘤不仅体积巨大，而且重量也十分“可观”，长在右脸颊导致高伯君的头始终向着右边歪，很难摆正，即

便摆正也不能坚持太久，因为颈部肌肉很因此而酸痛不已。

如此，对家人也无法继续隐瞒，只能在父母的陪同下，决定先做了手术将其“摘掉”再说。

（未完待续）

617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9 20:04

不过事与愿违，决定必须实施手术的高伯君再次来到医院准备做术前检查时，医生大吃一惊的发现，通过 X 光与核磁共振等各种探测手段完成对肿瘤的观察之后，发现这颗肿瘤经过这段时间的生长，内部的构造已经变的极为复杂，神经丛数量极多，与大脑几乎完全相连，如果贸然进行切除，造成主脑损伤的可能性非常高，而且即便运气好到可以切除并不损伤主脑，那这么一次精密且大型的切除手术所需要的费用也是一个天价，这个结果完全出乎了医生的意料，也将高伯君逼入崩溃的边远，说到最后，医生的建议是让高伯君采用保守治疗，因为在满足有钱、有运气等所有苛刻条件的情况下，全世界范围内，有把握能做成这种手术的医疗机构几乎没有，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即便有钱，也没有敢接这“活儿”的医院，因为实在是风险太大，而医生的话说的其实还比较委婉，他指的脑损伤的直接后果是智障乃至是植物人。

而所谓进行口服药延缓其发育，用来对付普通肿瘤的保守治疗对于高伯君这种举世罕见的情况自然是扯蛋一般的

毫无作用，相比继续恶化的病情，更加糟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肿瘤不断长大的动力是吸取他自身的营养，这让他的饭量比平时增长了几倍却还日渐消瘦下去，学业被病情拖累无法继续，他只好选择休学，而已经从企业退休的父母为了给他争取那还有一线希望的手术费，卖掉了房子，租住只有不到20平米的廉租房，无奈之下，高父顶着年逾六旬的高龄，还接了一个给大学城附近一家小餐馆送菜的活计以挣钱补贴家用。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拖垮了一个曾经优秀的学子，更拖垮了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可命运好像在这段时间就是想拿这一家人“开玩笑”——旧的负担已经重如泰山，新的灾祸又劈头盖脸而来：高父因为为小餐馆送菜时驾驶的是一辆无证车辆，被城市管理部门检查时扣押，扣眼后索要巨额费用无果，便以有“盗窃嫌疑”报警，高父慌张之下逃跑，被随后赶来的警力抓捕，而带队的队长便是李万程，那时的李万程还远不是局长，而是同现在的姜恒职务一样，既刑警队队长。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过于阴暗我不好直接表述，只能说在高父被捕的15天后，高母接到了认领释放人员的通知，但等真正接到人后，其父已经是面目全非，身上有大量被殴打还未痊愈的伤痕，精神恍惚，言语不清，回家后一直称肚子疼和头疼，在床上忍了一夜于次日就诊时不治

身亡。

而死亡原因是“钝器密集击打造成的大范围内出血”，除此之外还伴有直肠破损、尿道损伤以及肺部损伤外加重度脑震荡、局部深度烫伤等大量伤痕。

这些伤痕是哪里来的，不言自明。

高母为此哭瞎了双眼，一病不起，最终在不到月余后也因为悲伤过度而撒手人寰。

一个家庭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被彻底摧毁，当时高伯君家的情况可以称得上是“家破人亡”。

这一系列的打击让高伯君陷入无限的悲痛和绝望之中，连父母的安葬费用都已经拿不出来，他想过申诉，想过以命相搏，想过再去见朱梦琚一面，找她帮忙，想过很多，但申诉无门，病体更是手无缚鸡之力，朱梦琚也已早就是他人榻上之客，这些想法要想付诸于实际行动，要么没有能力，要么没有意义。

而在郭永铭那边，不知道是他真的以为高伯君已经死了，还是有别的什么想法或原因，他竟然以个人名义出资为高家一家三口置办了葬礼，不过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葬礼，更不如说是一种他们最后的侮辱。

这才有了她在此之前以为高伯君早死多年的话，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朱梦琚的两次口误：

第一次是她说高伯君已经在 12 年前就死了，这个时间

是不对的，所谓的12年前指的是两人相识的那年算起，而实际上到了高伯君“被死亡”的那年至今，一共大约是8年左右，估计是朱梦珺看到高伯君后，因为第一个想到的时间就是当时的12年前的2002年，所以才会顺口如此说。

第二次则是她说她在参加高伯君的葬礼时还安慰了他的父母，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高伯君的父母在当时也已经亡故，而且还是这三人葬礼的其中两人，至于朱梦珺安慰的到底是谁，后来据我所知应该是高伯君的大爷，或者叫大伯，也就是高父的亲哥哥，而朱梦珺说错的原因，也应该是情绪激动以及时间过去太久而记不清楚导致的口误。

再后来，因为这个巨型脑瘤拖累，他每天都感到很饿，除了满足胃口以外他几乎没有任何精力去做其它的事情，剧烈到无以复加的饥饿感甚至压过了他对死亡的渴求，身上的钱早已花光，想要借钱度日，却发现不管是同学还是朋友乃至是亲戚，都对他避之不及，说到这里不得不说郭永铭这个人心机歹毒且能量巨大，他在这之后经过多方操作，竟然真的注销了高伯君的户口，并开出了死亡证明，导致他从法律意义上就真的是变成了“死亡状态”，而且他的所有至亲好友们之所以没有一人对其施以援手，更是装不认识甚至助纣为虐一起对外声称其已死亡的假消息，都是遭到了郭永铭的威逼利诱所致。

我当时就在想，仅仅是一个情敌关系肯定不止于让郭永

铭如此大费周章，那么他忌惮的也许真是让他原配夫人看到高伯君拍下的那些照片，或者直接说是他与朱梦珺的关系。

父母已经先后撒手人寰，家里仅有的一套房子也早已为筹集自己的手术费而变卖，其手术费也已经在接受医生所谓“保守治疗”的方案下接受大量高价化疗而花光，那时那刻，高伯君真的是身无分文，万万不得已之下，他走上了一条以前怎么想也不会想到的路，那就是——行乞。

（未完待续）

617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9 20:27

（四十六）始末缘由（下）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这句话对于当乞丐来说也是如此，乞丐同其他正当职业一样，也分三六九等，也有相当严密的结构，每一个“油水”多的区域，乞丐的数量都是固定的，一个外来的新乞丐想要贸然加入“分一杯羹”，其难度非常大，这种艰难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夸张的说，为了争夺富裕区的行乞权，乞丐们之间的冲突是相当惨烈的，甚至有种低端黑帮的感觉，有一些乞丐莫名其妙的死了，往往不是死于疾病和饥饿，而是死于同行的殴打和残害。

高伯君哪里吃过这样的非人苦痛，他“入行”的第一天就被揍了个鼻青脸肿，而且有两名相对强壮的乞丐还专门有

竹竿抽打他右脸颊上那个巨大无比的瘤子，每打一下，都是一次钻心入骨的剧痛。

为了生存，高伯君放弃了作为人的最后一丝尊严，他成为了乞丐中的乞丐，向乞丐乞讨连他们都不吃的东西，什么发霉发臭变质的食物他都来者不拒，什么污水脏水他也敢喝，甚至和流浪猫狗争抢厨余垃圾吃，但奇怪的是，他从未因此而生病，不仅如此，经过接近两年这样的生活后，他的饥饿感竟然渐渐被稳定住了，虽然是还时不常的感到巨饿无比，但是以前那种看见砖头都想咬一口的冲动已经没有了。

而那颗长在他头部右侧的巨型肿瘤也终于“定型”，不再继续扩大，此时这颗肿瘤的体积已经完全达到高建平时期的程度，也就是与其脑袋相当，算上脖颈处则超过之的程度，他的脖子也习惯了挂着这么一个重物生活，从正面来看，如果离的远了看不清五官，那么他就好像是在一个脖子上长了两颗脑袋。

因为这个明显的特征，高伯君还被欺负他的乞丐们取了一个“高瘤子”的外号。

虽然已经逐渐适应这种非人的生活，但他仍然活的毫无底线，本地强大的乞丐可以任意欺凌他，在某个冰冷的雨夜，路上行人稀少，一天的行乞毫无所获，躲在桥洞下避雨的几十个乞丐情绪都很低落，因为谁也没有“存货”了，他们商量着怎么熬过这几天，有人提议说揍高伯君一顿出出气，这

个提议立马得到了多人的响应，一帮没饭吃没力气的乞丐居然有力气围殴一个比自己更惨的同类，人性的卑劣在此时暴露的简直比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加的淋漓尽致。

高伯君手抱头蜷缩在地上任凭拳脚和竹竿木棍在身上无情的抽打，两年的乞讨生活，他早已习惯了被人凌辱，只求在挨打的时候能尽量护住那颗瘤子别被打到，这并不是因为它喜欢那颗瘤子，而是因为打到上面实在是太疼了。

可一顿毒打还不算，等打完了，这帮乞丐中的一个头目，因为喝了一罐超市丢弃的过期饮料导致腹泻，排泄完毕之后竟然要求高伯君来给自己舔干净，这是高伯君被无数次羞辱当中最恶劣的一次。

恰在此时，一辆充满了奢华感的玛莎拉蒂从桥洞下驶过，然后停了下来，可能是为了透气，驾驶员将车窗降下，手里拿着手机正在打电话，仅仅从一个侧脸就可以看得出，车主是一个十足的美女，美女拿着手机打着电话，像一条断脊之犬的高伯君趴在地上看到了美女，只是一个侧面，只是一眼，他便认出了打电话的美女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自己的挚爱朱梦珺。

他想开口去喊，他想也许念及往日旧情，朱梦珺不会在发现自己没死，并且如此之惨的情况不会忍心对其放手不管，但他把到嘴边的话全部嚼碎了可并未咽下，而是伴随着带血的口水狠狠的吐到了水坑之中，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爱人看

到这样的自己，如果是那样，他宁愿被碎尸万段。

众乞丐们发现他看朱梦琚看的出神，都发出高低不一的笑声予以嘲笑，认为他这已经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以形容的范畴了，而简直是“粪坑里的臭虫再觊觎九天之上的凤凰”的感觉，然后又是一顿羞辱性的暴打，朱梦琚闻声看了他那边一眼，看到他正在被拳脚相向，随即抛出一个嫌弃和憎恶的眼神便一脚油门离开了。

高伯君在先后挨了两顿打后，带头乞丐还是不依不饶，要让他给自己舔干净屁股，并命令其他乞丐将其拖拽到自己的屁股跟前，兴许是朱梦琚突然出现给他带来了某种非常强烈的刺激，也兴许是压抑太久的愤怒与怨恨要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挣脱周围乞丐的拖拽，然后从地上站起，大声拒绝了带头乞丐的无理要求，带头乞丐一看这个丑陋懦弱的畸形人居然还敢反抗，当即大怒，站起身来，拿起竹竿就要去戳高伯君脑袋右侧的巨型肿瘤，高伯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就好似从脚底一直传送到头顶，然后在他的口中爆发出来，他“啊——”的大叫一声，面对着打来的带头乞丐大叫一声。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带头乞丐打过来的竹竿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击成了粉碎，然后他整个人的脖子一梗，当即瘫倒在地，倒地后一名小乞丐前去查看，这才发现带头乞丐的两个眼珠已经好像两颗被“剪断了线的溜溜球”一样

从眼眶中滚了出来，而后面的大脑，则以液态的形式从眼眶中汩汩流出。

其他的乞丐被这一幕吓坏了，当即四散奔逃，高伯君也奇怪的看看自己的双手，他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那股可以杀人于无形的力量是哪里来的？

他试着再次大吼一声，紧接着面前的水泥墙壁上竟然被震出了道道裂缝，他冲着水沟里大吼一声，小小的水沟当即“翻江倒海”，炸开数朵水花，随后就有翻着肚皮的死鱼从水下浮了上来。

高伯君是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智商人才，他立马意识到了什么，他意识到了他也许打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新世界的大门！

高智商的人、智商处于平均水平的一般人，以及智商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在发现拥有同样一种能力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第一反应是开发潜能，分析利害，将这种能力的有益部分更深的挖掘出来，中者是先想到怎么用这个能力为自己谋利，后者则是像刚刚学会一个魔术的孩子一样，会带着它到处显摆。

而高伯君，无疑是前者，还更是其中的翘楚。

在之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他除了做维持生计的乞讨之外，就是在无人之处勤加练习这种以往在科幻电影里才能见到的“设定”，随着练习的深入，他从最开始必须要在愤怒

的情况下发出吼叫声才能释放这种能力，进步到了正常情绪下只用一个强烈的念头就能驱使其发威，到了这个地步的高伯君，任何一个乞丐都不敢再欺负他，因为他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轻而易举的致对方于死地。

但是一瞪眼就杀死一个人，总归还是不好的，他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控制练习，什么情况下释放出什么等级的杀伤力，比如教训一下和狠狠地收拾一顿乃至是结束对方的生命这些级别都是不一样的，随着境界的升级，一股脑的都是“至死方休”的模式被他所抛弃，当时间走过第二年的光景后，他对这种能力的操控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小到一次可以杀死一只蚂蚁，大到一次可以将一个活人击碎。

不过这只是不断练习下通过积累经验得来的熟练度，至于这种能力的原理是什么，它从哪里来，高伯君仍然一无所知，他只能根据以前所学，模糊的将这种能力定义为“特异功能”，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下去，他就需要相关资料进行学习，那年网络上的各路知识还没有这么丰富，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图书馆翻阅相关书籍，可以他这样一个轮年没洗澡的乞丐来说，要堂而皇之的进入干净整洁的图书馆，这是不现实的。

那么在那时，摆在他面前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改变身份，起码要彻底摆脱乞丐的定位，当上一个正常人。

尽管外形非常丑陋，但有这种能力傍身，出人头地只是

早晚的问题，他为了不被郭永铭尽早的注意到而远走他乡，并为自己做了一个巨大的布制罩子将那可肿瘤盖住，然后运用这能力表演起了街头魔术，虽然都是一些像之前陈归鸿讲的那些弯曲勺子、隔空取物的小把戏，但货真价实，无可挑剔，渐渐的他还成为了一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魔术师，甚至接到了区魔术协会的邀请函，不过他没去，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

拥有了一个接近正常人的身份之后（虽然当时还处于“被死亡”的状态，比如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高伯君可以如愿的进出绝大多数自己想去的公共场所，比如图书馆。

他在图书馆中翻阅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其中一本名字叫做《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的书籍对他的帮助最大，这本书的作者正是我国大名鼎鼎的航天科技泰斗，钱学森。

说到这里就要提一点题外话了：该书是钱学森在晚年所著，虽然因为其内容非常超前导致引来的无数争论，褒贬皆有，但该书却为我国在特异功能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基调，若谈到钱学森晚年研究特异功能的动因，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作为一名航天科技的泰斗，实现星际旅行是他毕生的梦想，但他发现在可以预见的 30-50 年内，即便技术在不停的进步，可以让人类对宇宙的空间探测，尤其是深空探测水平越来越强，但有一个十分棘手的前提绕不开，那就是人类的身体承受能力有很低的上限，这个上限严重的制约了深空载

人航天的发展。

技术可以将载人航天器的数据性能不断提高，可无法提高载人本身的生理能力，相比于星际旅行来说，只相当于初生婴儿阶段的载人航天就已经对航天员的体制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而要满足经常性的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的交通，在自然人中，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那么能承担如此任务的人，一定要天赋异禀，在生理方面不仅要趋近于完美，更要拥有常人所没有的特质，可以为星际旅行服务的特质。

于是钱学森就展开了相关研究，不过这个课题与广袤无垠的宇宙一样，几乎是一个“无底洞”，随着研究的深入，钱学森的目标早已不仅仅局限于最初的寻找可以满足星际旅行的人选，而是升华到了探寻人体奥秘的高度，在经过无数相关论证后，他写下此书，而书中有一段话对高伯君的启发非常大，它是这样说的：

“‘特异功能’和‘气功’的本质原理是人类运用意念对人体或者其他物体进行控制。当气功达到高级阶段，发功者就可用意念传递消息或者改变物体的构成形态，这种意念力可以超越空间乃至时间的限制；而且这些意念力现象可以和量子力学平行研究，是未来人类科学的发展方向（详见《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一章）。”

书中对简称为“念力”的“意念的力量”的描述，成为

了高伯君心中对自己这种特异功能的第一个具象定义，因为他自己最清楚，每次他要使用这种能力的时候，都是靠意念来进行驱动。

在这之后，他又参考了塞尔玛教会（Church of Thelema）首领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的神秘哲学著作《法之书》，而该教会是西方近代最著名的黑魔法组织之一，上面提到的这个教会领袖则是西方神秘学界最为著名的人物，没有之一。

至于什么是黑魔法，如果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玄门理论来解释的话，就与“茅山禁术”的定位有些相似。

除此之外，这位教会领袖还有一个同样名声在外的学生，就是作为有“自杀小组”

（注：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该小组成立于1936年，在那个火箭技术，尤其是化学推进剂还非常不成熟的年代，研究火箭是一项危险性极高的事业，就好像炸药最初诞生时一样，经常会发生爆炸类的意外事故，有相当多的早期先行者便是死于这类事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以火箭为课题的研究小组才被冠以了“自杀小组”的戏称）

之称的火箭研究团体的成员杰克.帕森，此人对外公开的一面是一名天才化学家、火箭燃料专家，但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他还是一名“黑魔法家”，为什么要提到他呢？因为上述“自杀小组”的核心成员中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人，那就是上面提到的我国航天

泰斗：钱学森。

而《法之书》中对意念或者说是念力类特异功能的叙述与《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最能体现其中心思想的，便是这句话：

“所谓魔法，就是能以意念力引起变化的一种科学。人类可凭自我意识成为神明，或是用人类的意识控制物质运动。”

诸如此类的学习资料还有很多很多，言归正传，本身就是学霸出身的高伯君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驱动之下，学习并理解起这些知识来如同探囊取物，毫无难度，伴随着理论知识的提高，他的实践能力也在与日俱增，他发现除了能发动念力摧毁目标以外，他又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一种全新能力，这种能力不同于念力摧枯拉朽的强大，而更擅长无声无形的“控制”，比如他在与猫狗进行一定时间的对视后，就能控制对方的思维，开始还只是局限于小动物，后来晋级到能控制大型动物，比如动物园里的种种，再后来，那就是思维控制目标的终极——人类。

这一年，是距离他被郭永铭派出的杀手灌下剧毒生物药剂但侥幸逃过一死的第三年。

（未完待续）

61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19 22:02

《超级罪犯》这一篇更到这里，楼主想了想还是有两句话感觉要说一下：就目前的进度来说，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了，不过还要再更一阵子，后面的内容会交代很多前面的问题，比如高伯君的特异功能从何而来，他脸上的巨型瘤状物是什么等等等等，还是那句话：这些事情楼主既然写出来了，就已经会有个交代，绝不会“挖坑不填”，不怕回答不了各位看官的大部分疑问，就怕各位看官没耐心看，毕竟就像上一篇《1995 年成都僵尸事件》一样，脱离主线剧情之后的讲解部分是相对枯燥的。

而从篇幅上来说，这一篇是目前写的最长的一篇，相当于第一、二篇的总合还多，主要是因为时间跨度长，涉及到的人物与事件多，所以不写长一点无法展开故事，如果大家看的有点烦的话，楼主也表示理解，毕竟更了这么久还没结束，那么楼主只能抽时间尽量加大更新的篇幅，以求尽快更完。

至于下一篇楼主要写什么，嗯——楼主只能说是之前很多看官点名要看的一个题材，其实这个题材楼主也早就想写了，不过具体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就不剧透了，等到开更的那一天，大家就会明白了，在这里说这些，算是留点悬念吧。

好了，说了这么多，总之一句话：谢谢各位看官的支持，你们喜欢，就是楼主下写去的最大动力。

61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0 00:1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有关钱学森钱老对于“特异功能”的一些论述。

图 1 为《钱学森同志给郁文同志的信》的原文，在信中，钱老以党性保证“特异功能”是真的（注意红字标注出的原话）。

图 2、3 为钱老将气功、中医与“特异功能”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概述资料。

图 4 为正文中提到的那本钱老以“特异功能”为主题的专门著作，既《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的封面之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28570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28570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2857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285705.png{EIMAGE}

62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0 00:1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2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0 15:45

第四年，高伯君对精神与思维方面的控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某个人，也远远超出了之前只能限在于自己附近的范围，而是可以达到了对半径 200 米以内的几乎任何人和动物，换句话说，他已经可以对这个影响距离之内的人进行“幻觉设计”，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他想让目标看到什么，目标就会看到什么，他想让目标感受到什么，目标就能感受到什么，这与第六级的深度催眠效果非常相似，只是用黄勋的分析来说就是这远要比催眠来的厉害，催眠只能一对一，还需要目标的配合，而他完全没有这些附加条件的限制，想在不知不觉中瞬间就控制住一个普通人，已经不费吹灰之力。

比如他可以拿着一张白纸甚至是卫生纸当作百元大钞堂而皇之的花出去，在被控制的人眼中，这张白纸或卫生纸，就是一张货真价实的货币，不管是视觉还是触觉。

特异功能开发到了这一步，高伯君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一般的变化，他再也不需要用黑布遮住那颗丑陋的肿瘤，因为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没人能“看得见”那颗肿瘤的存在，即便出了他的影响范围，那距离已经相当之远，除非使用光学或其它观瞄设备去盯着看，要不然 200 米的直线距离，普通人的肉眼根本看不清任何细节，另外这还是按照理论数据来说的，他经常活动的环境是城市，基本走到哪里都

有建筑物的这档，除非是在广场上，要不然能有纵深超过50米的纯空地那就很大了，所以这就更不可能出现直线视觉超过200米而导致他暴露真实面容的情况。

如此，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副新的，完全陌生的面孔，也就是后来高建平的脸，并利用这种能力补办了所有一个正常公民应该有的身份，从“高建平”这个名字，到身份证再到户口一应俱全。

他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发愁，因为他想要什么，几乎就能得到什么。

他环顾四周，感觉自己已经进化到了一个生命的新高度，能以神的角度，俯视众生。

“一念成佛一念为魔”——那时那刻，身怀绝技的高伯君想到了复仇，他想过用最极端的方式直接将自己恨的人，比如郭永铭、李万程等人碎尸万段，但他又认为这样一来太便宜他们了，他要用主宰一切的方式慢慢摧毁他们，让他们在绝望中一点点痛苦的崩溃，更要让那座留给他数不清有多少伤害的城市，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所以，一切还要从长计议。

第五年，他带上新的身份，回到那个仇恨开始的地方，经过几次摸排，掌握了朱梦珺当日要去寺庙还愿的行踪，他提前到达并利用特异功能实施催眠，将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形象伪装成一个提供占卜服务的修士，并主动与朱梦珺搭讪，

要给朱梦琚算上一卦，在详解卦象的时候，高伯君有一段话如是说：

“你在学生时代曾经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只是你背叛了他，你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其实他就在你的身边。”

朱梦琚当时当然是不知道高伯君还活着，只是感觉面前这个修士的话不仅戳中了自己的痛点，更是让她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所以当即就是一阵慌乱，胡乱付了几百块的卦资就匆匆走了，或者说是跑了。话说到此时，片刻之前，真正的高伯君就坐在她的对面而她却不自知，待她走后，两行清泪从他的双目之中缓缓流下，这不是为了那场早就一文不值的爱情，而是为了这5年来不堪回首的往事。

高伯君口中的“他”即是自己，虽然从肉体上来说“他”的确还活着，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那场郭永铭为其举办的假葬礼虽然是假的，但同时也是真的，因为在那一刻起，曾经属于高伯君的那颗阳光而善良的心，彻底的死了。

从哪儿以后，世上多了一个高建平，少了一个高伯君。

而后，他耐下心来考取了警校，在警校一待就是将近5年，他要当一名警察，他要光明正大的出现在李万程和郭永名的身边，他要不知不觉的夺走并撕碎他们的所有。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货真价实的考警校、当警察，因为高伯君心里明白，自己的特异功能虽然可以控制身边几乎任何的人，但它并不能永远给自己提供一个长期合理存在

的执业，就好像需要他控制的人不可能永远都在距离他200米以内的距离一样。

警校学习期间，他各项全优，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他如愿穿上了那身藏蓝色制服，并以另众多老刑警们咋舌的审讯效率与能力破格越过实习生阶段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刑警，高建平在刑警队中最出名的一项技能就是擅长审讯——这毫不奇怪，因为在他的特异功能下，所接触到的任何嫌疑犯，都没有丝毫的秘密可言。

话说到这里，关于高伯君与朱梦珺、郭富豪、李万程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不过有一点还是需要再次强调一下：

这段旁白式的内容，之所以可以说的如此详细，是将现场高伯君与三人的对话，以及整件事件结束后的调查结果总结而成，不得不说，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回想起那是的场景，想象着文字中曾经发生的那一桩桩一幕幕，我的心情还是颇为复杂的。

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注：为了方便叙述，高建平这个名字暂时弃用，下文对其的称呼完全改用他当年的原名，也就是高伯君。

（未完待续）

623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0 17:02

（四十七）真正的阴谋（上）

这段以高伯君为“主讲人”，另外三人偶尔插言的对话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想他在众人包围之下还能如此气定神闲的控诉当年自己的血泪史，其底气就是这近10年来对已经自己特异功能开发到极致的自信。

不过在这期间说是三人的对话，其实主要还是发生在高伯君与朱梦琚两人之间的，郭永铭和李万程，前者还偶尔给自己狡辩两句，而后者则全程一言未发，原因也很简单，这两个人对高伯君做下的事情，用切齿之恨都不足以形容其中万一，只不过郭永铭还能无耻到给自己狡辩两句，李万程那就比较直接了，知道这些对话中有关自己的内容字字属实，所以干脆也不反驳，摆起了理屈时还想耍无赖时最常用的“肉头阵”（注：也就是随你怎么说，我就不说话的意思），只是我看他的眼神，明显没有悔意，而更多的是想怎么找机会干掉高伯君的杀意。

且说朱梦琚听罢了这些她多年来并不知道的前尘往事，当场泪流满面，失声痛哭，而高伯君见她哭了，自己也被泪水模糊了双眼，声音几度哽咽，朱梦琚哭着说道：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对不起.....”

“不要对我说这三个字，你知道吗？这三个字从你的嘴

巴里说出来，比天下最恶毒的语言都要难听！

本来我要一步一步实现我的计划，但中间出现了一些差错，没想到竟还有你这样的人来阻止我，还有你，要不是你中间醒了，我就会让那些条子在医院里互相残杀到一个都不剩，以为打个雷毁了那个电视塔信号塔我就对付不了他们了吗？只可惜，为了不过早暴露，我必须回去，算是让剩下的那些条子捡了一条狗命！”高伯君流着眼泪对着朱梦珺说出了前小半段话，不哭过片刻，眼神立马一硬，话锋一转如此说出了后大半段话。

他在这段话中有“两个你”，第一个指的明显是酉星官，那句“竟还有你这样的人”，充分表现出了他对酉星官“特异功能”之强大感到的惊讶，也许在此之前他以为在这方面，这世上已经没人能与之抗衡了。而第二个指的竟然是我，我听了他如此说，立马想起来当初在朱梦珺的工作室里，我、黄勋、朱梦珺三人陷入以假乱真的噩梦之中无法自拔，现在看来就是当时假扮成贾导演的高伯君在我们身边对我们实施了脑电波压制原理的催眠，只是他提到我提前醒了的事情我也忽感纳闷儿，对啊？我为什么先醒了呢？按照高伯君的脑电波催眠能力，他想把我们三个“困死”在梦里也不是做不到，而他的意思明显不是他自己唤醒的我，而是没料到我能半途醒来，那么是什么力量让我中途苏醒破坏了他的计划的？

我正在为这个问题感到纳闷儿的时候，一个站在屋里极不起眼的人突然说话了，这人在说话前先摘掉了自己头顶的鸭舌帽，然后露出了下面一张不算多么英俊，但十分阳光的脸，我定睛一看，就是又吃了一惊，这人是谁啊？这人是王珂，对，就是那个朱梦珺的“御用”摄影师，被她一口一个“小屁孩”叫着的小王。

这么多天来没见他也没什么变化，只是我惊奇他什么时候站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怎么一点都没注意到？转念一想也对，刚来的时候这屋子里有陈归鸿、赵崇这样的大佬，有酉星官、漆六桐这样的顶尖高手，还有李万程的乱七八糟的一堆人，再加上事关重大，所以这个本来就“存在感”很低的小伙儿戴上额鸭舌帽，把头一低故意不让人看清面貌，然后往最不起眼的墙角处一站，没人说的话，在这个场合下还真就没人注意到他是谁。

言归正传，他摘下鸭舌帽之后，先看了高伯君一眼，随后说：

“你不用纳闷了，他们能提前醒，那都是我叫的，还有，你以为你的计划就是那么的天衣无缝吗？你以为你的催眠幻术就能骗过所有的人吗？

这么说吧，早在‘隆昌公寓’行动不久之后，我就知道你有问题，你的真实嘴脸我也看的一清二楚。”

高伯君闻听此言当即表情一变，虽然变化不大，但我能

看得出他那是再惊讶，这说来也很多简单，他能把我们这帮人“掰扯”的明明白白，那就不可能不知道王珂是干什么的，但这么一个让人横竖都不当回事的摄像师，是怎么先于我们这些人识破高伯君的呢？在“隆昌公寓”之后不久就发现了他有问题了？这个识破的时间甚至还远早于酉星官，他是怎么做到的？高伯君带着与我以及其他所有人一样的疑问，经过短暂的惊讶之后转瞬又恢复到了之前那种满面戾气深重的表情，并当即用力“哼”了一声后回道：

“哼，少说狂言，你叫醒的他们？你能识破我用催眠制造的幻象？你凭什么？！难道凭你手中的摄像机吗？没有摄像器材能躲过我的欺骗!”

“你还真说对了，最初能识破你的把戏，靠的就是我手中的这台摄像机。”王珂说着，从地上提起一个长方形的黑色盒子来，然后将盒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台电台记者常用的肩扛式摄像机。

“你少他妈的给我扯蛋，这破玩意要能识破，你们还用废了这么大的劲还查不出我就是真凶？”高伯君让然不相信，口气蔑视的说。

“你自己也说了没有任何摄像器材能躲得过你的欺骗，既然你知道这是欺骗，那就总有露馅的地方，直说了吧：你欺骗普通人视觉的原理是通过催眠后‘再造’画面，而欺骗摄像器材则是通过‘念写’，直接在摄像器材拍摄和录制的

过程中产生你自己想要的画面，但是这种把戏，对付市面上常见的摄像器材可以，对付我的这台，不好使！

你要问我为什么，那告诉你也没什么，珺姐这些年来一直都在为自己的《怪传》节目收集素材，我心里明白但没有明说，就自费自学了摄像器材改造，我在改造中将这台普通的摄像机中的‘三基色’（注：既红、绿、蓝）光电转换系统的敏感度大为提高，让它从普通摄像机升级成为一台‘超光谱摄像机’，这样一来它就可以捕捉到目前人类已知得最深层光谱的机器，在它的拍摄下，只要是目标在空间内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以什么形态，无论肉眼能否看到，只要是目前已知的，它就都能清晰的拍的到。而我改造它，原本是为了扛着去那些闹鬼的凶宅，有灵异传说的险地探险‘拍鬼’，如果真的能拍到一般摄像器材拍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给珺姐最好的素材，结果没想到，改装完的第一次应用，就碰上‘隆昌公寓’的行动，然后就拍到了你，说实话，你用‘念写’产生的画面一开始也把我骗了，同时也骗了摄像机，只是我这摄像机对画面的处理是分为两层的，第一层是普通摄像，第二层是‘超光谱摄像’，两层都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对当时的场景进行了记录，等我将摄像机拿回去翻看时，本来还没想去检查第二层‘超光谱摄像’的画面，后来感觉毕竟是改装后的首次实拍，就打开看看有什么不同，结果这才发现你居然是个‘怪物’，所以说，你的‘念写’骗得过第一层，

却骗不过第二层，你就是这么露馅的，你懂了吗？

我发现这事之后查找了一些资料，知道你能动用‘念写’的能力，就绝不是泛泛之辈，所以没敢打草惊蛇，主要是怕你狗急了跳墙伤害珺姐，不过我还是做了一些努力，比如你伪装成贾进科进行造梦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提前醒来？原因就在这里——”王珂说到这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喇叭，黑色的，只有乒乓球大小，他拿在手中晃了晃，便接着说：

“这个小东西里面有我录制的‘I-Doser MP3’文件，它能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产生紧张和兴奋感，可以破除轻度幻觉，并极易将人在睡梦中惊醒，我发现你有问题之后，就在第一次去珺姐的工作室将它偷偷的安装在了茶几下面，为的就是如果你在屋内就拿它来让你‘现原形’，不过我先偷偷在你身边试过一次，发现没用，破除轻度幻觉的频率对于你的脑电波催眠来说实在是太不够用了，但我也没拆，心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的上，后来你们一起在珺姐的工作室出现，我就潜伏在距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我清楚的用摄像机第一层普通模式看到你进去的时候是贾进科，出来的时候再用第二层‘超光谱模式’看就成了你本人，我就知道屋里肯定出事了，等你去医院走远了我就过去砸门，奈何催眠太深，根本听不见，无奈之下我用手机遥控开启了这个小喇叭，里面以最大音量循环播放‘I-Doser MP3’的音频，最终成功的将他们中途叫醒。

你催眠的时候也是下了够大的‘力气’，我以为稍稍一播放就能叫醒来着，但催眠深度之深远远超出我的意料，当了两个多小时方才奏效。”

“等等！那还是那个问题，我们三个都听到了，为什么是我先醒的？而且我醒之后什么也没听见啊。”我听他说完这一切，顿觉恍然大悟，但心中还是有所不解，便如此发问，这句话直接抢在了高伯君的前面，可能是他也好奇，所以竟然没有再去抢过话头，而是瞪着王珂，像是再等他的答案。

至于王珂提到的“念写”，这个之前酉星官在破除“脑灵”作祟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午夜凶铃》系列中山村贞子制造“杀人录像带”里白衣贞子爬出枯井的画面就是通过“念写”产生的，而不是录制的，“念写”作为一种特异功能，通常情况下可以用来“隔空写字”，不过这是很初级的水平，像《午夜凶铃》里直接产生动态画面那就已经是极高的水平了，但达到了高伯君这种能骗过摄像机，产生不出破绽的高清动态画面，还是在他跟着一起行动一心二用而非躲在一个小屋里专心生成的，那他这个“念写”的能力就太强大了，比《午夜凶铃》系列这种电影中的设定还要厉害的多的多，这也难怪，他的念力能与酉星官正面对抗，足见其能力之高，只是我当时还不明白他这种如此之强大的“特异功能”是哪里来的，当然，这是个关键问题，我在后来搞清楚了，下文会有详述，这里就不赘谈了。

另外，王珂在上述对话中还多次提到了一个名词，也就是“I-Doser MP3”文件/音频，那么这是个什么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又需要说点题外话了：这东西有个俗称，叫做“音频毒品”，最初只是一种通过特殊波段的声音对人脑进行刺激从而达成集兴奋、愉悦、精力高度集中等情绪的娱乐产品，因为对人体进行刺激后产生的效果与吸食毒品有一定的类似性，故此得名，而该“毒品”的原理则是通过刺激脑电波中使内心平静的α波长（7-13Hz）以及有紧张、兴奋效果的β波长（14~30Hz）等，从而引发心理变化，这种原理与同样是以刺激脑电波为手段让考生可以更高效的运用大脑而提高考试成绩并在国外大受欢迎的相关机器基本相同。

不过此物虽然叫“音频毒品”，但毕竟不是真正的毒品，所以在国外应用且获取渠道均十分广泛，比如韩国某网站于2009年02月19日就推出了73种“I-Doser MP3”文件，并细分为消除不安情绪、消除抑郁情绪、类似毒品、镇静剂、和促进性欲等10大类别。

这也是王珂没有什么特殊身份也能搞到手的根本原因。

而类似毒品的类别共有28个文件，提供可以体验吸入可卡因、海洛因和大麻等毒品后的感觉。点击相应文件，就传出可以使人出现类似吸毒幻觉的10～45分钟频率。

话说回来，我对这种东西一般是不碰的，虽然不会真的像“毒品”一样产生药物依赖，但真用上总感觉怪怪的，可

是没想到，区区一个“音频毒品”，居然破坏了高伯君这么一个“特异功能”顶尖高手的计划，这样的原因真是让我始料未及的。

（未完待续）

62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0 17:59

“你听不见的原因是我为了隐蔽，将音频文件里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因为不需要，所以将音乐形式给去掉了，只留下了能刺激脑电波的核心段，而该核心波段的频率比较低，只有是 16Hz（注：‘Hz’的意思为‘赫兹’，下同），属于一种‘高频次声’，但即便是次声里较高的频率，也不再人耳的接受范围之内，比如人耳只能接收到范围在 20-20000Hz 之间的声音，所以你肯定听不见这里只有 16Hz 的声音。

至于为什么是你先醒过来，那是因为你倒下的地方距离茶几下面的喇叭比较近而已。”王珂说。

“那这么说来的话，他们俩能在后来醒来也不是我叫醒的，而是这种次声波的作用？”我说。

“是的，要不然你就是拳打脚踢也叫不醒珺姐跟那位黄侦探。”王珂说，我闻听此言心说得嘞，那壶茶水是白倒了，接的凉水也白泼了。

“那我在醒来前夕感到身上有明显的疼痛感是怎么回事？我估计肯定也不是热茶水撒到身上的原因。”我说。

“当然，你能感到疼痛是因为次声波对大脑与内脏有共振作用，这是一种身体的应激反应，这也是这种音频加上音乐后能刺激大脑，产生生理反应的原因。

你能感到疼，珺姐与黄侦探肯定也能。”王珂说，我听了这话没有接茬再问，而是扭头去看朱梦珺跟黄勋，想得到一个回复，只见他俩纷纷点了点头，我知道王珂说的是没错了。

“怪不得我给他们造梦造了一半在我这边就中断了，亏了我动作快，行了，跟你们说的‘屁话’也够多了，今天咱们就来个了结吧!”高伯君听完了王珂的叙述，明白全过程是怎么回事了，当即翻脸大怒道，随着话语中愤怒的尾音落地，他随后双眼一瞪，一旁的郭永铭和李万程当即便被直接隔空“拎”了起来，众人一看就要上前施救，被高伯君喝止，他说：

“谁敢过来？！谁再上前一步，我就捏碎他俩的脑袋!”

“你别冲动！你的遭遇我表示十分同情，我也难得碰上个能像你这样有共同话题的高手，咱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吗？听我一句劝，你不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到时候也好给自己留一个退路!”酉星官说，这段与他其他话相比显得柔和很多的话表现出他对高伯君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一种近乎于“敬佩”的情感，而这种感情能出现在酉星官这种天下之大，谁也不放在眼里的人身上，那绝对是个“奇迹”

了，起码说明了高伯君的能耐真不是“盖”的，仅仅是刚才转瞬即逝的两次交锋，就得到了酉星官的肯定，回想起我目前已知关于酉星官的事迹，除了拉斯维加斯赌城那次，他还真就没把事情做的太绝过，这也许就是他如此劝高伯君的原因，以及这就是黄勋说他在拥有如强大的“特异功能”的情况下还不迷失自己，而懂得如何掌握运用的方寸的大智慧吧。

“‘大脑袋’，你刚才说我和你是同道中人，那你就应该明白，我现在想要了他俩的命，比喘口气还来的简单！所以我警告你，不要企图耍花样！否则立马就给他们收尸！

至于退路，那是给懦夫留的！8 年前我就已经没有退路了！”高伯君回道。

而不等酉星官再说话，被“拎”在空中的二人里，郭永铭已经吓破了胆，他裤子湿了一大片，显然是因为过度惊吓而已经小便失禁了，他哆哆嗦嗦的求饶道：

“高.....高建平，只要你放过我，什么都好说，你要钱，不管多少只要你开口我就给你，那个女人，你想要你也带走，只，只要你放过我.....”

他口中所说的“那个女人”，指的自然不是别人，就是朱梦珺，朱梦珺听罢脸色难看，但这个节骨眼上也不能说什么，而另一边的李万程稍好一点，但也好的有限，他说：

“高建平，你爸爸的事也不能全赖我啊，我当时只是正常执法而已，谁知道他说死就死了，你在我手下也干了这么

多年，咱们关系也都处的不错，你——”李万程还想再说些什么，被高伯君大骂一声打断，他破口道：

“放你妈的屁！你们两个无耻老贼给我住口！李万程，你滥用职权，害死我爸，于我有杀父之仇！郭永铭，你仗势欺人，抢走我的挚爱，于我有夺妻之恨！

堂堂男儿生在天地之间，唯有这一仇一恨不可不报！

我今天就让你们临死前死个明白，知道那个脏警李友林是谁杀的吗？是我杀的！我当时就像收拾你俩这样把他‘吊起来打’，用橡胶辊抽断了他的每一根骨头，抽烂他的五脏六腑！你打死了我爸，我就先要了你儿子的命！

还有郭永铭，你抢走了我的琚儿，我就控制那个猥亵犯去袭击你女儿，抢内裤、猥亵什么的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在他身上‘种’下了一只‘脑灵’，再经过身体接触窜到你女儿的身上，怎么样？她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活的生不如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只是事已至此，我不能慢慢的把你们两个的全家上下统统折磨至死以解我心头只恨，但我也要亲手将你们俩碎尸万段！”说完之后，高伯君说到使用“脑灵”对付郭家小姐的时候，放声大笑了起来，笑声回荡在整个办公室所在的五楼上，接着将剩下的话说完之后，这就要下死手干掉李郭二人。

“等等！你非要一条胡同走到黑我也不拦你，但我问你

几个问题，你给我说说怎么样？”酉星官说。在我看来，酉星官的发问有两侧意思，第一层是他真的与高伯君在几次交手之后，萌生了“英雄相惜”之意，实在不忍与他成为敌人，第二层则是拖延时间，为营救李郭二人争取机会，不过话又说回来，以酉星官的性格，那两人性命他才不会放在眼里，特别是就郭李二人的所作所为，换了酉星官，估计也得收拾死他俩，那么其主要含义也就应该是第一层了：酉星官不想让高伯君因为杀掉郭李二人而彻底与“官家”撕破脸，如果是那样，那这个朋友就交不成了，我猜想着，在当时酉星官的打算里，他只想与高伯君这样一个难得可以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对决，然后再成为知己，而并不想拼个你死我活。

“有话快说，告诉你‘大脑袋’，我是看在你也不是凡类的份儿上这才给你这个机会，要不然你以为我会跟他们这些可悲的凡人浪费这么多的口水？！”高伯君说。

“好，如果我猜不错的话，‘隆昌公寓’的猥亵犯，还有制造多起袭击案的杨百发，他们在东窗事发后都出现了‘暴起伤人’的异常状态，这是你用脑电波对他俩进行近距离刺激产生的直接后果吧？

而那些与你的复仇计划没有直接关系的受害者，则是你为了制造混乱下的毒手吧？”酉星官说。

“你既然能破了我对这些蠢货的精神压制，那我告诉你

也无妨，这些都是我做的，‘选妃派对’也好，后面的那些袭击案也罢，不管是我控制杨百发去做的，还是我亲自动手的，那会儿我最主要的目标还是李友林，所以制造这么多起凶杀案，还有点混淆视听的意思，在这里呆了几年也了解你们这些蠢货的套路，李万程虽然会以官谋私将主要侦办方向集中在自己儿子身上，但那也得找线索慢慢破案，那些其它的案子也就是障眼法了，说白了，围绕着干掉李友林为核心的这个目的得这些事，就两个目的：一来是给你们这些条子‘找点事情’做，二来是收拾一下那些‘城市垃圾’，你们自己扪心自问，间接、直接死于我手的那些人渣，哪一个不是罪有应得？

我脚下的这座城市和其它大城市一样，浮华背后隐藏的尽是肮脏和罪恶，你们条子不管，我就来替你们管，这说的够清楚了吧？”高伯君说。

“高建平，你不是神，你更不是政府，你没有资格和权力审判别人的对和错！”姜恒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指着高伯君说，只是他叫惯了“高建平”，一时改不了口，高伯君则冷笑一声回道：

“你他妈别在这里给我装清高，你以为你就干净吗？你要庆幸的是我现在要做的事太多，没腾出手来收拾你而已，李万程和郭永铭完了之后就是你！

以我的能力，我可以轻易杀掉任何一个仇人，但是我为

什么没着急这么做的呢？因为我要他们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尝尝我当年的感受，刚才姜恒说我没资格审判他们，哼哼，我不仅要审判他们，我还要审判这整个城市！你们做好准备，我有‘一出好戏’等着给你们看，一定会让所有人都‘过把瘾’的，唯一可惜的是，没想到你们虽然蠢，但还不是智障，动作比我想象中的快，还请来了这个大脑袋来帮忙，要不是这样，我还不会这么过早暴露，我还会继续折磨这些罪人，直到我玩够了，再跟这座城市清算总账，不过倒也不碍事，精彩还是一样的精彩！

行了，今天已经浪费太多的口舌了，眼下让你们这么去死只能算便宜你们俩了，给我下地狱去吧！”

高伯君这一番话说完，念力随心而动，从控制住两人身体的高度瞬间上升到了脖颈，随后就好似两把看不见的钳子一样要不费吹灰之力的夹断他俩的颈椎，真要那样做了，这俩人是必死无疑，不过在一旁的酉星官以及漆六桐那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酉星官抓住这一瞬之间的机会，使出自己的念力与其相抗，这才让高伯君没在第一时间杀死二人，而漆六桐则右脚一发力，整个人如离弦之箭一般就窜了出去，随后一记飞踢对准高伯君的脑袋就踢将过去。

（未完待续）

62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1 12:25

楼主昨天晚上忙的有点晚，就没有更图，今天先更一下图再更文，内容就是有关上次在正文中提到的《法之书》，图本身没什么，图 1 是《法之书》的英文版封面（有没有感觉这书的封面都跟钱学森钱老的《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很像？均为暗红色的简约设计，而两者的理论，尤其是对“念力”的理解上也有高度的相似之处），图 2 是其作者阿莱斯特·克劳利的照片，不过关于此人的一些事情楼主想在这里说一说，国外给他的历史定位是“极负盛名的仪式性黑魔法师”，这人还有一堆诨号，诸如“野兽之王”、“启示录之兽”，“世上最邪恶的男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而他所写的《法之书》也被国外大量且派系众多的神秘学主义者奉为“本派”的圣经，这也足见其地位。

此人经过大量研究与修炼实践过后，在《法之书》中将人类在宇宙中可以达到的境界命名为“Magus”，他认为古往今来，全人类达到这个境界的人一共只有三个，第一位是老子，第二位是释迦摩尼（原文中称其为“佛陀”，下同），第三位是耶稣，而他本人最推崇的就是老子，认为老子提出的“道”，是神秘学（西方叫法）的最高理论。

同时，他在修炼的后期遭遇瓶颈时，通常都是在《道德经》中获取启示，尤其对“大道至简”这句概括《道德经》中心思想之一的名言异常推崇。

他认为，“佛陀”的理论较为倾向于人对自身微观环境

（也就是人体本身）的开发与利用，而老子的理论则更注重外界环境对提升自我的作用，其最高境界既道家思想中所说的“天人合一”。

而关于他所说的“Magus”境界，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种完全脱离肉体限制，将人体潜能开发到极致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意念的力量”，简称便是“念力”，而用钱学森钱老与杰克·帕森斯（上文中提到过的与钱老同为研制火箭的“自杀小组”成员之一的那位天才化学家外加“黑魔法师”),这便是本篇的最重要主题之一——“特异功能”。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34918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349187.png{EIMAGE}

629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1 13:49

这一脚我不用眼睛去看，不用打到任何东西作为参照来判断，仅用耳朵听就能听出来其速度与破坏力绝对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可以称之为人类的个体的极限，为什么？因为我听见了物体在高速运动之下划破空气的声音，虽然很短暂，但我听得到，用一个航空术语来形容，可以称其为“音爆”。

而这个词的含义用学术性较强的语言来简单形容这件

事情就是：物体运行速度接近音速时，会有一股强大的阻力，使物体产生强烈的振荡，速度衰减。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音障，而突破音障时，由于物体本身对空气的压缩无法迅速传播，逐渐在物体的迎风面积累而终形成激波面，在激波面上声学能量高度集中，所以当这些能量传到人们耳朵里时，会让人感受到短暂而极其强烈的爆炸声，这便是“音爆”了，歼击机在低空高速飞行时一旦突破音速界限产生“音爆”，将对地面附近人与物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对人以及动物等活体来说，足以震破耳膜导致失聪，对于纯粹的物体来说，则能震碎钢化玻璃导致财产损失。

有点说跑题了，言归正传，我之所以说是听见了，就是因为在这间办公室里，漆六桐原地跳起身子腾空踢出的这一脚，他整个人在这短短几米的距离上，那一瞬间的速度突破了音速，我不好估计被这么一脚踢在身上得承受多大的力量，但我算是彻底相信了陈归鸿说他能一拳打穿 92 式步兵战车那 50 毫米厚的侧面均制装甲的实力，而这种爆发力，说实在的，已经超过了第三代歼击机为代表的大气层内高速航空器，因为能从短到只有几米的距离上，把自己的速度由相对静止的状态提高到超音速，他的肌肉与心脏的瞬时能量之强，简直无法想象，这“强力者”的名号，果真是名副其实。

不过漆六桐厉害，那高伯君也更不是吃素的，他在对方刚刚起身的那一霎那，身子不动而转过头来，然后脸颊右侧

的巨大肿瘤就是一阵剧烈的抖动，紧接着便是踹过来的那一脚，这脚好像踢在了一层无形无质但又坚韧异常的材料上，通过肉眼就明显可以看到漆六桐原本速度奇快无比的身子突然变慢了下来，最后在艰难的又向前移动了一米多，在距离高伯君脑袋还有一个手掌宽度的距离时彻底停了下来，接着就是一个剧烈的反弹，这股反弹的力量大将漆六桐高高的抛向空中后，使他坚硬的身子砸坏了办公室的吊灯，更是把精装的天花板给撞了个大坑出来，但凭借着矫健的身手，他转瞬后便在空中来了一个“鹞子翻身”，随后四平八稳的落于地面。

三人之间的这次交手发生在弹指一挥间，旁人几乎只能用本能去观察，而无法做出任何有效或者说是有意识的反应。

高伯君也许是因为有酉星官的阻挡，无法直接杀死手里的二人，同时又忌惮漆六桐的打击，所以最后猛的一甩手，把这郭李狠狠的摔在了墙上，然后又是一挥手，面前的窗户从玻璃到窗框直接全部粉碎，接着便顺着破损的窗户飞身而下。

局长办公室在五楼，他跳下去之后酉星官与漆六桐也立马以同样的方式追了出去，三人的身影眨眼未过之下就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地上的一片狼藉，和“一脸懵逼”的我们这些人。

可能是李万程有相对年轻，且身子骨更结实一些，所以

他没过多久就自己从地上爬起来了，接着喊道：

“都给我动起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抓住这个王八蛋！”

“哎呦，李局长现在来脾气了？”赵崇一边抖掉身上的尘土和碎片一边奚落道，李万程不敢对他造次，咧了半天嘴，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在之后的半个小时里，我们也没法做其他更多的事，只能等追击出去那二人的消息，非要说有什么力所能及的活儿，那就是帮忙把办公室里因为三人交手而留下的残局给收拾一下了。

在三人前后冲出窗户的接近一小时后，这二位，一个秃顶，一个大脑袋，先后回到了这里，只是他俩进来的地方不同，漆六桐毕竟是军人，规矩意识比较强，是从正门进来的，而酉星官就属于典型的放荡不羁惯了，他居然是按照“原路”回来的——顺着破窗户又飞了进来。

屋内众人，尤其是赵崇与陈归鸿一看他俩来了，自然是抓紧问是什么情况，可见他俩灰头土脸的样儿，我当时感觉不太乐观，而结果也正是如此，可能是酉星官懒得说，漆六桐以汇报的形式对赵崇以及在场所有人说：

“我俩不太熟悉地形，追出去没多远就叫这家话给算计了，他在一片居民区里先跟我们绕弯子，因为担心误伤群众，所以不敢打的太过分，结果哪里人多他就往哪里跑，最后在一个地铁站追丢了。”

“其实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话，是可以追到他的，但这家伙很阴险，他跑进地铁之后就运用强脑电波催眠了周围起码数百人，我虽然可以使用反压制，但他使用的压制强度太大，我要反压制的前提是先压倒他的脑电波，这一来，两股强脑电波就会在一个短时间内同时施加在这些被催眠的人身上，而叠加过后的强度，是这些人绝对承受不了的，强行这么做，那实在是太过危险，所以我就放弃了。

在这种强度的脑电波压制下，他可以让这些人做任何事情，就以制造混乱来说，他能让他们去卧轨，去自杀，去互相攻击等等等等，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只能等他跑远了之后再用我的脑电波挤掉他残存的脑电波，这些人才恢复了正常。”酉星官说。

“那要是当时强行直接反压制，地铁里的人会怎么样？”陈归鸿问。

“轻则疯掉，重则大面积脑组织坏死。

我想我不说你们现在也应该明白了，他之前就是用这种方法欺骗你们的，实际上你们在接近他或他接近你们的时候，你们都是处于被催眠的状态，看到的都是他给你们设计好的幻觉，而我让他原形毕露，也是用脑电波与他对抗，将他的脑电波从你们的脑袋里挤出去，你们才看到了真相。只是当时他为了节省脑力与念力，使出的强度不大，我可以直接进行反压制，但刚才追击的时候，他是拼了，所用强度我估计

是他本人的极限水平，如果没猜错的话，他现在也累的够呛。”酉星官幽幽的说。

“你现在就是这个案子的总指挥了，我们都听你的，下一步怎么办？抓捕高伯君自用不说，这个已经全面安排下去了，有没有什么高价值的意见？”陈归鸿说。

“我有两点要说：

第一，追查高伯君可以，但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他的能耐你们也看到了，普通警力根本对付不了他，非要硬来，那只能是徒增伤亡。

第二，他拥有这么强的念力，却忍了这么久没有急于一时去报仇，这说明他肯定酝酿一个很大、一旦得逞后果极其严重的计划，从他说他要审判这座城市的话来看，他要做的事绝对是‘骇人听闻’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得确定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一步是关键。

行动上，先去查他家以及他暴露前涉足和可能涉足的所有地方，把搜罗到的资料都汇集到这里来，我要看，时间不多，就给你们两个小时！”酉星官发号施令起来还是那副做派，一点也不客气，而这种事当然不能让陈归鸿、赵崇去干，他俩再往下吩咐，最后还是李万程出动警力按照酉星官的吩咐去做，这件事说起来倒也简单，毕竟这几年来高伯君始终以高建平的身份合法存在，所以他住在哪里，经常去什么地方也不是没人知道，查起来还是有迹可循的。

（未完待续）

629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1 14:40

（四十八）真正的阴谋（下）

我见这是一个跟踪获取第一手材料，可以说是失不再来的好机会，便申请一起跟着去，我要去，朱梦珺外加黄勋也要去，酉星官对此没什么意见，他没意见，别人就更不会说什么了，我们三人就这样，搭乘着警车一起参与了对高伯君早前住所等地的搜查。

第一目标是他的家，他那间分期付款的 90 平米房子是没机会住上了，而眼下这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则是他租来的，与普通租客不在意而将房间里弄的脏兮兮的完全不同，这套房子里异常干净，干净到了少了一丝“人气”的程度，就好像这里从来没有人住过，但天天有人在打扫一样，仔仔细细的例外搜查一边，毫无收获，而下面负责搜查地下室的警员也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其余各路人马也都纷纷通过对讲机报告，在其余多个高伯君以前经常去的场所也都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要说幸亏是黄勋跟着来了，这位名侦探眼睛敏锐至极，在我们所有人都要带着失望和焦急离开之际，他在这所小区门口的垃圾箱旁发现了一个快递包装，包装上还贴着收货地址，以及收货人姓名、电话，姓名与电话都是高建平的，但

地址被他看出了问题，这个地址不是任何一个快递点，而是一个住宅地址，说明这是一份送货上门的快递，他把地址一说，经过多方比对，明确该地址不在任何刚才已搜查过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这个快递是高伯君从一个他可能经常去的地方收到后又因为某种原因拿到这个小区的家里才拆开，然后将快递包装丢弃在了这垃圾箱旁，虽然只是可能，但又一线希望也得试一试，当即众人上车前往这个包裹上的地址，这些对本地道路熟悉异常的警员们知道怎么走，但我不知道，结果到了地方我抬头一看，发现这里居然是“隆昌公寓”!

我在路上还因为好奇问黄勋：

“你是怎么感觉那个快递包装上有线索的？有什么依据吗？还是只是凭着直觉拿起来看了一下结果发现问题了？”

“算是一半有依据一般靠直觉吧。”黄勋说。

“这话怎么说？”我问。

“在办公室里说话的时候，得益于酉星官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我通过观察发现高伯君因为脸部右侧的瘤状物牵赘多年，导致他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有无意识向右侧歪头的习惯，这可能是他不想让瘤状物赘的自己头向右侧偏移。

而这与那个快递包装有一个比较细微的关系，就是快递包装上那些多层贴合的胶带被剪开的角度有些奇怪，按照正常人的视角，即便因为视觉误差导致无法完全沿一条直线剪

开，但这种现象应该是无序出现的，也就是说有的会相对直一点，有的则会相对弯一点，是向左还是向右则是根据剪开操作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几乎不会出现方向上非常统一的情况，但是那个包装上的胶带断口，全部向一个方向倾斜，也就是向右倾斜，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两种：

第一种是持剪者两只眼睛同时视物的时候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导致无法聚焦，这也是绝大多数人为什么开枪瞄准要闭上一只眼的问题，因为双眼全睁，会有水平干扰，不利于瞄准，当然了，能双眼全睁瞄准射击的人不是没有，而且还不乏神枪手，但那毕竟是少数人。

第二种是持剪者双眼的视场不开阔，但又没有完全被封死，就好像你睁着眼睛却被遮住了一半，这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再传达到大脑中，与完全正常情况下的视物是不一样的。

我曾经接手过一个案子，委托人是个被人暗算的受害者，他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用硫酸泼脸，导致大面积毁容，毁容后他的左眼没有完全失明，但因为眼皮黏连的遮挡，导致视场只有处于正常状态下右眼的三分之二左右，而他在写字、绘画以及裁剪方面都因此有明显偏差，就是向左边偏移。

这除了视觉误差以外，还有一种自然不自然的‘补偿心理’——感觉左侧视觉有缺损，做什么事就都往左侧偏，或者说是存在该问题的人想用这种方式来“补平”视场缺陷所带来的不便，但在“矫正过往”思想的作用下，这种“补平”

往往会超出实际的需要，变成向操作者想要“补平”的方向统一倾斜的情况。

而高伯君头部常年向右侧抬高，符合第一种情况，因为瘤状物的皮肤牵拉，导致他的右眼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睁开就被下坠的眼皮遮住了起码五分之一的视场，这有符合了第二种情况，换句话说，这两条可能性他全都符合，尤其是第二条，他与我说的那个委托人的情况，区别只是前者是左眼，后者是右眼，以及他损失的视场略小一些而已，但本质的道理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我发现了这些才去伸手过去捡起那个包装想看一看，结果还真被我猜对了。”黄勋说。

“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他这么一个能策划如此负责袭击计划的人，怎么会犯下随意丢弃带有自己相关地址及联系方式的快递包装这种低级错误。”我说。

“他也不是神，他也会犯错，其实你仔细琢磨一下，他获取‘特异功能’具体渠道虽然现在还不明朗，但还是有些‘来路不正’，这样就让他虽然在‘硬件’实力上与酉星官有相抗之力，但在思想底蕴上还是差了不少，毕竟酉星官的‘特异功能’是与生俱来的，相比于高伯君，酉星官才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人，超强的‘特异功能’与超高的智商其实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有这份天赋的情况下，还对自己的能力、欲望都可以做到收放自如，这份内心的强大与对自制力

的掌控，无可比拟。”黄勋说。

“的确，酉星官拥有近乎于‘半神’的能力但没有陷入自我膨胀到自我毁灭的怪圈，更没去追逐权力、金钱、名利、美色等这些世俗之物，的确是境界超然，不过你也得理解一下高伯君，他跟酉星官的出身不一样，他身负血海深仇，能力相当的情况下，他很难做到酉星官的那份洒脱。”我说。

“嗯，如此说倒是也有道理。”黄勋说。

“他们都是‘异能者’，咱们比不了，话说回来，你也够厉害了，我看除了‘特异功能’本身以外，你比他们也不差什么。”我说，这绝对不是捧他，而是发自内心的，虽然黄勋在之前自谦说自己也是平面思维，无法与酉星官那样的立体思维相比，但在我看来，他只是没有有新馆的“控制者”特异功能而已，如果他也有这种能力，那他绝对不次于酉星官，甚至更厉害，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不仅是我，连同车的警员都对黄勋的分析啧啧称奇，其实分析是次要的，我最佩服他的，还是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超强的“情景再现”能力，尤其是这后者，乃为一个名侦探必不可少的素质，不管是自己单干的私家侦探，还是警方的刑侦高手。

黄勋则谦虚的摆了摆手作为回应，没有接话。

而朱梦珺在路上一言不发，只是偶尔在抽泣，我知道她现在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也不知道怎么去劝他，所以我俩

说完之后就全都沉默了，也许这时候让她自己静一静比任何宽慰的话更管用，虽然她于情于理的确是太对不起高伯君了。

言归正传，在“隆昌公寓”下车后直奔包装上的地址，最后在五楼东北角找到了这间屋子，屋门大开，而且还是被一股非常蛮横的力量强行打开的，整个门锁部位的金属都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撕裂状，眼前此景不用想也能知道，我们来晚了一步，高伯君肯定刚刚从这里离开不久，他用念力直接暴力开门，这种情况不用黄勋分析我也能想出一二来，屋里应该曾经放着他需要立即取走的东西，也许酉星官让我们寻找的关键就在里面，但即便来晚了也得看看，说不定就能有什么重要发现。

进屋之后才发现这并不是一间屋，而是打穿了两面墙，将三间屋子连接在了一起，空间着实是不小，第一层看摆设明显是一个“生活区”，摆放着各类杂物，尤其是阳台上有堆积如山的蛋白粉空桶，这东西一般健身爱好者使用的较多，用于让人体快速吸收其中营养作用在目标肌群上以达成更好的训练效果，比如增肌训练，而如果这些蛋白粉都是高伯君服用掉的话，那他的目的自然就不可能是为了健身了，而估计是用来供给他那消耗巨大的瘤状物，除了蛋白粉，还有大量软磷脂胶囊的空瓶、鱼油胶囊空瓶等等等等，这就更加坐实了我的猜测，因为不论是蛋白粉还是软磷脂亦或者是鱼油胶囊，都是最基本也最必须的健脑营养物质，对于高伯君

来说，脑力产生的消耗，远胜于体力，他每天要维持向身边这么多人输出强脑电波以进行持续催眠，这对他大脑的消耗绝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拟的。

在没有酉星官那种可以得到“灵调科”特供专用药物的条件下，这些市面上可以通过购买而轻易获得的营养品，也自然就成了他的首选。

然后是第二层，也就是中间的那个房间，这个房间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类似书房的存在，前后左右全部都是书架，甚至连窗户的位置都被书架给遮挡住了，在众多书架的中间还有一台电脑，我戴上一次性橡胶手套，随意翻看了几本书架上的书，内容涵盖非常广泛，从机械设计、电工、钳工、焊工等方面的工具书，到讲述人体构造、解剖常识、高级外科手术等医学方面的书，还有天文、“特异功能”、潜能开发一类的书，更有大量有关宗教、神学以及探讨人性、哲学等方面的书，更加令我惊奇的是，凡是我翻看到的书，每一本里都有大量字体工整且严密的学习笔记，仔细看上面的内容，全部是他在阅读时的理解与体会。而那台电脑也是一样，文件夹中不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图片资料，也与书架上的书基本一致，只是更加浓缩，全部都是其中的精华，舍去了那些对他来说无用或用处不大的东西。

第三层，既最后一层，这一层就更不用说了，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小型车间，只是不同于杨百发在院子里弄的那

些尺寸较大的机械加工设备，这里的机械都十分精密小巧，种类多达十几种，我看了半天居然没有认出其中任何一个的具体用途来，在林立的奇怪设备当中，还有一大堆好似是各种未完成的试验品，从这个角度讲，这里说是车间，同时也更像是一个私人实验室。

不过最大的收获都不是这些，而是在房间正东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厚厚的毛绒布，毛绒布上还有类似卷拉式窗帘的一个简易操作机构，黄勋将其拉起，等绒布完全卷到上面之后，在它后面的一副尺寸不算太大，但十分精细，用铅笔所绘的工程图露了出来，这张图的正中央是一个塔形的建筑物，两边则是一些将其簇拥在中间，高或矮的其它建筑物，在空白的位置，写有大量负责的数学与物理公式，像我这种文科生看起来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只是因为画的十分写实，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这画的是什么，中间的那座塔就是全上海最著名的地标建筑物——东方明珠电视塔。

63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1 15:24

黄勋看完这图当即就是一皱眉，他在这张图的右手边，发现了一本利用磁铁吸在墙上金属座的压力压住的用 A4 纸装订打印，圆珠笔手写的自制册子，黄勋翻开册子看了没几页，这就不是皱眉的问题了，而是脸色大变，他抬头没有没尾的说了一句：

“不好!”

他这人生性严谨，不喜浮夸，所以突然冒出这么两个字来那自然预示着有大事要发生，我扭头去问他怎么了，黄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

“你还记得在医院里那次他用电视信号接收塔作为倍增器释放脑电波给特警武警制造幻觉导致他们自相残杀的事吗？”

“这才过去多久，当然记得，等等——你是说!”我被这么一说，开始感觉是明知故问，结果当“塔”这个字眼在脑中慢慢清晰之后，整个人就是一震，突然明白了什么，遂说：

“你的意思是说，他要用东方明珠电视塔作为新的‘力量倍增器’，然后对周边人群实施脑电波压制，然后对其进行控制？!”

“是的，你看这里面所写，说的非常清楚，他在医院里制造的那次实际上是对该技术的一种试验，只是为了验证原理是否可行，而成功之后他的真正目标是把东方明珠电视塔变成他的一台‘超级脑控武器’发射器！关键是后者对信号的放大与发射能力岂止是前者的数百倍，我不敢想象这玩意被他投入使用，或者说他的阴谋得逞了将是一个什么的场景!

另外，这后面还有一个设计图，设计的是一种如何将自己的脑电波与信号塔相连的东西，可以直接戴在头上，充当

一个类似‘脑电波变压器’的作用，我在找了一圈没找到此物，再加上外面有强行破门的痕迹，我估计高伯君先与咱们回到这里就是为了取它，而且从设计图到笔记，完全没有被动过的迹象，这说明他走的非常匆忙，否则他不可能给我们留下证据，哪怕是一把火烧了这里也可以，那么走的匆忙就说明一个问题：

他要立即实施他的计划了，一个鱼死网破的计划!”黄勋说。

“还有这个！你们快过来看!”朱梦珺说，一路上她一言不发，现在突然来这么一句还挺突兀，我俩凑过去一看，是一个牛皮纸的厚本子，掀开扉页，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笔记，字虽然小，但十分公正，除了字以外就是公式，还是那句话，我是个文科生，一看这种内容就头大，不过仔细看了里面的一些名词，发现这本笔记里写的东西与黄勋发现的册子不太一样，与设计脑控武器无关，而是与生物、基因这些东西有关，以我的知识储备只能看懂这么多了，而朱梦珺在这方面则还不如我，但黄勋要强的点，他当年也是个学霸，在跳着大致翻看了几十页之后，抬起头表情不能叫严肃而可以称之为僵硬的对我俩说：

“这家伙是彻底的疯了.....”

“他怎么了？这本子里写的什么？”朱梦珺问，那个表情里我看得出，还有一丝丝的关切。

“他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研究出了一套可以通过信号塔放大自己脑电波的技术，同时还利用催眠能力混进了‘上海克隆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并控制了其中一个废弃的‘胚胎培养池’，在里面养出来了一帮怪胎。”黄勋说。

“啊？这简直就是‘生化危机’的节奏啊，你先等会，他养了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啊？”我说。

“目的很简单，他想在生物个体上复制自己身上的能力，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他想多制造几个与他拥有相同特异功能，或者是最起码有三四成水平的克隆人出来当帮手，不过万幸的是，从这本笔记上来看，他远没有成功，但是，在这个实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料’，也就是我说的怪胎，这其实就是一些基因缺陷非常严重的畸形人。”黄勋说着，用手好像在笔记本的外皮与本子本身封皮之间的夹层里摸到了什么，抽出来一看，竟然是一沓照片，上面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全都是这些畸形人的样子，照片不多大概有二十多张，但里面所表现出的不同外形，已经可以用“千奇百怪”来形容了，严重畸形的肢体，外加灰白色的皮肤以及堪称“诡异”的照相风格，那造成的“视觉冲击力”着实是不小，我跟黄勋的心理承受能力都还算是比较强的，看罢之后心里都是一阵翻腾，朱梦珺则直接受不了了，就像在噩梦中看到血池周围的残值断臂一样，她一路小跑，跑到门口扶着门框干呕了起来。

“咳，他弄这些倒也算得上是‘专业对口’，高伯君在大学期间主攻的就是生物，尤其是基因技术，又在这么多专业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水平自然不低，再算上这些年来他没有间断的自学，只要物质条件充足，他的确有搞出这些事情的潜质。”黄勋轻咳了一声缓解一下刚才的不适感后说，当他在摆弄中无意将第一张照片反过来的时候，发现背面竟然写着一句话：

“物尽其用-134 页”

顺着这句话的指示，他翻到了 134 页，看了片刻后脸色难看的说：

“这家伙居然没有把这些失败品销毁!”

“什么意思？”我说。

“意思是他要将这些失败品作为‘武器’，驱使他们为自己战斗，这就是‘物尽其用’这四个字的意思!

他娘的，再加上之前的脑控武器，这两项不论哪一个使出来那都是‘天下大乱’的后果!”黄勋说。

“那还等什么，估计酉星官要的就是这个!咱们赶紧走!”我说。

这最关键的东西到手了，自然不会再多做逗留，在我的催促下，后续意义不大的搜查暂时停止，所有人乘车赶回了市局局长办公室，我跟黄勋一人打开那张画有东方明珠电视塔的示意图，一人拿着册子解说，言简意赅的把高伯君的企

图说给众人听，酉星官听罢根本没有我俩在得知这些信息后的焦虑，反而眼睛就是一亮，露出一副“果然没让我失望”的表情，然后前半段自言自语，后半段对陈归鸿说：

“有点意思，比我想象的还‘会玩儿’，这就是他要‘审判整座城市’的意思！陈归鸿，你给我找的这个对手，的确带劲!”

（未完待续）

63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2 01:4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张视频截图，图中的是一座“脑控武器”的发射塔，该塔的本质与电视信号塔并无不同，只是具体用途不同而在具体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根本原理上是一致的，不过这种“塔基”形式的“脑控武器”并不多，国家级别的“脑控武器”通常使用卫星作为发射终端，因为居高临下，覆盖面广，而这类“脑控武器”从以发射平台作为区分标志的角度来说（比如相对于上述的“塔基脑控武器”），因为其发射终端部署于太空轨道这种外层空间，所以就叫做“天基脑控武器”。

今天发这个主要是有看官质疑脑电波能不能转化成电磁波作为“脑控武器”的“战斗部”发射出去，所以楼主就借着更图这个机会出来说一下：楼主作为一个文科生没法解释的太详细，但原理上说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脑电波亦不

例外，只是普通人的脑电波功率小，所以产生的磁场异常微弱，只有在住专门的“蔽磁环境”下使用高灵敏探测仪器才能测量的到，但是通过一个发射基站进行放大，就足以产生影响客观事物的程度，比如说“脑控无人机”就是个典型，它便是通过将脑电波信号转化为电磁信号用“意念”操纵无人机的，不过这里与正文相关的内容还没更到，所以就不多说了，等更到了再详细聊。

另外，正如上面所说，普通人脑电波产生的电磁磁场弱是因为脑电波功率低，这也是普通人为什么没有催眠别人的“特异功能”的原因（当然了，如果大家都有这个能力，而且势均力敌的话，那这也就不叫“特异功能”了），但高伯君不同，他能调动念力实施“念写”，这早已超出了催眠所需的范畴，他周围的脑电波功率是普通人的几何倍数，以其为中心就是一个移动的电磁波发射源或者说是电磁磁场。

最后，电磁波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从宽泛的定义上来讲的话，脑电波实际上属于电磁波的一种，两者之间的转换不论从物理上还是技术上都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生物电是脑电波的性质，而不是它的概念，前者在后者之内。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382907.png{EIMAGE}

63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2 01:4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3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2 19:49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63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2 20:04

“你先别带劲了，他真要这样干，会造成什么后果？”陈归鸿说。

“东方明珠电视塔的信号覆盖半径是 80 公里左右，而这个范围也是本地最繁华的地段，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高伯君发动脑控攻击的话，他将至少可以影响到数百万人，这相当于在上海引爆了一颗‘精神核弹’。

后果么，不用我多说了吧？”酉星官一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口吻如此说。

“你也知道后果严重，那你倒也沉得住气，别说旁的了，假设他真这么干了，你有没有办法对付他？或者说是阻止他的阴谋？”陈归鸿皱着眉头，有些焦急的说，毕竟他是国安局的高官，“国安国安”，全称就是“国家安全”，那保卫的也就是国家安全，现在一场可以影响到数百万人口的超大规模恐怖袭击正在酝酿之中，他怎会不着急，我想到这些再站在一旁看着他的情绪变化，也是打心里理解。

“别慌，下面分出两路人马来，同时执行我分配的任务：

第一路，立马组织手头的武装力量前往东方明珠电视塔，如果高伯君在里面，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与塔身之间产生任何技术层面的接触，如果已经有了接触，立即予以打断，至于选谁去带队做这件事，我就不说了，反正得要最强的！

第二路，马上通知本地的移动运营商，告诉他们将东方明珠电视塔附近所有的移动信号塔调整至我指定的波段，一会儿我会把这个波段写下来，那是我的脑电波主动段，但是这些还不够，我还要有一个类似高伯君能接通脑电波与信号塔之间的‘中转设备’，现场调运或者是研制肯定是来不及了，我眼下得立马根据他的思路，改进一下你们给我戴的那个‘阻隔头盔’，最好是能把它改装成‘中转器’。

如果成功，那我将严阵以待，一旦突击东方明珠电视塔的队伍失败或者是时间晚了，我就会利用这周围的移动信号塔形成一个‘矩阵’，然后放大我的脑电波进行‘广域发射’，与高伯君的进行对抗，在这期间，只要我不被他打败，那么他想依靠这种方法影响覆盖范围内所有人群的目的就不会得逞。

虽然利用移动信号塔的方案不是最好的，但也没办法，毕竟在有效的对抗范围内，没有第二个类似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建筑物了，其它的小型信号塔，单独一个都不足以与其抗衡，所以只能走‘质量不够，数量凑’的路线。

行了，话就这么多，如果都听明白了，那就都抓紧给我动起来!”酉星官吼道，实话实说，就这短短的几十个小时里，已经出现了数次“关键时刻”，每次他都能表现出一股“天生领导者”的范儿，在这里，无论是陈归鸿还是赵崇，都得“靠边站”，他俨然已经成了众人的“一号首长”。

（未完待续）

638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2 20:21

（四十九）双管齐下与遭遇战

刚才讲的明白，第一路人马需要精兵强将，还点名需要最强的，那人选自不用说，站在这里最强的当然就是万夫莫敌的漆六桐，他此时也早已摩拳擦掌，竟然急不可耐的提前脱掉了身上的墨绿色军常服，换上了一身黑灰白三色相间的城市专用割裂迷彩，头上只带了一个布制的军帽，本来他不想戴“FN-2”头盔，但在赵崇的再三强调下，还是戴上了，不过“独木难成林，好汉还需帮”，他再怎么厉害原则上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凭借着个体的悍勇杀进去干掉高伯君，毕竟从高伯君身上体现出的实力来看，这家伙的水平那不是一般的高，不次于酉星官，与漆六桐“当面锣对面鼓”的“怼”起来，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再加上高伯君还的身边还极有可能有一大帮畸形人作为帮手，所以给他配备一支人数不能太多，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十分有保证的队伍那是

非常有必要的。

经过简单研究，最终决定抽调整个“猫队”中的精英，组成20人的队伍，由漆六桐带领，执行突击东方明珠电视塔，抓捕或击毙高伯君的任务。

说到这里还要稍微讲上两句题外话，“猫队”是什么队伍？那就是上海特警总队的别称，由于其全称的英文缩写为“SDF”，字面意思与“猫”相同，故被称为“中国猫队”，又在2001年APEC会议中负责政要安全中表现突出，后来这个名字就被传扬了出去，成为了上海特警总队的正式昵称，其地位就好像北京的“雪豹突击队”一样，是当地反恐处突力量的尖刀与精锐。

它的业务职能涵盖了排爆、防化、破拆、狙击、格斗、侦查、攀登、谈判、特种驾驶/特种射击、CQB战斗、无线电通讯与对抗等各种专业，所拥有的武器装备也达到了“特战化”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执行特种部队才能完成的“城市渗透作战”这种高危险、高难度的任务，总的来说，“猫队”不论从物质基础还是人员素质两个方面来说，都还是十分有保障的，从这样一支队伍里再优中选优挑出20人来让一个军方的“强力者”“特异功能”高手带领，那战斗力自然不可小觑。

而因为事发突然且事态紧急，挑选人员的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当这些精英们集结在市局楼下时，他们手中已

经拿好了属于自己编号的武器，以及配发了实弹，只要一声令下就随时可以出击，同样是为了最大限度上防止高伯君的脑电波攻击，每名参与行动的“猫队”队员也全部配备了“FN-2”头盔，这种能一定程度上削弱酉星官脑电波输出的头盔，用来防御高伯君，是眼下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最合适的辅助装备了。

为了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指挥战斗，一共21人的队伍，每人还都配备了胸挂式摄像头，通过高通量通用数据链实现实时视频回传，也就是说，在市局里就可以通过这些突击队员以及漆六桐身上的摄像头看到行动的最新进展，21个人，就是21个不同的视角。

一切准备就绪，唯一不足的是漆六桐此次跟随赵崇前来，主要的目的是“抢人”，也就是和陈归鸿抢酉星官，并没有把高伯君，或者是当时看来的那个幕后黑手放在眼里，如此也就并没有携带自己的武器，两人只有赵崇在腰间挎了一支象征着身份的11式9毫米军官自卫手枪，结果到现在才发现有点轻敌大意了，没想到这个头上长个瘤子的家伙如此厉害，那么漆六桐也就陷入了赤手空拳的尴尬境地，最后还是塞给他一支95式突击步枪，虽然他的拳头比子弹还要厉害。

第一队至此完全“形成战斗力”，紧接着便没有做任何停留，马上乘坐2辆8×8警用装甲车赶奔目标。

再说这第二队，第二队人的主要任务是为酉星官联系并

建立“信号矩阵”，这个工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大是大在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联系多家移动运营商，让他们同步配合任务的进行，小则小在如果这事让一个个人去做，那无疑工程量是十分巨大的，但此事发展至今，早已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从市委到市局，那都是拿出了200%精力去重视，全程“一路绿灯”，从局长办公室到110接警中心，一时间上百个电话打出去，以最快的行政效率将各个关节全部打通，到夜间22点45许,所需范围内的所有信号塔全部调整到位，将信号波频与酉星官提供的标准相对应，如此，最关键的下一步就是酉星官如何将那个原本是量身定制用来限制自己能力的大头盔改装成相反的功能，也就是成为一个信号变频器，将信号塔的波段频率与自己的脑电波相连。

这一切都是同步进行的，包括从挑选人员到集结力量再到出击的第一队，还是运筹信号塔的第二队以及改装头盔的酉星官本人，他这边要来了数量众多的各种电气工具，接着改装工作也就开始了，让人大开眼界的是，除了他的双手在忙活以外，还有多达4、5把工具浮在空中也在进行着工作，它们都是在酉星官的念力控制下完成的诸多精细动作，看得多了，甚至会有种这些工具也拥有了自己的生命的错觉，每个工具的种类、方向都不相同，即便是有念力的帮助，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大脑袋“一心多用”的能力实在是令人咋舌，这一幕，比他通过脑电波“询问”尸体得知真凶就是高伯君

并破掉他障眼法更能体现出黄勋说他有高人一等的立体思维的威力。

“你这么改装行不行？我还是感觉不太靠谱，这头盔是抑制脑电波的，你用它来当接收器，功能完全反过来了啊。”陈归鸿说。

“实际上我自己之前也没有想到还可以这么改装，灵感是来自于高伯君手绘的图纸，这个人的确是个天才，他那个自制接收器的原理与脑控无人机的操作员终端是一样的，只是脑控无人机的控制对象只是无人机而已，而他要控制的是人，两者之间在技术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脑电波功率的大小，普通人的脑电波信号中杂波非常多，这就导致仅有的载有有用信息的脑电波极容易被这些杂波所‘淹没’，然后脑控的效果就会变得很差。

而所谓的杂波，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普通人脑中的杂念，这种东西不是你不想它就没有的，这是大脑在平时运作时接受、除了大量不同的信息后，经年累月在大脑皮层中已经沉淀下的‘杂质’，不剔除这些，脑控攻击的效率就上不去。

用最简单粗暴的理论来说，就是普通人要通过脑电波操纵脑控无人机，之所以要有发射器与接收器，这是要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信息传递的通道，本质原因就是普通人的脑电波太弱，就好比走夜路的时候手里拿着个手电作为照明，而对面的无人机则像一个身穿反光贴的人，等你用手手电照到

了反光，你们之间互相就找到了，但这要是在大白天呢？一切都是明亮的一眼就能看到目标，还何须使用手电筒来照明，又何须用反光贴来作为标记？

相比之下，普通人的脑电波就是那个手电，而高伯君的脑电波就是一个处于中天的太阳，对于他这种量级的脑电波来说，只需要发射器，不需要接收器，因为只要在覆盖范围内的目标，都会被动的被迫接受他的脑电波，因为他够强，所以根本不需要你们之间还得互相寻找对方信号源然后再进行主动接收，他只需要将信号发射出去，就能直接‘入侵’你的大脑。另外，再打个比方：每一架脑控无人机的头部终端上都有一个信号发射器，用来将形成指令的脑电波发射出去，而对于高伯君的计划而言，他的这个发射器便是东方明珠电视塔，量级递增了多少倍，自己可以掰着手指头算一算。

还有，在我与高伯君对抗的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他的脑电波‘纯度’极高，几乎是没有任何‘岔路’的，这说明他对自己精神力的运用已经到了收放自如的程度了，再加上他的脑电波功率本身就不是常人可以比拟的，所以这些基础凑在一起，才给了他运用这种技术实现广域控制目的的可能和资本。而你们用来限制我的这个头盔，内部装了 29 个微型电极，覆盖了我头部到脑后如太阳、阳白、风池、脑户、印堂、天灵、天冲、攒竹、头维、发际等 29 个穴位，用的是中医针灸中进行脑部放松的原理将我的脑活动人为降至

最低，以起到限制我的作用。

这一招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太过高深的东西，在精神病医院治疗失眠的也是这一套，说穿了就是让大脑始终处于松弛状态，让强脑电波无法产生，或产生后无法聚集，这样一来，我的脑电波压制乃至念力就会被大大削弱，再加上这个头盔本身的材料是防核材料，是可以阻挡‘合-178’伽马射线武器的东西，脑电波被这种玩意覆盖住，那就相当于用铅板做成眼罩蒙住双眼再去视物，一丝一毫都发射不出去。

配合上刚的穴位手段，两相结合这才能让你们100%的压制住我无法使用念力实施任何动作，不过你想过没有，刺激穴位的电极虽然起到的是让脑电波无法集中的作用，但那是按照你们的设计，如果稍加调整一下，将电极的‘惰性刺激’变为‘兴奋刺激’，那它的作用自然就反过来了，不仅不会抑制脑电波，还会在将其大大的加强。

然后我再把这头盔上按照穴位分布点弄几个洞出来，这样被强化过的脑电波信号就可以透过这些洞从而发射出去了，而且你们相当于给了我一个‘建议’，我未来自己做一个这样原理的头盔，就可以轻易强化念力在使用中的效果，只是频繁刺激之下，疲劳的会比较快。”酉星官说。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手里的动作一刻没停，等说完了，也就干的差不多了，最后一句话音落下，这才抬起头看着陈归鸿，而陈归鸿被他说的一时语塞，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

好像是一个被自己圈养的动物给戏弄了的驯兽师，那表情里的含义十分复杂，既有惊讶，又有尴尬，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恐惧，这也正常，酉星官的这些话其实就是在从侧面提醒他：你给老子用的这一套，老子心知肚明的很，那么想反过来对付你，也不是没有可能。

（未完待续）

63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2 21:13

言归正传，不管是酉星官还是高伯君，两人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赛跑”，比的就是看谁先做好自己的“脑电波倍增器”的准备，谁先能出手，谁就可以抢得先机，而在这场比赛中，双方互有优势，酉星官的优势是他有官面上最大限度的支援，所有的事情全部为他让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为其调动，再加上还有漆六桐所带领的突击队在路上，这支力量被众人寄予了厚望，而高伯君的优势则是他蓄谋已久，策划、经营了多年，各种准备几乎都是现成的，不需要像酉星官那样再临时调配，所以真比起准备阶段的速度来，高伯君是“赢在了起跑线”上，而酉星官能不能扳回这一局，就看他所拥有的后发优势能不能发挥作用了。

而为了更好的指挥这场堪称是“战役”级别的行动，所有人也从局长办公室转移到了市局的指挥控制大厅，这里的硬件设施都是为了满足指挥各级相关力量应对大型公共突

发事件而设置的，用来针对此事，倒也是正合适不过。

就在双方都在争分夺秒的时候，控制大厅的大屏幕上接通了漆六桐的直播信号，他说：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塔底，是否展开行动？请指示!”

赵崇接过对讲机，看了一眼酉星官，酉星官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这边会意后回复道：

“开始行动！如遇抵抗，坚决击毙!”

“是!”漆六桐高声回答。

随后，我们就通过大屏幕跟着他，以及他身后那 20 名精英特警战士胸前的镜头，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所有视频信号全部接通后，整个大屏幕被分成了 21 块，中间最大的一块是漆六桐的画面，标记为“0”，这样一来是标记他为此次行动的核心，二来也暗合他是“第零局”成员的身份，而四周 20 块小块画面则是那 20 名特警战士的，编号从左至右由 1 至 20 按顺序排列。

经过临时疏散后的塔底已经空无一人，突击队进入的非常顺利，按照先前计划中的分析，高伯君想用东方明珠电视塔作为“能量倍增器”，那就肯定要在中控室内实施操作，所以那里也就成了他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而中控室位于电塔上下一小一大两个球体结构中较小的“上球体”，这就需要乘电梯向上上升起码上百米的高度，在这期间，指挥大厅这边非常担心高伯君会在电梯上做手脚，不过还算幸运，电

梯的开关与上升都非常顺利且毫无意外，或者说，从开始进入塔底到即将进入“上球体”的这个过程，有点顺利的过分了，这完全不像是高伯君的能力所做的事，而且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此时此刻的东方明珠，从外表来看，仍然是流光溢彩，但在突击队角度刚下电梯传来的画面却是一片漆黑，这绝对不正常。

随后漆六桐的声音传来：

“所有人打开摄像机的夜视功能并开启夜视仪与激光指示器。”

夜视功能开启后，一个个漆黑的画面重新变的高清可视化起来，用于近战的激光指示器发射出的道道红光交织在一起，好像要将浓重的黑暗割裂开来。

而就在这些夜视画面先后出现的第一时间，指挥大厅内的我们也好，身处一线的突击队也罢，全都吓了一跳，因为就在他们的对面，站着“呜呜泱泱”一大帮黑影，数不清有多少个，通过不同的画面来判断，这些黑影遍布四周，从态势上来讲，这些东西已经把突击队给包围了。

随后便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对面的黑影好像是受到了激光指示器的刺激，又或者是被突击队进入的声响所吸引，这些黑影开始一波接着一波的动起来，以各种怪异的姿势迅速包抄过来。

随着画面中黑影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们的外形也逐渐清

晰起来，果然被黄勋以及酉星官猜中了，这就是那群笔记本中所记载并留有照片的畸形人，只是相比照片中的静态形象，在摇晃的画面中动起来的更加骇人，这些畸形人，全部赤身裸体，身上没有一丝衣物，皮肤呈失血过多后的灰白色，至于外形，无法在其中任何两个上找到共同点，都是奇形怪状到了极点，如果非要找个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都丑陋到了极致。

比如其中有没有嘴巴的，也有有两张甚至更多嘴巴的，独眼、浑身长满鸡蛋大小瘤状物的、左右两条手臂发育不对等的，还有下至未发育成型只能在地上爬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群怪胎一拥而上，那突击队自然是不会手下留情，得到的命令就是如遇抵抗，坚决击毙，所以顿时便枪声大作，一水的 95 式突击步枪纷纷以半自动及短点射开火，子弹打在这些丑陋的躯体上冒出股股青烟，而他们在子弹的杀伤下纷纷倒地，只是奈何数量太多，20 来人的火力根本不足击退这些潮水般涌来的畸形人，最终只能勉强围成一个圈，以前排半蹲，后排站立的方式组成临时的“无掩体环形防御”，这是在遭遇伏击后最简单直接的一种自保阵型，当然前提是对方没有强大的火力，而眼前这些畸形人，数量虽多，面目可憎，但他们并没有任何武器，也就谈不上什么火力可言，所以以这种阵型相对抗正好不过。

但是，更换弹药的时间总还是个非常明显的空挡，突击

队开火的时间几乎相同，开火的频率也几乎相同，所以又几乎在同一时间打光了子弹，在前后都在退掉空弹匣，换装新弹匣这会儿，畸形人终于有机可乘的冲破这个火力最弱的阶段，双方展开了一场短促但十分激烈的肉搏战。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后来在神农架遭遇挖心猿围攻时的王虎与张楠锋二人，他俩面对群猿的攻击，毫不慌乱，射击时主次分明，默契极佳，尤其是一快一慢的交替射击让两人在总弹药量允许的数量之内，根本没有出现火力空档，相比之下，这些特警队员们虽然也都是训练有素的精英，但军事素质在战斗进入到最危难的时刻，就体现出了与顶级特种兵的差距。

毕竟前者的主责是维护社会稳定，而后者则是上阵杀敌，定位不同也注定了在战斗射击这种典型的军事素质方面，前者比后者逊色不少。

值此危急关头，漆六桐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强力者”的悍勇本色，直接扔掉手中的 95 式突击步枪，跳将起来就杀了出去，凭借着一对“钢拳铁腿”就开始暴打这些畸形人，那场面实在是相当恐怖的，虽然画面因为他的动作而晃动的极其严重，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看到他的拳头与腿法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的打在目标的身上，那凡是拳脚所到之处，完全是一片血肉横飞的景象，也不对——只有肉，没有血，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漆六桐杀的兴起，没有理会这些细节，一直打了将近10分钟，竟然将围在突击队身边的一圈畸形人全部打翻在地，待“打完收工”之后，他冷哼道：

“有多少老子就砸扁多少！”

他这话刚说完连5秒钟都没有，那些之前被突击队用枪械击毙以及后来被他拳打脚踢打翻在地的畸形人竟然向当初被反复击倒之后还能站起来的杨百发一样又摇摇晃晃的站起了身子，在它们身上，方才的猛烈射击留下的弹孔还赫然在身，而被漆六桐拳脚击中的则更惨，有的脑袋被打掉了大半个，有的胸腔被前后击穿，还有的被一记扫腿拦腰踢断，但无论外形有多么惨烈，它们残破的身体总还能再次动起来。

漆六桐眼见此状，骂道：

“妈了个巴子的，怎么打这样还能动弹！”

“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死的！你没发现它们连一点血都没有吗？这些都是被高伯君用生物电控制的尸体！”酉星官的声音响起，他用对讲机如此说。

“什么？死的？死的怎么还会动？！难道那厮还会法术吗？！”漆六桐说。

“不是法术，是生物电！我一句两句也给你讲不清楚，先让突击队顶住，你再打的时候检查一些这些尸体，看看它们的身上是不是有某种接收装置，如果有，就摧毁它！那样比你打烂这些尸体要轻松省事的多！”酉星官说。

（未完待续）

63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3 01:35

楼主又来更图了，不过今天更的图跟本篇没“一毛钱”的关系，跟第二篇，也就是《喋血神农架》有关系，这么猛的跳一下戏各位看官不要打楼主啊，那么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更这两张图呢，因为这两张图是楼主今天偶然间翻出来的，之前在更《喋血神农架》的时候没找到，现在找到了，感觉很经典，所以就补发一下了。

图一共是两张，而内容则是一名名叫彼得.凯恩（Peter Caine）的老外，从他父亲那一辈继承过来的“大脚怪”尸体，从 1953 年冷藏至今，已有 60 多年了。

至于什么是“大脚怪”，看过《喋血涉农家》的看官就肯定知道，那其实就是野人，只是北美地区对野人的地域性称呼而已，本质上是同一物种。

图 1 为该“大脚怪”的头部，根据此物的主人声称，该头部因为冷藏时间太久，有一点走形，而且萎缩了很多，毛发也没有最初的时候蓬松了，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看出来这颗头颅的体积远远超过人类不止一个数量级，几乎比人的躯干还大，至于与这颗脑袋相匹配的身体有多大，那就请各位看官自行脑补吧，反正楼主想，这东西活着的时候，说身高在 5 米上下，体重 1 吨左右那都是保底往少里说的。

冷藏了几十年萎缩了还这么大，实在是不敢想象皮肉饱满，毛发正常的活体状态下，这颗脑袋得有多大。

图 2 则是与这颗头颅另一个角度的合影。

（注：这两张图【尤其是图 1】中都可以看到与人类相似的眼睛及嘴巴，还有平整的牙齿，当然了，相似归相似，尺寸则要比人类的大得多得多。）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42970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429711.png{EIMAGE}

63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3 01:3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40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3 18:56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643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3 19:14

漆六桐虽然还不明所以，但酉星官说的信誓旦旦，他便动身照做，这位“强力者”也果真是“见过大世面”，眼前这些畸形人长得又恐怖又恶心，莫说是正常人，就是看惯了

各种病变尸体的外科医生估计也要尽量避免和这种东西接触，不是有没有害的事情，而是它们丑陋的身体再加上扭曲的动作，实在是太让人作呕了，而漆六桐却完全无所谓，他伸手拽过来一个距离自己最近的畸形人，以足以“撼山动地”的力量将其轻易按在地上，然后就好像“摘菜”一样，竟然将这个趴在地上扭动的畸形人的四肢挨个都给“揪”了下来，再一一扔在一边，最后只剩下一个前后都布满弹孔的身子，和一个前后左右都不对称的畸形脑袋，根据摄像机回传的画面显示，在这个畸形人的后脑，也就是脑干的位置，的确装有一个明显带有正负电击的小型装置，目测有不算手指的巴掌这么长，两指宽，直接嵌进了畸形人的肉里，漆六桐伸手将其强行抠了下来，随着皮肉被外力撕开，后面还撤出来好几条细细的线，很细，但很长，而且相当坚韧，一直等到漆六桐的手拽出去几十公分了，这些细线才被彻底拔出身体。

“找到了！的确有个黑色的小玩意儿，这是干什么用的？”漆六桐说。

“那是高伯君向这些尸体发射生物电信号时它们的接收器，这些失败的试验品没有发育健全的大脑，无法接受的他的脑电波控制，他就想出这种方法，利用生物电刺激机体产生神经反射行为，因为你们是活物，身上有生物电效应场，所以它们才会追着你们不放，不过它们虽然长的恶心，但实际上应该并没有什么杀伤力，被他安排在这里应该是料到了

你们要来，用作拖延时间的。

这样，它们既然在这里能接收到生物电信号，就肯定有一个在发送信号的装置，除非高伯君本人也在你们身边亲自操控它们，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建议你抓紧时间找找四周有没有什么类似信号发射器的可疑物体，如果有，估计体积不大，找到它然后给它砸了稀巴烂，只要摧毁了信号发射平台，这些尸体自然就完了，要不然它们就是被打到缺腿少脚也会一直缠着你们不放!”酉星官说。

“知道了！突击队，你们各自为战，继续结成防御阵型，保证自身安全，不需要主动出击，我去去就来!”漆六桐对突击队命令道，随后自己挥舞双拳，在畸形人摇晃的身影中硬生生杀出一条残肢乱飞的路来，开始寻找酉星官口中的“可疑装置”。

（未完待续）

643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3 19:25

（五十）“斗脑”（上）

寻找的过程就不必细谈了，基本上就好像我们在指挥大厅的这班人在看一场第一人称的“伪纪录电影”,“主角”就是漆六桐，而“剧情”则非常单调，就是看他怎么打爆这些其实是尸体的畸形人。

好在“上球体”内的这个空间是一个观光平台，非常干

净，角角落落里很少有能藏东西的地方，这就为漆六桐的寻找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经过十五分钟左右的寻找后，最后他找遍了所有位置都没有收获，便开始翻找垃圾桶，正巧，在翻找的第一个垃圾桶的下面，就到一个类似飞机黑匣子的矩形物体，他问：

“这个看着就挺可疑，还挺重的，是不是它？”

“谁家的垃圾箱下面还带配重？砸了它就是!”酉星官说。

“好嘞!”漆六桐抡起右拳狠狠的向下打去，他那拳头的威力自不用说，打在上面瞬间就把盒子给打成了“饼子”，在碎裂的壳体缝隙里还闪出了道道蓝色的电火花，并发出“滋滋”声，随后突击队员那边传来的画面里就有一大片的畸形人身子一挺，接着便瘫倒在地，除了指尖等肢体末端还有细微抽搐外就再无反应，不过这倒下的虽然不少，但只占总数的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畸形人仍然在运动之中，酉星官说：

“看来这玩意不止一个，你把所有垃圾桶都翻一遍，只要有这个，就全部砸烂!”

漆六桐没有说话，只是“嗯”的回应了一声，这次的目标明确，效率就快得多了，附近围着整个“上球体”一圈一共有 8 个垃圾桶，除了已经找过的一个以外，剩下的无一例外也全都有，每砸掉一个，畸形人就躺倒一大片，待第 8 个

被摧毁后，最后一批畸形人也随着电火花和“滋滋”声的出现于消失，瘫倒在地动弹不得。

踏着地上这层层叠叠的尸体，漆六桐转回原位，清点了一下突击队队员的人数，20 个人，一个不少，除了少数被抓伤的以外，完全没有伤亡情况，只是消耗了不少弹药，算是有惊无险的一场战斗。

在这期间，陈归鸿问酉星官：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畸形人都是尸体而不是活体的？”

“子弹打在它们身上造成了这么大的创口却没有一点血迹，尸体表皮呈灰白色便是这个原因，再加上皮肤肿胀，有明显被福尔马林长时间浸泡进行防腐处理的痕迹，这明摆着不可能是活物，那就只能是尸体了。”

“那生物电呢？你又是通过什么判断它们是被生物电操控的？”陈归鸿接着问。

“这个也比较简单，这些尸体虽然形态各异，动作也千奇百怪，但总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频繁的眨眼、手指抽动，胸口无规律的快速起伏，这是尸体被电流刺激到残存神经后的条件反射，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在活人身上的。”酉星官说。

他说到这里我也恍然大悟，之所以会“恍然大悟”，主要是因为想起了 19 世纪时期欧洲的一帮所谓“复活技术专家”们痴迷的一项研究，既用电流使尸体复活，在通过对动

物乃至人的尸体进行反复电击后，尸体会出现眨眼、抽搐甚至是类似呼吸的现象，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复活的前兆，当然了，随着医学的发展，这在后来被证实了只是尸体神经对电流通过时的反应，根本与生理意义上的“复活”完全没有关系，该类研究虽然与其想要达到的初衷相去甚远，但却意外的促进了很多学科的发展，比如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此等试验需要不断的切割、分解尸体，由此便使解剖学得到了巨大发展，并催生了很多新的事物，比如“电击除颤”技术。

言归正传，没有了没完没了的畸形人尸体作为阻挡，突击队在这些尸体当中深一脚浅一脚的找到了通往中控室的大门，在进门之前，每个人的镜头画面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起伏，我知道这不是他们因为剧烈运动而产生的呼吸急促，而是知道这门后极有可能就是大魔头高伯君而产生的紧张感造成的呼吸加快，毕竟了解此人的能为后，知道眼下马上就要与他来一场正面对决了，心情还能保持平稳，那是不现实的。

漆六桐早已得到命令，但这最后一刻，还是高举拳头一攥（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特战手势，含义为“停下”，当领队者做出这个手势的时候，后面的队员就要立即停下脚步），突击队员们纷纷站住，他随后在对讲机里说：

“已到达中控室大门口，请指示!”

这次赵崇与陈归鸿倒是默契，两人没了之前那种竞争对手针锋相对的架势，而是互相看了对方一样，好像是在得到对方同意之后，赵崇说道：

“按原计划进行!”

“是!”漆六桐回答道。

用手轻轻推了一下大门，不出所料，门被从里面锁死了，紧接着旁边的一名编号为“4”的特警队员上前一步，从腰后掏出好似“橡皮泥”一样的塑性炸弹，说道：

“首长，需要破门吗？”

“有我在，破门还用得着这个？你们都离远点!”漆六桐说，特警队员们知道他的厉害，当即全体向后撤出去 5 米左右，给他空出了一个十多平米的发力空间，不过这其实并无必要，因为紧接着漆六桐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蓄力过程，就像在局长办公室里飞踢高伯君时一样，调动自身超强的爆发力原地发出一记极为凌厉的正蹬，然后力道最为集中的前矫正便结结实实的踹在了中控室双开大门位于中间的门缝上。

而双开门最好被外力击破的位置之一就是门缝，因为这里的受力上限最低，而漆六桐也是为了谨慎起见，因为他也不知道门里面到底有什么，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被高伯君做了什么手脚，比如用念力加固之类的，毕竟之前那么重的一击，都被他用念力给阻挡住了，所以攻击最薄弱的门缝处，也是为了提高成功率。

门没有想象中被做了什么手脚，在这么大的力道下当场就被踢开了，而且不仅是被踢开了，更是两扇门的门轴承受不了如此暴烈的冲击，当场断裂后飞了出去，都飞到了屋内的左右两个角上，没了门的阻挡，中控室作为一个单体空间，里面的情况基本上是一目了然，一个身穿藏蓝色警服的男人正背对着门口，站在中控室的正中央，平视着前方的一块块大屏幕，而在他的脸颊右侧，有一个与脑袋体积相仿的巨大瘤状物生长着，显得异常骇人，在这个好似“两个头”的脑袋的正上方，戴着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环状物体——这些种种特征加在一起不用多说，站在里面的那人，就是高伯君。

看到这个身影后，突击队的所有特警队员几乎是在本能的驱使下齐刷刷的全部抬起手中的枪，指向那人，标号而“2”的特警队队长喊道：

“里面的人听着，停止抵抗！双手抱头，跪在原地！”

这是特警在面对悍匪时的一句常用命令警告语，而高伯君并没有转身，而是“哼哼哼”的阴森森笑了几声，接着背对着门外的众人说：

“有本事，就进来抓我呀。”

（未完待续）

643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3 20:15

突击队的队员们对于高伯君的能力认识，主要来自于战

前动员，而并没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以及“特异功能”这个事情对于他们这些从小就接受“纯唯物主义教育”的小伙子们来说的确略显“玄幻”，再加上有“FN-2”头盔等专业装备的保护，所以他们一看真的只有一个人在里面，并且手无寸铁，当即便按照抓捕普通犯人那样突击进去准备实施控制，如果遭遇抵抗，便开枪击毙，但事实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酉星官看到屏幕中向内门跃进的突击队队员，破口喊道：

“别动！”

漆六桐那是有过亲身体会，知道高伯君绝非善类，也要出手阻止，但他一个人两只手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阻挡住多达 20 个人，结果就左右各抓住了一个，其余的 18 人便一贯而入冲进了门内。

接下来的一幕说起来还是十分残酷的：18 名突击队员只要一迈入门内，全部就好像被施加了“定身术”一样，站在原地不动了，不仅如此，等 18 人全部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他们像“着了魔”一样当即齐刷刷的身子一回，调转枪口指向了门口的漆六桐还有被他拦住没冲进去的两名特警战士。

“不好！”漆六桐口中喊道，随后猛的把还在自己身前的那两名特警队员用力一甩，将一人甩到了侧面，一人甩到了身后吼住，紧接着便是枪声大作，18 条 95 式突击步枪纷纷开火，全部都是全自动模式下的扫射，子弹一颗不剩的全部都“泼洒”到了漆六桐的身上，他就这么站在原地，只是

微微的抬起右臂遮住了双眼的位置，其它地方就任凭子弹打在身上，满身的战术装具在密集弹雨的破坏下被打的残渣横飞，三色的城市迷彩服也被打烂了，露出了其下部分强健的肌肉与成片的外骨骼。

一直等到18条枪的弹匣全部打完之后，整个画面中的声音这才稍稍安静了一些，不过回荡的枪声与大量弹壳接连落地发出的清脆碰撞声还没有彻底散去。

“小六子，你没事吧？!”赵崇眼看自己的手下爱将在这么近的距离上被一口气打了数百枪，即便他是有外骨骼保护的“强力者”，那也不敢说完全没事，所以率先急切的问道。

画面那边停顿了片刻，这才看漆六桐缓缓的放下手臂，浑身冒着子弹射击后留下的青烟，满不在乎的说：

“好说好说，打的多了还有点痒!”

在他胸前的摄像头中反馈回来的画面显示，高伯君站在这群特战队员的后面，轻轻的一挥手，他们全部好似被抽走了“灵魂”一样，如同刚才那些失去生物电控制的畸形人尸体，当场摔倒在地，然后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我还有点纳闷在如此猛烈的火力下怎么没把他的胸挂摄像头给打坏，他能刀枪不入难道那摄像头也是防弹的？后来才想起漆六桐抵挡子弹的画面是从那名被他甩到侧面的特战队员的视角传回来的，而他的主视角则是一片黑暗，等

到他说话之后才恢复的正常，从另外的视角可以判断，他在抬手遮住眼睛的时候，手肘将摄像头挡在了后面，无意中将其保护了下来，所以这才幸免于难。

而被漆六桐拉住的两人一见自己的战友莫名其妙的就倒地不省人事，当即还想第二次往里冲，但同样第二次被漆六桐组织，他一把抓住二人的手向后拽，那二人则想挣开，但好在漆六桐的手如同钢钩一般，这两人纵然是特警，但那也只是普通人，面对“强力者”在力量上的绝对压制，也毫无办法。

可挣脱不开，但两人也没有放弃挣扎，漆六桐最后没办法，直接用两个快如闪电的手刀，击中两人的脖颈，将其打晕，放在了门口两侧。

“你也别进去！他的脑电波太强了，我在这里都能感受得到，‘FN-2’头盔都挡不住，你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酉星官说。

“都到了哪里还有不进去会会他的道理？”漆六桐说，两人对话之际，高伯君还是背对着画面，也不说话。

随后他也迈进了门内，的确，这人的体质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旁人进去不是被瞬间控制就是瞬间瘫倒在地，但他只是被迫放慢的脚步，好像每走一步都很吃力，而且他胸前镜头的画面可以判断出他越接近高伯君时，走的就越慢，呼吸也越沉重，动作也也吃力。

中控室的面积不算大，大概8、90平方米，直线距离更是不远，但这十米不到的距离，漆六桐竟然走了足足3分多钟，才走了大半，最后距离那个背影已经近在咫尺了，他就伸手去抓，可这点距离让他怎么也无法再靠近分毫。

“就这点本事了吗？嗯？”背影此时突然再次发声道，随后在一个猝不及防之下，背影转过身来，高伯君那张被瘤状物牵拉变形的脸出现在大屏幕上，另一边，网警终于成功通过网络手段接管了中控室的监控，通过位于屋顶墙角的监控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的看到两人对峙的全景。

不过说是对峙，更不如说是压制，是高伯君对漆六桐的压制，之前在高伯君转身之后，相比他背对着那会儿，连我这个外行都能看得出那股脑电波好像变得更加强烈了不知几倍，漆六桐胸前镜头传回的画面就是一“矮”，我还以为是他立足不稳摔倒了，结果通过监控探头才发现，其实是漆六桐单膝跪下了，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来这么一句话：

“你，快从我脑袋里，滚出去!”

“不好！他在将电视塔放大过后的脑电波集中在一点对漆六桐实施‘思维入侵’，一旦得手，漆六桐就将被他控制，那样我们就会多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酉星官用拳头捶打着桌面狠狠的说道，之前他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几乎没有着急过，但这次看他也有些沉不住气了。

“那你快想想办法!”赵崇额角青筋暴起的所，他是指

挥大厅这边所有人里最着急的，毕竟漆六桐是他的属下。

“电视塔得以启动，说明他早已完成了脑电波与塔体本身的校对，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出手，肯定是在等什么机会，我若没猜错的话，他就是在等漆六桐来，他要控制漆六桐做他的帮手!”酉星官说。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要你的办法!”赵崇大吼起来。

“距离太远，我影响不了他，除非，除非现在我们这边的信号塔也完成调试，可以强化我的脑电波，这样我就可以与他放手一搏。”酉星官说。

赵崇还想再说什么，身边的一个警方专线电话响了，陈归鸿接起电话说：

“喂，这里是指挥中心，有事请讲。”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我听不见，但陈归鸿的双眸就是一亮，他重重的“嗯”了一声之后挂断电话，接过两人的话头，说：

“老天开眼，信号塔调试完毕，可以接通，酉星官，这下就看你的了!”

“好，不过我还需要至少几十秒的时间进行最后的调试，好让我的脑电波与信号塔的波频无缝对接，告诉漆六桐，这几十秒钟内，一定要让他撑住！尽力保持清醒，千万别被高伯君占据自己的大脑!”酉星官听闻此言也显得很兴奋，在说完此话之后当即谁也不理，直接将自己改装的头盔拿起来戴到头上，随即紧闭双目好像是在大脑中寻找什么。

而那头的漆六桐明显要建筑不住了，他的两条手臂已经开始不听自己的使唤而随着高伯君故意做出的时而上时而下的动作而上下摆动，只是躯干、双腿以及头部还在硬撑着，由此看来，高伯君完全控制他的身体，只是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问题，至多不会超过 1 分钟。

10 秒、20 秒、30 秒、40 秒.....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到达 45 秒左右的时候，漆六桐基本已经完全“沦陷”，看他咬着牙的表情，估计除了面部肌肉还受自己控制外，其余的身体部分都已经在高伯君的掌控之下了。

这么一个方才还能无视数百发子弹近距离扫射自己的硬汉，在此时却无力抵挡这看不见的脑电波的入侵，这也足见高伯君此时的脑控能力之强大，甚至都超出了酉星官的预期——比如酉星官只是估计到漆六桐会遭到影响，但没想到事态恶化的会这么迅速。

“一会儿就让你们重温一下‘自己人打自己人’是什么感觉，只是上次是暗的，这次是明的。”高伯君对着漆六桐的对讲机挑衅的说道。

“快点!”赵崇急的嘶吼起来，他当然不能接受自己的爱将变成敌人的事实。

当时间到达 57 秒的时候，漆六桐那挣扎的表情也消失了，我知道当时距离完全控制他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旁边的朱梦琚直接闭上了双眼不敢再看，就在这时，在一旁紧

闭双眼，皱着双眉的酉星官突然圆睁二目，大喝道：

“好了!”

通过屏幕的画面，我看到几乎是在他喊出这句话的同时或者说是那一瞬间，原本已经站起来就要听从高伯君指挥的漆六桐就好似被一股很大的力量给投了起来一样——直接双脚离地顺着他进来的原路飞了出去，以他为第一视角的镜头画面则先是被高高抛起，然后镜头所指方向的景物迅速缩小、拉远，最后一个重重的震荡，应该是漆六桐摔落在地了，赵崇通过对讲机呼唤了数次，漆六桐也没有反应，通过胸前镜头画面的起伏，能判断出他还有呼吸，而且比较平稳，这让众人特别是赵崇长舒了一口气，以他的情况，估计是晕厥了过去，只是当时还不知道那 18 名特警队员是什么情况。

“哼，你们救得了他，救不了这座城市，等着来自地狱的审判吧!”高伯君捡起地上一名特警队员身上的对讲机对着我们这边危言恫吓道，。

“来啊！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酉星官当即反击道。

（未完待续）

644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4 00:0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点关于“中国猫队”（以下简称“猫队”）的新闻资料，不过这新闻也有年头了，是 2001

年的，放到现在说属于“旧闻”了，不过正是因为其中提到了“猫队”作为正文里说过的“APEC”会议安保核心力量时的一些事情，所以楼主这才截图转发一下。

另外，从图中内容也可以管窥作为一名“猫队”成员，其训练是多么艰苦的，即便算上先进的武器装备等硬件条件，那没有这么艰苦的训练，就没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毕竟要发挥先进武器装备的性能，靠的还是使用者过硬的军事素质。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47676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47676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47676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47676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47677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476773.png{EIMAGE}

645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4 00:0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4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4 17:07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649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4 17:12

两人接着便全都使出全力，我看到酉星官的脸上青筋暴起，额头上的竖眼再次微微睁开，半露出里面如同是一颗纯黑色眼球的器官，虽然在监控中看不清高伯君的脸是什么表情，但能看到他脸颊右侧的那个瘤状物也有很大的波动，就好像是一个在剧烈运动时用力呼吸的肺部一样，一呼一吸之下大小转换，再加上他站在中控室的正中央，摆出一个类似马步的动作，整个身体都以最大限度的伸展开并各关节处于“紧张”状态的样子，就能知道他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两人的隔空较力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任何表象，但实际上，经过事后调查，我才得知，那一刻，包括武警总队医院、长征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黄浦区中心医院等大型医院的心脑检查设备及核磁共振仪都有统一且大幅度的指标飙升，距离较近的医院中的相关设备直接因为“过载”而烧毁，还有大量电子设备遭到影响，如手机拨打不出、浦东区大规模断网、甚至是卫星信号受阻、电视节目转播不畅乃

至中断的情况也有不同规模的发生，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两者通过成百上千倍放大后的脑电波在空中殊死较量引起的“辐射影响”。

在经过一小时左右的相持，双方都还没有明显占据上风的迹象，酉星官的脸上，豆大的汗珠已经如下雨一般滑下，将其下的桌面打湿了一大片，而高伯君那边，通过监控虽然看不见他出没出汗，但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想必两人都在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特异功能。

此时此刻，有必要说清楚一个时间，那就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23 点 00 分，距离跨年到元旦还有个一小时整。

僵持的时间再次向前推进了 10 分钟后，眼前的画面与屏幕里的画面显示，酉星官与高伯君几乎同时跌倒在地，看得出，这二人真心是棋逢对手，谁也无法压制谁，而为了压制对方，两人都已经到达了极限。

酉星官倒地后足足缓了 5 分钟才说出第一句话来，他大口喘着气，一脸疲惫的说：

“我的极限只能是将他以东方明珠电视塔为中心的圆形辐射面，压制缩小到只有一个狭窄的扇形覆盖面，这个面我估计会覆盖整个外滩，现在我要一份报告，报告外滩有没有什么大规模群体性活动，如果有，立马疏散，如果没有，那就疏散这个区域内剩余的所有人员！快!”

（未完待续）

649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4 17:34

（五十一）“斗脑”（下）

报告很快就发送到了指挥中心，不过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在高伯君的脑电波还可以影响的外滩范围内，不仅有大规模群体活动，而且还是“超大规模”，在整个外滩风景区范围内，在 23 点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人流量最高峰超过了 31 万人，事发地已经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人山人海。

酉星官紧闭双目，中间的“竖眼”也完全闭合，“三只眼”都进入修整状态的他一边抓紧高伯君也同样疲惫异常暂时无法发动进攻的这个时间进行休息，一边听取前方最新的消息，当这个消息传入他的耳中之后，他当即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连用了三次力才勉强从椅子上站起来，随后说：

“这么多的人，快速疏散肯定是不现实的，现在高伯君的情况应该与我差不多，控制力已经因为疲劳而大幅度下降，估计再次发动进攻时的控制力不足之前的 40-45%，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为你们，如果这些人口中的这个百分比被他控制了，然后发动暴乱，你们能制止的住吗？”

“31 万人的 40-45%,那就是 12-13 万人左右,这.....不过他有没有可能降低个体的影响标准而继续保持影响范围？就是影响的人数还是 31 万，但每个人受影响的程度会比 12-13 万人低一些？”我说，言下之意这可不是小数字，

真搞出动静来，那就得是“惊天动地”的节奏。

“要看什么等级的暴乱了，如果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这个规模虽然大，但我们有很多套应急方案，可以使用大功率非致命性微波武器进行驱散，只要人流散开，就什么都好说了，再不济也可以将其分割成小块，然后出动防暴警察以‘盾牌阵’进行‘各个击破。’”在李万程的大呼小叫之下始终是个配角的局政委堪称“罕见”的发言说道。

“不，你想的太简单了，从当初的猥亵犯，再后来的杨百发，他们之所以能暴起伤人，那都是受到了外来超高强度的脑电波的刺激与控制，大脑皮层中被强行植入了错误信号，导致肾上腺素与多巴胺等的超剂量分泌，不久以后高伯君对外滩人群实施的影响不会低于他俩，经过这几次的较量，我也掌握了一些他的行为特征，而根据这些特征推断，他宁可降低对人群的影响数量，也不会降低对个体的影响质量，因为受到严重影响的 12-13 万普通人，所能产生的破坏力远远超过 31 万只收到一般影响的普通人。

这么说吧——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假设高伯君能得逞，那么他就可以把这 10 多万人全部变成猥亵犯甚至是杨百发，最关键的是，他们还将受到高伯君的控制，行动时会高度组织化，具体行为则会高度的目的化，这样，你们还应对的了吗？”酉星官说。

局政委听闻此言脸色就是一变，别说是他，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被他这话说的表情一颤，因为凡是站在这里的人，基本都或亲眼或通过视频等资料见过猥亵犯和杨百发在体内激素的刺激下疯狂起来的状态，一个人到了那种情况下的破坏力尚且如此，那有十几万个，还具备组织性，那发动起攻击来又将是什么结果，简直无法想象，如果真是这样，那不出动军方力量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不足以镇压住这场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超级暴动”，但一旦要那样做，先不说等待整个上海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但作为上海最繁华地段之一的外滩及其四周区域，将在短短一夜甚至是几小时之间化作一片焦土。

经过良久的沉默之后，陈归鸿打破沉默说：

“我还是那句话，这是摆在眼前的问题，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现在已经与他进行过一次全力对抗，对于对方的能力‘水深水浅’双方都已经心里有数，那么接下来比拼的就是耐力了，既然全力以赴之下我俩都不能击倒彼此，拉锯战就不可避免，但这一点上我不敢保证能消耗得过高伯君，所以我得发挥我有的，而他没有的优势，也就是你们。”酉星官说，从这段话中就看得出刚才他与高伯君的那场较量不仅是疲惫那么简单，更是在各自都擅长的领域互相重创了对方，因为从酉星官表现出的傲慢来说，他几乎从没把任何人放在

眼里，但那时却能如此郑重其事甚至是有些“不自信”的去评价自己的对手高伯君，那就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我们？你的意思说你在一会儿对战高伯君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的帮助？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酉星官同志，你要知道，你现在肩膀上扛着的，不是一人一事的安危，而是整个大上海的安危，狭义上的十几万人，广义上的上千万人的生命财产，以及国家的重要金融枢纽的安全，都系于你一人之身，在这种情况，我们会调动一切你所需要的资源来支持你！

所以，有话就说，现在不是磨叽的时候！”陈归鸿挥舞着拳头激动的说，他那的那个架势就像一个给敢死队开战前动员大会的部队首长，而对于酉星官来说，他一会儿将要面对的，的确是一场足以用“你死我活”来形容的较量。

“嗯——这就是我的优势，高伯君那边是他自己孤军奋战，但我有体制支持，虽然你叫我同志我感觉非常别扭。

这样，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你们最好的医学单位，最好是军方的科研单位，给我配制出这种药来，并在一小时之内送到这里，我会写下具体成分，至于临床试验什么的都不用你们管，你们要做的，就是把我写的交给他们，让他们根据我写的成分与配比去制备。”酉星官说。

“快拿纸笔来！”陈归鸿说，政委挤过人群递过来自己的会议笔记本及使用的圆珠笔，酉星官接过来之后并没有开

始写，而是说：

“再给我一支笔。”

陈归鸿也不问理由，知道他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当时本想再命令谁去拿一支，结果想起了自己胸前挂着的那支钢笔，他经过片刻的思索之后，将钢笔取下递了过去。

而他之所以在取下钢笔的时候还思索了片刻，是因为他那支笔来历着实不凡，那是国安局“灵调科”的第一任主任率部在江西净水县面对重大“人袭人”疫情（注：所谓“人袭人”，其患病人群具体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是俗称的“丧尸”）中身先士卒，以一当百，在最危难时刻几乎以一人之力扭转乾坤后，在接受国务院嘉奖时，正经八百的一号首长所赠送的，其纸质嘉奖令现在还挂在灵调科的科室大厅里作为“镇科之宝”，而嘉奖令上还书写有“护国为民”四个大字，这四个相当于批语的字就是一号首长用这支笔写的。

而一代主任退休之后，将钢笔传给二代主任，二代又传给三代直至今天到他的第五代，这支笔虽然外形已经陈旧不堪，但它所蕴含的，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归鸿才会如此重视它，若换了别人，他才不舍得借出去用，能让对方看一眼已经是莫大的“大方”了，只是这次他拼尽全力想挖走酉星官，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与重视，其次就是这件事的确非同小可，这才“咬咬牙”把笔从上衣口袋上拔出来交给了他。

而酉星官则还是毫不客气，接过第二支笔，将局政委的会议笔记本摊开，找到正反两边都是空白的一页，随后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一幕就出现了：

只见他左手拿着局政委给那只中性笔，右手拿着陈归鸿的那支钢笔，同时开始，左手的中性笔写、画药理公式与药物具体构成的平面模型图，右手的钢笔则在快速书写大量极为专业的医学名词及相关叙述、搭配方法以及要求。

当第一面的左右两张纸写画到最后时，我惊奇的发现他对纸张的空间利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论是左边的公式与平面模型图，还是右边的字，都将整个纸张占了个满当当，但看上去又不拥挤，也更不松散，公式、图画以及文字之间的间距几乎完全一致，字体更是大小统一，毫无为了多写或者是少写而故意迁就的现象，这种画图与书写能力，简直都能让打印机“自叹不如”，更是要把我多年的“强迫症”都给“治好”了。

（未完待续）

64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4 17:49

而且两边的进度也完全一样，左边的公式与平面模型图写画完毕的同时，右边的纯文字内容也书写完成。

就这样，酉星官以平均一分半钟写画完左右两页纸的速度一连不停歇的写了足足 5 张纸前后共 10 面，全部写完后，

他又同时放下双手中的笔，抹了一把巨大额头上的汗水，开口说：

“拿着这个，快去按照我的要求做！这是我接下来能不能战胜高伯君的关键!”

“没问题，一小时之内准给你完成!”陈归鸿接过笔记本后说，不过我猜他当时心里对于一小时之内能不能按照酉星官的要求把这种在市面上甚至是实验室里都不存在的药物配置出来，但为了提升士气也只能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

他说完这话又与赵崇交头接耳交谈了几句，随后两人一起快速离开了指挥大厅，他们在这之后有关忙于该药物的时间里时怎么运作此事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在这二人离开的前后脚，高伯君那边就又有动作了，这次时间的指针已经指到了 23 时 33 分，整个外滩上的人流在一种肉眼不可见的力量控制之下开始突然骚动起来，通过现场传来的无人机视频可以看到，人流被分成了两拨，两拨人正在对冲，在一个阶梯间的位置上僵持不下，然后局面迅速恶化，大量人被后面拥挤上来的人浪压倒在地，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力开始迅速上前，试图将人群分开，把压倒在地的人拉出人潮，但在这种把人好似沙丁鱼罐头一般叠压在一起的情况下，这点人力的分拨根本无济于事。

“这厮恢复的挺快啊，那咱们再来!”酉星官眼见此景，知道是高伯君又开始作祟了，便支撑起疲惫的身躯强打精神，

再次戴上头盔展开反击，这次较量的时间持续了40分钟左右，比第一次短了不少，然后又是一阵大汗淋漓的休息，然后再等到高伯君开始有动作，酉星官就再进行对抗。

就这样，两人就好像一场争夺金腰带比赛的顶尖拳手一样，每次对方的攻势停止，就是比赛暂停的信号，只是它代替了拳赛中的铃声，而每次从新开打则又是一个新的回合，如此下来，两人一连对抗了十几个回合，时间已经进入后半夜，距离最近的一个回合双方对抗的时间没有超过5分钟，这说明不论是酉星官还是高伯君，都已经到达了透支脑力与体力的极限，而高伯君在第二回合开始就毁掉了中控室的监控器，一片漆黑的屏幕让我们这边看不见他的情况，但根据眼前酉星官已经接近虚脱的状态，我估计他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你们听好了.....如，如果一会儿我，我的药还没送来，你，你们就再派出一支特警队进攻电视塔，应该会，会有机会击毙高伯君，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撑到下一次。”酉星官疲惫到一段话无法完整说完，只能断断续续说的程度。

当时间进入到凌晨2点50分的时候，酉星官满是倦容的脸上突然闪过一丝惊恐，我捕捉到了他这个表情变化，问道：

“你怎么了？”

“不对，好强的脑电感应，这不可能！他怎么还能调动

这么强大的脑电波？！啊——”酉星官说，他的这段话说了个没头没尾之下突然整个身子一震，然后大叫了一声，然后便从座位上跌落下来，痛苦的双手抱头蜷曲在地上，只见其龇牙咧嘴异常痛苦，看到我们想要上来帮忙，他立马说道：

“都别过来！这家伙这次是冲我来的！他想先干掉我！特警队也不要去找他，那只能是往虎口里送肉！”

我看他的样子立马联想到了之前在中控室里的漆六桐，心说坏了！难不成高伯君要控制酉星官？这要是被他得了逞，那整座城市岂不就成了任其宰割的羔羊？可我这么想有什么办法，我一凡夫俗子毫无办法，可以说这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就当众人已经完全束手无策，甚至是要坐以待毙的时候，大门被推开了，离开早已超过一小时而已有数小时之久的赵崇与陈归鸿从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这两人毕竟不同于普通人，再加上他俩有要紧事在身，此次出现肯定是要带回来什么消息，所以看到他们，人人都是纷纷为之一振，赶紧上前酉星官的情况一说，陈归鸿发号施令道：

“现在别的先别管了，先把这药给他打上再说！”

我这才注意到进来的不止是他俩，后面还有四个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年龄覆盖了老、中、青三代，他们手里提着铝合金折叠箱，将其打开后从里面取出一袋透明的点滴药剂，然后按照输液的程序为酉星官进行注射，只是粗大的针头扎进去的位置不是手背上的血管，而是肘窝处通常用来查

体采血以及鲜血时抽血的动脉，我想这么做的原因应该是针头较粗，药物流量很快，手背的静脉直径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药剂量迅速通过，再加上想要药物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酉星官的体内，这的确是除了心脏注射以外最好的一种方案，至于心脏注射，那风险太大，万一酉星官出点什么事情没法继续组织高伯君攻势了，那我们这些人以及脚下这整座城市的命运，都将跌入无底的深渊，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也自然就没有被采用。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药的具体功效是什么，但随着药液的进入，酉星官的状态的确起到了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改观，本来双手抱头满地打滚痛苦不堪的他，在短时间内就稳定住了状态，先是停止翻滚，随后手扶着桌子站了起来，接着就是站稳了身子，最后将脱掉的头盔重新戴上，又回到了之前那种与高伯君隔空对抗的状态，不仅如此，此时的他与方才的对抗中相比，眼神里还多了一种近乎于张狂的自信，以及一种要横扫一切的杀气。

这是那药物的作用自然不用多说，但它是酉星官自己写下来的配方临时配制出来的，难道他还懂药理？这也不怪，这人是个智商无双的超级天才，会什么也都在情理之内。

随后两人的这种隔空对抗好像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更加激烈，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凌晨 3 点 15 左右，酉星官额头上暴起的青筋渐渐消退下去，看样子本一轮的较

量又告一段落，如此往复，不知道还要打到什么时候。

但不同于前几次对抗结束的疲惫之态，这次完事后的酉星官只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甚至连汗都没怎么出，双眼之中仍然闪烁着兴奋与好斗的光芒，他说：

“外滩的情况怎么样了？快给我第一时间的报告。”

报告很快传来，局政委说：

“外滩已在凌晨初时基本恢复正常，集聚人群已经全部被疏散。”

“这功劳得算在你身上，要不是你和他拼死对抗，拖住他的精力，让他无暇顾及外滩的人群，要不然救援与疏散工作根本不可能顺利展开。”陈归鸿说。

“之前我将他的脑电波影响范围压制在外滩附近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企图对人群实施控制，只是有我的‘捣乱’，他没有得逞，但仍然引起了人群的骚乱，当时的骚乱若没有及时制止，很快就会在他的手段下演变成无数‘杨百发’的暴走。

直到后来，他为了能顺利实施自己的计划，把矛头直接对准我，想干掉我之后再毫无顾忌的进行阴谋，本来，差一点他就要成功了，不过你们的药来的太及时了，可以说是扭转了整个局势。

不过就是来的有点晚了，如果早来的话我也不至于被他在开始时抢了上风，我要的是一个小时，你们怎么弄了这么

久？”酉星官说。

“你别提了，我们找到的是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分院，那里的药物合成与制备设备最先进，但你在纸上提到的成分在此之前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得从头合成子成分，子成分合成完毕后再合成你要的成品药，这个过程要放到平时，那时间得轮年算，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把所有与药效无关的程序全部省略了，可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个小时内干出来平时几年的成果，你就知足吧！

（未完待续）

649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5 02:03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就更 4 张上海特警的图，这是上海市“维稳处突”（注：既“维护稳定，处理突发事件”的简称）的中坚与尖刀力量。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51987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51987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51988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519889.png{EIMAGE}

652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5 02:03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5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5 13:43

楼主来给各位看官告个假，今天更新可能会很晚，如果的确很晚的话，那有的看官可能就会攒到跟明天的一起看了，不过不管多万，楼主是一定会保证更的，带给各位的久等，还请见谅，楼主在这里抱拳了！

653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5 23:51

楼主回来了！这就开始更新！这次着实是让各位看官久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65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6 00:03

对了，你那药到底是干什么的？”陈归鸿说。

“也罢，现在追究这个也没什么意义。

至于我的药是干什么用的，那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一种提高脑载荷的神经性药物，我给它命名为‘头脑风暴’，正常人时候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头脑效率甚至是智商，将智商峰值提高到载体的最大潜力，不过代价是会让大脑迅

速衰老，而且不能用的太多，用多了大脑将无法承载如此强大的‘载荷’而‘过载’烧掉，那么结果就是脑死亡，然后变成植物人。

‘头脑风暴’对于普通人的量，稀释后一次 30 毫升就是极限。”酉星官说。

“那你？我看这两袋加起来足有 1200 毫升啊!”朱梦珺不知道什么时候凑过来说道。

“我跟你们不一样。”酉星官指着自己的大脑袋如此说，朱梦珺被说的无言以对，而酉星官则顿了一下接着说：

“不过你那前男友也够厉害的，他能率先调动优势强度的脑电波对我发动‘集火’攻击，说明他的情况比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要更不简单，我估计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的脑容量潜力非常巨大，他在最后一次全力压制我的那次调动了这些潜力。

第二是他拥有与我类似的药物作为额外支持，而且得到的还比我早。

但仔细一想，第一种可以直接排除，因为如果他有这种潜力的话，也不至于与我对抗的这么势均力敌，或者说他要有如此能耐，我现在已经不可能站在这里给你们说话了。

而第二种.....他是一个殊死一搏的亡命徒，哪里来的这种高精尖的物质支援？这从现在所掌握的信息来看是说不通的，如果是的话，那肯定还存在着什么我们并不知道的

事情。”酉星官说。

“的确，你的药，从子成分到成品，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拿过去让那些专家们一看，直接吓他们一大跳，直问我这药单是从哪里来的，一种世界上之前都不存在的东西，高伯君怎么会有？而且还是有在你的前面，这着实是很难解释。”陈归鸿说。

我看这俩人怎么在这会儿“聊开天”了，尤其是酉星官，这跟他方才如临大敌，准备拼死战到底的态度完全不同，虽然这里大佬众多，要说话也完全轮不到我，但好奇心一上来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便挤过人群，开口说：

“那我们一会儿怎么办？高伯君还会再发动攻势吗？”

“不会了，我刚才与他达成了一个协议。”酉星官说。

“协议？什么协议？”赵崇说，他问的这话也是我们所有人闻听此言后的第一反应，毕竟刚才打的你死我活，现在又达成了协议，那么协议的内容就很令人好奇了，而且两人的物理距离这么远，是怎么交流的？难道是纯粹的通过脑电波来对话？看样子是，那这个就太厉害了，曾经有人用超级计算机进行过理论模型的推算，算出如果人类继续进化下去，不考虑科技进步的影响，那么人类会在千年后进化出完全不需要声波传递信息的交流方式，也就是可以直接使用脑电波对话，如此看来，酉星官与高伯君起码在这方面，其生理结构就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领先起码 1000 年以上，所以

从这个角度说，当时在局长办公室里，高伯君用轻蔑的口气大骂我们是“可悲的凡人”，我还真的有些“无力反驳”。

“没什么，就是我要与他来一场‘君子战’，这样隔空打来打去消耗没了他的耐心，换句话说，他要与我来一场决斗，面对面的决斗，说到底，他还是想找机会先干掉我再实施他的计划，毕竟眼下我才是他实施计划的最大障碍，不过能提出这种方案，这家伙也算是很有自信。”酉星官说。

“面对面的决斗？！时间地点你们之间也定好了？”陈归鸿一脸惊诧的问。

“定好了，时间是凌晨 4 点整，地点就在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东侧。”酉星官说。

我一听心说怪不得他不着急了，这是和高伯君商量好了要单挑啊，估计到时候绝对是一场鬼哭神嚎般的大战。

（未完待续）

65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6 00:29

（五十二）决战上海滩（1）

此后，在时间走向凌晨四点整之前，赵崇又数次尝试联系情况不明的漆六桐，但均告失败，漆六桐身上无论是对讲系统还是胸挂镜头好像都已经遭到了损坏，通过对细节的分析，可以发现有“0”号标志的中间屏幕画面其实已经陷入了静止状态，画面停留在了漆六桐被酉星官和高伯君首次隔

空对抗时掀飞出去落地后的那一刻，之后画面定格就再也没有动过。

期间他还想再派遣力量去事发地寻找漆六桐，但遭到了酉星官的严厉制止，按照酉星官的说法，在他与高伯君到眼下为止的最后一次对抗中所感受到的脑电波强度来判断，这会儿派遣武装力量一旦与其发生了遭遇战，那绝对是有去无回。

“你这药的药效能坚持多久？”陈归鸿说。

“正常剂量的话，大约 24 小时左右，这次是特殊情况，所以超量注射，估计可以达到 72 小时上下，不过也得看输出强度，如果我在发动强脑电波与念力时大幅度突破之前的上限，那么药效的损耗就会加快，这与手机电池是一个道理，待机状态可以坚持的时间，与一直看视频可以坚持的时间自然不能相提并论。”酉星官说。

“嗯，那你有把握干掉高伯君吗？”陈归鸿说。

“不敢说，他那边肯定也得到了某种加强，要不然不可能在经过如此消耗后还能这样愈战愈勇，只是不知道加强他的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心里最没底的地方。”酉星官说。

“你跟他打的时候，我可以多布置一点狙击手，到时候趁机击毙他，哪怕是在你们约定好的地点埋伏上一群人，到时候赤手空拳也可以揍扁他，不过前提是你得牵制住他的那个什么‘特异功能’。”李万程腆着脸挪到了近前，对酉星官

说，酉星官生性骄傲，看得起的人不多，李万程肯定不包括在内，他不仅没有扭头，甚至都没有动动眼睛去看李万程一眼，只是轻慢的回答说：

“这是我与他的私人决斗，与旁人无关。另外，我警告你，我与他见了面再斗，那斗的可就不是强脑电波，而是念力了，念力的本质就是脑电波的‘进阶’产物，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我们刚才斗的脑电波是两条蛇在打斗的话，那么我们一会儿要斗的念力便是两条巨龙的对决，强度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念力虽不适合控制人的心神，但可以杀人于无形，破坏力非常强大，而念力不适合控制人的原因不是它不够强，反而是太强了，稍稍一动，就能轻易的粉碎一个普通人的大脑，我想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你也领教过被高伯君用念力提到空中是什么感觉，而我与他‘斗念’的时，四周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的‘念力场’，除非拥有与我俩相当，或者是超过，最差也得是接近的人，要么则是肉身极为强大的人才能进入以及通过，普通人进入这股念力场内，不仅必死无疑，而且还会死的非常非常的惨。

而根据我当下的状态和对他极限的推算来估计，到时候这个念力场的覆盖范围起码再方圆 800 米上下，你要布置狙击手，根本行不通，不是说你手头可以调动的狙击步枪的子弹无法攻击这个距离上的人形目标，而是这个距离内的念力

会让整个空间的密度超过海水，子弹打在上面寸步难行，恐怕连几十厘米都飞不出去，就更不用说伤人了。

至于埋伏抓捕队上前抓人，你要是不想让这些人白白送命，那就动这种愚蠢的想法，看到之前突击队贸然冲进去的下场了吗？到时候你那样做，抓捕组的人只会比那个更惨烈。

最后，我还是刚才那句话：这是我与高伯君之间的决斗，跟你没关系，你，以及你的手下，都给我离得远远的。”酉星官说。

他提到“念力场”可以让靠近的人有去无回的说法，让我再次想起了散人当时对大柏郎所养那只“雾仙”的描述，他也说过，当“雾仙”的规模和能力达到一定层次后，任何普通的活物都无法靠前，如果靠前便会瞬间死的悄无声息，其对生命体的杀伤力不亚于甚至是甚于高浓度的核辐射。

“与我无关？他活活打死了我的儿子，你居然说与我无关!”李万程非常忌惮酉星官的“特异功能”，再加上这里比他权威大的人不止一个，所以前面的话他不准备反驳，但听了最后这句‘跟你没关系’之后，情绪突然激动了起来，便如此吼道。

“你儿子是个什么货色你心里没数吗？他那句话说的很明白了，你对他又杀父之仇，他杀了你儿子抵这笔人命债，其实你并不吃亏，你现在要庆幸的是我来的及时，导致他暴露的早，要不然你一家上下都跑不了。”酉星官说。

“你!”李万程被“呛”了回去，只能干瞪眼，他做了亏心事，没有理直气壮回答的底气，只能如此。

“小伙子，你的这种药方是谁给你的？能给我说说吗？”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开口说道，我闻声望去，发现这是刚才给酉星官注射药物的四人之中的其中一个，看样子他应该还是个领队，在四人中年龄最大，地位也最高，看他这个架势他早就想问酉星官这个问题了，只是碍于一直没有机会就没问出口，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提问的空挡。

“这位是军事医学科学院驻上海分院的副院长，药理方面的顶尖专家，你给的药单中的药方，就是他主持制备出来成品的。”陈归鸿在中间介绍说。

“谢谢你，虽然比我要求的要慢了点，但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让我有了‘力挽狂澜’的资本。”酉星官说，随后还伸手与这位副院长握了握手，我感觉挺奇怪，他这几天来这么主动向一个人示好还是头一次见，而那副院长则说：

“要不是我们有最先进的设备，也根本提纯不出你要的药物成分，不过还好你写的非常明白，很多地方甚至点破了我们多年来没有攻克的一些难题，是我要感谢你才对，你的这份药方以及公式还有模型，实在是太珍贵了，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啊？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院任职？我院绝对以最高规格给你搭建一个让你施展抱负的舞台，你这在药理方面的造诣，不来我院，实在是太可惜了!”副院长说到这里

竟然有些激动，声音都微微颤抖了起来。

“哎哎哎，傅副院长，咱不带这么明目张胆‘挖墙脚’的啊！我可能是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那我就再强调一遍：酉星官那是我们‘灵调科’预定好的人才，谁也别想抢，药理方面的造诣对打来说那只是‘旁枝末节’的‘小菜一碟’，他在‘特异功能’领域的建树才是最主要的，能为国家安全事业做出的贡献，也不是药理能比的，他这么一个‘亘古难寻’的‘天选之才’，用只占其所有才能九牛一毛的药理特长去专职研究药物，这难道不是‘暴殄天物’吗？这就好像是研制了一辆世界上最先进的主战坦克，而你却只是看到了它马力大便拿它当拖拉机用，这样安排，你的‘良心’难道不会感到‘痛’吗？”陈归鸿说，说的同时还“挑衅”的看了一旁的赵崇一眼，当然了，这些话中的很多语言听着有些“话里带刺”，但实际上还是半开玩笑的，而那位傅副院听自然不会听不明白，所以在听罢只好哑然一笑，说：

“那好吧，君子不夺人所爱，陈主任你请便。”

而赵崇则没说话，只是“回敬”了陈归鸿一个冷冰冰的眼神，至于“当事人”酉星官本人，则毫无反应。

这些杂七杂八的话说完之后，酉星官抬头看了一眼大厅屏幕上方的大表，时间显示为凌晨 3 点 35 分，他回头说：

“时间差不多了，我还得去现场准备一下，你们派辆车，把我送到目的地。”

（未完待续）

65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6 00:54

“这个小意思，不过不管你怎么说，这是你和高伯君之间的私人决斗也好，是你俩的什么什么约定也罢，此事目前牵扯面已经如此之广，但凡是参与进来的任何人想要独善其身那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对那个是这一系列案件乃至恐怖袭击的始作俑者高伯君，跟谁没关系，也不能跟他没关系，那跟他有关系，就跟我们有关系。

而我的意思是，你与他决斗可以，但我们必须派遣外围力量进行严密布控，如果有机会，会在第一时间内内抓捕高伯君，假设不行，那么就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毙，我已经申请了‘灵调科’驻上海办事处‘武装干预部’的支援，他们一会儿就会到，至于武警特警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我想这么大的场面，赵部长也不会无动于衷吧？”陈归鸿说，当说完最后这句话的时候，他又看了一眼赵崇，赵崇这次回话了，他说：

“那是自然，军方的数据组、医疗组、打击组都已经组建完毕，现在高伯君有多少底牌我们已经差不多都摸清了，我们的力量也是时候上了。”

恰在此时，门外一阵喧哗，打断了这个话题，而听声音好像是有什么人要闯进来，随着声音越来越近，就见一个身

穿藏蓝色特警作战服，浑身战术组件的人风风火火的迈着充满火药味的走了进来，一边走一边甩开两边想要拉住他的门岗警员，并同时叫骂道：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有这个支援，那个力量，怎么刚才不用，到现在了才用？！我那 18 个兄弟现在还在里面躺着，谁来负责！？谁！？”

我听着这声音耳熟，仔细去看，才发现来者竟然是之前漆六桐率领得 20 名特警队员组成的突击队成员之一的刘队长，当时要不是漆六桐伸手抓住的两个人里有他，那他的结果也跟那 18 人一样，到时候损失的人马就是 19 人了。

赵崇撇了他一样，用没有感情的语言说：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你有 18 个兄弟躺在里面，我的最得力的爱将现在也还下落不明！谁都有损失，谁都难受，你作为一名战士，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从命令，控制情绪！懂不懂？！”

“少他娘的给我说这些没用的，我只知道跟我生死与共的战友现在跟死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也是军人出身，我出境打击过毒贩，去新疆剿灭过暴恐分子，更系统学习过特战战术基础，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之前拿我们当‘炮灰’？去试试那个高建平的能力，不清楚之前不放你们自己的人出来，让我们在前面‘趟雷’，现在雷趟的差不多了，你们也都‘有办法’了，好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先别急着否认，你以你头顶军帽上的军徽发誓，你敢说你不是这么打算的吗？！”刘队长情绪激动，向前一步揪住赵崇的军服，向他喝道。

“我再说一遍，我最得力的部下漆六桐也是伤亡名单上的成员之一，如果我下面要说的话会刺伤你的自尊心，那么还请你——忍着。

相比漆六桐的价值，莫说是你们18个人，就是180个人也比不了他的万一，至于军功跟实战经历，哼，我在前线出生入死的时候你还活泥巴玩儿呢，漆六桐出境作战的次数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所以，别拿你那些不值一提的事情在我面前炫耀，另外，我现在还是在以身份平等的态度与你对话，如果你不知好歹，别怪我不客气。”赵崇说，他说他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不怀疑，因为能在“第零部”中当上处长，没有过硬的真本事作为基础那是不可能的，而他双目中不时闪烁出的杀意，也无刻不再说明着他身后曾经那由血与火铸就而成的经历。

“首长，您息怒，您息怒，刘队，你过分了啊！这是多高级别的任务你难道不清楚吗？你身为‘猫队’的队长，要有最起码的政治觉悟与大局意识，现在这里没你的事了，快下去休息吧！”局政委眼见这俩人要掐起来，那真掐起来，刘玉林怎么可能是赵崇的随手，所以一来是尽量不得罪赵崇，二来是保护刘玉林这个自己部的下，便充当起了老好人，一

边上前把刘队长抓在赵崇军服上的双手掰开，并如此说道。

“这事没完，我会为我的兄弟报仇的!”刘队长看了看局政委，又瞪了赵崇一眼后，便甩下这句话就像他怒气冲冲的来时一样，又怒气冲冲的走了，在他走后的好几秒钟之内，指挥控制大厅里还回响着他摔门而去产生的巨大声音。

我开始还纳闷为什么他一进来就把矛头全部指向了赵崇而丝毫没有针对陈归鸿的意思，后来我才弄明白，原来他们在完成人员挑选后，整个行动计划都是赵崇作为最高领导进行组织筹划的，想来也对，这种作战计划的制定，军方更加专业，而陈归鸿则有些“专业不对口”，换句话说，这俩人所代表的部门虽然在玄门领域的有高度重叠，但实际上真运作起来，其擅长的具体方面及负责事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言归正传，酉星官对于这段小插曲仍然是没有任何反应，等刘队长走后，他对陈归鸿说：

“那随你，不过我最后再提醒你们一遍：不要轻举妄动，我这么‘苦口婆心’把这事给你们说了好几遍的原因里，不让你们打扰我和高伯君的决斗是次要的，不想让你们白白送死才是主要的，别说我丑话没说在前面，而且说了也不止一次了。”

我在一旁听着，心说听自从见到酉星官再到现在，听他说了这么多的话，前前后后几乎没有一次不是斩钉截铁，说一不二的，说一遍就不会再重复第二遍，而这个事却是个至

今为止唯一的例外，能让他说了这么多次，看得出他虽然在听到刘玉林说那 18 名特警战士生死不明时脸上毫无波澜，但那应该只是他纵横世界见惯了生死养成的习惯而已，可实际上他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尽量减少无谓的伤亡而用心了，陈归鸿曾用“侠之大者”这四个字评价他，而黄勋则用“最完美的人”给他下定义，如此看来，他当之无愧，一个内心与外在相匹配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

的确，与之相比，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与心灵的高伯君，虽然能力可与与酉星官做到不相伯仲，但人生境界确实差了不少，即使酉星官没有高伯君那样的血海深仇。

“这个明白，我们也不是吃白饭长大的，你就不用操心了，专心与高伯君斗就是了。”陈归鸿说。

酉星官“嗯”的回应了一声，随后在陈归鸿的陪同下推门而出，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也得跟着去！因为如此异常惊心动魄的大战，要是只能在指挥大厅里听消息而不能亲眼目睹的话，那绝对会抱憾终生，所以我紧随其后也跑了出去，追上二人，对陈归鸿讲明了来意，陈归鸿考虑了片刻后，回道：

“叫上你的那两个朋友，一起来吧，正好你也是内参记者，回去好好写写这件事。”

“这个好说！”我一听可以，高兴不及，忙答应道，随后跑进屋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梦琚与黄勋，这对于他俩来

说也算是一个惊喜，而我在当时还在纳闷为什么陈归鸿会对他俩持这么开放的态度，不仅带着他们一起去了“7563 监狱”接酉星官出山，路上又讲了那么多外界根本接触不到的信息，还这么痛快的同意了我们三人一同前往决斗现场的要求，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次允许他俩一起来的话并不是我先说的，而是他自己主动说的，正如我们三人之前讨论的那样，这个陈主任老谋深算的很，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不会是无意义的，那么他肯定想从朱梦琚与黄勋身上得到什么，那到底会是什么呢？

这个困扰我多时的问题在整个事件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距离水落石出也已经不远了。

（未完待续）

65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6 02:0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的图更一下之前正文中局政委提到的“防暴警察盾牌阵/术”，虽然楼主所发的图 1、2、4 中都只是表现出了双排立体防护（防护正面与头顶）以及图 3 最简单的“盾墙”（既图 3 防爆警察手持盾牌排成一排向前推进的样子），但实际上这个东西里的“学问”可是相当大的，比如说真正复杂的警用盾牌阵，在很大意义上参考了我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阵法，手持盾牌与警棍的防暴警察实际上就相当于大阵中的“刀盾兵”，而使用防暴叉与防暴棍的

则相当于大阵中的长枪兵，使用防暴枪向外发射“橡皮子弹（痛块弹）”、催泪瓦斯的则相当于大阵最后面负责提供“远程火力”的弓弩手。

已今比古，其本质上的区别是从战争行为变成了执法行为，并为了适应执法行为中要尽量降低不必要的杀伤力的要求，所以便将刀换成了警棍、长枪换成了防暴叉与防暴棍、弓弩换成了防暴枪等这些非致命性警械或者是武器。

而正是吸取了古代阵法的精髓，让这种结阵行动的防暴警察的行动效率非常之高，其对无组织的暴动群体拥有非常强大的击溃与冲散以及驱离作用。

楼主曾经亲眼见过1000名手持各类上述非致命性警械与武器的防暴警察在统一的指挥下变换阵型、使用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聚而歼之等战术以无伤的情况轻松击溃400余人，手持砍刀、钢管乃至是燃烧瓶等武器，已经完成集结，占满三条街的地头蛇黑恶势力，当时在防暴警察的阵中央，有指挥车通过耳麦统一发布命令，根据需要变换所需阵型及使用所需战术，而且还为了以防万一出现指挥车指挥失灵的情况发生，还准备了旗语手，可以在电子通讯设备无法正常使用的时候，继续指挥战斗，这种方式虽然看着有些原始，但确是最可靠的。

总而言之，我国防暴警察的盾牌阵/术，要比国外有更强大的战斗力与效率，整体水平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装

备方面的优势与区别先不说，就说其继承了我国冷兵器时代的各种阵法中的精华这一条，便是国外所无法相比的，毕竟同时冷兵器时代时，国外的阵法在我国看来，基本相当于“过家家”，而我国的放到他们那里，则是难以掌握的，足以引起革命的“战争技术”（注：这里指的技术并不是科学技术上的技术，而是操作层面的技术，就好比篮球比赛中的技术，指的是球员的技能，而不是谁穿的球鞋更先进）。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55871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55871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55871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558720.png{EIMAGE}

65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6 02:0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5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6 12:48

而这么大的事情，当然不可能只有我们三个去，说白了

我们只是旁观“打酱油”的，除了酉星官这个主角以外，陈归鸿以及他招来的“灵调科驻上海武装干预部”，以及赵崇还有他带来的数据组、医疗组、打击组也全部一起去，只不过所有人都停留在酉星官划定并再三强调的安全范围之外而已，那场面说起来还是相当热闹的。

一路无话，等到了地方，我们三个被陈归鸿安排在了一处观察点，这个观察点在一座中等高度的建筑物天台上，这栋建筑的高度虽然不是太高，但位置很好，站在其上，举目望去，基本就能看到几乎整个在略有弯曲的大道旁的“万国建筑博览群”，下面发生的一切，都将尽收眼底。

一会儿，这里就是酉星官与高伯君既分高下，又决生死的地方。

陈归鸿调的这个位置非常好，他本人也在这里蹲守，记者对于“抢位”这个事情相当敏感，因为位置抢的好，才能以最佳的视角观察、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而朱梦琚作为电台记者则应该比我更甚一筹，黄勋虽不是记者，但也可以理解，我们三个能站上这么好的“地理位置”，也纯属是沾了跟着陈归鸿的光。

而赵崇及其人马则部署在了建筑群中的“电报大楼”楼内，为了这个，他们还临时将使用这座大楼的泰国盘谷银行给清场了，而在距离上相比我们，他们贴的更近，几乎就在约定地点安全范围的边上，估计是为了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好

以最快的速度实施行动。

几分钟后，天台的大门被再次打开，又上来一人，这人还不是旁人，居然是郭永铭，陈归鸿看了他一样没有说话，很明显是默许了他的存在，不知道这老家伙走的是什么门路，居然也能站在这里，不过估计与钱脱不开关系，兴许他许诺给“灵调科”投上一大笔钱作为发展经费什么的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再牛X的部门，在不破坏原则的情况下，也不会跟钱过不去，“灵调科”自然也不例外。

“四位，一人一个，一会儿好看的清楚一点。”陈归鸿递给了我们四个人一人一个具备夜视与热成像、光学成像三位一体功能的光电合一观瞄系统，这个我以前用过类似的型号，但没有这个先进，不过摆弄两下还是可以熟练掌握的，黄勋当过外籍佣兵，对军械的上手速度也不慢，只是朱梦珺和郭永铭要让陈归鸿的两名部下教了半天才基本操作了个“半生不熟”。

“陈主任，赵部长那边说带来了打击组，是干什么的？”我说。

“就是2架‘察打一体’无人机，现在就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着呢，不过那都没有用，无人机发射多用途空对地导弹在无人区使用的时候可以毫无顾忌，但这里可是大上海，你看看这个决斗地点，四周全都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种一炸炸一片的大威力武器能随便乱用吗？炸坏了‘花花草草’

谁来负责？所以说，这个老赵头（指的是赵崇）就知道摆场面，实际上的实用性还不如我，别看我所叫来的‘武装干预部’就两个人，但真到了关键时刻，我手头的‘牌’，比他好打。”陈归鸿说着摆了一下手，在他身后走上来两个黑衣人，这俩人一人提着一个长度起码再一米五以上的长方形箱子，他随后又说：

“把咱们的玩意儿也架起来吧。”

那两人闻听此言一起回答了一声“是”，接着便将箱子放下，听着落地时沉闷的声音，就知道箱子里装的东西不轻，而且我到此时才知道原来这俩人就是陈归鸿所说申请来的“武装干预部”的支援，搞了半天只有两个人，我刚才还以为不说来上个千军万马，那不也得来上几十号灵调科里的顶尖高手才能“镇住场面”？另外，以他“日常性”和赵崇互相攀比‘较劲’的性子来看，赵崇把“察打一体”无人机都弄来了，他却就弄了两个提着黑箱子的黑衣人，显的实在是有点寒酸了，相比动用专机带我们去“7563 监狱”接酉星官出山的大排场，这也实在不太像是他的风格啊。

不过随后这两个黑衣人将箱子里的东西亮出来，并且我问明白是什么东西了之后才知道陈归鸿为什么说他的东西比赵崇的无人机更实用，而且提到此物的时候，他还一脸的骄傲之色——

两人有条不紊，动作娴熟的将各自箱子打开后取出里面

的黑色物体，接着就开始一阵组装，伴随着一阵机械之间相结合，电子设备调试成功的声音后，两人中略高的一人说道：

“报告陈主任，‘干预者 1 号’已组装完毕，可以投入使用，请指示。”

“原地待命。”陈归鸿头也不回的命令道。

“是!”报告者应道。

我再看这个组装好的物体居然是一支长度足足有 3 米上下的“超级大枪”，但恕我眼拙外加孤陋寡闻，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资深军迷，不敢说所有具体的型号，但凡是公开的枪械能我无法一眼认出其性质的枪械，真的不多，可这支枪，我实在是看不出它到底是“何方神圣”，一来是太长也太大了，看这个样子简直就好像是把一门机关炮从步兵战车上拆下摆在这里，另外，从结构上来说，该枪的套筒极为粗大，但口径并不算太大，目测内直径在 20 毫米上下，不过即便如此，其实称其为枪也不合适了，因为按照我国《军语》中的规定，20 毫米是枪械与火炮之间在口径上的分界线，大于等于 20 毫米的身管类武器都可以归纳到炮的范畴以内，虽然有个“榴弹发射器”的单独分项，但实际上榴弹发射器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微型火炮”。

说跑题了，话说回来，二来是它的结构也与常见的任何武器不同，没有抛壳窗，这么大的一个身管类武器要射手直接操作却又没有相应的“反后坐”设计，如果是传统的火药

动力武器的话，那如此巨大的东西所产生的后坐力绝对不是人体所能承受的了的，面对这一切“反常识”的设计，我琢磨着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过根据我自己以往的军事常识，思量片刻之后，我在心里模模糊糊的形成了一个答案，但并不确定，就问道：

“陈主任，这是个什么东西？是枪吗？”

“嗯——说是枪也行，说是炮也无所谓，不过我更习惯称其为枪。”陈归鸿沉吟了一下后仿佛再选择一个此物到底是枪还是炮，他认为合适的形容，但感觉要说清楚就都有提一下的必要，便如此说。

“那这是什么枪呢？”我说。

“这是我们自筹资金研制的‘干预者 1 号’电磁轨道枪，当然了，你叫它微型‘电磁轨道炮’也可以，该枪口径 20 毫米，枪口动能 6 兆焦，5000 米距离上可以击穿 30 度角 200 毫米厚的均制装甲钢，弹匣容弹量为 5 发，由与射击系统相结合的超级电容供电系统供电，一次充满电可保证 100 次射击。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你要是想问这枪的一些具体设计，那恕我不能奉告，这是机密，你应该懂得。”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659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6 13:13

（五十三）决战上海滩（2）

“你没看见这枪的套筒这么粗大但口径却并没有这么大吗？轨道在套筒的里面，套筒是用来保护轨道的，除了防弹、防击打、防尘、防水以外，还具有防辐射功能，特别是防电离辐射，因为毕竟轨道直接暴露在外，容易受到损坏和强电磁场的干扰，而电磁轨道枪用电磁力推进，对磁场的干扰比较敏感，所以为了保证在恶劣及特殊环境下的使用，这才有了这种设计。

至于电磁线圈枪，那种设计不行，线圈的蓄能成本比轨道高太多，而且目前的材料还不足以让线圈原理的电磁武器发射大威力弹丸，所以这个原理起码在目前来说，没什么前途。”陈归鸿说。

“懂了。”我点头说，而陈归鸿说的的确不假，电磁线圈原理由于蓄能的是线圈本身，想要蓄能更强，线圈的长度就要更大，线圈的长度太大，就会导致整个武器系统的体积和成本都会不受控制的飙升，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当能量高于线圈承受能力时将会导致线圈熔毁，而目前全世界用于制造线圈的材料都不能满足要求，所以这个材料问题不攻克，线圈原理的确没有前途，因为蓄能上不去，弹丸威力就上不去，这是它与轨道远离相比之下的最大劣势，因为轨道原理不仅成本低，而且蓄能时能量并不是在轨道本身上，而是轨道中间的磁力场，所以对能量的承受能力就远高于收到

材料限制的线圈原理，而蓄能高，威力自然就大，这边是轨道原理是当下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作为电磁身管武器绝对主力的根本原因。

我俩为了这个话题聊到这里时我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闹铃响了，时间显示的是2015年01月01日凌晨四点钟整，因为为了不错过这场堪称肯定会非常精彩的“跨年大战”，所以我在得到陈归鸿同意跟随前往后就给手机定下了这个闹铃，以免因为什么并不重要的原因而错过时间。

我还没把去看手机的眼神挪开，就听一旁的陈归鸿有点兴奋的说：

“来了。”

闻听此言，我赶紧把手机揣好，端起挂在脖子上光电合一观瞄系统对着正前方看去，在32倍光学方法的支持下，我得以看见头大如斗的酉星官正迈着大步向街心走去，而在对面，也有一个身影迎面而来，这人穿着一身藏蓝色警服，向着酉星官的方向昂首阔步的走着，在他的脸上，一个巨大丑陋而突兀的瘤状物就挂在右侧，不用说，此人便是高伯君。

我从他的步伐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恐惧，而是看到了无畏，甚至还看到了一丝豪迈，以他的智商，不可能不知道这外滩上下已经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更不可能不明白他除了要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酉星官外，还要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出手干预的各路军警力量，对于他来说，此一行，基本上就

是有来无回。

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看来——他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在酉星官的身上，陈归鸿也为他佩戴了一个广域对讲机，这里的这个所谓“广域”，就是不仅可以接收到佩戴者本身的声音，在佩戴者周围15米内产生的人耳可辨的声波都可以进行加强反馈，即便是一些细微的声响也不会遗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随时掌握两人的对话内容。

我想陈归鸿也好，赵崇也罢，他们对待酉星官和高伯君决斗之事其实是非常谨慎的，这也不怪，从能力上来说，酉星官与高伯君其实才是同类，而我们这些“凡人”才是异类，更何况酉星官对高伯君一直是有一种“英雄相惜”的情感，所以两人凑到一起很难保证不形成某种协议，而一旦这样两个特异功能超强的人因为各自的利益一拍即合，然后形成了攻守同盟，那结果将是极为可怕的，一个高伯君就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再来一个酉星官，两人联手，简直不敢想象要剿灭这样两个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且两人不仅都是拥有超强的“特异功能”，更都是智商超高，如果将酉星官的理性与冷酷，高伯君的疯狂与戾气结合到一起，那将产生一个足以“翻天覆地”的组合。

虽然这些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想，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陈归鸿与赵崇都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比如那个广域对讲机，明面上说是为了保证与酉星官的通讯，实际上则主要是为了监听两人在说些什么，至于这么多观瞄设备更是监视两人的行为，那天上待命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还有“武装干预部”的“干预者1号”电磁轨道枪都有这个意思，一旦他俩的情况有向着不利于当前形势的发展势头，不论是轻则酉星官人为的关掉了对讲机，重则两人当面“和解”，那我想不论是“第零部”还是“灵调科”都将不惜一切代价动用自己手头的“大杀器”干掉二人，以永绝后患。

当然了，陈归鸿与赵崇都非常惜才，都想挖走酉星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俩也应该不会下如此的命令。

话不多说，且看这二位在走到距离各自差不多10米左右的距离时先后停下，对讲机中先传来酉星官的声音：

“不得不说，你是我纵横四海这些年来，碰上过的唯一一个对手，以前的那些都是一合之将，只有你能与我分庭抗礼这么久还未分高下，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这些破烂事而相识，我们一定可以是最好的知己。”

“哈哈，世上没有如果，如果那一天郭永铭没有到哪里剪彩，如果我的珺儿还没有离开我，如果我的爸妈还尚在人世.....那就没有现在这一切了。

你破坏了我精心准备多年的计划，但我不恨你，就像你说的，你也是我这多年以来碰上的唯一对手。

好了，废话少说，今天就让我们分个高下吧！你赢了，你就是拯救整座城市的神，但要是我赢了，我就要当毁灭这座城市的魔！”

“好，话已至此，多说无益，请！”酉星官说。

“请！”高伯君说。

这两个人的用语就好似要在擂台上公平比武的武林高手一样，看得出不仅是酉星官对高伯君，反过来高伯君对酉星官也有这种超脱对手这层关系后“英雄惜英雄”的由衷敬佩。

此时此刻，整个大上海的偌大外滩，都成了两人一较长短的擂台！

（未完待续）

660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6 13:27

而二人在互相塔了个“请”字之后就开始非常默契的同时向后倒退，当退到两人中间间隔大约有 50 米左右的时候又同时停下脚步，经过非常短暂，大约 10 秒钟的对峙后，高伯君率先发难，他左手一扬，用肉眼看不见任何东西发出，但街道两旁的路灯都是一阵忽明忽暗，好像被什么力量贯穿而过随时都有可能灭掉一样，而酉星官则扬起右手以同样的动作一挡，一股同样肉眼不可见的能量发出，与打过来的在空中相撞，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四周停靠的车辆玻璃全部被

震碎，前后起码有 10 根路灯杆上的灯当即熄灭。

不过对于旁观者的我们来说还好，因为我拿的光电合一观瞄系统有四代夜视功能，即便完全无光，也不妨碍我视物，所以下面的打斗我还看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两人又这么你来我往的斗了几十个回合，不分上下，其实从过程上来说并不精彩，因为如果用文字来形容的话，那完全就是两个人站在原地做着各种手舞足蹈的动作，你来我往之间谁也无法攻破对方的防御，打来打去打了半天谁也没有受伤，更看不出谁胜谁败的迹象来。

另外，幸亏我用的光电合一观瞄系统还有能量探测功能，可以捕捉到两人使用念力互攻时在空气中的状态以及产生并留下的痕迹，要不然若不去看四周因为两人对抗时附加破坏力对事物产生的不同程度的破坏，如被震碎的汽车玻璃与震灭的路灯，那么只用肉眼或者是光学观瞄功能去看的话，其感觉就是在看两个“精神病”在笨拙的“尬舞”，用一个形象一店的形容就简直是“去掉了特效的超级英雄打斗片段”，看起来不仅不激烈，甚至还有些滑稽。

正当我以为我之前认为这将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大决战的判断完全失误的时候，情况骤然突变，只见那高伯君双手平伸，五指张开，随后用力向掌心一握，周围那些被震碎玻璃还在发出此起彼伏报警铃声的汽车车体就是猛然一晃，紧接着仔细去看，就能看到在这些汽车的车底，有一股股液体

竟然漂浮在半空中向上聚集了起来，一辆汽车的不多，二辆汽车的不多，但等到十辆、几十辆车车下的液体完全聚集到一起之后，在他的面前竟然形成了一个浮在半空中的球体，随后球体又“长”出四肢与头颅，变成了一个人形物体，在这物体的表面，还能看到组成它的液体在来回涌动。

这个人形物体在完成集聚之后大概有正常人的1.5倍大小，它立在高伯君的前面，面对着酉星官，随后在这个人形物体的头顶上，凭空就闪出了一颗火星，接着这整个人形物体就迅速从头到脚燃烧起来，变成了一个火人。

我看到这里才看明白，原来刚才高伯君是动用念力将这些车辆油箱打开后，把里的油给“抽”了出来，并强行将它们凝聚到了一起，然后点燃，不过，那颗火星是怎么来的？我疑问之下情不自禁的自言自语道：

“怎么还能凭空烧起来？”

“念力可以移动物体，其原理就是通过强脑电波对原子运动施加影响，他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就能加快原子的振动频率并产生高热，这对于能将控制念力的能力达到这个程度的‘控制者’来说，属于‘小菜一碟’。”陈归鸿一边看，一边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一想的确如此，原子振动频率越快，温度也就越高，他若能用念力在一定范围内控制这种现象的话，这样说来，起码从物理角度的确是可以说得通的。

再看酉星官那边，他也不善，当看到高伯君的动作，直

接双手在空中由慢至快的画了两个圆圈，那身体右边滚滚流动的黄浦江江水居然就想被一个透明的管子“抽”起来了一样，一股江水凌空脱离大江的“怀抱”,“飘”到了陆地上来，然后也是先是一个透明的球体，接着迅速演化成了一个人形，高度与对面的火人相当的水人，这个水人身上也是江水流转，我甚至能用看见这股江水之中还有一条被困在其中的小鱼。

火人与水人面对而立片刻之后，在他们身后各自“主人”的命令之下几乎同时出手，这一打可就太精彩了，水火之间四臂交叉，火花与水左右纷飞，而且从招式上看，那更是打的漂亮极了，用一个不太恰当的形容就好比这水火二人如同“火柴人”中的两个高手在拳脚对决一样，各种普通人能做出来的、做不出来的动作在它俩身上都是轻而易举，向上一纵，矮则三五米，多则十几米高，向前一窜，近则八九米，远则二三十米，而且从它俩对周遭事物的破坏性来看，其发招出式的力道也非常之大，人腿粗的路灯杆，火人一拳上去就是一个大坑，2 吨多的 SUV，水人一脚上去，整个车子就能比踢的原地打转。

特别是在它俩攻击与格挡时，相碰之下，水火不容，那炙热的火焰与冰冷的江水交融在一起，产生阵阵白色的水蒸气，通过酉星官身上的广域对讲机，还能听见那冷热交替时发出的“嘶嘶”之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火人与水人的体积在不断的缩

小，原本有1.5倍于正常人的大小，打着打着就变成了与正常人相当，最后比正常人小，我想那是它俩在互相伤害时水被火焰的高温蒸发，火焰被水浇灭的结果，但这种情况的出现让局势开始向着有利于酉星官的方向发展，因为火人身上的可燃物是从周围汽车里抽出的汽油，汽油就那么多，烧没了再想抽，那就得到别处去，可角斗场就在这里，有酉星官在，有周围这么多埋伏的力量自，不会有人给高伯君往外跑的机会，但水人就不一样了，水人身上的水来自于东侧的黄浦江，那黄浦江里的水对于形成区区一个水人的用水量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当水火两人都越打越小的时候，酉星官再次吸出江水进行补充，那水人有了新鲜水源的支援，整个体积瞬间就又重新涨大了起来，而且酉星官好像并没有只是让它恢复最初体积的意思，而是想让它比之前更大，更大得多，随着江水的不断注入，水人的体积最终变成了一个足足有半个路灯杆这么高的“水巨人”，在看面前的火人，相比之下还不到对方的膝盖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高伯君的念力虽然与酉星官不相上下，但没有了汽油作为可燃物的“原材料”，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火人被巨大的水人彻底压制住而毫无办法，在水火两人战斗的最后，那火人已经被打的小成了只有半个普通人高，而水人则居高临下比它大出了几十倍，借助这体积上的绝对优势，酉星官操纵水人抓住一个机会，抬起大脚对准火人就

踩，这一脚下去，整个火人被大量的江水包围，瞬间就被浇灭了个彻彻底底，这一阵水蒸气和“嘶嘶”声格外明显，我甚至感觉即使不用酉星官身上的那个广域对讲机，仅凭双耳，就能听见这股灭火的声音。

“水巨人”虽然也在重新涨大后再到踩灭火人的整个过程中有小了一截，但体积依然远大于一个普通人，更更何况还有周围的无穷无尽的江水作为后备，酉星官在这一场的较量上，看似已经占了上风。

江水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物，酉星官可以用，那高伯君自然也可以用，所以我本以为高伯君也会看上江水量大的优势，同样用念力制作出一个庞大的水人来，然后“第二回合”就进入水人 VS 水人的模式，如果是那样，这一仗那几乎就是没完没了了，只能看谁能抓住对方的破绽并予以致命一击来结束战斗。

但事实并没有像我设想的方向发展，高伯君见火人被灭，也不慌张，双臂再是一阵齐摇，平地忽起一阵大风，这风不同于冰冷的江风，而是带有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道，它贴着地皮刮过，覆盖了两人决斗之处前后起码 100 米以内的所有行道树及其它观赏绿植下面的众多泥土全部掀飞到了半空之中，无数泥土被念力揉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怪物”，之所以称其为怪物，是因为它的外形是个四不像，首先它不同于之前的火人，因为它不是人形，其次是四足着地却又不

同于豺狼虎豹等任何常见的动物，而这个怪物在形成之后立即盯准酉星官便扑，酉星官驱使水人阻挡，在外型上来说，这“一人一兽”便战在一处。

（未完待续）

660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7 02:58

楼主又来更图了，因为在正文中途提到了“电磁轨道枪”这个划时代的武器，再加上有看官问到了我国是否已经研制出了电磁炮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就更一点关于我国电磁武器在世界上的进展，关于此类资料楼主倒是看过一些，那么今天就找一个从公开角度上来说最典型的，也就是我国公开亮相的第一代海军型舰载电磁炮。

图 1 为该炮的外形，通过右下侧的工人作为参照物，可以看出此炮体积之巨大，而与之相称的便是更加巨大的毁伤威力。

图 2 为该炮的具体性能，弹丸在不依靠任何爆炸物质的情况下，纯粹凭借着电磁能提供的超高初速而产生的动能对目标进行打击，就可以一炮摧毁包括航母在内的绝大多数目标，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具备战略打击能力，这种毁伤威力绝不是现在主流的传统火药动力火炮可以比拟的。

图 3 是美国电磁炮的陆地原理样炮，两相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个对于军事来说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领域

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我国，首先是工程进度上，美国的电磁炮项目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门发射时要拉着一堆电缆进行供电的“大玩具”，而我国的电磁炮则早已突破这个阶段进入到了实战化层次，是可以随时投入实战的武器，武器与玩具，谁更强，高下立断。

图 4 是美国电磁炮原理样炮的室内照，可以看到该炮上连接的大量供电电缆，以及集成度极低的整体情况，从军事角度来讲，该炮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实战能力。

综上所述，不客气的说，我国在以电磁炮为代表的电磁能武器领域上，公开进度上领先美国至少 15 年以上，如果算上没有公开的涉密进度，那么则更多，因为通常情况下，类似电磁炮这种重大的军工项目，但凡可以拿出来让外界看的，基本都是其下一代产品已经有重大突破甚至是秘密投入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我国公开这型第一代舰载电磁炮的时候，其更先进的第二代产品已经初露峥嵘了，而美国连第一代的门槛儿还没迈进去。

至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水平，那就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值一提。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0762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0762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0762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07627.png{EIMAGE}

664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7 02:5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6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7 18:52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66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7 19:03

这一次没有了水灭火的生生相克，由泥土组成的这个怪物并不惧怕水人的打击，而且不仅不惧怕，还好像对水人有一定的压制效果，那边水人的水势越狂，这边的“泥土怪”就打的越强，当这场“第二回合”的战斗持续到 3 分钟左右的时候，“泥土怪”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将水人死死的压制住，最终时间买入第 5 分钟的时候，水人彻底坚持不住，被凶猛扑来的“泥土怪”扑倒在地，随后竟然完全被打散并于泥土怪融合成了一体，吸收了水人身上的水分之后，这“泥土怪”从“干土”变成了“湿土”，比之前更加坚韧，

甚至还具备了如橡皮泥一般的变形能力，经过观察，我猜测刚才高伯君应该是试图用念力驱使其改变外形，但发现这些泥土太过于干燥，松散的颗粒强行变形只能会被对方抓住机会给击碎，所以数次尝试不成之后便放弃了这种想法，直接用“原始形态”的“泥土怪”去战斗。

而现在“泥土怪”在水分的作用下，干燥的颗粒变的湿润而富有粘性，念力再进行操纵时已经可以胜任对变形的要求，这下高伯君才尽情的发挥想象力，那“泥土怪”在他的手里一会儿是怪，一会儿是人，一会儿还能变成类似蛇的长条类物体，最后则直接分身成好几个“小号”的“泥土怪”围攻酉星官，酉星官招架几下之后跳出圈外，用力一跺脚，天边同样刮来一阵风，这种风的高度略高，略过的是那些行道树与观赏绿植的树梢，当时虽然已经是 12 月份，到了冬天，但外滩两边的行道树树枝上还挂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在秋季掉落干净的枯枝朽叶，而这些枯枝朽叶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全部与树干主杆脱离，除了枯枝朽叶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被这股力量从树干上撕扯下来的树皮也加入其中，然后这一对东西便相互裹挟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好似翼龙的飞行生物形象，这个东西在空中盘旋几圈后俯冲之下，直挺挺的就与“泥土怪”撞了个满怀，“泥土怪”被撞之后当即散架，而更加神奇的是随着这个由枯枝朽叶组成的飞行物体再次爬高，我清楚的看见之前那些属于“泥土怪”的泥土，几乎

都附着在了它的身上，原本纵横交错的树枝好似暴露在外的骨骼，现在有了泥土的覆盖，就像有了皮肤一般，如此一来，乍一看去，那个在空中翱翔的东西，犹如恍惚间真有了生命一样。

“这两个家伙，斗起异能来居然还是走‘五行相克’的路子。”陈归鸿边看边说。

（未完待续）

66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7 19:30

（五十四）决战上海滩（3）

“五行相克？”我疑问道，不过仔细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最开始的火人对水人，火人落败，这是“水克火”，然后是泥土怪压制并吸干了水人，这是“土克水”，而现在这是枯枝朽叶组成的“大鸟”撞散了“泥土怪”并将其身上的泥土据为己用，这边是“木克水”，正想着两人会不会接着这个套路往下打时，再次吃亏的高伯君已经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使用念力将四周起码 20 辆车的发动机盖给掀到了空中，20 多个发动机盖在空中高速旋转，犹如 20 多把形状不规则的“超大号飞镖”，这些“飞镖”在高伯君的控制下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就对着那个“大鸟”展开了围攻，攻击的方式也十分简单，就是用发动机盖的高速飞行与旋转产生的冲击及切割力去往“大鸟”的身上“怼”，而方式虽然简单，

但却异常的有效，仅仅几个来回下来，在纷飞的发动机盖的切削下，这只由土木构成的“大鸟”被切了四分五裂，身体的各个部分从空中摔落在地当即散作一团，完全失去了刚才的生命感，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枯枝朽叶以及树皮的状态。

眼见此景，我心说还真是想什么来说，发动机盖都是金属所制，轻易的就能将以树枝与树叶外加树皮为主体的“大鸟”干掉，这是标准的“金克木”。

再将视线转回到酉星官的身上，他注射了那种其自己发明的名为“头脑风暴”的药物，势头与能力都正盛，根本不甘示弱，当即两掌一对，开始快速的搓起手心来，我不知道他这是要干什么，正想去问陈归鸿，结果他呼叫来的“武装干预部”的两名前来支援的属下其中一人先开口道：

“报告主任，两人交战区域内的温度急剧升高，现在正以每秒数百倍的速度攀升，攀升停止，局部区域的温度已达1200 摄氏度！”

我闻听此言立马打开光电合一观瞄系统的热成像功能，往那个方向一看，果然，酉星官头顶一个呈现球形的区域内，变成了火红的颜色，这是高温在热成像下的标准特征，在镜中去看，好似他的头顶顶着一个巨大的火球相似，我站在数百米外甚至都感到了一丝丝的热浪，这种温度上升之后带来的体感差异在 1 月份还相当阴冷的上海显得格外明显。

紧接着，酉星官停止搓手，将右手指向空中，那块高温

的球形区域居然移动了一来，而它因为温度太高，其所到之处直接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枯枝朽叶全部给烤焦甚至是点燃了。

这个球形高温区移动起来之后，速度越快越快，最后开始在空中追赶那些纷飞的汽车发动机顶盖，它的速度要比那些顶盖非得快得多，而且面积也大得多，同时还灵活得多，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每次都是不消多时便能追上一个，而每次追上，这个高温的球形区域就能把顶盖给“吃”进去，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套”进自己的球体内部，一个是如此，两个三个.....等之后所有的都是如此，前后用了不到 2 分钟的时间，这个高温球形区域就把 20 个顶盖全部“吞入肚中”。

接下来，这个高温球体便静止“悬浮”在了距地面 20 米左右，于两人中间的位置，然后之前报告的那人接着说：

“温度又开始升高了！”——几十秒后，他再说：

“温度已达 3000 摄氏度！”

当他这句话说完的 10 秒钟内，我眼看着那 20 个顶盖在温度成倍急剧上升之后的高温球体内被高温融化成了液态，我脸上感到的热浪从“温暖”也迅速晋升到了“灼热”，见融化已经完成，酉星官的右臂在空中看似随意的一挥，划出一道弧线，在这个动作之后，那个球形高温区瞬间消失，里面包裹的高温金属液体全部泼洒了下来，落在了坚硬的地面上，同样发出一阵“嘶嘶”声和产生了大量的水蒸气，而且

还把所覆盖的地面炙烤的向外产生了崩裂。

这一次，再次轮到酉星官获胜，而随着这一幕的出现于结束，“五行相克”也完成了一个轮回，因为刚才用高温融化汽车发动机顶盖的手段，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火克金”，虽然没有出现明火，但高温就可以代表了火，因为火本身就是温度与明亮的象征，而且“火克金”的本质也是用火带来的高温融化与锻打金属。

“这两个人过招，简直就是‘神仙打架’啊。”我看到这里感慨的说。

“不是‘简直就是’，而是‘本来就是’，还记得我在飞机上给你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这种异能人，放到古代，那就是神，或者说是神的原型，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他俩之间的对决，就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神仙打架’。”陈归鸿说。

“照这么说还真是，再多来几个就能写一本现代版的《封神演义》了。”我说。

“有几个就行，可别盼着躲起来，这样的人要是多了，这个世界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陈归鸿说。

“嗯，也对。”我听他这话说的有道理，边点头称是。

话在说回来，酉星官与高伯君之间的战斗硬是把“五行相克”的理论给从头用到了尾，如果再这么“玩”下去，那就又回到了“水克火”的那个第一步，这场决斗也就会演变成一场两人比拼对周围事物的利用能力，且没完没了、没什

么意义的“死循环”。

而我想到了，酉星官与高伯君也想到了，所以他俩心有灵犀的同时罢手，如同刚才是高伯君先出的招一样，这次也是他先开的口，他说：

“果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人生的最后一刻能与你这样一个‘硬茬’面对面打个痛快，也不失为人生的一大快事，哈哈哈哈哈。”高伯君说完后就是一阵狂笑，狂笑之下，他右脸颊的那个巨大瘤状物都跟着一起剧烈的颤抖，将他本来就已经被牵拉形变的五官变得更加扭曲，而他在这段话中用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这样一个形容，也再一次直接说明了他这次前来，就没向活着回去。

“我之所以主动被抓，关进那透明牢笼的‘7563 监狱’，为的就是找对手，我以为天下最强的对手都在哪里了，没想到外面还有个你，真是相见恨晚呐!”酉星官也发起了感慨。

“使出全力就是对对手最大的尊敬，今天咱俩之间必须分个高下出来，之前那些‘花活’没有意思，咱们来点‘干货’，一战定胜负，怎么样？”高伯君说。

“如何‘一战定胜负’？”酉星官问。

“你我二人直接肢体互搏，用念力相较，谁先撑不住了谁就为输，不过，输的这一方，可是要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你敢吗？”高伯君略带挑衅的发问道。

“有何不敢？正有此意！来吧!”酉星官性情傲慢，面

对这种挑战，自然不可能会认“怂”，当即便答应了下来，而我们这边，陈归鸿则对狙击二人组又强调道：

“这估计是最后的一锤子买卖了，形势一旦不对，听我命令，果断开枪！”

“是！”两人异口同声的答道。

按照约定，两人大跨步向着对方走去，走到抬起双臂就能够到对方手臂的距离时方才停下，随后这二人对视了对方片刻后，将之前还显得松松垮垮的动作陡然加速，几乎在同时出招，酉星官右手打出一记“劈挂掌”，直击高伯君脸右侧的瘤状物，而高伯君则也探出右手，来了个“二龙吐须”，用右手的食中二指去插酉星官额头上的“天目”。

从目测的出手力道上来说，酉星官的出手力道是明显想一掌劈碎了高伯君右脸侧的瘤状物，而高伯君那一下子更是想直接插瞎酉星官的“天目”，我看到这里心说这的确是拼命了，两人嘴上说的很客气，但实际上出招都是朝着对方的要害下了死手，在这种以命相搏的生死时刻，谁要是对对手有一丝的怜悯，那么迎接自己的就将是死亡，所以二人都不敢掉以轻心，不过以这两个人的能力，谁也没让对方得逞，酉星官右手劈下来的掌被高伯君用左手凌空捏住手腕给截停在了半空之中，而高伯君右手插出去的手势则被酉星官用左手给握住了，也同样截停在了半途，随后两人就以这种姿势展开了最后的较量。

此时此刻，他俩的状态应该就好比武侠小说中两个对决的绝世高手在招式的层面上不分伯仲，都无法互相取胜，所以最后索性直接比拼“内力”，这种堪称是“针尖儿对麦芒”的较量也是最残酷的，正如高伯君所说，输的那一方，结果就是“粉身碎骨”，以他二人的念力水平来看，这个词用的并不夸张，甚至还恐有不及。

（未完待续）

668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7 20:09

在发力的开始，我手中光电合一观瞄系统中的画面就发生了变化，原本周围是一片蓝色的热成像底色当即就出现了两个非常刺眼的亮点，这两个亮点中一个是酉星官，一个是高伯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亮点开始除了继续发亮以外还快速膨胀起来，最终相交相容到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将两人完全“罩”在下面的“钟”形“能量场”，而之前两人覆盖 800 米的能量波动去也急剧缩小，缩小到只覆盖到二人前后 10 米左右的范围内，但是单位密度却增加了成千上万倍，我知道，这两个人是把刚才发散出去的念力都调集回来集中在了一起，所以才出现了这种能量的覆盖范围大大缩小，但能量的单位密度却大大增加的现象。

我的光电合一观瞄系统有观察能量异动的功能，但没有获取确切参数的性能，而陈归鸿及其手下则有，担任主射手

的那人报告道：

“报告，目标区域内能量密度极具增高，局部压强已经突破百万大气压值，突破300万、500万、900万、1000万.....”报告数据传递的数字越来越大，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这证明此二人的念力对冲已经进入到了高强度状态，我甚至可以看到“念力罩”里面的二人，高伯君脸右侧的瘤状物犹如一颗狂跳的心脏在激烈颤抖不止，而酉星官额前的“天目”也睁大到了极限，里面那颗好似眼球，用于发射“第三脑区”念力的黑色球状器官完全露了出来，这是我见到他以来第一次看到其“天目”完全张开，而按照后来陈归鸿所说，这不仅是我第一次见，就是他，也同样是第一次见。

陈归鸿当时摆出一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架势，一直没有说话，但我看到他不时蠕动的喉结，我知道他其实也很紧张，一直当数据突破7000万大气压时，他终于有点坐不住了，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增长，那么在他俩身上集聚的能量就将达到一颗战术核弹头的级别，一旦这个相持突破了临界点，发生‘念力爆炸’，那后果就太严重了.....”

“会有什么后果？”我问。

“我给你说过，念力的本质就是强脑电波的晋级产物，说白了它也是脑电波，只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强大到足以操纵分子级甚至是原子级的微观运动从而干预物理现象，而如

果这种强度的念力在冲破临界点向外扩散时速度会达到光速，在衰减到不足以对大脑造成伤害之前，凡是所到之处的所有生物，大脑都会遭到重创，轻则脑死亡，变成植物人，重则就是大脑血管破裂，当场死于脑溢血，再严重点，就是如被酉星官用念力杀死的那 7 只猴子一样，整个大脑变成一摊‘豆腐渣’。”陈归鸿说。

“那——那他俩现在的念力如果产生爆炸能影响多大的范围？”我说。

“‘念力波’在遭遇建筑物、汽车、树木等物体时会有较大的削弱，上海高楼林立，汽车众多，对抑制其有效影响半径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即便如此，以现在的数值来推算，一旦爆炸，最大影响半径不会小于 10 公里，致死半径至少在 3 公里左右，到时候他两个也会因为承受不住这么高的叠加念力而死亡，而附近要遭到波及的人口起码再数万以上，他们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除此之外，还会对通讯、电子等设备产生不可逆的摧毁性破坏！”陈归鸿说着瞥了一眼他那两名部下身边的显示终端，上面关于这二人的数值还在不断飙升，随着数值的变化，他的脸色也愈加难看起来，我听罢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现在这二人对峙的地点是外滩核心地带的大道上，也是整个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四周的人口密度非常大，半径 10 公里内范围之内的所有人员加起来又岂止数万，即便是 3 公里之内，也得有万余以上，看

来陈归鸿说这爆炸了相当于一枚战术核弹头的话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我想过了这些问题后便接着问：

“那现在怎么办？”

还没等陈归鸿回答，那个之前一直在报数据的“武装干预部”的观察手再次说话，这次他的声音也有一点颤抖，说到：

“报告！目标区域内大气压强与能量密度已接近阈值，预计将在 3 分钟后冲破极限产生爆炸！估算影响半径将达到 18.5 公里！”

18.5 公里的半径，这个区域内的总人口绝对超过了 10 万，陈归鸿黑着脸听完像是对我说，也像是自言自语道：

“现在再组织人员撤离是来不及了，必须阻止他俩的对抗，在到达爆炸阈值之前强行将他俩分开！主射手，给我瞄准高伯君开火，向腿部射击，记住，千万不要误伤酉星官，对高伯君也尽量要击伤不要击毙！”

“是！”主射手回答道，随后调整枪口这就要开打。

而他这边刚刚发下命令，对讲机响了，里面传来的是赵崇的声音，他说：

“老陈，我现在要命令无人机发射导弹进行打击，你有什么意见就赶紧说，我给你 5 秒钟的时间！”

“不能用导弹！你那无人机的空地导弹携带的是‘全氮阴离子盐’战斗部，毁伤力太大！会炸死酉星官的！他死了，

我他妈就白折腾了!”陈归鸿一听赵崇要发射导弹，当即声色俱厉的回道。

注：关于“全氮阴离子盐”这样一个有些拗口的术语，这里我又要说一点题外话了——它是一种我国领先世界的火工产品成果，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一种最新研制成功的高能炸药，介于它强悍的性能，一经问世，便打败了之前的CL-20型高能炸药（也是由我国率先研制成功）甚至是还处于“传说”状态的金属氢，然后毫无悬念的坐上了全世界范围上新一代“炸药之王”的宝座，而虽然其公开成果是在2014年之后才公布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就已经在内部投入使用，那么说了这么多，这种高能炸药到底有多么强大呢？简单的讲，在单位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它爆炸后所产生的威力是传统TNT黄色炸药的100倍，10公斤的“全氮阴离子盐”就相当于1吨TNT，使用它作为战斗部装药，一枚小小的战术导弹就能轻易的摧毁一栋大型建筑物，破坏力极大，在日本《新世纪福音战士》动漫中幻想过一种威力可以接近核武器，但又不会产生核辐射危险的“N-2爆弹”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它的出现，让没有污染的常规武器的毁伤力达到（现在是接近，还没有完全达到，但已经指日可待）核武器的这个目标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换句话说，我国的科研人员在经过不懈的努力后，将国外动漫作品中设定的科幻武器，变成了现实。

“不发射你想怎么办？看着‘念力波’把这大半个区的人都变成植物还是‘豆腐脑’吗？!”赵崇也吼道，看来事情的确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了，让这样两位大佬在彼此对话时也无法从容下去。

“你别管，总之不能发射导弹，我这边的轨道枪已经部署完毕，马上就要开火，会阻止他们的!”陈归鸿说。

话到此时，旁边的电磁轨道枪也发出一声弹丸射出后破空的闷响，我开始不清楚为什么陈归鸿下达命令后过了这么久他俩才开火，后来才知道，当时把注意力都放在陈归鸿与赵崇的对话上了，没听见那两人的对话，在那个时间空挡里，他俩正在寻找酉星官与高伯君身外“念力罩”的薄弱点，开火时则是选定了一个击穿几率最高的点后便立即进行的果断击发。

我虽然竖着耳朵在听陈赵两人的对话，但手里端着光电合一观瞄系统的目光则一直盯着还在对峙的两人，而随着电磁轨道枪的开火，我眼看着一道火光疾驰而出，看那在夜空中留下的弹道，弹头是本着高伯君的左大腿去的，实际上陈归鸿即使说了尽量要击伤不要击毙，但就这一枪，即便打到的是腿，那动能也足以把高伯君的整个下半身都撕成粉碎，一个半个身子都被打烂的人，又怎么可能不死？即便他是异能人。

不过这只是我对弹丸击中后的猜想，实际情况则要复杂

的多：

这颗在电磁力推进下，足以击穿二战主战坦克炮塔正面装甲，初速超过2500米每秒的弹丸带着巨大无比的穿透力击中在“念力罩”上之后，竟然因为面前的强大阻力而生了弹道偏移，弹头虽然穿透了“念力罩”，却也因此而消耗了绝大部分的能量，最终造成了偏移，而偏移后的弹头则与高伯君的左大腿擦肩而过，随后击打在了地面上激起了一阵柏油碎屑，弹丸深深的射入到了地面之中，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一枪也没有对其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伤。

（未完待续）

669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8 01:0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下这个“全氮阴离子盐”到底是何方神圣，截图中的资料已经说的很清楚，所以大部分问题楼主就不再赘述了，不过还是要补充说明几点：

1、图2中那幅动漫画面就是《新世界福音战士》中“N-2爆弹”的爆炸效果截图。

2、图5中对全氮阴离子盐与核武器之间的解释是它可以用来作为聚变核武器（氢弹）的裂变“扳机”，代替裂变产生的极端物理条件去触发聚变然后引发核爆炸，因为没有裂变过程，是常规化学爆炸，所以不会出现聚变反应不彻底导致放射性材料随着爆炸扩散而导致核污染的情况出现，但

这是是全氮阴离子盐的作用之一，实际上100倍于TNT威力只是它的开端，随着未来对其开发的不断深入，其倍数还会继续提高，虽然与铀-235、钚-239以及氘化锂-6这些动辄比TNT威力大上千万倍（前两者都在2000万倍左右，后者则高达6000万倍）的核原料还有很大差距，还远远无法真正的堪比正牌核武器的威力，但是作为一种人工合成的，还处于初始状态的化学物质，它的改进潜力极大，与之相比，自然形成的核原料虽然威力强悍，但其改进潜力则基本为零，所以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就是眼下，只是没有公开而已），我国继续保持领先态势，率先于全世界从目前公开的初始状态下的全氮阴离子盐的基础上开发出可以作为战术核武器使用的“超级炸弹”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也是楼主在这次更新的正文中说“它的出现，让没有污染的常规武器的毁伤力达到（现在是接近，还没有完全达到，但已经指日可待）核武器的这个目标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的原因。

3、全氮阴离子盐的研制成功只是我国在火工产品上领先全世界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军用领域，关于这件事，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一下“王泽山”这个名字，他乃是我国军用火工领域的泰斗级大佬，他的研究成果不仅领先全世界，更是几乎将化学装药的潜力挖掘到了目前技术条件下的极限。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265570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5570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5571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5571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5571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5571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55724.png{EIMAGE}

671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8 01:02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的这里了。

（未完待续）

67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8 15:53

很显然，这个情况也很出乎两名射手的意料，他俩立马调整枪口准备第二次射击，结果估计是因为这一枪挑动了周围太多人已经紧绷到极限的神经，在枪声响起的片刻之后，

加上江面上早已戒备多时的警方武装巡逻艇，乃至凡是被警方占领的陆地制高点与设立的火力点也不知道在谁的命令之下就全部开火，这些密集的弹丸几乎形成了一个超大型扇面“火墙”，但由于距离高达800米，超出了很多警用枪械的有效射程，所以开火的武器虽多，但真正接近两人的却很少，就更不用说是打到了。

而且连电磁轨道枪都在击穿后没有“后效”的“念力罩”又怎么会受到这些普通火药动力的中小口径弹丸的影响呢？虽然其中有部分10式12.7毫米的大口径狙击步枪，但面对“念力罩”的防护能力，与中小口径枪械比起来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打不穿。

注：再说一个小小的题外话，上面提到的“后效”这个词，是一个军事术语，意思通常是击穿某阻挡后还能存留多少能量对阻挡后面的物体造成毁伤，该词语通常用在主战坦克使用穿甲弹射击敌方坦克等装甲目标时，如专门用来打击装甲目标的某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在2000米的距离上可以击穿600毫米厚的装甲，而目标的防穿指标相当于500毫米厚的装甲，那么600毫米-500毫米=100毫米，便是该弹在常规交战距离上对该装甲的后效深度为100毫米，还足以继续破坏装甲后的车内设备，及杀伤车内乘员。

而如果穿深是600毫米，装甲防护力也是600毫米，那么就很容易出现弹芯滞留在装甲板中，无法彻底击毁目标，

导致其仍有部分战斗力的情况发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数弹丸组成的“弹雨”“泼洒”过去，打在“念力罩”上用光电合一观瞄系统来看，激起了无数如同石子扔进水中而泛起的涟漪，却起不到丝毫实际的作用。

换句话说，当时警方集火射击的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但却“没有卵用”。

经过此番折腾，预计 3 分钟到达的阈值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分多钟，所剩时间还有几十秒，正当赵崇与陈归鸿人喊马嘶之间终于要决定发射导弹的时候，有两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这两个人推着一个类似探照灯的东西向前快速前进，最后停到了两人对峙的 50 米开外，得益于酉星官与高伯君在当时的念力已经高度集中，虽然单位强度极高，但因为太过于集中，导致覆影响范围很小，正因为如此，这突然出现的两人才能这样轻易的靠近他俩。

而这两人是谁呢？当看清了之后，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的确是“惊掉了我的下巴”，这两人，站在左边的身材孔武，方面扩口，头顶有一块与皮肉长在一起的外露骨骼，这个特征直接挑明了他的身份——在酉星官利用移动信号塔发力后就一直处于失联不明状态的“强力者”漆六桐！

他的突然出现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在意料之外了，但站在他右边的人与之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笔记，这个人站在他的

身边，身材显得非常瘦弱，倒也不是这人真的太瘦，只是漆六桐太过强壮而已，凡是正常身材的人站在他旁边，都会显得比较“苗条”。

话说回来，往脸上看，这人还散发着稚嫩气息的五官中写着全是坚毅，因为该系列案件的前期，与他共同行动过多次，这让我对他的样子及名字再熟悉不过了，他便是——摄像师，王珂！

这两人的穿着没什么特别的，但眼睛上都戴着一个类似于轻薄夜视仪的护目镜，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反正在我看来肯定不是夜视仪，因为当时周围的路灯大多数还都在，也都还在发光，此时虽然是在夜间，但局部的照明环境对于视物来说是并不需要夜视仪来辅助的。

漆六桐先不说，但王珂的出现让我、朱梦琚、黄勋都吓了一大跳，尤其是朱梦琚，她脱口道：

“小屁孩！？他怎么在这里？！”

“关键是还怎么跟漆六桐在一起,这算是什么‘组合’？”黄勋说。

（未完待续）

67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8 16:12

（五十五）决战上海滩（4）

“先别说这些了，看样子他俩好像还挺熟悉，在这时候

突然出现肯定是有计划的，你们看!”我说着，王珂就已经有了动作，他把身前那个类似探照灯的东西对准背对着自己的高伯君，然后双手在后面操作了一番，那东西便射出一道与“念力罩”颜色相同的紫红色光束，当然了，这道光束是肉眼不可见的，只能是通过光电合一观瞄系统才可以看得见。

在光学与能量透视双模式的成像下，我得以通过左边的目镜看到王珂的表情，此时他咬紧牙关，好像那道光束射出去之后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痛苦，但是神奇的一幕也随之出现：

光束照射在高伯君后背的“念力罩”上，其上居然被“熔”开了一个洞，这个洞开始很小，估测只有一个鸡蛋左右的尺寸，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开是渐渐变大起来，到达顶峰时达到了差不多一个篮球的尺寸。

但这个洞到了这个尺寸之后再想扩大一点便难如登天，王珂因为巨大的痛苦，五官已经开始扭曲起来，当距离 3 分钟阈值时间还剩最后 15 秒钟的时候，他的整个头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一样，开始抖动起来，随后在双眼之中竟然流淌出了两道鲜血，虽然戴着类似护目镜的装备我看不到他的眼睛此时是什么样的，但肯定十分骇人，而这还没有结束，在双眼开始流血之后，其口鼻嘴耳则紧随其后——他出现了七窍流血的症状。

“这个洞太小了！还能在大一点吗？!”——这是漆六

桐的声音，它通过对面不远处酉星官身上的广域对讲机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听到此话，再看两人的动作仿佛明白了什么，但眼下这种情况不可谓不是千钧一发，根本容不得我细细考虑，这几秒钟的时间好像过的犹如几年一样漫长，就在漆六桐这话说出去也就一秒不到之后，在两人斜刺里又“杀出”一人，这人一身特警战斗服，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其浑身上下挂满了好像是易拉罐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摩托车的高速行驶中来回摇摆，仔细一看，这些东西可不是什么易拉罐，而是一个个的都是警用罐状手榴弹！迎风飘摆之下好似一大串“钢铁的葡萄”，而骑车之人出现后除了骑车以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左臂单手持握车把，右手伸到背后摸出一根细绳，然后猛的一拉，接着便是把那根细绳往身旁一扔，那一瞬间我看见细绳的末端全都是罐状手榴弹的保险环！

至于这人是谁，我也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之前在临时指挥部里与赵崇争吵过后摔门而去的特警队队长刘玉林，他临走时说要为自己的兄弟们报仇，看来他这是来“兑现”诺言了。

这一切都在行进间完成，而在摩托车的速度下，他挂着风就冲到了高伯君的侧后方，但他根本没有停下车子的意思，摩托车几乎是好不减速甚至是还在加速的状态下直挺挺的撞在了“念力罩”上，很明显，刘玉林是想直接撞在高伯君的身上，可遗憾的是他因为肉眼观察不到，而应该并不知道

有“念力罩”的存在，所以摩托车的前轮在距离高伯君侧后方还有10米的位置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阻挡住，高速撞击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刹那间便导致摩托车的前车轮向着它来时的相反方向大幅度凹陷形变下去，刘玉林也因为惯性而向前飞出，而随后他整个人不偏不倚正好扑在了王珂用那个类似探照灯的物体“熔”出的篮球大小的洞上，漆六桐眼尖的很，他看到地上的手榴弹保险环，大喝道：

“小心！”

接着身体一转，拉动王珂将其护在身后，并背对着“念力罩”的方向，紧随其后的便是声让我们远在几百米外都感到脚下一阵的巨响——那几十枚罐状手榴弹全部同时爆炸，爆炸的冲击波将四周的玻璃又震碎了一大片，不过幸好这类警用手榴弹不像军用的防御手榴弹，为了减小附带损伤而没有破片，纯粹是通过装药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毁伤目标，这一点的设计理念上更类似于军用的进攻手榴弹，所以数量虽多，爆炸威力虽大，但破坏力主要是体现在无形物质的冲击波上，所以并没有破片四溅的情况发生。

也正是因为这样，漆六桐凭借着自己近乎于刀枪不入的身体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帮王珂挡住了爆炸的威力，不过他后背的衣服也因为冲击波的高速掠过而被撕的粉碎，露出了那大片的外置骨甲。

可即便如此，相对瘦弱的王珂也被冲击波打倒在地，但

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站起来，而是手指着前方大喊着：

“就是现在！”

根据他声音的提示，我才发现，因为刚才那场距离的爆炸，竟然把之前死活都无法再扩大半分的篮球大小的洞给炸的扩大到了足有一人多高，一人半宽，事后我才知道，这次爆炸因为太过剧烈，所以消耗掉了“念力罩”上的相当一部分集聚的念力，而这直接让“念力罩”的能量密度在短时间内略微降低，稍稍延长了几秒钟阈值到来的时间，而就是这几秒钟的时间，已经足以产生后面一系列影响到整个事件最终走向的细节发生！

言归正传，这个相对于篮球来说已经非常大的缺口只是短暂存在，因为酉星官与高伯君是以念力相对抗，所以念力的强度一直在不断飞速上涨，这也就让“念力罩”出现任何缺口都会被迅速新增上来的念力给填补上，王珂能维持那个篮球大小的缺口持续存在，则全是靠的那股肉眼不可见的紫色光束。

光束只能维持篮球大小的缺口，再加上漆六桐为了保护王珂将其与那台机器分开，机器无人操作后，光束消失，这就更加加快了“念力罩”对缺口的恢复速度，所以在新增念力的作用下，这个一人多高，一人半宽面积的缺口在这尺寸下存在的时间可以说是稍纵即逝——它正在迅速缩小，而漆六桐应该也是听到了这声喊，没有回话，只是迅速转身，右

腿等地纵身而起，凭借着他极强的爆发力，他犹如一颗离膛的炮弹飞射而出，竟然赶在念力将这个缺口补充到无法容其通过之前窜了进去。

随后，他身子落地，人已经处在了“念力罩”之内，站到了对高伯君的正后方，距离上更完全是触手可及，接着他身子向下一矮，右脚蹬地，腰部旋转，肩头后拉——这一系列的蓄力与发力动作一气呵成做完的那一瞬间，他憋足了力量大喝一声：

“纳命来!!!”

同时对准高伯君的后背打出了一记使出十二分力气的右臂后手重拳！

（未完待续）

67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8 16:33

此时的高伯君正在与酉星官全力对抗，根本没有意识到背后这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的事情，而且即便意识到了，他也完全没有办法分出哪怕半成的精力来予以应对，再加上距离极其之近，漆六桐那又是何许人也？万夫莫敌的“强力者”，这一记重拳打出去疾如闪电，力有千钧，所以高伯君被打了个结结实实也就是毫无悬念的了。

高伯君也好，酉星官也罢，这两人虽然都是念力“特异功能”的顶尖高手，但除了大脑的神经扛过载能力异于常人

外，其余的生理机能与常人并无本质区别，如果不动用念力进行对抗的话，被一颗子弹击中要害那也是会死的，甚至一顿拳脚或者是棍棒也照样可以打死他们，而漆六桐做为“强力者”，那使出七分力的一拳都能将92式步兵战车的侧面几十毫米厚的均制钢装甲给打穿，更何况是这次超水平发挥用？而如此巨力的一拳打没有丝毫避让与阻挡的打在高伯君这个身体与常人区别不大的异能人身上，那结果基本上就是必死无疑，只是我猜到了必死无疑，没猜到这一拳打出来的效果会如此恐：

随着拳头的命中，传过来的声音并不是钝器击打的闷响，而是一阵皮肉被外力撕开+骨骼粉碎混合而成的短促声音，也可以说就几乎是“噗”的一声，再看“念力罩”内，因为出拳的速度太快，力量太大，攻击的目标又没有多么高的抗击打能力——漆六桐竟然把高伯君从背后给打穿了。

是的，他被一只拳头击穿了身体，漆六桐的整个右臂一直没入到了肱二头肌的位置，位于最前端的拳头则挂着鲜血从高伯君的胸前下方大约10厘米左右的位置穿了出来。

而高伯君这会儿甚至都没来得及喊一声，只是身子一震，脖子一挺，然后左手一软，便松开了对面的酉星官，然后双脚也是一软，整个人就瘫倒了下去，只是因为还“挂”在处于平伸状态的漆六桐手臂上而没有摔倒在地，但他的头已经耷拉了下来，双腿膝盖弯曲，就像一直被抽了脊梁的大虾，

在他右脸侧面的瘤状物也瞬间从刚才的剧烈跳动回归了平静，只剩下了微弱的起伏，看样子就好似一个弥留之际的人的呼吸。

高伯君如此，他的念力自然转既消失，而正因为如此，酉星官本来还在发全力与其对抗，却在对手的力量突然泄掉之后被“晃”了一下，身子向前一抢，外加他这次与高伯君的决斗消耗太大，最终没有支撑柱身体，直接摔倒在地上。

随后漆六桐用力的一甩手，将挂在自己胳膊上的高伯君用力甩到地上，然后将酉星官搀起来，并对看着地上的高伯君，对着广域对讲机说：

“目标已丧失战斗力，不过还有一口气，是否击毙，请指示。”

“不要击毙！重复！不要击毙！看住他！我们的人马上就到!”赵崇的声音响起，字里行间都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估计一来是看到自己的爱将漆六桐不仅没事，还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了最重要的致命一击，二来是终于看到消灭高伯君的希望了。

我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何，心中突然有种说不出的失落感，看着高伯君落得如此下场，竟有些“英雄末路”般的感慨，再回头看旁边的其他人，黄勋一脸严肃沉默不语，也是一副陷入沉思的表情，而陈归鸿则擦了一把额头上因为紧张而布满的汗水，随后轻轻叹了一口气，只是这口气非常非常

的轻，不注意根本看不到，我是正巧扭头看了个正着，才捕捉到了他这个反应。

而反应最大的，还是朱梦珺，她先是站在原地伫立了良久，缓缓放下光电合一观瞄系统后，两只迷人的眸子中滑落下两行滚滚的泪水，接着便失声痛哭起来，随后一边呼喊着高伯君的名字，一边打开天台的大门往下冲去，而我与黄勋担心她情绪失控再出现什么意外，便紧随其后也跟着跑了出去。

我们三个怎么跑下楼去的这个过程自不用说，就说朱梦珺穿着高跟鞋疯跑在这800米的安全距离上，跑到中间把鞋子跑掉了她不去管，就这样赤着脚继续跑，冰冷的柏油路也没有阻挡她的脚步，当最终跑到高伯君到底的地方时，我已经隐隐的在地面上看到了几个血脚印，那是她娇嫩的美足被粗糙而坚硬的地面磨破后留下的，可她毫不在乎，冲到跟前后一下子就扑到了高伯君的身上，随后便是一阵伤心欲绝与泪如雨下的哭泣。

说实话，从声音上来说，她哭的并不算大，但不知为什么，那股抽泣之中，却声声刺痛人心。

虽然前面说了高伯君的身体强度与常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不得不说，他的生命力还是的确比普通人强不少的，受到如此重创，换了旁人，早已立死当场，而高伯君这一刻则还有一息尚存，不过因为严重的内外伤导致他口鼻之中不

时的窜出汩汩鲜血来，但却还能缓缓的抬起手臂，看他的动作，是想去抚摸朱梦珺的秀发，他的嘴唇上下动着，好像在说些什么，我站的位置正好比较近，侧耳仔细听，便听到他断断续续的说：

“我...闯过.....最黑的夜.....来娶...最美的.....你”

这句话每一个字说出口几乎都是合着一口鲜血，因为离得太近，不少血点都溅在了朱梦珺的脸上，身下的巨大伤口所流出的血水更是将她的大片衣服染红，但就像已经磨破的脚一样，她此时并不在乎，而且听到这段话后，哭的更加撕心裂肺，在高伯君的话结束之后，她起声回道：

“我穿上.....最白的婚纱.....嫁给...最好的.....你”因为泣不成声，所以哽咽中也说的断断续续，只是她流的是泪，高伯君流的是血。

我当时不知道这对昔日的恋人为什么会在这个生离死别的关头如对诗一样说出这样两句话，后来才清楚，这是两人大一时一个名为“校园.爱情”的系列舞台剧中，高伯君与朱梦珺的台词，这个系列舞台剧由朱梦珺转学前所在的学校主办，最高奖项是2万元的奖学金，每个人都可以拉起一个小团队来创作剧本登台表演，完全是开放性竞争，为了有更好的效果，学校便规定可以申请本校以外人加入演出，但前提是发起人必须是主角，所以虽然两人不在同一所学校，

但却在这次演出中可以同台合作，朱梦琚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赶出了这么一个剧本，再找来高伯君，她演女主角，他演男主角，那时候，情到浓时，按照私下里的约定，两人准备在大二结束后就结婚，但却在距离大二结束的前两个月，朱梦琚认识了郭永铭，一切，也随之完全改变.....

“哎！他差点害死一座城的人，你却为他痛哭流涕，来看看真正关心你的人吧!”当朱梦琚与高伯君之间的不舍感染了我们在场几乎所有人时，一个充满刚气的强势声音响起，话语中还带着一丝愤怒，不用看，听声音就能辨别出这是漆六桐喊的，而他话中的意思明显是对朱梦琚说的，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扭头望去，这才发现漆六桐说这话的时候，那只满是高伯君鲜血凝结而成的干涸血迹的右手正指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那人不是别人，正是王珂。

朱梦琚还没从这一声喊中反应过来，漆六桐就已经左手架着酉星官，右手将其扛在肩上带到了她的跟前，随后再把他放下，让他背靠着一根路灯杆，以一个半坐的姿势坐在了朱梦琚的身旁，这时他脸上的那个类似夜视仪的护目镜已经被漆六桐取下，我仔细打量，才发现王珂此时面色土灰，几乎是毫无血色，而七窍之中还在流血，不过不是单纯的血液，在鼻孔中还混有一些乳白色的透明液体，按照我的经验，那是脑脊液，鼻孔里往外流这东西可不是什么好现象，这是大脑受到重创后的一种典型表现，比如重度脑震荡或者是脑炎。

朱梦琚看到倚着路灯杆坐在那里的王珂，也想转身过去看看他，只不过这一转身，身后的裙摆被死死抓住，抓住裙摆的是一只手，那是高伯君的手，这会儿的高伯君，瞳孔已经几乎要完全放大，嘴巴只能微微颤抖，看着还想再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可即便如此，但这只手仍然抓的死死的。

（未完待续）

67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8 19:51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之所以跟的比较早是因为这张图相比以往的绝大多数图来说比较特殊，那么这幅图特殊在哪里呢？它便是《超级罪犯》一篇的主题图，由本帖热心看官“李坠雲”执笔所画，而且与开篇的《越战诡事》里的那副主题图不一样的是，这幅图完全是李坠雲看官满怀一腔热枕，为了支持楼主的文而画的，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在这里，楼主再次感谢李坠雲看官的热情与付出，同时也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楼主的看官们，感谢！

（注：图中左侧巨首者为酉星官，右侧面带瘤状物者则为高伯君，中间着军装者，为漆六桐，背景是东方明珠电视塔）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694316.png{EIMAGE}

677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8 19:52

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7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9 12:22

恰在此时，陈归鸿带着他的一众部下也赶了下来，除了灵调科的人以外，还有郭永铭，这种场合下，本来是轮不到他说话的，结果可能是看到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真凶的高伯君已经必死无疑了，这老家伙不仅来了胆子，更是得意了一起来，凑近几步，站到跟前看着只剩一息尚存的高伯君，冷笑一声道：

“你会‘特异功能’又如何？想害我女儿？还想让我给你当陪葬？开什么玩笑，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会栽在你手里？

说来也真是气人，你要杀我居然只是为了这个女人，你想要就给我说嘛，我送你玩玩也不是不可以，到时候说不定还能交个朋友，你这能耐，拿来赚钱还是很有潜力的，但是何苦闹的这么不愉快呢？啧啧啧。”

他口中的“这个女人”跟上次在局长办公室里一样，无疑指的还是朱梦珺，而这话说的比上次更加的不堪入耳，我攥紧拳头有种把他摁在地上暴打一顿的冲动，而旁边黄勋的

脸上也是如此，只是朱梦琚没有反应，我俩不好发作，随后她缓缓扭过头，红着眼睛对郭永铭说：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哎呦呦，这是看到你情郎就把我忘了？哼，你想想你身上的每一丝每一毫，哪个不是我给你的，要不是我从那所破烂大学里把你接出来，你现在撑死也就是个职场里的小文员，拿着每月几千块的可怜薪水，没有我你能有今——”郭永铭想说“没有我你能有今天？”结果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完，朱梦琚猛的站起身就抽了他一记耳光，并瞪圆了双眼斥骂道：

“你这个老杂碎，这么多年来一直把我当成你泄欲的工具，你可曾对我有过一分真心？哪次不是在我身上发泄完你那些变态的癖好之后就想扔脏衣服一样把我甩到一边？

是，你给我了不少，但我也为此抛弃了爱情，抛弃了作为女人的贞洁，甚至抛弃了尊严，在你压的住的场子上，我是你的女人，在你压不住的场子上，你那些狐朋狗友多少人都打我的歪心思，你会不知道？我一看到他们看着我那色眯眯的眼神我就恶心！他们当着你的面揩我油，你这个堂堂上海滩的‘四爷’连个屁都不放，你不感到羞耻吗？你他妈的还算个男人吗？你嘲笑伯君？你也配！伯君顶天立地，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为了谈成那 80 亿楼盘的生意，为了讨好你的甲方伙伴，你还想把我‘送’给那几个谢顶男人玩‘4P’，你

以为我不知道吗？！当天表面上我有采访任务出去了恰好不在，还说手机坏了，那是我提前知道故意躲出去的！手机打不通是不让你联系到我！你看我不在，就在艺校里找了个校花然后临时包装成什么名模，结果那姑娘被三个男人吃了药连续折腾了两天一夜，然后大半个月没下来床，要是那天晚上换了是我，我都不敢想象我会是什么下场，而这个小姑娘，你事后却只给了人家3万块了事,还找来几个混混恐吓人家，叫人家不要声张出去，你这么做倒也符合你这种无良奸商的做派，但是你看看你给的那点打发要饭的臭钱，你身价几百亿却如此为富不仁，你做的这些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良心不会颤抖吗？！

你这个老畜生!”

注：至于什么是“4P”，这是一个比较让人不堪的词汇（或者说它就不能算是一个词），简单的讲就是几个男人同时“共用”一个女人，那么总人数加起来是几，就是几P，“4P”就是三个男任一个女人，其它几P则以此类推。

而前面提到过的“选妃派对”，则多是几飞（虽然也有几P的情况发生，但不是主流），只是道理与上面反过来，是一个男人同时对几个女人，比如一男两女叫“双飞”，在男人只有一个，女人人数有变动的情况下，名称上则依然以此类推。

诸如类似上述两者的东西，也是个别富人圈里“常玩”

的“游戏”。

“你这个小婊子，花着我的钱，傍着我的名声在上海活的‘人五人六’，到头来还敢往我身上泼脏水，你找死!”郭永铭挨了一耳光其实都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他被朱梦珺这些揭他老底的话给彻底激怒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打心里明白，朱梦珺说的这些，只是郭永铭所做之恶的九牛一毛，但让人听起来就已经是反感厌恶到了极点。

而话说回来，这会儿这个老奸商也不顾什么“超级富豪”、商会会长的身份了，气急败坏之下扬手就想回打朱梦珺，结果手抬起刚刚落下不到一半就被一股力量直接挡了下来，其实这事是我想干的，但真正做的并不是我，而是黄勋，这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反应速度没他这么快，他出手捏住郭永铭的手腕后剑眉倒竖的说：

“你这种外表道貌岸然，实际上内心肮脏至极的人渣我见的太多了，事到这般地步你要是说两句好听的倒也罢了，但居然还在这里满嘴喷粪，你再多说一句，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烂你这张老脸？!”

“你又是谁？对了，那个私家侦探是吧？听说你跟朱梦珺这段时间一直在一起，你俩是不是也有点什么事儿啊？要不然我说她你急什么？

哦——我懂了，这娘们儿肯定是欲求不满，看我满足不了他，以找私家侦探之名，包养了个‘鸭子’吧，哼，现在

‘鸭子’都了不得了，包装起来什么都敢装，这次是私家侦探，下次是不是就是007啊？”郭永铭看黄勋长得白白净净，外加身边又有陈归鸿等人，所以他完全没把刚才的警告当回事，便还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说了一番侮辱性很强的话来，黄勋本来就看他不爽，憋了一肚子的火儿，听罢这话当下可真急了，他罕见的破口大骂道：

“艹你妈的！我现在就打死你！”手随话出，一记目测起码用了七八成力道的上勾拳狠狠的打在了郭永铭的肚子上，这老家伙虽然吃尽穿绝，包养的极其之好，但毕竟身子骨老了，特别黄勋那一拳可不是普通人的一拳，就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挨这么一下也受不了，更何况是他，所以被打了个正着之后，郭永铭当场就因为剧痛而五官挪位了起来，并身子一弯，半跪到了地上，但黄勋还不解气，紧接着就又给了他一脚，踢在他头顶上，把他名贵假发踢飞的同时也将其踢倒在地，这还不算完，之后又是一个大跨步，直接骑在了他身上，然后便双手左右开弓打他的耳光，我看得出来黄勋气归气，但并没有下死手，毕竟这老家伙身份不是一般人，而且就是普通人也不能往死里打，正是因为如此，他才用的是巴掌而不是拳头，假如说这一顿打都是用的拳头的话，那足以要了郭永铭的老命。

话说回来，郭永铭被打的时候，我站在旁边一动不动，根本没有阻止的意思，漆六桐更是一副“关我屁事”的样子，

他一边挨打一边喊：

“陈主任，救命啊，陈主任!”

（未完待续）

68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9 12:55

（五十六）一些“遗留问题”(1)

几乎是紧随着陈归鸿的阻止与黄勋的罢手，一辆白色 10×10 的重型机动式装甲医疗车由远及近的开来，该车是赵崇事先准备好的医疗组的车辆，而这个医疗组的成员则全部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精英组成。

注：这是移动医疗车而不是救护车，两者的区别非常大，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座可以移动的‘微型医院’，在那上面，抢救、输液、包扎等都只属于基础医疗，更高级的如大型外科手术都可以实施，对危重病人拥有看护条件，如果一对一的话，移动医疗车里的医疗水平达到甚至是超过了三甲医院，不过也正是硬件设施突出，医疗条件十分优越，所以移动医疗车的体积基本上也是非常大的，基本上长宽都要超过大型公交车，而且这种车型在普通的民用领域还基本见不到，都是编制给需要在危险环境下使用的特殊部门。

至于后者，那则只是抢救危重病人的运输车辆而已，与前者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言归正传，当车开道近前时一个急停，从车子侧门中降

下扶梯，然后从里面冲出四个抬着担架的白大褂，四个壮小伙子齐上阵，这才将高伯君死死抓住朱梦珺的裙摆的手给掰开，然后将其抬上担架又抬进了车里，而载有赵崇本人的专车也赶到了现场，他下车之后简单的看了看漆六桐，确认他没事又吩咐了两句让他看好现场，有任何情况及时汇报之后，便匆匆的转而登上了那辆载有不知是死是活的高伯君的医疗车，在他上车的那一刻，我还听到他对车里喊：

“他死不死没关系，但我要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脸上的‘异胎’!”

随后车门在车内的操作下自动关闭，巨大的白色移动医疗车如同来时那样风风火火再扬长而去，我感觉这句话的含义肯定很多，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也来不及细想，至于那个“异胎”到底是什么，我在之后倒也弄了个明白，不过那就是后话了，这里暂且不提。

而陈归鸿则也吩咐灵调科的专车将酉星官接到车上休息，然后他看了看地上之前高伯君留下的血迹，又看了看七窍还在流血的王珂，无不感慨的说道：

“正所谓：自古痴情多憔悴，有缘无分苦相随。”

“陈主任，咱先别抒情了，赶紧找人抢救一下这小兄弟啊。”我说，而“小兄弟”则说的就是王珂，结果陈归鸿没回话，漆六桐却接话说：

“不必做那些无用功了，这小兄弟活不了多久了，我把

他扛到这里来，就是想帮他完成最后的遗愿。

他是为你而来的，你别辜负了这一片真情。”

他前半段对我说，后半段对朱梦珺说，没有了高伯君死死抓住的裙摆，她这才三步并两步到了王珂跟前，看着他那张死灰色的脸，虽然没有刚才哭的那般伤心，但也泪流满面的说：

“小屁孩，你怎么了？这里这么危险，你来这里干嘛？你怎么这么傻啊!”

“珺姐，我知道，我对你的爱太过卑微，所以跟你在一起，我不敢多说一句话，但是，我只要能每天都可以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知道吗，在我跟你出访完第十次的时候，我鼓起勇气想向你表白，可我看到你发了一条动态，上面说；

‘如果你没有一片草原，就不要爱上一匹野马’

我当时就在想，我虽然没有草原，但我愿意做你脚下的一颗青草，只要你能奔驰，只要你能安好，我这里便是晴天。”王珂虽然不像高伯君那样因为受了重创而咳血导致说话断断续续，但他却好像因为类似极其疲劳的原因而说话气若游丝，他这种状态与已经上车的酉星官非常相似，区别只是酉星官没有七窍流血，脸色还算正常，但他的情况就太糟了，即便在没有医学常识的人，看他一眼都会从直觉上感觉他已经命不久矣。

“我知道，我都知道，你一直喜欢我，可是.....可是我们.....”朱梦珺说到这里被王珂打断了，他吃力的摆了摆手，说：

“珺姐，你不用为难，不要看在我快死了份上就可怜我，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我不是喜欢你，我是真的爱你，我可能买不起任何你喜欢的东西，但我愿意，愿意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把一切都给你，包括我的生命。

我愿意站在尘埃之中仰望星空里的你。

别人说我暗恋你是自己‘找堵’，但他们都不对，自从认识了你，我的世界才变成了彩色，原本计划着给你一辈子的‘护花使者’，可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我要走了，只是我还有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你说，我一定答应你。”朱梦珺两眼已经因为哭泣而红肿不堪，但眼泪仍然止不住的往下淌，说实话，此情此景让我也感觉鼻子尖一阵发酸，其感人程度不亚于方才高伯君与她的生离死别，而王珂的告白也同时让我想到了一句著名的网络名言：

“你可以爱一个人爱到尘埃里，但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

这句话原本是用来提醒那些单相思的人，不要再为了不爱自己的人作贱自己，但与王珂的心境比起来，这句话就显得有些渺小了。

想到此处，若不是我采访过太多生生死死练得心地已经比较“坚硬”，我想我当时也要潸然泪下。

“我对你最大的梦想，不敢奢求什么，就是想牵一下你的手，可以吗？”

“嗯——”朱梦琚重重的应了一声，然后把左右两只玉手都伸了出去，紧紧抓住了王珂的右手，在双方的肌肤触碰在一起的那一刻后，他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所有人说道：

“值得了。”

三个字脱口而出后，他的眼神转瞬间就变的直勾勾并涣散了下去，胸口那股微弱的起伏也彻底消失，我知道，他的生命——结束了。

漆六桐与陈归鸿都是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人，我与黄勋虽比不上他俩，但也算经历过一些场面，可即便是这样，四个大男人还是为之动容，朱梦琚更是抱住王珂的遗体哭成了泪人，在场的所有人里，可能出了朱梦琚以外，最伤感的就是我了，因为我在最初介入到此事时就认识了王珂，而且也很早就察觉到了他对朱梦琚的爱慕，而他这样一个不言不语的人，在一场如此惊心动魄的正邪大对抗中连续两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次，在破解噩梦那里，他帮了我、黄勋，同时包括朱梦琚，还间接的救了那些在“慈爱医院”互相残杀的警方力量，要不是他，那些人要互杀至全部死亡，起码也要死上

绝大多数。

第二次就更不用说了，若不是他在危难关头及时出现，在漆六桐的配合，刘玉林的促成之下击毙了高伯君，一旦“念力罩”突破阈值产生“念力波”爆炸，那么有不知道有人都要遭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甚至对数万乃至十几万本地人都有恩情，最关键的是，他为了这一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而他在自己短暂人生的最后一刻，念念不忘的仍然还是那个心中的挚爱，这个羞涩、内敛、清瘦的小伙子不曾有任何让人易于察觉的举动，却能在千钧一发之际为她舍弃所有，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爱得深沉。

王珂对朱梦琚的爱慕，真挚而热烈，含蓄而执着，市井之上那些物欲横流的所谓男欢女爱，在这份爱意面前，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那么的苍白无力。

（未完待续）

681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9 13:42

好了，再多的眼泪与悲伤，也无法让逝去的人再回来，为了击败高伯君，在酉星官、漆六桐、王珂、刘玉林四人或计划或凑巧的配合之下才勉强完成，其中酉星官消耗巨大要被迫进行长时间的修养，漆六桐虽然没有大碍，但在此之前险些被高伯君控制，也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脑部与神经系统方面的检查，而王珂与刘玉林则为此付出了生命，前者为了

爱情，后者为了战友情，这样的代价不可谓不高昂，不可谓不惨重。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当我走出伤感，回到现实之中，从头到尾自己将整个事件，尤其是决战前后的所有细节揣摩一边之后，我感觉我还有很多想不通的疑问，趁着那几个大佬们还没走，我得抓紧机会问个清楚。

这里面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陈归鸿，因为在这些在场的大佬里，我与他的关系最熟，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抓住了一个细节，就是陈归鸿这几天的心情非常好，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酉星官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了“灵调科”的新晋成员之一，他成功的“收下”了自己当初求之不得的悍将，高兴的不得了也在情理之中，那段时间里只要见到他就能看到他脸上挂着笑意，以前他的表情似乎永远是在似笑非笑，但这回是真的在笑。

而他这种心情上的“晴好”，也对我问问题的成功率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我找了一个他略有空闲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挑起话题问道：

“陈主任，我这几天一直有个问题想不通，您能给我解解惑吗？”

“哈哈，说吧，只要是你能知道而我又能说的，那我肯定告诉你。”陈归鸿的心情的确是好，没说话之前就先笑了

起来，我一看这是有门儿，因为我也算入行时间不短了，以我的身份我能知道些什么事情以及他能告诉我什么事情我心里还是有数的，而我想问的问题就基本都在这个范围内，所以原则上应该是没问题的，想罢了这些事，我便开始发问：

“也没别的事情，就是关于高伯君的，如果说酉星官的特异功能主要来自于他的‘第三脑区’，那么高伯君的是哪里来的？我看他的额头也不大，而且也没有‘天目’啊。”

“你这么聪明的人，会看不明白这事？”陈归鸿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如此反问，我一听，也是笑笑，随后说：

“难道是他脸颊右侧的那个巨型瘤状物在发挥作用？”

“是啊，你这不知道吗？明知故问可不是你的风格。”陈归鸿说。

“真不是明知故问，只是我一开始倒是就想到是那个瘤状物的问题了，只是不确定，所以问问您来确认一下，现在看来是没猜错。

不过您之前说过，酉星官是几十亿人中都没有第二个的‘极端孤例’，那么高伯君算什么？是不是他的同类？他俩之间的较量开始时，我听你跟别人说这可能是‘第二个酉星官’了，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酉星官的特异功能主要来自于‘第三脑区’，并生有‘天目’，可高伯君没有啊，他是在脸边上长了一颗大瘤子，这两人虽然特异功能的具体能力相似，但外形与产生异能的器

官差别也太大了吧？这还能算是同类吗？还是说高伯君是一个你们在此之前没有发现的‘新型异能人’？”我说。

“你耳朵倒也‘好使’，我小声嘀咕的一句话都被你听见了。不过话说回来——唉，你要问这事，那我还得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仔细回想一下，高伯君脸上的那颗瘤子长得像个什么？”陈归鸿说，他这人在灵调科这种神神秘秘的部门呆的太久了，说话总是喜欢卖关子，这个我知道，但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还是不免让我感到有点奇怪，不过他既然如此说了，我还是顺着他话的方向想了下去，在想了半晌苦于线索太少又不好意思问导致没有什么头绪，就在一筹莫展准备厚着脸皮直接问的时候，我脑袋里突然灵光一闪，回想到了在决战那一晚快要结束时，赵崇称作移动医疗车来到现场将高伯君的尸体带走时车内喊的一句话，那句话里提到了一个很奇怪的词汇，叫做“异胎”!

对，就是“异胎”，想到了这个词，然后再结合对这个瘤状物的第一印象，我就好像得到了某种指引，顺势便继续去琢磨高伯君脸上的那颗巨大瘤状物，最后我心中终于有一个答案“浮出了水面”，就像解开了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谜题一样，我有点兴奋又有点成就感，然后在这种情绪下对陈归鸿说：

“像一个蜷缩的胎儿！对不对！？”

陈归鸿微微一乐，回道：

“还不错，到底是看出来了，不过那个东西可不仅仅是‘像个’胎儿这么简单。”

“您不会是想说那东西真是个胎儿吧？”我眯起眼睛，用一脸质疑的表情说。

“我还像是有第二种意思的样子吗？那东西就是个胎儿。”陈归鸿说。

我听他这么说也来不及惊讶，只是想我能往这方面琢磨，其实多亏了我听见了赵崇的那句话，要不然除非他直接说，我基本不可能想到那个大瘤子是个胎儿，虽然在第一次看到那个瘤状物的时候就有点这样的感觉，但那仅仅是感觉而已。

但是回头再一琢磨，我即便想到了，也感觉他这话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在停顿片刻后，我接着说：

“那东西怎么可能是个胎儿呢？胎儿即便没有发育也没有成活，形成了‘死胎’，那也应该是在一个女性的腹中才对，怎么会跑到一个男人的身上，而且还是以外如此骇人的外露方式‘挂’在脸上，这说不通啊，您就别绕弯子了，我这人好奇心强，也是真心求教，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说说吗？”

“说当然是可以，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扯这么久了，关于这个胎儿，我先纠正你的一个错误：这个胎儿并不是一个死胎，而是一个活的，一直就是一个活的，他在高伯君的身上虽然没有发育，但始终处于存活状态，有没有发现他会随

着高伯君的情绪波动而时大时小？那是他在呼吸。

至于这个胎儿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样个性质，你且听我细细道来：

自从确认了高伯君是真凶之后，我们多个部门联合调查，基本把他的‘祖上十八代’都查了一个遍，‘第零部’‘老赵头’（指的是赵崇）那边更是对他采取了细致到基因编码级别的尸检，发现在怀高伯君之前，其母还有过一次怀孕，而那次怀孕的‘产物’，就是这个‘异胎’，而换句话说，‘异胎’在伦理关系上来讲，是高伯君的哥哥，比他年长 3 岁左右。

而之所以称其为‘异胎’，主要是取‘特异功能胎体’的关键字组成简称之意。

在接下来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异胎’没有死亡但也没有发育的原因是因为它陷入了一种休眠状态，就好像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破壳而出的蝉，无限期的停留在了破壳之前的那一刻，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营养不良，经过我们的调查，查找了当年高伯君母亲所在医院的妇产科所有还没有销毁的相关入院档案，也是得益于这家医院的档案保存年限高达 50 年，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

档案中显示她在怀第一胎时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状，并且在中后期伴有一种较为罕见的疾病：卡是非孢子虫，这种细菌性疾病可通过空气途径如飞沫传染，其实很多健康

人的体内都有它的病原体，但是该病通常情况下的威胁性并不大，因为其致病性较弱，所以健康人的自身免疫能力足以对抗该病，使病原体进入潜伏状态而不发病，可当人体的免疫能力在某种其它原因下出现低下时，该病就会发作，并严重威胁人体健康。

而能造成免疫力低下的原因主要有身体处于恶性传染病的发病期，或者是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有吸毒史等，我们调查过，起码在这期间，高伯君的母亲不存在前者和后者，她身体一向健康，从未患有过恶性传染病，也很洁身自好，更没有吸毒史，那么问题就最有可能出现在中间这个‘选项’上了——既营养不良。

说来也巧，最常与卡是非孢子虫病发时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营养不良，而是恶性营养不良，比如这个病发病区域分布范围最广的就是物质生活水平最没有保障的亚非拉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大量新生儿都患有轻重不一的营养不良，再加上长期饮用不洁净的水源和食用不充足也同样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卡是非孢子虫的发病率在那里也特别的高。

而根据当时的病例记载，她在卡是非孢子虫发病前，的确就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体重在三个月内的跌幅非常大，超过了 25%，整个人瘦了四分之一左右，面黄肌瘦，连上大小便都要有人搀扶，否则无法独立行走。

那么既然是营养不良，如果出现在贫困人口身上那还倒情有可原，但高伯君的家境虽说不上优越，但也绝对算得上是小康，在正常开销下，一家的经济条件较为宽松，她当年在壬辰期间的食谱因为年代久远，无法找齐，但是找到了其中 5 天的，可以发现肉蛋奶等基本营养保障一样没缺，甚至还有每天家里人为其专门熬制的鸡汤与大骨汤。

既然如此，在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下，怎么会出现营养不良？

然后我们先确定了免疫力低下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之后，就继续调查是什么造成了营养不良，一般来说，重度营养不良的成因‘跑不了’有三个：第一个是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既外界营养摄入不足，这一条可以首先否决掉，因为根据家庭情况与食谱来看，高伯君的母亲不存在这个前提。第二个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由于自身的成长需要大量养分，就会吸收患者本身的营养，导致重度营养不良的产生。第三个是寄生虫病，这一条导致营养不良的原因与第二条类似，都是病原体的成长需要养分，在‘霸占’了患者正常的营养之后使营养不良症出现。

可是——根据当时的主治医师回忆，以及病历记载，后面两种情况也都没有在高伯君母亲的身上出现，其中前者非常明显，除了营养不良外还会有其它并发症，但她没有，所以检查过后就排除掉了，而后者因为中小型及一、二甲医院

通常不具备多样本的寄生虫病检查能力，也没有设立独立的寄生虫病科，然后在主治医师的建议下，高伯君的父亲还带着其母亲到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做了寄生虫方面的检查，结果一无所获，她并没有感染任何可以导致她身体出现这一系列症状的寄生虫病。

说实在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到底出在哪儿，不仅困扰了她的主治医师，在前几天也让我们乃至是军医大的专家很‘挠头’，毕竟她已经去世多年，遗体早已不在，想要从她身上入手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不过好在后来有了高伯君本人的尸体连带着那个至关重要的‘异胎’，经过对他以及‘异胎’的研究，我们惊奇的发现，这个‘异胎’竟然就是当年其母亲怀的第一胎，当时因为该胎儿没有完成发育，导致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不明原因的无发觉性流产’，这句话其实从医学角度讲纯属是胡说，完全没有这么一句术语，说白了就是那个主治医师也搞不清楚她的胎儿到那里去了，所以就定性为‘不明原因’，至于‘无发觉’则指的是很多孕妇都有过的情况，就是因为某些不良因素导致在‘不知不觉’中就流产了，当然，这个与本事无关。

当研究重点完全放在‘异胎’本身上时，一个更令我们惊奇的结论出现了：‘异胎’在当时并没有流产，只是因为外界的营养摄入不足导致其主动进入了一种我前面提到过的，类似‘休眠’的状态，外界营养摄入不足——这一点与

高伯君母亲在怀有这胎时出现的严重营养不良症正好相对应，这说明什么？说明造成其母严重营养不良的就是这个‘异胎’！因为这个‘异胎’在‘休眠’之前，吸收走了她身上绝大部分营养！剩余的那一小部分不足以支撑孕期的人体需要，所以自然也就出现了重度营养不良的症状了，那么我刚才说过，她在怀孕期间摄入的营养在正常水平看来是十分充足的，但就是这看起来已经十分充足的营养的绝大部分，也只是让这个‘异胎’保持在了最初的‘细胞团’状态，然后就进入了‘休眠期’，一个‘细胞团’就已经如此，如果它继续发育下去，哪怕是发育到正常胎儿一周左右的状态，也肯定会导致其母死于重度营养不良。

那么综上所述，很明显，这个‘异胎’对营养的需求量远高于普通胎儿，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特异功能者，换句话说，如果他发育完成并成功生产直至长大成人的话，那么高伯君的这个哥哥，就极有可能是一个像酉星官那样的‘实战型特异功能者’。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异胎’当时给高伯君提供的特异功能虽然看起来与酉星官的念力极其相似，但两者并不是同一原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确定‘异胎’的特异功能是独立于目前已知的三人之外的第四种新型特异功能。

话说回来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在‘异胎’的‘细胞团’进入到休眠状态后，其母的重度营养不良症也就渐渐的好了，

那么谁是这个症状的‘罪魁祸首’就更加明朗化了。”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68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29 13:55

实在是不好意思，等发完之后楼主才发现 6816 楼的结尾与 6819 楼的开头中间少了一些，是楼主发呃时候疏忽了，所以看起来文字内容有点衔接不上，作为补救措施，楼主把少的内容分段发在 6816 楼下面的评论中了，在这里特此说明一下，而由此带来的阅读不便，还请各位看官见谅。

68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30 02:33

楼主又来更图了，这两张图本来之前就想更来着，但因为有别的图要更，就排在后面了，这次算是补上，而图片的内容则是上海外滩著名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其中那座最显眼的“钟楼”，是“外滩 13 号海关大楼”，而其旁边的白色圆顶建筑物便是正文中提到的“电报大楼”，也是酉星官与高伯君决战时，赵崇及其部下所在的建筑物。

至于其它的建筑物，每一栋建筑物都有非常深厚的历史，不过介于与本篇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就不一一介绍了。

而图 1、2 的拍摄视角也基本相同，都差不多能俯视整个“万国建筑博览群”，为了更好的展现这篇历史遗存的魅

力，楼主也在角度相似的情况下，特地选了一张白昼的同时又一张夜景。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75446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754469.png{EIMAGE}

686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30 02:33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8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30 16:28

（五十七）一些“遗留问题”(2)

我一听“异胎”的特异功能与酉星官不同，而且还是全新的种类,我当即就来了更大的兴趣,先抛开刚才的那些“异胎”与高伯君之间的关系之类的问题,并当即展开详细追问,而陈归鸿则如此说:

“虽然‘异胎’不在我的手上，但老赵头那边的第一手资料我还是清楚掌握的，他们的动作很快，截至目前，是他们率先发现了‘异胎’所提供的特异功能虽然与酉星官的极为相似，但并不是同类，不仅如此，它还代表了一种我们之前前所未见的‘新型特异功能’的重大课题，要说清楚这种

‘新型特异功’能是什么，以及‘异胎’为什么会拥有它，那还得从‘异胎’的血脉上说起——在经过对其家族直系血脉的全谱检测后，发现‘异胎’的遗传物质与从墓葬中提取出来的高伯君父亲的并不相符，也就是说，它虽然在伦理上是高伯君的哥哥，但却不是同父同母的关系，而是同母异父的关系，这就产生一各很有意思的事情了：‘异胎’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是怎么让高伯君母亲怀孕产生的它的？而且根据前面所说，这还是在与高伯君父亲结婚后发生的情况，或者说是高伯君母亲在已经有了‘异胎’这个身孕但外人所不知的情况下嫁入了高家？

为了弄清楚这个，其后又组织力量着重调查了高母在婚前的人际关系，虽然年代久远，太多资料已不可考，查起来非常困难，但这事是我们国安局与‘第零部’联手调查的，我们帮他们的忙，好处就是双方的调查结果要进行100%的共享，这对于‘异胎’在他们手里的形势下又百利而无一害，而这两个部门联合起来，不是夸海口——这世上就几乎没有查不清楚的事儿，调动所有资源，隐藏再深的事，只要有一点点的痕迹还留存于世，那我们就查的到。

所以在集中力量进行攻关之后，还是有很大收获的，比如我们发现高母在嫁入高家之前，还谈过一个男朋友，这个男人早年是个高中的化学老师，他与高母相恋时两人才20多岁，之后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疯了，不仅与高母分手，而

后又因为无法正常工作之后，被迫从学校离职，入住过多家精神病院，但治疗效果都不明显，后来因为高额的治疗和看护费用，这个男人的家里就把他接了出来，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便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直到数年后，他在相邻的一个小县城里死于一场车祸，通过他与高母恋爱到疯掉，乃至最后死亡的时间来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在这段时间里，高母就已经怀有了第一胎，也就是‘异胎’，直至怀有‘异胎’1 年左右之后，她经人介绍，认识了高父，两人喜结连理组成了家庭，按理说一个正常女性在怀孕后的三个月左右就已经能看出来了，但高母在命名已经怀有 1 年身孕的情况下，从外表来看，身体上却没有任何反应。

再后来‘异胎’导致的怀孕特征已经外露之后，那又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高母与高父也就理所当然的将其当做了这是两人的第一个孩子，而实际上，‘异胎’的亲生父亲，最有可能的便是这个死于车祸的流浪汉。

随着时间的推移，‘异胎’因为营养不足而陷入休眠状态让高父高母误以为这一胎已经夭折，之后才又有了高伯君。

也就是说，高母自己也不知道‘异胎’并不是高父的骨肉。

虽然，我们没法查出高母与那位化学老师，也就是后来的流浪汉，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有没有婚前性行为，不能 100%的确定‘异胎’与但从逻辑上来说，这个推论是正确

的。”陈归鸿说。

“那既然可以从高父的墓葬里提取出遗传物质与‘异胎’进行对比，那为什么不能提取这个化学老师再进行对比呢？这么一比不就有准确结论了吗？”我问。

“这个我们当然想到了，但是当年信息水平不能跟现在比，他死之后一直能确认其身份，所以也就没有家人去认领，结果在殡仪馆里停放了很多年后被殡仪馆方面以‘清理挤压遗体’的理由给送到火葬场火化了，与另外无人认领的遗体的骨灰混在一起深埋到了地下，到现在为止，那些骨灰早已与土地融为一体，根本没法查了。”陈归鸿说。

“这倒也是，我听说火葬场的确是这么处理无名遗体的骨灰的。那么你们又接着调查疑似‘异胎’生父的其它信息了吗？”我说。

“当然，随后我们便顺藤摸瓜的又对他在流浪期间的情况展开了调查，根据救济过他的流浪乞讨人员收拢所的记录，这个人完全不记得自己姓甚名谁，只有随身携带的一套考试模拟试卷上有一个名字，还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由于其神志经常性处于不清晰的状态，所以从外表看，属于典型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他虽然在疯了之后忘记了自己叫什么，但却在多年的流浪乞讨生涯中有一个外号，叫‘疯子’，更奇怪的是这个外号最初还不是别人给他起的，而是他自己这么叫自己的，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把自己叫疯子，这难道不很

有意思吗？通常情况下，真正的精神疾病患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与常人不同，或者说在他的眼里，自己是正常的，别人才是不正常的，那么我就怀疑，这个‘疯子’的自称，并不是世人通常理解的那个‘疯癫’的疯子的意思。

所以我就由此受到了启发，开始追查他没疯之前的家室，这个人姓李，家中还有一份祖谱，通过这份祖谱一直可以追寻到隋末唐初他这一家的先祖，跟上面记载着他们家高祖姓任是受了皇封才姓了李，而原因是因为救驾有功，但时间是在大唐建立之前的隋朝时期，这也是到了大唐建立，论功行赏时才有的事情，你也知道，李姓是大唐的国姓，能在皇帝的敕封之下与皇家同姓，在那个年代是无上的光荣，能获此殊的，绝对是有大功劳或者是身份特殊的人才能行的，这就与救驾能对起来了，然后下一个关键就是他们家在改为李姓之前姓什么，所以重点就放在了这个方面，根据我推测，在李氏祖谱之前，肯定还有另一份原来姓氏的祖谱，但是上千年前的事情，我们这个是无能为力了，不过可喜的是他们家因为祖上出过这么一个‘名人’，所以被记录到了当地的县志里，最后我们又去调查了县志，那本县志的内容一直从唐代记录到了现代，内容十分珍贵，所以为了保存下来就被转抄了无数版，我们是从现存最早的那一版里发现其中写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也成了探寻‘异胎’身世的关键，这句话是这么写的：

‘高祖赐姓前，李家乃姓风。’

有了这句话，就直接证明了这个流浪汉的直系祖先隶属于‘风姓’，而风姓乃为我之前给你说过的十二古姓（亦称‘十二孤星’）之一，而‘疯’与‘风’同音，那么这个流浪汉如此自称，我猜测更像是一种对自己身世的强调，但是因为精神疾病导致他记忆混乱，或者说他只记得这么多了。”陈归鸿说。

“‘风’姓？十二古姓之首的那个风姓？我的天，要这样说，那‘异胎’岂就是‘黄道十二宫’的十二个‘实战型特异功能者’的一员了？!”我说。

“是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这件事，但基本上已经是大差不差了。

还有一点可以作为此事佐证的就是县志中关于其祖先救驾的记载，当时说唐高祖李渊在还是还是隋朝晋阳留守时，隋大业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16年带兵抗击突厥时遭到了突厥人的伏击，风姓其人为李渊账下一将，为保护李渊，用原文中的话说教‘突展神通’，顿时天地变色，狂风大作，将突厥骑兵吹了个人仰马翻，李渊趁机突围成功，而在大唐建立之后此人受到皇封改姓为李，记就是这一次的功劳，首封大唐国姓之后，这人的尊号也还可查，就叫‘神通大将军’。

那么什么叫‘突展神通’？怎么就‘天地变色，狂风大作’了？很明显，我们推测，这个姓风的将官，拥有实战级

别的特异功能。”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68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30 16:49

“那么也就是说，风姓的这一脉先祖拥有实战级别的‘特异功能’，然后在战斗中救下来了李渊，为日后改姓为李埋下了伏笔，那这中间他们这一脉还出过类似的人吗？如果出过的话，这么大的事情，县志或者是祖谱中应该也有记载吧？”我说。

“没了，直到疯了的这个流浪汉，1000 多年的时间里，这一脉就出了这么一个，就是他们改姓时的那位先祖，不过，现在有了第二个了，那就是‘异胎’，根据技术检测的结果显示，‘特异功能’应该是一种在绝大多数情况都处于隐性的基因，所以在血脉的直系繁衍当中极少体现出自身的作用来，但会在某些非常巧合的因素共同促使下而变为显性基因，如此，拥有这一段显性基因的那个个体，就将继承其祖先的‘实战级特异功能’，这个‘异胎’就是如此，过了足足上千年，这段基因才再次凸显出它的威力。

只是由于命格中自带‘天煞孤星’，所以那位风姓先祖估计家庭也好不到那里去，估计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改掉原有的姓氏的原因里，除了承蒙皇恩以外，想用改名换姓的方式摆脱这个好似是‘诅咒’的命格，估计是他毅然决

然放弃‘风’这个上古第一姓，该姓为李的另一重要原因。”陈归鸿说。

“好吧，那既然说到这个，我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异胎’的新型特异功能，这是一种怎样的特异功能？能让它也位列‘黄道十二宫’之一？甚至从您所提供的排名上来看，它占据了十二宫的第一宫，比酉星官酉姓所占的第二宫还靠前一个名词，那这样一来，我感觉其所承载的‘实战级特异功能’绝对是非同小可的，但我又明明看着它的作用与酉星官的念力基本一致，之前还在猜测它是不是酉星官血脉的某种‘亚种’呢，所以我想问的就是您是根据什么说它是新型的呢？”我说。

“第一宫的确是第一宫，而它所承载的能力也对得起它所在的这个位置，这么说吧，‘异胎’的特异功能就像是一杯水，水无常形，流淌到哪里就是哪里的形状，想知道水的形状，那就得看先看盛放它的环境是个什么形状，你懂我的意思吗？”陈归鸿说。

“嗯——您的意思是说，‘异胎’的特异功能是根据外部环境而形成的？在不同的性格人身上就有可能是不同的结果？！”我沉吟片刻后如是以几乎惊呼的语气说。

“是的，‘异胎’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因为营养供应不够，导致数次都没有发育完成，但如果它能长大成人，那么其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特异功能就要看它自身在那时

那刻的特点了，而机缘巧合之下，它的‘三周胎’状态与高伯君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它提供给高伯君的特异功能就是根据高伯君当时的特点来产生的，这种遇火是火，遇水是水的特异功能，难道不是全新的吗？难道不配站在第一宫的位置上吗？”陈归鸿说。

“那.....那高伯君是有怎样的特点才会产生与酉星官那样高度一致的特异功能啊？”我说。

“这个很简单，与他当时的性情有直接关系，但他面部的瘤状物发育到十分巨大的时候，他当时已经处于家破人亡的状态，整个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身负夺妻之恨和杀父之仇，同时又饱受欺凌，那这么一种状态下的一个人，其心理肯定不可能是健康和阳光的，而相反则一定是充满暴戾和仇恨的，这样一来，怨念也就在不断激增，而怨念本身就是念力的其中一种，念力的基础就是‘念头’，或者说是一个想法，每个人都有‘念头’，但能用超强脑电波将念头强化到念力的境界对客观事物施加影响，这就进入到‘特异功能’乃至是‘实战级特异功能’的范畴里了。

高伯君满身的极强怨念，被身上的‘异胎’得以无限放大，后来他又接触了大量有关念力类‘特异功能’的书籍与资料，更是在脑中形成了对这种能力根深蒂固的狭义印象，这种印象便让‘异胎’在为其提供特异功能时形成了一个‘模板’，按照这个‘模板’发展下去，便是与酉星官几乎一模

一样的念力了。

只是说两者非常相似，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当时我们在两人决战的时候收集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两人虽然释放的都是由强脑电波组成的念力，但波频并不一致，酉星官的频率较低，但波长更长，给人的感觉是高亢有力，而‘异胎’提供给高伯君的则是频率非常高，但波长很短，给人的感觉是兴奋而暴躁，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前者是美声男高音，而后者则便是摔贝斯的重金属摇滚。

具体体现在攻击效果上，那就是酉星官对单个目标的极端破坏力更强，但面对大量目标时的效率相对较低，而‘异胎’则是相反，对单个目标的极端破坏力较低，对大面积多数量目标的效率却要高的多。”陈归鸿说。

“明白了，那么假设我脑袋里想要的是刀枪不入，‘异胎’能给我吗？或者说它自己这么想，它就能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吗？比如说在‘异胎’的帮助下，我说的这种想法会不会让我向着漆六桐的那个方向发展？”我说。

“理论上是完全可以的，但前提是这种想法要极其强烈才行，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是不行的，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要达到执念的程度，而且持续很长时间才可以奏效，高伯君当时的情况正好符合了这个很关键的主观条件。”陈归鸿说。

“那这岂不是‘无敌’了？我脑袋里集中精力天天去想一件事，最终它就能让我发展成那个样子，那我是不是可以

想象自己能一拳打爆坦克，甚至是更夸张的事情呢？如此一来，谁也不是对手啊。”我说。

“那当然不行，这个帮助是有限度的，以你刚才的逻辑，直接把自己‘设定’成‘造物主’岂不更直接？所以话说回来，这还得看‘异胎’的能力，在它的承载力之内，它可以帮你，如果超出了，那它也爱莫能助，根据现在的测试，三种胎状态下的它，结合高伯君能产出如此效果，就已经是超水平发挥的极限了。

另外，发展出的‘特异功能’越强，对能量的消耗就越大，稳定的外部供应也是一个问题，高伯君要不是仗着自己整个吸收系统的吸收能力异于常人，也根本供不起‘异胎’的消耗。”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68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30 16:50

楼主突然有点事，就先更这两段，第三段可能要晚些时候再更，特此来说一下，各位看官见谅

68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30 19:25

楼主回来了，这就补更第三段：

689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1-30 19:26

“好吧，要这样说的话的确就说的通了，因为高伯君的确提到过在‘异胎’开始‘二次发育’的时候，他对能量的摄入要求陡然提升，以至于最后连吃饭都吃不起了，而您也说过，酉星官在获得灵调科出资研制的专用高能营养药物之前，其饭量空前巨大，一个人能顶5、6个壮汉的食量，尤其是在高强度使用过特异功能之后。

但是我还有一点想不通，这个‘异胎’是怎么跟三年后才有的高伯君连在一起的呢？而且既然它从‘一次发育’期间再到高伯君大学期间，这中间间隔了20多年，是什么促使它在‘休眠’的20多年又有了‘二次发育’的呢？它又是怎么和高伯君的身体‘融为一体’的？”我说。

“我不是医学方面的专家，这个问题要我回答的话，稍微有点吃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那个‘异胎’其实在发育之前是一直处于‘潜伏期’的，它其实始终无时无刻都在发挥影响，只是你说的‘激活’问题就像‘特异功能’基因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一样，缺少的是一个外界条件的刺激，让这个胚胎在高伯君的体内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休眠和寄生的状态，当外界的触发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它就会被从休眠中‘唤醒’，进入发育状态。

至于这个触发条件是什么，根据眼下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其根本原因应当是剧烈的情绪波动，直接原因则是情绪波动造成的脑神经异常放电，你也知道，高伯君在此之前，生活

算得上是顺风顺水，才貌双全又有一个校花做女朋友（注：这里的校花指的就是朱梦珺），但自从与朱梦珺分手之后，家庭之中图遭一系列的重大变故，这些变故严重冲击了他的心理健康，如果从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的话，我听军医大那边的专家大致的意思是：那个‘异胎’在潜伏期间处于他右脑大脑皮层或者是相邻位置的某处身体组织上，在正常情况下，它可以承受绝大多数的脑电波通过而不发生异变，但当高伯君与朱梦珺分手之后，外加家庭变故接二连三的出现，他因为情绪波动过大，导致其性情大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便是我刚才说过的脑神经异常放电，而这种情况严重时会引起癫痫或者是‘失心疯’，不过那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的，但对于高伯君来说，由于有这个‘异胎’的存在，异常放电所产生的能量波动最先刺激到的就是它，将它从休眠状态中‘唤醒’，在被‘唤醒’之后，这个东西的发育便一发不可收拾了起来，它几乎占用了高伯君身体总能量的60%，也就是说，‘异胎’的存在，消耗了高伯君全身上下超过半数的功能。

可话又说回来，这种消耗也不是无用的，他能有如此厉害，并足以媲美酉星官的‘控制类’特异功能，仰仗的就是这个‘异胎’的大脑，也就是那个瘤状物的主体，它占据了‘异胎’总体积的90%以上，剩下的那不到10%才是身体和四肢，除了处于无用状态外，其畸形导致的瘦小程度也可以

对它忽略不计了。

至于他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根据眼下得以研究成果来看，应该是这个‘异胎’的求生本能在发挥作用，它在‘一次发育’时之所以停止发育进入休眠，更类似于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因为即便将高伯君其母的所有营养都占为己用也不足以发育成形，所以索性进入‘休眠’，在高伯君还是胎儿状态时，组成它的‘细胞团’通过脐带与营养物质一起，离开其母的身体进入到了高伯君的体内并继续‘潜伏’下去，直到二十多年后的脑神经异常放电导致将其激活。

当然了，我上面说‘异胎’的那些‘决定’是为了叙述方便进行的拟人化处理，实际上一个‘细胞团’不可能有自己的意识，所以我才说这是‘求生本能’。”陈归鸿说。

“明白了，可是我还是想不通，高伯君其母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下的营养水平都无力支撑‘异胎’的发育，20 多年后已经因为家庭变故而流落到街头行乞的高伯君又是凭什么能完成‘异胎’的‘二次发育’的？

对了，您还说高伯君的吸收系统异于常人才保证了‘异胎’的发育，这话又是从何说起？”我说。

“这个情况我们也组织力量进行了研究，据我目前所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异胎’的‘二次发育’到变成一个巨大瘤状物的阶段后实际上又停止了，也就是它再次进入到了休眠的状态，换句话说，高伯君所提供的营养与能量，也只

能让它发育发到这个程度，这距离完全发育成形，变成一个正常的婴儿，那还差得远，不过呢，出于‘特异功能者’异能部分会优先享用身体营养的特性，这个‘异胎’的大脑部分已经发育完成了，完全达到了成年人的标准，这是高伯君具备能与酉星官抗衡的‘控制者’异能的关键，只是‘异胎’的身子还很小，用正常胎儿的标准来看，只有‘三周胎’的标准。

第二是我之所以说高伯君自身的吸收系统不一般，那是因为他对食物的吸收率是普通人的数百倍，而这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后来找到了当年和他一起行过乞现在还在行乞的一个乞丐，据这个乞丐回忆，高伯君几乎好像从来不用解大便，就像酉星官从来不用睡觉一样神奇。

而健康的大便是人类在吸收营养的过程中将无法吸、不适合吸收以及身体不能适应的部分排出体外的排泄物，可高伯君没有大便，这说明他几乎可以吸收他所摄入的所有食物及营养，从而不产生额外的‘’残渣个‘废料’，另外，他的胃肠道也异于常人，可以分解绝大多数足以致死的剧毒，这是他为什么在被郭永铭派出的两名杀手强行灌下剧毒生物药剂后没有死，以及之后乞讨时吃腐坏食物和饮用遭到严重污染的水源时还不会生病的原因，这么说吧，通过超算的‘建模分析’，我们发现他的胃肠道系统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的深度‘垃圾回收站’，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能吃能喝的，

都来者不拒，收入腹中之后能分解及中合有害部分，并全面吸收营养与能量部分。

至于他这个能力是哪里来的，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个人认为也跟‘异胎’有关，因为‘异胎’具备强化并具象化某一种强烈执念的‘特异功能’，所以犹豫‘异胎’的客观存在，导致高伯君当时因为食物供应不足而每日都出于饥饿的状态，外加行乞之后食用的东西也都极不卫生，这也就让高伯君自然而然的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想要吃饱吃好，或者说吃了变质食物而不生病的想法，这些想法与他渴望复仇的执念汇聚在一起，被‘异胎’给一起强化了，结果就是他的吸收系统效率暴增，对抗恶劣饮食的能力也远超常人。”陈归鸿说。

“两次发育，两代人的营养外加额外的强化以及全程长达数年的时间也只是让这个‘异胎’发育成一个小小的‘三周胎’而已，我真是感慨这个‘异胎’的发育过程之坎坷艰难，都要超过《封神演义》里孕三年才生，生出来却还是个‘大肉球’的哪吒了。”我说。

“谁说不是呢，我一直就说，那些上古时代‘神仙打架’的事情的原型，大部分都与那个时代的‘实战级特异功能者’有关，而哪吒孕三年才出，出其为肉球的设定，其灵感应该就是来自于那时候真实存在的一个‘异胎’，只是那个‘异胎’可能遇到了什么巧合，最终完成了整个发育过程，然后

长大成人，这在那个食物短缺的蒙昧时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陈归鸿说。

“嗯，这么说的确有道理，而我想到与‘异胎’相比，酉星官是一次便发育成形的，我真的很好奇也很佩服他的母亲，那得是一个多么强大的个体才能一次性完成一个这样的‘控制者’的完全发育？还有那些上古时期依靠特异功能立足于世的‘超能力文明’中的高手们，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们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情况下，又是怎么繁衍高级异能者的后代的。”我感慨道。

“这也许就是酉星官生身父母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以及‘超能力文明’消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吧。”陈归鸿说。

“您说‘黄道十二宫’的这些‘实战级特异功能者’们都是命格太硬，自带‘天煞孤星’，所以双亲受累，看来高伯君在这方面也明显是在与‘异胎’合体之后遭到了它的影响，这也算是各种机缘巧合凑到一起导致他家破人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吧。”我说。

“差不多，这就是他的劫数。而‘异胎’本身命运的更是如此，它的生母就是高母，死的凄惨，而生父则是个后天突然疯掉的精神病流浪人员，最后还死于车祸，这简直是也是‘天煞孤星’的代表了，每次回想起这一幕幕，感觉实在都太巧了，比如‘异胎’的生父在让高母怀上它之后就莫名其妙的疯了，根据以前认识他的人说，这人从没有过任何精

神方面的疾病史，家人的精神也都很健康，所以这个病来的极其突兀，如果他不疯，而是与高母成家，那么这个宿主就不会是高伯君了，因为这个人也就不存在了，同样也就没有之后的这一系列事情了。

而这一切发生后，‘异胎’再与高伯君结合，在随后他的一系列遭遇又促使‘异胎’的‘二次发育’，接下来再利用它赋予的‘特异功能’展开复仇，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每一步都是大量巧合准确凑到一起才能引发的‘蝴蝶效应’，从概率角度来说，能产生这种客观现实的几率简直是太小了，比天降陨石砸死指定的某一个人的几率还要小，假设非要有个解释的话，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注定’——冥冥之中的定数注定这一切要以这样的形式发生。

还有一点就是，‘异胎’的生父在人生的后半段以乞讨为生，而高伯君作为它的宿主也乞讨过，不知道这算不算又是一个巧合。

我拜托科里的命理高手给‘异胎’推算过，只能推算出它的命数里充满了变数，但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却‘笼罩在一片迷雾’当中，完全看不清。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找到嬴子非，那一定要请他用他的预知能力给‘异胎’算一算，看看这个家伙未来到底是个怎样的发展，如果他都算不出来，那就彻底没辙了，不过嬴子非连周天国运都能精准的推算出来，一个人的命运再复杂，

应该也难不住他”陈归鸿说。

“您都说了‘异胎’的命数里充满了变数，那就随它去吧，真用唯心的话说有些事是注定的，那即便算出来也改变不了。”我说。

“你这么说倒也有几分道理。”陈归鸿说。

“对了，陈主任，您给我说了这么多，里面包含的信息简直是海量，难道都是在击毙高伯君后这几天里调查到的？”我说。

“那当然，要不然你以为呢？”陈归鸿反问道。

“厉害，这两个干情报的巨头部门联合起来就是不一样。”我说。

“除了我们还有酉星官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不是他读了高伯君以及‘异胎’的脑电波，哪里能查到这么多早已无凭可考的事情。”陈归鸿。

“看出来了，他以后绝对就是‘灵调科’的不二王牌。”我说。

“不用以后，现在就已经是了。”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689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1 01:08

楼主又来更图了，内容是发生在 1987 年我国“特异功能”研究领域上，两件理论层面的大事，至于具体内容，图

1、2 这两张截图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楼主就不再赘述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0047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00528.png{EIMAGE}

69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1 01:0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9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1 19:10

楼主来更细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694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1 19:33

“等等，陈主任您刚才说这个‘异胎’经过了‘二次发育’之后又进入到了休眠状态？!”我跟陈归鸿就这么聊着聊着，突然想到了他之前话中这个虽然是细节，但如果我猜不错的话，会很有“意思”的问题，便如此惊问道。

“是的，怎么了？至于这么一惊一乍的吗？”陈归鸿见我突然这个表情，便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表情并如此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那是不是说，假设若能有新的刺激让这个

‘异胎’再次苏醒，并有足够的营养促进其发育，那么这个‘异胎’是不是就有可能真的完成全部发育，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如同酉星官、漆六桐那样的‘实战级特异功能者’？”我说。

“你呀你，我看你以后别在干内参记者了，直接去‘第零局’当他们的参谋得了，你说的这事是那帮人也刚刚想出来的，居然就这么被你用只言片语给猜出来了，你这思维运转速度都让我这个搞了半辈子情报的人感到汗颜呐。

只是呢，这个‘异胎’说到底也真是‘命苦’，之前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也没有真正的发育成人，相比之下，酉星官的诞生更像是注定的，而‘异胎’的诞生则是一种随时都可能出现也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偶然现象’，是让人无法揣测的。”陈归鸿用手指着我又摆出了他标志性的“似笑非笑”表情对我说。

“您这么说就是那我取乐了，我无非是瞎猜而已，做个采访写个报道还行，要是去了‘第零局’，估计保洁工作就得交给我了，还有您那‘灵调科’，要是有‘传达室老大爷’这种闲差，等我当记者当累了别忘了给我说一声，情报搞不了，这个还是能干的。

您刚才说过‘异胎’的命运中充满了‘变数’，并且无法做精确的推算，我刚才想了一下，只能想到命运多舛这个词来概括一下，您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我说，我之所以在

后面又提了一下灵调科，主要是不想让陈归鸿不高兴，前面说去了“第零局”只能干保洁工作，这在无形中已经相当于在拔高它的实力，而“第零局”在很多方面与“灵调科”是竞争关系，我这么说，陈归鸿肯定得不爽，所以得临了再把话给“拉”回来，说我去“灵调科”还能当个传达室大爷，这话就把两者的水平又给拉平了，虽然不会让他心花怒放什么的，但至少不会得罪他。

而陈归鸿则没有接那个开玩笑的话茬，只是轻轻摇了摇头，说：

“命运多舛是肯定的，但并不足以形容全部，说具体点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除了寻求科里的命理高手帮助推算以外，还将赢子非预测异能中蕴含的那套方程式编写进入超级计算机中，虽然效果肯定没有赢非子本人施展‘预测者’‘特异功能’的效果好，但总比没有强。

然后我们就以这种现代科技结合《易经》的方法对这个‘异胎’产生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大量推算，前者的结果是‘一片迷雾’，而后者则发现每次推算它都会有不同的结果，有可能半途夭折，也有可能发育成一代‘异能巨擘’，好像很多并不起眼的因素都会左右它命运的走向，这么说吧，在我看来，‘异胎’是个‘定时炸弹’，如果走上征途那还好说，要是一旦误入歧途，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才一直强调说它充满了变数，或者说它本身就是

一个巨大的变数。

也正是因为‘异胎’的命格中充满变数，遇强则强，所以它就像一团还没有成型的红钢，最终将被打造成什么样子谁也无法确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潜力据我们推测，也许是已知的‘实战级特异功能者’中最强大的，这估计是它在发育时集中两代人的精华都只能达到三周胎的程度，对营养需求看起来比酉星官还更甚一筹的原因所在。

现在‘第零局’对它这么上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展开研究，而且正向你猜测的那样，那边现在定下来的主要方向，就是要让它进行进一步的发育，而这么折腾下去，还真不知道到底是福还是祸啊，只是这次激活所需要的能量非常大，不是第二次发育时脑电波异常放电就可以办到的，说不定得动用上微型核反应堆提供能源。

算了，那是他们的事，我就不操心了。”陈归鸿背着手，用一种感慨的语气说道。

“那您也别太悲观，既然‘异胎’是变数，那有可能坏就有可能好。

另外，我记得一开始‘第零局’来参与此事的目的也是想来‘挖’走酉星官，可他们怎么在事情结束之后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偃旗息鼓了呢？好像没再追问此事，能让您把酉星官这么轻易的就给‘弄到手’了，这可不像他们锱铢必较，行事霸道的风格啊。”我说。

“轻易？哼，他们要不是拿到了好处能这么一句话不说的就放手了？那是我跟他们达成了协议，酉星官归我，‘异胎’归他们，要不然对于‘异胎’的具体研究怎么主要都是围绕着‘第零局’展开的呢？我们只是稍微参与一下，分享了部分现成的理论成果罢了，真正关键的各种研究与试验数据，还是都在他们那里呢。

说得难听点，这就跟打了一场仗，然后战胜方瓜分战利品是一个道理，大家都得到好处了，都心知肚明，所以就谁也别多说话了。”

“哦——明白了。”我说，说的同时心想怪不得，这帮人真是精明的‘头顶流油’啊，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谈，这样一来，当时赵崇喊着“高伯君死不死无所谓，‘异胎’一定要活的”的话也就说的通了。

（未完待续）

69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1 19:57

（五十八）一些“遗留问题”（3）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没搞明白，酉星官再遭到高伯君反压制时是因为对方突然暴起了一股超强的脑电波，导致酉星官差点落败，而在之后是在你们携带‘头脑风暴’赶回来后给他及时的注射上才勉强扳回了局面的，那高伯君是怎么做到经过这么大的消耗后还能有如此潜力的？他之前和未

进行注射的酉星官对抗时，两者的实力就差不多，结果他能先压制住酉星官，而后在最后的决战中，他面对有药物帮助下的酉星官仍然丝毫不落下风，我想这其中肯定有原因，难道就像是酉星官猜测的那样，他也有类似的药物？而且使用的时间比酉星官还略早，导致他能先下手为强对酉星官形成了短暂的压制？”我说。

“还真叫你说对了，他就是有药，整个东方明珠电视塔以及他在克隆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都已经里外里查了个‘底儿掉’了，在搜查中我们发现了一种通过静脉注射的残留药物，是他通过那家公司的实验室与原料自己合成出来的新药，根据他在笔记中自己的命名，这种药叫做‘精神素’，从构成到药效，与酉星官发明的‘头脑风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得不说，这俩人就好像是宿命中的死敌一样，连制药方面的天赋都是如此的相像。

而他研制这个药的时间可以追溯到至少 5 年以前，在笔记中他说在当时他就发现了自己在高强度使用‘念力’之后会感到强烈的疲劳感，正常的食补恢复速度很慢，不能有效应对连续的挑战，另外就是他还发现自己通过练习来提高‘念力’水平的过程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期，没有外界力量的辅助，很难再更上一层楼，而他本身又是生物专业的高材生，所以才动了按照自己特点，研制一种可以利于快速恢复以及提高大脑效率，突破现有‘念力’极限的药物，而成果

就是这个‘精神素’了，在事发使用的时候，这个药也刚刚研制成功不久，用他自己在笔记中的话来说，叫‘还在测试期间’。

另外，你还记得漆六桐在酉星官的提醒下发现那些没有血液，从出现时就只是尸体的畸形人吗？这里面也有一点事情，比如你们拿回来的那本高伯君笔记本上，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是没又写完的，他在那一本里只说了想克隆量产受自己控制的‘低端特异功能者’来辅助自己，并经过实际操作之后发现这个目标的难度太大了，对于他来说完全实现不了，笔记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他的另一本笔记里，也就是记载着‘精神素’的那本笔记里则说明了，因为克隆量产‘低端特异功能者’的难度超出他的能力范围而被放弃后，他将那些作为他早期想要克隆量产低端特异功能者’时产生的‘废料’的畸形人，进行了‘废物再利用’，变成了新药的‘培养容器’，而写有这一部分关键内容的那本笔记本一直贴身放在他的身上，这是在检查他尸体的时候才发现的，再加上因为你们找到的那一本内容有些‘过时’的老笔记本的共同作用，这也无意中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判断造成了误导。

而那些畸形人都是死于失血过多，至于失血的原因，那都是被高伯君给抽干了，因为生成这种药物的具体载体就是畸形人的血液，他在抽出血液后又进行了提纯，去掉血液本

身等各种杂质，然后得到高浓度的成品药，最后再与葡萄糖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可以直接注射的液体药剂，而这种液体药剂，便是我上面提到的‘精神素’。

最后的最后，他把这些已经死亡的畸形人，通过脑控垃圾车司机及电视塔门卫的方法，分批偷偷运送到了电视塔的地下三层的一个大型冷库之中保存，为的就是在完成利用电视塔对全城进行脑控攻击时作为‘肉盾’来使用，也正如酉星官所说，他早就考虑到了事发之时，警方乃至更高层的力量肯定会组建突击队去攻击他，那些畸形人就是为了阻挡突击队为他拖延并争取时间用的，只是可怜这些畸形人了，本来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被这个疯子制造出来之后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然后死了也不安生，尸体被拿去当‘肉盾’，高伯君这家伙也真是把这些畸形人身上所有的可利用价值都给榨干了才算罢休。”陈归鸿说。

（未完待续）

69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1 20:23

“既然他的特异功能来自于‘异胎’，而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的本体与‘异胎’实际上是两个人，只是由于巧合，形成了‘共生体’的罕见状态，那么他哪里来的这么高的智商？‘异胎’的大脑与他的大脑是分离的，难道智商还能共用？”我说。

“首先，他本身智商就不低，从小就是个学霸，而且最擅长的就是生物制药与基因领域，干这个对于他来说，不能说驾轻就熟吧，也算的上是专业对口，这些你又不是不知道。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大脑与‘异胎’的大脑早已实现了全神经网络的深度交互，代表智商的运算与理解、记忆等方面的所有资源当然也包括在内，要不然你以为他是怎么能够随意调动‘异胎’的‘特异功能’的？”陈归鸿说。

我一想也对，这话与我在之前的采访中偶尔脱口问出的低级问题属于一个性质，所以我随即面露尴尬之色，然后赶紧转移话题道：

“漆六桐在冲进电视塔中控室的时候差点被高伯君给控制住，我后来在想，如果漆六桐不这么轻敌的话，或许进去之后发现势头不对转身就走，就不用后面这么麻烦了，王珂兴许也不会为此而死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当漆六桐的脚迈进中控室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身不由己了，你在监控屏幕上看到的画面是不是以为他在顶着高伯君的脑电波侵袭向前前进？其实不是的，他是像你现在说的那样，他在进去之后就已经感觉到形势不对了，然后就想撤出来，结果身体被高伯君控制，不听使唤的往前走，他走的那么艰难其实是在对抗向高伯君给他强行灌输的前走的错误信号，但这种对抗只是起到了一定的抵消作用，终归还是无法顶住它的影响。”陈归鸿说。

“啊？那正好与我想的反过来了啊，可您不是说漆六桐的大脑也很强，即便是酉星官想要控制他也要费很大的劲才行吗？可我看高伯君控制他好像并不怎么吃力，难道说高伯君比酉星官要强很多？但在后面的决斗时也不是这么回事啊。”我说。

“你不能孤立的看待这个问题，你得结合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你想想高伯君那会儿是在什么地方对漆六桐发动的控制攻势？是在他苦心经营很多年的东方明珠电视塔里，虽然那个时候他早已完成了自己脑电波波频与电视塔发出波频的校对，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一直没有动手只是想埋伏漆六桐并控制他，让他变成自己的帮凶而已，所以无论是小岛在中控室那个范围内，还是大到电视塔理论影响范围的80公里半径内，他都已经可以利用电视塔作为自己的‘力量倍增器’了，也就是说，当时漆六桐面对的大脑侵袭不是平时高伯君的脑电波，而是经过电视塔强化的脑电波，这能控制起码数百万人的脑电波都冲他一个人去，他能抵抗到那个程度，还没有大脑过载，这已经是极其不易了，‘强力者’的身体强度那不是开玩笑说着玩儿的，不仅是身体，大脑与神经也都一样。

说来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当时高伯君没有为了埋伏漆六桐而延迟对全城发动攻击，他大可以趁着酉星官还没有与信号塔‘矩阵’完成无缝链接前展开攻势，那样的话，

免不了就是一场生灵涂炭咯。

到时候不说漆六桐怎么样，就其余的突击队队员，别说是冲进电视塔里展开行动，估计连塔门儿都进不去就得全军覆没。”陈归鸿说。

“原来是这样.....哦对了，说到突击队，那18名进屋后遭到控制倒戈攻击漆六桐，之后又瘫倒在地的突击队员到底怎么样了？没听说他们牺牲，应该问题不大吧？”我说。

“唉，还不如牺牲了呢，18名突击队员，全部脑死亡，都成植物人了，18条汉子，就这么完了。

当时高伯君在释放脑电波的时候，是无序的，也就是不以控制谁为目的，所以谁靠近谁就得承受如此之强的脑电波造成的伤害，能对付上百万人的强度，区区18个人怎么能承受的了？

再加上后来自爆身亡的刘玉林，这20名突击队员，如果以‘还算正常’为最低标准来算的话，实际上就幸存了一个，也就是被漆六桐拦在门外的那另一个突击队员，他也真是命大。

一直到后来等漆六桐进来了，他这才‘集中火力’将脑电波的模式从‘无需伤害’转为‘定点控制’，企图将漆六桐变成自己的傀儡。”陈归鸿深叹了一口后说。

“脑电波还能有模式？”我说。

“当然有，只是模式的名字是我瞎起的，而模式本身是

什么，则由高伯君的主观意识决定。”陈归鸿说。

我一听心说你这不等于说了句废话吗？这说白了就是高伯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想用脑电波攻击别人，那就是攻击，想用脑电波控制别人，那就是控制，还弄出这么几个看似“正经八百”的名词来，真是的。

当然了，这话我只能在心里想想而已，嘴上肯定不能如此说，便也点了几下头，连连称是作为回应。

“陈主任，您要不嫌烦的话，我还有最最最后一个事想问一下，不知道您能不能为我解惑啊？”我说。

“行了行了，你说的‘最后一个’总不是最后一个，别以为多加几个‘最’我就能‘相信’你，你要问就快问，趁着我这会儿没事。”陈归鸿说。

“嗯，那我问了——黄勋是私家侦探，朱梦珺是电台记者，外加还有很多其它身份，但他们俩都不是体制内的相关人士，而‘7563 监狱’本身就是个涉密单位，酉星官本人更是个涉密程度更高的个体，那么您却直接同意了他们俩近距离跟着走下来了全程，然后再到后面的行动，您都允许了他们的参加，当然，这事其实说穿了我也没资格参加，只是我们仨从头跟到尾，虽然感觉很荣幸，但是.....还是挺纳闷儿的，您为什么会这么‘大方’？咳，我这人天生比较爱钻牛角尖，要不然也不会干这个职业，所以这个事我只要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每每想起来心里就有点别扭。”我说，

说到最后轻咳了一声，以此来加强一下自己试探性提问的意味，好给自己留出可以假设在陈归鸿不想回答或者是不高兴回答的情况下，再把话题“拉”回来的余地。

（未完待续）

69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2 02:35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的没什么特别的，楼主在正文里说了这么多次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所以这次就以这个机会更上 4 张它的图。

图 1、2 为夜景图，可以看出夜上海的流光溢彩。

图 3 为白天的近距离仰拍。

图 4 则是一张老照片，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正在施工建设期间的东方明珠电视塔。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4141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4141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4141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41418.png{EIMAGE}

696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2 02:3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69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2 14:11

“这倒不是什么敏感问题，告诉你也无妨：叫你去那很简单，我当时要收酉星官，而且成功率还很大，我就想的有个局外人作为见证，记录这一刻，到时候一来可以在年终汇报上大书特书一笔，二来可以拿去狠狠的‘恶心’一下‘第零局’那帮‘经常性’目中无人的家伙们，以‘报’当年他们‘抢走’漆六桐之‘仇’，而朱梦琚，说句不太地道的话，她是我想好的一张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的‘底牌’，因为我在正式介入此案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功课’，这也是我们情报部门做事最基本的原则，所以也就看过了警方当时有的所有与此案相关的资料，以及调查了一下朱梦琚的社会关系，以做到‘心里有数’，也是这个过程，让我跟你们一样，在那会儿虽然还不知道那个幕后真凶具体是谁，但明白朱梦琚对这个真凶来说肯定是极其重要的，又所以，我就想，万一酉星官不来，或者是来了对付不了这个真凶，那么朱梦琚这张‘底牌’就可以打出去，当然，我肯定不会伤害她，也不允许别人伤害她，但我可以以她为筹码，要挟那个真凶，揣摩别人心理，并用他最在乎的东西对其施压，那是我们这类

人最在行不过的事情了。

只是我自己明白，这个计划不怎么光彩，所以我得尽量做得不着痕迹，起码不能让你们三个，特别是朱梦珺本人看出来，那么如此的前提就是要取得你们三个，特别是朱梦珺的信任，而后去接酉星官出身带着你们，并让你们全程参与了之后的行动等等等等，就是为了这个。

至于黄勋，不瞒你说，早在很久以前，我就注意到过这个小伙子了，我注意到他的原因就是因为酉星官将从英国央行里‘物归原主’的黄金文物变现后匿名捐赠给了‘世界华人协会’，而后‘世界华人协会’为了弄清这笔巨款的来路便开始雇人调查此事，当时请来私家侦探这一行业内鼎鼎有名的‘名侦探’，从个人到团队，加来就不下几十位，他们都在共同调查，甚至因为兹事重大，我们的英国‘同行’军情六处，和美国‘同行’CIA（注：既中央情报局）都参与到了其中，当然了，他们来自然不是为了调查谁匿名捐赠的那笔巨款，而是调查谁取走了那些黄金文物，但酉星官是何许人也？这些泛泛之辈岂能奈何的了他？他有意隐藏，谁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折腾了很久，对于谁取走的黄金文物，又是谁将这笔钱捐赠给的‘华人联合会’，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毫无进展。

但这只是绝大多数，而不是全部，因为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黄勋，他是在这么多人里唯一一个接近真相的人，也

是唯一一个调查清楚酉星官姓甚名谁，使用了什么手段做成这些事的人，那时候我们也在调查此事，所以才注意到了他，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人，了不起，堪称‘神探’二字，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他交个朋友。

说白了，那就是别他看没有酉星官那样的特异功能，但也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想把他一起‘挖’走，来我的灵调科干活，现在我已经跟他沟通过了，他倒是没有直接拒绝，但比较排斥体制内的条条框框，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我给你说了这么多，你也得帮我个忙，如果黄勋不同意的话，你得帮着我给他做做‘思想工作’，我知道你俩关系好。”陈归鸿说。

“陈主任，什么光不光彩、地不地道的事我不说，但您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注：既形容对方精于算计的意思)!”我说。

不过说这话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关于黄勋，我在听完陈归鸿这番话后，想到了黄勋在侦破此案时表现出的种种业务能力，酉星官能轻易的破获此案，一部分是依靠其超高的智商，一部分是依靠其无人出其左右的“特异功能”，而黄勋比他，其实也就差了一层‘窗户纸’而已，这对于一个生理上并无特殊之处的“凡人”来说，的确已经是极为了不起了，正如在调查高伯君住所时所说的那样，如果黄勋也有类似的“特异功能”，那他并不比酉星官逊色几分，如此看来，

这陈归鸿也的确是求贤若渴，如果能说通了黄勋，让他回来给官家效力，也未尝不是一家好事，起码国安局的资源是他自己在外面闯所没法比的，陈归鸿也更是不会亏待他，这对于他的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提高的好机会，以他的个人能力，起码能做上“高级探员”这个位置，有了这个身份，那可就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私家侦探可以比的了，毕竟与之相比，前者有体制支持，而后者即便是业内有名的“名侦探”，也只是个空名头而已，无法在关键时刻带来实质性的好处，比如随叫随到的强大支援。

“别扯这些没用的，我现在已经成功的收了酉星官，如果再能收了黄勋，我此一行就一点遗憾都没有了，你帮不帮我这个忙？”陈归鸿一摆手说。

“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还能拒绝吗？但是我可有言在先，黄勋的性格也比较傲气，他真不想干的事我可劝不动，而且别再因为我话多把他给说翻了，然后再起反作用，那就坏了您的‘人才大计’了。”我说。

“这个你不用操心，你只要把该说的话，说到位了就行了，至于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陈归鸿说。

“这个倒是不用，他性格在那里摆着，所以给他怎么说我心里有数，但是什么结果，那就得看运气了。”对于这个艰巨的任务（不开玩笑，真的很艰巨）我挤出一丝苦笑说，因为劝别人入这一行还好说，可要劝黄勋加入‘国安局灵调

科’，这事虽然从道理上不错，但从人情上细细琢磨一些，还是感觉怎么想怎么不靠谱，失败的几率太大了，弄不好还两头不讨好，“落一身不是”，所以只好笑出了一种“吃了苦瓜”的表情。

（未完待续）

69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2 14:23

话到此处，我想要问陈归鸿的问题基本也就问完了，而在我的计划中，这种“临时采访”人一共预想了两个，第一个是陈归鸿，第二个则是漆六桐，我也有几个问题想要找他搞清楚，不过找他比找陈归鸿要难一些，毕竟我跟他只是因为这次系列案件的末尾才认识的，根本谈不上有交情，所以即便找到，能不能问出什么来，也得跟劝黄勋一样——碰碰运气。

在问完问题又说了几句可以省略掉的客套话并告别陈归鸿之后，我立即马不停蹄的开始四处打听漆六桐在哪里，比较有利的是因为后续需要处理事情繁多，所以这些天他们都没有离开上海，要不然以他们天南海北到处跑的行踪，只要离开了本地，我基本就没出找人去了。

所以抓住这种有利局面，我寻找的“第一站”就是市局范围内，心说如果不在市局，那就直接厚着脸皮再找陈归鸿一趟去，让他帮忙找一下，结果我运气还真就比较好，漆六

桐的确就在市局里，而且当我找他的时候，他还正在市局的机关食堂里打饭，他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强力者”坐在这里端着一个不锈钢的餐盘在打饭窗口前排队，看着还挺有违和感，我以为他会跟酉星官一样，只吃专门为其研发的“双特食品”呢（注：既特制与特供），现在看来他在这一点上与酉星官并不一样，只是我对普通人的饭菜能不能满足他这种身体的消耗而感到好奇，不过这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所以也不能张嘴去问，起码现在不行。

而赵崇不在身边只有他一个人，这是打听正事儿的大好时机，不能错过，我打定了主意见他打好了饭找了个位子坐下之后就主动凑到了那张桌子上去，为了不显得太突兀，我在此之前也打了一份土豆鸡肉盖饭，然后装作不是出于有意的选择了在他对面就餐，而出于职业与自身能力等原因，别看是在警局里，但他的警惕性依然非常高，我知道其实我距离他还很远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我了，等我刚刚坐下，他便像一只喝水时也不忘了警界四周的猛虎一样抬眼里里外外打量了我好几遍，然后说：

“哎，是你啊，记者同志。”

“啊，是我，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吃饭啊？”我装腔作势的问。

“嗯，处长太忙脱不开身，就把我留下帮忙处理一下这边的后续问题。”漆六桐说，我一听有门儿，他不排斥跟我

说赵崇以及自己为什么在这里，这就说明他在确认我是谁之后，对我并没有太多的戒心，所以我胆子也就大了起来，接着说道：

“最后击毙高伯君那一战，你跟酉星官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他在前面拖住对手，你打出致命一击，要不是这样的话，兴许到了现在事情也结束不了。”我这话说的明显有漏洞，因为谁都知道当时促成击毙高伯君的因素有很多，不仅仅是酉星官与他两个人就可以达成的，没有王珂，甚至没有刘玉林的舍身取义都不行，而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给漆六桐“卖个破绽”，好让他自己说出来我想问的事情，这样就能显得没那么有目的性，如果让我自己直接发问，则会显得太过唐突，甚至是会引发漆六桐的什么反应，导致他有话不说，毕竟他这种人，对这类信息都非常的敏感。

“话不能这么说，我俩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没人家小王，这事办不成，还有那个特警队的那个刘队长，他也算是个爷们儿，这两个人，我都很佩服，都说的上是英雄。”漆六桐说。

“嗯，也对，我跟王珂是好朋友，这个系列案件我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其中就有他，还是他最早利用高光谱摄像机发现了高伯君，后来又用次声音频间接的救了我们三个以及医院里那些警员一次，所以对于他的死，我太难过了。”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谁说不是呢，他的葬礼过几天就举行，如果处长那边没别的安排，我想去参加一下，这个小伙子有奉献精神，也有头脑，可惜了。

你说他救了你一命，他对我又何尝不是呢。”漆六桐说。

“嗯，到时候我也得去，我记得他在警局指正高伯君之后就突然消失了，你说他也救了你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我说。

“还记得我在电视塔中控室里险些被控制吗？后来有股力量打在我身上，就好像有一只大手抓住我把我扔出去了一样，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就感觉嘴巴里凉凉的，然后精神突然为之一振，我就醒了，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正靠着一根立柱坐在距离中控室不远的一处回廊里，面前有个小伙子，就是王珂，他那会儿正我嘴里灌水，不过那水不是一般的水，里面加了点‘料’，要不是那点‘料’，天知道我什么时候能醒呢，要是那样的话，起码最后击毙高伯君的那一拳，估计我是没机会打出去了。”漆六桐说。

（未完待续）

69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2 14:52

（五十九）一些“遗留问题”（4）

话到此处，我已经差不多成功的将自己要问的话题打开

了，便放开大胆的问：

“加了点‘料’？那是什么东西？”

“高伯君自己研制的一种精神类药物，可以在短时间内瞬间提高大脑效率与潜能的，我听别人说，好像叫什么‘精神素’，用过之后神清气爽，感觉思维特别的清晰，记忆力也变特别好，后来小王给我说，我当时是被酉星官与高伯君第一次交力的念力波给震晕了，而酉星官则也是为了不让高伯君控制我，就通过电塔组成的信号矩阵以电视塔中控室的具体方位坐标以及高伯君的脑电波纹作为目标点发动了‘靶向性打击’，原理上说，因为有脑电波纹作为指示，这种攻击只会打击到高伯君一个人，不会波及到旁人，但那是以脑控武器的标准来看的，可实际上他的攻击强度非常大，早就超过了脑控武器的范畴，属于概念更新，也更加强大的‘念力武器’，而高伯君的抵抗强度也非常大，使用的脑电波级别也同样达到了‘念力武器’的层次，而这两股上升到‘武器级’的念力在中控室那么狭小的空间里‘纠缠’在一起，最后突破了隔空对抗的‘阈值’，结果造成了一场小范围的‘念力爆炸’，这个爆炸虽然远没有他俩肢体接触时的直接对抗而可能产生的‘念力爆炸’的剧烈，但也不差，我当时离得最近，所以就把我给打了个正着，而由于念力本身就是一种超高强度的脑电波，所以在这股脑电波穿过我的身体时，造成了我大脑的短期‘停摆’，说的直白一点就好像是电脑

‘死机’了，这便是导致我昏迷的关键，只是我有一点天赋傍身，只是昏迷了，可那些躺在中控室里的特警兄弟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而后来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王将精神素混入水中给我服下，这种可以强烈刺激大脑的‘精神素’，‘精神素’发挥药效后相当于对我大脑展开了一个‘重启’，所以我才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听处长说，如果当时小王不给我喂下这个药，那以我当时的状态，最少得昏迷上三天左右，而在那种局势下，昏迷就等于任人鱼肉，所以他把我弄醒，也相当于间接救了我一命。”漆六桐说。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们当时就在中控室附近，他来救你的时候，难道没被高伯君发现吗？如果发现了的话，他肯定不是高伯君的对手啊，这个过程是怎么这么顺利的？”我说。

“那就得说是酉星官的功劳了，我昏迷之后再到小王来让我苏醒，这个时间里高伯君一直在与酉星官进行隔空较力，抽不出精力来对付我们，话说别是是对付我们，那时候的他，连中控室的门都没法迈出去一步。”漆六桐说。

“要这么说的话，假如当时你们就冲进中控室，趁着高伯君与酉星官较力而无法分神的时候对他发动打击，是不是会当场击毙他？最起码也可以重创他吧？要是那样的话，后面再消灭他是不是会简单一点？”我说。

“我当时跟你想的一样，我都回到中控室的门口，看到这家伙拉着架子正‘使劲儿’呢，我那会儿就想冲进去，一拳打碎他的脑袋，直接结束战斗，结果小王拦住我不让我去，我才罢手。”

“他为什么拦住你呢？”我说。

“因为当时中控室里的情况其实是很凶险的，高伯君那时候已经启动了整个电视塔作为他的‘能量倍增器’，除了集中力量与酉星官展开对战外，他自身乃至整个中控室内其实形成了一个不算庞大，但强度异常高的‘脑电波磁场’，如果当时我们贸然进去，我极有可能再次被震晕，即便戴上‘FN-2’头盔也够呛，毕竟我第一次被震晕的时候就戴着头盔呢，而我都承受不了的‘脑电波磁场’，小王进去，那直接就是脑死亡，跟那 18 名特警是一个结果。”漆六桐说。

“如果这么说的话，那酉星官身边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磁场才对，但他发力时他就在我们身边，我倒是通过电子设备的异动感觉到了身边磁场的变化，可好像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啊，要是以他为中心也有一个类似的磁场环境的话，那整个临时指挥大厅里的人都得受到波及，可事实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啊。”我说出自己的疑问。

“你们那边，或者说是酉星官那边的情况和高伯君这边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相提并论，简单的说，就是两人的‘能量倍增终端’不一样，高伯君是一个‘中心端’，而酉星官

的则是一个‘矩阵端’，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个单独的个体，所以能量非常集中，就集中在这个个体的那一个‘发力点’上，而后者则是分散群体的，而且分散的距离还很远，这就让原本会集中在一起的磁场都被分摊到了这些群体的各个点上，如此一来，酉星官身边的磁场强度实际上比高伯君那边的要至少降低了几何倍数，如此一来，那磁场也就在酉星官体内运行了，而对作为外界事物的你们来说，自然就可以承受其强大降低这么多之后所产生的影响力了。”漆六桐说。

“你说的‘中心端’和‘矩阵端’指的是两人使用的不同电视塔以及信号塔吗？高伯君使用一个东方明珠电视塔，所以是‘中心端’，而酉星官使用的是多个移动信号塔组成的矩阵，所以就是‘矩阵端’，而后者因为终端是多个而且分散的，所以电磁强度就被分摊了，是这个意思吗？”我说。

“是的，我再补充一句：脑电波本身也是一种放电现象，而空气的导电性不好，尤其是湿润的空气，可偏偏决战的那天晚上，上海的空气湿度非常高，这无形中给两人脑电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都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说白了就是脑电波想要在这种环境下远距离传播，将会在传播的过程中，被湿润的空气消耗掉了很多，保守估计起码再15%以上，而形成‘矩阵端’的各个信号塔之间的距离本身就很远，等互相完成传递与调试之后，仅仅是这个过程中的损耗就已经相当之大，

再加上多个信号塔再怎么联合，也因为地理因素的限制是分散的，无法形成聚力，比没有这些因素掣肘，可以‘整体出击’的‘中心端’要有很大的劣势。

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心端’好比是一个举重冠军，他的力量是普通人的5倍，而‘矩阵端’则相当于5个普通人，从极限输出的理论数值上来说，两者是相等的，但在实际应用时，5个普通人的合力，肯定比不了数值相当的一个举重冠军，同样是200公斤的杠铃，一个举重冠军可以举起来，但5个普通人合力也举不起来，因为5个普通人在发力时要考虑到心理、神经、发力等方面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上的差异，乃至上述这些因素造成动作不一致而产生的损耗，而一个举重冠军由于是一个整体，那对自己的控制那是随心所欲的，所以他的发力效率就高了不止是几倍的问题。”漆六桐说。

“懂了懂了，你一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要如此说来的话，酉星官在与高伯君的隔空较力中，实际上是吃了‘矩阵端’这种不合理配置的亏？”我说。

“是的，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整个上海可以用于脑电波‘能量倍增器’的‘现成’建筑物里，地理位置最好，性能最高的就是东方明珠电视塔，但那里被高伯君经营多年，且抢先占领，所以酉星官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用大量移动信号塔合力组成的‘矩阵端’的方式来凑合一下，也是难为他了，

在硬件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能跟高伯君打的平分秋色。”漆六桐说。

“嗯——怪不得酉星官当时说这种方案不是最好的，但在时间上来不及所以只能先临时凑合一下。

那这样说来，从逻辑上讲，硬件不利依然能打个平手，这就说明酉星官的自身硬实力实际上还是要胜过高伯君一筹的，如果他也有一个类似于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能量倍增器’，然后再与高伯君对垒，实力上应该可以压倒对方的。

可话又说回来，在最后两人的决战中，要不是最后你与王珂以及刘玉林合力破局的话，往好里说他俩得耗到什么时候还很难说，往坏里说就得发生一场大范围的‘念力爆炸’，而介于这些情况，在抛开‘能量倍增器’的不利情况之后，可还是貌似看不出来酉星官对高伯君有明显的优势啊，难道是高伯君的‘精神素’比酉星官的‘头脑风暴’更厉害？是药物的优势起到了作用。”我说。

“不是，两者的药物在药效上的最终体现是基本一致的，不存在压倒性的差异，而之所以在硬实力有差距的情况下，高伯君还能和酉星官打个棋逢对手，那是因为他俩在达成决斗‘协议’之后，高伯君将自己攒下的所有‘精神素’全部通过动脉注射打进了心脏里，酉星官那边使用的‘头脑风暴’则只是通过静脉注射的正常剂量而已——这么说吧，高伯君为了和酉星官拼命，已经豁出去了，他以‘燃烧’自己的生

命为代价，用最极端的用药方式，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在‘控制系’特异功能上的潜力全部挖掘出来，然后这才与正常用药，正常状态的酉星官将将战了一个平手。

而直接这么大的剂量，就是他的身体也是承受不了的，说实在的，即便那次我没有一拳将其击毙，他也命不久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死在‘精神素’副作用上。

当然，这些事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漆六桐说。

“我虽然不知道所有‘精神素’是多少，但听你这个意思肯定是少不了，还直接注射进心脏里了？那副作用是什么？”我说，说到心脏注射，在酉星官在控制大厅里使用“头脑风暴”的时候，我还想过这种注射方式风险太大，再加上所用之药不是泛泛之物，即便是异能者也不可能无视其负面影响，所以心脏注射虽然见效最快，药效最强，但在通盘衡量利弊之下也就不在考虑之内，但没想到高伯君为了打败酉星官而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居然采用了这种方法，他作为生物高材生，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么如此看来，他的确是在决战之前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任何可以刺激大脑的药物，都会同时刺激心脏，‘精神素’也不例外，即便是用效率最低的口服，如此剂量对大脑与心脏造成的负担也是极大的，就更不用说是最极端的动脉注射了，我看过高伯君的尸检报告中，巨量的‘精神素’已经对他的心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功能衰竭明显，接着

我刚才的话说，就是即便当时没人杀他，他也会在不久后死于心力衰竭。”漆六桐说。

“我听说你们赵处长对他脑袋上的那个‘异胎’很感兴趣，如果说过量的‘精神素’对心脑都不利的话，那会不会对‘异胎’的心脑系统产生破坏？”我说。

“这倒没有，据我所知，‘异胎’的心脑组织在当时只是兴奋度非常高，但并没有什么大碍，等药效过了之后就没问题了。

那东西的耐受力还是很高的，能产生这么强大的脑电波乃至念力，一般的药物副作用还奈何不了它，只是它受得了，高伯君的心脏受不了，毕竟他那颗心脏可不是‘异胎’的大脑，其本质上与普通人的心脏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么搞结果只能是崩溃。”漆六桐说。

“原来如此，不过咱这有点说跑题了，其实我最想知道的还是小王是怎么跟你跑到一起去的，还有他哪里来的高伯君研制的‘精神素’？

另外，最后他用来攻击高伯君的那台‘长得’好像探照灯的机器是个什么东西？”我点点头回道，然后又接着问，通过上面这些问题我能感觉出来漆六桐还是挺信任我的，对我虽然不敢说是言无不尽，但基本上还是知无不言的，所以话说到这个程度，我也就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了，直接如此开诚布公的发问。

（未完待续）

698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3 12:23

楼主昨天忙的有点晚，就没有更图，今天在更新正文之前先把昨天的图补上，这次要更的内容是关于药物的，在最近的正文中一直有所提及酉星官的“头脑风暴”与高伯君的“精神素”这两种“神药”，而在民间市场，也有很多种效果有一点点类似的药物，这类药被坊间统称为“聪明药”，这种药在国外的学校中非常流行，可以显著提高大脑的活跃度，从而在短时间内提高服用者的执行力、认知力、记忆力、反应能力及理解能力等，但药效通常很短，只有两个半小时左右（一般该类药物的说明书上会标注有 4-5 小时的药效时长，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而且长期服用极易形成严重的心理与生理依赖，说白了就是药物成瘾。

而从原理上讲，提高大脑活跃度，自然就能提升脑电波的释放强度，这对于提高强脑电波“强制催眠”，甚至是“念力”等“特异功能”来说，的确是有巨大好处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上述药物只是普通的口服处方药而已，只要有合理的理由与相关的手续，就都能开的出来，所以这与“头脑风暴”、“精神素”这种异能者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液体注射药物比起来，只是在效果上有一点点的相似之处而已，但真要论整体药效，乃至技术含量的话，前者自然不值一提。

图 1、2、3、4、5、6 为相关介绍，图 7 为使用“Adderall”（“聪明药”中的一种）前后大脑活跃度明显提升的对比（黄色面积越大，说明大脑的活跃度越高，详见开头文字下面的图片及说明）。

（注：本次截图截取自三篇相关文章，其中图 1-2 为一篇，图 3-6 为一篇，图 7 为一篇）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912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9121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9121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9121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9122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9122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891227.png{EIMAGE}

701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3 14:24

“这个我开始也不知道，是小王把我救醒之后我在半路上问了知道才清楚的，王珂说自己当时在高伯君跳窗逃跑之后也跑了，去的地方就是高伯君在‘隆昌公寓’的窝点，因为那会儿高伯君背后有我与酉星官的追击，所以不能直接去‘隆昌公寓’，因为那样对这家伙来说会提前暴露，于是他就先得甩开我们俩，如说过我们是在对地理环境了解程度相当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让他‘牵着鼻子’在人口密集区‘溜圈子’，可正是因为他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对地理环境了如指掌，我们俩则是两眼一抹黑，只能追着他瞎跑，最后被他给甩开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飞，这给追击他提高了很大的难度，幸好酉星官也会飞，才没让他飞起来之后就消失不见。

不过我们虽然没追上，可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追击他，让他无法快速返回‘隆昌公寓’，这间接的给小王赢得了时间，小王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在他的窝点里弄走了那台机器，以及已经提纯为成品被其存放于此的一小部分‘精神素’，大而另外部分精神素则存放在高伯君私设在克隆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

至于那台机器是个什么东西，据我了解，它向外发射的是‘念力束’，驱动力则是操作者的大脑，操作者的大脑可以发射的脑电波越强，其发射的‘念力束’也就越强，而高伯君作为它的发明者，给它也起了一个很通俗易懂的名字，

就叫‘念力炮’。

不得不说，高伯君就算没有‘特异功能’，他也绝对不是‘池中之物’，他不仅在生物领域的造诣很高，在念力方面的成果，虽然硬实力不如酉星官，但在一些附属领域的开发与工程应用上，他其实比酉星官还有厉害几分，比如这个‘念力炮’就是个典型，我看了他画的样机草图，真是厉害，只可惜为情所困走了歪路，要不然绝对是个‘人中龙凤’。”漆六桐说。

（未完待续）

70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3 14:37

（六十）一些“遗留问题”（5）

“听说过‘激光炮’、‘粒子炮’，但这还是第一回听还有‘念力炮’，通过这个名称，以及当时王珂使用它时产生的效果，我想着应该是一种‘定向能武器’吧？”我说。

“是的，军工那边有专家过来鉴定过了，从技术特点上来说，它就是定向能武器。”漆六桐说。

“那小王是因为什么死的，你知道吗？我没见到他受伤，可是怎么就这么死了呢？”我说，这个问题堵在我心里实在难受，说句实话，从开始到结束，被害的，牺牲的等等等等各种人不在少数，但最让我感到心痛的就是王珂，因为他纯粹是用一个小人物的肩膀，扛起了大局，最后为了爱情赴死

时更是义无反顾，在这个拜金拜物的社会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可笑，但正是因为如此，才更衬托出他的伟大。

“他使用‘精神素’把我唤醒的之前，自己就已经通过静脉注射也使用了，而且使用的剂量对于他来说，是抵近极限的，他面临的情况与高伯君差不多，都是心衰，但是他没有‘异胎’帮他分担大脑的负担，所以他除了心衰以外，还有大脑过载，就是这两个原因最终让他‘走了’。

另外，他操纵的那门‘念力炮’在启动之后对大脑的消耗非常大，这也是促进他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事前服用‘精神素’，就是为了尽可能发挥那门炮的威力。”漆六桐说。

“那，那为什么你不操作那么‘念力炮’呢？你是‘强力者’，比他那个肉体凡胎强大不知多少，我想‘念力炮’的消耗对你来说，应该还是可以承受的吧？”我说，口气中有些许埋怨，虽然我知道，根据漆六桐所说，即便王珂不使用“念力炮”，他也照样会死在“精神素”的副作用上，但只要一想起王珂的死就感觉有种说不出的痛，所以总是心有不甘，起码想要努力的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来说服我自己，如此，这才这样问他。

“那门炮，不是谁都能操作和启动的，只有高伯君或者是他可以，我试过了，完全不行。”漆六桐一边嚼着嘴里的饭菜一边轻轻的摇摇头说。

“啊？怎么还有这回事？难道这炮还‘认人’吗？难道是指纹或者是虹膜确认？亦或者是更高级的神经链接操作？如果是这些的话，难道说小王还弄到了高伯君的指纹或者是这一类的生物特征？”我说。

“不是，这个说的具体了我也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好像是想要启动它，必须需要操作者在大脑中存在某一个特殊波段的脑电波才行，我没有这个波段，貌似别人也没有，只有高伯君跟小王有。”漆六桐说。

“‘特殊波段的脑电波’，‘只有高伯君跟王珂’才有——”我念叨着这两句话开始思索，在这个前提下肯定不是我上面猜的那些了，那么心想要解决这种问题得先分析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都是男性这一条最基础了，可以直接排除，剩下的，高伯君为了报仇已经扭曲了心性，并且外形丑陋且戾气十足，还具有高级阶段的“控制者”特异功能，而王珂相貌清秀，心地善良，又是个普通人，这怎么论貌似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啊？我想到这里感觉有点烦躁，然后在不经意间瞥了手机一眼，手机一震，正好看到工作群里的一条信息传来，而在工作群的对话框下面，则是朱梦珺的对话框，她昨天还给我发过一条信息，当看到她的微信头像之后，我猛然间来了灵感，当即说道：

“我知道了！”

这句话说的声音不小，漆六桐听罢之后用一种很奇怪的

眼神看着我，说：

“知道什么了？”

“我知道为什么只有高伯君和王珂能启动并操作那门‘念力炮’了!”我说。

“因为什么？”漆六桐见我如此信誓旦旦，也来了兴趣，遂问道。

“因为他俩都深爱着朱梦琚，这种爱不是外面那种世俗的欲望，而是可以为其付出生命的决绝！这是一种根植于心中的情节，应该算是一种情绪，如果说它是一种特殊波段的脑电波也可以，高伯君用这个作为‘保险’来设置，是因为在他看来，普天之下没有人比他更爱朱梦琚，那些追求朱梦琚的，只是被欲望驱使而已，而他则是真爱，他这是在变相的用真爱藐视众生的浮夸，但他不知道王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人，与他一样对朱梦琚爱到深入骨髓。”我说。

“嗯——爱不爱什么的我不太懂，但被你这么一分析，貌似是有点道理。”漆六桐听完我的话，定定的想了一会儿，随后说。

“我感觉应该错不了，这种爱形成执念后肯定会在大脑中形成一段别人没有的脑电波，而只有带有这种脑电波的人才能启动那门‘念力炮’，换句话说，这种脑电波应该是被高伯君设置为了‘念力炮’的‘启动密码’，他以为这世上别人对朱梦琚的兴趣都是下流和龌龊的，只有自己的才是纯

洁的，没想到还有爱到与他可以有一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我说。

“你这么说的话，我也理解个七七八八了，不过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你要问我拳打脚踢的事情我比较在行，这个就差多了，你可以去问问那个‘大脑袋’，他肯定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漆六桐说，我一听知道他说的“大脑袋”指的肯定就是酉星官，便问：

“怎么？他也没走？”

“当然，他们的陈主任都没走，他肯定也不会走，你跟陈主任比较熟，找到他应该不难。”漆六桐说。

“好吧，那打扰了。”我对这个问题还真挺感兴趣，他一提酉星官我也感觉是这么回事，还有谁比他更了解怎么运用大脑呢？他既然在，那当仁不让就是最好的解惑者了，所以我听完漆六桐这么说，便匆匆告别再次去找陈归鸿，想让他引见一下酉星官。

中间怎么跟陈归鸿“扯皮”就不说了，单说见到酉星官后，他脸上还挂着一丝前几天大战中消耗过大还未完全恢复的疲惫感，但总的来说，其神情还是那么的神气，另外，此事他已经换上了一身国安局灵调科的专门服装，一身具有吸光功能的漆黑制服，这身衣服穿上之后那感觉就跟整个人变成了一团黑影似的，光照在上面根本没有反射，就好像照在了无尽的黑暗上一样，唯一能看出反光的就是制服胸口上的

金属胸章，胸章上一共有四个字，上面两个写的是：国安，下面两个写的：灵调。

对了，还有一个臂章，臂章上写的比较全面，上排是“国家安全”，下排是“灵异及超自然现象调查办公室”，最上面则是整个国安局的标志，既长城拱卫着的一个锤头交叉的图案。

（未完待续）

70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3 15:39

我从来没见过陈归鸿穿这样的制服，或者说这种制服我当时也是第一次见，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灵调科的“特别探员”专用制服，配发这种衣服的人，都是身怀常人所不能及的特殊绝技的人，要比我前面预想到黄勋可能会达到的“高级探员”还要更高一层，而酉星官穿上从能力上来说也的确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陈归鸿穿的类似中山装的制服，则也有一个专门的定位称呼，叫做“高级业务负责人”常服。

酉星官见到我也不感意外，就这么看着我，一言不发，我估计他是想等我说我要说的话，我被他看的一阵发毛，说实话，别看他的外形远没有漆六桐那么强壮，但跟他面对面的坐着，感觉压力可比坐在漆六桐对面大太多了，为了缓解尴尬，我干咳了两声后，开口将自己那点疑问问了出来，酉星官则身子往后一仰，靠在了“老板椅”的靠背上，未说话

之前，先叹了一口气，然后道：

“唉，高伯君的死，我其实还有点小小的遗憾，如果我们能做朋友，说不定可以突破很多现在一人难以攻克的难关，算了，这世上没有如果。

至于你说的问题，你猜的大致没错，不过‘大个子’给你转述的时候说的不太准确，那并不是一段特殊的脑电波，而是一种特殊‘脑电波纹’，这种脑电波纹是要经过长期‘打磨’的之后才会有的现象，就用你说的执念来形容吧：每个人的执念都有细微的差别，所以不可能完全对应，就好像没有两个自然人的指纹是可以完全一样的，哪怕是双胞胎。

只是王珂和高伯君竟然在这种执念产生的脑电波纹上完全吻合，这的确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非要说出个‘子丑寅某’来的话，那么只能理解为，只有这两人，或者说目前已知的只有这两人，对朱梦琚的情感，是同样坚贞、纯洁且愿意在关键时刻为她牺牲一切的，而旁人不对朱梦琚有男女情感的，或者说有而达不到这个境界，故此没有这种执念，‘大个子’启动不了那也就是正常的事了，换了除了他俩的其他人，起码目前已知的人中，也照样启动不了。”

“那我感觉高伯君是失算在了两处，而且还都与人有关，他一是失算真会有你这样的人存在并来对付他，二来是居然还有王珂这种真心会‘舍身护爱’的人，这两个失算，应该可以说是将其最终击败的直接原因。”我说。

“我开始答应出山，只是单纯的想要找一个能与我旗鼓相当，哪怕是过上三五回合的对手，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但等真的找到了，以至于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结局，其实是我不想看到的，一来是高伯君虽然战败，但他不是我凭借一己之力打败的，而是借住着以牺牲多人为代价而制造出的一个短暂契机打败的，我虽然作为胜利方，但我深感胜之不武，二来就是我刚才说的，经过交手以及后期的了解，我发现相比于与高伯君做对手，我更愿意与其做朋友，毕竟我们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是在别人身上找不到的，死了一个高伯君，下一个这样的人，不知还远在哪里，或者说还存不存在。”酉星官说，他在说这段话时，神情里流露出了这个绝大多数都处于高高在上心态的人极少有的落寞感。

我心说罢了，还是那句话：什么叫英雄相惜？这就叫！虽然高伯君的所作所为不能称之为英雄，但叫他一声枭雄，他名副其实，虽然他想以一城之人作为自己泄愤的工具，不甚光彩，但他为报父仇，为爱人隐忍十几年的这份担当，不等不让人由衷的钦佩。

本来有了酉星官的这份准确答案，我应该可以心满意足的离开，但说到高伯君为父报仇，为爱人隐忍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不由的又想起了引起这些堪称灾难的事件的罪魁祸首——郭永铭和李万程，尤其是前者，所以临时多加了一个问题，我开口问道：

“其实高伯君也是个受害者，而害他的人现在还在逍遥法外，难道你们不应该有点作为吗？”我指的作为是通过“灵调科”的影响力对这两人实施制裁，比如法律制裁等，毕竟这两个人谁都“不干净”，而此话说完之后，陈归鸿先回道：

“我本来想着通知纪委来调查他俩，但是星官说他有别的办法，我想他的办法肯定是‘别具一格’的，所以听取了一下汇报，感觉还不错，所以这事就交给他了。”

我一听，便再次将目光聚焦到酉星官的身上，那意思是他有什么让陈归鸿这样见多识广的人都“感觉不错”且“别具一格”的办法，酉星官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身子一歪，从桌子下面拿出来一个圆柱形的透明、密封的容器，他将这个密封容器放在桌面上，然后用手指在上面敲了三下，发出一阵“当当当”的清脆响声，随后说：

“就是它了。”

“这是什么？”我问。

“这里面装的是高伯君的灵体，他死后，我用念力将他的灵体‘取’了出来，密封在了这里，他大仇未报，怨念冲天，是制作成‘脑灵’的绝好‘原材料’，所以我就通过每天‘喂养’它‘念力波’，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脑灵’，杀伤力空前巨大，等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放他出去，本来我想着替他报仇，但细细琢磨一下，这是他的仇，还是他自己来报比较合适，亲手手刃仇人，也是让

他放下怨念的最好方式。”酉星官说，他说着还按动了密封容器上的一个开关，接着容器里面就从四面八方射出来十多道红色的荧光，在荧光的立体照射下，我这才用肉眼看到密封容器里有一团幽蓝色，好像雾气但又貌似有生命的物体在来回流转飘动，当我把脸靠近时，这段雾气居然贴到了容器的内壁上，随后形成了了一张短暂浮现的人脸，那张脸，分明就是高伯君，这一幕再加上酉星官用阴森森口气说出来的话，都让我感觉脊背一凉，惊吓之余，我赶紧把脸挪开，而对面那张高伯君的脸也随即消失，又恢复到了一团雾气不断流转的状态。

“这光是受到王珂‘超光谱摄像机’的原理启发而研制的，只是将摄像机中的被动超光谱，改为了主动超光谱，可以直接照射出去，而在它的照射下，就可以让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变的可见，你现在能借住它看见高伯君的灵体，就是这个道理，不过用它来看别的倒也可以，比如可以看见鬼。”酉星官见我面露惊色，又接着说。

“星官的这个发明对‘灵调科’来说也是很有用处，可以制成便携式的成像仪器，用来看‘脏东西’，有了这个技术，我们再想发现那些牛鬼蛇神的时候，就会方便的多了。”陈归鸿说，他在说的时候，言语之间只要提到酉星官及其相关成果，那种喜悦与自豪之情简直就是溢于言表，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估计他现在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经过千辛万苦之

后，最后终于拿到了自己最梦寐以求的宝贝的寻宝人一样，或者说就像《三国演义》中成功请卧龙孔明出山的刘备一样。

“那，那你这是不是等于把高伯君给‘炼’成鬼了啊？”我缓了半晌这才再次开口问道，虽然早在大战之前的局长办公室里，酉星官就明确说过“脑灵”与鬼的不同，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但听他这么说，实在感觉与“炼鬼”太像，所以才如此措词。

“不算是鬼，我说了这是‘脑灵’，与鬼还是有区别的，是一种‘精神生物’，而且即便我不管，高伯君的灵体因为怨念太大而化为厉鬼的可能性是极高的，所以还不如我出手将他变成‘脑灵’，然后‘养’起来，毕竟厉鬼怎么算也只是一股能量，而‘脑灵’却是一种‘精神生物’，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高伯君并没有完全死去，他现在的状态是死去的只是肉体，但精神还活着，而这样的意义，就是为了能让他亲手报仇，也算是我跟他相见恨晚，尽点绵薄之力，送给他的一份大礼吧。”酉星官说，果然他又先是纠正了一次我在上面话中把鬼与“脑灵”混为一谈的说法，随后又给出了他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那么难道你不怕他变成‘脑灵’报完仇之后不肯走，然后继续作恶吗？毕竟他的戾气太重了。”我说，这也是我所最担心的。

“放心吧，有我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等他了解了

这桩心事，我会亲手‘送他上路’的。”酉星官说。

“好吧。”我说，心想这下有郭永铭和李万程以后可有“好日子”过了，以高伯君心中对他俩的怨恨来说，这两个罪魁祸首肯定不会死的痛痛快快，而一定会用尽手段，让他们受尽痛苦再死，而之前高伯君随随便便用一个死于家暴的女工灵体养出来的“脑灵”就差点把郭家小姐折磨致死，而这是酉星官亲手用高伯君的灵体炼制的“脑灵”，其威力可想而知，更不用说酉星官给它的定义就是“举世无双”，“杀伤力空前巨大”了。

之后，在得到所有想问问题的准确答复之后的我，在这件事情上也算是心满意足，告别了酉星官，有感谢了一下陈归鸿给我的方便（毕竟酉星官可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然后离开。

（未完待续）

70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4 02:53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点科普什么是“定向能武器”的基本资料，图 1 中对于定向能武器的定义已经说的很明白，楼主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而图 2 则是作为定向能武器中一种的微波武器的基本资料，为什么要单独贴它呢？因为根据漆六桐对高伯君所研发的“念力炮”的特征，及所体现出的“念力束”的杀伤机理，楼主个人认为，现有公开的定

向能武器的概念中，与其最为接近的就是微波武器了，各位看官可以看一下图 2 的介绍就明白了，里面明确提到了微波武器对大脑与情绪的影响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楼主认为“念力武器”有可能可以划入微波武器之中，也就是“念力武器”是微波武器的一种，就想微波武器是定向能武器的一种一样，或者说，“念力武器”是一种高阶段的高级微波武器。

当然了，以上这些理论都是楼主自己结合已有信息瞎猜的，各位看官莫要当真，权且一看。

（注：图 1、2 的资料均截取自某搜索引擎百科，这里特此说明）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2491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24921.png{EIMAGE}

705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4 02:5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05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4 19:34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70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4 20:09

离开后我又单独找了一趟黄勋，主要是为了兑现答应过陈归鸿的事，前来客串一把“说客”，聊天的内容比较间断，黄勋聪明绝顶，三两句话之间没用我挑明，就已经搞清楚了来意，他说：

“陈主任已经找过我了，跟我谈了很多，我没有拒绝，但也没有答应，现在又拜托你来劝我，我得真心谢谢他这么看得起我，如果你今天非要得到我的一个答复的话，我只能说这事不是儿戏，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现在只能这么说：

如果要让我放弃现在的事业，做一名职业的国安局探员的话，那我做不到，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牵挂，有老的，也就新的，我舍不得这些，所以我不能这么轻易的放弃，但是我也明白，进入国安局锻炼，是一个失不再来的好机会，假设就这么错过的话，我也会感到可惜，况且直接拒绝也实在是对不起陈主任的一番美意，那么我的意思就是折中一下——我可以做一名编外探员，原则是‘听诏不听宣’，如果他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可以全力以赴去帮忙，但放在平时，我还要忙我自己的事情，毕竟，我闲云野鹤的日子过惯了，实在不是太想在体制内的框架下生活，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肯定会理解的，这样说，可以吗？”

“你怎么说都行，我如实把你的意思转达过去就是了。”

我说，话罢我当场就拨通了陈归鸿的内部专线手机号码，这个号码是保密的，每隔三天换一次，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我能有，全都是因为他拜托我来说服黄勋，不论什么结果好第一时间向他汇报，而三天的时间也的确够用了。在电话中我一五一十的将黄勋的原话意思基本说了一遍，那头沉默了片刻，我心里一阵发紧，害怕这陈主任别在认为黄勋是恃才傲物不给他面子，要是他不高兴了的话，可不太好办，不过还是我多虑了，他是有大将风度的，况且也真是看重黄勋，便随后答应了下来，条件是，如果国安局“灵调科”有所需要，他必须随叫随到，另外就是每年要来“灵调科”参加为期 1 个半月的集训，以提高在执行相关任务时的业务水平。

当然了，反过来说，好处也是有的，“灵调科”里给他留了一个位子，从此以后，他就算大半个“灵调科”的人了，万一在外面做侦探活动得罪了什么不好惹的人，“灵调科”就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能惹得起这个靠山的力量，的确寥寥无几，所以这也算是给黄勋无形之中提供了一张保护伞。

挂掉电话，再将陈归鸿的意思转达给黄勋，他慨然应允，两边算是达成了共识，我这个中间人也总算可以为此松一口气了。

之后我们又聊了聊一些别的，诸如王珂与漆六桐在最后决战时出现那会儿，脸上戴的类似夜视仪的东西是什么，黄

勋说他听陈归鸿讲，那也是高伯君的研发产物，是专门用来将“念力”可视化的，戴上了它，即便没有“控制系”的“特异功能”也能用肉眼直接看见“念力”的存在，我一听就明白了，心说原来如此，那他俩戴着这个东西是为了看见“念力炮”发射的“念力束”的，同时也正好看清了酉星官与高伯君对抗时，在两人四周的“念力罩”，为“念力炮”及刘玉林舍身自爆的打击效果，及漆六桐的反应时机，提供了最直接与最可靠的判断依据。

话罢，我俩分开，各忙各的这自不用说，而这一系列翻江倒海，险些将整个上海城搞个天翻地覆的重特大案件，至此算是告一段落，社里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安全，他们那边已经听说这里闹得动静太大了，我报了平安后又收拾好了行囊，准备择日返回单位，在返回之前，我还要郑重告别的就是黄勋与朱梦琚，他们俩与我组成“铁三角”把这些天来的种种从前跑到后，从头跑到尾，中间历经的坎坷与危险自不用说，一种“过命的交情”在我们三人之间也升腾起来，我与黄勋以前只是老朋友，但历经此役，上升到了“生死兄弟”的级别，与朱梦琚则是从最初互相看着都不顺眼，她想利用我，我想甩开她，也升华到了推心置腹的程度，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都是我心知肚明且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有一点却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黄勋与朱梦琚居然在一起了！

（未完待续）

709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4 20:19

（六十一）尾声

我得知此事的第一反应是心里骂道：

“妈的，这小子怪不得说自己还有很多牵挂，还什么有老的，也有新的，这新的我看指的不是别的，就是朱梦琚吧!”不过心里骂归骂，那也是半开玩笑的，嘴上肯定不能这么说，而至于这件事具体是怎么回事，那这话还得从我去找他俩的那天说起，我们三人约好在分别前为这个“铁三角”临时小团队喝一顿散伙酒，约定的地点是金山城市沙滩的一家海景大排档，之所以选择大排档，是因为那样的环境更有人情味，起码在这方面比“周吴郑王”（注：形容很正经，很严肃的意思）的高档酒店要强的多，比如吹着海风喝点小酒，诉说一下离别之情。

而我那天临时接到了社里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的意思是要我当天写一封“任务简报”，字数在 1000 字以内，要言简意赅的将我这次参与的全过程概述一边，并强调必须是当天写完当天回复，而之所以要的这么急，原因是到了 2015 年的年初，按照惯例，社里要开一个上一年的年终总结大会，而社长就是要用它去开这个会，在总结会上要说明这一年社里在新闻、内参等领域的成果，而我参与的这件事算是值得

社长大说特说的一件了，所以本来应该是回去再写也可以，并不着急的“小活儿”，变成了火急火燎限时完成的重要临时任务。

我一看这从构思到写完，再检查一遍怎么也得需要一个多小时，不好意思让他俩等我，就让他俩先去，我则写完后到，正好他俩去了可以先把该点的东西点上，省的看个菜单还要三个人之间客套的推来让去。

他俩听罢也没什么意见，当即先出发去往约定地点，而我则在酒店房间里奋笔疾书的开始写报告，写作过程跟具体内容就不必赘述了，总之是快马加鞭的写完之后便打了一辆车也往那里赶，结果等我到了到了地方付了车钱步行走过去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沙滩外侧的长椅上有一对男女依偎而坐，女人靠在男人的肩膀上甚是甜蜜，开始我还以为是来这里约约会，增进增进感情的情侣呢，可越看越不对，这对男女怎么随着距离的拉近越看越眼熟呢？最后我才看清楚，这男人竟然是黄勋，而女人则是朱梦琚！我当时顿感大吃一惊，心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朱梦琚像最开始对付我的“美人计”去对付黄勋了？趁着我不在准备用“糖衣炮弹”把这位黄大侦探给“拉下水”了？后来一想也不对，黄勋为人正直，他人长得帅，收入高，职业虽然危险且边缘化，但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是非常神秘且具有浪漫与英雄主义色彩的，所以他身边并不乏异性追求者，特别是高质量的异性追求者，但他

都不为所动，特别是他在两性问题上其实是很检点的，个人的克制力也是很强的，所以虽然朱梦珺的姿色已经是顶级水平，不过要说能轻易的通过几句话，几个肢体动作便让黄勋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貌似不可能啊，那如果说是这段时间一来，朱梦珺就一直在对黄勋发动“持续攻势”最终导致其“防线崩溃”的话，那也不对，因为这段时间，他俩在的地方我基本都在，根本没有独处的机会，而我也并没发现这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的举动，我这人即使异性缘不好，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点洞察力我还是有的，所以我有信心确定我没有判断错。

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就只有这一种了：两人在这段时间里日久生情，然后不管是朱梦珺先芳心暗许，还是黄勋先坠入情网，反正最后两人两情相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倒也好，起码说明两人彼此之间是真心的，而不是存在互相利用之类的不纯动机，能让黄勋动心的女人不多，能让朱梦珺许出真爱的男人更是少见，也罢，这就叫做缘分吧。

不过，我现在只是看到了一个背影，还不能完全确定，以上结论都是我的个人瞎猜，假设一会儿我真确定了的确是确有此事的话，那我还得让他俩好好的感谢感谢我，毕竟我在无形中做了一回“中间人”，没有我介绍黄勋来，他俩又怎么有机会认识然后再走到一起呢？

处于某种“恶作剧心理”的驱使，我没有去喊他们，而

是悄悄的接近，等凑到我几乎能看到两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这些细节时才突然跳出来，按理说黄勋的警惕性是非常高的，但他这次居然没有发现我，可能是太过投入了，而朱梦珺就更没发现我的存在了，所以两人坐在长椅上一眨眼的功夫发现面前“多”出来一个大活人——从侧面跳出来的我之后，当即都吓了一大跳，朱梦珺赶紧抽回了被黄勋握在掌心里的手，然后本能的去拢了拢头发，我定睛去看，竟然发现这两个都堪称阅人无数的男女居然不约而同全部脸红了，看来这是真心相爱没跑了。

“哎哎哎！老实交代！你们两个这是搞得什么飞机啊？偷偷摸摸的‘办大事’，简直就是‘猥琐发育’啊？！”我叉着腰如此说。

（未完待续）

709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4 20:48

这两人“嗯啊这是”的说了半天谁都没说出个“子丑寅某”来，我看罢笑道：

“行了行了，你俩就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吧？谁先看上的谁啊？”

“呃，谁先看上谁这个的确不太好说，就是互相来电吧，至于时间，我个人感觉应该算是在我第二次为了此案来上海之后。”黄勋毕竟是男人，他先开口回我。

“为什么是第二次来上海呢？难道不应该是一见钟情吗？你俩这么郎才女貌。”我说。

“第一次我只是感觉小美很漂亮，不过有职业道德的约束，我也没多想，第二次我听到贾导演的那些话，我竟然发现自己有点吃醋了，虽然那个贾导演是高伯君假扮的。然后我才发觉我爱上小美了，当然最幸运的是，她也爱上了我。”黄勋说。

我盘算着这“小美”又他娘的是什么“鬼”？反正值得肯定是朱梦琚就对了，而后来我才从黄勋那里了解到，“小美”这个称呼是朱梦琚的小名，因为她从小就楚楚动人，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效命，只有与她关系极其亲近的人才会知道并这么叫，在此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可以用高伯君来做例子，高伯君也只是称呼朱梦琚为“琚儿”，而不是这个“小美”，我不知道内情，但我个人判断，“小美”比“琚儿”要来的更加亲近，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反正能称呼效命由此可见，这两人的关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展的够快的啊，不过不管黄勋怎么说，这起码说明了，他俩应该已经在第一次见到对方的时候就已经互相“春心萌动”了——我还依稀的记得，朱梦琚第一次见黄勋的时候说他帅，而黄勋则当面评价她天生丽质，这种褒奖，起码从我个人认识这两个人与对他们的了解的角度来说，都是头一回听到，如果不是当时还案情重大，我当时就应该察觉到这些蕴含着巨大“八

卦信息”的细节才对。

“哎呀讨厌，你这么说羞死人了。”朱梦琚娇嗔一声后身子趴在了黄勋的身上，双手环住他的脖子，将一张玉面埋进他的胸膛，我一看，身上就是一哆嗦，随后说：

“好了好了，我是‘单身狗’，承受不起你们这样的‘无情伤害’，怎么着？咱先坐下，边吃边聊？”

黄勋“嗯”了一声，这才与朱梦琚手挽手的跟我一起来到了预先定好的大排档，不过说是大排档，朱梦琚这种消费水平的人不会真的吃路边摊，她定的这个位置，是整个排挡的黄金位置，看海的角度与风景最好，点餐也具有优先安排的权利，当然价位也比一般的位置高出不少。

至于上了什么菜，以及三个人怎么推杯换盏的过程也就不说了，就说我滴酒不沾只喝运动饮料，他们俩喝到微醺，再聊过了很多闲话，回顾了很多这段时间以来的破案经历之后，我们一会哭一会笑，笑的是终于闯过了这么一个难关，哭的是失去了很多很多，比如王珂。

朱梦琚说到后来，就哭的止不住了，这不是装的，其伤心之意只要了解其中缘由的，不能说闻者皆落泪，但也得心中无限的酸楚，比如我。

我知道这些话戳到了她的伤心处，正想劝她两句，她却先抹了一下脸颊上的泪水，先开口道：

“回头看，我最对不起的是伯君，然后就是‘小屁孩儿’，

我开始以为我是一个责任人，后来感觉我是一个局外人，到结尾才发现一切竟然都是因为我，这是一场让我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我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两个最爱我的男人，如果有如果，我宁愿这一切没有发生，我宁愿回到12年前从头再来.....

不过上苍爱我，我失去了两个最爱我的男人，却给我送来了第三个。

你——真的不嫌弃我的过去吗？”朱梦琚说，她最后一句是对着黄勋说的，而黄勋则深情款款的看着她，回道：

“过去的让它随风去吧，你的余生，从现在开，就交给我了。”

“那你们俩这是做好异地恋的准备了？你在上海做记者，而你则要满世界的跑，而且还经常有生命危险，不是我说啊，成年人之间的异地恋，那可是非常辛苦的呦。”我打了一个嗝，然后如此说。

“记者的工作我已经辞了，然后变卖了在上海所有的资产，车子、房子还有工作室，我与以前的生活已经做了彻底的告别，从此以后，我的人生中，没有富豪，没有奢靡，没有那些虚情假意的情话，只有我的黄侦探，这次的事，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浮华之后，总要回归沉寂。

以前我拼尽全力所追求的那些，都只是过眼云烟而已，珍惜眼前人才是最重要的。”朱梦琚说，话罢，她将杯中的

烧酒一饮而尽，的确好像是在与她之前的人生做了诀别，不过这话在我听来还是颇感惊讶的，我说：

“你把在上海的资产全变卖了？那你这个意思是以后就不准备在上海呆了？”

“是的，我关停了我以前的所有联系方式，换了新手机，换了新号码，我不想再与之前的那些人有任何的联系，至于上海，这里是我的伤心地，它给过我浮华，也留下了伤疤，我要离开，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回来，未来，黄勋去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扔掉那些勾心斗角，无忧无虑，浪迹天涯，岂不快哉！

他继续当他的名侦探，我则要为他生儿育女，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好妻子。”朱梦珺说，这一番话从她这样一个风月场中来回穿梭的尤物口中说出来，给我一种很不适应的感觉，而还没等我接话，黄勋则说道：

“放心，我虽然不能给你荣华富贵，但起码能给你一个最温暖的‘小窝’。”这话他看着朱梦珺说，我一个外人看来，他那眼神都快要把她融化了。

我当时就在想，他俩一起走了那生活倒也是有保证的，这两人都不是普通人，黄勋继续干私家侦探，每一单下来最少都是折合人民币几十万的收入，一年接单的次数经常不少于 20 次，年入几百万那是小意思，虽然的确不能跟郭永铭的财力为其提供的生活相提并论，但要活的非常体面那还是

很轻松的，另外朱梦琚变卖了她在上海所有的固定资产，那再加上她肯定数额不菲的存款，我不夸张的说，这肯定是一笔能用亿来计数的个人财产，那么放在两人身上，也是够用的，而且朱梦琚很有生意头脑，也这笔钱作为本金，再做点高消费的行当，那肯定也错不了。

而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说到底还是朱梦琚居然这个决定下的那么干脆，要知道她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根植于上海，又在上海打拼了接近 10 年，用自己的青春以及各种资源游走于富商巨贾之间才换来了今天堪称是“人上人”的生活，现在说放弃就放弃了，这得需要多么巨大的决心？开始我以为可能是她的确因为王珂的死，以及高伯君作案的幕后动机等等原因使其心灰意冷了，再加上与黄勋真心相爱，所以就萌生退意，想要离开这个让她疲惫不堪的圈子，但我后来又一琢磨，也许这么想就把问题看的太简单了，在最后击毙高伯君的现场，她与郭永名已经彻底撕破脸，而黄勋更是大打出手把郭永铭打的口鼻窜血，这郭永铭在陈归鸿、赵崇这种人面前可以“装孙子”，但等他们走了，这人还是上海最举足轻重的大佬，起码从商界的角度来说，他跺一跺脚，那整个上海滩仍然都要颤上三颤，而黄勋的事业遍布各国，放弃上海这一地一隅对他的收入、生活来说都基本没有影响，但朱梦琚不同，她过去的根”就在这里，但把郭永铭给得罪透了，那在上海想继续保持原有的状态混下去也基本上是不可

能了，这昔日最大的靠山变成了现代最大的敌人，那想要趋吉避凶的最好，也是最直接的办法，还是“打包走人”，离上海越远越好，这样一来，朱梦琚带上自己所有的财产，然后与一个自己爱也爱自己的男人一起远走天涯，的确是一个“上上策”。

当然了，可以预见的未来是郭永铭连带着李万程也都会在酉星官的“照顾”下吃不了兜着走，不过那就是后话了，而且朱梦琚也不知道高伯君被养成“脑灵”的事，但也不一定，说不定陈归鸿在谈话的时候告诉了黄勋，黄勋又告诉了她，到底是怎么样我不方便直接问，也更是懒得问了——管它呢，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就让它随缘去吧。

想通了这些，我便对朱梦琚的决定释然了，这些话我肯定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就是不知道朱梦琚有没有对黄勋和盘托出，不过想来我应该也是多虑，黄勋的头脑非常人可比，朱梦琚虽然也聪明的很，可想要利用完黄勋之后就闪人，这种阴谋黄勋不可能看不出来，他经历过比这种设想高明百倍的圈套那也不在少数。

我还担心过黄勋会不会变成“下一个”高伯君，仔细分析了一下，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没有，毕竟朱梦琚以前弄的那些“花活”，黄勋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要说他被她迷了双眼，黑白不分了，那就太小看这个“名侦探”了。

算了，把好朋友身上的一桩起码表面看来是好事的事情

想的这么“阴谋论”化，总还是不地道的，我还是想人家俩人点“好”吧，希望两人真的可以在爱情的主导与滋润下，白头偕老，一起走到最后。

最后的最后，我与这对还在热恋中的恋人表达了我的衷心祝福，然后吃完这顿饭，买上飞机票回到了单位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一段“超级罪犯”的经历也就到此结束。

而关于这二位，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到时候咱们接着再说。

本篇完

完稿于 2018 年 11 月 18 日

（未完待续）

709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4 22:10

明天就要开更新的一篇了，很多看官都在问会更什么，楼主想还是等明天更新再揭晓吧，反正这个主题在此之前就提过不少次，楼主也一直想写，终于在前一阵子动笔了，这次就该轮到把它发出继续以饕各位，在这里楼主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同时也盼望着各位能继续支持下去，抱拳！

71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5 00:45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个之前就应该更但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更了的资料，算是一次补充吧，具体内容是关于

正文中提到高伯君利用生物电极使尸体“起尸”行动的原理，也就是后来在解释中提到过的电击“死人复活实验”。

当然了，电击尸体让其作出各种动作甚至是像活人一样行走，这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活儿”，不仅仅是要电流大，更要位置与释放强度非常精确，比如高伯君在畸形人尸体上安装的电极即使如此，这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否则只是单纯过大的电流，不仅不能让尸体“起尸”，还只能造成短时间内能量穿过超过尸体的承受极限而将尸体直接电成焦炭，比如被高压电电死的人都是一具焦尸，就是这个道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6535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6535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6536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6536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6536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6537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6537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2965376.png{EIMAGE}

71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5 00:4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12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5 19:07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715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5 19:30

五、死亡之海

（前言）

“死亡之海”——这是罗布泊的众多别称之一，而提到三个字，可以说是既让人神往，又令人畏惧，因为发生在它身上的传奇故事实在是如漫天繁星，而在它身上出现的恐怖故事，也更是多如牛毛。

不过假设要从这些无数过往中找出两件最使罗布泊为世人所熟知的代表的话，那便莫过于一个词汇与一个人名，共六个字来加以概括，这个词是“核武器”，而这个名则叫

“彭加木”。

前者自不用多说，因为罗布泊地表的隔壁化与荒漠化，久无人烟，外加地域广阔，所以就成为了我国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核试验场之一，不论是1964年试爆成功的第一枚原子弹，还是1967年试爆成功的第一枚氢弹，都是在罗布泊进行的。

那么后者更是名声在外，彭加木的大名恐怕绝大多数对灵异、神秘、诡异、超自然等话题感兴趣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说的再进一步那就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在他身上承载的未解之谜，全拿出来那绝对能编写一本横跨物理学、生物学、化学、超自然、军事、地理、历史、人文（尤其是神话）等多个重大领域的“百科全书”。

他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化学家、植物病毒专家，新疆科学院副院长，曾经15次深入新疆考察，其突出的个人贡献为我国全面开展在新疆的科考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个人爱好与工作原因接触到过不少有关于彭加木的资料与事迹，了解之下被他这份对科考事业的热爱与奉献精神深深感染，更被他百折不挠的人品所折服，这不是冠冕堂皇的吹捧，而是发自肺腑的感慨，想想看，一个原本可以不用付一分钱医药费享受国家顶级医疗全额报销待遇的科学家，在身患肝癌晚期时，还要在止痛药的帮助下仍然坚持深入新疆腹地展开自己尚未完成的考察任务，这种至高至尚

的信仰，是不容诋毁和否认的。

有人曾问彭加木，为了罗布泊的科考工作，这么拼值得吗？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

“在我死后，请把我的尸首埋葬在那里，让我与它融为一体，为它的广袤，增添一点有机物。”

这里的“它”，指的便是罗布泊。

除了崇敬之情以外，再加上他十分具有传奇性的人生经历，所以我对他的兴趣，多年来始终是有增无减。

公元 1980 年 05 月 08 日，由中央政府批准，时任“新疆科学院副院长”职务的彭加木，率领一支由 11 人组成，名为“中国罗布泊考察队”的队伍开始向着无垠的罗布泊进发，试图穿越全长达 450 余公里的罗布泊湖盆，这是彭加木第 15 次进疆考察，也是在公开记载中的最后一次。

05 月 08 日至 06 月 16 日，考察队在克服恶劣天气与生活条件的情况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收集到了大量稀有生物、土壤、矿物的标本，记录了大量第一手的珍贵可靠资料。

而考察队也在最后一天由于饮用水消耗殆尽，汽油接近枯竭等问题被迫停止前进。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彭加木的原话）否决向就近部队求援后，彭加木决定就地打井取水，但通过多种方法的努力后，终因考察队所在位置已经极其干

旱而失败。

06 月 17 日下午 13 点，考察队司机王万轩在回车内取衣服时发现一张由彭加木亲笔留下的字条，上写：

“我往东去找水井。彭 17/6，10：30”

在经过漫长而焦急的等待、覆盖附近数公里范围内的搜寻无果后，彭加木正式宣告失踪。

公元 1980 年 06 月 17 日，时年 55 岁的彭加木在罗布泊消失，他的身影就这样淹没在了那滚滚的黄沙之中。

自此之后，由新疆军分区、中科院等不同单位牵头组成的规模超过千人，动用直升机的大规模搜寻营救工作就展开过 4 次，人数在几十人到数百人不等的较小规模搜寻工作更是多达数十次，但都一无所获。

有人说彭加木被胡狼吃掉了，有人说彭加木叛变去了美国或者前苏联，有人说彭加木被外星人接走了，更有甚者还存在一种声称是因为工作矛盾，导致考察队内部串通一气将彭加木害死的荒谬说法，虽然以上种种看起来都是漏洞百出，不值一驳，但也直接的反映出了彭加木失踪所引起的社会各个层面的高度关注。

这他让人生就像一部采用了开放式结尾的电影一样，留给了世人无限的遐想。

每年为了各种目的而进入罗布泊后失踪、死亡的人员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偏偏只有彭加木引起了如此之高的反响

呢？如果说他是科学家，是科学院副院长，那么就太过牵强，毕竟我国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又何止他一个，这还要从他为什么频繁进疆考察的大背景说起。

结合新疆军分区的相关资料，结合彭加木多次进疆科考的真实目的，一个跨度接近 20 年，由大量足以颠覆多少公开史料的事实错综交织而成的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呈现在了我的眼前，不得不说，随着了解的深入，就越发的感到自己的渺小。

可以说彭加木的发现与经历，可以对多个领域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未完待续）

71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5 19:32

而计划做这一篇专访的想法在我心中由来已久，只是忙于其它而无暇顾及，后来在一次偶然的内参记者交流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一个名为“彭加木空间”的名词，听到它才是彭加木魂牵梦绕于新疆，于罗布泊的原因，听到了种种关于此的离奇事件后，尘封在心中多年的兴趣被重新点燃，在查阅过大多数同行报道后，发现关于此事的专访尚属于空白，于是，集中精力做一期相关采访，成为了我的一个“小目标”，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上一个自然段所说的种种经历与感受。

那么这既然是一段“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要把它全面展开来讲，所涉及到的人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关注点也不会仅仅局限于彭加木失踪这件事本身，其中牵扯的谜团与内幕众多。

想把这事说清楚，讲明白，我还得从头开始，一一道来。

（未完待续）

715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5 19:52

（一）“一号物资”与遇袭的运输队

把时间拨回到公元 1962 年 04 月 06 日，这是我国在罗布泊将核试验场建设完毕的第二年，作为代号“569 号工程”的第一代核武器的裂变核武器（既原子弹）已经取得原理、整体设计、制造工艺等全方面的突破，此时距离研制成功我国的第一枚核武器：爆炸当量约为 8 万吨 TNT，被昵称为“邱小姐”的原子弹已经指日可待。

罗布泊此时承载的不仅仅是核武器的试验场这一任务，更是为了保证实验成功而担负着成品弹临场测试、关键部件超规格检验（注：所谓超规格检验，既以超过原有设计标准的严格标准对某一产品进行检测，以此里测试产品的设计冗余量，而又较大的设计冗余量，是保证测试在恶劣条件下仍然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等艰巨使命，那么作为原子弹，最关键的部件是什么？无疑就是其产生核裂变后爆发出毁天

灭地能量的“武器级”铀-235，这是原子弹威力的源泉。

就在本节开始时提到的那个时间的当日，一支在当时负责绝密押运的解放军运输队从兰州出发，一路直奔罗布泊核试验场，参与此次押运任务的战士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兵尖子”，手持的武器装备也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水 56 式 7.62 毫米自动步枪（注：当时我国因为对轻武器命名的历史惯性，将机枪以外的单兵自动武器都统称为“冲锋枪”，所以该枪那会儿的正式官方称呼是“1956 年式 7.26 毫米冲锋枪”，但实际上该枪使用的是 56 式 7.62×39 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是“正经八百”的自动步枪），这相比于同时期还都是 56 式 7.62 毫米半自动步枪的一线部队而言，已经是非常先进的，即便拿到国际上与当时的美苏两个军事强国相比，一整个建制的步兵火器，全部实现了自动化那也是相当拿的出手，且为数不多的配置。

而这支队伍如此精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押运的东西实在是太过重要，那就是上面提到的成品武器级“铀-235”，按照计划，其被安全护送到罗布泊核试验场，然后接受超规格检验之后完成全弹组装并在规定时间内投入到第一次核爆中，此乃这枚原子弹的最关键部分，没有之一。

同时也正是因为保密程度极高，所以参与押运的战士乃至是带队干部都不知道这里面是押的什么东西，只知道它有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代号：“一号物资”。

而这支运输队伍在甘肃省、青海省境内时都是相安无事，一直到了新疆自治区境内，进入罗布泊范围但还没有到达核试验场的一处路段上，他们遭到了一群高智商，不明类人生物的有组织袭击，而这场袭击及随之而来的相关事件，也直接引发了之后对于罗布泊，或公开，或隐藏的一系列各种性质的考察活动。

在了解到这些事实后，我决定以此事作为为了这期采访的开端，为了能够尽可能的接近真相，还是采取老办法——寻找当年的亲历者，在确认这些尘封往事脱秘得以公开之后，我几乎找遍了尚在人世且可查可找的所有参与人，仅仅是被拒绝就多达三四十次，理由基本都是这些当年双十年华，现在已经步入暮年的战士们依然恪守着当年部队要求他们全部将此事“烂在肚子里”的保密要求，其实我知道，这个理由只是一方面，毕竟我的采访证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那么另一方面便是它们从主观上不想再向外人提起，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伤心事。

这样的困难在采访之前我就已经预料到了，所以有较为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我采访过不少老兵，尤其是接受过战火洗礼的老兵，除了肉体上负伤留下的伤痕外，还有很多人在精神方面也留有“伤疤”，这用医学上的专业术语叫做“战争创伤综合征”，被这种病症困扰的老兵，轻者有间歇性抑郁，重则这会喜怒无常，甚至有自杀或他杀倾向，基于此，

我跑遍的这些老兵里，有些言辞激烈的回绝了我的采访要求的，我也表示完全理解。

不过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专访任务的第五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位亲身参与，了解内情，且愿意给我倾诉肺腑的老兵，他名叫张建功，一个很富有时代气息的名字，是当时押运车队三号车的一号押运员，所谓一号押运员，就是指持枪坐在副驾驶上的那个人，这人的职责尤为重要，假设车辆出现类似遭遇袭击的危险，那么他就是第一处置人，假设司机出现了问题，比如想开车逃跑，那么他有权在第一时间内击毙司机，而他本人，也要非常忠诚，换句话说，能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要求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双拔尖”，押运部队的规模是连级，百十来人的规模都是通过选拔再选拔组成的，那么在这百十来人的规模里，再挑出来作为一号押运员的战士，其严格程度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张建功从当年作为一名战士的角度来讲，他的技战术水平不容置疑。

我把他请到采访室里，经过几句聊天式的开场白把直接提问而有可能过于唐突的情况避免过去之后，便进入正题，当我问到当天的袭击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时，他抿了抿喝水后仍然有些干裂的嘴唇，回忆道：

“我们坐着车走到一片戈壁滩上，突然就刮起了大风，一下子就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地面上的小石子被风吹的

往汽车和车玻璃上打，‘啪啪’的响，最密集的起时候就好像有人在拿着枪向着汽车扫射一样，当时因为这种天气在靠近罗布泊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就是按照‘恶劣天气处置预案’，把 9 辆车车头连车尾，防止走丢，再让司机降低车速，慢慢走等风沙过去再说。

结果车连接完了之后还没开出去多远，就听车中的步话机里传出声音说：‘一号车两点钟方向有不明身份人员企图靠近，请指示!’

然后带队的押运队队长（相当于连长，为上尉正连级干部）就说：‘注意警戒，只要进入危险距离，就开枪驱离，驱离无效可以击毙!’”

（未完待续）

71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6 00:50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既然开篇就提到了彭加木，那就必须得更一点有关于他的图片了。

图 1、2、3、4 为彭加木的 4 种标准照，满身标准高级知识分子的气质，而且用现代的眼光看，也非常帅气。

图 5 为彭加木失踪前亲笔所留下的找水井纸条。

图 6、7 为当年搜寻彭加木时的照片，其中图 6 为两张分图组合而成，上半部分是军方派出参与搜救的直-5 型直升机，下半部分是带领警犬协助搜救的公安力量。

图 8 是库尔勒市杜鹃河边的“沙漠之魂”彭加木纪念碑，“沙漠之魂”——这四个字彭加木先生当之无愧。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00919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00920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0092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00920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00920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00920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00921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009214.png{EIMAGE}

718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6 00:51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1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6 00:54

7185 楼有一个地方说错了，图 6 的两部分，下半部分是由北京吉普 212 组成的军方搜寻车队，图 7 才是携带警犬协助搜寻的公安力量，因为图 6 是双图，所以一时疏忽把图片序号给搞混了，这里纠正一下，不好意思。

71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6 00:56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在这里稍微讲一下，各位看官呼声非常高的大师伯率众玄门高手大战东南亚同道的那一篇，涉及的东西比较庞杂，尤其是有关玄门领域的，所以写这一篇楼主一直在准备之中，不论早晚，肯定是会有的，看官们莫要着急，待楼主一个一个的来，给各位抱拳了。

718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6 16:57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722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6 17:09

“那么多远是危‘危险距离’呢？”我插话说。

“我们规定的是 50 米，但实际上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能见度非常低，只要是能看见人影了，那估计就已经在 10 米左右甚至是更近的距离上了。”张建功说，

“那后来呢？”我接着问。

“后来枪声就响了，是一个三连发的短点射，队长还没来得及问情况怎么样，步话机里9号车那边也有动静了，内容跟1号车说的差不多，就是有人靠近，不过这次没有时间跟1号车那样找队长请示，而是直接就开火了，而且那枪声很奇怪。”张建功说。

“怎么奇怪了？”我说。

“9号车那边的枪声先是一个单发射击，我那时候判断是正在驱离，结果后来就直接变成全自动了，就是‘突突’的扫射，接着队长就扯着嗓子喊问怎么回事，接着就全乱套了。”张建功说，

“队长在几号车上？”我问。

“他在5号车上，也就是车队的中间，因为这个位置往前一眼，再往后一眼就能看到整个车队的情况，是最方便管理的位置。”张建功说。

“嗯，那您继续。”我说。

“我们就用步话机喊1号车跟9号车，可除了枪声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回应，就在这会儿吧，我扭头透过窗户就发现也有至少三四个身影从侧面向我所在的这辆三号车接近过来，那速度不快，但身子很稳。”张建功说。

“为什么要强调身子稳呢？”我说。

“原因很简单，我这么给你说吧，那戈壁里的大风吹起

来是什么样儿你见过吗？10 吨的解放卡车拉着货拉着一车的人，都被吹‘嘎吱嘎吱’来回的晃悠，那人要直接站在外面，别说是走路，连站都站不住，冯小一点都能直接吹的满地打滚，再大一点就能吹离了地，而且不仅是风大的问题，那里面还夹杂着无数小石头子儿，那打在脸上快赶上子弹了，如果不带护目镜，就能打瞎眼睛，这种条件下，谁能稳稳的站在风里？但那几个身影不一样，戳在风力就跟脚下生了根一样，风根本吹不动它们，沙石打在它们身上它们也跟没事儿人似的，不仅如此，就这样它们还能一步一步的往前挪，虽然速度不快，但就 10 来米的距离，没多会儿就走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我仔细看就心想那是什么玩意？长得也丑了，而且手里还拿着家伙。”张建功说。

“明白了。不过您说它们长得太丑了，还拿着家伙，是怎么丑，又拿着什么家伙？”我说。

“刚开始我还是看不清，因为虽然距离很近了，但有车窗玻璃隔着，那上面被风刮得都是很细的土，然后就是风太大，风力又都是沙子，所以能见度太低，模模糊糊只能看到了轮廓，我之所以说它们长得丑，是因为其中最近的一个都快把脸贴到车窗上了，我这才看明白，那东西没有鼻子，眼睛特别小，耳朵也提别小，但嘴却特别大，而且光着身子，赤条条的没有一丝儿布条，可身上跟我们也不一样，它那皮是皱皱巴巴的，就跟老树皮差不多，一张大饼子脸的小眼睛，

小到就像在一张大圆饼上用毛笔点了两个小黑点一样，鼻子也是，它们不像我们有突出来的这一块，而是凹进去的，然后上面就俩小黑孔，耳朵则几乎看不见。

至于手里的家伙，我那会儿看看上去就是一根很长的棍子，后来才发现是一根长矛，大约 2 米多把，头部被打磨过，很尖锐。”张建功说。

“那您看到它们接近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说。

“我没多想，摇下窗户来就开枪了，因为 1 号车跟 9 号车那边已经打起来了，我一想这情况应该差不多，另外就是看它那德行就知道是个‘反动派’，开枪的时候我跟最近的那个直线距离估计有个三五米左右吧，其实也是被 1 号车跟九号车的动静给耽误了一下，要不然我还能提前几秒钟就开火，那样的话说不定还能多救下来一个人。”张建功说。

（未完待续）

722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6 17:23

“多救下一个人来？谁？”我说。

“司机，别看这么多人是很多单位凑在一起的，但那司机我认识，是我们团汽车连的战友，跟我关系还不错.....”张建功说到这里，眼神黯然了下去，我知道这个司机肯定是凶多吉少了，便接着问：

“他怎么了？”

“我摇下车窗的时候，那个离得最近的，就把手里那根长矛给端起来了，然后我一看这再不打不行了，一扣扳机，他那边也动了，直接把长矛就往车窗里投了进来，我本能的往后一靠，长矛的尖儿贴着眼睛过去的，可我是闪开了，那司机没闪开，当场就戳在了太阳穴上，直接扎了个‘前进后出’，脑袋上多了两个小孩儿巴掌那么大的窟窿，那人还能活的了吗？当场就死了。

我当时开枪打出去了两发子弹，肯定是打中了，但是那家伙不仅没死，连他娘的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等着再看他的时候他他直接往前大跨了三步，伸手就过来抓我的衣服，想把我从车里拽出去，这下我俩就是面对面的距离了，他的嘴一张开，那嘴角直接能力咧到‘后脑勺’，就这么大！里面都是跟三角形的牙齿，虽然不算尖锐，但非常多，起码有三排左右，反正看着很瘆人。

他想抓我，那我能乐意吗？凭着本能，身子往司机的方向一歪，腾出出枪的空间，然后食指往下一挪，把射击模式从‘1’调到了‘3’，56 冲这枪连发打起来没什么准头，一般只有距离特别近的时候才用扫射的，不过当时那会儿就是枪口几乎‘怼’到他头上了，近可是够近了，所以这么一‘搂火’（注：既把扣扳机的意思，下同），几乎半个‘梭子’（注：既弹匣的意思，下同）的子弹就全‘招呼’到那怪物的大饼子脸去了，然后直接打碎了它小半个脑袋，之后它踉跄了几

步便倒在了窗外。

只是脑袋都碎了，蹦出来的不是血，而是一种绿色的液体，有点像树叶里碾出树汁的颜色，而且很粘稠，就跟皮冻似的，溅的驾驶室里到处都是。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杀人杀到死’，不能在给它什么机会，拉下风景往外看，看到它虽然躺在地上，但那张大嘴还张着，然后‘呼哧呼哧’的喘气，我就把剩下半‘梭子’的子弹又给他补了上去，它这才彻底死了。”张建功说。

“脑袋被 56 式自动步枪打了密集命中十几枪也只是打掉了小半个脑袋？而且还没当场死亡？”我说。

“是啊，我打死这么一个，就用了整整一梭子子弹。”张建功说。

我点点头在采访笔记本上记录下这些要点，心想这东西的生命力简直比老山前线出现的“走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那东西的脑袋要被这么打那也得被全打没了，而那时人造产物，这个又是什么呢？另外，按照张建功对其奇怪的五官特征的描述，应该是本地的环境有关，比如非常小的眼睛与鼻孔，估计是为了适应当地风大沙多而进化出来的，看来，这十有八九是一种罗布泊附近的“土产生物”。

排除个人的猜测，这些疑问我暂时还无法得知准确的答案，就只好在写完之后继续问：

“那之后呢？您说当时出现在您面前的这种怪人有三

四个，这只是其中一个，剩下的那些呢？”

“剩下的那几个可能是看见我把它们的同伴给打死了，就一拥而上，它们手里都有武器，有类似棒子的东西，还有类似斧头的东西，反正都是冷兵器，我当时枪里没子弹，就顺手从腰后甩出来一枚手榴弹扔了出去，然后把身子往车门下面一趴，这个空档也顺便换上梭子，再推开车门往外冲。

下车一看，也不知道是手榴弹被风刮跑了，还是威力太小，我明明听‘砰’的一声，要按照正常人，就没炸死，那个距离也得给炸翻了，结果它们三个一个有事的都没有，倒是我自己，跳下车之后因为风大还没站稳，一个趔趄就歪到在地上，抬眼一看，它们正站在我跟前，抬起手里的家伙就要往我身上打啊。

躲是来不及了，开枪也来不及了，算是求生欲的作用吧，我奋力的往身后一滚，正好滚到了车底，再一使劲儿，从车的另一头就滚出来了，我在的这辆车里拉的是 12 名战士，还有一车重要物资，我就想绕到车后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有的话就找一个来帮忙，可没走两步，脚下一沉，有个什么东西把我给绊倒了，等站起来仔细看，才发现搬到我的是一根人的大腿。

（未完待续）

72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6 17:33

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慌了，刚开始从开枪到扔手榴弹再滚车底下去我凭的都是一股‘急劲儿’，等看到这大腿上的解放胶鞋还有军裤，我脑袋就凉了，知道这肯定是我们自己人的腿，那心里又怕又恨，不过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保护车上的重要物资，还有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人一这么想，就不把自己的生死当回事了，我摸出刺刀给枪装上，想冲出去见一个杀一个，打没了子弹就用刀捅，结果还没等着我绕过车外冲呢，风里面就跑出俩人来，一人拽住我一条胳膊就往反方向跑，我不知道他俩是谁，但看见身上的子弹袋跟水壶，那肯定不是敌人，三个人在一起总比我自己一个人好，我也转身跟上他俩一起跑，也不分东西南北的跑了不知道多久，最后在一个风蚀土堆的后面停下了，那个风蚀堆正好背风，躲在那后面至少能不被吹起来的石子打的手脸生疼。

不过说起来也奇怪，等我们仨到了风蚀土堆后面，这风就渐渐的小了，最后没多会儿便全停了，前脚还昏天黑地，转眼又是晴空万里，但现在想也不奇怪，毕竟罗布泊的沙暴本来就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没了风沙的这档，摘下防风镜往来时的方向举目眺望，那个惨啊，就没法说了。”张建功说。

“怎么惨了？”我小心翼翼的问，生怕戳到他的伤心处，让他情绪失控，不过还好，他虽然面带悲伤，但语言还是从容镇定，他说：

“不能说尸横遍野吧，也差不多，车队四周全都是尸体，横七竖八的，其中少数是那种怪物的，多数是我们战友的，这些怪物当时正把尸体一具一具的往一起堆，它们把自己同类的尸体堆成一小堆，把我们战友的尸体另外堆成一大堆，不知道想干什么，我再往两边看，那两个带我来这里的战友其中一个给我做了个‘嘘’的手势，不让我出声，另外一个则拿出一个小本子用笔在上面写字，写的是他要说的话，等写完了我一看，因为手在颤抖，那字写的都歪歪扭扭的，不过大致意思还能看出来，是说先不能过早暴露，得找机会从弄到一台车里带的电台，然后给军区发报，请求支援，最后的落款还写了一句话：

‘不要冲动，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张建功说。

“您是说它们手里都有刀斧长矛一类的冷兵器，还有把尸体往一起堆的行为？”我说。

“是啊，那些怪物力气特别大，您想一个人的尸体外加上面挂的水壶、子弹袋什么的，怎么着不得一百五六十斤啊？它们一个，单手提着这么一具尸体往地上扔，那轻松的看着就跟扔布袋一样，它们使用的武器是什么材料做的我不太清楚，但应该是金属的，因为我看见其中一个的长矛矛头被阳光一照，反射出来了亮光，石头或者是木头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张建功说。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说。

“那时候思想很单纯，就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派来破坏我们祖国建设的敌特分子，但仔细琢磨又感觉不对，部队里教育我们那帝国主义都是有枪有炮的，这些怎么还拿着大刀长矛？但是别看武器挺落后，可看打起来就太邪性了。

不光是邪性，数量还特别多，就站在车周围收集尸体的，我打眼一看数一数就起码不下六七十号，再往远处看，还有很多，跟眼前的加吧起来怎么说也得上百，用部队的话说，得相当于一个‘加强连’，我们这押运队全加在一起也就是个整编连，再一死的四散的散，那人数就跟比它们少的多了。”张建功说。

“嗯，那后来你们拿到电台联系上军区了吗？或者说军区来支援了吗？你们又是怎么幸存下来的？”我说。

“这事就说来话长了，那两名战友我在小本子上用写的方式互相一介绍，才知道他俩一个叫胡有才，是个班长，另一个叫赵兴民，是个副班长，那我就是个战士，它们俩的级别都比我高，我就跟着他俩走。

猫着腰害怕被发现，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高抬腿轻落足，专门找有沙子的地方踩，不敢往有石子儿的戈壁上踩，生怕踩出声音，之后这一路相当于顺着围在车队遇袭地点周围的雅丹地貌群给转了大半圈，比较幸运的是在路上又碰上不少在交火中大难不死的战友，等所有人凑吧凑吧算在一起，大概还有 20 多个人，不到一个排的兵力，而且大家都很狼

狈，一看就是打了场恶仗。

对了，其中还有几个是伤员，最严重的一个，肚子都被豁开了，好大一截肠子在外面挂着，然后嘴里不停的往外吐血沫，吐出来的血带着不少气泡，我一看这人是完了，先不说肠子怎么样，就这血里带沫，说明肺被打坏了，即便是立即抢救都未必救得活，更不用说在当是那个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了。

（未完待续）

72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7 02:1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没别的，就更一下我国第一枚原子弹为什么有“邱小姐”这么一个听着有些奇怪的代号，具体原因截图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在这里楼主就不赘述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059375.png{EIMAGE}

725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7 02:1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25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7 13:33

后来我们这么一商量，想出一个方案来，先占领一个居

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然后挑出来枪法最好的几个人把控住射击位，再找出三个腿脚最快的去车上拿电台，还有车上的一些火力较强的武器，后面枪法好的掩护前出的，除了拿电台，再拿一些‘大件儿’武器回来。

而拿电台以及武器的这个任务可以说是极其危险的，但那也得有人干，当时现场职务最高的就是一个副排长，他问谁去，都抢着报名，最后选了赵兴民跟另外两个战友上，我则成了掩护射击的射手之一。

敲定了这个方案后有又感觉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对方人太多了，关键是我们手里的枪打在它们身上又不怎么管用，要是它们聚拢起来一拥而上，那我们肯定顶不住，到时候别说是掩护拿电台的战友，就是自保都难。

然后就商量出来了第二套方案，我们跟拿电台武器的三个人分开，我们这边现在制高点上开火吸引对面的注意力，等把敌人都吸引到这边来了，负责拿电台跟武器的三人再出去，但他们要在我们尽力吸引住对方注意力的时候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件事，要不然时间稍微一场，顶不住进攻那就全完了。

然后就是时间要等到太阳落山，天黑了之后，说不定它们就走了呢？即便不走，考虑到有黑暗作掩护，行动的成功率还说不定能高一点。”高建功说。

“那你们车里还有什么其它火力更强的武器？也就是

您说的那些‘大件儿’。”我趁着他讲到这里略微一停顿，插话发问。

“9 辆车里一共还有 3 挺 53 式重机枪，3 门 57 毫米无后坐力炮，都是给万一碰上较大规模袭击以及敌方有装甲车、坦克一类的作战单位时准备的，但是我们在风沙中遇袭，而且第一时间就人员损失惨重，都都被打散了，谁也顾不上去拿那些东西，就都留在车里了。”高建功说。

“如果有一挺重机枪的话，那的确情况会好得多，起码在火力封锁的时候，持续性会强得多，53 式重机枪的弹丸威力也远比 56 式自动步枪的强大，对付这种皮糙肉厚的目标正好不过，无后坐力炮的话，那能打一打杀伤榴弹，配合手榴弹远近结合使用。”我说。

“是的，我们当时考虑的就是至少拿到三样东西，一是一台电台，二是 1 挺机枪，1 门无后坐力炮，后来又仔细推敲一遍最后说的这个方案，感觉理论上是可行的，况且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就拍板定了下来，接下里就是等天黑，就在等天黑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发现那些家伙不仅没有走的意思，还在车周围‘吃起晚饭’来了，罗布泊那个时候天黑的特别早，四点半左右就开始擦黑，五点以后就全黑了，当时事发那会儿已经是下午三点多，所以等了没多久，便天色渐暗，天一黑，这些怪物就围在车队周围开始吃。”高建功说到这里不自觉的咽了一口唾沫，而且脸色难看，我

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这种变化跟他所说的这些怪物吃的东西有关，再加上我也对这个话题比较好奇，就问：

“它们吃的什么？”

“它们在吃人，吃的就是被它们打死的那些战友的尸体，而且我发现它们连自己同类的尸体都吃，也不做任何处理，只是把尸体上的衣服撕下来，然后上嘴就啃，跟野兽一样。”高建功说。

“能使用冷兵器作战，这说明不管对面的是什么，总还是有一定的智能的，但既然有智能怎么还会野蛮到生吃人肉的程度？”我说，当然我知道这个问题不是高建功能回答的上来的，只是出于疑问，脱口而出而已，而他则说：

“谁说不是呢，当时还有一个小战士说他听当地牧民讲过，有种妖怪叫做‘风妖’，因为它们经常在刮起沙暴的时候出现，而且还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等现身之后杀人宰畜无恶不作，问我们是不是碰上的就是这种妖怪，结果被副排长骂了一顿，说这是唯心主义思想，要不得，那个小战士就不说话了。

可不管它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正事儿总还是要办的，等天完全黑透了，这就准备行动，不过还没开始的时候，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高建功说。

“为什么？”我说。

“因为没了阳光，那些吃人的怪物的双眼，明显往外冒

出绿光，远远的看去，每个怪物的头前，都‘飘’着两个米粒儿大小的绿色小光点，我小时候跟我爹进山打过猎，知道只有夜视能力他别好的动物才会有这种特征，我那会就怀疑它们有夜视功能，后来证明的确如此，这些怪物在黑夜里动作一点也不比白天慢，甚至更凌厉，这等于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使绊子了，本来想要靠着夜色掩护自己，但我们看的不如白天清楚了，可对方照样看的明明白白，这样在各方面都是劣势的情况下再开打，那结果能好的了吗？

趁着还没开始，我把我的想法给负责的副排长说了，副排长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他看了半天给我们说，那些怪物好像没有劫持车辆抢夺物资的意思，这样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不如在这里躲一晚上，等待白天它们彻底都散了再行动，相信那些怪物不可能一直呆在这里不走的。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虽然都想给战友报仇，但那个情况，能智取就不强攻，正在大家都准备同意这个意见在这里挨一夜的时候，结果却事与愿违，我之前说那个肠子都出来的受伤战士因为肺部遭到重创，突然就剧烈的咳嗽了一阵，咳出来一大口血，这个声音本来并不大，但在罗布泊那个静悄悄的无风夜里，却听着格外明显，静到我甚至能听到它们咀嚼尸体骨肉的声音，然后我就看见那些绿莹莹的亮点齐刷刷的转向了我们这边，先是一阵平静，所有的绿点都‘固定’在了一个高度，那是它们在盯着我们这边看，也就喘口气的功

夫，这些绿点就剧烈的晃动了起来，我知道我们被发现了，这是它们在向我们冲来，接着月光，我能看到起码几十个黑影朝着这边迅速移动。

（未完待续）

72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7 13:42

当时幸存下来职务最高，负责带领我们的副排长，他早年参加过湘西、西藏那边的剿匪战斗，十几岁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还赶上过淮海战役，断断续续打了十多年的仗，那战斗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曾经是个正连级干部，后来因为脾气太暴，把打死他连指导员的土匪抓住之后给活埋了，受了处分这才给降成了副排长。

算是凭着经验丰富，外加这股子狠劲儿吧，他就始终认为这些怪物是那时候还有一部分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当地马匪，所以也不害怕，一看对面都冲过来了，他率先开火，同时喊了一声‘打!’之后，我们拿着二十来号人，统统开枪，那枪口喷出的火光，顿时就把前方起码十来米范围内的黑暗都给映照的亮了起来，枪声大作之下我也不知道自己打中几个，就知道把枪托死死的抵住肩膀，好对抗 56 冲的那股子泼辣后坐力，那些怪物两眼冒绿光看起来很吓人，但等着打起来也有个好处，就是便于夜间瞄准，看身子稍微离远了就是黑乎乎的一团看不清楚，再加上跑的速度又快，就更不容

易捕捉它们的运动轨迹了，但那两个小绿点却非常明显，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瞄准射击的，我就是冲着有绿点的地方打，反正对着那个位置只要打中了就是击中头部。

从那些怪物发现我们开始往这边冲，到副排长命令开火，双方之间的距离一共不到40米，要不然这边有人咳嗽它们也不可能听的那么清楚，这个距离上我们20多个人每个人平均都至少发射了30发子弹，就算20个人吧，1人30发子弹，20个人就是600发子弹，56冲的设计有效射程是400米，那20多条集中在一起把好几百发子弹一起往几十米外的目标身上‘可劲儿招呼’，它们再经打也架不住，要是它们能光着膀子顶着这种火力冲上来，那它们就不是怪物，而是坦克了。”张建功说。

“那你们就是挡住了它们的第一波攻击？”我说。

“是的，所有人这一口气都打光了‘梭子’里的子弹，空仓挂机的声音当时就‘咔咔咔’的响成一片，副排长把枪一放，当时就扯着嗓子喊‘手榴弹准备！单数投弹，双数换弹!’”张建功说，其实他还想接着往下说，但我一听他后面这句话就来了兴致，因为我自认为作为一个军迷这么久了，基本上该知道的军事常识都了然于胸，这句“单数投弹，双数换弹”我还是在这里头一次听说，所以这才有些唐突的打断了他的话，发问道：

“等等，这句‘单数投弹，双数换弹’是什么意思？”

（未完待续）

72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7 13:52

“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经过战火洗礼总结出来的一种小规模阵地防御战的战斗经验，只要是步兵结成防御阵型，那么就先要报数，除了点名人数以外，还有就是记住自己所报的数字是单数还是双数，如果战斗中敌方占据兵力（人数）上的优势发动集群冲锋的话，那么阵地上肯定要以集火射击的方式抵挡进攻，而这么打对弹药的消耗量非常大，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打光待发子弹，而一旦打光了待发的子弹，那敌人再紧接着投入预备队趁着我方防御部队装弹的时间发动二次冲锋的话，那就危险了，很容易被迫陷入白刃战，可要是阵地防御要是打到这一步，那除非我方支援及时赶到，或者是有什么奇迹发生，要不然阵地失守也就是或长点或短点的时间问题了。

所以一旦需要集体更换弹药，那就喊这句话，‘单数投弹’的意思是报数中的单数者，如 1、3、5、7、9 等不要在第一时间换弹，而是把枪放在身边直接去取手榴弹或投或做好准备投，这要看对面的具体情况。

而‘双数换弹’，就是像 2、4、6、8、10 等，趁着单数人员投掷手榴弹杀伤进攻之敌的时候抓紧时间重新装填弹药，等装填完毕后再掩护单数人员也完成换弹。

这种战术在小规模战斗中很好用，在大规模的阵地战中就用不到了，那时候的阵地都是有纵深，呈立体网格状的，密布交叉火力点，单兵在其中换弹可以做的比较从容。”张建功说。

我听罢频频点头，回道：

“了解了，那当时的情况的确是属于适用于这种战术的典型小型规模战斗，你们在顶住第一波进攻后，它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继续进攻还是别的？”我说。

“根本没停，几乎就是把前面距离近的给都打趴下之后，后面比较远的这批紧跟着就冲上来了，中间间隔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它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往上狂奔，一点也不畏惧，这时候按照副排长的安排，单数人员就开始扔手榴弹，我当时就是其中之一，甩开膀子一共扔了 3 枚，双数那边就换好了，等他们开始从新开火之后，就轮换到我们换弹，接着前后用了不到一分钟，两拨人子弹就都换完了，虽然因为射击时间有交叉，两拨人的待发子弹数量有多有少，但总比字关键时刻都‘哑火儿’了强不是？另外就是这样打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火力猛烈，一般能顶得住数倍于己之敌的强攻，但坏处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弹药消耗的速度太快，以我们当时身上所携带的弹药，这样的打法，顶多能打 4 个来回，然后就得用刺刀了。”张建功说。

“那安排好去拿电台的人是什么时候出发的？”我说。

“是在下一轮战斗开始后，那些怪物可能是前面伤亡太过惨重，先是开始兵分三路，正面佯攻，两侧夹击，然后正面佯攻的那批还跟我们展开对射，因为距离太近，枪械的优势反而没之前那么明显了。”张建功说。

“对射？它们不是只有刀矛斧头一类的冷兵器吗？怎么还能跟你们展开对射的？”我说。

“它们的确只有冷兵器，但它们会扔石头，罗布泊的戈壁滩上本来只有那种小石子，没有大块的石头，但我们遇袭的那里是一片雅丹地貌，鹅卵大的碎石块满地都是，它们捡起来就对着我们扔，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张建功说。

“我知道扔石头的高手的确可以做到飞石打鸟，甚至在10米内用鹅卵石击穿不锈钢盘子，这个力道打在要害上的确足以致死，但是那个环境下，这么黑，距离相对于投掷石块来说也太远了点吧，石头即便是砸在身上也应该没什么力道了啊，更何况还是比较大的石块，那扔起来就更更吃力了。

即便它们力量比普通人大得多，那能对扔石头起到多大的帮助？还能发发致死吗？”我说。

“发发致死那倒不至于，但被打中非死即残是肯定的，这么说吧，咱么普通人扔石头都是扔出是一个抛物线对不对？用军事术语说那就叫弹道，但这帮家伙扔石头，几乎就是直线！速度还特别特别的快！我身边有一个战友，被一块石头直接击中脖子，当场就被打的翻身从土坡上滚下去了，

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想把他往上拽，结果等拽上来才发现他脖子直接就被打断了，脑袋向下耷拉着，那块石头就嵌在他的脖子里，有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还有直接被打中脑袋的，当场就被砸个脑浆迸裂。”张建功说，他这番形容让我想起了 2015 年去神农架的时候，有一只棕毛野人用一块西瓜大小的石头去扔王虎，幸亏前面有一块巨石阻挡，没有直接砸中，但崩裂的碎石也把王虎的脸给打花了。

（未完待续）

72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8 02:2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些 20 世纪 60 年代有关我军的图片。

图 1 是背枪投弹的我军战士。

图 2 是持枪投弹的我军战士。

图 3 是司号员吹响冲锋号。

图 4 是站姿轻机枪抵近射击。

图 5 是行军中的火焰喷射手，另外，从这张图中还可以注意到远处战士们手中的步枪全部装好了刺刀，随时为近战歼敌做好准备，这直接体现的就是我军“刺刀见红”精神的大无畏光荣传统。

图 6 是我军实装拼刺刀训练（注：之所以称之为“实装”，是因为所用枪械与刺刀都是真家伙，这样的训练有别于穿戴

护具使用木枪的平时训练，虽然此类训练的危险性更大，但同时也更能磨炼战士们的实战拼刺技术）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0450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0450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045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0450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0450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04506.png{EIMAGE}

729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8 02:2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29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8 13:03

而能把石头扔出去之后在三四十米的距离上还能保持是一条直线，这说明石头的初速肯定非常快，而石头非常快

的前提就是投掷它的力量要非常大，起码是爆发力极强，比如很多电视节目中都曾出现过的飞针穿玻璃表演就是这个道理，不过那都是距离近到只有几十厘米的程度才能实现的，跟这个的难度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那么如此看来，这种怪物看来在力量上虽然不能与那些身高动辄五米上下的野人相提并论，但的确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类。

我想罢之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他可以继续，张建功便接着说：

“对射一开始，副排长就拨出来 8 个人，左右各 4 人，抵挡对方的侧翼迂回，然后把准备好的那 3 名战士派出去去取电台跟武器，电台每辆车都有，但机枪跟无后坐力炮只有 1、5、9 这三辆车上有，而开始最先遭到袭击的虽然是 1 号车和 9 号车，但等战斗打到这时候那会儿，这些怪物就都聚拢到车队的中间位置附近，所以去正好位于车队中部的 5 号车是不现实的，只能舍近求远去 1 号或者是 9 号车，也就是在车队的两头，最后临时决定去 9 号车，因为去 9 号车的路上雅丹地貌的风蚀岩更多，有利于隐蔽和找掩护。

他们 3 个走了我们还得继续打，可能是感觉扔石头还不够，怪物里开始陆续出现投掷长矛的，就是刚开始扎死司机的那种长矛，又粗又长，它们拿在手里直接当标枪我这边扔，这东西的威力比石头可大太多了，半米厚的沙石墙，那东西飞过来就能轻松穿个窟窿，然后再穿透后面的人，仅仅是我

看见到的，就有起码 2 名战友因为被这种东西击中而牺牲。

这一次顶过去之后清点伤员,被石头击中牺牲的有 2 人，被长矛击中牺牲的又 3 人，这战斗减员就接近四分之一了，还有 3 个人分出去拿东西没法帮忙，这等于我们主阵地上一下子少了将近 10 个人，那些动辄成千上万人参与的大型阵地防御战少这些人感觉不到什么，但我们这里一共就二十多人，一下子少这么多，压力就陡然增大了很多，而且这些怪物非常聪明，它们在第四次发动进攻的时候，居然使用自己前面被击毙的同类的尸体当掩体，或者说是盾牌，顶在前面往前走，56 冲的子弹近距离可以射穿起码 3 层人体，但打在它们的身上，一层都打不穿，所以它们前排的抱着尸体挡在前面往前跑，子弹打在那些尸体上飞出的碎肉我都能看得见，但就是杀伤不了后面真正在移动的目标，这样一来我们是真挡不住了，就在做好投入近战的心理准备时，我当时的右手边突然有枪声响起，那枪声连贯且比 56 冲沉闷的多，是标准的 53 式重机枪打全自动的声音，循声一看，是那三名拿电台武器的战友拿到东西了，他们没有直接拿着东西回来，而是就地展开机枪从侧面开始射击，支援我们这边的战斗。

机枪在射击集群目标的时候，侧面对敌是效率最高的，而那时候他们的射击方向正好对准的就是那群怪物的正侧面，再加上它们拿着当‘盾牌’的尸体是对准我们这边的，侧面没有防护，还有就是 53 式机枪威力巨大，那一枪打在

上面比56冲连续命中三四枪都管用，所以这一下就直接打了它们个措手不及，硬生生的把差点就冲上来的怪物又给打下去了。

退下去的怪物还有的用石头攻击用机枪的那三名战友，好在53式重机枪上装有防弹护盾，下面还有小轮子，可以将其作为移动掩体，边推边打，怪物调转进攻方先，企图先围歼他们三人，那我们当然不能暂时解除了危机就看人家热闹，所以就猛打掉头进攻他们而背对着我们的怪物，以达到掩护他们的目的，特别是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交叉火力，可以把怪物堵在中间打，它们想集中力量进攻我们就得被机枪痛击，想去对付机枪，最脆弱的侧后方就得露给我们，打到后来，实在是承受不了伤亡，它们这才四散退去，这一次是我们击退它们时间最长的一会，在之后的一个多小时没再发动新的进攻，那三名战友就利用这个时间，推着机枪与我们会和了。

把机枪跟无后坐力炮架好，副排长就开始呼叫军区，信号一通，军区那边先问我们为什么还没到，因为按照预计时间，我们在傍晚前就应该把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了，可当时都后半夜了，还被困在原地，那会儿反正怪物已经知道我们在这里了，说话大声点小声点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副排长就几乎是声色俱烈的把这边的危急情况给说了一遍，我不知道军区那边是什么反应，但估计也挺震惊的，挂了电台通信，

副排长说军区的意思是我们再坚持三个小时左右，也就是破晓时分，支援就会到。

我那会儿就在想啊，这也许是我一辈子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夜了。”张建功说。

（未完待续）

73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8 13:23

“你们有了机枪跟无后坐力炮之后战斗应该会轻松的多了吧？那 57 毫米的无后坐力炮我还操作过，炮弹短小但十分轻便，如果炮手与装填手配合默契，操作流畅的话，那射速可以非常快，几乎能一发接一发的打，正好适合在这种战斗环境下压制这种没有火器的集群目标。”我说。

“你太小看它们了，我对它们的感觉就是它们的学习能力特别的强，知道灵活的运用战术，只要吃过一次的亏，基本就不会再犯第二次，跟狼群似的，但是可比狼群危险、致命的多，比如说它们发现机枪杀伤力巨大之后就集中起好几个拿着石头打我们的机枪手，虽然有护盾挡着，但被石头砸的抬不起头来无法正常射击，然后再组织另外一群反复冲击我们的防线。”张建功说。

“这相当于‘火力压制’啊，看来不仅是有组织性的问题，还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作为指导，不过您刚才说它们进行反复冲击？难道它们不像以前那样不顾及伤亡了

吗？”我说。

“不是，它们好像知道我们弹药不多似的，冲过来也没有那种非要杀上来不可的感觉，就是在引诱我们开枪，等‘突突突’打一阵子，那冲上来的自己就转个弯跑了，等你一松懈，它们就又来了，每次都有扔石头的在旁边配合，烦人的很，我身上带了 6 个‘梭子’，就因为这个被它们浪费了起码 2 个。”张建功说。

“这是不是在消耗你们的弹药先不说，但是在打‘疲劳战术’应该是真的，它们企图以‘主场优势’拖垮你们。”我说。

“三个小时还不至于被拖垮，但子弹这么个打法可撑不住啊，所以不管它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我们的主观看法就是它们想消耗我们的弹药，这可能是一种‘弱势心理’吧。”张建功说。

“那后来你们是自己坚持到那些怪物撤退了，还是等到了支援？”我说。

“当然是等到支援了，它们自己才不会走呢，在支援到来之前，它们大概消耗了我们两个多小时之后，还发动过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我估摸着是它们认为我们已经坚持不住了，所以就全上了，想一举歼灭我们，而我们那会儿也顾不上什么节省弹药了，就是往死里打，重机枪的弹链带下来 5 条，那一下子就足足打光了 3 条，无后坐力炮也发射了十多

发炮弹，不过可能是天黑的事儿，那三个战友拿出来的炮弹有好多是打坦克的破甲弹，那东西穿透力强，但是对付这种集群目标不好用，直接打中了就是窜个大洞，打不中那就等白打了，最好的结果则是‘串糖葫芦’，击穿一个还能凭着‘后劲儿’（注：其实按照严格的学术用语来说应该叫‘后效’）打打穿一到两个，不过要打出这种效果来，基本只能靠运气。

而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那些榴弹，别看 57 毫米口径不大，但那炸开了起码能顶的上 5、6 枚手榴弹，一炸就是一大片，爆炸的冲击波即便不能把那种怪物给直接打死，也可以把它掀翻，阻滞它的进攻，然后再用枪械射杀。

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刚才说的那种‘串糖葫芦’的情况，只是打出去的是榴弹，不是破甲弹，穿过去的原因完全是靠炮弹本身的力量，而不是破甲的金属射流，当时因为面对面的射击，结果无后坐力炮一发炮弹打出去，直接打在了一个怪物的胸口上，因为离的太近，炮弹的引信没有到达安全距离以外所以没有启动，弹头也就没爆炸，炮弹那怎么说也是炮弹，穿透力不是子弹能比的，所以即使没有爆炸，凭着那股子‘冲劲儿’（注：其实按照严格的学术用语来说应该叫‘动能’），把它直接当场打穿，结果它身后还有一个，炮弹就打在了它的身上，也是穿进去了，不过没完全穿透，而是头穿进去了，‘尾巴’还在外面露着，就跟插在里面了

一样。

那怪物可能是感觉自己肚子上‘插’进去个东西，就伸手去拔，竟然站在原地把那枚炮弹给拔出来了，然后还做了一个扬手的动作，这一下我看的清清楚楚，我心说坏了，这家伙是想把炮弹扔回来，这要只是个铁疙瘩那扔回来还无所谓，最多砸到一个人，但要是力道大了把炮弹给扔炸了，那我们这十来个人不用它们打，就得被炸的当场全部‘报销’。

而这一幕副排长也看的很清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担心的与我一样，但他反应堪称神速，反正是端枪就打，瞄准的就是那枚还举在怪物手中的炮弹，一个短点射，子弹很精准的全部命中炮弹后部，那炮弹的外壳就是一层比较薄的锰钢，子弹一打就穿，弹头穿进去之后再挤压里面的装药，当场就赶在那怪物将炮弹扔脱手之前把炮弹给引爆了，怪物的身高不矮，炮弹被它举过头顶一炸，反而还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空炸’效应，大大的增加了单枚炮弹的杀伤覆盖面，一下子不仅炸碎了手持炮弹的怪物，还顺带把旁边起码7、8离得近的怪物都给炸翻了，这一下子就给我们减轻了不少压力，反正对于副排长露的这一手，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未完待续）

731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8 13:32

像之前说在这里不好用的破甲弹，就都是直接当‘大号

子弹’用了——直接瞄准怪物的身子近距离射击，一炮穿一个，打好了还能穿两到三个，但是就这么用那炮弹也不够啊，一共就拿下来不到二十发，三个人带多了他们也拿不动，更何况还有挺机枪跟机枪的子弹呢，所以这一轮打完，炮弹就全用光了，无后坐力炮就成了个摆设，那会儿整个防线上的枪声越来越稀疏，取而代之的就是一阵先后而来的‘我没子弹了’的喊声，手榴弹也用的基本告罄，也就机枪还能再撑一阵子，我再看黑夜里那些小绿点，密密麻麻的至少还有上百个，就算两个加在一起算是一个怪物，那‘除以二’，也得还剩下好几十，我当时就想啊，是不是真要牺牲在这里了？我还没入党呢，说句实在的，当时如果那群怪物再组织力量冲击一次，仅仅依靠一挺机枪那是绝对顶不住的，肯定要打近战，一打近战，我们的劣势就太大了，那全军覆没基本就是转眼之间的事儿。

不过算我们幸运，也算它们倒霉，它们很聪明，这次看我们枪声越来越少，是真没弹药了，再次兵分三路打包抄，仗着人多和我们弹药不足，这次也不玩什么佯攻或者是单一方向的主攻了，三个方向都是实打实的主攻，而这次我则是提前把刺刀上好，把枪里最后那八九发子弹都打出去，把枪身往腰间一架，这就做好了拼刺刀的准备，远远的看着天边，东边的天已经开始泛起一抹白光，我心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阳光了，那说不紧张，说不害怕那是吹牛，反正我是

不行，正赶我抓着枪托的手都开始发抖这会儿，突然不远处一通枪声骤起，那种枪声既不是56冲的‘砰砰砰’，也不是53式重机枪的‘哒哒哒’，而是一种‘轰轰轰’的声音，那声音就好像撕裂了空气一样，又好像是一门可以连发的火炮，仅仅是听着，就是到威力不一般。

果然，再看面前的这群怪物，被斜上方射过来的一股密集火力打了个马仰人翻，凡是被子弹击中的，打当腰的当场被打成两截儿，打脑袋的当场脑袋被打个稀碎，打到腿上的，那腿能飞出去三五尺远，再往火力射过来的方向看，那枪口闪动着的火光就好像黑夜里的一大团篝火一样，极其的明亮刺眼，这种枪声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不知道那是什么枪打出来的，但效果是实在是太震撼了，别看那会儿天还有的黑，但我看的很清楚，那个场景，我终身难忘。

不过这还不算完，这枪响了也就两三秒钟之后吧，又是一阵‘咻咻咻’的声音，这个我知道，这是迫击炮炮弹在空中飞的时候，尾翼摩擦空气发出的声音，副排长那听的更明白，当即就喊‘卧倒!’我们都是把身子往风蚀土坡后面一趴，接着便是一连串的爆炸声，不用看也明白，这是迫击炮的火力覆盖了那些怪物的进攻路线，大家心里那叫一个敞亮啊，清楚是援军来了，这也士气大振，我想什么叫大难不死，这就叫吧。”张建功说。

（未完待续）

73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9 02:43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正文中提到的 57 毫米无后坐力炮，虽然张建功没有提及具体型号，但根据口径与事发年代来判断，其使用的八九不离十应该就是我军的 52 式 57 毫米无后坐力炮，而正文中关于 56 式冲锋枪/自动步枪，53 式重机枪等武器在《越战诡事》中已经贴过相关图片了，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贴了，又所以，今天介绍的“主角”，就是这门 52 式 57 毫米无后坐力炮。

图 1 为该炮的标准照及名称注解。

图 2 位该炮的基本性能数据（注：相关截图来自于某搜索引擎百科，这里特别注明）。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4237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42373.png{EIMAGE}

735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9 02:43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35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9 19:29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73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9 20:26

“那么你们与援军回合之后，援军来了多少人？”我说。

“整整两个加强排，兵力跟配置超过一个普通连，是分乘 6 辆汽车，以摩托化行进的方式连夜赶过来的，等他们开到近前，互相通报了口令之后，天也亮了，放眼望去，我们这个小小的防线面前，一个扇形范围内近 100 来米的纵深长度里，铺满了尸体，全是那些怪物的，压在上面的一层都被打碎了，一看就是刚才那种不知道什么枪还有迫击炮打的，但还是那句话，很奇怪的是它们几乎没有血，被打碎的身体里飞溅出来的是一种好像果冻似的东西，黏糊糊的，弄到第上就粘住了，也不流淌，特别的黏稠。

另外啊，支援部队的火力配置我看的感觉那是相当过瘾，光迫击炮就带来了 6 门，就是每辆车上都配备一门，还有火箭筒，轻重机枪就更不用说了，最厉害的就是那个最先开火的大枪，我就说这枪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炮，外形上也是如此，整个枪身装在四个轮子上，由汽车拉着跑，有 4 根枪管，光是‘伺候’（注：这里既操作的意思）它就得 6 个人，相当于半个步兵班。

我后来问了好多人才问清楚，那是一种高射机枪，专门打飞机用的，都叫它‘56 高’，14.5 毫米的口径，用的子弹

一颗比大拇指还粗一圈，那打人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了，即便那些怪物抗揍的很，也根本架不住这玩意的一顿‘招呼’，想起来就感觉解恨!”张建功说。

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就明白是什么枪了，根据事情发生的年代，与他对该枪外形及口径参数的描述，这应该是56式14.5毫米四联装高射机枪，这枪平射时的火力的确极其猛烈，类似沙袋、土木构成的简易工事在它的扫射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是对付火力体系不完备的敌人的一大利器，该枪在1979年的对越边境反击战、1984年的老山战役,以及1986年的中越边境各类交火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把企图隐蔽于茂密丛林中躲避我军火力的越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战后曾有被俘的越军士兵说过,在战场上最怕我军两种武器,一是“大筒子”，二是“四根管”，这前者指的是口径达到152毫米，身管短粗的66式152毫米加榴炮，而后者便是这有4根枪管的56式高射机枪，这两种武器，一炮一枪，一个打曲线，一个打直线，给越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噩梦般的经历。

而该枪目前虽然在我军日益先进的武器装备中早已落后并退出现役，少部分用于展览以及装备民兵作为训练器材与战备武器来使用，但由于当年生产的数量庞大，民兵部队无法全部“消化”，崭新的产品直接报废又太过可惜，所以就以军援的方式或接受现金，或接受实物（注：比如石油、矿石等自然资源）外贸至亚非拉国家支援他们的革命战斗，

而在这些地方，56 式高射机枪可以说是大放异彩，把各种开着皮卡满地跑的目标打的是鸡飞狗跳，不够坚固的砖瓦建筑被它一顿扫射，轻则被打成筛子，后面的人被打成一团肉酱，重则就直接能把房子打塌，将里面的目标一起埋葬。

总之，关于该枪在战场上的传奇故事有很多，不过与本文的主题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就赘述了。

言归正传，我一边把 56 式高射机枪也投入战斗并战果斐然的情况简明扼要的记录下来以备后期整理之后，插上笔帽，合起本子继续问道：

“那你们押运的重要物资没有损失吧？”

“幸亏没有，要是物资出了问题的话，我想还不如我直接在战斗中牺牲了的好，那些东西比我们的命还重要，我们被挑选来的时候，首先被告知的就是在关键时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物资的安全，付出生命当然也在所不惜，不过也正是因为我们发现那些怪物好像对物资没什么兴趣，只是单纯的袭击我们的人，这才耐下心来跟它们对打，以及拿电台请求支援，要是它们一上来就打的是物资的主意的话，那早就跟它们豁出命去拼了。”张建功说。

“刚才听您讲了很多战斗中的细节，比如无后坐力炮一炮穿透两个怪物，副排长开枪引爆怪物手里的炮弹，还有高射机枪把怪物的腿打飞了等等等等，这些发生在黑夜中的细节，您是怎么看的清楚的？”我说。

“我能看清这些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当时风沙已经结束了，而没有风沙的罗布泊，天气干燥，少雨无云，到了晚上都漫天繁星，月亮天天特别的大，站在戈壁上那月光一照，就跟一盏大灯悬在头顶似的，只要不刮沙暴，那即便是到了晚上，二三十度的清晰能见度还是有的。

第二个原因则是我作为特等射手，视力本来就好，到现在为止也能保持 2.0 左右的水平。

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参加此次任务不是临时被抽调来的，而是提前半年就告知了，除了要进行相关的押运训练以外，吃的饭也不一样，我们有一种部队统一配发的保健品，我那时候不清楚是什么，就是瓶装的，打开倒出来里面一粒一粒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鱼肝油胶囊，专门提高视力，尤其是夜视能力的，一个月一个疗程，连续吃半年的确很管用，这么说吧，我没吃的时候晚上看东西，只借住月光跟星光的话，也能分辨 20 米距离上的熟人和不认识的人，但仅限于分辨，没法看清楚细节，而吃了半年多这种胶囊之后，我能把这个距离延长的 50 米开外，如果继续看 20 米上的人的话，我就能看清五官，看清楚身上的细节，比如穿的什么衣服，拿的什么武器之类的。

所以有这些条件汇聚到一起，我就能看的比较清楚，不仅是我，当时所有参加那场战斗的战友都差不多，他们也都吃过那种集体配发的鱼肝油胶囊，本来就是为给我们这次押

运任务而提前准备的。

不过我们看得清楚，那些怪物更厉害，我刚才就说，从一开始看到它们的双眼冒绿光就知道肯定有相当好的夜间视力，然后在后来的战斗中，它们能把石头和长矛扔的那么准，也就证实了我的这个猜测。”张建功说。

（未完待续）

739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9 20:36

他提到了服用鱼肝油提高夜视能力这个事情我再次兴趣大起，不过我没开口询问，而是想到了两段以前看过的相关历史资料，也专门提到过类似的内容，那么这里就又要说一点有关这个话题的题外话了，关于这两段历史资料，且听我一一道来：

第一个是二战太平洋战争期间，旧日本海军的主力战舰上都有专门的瞭望员，他们夜视能力相比常人非常突出，专门用于在海战中，尤其是夜间海战中提前发现目标，而因为这种人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也就是夜视能力超强，再加上猫的夜视能力就极好，所以才被当时的美军海军司令尼米兹上将起了这么一个绰号，而这种人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是站在全舰最高的专用瞭望塔上每天盯着海面不停的巡视，那么这种人突出的夜视能力是哪里来的呢？除了要选拔拥有此类天赋的人以外，还需要外在手段提高自身的夜视能力，而在那

个还没有夜视仪的年代，如何提高呢？根据研究，最终旧日本海军本部制定出来一套专门用于“猫眼”瞭望员的食谱，其中他们每天必吃的配餐里，最主要的便是鱼肝油与鳗鱼罐头外加天天定量服用维生素 A，不过只是那时候的工艺还相对落后，无法把鱼肝油炼制成相对浓缩与便于携带的胶囊，只能以最原始的油状状态，和在米饭里一起吃。

在瓜岛战役初期，旧日本海军的巡洋舰就凭借着这种“猫眼”瞭望员率先发现了装备有对海检测雷达的美军巡洋舰，而美军却对日军的存在一无所知，直至日军发动进攻命令 10 分钟后才反应过来，由此蒙受了相当的损失。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猫眼”瞭望员的夜视能力为太平洋海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抱残守缺的日军认为雷达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远没有经验丰富的瞭望员可靠，所以不重视研发也更没有在主战舰艇上配备雷达，也正是因为如此，二战旧日本海军的主战舰艇上都有十分高耸的瞭望台，这是与其它国家主战舰艇在设计上的一大区别特征，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最终美军以技术优势在不断完善雷达技术之后，才彻底结束，除了舰载雷达之外，航母于二战中以实战效能取代了战列舰成为了新一代的海上霸主之后，舰载侦察机乃至后来侦察机与雷达结合后出现的新机种，也就是预警机，特别是舰载预警机，也成为彻底终结“猫眼”瞭望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的特殊产物

的重要力量。

毕竟寻常之人的肉眼再怎么厉害也无法与真正的先进雷达、侦察机乃至是前两者结合的预警机相抗衡，早期的胜利只是雷达出现之初技术还不成熟导致的短期结果，并不是长久现象，这就与早期的火器不如弓箭一样，那只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尚未完全成形的情况下比一个已经发展到巅峰的旧时代产物的现象差距而已，但实际上，由于内核上无法跨越的鸿沟，随着技术的进步，前者碾压后者只是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问题，这也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之中，永远没有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只有富有进取意识，积极接受新生事物，才能永立不败之地，对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来说都是如此，而对事关国家兴亡的国防领域，又是尤为如此。

说到这里，也让我再次想起了在玄门领域的发展上，有独到见解的更夫。

第二个是 1952 年的抗美援朝战场，美军在夜战中被我中朝联军打的落花流水，为了尽快提高自身的夜战能力，美军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佩戴夜视仪，但是夜视仪虽然在那个年代已经出现，但就上面所说的当时的雷达一样，还不成熟，问题多多且性能不佳，尤其是耗电量巨大，体积也相当不小，戴在身上仅仅是供电系统有一个手提箱那么大，由此在此物最初上战场测试的时候也被美军士兵戏称为“背着电冰箱”

去作战，那么夜视仪不行，就得想别的办法，在二战结束还不久的 1952 年，这种问题美军自然就相当了当年作为对手的旧日本海军的做法，便效仿其“猫眼”瞭望员的培养模式，为士兵广泛提供以鱼肝油为主的增强夜视能力的营养品，在经过长时间服用后，经过测试，凡是服用者，夜间实力普遍都提供了 10%以上，最大的甚至提高了 25%左右，增幅达到了原有水平的四分之一。

而这样做所带来的成果便是在夜间进攻朝鲜人民军某防区 712 阵地的战斗中，凭借着夜视能力，在火力掩护下迅速抢占了该阵地。

这也是使用鱼肝油等营养品增强肉眼视力，尤其是夜视能力的最著名的两大经受过实战考验的战例，而到了本文所说的 1962 年，这时候的夜视仪已经发展到了战后（注:”既二战后）第一代水平，虽然相比 10 年前的 1952 年在性能上有了巨大提高，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差强人意，戴在脸上往远处看，只能看到“绿油油”的一片，稍微有点强光，就会产生暴盲效应，这种弱点被掌握之后通常敌人会在夜间使用强光光源直接照射夜视仪的佩戴者，然后在造成其暴盲后趁机发动攻击，而吃鱼肝油等物增强夜视能力虽然见效慢一点，但在那个年代，却是更加实用，也更加的安全，我军应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才采用了这种看似有些“古老”的方法来提高战士们的夜战能力，而没有去采用价格高，且实际效果

不佳并有明显安全隐患的第一代夜视仪，同时，也正是因为我国当时的鱼肝油萃取技术已经达到了可以浓缩为胶囊的程度，所以不用再像当年的旧日本海军的“猫眼”瞭望员那样直接食用鱼肝油，还要配以鳗鱼罐头和维生素 A，而是只吃鱼肝油胶囊就可以，成本更低，操作起来也更加方便，而且效果也更好。

当然了，时至今日，这种方法已经彻底被第三代乃至第四代夜视仪所取代，这些先进夜视仪已经可以让人类的肉眼在完全无光的黑夜中像白天视物一样轻松看清视距内的任何目标，不过增强肉眼视力的技术，也没有停下脚步，只是手段早已超脱了服用特质鱼肝油胶囊这种初级层次，而是提高到了基因技术的层面，比如仿生“复眼”的应用等，当然了，这个话题与本文关系不大，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以后会有专门的故事讲到的。

（未完待续）

739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09 20:54

“那在战斗结束之后，牺牲的战士，还有被打死的怪物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我说。

“战友们的遗体就是军区里派来的车拉回去的，怪物的尸体也一样，不过是分开拉的，战友的遗体是回去做身份确认，然后运回老家，评烈士，安葬在烈士公墓，怪物的尸体

我不太清楚，听说是被基地军医院拉走研究去了。

唉，100 多号棒小伙子，这一晚上过去，几乎全‘扔’（注：这是一句河北方言，根据语境不同可以理解为‘倒地’、‘死亡’等意，而放在这里，那自然就是‘牺牲’了的意思）那儿了，还剩我们十来个人，算我命大，我活到这把年纪，是替他们活的呐.....”张建功说动情处，与我历次采访的老兵一样，双眼泛红，鼻尖抖动，他其实还算“眼窝比较深”（注：意思是形容不容易哭）的，有些多愁善感的老兵，就这样的战斗内容，说到一半恐怕就已经哭了，我这时候要做的就是尽量劝解，不能跟有些无良的寻亲类电视节目一样，不把当事人弄哭了不罢休，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就会让个主持人没完没了的在上面搞煽情，还有因为这是正儿八经的采访，他哭我也受感染，那俩人对着哭这采访也就没法进行了，所以就得把这个情绪氛围给尽量化解掉，而这个责任自然也就由发起采访的我来承担，如此，我先是给这位老兵把已经喝掉一半的茶水重新填满，然后说：

“您先喝口水，您的心情我很理解，您能好好的生活，原子弹能成功的试爆，就是对那些战友最好的告慰。”

张建功端起茶杯喝了两大口，情绪稍稍稳定，我就转移话题接着问：

“那接下来的押运任务还是由你们幸存的人参与执行的吗？”

“不是了，幸存下来的人要向组织汇报情况，毕竟这不是个小事，押运物资的人则由上级从新抽调，组成一个全新的押运队，不过因为有了这次的前车之鉴，新组成的运输队派了轮式装甲车护航，兵力从一个普通连，增加到了加强连，人多了三分之一，火力也加强了好几倍，还多了几辆车，直接是给护航部队拉弹药的，后来他们是把物资成功护送到目的地了，这也难怪，就他们的那个配备，不来个坦克飞机，还真翻不起什么风浪来，而且即便是来坦克了，来少了都不行。”张建功说。

“那您跟着会军区报告情况，是新疆军分区吗？”我说。

“对，我们被安排跟着支援部队一起回到了军分区的一处前哨基地，这个基地是为保障罗布泊核试验而临时设立的大型中转站，担负的职能很多，既要向核试验场那边运送饮用水与粮食蔬菜，还要驻扎相当规模的作战部队为核试验场提供武力保障，一旦核试验场遭到袭击，那么这个前哨基地就会出兵增援，而驰援我们的人，就是那里派出来的。”张建功说。

“那您后来参加过或者说还听说过其它部队有类似的遭遇或者说是战斗吗？”我说。

“那是相当有，不仅有，而且就是前后脚。”张建功说。

“‘前后脚’？您的意思是说在这次战斗之后紧随其后又发生了一场类似的交战？”我说。

“是的，不仅有，而且规模更大，打的也更惨烈，交战地点就在我说的那个前哨基地，而且时间也是我们刚去不久还没被安顿下来的时候。”张建功说。

“这样说的话，您再次参战了？能给我说说这次战斗的详细经过吗？”我说。

“说来惭愧，我只是知道，还真没参与，但为什么没参与呢？是因为我得了点病，当时为了护送物资，经常要连夜赶路，很疲惫，然后又经过那一场恶战，等我到了前哨基地的时候，就感觉肚子疼，疼的特别特别的厉害，后来军医一检查，说是阑尾炎，需要手术，就直接给我安排了一场阑尾切除手术，战斗打响的时候我正好刚刚进入手术室，等手术做完了，仗也打完了，不过即便打不完，我那个状态也参加不了，只是听说打的很激烈，基地内外都乱套了，军医院是外面的战友拼死保护才没让那些个怪物闯进去的，为此还牺牲了不少人，为的就是保护里面的伤病员还有军医、护士，这么一想，我等于又‘欠’了战友们一条命，我这两回死里逃生，都是有人替我去死了。

我每逢想起这些，就感觉对不起他们。”张建功说，说着说着，他双手掩面，我看他这次又说到伤心处了，算了，他想哭就让他哭吧，这也是一种发泄，我坐在那里三分多钟没有说话，张建功并没有嚎啕大哭，而是轻轻抽泣了一阵，我知道他这是看我在场，还是在尽量克制，我直接以出门接

电话为借口，拿着手机就出去了，一个人留在屋内的张建功这才放声哭了出来，采访时的门有一定的隔音效果，但我还能隐约听到他的哭声，屋里没人，他哭的如此悲痛，当然不是哭给别人看的，而是一种对逝去战友的哀思与怀念，虽然我对这种场面历经多次，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但每每遇到，还是不免心生无限的感慨。

（未完待续）

739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0 02:4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下正文中援军出场就“大显神威”改变对押运队不利局势的“大杀器”——56 式 4 联装 14.5 毫米高射机枪。

图 1 为存在于中国军博物馆（注：以下简称“军博馆”）中的该枪。

图 2 为在某公园露天展示的该枪，由于是用于露天展示，所以该枪上的大部分附件已经拆除，就显得有些不完整，另外就是风吹雨淋久了，外形也略有斑驳，其保养情况肯定不能与上面储存于军博馆中的相比。

图 3 为出口到朝鲜，正由朝鲜人民军女兵操作训练的该枪。

图 4 为 20 世纪 60 年代装备该枪的我军。

图 5 为该枪使用的 14.5×114 毫米机枪弹与 56 式 7.62

×39 毫米步枪弹的体积对比（注：56 式自动步枪/冲锋枪，56 式半自动步枪，56 式班用轻机枪乃至后来大名鼎鼎 81-1 式自动步枪都使用的是这种步枪弹，而这些步机枪若只是单纯的比较威力的话，那么在该枪面前，基本上可以形容为“铅笔刀比大砍刀”之间的差距）。

图 6 为该枪使用的 14.5×114 毫米机枪弹与七喜饮料罐的体积对比。

而通过图 5、6 中的体积对比可以看出该枪弹药是多么的巨大，与之形成正比的，则是那更为巨大的毁伤威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在打击有生目标时几乎可以做到“横扫一切”，再加上该枪本身的“块头”，它被张建功形容为一种“连发的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7828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7828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7828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7829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7830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178301.png{EIMAGE}

741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0 02:4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42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0 17:18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74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0 17:22

一直在门外站了一刻钟（注：既十五分钟）左右，我这才再次进屋，此时张建功已经停止了哭泣，留下的只有一双通红的眼睛，我正要说话，问他怎么样，需不需要我送他回家，他却先开口了：

“你想知道前哨基地那次战斗的具体经过吗？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他全程参与了那场战斗。”

我一听就是眼前一亮，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真有这么好，这么巧的事儿？当即心情激动的回道：

“当然想知道，您要给我介绍谁来说说这事？”

“你刚才出去之后，我打了个电话，找到了一个人，我

当年在车队遇袭那一战中就与我他并肩作战过，他叫薛勇，就是那个副排长。”张建功说。

我听完此言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个人我在查阅资料时也查到过，但奈何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联系方式，更查不到家庭住址，也不知道他当年在押运队里是具体承担什么职务，这才作罢，现在才知道他居然就是那位副排长，当时还在想是不是年纪太大已经过世了，没想到不仅健在，还能有机会采访他一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兴奋完了我又有一个忧虑，就是根据我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这薛勇薛副排长在 1962 年时就已经 27 岁了，到今天时隔已经半个多世纪，他的年龄已经接近“杖朝之年”（注：既形容 80 岁），比年过古稀的张建功还要年长，那么他还能向我清晰的回忆并并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往事吗？

当见到这位老人并与其经过一番交流过后，我彻底打消了之前的顾虑，薛勇不论是精气神还是身子骨，乃至口齿与思维能力，给我的最直观印象就是四个字：宝刀不老！

（未完待续）

74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0 17:39

（二）基地防御战

电话里约好的地点是在一处公园，因为当时薛勇正好在公园中健身，在张建功的指引下，一个手持拐杖但不拄，而

是提在手里的老人映入我的眼帘，这位老人腰板儿倍儿直，一把年纪却毫无颓懒之感，围着公园的内圈正在健步如飞的一圈一圈的快走。

怎样在介绍之下双方彼此见过、客套的过程在此一笔带过，就说采访地点直接定在了公园里，这还是我采访生涯中的第一次，以前不是采访室就是茶楼之类，这在露天的环境下实数头一遭，不过还好当时已经是四月底五月初，正是春意盎然之际，并且当天也是天公作美，万里无云不说，微风和煦，坐在公园里来一次长谈，不失为一件快事。

当时的时间是上午 08 点 05 分，张建功以还要给孙子忙活晚饭为由先行离开，其实我感觉他是不忍再听一遍那个残酷的过程，因为在他心中充满了对当年牺牲战友的亏欠。

而我与薛勇老爷子面对面的坐在一个亭子下的石头桌椅上，不用我“预热”发问，老爷子直奔主题，他掂了掂手中的拐杖，开始娓娓道来：

“我们当时跟着大部队的军车回到军区基地，然后就是把每个人隔离起来作报告，一个人写一篇，要把事情的经过说明白，有些战士文化水平不高，写不了，就改做直接口头问询，我呢，因为算是个带队干部，所以先写的书面报告，然后又做了口头报告，在基地保卫部门排除了里应外合的可能之后，这才解除了我们的单人隔离状态，那些跟着我们一起被运回来的尸体，直接交给了基地军医院保管和解剖化验，

也就是这些尸体，引出来后面的乱子。

那会儿我认为袭击我们车队的是马匪，从古至今西北的马匪就比较多，以前新疆刚解放时间不长的时候，也发生过不少马匪抢劫军需物资车队、驼队的事情，这种情况一直到70年代中后期在彻底绝迹，所以在62年的时候出现这种事也算正常。

何况第一次交战是在晚上，黑咕隆咚的毕竟没有白天看的清楚，我就没多想，只是感觉这群马匪都长得挺壮，也很凶，但同时也够惨的，连枪都没有，都拿着刀枪棍棒打仗，这不是找死吗？后来打的一塌糊涂，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但还是没往那些常理之外的地方想，可知道后来运回来的那些尸体被一个一个的摆在了军医院后面的空地上清点数量，我正好认识其中一个叫李士杰的军医，就上去跟他搭了两句话，这才知道这些玩意压根儿就不是人，之前没仔细看，这凑到跟前仔细瞧了瞧，的确不是人，它们的身材普遍比正常人要高大一些，看样子都有2米上下，那时候马匪都吃不上饭，营养不良，我亲手抓住过的、打死过得，身高能有个1.6米左右就算高的了，2米多而且还是普遍这么高，简直是天方夜天，他们靠什么上哪儿长这么大个儿去？然后就是皮肤特别特别的粗糙，跟树皮差不多，上面满是褶子，颜色则跟那戈壁滩上的黄色基本一个样儿。

还有是伤口不一样，你比如说正常人的伤口应该是由血

有肉，子弹穿进去是一个窟窿，然后周围的创口被打了‘烂乎乎’的才对，但它们的伤口不是，我怎么形容呢——有点像子弹打在树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木头被打碎的那种感觉，都是一些横七竖八的碎屑状物体，反正不是人类应该有的血肉感，只有有一些被无后坐力炮或者是后来的高射机枪给打碎了的尸体，我看着倒好正常一点，里面还有跟人差不多的内脏，心肝脾胃肾什么的，只是在内脏与内脏之间，交叉盘绕着一些类似树根的东西，这么说吧：他们的身体里就想长了一颗什么植物一样，比如说是‘栽’了一盆花。”

他说到这里我感觉这老爷子心也够大的，便插话问：

“军医李士杰当时是怎么给您说这些东西不是人类的？”

“当时李士杰一手拿着一个记录本，一手拿着一个镊子，他用镊子从一具尸体的伤口上拽下来一条‘丝儿’，然后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半天，说‘这不是人身上长的东西，怎么看着像植物纤维？’我听了这话还跟他开玩笑，说‘可能是这帮人吃树皮吃多了吧’，军医很严肃，他说那不可能，吃树皮吃的再多也不能长成这样，再说了在这种戈壁地区除了绿洲以外，哪有那么多树皮给它们吃？又指着尸体让我仔细看看，我这才发现刚才给你说的那些奇怪之处。”薛勇说。

“那我听说您当时在基地还发生了一次比车队遇袭规模更大的战斗，这场战斗是怎么爆发的？攻击基地的那些怪

人是从哪里来的？”我说。

“这个你得听我慢慢说——事情就是从那些尸体上引出来的，我当时毕竟只是个排副（注：就是副排长的意思，部队对副职干部的称呼喜欢倒过来说，比如将副班长称为班副，将副连长称为连副，而副排长自然也就叫排副了），能知道的事情其实不比一个普通战士多多少，只是跟他这个军医认识才能靠近点看，问了些皮毛，后来他们的院书记出来了，要亲自带领医院的业务骨干们对此事进行处理，那我就没法待在跟前了，军医院的警卫连把现场一封，我只能离开，因为我们这些押运部队的幸存者的编制已经被打散了，所以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归谁管，吃个饭都不用排队去，自己就去了，那医院的伙食还不错，我正吃完，就听见后面人喊马叫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声音传来的方向正好就是当时停放尸体的医院后院，他们的解剖室什么的也都在哪里，我循着声音‘拔着脖儿’往那边看，还没看几眼，就听有人喊‘拦住他！拦住他!’

（未完待续）

744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0 17:53

伴着声音，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像疯了一样从食堂的后门冲进来，那种木头玻璃结构的推门，他就像看不见一样，直接撞进来了，木门的木头是杨木，十多厘米厚，结果就被

他这么给撞烂了，双开门的右边半扇当场门轴断裂飞到了一边，玻璃碎的到处都是，我记得我清楚的看见，那些碎玻璃扎的这个人满脸都是，有一块巴掌大小的三角形玻璃足足有一大半儿全扎进他腮帮子里，虽然看不到他嘴巴里面什么样儿，但就凭那个扎进去的深度，可定得把嘴给扎‘漏’了，但就这样，一点也看不出他有疼的迹象，不仅不疼，还不流血，或者说流的血非常少，只在伤口边缘有一点点。

他一边冲，后面就有好多人在追，有穿军装的战士，也有同样穿着白大褂的军医以及护士，乱糟糟的一群人一直快追到食堂的正门，这才把他追上，是一名战士飞身把他扑倒在地，然后后面一群人七手八脚的就想将其摁住，可地上那翻腾的力量相当大，三五个壮小伙子都摁住不住他，而我吃饭的地方就站在食堂的正门位置，所以距离我很近，我一看这不能干看着不管啊，想着上去伸手帮忙，这往前一凑，就瞧见那人嘴里绿乎乎的一片，不会到是什么，而且牙齿的牙缝里也都是这种颜色，看着挺让人反胃的，看的我就这么楞了一下。

就在我发愣的这会儿，最先追上把他扑倒在地的那名战士‘啊’的叫了一声，再看便发现他是被那人咬住了手腕，我这时候就不能愣着了，得赶紧帮忙，先是伸手掰，但完全掰不开，那嘴就跟个贴钳子似的，劲儿大的很，最后没办法索性拿起一张板凳来，一脚踢断板凳腿插进了他的嘴里，上

下使劲的别，别掉了起码三颗牙，这才最后勉强才把他的嘴给撬开一点点，再把那名被他咬到的战士的手给抽出来，再看他被咬的地方上，有两排大牙印不说，还有少说也得跟鸡蛋大小那么一块皮就被撕扯下来了，疼得他当场就是一头的汗，但咬人的那家伙还在挣扎，最后闻讯赶来的一个警卫班的班长，一枪托砸在了后脑上，给他砸晕了，这才算暂时将他制服。”薛勇一边比划着一边给我说，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应该是在仔细回忆接下来的事情，我也不插话，不去打扰他，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等着，一直等了三分多钟，他再次开口道：

“大概是上午 10 点来钟的那个时间吧，因为我们这些押运队的幸存者还没有回归自己的建制，所以就很‘闲’，比如我，那会儿就在基地大院里面溜达，走着走着就看见李士杰匆匆忙忙的往战士宿舍那个方向跑，不仅是他，还有好几个人，李士杰看见我就喊我，说跟着一起来帮帮忙，我们人手不够，我一听这肯定是有情况，那个年代的人‘敌情意识’都特别强，再加上也都是热心肠，他又是我朋友，那去帮忙当然没说的，我在路上就一边跑一边问怎么了，李士杰说，之前被摁住的那个发疯的军医醒了之后，跳窗跑了，还有被他咬伤的那名战士，也发病了，我问什么病，李士杰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很严重，见到人不是打就是咬。

我当时就寻思着，是不是狂犬病啊？那时候也不懂，就

是瞎琢磨，不过到了地方一看，这可不是狂犬病，狂犬病我在农村见过，哪儿有这么严重啊？”薛勇说到这里，打开自己的保温杯喝了口水，待他把水咽下，从新拧好瓶盖，我说：

“是不是就是又出现了之前那个军医冲进食堂里被人摁倒到的那种情况？”

“要是只有那么简单，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当时跟着李士杰一起跑，跑到基地医院的东边，那里是在一块相对平整的地面上建起来的运动场，可以打篮球也可以踢足球，还有乒乓球台，单双杠什么的一些简单的体育设施，等着跑到地方，我就看见之前被砸晕的军医还有那名被他咬伤的战士，他俩站在足球场的正中央就不动了，然后就弓着腰，张着嘴，头还不停的上下来回点，就像鸡吃米的那个动作似的，而且长着的嘴也频繁开合，发出那种上下牙互相撞击的声音，‘咔咔咔’的，跟人特别冷打寒颤时样子差不多。

（未完待续）

745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1 02:57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前几天就想更但忘了更的图，是关于老式解放卡车的，我国的第一辆解放牌卡车于 1956 年 07 月 13 日，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从哪儿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牌子的卡车也就成了我军乃至我国的主力卡车，而正文中提到的押运队所乘坐的，根

据需求与当事人的描述，应该就是图1、2中这种研制与量产于20世纪50年代的2.5吨级老式军用越野型解放牌卡车。

在外形上，只要再将途1、2中的车厢钢结构装上用于抵挡风沙与隐藏车厢内人员、武器以及物资情况的防雨篷布，应该基本就与正文中所说的一致了。

那么上述的是军用型，民用型又是什么样的呢？看图3、4就知道了，两者的最大区别是军用型的多处一排后轮，以用于增加载重能力，而且轮距也更大，发动机马力也更大，更适合通过越野地形，没有这点本事，要不然怎么叫军用型呢？

而民用型的正好相反，比军用型的少一对后轮，载重能力要低一些，轮距与发动机马力也要低一些，不过好处是造价更低。

至于车厢装了防水篷布后什么样，可以参见图5，虽然型号与上述的都不同，不过没关系，楼主发这张图只是为了各位看官只要看一下装了篷布后的样子而已。

（注：图1、2不是实车，是模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2143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2143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322143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2143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21443.png{EIMAGE}

74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1 02:5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47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1 18:50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75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1 19:06

除了这些，他俩的脸上、身上都不太对劲，两个人的眼睛、鼻孔以及嘴巴里都在往外淌一种液体，我离得远时还以为是血，等离近了再看，才发现跟嘴里一样，也是绿色的，而且还是那种墨绿色，反正肯定不是血，那会儿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之后基地保卫科的人就都来了，跟他俩说话，那意思就是问他俩到底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不舒服可以找军医治，有困难给组织上说之类的，但他俩根本就没有反应，就是在

重复之前的那个动作，不停的点头，不停的上下磕碰牙齿，一直这么僵持了有5分钟左右吧，这俩人突然就吐了，每个人先后往地上吐了一大滩那种从他们眼鼻口中淌出来的绿色液体，这东西一落地，就散发出一股很浓的味道，怎么说呢，那是一种类似被子受潮发霉的差不多，但要浓烈的多的味道，你想想，罗布泊的戈壁滩上，即便没有风沙，那吹来吹去的风还是不小的，一般不是特别重的味道在空场环境下根本传播不出去，风一吹就吹散了，但这种为浓的风都吹不散，好像很‘重’，风吹不动似的。

动嘴说是不管用，那就试着靠近他俩，但只要靠近一点点，这两个人就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攻击性，为了不再有人受伤，最后保卫科的科长亲自带队，跟基地医院的几名军医还有保卫干事，以及警卫连的同志一起上，用捆装备的那种加宽加厚的绑带，从四个角，一人拿一个头，两个人捆上面，两个人绊腿，还有几个人做好准备看准时机就往上扑，这么配合起来，好不容易把他俩先捆住了胳膊，再绊倒在地，接着冲上去人死死摁住，这个过程我和李士杰都没插上手，我就问他这俩人是犯什么癔症了怎么这个样儿？他说估计是食物中毒，可能是吃了毒蘑菇导致神经错乱了，我说罗布泊还有蘑菇可吃？他就没话了。

正说到这儿呢，被绊倒的那两位就又有情况了，先是就地打滚，然后好像是在挣脱困住他们的绑带。”薛勇说到这

里我插嘴道：

“是不是他俩把绑带挣断了？”

“那倒没有，绑带的质量没的说，用两辆卡车对着拉都拉不断，他俩要是能挣断那还了得？不过绑带结实归结实，只是当时缠在他俩身上时缠的很简单，谁也没工夫在上面系个扣什么的，完全是靠人力拽住，但凭着他俩的力量，虽然挣不开绑带，却让拉着绑带的人拽不住了，他俩左右翻腾一阵之后，拽着绑带的人一脱手，他俩再继续一使劲儿，就全松了。

不过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俩人这一通折腾都是躺在地上的，等他俩再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就更吓人了。”薛勇说。

“怎么更吓人了？”我问。

“咱们正常人摔倒之后想爬起来不得手脚并用吗？他俩不是，他俩是先脑袋杵地，然后屁股撅起来，接着身体形成一个‘三角形’，最后脸着地的那一头在腰的力量下往腿的那头收，一直收成一个类似‘侧位体前屈’的动作，最后再挺腰站直了，那操场的地面不能跟现在的正规球场比，都是原生态的戈壁滩，虽然有工程部队做过平整，但上面大小不一的石头块还是很多的，就正常人的脸在那种地面上这么弄，早就被磨烂了，不过他俩倒也没例外，等站直了身子我们一看，整个脸，从鼻子到额头，的确全磨掉了一大块，额

头的位置都能看见后面的头骨了，可见他们用了多大的力气，但就这样了也照样不流血，不觉得疼，并且那伤口里面同样是一片绿油油的，关键是他俩的脸也有点发绿，你见过面包长绿毛，或者是地面上长青苔的样子吗？他俩当时的脸，就是那样。

而且也不光是脸，露在外面的手还有脖子，都是那样，我估计身上也是，只是有衣服挡着看不见。”薛勇说。

“这是够诡异的，那么他俩起身之后又有什么动作？你们又是怎么应对的？”我问。

（未完待续）

750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1 19:12

“他俩起身后就去抓身边的人，有个警卫连的小战士动作慢，没闪开，被抓了个正着，叫那个军医掐住了脖子，印象很深，军医一用力，很轻松的就把那名小战士给提的双脚离地了，然后也就短短两三秒钟的时间，这个小战士就被掐的翻白眼，脸色发紫，舌头都吐出来了，这一看不行，再掐就给掐死了，那警卫连的一个班长瞧见自己的兵吃亏了，当场就来了火气，先是把身上挎着的 56 冲拿下来给了那军医一枪托，这次是照着脖子上砸，正常人那一家伙下去保准被砸晕了，就跟他之前被砸晕那次一样，但这回不同，一枪托上去‘咚’的一声响，军医没动，那班长倒是因为反作用力

往后退了几步，那声音就跟砸的不是人，而是一棵树差不多，又沉又闷，这么一来二去就又过去几秒钟，那个班长这么折腾但军医掐着小战士的手可没松开，眼看那小战士就给掐死了，这班长真急了，一拉枪栓，把枪上膛，对准军医的大腿就是一个三发短点射。

军医中弹后身子震了一下，随手就把小战士扔了出去，接着就朝向他开枪的班长扑来，那班长也是红眼了，端枪直接把扳机就搂到了底，剩下的27发子弹全部在近距离上打进了那个军医的胸膛，这才把那军医打的仰面朝天摔了个跟头，看样子是不能动了，但是身上还一起一伏的，有呼吸。

之后那个被咬伤的战士跟军医差不多，同样是暴起伤人，被当场开枪击倒，接着这一帮人就合计着这怎么办啊，毕竟又开枪又打人的，还打的是自己的同志，正在这七嘴八舌的说着呢，突然整个基地里的战斗警报就拉响了，这声音对于军人来说就是最直接的号角，听到它，就得立马进入战斗状态，我当时听到这个声音后身上先是一激灵，随后的第一反应是外面应该是有马匪或者是蒋匪帮的残余，再或者更严重一点就是帝国主义的敌特势力袭击基地了，而且听这个声音，规模还不小，要不然不会拉动这种三级战斗警报。”薛勇说。

“我知道在这之后肯定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我记得您刚才说过在这之前因为需要审查，所以把枪收走了，那您当时参加的时候将押运重要物资时的配枪发给您了

吗？”我说。

“发了，我在那之前一直是在战斗部队，绝大多数时间不是在训练就是在执行任务，所以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那都是枪不离手的，在前哨基地那次是我跟我的枪离开时间最长的一回。

我那会儿一边跑一边想先把枪拿到手再说，想着就往营房方向跑，因为我知道军械库肯定都在营房的旁边，这是为了方便取枪，路上又碰上了几个一起押运物资时幸存下来的战友，他们就跟着我一起去取枪，到了地方本来那个管枪的文书还不想给我们，后来三级战斗警报直接升级到了二级，文书也知道情况紧急，但他不敢私做主张，后来来了个专门管这事的股长，股长亲自下的命令，这才把我们几个人的配枪给又发给了我们，等跟着大部队跑出去进入基地外围的射击阵地之后，一看就傻眼了。”薛勇说。

“是不是情况远远的超出了您的意料？另外，您是通过什么分辨三级战斗警报跟二级之间的区别的？是听别人说的还是能听出来？”我说。

“是可以听出来的，战斗警报一共分三级，每一级的声音频率都不同，越高了就越急促，代表着事态越紧急，三级时是战备部队投入事发地域，对突发事件采取措施，二级战斗警报是所有战斗人员全部配发实弹，有工事的进入工事，没工事的全速占领事发地域的有利地形，做好投入战斗的准

备或者是直接根据需要投入战斗，那到了一级，就是要玩儿命了，要建制单位内除了军属以外的其余所有人，包括军医院的护士，炊事班的大厨，都得配发枪械，准备死战到底。

至于说我为什么‘傻眼了’，那就是因为情况太严重了，怎么说呢，我提着枪跑出去之后，直接进入临时工是，找了个射击位往沙袋上把枪一架，就看见前面不远处那是烟尘滚滚，里面隐约都是人影，而且四面八方都是这种情况，全都是一眼根本望不到头，根据扬尘情况来看，来了起码不少于几千人，后面的被沙尘遮挡，只能看到一些影绰绰的人形，但它们当中冲在最前面的我还能看的清楚，一眼就能认出是那种在之前袭击我们押运队的那种怪人，只是这次数量多了不知道多少倍，关键的是它们和袭击押运队的那些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袭击押运队的都是赤身裸体，但这些则很多都穿着盔甲，装备也明显精良的多，就好像是它们的精锐部队来了一样。”薛勇说。

“盔甲？！什么样子的盔甲？”我一听这话着实是吃了一惊，心说之前张建功说这帮似人非人的怪物拿着长矛大斧等冷兵器，现在又出现穿盔甲的，这难道是一支身处于戈壁深处未必发现的冷兵器文明？带着这个疑问我遂发此问，而薛勇则说：

（未完待续）

750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1 19:35

“你要让我形容是什么样子的，我只能说它就像一圈一圈的铁板按照身体的外形贴在上面一样，从肩膀到前胸，再到肚子，包括腿脚都有覆盖，颜色上不太统一，有橙色的，红色的，还有紫色的，最厉害的一种是黑色的，那些人里一共有三个穿了黑色的，起码我见到的只有三个，其中黑色最少，橙色最多。

另外就是它们的武器，穿什么颜色盔甲的，基本拿的武器也就是什么颜色。”薛勇说。

“为什么说黑色是厉害的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我说。

“有，就是打不穿，这么给你说吧，我用 56 式冲锋枪对着其中一个打，能从距离 100 米的时候一直打到距离不到 20 米，打掉了两个半弹匣，子弹打在上面火星四溅，但对面连点中弹的反应都没有，甚至说连点子弹打在过上面的痕迹都没有。

其余的那些也差不多，比如最差的橙色盔甲，56 式的子弹打在上面，能打一个坑出来，但也打不穿，不过至少能让被击中的停顿一下，打的多了就能打穿，但比较费子弹，红色的比红色略强，反应稍微轻一些，到了紫色，那就跟黑色基本一样了，自动步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说那个冲到我跟前的黑甲怪人吧，当时在我身边还有

另外一个战友，对准它就扔出去一截爆破筒，那东西威力比手榴弹可大得多，里面 3 公斤的烈性炸药，顶的上一枚小炮弹了，这玩意一出手，我就立马卧倒，一声巨响之后再翻出身子来去看，发现那个黑甲怪人只是被炸了个跟头，身上的盔甲炸掉了几片，但根本没有要死的意思，爬起来就继续往前冲。”薛勇说。

“一截爆破筒近距离都没有把它炸死？没炸死还好说，毕竟这种不明材料的盔甲能轻易抵挡中间威力步枪弹的攻击，可即便盔甲本身再坚固，它固定在使用者身上的方式总不能也这么可靠，被猛烈的爆炸冲击之后还可以保证不出现大面积的损坏脱落？比如说不管是札甲、板甲、鳞甲还是锁子甲，都是利用模仿穿衣服的方法穿戴在身上，然后再由皮革等柔性材料固定的，关节活动部位也基本上都是由这种柔性材料连接起来了，那要是被冲击波命中肯定会造成撕裂，然后导致铠甲脱落，难道这些怪人除了盔甲的材料了得以外，其固定方式也有独特的优势？”我说，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一位 20 世纪 40 年代生人的老人来说有些太过于专业了，此类问题估计在不见到实物后经过细致研究的，那么就是属于冷兵器中比较冷门“甲冑复原师”都未必说的明白，但是没想到老爷子还真出了我准确的答案，而这个答案也又让我在已有的意外上有增加了三分的惊讶，他说：

“你还这说对了，它们的盔甲固定在身上的方式还真跟

古代人不一样，虽然我也不知道古代人的盔甲是怎么固定的，但肯定不是它们那样。”

“那它们是哪样呢？”我问。

“它们的盔甲是直接‘长’在身上的，和皮肉连在一起，被爆破筒炸飞的那一块，上面还贴着一大块肉，但其它的依然结实。”薛勇说。

“‘长’在身上的？！您确定？!”我闻听此言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这老爷子记错了，而他则坚定的点点头，说：

“我亲眼看见的，绝对错不了，那些盔甲和它们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就好像身上长了一层‘壳儿’一样，除了各个关节和脸部以外，基本都覆盖满了，不管是最低级的橙色，还是高级的紫色，都是这样，而最高级的黑色，则连脸部都有覆盖，只有露出眼睛、鼻子喝醉吧的三排，共五处开口。”薛勇说。

当他说到“就好像身上长了一层‘壳儿’一样”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曾经见过的“强力者”漆六桐，他就是“身生骨甲”刀枪不入，被一种质地极为坚韧的外骨骼覆盖了身体的所有主要部分，那么难道这些怪人跟“强力者”有些关系？但细细想来也不对，因为漆六桐的“骨甲”是与皮肤同色的肉色，没有什么橙、红、紫、黑之分，而且漆六桐生的伟岸雄壮，五官相貌与常人无异，智商虽然不说有多么的绝顶，但至少也是人类的主流水平以上，跟这些在描述中都是满身

树皮一样的皮肤，且行为原始野蛮的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想这些怪人身上“长”出来的盔甲肯定与漆六桐的情况不同，应该另有来由，不过这事就不在要与薛勇讨论的范畴内了。

我想到这里整理了一下思路，跳过我心里琢磨的事情，顺着前面的话题接着说：

“如果说这种身上‘长着’盔甲的怪人能抵御轻武器的近距离射击且数量很多的话，那么当时基地的防守压力岂不是很大？你们是如何抵御住进攻的？”

（未完待续）

75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1 23:0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盔甲的图，因为在正文中提到了四种冷兵器时代最为常见的盔甲：札甲、板甲、鱼鳞甲、锁子甲，而有一些看官并不清楚这些盔甲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所以特此发一下这四种盔甲中的典型，让各位看官们可以看的直观一点。

图 1、2 为札甲中的代表之一：作为唐代十三铠之首的“明光铠”，该甲做工极其精良，与陌刀一起，一守一攻，乃是大唐帝国国力强盛，武备强悍的一大象征。

图 3、4 为札甲中的代表之二：作为宋代对抗草原民族骑兵的最重要铠甲，既“步人甲”，该甲最重状态高达 35 公

斤左右，可以对刀枪剑戟，飞弩流矢等几乎所有单人冷兵器实施极为有效的防御，虽然穿着它体力消耗大，机动性较低，但的的确确的赋予了步兵在近战中对抗骑兵的资本，是保证宋王朝在缺少养马地而能抵御异族大规模骑兵进攻的中流砥柱之一。

图 5、6 为鳞甲中的代表之一：大明王朝高级将领的标配，既“鱼鳞甲”，该甲从外形上看与上述的札甲有一点相似，因为外观都是一片一片的甲叶所构成，所以对于这种甲呢，外加有一种误解，就是根据形状来区分其是不是“鱼鳞甲”，比如将甲片形状形似鱼鳞的，就叫做“鱼鳞甲”，实际上这是不对的，鱼鳞甲与札甲的主要区别是在固定方式与制作工艺上，前者主要是将甲片一片一片的固定在兽皮之上，然后将兽皮制作成坎肩或其它衣物的穿着方式穿戴于使用者身上，而后者则是在甲也上打孔，然后直接用细绳等柔性材料将甲片与甲片在有序叠加后固定在一起，在穿着前要额外先穿上内衬，要不然薄衣物或者是以皮肤接触盔甲，那肯定要被磨伤的。

关于两者的优缺点：前者的好处是因为有兽皮作为内衬，所以不需要硬性的再额外增加内衬，可以直接往身上穿，且冬季时还有一定的保暖作用，而且对各种攻击的“后效”也有很好的防护作用，比如弓箭射穿了外表的盔甲，但内衬的兽皮还能起到一定的抵挡作用，对待其它冷兵器的攻击也是

一样，总之比一下子就“怼”在身上要好得多，而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作为内衬的兽皮还可以取下来煮熟了以做充饥之用，而坏处则是因为兽皮的存在，导致“鱼鳞甲”冬季可保暖但在夏季那就太热了，而且在防护力相当的情况下，重量远高于札甲，且造价也更加高昂，这也是为什么图5、6的“鱼鳞甲”只能供给高级将领使用的原因。

图7位锁子甲的代表之一：中式锁子甲。

图8为锁子甲的代表之二：欧式锁子甲。

中式与欧式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用大量小型金属环互相穿搭而成，但从图中也可以看出，中式锁子甲的配件更多，在锁子甲的外层还覆盖有类似“鱼鳞甲”的金属甲片，虽然造价更高，但更加精良、舍得的工艺与用料下，防护力自然也更加强大，而处于“白板”状态的欧式锁子甲，通常情况下有利于穿着，舒适性强，因为金属环小，可以最大限度上贴合人体，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有利于保持体力，对劈砍、划割一类的攻击防护力比较高等优势，但缺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对穿刺与捶打等钝器攻击的防护力就基本等于没有，只能说比普通衣物略强一点，甚至还不如纯粹的皮质甲胄。

而图7的中式锁子甲之所以这么复杂（甚至还带有保护面部的面甲），就是为了弥补欧式“白板”锁子甲在上述中的缺点，战场上，保存自己才会消灭敌人的最大本钱，又所

以，这些改进与成本、重量的增加，都还是值得的。

图 9 为板甲中的代表之一：哥特式板甲。

图 10 为板甲中的代表之二：米兰式板甲。

板甲算的上是后冷兵器时代的一种产物，号称是冷兵器时期单人护具的巅峰，对于这种说法呢，楼主是持保留看法的，而且板甲穿在身上的代价也很大，比如沉重、闷热、灵活度非常低（比如视野特别狭小【脑袋套成那样视野能不狭小？】)、惧怕钝器敲击以及造价比上述的“鱼鳞甲”还要高昂好多个档次等等等等，而关于板甲与札甲谁更优秀这个话题在古代剧进食与冷兵器爱好者的圈子里已经争论已久，由于该话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这里楼主就不往深里说了。

当然了，真要把冷兵器时代的盔甲种类全列出来，那自然远远不止这四种，但这四种却是使用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名气最响的四种，所以特此拿来作为例子，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吧，还是那句话：与本文的主要内容关系不大，所以就不再赘述多说了。

（注：这 10 张图中，除了图 7 是古画，图 9 是现代复原画之外，其余凡是实物的，都是现代复原品，出土文物自然不可能保存的如此完好）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6360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326360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6361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6362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6362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6362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6364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6364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6364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263645.png{EIMAGE}

75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1 23:0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5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2 19:45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756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2 19:58

“何止是大，它们的第一波进攻就直接把我们的外围阵地给攻陷了，不过造成这种结果其实也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来是它们的那个盔甲的确邪乎，二来则也是我们大意了，当时它们‘呼啦啦’往上一闯，轻重机枪以及自动步枪都很难有效杀伤它们，它们的速度又快，我们来不及后撤，所以很快就卷入到了近战当中，你想想，它们的盔甲连子弹都打不穿，更何况是肉搏战那些能用的手段？比如刺刀，比如工兵锹，比如长柄手榴弹，那打在上面就是‘听个响儿’，别的用一点也没有，而它们挥动手里的兵器打我们的战士，那就跟切菜一样，这些家伙身高体大，力量非常足，肉搏战的话，我们四五个战士不是它一个的对手，尤其是那种穿紫甲的，穿黑甲的就更不用说了。

就像我碰上的那一个，被一截爆破筒炸掉了一块甲片，我这才找到一个机会，趁着它和别人纠缠的时候，冲起来用刺刀捅进了没有甲片的那个位置，大概是在它的右腰侧面，我这一刀戳进去也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受伤的反应，而是回身一甩手，正好一巴掌打在我的胸口上，当场就把我打出去好几米远，枪也脱手了，然后跌倒在地，那股劲儿相当相当大，

幸亏是我摔在用来做临时掩体的沙袋上了，要不然屁股非得‘摔成八瓣儿’不可，当时我被它那一下打的感觉心脏都要停跳了，完全喘不上气来，就是捂着胸口不停的咳嗽，但是我意识还很清醒，还能看见，眼见着它伸手把还插在腰上带着刺刀的56式给拔了出来，然后把枪头一顺（注：既正过来的意思），用带着刺刀的那一头对我就扔了过来，因为距离很近，我想躲但根本躲不开，几乎是本能的伸手瞎摸，摸到了一块石头，也使劲往外扔，石头扔出去没砸到它，但砸中了朝我飞过来的步枪，然后步枪被砸的路径一偏，直挺挺的就刺进了我左臂腋下的位置，整个几十厘米长的刺刀全部没入地面，要知道那可是‘实打实’的戈壁滩啊，这都能插进去这么深，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枪飞过来的时候带着多大的力量。

后来我就想，如果我不扔那块石头砸偏了枪，那它刺进去的位置正好就是我的心脏，就凭那个力道，别说是刺刀，就是整个枪都得从我身上穿过去，被当场扎个‘透心儿凉’还不算，然后更得被‘钉’在地上。

它当时看见没扔到我，就用直接转过身来抡起手里的武器要来打我，它拿的拿东西从外形上来看类似于干农活用的长镰刀，但体积要大得多，外表黑乎乎的，但是黑的发亮，跟它外表的盔甲是一样一样的颜色，看着就锋利的要命，我看着它把那镰刀挥起来这就要下‘家伙’（注：既使用手中

的武器下手的意思），我一闭眼，心里想，完了，这一下要当烈士了，而且搞不好还得是死无全尸，不过这次我命比刚才扔石头砸刺刀的时候还大，正以为自己要死了呢，耳朵里就听见一阵发动机高速运转的声音，接着就是‘咣’的一声，不知道从哪里开出来一辆小吉普，这辆车一下子就撞在了那怪人的身上，把它撞倒了，我当时所在的射击阵地正好是左邻交通壕，这交通壕可以通车，卡车都能跑，主要是为了方便后勤车辆直接开过来给战士们补充弹药给养的，而那个怪人那会儿就站在交通壕的边儿上，而我则在射击阵地里面，如果不是靠着交通壕，就凭阵地里纵横交错的临时掩体跟沙袋，车子也开不进来，车子进不来也撞不到它，那样我还得死，这也相当于我又大难不死一次。

（未完待续）

75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2 20:10

只是那个怪人太强壮了，这个力道要是撞人的话，那就能直接把人撞飞，但是它只是被撞倒了，而且倒地之后一翻身就再次站起来，根本没受什么伤，接着它就好像是生气了，抡圆了手里的大镰刀对准吉普车便劈，不知道它那刀是什么材料做的，居然这么厉害，一下子就把吉普车的小半个车头硬生生的给斜着劈开了，断口还挺整齐，就像菜刀削白菜一样，你说削开个汽车都这么轻松，那要是切人，不跟玩儿一

样？之后车里的驾驶员趁着它劈车这个功夫，趴着身子开门从副驾驶的位置上钻了出来，我一看，这是我们那押运队的一个司机，他是押运队遇袭那一战中唯一一个幸存的司机，跟我一起接受的审查，我也来不及问他打哪儿来，他就掏出来支54式手枪，回身对着那怪人射击，还真别说，我不知道是他枪法好，还是他瞎蒙的，他一共开了两枪，其中一枪竟然打中了那个怪人的眼睛，它面部有护甲不假，但眼睛那里没有，要那里再有盔甲也看不见了不是？就那么一个小孔儿还叫他打中了，所以别看是手枪，威力比步枪小的多，但当场就打了一股绿水溅了出来，一下就给它打瞎了，我想没有什么动物能眼睛被打爆了一只还无所谓，它也一样，立时当刻直接原地跳脚，‘嗷嗷’怪叫着一脚将身侧的吉普车蹬开，随后就朝着我俩飞奔过来，那意思我看是不把我俩给劈了，是决不罢休，反正以当时我们手里的武器，想打过它基本是没门儿。”薛勇说。

“那您二位是怎么渡过难关呢？或者说是闯过这一劫的？”我说。

“我俩是因为距离坑道比较近才保住一条命，顺带还把那家伙给弄死了。”薛勇说，他说到这里面露奕奕的神采，很明显，对于这段经历，他回想起来非常自豪。

“您的意思是说您二位成功的把那个黑甲怪人给击杀了？爆破筒都炸不死它，你们又是怎么做到的？”我说。

“这事说起来其实也是个巧合，坑道是为了防御炮击的，原本罗布泊这种地方不需要这类工事，但是到1962年的时候，我国跟前苏联因为研制原子弹的问题，外加意识形态啊，毛子搞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原因就已经闹得很僵了，他们撤走了全部专家，然后全面撕毁了‘中苏互助协议’，虽然事态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7、80年代那会儿双方互相在边境陈兵百万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程度，但是中央未雨绸缪，一纸命令下来要求全军做好对苏武装斗争的准备，而罗布泊地处新疆腹地，距离前苏联当时在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非常近，比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五大‘斯坦国’，当然了，那时候这五个加盟共和国还没有‘斯坦’这俩字作为后缀，那都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事情了。

而苏军又向来以大规模机械化兵团作战为长项，更是奉行‘大炮兵主义’的火力建设原则，所以为了预防前苏联方面背信弃义，动用机械化兵团对我国的核试验场发动突然的武装突击，我军便在所有大型基地的四周都设立了完备的阵地防御体系，其中就包括为了抵御苏军炮兵火力的地下工事网，这些地下工事与当年在朝鲜战争中的地下坑道一脉相承，在具体布置上更加先进、科学，能让人员更舒适的前提下，也拥有更好的防护力，理论上甚至可以抵御，以当密度的小当量核打击，比如核炮弹，以及装备到战术火箭上的小当量

核弹头之类的，还配备有完善的通风、超高压整体三防系统，以及防毒面具、防化服等装备用来抵御大规模的生物与化学武器的攻击。

因为是为了‘打大仗’而准备的，所以坑道里每个不远就有一处武器装备的储存点，以备不时之需，当时在我们俩跑进去的坑道入口处就有一个，是个存放手榴弹的储存点，但里面存放的可不是一般的长柄手榴弹，而是反坦克手榴弹！

这东西是专门用来炸坦克的，里面有紫铜药罩，虽然不能一炸炸一片，但为了对付坦克的重装甲，所以当面对一个点时，它的穿透力特别的强。

（未完待续）

75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2 20:27

当时它把我俩追的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到了那个存放有反坦克手榴弹的储存点，司机也是急了，顺手拿出一个来拉开保险就往外扔，手榴弹都是头重脚轻，为了落地或者是接触目标的时候能让装有炸药的那一段在前面，好更好的发挥威力，而反坦克手榴弹更是如此，这扔出去之后，在空中打了几个转，那碗口粗的头部一下子就砸在了那个怪人胸口的黑甲上，反坦克手榴弹只要接触物体的硬度够，接触时的力道够大，那就能成功通过压力引爆，而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东西穿装甲的那一头对准怪人的胸口

一炸，我就看到一道很急促的火光从里面闪出，随后就是一声巨响，那怪人的胸口盔甲连着它的身体，当场就被穿出来一个拳头直径，前后通透的大窟窿。

我记得那枚反坦克手榴弹的型号应该是‘反-3’型，当时这个弹刚刚试生产不久，就拿到这里来装备了，绝对算得上是新型武器，能击穿 170 毫米厚的装甲钢，就是现代的坦克，很多型号的侧后面也经不住它一炸的，所以那个怪人的盔甲纵然厉害，但也抗不下这一击，要不然它不比坦克还难打了？

而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这一下绝对算得上是重创，但还是没把它置于死地，只是让它的脚步暂时停了下来。

你刚才说爆破筒没炸死它，那也是它比较走运，因为爆破筒爆炸的位置不太好，但反坦克手榴弹直接‘招呼’上去它照样受不了，而且我最后弄死它的，还是爆破筒。

那个储存点除了反坦克手榴弹以外，还有反坦克地雷，炸药包，以及爆破筒这类武器，都属于爆破器材，在反坦克手榴弹的下面一层，放的就是爆破筒，跟扔出去的那一截的不一样，这是三节连在一起的，我伸手抄起一根，拉开导火索，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劲儿，就像端着刺刀一样端着它冲出洞口，抓住那怪人身上被炸穿后停顿的这么一个功夫，脚下发力，双手往前一递，就像拼刺刀时的‘突刺’动作一样，把这跟爆破筒直接戳进了反坦克手榴弹在它胸口上

炸出的大洞里，接着我转身就跑，还没跑出去三五步，背后的冲击波就扑过来了，余波打在我的后背上把我冲了个‘狗啃屎’，两只手都摔破了，身上就给跟散了架一样，但那会儿也顾不了这么多，落地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翻身回头看，再看那个怪人，已经被爆破筒炸了个稀巴烂，除了地面上还剩了一只右脚以外，其它的部分都给直接炸没了。

那时候我心里还在说‘你还牛不？’现在想想也是，三节爆破筒加在一起足足有 9 公斤的装药，这相当于一枚 152 毫米的大口径榴弹了，又是插进它身体里爆炸的，那再炸不死它它就不能是地球上的生物了。

说起来这么大的爆炸威力，距离我只有几米的距离，按理说我即使不被炸死，肯定也得炸个缺胳膊少腿，但我除了一点轻微的摔伤以外，我几乎没在那次爆炸中受到其它的伤害，外加耳朵被爆炸声震的一个多小时只能听见‘嗡嗡嗡’的声音，我想能这么幸运，可能是那个怪人的盔甲和身体的确太结实了，虽然被爆破筒炸碎，但同时它也吸收掉了爆破筒爆炸时的绝大多数能量，若不是这样，那扩散出来的冲击波的强度，炸死它的同时也得把我打个肝胆俱裂，我也就没机会坐在这里给你回忆这些事情了。

而反坦克手榴弹也是一个道理，要不是金属射流的方向性很强，而是以杀伤人员为主的破片装药，就那个距离，我跟司机也早就被破片打成两张‘破布’了，同样也就没有后

面再用爆破筒炸死那个黑甲怪人的事情了。”薛勇说，当他说到拿着爆破筒递出去插进黑甲怪人胸口处的大洞那里时，他情不自禁的拿起自己手中的拐杖也做了这样一个动作，那种“天下倘若再有变，还能大战三百合”的神情跃然眼前，我不得不佩服这老爷子的状态已经不仅仅是刚开始感觉的硬朗的问题了，而是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了的，这种气质和之前采访的张建功完全不同，说句不太恰当的话，从张建功回忆时所表现出的神情来看，他带有明显的创伤感，没有足够的勇气再去面对当年的往事，但薛勇的反应则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勇不可当”的气势依然犹在，不仅勇气十足，甚至还给人一种“没打够”的感觉，这种身经百战磨练出的气场，是装不出来的。

（未完待续）

75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00:52

楼主又来更新图片了，今天就更一下正文中提到的“反-3”型反坦克手榴弹，该弹是我军早期的步兵主力反坦克武器之一，用于弥补无后坐力炮与火箭筒在超近距离（10-30米）上的反坦克火力空白（注：因为这个距离上，无后坐力炮与火箭筒的破甲弹往往还没有飞出安全距离，所以引信不会发挥作用，即便击中目标，也不会射出射流，导致在这个距离上成为了反坦克火力的空白）。

图 1-5 为“反-3”型反坦克手榴弹的实物图、解剖图及相关性能与细节介绍截图。

图6为伊拉克反美武装使用反-3式反坦克手榴弹攻击装甲悍马的效果图（图下文字有相同内容介绍），以“反-3”型反坦克手榴弹的性能，虽然已经不能适应高烈度的现代战争，反坦克手榴弹这个手榴弹的种类也在日益发达的火箭筒乃至是单兵反坦克导弹的挤压下被完全排挤出了主流单兵反坦克武器的名单，但在游击战中用来攻击军车、装甲车等半硬、轻装甲目标还是很好用的，尤其是在城市游击战的巷战中，可以出其不意的打击目标，令对方防不胜防，而图中悍马被其击中后的惨状，就是最好的证明，证明着反坦克手榴弹在现代战争中上述等特定场合下，还有一定的生命力。

（注：图 1、2、3、4、6 来自于某军事网站，图 5 来自于某搜索引擎百科，特此说明）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0860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0860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0860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0860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0860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08610.png{EIMAGE}

75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00:53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58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16:22

“虽然战斗只发生在你们三个之间，但听您这么详细一说，相隔几十年我都能感到当时那一幕的惊心动魄。”我说。

“这都不算什么，跟这个比，真正的‘大场面’还在后面呢。”薛勇说。

“您的意思是说在您还参与在这之后的其它大规模战斗？”我问。

“那当然，我刚才就说阵地在它们的第一次进攻时失守过一回，你听我讲我自己以及跟司机怎么对付那个黑甲怪人的过程挺‘热闹’，实际上整个过程就发生在几分钟之内，等我俩再探头往外看的时候，就发现外面的地表阵地已经被那群怪人给暂时占领了，那我俩这时候出去肯定是送死啊，所以就又退了回去，一人找了一支 56 式作为防身武器，其

实真要再碰上个那种玩意儿，也没啥用，就是聊胜于无，图个心里安慰吧，之后我俩就顺着坑道往里走，因为这种坑道设计、建造的都非常系统化，所以其地表部分虽然与基地内部有围墙相隔，但地下部分却是相通的，这是为了方便在躲避敌人炮火的情况下在基地与阵地之间互相相对安全的来往，当时我不清楚坑道的那一头会通向基地的什么位置，但我知道再出来肯定在基地里面，假设说基地里面也沦陷了的话，那就算我俩倒霉，出去跟它们拼了，死也死在冲锋的路上，去兑现入伍那天在军旗下发过的誓言。

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这个基地的规模很大，配置规格很高，用来抵御苏修进攻的武装力量能会这么轻易的被一帮拿着冷兵器的家伙给打败吗？那是不可能的。

等我俩再次上了地面，发现居然是在战士宿舍区后面的晾衣场上，而里面的情况也果然是没让我失望的，整个基地全部运转了起来，我这才知道，这个基地里居然还部署了足足一个坦克营，一共 27 辆 59 式中型坦克，这个坦克 1959 年才正式量产，1962 年那会儿能装备的都是精锐部队或者是重点单位，这一个基地里就有 27 辆，绝对属于高规格了，也正是依靠着这些坦克展开的机动防御作战，才抵御住了外面那些怪人向内进攻的企图。

随后就是炮兵营就位，提供火力支援，步兵就位准备发起冲锋，坦克伴随，准备掩护、支援步兵进行反攻，夺回基

地外围的地表阵地，这场行动是在基地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这么大的战斗行动，我当时腿全胳膊有的有没受伤，作为一个有生力量，当然也得参与了，你刚才问我是不是还参与了之后的战斗，那这样的事情，且不说军人的天职如何，就说对于个人来讲，不打上一回，岂不要抱憾终生？所以我参加的时候，那是积极的很，如果时间还能再回去一次，我想我会打的比当年更来劲。

说走就走，在去的路上我还碰到了那个同意给我们这些还处于隔离审查期的人发枪的军械股股长，我感觉 56 式拿在手里不过瘾，趁着还有时间，就给他再三要求，把这支 56 式冲锋枪，换成了一挺 56 式轻机枪，75 发的弹鼓供弹，打起来的时候比 30 发的弹匣供弹过瘾多了。

接下来就是等到反攻时间一到，一切行动按照计划进行，我跟着半个步兵班的战士趴在一辆 59 式坦克上，随着一起往外冲，然后坦克一边冲一边开炮发射榴弹狠狠的炸它们，59 式坦克上的榴弹，那一枚 80 多斤重，装药系数接近 50%，30 多斤的烈性炸药装在里面打出去一枚就能炸翻四个篮球场上的所有暴露目标，假设是人的话，站的密集了被这么一发炮弹在杀伤范围内击中，那就能被炸成碎肉，而那些怪人穿着盔甲虽然比之前那些‘光着膀子’的要难对付的多，但毕竟是活物就不可能经得起这种打击，27 辆坦克一辆打一炮那就是 27 发炮弹，能覆盖多大的面积可想而知，另外，59

式坦克那个时期还没有自动装弹机，所以射速快慢全看装填手装填的速度，我看过这方面的教材，知道59式坦克的装填手按照训练大纲上的标准来说，及格标准是每分钟上弹12发，比外国坦克那用自动装弹机打的还快，以前看杂志，说美帝那边的装填手如何强壮，体力怎么好，结果一分钟才8发的水平，并且别看他们那是120毫米的炮，但炮弹比咱这100毫米的还轻了很多，我就想，轻了这么多还能装这么慢，就这还有脸说自己强壮？说的难听点，这要放到我军那里，就是训练不及格直接被踹一边儿天天抱着炮弹跑圈挨罚的不‘孬兵’（注：这是一个部队常用术语，专门用来形容训练或者是人品不怎么样的兵，主要是前者，毕竟在部队那种集体主义作为绝对主流的地方，个人人品的好坏，没有社会上体现的那么明显）。

而且最关键的是，能到那里去的那都是精英，速度比这个只快不慢，咱就按照一分钟最低12发的速度来算吧，这27辆坦克齐射了一分钟，那就相当于每辆坦克至少发射了12枚炮弹，27×12=324发炮弹，这相当于一个加榴炮炮兵营‘急速射’（注：这是一个军事术语，既一个短暂的，比如一分钟左右的单位时间内进行的最高射速射击，也被称为‘爆发射击’，主要用于对目标进行短促而强烈的火力压制）的火力输出总量了，被攻陷的东侧外围阵地当场就被炸了个‘底儿掉’，这还只是坦克营的火力，后面还有炮兵营呢，

那专业的加榴炮、迫击炮也是一顿猛打，反正吧，也就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把外面事发地域给炸的寸草不生。

等着坦克冲到外围阵地上后，我们这些坐在坦克上的步兵就开始在四周查看有没有还没被炸死的，只要有，就坚决击毙，我端着机枪又打死了两个还没死透的怪人，记得很清楚，这两个是一个穿红甲的，一个穿紫甲的，总体上来说，这一次反攻打的是特别漂亮，凭借着火力优势，一鼓作气就收复了失地。”薛勇说。

（未完待续）

76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16:29

“那 27 辆 59 式坦克在射击的时候都是采用的最大射速吗？”我问。

“肯定的啊，之前那一战打下来都知道外面那群东西挺‘抗揍’，所以炸它们的时候就没留余地，完全是‘火力全开’，一点保留都没有，而坦克营发射的榴弹数量也绝对不止最低保守估计的 324 发，因为我那是按照 1 一分钟的时间算的，但实际上至少齐射了一分半钟左右，而且有些车那几乎就是 3 秒钟左右就是一炮，比如我搭乘的那一辆，这样算的话，有些单车的一分钟发射炮弹数量也不止 12 发，所以我估计当时坦克营的总火力输出量，不少于 500 发 100 毫米榴弹，至于车顶上 12.7 毫米大口径机枪发射的子弹，就没

数了，起码有个几万发吧。”薛勇说。

“嗯，那反攻成功后，战斗就这么结束了吗？”我问，问的同时我心说如果真是就这么结束的话，那就有点“没意思”了，虽然前面的过程也比较精彩，但总感觉这么一个来回就完事，可写的素材就有些少了，不过不要紧，接下来这老爷子的回答没让我感到失望，他说：

“没那么容易就完事，对面那些怪人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一次失败之后还不死心，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规模更大，而且还投入了‘骑兵’。”

“骑兵？！难道它们还会骑马吗？不过关键是它们的马是哪儿来的？如果有成规模的养马业的话，那这真就是个之前未被发现的文明了，难道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游牧民族’？不对不对，听了张建功还有您的描述，这帮人肯定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人’，那骑的马是不是也跟我们常见的马有很大的不同啊？”我说，对于这帮家伙有盔甲，有兵器，而且盔甲还“长”在身上的诸多关键点我已经感到十分不解，现在又说它们还有“骑兵”，我更是感到一阵惊奇，心说这里面远远超出我意料的东西竟然还有这么多，看来这次专访没白做，值得深挖的“干货”非常多。

“谁告诉你说骑兵就得骑马的？它们骑的那东西别说是跟我们所说的马不一样，那压根儿就不是马！”薛勇说。

“不是马？难道它们还有骆驼骑兵？还是牛骑兵？亦

或者难道是象骑兵？”我说，因为骑兵骑兵，的确只要是骑乘作战的兵种就都可以称之为骑兵，不是非说要骑马的骑兵才叫骑兵。

而在古代战争史上，上述的这三种非马类的骑兵的确都出现过，其中前者骆驼骑兵以沙漠地区为主，新疆、中亚乃至西亚都有广泛存在，如最著名的就是鼎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中素有“沙漠之王”美誉的萨拉丁账下的骆驼骑兵队，仗着骆驼更加高大的身材，对沙漠环境的适应性，以及特殊且浓烈的体味，在西欧基督世界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时期，多次重创西方骑士（注：之所以提到体味这一项，是因为如果没有与骆驼有长期接触的马匹在突然接近骆驼时，会因为无法忍受对方浓烈的体味而阵脚大乱，甚至是仓皇逃跑，有长期接触骆驼的人应该会有很深的体会，而这也是当时萨拉丁骆驼兵在近战格斗中大败西方骑兵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中者牛兵主要以牦牛为主，这种骑兵在其它地区几乎没有出现过，但在西藏地区政权最为强盛的吐蕃时代却大行其道，而牦牛正好又是西藏的特产之一，这也是吐蕃王朝能大量拥有这类骑兵的根本因素，而牦牛骑兵相比传统的马骑兵来说，在高原地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耐力更好，负重能力更强，觅食与生存能力更突出，其为适应高原缺氧而进化出来的生理结构是马匹所不能比的，比如更加绵密的毛细血管可以更

加高效的利用血氧，“功率”更大的心脏可以适应缺氧状态下的长时间负重运动，以及超大的肺活量，让它能向心肺提供更多的氧气。

至于能抵抗严寒的厚重皮毛就更不用说了。

（未完待续）

76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16:43

而且牦牛骑兵虽然流行的范围很小，但它的生命力却是最为长久的，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绝迹，比如在我国西藏军分区，边防部队一直将牦牛作为坐骑进行恶劣地形下的物资运输、要点巡逻，与机械化平台相比，牦牛虽然速度慢，但却可以通过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巡查率为 100%，在那些机械化平台无法涉足的区域，它便成了最好的代步工具，这类功能与阿富汗山区的骡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者的象骑兵就比较有传奇性了，从国内来说，三国鼎立时期的蜀汉王朝在与云南蛮族作战时就曾经遭遇过大大量象骑兵的攻击，甚至更早的大秦帝国南征百越时也有与当地地方武装所训练的战象有过交战的记录，再往后到了隋唐时期，隋文帝发兵南下，讨伐东南亚小国“林邑”，当时在抵挡不住隋军的攻势后，林邑王为了扭转败局，亲率一队本国最精锐的象骑兵部队进攻隋军，但被隋军设下陷阱大败之，后来整个林邑国战败，开始作为隋朝的附庸国存在，年年进

贡，岁岁来朝。

而当时林邑的象骑兵可以说是整个古代人类战争史上象骑兵的巅峰，其象后背可承载三层塔楼，外加十多人，这其中的门道非常多，不过介于与本篇主题无关，所以就不详述了，在以后说到的话题中会再有详细提及。

至于国外，例子也有不少，如缅甸、天竺（古印度）、暹罗（古泰国）等等等等，都有训练使用象骑兵的记录，这也是骑兵中训练成本最高，战场攻击力最强，但同样也是强势与弱点都非常明显的一种。

言归正传，以我的知识范畴，在第一时间内能想到的不骑马的骑兵，就是这上述三种，而按照新疆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渊源来说，我那会儿的个人猜测是倾向于骆驼骑兵，毕竟骆驼身大力不亏，驮着平均身高都在 2 米以上的这些怪人倒也与其适应干旱环境的特性一样，比马匹来的更加合适，只是薛勇随后的回答又又又一次出乎了我的所料，他是这么说的：

“你想哪儿去了，新疆那地方你要说有个骆驼还讲的过去，牛的话，有也是干活的耕牛跟用来吃肉的肉牛，大象什么就别想了，就大象那每天要吃好几百斤蔬菜的食量，到了罗布泊那种非常缺少果蔬的干旱环境里，就得天天喝西北风，不用干别的，一个星期基本基本能全都饿死，真要是强行饲养，那成本可就高的没法算了。

不过那帮怪人骑得也不是骆驼，至于是什么，我不知道，以为我在此之前从没见过那种动物，或者说在那之后我查阅了很多书籍跟资料，也没找到类似的东西。

怎么说呢，如果要让我用第一印象来讲的话，我会说它们骑的是一种类似鹿的动物。”

“鹿？！”我再次惊呼道，我与他的对话中已经连续数次使用这种语气了，因为他说出的答案总是让我感觉瞠目结舌，而且这次的说法比之前几回又更甚了一筹，在惊呼过后，我接着说道：

“等等，我看过很多神话传说，的确有以鹿为坐骑的仙家，不过那一般都是得道高人才行，而且那也是传说而已，难道你们碰上的是一群‘妖仙’？”我说。

“你看你，我就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太爱瞎琢磨了，你说神仙骑着鹿我也知道，以前在年画上看到过不少，那个鹿都是神采飞扬，一股子仙气，一看就很‘正派’，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只是乍一看有点像鹿，但仔细看，诡异的很，别的不说，两只眼睛上没有黑眼仁儿，完全是两颗灰白色眼球，而且身上的皮毛非常斑驳，这么说吧，就跟那得了皮肤病的癞皮狗一样，有的地方有皮，有的地方没有，‘疤疤瘌瘌’的（注：这是一个北方方言，直接意思可以理解为疤痕纵横，甚至是体无完肤），而且比癞皮狗还严重的是，在那些没有皮毛的地方，都是呈现出一种好像腐烂的状态，上面往外渗

着浓汁，关键是太臭了，离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臭味，那味道就跟肉腐烂了是一样一样的。

另外就是它的身材异常高大，比骆驼也小不了多少，甚至更大，而且脑袋上还有同样很大的犄角，要是形容一下的话，那就可以说是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夸张的讲，左右两边各自坐上去一个人甚至是两个人都没问题。”薛勇说。

“听您这么一说，这东西的外形稍微有点恐怖啊，那它除了长得吓人，身上有恶臭以外，还有其它的什么特点吗？或者说它的出现，对怪人那一边起到什么作用以及对你们的防御作战造成什么新的压力了吗？”我说。

（未完待续）

76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22:05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下在正文中提到的那三种不骑马的骑兵，既：骆驼兵、象兵、牦牛兵，由于图片比较多，所以分层来发，先说骆驼兵——这里楼主要纠正在正文的一个错误，就是牦牛兵是生命力最顽强的非马类骑兵，因为骆驼兵到现在为止也仍然存在，比如我军的边防线上就还有成建制的骆驼兵负责在其相适应的恶劣地形上进行巡查。

图 1、2 为我军当代的骆驼兵。

图 3、4 为阿拉伯世界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骆驼兵。

而通过以人体为参照物的对比可以发现，我军所骑乘的双峰骆驼要远比阿拉伯世界的骆驼健硕、魁梧的多。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868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868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868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8689.png{EIMAGE}

762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22:08

然后是牦牛骑兵，这个比较简单，图 1、2 位我军当代牦牛骑兵在西藏边境线的恶劣地形上执行巡逻任务。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875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8768.png{EIMAGE}

762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22:28

最后是象兵——

图 1 是暹罗（古泰国）的象兵复原图。

图 2 是外族顶盔掼甲的重甲象兵复原图。

图 3、4、5 为隋军大破林邑国重甲象兵的资料。

图 6、7、8、9 为宋军在“韶州之战”中以三弓床弩为主力的远程武器大破南汉重甲象兵的资料。

其中南汉的重甲象兵在军事意义上来说，就可以看做是当年林邑国重甲象兵进一步的延续与发展。

而通过图片与资料的对比，虽然图 2 中浑身披甲的象兵已经犹如一辆“四脚坦克”，但上面的“驭手”与“射手”的配置还相对简单，与林邑国及南汉那种身披重甲的同时还驮着三层塔楼，同时携带 6-8 人甚至是十几人的重甲象兵比起来，还是太“小儿科”了。

（注：图 6、7、8、9、10 中的资料来自于某搜索引擎百科，特此说明）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943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943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943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943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334943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943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944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945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945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49459.png{EIMAGE}

762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22:44

最最后，再贴 2 张宋代三弓床弩的图，毕竟上面的资料里提到了此物，不贴一些，可能有些看官对其没什么直观印象。

图 1 为宋军士兵使用三弓床弩进行守城作战时的复原画。

图 2 为三弓床弩的结构示意图。

其实图 1 中的三弓床弩还是最小的规格，只需要 2 人搅动上弦，真正大规格的需要 4 人、6 人身子是 10 人同时发力上弦的都有，而已知最大规格的三弓床弩又被称作是“八牛弩”，因为要为它开弓上弦，需要 8 头牛同时发力，其弦力

有多大可见一斑，而三弓床弩也就此成为了人类冷兵器史上远射武器的巅峰之作。

在历史上，三弓床弩则创造了冷兵器时代最远的射杀记录——在澶州之战中，辽军主帅萧挞凛遭到宋军威虎军头张瑰以三弓床弩射出大箭击中额头身亡，萧太后辍朝五日，迫使辽军与宋议和，签订澶渊之盟，往大了不说，但这一击彻底改变了整个战局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宋辽关系是可以肯定的。

而宋军使用这种在冷兵器时代堪称是“超级武器”的大家伙来直射素以超高防御力著称的南汉军重甲象兵，也倒是一场“最强的矛对最强的盾”，结局则很显然，最强的矛，以“实力碾压”的方式毫无悬念的打败了最强的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5003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50043.png{EIMAGE}

763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3 22:44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63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4 16:23

“作用那是大了去了，首先这东西身材极其高大，我刚才说了，它虽然长的像鹿，但可比鹿大太多了，站在那里那块头起码不次于双峰驼，比马匹要大上个起码两三圈都不止，然后就是跑的特别快，当时用不多的激光测距仪测量过，它们冲锋时距离我们阵地的直线距离起码再 3 公里以上，用望远镜才能看见一些细节，但是它们冲过来的时间却非常的短，我印象里 3 公里左右的路程，它们用了两分钟左右就到了，平均每分钟可以狂奔 1 公里以上，这还是在驮着一个那种怪人，在戈壁滩上冲击的情况下，换算成现在汽车的迈速表，那就是每小时 60 多公里，说实话，最早的 59 式坦克都跑的没它快，59 式的理论最高时速我记得也就 55 公里左右吧。

然后就是跟那些怪人一样，它们的生命力也是极其顽强，除非用炮炸，要不然用手中的轻武器去打，那想打死一头可费了老劲了，别看它那‘疤疤瘌瘌’的皮毛，好像跟能防弹似的，‘肉不拉几’的（注：这也是个北方方言，独立来看有多重含义，用在形容人的性格时可以理解为这个人比较蔫儿，不爽快，而用在这个语境下，则可以理解为坚韧），子弹打在没毛儿的地方上面看着是打了个眼儿，但它完全没反应，而要是打在有毛的地方，子弹甚至都打不进去。

最后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的攻击性非常强，你说骑马骑骆驼打仗最多是给骑手提供机动以及载荷方面的优势，但不能在真刀真枪的对打中发挥什么比较直接的作

用，虽然说马匹跟骆驼都能‘尥蹶子’踢人，但战场上这一套肯定不好使，对不对？可这种长的跟鹿似的怪物不一样，这家伙长了个实操动物的脸，可一张嘴，却是结结实实的满嘴獠牙，咬人那一口就是一大块肉，而且居高临下专门咬人脖子，基本上要是被咬中了，那就不是简单的死的问题了，而是被咬的尸首两分的问题，脑袋能直接被咬掉了。

而且对于它的攻击力来说，牙齿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它头顶的那对，或者说那两扇跟门板似的大犄角，这玩意的四周全是分叉，每个分叉的顶端相当尖锐，而且锋利以上，我不知道是这怪物天生长得就这么跟刀子似的，还是那些怪人就为了让它们用这个打仗而特意打磨出来的，总之是很危险，凡是被这对大犄角甩到身上的，那轻则身上划开一条大口子，然后皮开肉绽，重则那就是切断个胳膊腿，豁开肚子弄个肚烂肠穿或者是打中脑袋弄个脑浆迸裂的下场也都‘不是事儿’，就因为它们的这对大犄角，战士们没少吃亏。

我不知道你平时听不听评书，在单田芳的评书里有种叫‘八叉梅花鹿’的凶兽，从描述上来说，我感觉就跟我见到的这个差不多，脑袋上的犄角锋利如刀刃，顶在人身上那就是非死即伤，不过后来我又仔细的按照原文对比了一下，我这东西可比单田芳评书里讲的‘八叉梅花鹿’可还要邪乎的多啊，起码‘八叉梅花鹿’身材没有那么夸张，也只有一头，

而这个长得这么大的个儿不说，还一出现就是一大堆，并且有人骑着，有人指挥，你说气人不气人？

真是不知道‘八叉梅花鹿’的原型是不是这种东西，不过要是的话，那到了评书里不仅没有被夸张，反而是弱化了，可能是说书人没见过也不敢相信有比骆驼还大，而且还能吃人的‘鹿’吧。”薛勇说。

（未完待续）

766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4 16:33

“听您这个意思，这种形象类似巨大的鹿的不明生物还给战士们造成了不少小的伤亡？”我说，而薛老爷子提到的单田芳单老的评书，则应该是《三侠剑》，其中的确有一段群雄在匪巢莲花峪大战“八叉梅花鹿”的桥段，不过其全名更长，应该是“红眼儿八叉梅花鹿”，在那里面，此物就甚是凶猛，虽然最后被成功击杀，但在此之前，还是连杀数人，而且都是用锋利的鹿角给直接顶死的。

“是的，伤亡不小，要不然我怎么知道那鹿角顶在人身上不是断手断脚就是开膛破肚呢？因为这些我都看见了。

其实后来在战后总结中我反思过这件事，造成如此之大的伤亡主要是我们轻敌了，感觉坦克来了，又有炮兵支援，所以就没有把对方当回事，如果在一开始就使用火炮进行覆盖射击的话，完全可以避免后面很多损失乃至伤亡的发生，

另外就是坦克也没有及时开火，一直等到对方冲到距离我们还有几百米的时候才开的火，这就已经晚了，那东西跑的那么快，几百米的距离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眼前，距离太近坦克的主炮没法发挥作用，后面的炮兵又怕误伤到我们而不敢轻易开火，结果就成了我们使用轻武器跟这些东西对打，那能不吃亏吗？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幕就是有一头这东西驮着一个身穿紫甲的怪人冲进人群，那东西脚下一用力，跳起来的高度竟然能越过整整一辆坦克，就是从车头起跳，从车尾落地，中间肚子距离下面坦克炮塔的高度少说也有两三米，你想想它得有多么强的弹跳力和爆发力？

接着落地之后还不等那个怪人怎么着，这东西就先发狂了，脑袋左右很有规律的画着‘∞’字形的圈儿来回甩，那大犄角这么动起来起码能覆盖 10 多平方米的面积，离得近的人一个都没跑，全都被鹿角给顶中了，然后就有了我说的那种情况，最轻的一个战士是站在最外侧，被鹿角的一个分叉划中了肩膀，当场就是一个两指多宽的大口子，皮肉翻开，立马就能看到里面的肩胛骨了，而靠里的那些就不说了，实在是太惨了，反正你可以想象一下残肢断臂到处飞的场面是什么样子的。

等着这一圈的人都被打了个东倒西歪之后，那东西就开始咬人，凡是被咬上就是凶多吉少。

这只是一头，当时冲进来的我估摸着起码没有个 100，

也得有八九十，这么一大堆，当场就把跟着坦克反攻过来的步兵都给冲散了，我在战斗中帽子还被鹿角给打飞了，每每回想起这个事儿，我都感叹我命实在是太大了，加上这次，我在短短的1小时内已经三次险些丧命,但都是运气好从‘鬼门关’又回来了，就拿这次来说，要是那鹿角的高度再往下低个几厘米，我这脑袋就得被‘开了瓢儿’。”薛勇说。

“那最后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是手段将这种不利局面扭转过来的呢？”我问。

“你要说是怎么反败为胜的，那我还真有点小小的自豪，因为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我们都被打蒙了，我看着那穿梭在坦克之间的怪物来回东闯西撞，杀伤了那么多的战友，我用手里的轻机枪去打还不怎么管用，就想到了坦克上的高射机枪，当时我就蹲在坦克上，所以把轻机枪一背，转身就去操作高射机枪，结果爬上去的时候没打机枪，坦克的舱盖就打开了，里面冒出个人来，是那辆坦克的车长，他看样子也想去用高射机枪，看见我在用之后也没说话，转而趴下身子冲里面的驾驶员喊‘往后倒车！和它们拉开距离，不要搅在一起！给主炮射击腾出空间!’

（未完待续）

7662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4 16:45

这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当时就想，距离近了坦克的

主炮没法发挥威力，但坦克那可是铁家伙，冲开铁丝网、土木工事，压扁汽车，撞塌房子那都是小菜一碟，干这些事都这么轻松，为什么不能用来碾压这些王八蛋呢？

灵光一闪，我就也钻进了坦克炮塔里，那车长跟炮手看我进来了还扯着嗓子问我怎么进来了，因为炮塔里空间很小，就是给两个人设计的，多一个人就显得非常拥挤，我也没理他们这茬儿，就告诉他们别往后退，退开火也得误伤还来不及撤离的自己人，然后再把我用坦克碾压它们的想法告诉了车长，那车长听了也是恍然大悟，当即就把这个命令传达给了驾驶员，然后他再通过车载无线电系统通知了这附近其它所有的 26 辆坦克，那家伙这一下子可热闹极了，所有坦克一下子都变成了‘碰碰车’，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联系连级单兵电台最后下达到每个人，让步兵先自行撤离战斗，不管别的，离开现场再说，这是为了给坦克让出碾压的空间，随后那‘好戏’就开始了，你想想那怪物再厉害也毕竟是血肉之躯，没法跟将近 40 吨的铁家伙抗衡，基本上一辆坦克往前一开就是压出来一条血路，往后一倒，又是一条血路，其中我眼看着一辆坦克先是把一头那个怪物外加怪人撞倒，然后不等它们站起来，一脚油门上去直接压扁了，履带压碎它们的声音我都听了个一清二楚，那叫一个过瘾！

随着数量的减少，从开始的随便压，到后来的找着压，最后压的差不多了，还有三五头残存的，就用高射机枪集火

解决，中口径的轻武器不好打，但大口径的机枪七八挺照准了一个打，那也不是皮糙肉厚就能承受得住的，一通射击后三五发 12.7 毫米的子弹密集命中就能打碎一个，这么折腾了大概有不到十分钟吧，差不多就肃清战场了。

时候我发现坦克炮塔上都有很多那些鹿角留下来的划痕，能硬生生的把上面的防锈漆给划掉，露出下面装甲的银灰底色来，这力量有多大可想而知了吧？弄到人身上，谁也受不了。”薛勇说。

“那在战斗结束之后那两名疑似感染者是怎么处理的？就是那名军医还是那名战士。”我说，我这时候以为外围的战斗到此就结束了呢，所以才发出此问，结果薛勇却说：

“那是后话了，外面的事儿还没彻底结束呢，记得我说当时冲进来的骑着像鹿一样的怪兽的怪人一共有八九十到一百来号之间吗？”

我点点头表示记得，而他便接着说：

“那只是它们的‘侦察兵’，真正的‘大部队’还在后面呢，这些‘大部队’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后到的，根据战后的数量统计，大概有 2000 多接近 3000，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了，而且后面还跟着 5、6000 徒步的那种怪人，这些家伙的进攻方式也跟之前的‘侦察兵’不一样，在进攻途中出了冲锋以外，还骑在那怪物上朝着我们投掷类似长矛，而投掷距离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几乎有 1000 米。”薛勇说。

“什么？1000 米？我记得奥运坏男子标枪的世界纪录也就踩 98.84 米，还不到 100 米，这几乎 1000 米，那就是正常人类的 10 倍左右，这.....也太难以置信了，那这些标枪伤到你们了吗？”我说。

“它们的力量远大于普通人类，在投掷的过程中又有坐骑狂奔时提供的初始加速度，能投这么远乍一听时我也感觉很不可思议，但实际想想，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至于损伤，是造成了一定的损伤，不过不严重，因为之前交手那么多次之后也渐渐的又心理准备了，但这次大规模进攻的威胁还是很大的，因为它们采取了新的战术，不是像之前那样集团冲锋，而是分散开，每个单位之间的间距起码有 5 米以上，这使用的是标准的‘线列冲锋’，这是一种火器时代骑兵的常用战术，比古代骑兵的集团冲锋要先进的多，也这正是因为这种战术的使用，让火炮的密集杀伤效果被削弱了不少，所以虽然坦克炮也好，加榴炮也罢，都在第一时间开火了，可还是让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冲到了投掷长矛的距离内，而有的长矛击中了坦克的光学瞄准窗口，虽然无法击穿装甲，但却能把上面的玻璃瞄准镜给打碎了。

不过说到底，能成功阻挡这次进攻，没有再让战士们卷入近战的最大原因还不是坦克跟后面的榴炮营，而是高炮营。”薛勇说。

“高炮营？我之前听说有 56 式高射机枪参战，应该就

是隶属于高炮营的装备吧？我开始还以为只是一个防空连的编制，没想到是营级编制，看得出这个基地的级别的确不低了，最起码是个正师级单位。”我说。

“对，56 式高射机枪就是高炮营的装备，虽然那不是炮，但打起来比一些炮还厉害，不过后面的你可能还没想到，这个基地不仅有高炮营，连防空导弹营都有，而且还参战了，至于怎么参战的，那你要想听，我就一会再说。

至于基地的级别，比正师级还高‘半格儿’，是副军级的，基地司令员就是个少将。”薛勇说。

“还有防空导弹营？而且也参战了？那这我当然有兴趣了解一下了，您就一点点说吧，我洗耳恭听。”我说，说这话的时候心里琢磨着，这个老爷子的确有点意思，他作为一个那个人们文化水平普遍都不高的时代的人，对武器装备的型号了如指掌这先不谈，可对“线列冲锋”这种涉及到近代军事理论的专业词汇都能掌握，并且对各种战役战术级别的武装力量如何运用如数家珍，这绝对不是一个副排长就可以信手拈来的，他的人生肯定还有其他的经历，这个问题在对他的采访临结束时得到了答案，不过那就是后话了，这里暂且不提。

（未完待续）

766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5 01:45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下正文中所说的59式中型坦克，它按照我军现代的坦克命名规则，全称应该叫做“ZTZ-59式中型坦克”，这次所贴的59式中型坦克图，都是其未经过任何改进的最基础型号，用某些载具射击类游戏的话来说，就是“白板”型号，而参加正文中于1962年发生的这场战斗的，就是上述的基础型59式中型坦克。

图1为59式中型坦克在博物馆中的标准照之一。

图2为59式中型坦克参加抢滩登陆军演。

图3为参加1959年国庆10周年大阅兵的59式中型坦克，这也是该坦克的首次公开亮相。

图4为59式中型坦克的标准左侧视图。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9702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97030.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9703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397032.png{EIMAGE}

7685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5 01:4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68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5 13:45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发现对方有异动时它们还处于正在集结的状态，然后前方的消息就立即往回报告，一直传达到基地司令员那里，他是从最基层的战士打上去的，指挥过的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看了战报，当即决定让高炮营参战，当时高炮营一共有三种主战武器，重型的是 59 式 100 毫米高炮，中型的是 55 式 37 毫米单管高炮，轻型的就是在支援我们押运队时动用过的 56 式 4 管 14.5 毫米高射机枪，这三种装备当时全上了，尤其是这个 59 式高炮，在当时来说跟 59 式坦克一样，是相当先进的武器，甚至还要更新一些，因为 59 式坦克在 1959 年就已经全面量产了，但 59 式高炮在 1959 年只是小批量试生产，直到 1964 年通过国家靶场验证，才大批量装备部队，而事情发生在 1962 年，那时候的 59 式高炮从程序上严格来讲，还处于试验期间，就拉到这边来了，主要就是为了保卫核试验基地时对付空中目标。

后来这炮参加抗美援越战争时打下来了不少美国飞机，尤其是 B-52，别看那飞机是战略轰炸机，有 8 个发动机，因为机体庞大，所以抗损性比较强，但即便是这样，只要被 59 式高炮的炮弹直接命中，一发就能干下来一架，而且是凌空就给它打个稀巴烂，威力就是这么大！不过虽然说防空是它

的本职使命，但实际上对地射击时它厉害得很，最大曲射有效射程是12公里，因为射速快，所以一个连的建制来一次‘爆发射击’，火力能顶的上普通加榴炮一个营，距离再近了就能直射，在几十年后的对越作战中，这炮‘客串’过加榴炮对越军进行高密度轰击，虽然使用的规模不大，但仅有的几次实战战例所发挥的作用都很明显。

另外那两种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就是口径较小，曲射时效能不大，所以对地打击基本都已平射为主，就这么着，59式高炮负责远程，55式高炮负责中程，58式高射机枪负责近程，我们则配合坦克营负责保护高炮的临时射击阵地。

本来想着是能把对方直接消灭在压制火力的‘射程边界上’（注：这是个军事术语，意思是有效射程的边缘，此射击方式的战术目的是要在尽可能的在远距离上消灭敌人），但是它们的集结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又采取了‘线列冲锋’的战术队形，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冲击到了距离我们主阵地一公里以内的范围内，这才有了投掷长矛的那一幕。”薛勇说。

“有这三种高射武器打平射，又有坦克营以及炮兵营的支援，还有这么多的步兵，我想几千怪人骑兵的冲锋应该可以直接抵挡在数公里以外吧？为什么还能让它们冲击到一公里左右这么近的距离上呢？”我说。

“这个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坦克跟炮兵营的火力

在这帮家伙的新阵型下丧失了不少杀伤效率，如果它们还是以集团冲锋为主的话，那消灭在数公里外的确不成问题，另外还有一点：说白了炮兵营当时打的太仓促，连炮兵观察点都还没建立好就开打了，所以很多炮弹虽然发射出去了，但误差非常大，炮兵这种单位，要想发挥出战斗力来的最重要前提就是准备得充分，首先是选择炮兵阵地，然后是挖掘炮位掩体，然后建立炮兵观察哨，完了还得发现目标开始试射，经过落点观察再进行矫正，这么一系列工作坐下来是很需要时间的，但当时那个情况不允许，那帮东西突然杀出来，打了个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炮兵营啥准备都没有，几乎是把炮拉出来之后原地展开就打，那你说能打的准了吗？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真正起到中坚作用的还是坦克营，毕竟这东西周身上下都有装甲保护，即便打近战也不怕，那战场生存力不是血肉之躯的步兵能比的。

（未完待续）

770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5 13:52

第二个是高炮营本身的情况，跟炮兵营的差不多，也是作战前需要展开、校炮等一类的工作，尤其是那些炮平时都是靠汽车拉着机动的，等放下来再展开就很繁琐，而且是越重的越麻烦，等 59 式高射炮全部展开之后，对面就已经冲到 3 公里以内了，再完成后续工作，那就又近了一大块，所

以到了真正射击的时候，双方最近处的直线距离就是一公里左右，这还是在基地司令员在得知怪人的骑兵开始集结还没有发动冲锋的时候，提前几十分钟下达了命令，以及高炮营的同志们知道情况紧急，超水平发挥才弄出的这个速度，要不然换了平时也没这么快。

不过高炮毕竟是对付飞机的武器，飞机飞的那么快，所以高炮的反应速度也得尽量快，总的来说比加榴炮还快一些，这也是高炮比加榴炮参战晚，但却更早完成准备的原因。

话说回来，如果当时炮兵营跟高炮营都早早的做好了准备，那别说是数公里，直接在 2、30 公里以外就‘一锅端’式的消灭它们也没问题。”薛勇说。

“明白了，那说到底还是没想到能有这么一档子事，如果是当面锣对面鼓的开打，它们根本占不到之前的那些便宜。”我说。

“对，差不过可以这样理解。”薛勇说。

说到这里，我开始记录这一段的关键点，一边写一边想，如此一对比，这么多年来我军炮兵的进步简直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了，半个多世纪前的 1962 年，不管是对地的加榴炮还是对空的高射炮，从拉出战备点到展开，然后再以高效的方式发射出第一枚炮弹，前后需要折腾半个多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而且射击阵地还必须是固定的，而现在，不管是加榴炮还是高炮，平台都已经实现了自行化，独立作战

能力与反应速度更是提高了几十倍，就以反应速度为例，目前我军的05A型155毫米自行加榴炮与07式双管35毫米自行高炮，从接到敌情到有效投入战斗，平均时间小于一分钟，只有40秒左右，是世界最高水平，与前面提到过的半个多小时一对比，已是天壤之别，想到此处，我落笔的同时，颇有两大感慨，一是要感军事科技的飞速进步，二是要感叹我军在武器装备建设上的巨大投入与收益。

言归正传，等我写完要点之后，便接着问：

“那么您能说说当时高炮营对地作战的具体情况吗？毕竟这个高炮对地作战虽然不是没有，但相对于加榴炮来说还是很‘新鲜’的。”

“当时我还蹲在坦克上，旁边就有一门刚刚展开的59式高炮，然后我就听见炮班的无线电里传来统一的战斗口令，那段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1号目标群进入射击边界，表尺981，高低+3，方向左0-06，全连实弹装填，3发齐射，预备——放！’

然后耳边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每门59式高炮都连射了3发炮弹，接着55式是连射8发，58式是直接进行扇面扫射，我拿着望远镜往前看，就看见那些骑着怪物的怪人，被一大片亮点给迎面‘撞’了个正着，接着便是血肉横飞。

（未完待续）

770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5 14:10

其实高炮打地面目标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射速高，那打飞机用的东西射速能不高吗？这一下子打的那叫一个痛快，我目测这这第一轮射击结束之后，对面的那群家伙就被打掉了起码三分之一还要多，然后后面又进行了两轮射击，这就把对方差不多全给打‘秃’了（注：就是全打没了的意思），如果当时没有高炮这顿打，那我们弄不好还得再来一次近战，毕竟加榴炮群调整的太慢了，差不多全是靠坦克以及迫击炮顶着的，但迫击炮射程又太近，等能开始精确而密集的射击时，那对方就已经冲的很近了，离得太近了又怕误伤自己人，不敢打，步兵则不顶用，那就只能靠坦克了，所以说高炮营的参战，是扭转战局中我们十分被动的关键，或者说，高炮营的参战，让我们‘缓过来’了。

而在瓦解掉这次进攻之后基地司令员也‘长心眼儿’了，一方面是派出侦察兵，骑着‘长江 750’跨斗摩托都前出侦查，要求务必搞清楚对方的兵力部署，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加榴炮群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校准，在前沿建立炮兵观察哨，以备不时之需，之后我听说侦察兵去了两个多小时才回来，他们并没有在近距离内发现对方还存在有大规模有生力量的迹象，除了尸体以外还是尸体，然后一直跑到 80 多公里外，居然发现了一个它们的临时聚集地，经过观察，确认那里是

那些怪物建立的一个落脚点，那种长的像鹿一样的怪兽，还有身上长着各种颜色盔甲的怪人，一大帮一大帮的，它们休息的地方也很有意思，不是帐篷，也更不是建筑物，而是‘地窨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然后躺在里面，我当时还心想，这么弄，不怕被一阵风过来再叫沙子给埋了？想想它们连威力小点的子弹都不怎么怕，估计也肯定不怕风沙吧。”薛勇说。

“这些细节您是怎么知道的呢？比如侦察兵在80公里外发现对方有聚居点，还有它们睡在地窨子里。”我说，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感觉挺奇怪，他即便了解各种丰富 军事知识，这可以用读书学习来解释，但当时他作为一名在一线战斗的基层军官，怎么会了解这么多通盘角度的信息，这个就不是学习一般公开资料能解释的了得了。

“这些我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批人作为首次与那些怪人和怪兽之类的有大规模交战经验的参战人员，被部队里安排集体保送到了军校，边读边打，一边学习一边在罗布泊这边轮训，带着新兵收拾这帮人，这一下子就是好几年呐，而这些资料就是我在军校进修期间看到的，那会儿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担负起这场战争的指挥岗位，所以在发放学习资料的时候，基本上是毫无保留，所以我才能了解的这么清楚。”薛勇说。

“好几年？您的意思是说在这之后还一直打了很久？”

我说。

“是啊，从 1962 年首次交战以来，一直打到 1967 年才结束，前后打了将近 5 年，这 5 年里，我有接近一半的时间都在罗布泊参战。

按照当时军校以及后来正式资料上的说法，这已经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上升到战争的层面了，名字就叫‘盐泽战争’，那些怪人和怪兽一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也都有了官方称呼，前者被叫做‘沙民’，后者则叫做‘沙麋’，如果说深了，那还有更具体的叫法，比如最早碰见的那种不穿盔甲，赤裸着身体的，叫做‘裸沙’，意思是赤裸没有防护，后来碰上身上‘长’着盔甲的那种，则称作‘甲沙’，意思是有盔甲保护的，另外就是根据盔甲的颜色不同，又分别称为‘红甲沙、紫甲沙、以及黑甲沙’，其中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我们发现不同颜色盔甲的‘沙民’不仅战斗力有高低之分，而且级别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说‘红甲沙’可以指挥‘裸沙’，‘紫甲沙’又能指挥‘红甲沙’，而‘黑甲沙’则能指挥除了同级以外的所有‘沙民’以及‘沙麋’等相关力量，不过每次出现的数量都很少，要么没有，要么就一个，最多 2-3 个，‘黑甲沙’在它们当中的地位，就好像是古代的将领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军团指挥一样，属于‘高级指战员’，不过从运用时所体现出来的组织结构来看，它们更倾向于古代偏近代的军事体制，还没有我们这种现代军事体制这么先进，虽然

我不知道它们到底有没有成文的编制规定。

毕竟它们再凶悍也只是凭着身体，而不是技术，武器装备的层次属于标准的冷兵器是地。

而‘沙民’和‘沙麋’组成的骑兵，便叫‘沙骑’，人类的正常骑兵都论匹算，而‘沙骑’则论‘头’算，最多的一次，它们在同一地点一口气投入过今万头‘沙骑’。

这都是不对外公开的内参，要不是你这个牌牌，我才不会给你说这些呢。”薛勇说。

他所说的那个“牌牌”，指的是我在采访之处就给他出示过的，写有“内参记者”字样的记者证，而他提到的这场“盐泽战争”，也让我大开眼界，自问关于这方面了解的信息不少，但这么大的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至于这场战争为什么如此命名，我没问，但我估计应该是“因地取名”，因为“盐泽”这个词，就是古代罗布泊众多名字中的一个。

注：这里稍微说一点题外话，关于罗布泊在古代的别称，除了上述“盐泽”以外，其它名称中还有诸如《山海经》称其为“幼泽”，以及泑泽、蒲昌海、牢兰海、辅日海、临海、洛普池、罗布池等等等等，在这么多名字中选中“盐泽”，应该一来是这两个字能比较突出的形容出古代罗布泊的地表地理特征，二来是比较上口，至于为什么“盐泽”二字能能突出的形容古代罗布泊的地表地理特征，这个在后文中会有详细说明，这里暂且不提。

（未完待续）

77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6 02:27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 59 式 100 毫米高炮与 55 式 37 毫米高炮的图，至于一起参展的 56 式 14.5 毫米高射机枪，由于之前更过了，就不再重贴了，不过与当时更 56 式 14.5 毫米高射机枪时一样，图 1、2 中的 59 式 100 毫米高炮与图 3 中的 55 式 37 毫米高炮都是退役后露天展览的状态，风吹雨打之下较为斑驳，而且细小的零部件基本都拆走了，所以看起来有些单薄，实际上全套配件配置到位，并包养到可以作战的状态时，其外形要比相关图中的还要威武的多。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3416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3417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3417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34173.png{EIMAGE}

772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6 02:2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73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6 13:17

“了解了，那么这个聚居地当时基地里怎么应对的呢？或者说是怎么处理的？”我问。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防空导弹营参战的问题了，当时的目标距离非常尴尬，你说用炮兵打吧，距离太远，那会儿的野战火炮的有效射程也就 20 多公里，80 公里外实在是打不到，如果拉过去打，太麻烦不说又怕遭到伏击，派出坦克营去打，也不行，坦克营的坦克数量本来就不多，还得用于基地的机动防御，要是离开了那万一基地这边出了事，仅凭步兵是不好守的，高炮营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任务就是派步兵去也不可能派他们去。

而要是这些方法都不行，去申请空军支援，让轰炸机去炸的话，80 来公里又太近了，这点距离还不够飞机起飞之后那‘一脚油门儿’的呢，因为最近的空军机场离着基地就不远，距离那个聚居点还可能更近，连 80 公里都没有，所以也不行。

那么最后的选项就是放到防空导弹营身上了，用导弹去打这个距离上的目标，不远不近，正好合适。”薛勇说。

“您的意思是说不仅是用高炮，还用防空导弹也去打地

面目标？”我说，关于这个问题，倒也与高射炮平射一样，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在两伊战争期间，我国就出售给双方大量的 B610 型战术弹道导弹，对外外贸代号为“M-7”，该导弹就是在红旗-2 型防空导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价格低廉，操作简便，打击效果还非常之好，深受交战双方的客户喜爱，属于我国早期军贸市场上物美价廉的武器装备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不过那可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事儿了，距离事发的 1962 年还有 20 多年呢，难道那时候我国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了？我发问时也怀着这个疑问，看看他能给我一个怎样的回答。

“那时候防空导弹营用的导弹是‘红旗-1’，这个导弹跟我前面提过的高炮、坦克差不多，在那时候都是试装备，可以说当时的核试验场周边，装备的都是我军最好的武器，就是为了能更好的保证核试验的顺利进行，而这个导弹呢，上面也对它很信任，因为在 1959 年的时候，它曾经成功击落过台湾省蒋匪那边的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不过导弹吗，属于比较精密的武器系统，所以肯定就有出问题的概率，比如说在试验时没打到靶机而脱靶了之类的，但是在有一次的脱靶之后，科研人员就发现这导弹没打到飞机却在燃料耗尽落地的时候无意中打中了一栋地面上的废弃房屋，那房子三层砖瓦结构，结实得很，结果被这枚脱靶的防空导弹一下子就给打了个稀巴烂，从这以后，科研人员受到了启发，认为

如果在红旗-1 的基础上，利用起速度快，射程远，载荷大的特点，换上一套专门用于打击地面目标的战斗部与制导系统，是不是就能研制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战术地地导弹呢？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还不到 1959 年，而到了 1962 年的时候，这个事就已经上马并有了相当的进度了，也是为了用于打击苏修可能进犯我国时大规模机械化兵团的后方后勤枢纽，以及有生力量集结地，所以这种当时也没有正式装备部队的地地导弹就也试装到基地的防空导弹营里去了，那时候是一个发射架配备三枚导弹，两枚防空，一枚对地，外表上看两者几乎看不出任何区别来，但是里面的战斗部与制导体不一样，前者的是破片战斗部+雷达信号接收器，后者则是高爆战斗部+惯性陀螺仪，反正前者就是以大覆盖范围对付天上的，后者是以强毁伤威力对付地面的。

然后基地方面为了动用这个导弹，还专门开了场研究会，最后权衡利弊，会议通过，决定使用红旗-1 改装而来的地地导弹，我后来看资料上说一共是打了 20 多枚，全部命中预定目标区，其实这个数量并不是太多，关键是它们那个聚居区就在一块平地上，连点遮挡都没有，又特别的集中，再加上应该是绝大多数沙民、沙麋之类的都已经跑过来参与对我们基地的进攻了，留下的数量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打击效果出奇的好，基本做到了一个波次的齐射就实现了完全的摧毁与歼灭。”薛勇说。

“懂了懂了，那么短期内这场战斗应该算是告一段落了吧？”我说，对于资深军迷来说，我感觉这次采访受益良多，获得了很多在我经常翻阅的资料中都查不到的信息。

“嗯，当时对外的战斗是基本结束了。”薛勇说。

“对外的战斗？那您的意思是还有对内的战斗吗？”我说。

（未完待续）

77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6 13:25

“是啊，而且里面‘闹腾’的不比外面差，之前袭击押运队，被我们以及后来援军给打死的那些尸体又‘活’了，还到处‘放毒’。”薛勇说。

“活了？还‘放毒’？放什么毒？这怎么可能呢？您确定是那些尸体？”我对这话表示质疑，认为这老爷子是不是兴头上来了，故弄玄虚给我讲故事呢，可他后来这么一解释，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三）沙暴、古城、氢弹-核打击

“我这么一把年纪了，骗你干什么，的确是那些尸体又‘活’了，只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死之前是什么样，复活之后还是什么样的，而是那些尸体‘合体’了。”薛勇说。

他这话说的我感觉比复活本身还要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没有直接回话，而是做出了一个“大眼瞪小眼”的表情，

薛勇看出了我的不信，便有点着急，同时接着说道：

“这么给你说吧，你还记得我刚才给你讲，说被打烂的，被军医解剖检查的尸体里，除了内脏以外，还有很多类似树根一样的东西吗？”

“记得，这跟复活和‘合体’有什么关系吗？”我说。

“当然有了，而且还是直接关系。”薛勇说。

“好吧，那能具体说说吗？”我说。

“具体说来就是我们外围的防御战打完之后，部分坦克、炮兵以及少量步兵留下继续警戒以防万一，其余人全部回撤，我当时就跟着撤回到基地里面去了，结果刚一进去就听见乱乱糟糟的一片，有枪声也有喊声，反正虽然不知道是怎么了，但肯定是有事，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难道还有那些玩意混进来了？后来一想也不对，它们长的特征那么明显，除非硬杀进来，要不然不可能悄无声息的进来，可要是杀进来的话，怎么之前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就一边想一边往乱哄哄的方向那边走，等走的挺近了，听见有人喊‘它朝炊事连那边去了！快点开枪，打死它！打死它!’接着就又有人吹紧急集合哨，相比战斗警报，这个级别没这么高，但却也是最简单、最直接的集合命令，反应速度要比拉战斗警报快的多，所以一听这声音，我提着枪就往吹哨的那人跟前一站，本来已经解散的队伍‘呼啦’一下就又集中起来几十号，那人我记得是个连指导员，他看我们

这些人占了四排之后也没说别的，就对我们喊了一声‘同志们，跟我来!’我也不知道啥情况，但肯定有事就对了，所以就拔腿跟着去啊，心想外面那么大的场面都顶住了，不信里面还能闹出来什么大风浪，接着就是一路跟着他跑，一直跑到炊事连附近，在猪圈前面才停下，那个指导员说‘来了！来了！准备战斗!’我拉开枪栓，扭头往他看的方向一望，这才看见折腾出这么大动静的到底是个什么，那玩意，简直是太恶心了。”薛勇说。

“恶心？是有新的怪物出现了还是什么情况？”我说。

“你能体会几十具尸体‘长’到一起，‘堆’成一个‘小山包’的样子在地上蠕动爬行，并且见人就吃的场景是个什么样子吗？”薛勇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如此反问。

“几十具尸体‘长’在一块？那不就是个小型的尸堆吗？尸体和尸体为什么能‘长’在一起呢？又为什么会吃人？等等，您刚才提到了在之前袭击押运队的那些被击毙的怪人尸体里有很多类似植物根茎的东西跟‘复活’和‘合体’有直接关系，难道说的就是这事？它们的尸体在那些类似根茎的物体的作用下，结合到了一起，这是‘合体’的意思，然后这个东西具备行动能力，袭击活物，尤其是活人，这是‘复活’的意思，我说的对吗？”我乍一听他这个形容，便是感觉一惊，心说这是什么节奏，简直比得上一些好莱坞R级电影里的设定了，片刻后仔细一想，再结合他之前的话，

突然有所悟，便如此回答。

（未完待续）

77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6 13:40

“说的一点都没错，起码从外表来看，它就是一个由之前那些袭击押运队被击毙的‘沙民’尸体组成的，这些尸体的眼耳口鼻以及身上的破口，比如枪伤、解剖时的刀伤等等吧，在这些地方的里面，伸出来很多很多类似植物根茎的触须，每具尸体都有，然后触须互相把尸体缠绕在一块，这些尸体靠在一起的边界就好像被打火机烧化了的塑料在趁着没干掉之前用力接在一起，等干了之后就粘为一体的样子，你见过‘摩擦焊接’吗？也有点像那个，不过仔细回想一下，应该还是说类似两块塑料融化后互相粘合来的更贴切一点。

由于每具尸体的角度和姿势完全是无序的，所以这个东西身上可以用‘横七竖八’来形容，各种手脚、脑袋以及半截身子之类的身体部分就这么‘戳’在外面。

还有一点得强调一下，那东西袭击活物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吃，而是一种类似‘吞噬’的行为，一路上凡是被它吃掉的活物，都变了它身体的一部分，有一些散养的鸡鸭，甚至是军犬，特别是其中还有好几个腿脚慢，没来得及跑开的人，而吞噬的方式就跟最初那些尸体互相融合的方式差不多，我到地方的时候就曾亲眼看见一个年龄不大的小战士被它‘抓

住’，然后‘一把’拽到身边，紧接着那人的皮肤只要跟它稍稍一接触，就像被什么东西黏住了一样，两者便贴在一起了，那个小战士开始还挣扎还叫喊，但没用，等他的身体‘融’进那‘一大坨’里，两边完全贴在一起之后，他就没声了，我知道人应该是死了。”薛勇说。

“您刚才说这个东西的移动方式是爬行和蠕动，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应该速度不是很快，那么又是怎么‘抓’住人以及灵活的鸡鸭乃至是速度更快的军犬的呢？”我说。

“它本身的动作是不快，但是上面的那些触手动作可不慢，攻击半径起码能在 20 米以上，而且力道还特别特别的大，有多大呢？直来直去弹射出去的时候能在这个距离上把人体击穿，就是弹出去一根触手，触手打中人体后能直接在上面穿一个窟窿出来，前面进去，后面冒出来，接着再往前伸出去一大截，伸出去的那一大截再围着中招儿的伤口四周一绕，而它弹出去的力量都这么大，更何况是往后收的时候？其中互相较力的时候，我们足足 6 个人，抓住一个被缠住的小战士，那根触手往回收，我们就往回拽，就跟‘拔河’一样，结果硬是没‘拔’过那玩意，人最终还是叫它给拽跑了，另外就是它往回收的速度和弹出来的速度几乎差不多，无非就是多了个人或者是其它活物的重量之后稍微慢了点，但 20 多米的距离一般只要缠住了，等我们反应过来也就晚了，那个还‘拔河’的是因为人在被往回拉的过程中叫一辆

双轮小推车给挡了一下，把车撞翻后略有停顿，我们这才有的反应时间，不过也只是拖延了一下而已，直到因为拽他把他身上的军装都扯破了，还是最终脱了手，没能改变他被那东西‘吞噬’掉的命运。

所以，凡是距离近被盯上的，基本没有一个能跑的了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炊事连的王班长，他做的饭最好吃，所以后来我们就都叫他王大厨，他可能是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正从厨房里出来，就当场撞见这东西了，双方的距离很近，对面当即就弹出去一根触手想去拽王大厨过来，结果王大厨手里正好有一把菜刀，情急之下他反应简直是神速，挥起菜刀凌空就把那触手的头儿给削掉了一大截，触手好像知道痛，被削断头部之后往回缩了一下，我们站在远处就一边打一边喊，让他快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接着便转身就跑，后面还有触手想去抓他，我们就接着喊，让他小心背后，眼看着又有触手要抓到他了，他就跑着跑着，突然一转身，把手里的菜刀给扔出去了，菜刀打着旋直接以刀头有刃一块的三角部分扎在了那东西身上，而且扎中的还是一条人胳膊，就是被它半路抓走后融为一体，但身子还在外面露着一大截的一个人的胳膊。

这条胳膊当时就被斩断了，掉在了地上，但是掉地上后还没完，我看着那胳膊的断口后四周开始往外冒出一些很细但很多的触须来，这些触须就想那些触手的缩小版，只是它

们没有再和那个脱落的主体上融合，而是将插入地下，最后竟然就这么像一棵植物一样长在地上了。

扔菜刀斩断那条手臂让触手又缩了一下，这下就再次给王大厨争取了一点逃跑的时间，他这才成功的跑开了，他也是我知道的被这东西突然袭击的人里，唯一一个逃脱的。”薛勇说。

（未完待续）

77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7 02:06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正文中提到的导弹，既红旗-1 型中远程防空导弹（以下简称红旗-1 型），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防空导弹击落飞行器的国家，同时也可以说的上是世界上大型防空武器系统实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红旗-1/2 系列导弹在早期的国土防空作战中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图 1、2 为红旗-1 型，它的外形与之后的红旗-2 型中远程防空导弹（以下简称红旗-2 型）几乎一模一样，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后者是在“红旗-1”的基础上扩大杀伤空域，提高抗干扰能力，改善战斗使用性能，提升推进剂能量密度，延长动力有效射程与滑翔最大射程的型号。

图 3、4 则为使用红旗-2 型系列改进而来的 M-7 型战术弹道导弹（以下简称 M-7 型）。

其中图3为伊朗装备的从我国进口的该弹，从外形上说也是与红旗-2型基本一致，区别都在内部，比如战斗部不同，制导体制不同，从适应防空变为了适应对地打击。

图4为使用轻型军用卡车作为底盘的机动部署-发射型，这种机动型尤其适合作为“导弹游击战”的为期使用，而在设计之初，我国也便有这方面的考虑。

另外，该弹的内部代号为B610，其实战战绩与自己的前身一样，也同样十分可观，两伊战争太远，就说点近的战例，比如在2015年12月14日，胡塞武装使用我国出口到伊朗，伊朗又援助到齐手中的M-7型，精确的命中了沙特等国的联军基地，直接造成了147人当场阵亡，其中包括在也门的沙特最高军事指挥官阿卜杜拉·阿勒-苏哈尼(Abdullah al-Sahyan)准将，以及阿联酋军队在也门的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勒-卡塔比(Sultan al-Kitbi)上校，这可以说是一次接近完美的“精确打击条件下的斩首行动”，而通过这个战例也可以体现出M-7型虽然是我国外贸的最低端型战术弹道导弹，但打击精度上不仅没有丝毫的缩水，反而非常的强悍。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6512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6514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346514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65147.png{EIMAGE}

777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7 02:06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7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7 02:07

对了，忘了说图片来源了，补上：图 1、2 来自某搜索引擎百科，虽然左下角的水印上已经写的很明白了，但还是特此说明一下。

77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7 17:59

楼主来更贴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78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7 18:13

“您刚才说王大厨在逃跑时，你们一边提醒一边打它，是用什么打的？是枪械吗？还是其它武器？”我说。

“是枪械，我不是说了吗，我刚从基地外围撤回来就碰上那个指导员再吹紧急集合哨，然后我就跟着一帮人过来了，那时候手里就提着枪呢，所以打它自然也是直接用枪干，但

是效果并不好，不过话也说回来，如果它怕枪的话，不早就被打死了？这么多人都有枪，却拿它没什么办法。”薛勇说。

“嗯——能说说枪怎么效果不好了吗？比射击‘沙民’时效果还不好？”我说。

“那是不好太多了，打‘沙民’的时候，虽然那些家伙也很难打，但只要不是穿盔甲的，用枪猛扫，但凡命中率说得过去，还是可以打死的，只是费点事，费点子弹而已，但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无视子弹的攻击，子弹打在上面，刚开始还能看见有个枪眼儿，等你再一转眼去看，那眼儿没了不说，刚打进去的弹头也被‘原路挤出来’了，我们一路打了它不知道多少子弹，但基本都是这种情况，它走了一路，身后几乎就是一路被‘挤出来’的弹头。

另外，这还是最开始时的情况，我给你说它攻击王大厨的时候，是它已经袭击了猪圈之后的事情了，那猪圈里几十头猪几乎全被它用触手拽过去给‘融’到了自己身上，当时那个场景你是没见，这玩意里圈满身都是鸡鸭鹅狗外加人，外圈则满身的猪屁股和猪脑袋，浑身上下都挤满了，就凭这一堆猪尸，就能很大程度上阻挡子弹的攻击，打了半天把猪尸给打成了蜂窝，但根本伤不到它在后面的本体，不过即便是伤到了本体，也是上面那种样子，弹头被挤出来，跟没打一样。

再后来，这些猪尸和之前的其它尸体一样，也彻底成为

了它身体的一部分，子弹再打，就跟打在本体上一样了，转眼间的功夫，连痕迹都留不下，我猜那个时候，露在外面的那些尸体部分，只是外形上还保留有一定的生前样子而已，但实际上内在早已被它用某种方式给完全‘同化’了，估计如果时间长了，它可能会逐渐的将这些尸体彻底‘消化’掉，到时候连外形就也不剩了，要那样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很难说。”薛勇说。

“这样说的话，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基地外面那些怪人组成的千军万马的攻势还要棘手了，那最后你们是怎么消灭它的？或者说是找到了它的什么弱点？”我说。

“棘手的地方多着呢，不止这一点，那东西除了有一堆看了让人头皮发麻的触手以外，还有一个更可恶的手段，就是我一开始给你说过的放毒，这事具体说起来，得从它吃光了炊事连猪圈里的猪之后说起，它原本伸出触手的那些尸体七巧啊，伤口啊什么的，就开始往外喷绿色的雾气，墨绿色的，很浓稠，一股喷出来能弥漫的好几百平方米到处都是，能浓到连能见度都得下降不少，当然了，它这可不是烟雾弹，而是带有大量致病微生物的赌气，只要吸进去一口，结果就跟在操场上发疯的那俩人，就是那个军医和被咬的战士一样一样的，只是速度要快的多，浑身迅速长出一层类似青苔一样的短毛来，然后就四处攻击其它人，好在这种中毒的人比较好打，用枪朝着要害招呼，都能快速的将其击毙，不跟那

个东西似的，完全是一坨‘扎不烂’（注：这是一句北方方言，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软硬不吃”，而放在这个语境里则是让人一时间没有办法的意思）。

然后我们一看这都动用‘生物武器’了，那没办法，基地里直接启动了‘三防预案’（注：20 世纪 60-80 年代，我国有‘三打三防’之说，其中‘三打’为‘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三防’则是‘防核、生、化’三种非常规武器，之后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的交接时，又根据新的军事斗争形势，有了‘新三打三防’，其中‘新三打’为‘打隐形飞机、打武装直升机、打巡航导弹’，‘新三防’为‘防精确打击、防电子干扰、防侦察监视’），这个预案启动了之后，马上就是全员配发防化服，佩戴防毒面具，我在混乱之中领了一套，然后稀里糊涂的就穿上了，当时我们使用的是 59 式防毒面具，也就是俗称的‘猪鼻子’，这种面具采用活性炭过滤嘴，以过滤、中和致病微生物和化学战剂为主要防护模式，有了这个的确是好多了，它对这种绿色的雾气效果不错，全员佩戴上它，这才算是遏制住了那种致病微生物的迅速蔓延，但是光遏制住传染那也是白搭的啊，还得继续想办法怎么把这个放毒的罪魁祸首给消灭掉才行。

（未完待续）

780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7 18:22

而最后办法是在无意中发现的，还记得我说的那个王大厨吗？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在跑之前正在厨房里做腌鱼，因为罗布泊这个地方的天气，干燥至极，风又大，日照还特别充足，最适合做腌制食品，因为利于储藏，给战士们带着出去执行任务，既能保证营养，又能保证长途行军中不会因为高温而坏掉，但既然要制作腌鱼就肯定得有咸盐啊，他可能是为了方便往鱼身上涂抹吧，就弄了个挎兜子挂在身前，里面装了不少盐，在跑的时候就一起带在身上了，这人在‘三防预案’开始之后也去领防化服跟防毒面具，他就在我身边，但是他身材比较胖，平时又疏于训练，所以穿的速度就特别慢，我都穿好了，他才刚蹬上一条裤腿，结果那东西就挪过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倒霉，这东西比他两次碰了个正着，那我也没有办法，就叫他赶紧跑，他一害怕，手一松，整个连体的防化服又掉下去了，然后再迈腿你说能不绊倒吗？当场就摔了个仰面朝天，到了那时候，那东西距离它就不到 20 米了，已经进入到了它那种触手的攻击范围，接着这就要伸出触手去抓他，我就在一旁开枪掩护他站起来，打了足足两个弹匣，好歹是吸引了一些对面的注意力，没让他遭了毒手，可他这个笨啊，在地上滚了半天也没站起来，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双方的距离就已经不到 10 米了，我一看是不行了，王大厨今天要去见马克思，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就把枪一甩，背到背后腾出手来想去拉他，心想着要死就一块死吧，

到时候一块去找马列汇报思想情况去，那王大厨可能也是真急了，在求生欲的作用下，他躺在地上伸手在胸前的兜子里抓了一把盐巴朝着那东西就扔了过去，我本以为子弹都打不死的东西，扔把盐有什么用？无非是人在大难临头之前的垂死挣扎罢了，但是结果却让我们所有人都傻眼了——那块盐巴落在怪物身上之后，当即发出一阵凉水烧开了的那种‘咕嘟咕嘟’的声音，然后被盐巴打中的那一大片区域就开始迅速向下凹陷，在凹陷的同时还会升腾起大量类似水蒸气的东西，反正具体效果就跟用烟头去烫塑料泡沫有点像，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直接把那东西的身上给‘烧’出一个前后通透的大窟窿来，少说也得有一个小馒头那么大，阳光从后面一照，都能很清楚的透过来，而那东西遭到如此一击之后，就是一阵胡乱的疯狂甩动触手，还在身体不知道的那个位置发出一阵类似嚎叫的声音，反正看它当时的样子，肯定是很痛苦。

这下给我们的启示就非常大了，不过因为还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盐巴起的作用，我就也伸手从他的大兜子里抓了一把扔它，效果完全一样，那东西也在这两把盐巴的打击下，被击退出去几十米，再看到我手里拿着盐的时候，它就显得特别害怕，甚至还有逃跑的迹象，从哪儿我才意识到，这玩意儿别看外形恶心，但其实还是挺聪明的，可再想跑我能愿意吗？我就把王大厨的挎兜子从他身上拿下来挂在自己的脖

子上，然后一手捏着一把盐巴从后面追它，一边追一边扔，扔一把再抓一把，一直追到把王大厨那一兜子盐巴全扔没了才罢休，那东西身上也被‘烧’的全是窟窿，阳光一照，花红柳绿的，跟个‘万花筒’似的。

（未完待续）

78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7 18:44

虽然它为什么怕盐，这个事情在当时还没弄清楚，但是起码知道能有效克制它的东西是什么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这一下炊事连的厨房和储存调味品的仓库成了‘香饽饽’，几乎所有参战人员都集中到那里去了，不过毕竟盐巴不是大米，没那么多给所有人都拿上，况且那时候盐这东西还是挺珍贵的，不是‘硬菜’（注：这是一个北方方言中的词汇，主要用来形容高规格的大菜、荤菜，比如相比于炒豆芽，炖鸡就是‘硬菜’）都不舍得多放，所以所有人为了能最大限度的广泛并高效的使用手头的盐，就用脸盆接上水，然后把盐倒在里面搅拌均匀了，直接用这种盐水去泼那东西，效果虽然没有一整块盐巴来的好，主要是浓度不够而导致的‘穿透力’不如，没法给它一次‘烧’出一个洞来，但也有个好处，就是水泼出去覆盖面积大，一打一大片，一盆水泼上去一次能把那东西的表面‘烧’下去两三指那么深吧，不过也得看盐水的浓度，反正越浓的效果就约好，接

下来就是反复用盐水这么去泼，每泼一次它就被‘烧’掉一层，到最后，它就被这样给活活的‘烧’死了。”薛勇说。

“那那些被它吞噬的人、猪、鸡鸭、军犬呢？也跟着它一起变成那种类似白色蒸汽的物质消失了吗？”我说。

“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留下了很多‘死物’。”薛勇说。

“什么叫‘死物’？”我问。

“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呗，我发现凡是活的，接触到盐巴或者是盐水之后就全跟蒸发了似的，如果这些鸡、鸭、鹅、狗以及人跟后来的猪，都还是保持在生前的物质状态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有快速自动将子弹排出体外的能力嫩？又怎么可能被盐分给‘蒸发’掉呢？所以我刚才才说这些被它‘吞噬’掉的生命，应该被它使用某种方式给‘同化’了，只是外表还没变，但实际上性质早已跟之前不是一会儿事儿了。

话说回来，这些生命残存的身体部分外形虽然被‘蒸发’掉了，但是在这之前那些被吞噬掉的人身上的衣服，腰带，手表，以及军犬脖子上的项圈之类的东西，全都留了下来，随着那些尸体的消失，这些乱七八糟的物品散落了一地，这些算是那些牺牲同志的遗物吧，后来被我们消了毒之后，根据身份信息，在基地后面找了平地，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个衣冠冢。”薛勇说。

“这样的话，这个怪物也就算是被彻底消灭了吧？”我说。

“嗯，打到这里算是暂时消停一会儿了，后来我们就开始在整个基地范围内洗消作业，用洗消液把角角落落都喷了一个遍，重点区域就泼盐水，因为知道那玩意怕盐，尤其是那条在地面上生根的断臂，就是用盐水给它浇死的，对了，你还记得操场上那俩人吐出来的绿水吗？等我们再回去消毒的时候才发现，在那片绿水上，居然也长出来一片好像植物的东西,只是没有那条断臂这么大,而是冒出来了一片‘草地’，墨绿色的草，人离塔近了，它还会动，会往有人的方向倾斜，有军医做了个试验，把一只死鸡给扔到那片‘草’上去了，结果那些‘草’就跟好多手一样，迅速将鸡的尸体包裹住，然后眼看着鸡尸迅速消解，最后连骨头带肉外加鸡毛，全变成了一摊稀烂的糊状物，糊状物又被‘草’吸收掉，这篇‘草’就长高了一大截，那个扔鸡尸的军医还想那个镊子去拔一根下来当样品回去研究研究，结果被我们给拦住了，在场就是任谁，只要是参加过外面战斗的那就都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要研究,那等着组织上专门派人来再说吧，当时是不能留着它，所以就还是上去一同劈头盖脸的泼盐水。

说来也奇怪，盐分对它们还真是一物降一物，看着生命力这么顽强的东西，仅仅一盆盐水上去，当即‘送它上天’。

（未完待续）

781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7 19:19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正文中提到的59式防毒面具系统：（注-1：以下简称“该系统”）

（注-2：“系统”这个描述词在军事领域是近十来年才流行起来的，薛勇所在的年代还未远未出现，所以在在写的时候还愿他的口语称呼习惯，也算是对当年那段历史的尊重，就好比楼主虽然知道56式冲锋枪其实是自动步枪，只是我军在成立之初直到建国早年，都习惯于将非机枪的步兵自动武器统称为冲锋枪，所以才这么称呼，但楼主还是习惯称其为“56式冲锋枪”也是这个道理），

由于该系统的情况在图6中关于该面具的介绍已经比较详细，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只是介绍的开头中用“最古老”一词来形容楼主略感不合适，确切的说应该叫“第一型”大批量装备部队的制式毒气面具系统。

图1为该系统中的毒气面具与过滤罐结合。

图2为该系统的全套套装。

图3为该系统中毒气面具。

图4为该系统中的过滤罐。

图5位该系统的便携袋。

图6位该系统的简介。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9663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349664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9664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9665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9665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496660.png{EIMAGE}

7813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7 19:1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8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8 17:42

楼主来更文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78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8 18:14

只是这头忙活完了，刚要松口气，外面的报告又来了，这倒不是说又有来进攻的‘沙民’之类的事，而是堆在基地外面那些一时半会儿没法处理的‘沙民’和‘沙麋’的尸体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反应，据观察，它们的尸体里伸出大量

触手互相缠绕，看样子用不了多久也会像基地里面的这个一样，由一堆尸体组成一个见什么就吃什么的‘一大坨’，这可了不得啊，你想想， 几十具尸体弄到一块就这么棘手，外面可是堆着上万具尸体呢，而且其中不仅有怪人的，还有很多‘沙麋’，这要是堆成一个堆，那得多少盐水才能弄死它？这基地领导也是急了，先是命令把全基地里所有的盐巴，不管是食用的精盐，还是腌鱼腌肉的粗盐，都集中到一起，看看有多少，等集中完了一看，也就是装满一辆解放卡车的样子，还装不满，就一会儿要面对的形势来看，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想想也是，那时候盐巴金贵，本来就不多，更何况谁没事储存这么多盐去？即便是到了现代，除非有特殊情况，要不然也不可能在仓库里大规模存如此之多的盐去，除非是制盐厂，后来有人还提议说实在没辙就拿咸菜来凑，那人说咸菜咸，那上面也有盐嘛，要不然怎么能咸？而这么不靠谱的提议当然是在第一时间就被否决了，也就是形势危急，要不然赶在平时，估计说这话的那人得挨一顿‘捶’（注：既“挨揍”的意思）。

最后有个参谋提议说要不然用火烧吧，这个提议就靠谱多了，应该说不仅是靠谱，而是非常好，简直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所以当即就被采纳了，其实这也不是我们想不到，在刚开始那个东西在基地里生吃活人的时候，我们就像让防化兵用火烧它，但它一直在宿舍、军医院以及炊事连附近转悠，

如果真用火烧，一旦把周围的建筑物给一起引燃了，那戈壁滩上的大风这么一吹，这个基地都得被烧成一片焦土，所以就没敢用，但现在要烧的那一堆尸体都在基地外面，而且距离最近的也有一公里多呢，四周又有完全没有可燃物的沙石地面作为天然的防火隔离带，就完全不用担心‘城门失火殃及鱼池’的事情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基地的防化兵只有轻型的58式火焰喷射器，而且就不到20具，要去烧掉上万具尸体，实在是有点困难，况且这么一说，80多公里外那个被导弹炸翻的聚居点是不是也需要用火烧一下？难道还要把防化兵运送到那里去喷火吗？那本来就很薄弱的喷火力量就更分散了。

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听说最后不得已，基地司令员还是下了决心，不管它近不近，麻烦不麻烦了，就给上级要求空中支援，让飞机带着燃烧弹来烧，那一烧一大片，准保解决问题，后来飞机就真的来了，来的是轰图-4型四发重型战略轰炸机，一口气就来了4架，带的都是燃烧弹，直接往下投下去几十吨的燃烧弹，然后火势再在戈壁大风的帮助下迅速蔓延，没过几分钟就把整个堆尸地域全给烧遍了，给那些尸体来了个‘集体火葬’，不过4架应该只是我看见的，实际上好像是有8架，还有4架去负责烧那边聚居点去了，总之吧，就是全烧没了。

你要知道图-4这个轰炸机是当时我国在1953年从苏修

那里进口的，那时候还管苏修叫‘苏联老大哥’，关系正好着呢，而且一共就进口了 12 架，早期是部署在台海与西藏方向，后来和苏修关系破裂之后，就转而部署到了新疆军分区，虽然到了 1963 年又有一部分为了应对蒋匪侦察机的纵深侦察，被加装上了歼-5 甲型全天候歼击机上那种具备夜间搜索能力的瞄准截击雷达，变身成为了可以对空拦截作战的‘轰炸截击机’，但新疆这边，始终还是图-4 的部署与作战重点。

而这基地司令员一个电话就能调动整个机群的三分之二，这基地的重要性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吧。

另外，我还印象很清楚的记得那场大火整整烧了一晚上还多，下午 4 点多飞机来的，扔下去炸弹开始烧，一直烧到了第二天吃中午饭才渐渐的熄灭，当天夜里的火光快把天映的比白天还亮堂了，等火完全熄灭后，我又跟着去一起检查的焚烧效果，倒是不错，都说水火无情，但是能在水里生存的东西有的是，可能在火里不死的玩意，我别说见过，都没听说过，所以这再厉害的家伙，只要是活的，那就没有不怕火的，十几个小时的熊熊燃烧，全给它烧成灰了，再叫那旋风吹一下子，飞扬的满天都是，这么着，这事才算是彻底的告一段落。”

（未完待续）

787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8 18:22

“那您在这之后就一直来来回回把这场‘盐泽战争’打到 1967 年，在之后，你们是不是就有了经验，多准备了跟盐以及燃烧武器有关的‘家伙’，打的应该比之前更顺手了吧？”我说。

“当然，了解了对方的弱点，再加上有了充足的准备之后那数自然就好打的多了，之前也只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已，如果真拉开架子打，押运队那里就能把它们打出屎来。

为了这事儿，中央专门调集力量在附近建立了一座生产工业级粗盐的盐场，里面的盐巴不为干别的，就是对付这些‘沙民、沙麋’用的，然后直接把盐巴压实了装填在炮弹里，炮弹爆炸之后靠着向外扩散的力量把盐巴抛洒出去，用来杀伤它们，只是盐巴毕竟不是专业的弹药，质量太轻了，炮弹中炸开之后没什么初速，在空中稳定不住，风一吹就散了，在罗布泊的大风环境下效果不太好，所以再后来，盐巴主要用来防守基地时近距离作战使用，离远了还得用常规弹药，只是在使用的时候重新制定了弹药分配，比如把爆炸类的弹药全给换成了白磷、黄磷、凝固汽油等这一类的燃烧弹药，那时候不论是什么炮，什么武器，都至少备上 1 个甚至是 3 个基数的燃烧弹，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榴弹、穿甲弹、榴霰弹、爆破弹、照明弹这些其它的主战弹药也不能少，毕竟除了应对它们以外，同时还得预防美帝苏修，尤其是苏修可能

发动的攻势。”薛勇说。

“‘盐泽战争’从1962年开始打，为什么是打到1967年才结束的？之前那几年为什么没有解决战斗？是因为经过这几年的消耗，才把‘沙民’的有生力量逐渐消灭干净的吗？”我说。

“也不是，之所以打了这么久，主要是因为之前不论怎么打，对方的数量都好像打不完一样，就是这里消灭了一波，过一阵又来一波，上级派出了很多侦查力量试图寻找它们的老巢在哪里，然后集中力量一举歼灭之，好一劳永逸，但始终未能如愿，所以就这么打来打去，打了好多年。

直到1967年01月吧，事情的专机的第一个转机是发生在一个放牧的塔塔尔族老乡身上，他自家的驼群被沙暴给吹散了，他就骑着一头小骡子出去找，结果找着找着，自己也迷路了，在那种地方，牧民一般有了这种困难，自己解决不聊了，基本上都是找解放军，军民鱼水情那不是白说的，所以他就骑着骡子一直往北走，知道一直走下去就肯定能碰上军事禁区，碰上了军事禁区就能碰上解放军，到时候把话说明白了，就能被送回家，骆驼找不找的先不说，起码不会被渴死在戈壁沙漠里。

结果等他进入军事禁区被巡逻队发现，并审查完毕送他回家的这个途中，出事了，巡逻队的6名战士一个班长，外加这个老乡，亲眼看着一片沙丘的地底下就钻出来一帮‘怪

人’，这帮‘怪人’其实就是‘沙民’，除了‘沙民’以外还有很多‘沙麋’，数量有多少呢？用当时那个老乡的原话说，叫‘都连到天边’去了，你想想有多少吧。”薛勇说。

“从沙丘的地底下钻出来的？！它们难道不需要呼吸吗？难道不会窒息吗？关键是它们是怎么进去的啊？”我一听感觉这个说法简直是让人匪夷所思，便用连连惊问的语气如此说道。

（未完待续）

787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8 18:34

“这都是我从军校里看来的资料，一开始我也纳闷儿呢，不过看到后来就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慢慢听我说：

当时的军事禁区巡逻队都携带有单兵电台还有发报机，这是因为所在的任务区域非常敏感，一旦有事好以最快的速度上报，再加上‘盐泽战争’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当地驻军没有不知道‘沙民’和‘沙麋’的，即便叫不上官方名称，但也心里门儿清，所以他们就先隐蔽起来，再通过单兵电台联系了周边其他的巡逻队，又用发报机直接把现场的情况用语言描述了一下发到了团部去，因为这次‘沙民’出现的规模太大，目击到的不仅仅是这一直巡逻队，还有另外好几支巡逻队，这就让电报跟‘雪片儿’似的返回到团部去了，那团部一看肯定不能等闲视之，者再请示旅部、师部、乃至是

军分区司令部，最后是决定主动出击，派出了足足3个团的轰-5型双发轻型轰炸机，外加还6架图-4助阵，起飞之后直奔目标，到了地方先不开打，而是在空中盘旋，一直等到那些‘沙民’基本全钻出来了，这才开始按照编队队形依次展开投弹，这个期间，目击此事的几个巡逻队就成了‘导引组’，实时回传现场情况啊，报告具体方位啊之类的，反正就跟现在的特种兵在敌后配合体系作战那感觉差不多，只是不太专业，是临时‘客串’的。

我刚才说最多的一次来了近万头‘沙骑’，就这次，只是这次它们比较倒霉，连我们的人影还没见到呢，就被轰炸机给‘团灭’了，那三个团的轰炸机就是72架，这一口扔下去就是至少好几百吨的燃烧弹，再加上它们易燃，被火点燃之后那过火面积简直就跟山火似的，后来美国侦察机侦查的时候拍下来了火势最凶的时候的照片，中情局的一开始还以为是我国在试验什么新型武器呢，有的更有意思，说是不是天然气管道破裂烧起来了，罗布泊那地方哪来的天然气管道，这话说的真是没点常识。

再之后，经过缜密侦查，就发现每次出现的‘沙民’，都是从这片地下钻出来的，但这片地下有什么，那时候的探地技术还不发达，像现在的探地雷达啊，探底卫星啊什么的都还没有，所以不好判断下面到底有什么，是怎么样的情况，只能瞎猜，这样一来就没法彻底消灭，因为有很厚的沙层覆

盖，常规武器打上去不好使，钻地武器那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咋办？只能先围起来，让它们一露头就被消灭掉，不让它们有集结成气候的机会。

一直这么着了5个来月，不到6月份的时候，军区气象局开始发布预警，说是将有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沙暴将席卷罗布泊，过境面积将覆盖绝大多数的军事禁区，要求各有关单位做好防风防沙的准备，这场沙暴从数据角度来说，持续风力超过了16级，风速最高的时候达到了200公里每小时以上，卷起来的黄沙不是遮天蔽日的问题了，简直是完全分不清哪儿是哪儿了，我当时正好轮换在那里，躲在屋里往外看，就感觉自己置身于一片混沌当中一样，同时还感觉好像营房随时都有可能被吹上天，反正是大极了，门窗都事先进行了加固，要不然玻璃全都得被吹碎了不可，其它防风措施还有将军车入库之后都得用铁链跟加粗的尼龙绳通过砸入地面的钢钎固定起来等等等等吧，就那种风力，汽车要是不固定，那车就能给吹飞喽，甚至我听说有一列军列碰上那次大沙暴了，整个火车头都被吹翻了，直接导致整条列车出轨。

就这么一场大沙暴一直刮了大概4天5夜左右的样子，才渐渐的减小风力并最终停下，之后因为处于这场沙暴所覆盖范围内而封闭的军用运输航线从新开启，军事禁区的航线是不能飞民用飞机的，况且那时候也没什么民用飞机会往罗布泊的方向飞，所以航线重新开启之后，就有不少之前因为

大沙暴而挤压下的军用运输机扎堆起飞，前往各自之前没去成的目的地执行任务，运输什么的都有，有弹药的，有蔬菜肉类等给养的，还有军服被装的，以及战士的家书及家属回信的，其中就有这么一个运送弹药的运输机，正好经过那个之前总有‘沙民’冒出来的沙丘群上空，结果机组成员这么往下一看，可不得了了，有了一个惊天大发现。”薛勇说。

“机组成员发现什么了？”我问，这话说到这里停下了，如果换了别人，我肯定得心想这人又是想说到关键时刻卖关子，但这老爷子这么说我就不这么想，因为他如此年迈的情况下能给我滔滔不绝讲这么多，还口齿伶俐，思维清晰，着实不易，即便换了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也得不免口干舌燥，所以老爷子如此，我表示理解，也更不会在心里犯什么嘀咕。

在他停下之后我主动把水端过去让老爷子润润口，意思是可以歇会再说，薛老爷子明白我的用意，但却只喝了一小口，随后便接着说：

“我年轻那会儿，在内部给首长们做这些事的任务汇报的时候，一口气能说4个小时的话不停，虽然老了老了不如如以前了，但说这点话，还不算什么。”

说完这些之后，也不等我搭话，他便继续讲道：

“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座庞大的古城！有多大？他们拍了照片，根据后来有考古专家利用比例尺粗略计算得来的

结果看，那座城池的面积不小于 4 个北京故宫，里面城墙宫殿，瓦舍兵营，马槽仓库，凡是能想到有关于古城的，全部一应俱全，俨然就是一座在当年防守森严的堡垒，而为了拍摄的更加清晰，机长有意将飞机降低高度，一直降到距地面不到 300 米的距离在古城上空来回飞，结果再拍的时候就不止是拍到古城遗迹了，而是拍到了密密麻麻一大片‘沙民’和‘沙麋’。

（未完待续）

787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8 19:00

这里贴张图，主要来回复一下 7864 楼 xinjiangcj 看官的问题，关于彭加木的简介上有明确说明，其相关说明中的确是“新疆科学院副院长”（详见下图），至于该单位与中科院新疆分院之间的关系，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单位，只是名称在发展中有过变更，另外，谢谢提醒，谢谢支持。

（注：本张截图中的文字内容来自于某搜索引擎百科，特此说明）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48292.png{EIMAGE}

78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01:46

7877 楼的内容又被天涯系统给抽走了，在这里再补发一

遍：

“那您在这之后就一直来来回回把这场‘盐泽战争’打到 1967 年，在之后，你们是不是就有了经验，多准备了跟盐以及燃烧武器有关的‘家伙’，打的应该比之前更顺手了吧？”我说。

“当然，了解了对方的弱点，再加上有了充足的准备之后那数自然就好打的多了，之前也只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已，如果真拉开架子打，押运队那里就能把它们打出屎来。

为了这事儿，中央专门调集力量在附近建立了一座生产工业级粗盐的盐场，里面的盐巴不为干别的，就是对付这些‘沙民、沙麋’用的，然后直接把盐巴压实了装填在炮弹里，炮弹爆炸之后靠着向外扩散的力量把盐巴抛洒出去，用来杀伤它们，只是盐巴毕竟不是专业的弹药，质量太轻了，炮弹中炸开之后没什么初速，在空中稳定不住，风一吹就散了，在罗布泊的大风环境下效果不太好，所以再后来，盐巴主要用来防守基地时近距离作战使用，离远了还得用常规弹药，只是在使用的时候重新制定了弹药分配，比如把爆炸类的弹药全给换成了白磷、黄磷、凝固汽油等这一类的燃烧弹药，那时候不论是什么炮，什么武器，都至少备上 1 个甚至是 3 个基数的燃烧弹，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榴弹、穿甲弹、榴霰弹、爆破弹、照明弹这些其它的主战弹药也不能少，毕竟除了应对它们以外，同时还得预防美帝苏修，尤其是苏修可能

发动的攻势。”薛勇说。

“‘盐泽战争’从1962年开始打，为什么是打到1967年才结束的？之前那几年为什么没有解决战斗？是因为经过这几年的消耗，才把‘沙民’的有生力量逐渐消灭干净的吗？”我说。

“也不是，之所以打了这么久，主要是因为之前不论怎么打，对方的数量都好像打不完一样，就是这里消灭了一波，过一阵又来一波，上级派出了很多侦查力量试图寻找它们的老巢在哪里，然后集中力量一举歼灭之，好一劳永逸，但始终未能如愿，所以就这么打来打去，打了好多年。

直到1967年01月吧，事情的专机的第一个转机是发生在一个放牧的塔塔尔族老乡身上，他自家的驼群被沙暴给吹散了，他就骑着一头小骡子出去找，结果找着找着，自己也迷路了，在那种地方，牧民一般有了这种困难，自己解决不聊了，基本上都是找解放军，军民鱼水情那不是白说的，所以他就骑着骡子一直往北走，知道一直走下去就肯定能碰上军事禁区，碰上了军事禁区就能碰上解放军，到时候把话说明白了，就能被送回家，骆驼找不找的先不说，起码不会被渴死在戈壁沙漠里。

结果等他进入军事禁区被巡逻队发现，并审查完毕送他回家的这个途中，出事了，巡逻队的6名战士一个班长，外加这个老乡，亲眼看着一片沙丘的地底下就钻出来一帮‘怪

人’，这帮‘怪人’其实就是‘沙民’，除了‘沙民’以外还有很多‘沙麋’，数量有多少呢？用当时那个老乡的原话说，叫‘都连到天边’去了，你想想有多少吧。”薛勇说。

“从沙丘的地底下钻出来的？！它们难道不需要呼吸吗？难道不会窒息吗？关键是它们是怎么进去的啊？”我一听感觉这个说法简直是让人匪夷所思，便用连连惊问的语气如此说道。

（未完待续）

790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01:49

为了以防再次被抽楼，在这里再发一遍 7877 楼相关内容的截图版以防万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182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1830.png{EIMAGE}

790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01:52

由于天涯系统抽楼，原本在 12 月 18 日更新的第二段，也就是 7877 楼的内容没有了，现在已经在 7906 楼与 7907 楼进行了补发，其中 7906 楼为文字版，7907 楼为截图版，所以现在的正确的观看顺序为 7876 楼→7906 楼（如果本楼

再次被系统抽楼，那么就请看 7907 楼的截图版）→7878 楼，给各位看管造成的阅读不便，还请见谅，见谅。

790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02:38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下在正文中提到的 3 型飞机，既图-4 型四发重型战略轰炸机（以下简称图-4，另注：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算，若以冷战中后期乃至现代的标准来看的话，那肯定就称不上是“重型”与“战略”了）、轰-5 型双发轻型战术轰炸机（以下简称轰-5）、歼-5 型单发轻型歼击机（以下简称歼-5）。

图 1、2 为我军曾经装备的图-4，该机后来除了在正文所说的“截击轰炸机”外，还成为我国第一代大型预警机“空警-1”的载机，至此，也算是将这款老平台的利用价值挖掘到了极限。

图 3、4 便是空警-1 型大型预警机（虽然该机与本文正文内容没有直接关系，但既然在这里提到了就还是贴一下图，以免不了解相关事宜的看官们没有比较直观的印象），与图-4 轰炸机相比，最明显的外形区别便是机背上多了一个“蘑菇状的大圆盘”，那里面装的就是预警机的核心——大功率机载雷达。

另外，我国的 12 架图-4 虽然是从前苏联进口而来，但性能上要比前苏联原产的更好一些，因为我国在原有基础上

进行了大量改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前苏联原产图-4所使用的ASh-73TK型活塞发动机升级改装为了我国国产的涡桨-6型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注：“涡桨”二字便是这个词的简写），所以在最大载弹量、作战半径、最大航程、最大飞行速度、抗毁伤、恶劣天气（如大风沙）下起降等几乎所有关键性能上都有大幅度提高（注：从原理上讲，涡桨发动机作为航空动力就比活塞发动机要先进一代），所以我国装备的图-4，在作战能力是那个也要超过前苏联原产图-4很多。

图5为轰-5，图4为轰-6机群。

图5为歼-7，图6为歼-8机群。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203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203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209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209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203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203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203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562042.png{EIMAGE}

79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02:39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91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16:38

然后照片立即上交，因为事关重大，所以没有再走正常程序，进行逐级传达，而是直达高层，考古专家分析说，这座城市应该是当年大月氏国的一座军事要塞，地质专家说这下面肯定有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生物专家说‘沙民’应该是某种未发现的类人智慧生命，军事专家就说这次终于找到这帮王八蛋的老窝了，一定要趁着沙暴再次把城池掩埋之前，组织力量杀进去彻底消灭它们，结果如此一来各种专家们又陷入到了一片激烈的争论当中：地理专家想要进去看看下面有什么，生物专家则想去弄个原始样本回来，考古专家想要进城研究研究，而军事专家则想将其摧毁，就这样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不吵吵起来才怪呢。

在那个年代，又是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一切都要向国家

安全、国防领域看齐，所以说来说去，当然还是主张干掉那里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而后经过分析，估计在地表之下它们肯定还有更大的繁殖场所，而根据每次‘沙民’集体出动的初始地点都在那里，便可以肯定，那里即便不是其唯一的，起码也应该是最大的通往地表的入口。

如果将其彻底摧毁或者是最起码封堵住，就能实现最初‘一劳永逸’解决该问题的设想，但是如何做到这一步，就成了那时候讨论的当务之急，随后制定了很多方案，比如用导弹打啊，用轰炸机炸啊，甚至是用陆军组成步坦协同兵团在火炮的支援下突击那里啊，等等等等，最后都被否决了，就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关键性的信息来了——我国的首枚实战型氢弹完成了最后的测试，马上就要择日试验，这下立马就有人提议正好利用这枚氢弹打击那个‘沙民’窝点，一来是能利用氢弹巨大的毁伤力将那里地表上的所有‘沙民’消灭掉，并将其较为脆弱的地质结构摧毁，人为制造一场大规模的坍塌，让古城遗迹将地下空间通往地面的入口掩埋，让地下还可能存在的‘沙民’无法出来，这一点主要还是利用了罗布泊那一带的地质特点，常年的风蚀和干燥，导致那里的地质层非常的脆，在外力的冲击下极易碎裂，莫说是用氢弹炸，很多比较小的地下坑洞，外表看着很平整，实际上上面就是一层盐壳，用脚踩上去就能漏下去，危险的很。

另外就是，氢弹拥有很强的核辐射，核爆炸后能经久上

百年的持续存在，这也是封锁它们再到地面上来的一大有利条件，然后就是还能顺带测试一下这枚氢弹的杀伤力，毕竟有这么多的活体目标作为测试样本，那简直是不可多得的测试条件。

这个提议被提出之后立马就得到了很多高级将领的支持，最后联名上书之下，得到了高层最终四个大字的批示：同意执行，这一下那帮‘沙民’的下场也就注定了，一直到公元 1967 年 06 月 17 日，一架轰-6 甲型轰炸机载着我国首枚实战型氢弹飞往罗布泊核试验场的目的地，在目标上空准确投下了它，这枚氢弹的爆炸威力高达 330 万吨 TNT，在爆炸过后，古城当场灰飞烟灭，而也正如地质专家们所预测的那样，由于这种风化严重的地貌脆弱异常，根本经不起这么重的打击，当即产生了大规模坍塌，把通往那个地下世界的入口埋了个严严实实，从哪儿以后，‘沙民之患’才算是彻底终结，‘盐泽战争’也是以此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

（未完待续）

79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16:39

然后照片立即上交，因为事关重大，所以没有再走正常程序，进行逐级传达，而是直达高层，考古专家分析说，这座城市应该是当年大月氏国的一座军事要塞，地质专家说这下面肯定有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生物专家说‘沙民’应该

是某种未发现的类人智慧生命，军事专家就说这次终于找到这帮王八蛋的老窝了，一定要趁着沙暴再次把城池掩埋之前，组织力量杀进去彻底消灭它们，结果如此一来各种专家们又陷入到了一片激烈的争论当中：地理专家想要进去看看下面有什么，生物专家则想去弄个原始样本回来，考古专家想要进城研究研究，而军事专家则想将其摧毁，就这样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不吵吵起来才怪呢。

在那个年代，又是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一切都要向国家安全、国防领域看齐，所以说来说去，当然还是主张干掉那里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而后经过分析，估计在地表之下它们肯定还有更大的繁殖场所，而根据每次‘沙民’集体出动的初始地点都在那里，便可以肯定，那里即便不是其唯一的，起码也应该是最大的通往地表的入口。

如果将其彻底摧毁或者是最起码封堵住，就能实现最初‘一劳永逸’解决该问题的设想，但是如何做到这一步，就成了那时候讨论的当务之急，随后制定了很多方案，比如用导弹打啊，用轰炸机炸啊，甚至是用陆军组成步坦协同兵团在火炮的支援下突击那里啊，等等等等，最后都被否决了，就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关键性的信息来了——我国的首枚实战型氢弹完成了最后的测试，马上就要择日试验，这下立马就有人提议正好利用这枚氢弹打击那个‘沙民’窝点，一来是能利用氢弹巨大的毁伤力将那里地表上的所有‘沙民’

消灭掉，并将其较为脆弱的地质结构摧毁，人为制造一场大规模的坍塌，让古城遗迹将地下空间通往地面的入口掩埋，让地下还可能存在的‘沙民’无法出来，这一点主要还是利用了罗布泊那一带的地质特点，常年的风蚀和干燥，导致那里的地质层非常的脆，在外力的冲击下极易碎裂，莫说是用氢弹炸，很多比较小的地下坑洞，外表看着很平整，实际上上面就是一层盐壳，用脚踩上去就能漏下去，危险的很。

另外就是，氢弹拥有很强的核辐射，核爆炸后能经久上百年的持续存在，这也是封锁它们再到地面上来的一大有利条件，然后就是还能顺带测试一下这枚氢弹的杀伤力，毕竟有这么多的活体目标作为测试样本，那简直是不可多得的测试条件。

这个提议被提出之后立马就得到了很多高级将领的支持，最后联名上书之下，得到了高层最终四个大字的批示：同意执行，这一下那帮‘沙民’的下场也就注定了，一直到公元 1967 年 06 月 17 日，一架轰-6 甲型轰炸机载着我国首枚实战型氢弹飞往罗布泊核试验场的目的地，在目标上空准确投下了它，这枚氢弹的爆炸威力高达 330 万吨 TNT，在爆炸过后，古城当场灰飞烟灭，而也正如地质专家们所预测的那样，由于这种风化严重的地貌脆弱异常，根本经不起这么重的打击，当即产生了大规模坍塌，把通往那个地下世界的入口埋了个严严实实，从哪儿以后，‘沙民之患’才算是彻

底终结，‘盐泽战争’也是以此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

（未完待续）

79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16:52

不过中央也是不放心，一直到 70 年代初，又将本来用于防御苏修大规模装甲集群的‘核地雷’分拨过去二十多枚，每一枚都有数万吨 TNT 的当量，然后将其分别埋放在古城遗址四周，一旦地下还有异动，数量少了派兵围剿，数量多了，那它们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沙民’只要敢出来，就得先‘吃’上一波总当量上百万吨的核爆炸再说。”薛勇说。

话说到这里，我颇有恍然大悟质感，心说原来这第一枚空投氢弹选择投放点还有这番缘由，不过既然讲到了我国的这枚氢弹，就有必要说一点题外话：

从时间上来讲，在公元 1967 年 06 月 17 日 07 时整，载有该弹的轰-6 甲（也称轰-6A）型中程轰炸机从机场起飞，向预定投弹地点飞进，时速 800 公里，飞行高度 10000 米。

07 时 40 分，轰炸机到达指定空域，聂荣臻元帅向周总理、叶剑英元帅通过一级保密电话通报了靶场情况。

08 时 20 分左右，轰炸机成功投弹，氢弹脱钩后，降落伞按程序正常开伞，08 时 20 分整，氢弹在距靶心 315 米，距地面 2960 米的高度爆炸，响彻云霄的巨大爆炸声惊天动地，宣告了我国第一枚实战型氢弹试验的完全成功。

从技术上来讲，该枚氢弹虽然采取的是空爆，但巨大的当量对地面目标的摧毁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其产生的冲击波将远处作为试验品，几十吨重的坦克直接像玩具一样被掀飞到了空中，又在超高压的“蹂躏”下，炮塔与车身分离，并严重形变，被彻底摧毁，钢铁之躯都是如此，更遑论是那些“沙民”？“沙民”惧怕高温，那核爆炸产生的高温可就不是一般化学燃料制成的燃烧武器所能比拟的了，以我国在1964年试爆成功，当量8万吨，代号“邱小姐”的第一枚原子弹，其爆心温度超过1亿摄氏度，产生的超高压等极端物理条件更是将罗布泊的砂砾压成了玻璃体，说白了就是以核爆炸的超高压替代了地质运动中的超高压，将普通的沙石变成了钻石。

而当量越大，爆心的温度就会越高，8万吨的当量就已经超过了1亿摄氏度，而330万吨的当量，爆心温度则以超过了3.5亿摄氏度，而这远不是极限，因为当时测量现场所使用的测温仪器的极限数值就是3.5亿，所以只得到了这个数值，实际上则要远远超过，根据事后的专家们估计，其真实的爆心温度，起码会在5亿摄氏度以上，而已知的任何生命，在这种高温里，都将瞬间被汽化。

张爱萍将军曾这样评价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杀人放火是足够了。

从老将军的评价中，也足见氢弹的毁伤力与破坏力之强。

除此之外，该枚核弹之所以被称之为“第一枚实战型氢弹”，原因是在此之前我国还采用高塔起爆的方式试验过一枚30万吨当量的“原理样弹”，但按照国际标准来看，我国真正的第一枚氢弹，就是上述的这枚，它的诞生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就是让我国的第二代热核武器在诞生之初就步入了实战化，以冷战时期的核大国美苏为例，当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实验成功本国的第一枚氢弹时，整个装置的重量超过80吨，没有任何载具可以携带，不具备实际作战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此物并没有资格称之为“氢弹”，而只是一个用来试验的“聚变原理核装置”而已，直到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才逐渐缩小具备了真正的战斗力，而苏联的第一枚氢弹则在本质上只是一枚“增强型”原子弹，其原理并没有突破第一代裂变核武器的“框框”，所以其当量只有区区40万吨，比我国的330万吨差距十分巨大。

相比之下，我国这枚当量330吨的空投氢弹，其总质量只有1吨左右，不论是飞机携带，还是经过进一步精简设计后装入导弹之中实现“两弹结合”都是可以迅速完成甚至是一步到位的，同时我国也是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之间跨越时间最短的国家，这些都是国外军事强国们所无法比拟的。

（未完待续）

7944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17:06

除此之外，我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后进行实弹打靶（注：为裂变战斗部【既原子弹】+东风-2A 型弹道导弹）乃至氢弹与导弹结合后进行实弹打靶（注：为热核战斗部【既氢弹】+东风-3 型弹道导弹）的国家，这种技术自信与胆识气魄，全世界范围内没有第二个，而能促使上述这一切耀眼成就诞生的最大关键便是我国氢弹的独特构型。

在核武器技术最为先进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乃至其它非正式有核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等）中，只存在两种氢弹构型，分别是我国的“于敏构型”，以及美国的“TU 构型”，前者比后者更有利于小型化与长期贮存，而后者需要使用小型裂变起爆部爆炸后引发聚变链式反应，所以弹体通常非常巨大，且不易于保存，这也是美国第一枚聚变原理核装置因为重达 80 多吨而只能叫“核装置”而不能叫“核武器”的核心原因所在，至于不易于保存，则是因为裂变弹的半衰期很短，如果制造出来不快速使用，将会迅速失去效能，导致无法完成核反应，从而丧失战斗力，换句话说，冷战时期美苏制造的那些万千核弹头，到现在为止早已没有了任何战斗力可言，因为作为它们能量来源的核原料已经在岁月的流逝下“老化”殆尽，丧失了爆炸能力。

所以即便是现在，这些国家想要使用核武器，还要现用现造，这在万一真爆发了大规模核战争的时候那是不可想象

的，但我国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技术优势，实现氢弹的长期贮存与战备值班化，装在各型导弹之中，只要有需要，一声令下就能即刻出击，这种反应速度与威慑力，是国外核大国们可望而不可及的。

以此为据，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炒作我国只有24枚洲际导弹，核弹头不300枚等之类的谣言，妄图通过舆论攻势来贬低我国的核威慑力，但这实际上恰恰体现出的是他们技不如人的“羡慕嫉妒恨”和心虚罢了。

由于与本文的关系并不是太大，所以这个题外话就先说到这里，毕竟这里面牵扯到的军事、科技、政治甚至是谍报等方面的东西太多，说深了就是专门写个10万字的长篇大论也未必说的清楚，那么还是言归正传，我琢磨完心中所想之后，对薛老爷子说道：

“有个唐突的问题想要问您一下，不知道你能不能解惑一二？”

“我这人直性子，你有什么想问的说就是，不用拐弯抹角。”薛勇说。

“我之前听张建功张老说，您当时只是一个副排长，聊起来之后我还奇怪您作为一个基层带兵干部怎么还知道这么多堪称是内幕的事情，后来您说您以为是最早一批参与与‘沙民’实战的官兵之一，而被保送到了军校就读专门为此设立的相关专业，但是不知道您在军校毕业之后，又干过什

么职务？又是以什么军衔转业的？”我说，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唐突，因为我自从这场采访开始以来，就在心里憋了很久，现在看该问的都问完了，可以夹带一点“私货”了，而我之所以要将此事单独拿出来说，是因为之前即便知道了他因此进入军校深造过，也只能解释部分我的上述疑问，毕竟军校毕业后的任职相比在军校里的学习过程更为关键，通过他言谈举止之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我有足够的理由判断，这位薛老爷子在军校毕业后直到退休前所达到的最高职务绝对不是个“小官小吏”，出于刨根问底的职业习惯与自身的好奇心，这才在对他采访的末尾，将这个人问题抛出。

（未完待续）

794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17:12

因为网络问题，7942 楼发重了，与 7941 楼的内容是一样的（在 7941 楼的评论已经说明，这里则是再多加提醒一句),各位看官阅读时看完本楼可以直接跳过 7942 楼的内容，接着往下看，以此造成的阅读不便，见谅。

794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23:04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就更一下正文中提到的我国首枚原子弹试验与首枚氢弹试验：

图 1、2 为我国首枚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官方报道及现场在核爆炸后留下的蘑菇云景象。

图 3、4 为我国首枚氢弹试验成功的官方报道及现场在核爆炸后留下的蘑菇云景象。

图 5 为我国首枚氢弹在核爆炸时所产生的后期蘑菇云特写照片。

图 6 为我国首枚氢弹试验时核爆炸瞬间形成的光球（右边巨大者）与太阳（左边小者）的对比，在这一瞬间能让太阳都显得渺小的核爆炸，足以看出聚变核武器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图 7 为我国首枚氢弹的 1：1 复原模型，上面还写有该弹的代号：H639-23。

图 8 为轰-6 甲投出我国公开的第一枚氢弹的开伞瞬间（左）与核爆炸后所形成的初期蘑菇云。

图 9 为空投了我国首枚氢弹，编号 4251 号的轰-6 甲（轰-6A）型双发中程中型轰炸机，该机目前已经作为重要的国防历史文物存放于博物馆中“颐养天年”，供后人瞻仰。

（注：上面提到了“初期蘑菇云”与“后期蘑菇云”，这两者的区别很简单，从颜色上就能看的出来，前者是核爆炸时能量还未彻底释放完全，所以蘑菇云内呈现出一片火红的颜色，而后者则是已经彻底释放完毕，蘑菇云已经定形，所以呈现出类似一个类似巨大水蒸气团的白色样子）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02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03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03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042.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05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06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08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09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102.png{EIMAGE}

796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23:08

最后再发一张我国首枚氢弹从轰-6 甲的弹仓中出舱、开伞再到成功核爆炸形成压过太阳的光球的全程动态图，这个

会让各位看官看的更加直观一些：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13277.gif{EIMAGE}

79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23:0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7968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19 23:13

更新到了这里，楼主先出来啰嗦两句：虽然投放了氢弹，虽然炸掉了古城巢穴，但是关于“沙民”、彭加木乃至整个罗布泊的传奇还远未结束，毕竟这才讲到 1967 年，而严格来说，关于彭加木与罗布泊的故事，在本文中，从这儿往后才刚刚开始，至于后事如何，各位看官敬请期待，谢谢支持！

797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0 19:34

楼主来更新了，让各位看官久等了

801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0 20:01

薛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有些泛黄的照片来，照片虽然已经经过了压膜处理，但还是能看出些许岁月的痕迹，不过由此的确可以看出他对这张照片十分重

视，我不知道他是平时就随身带着它，还是为了接受我的采访而特意准备的，一边习惯性的揣摩着受访人的心思，一边接过照片，打眼一瞧，上面是三个中年男子的合影，而从上面87式军装，四周陈设的风格来判断，这明显是20世纪80年代所照，薛勇这时候探出手指，指着照片中靠左的男人说道：

“这个就是我。”

顺着手指的方向，我再次细细打量了一下左侧的男人，照片中他的年龄看样子在50岁上下，肩膀上扛着的是我国恢复军衔制后的第一批上校军衔，不过这都不是最吸引我的，最吸引我的是三人背后的横幅，横幅上的一排字虽然没有照全，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几个大字却分外显眼，随后又看了看这种老式照片在右下角特有的拍摄年月日水印，上面写的时间是1982/05/10日，看到这个时间再结合之前看到的背景横幅文字，联系我所知道的信息，便立马想到了什么，随即说：

“您是‘国防科工委’成立时的第一批成员？”

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据我清楚“国防科工委”便是“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简称，该机构成立的时间便是1982年05月10日，从时间与照片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这明显是在一场成立大会上照的，而薛勇能挂着上校军衔出现在照片中，那肯定就说明了他即便不是第一批成员，即便

军衔只是出于中级军官这么一个档次，也得在相关部门身居要职，否则不可能有资格出席此类会议，而薛勇的回答则非常有意思，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肯定，而是这样说的：

“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什么都没说，保密规定我天天学，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我门儿清，刚才给你说的那些话，都是脱秘很久的‘陈芝麻烂谷子’了，但你要问我在那之后干什么去了，我就只能用‘无可奉告’来打发你，别嫌我这老头子撅，虽然我退休已久，但一朝穿军绿，终身有军魂。”

我干这行这些念头，他门儿清，我也不糊涂，一听他这么说了，那就的确不能再问了，且不论问了他说不说，就说他假设真告诉了我一些不太适合我知道的东西，那我就得被请去“喝茶”了（注：此“喝茶”非彼“喝茶”，这里说的“喝茶”不是带着闲情逸致在茶楼喝茶，而是以构成泄密、间谍、叛国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国安局带走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意思，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做记者，要能释放好奇心，而做内参记者，则要学会控制好奇心。

“这我都懂，要不然也干不了这个，您对祖国赤胆忠心几十载，绝对称的上是位‘老革命’了，其实不说今天咱们之间聊的内容算多少收获，就说您骨子里的这股‘热血难凉’的劲儿，就指的我学一辈子。”我说。

“‘热血难凉’——你们这读书人说话就是好听，那只是我脾气太暴而已，要不是我当年活埋了那个打死我战友的

土匪头子，我也不至于被降级，但是，我不后悔，如果让我再来一次，老子照样劈了他，优待俘虏那是解放军这个身份应该做的事，而我当时是站在作为他生死兄弟的这个身份上，大仇就在眼前若是不报，我就是下了地也无颜见他。”薛勇说。

“那我得在‘热血难凉’的后面再加一个‘重情重义’，而且您当年要不这么做，也不会以副排长的身份去参加押运队，也不会遭遇‘沙民’的袭击并有之后的经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说。

“也对，要那样的话，我估计当上个营级干部就转业回家了，哪还有机会再穿上这身衣服。”薛勇望着照片里的自己说道。

我点点头表示回应，然后又与老爷子聊了一些其他无关主题的琐事，这里就赘述了，而从照片这里我也可以推测出薛勇在 1967 年完成“盐泽战争”之后肯定就已经调往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部门任职，职务与军阶更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副排长，只是由于他从事的业务保密程度较高，导致不能对外明说，这应该也是张建功到老还以为他只是一个触犯军规后被降职的副排长的原因，的确，我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以为他最多只是一个亲历过当年一些战斗的老兵，可聊起来发现他所掌握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一个老兵所能承载的范畴，那么通过这张照片与他的话，再推理出上述这个相对

合理的结论来，一切也就解释的通了。

话到这里，对薛勇的采访也就到此结束了，最后的最后我怎么感谢老爷子这下午几个小时的不吝赐教自不用多说，收好采访笔记本，先回去将张建功、薛勇两人回忆中的要点信息整理出来，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采访计划。

（未完待续）

802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0 20:27

（四）小节

在整理采访笔记的过程中，我又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在“盐泽战争”开始 2 年后的 1964 年，彭加木就已经有了第一次率队前往罗布泊考察的行动，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为寻找“重水”（注：一种对于研制核武器来说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的行动，但实际上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仅从已知的信息中来看，彭加木当时所率领的科研团队由于时间紧仓促、准备不充分等原因，在为期 03 月 05 日-03 月 30 日的行程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对“重水”的寻找更是一无所获。

但是彭加木却因此当选为了当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对此当年媒体的公开理由是他的奉献精神感动了全国人民，但这显然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人大代表拥有审议权，表决权，提名权，选举权，提出议案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提

出建议、批评、意见权，提议权，言论表决免究权，人身特别保护权，执行代表职务保障权等众多政治权利，其产生更是要在各省各直辖市、自治区、自治州、包括军队等行政单位、组织机构中通过选举该单位与机构中有突出贡献的个人，所以，能当选人大代表，所承载的除了是一种政治殊荣以外，更多的是国家对个人贡献与能力的肯定。

如果说仅凭奉献精神就可以当选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更为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却从未当选。

那么可以解释彭加木当选 1964 年人大代表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他所专业的领域内，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个贡献的具体内容，起码在当年，不能被公之于众，所以便有了媒体上述的那一番说词。

再结合采访薛勇关于“沙民”的描述中透露出了大量该生物具有明显的植物特征的特点，以及可以释放致病微生物感染健康活人的情况，显的十分“巧合”的是，彭加木的专业头衔中，就有“植物病毒专家”这一项。

更何况，新疆作为一个并没有特殊植被且常规植被也数量稀少之地，主攻植物病毒专业的彭加木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半生精力都倾注于此？这一点在采访完张、薛二人后，就变的非常的耐人寻味了。

如此一来，这个被疑点重重的问题，终于有一道曙光刺破了迷雾的笼罩，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回看“盐泽战争”结束之后，不论是军方还是中科院，都有组织力量对“沙民”展开系统研究的计划，但由于“盐泽战争”结束时已经是1967年，这一年是文革的第二年，大量政治运动已经充斥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种氛围下，除了核武器、洲际导弹、“地下核长城”

（注：关于这个工程，我还是感觉有必要专门说一点题外话的——这是一个专门为原二炮，现火箭军“量身打造”的国防战略工程，工程量极其浩大，从20世纪50年代开工以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竣工，永远都处于新的建设之中，其作用就是在崇山峻岭之中挖掘、建造出一个拥有完整体系的战略导弹储存、值班、生存、打击的庞大体系，而建设它的单位则是由全世界唯一一个军级的专业工程部队以三班倒的方式昼夜不停的施工了半个多世纪，那么这个工程到底浩大到了什么程度呢？曾有人这样说：相当于在地下再建了一个中国。这种说法虽然有些许夸张的成分，但它的确肩负了一旦我国与敌对大国爆发战略级的核大战之后，那么除了保护核反击力量的战士生存以外，还要保护大量人口，保证在核战争后，泱泱中华仍可以延续血脉，为再铸辉煌保留下火种，而这样的战略工程，在国外是没有的，或者说。‘地下核长城’是全世界独一份，而该工程所承载的保证战略打击能力乃至保护民族血脉的作用，也无愧于“长城”而字，毕竟长城在当年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保护中原王朝的文明

与人口的成果)、

“大三线”等这类战略级重点工程受到的影响较为轻微以外，其它的大量项目，不论军民都已经陷入到了停摆的境地，而对“沙民”的研究，也包括在内。

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大量封存在档案室里的项目才又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所以当把时间推进到1979年的11月15日与12月20日这两个点上的时候，便有了彭加木第二次率领团队进疆考察，特别是这一次成果颇丰，用公开报道的用语来说，就是“填补了我国一些重大科研领域的空白”，而这些空白是什么，有人说是终于找到了重水，这其实从逻辑上还是讲不通的，首先是我国核原料的主要来源与加工地都不在新疆，而在甘肃省，具体点就是曾经的兰州铀浓缩基地，该厂有大规模核武器原料生产、研发体系，我国第一代、第二代核武器，以及早期核电站所使用的核原料皆出自该厂，况且到了1979年，我国的核武器研发已经进行到了第三代的中子流武器，也就是对武器装备破坏性不大，但对人员等生物杀伤力极大的“中子弹”，对准找重水的任务型已经没有当年那么迫切，所以重大领域到底指的是什么，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但也肯定脱离了范范常理。

（未完待续）

8022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0 20:32

由于8022楼的更新里可能涉及到“敏感”的词汇与内容比较多，所以为了防止天涯系统抽楼，这里特此再发一遍截图版以防万一：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5530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55309.png{EIMAGE}

8023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0 20:38

时间再向前推半年左右，也就是1980年的06月前后，彭加木展开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率队进疆科考，对于这一科考，疑点更多，尤其是在开头提到过的“我往东找水井”的字条与雅丹地貌沙丘上的坐下痕迹，及旁边遗落的“大白兔奶糖”糖纸。

注：彭加木失踪前最爱吃的“零食”便是“大白兔奶糖”，而且他撕开糖纸的方式与大部分人都不一样，普通人是将两边旋转捻在一起的糖纸头拧开，然后再顺着糖纸中线将其剥开，最后取出糖块食用，但彭加木则是双手抓住两头捻在一起的糖纸同时用力向两边撕扯，直接强行将糖纸撕成两半，再食用糖块，爱吃该糖与这种特别的取糖方式在第三次科考队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公开的回忆录与CCTV-10的专题节目采访中都有提到过，所以在当时彭加木失踪后，于沙丘旁发

现被这种方法撕成两半的糖纸时，就毫无疑问的可以确认这是彭加木留下的，可可疑就可疑在这块遗落的糖纸，包括沙丘上坐下的痕迹，距离当时考察队宿营地点并不远，而当时彭加木疑似是因为选择方向而留下的杂乱脚印也止步于此，往前再没有留下一丁点的行踪，从常识的角度讲，他应该是就停在了此地并没有走远，可在之后的拉网式反复搜索中，却再也没能找到他的踪影，甚至是一点点蛛丝马迹，他就犹如人间蒸发了一般。

让我们再把时间转向1987年，这是彭加木失踪后的第7年，正如本文开篇时讲的那样，此时以军方、中科院、新疆科学院等机构与组织为代表的官方力量在这7年间已经展开了对彭加木大小规模不等的数十次的搜索工作，但一无所获，而这年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正是国家政策全面向经济建设让路，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里，一切与国际接轨，一切呈现出包容姿态的这么一个环境里，所以对于彭加木的失踪，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更是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多的探险爱好者与神秘主义爱好者的关注，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自费组织团体，到罗布泊来试图寻找彭加木的踪迹，当然了，这样做的目的绝大部分上只是感受一下“死亡之海”的魅力，谁也不会幻想真的能找到彭加木，只是不是所有的人目的都这么的浪漫主义与情怀化，比如这其中就有不少打着探险、“寻彭”（注：既“寻找彭加木”的简称，下同）的名义，到罗

布泊这片军事机密极多的土地上刺探我国军情的国外间谍组织，他们在我当地军民的联合打击下，基本上没有得逞的，不过这就是题外话了。

言归正传，在这一年里，有这么一个由三国人员联合组成的探险“寻彭”的团体在罗布泊境内，遭遇了集神秘、惊悚、残酷、血腥等诸多特征的超自然事件。

我通过阅读部分相关内参中的资料，发现这是一个与我此次专题相关度极高，且本质上也让我十分感兴趣的事件，所以当即便开始查找当年此次事件中经历者的名单，将其中尚在人世的幸存者挑选出来（为什么会用“幸存者”这个词，下面会详细说到），开始尝试与他们联系，其中国外 2 人，国内 3 人，采访境外人员对于我这个工作来说十分敏感，再加上地域与语言上的限制也会更加的不方便，所以首先排除在外，那么就是在国内的 3 人中查找，前两个的联系方式中，第一个已经过期很久，无法使用，第二个则知道我是记者要采访这事时，直接声音大变，好像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刺激，然后就挂断了我的电话，正当我做好第 3 位也将像前面 2 人一样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接受采访的准备时，我迎来了一个惊喜——对方同意接受我的采访。

从开始联系当年的参战老兵，到后来联系当年的探险队成员，都遇到了不愿意提及当年往事的情况，看来，整个事件对他们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比我之前估计的更为严重。

（未完待续）

802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0 20:55

8023 楼的截图本 8022 楼的内容一样,8022 楼为文字版,8023 楼为截图版,这主要是为了防系统抽楼,如果没抽的话,那么看完 8022 楼就可以直接跳过 8023 楼，接着往下看，这里特此说明一下，该提示在 8022 楼的评论中已经发过，这里再发一遍还是加强一下说明。

802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1 01:27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再更两张关于彭加木先生的图：

图 1 是 1965 年毛主席接见当选为当年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彭加木。

图 2 为 2009 年建国 60 周年感动中国 100 大人物的名单，其中彭加先生木赫然在列，还是那句话：为祖国科学发展献身的幕后英雄有很多很多，而彭加木先生能得到国家如此之高的肯定，其失踪与奉献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他发现与取得的耀眼成果。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64717.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664718.png{EIMAGE}

804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1 01:27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8042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1 19:02

楼主来更新了，今天稍微晚了一点，让各位看官久等了，不好意思

806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1 19:18

（五）和田梦魇

这一名答应接受我的采访的幸存者是三名国人中唯一的女性，由于我采访的题材一般都较为沉重，较为“重口”，所以鲜有女性受访者，而这次则属于一个少数的例外之一，在采访之前，通过已掌握的资料来看，1987 年的这支民间探险队遭遇到的事情，可以用“极为恐怖”四个字来形容，那么一名相对柔弱的女性是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存活下来的，也就成了除事件本身之外，让我颇感兴趣的关注点之一。

她叫徐美娜，当年参与探险的时候只有 23 岁，时至今日已经年过半百，在我见到她本人的时候，我知道她彼时一定是个漂亮姑娘，即便到了大多数女性已经衰老迹象明显的不惑之年，仍然称得上是风韵犹存。

此时她从事的工作是一间手工艺品工作室，工作室中主营“故事”，这话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据她所说，她从小便喜爱各种惊奇神秘的民间传说，惊悚战栗的恐怖事件，30 多年前参加罗布泊之旅，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对那片蕴藏着无数秘密的土地的猎奇之心，不得不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候几乎所有国人都还在穿着蝙蝠衫，听着港台歌曲磁带的时候，能有这种能力与意识，其家庭背景也断不是寻常百姓。

而此后成立这间工作室，也同样是她这种性格的一种延续，所谓“经营故事”，就是她开的虽然是一家手工艺品工作室，但向外出售时并不以货币作为交换介质，而是要给她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也好，听别人说过的也好，总之是她没听过的故事，能讲出一个来，篇幅短的就能换一个小玩意儿，篇幅大的就能换一个大件儿，如果特别让她满意的故事，更能一次性换走多件东西，而她这里的工艺品，先不说作用如何，其使用的原材料都非常考究，对于普通人来说，不是可以随便消费的消耗品，而她用“故事”作为交换介质向外出售这些工艺品，那仅仅是原材料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总而言之，她这种舍得为了爱好而砸钱的人，也跟她能在那个年代参加这样一个探险队的情况相对应。

而这些故事的总量每次达到一个数目的时候，她便再以回忆的方式将所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找人润色编辑，最后装订成册。

这种毫无“赚点”的经营方式在旁人看来颇感荒唐，不过她却不以为然，我倒是没什么感觉，毕竟奇奇怪怪的人见过不少，能这样靠着情怀活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其必定有雄厚的家资作为后盾，才能让她活的闲情雅致，至于她的家庭背景到底是什么，那就不是我要探寻的问题了，我要知道的，是她当年的经历。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性格与爱好，才让她成为了该事件幸存者中唯一一个愿意回忆当年的人。

正是因为她生活状态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就把采访地点约在了她的工作室里，这里在一件大型综合广场的顶层，平时人就不多，再加上她为了采访挂出了“歇业一日”的牌子，也就不必担心有客户或朋友的出现，打搅了采访的过程。

闲话就说到这里，言归正传：二人落座，她给自己泡了一杯可可，给我泡了一杯普洱，采访正式开始，我摊开笔记本，率先打开话题：

“我首先有一个疑问，你们当年前往罗布泊的时候，最初的初衷真的是为了寻找彭加木吗？还是有其它的考虑？”

“实话实说，寻找彭加木只是一个噱头，真正想要做的其实就是到罗布泊玩一玩，看看当年彭加木失踪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然后穿越湖盆，再返程回来修整 3 天，整个行程就结束了，如果要给个定性的话，说白了就是一场高端点的自驾游，只不过车跟司机都是从当地现找的而已。”

（未完待续）

806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1 19:23

“‘返程回来’是返回哪里？”我问。

“返回和田市，我们当时的出发点就在和田，然后乘车从东部进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接着便进入罗布泊。”徐美娜说。

“全程的行程是多少天？”我问。

“15 天，其中乘车 10 天，徒步 5 天。”徐美娜说。

“这样一场私人活动肯定要有一个出资人，这个人是谁？你们的团队的总人数又有多少？”我问。

“出资的是一名对中国西域文化特别感兴趣的海外富商，是个英国人，叫乔纳斯，所有的行动费用都是他出的，他另外那些外国人里有美国人，日本人，这些人我刚一开始也不认识，反正挺乱的，中国人这边除了我以外，还有 1 个玉石鉴定的专家，1 个西域历史的学者，2 名翻译，一个负责英语，一个负责日语，还有 2 个负责武装护卫的保镖，以及 2 名从当地请来的向导，2 个轮班的司机，2 名负责干体力活的搬运工，总共是 20 个人。”徐美娜说。

“20 个人的队伍，这规模对于一个用你的话讲是来自驾游的团队来说是不小了，那你们乘坐的车有几辆？我想应该能组成一个小型车队了吧？没有个七八辆也得在 5 辆左右。”

我说。

“没有那么多，不瞒你说，一共就一辆车。”徐美娜说。

“一辆车？什么车一辆能载着 20 个人在罗布泊那种环境下跑啊？”我说，她这么一讲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这帮人的投资人也“土豪”到了像 2015 年去神农架那次尤琦的那个程度？直接弄了辆大型的越野房车来？不过一想也不太可能，她说过车跟司机都是从和田当地找来的，而事发那年才是 1987 年，那时候在和田上哪儿找大型房车去？更遑论什么越野房车了，转念想了片刻，没想出个头绪来，这才发问，看看她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坐的那车是个老式公交车改造的，就是那种红白相间，中间有一段黑色的柔性段连接，圆形大灯的那种，那个车要是坐满了能做 60 多个人，我们 20 人坐在前面的第一节车厢里，第二节车厢里则主要放露营用跟不方便随身携带的的大件儿装备。

毕竟投资人所在国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太远了，如果乔纳斯直接从英国往这边发车的话，那运输成本太高了，他有钱也负担不起，而那个年代西北地区的交通也还不发达，即便到了中国本土的其它如东部发达地区再找车、发车，那也很不方便，而且费用同样不低，所以到当地租车就是最好的选择。”徐美娜说。

“那种公交车我知道，的确能坐不少人，但那个车的通

过能力也就是在市区的公路上跑跑而已，罗布泊的盐碱地、戈壁滩外加流沙坑遍地，那车上去了岂不是寸步难行啊？”我说，对于她这个答案，我表示比20个人在那个年代能乘坐一辆车跑到罗布泊去自驾游还感到“神奇”，因为我是山东人，在老家的这种车一直运行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彻底消失，所以我儿时也坐过很多次，我对那个车的印象就是笨拙、缓慢外加噪音大，老家当地对这种车还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大通道”，形容的就是它车体特别长，进去往里一看，就感觉到了一个通道里一样，而徐美娜所说的中间连接前后两节车厢的黑色柔性部分，则是为了方便过长的车体在市区内方便转弯而特别设计的。

（未完待续）

8070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1 19:40

“所以我才说那车是经过改造的啊，当地人把它改造过后就是专门租赁给我们这种组团进戈壁的人用，还有些喜欢骑骆驼的，不过那些人一般对行程的要求比较短，基本用不着汽车，再加上骑骆驼比较有‘情调’，所以只要是租赁汽车的，那都是行程比较长的，比如我们要横穿整个罗布泊的湖盆，再加上有可能碰上沙暴，就得找一个能‘遮风挡沙’的交通工具，那这辆车就再好不过了。

在改造方面我听他们说过两句，大致的意思就是说那车

为了适应罗布泊载客的这个条件，把动力跟轮胎都换了，发动机换成了大马力的柴油发动机，轮胎则换成了那种防滑纹特别粗，胎体特别宽大的型号，有点像‘大脚车’的轮子，还说这种轮胎虽然跑不快，但是特别适合在一般车不好过的恶劣地形上通过。

另外就是第二节车厢本来是靠着第一节的车头拉着跑，自身没有动力的，但为了适应环境，在改造的时候给第二接车厢也加装了一台动力相同的柴油发动机，车子开起来的时候，后面的推，前面的拉，再加上大轮胎跟特别长的车体，一般直径几米的流沙坑陷进去了都能再开出来。

只不过坏处就是特别费油，所以第二节车厢里除了我们的装备以外，其它的空间基本除了饮用水就是燃油，油水的储备量都是按照满足全员最大需求的12天的标准来准备的，10天的乘车行程里多带上2天的量来做备用，以防万一。”徐美娜说。

“的确，两台大功率柴油机作为动力，又是在沙漠和隔壁这种地形上跑，那油耗大是肯定的。

不过这种设计仔细一想还跟动车的原理差不多啊，思路够先进的，看来这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真是无穷的。”我笑道。

“对，我事后连载过那段回忆，在文中就称其为‘沙漠动车’。”徐美娜说。

“你还为这件事连载过回忆录？要这么说的话我应该

先看完了再来采访，说不定就能省掉很多环节。”我说。

“你不会对那些内容感兴趣的。”徐美娜轻轻的摇了摇头，语气肯定的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这个。”徐美娜说着从身旁拿出一个大号的牛皮纸文件袋，然后一圈一圈解开上面的封绳，再将里面的东西小心翼翼的取出来递到我的手里，我打眼一看，上面就五个大字“保密协议书”，翻开粗略的看了几眼，我就什么都明白了，在徐美娜一行与罗布泊至和田附近遭遇的那一系列事件后，有关部门找到过他们这几个幸存者，要求不能够对外声张，这也就与我之前查阅的内参资料高度契合了，总之他们的那段经历，非同小可。

看罢之后，我收好了这份协议书递还给她，随后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公开连载的回忆录实际上都是‘删减版’或者是‘改编版’，关键的信息根本就没写在里面？”

“是的，连载的回忆录其实更像是一篇略带一点浪漫色彩的旅行日志，但真是的情况别说是浪漫，简直堪称是一部‘恐怖片’，而且还是真实的。”徐美娜说。

我点点头，回道：

“既然都说到这里了，咱们就直奔主题吧：你们所遭遇到的那一系列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说是从哪一

天碰上的？”

“整个行程的绝大部分都是相安无事的，一路上就是看着大漠戈壁的风景，然后拍照，宿营之类的，按照计划，最后回到和田修整 3 天主要是用来购买玉石,乔纳斯喜欢玉石，这也是他带着一名玉石鉴定专家的原因，而其他人，包括我，也想在和田买一块美玉回去留作纪念。

不过计划是计划，实际上我们在踏上这次行程的路之后，很多人连再回去的机会都没有了，就更不用说购买鉴赏玉石了。

你要说是从哪一天开始出的事，严格的说应该是从形成的第 10 天，我们的行程是乘车与徒步相结合，混着来的，赶到这一天，正好按照计划中的安排是乘车日，而我们在戈壁滩上坐着车跑，开始还挺新鲜，但看了这么多天的无垠黄沙和雅丹地貌，也就腻了，之后就是不累的坐在车上聊天、打牌，还有的拿着录音机跟磁带听歌，累的就靠着车窗睡觉，我当时就是在睡觉，因为前一天晚上做了一晚上的梦，反反复复总梦到一个看不太清面貌，感觉年龄不老不少的男人再告诉我们不要再往前，顺着原路回去，每次都是那个男人说到顺着原路回去的地方我就惊醒了，再睡又是这个梦，反复了很多很多遍，弄的我没睡好，所以第二天就没什么精神，我还把梦里的内容给他们说了，他们笑我说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净瞎琢磨，我也无言以对，结果第二天大概上午 10

点多这一块吧，我睡着睡着车子突然猛的一刹车停住了，我身子一甩，就醒了，醒了之后先听见司机大妈了一句：‘你他妈找死啊!’

这话一出，我们就一下子都聚集到车头去了，往前一看，就看到一个说中年又不太到，说青年又有点过了的这么一个人，他背着一个很大的背包，就那么直愣愣的站在车头的位置，把我们的路给拦住了，那条路四周除了零星的几个沙丘以外，什么都没有，宽敞的很，所以他出现在车前肯定不是无意的，然后司机就摁了好几次喇叭，意思是让他闪开，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反而是用手敲了敲车玻璃，让司机打开车窗，有话要说。

司机拉开车窗，他这才转到车侧面来，对车里我们所有人说：

‘前面很危险！你们别要再往前走了！赶快回去!’

（未完待续）

807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1 21:47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上次在正文中提到过的“地下核长城”工程，这个工程可不是楼主自己瞎扯出来的，为了让各位看官明白是怎么回事，楼主特地翻来了一下公开资料：

图 1、2 为《中国军网》发布的相关新闻，这可不是一

般自媒体发表的“无根新闻”（说难听点就是所谓的“地摊儿消息”），而是正经八百的官方报道，别的不说，这个《中国军网》的性质用官方定位来说就是“是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新闻门户网站”，所以其发布的信息的权威性毋庸置疑，而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我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是因为有即便在遭到首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毁灭任何对手的实力与自信，这对于常年与我国作对，以某个移民国家为首的敌对势力来说，绝对是如丧考妣的。

图 3 也是引用央视的官方报道而对其总结出的评价：将进攻与防守完美结合的国防战略工程——“长城工程”（注：既“地下核长城”，下同。这是一个工程的几种不同叫法，楼主个人比较习惯将其称之为“地下核长城”，而除了这两个以外，比如军方对其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地下龙宫”），是我国保存二次核反击能力，对主要假想敌实施战略核威慑的重要手段

图 4 至 10 的内容则说的是该工程是世界最大的核反击体系，且防御能力强到对于目前的人类科技来说，是完全无法摧毁的，用图 8 中的话来说，它就是核大战时“中华民族的终极避难所”。

图 11 是在“地下核长城”中部署的火箭军导弹，战备状态极高，接到命令就可以立即投入作战，是我军最为重要

的杀手锏力量。

图 12 至 14 说的则是“地下核长城”工程内，除了完备的作战体系外，更有完备的生活、娱乐等所有所需设施，不夸张的说，那里就是一个“地下王国”，所以才有人说它的建造，相当于在地下“再建了一个中国”，这话一来是说明该工程的规模与工程量之浩大，二来便是说明了它在各方各面的完备性。

说了这么多，其实楼主在前几天说到氢弹的时候就一直想说来着，不管是那几天说的核武器，还是今天说的“地下核长城”，它们说大了是我国国标尊严与民族尊严的坚强保证，说小了则是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安居乐业的最强“守护神”!

总而言之，那些以某移民国家为首的所谓的核大国们，在我国面前真的没什么资格有优越感，反之还差不多。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11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121.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344.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36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3703369.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373.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375.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37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381.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388.jp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39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41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41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03422.png{EIMAGE}

808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1 21:48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8081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2 15:58

司机是个当地的西北汉子，脾气不好，一听这人没头没尾的说这么一句，就想张口骂走那人，但被乔纳斯给拦住了，他自小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自学过中文，所以虽然带着翻译，但那不是给他准备的，因为他的中文讲的相当不错，起码正常对话是没问题的，这么也就没用别人，他直接跟车下的那位对话，两个人一来二去也说不明白，下车的那个背包客就是不让我们走，说前面有危险，但问是什么危险他还不说，最后大李子不高兴了，也就是我们队伍里两名武装护卫的其中一个，他说这个背包客估计就是想蹭车，顺便再要点吃的喝的，你不给他就站下面胡说八道吓唬你，还叨叨说怎么要饭还要到罗布泊来了，真是新鲜。”徐美娜说。

“那后来你们怎么处理的这个背包客拦路的事情？”我说。

“乔纳斯做主，把他请上车了，别人还都挺有意见，但乔纳斯是投资人，在这里说话最有分量，所以有意见也都没明说，而他也倒没拒绝，不过还是强烈要求我们顺着原路回去，这话说多了就把大李子给惹火了，他动手想打这个背包客，后来被我们拉开了。

一开始我也感觉大李子说的没错，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人

过来探险或者是旅游的，但迷路被困在这里，碰上过往的车想寻求一点帮助，但是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理由，我当时想不通，可等他上车之后，我发现他的水壶甩动起来又声音，听着里面应该有水，而且还不少，我们给他水他也只是象征性的抿了几口，并没有表现出一个饥渴难耐的人‘咕咚咕咚’猛喝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又给他吃的，这次他倒是吃了点，给的是那种风干的牦牛肉干，那东西特别特别的硬，正常人吃之前如果不用热水泡上十来分钟，根本嚼不动，结果他接过来根本没让我们用水泡，直接就往嘴里送，看着嚼的特别轻松，就好像在吃蛋糕一样。

不过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仔细端详了他一下，发现他的穿着打扮跟那个前一天晚上我梦里反复告诉我们不要再往前走的人一模一样，只是脸我无法分辨，因为梦里那个人的脸是模糊的。

这个细节让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但又不好意思再跟他们说，现在想起来特后悔，如果当时说了，改变了行程，那说不定就不会有后面噩梦般的经历了。”徐美娜说。

“那他之后还在坚持阻止你们继续前进吗？”我说。

“在大李子跟他发生冲突之后他就不再说这事了，只是我能看的出，他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担忧和哀叹的神情。

那会儿路上正好比较闷，几个人就没话找话跟他聊天，问他是哪里人，怎么跑这里来了，在这里呆了几天之类的，

而他则是语出惊人，他说他是广东番禺人，自己在这里已经呆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走，一直在这附近游荡，那向导一听就感觉他在胡扯，便直接问他在这里呆了好几年，那靠什么生活，吃什么喝什么，他说想喝水了就直接找地方打水井，想吃东西了就抓野骆驼吃，这话把车里几乎所有人都逗得哄堂大笑，谁也没拿他的话当回事，他也不反驳，只是静静的说完之后，微微的笑一笑。”徐美娜说。

“直接打水井？还抓野骆驼吃？他身上有挖掘与用于狩猎的工具吗？”我问。

“我当时还特意看了一下，挖掘工具倒是有两个，一柄小铁锹，一柄小镐头，这两种东西要在罗布泊的地面上开水井的话，那起码要向下垂直挖 6-7 米甚至 10 米左右的深度才可以，一个人要等到渴了才这样挖水井，那就是渴死也喝不到第一口水，至于狩猎的工具，我没发现，只是看到他腰上别着一支老式的信号枪，背包不大，里面也不像能装有大件儿武器的样子。

因为他的穿戴跟我做梦梦见的那个人一样，所以我说是逗笑了几乎所有人，但不是全部，因为那其中不包括我，别人当笑话，但我则当真了，我就问他就凭这些装备，怎么打水井，抓骆驼，而他的答案听的我有点后怕，其实我现在想想，我那时候就已经意识到问题有些不对劲儿，但还没有意识到会像后来那样这么严重。”徐美娜说。

（未完待续）

810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2 16:12

“他的答案是什么？会让你感到后怕？”我说。

“他说他根本就不需要喝水，也不需要吃任何东西，之所以打水井和抓野骆驼吃，只是在实在是心情郁闷的时候找一个事情抒发一下，回忆一下自己还是‘人’的时候的习惯。”徐美娜说。

“啊？他不用喝水也不用进食？还强调这是回忆当‘人’时的习惯？他言下之意就是他当时已经不是人了吗？”我一听感觉这话说的是有点让人感觉发瘆，遂如此问。

“我们车厢里的其他人听他这么说笑的比之前更厉害了，那美国人和日本人看周围都在笑，还问翻译，翻译就翻译了一下，他们也跟着笑，那人还是那样，也不反驳，大李子话比较多，就问他，问的问题跟你差不多，意思就是‘难道你现在就不是人了吗？’他只是说‘反正跟你们不太一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徐美娜说。

“好吧，那接下来呢？”我说，这种问题根据采访的节奏来说是不能浪费太多时间在上面的，所以我便继续往下问。

“当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本来想叫他一起，但饭都做好了才发现他人找不到了，前脚还看到他在车上来着，后脚就消失了，感觉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我还说是不是得在四

周找找，别掉到流沙坑或者是盐壳洞里去了，那是很危险的，他们都说我事儿多，尤其是大李子，他说那人不是牛X不是吹的‘二五八万’（注：这是一句北京方言，本意是麻将用语，用在此处为‘厉害’的隐私，而跟吹牛结合起来就是形容一个人吹牛吹的太过分）的吗？又不用吃饭还空手抓骆驼，管他干什么，别人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那我自然就不能在自讨没趣了。

晚饭吃完后就是就地扎营休息，把帐篷睡袋什么的从车厢里取出来围成一圈支好，中间点上堆篝火，又有人用收音机放了一段抒情的轻音乐，我还觉着挺有氛围呢，在戈壁深处看着漫天繁星，一群人围在一堆篝火旁谈天说地，还有背景音乐听，多惬意的一件事啊，结果火刚烧起来，我正在拨开相机盖准备给所有人来张合影的时候，斜刺里就窜出一个黑影来，一脚就把篝火给踢散了，然后挨个把剩余的火苗踩灭，我们借着月光吧，定睛一看，发现来的这人不是别人，就是晚饭时突然消失的那个神秘人。

为了方便称呼，我就叫他‘神秘人’吧，反正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是‘何方神圣’。

他一边踩那些被踢散了的火苗，一边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命了！在这里点篝火就是找死，引来那些东西，你们谁也活不了！我也不能保护你们所有人!’这话大致是这个意思吧，原话是什么毕竟时间太久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接着那大李子看他不顺眼已经一整天了，现在他突然冒出来来这么一出，又是踢篝火又是危言恫吓的，当然是忍不了了，直接从身后把枪甩过来，就指着他骂，说‘你妈X的再犯癔症，老子一枪打死你！这地方打死个人随便埋了，谁也不知道!’”徐美娜说到这里我插嘴问道：

“你们的团队里还带枪了？什么枪？”

“6.5毫米的运动步枪，那时候对非制式武器的管控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所以可以带，我们当时有两支运动步枪，那两名武装护卫一人一支。”徐美娜说。

“嗯，那你继续。”我说，她这话逻辑上与常识上都没问题，我就没有继续深究。

“神秘人扭头看着大李子，一伸手就把枪给夺过来了，速度太快了，可以用‘疾如闪电’来形容，谁也没看清是怎么一个过程，枪就在‘唰’的一声之后跑到对面那人手里去了，甚至在夺走枪之后的好几秒钟里，大李子都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两只手还架在半空中保持着端枪的姿势呢，夺走枪后，神秘人拿在手里简单的打量了一下，就说‘真碰上事儿了，你破这玩意儿还不如条烧火棍好使’，大李子不服气啊，冲过去就要打他，然后两人就厮打在一起了。

我去乌克兰，泰国，以及外蒙古的时候看过不少拳击、泰拳还有摔跤之类的比赛，那都是分量级的，大块头打小个子基本上是压倒性的优势，大李子之前是北京市拳击队的主

力队员，打的是重量级，这刚退役不长时间，自己开了家拳馆天天教拳，还是个高干子弟，喜欢射击，枪法也不错，所以这才叫他来当武装护卫，怎么说呢，他那块头比你得大至少两圈，体重在100公斤还得多吧，是个十足的大汉，而那个人我看样子，撑死也就70公斤左右，甚至还不到，两人身高上也差了至少20厘米，就这个对比，按理说大李子打他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我想拉但拉不开，可我是女人，他一身强体壮的大老爷们儿‘发了彪’我拦不住，其他人也都看着，估计是他们也对这个神秘人有意见，想让大李子真给他点颜色看看。

可结果就想他夺下枪的动作一样，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我很清楚的记得他先是一闪身，然后躲过了大李子的攻势，接着就这么轻轻的用手拍了大李子的后背一把，大李子当场就失去平衡摔了个狗啃屎，这算是人前出丑了，大李子不服气，从地上爬起来就想接着打，结果被他一下子掐住了衣领，往外一甩胳膊，大李子整个人就在地上打着滚被扔出去十多米远，”徐美娜说。

“你是说他单手把一个体重100多公斤的大块头给扔出去了十多米远？”我说。

“是的，这一点我印象极深，绝对没有记错，当时我看的清清楚楚，不仅是单手就给扔出去了，而且还是扔的很轻松。”徐美娜说。

我心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这人两膀一晃起码有几千斤的力道，不吃不喝还有如此神力，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带着这些疑问，我又问：

“那他一再强调的危险，到底是什么？你们遭遇到了吗？又是在什么时候遭遇的？”

（未完待续）

811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2 16:37

“当然遭遇到了，而且就是在当天晚上。当时我旁边的那群人一看大李子吃亏了，就过去拉偏架，那人倒也没真的恃强凌弱出手伤人，还走过去主动把大李子给扶起来了，大李子被这两下摔的脸红脖子组，满脸都是灰，他那样儿是我认识他以来，他最狼狈的一次。

然后神秘人就再次警告我们，说不要点篝火，睡觉全去车里睡，过了今天晚上，立马打道回府，能碰上军事禁区的巡逻队，让他们护送着回去更好，其他人一看都闹到这个地步了，谁也就没说话，本来那点好心情就全被破坏了。

不过我还是甘心呐，看别人都走了，就自己去问他，给他说他要么把话讲清楚，要么就别管我们的闲事，我俩坐在一个沙堆上聊了几句，他给我说，这几年这里突然出现了一种食人的怪物，只要是进入到它们狩猎区范围之内，不管是牧民，科考队，还是像我们这样的半旅游半探险的团队，一

概不放过，有时候甚至还会组团去袭击军队以及比较偏远的小县城，他在这附近转悠这么多年就是在调查这件事。

这是他当时给我说的，我听了感觉挺好笑，说他这是吓唬小姑娘的把戏吧，是不是每见到一个团队，都这么说，泡妞也不是这么泡的。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车子那边就‘啊——’的叫了起来，是一女人的尖叫，吓得我一哆嗦，神秘人也是脸色一变，他让我在这等着，然后他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徐美娜说。

“你们团队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女性吗？”我说。

“有的，之前忘了给你说了，那两个翻译都是女的，加上我一共是 3 名女性，17 名男性，她们两个全是在外国语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那个年代大学生比现在金贵的多，她们接这种活儿，一来能锻炼一下自己的外语水平，还能不花钱的出来旅旅游，又能赚一笔可观的外快，所以凡是有这个条件的，一般都喜欢这种差事。”徐美娜说。

“嗯，那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车子方向发生尖叫之后又怎么了？”我将话题拉回来，如此说。

“他说他一个人去，让我留在原地，那我肯定不能就这么‘乖乖听话’啊，我也有好奇心的对不对？虽然因为害怕、紧张什么的手抖的厉害，在路上一边跑一边想，不会出事不会出事，然后就一直在心里安慰自己说估计就是有戈壁里的那种小蜥蜴爬到车里去了，小姑娘在大城市里呆惯了没见过，

这才吓到的，离近了才发现发出声音的地方不是车子，而是个距离车子不远的单人帐篷，旁边就是吓的体如筛糠的翻译，那人用手蒙的一掀开帐篷的门帘，我探头往里一看，差点没吐了。”徐美娜说。

“你看到什么了？”我说。

“看到一个被吃到还剩下一小半的人，下半身全没了，只有胸部往上还有两条胳膊还在，其余部分都没了。”徐美娜说，说到这里，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恐之色，看的出，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后，再想起来那一幕，仍然对她有不小的心理冲击，也难怪，那些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老兵都是如此，就更不用说她当年还只是一 20 冒头的小姑娘了。

“你怎么知道那少了的半截身子是被吃掉的？还有死掉的人是谁？”我说。

“我自己能看出来，因为我喜欢旅行，‘满世界’的到处跑，所以自己报班儿学了些野外应急护理，还拿了个三级急救技能的专业证书呢，不谦虚的讲，我自认为我还是有一定的创口分析知识储备的，也是结合这些知识，我才能断定在那些伤口的创面上的确有咀嚼撕咬的痕迹。

而死的则是那个日本人。”徐美娜说。

“嗬，看来日本人到哪里都不受待见，连怪物也是要搞先搞他们。”我轻笑了一声后如此说，虽然这话说在这里有点不合时宜，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放开历史原因不说，就

说那时候来我国人迹罕至之地转悠的日本人，绝大多数都是目的不纯，打着旅游、探险等名义来搞非法测绘甚至是刺探机密的，我当然不能确定这人是不是也是抱着这种目的来的，但是出于职业因素，我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所以第一反应便如上所述。

（未完待续）

8114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3 01:13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一下本来昨天就想更的，正文中说的那种“双车体”老式公交车的图，只是根据对车辆的描述来看，徐美娜当年所乘坐的，在外形上与普通该类车最大的区别应该就在轮胎上，把用于柏油路面的小直径、窄轮胎换成了使用越野地形的大直径、宽轮胎，而至于经过这样改进的该类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楼主跟各位看官一样，就只能通过这些老照片中的车子来“脑补”了。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45853.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45856.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45858.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

2F303745859.png{EIMAGE}

814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3 01:13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8146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3 13:27

“发现他的那个小姑娘就是日语翻译，她本来想过去和他聊聊去日本留学的事情，结果就发现了这些，只是我开始很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连一点呼救或者是挣扎的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就这么死了，下半身都被咬没了，怎么可能没有反应呢？后来仔细检查尸体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致命伤其实不是没了大半个身子，那是他死后才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他被什么力量扭断了脖子，就一下，颈椎断的非常干脆，这说明拧断他脖子的是一股爆发力很强的力量，除此之外，队医还在他的身上发现了电击伤，这也特别让人匪夷所思，这种方圆百里都没有常住人口的地方哪里来的电？

然后我们那就是害怕外加不知所措啊，接着那个什么人就突然没来由的说了句‘居然还有’，我问他有什么，他也不理我，就离开帐篷对着所有人再次强调不准有任何人住在帐篷里，全部回到车上，并且要求我们不能等到明天，而要现在连夜乘车原路返回，虽然死了个人，事关重大，但队伍

里的那帮人其实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我想过，主要是看到尸体的人不多，20 个人死了一个还剩 19 个，但看到尸体惨状的实际上加上那个神秘人以外就 4 个人，其余的人知道出事儿了，但很多到底出了什么事的还不清楚，所以他这么一说吧，还是没引起什么响应，大李子上次吃过他的亏，不太敢再造次了，但还是气哼哼的不上车，话也就说到这会儿吧，又有人‘哎’的叫了一声，就是那种有点惊恐的感觉，我听声音可以确认是那两个向导里的一个，因为他们俩也都是本地人，口音很特别，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叫了一声的那个向导的两条腿就已经全陷到沙子里面去了，可那是很实在的硬沙地，汽车在上面跑都不会打滑，人怎么可能陷进去呢？

反正我当时的疑问很多，不过没时间多想。

开始他只是叫了一声，看样子是想挣扎着爬上来，但明显爬不动，再后来他就开始扯着嗓子不停的叫，叫的特别凄厉，像大李子那样身强力壮的几个人就上去伸手拉他，但怎么拉也拉不动，流沙把人陷住之后的确有一股向下的流体‘吸力’，但这个沙子怎么看也不像是流沙，那也管不了这么多，只能用力的往外拽，最后都四个人彪形大汉都喊上号子了，还是拽不出来，不仅拽不出来，那导游的身子还以在慢慢的王下陷，更可怕的是等陷到他腹部这一块的时候，他居然开始吐血了，先是嘴里吐，然后是鼻孔里往外喷，所有

人都急坏了，可完全没办法。

最后实在是拽不动，就有人找来一条登山绳，从腋下穿过去，把这个向导的身子给绑紧，这样好能让更多的人来发力，就这么找，在4个人的身后又上来6个人，一共10个人去拉，就跟拔河一样，这样才勉强阻止住向导继续向陷落，接着再一块使劲，大李子喊了声‘一、二、三’，这10个人同时发力，然后就是‘嘶啦’一声，人是给拽出来了，但也完了。”徐美娜说。

“人怎么了？”我说。

“跟之前那个日本人差不多，下半身没了，不过他稍微多一点，是小腹跟两条腿没了，毕那个日本人多了一截儿肚子，不过话也就是这么说说吧，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活不了了。

现在想来，其实他在吐血的时候，那沙子下面的东西就已经把他开膛破肚了，即便早一点拉他上来，估计也难逃这个惨死的下场。”徐美娜说。

“当时你说的那个神秘人在哪里？”我说，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薛勇在之前提到过“沙民”能从沙地下钻出来的细节，心说那个神秘人一直强调的危险和袭击帐篷里的日本人，在沙地里抓住向导的也都是“沙民”？这些疑问我不准备直接问徐美娜，因为她也可能不知道，我更倾向于在她这里获得更多的信息后进行自我推断。

（未完待续）

8157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3 13:39

“我当时没注意他，但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在车子那边，因为这下一连死了两个人，而且死相也都很惨，也很相像，队伍里也就风向一转，从几乎都不同意打道回府变成了全体同意立即返回，然后就争先恐后的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往车上跑，还有胆小的连东西都不要了，就朝着车那边跑，但等真跑到车门前，那个神秘人却把我们拦住了，他说‘不用上车了，把水跟吃的戴上，其它的全部扔掉，原地等到天亮，再徒步往回走。’乔纳斯就问他为什么有车不坐，还要扔掉东西徒步走，他没有接话，只是指了指汽车的轮胎，这下我们才发现，车子的前后两节，不管是前面的车头还是后面的车厢，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轮子，全部被破坏掉了，破洞最小的都有拳头那么大，都瘪到直接用轮毂着地，仅有的几个备胎也都无一幸免，而且地面上还有一股柴油味儿，趴下去一看，油箱也被捅破了，里面所有的油，淌了一地，流的干干净净，一点都没剩下。

这下在场的除了那个神秘人以外，其余人全傻眼了，两个翻译姑娘直接吓哭，幸存的另一个向导则直接跪在地上祈求胡大显灵，我当时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意识到了，我们遭遇到的不是什么野兽那么简单，而是一股有组织，有

计划想要把我们全部困在这里并置于死地的力量。”徐美娜说。

“你们这一夜估计很难熬吧？”我说。

“是的，神秘人叫我们先找一块没有沙子的硬质地面上集合，做好之后全部背对背，围成一个圈，这样可以看到360度上的一切动静，我们那时候已经完全吓傻了，乔纳斯也根本没意料到会出这种事情，所以开始还感觉他疯疯癫癫的不拿他的话当回事，可那会儿就不敢了，不论是谁也就很听话，等我们坐定之后，乔纳斯就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他叹了口气这才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此事的一些皮毛，不过即便是皮毛，也够让我们汗毛倒立外加惊掉下巴了。”徐美娜说。

“那他都说了些什么？”我问。

“他说其实早在我们从和田出发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上我们了，如果我们不穿越罗布泊，而只是像其他浅尝辄止的探险者在附近转一转的话，那他就不现身，但我们的意图明显是深入到罗布泊湖盆的最深处，他这才加快速度赶在我们前面，然后出现拦住了我们的车，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自从我们进入无人区的范围之后，就已经被某种东西给盯上了，这些东西始终都在找机会袭击我们，只是被他在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情况下都给干掉了，说白了就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按照他所说，他起码干掉了8只，可现在一看，明

显还有，而且隐蔽的还更深，这也是他莫名其妙说那句‘居然还有’的原因。

最后他警告我们说，当时所在的位置已经深入到了无人区的腹地，周围那种东西多得是，有车的时候可以连夜走，毕竟坐在车子里还算是有个保护，但现在车不能用了，就得到了天亮之后，因为那东西夜间要比白天更加活跃，所以晚上徒步赶夜路风险太大，而只要天一亮，就得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沿原路返回，否则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最后他还重复了之前说过的那话，大意是真要引来了大批的那种东西的注意，遭到了围攻，那就是他也没法同时保护我们这么多人。”徐美娜说。

“这个‘那东西’是什么，他有明确说明吗？”我问。

“没有，只是说那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变异生物’。”徐美娜说。

“先不说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估计当时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吓到你们是一方面，毕竟死了两个人，那么不相信肯定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在主宰你们的情绪吧？”我说。

“差不多，要不是死了两个人，没人会信他的话，比如说他说他一直跟着我们，而且还能赶在我们前面出现，这个我一开始就感觉非常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是乘车，他是徒步，那车虽然在戈壁以及沙漠里跑不快，但怎么着也有每小时40多公里的速度，他仅凭着两条腿是怎么可能跟得上我们这十

多天来的行进速度的？更不用说能超过我们把我们截住了，最关键的是，他说这话的时候说的轻描淡写，好像这事儿对于他来说非常容易一样。

当然了，这些话只是我在他说这话的 10 分钟之内才有的疑问，等到之后我就打消疑问了。”徐美娜说。

“为什么打消了疑问呢？”我问。

“因为之前看到他打大李子的时候还心存疑虑，认为他可能是个练家子，身手比较好而已，但在这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明白他绝对不止是个练家子这么简单，而且绝对相信他有徒步在沙漠中超我们车的实力。”徐美娜说。

（未完待续）

8159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3 13:52

“比如说发生了什么？”我说，话说到这里，按照以往的采访经验，我估计关于徐美娜这一行人在罗布泊的所遭所遇的第一个真正“高潮”要来了，而事实也是果不其然，她的回答不仅没有让我“失望”，甚至是让我大开眼界，她抿了一口可可后，回忆道：

“是这样的，那会儿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围坐成一圈，屁股下的地面是一块比较硬的岩石地面，但是面积不算太大，20 个人坐在上面比较拥挤，马马虎虎刚好能坐开，所有有不少人的后背就是沙地，距离很近。

在听完他讲的那些话之后，有几个人想反驳他，比如其中那个西域历史专家，他憋了半天，估计是在想怎么提问，或者是那人话里的漏洞，这个时间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你7、8分钟左右，可他刚开口第一句话还没说完，身子就突然一震，然后当场便往后一仰，昏迷不醒了，这么一来，我们的注意力就都被吸引过去了，我当时坐的位置离着他不远，扭头一看刚好能看到全貌，就看见紧贴着他背后的一块沙地，开始上下涌动，就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似的，而那个神秘人的动作更快，见状立即一阵风似的就跑了过去，看着地上翻腾的沙子，二话没说，身子往下一压，伸出右手就插进了沙地里，那可是整个胳膊全插进去了，只有肩膀还露在外面，然后‘啊!’的大喝了一声，就从沙地下面，拽出来了一个很大的东西。”徐美娜说。

“拽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问。

“怎么说呢，可以形容为拽出来一条很大很大的‘大虫子’。”徐美娜说，她这话大大的出乎了我的意料，因为根据之前采访薛勇获取的信息来判断，她说地下有猫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沙子里面埋伏着伺机攻击他们的“沙民”，所以拽也应该拽出来的是个“沙民”才对，怎么会是一条大虫子呢？“沙民”长得的确与正常人类有很大区别，但总体来说也是有四肢，有脑袋，直立行走的人型生物，跟大虫子貌似起码再外形上来说是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去的啊，那么

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罗布泊的地界儿上，除了“沙民”还有“沙麋”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危险性极高的不明生物，当然了，这是我在采访徐美娜时的想法，而到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当时想的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不过这是后话，这里暂且不提。

言归正传，我满怀着一肚子的疑问，接话道：

“那你能具体的描述一下这个大虫子是什么样子吗？另外，之前惨死的那两人和它有关系吗？”

“它的样子，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不长但是非常粗，长度大概有两个人的身高，大概 3 米多不到 4 米的样子吧，但粗细起码要有三人环抱左右，头部是一张大嘴，左上左下跟右上右下各有一个很大的突出器官，我开始以为那是牙齿，后来发现并不是，起码作用上来说不是，或者说它更类似是一种触须，但外形上看着好像 4 颗突出在外的‘獠牙’。

另外就是外表特别粗糙，在地面上爬行的时候是后着地的那一面皮肤蠕动，外加身体以‘S’形左右来回扭提供动力前进，不过别看是蠕动，速度可是相当快，跟蛇似的，反正在沙地里比人跑的要快。

至于死的那两人跟它有什么关系，那是直接关系，因为就是它和它们的同类干的。”徐美娜说。

“三人环抱这么粗这得多大啊？你说的那个神秘人能用一只手就把它从地下给拽出来？

还有你提到了它的同类，也就是说你们碰上了不止一只这种东西？”我略感惊讶的说，主要是惊讶徐美娜对其粗细的描述，毕竟三人环抱的东西在地下穿行，这可是个“技术活儿”，对于生物来讲，这绝对称得上是‘肉体盾构机’了（注：盾构机是一种用于隧道与地下施工时向前掘进的大型施工机械，比如挖地铁时，盾构机就是主力）。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之后就相信了他能突破跟上并超过我们的车？这个人的身上有太多不符合常理的地方，根本解释不了。

而数量上，这么说吧，我们当天晚上，一共碰上了 6 只这种东西，要不是有那人在，我们这一行人，基本上谁也跑不了，都得‘留下来’陪那俩人‘做伴儿’。”徐美娜。

“嗯，那能讲讲具体过程吗？”我说。

“那就接着刚才的讲吧：那人把地下这只大虫子拽出来之后，猛的往地上一甩，直接摔的那虫子从大嘴里往外流绿水，接着他就像武松打虎那样，一个大跨步跳出去，骑在了虫子的头顶，接着抡拳便打，两只拳头左右开工吧，他的外形看起来不算壮，个子也不高，但拳头的力量却特别特别的大，每砸下去一下，那虫子就往外吐出来一口绿水，而且因为拳头打在虫子身上引起的震动，都能将四周一些沙子中的灰尘给震起来，你想想这么大的一个东西被他打成这样，他的拳头力量又多么的大？

我们在一旁都看傻了，他就这么打了20多拳，那条大虫子每挨一拳身子都在拼命的扭动，想把他从背上甩下来，但那人却坐的极其之稳，除了身体左右随着虫子身体的摆动而晃两下以外，屁股连颠都没颠起来一下，这要换了别人，估计半下就给甩飞了，而到最后那大虫子的圆脑袋都快被他给打成椭圆形的了，估计是被揍的受不了了，最后大嘴一张，竟然从里面爬出一个人来！”徐美娜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打断道：

“人？什么人？是被它之前吃掉的人吗？”

可等问完了也感觉不对，心说被它吃掉的人那肯定是已经死透了的，怎么还能用“爬”这个动词来形容从从虫子嘴里出来时的情况？这都什么套路？素闻罗布泊神神鬼鬼的事情非常之多，但这路子也太“野”了吧？

“不是，就是个和那大虫子是一体的一个人，是那虫子的一部分，不过也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半个，因为它只有一个上半身，下半身是连在虫子口中的。”徐美娜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因为我看见了，当时虫子嘴里爬出个上半身的人来之后，竟然探出身子挥起双拳就跟那神秘人打了起来，不过虫口里的这个显然不是他的对手，三两下就被他抓住了双臂，然后猛的较力，竟然把虫口的人给拽出来了，只是与我预先想的是拽出一个完整的人来不一样，他拽出来的这个人只有

一个上半身，到了腰部这一块的时候则呈现撕裂状，明显是被很大的力量给生生的拽断了，所以我才能断定这个所谓的‘人’，其实只有一个上半身。

（未完待续）

8160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3 15:05

楼主又来更图了，今天更的早一点，要不然等再有空更的时候那就得很晚了。本次更的内容就是之前正文中提到的运动步枪，不过当时徐美娜说的口径是 6.5 毫米，楼主本人对运动步枪不算是特别了解，所以在当时也没反应过来，不过在之后的查阅资料中发现我国乃至外国都没有大批量生产这种口径的运动步枪的资料，倒是我国最为著名的健卫系列运动步枪的主打口径是 5.6 毫米，那么楼主认为徐美娜应该就是想说 5.6 毫米，只是记错了说成了 6.5 毫米，毕竟对于不了解这方面的人来说，记错这种数据是很正常的。

虽然在采访中她没有明确提及其运动步枪的型号，但根据事件发生的年代，经过查找，楼主估计最有可能的就是健卫-9 或者是健卫-10，这两种型号不论从性能参数还是生产发售的年代来说，都是最符合要求的，只是作为运动步枪，杀伤力很小，打个野鸡野兔之类的小动物还可以，打人都很费劲，要打文中旅行团所遭遇到的不明变异生物，那的确是正如那位神秘人所说的“还不如一根烧火棍”。

图 1 为健卫-9 与健卫-10 两型运动步枪的合影。

图 2 为健卫-9 系列运动步枪的基本资料。

图 3 为健卫-10 系列运动步枪的基本资料。

（注：图中所提到的 0.22 英寸是英制单位，换算成毫米就是 5.6 毫米级别，这算是英制单位与公制单位对同一个口径的不同叫法，而“JW”这两个字母的意思，便是“健卫”二字拼音的开头英文大写字母，作为要开拓国际市场的型号，在口径与名称上适当的进行一下“入乡随俗”式的改变也是种营销策略）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59829.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59835.png{EIMAGE}

{SIMAGE}http%3A%2F%2Fimg3.laibafile.cn%2Fp%2Fl%2F303759840.png{EIMAGE}

8165 楼

作者:有骨难画 日期:2018-12-23 15:05

好了，今天的图就更到这里了。

（未完待续）

8166 楼